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叄輯・貳拾貳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叄輯・貳拾貳册目錄

韜畧世法存十六種二十卷〔明〕不著輯者 一
農田要務稿不分卷〔清〕胡煦撰 三二五
難經直解二卷〔清〕莫熺撰 四四一
傷寒論本義十八卷首一卷卷末一卷〔清〕魏荔彤撰 四八九
脈要纂註二卷〔清〕周南撰 七三七

〔明〕不著輯者

韜略世法存十六種二十卷

明崇禎刻本

汁內諸選策怪怪中內諸法源
流甚然能但撥翰皮治之難喜
人皆以文經世術之難喜出而語
之宰相須用讀書人今以云時師
六須讀書人自能發揮在經倫流

制雲全段覺鑰見披非趙括之
談讀則房琯之泥古情博得後
兩登科題未觀其功在縣玩
啟之子孫總不存甲無二而能稽
韜略世所私則可以書編括其

今皆武士披書之苦武論策披治
策法論弟標題亦數後深年
法云元魁正帥守郡次古名將
漢二十一史中品階將索向兩
外兼採其主經諸子之詳言

治策論皆且以法用其何人何人
合於何法在之引證而武名以書
裁得其略更論頭未論為不謀
將略之時為先則有上語之書名
可進甲兵要將以家地利為要

則有所據云去蕪適畫表章
世哉自言不假之人所不能者自
是可習之技不能設或用之設而
鏡法索性云把酒式用於錢而
與時求寶云係精管作有

序四

畫八條六書神受規矩可讀射臣
法也群聲所據所據須見縣此
而不錢而勝詎化後舉人生去站
當十萬庫甲之兇百二百份今等
待讀之出則速搖撥條有

有可學之餘者陸李廣叙
原此女書撰而遺速之區宮
書致並謀傲物之道其志將
云夫學書者以學撰擬毅君道
而學之餘代有自把顯開此記

序五

乎毅然自豪子儀承嫩譜劉
致速報謹古樸集楷陷然死
之楷溪然觀回轉略古法從之
之古為之法然方之道悼記其
羽檄筆記當事去備筆觀星盛

聖天子樹討勤思之日　詔勅文
場選士要用武之論策乃設
群兼之以騎射兼備文武並
用乾坤而轉參州等弟帝
思先資表達經以劍卷

序六

君息偶遇出而經以付之擬以見紙
之孫其居而禁中賦牧雲之揚
之德至清素致一人有慶祭
邦咸寧此錄之竟輯豈曰小
補云爾悅系

聖祖創業垂統武重一代讀
書所以武科選士馬步之後必
試論策從經文武峻遠我朝
之出將與入住諸史並傳不朽
今也曰　國家曾無事之際宜左

序七

文右武則一宗子業從清極
人士只以半句博高官一旦疆
場告急掛印授節守職戰
延為愁
崇禎戊寅臘月　董其昌淨光

徐光啓印

文經武緯

禮部尚書黄　一本為民生疲敝武備頹弛謹陳足民經
國之略分別責成以濟時艱以襄治理事儀制司案呈奉　本部送祟禎九年三月初四日禮科抄出南道山東道御史陳學伊奏前事内

開

一曰士子講習武備今天下亦多故矣一行作吏則半為民牧半為將領倘非有文經武緯之略能勝其任愉快者乎則今日之士子即異日之命吏與

祖宗庠序之儒觀德射圃得無意乎今
欲使衿紳之輩諳練武備祈
勅提學於道考之日后場間試以武經
論策及道府發案之後除六等生
不許預外餘有留心疆埸
精通騎射者報名登册先示之期

提學暨諸守令學師明試之演武
公所果能百步命中技勇絕倫其
文藝考居一等者卽援幇補二三
四五等依次遞拔以示激勸至於
鄉會得雋之日試錄上註明精通
武備字樣于名下以備宏疆邊才

之選況士者四民之首也生儒既
各競奮則鄉勇益思鼓厲委弱不
振之積習當有煥然一新
國可使强矣等因本年三月二十九
日奉
聖旨奏內條列各款亦俱切實該部看

議具覆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
除貪吏等各欵聽各衙門具覆外
所有士子講習武備一欵相應
題覆案呈到部看得文事武備原無
偏廢而况當四郊多壘之日士子
一司民社卽已竝任干城此非平

居練習講求有臨事而徒手應者
否道臣陳學伊所
奏士子講習武備一欵具見留心時
務據稱提學官考試之日後場間
試武經策論及道府發案之後有
生儒精通騎射者報名巻册聽提

學官公同守令教官另試之演武
公所果眞有百歩命中技勇絕倫
之士不妨分别衡量其文藝考居
一等卽與幇補二三四五等依次
遞扳以示鼓勸但提學官務期矢
愼嚴加試驗不得以無騎射箭者

濫竽上選以開營冐之端庻澤宮
較射之典于今再見而今日章句
之儒皆可備異日禦侮之用矣統
所
聖裁
勅下臣部轉行各提學遵行奏

聖旨三塲后覆試技箭書算律及學規
射儀祖制載在會典甚明近來通
不講習以致文辭日浮武備日弛
今宜通行振飭考取生童自崇禎
十年起鄉會自十二年十三年起
俱要武經論策馬步射箭無者不

准取濫取者究治并本內分別技試事宜該部再詳確議奏奪

崇禎九年四月　　日

武場論策疏議小引

武事象全而用變九天九地疑鬼疑神勝算原先莫測審時度勢隨機應用非徒泥章句而讀父書者埒也況蠢茲奴醜跨海依山敷天肝食正草茅籌畧先資聯幾而善運勵勸之用者也余耳聆烽警志馳伊吾乃以形遷無閫寄遂欲進破浪之才以備驅馳精拔歷科程墨論策首標題旨末訂章法仍佐以切舟疏議折衝樽俎嘉謨決勝廊廟勝算拈管運孫吳之生氣尺幅張秦漢之雄風將人人胸中武庫談笑可以却萊兵在在手上鷹揚寸劒可以斬樓蘭陶鑄全才變通實用方將履虎穴探虎子何難擢三千將畧而增百二關城耶是編不與司馬角文章只與卧龍爭出處大有造于將才大有壯于國脉讀者神明運用當共作焚舟計而拿出擒王手矣況今

聖天子頒行自後取士論策必試以武則是選也非但武士首弁即舉子業家不能不各置一座右矣

兵僊吳亦孔題于秣陵

歷科武場程墨論一卷目錄

○○明君成功必取於人　天啓辛酉狀元鄭維城

○○將者人之司命　天啓辛酉武魁胡麟翔

○○善戰者擇人而任勢　萬曆戊午解元陳廷對

○○上下同欲者勝　天啓辛酉武魁陳禺臣

○○五者先料敵而後勝　萬曆戊午解元李　穠

○○明王簡良材以備不虞　天啓乙丑部試陳方鎮

○○人君有必勝之道　天啓辛酉解元劉宗道

○○安國家之道先戒爲本　萬曆壬子解元吳士俊

○○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　萬曆己未狀元陳廷對

○○勝兵先勝而後戰　天啓乙丑擬程鄭之惠

○○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　崇禎丙子擬程趙伯雝

○○井田兵法之祖　崇禎丁丑擬程方書田

○○兵勝於朝廷　崇禎戊辰擬程黃幼玄

○○聽鼓鼙則思將帥之臣　天啓辛酉程文陳芝臺

○○將所自出爲奇　天啓甲子擬程趙伯雝

○○良將養士不易其身　萬曆乙卯程文許重嘉

○○二事其實一法　天啓乙丑程文陳集生

○○文士亦當盡心　崇禎丁丑程文林鶴胎

○○因敵變化而取勝謂之神　萬曆戊午程文鄭大白

○○上智爲間必成大功　天啓辛酉程文文湛持

○○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萬曆乙卯武魁陳爾珪

○○古者以仁爲本　萬曆辛未程文曾爾雲

○○治氣治心治力治變　萬曆癸巳部試葉元武

後末新科嗣續

此皆應制新裁之稿去

練軍　少詹　彙選
行遯　經畧　評釋

○○明君成功必取於人　天啓辛酉狀元鄭維城

題旨　此題出孫子用間篇成功者成天下戰勝之功也必取於人者藉行間之人以陰行其計也然非聖智不能用間故成功必歸于君而取人以成功又在乎君之明而已

嘗論功不易成也。必主之於君。而寄之於人。夫主之於君者。正以握其消萌制敵之權。而寄之於人者。乃以妙其陽施陰設之用。非人不足與圖事。而非君不足與用人。是以孫武子論成功而曰必取於用間之人。夫間陰事也。陰則不可使敵揣摩。一泄

揣摩。不猶負建鼓而招亡子乎。幾敗乃事矣。（酈生請立六國後張良乃借箸畫其不可之狀高祖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差在黍粟之際。而其患使低昂輕重盡易其形。發在俄頃之間。而其著即已移於成敗禍福。而猝不可挽。要必投之有會。應之有機耳。是機與會也者。成於人而乘乎人。局中有先着。則無務以客而待主。情中有隱事。則無務以聲而價實。見天下所不見。聞天下所不聞。必非一耳一目所能任。變幻於風雲之會。陰陽於鬼神之交。必非一智一慮所能圖。人不必盡豪傑。雞鳴狗盜（孟嘗君三千門下客皆雞鳴狗盜之徒）苟得其間。皆可取也。必盡腹心。逃俘亡虜。苟妙於間。皆可取也。是以明君知其然。見微於兩陣之間。而心神乎取人之用。故欲成功破虜。則不得不取計於老生。欲成功乘陣。則不得不取策於破舌。欲成下燕之功。則必取於神師之人。（田單以即墨拒燕用間言以騎劫代樂毅又托一卒爲神師以愚三軍竟復齊七十餘城）欲成入蔡之功。則必取於深入之人。（王師討蔡有建言班師者惟裴度身請督戰與李愬乘雪夜潛入蔡州城生擒吳元濟）黨與可離也。則談笑之人。何必不取以成韓遂之離。（曹操請韓遂相見交馬移時并不及軍事只敘京都舊好拊手歡笑馬超疑之曹操又遺書於遂中多塗揳如遂改定者超愈疑之遂難自白欲賺操再詰令超剌之操不出口令曹洪出營馬上拱身曰丞相拜覆將軍所言切莫有誤因是超遂更不睦）腹心可携也。則哭泣之人。何必不取以成天都之殞。（元昊倚野利天都爲腹心种世衡知之乃托僧王嵩遺野利書中有數句隱語不明元昊果疑野利殺之世衡欲并間天都祭野利文故用硃砂寫木牌上述野利與天都結契甚密見虜來燒硃砂木牌不過疲虜賜以獻元昊天都遂得罪）夫古來用間者不一。而善取人者。則莫若漢之高帝。越之句

踐。縱千金而出入不問。興炎蹙項。功成何捷也。（高帝用千金縱陳平反間范增不問其出入卒而羽果不用增而亡而炎漢以興）任范蠡而行成。啗太宰而吳沼之。（吳伐越范蠡請句踐行成於吳重賂吳太宰嚭句踐卧薪嘗膽二十年生聚教訓率以兵沼吳）二君者何嘗與陳孺子范大夫爭功境上。而功成必歸之二君。則成功者人也。取而成厥功者非人也。故曰明君。抑有說焉。間詭道也。詐術也。以詭詐鬪詭詐。猶有巧拙。以桀紂間湯武。如雨雪見晛。必無濟耳。惟智者先審間於我。而後用間於敵。先弭間於已。而後乘間於人。否則或用以成功。或用以傾敗。唐李衛公巳言之矣。（唐李靖封衛國公言孫子用間最爲下策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或用間成功或憑間傾敗）

按此篇作法雖在取人成功上立論。而大意則歸重在君。

明處先言其人皆可取。如雞鳴狗盜之雄。逃俘亡虜之輩皆可藉之以成功。見取人貴廣意中引漢高縱陳平反間卒成楚項之功越王聽范蠡行成卒成沼吳之功是功之成成於人之取而人之取又取于君之明末結引李衛公言用間未必成功歸重在明君取人上變通不必規規于用間最得篇中大頭顱他日武子又有言曰上智為間以成大功然則此成功者必須為間之人此為間者又必須上智之人非有上智之人則用間而反以間敗此又在取人者不可以不知所以首之曰明君明之以用上智之人必在上智之君

將者人之司命

天啓辛酉胡麟祥

題旨　此題出太公三畧中言人君任用一將舉三軍千萬人之命皆由其存亡戰勝則衆人之命得以保全一敗則衆人之命喪於鋒鏑然則人之命不爲將之所司而誰司哉見爲將者當謀出萬全不可輕以人之命僥倖也

自古建牙闢外而名之為大將軍者豈徒虛擁皐比之榮而已哉則凡生人之命實惟其所司矣夫人之命至重也百萬人之命至衆也而君乃掃境內之人授之於一將則國人之命皆委於將之所司將之任誠重矣然將不知兵以卒與敵幾何而不以人之命為戲哉故兩軍對壘衆人莫能自必其命而安危惟在於將有味乎三畧之言曰將者人之司命請申其說可也蓋[illegible][illegible]犯順四郊多壘是虔劉吾人之命者也而非將其誰司驅除之責赤子揭竿中原鼎沸秦棊虐無道陳勝吳廣斬木揭竿一呼而中原響應是蹂躪吾人之命者也而非將其誰司芟夷之畧亂臣反側流血殿庭是魚肉吾人之命也而非將其誰司平定之方以故舉百萬人之中賜上方而遣之至於天淵前後君皆無得而制焉則百萬人之命生殺之柄原已司之在將矣然所司在僨事之將既失律冥行以喪人之命所司在喜功之將必輕動躁進以傷人之命所司在畏事之將又縮朒失機以殘人之命嗟哉又奚貴於此一將而以人之命委其所司哉故為將者膺閫外之寄必以吾身之所司乃生人之命脉攸關不肯以人之命輕於一試也由是國有良將則四夷帖服不敢盜邊而人命免虔劉之慘萑

將息兵不敢嘯聚而人命免蹂躪之酷賊子褫魄不敢作亂而人命免魚肉之苦如是則衆人可以保其命而不傷其命矣斯真無忝於所司乎求之於古如趙營平制西羌罷驅屯田（充國封營平侯論帝王之兵貴以全取勝厥至金城圖上方畧請爲屯田久計以收服羌零之心）曹武惠平江南不戮一人斯得之矣（曹彬宋太祖名將諡武惠太祖命之下江南除鋤李昪戒以切勿暴掠生民彬至城下稱病不起請諸將問彬七日與諸君約城下之日勿妄殺一人遂焚香誓衆凱旋之日惟圖書一匣）若趙括爲將而坑趙人之命於長平（括馬服君子徒讀父書而不知變通長平之役爲白起所敗坑趙卒十萬人）殷浩爲將而喪晉人之命於山桑（浩字深源晉朝名臣一時驟起盛名人望歸之山桑之敗世方知其虛名勝而實用衰也）房琯爲將而僨唐人之命於陳濤（琯唐名將行兵好引古法用車戰爲敵人所敗于陳濤喪師無數）安在其爲司命哉抑人之命在將之所司而

將之命尤君之所司君無中制無外監斯將無掣肘之嫌而後可以保人之命於不亡不然則將且不能自保其命奚暇爲人司命計故曰將能而君不馭者勝

按此篇作法全在爲人司命上見爲將者當以萬人之命爲心是篇首言天下危亂萬命皆寄命于將將不得人是以衆人之命輕嘗于一試矣次言古之爲將者必如趙營平曹武惠不妄殺一人斯無忝將之所司矣若趙括殷浩房琯僨人多命安在其爲將耶末結歸重在君能將將是以將爲人之司命而尤以君爲將之司命最得王軍司命大關鍵

○善戰者擇人而任勢

萬曆戊午解元陳廷對

題旨（此題出孫子兵勢篇言兵勢神速善用兵者擇才審而任之以權而勝勢在我善用兵者度其勢又審其人然勢非人不能用故任勢尤先於擇人斯得善戰之道也）

兵家有必勝之勢而不可無制勝之人人與勢調之則兩得睽之則兩失善戰者必使人與勢相協擇與任俱宜而後可何則兵之所以摧堅攻堅者勢也勢之所以轉移如用者人也有兵而無勢與無兵同有勢而不得人以善用之譬之劍持太阿未有不授人以柄者也善用兵者度其勢又審其人程能而授之辨才而官之用能因能制權而收戰勝攻取之效於天下孫子曰善戰者擇人而任勢且勢之說何昉乎勢之形虛而人之用

實勢之體方而人之用圓轉石於千仞之嶺而非石自轉也人也決水於千仞之谿而非水自決也人也苟不擇人而善任之則如以書使括者乃有長平之坑（趙括徒讀父書不知變通長平之敗爲白起坑趙卒十萬人）以名使浩者乃有北伐之衂（殷浩以天下爲己任北伐喪師人方知其徒以虛名震世）以言使謖者乃有街亭之敗（馬謖違孔明節制街亭之役爲張郃絕其汲道敗歸孔明臨刑哭泣斬之）其又何貴於勢乎善兵者知勢之變化不可測識而人之尺寸或有微長權衡於人與勢之間斟酌於擇與任之際勢利於攻也則擇人以任之攻疾如風發迅如雷爍使敵曾不得併力而爭首焉勢利於守也則擇人以任之守閉營休士按甲觀變使敵曾不得直犯而旁擊焉勢在於疾趨則擇其人以用銳倍道

而行卷甲而驅使敵曾不得操戈而奮勇焉勢在於擣虛則擇其人以掩襲分兵夜伏潛師直抵使敵曾不得擐甲而薄戰焉以至穴中之勢利於居高也則爲北山之先據如馬服君之人可擇也（趙奢封馬服君與秦戰信許歷言一晝夜至北山先據之）連艦之勢利于火攻也則爲赤壁之縱炬如黃公覆之人可擇也（黃蓋獻苦肉計用火炬船助周瑜攻曹操于赤壁江）以至濟西之戰勢如建瓴江陵之役勢如破竹（杜預攻江陵克之衆軍俟來冬更爲大舉預言桼殺一戰直下七十二城今兵成已振勢如破竹數節之後可迎刃而解也）是皆擇焉而後任任焉而必於擇故未戰而據險阸塞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既戰而交鋒接刃儼然有鏌鋣出匣之勢人見其戰無橫敵攻無堅壘而孰知其自任勢中來哉又孰知其自擇人中來哉

雖然任勢易擇人難鴈門之勢不得李良將則北邊不守（李牧守鴈門稱爲北邊良將）北平之勢不得飛將軍（李廣守北平稱爲漢飛將軍）則胡人南下是以陰平之縋（鄧艾領兵縋于蜀中）不在祈山六出之日（孔明與司馬懿對壘六出祁山）而建業之下（王濬入吳下建業）亦不在祜抗對壘之時（晉羊祜與吳陸抗兩軍對壘通信稱難）此無他擇人不擇人之異也故曰爲天下得人難

後此篇作法任勢全在擇人上看出首論有兵不可以無勢有勢而不得人以善用之與無勢同矢錯擧勢之所在一一皆得人以任之是人與勢俱得而擇與任並行故爲善戰末節任勢易擇人難見勢非人不能任最中篇內肯綮

○○上下同欲者勝　　天啓辛酉陳禹臣

題旨（此題出孫子謀攻篇言兵能戰勝全在同欲處而欲之同又專重在上王者所欲與衆將者所欲與同上下不同而同於欲宛然如一體矣帝父子之兵故論兵家之勝業惟以同欲爲第一義譬）

論曰善制勝者必合人己爲一心者也何也最不同者上下之形而最相通者上下之心心實有欲而在上者或恣己之欲而不恤夫人之欲則人亦思各適其欲而不必同於上之欲夫至於上下之欲不相通則貴賤異勢彼此異心兵與將杳不相關敗之機已在我寧獨於戈林矢窟之場以取勝哉此孫子所以謂上下同欲者勝也請申之夫世之握虎符以將兵者曷嘗不期於勝哉然欲下之桀君賈勇以爲勝謂惟威可以驅之也欲

下之斬馘執俘以爲勝謂惟法可以令之也欲下之滅跡掃塵追亡逐北以爲勝謂惟形可以一之勢可以使之也然而成師以出兩軍甫憖往往以覆敗聞者豈兵之果難於勝哉則由上不能通下之心以爲心故下亦不必從上之欲以爲欲也何也欲根於心原人己互含而若各有所注心同此欲則精神相契而彼此本自流通故易渙者下之心渙而未始不萃者下之欲難一者下之欲歧而未始難一者欲之同善兵者則曰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必勝之將非將之有異勝也由能通志於衆而上不拂乎下之欲則下亦得以上之欲爲欲下之欲好生而畏死弗致彼有斷脰決頸之慘下之欲休養而超距不使彼有呼

庚呼癸之虞（庚西方穀癸北方水軍中乏食欲亂謂呼庚呼癸出左傳）卯恩者思奮飲德者致身敵愾王而氣勇食牛舐登而心甘馬革（馬援曰大丈夫當葬死蠻中以馬革裹尸）用之以靖萑苻而奸宄之跡消令之以清嘯聚而綠林之寇剿驅之以戢鯨鯢而獫□之烈彪使之以鋤封豕而玉關之塵掃（班超立功西域表願封萬戶侯但願生入玉關）極而至於標銅柱勒燕然（竇憲征匈奴勒功燕然山）封狼胥而空庭於塞上（漢武親伐單于空幕南無王府）孰不由此同欲中來耶自昔投醪挾纊（句踐投醪共飲楚人挾纊沾恩）而人樂用裹糧同嗜而人樂戰愛士如子而人樂死此正其明驗已不然羊羹不同惠而大棘覆功後食不同坐而背馳致敗（華元食羊羹不及其御及戰與入鄭師御者僨僨致敗）一御且不可拂其欲況蜂屯蟻集之衆哉雖然尤在上

心之無欲始必清思滌慮者而始不爭同之源必利害不眩者而始能廣同之量必精誠不二綏仁篤義者而後能調同之脉否則吾未見能屈己以同人者是為論

按此篇作法首論上之人先要與下同欲末反言不與下同欲即威法刑勢不能使下人一心以取勝也惟體下之所欲而一一與同如父子一心斯人樂為用而親上使長有不戰戰必勝矣末結同欲尤在上人無欲始識高千古

◎◎五者先料敵而後動　　萬曆戊午解元李礦

題旨（此題出尉繚子何謂五者一曰廟勝二曰受命三曰踰垠四曰深溝高壘五曰舉陣加刑以五者料敵皆不如我而後動兵是我之氣實敵之氣虛而戰必勝矣須在先後二字體認題神）

善將者必先校計索情而後動罔弗臧矣蓋動者靜之用後者先之乘乃事之窾竅而吉凶悔吝之先見者也脫計不周於萬全慮不施於先事徒欲僥倖於一擲而敵之情形罔料是未動而先期其敗矣故惟善將者審勢揣情料之於未動之先乘機薄會動之於已料之後所以敵無隱形我無遺慮破之如拉朽摧枯焉五者先料敵而後動請申尉繚之旨且世之用兵者孰不欲動而勝人哉能動而勝人則亦莫出料敵故我能揣勝而

探索之則獨其情不能相機而遽動之則失之妄甚哉不可不知所料也然敵已動而後料之則無及我已動而後料之則益晚甚哉不可不知所先也故善將者之所以動而勝人不在于白刃交合之後而必參伍于援桴秉羽之先運籌帷幄决勝于里不敢動也而曰敵智亦能謀先料其妙算之孰多而孰寡也致齋推轂授斧秉鉞不敢動也而曰敵將亦專閫先料其受命之孰隆而孰替也覘生處高懸崖飛棧（生陽也覘生地而處其高陽崖如懸極言險飛棧猶也如張良燒絕棧道）不恃險扼之可動而曰後發先至迂直之計敵或先知之乎重關沃野增埤後濠不恃固守之可動而曰金城湯池守則有餘敵或先圖之乎明罰勑法□人齊刃不恃衆戰之

可動而曰節制之師。銳士莫當。敵或先計之乎。以是五者而權衡之較量之內揣夫己。外揣夫人。敵未盡瑕。我雖堅未動也。我未盡利。敵雖鈍未動也。是故動之以廟勝。則我爲漢高之屈群策（史稱漢高帝屈羣策以屈羣力）而敵爲項籍之疎增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動之以受命。則我爲武安之戒勿洩（白起封武安君）而敵爲趙括之代頗也。（秦行間以趙括代廉頗爲將）動之以踰垠。則我爲趙奢之據北山。而敵爲秦師之退却也。（趙奢兵先據北山秦兵敗退遂解閼與之圍）動之以深溝高壘。則我爲充國之謹堠斥。而敵爲先零之坐困也。（趙充國老成持重請罷兵屯田坐困於先零之地）動之以舉陣加刑。則我爲穰苴之戮莊賈。而敵爲燕晉之自解也。（穰苴行兵先斬齊倖臣莊賈燕晉聞之師自解歸）是惟有不動。動必勝矣。雖然。料敵

以動者。蓋使不可勝在我而可勝在敵也。倘可勝在我而不可勝在敵。遂將終于不動乎。噫。不然。腹心之籌。惡草可疑也。（陳平用惡草具間范增）金臺之將。反間可代也。（田單間用騎劫代樂毅）滑澠之險。從天可降也。荊益之壘。白衣可襲也。（呂蒙用白衣搖櫓襲關公）鞭貫之師。激怒可撓也。誠能料之。則敵之五者。皆反爲吾動之機矣。安論其可勝與不可勝哉

按此篇作法。雖重在料敵上。而先後二字。尤要體認。是篇以五者料敵反覆引証。將動字發得無遺策。末一結云。敵之五者。皆爲吾動機。是論家一變局。讀者當具別眼。

○○明王簡良材備不虞　　武魁陳方鎮新試墨

題旨（此題出吳子圖國第一篇重在料人以固國之道國家無百年常泰之運能保無虞乎則備不虞要在簡良材以良材爲備不虞之楨幹也然良材之簡又係于王之明故方安而豫危未戰而蓄士者誠圖國之要道也）

國家不能長安而無變。所藉以支撐其變者。非有良材。其孰能堪。然必付其變而後爲招摎簡募之舉。則倉卒旁皇。有材何所用之。故夫方安而備。危者識徵之見也。未戰而蓄士者。預籌之圖也。斯義也。吳子蓋明之矣。今夫天之生材。將以需國家緩急之用。求材於緩。則暇預雍容。拔十可以得五。求材於急。則紛拏旁午。千百難期二三。乃見徂處堂。計徵曲突。（史言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喻不能防變于未然也）若五胡之變。中州士大夫。溺於驕情。而中原雲

擾。天子由以蒙塵。（晉末五胡亂華如秦苻堅之輩中原雲擾晉王如懷帝惠帝爲胡人執去謂之天子蒙塵云）云漁陽之變。將士偷竄。至乘輿播遷。（安祿山作亂漁陽之鼙鼓遂震李至唐明皇奔蜀謂之流離播遷）而曾莫有畫一奇。出一策。以紓國家之患。豈良材之生至二代而乏哉。簡之不豫。備之不素。空忽周章。而後爲建鼓之求。欲取人而寄綏靖。廓清也。不亦難乎。大彈而求炙。於事若早。猶愈夫見兔顧犬之晚。卵而求夜。於計若遲。猶愈夫亡羊捕牢之遲。是故四方無警。九塞無烟。明王含保綏旁招疆場之士。虎帳無張。油幢無設。（虎帳油幢將軍坐臥之處）明王儀沿。猶聿求帷幄之才。城社無奸。（城狐社鼠喻奸臣在君側）草澤無梗。明王想像。猶博羅社稷之英。得疆場材。捍禦不足虞矣。得帷幄材。籌算不足虞矣。得社稷材。撫

鎮不足慮矣其察微之周圖維之密效固如斯哉不然未用不先求而欲隨求以應用至其不效始扼腕而思拊髀而嘆漢文帝拊髀而嘆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耳何憂匈奴哉是何焦喉切身而搔指清洌涓天已及而驟計葦航也哉見亦左矣昔漢用亞夫七國未變而卒定七國者亞夫漢景帝時晁錯議削諸王七國同變帝用周亞夫爲將軍誅之唐舉子儀朔方未難而卒靖朔方者子儀唐朔方藩鎮稱亂天子遠遁郭子儀克復兩京封汾陽王宋進仲淹西夏未急而卒破西夏者仲淹范仲淹出鎮西夏西賊相戒曰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彼三君者雖臨危而托然安不備材備危孰汪意乎故先事求材者明主之居安思危也預道也臨事汪材者明主之轉危爲安也誠道也合預與誠何難國家治安哉

韜略批法　一條論　十三

按此題作法脈根固圖意來是篇首論方安而思危未戰而蓄士最得思慮預防之道次引五胡濫勝之變亦晉唐之君不明于儲材至有虞而備之晚也中言明主得良材而有虞者亦不足虞矣末又引漢周亞夫唐郭子儀宋范仲淹皆以良材而備于無虞之先故可以轉有虞而爲無虞末以預道誠道結之見明主取材有道處

○○人君有必勝之道　天啓辛酉解元劉崇道

題旨　此題出尉繚子兵教篇言必勝之道有十三事不過嚴刑法令以約束士卒而先爲自勝耳然此亦小道又有不戰而勝人之大道人君所當知也然勝不可必可必者道也人君有必勝之道其自勝而不勝於人之謂也

兵有將勝有主勝將勝者以術主勝者以道君惟備有其道斯勝之不可必者能必之蓋勝之分數與敗之分數相若也敵勝我之分數與我勝敵之分數亦相若也則勝似不可必矣然此以戰論而非所論於未戰也此以將論而非所論於主也此以將之術論而非所論於主之道也是知欲必勝於未戰者不在將而在君不在於將之有術而在於君之有道不然舍主勝而務將勝則曉矣不以道必勝而以術必勝則愈失矣何也天下

韜略批法　十卷論　十四

未有勝人而不本於自勝者也亦未有自勝而不先於自治者也尉繚所謂人君有必勝之道者其先自治之謂乎今夫人君非能躬擐甲胄與敵相角逐也且廟堂無與於原野道法不條於甲兵而欲必勝於戰先也難矣彼將術之不可必勝微論也卽勇如楚羽睢水勝矣而不能勝於垓下之楚歌楚項羽有拔山蓋世之勇爲漢韓信兵追至垓下聞楚兵四面皆楚歌衆如秦堅鄴城勝矣而不能勝於淮淝之風鶴秦符堅以百萬精兵爲晉謝玄三千兵敗於淝水聞風聲鶴淚草木皆兵強如吳夫差會稽勝矣艾陵勝矣而不能勝於笠澤之潛涉吳王夫差破越句踐行成棲會稽卒以精兵潛涉笠澤以沼吳夫勝於始而弗勝於終非必勝也勝於彼而弗勝於此非必勝也勝於一而弗勝於百亦未足言必勝也夫以數君

之彊之衆之勇而猶不能必勝則勝何可必乎哉不知此蓋未講於自治之道也是道也雖若法制之詳覈然詳於法者政以周於變故教召明而人自樂從雖若防範之嚴飭然嚴於防者政以祕於機故習慣成而人自易遵雖若有刑威之驅督然董以威者政以懾其心故率循熟而師自有紀是人君有之以爲勝無之以爲敗也有之可以未戰而必勝無之適以未戰而必其敗也是故有連刑之道而內奸不出矣烏睹乎有賁皇之奔晉（楚殺若敖氏苗賁皇奔晉）有地禁之道而外奸不入矣烏睹乎有華元之登牀（華元晉人登楚子之牀）有全車開塞之道則同袍同澤矣死綏死鼓矣烏睹乎于邲之掬指（于邲之戰士卒爭舟故舟中之指可掬也）而河曲之先歸

也（河曲之戰先歸）且爾道在有分限有號別則進止節而前後序其於伐羅之亂次（莫敖小羅致有亂次之失）而材士之雙首奚有道（吳起與秦戰陣未合有一夫勇往獲雙首而還吳惡其非令也遽斬之）在有五章有全曲則行列明而部伍聯其于河上之逍遥而南行之爰處又奚有其道（鄭文公惡高克使將請邑之兵禦狄河上士無戰心逍遥玩日）不寧惟是興致功德而有金鼓則曹劌之一鼓作氣也（論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勝）士馬聯屬而有陣車則驁敖之車馳卒奔也出奇應麾而有死士力卒則秦士之過周超乘（秦卒過周超乘而上者三百人）而晉侯之被廬教兵也夫道至是而始備矣道備而勝始可預決矣蓋雖未有勝之形而業有勝之理雖未收勝之功而已操勝之權于是可以常勝而非倖勝也可以全勝而非曲勝也可以百勝而不止一勝也則欲必勝者不容不務所以勝之矣說者謂尉氏之所謂道是道其所道去帝王之道遠矣不觀之如其誓所載攻左攻右賞祖戮社以及一乃心力其視尉繚之說亦未大相逕庭也獨計尉氏之道雖近是而尉氏之心則非故先正云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余亦云有鳴條牧野之意（成湯放桀于鳴條武王伐紂于牧野）而後可以行尉繚之道

按此篇作法全在一道字發揮是篇首以將術與君道較勝巳得必字肯綮次承言將術未必能全勝惟君道可以決勝于未戰之先中言道與法制刑威不同故可以圖吉

○○安國家之道先戒爲寶　　萬暦壬子解元吳士俊

題旨（此題出吳子料敵之言能先戒而預防則有備無患國家可常享治安之福非實而何實字須在先戒上看出先戒字又在道上着力道字又在安國家上立意大抵總在料敵制勝而已）

自古言善戰者皆云戰勝于廟廊之內廟戰者非能逆料也恃吾有以先之而已矣天下勢殊方士易向甫塗於此旋隙於彼苟不能先事而預爲之戒迨至東撑西傾捉衿肘見（曾子敝裘而耕捉衿見肘極言其窮）然後從而應焉應之而得已自周章應之而不得方且土崩瓦解遂至四潰而不可收拾安於何有不亦深可慮哉安國家先戒爲寶請因吳子之言而竟之今夫國家安於不戰則習爲寶戰而後安劑力爲寶無戰事亦無戰形而國家貴安則先戒爲寶易曰除戎器以戒不虞書曰有備無患不見是圖言先也後世徂處堂之鳬鮮曲突之謀厝火積薪之下（曲突徙薪出賈誼治安策）而漫然謂安一旦敵國舟中羌胡輦下（史記云胡越起于轂下舟中之人皆敵國也）安耶否耶嗚呼亦昧於所寶矣惟是未雨徹桑既濟戒茹（易卦上濟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用其心於見不及到之地而不漏針芒則潢池弄兵（龔遂平渤海云赤子盜弄陛下兵于潢池）萑苻嘯聚（大叔有萑苻之賊）即甚熾乎而我國家有枕席之安無盜賊之患卧榻鼾睡（宋祖言卧榻之際豈容他人鼾睡）跖蹻難行（跖蹻見賈誼傳言跖蹻戾而不行）即甚悍乎而我國家有磐石之安無藩籬之患程紅肆吼貫耳稱驕即甚鶩乎而我國家有泰山之安無夷狄之患如渻子之鬬鷄形愈斂神愈全而翊前無勁

韓批世法　一卷論　十七

雖如庖丁之屠牛騞然䏶劃然解而目中無全牛如李將軍（李廣守北邊虜號爲飛將軍）之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駸駸乎勢莫能禦也此之謂爲寶回視晏安旦夕苟且自安變故橫發於不虞而前念之怠荒始振不猶焦喉切身而播指清冽宿天已及而遠慕隄防哉嗚呼是安可不知寶也唐不戒先而漁陽之鼓鼙已驚霓舞（唐明皇寵楊貴妃宮中奏霓裳羽衣之曲安祿山作乱于漁陽鼓鼙震地）宋不戒先而纏頭之蒯緱或逼御袍（宋徽宗欽宗爲虜所迫解黃袍而着青衣）殷鑒不遠在彼夏王有國家者胡不念諸雖然戒當先矣擇將急焉楚用子玉晉文側席（楚子玉見用晉憂得臣）趙用廉頗胡人不敢南下牧馬（李牧守雁門稱北邊良將虜不敢近邊）以將爲先者是又人主之寶也故曰惟善以爲寶

按此篇作法重在先戒二字發意首言國家以不戒爲安不戰者防之于未戰之先中引古人能先戒則國家雖危而亦安矣末結須以選將是所寶惟賢之道一篇精神血脉得此一語發無剩旨

韓批世法　一卷論　十八

〇〇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　萬曆己未狀元陳廷對

題旨　此題出孫子九地篇言善用兵者使三軍之衆若攜一人之手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千万人之心為一人之心其使之也志足帥氣非有刑驅勢迫是在善用兵者感孚有素而縱橫九地若使一人實若使一心也

善用兵者非其以一人而強三軍實使三軍而若出一人也強之則上與下兩持情與形互犄驅斯人之性命以就所不耳之役是羣三軍而相於勢也使之則勢所必然地所不得不然舉斯人自有之精氣無顧愛而靡不竭之餘力是合三軍而始為一也故使之道普羣趨而羣為赴使之道適自知而自不能言此攜手若使一人之說孫子所謂詳于九地之宜也請申之夫人各有心心各有欲願而忻然喜拂而蹙然怒即平時趨事効

功猶然难之誰肯攘臂先發出其身當大难之衝而為王將悼一提也者故其道在乎所使於是有欲以力使者然驅石之鞭雖震而閭左之戍旋呼秦發閭左戍漁陽陳勝吳廣斬木揭竿號稱大楚一呼衆皆響應則力使之詘焉有欲以計使者然徙木之令雖行而立法之弊自蹈者商鞅欲變法恐人不信令徙木者予十金是愚民而以利使之也則計使之阻焉有欲以威使者然新安之虐愈熾而郟金之祚始莫項羽坑秦卒二十万于新安降卒多怨而公寬厚民皆樂從郟金刘字也則威使之窮焉善用兵者以為吾欲使三軍一而不二孰若使三軍之二者而自出于一故觀人身遇難而左右手自為相援則體使之一也吳越同舟遇風而自相救則情使之一也常山率然擊其中而首尾俱至則勢使之一也故投之死地以求生則致生者靡有不一矣投之深入無所往萬不得已之地則併氣積力運計合謀為不可測者靡有不一矣聯結不以約束訢合不以膠漆扞圉不以金湯執鍼獻醌不以推誘觀望而其機惟在王將之所使故有不使使則瞭動而三軍之目注瞭動而三軍之足馳意動而三軍之神授形動而三軍之政齊故旌旗三颭至地而萬衆死生以之光弼以危地使也賊師閭擘安大請攻北坡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帝三揮至地諸軍畢入退者斬衣糧皆棄隨流而衆士騰踴爭進鎮惡以重地使也宋武帝北伐王鎮惡泝渭而進舍船登岸衣糧皆棄隨流死戰之功持三日糧而戰士皆一當百項籍以圍地使也項羽持三日糧沉船破釜以示必死擄秦將三離而歸敌陣水上而諸軍皆殊死戰淮陰以死地使也韓信用背水敗能且是之死地而能生

此皆其一體一情一勢之自為使然奚待力使計使威使而後能若使一人哉雖然此以危急之時言也若不時無挾纊之恩而有朘削之苦居恒無政令之一而有五衢之視即欲使之若出一人难以冀矣故欲使千萬人若出一人當先使千萬人若出一心

按此題作法全在使之一字着神是篇前反振三股後順收三股皆發揮使字其中六股全在一字發揮惟一乃可使也

末結使千萬人如一人當先使千萬人如一心最得大意

○○勝兵先勝而後戰

鄭之惠江西戊午程

題旨 此題出孫子軍形篇謂之勝兵者蓋兵必勝之兵也然必定計于未戰之先而後可決勝于既戰之後所謂上將伐謀是也君計不先定局猶之中無神算而徒欲角智力于疆埸之外非帝王萬全之勝策也

夫兵國之衛也戰兵之事也勝戰之氣也戰而不勝于國為凶危于民為破殘國君何利焉然而有所以定于戰之先者廟堂之上制溥海之命握一掬之微攝萬里之外不可不知也故明于勝負之形者不可惑以吉凶明于先後之幾者不可惑以勝負知勝之為勝非勝也知勝之所以先斯勝已勝兵先勝而後戰至矣乎孫子之言兵也其知幾乎今夫兵者人命生殺之關而國家安危存亡之立見者乎故人主戒忿兵戒貪兵戒驕兵

戒窮兵不輕用兵不易言兵而惟務勝兵勝兵者非其戰之謂也又非其不必戰之謂也幾定于先而勝乎朝廷是謂廟算明君良將動而萬全恒必由之乃世俗之賀戰勝者我知之矣曰彼天奪其鑒而吾精占候相時日則勝彼地失其利而吾表裏河山襟帶江海則勝彼囷廩虛倉箱竭而吾粟紅貫朽積倉裏糧則勝彼智算少士臣怯吾信臣精卒謀臣智士則勝而庸知夫時者所乘也有如焚蓍而辟風雨決策而興甲子者先之敗矣武王興師伐紂龜灼吉凶卜筮不吉太公曰紂剖比干囚箕子人怨天棄伐之決矣枯草朽骨安所知之乃焚龜折蓍而往地者所爭也有如據成皋酈生勸漢守敖倉塞成皋依北山北山趙奢據北山上荆門者先之敗矣食者所天也有如發鉅橋守敖倉決洛口者先之敗矣隋帝積粟洛口李密開倉决之故勝有在于十年之先生聚之教訓之者越賜夷子是也范蠡號賜夷子教越行成于吳卒以沼吳勝有在于數歲之先屯金城制羌虜趙營平是也趙充國封營平侯上金城圖方略屯田以為久計以坐困羌零勝在于日月之先者三月而破吳楚旬日而至邳陽是也漢景帝七國稱戈周亞夫持三月以破吳楚勝有在于晨夕之先者夜而幟拔曉而營立者是也韓信拔趙白幟之漢赤幟俊傑識時如此類者甚多王者不得則不王霸者不得則不霸強者不得則不強王可以不先戰而勝孟津之師可不觀也伯可以不先戰而勝內政之脩齊桓公用管仲有內政以寄軍令可不設也強可以不先戰而勝遠交近攻之計范睢說秦用遠交近攻之計用連衡以破蘇秦六國合縱可不用也隆中計畫只足以立築壇數語秦項以

誅仲華杖策而攀附鄧禹杖策從光武一時為攀龍附鳳景畧捫虱而高談豈在勝負既判搶攘甫定之秋哉故曰太上代謀王者貴謀而賤戰兵以計為本此先勝而戰之說也雖然兵先戰也戰先勝也而先之先勝之勝者何居處靜以觀動函虛以御實居無事而行有事無彼已之形而知彼已善萬物而不爭天下卒莫與爭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先之先勝之勝也

按此題作法全在先勝上發揮是篇首以忿兵貪兵驕兵窮兵形起勝兵次將天時地利米粟兵革之勝反振起而以古人定計于先錯舉為印証末歸重于神武不殺之君最得兵家戰勝之大本

○○善出奇者無窮天地　　趙伯雖　裁張解元墨

題旨　此題出孫子兵勢篇要在兵勢變化不測上立論天地以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奇誠不可窮此曰善出奇者有調陰陽之經綸有翻山倒海之方畧其奇亦如天地之窮於無窮故曰善也

神哉兵之用奇乎。出奇而至于彷彿造化。其孰能與於斯。何者。兵以奇勝。體方而用圓。背陽而抱陰。人見其凌天蔽地。蕩海亢山。星辰移徙。鳥獸驚駭。以為變幻閃爍之如是。而不知宇宙在乎造化生心。握環中以應無窮。是善乎出奇者也。昔孫將軍論兵。不曰出奇如天地。而必曰善出奇者。且曰無窮。可見窮則不謂之奇。而非善出奇者。必不能無窮如天地也。夫烏謂之善出奇者。善出奇者如率然在山常山蛇勢雖渠在原鶺鴒在原患難相救何可窮

也。我而自窮其奇。則情索計露。猶開門而揖盜之入也。是謂引賊斂而得窮吾之奇。則蹈瑕投間。猶抗喉而鬬其捷也。是謂益強。不覩之天地乎。自一陽之月冬至一陽生謂之天根姤陰也以至純陽。陽之用窮矣。而繼之以姤。則陽之中。有無窮之陰。自一陰之月夏至一陰生謂之月窟復陽也以至純陰。陰之用窮矣。而繼之以復。則陰之中。有無窮之陽。陰陽代謝。積而為歲。妙哉天地之化工乎。善出奇者。上觀天地之運。下審敵我之情。一出一奇。百出百奇。千萬出千萬奇。天有陰陽晝夜寒暑。而吾因之以出奇。則六月可師。周宣王命仲山甫六月出師五月可瀘。諸葛亮出師表雪夜可擒。李愬乘雪夜入蔡州擒吳元濟天無窮。而吾之奇。亦無窮。地有遠近險易生死。而吾因之以出奇。則西北可備。北山可趨。瀰水可渡。地無窮。而吾之奇。亦無窮也。吾心有天地。而吾因之以出奇。則動於九天。藏於九地。心無窮。而吾之奇。亦出於無窮也。前進為奇。後勁亦奇也。左角為奇。右拒亦奇也。見弱為奇。示強亦奇也。旋轉變易。愈引而愈不盡。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敵雖善算。烏能窮哉。往孫子救趙。走大梁。奇矣。俄而減竈。俄而白書。俄而萬弩發。龐涓竟斃其轂中。則馬陵之奇。不可窮也。魏龐涓伐趙齊使孫臏救趙深入魏地減灶示弱設伏馬陵削樹白書云龐涓死此樹下龐涓追至舉火一照萬弩皆發韓淮陰驅市人攻趙。奇矣。俄而出井陘。俄而背水陣。又俄而樹赤幟。成安君以晉儒當之。靡矣。則水之奇。不可窮也。韓信攻趙武安君李左車請伏兵井陘可得二將之頭成安君陳餘不用奇謀詭計斬于泜水之上

用兵者若拘方執滯。自名為奇。敵且以我為臭腐。其何而不可敗乎。雖然。非正之外。而別為奇也。先儒以反經合道為權。兵家以正名取勝為奇。伊尹升陑之師。孔子夾谷之會。正也。亦奇也。奇也。亦正也。天地以陰陽成化。聖人以奇正用兵。天地聖人。一而已。藉令田祿伯別循江淮。魏延出子午谷。則詭遇獲禽之奇。王良所羞。善用兵者不道也。

按此篇作法須步步照着天地方見出奇無窮是作錯綜變化發無窮根源抉盡天地秘藏末結奇不離正尤見愈出愈奇。

○○井田兵法之祖　方菁田翰林館課

題旨昔周公設井田之制而兼為田獵之舉乃以講武藏兵于農寓兵法美意也太公繼為兵法用以富強兵國實祖于此後世將兵之設全倣乎是先儒以井田為萬世兵法之祖見及此矣余何以為迂濶難行也

井田者古今老師宿儒習稱之而少年迂而諱言之諱者固未知姬公所以致太平之遺意其傳會之而習稱之者亦非深知井田者也井田兵法之祖也蓋其事與田獵相表裏徒論井田而不兼論田獵則井田之精神不備而公經緯姬氏八百年之苦心亦不明夫姬之歷周姬姓遷九鼎于洛卜年八百卜世三十纍纍乎乘東遷而後絕者則井田之兵農合也其兵農合者則田獵之法聯絡乎其中以驅夫富強之名而陰收夫富強之實也聖人以為以兵

教天下又不若以兵藏天下故井田表裏田獵乃聖人之善藏其兵法于不窮所謂合之則雙美而離之則兩傷者也夫有兵則有營有陣有食其屯聚有地其較閱有時其春夏秋冬晝戰夜戰有法其興師振旅有禮凡此者皆兵之大紀也公使民由之而不欲使民知之故後此莫得而詳然其井田之神巧變化則散見於車攻七月諸篇車攻出周吉月詩爲一月辭三提而咏而微隱于周官田獵之制夫方里而井井九百畝自箕子之九疇始也箕子陳洪範九疇于武王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五福六極八家皆私百畝任伏羲之八卦始也公田居中為大將握奇居中央私田居外為正兵以君四正為奇兵以居四陣對敵則正兵迭出犄角則奇

兵互張止則大營包小營行則大陣包小陣斷之而為三則吳璘之三疊吳璘宋名將用三疊陣法大敗兀朮出之而為六則李衛公之六花李靖唐太宗封爲衛公有六花陣全演之而為八則武侯之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而法止矣諸葛亮制八陣圖神變無方人莫得傳雖然此猶兵家之營陣圖耳有如獵之以圖而不教之以法與無兵同其民日引月長于爭鬭殺戮之事而不習耗其雄心移易其耳目與教盜賊同聖人于是因祭以用獸因獸以待敵急隱其坐作進退之名而更創其說曰田獵吁公之心亦良苦矣使公之井田止于截溝塗而剖封植則其制誠迂惟其以田獵輔之而行則所為導民於富且強者甚巧而不露而千古兵家不傳之秘法悉藏焉黃石公有秘法誠祖

此井田之遺意也公何迂濶之有哉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以明四時不失職也質明仆旗後止者誅以嚴信誓也假蘭艾之草以為席置通帛之旃以為門以櫜傷馬也車之入門碍以車軸以試其能御也車軌塵馬候蹄以試其能馳也旌旗金鼓以書識也還車徒讀書契辨名號以夜戰也過防不逐以示不逐奔也面傷踐毛不獻以示不殺迎降也不成不獻以示不戮幼稚也出則少者在前以示趨敵也入則少者在後以示殿師也有聞無聲以示師克而和也酧醴獻賓以示告廟飲至也夫公之神巧變化善藏其兵法于不測如此當是時車輿行主司馬缺而不補蠻夷猾夏寇賊奸宄則克付之士師若曰兵者此不過刑

法之屬不以教我民也而周之民亦且泄泄然弟相謂曰公以稼穡餓我又放而角之原野酷禽之血搏獸之革以假我甚則感歎而歌咏之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詩咏蕲雨之意）又曰言私其豵獻豜于公（詩咏田獵之詞）至于公田則思君獻豜則思君而百姓之願爲公死可知也當人之情或反唇于室而不容不披髮于鬬鄰（喻救鬬之急乃披髮纓冠而往）或構仇于酒杯而不能不卒然匍匐于拯水火之際（見火焚水溺爲之匍匐往救之切）何者其所居之習然耳今一井之內婚娶喪葬老死不出於其鄉歲時則相藉子孫則更抱人籍其名姓里居而世共其生死緩急以此思戰戰寧有不勝者乎況溝洫川澮相錯如織則不必設地網以制戎馬比屋皆土者則不

必立保甲以稽奸僞民二十而受田六十而歸田則不必汰老弱以蒐軍籍田中有廬疆埸有宮則不必裂地以處師徒我耘我耔我黍我稷我倉我庾則不必飛千里之芻輓萬鍾之粟以給廩餼轉饋餉夫今日之國家其漸趨於貧弱者爲其以東南之民驅而養西北之兵也卒之首與尾兩窮而富與強俱困公惟借民以足食旋借民之食以足兵無召募揀選而技艮無營堡斥堠而備設無更番屯戍而居處寧無牽制觀望而肝膽一規疆理爲營陣揭鉏挺爲干戈轉用其所以斃獸者以爲斃敵之法上不言下不覺百姓日馴夫狠戾不肖之心而國家坐享夫數百年全功之利老氏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易曰寓天下至險于至順嗚呼公之意豈亦本諸此與蓋嘗譬之井田弈局也田獵之闔闢縱橫屈伸進退其變迄于不可勝記皆所以按其局而布之爲勢也後世若柳宗元之封建（周封同姓爲諸侯秦易爲郡邑柳子厚以爲宜復周制云云）林勳之本政（勳上本政欲復井田舊制）其井田純用局者也衍于郎兵于崇講武于平樂觀陣兵于驪山之下其田獵純用勢者也（戰國時齊晉尙用田獵之制）時異勢殊必舉三代之法以困人主是又執死勢而覆故局者也改阡陌（至秦時商鞅廢井田而開阡陌）恣遊畋是局殘勢敗者也新莽以井田飾亂漢諸帝長楊上林（漢武帝時司馬相如作長楊上林賦）以田獵飾治局非局亦非勢其不知弈均也嗚呼寧獨漢唐以後諸君子哉子輿氏之論井田辨矣公猶得以農事之說籠

而掩之況其下者乎微獨子輿氏卽當時但稱師尙父爲善將（太公號尙父後世以爲兵法始祖）而不稱姬公爲善兵（周公井田之制卽藏兵于農之意）嗚呼聖人之深于藏法一至此哉夫善易者不言易（魏管寧）善兵者不言兵惟不言兵而後知兵之所以莫測也故曰井田者古今兵法之祖也

按此題作法兵法全在井田上看出自商鞅開阡陌而井田之廢已久矣彼井田實屯田藏兵于農之良法也後世祖之而不知今日欲法之而不能詎天未欲平治天下耶倘變而通之將兵農合一富強坐致矣以爲迂而諱之者誠迂儒不知兵不習法者之自諱其謭劣亦未解周公立法之遺意也

○○兵勝於朝廷　　黃道周翰林館課

題旨（此題出尉氏之說言自古談兵者起於太公之陰符著於孫武子之十三篇然皆以戰勝爲上策而折衝樽俎之間決勝廟廊之上則又吾儒發明之誠以朝廷爲制勝之本所謂帝王之兵以全取勝者此也）

夫兵之所以創勝功於天下者。有能勝。有所以勝。指麾矢石之間。妝功白刃之上。操戈之家。蹶將覆軍。曰信能勝矣。然非廟廊樞猷。經武有素。腹心內蠱。羽翮徒完。即韓白無能展采。又安能制勝哉。故能勝者。閫外之事也。所以勝者。廟堂之權也。知閫外之事。不出廟堂之權。則兵之勝。不於朝廷而誰哉。夫古昔之勝多矣。周郎麾操（周瑜與劉備共敗曹操）安石走堅（謝安舉侄玄破秦符堅）武襄破賊（狄青破賊智高）然火攻之勝。勝於赤壁。揮兵之勝。勝於淮淝。疾擊之勝。勝於崑崙。此與朝廷奚與。蓋善見勝者。不觀之搏勝之日。而觀之致勝之先。赤壁提（周瑜赤壁火攻奏捷）符堅遁（符堅肥水遁師）智高奔矣（智高見破於狄青）。脫議降不斷（指周瑜時）正朔不承（指謝安時）而隆祐之攻。如靖康之小人（指狄青時）。茲三將軍。憂敗不暇。尚能疆場圖勝哉。故紓籌握算。決勝千里。此將之智勝。而將能不御。則朝廷之假權以成其勝也。衝陷折關。一以當十。此士之練勝。而講武治兵。則朝廷之飭厲以作其勝也。賞信罰必。人持必死。此法之嚴勝。而明法審令。則朝廷振刷之勝也。兵之接刃。騎不綏縱。守之勝矣。饋餉中絕（行兵之時以餉爲先饋餉中絕則軍士必呼庚癸而告變）人能枵腹當敵乎。破關隤壘。潰衆奪地。勝之昭於攻戰矣。印刓敝忍不能予（項羽使人有功刻印刓弗忍予）即豪傑能不解體乎。孝子疑於三至。市虎信於三人。朝廷之上有讒臣。大將能立功於外乎。昔曹劌與魯莊論戰。不取其信惠。而取其治獄（言小惠小信俱不可戰惟察獄以情一可以戰魯果用劌勝齊）夫治獄之與治戰遠甚。而劌則曰是可戰矣。吁此朝廷之說也。夫渾濬之才。與陸抗不相上下（晉王渾王濬共成破吳之功）而吳地之險。百倍許都。然卒爲晉虜者。以孫皓之酷暴（孫皓權之子也荒淫暴虐稱臣于晉）非晉武之慈儉（晉武帝焚雉頭裘制以牛駕車用青麻爲靷）朝廷治亂之分。邊疆勝負之辨也。雖然此猶其標論也。兵勝于宮壼。闈闥不肅。婦寺當權。馬嵬鳳翔之播遷矣（安祿山倡亂明皇播遷軍士殺楊貴妃于馬嵬刼車駕幸鳳翔）兵勝于君心。人主發一貪心。而志希善馬之入。五國城之十萬風隕霜籜矣（多匹馬數哭入五國志希假言以馬博茶刼殺守將而盡有其地）兵勝于一念。人主驕志必萌。而神馳很望之北陰山。大積之側。血流而鬼哭矣（古戰場文云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後之握兵求勝之國。誠能超然遠覽。以尉氏之言爲箴規（尉氏之言曰善用兵者貴勝之於朝廷）以往事之得失爲鑒戒。閑之以貪心。斂之以慾念。嚴之以壼範。無俾開邊生事之徒。得售其臆說。帷箔衽席之側。得縮其巧諂。使朝廷正而有以端全勝之本。所謂不下堂室。而見敵兩陣之間。不越樽俎而抗衡萬里之外矣。能勝所以勝。不兩盡乎。

按此題作法全重朝廷二字。朝廷主君言也。樂羊子謗書盈篋。卒成中山之功。岳武穆金牌班師。十年功廢于一旦。制勝誠在朝廷矣。又曰仁者無敵。而決勝尤在君心矣。

○○聽鼓鼙則思將帥之臣　天啓辛酉陝西文塲程

題旨（此題出樂記之言為高祖文帝而發以見人君當留心將帥以為撥亂反治之謀若不用之於不將至於臨危方思則用之晚思亦無益將帥亦不能奮卒成功故鼓鼙未聽時宜思之早）

論曰。戰危事也。必有人焉持其危而後危可持也。又必有人焉用持危之人而後持危者為我用也。何也。兩軍相當。鼓聲既厲。白刃如霜雪。矢鏃如驟雨。殺人如草菅（史草菅其民言不惜其民也）噴血如波濤（此詩馳蓱如弁濤言肉湧之意）勝負一別而社稷隨之。是故有猛將以為衝鋒（先鋒詩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有健將以為之左右翼（是列之兩旁翼而擊之者）有勁將以為之後殿（居軍之後所以全軍而返者）有帥將以司旗鼓於中（中將帥居中以號令指揮即軍中所謂中堅者）人主何可不深長思也。平居無事。鼓鐘在前。便辟在列。嬌冶在御。稱太平之觴。上萬年之祝。此誰氏之力也。倘如風塵一起。狼煙烽火之交傳（凡虜至則焚狼烟以起烽火召諸侯兵幽王以烽火戲諸侯遂不至）則所以反此而使之晏如者。又誰氏之力也。蓋樂記之言曰。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彼固以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取其類之適相符耳。要之將帥之臣則有天下者不可頃刻忘。是居安慮危。履治思亂。千古制治保邦之定理也。漢高起布衣。提三尺劍。西定強秦。過沛而歌大風（漢高帝過沛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慨然有四方猛士之思。其心豈不曰吾之所以誅秦夷項（降太子嬰滅項羽）將帥之力也。昔漢文拊髀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是時天下金甌無缺（宋太祖曰我家天下如金甌無缺）

匈奴即闌入塞。不過掠鹵以為利。固非有城廓封疆之患也。而文帝拊髀之思如此。不可謂非中興之令王矣。輓近以來。鷹揚虎賁之傑（詩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淪於草茅。一旦有事。封豕（大豕喻盜賊之號為封豕）肥人薦食。而郊廟震驚。萑苻弄兵（草澤中盜賊埋伏其中以弄兵）而封疆不守。即令帶甲橫戈之衆。羅而致之塞上。而九天九地（動於九天之上藏於九地之下言兵之攻守）誰指其方。六伐七伐（兵法見泰誓武王誓師之詞）誰作其進。吾恐鼙聲入耳而聽之漠如也。臨敵置將而恩之渺如也。氣可拔山（項羽力拔山兮氣蓋世）力能扛鼎。摧鋒陷陣。前無堅敵者。猛將也。披堅執銳。惟敵是求。退如移山。進如風雨者。健將也。屹如山嶽。動如雷霆。萬衆奔騰。回不反顧者。勁將也。謀定而戰。陣定而攻。從諫若轉圜。赴機如脫兎者。帥將也。謀不可一途定。而總關人主之用者。則非輕。將帥之用。亦不可一途執。而總關人主之思者。則非偶。若是乎一日無將帥之臣。則戎服於蕃。馬生於郊。鴻雁之歌興（詩鴻雁于飛哀鳴嗷嗷之子于征劬勞于野）而黍離之難作（詩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故其於將帥之臣也。見之於朝。登之於壇。授之以鉞。推之以轂。賜之宮矢。錫之茅土。此即其思之深。故其用之重。其有無聲之聲。不聽之聽。不期然而然者耶。雖然英雄之流落不偶。其物色未易言也（史塵埃中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鼓刀而屠。秉綸而釣（太公望釣于渭濱文王聘之）敗繒賣履。出跨受笞（韓信人以其好帶劍困之范雎受摧被笞佯死入秦）龍而魚服。皆將帥也。此之不思而徒以文墨為韜鈐。關張為灌絳。

欲以收不齊之將帥則鐘鼓將將之聲祇以隳將士之心而擊鼓其鏜之勇反以資敵國之用又安所稱制治保邦之勝算乎

按此題作法全在一思字傳神思者聽入無聲不在鼓鼙時也是篇首叙將帥之臣關係于國家非輕見人主不可不思次引漢高之歌大風文帝之嘆頗牧皆是能思將帥之君繼言晚近世主不思大用于平時故將帥無由以成功末結至鼓鼙時反以將帥予敵尤見思之不可以不先

將所自出為奇

趙伯雝裁北京武程

題旨 自古論為將之道必須以奇兵取勝而李衛公又有言曰將所自出為奇奇因將所自出推自出所以為奇也然使將得似奇自出者又在乎君之將將耳此衛公立論之本意任將者不可不知

兵之變不可勝窮也而將之權不可不一也是故必有不御之權而後可以制變於不窮夫兩敵相角情形互見百相領而百相誤者無從端倪將以一人任屈伸勝負之數是國家所判安危也三軍所關生死也倘才不足辨而無能出奇以副任使是奚益哉苟將能為奇而中制旁撓之不任其所出則胡以見奇而俾機宜適協伸縮自如于以立功而報主夫所謂奇者非怪誕不經創聞罕見不過酌時審變因刑用權使敵眩焉而莫知所從故名奇也將不出奇何取于將君不任將何由出奇李衛公深見孫子之微而發其蘊曰將所自出為奇請申之奇者機也機發竅於心靈轉移於敵勢至玄而微至捷而秘可以一意造而難與衆人言可隨決隨行而不得遲疑漏泄者也故出之自將乃始為奇獨運其奇斯可制勝故法曰凡戰以正合以奇勝又曰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三語俱出孫武子十三篇中使趙括趙括趙奢之子徒讀父書而不知變卒為白起敗于長平將而可以無奇則趙括之不知變必不至烈長平之禍成安君成安君不用李左車奇謀詭計卒為韓信所誅若用詐謀奇計必不至嬰鈇鉞之誅宋襄公宋襄公言仁義之師不以詐取勝故不鼓不成列竊聲仁義必不至身亡國蹙而貽天下後世笑是奇實所以制勝

于萬全而兵家當橐括用之者也故量長短之技則務匿之而用之使敵不及知覘虛實之形則務韜之而擊之使敵不及倚度堅瑕之勢則務避之而乘之使敵倉皇而莫知所以應甚者先爲之鬬而隨襲之陽與之盟而陰圖之或實寓於此聲揚于彼或機伏于左形昭于右千岐萬轉錯綜變化無所不出無所不奇也將而自出其奇斯常勝在我而可以布德伸威於天下君能任將之自出則六飛可以不出（天子曰龍飛五位日乘六飛以御宇）而強梁剪亂賊誅坐收王霸之徽稱信乎將重而君重君所命之將重而國勢國威益有所恃以增重故推轂受鉞之日舉大衆而屬之曰從此上至天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天子拜將推轂尚命之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

以外將軍制之）將受君之命則已忘其家忘其身而惟敵是求一切號令賞罰行軍用兵之事直任之已而不容有所分侵非其故爲恣睢而肆妄也必如是然後可以殫謀竭慮臨敵制變而無却顧掣肘之嫌（出宓子賤治單父故事）必如是然後可以專制獨決應機投宜而有克敵制勝之功斯于君之重將將之忠君命庶幾兩無負哉昔漢之奇將無右韓淮陰（韓信有功于漢封爲淮陰侯）當其偃蹇行伍間蕭何奇而薦之高帝拜爲大將（蕭何見韓信與語而奇之薦之曰此國士無雙也高帝築臺拜之）以一面捐之惟所便宜故信得以奇自出而木罌渡軍背水囊沙種種皆古今未有之奇（韓信伐趙兵出背水陣又囊沙以擊龍且拔趙幟立漢赤幟大是奇功）故能奪秦鹿于群雄角逐之中而與之漢固信之能爲奇而孰非高帝之能用其奇也若唐郭汾陽李臨淮其屢建大功與扶社稷（郭子儀封汾陽王李光弼封臨淮侯安祿山史思明倡亂二人俱有克復兩京之功唐以魚朝恩監李懷光軍以宦者監軍自唐德宗始）豈不稱焯焯偉奇哉反監以魚朝恩而致九節度之師皆敗其故何也君不能專其任雖將有奇安施乎故奇必自將出而將所自出乃爲奇也抑知任將易擇將難彼椎鼻木彊之夫若無一籌可展而往往定國安邦聲施萬禩而囂陵鴛黠之輩聽其言若伴孫吳（孫臏吳起皆戰國善兵將）觀其氣似輕賁育而臨陣決機莫知所措如涉海之迷西東矇瞶之不能察聲色也奚爲貴將哉故曰相馬以肥而飛兎騕褭漏矣相劍以寶而吳干越鈞置矣任將者愼毋狥其外廓遺其中扃而令抱奇卓

犖之士弗獲呈能見功於天下則幾矣

按行兵之道貴乎奇正相生此獨曰奇者非離正以爲奇正所以善成其正也又曰以自出爲奇者亦非舍人以爲奇也自出之奇政以合萬人如出一心之正也然往往有奇將卒不能成奇功者非將不能出奇由君不能以奇任將也此等立論洞破古今大弊亦可稱一篇自出奇文也

○○良將養士不易於身　萬曆乙卯南京武程

題旨　此出黃石公之言見良將之能成功多藉士卒之力然不能養之于平日則無以收其心而用其命故養士不易於身誠與下同甘苦視三軍如出一體此士所以為將用而將所以稱良也不然厚於自養而薄於養士未有不敗矣

黃石公曰（授張良以太公兵符佐成漢家帝業）良將養士不易於身。蓋其重也夫人情莫不有所輕有所重有所輕則以所重殉之有所重則以所輕殉之而謂養士不易於身者豈以輕若彼而重若此哉嗚呼此其謀身之二者也彼非忘其身視三軍之士無非身也是故軍士耳目也偏裨左右手也軍吏爪牙也材官突騎肢體也盡髮膚也以彼為耳目為左右手為爪牙為肢體髮膚而吾居中為之腹心世豈有腹心不依形而立者乎匪將則無統匪士卒則罔與共厥功將與卒相依為命者也以士卒之需而將取重焉以士卒之賤而將取尊焉吾方藉士卒以重以尊則奈何挾其尊重以凌之故驕將能令人不能立法苟將能用法不能用士闒將能用士不能養士彼士所以安制矜節卑首弭耳以奔走幕下者惟是區區名分及畏三尺法耳（三尺法刑律之書也）一旦有緩急分不得維法不得施盡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此無異故士不豫附而將不養士故也天下之大四民之衆（四民士農工商者是）而獨士皆得秉耒耜勤操作多積聚仰機智拮据以自食其力而獨士卒不然繕邊塞轉糧餉乘亭障伺險阨盤盤于黃河白草之間

（盤盤勉強而行也黃河白草塞上景色也）計畫無所復之而獨以旦夕升斗之儲塹盼冀幸于王非得良將循而拊之士復何望哉且彼既出其身為公家用而不獲一飽於公家之粟則胡忍也古人固有出私錢具牛酒以享士今以公家之粟養公家之士則胡靳也豈惟無以養士而貪將債師（債師是厲昔為將今復起用在任）方將浚士以自養其筐篚不以養士而以養交其甘旨不以養士而以養妻子其金錢不以養士而以養衰技術數之流幕府之私役戎旃之私費是取是求而未有厭極其私不應而峻法繩之矣彼士卒進死於敵退死於社動死于法不動死于緩進退躑躅而莫必其命陰謀偶語危機將發而為之將者方將窮侈奢以明得意無論誤國即誤身如此豈不謬哉故古良將之養士也寧吾身晚食後爨攻苦食淡而不忍士不宿飽有半菽二鬴之虞（鬴六斗四升曰鬴）寧身冒寒暑犯霜露櫛風沐雨（唐太宗櫛風沐雨以有天下）而不忍士有裂膚瘃指焦灼瘃痍（瘃寒創也痍被杖所擊其皮膚腫起而無瘢痕也）之患寧吾身親樵販服畚耒與行伍雜作而不使士有虮虱帷幙澤門黔皙之謠（澤門之皙寔興我役邑中之黔寔慰我心）寧吾身衰創吮疽（吳起士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不乘不蓋（趙良說商鞅言百里奚為秦相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而不使士有疾首蹙額佩榮旨酒之嘆其計慮之周事為之備撫摩鞠育之純切不啻疾痛之關心痌瘝之在體而為之士卒者曉然知上之生我而不沒我以生也士卒親偏裨偏裨親主帥進相讓退相救不幸而匱乏莫

不扶傷涉血延頸而爲將軍死彼且爲我死故我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我得與之俱存夫然後知善養士者乃其善用兵而不易於身乃其謀身之工者也世徒見李廣善材士得士心（李廣用兵尚寬與程不識擊刁斗嚴步伍不同）竟以無功不侯而霍驃騎貴不省士（霍去病在漢武帝朝拜驃騎將軍與衞青同名）巧名于漢無兩以爲良將顧方畧何如不必養士而不知驃騎所由成功天子遣大官齎數十乘隨之出輒有功有功輒侯其大校及士卒爲重將重賞使耳然史臣紀之曰有天幸不至乏絕亦究于良將之術也趙奢與士卒同甘苦身所奉及飲而進食者以十數而括一旦爲將東向朝軍日規便利田宅竟亡趙卒故將而養士有功則爲奢無功猶不

韜畧世法　二卷論　三十九

失爲廣不養士幸不過如去病猶不能無得失不幸則遂如括如括者覆矣然則養士不養之效豈不較著哉雖然養之者非一切呴嚅徇之也後世教養衰而軍政廢養之則虎弱而難用用之則驕悍而難令　夫有感慨槩而起如所謂主帥畏偏裨偏裨畏士卒者豈非優假太過辨之不早與攝生者居恒不厭粱肉而一旦有疾則針砭炙灼湔腸滌胃亦養身者所不廢也余謂養士亦云

按古之士可用者皆養得其道今之士不可用者皆養失其道失道猶不可用况甚而剝削乎故必以身養士乃可以戍

良將是篇發無剩旨言言刺骨最得養士精神血脉處

〇〇二事其實一法　　天啓乙丑江北試參撰程

題旨　此題出李衛公對唐太宗之言攻守二事其實一法言善攻政所以爲善守善守政所以爲善攻是攻守以一而神以兩而用攻即守之機守即攻之策彼分攻守爲二者是不知兵家之法而徒泥其事之迹也

夫兵之有攻守也其用亦異矣而其所以用則未嘗異是在善兵者會而通之耳蓋兵之在天下機叵測狀靡恒縱控翕張奔騰塵沸大都攻守兩端盡之勢可乘則進而攻勢不可乘則退而守（乘勢而進退得攻守之大槩）攻守之爲用二也顧其用雖二而所以用則一得其所謂一用之攻者此法用之守者此法用之攻守相變者亦此法要不可岐而二之也岐而二之則攻不知守是謂窮于守守不知攻是謂窮于攻（孫武子論攻守篇云善攻者不知所以守善守者不知所以攻）

韜畧世法　十卷論　四十

（知彼知此百戰百勝）而何以制勝惟善攻者守善守者攻縱橫進退惟我所爲而無不如意何者一故也在昔唐太宗李衛公君臣相答有曰攻守二事其實一法謂夫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也每見談攻者類曰攻則有餘又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攻之法烏可一之乎守談守者類曰守則不足又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孫武子書中云動于九天之上藏于九地之下言兵之出入無方神機不可測度也）守之法烏可一之乎攻况兵家情狀伭巧詭譎倏而風生忽而電掣當其便也則衝陷折關墮城夷塹不有摧堅拔勁而爲攻者乎是攻之形二于守矣當其不便也則臥鼓停桴堅壁閉壘（昔廉頗臥鼓不鳴反落匈奴之胆）（周亞夫堅壁不出卒破吳楚之師）不有斬鋒斂鍔而爲守者乎是守之形二于

攻矣攻二于守守二于攻乃欲執一法以應之則得之攻者安保其不失之守得之守者安保其不失之攻噫不然攻守之相二者形也而相一者法也世將執其形之二而昧其法之一於是乎攻者驚於攻曾不知因攻而爲守守者膠於守曾不知因守而爲攻幾何而不倒柄貿敗耶曉兵之將不然謂攻非守也而攻之法未始不通於守謂守非攻也而守之法未始不通於攻何者一故也今夫脩而轒輼具而土堙此用之攻者也而其所以攻者云何凡以伸吾鴟張虎視之威喻兵之動機如鴟張虎視之雄不可方物使敵勝益強而易爲守也誰謂攻之法與守二乎一而已矣設爾天羅張爾虎落此用之守者也而其所以守者云何凡以固

吾魚潛鳥伏之勢喻兵之静機如魚潛鳥伏之不可窺測使乘乖颷散而易爲攻也誰謂守之法與攻二乎一而已矣進之而攻而不可攻則變攻而爲守退之而守而不可守則變守而爲攻此用之攻守相變者也而其所以攻所以守者云何凡以相吾處女脫兎之機按兵不動如處女之在閨中驅兵出奇如脫兎之逐野外使攻必取守必固而易爲勝也誰謂攻變而守之法寧與守變而攻之者二乎一而已矣在昔田安平據即墨以坐老燕師人知其爲守也乃火牛進而燕無完壘田單封爲安平侯用火牛計攻騎刼復齊七十餘城則守而能神其攻之策者也融于一矣趙營平駐金城以奮擊羌虜人知其爲攻也乃屯田留而種豪之首懸于藁街趙充國封營平侯至金城畫上方畧爲屯田以俟羌降卒梟其首以平戎則攻而能固其守之勢者也融于一矣諸葛武侯祁山之出渭上之屯人知爲攻與守也乃木門追擊而張郃馘陽平郤而宣王破孔明出祁山屯兵五丈原爲久計作木牛流馬殺張郃而破宣王則又攻守互用而成其勝者也融于一矣攻守寧有二致乎哉若夫攻不圖守名曰孤旅故雲長貪盡襄樊而荊州失守遂一敗而弗支呂蒙與陸遜陰謀伏兵過江作白衣擺撥襲襄樊而生擒雲長守不圖攻名曰糜軍故欽若束手天雄而橫虜弗制且坐屈而受困矣契丹入寇王欽若出守天雄軍束手無策何哉一法歧施而攻守之勢異也雖然攻守二事貫一法矣而神一法之用者則又從乎將之心焉倘爲將者智慮弗精而心闇于幾先則不得其一謀計弗完而心疎于應用則不得其一機權弗審而心膠于

株守昔有愚人每守株而待兎則不得其一必也思通玄觧不鏡而自融變應于員機無轂而善運喻胸中員轉不可方物之意不膠常不襲故不寘行而踪動則于攻守之法始能以心一之故曰將有所不言而守者神也噫誠得其所謂神則得其所謂一矣

按此篇作法首論攻守原無二法中間援古証今反覆辨詰見攻之未始不爲守守之未始不爲攻文法錯綜奇正相生動静迭變如淮陰侯將兵多多益善又如程衛尉按兵井井不紊即三畧六韜之秘不出此矣彼則曰二事其實一法我則曰二法其實一用

○○文士亦當盡心

林霍舫翩建擬程

題旨（孫武子著武經十三篇凡武士莫不講究以爲行兵法律鄭厚讀是書而歎曰此書不但武人根本即文士亦當盡心此語可中今日曾有彼文士以武書目爲卑者何其謬當日之急務亦未盡心于武書者）

文武成康之衰也。天子之統剖而爲列國。經統剖而爲諸子。言人人殊。各持其強以相角。天下羣而趨之。至於迂行緩步之儒。則猶規規焉。執其尋常之見而議其失。鄭厚曰。孫武子十三篇。不獨武人之根本。文士亦當盡心。人曰。此非儒者之言也。愚則曰。此非儒者之言。而謂之言也。天地大矣。無此理則不宜有此書。有此言則不宜無此理。苟有此理。即天地且莫之能廢。而人焉非之。我聞昔者蚩尤之亂也。斬始萌。俊方徵。劓人孕而膾之。以爲畫餅。萬物潰壞。軒轅氏聞而逐之。涿鹿九戰而後勝。（蚩尤惟始作亂黄帝斬蟻與兵誅之戰于涿鹿之野）於是始造兵。沿於今不革。非不欲革也。勢不可也。兵立矣。而其用之也。一呼焉而動於九天之上。一吸焉而藏於九地之下。恍恍惚惚。莫之端倪。于是太公作六韜三畧。孫子因之衍其說。爲十三篇。傳今不廢。非不欲廢也。理不可也。勢如是。理如是。而人猶非之。何也。其言曰。設械於衢。懸牿於巷。爲詐而已矣。試办於郊。淬鋒於閫。爲虐而已矣。噫。天下之可以長詐助虐者。豈必孫子書。其可以自賊賊天下者。豈必讀孫子。書張禹孔光之徒。（張禹漢元帝朝授太子論語帝即位尊爲師傅孔光以明經居公輔十七年歷事成哀平三帝）日談孔孟。述其所爲。曾犬豕不若。楊子雲最號潛心矣。卒進以劇秦美新。爲天下萬世稚子笑。（楊雄字子雲爲王莽作劇秦美新論後世鄙爲莽大夫）至於淮陰南陽輩。往往用孫子書。以翊明主匡時難。起赤子於湯火之內。（韓信封爲淮陰侯孔明高卧南陽號爲卧龍）據此較彼。其效何相反也。夫人之耳目心腑一也。人之精神志慮一也。書者耳目心腑之寄。而精神志慮之留也。故善者得之則益以濟其善。愚者得之則益以濟其惡。苟濟其善矣。即陽虎之言。亦足以鏡當年而照於萬世。苟濟其惡矣。即湯武之放伐。適足以爲爭奪者之援例。孔孟之周流至老而不休也。適足以爲乞墦者之口實。而何能縛人之手趾。使無倒持而躐趨。然則儒者奚仇於孫子也。今觀孫子十三篇。無論其潛機隱畫。曲折兵家之變態。即讀其文。奇幻而不羈似莊子。高曠而無埃似列禦寇。雄弘而多俊厲似賈生。至言又其說多本之以仁義。而參諸謀。如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如曰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如曰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如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如曰進不求名。退不求利。唯民是保。而利于主。洋洋乎堯舜禹湯之訏謨。而孔孟之格訓也。奈何以爲陰謀之書也。（說謂武子十三篇俱祖太公衛數而以陰謀取勝）而不盡心也。西伯陰行善。（文王出兒暴骸命吏收葬史稱文王澤及枯骨又謂西伯陰行善）天下皆歸之。太公善謀。隱於渭獵而置之左右。聖人處不經之世。陰謀亦有將乎不廢矣。而聖人不諱也。奈何以爲陰謀之書而不盡心也。且彼以爲陰謀之書而不盡心者。不過習區區之俎豆。而疑兵之無所事也。不然。

則徒慕歸馬放牛之名而鄙天下之爲兵者也古之儒者莫不
從事於文矣然儒而帝也伐三苗儒而王也驅無道王而囚之
巢焚之臺儒而相也征東山殺其弟而不顧卒未嘗疎於武畧
脫疎於武畧聖人一孱弱之夫而已矣而何以立於天下之上
故天下無事則飾冠冕而尚禮樂天下有事則左秉鉞右執麾
用其武以靖禍亂儒者之所謂文固如此也奈何以爲陰謀之
書而不盡心也嘗因是而深思之漢而上凡喜爲議論者一切
奇詭怪誕可駭可愕儒者靡不按其罪而斥之矣而其書多不
泯漢而下苟負一畫之見者類皆語性命談道理自稱于人曰
吾儒也吾儒也而其書多不傳此其故何也彼其奇詭怪誕其

韜畧世法　一卷論　四十五

初蓋疑思精慮卓然有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故其洩於言也精
光注焉而與天地同長久後之自託於儒者則影响勦說而已
矣索其所謂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無有也故其洩之於言也精
光瞭焉無異草木之朝華而夕落或傳或不傳無足怪也吾欲
世之人始傳之百家之說以求夫作者之意而是是非非則付
之莊生齊物篇而勿輕及之也故敢附其見於末云

按武子十三篇經文緯武誠萬世兵法之書此作慨今日尚
文不尚武弊習成風最爲確論且闡出武子書文武合一之
妙誠撥亂反治者不可一日不讀未可以爲陰詐畧而輕棄
之其亦自盡心中來耶

○○因敵變化而取勝謂之神　萬曆戊午江浙武程

題旨 此題出孫子虛實篇言因敵人之虛實變化我之奇正以之取勝是謂神妙莫測最重一神字神者令敵不得而知我也敵不得知我以我之變變化化敵欲知之而不得也然神雖在我而變化又因乎敵故善用因者善爲神

善用兵者善用正善用正者善用奇而已矣非正不能出奇能
奇正乃不屈夫兵麗於五材天之所不去者也天則陰陽焉耳
兵則奇正焉耳天生陰陽陰陽生奇正陰陽之循環無端奇正
之闔闢不窮正復爲奇奇復爲正陰陽之相乘也乘則變無正
非奇無奇非正陰陽之相藏也藏則化正正奇奇而變化無方
矣變化者我也所以變化者非我也敵也何也因之也因之變
因之化是故我匿之敵不能揣之我示之敵不能意之我縱橫

韜畧世法　二卷論　四十六

離合而用之敵不能避之人知吾之勝而不知我之所以勝不
可知則神矣孫子曰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謂之神神於變化者
天之陰陽也且天亦有奇正矣時而日照月臨時而晦冥薄蝕
時而三辰順軌時而五緯錯紛時而和風慶雲時而飈飛霆擊
一何其變化不測耶噫奇矣哉天因仁義互用生殺相乘除者
也兵者天之義氣也殺機也不殺不生非固殺之殺殺人之敵
也則其勢不得不出于奇天發殺機陰陽變移地發殺機鬼神
莫知我知敵敵不知我也知則能因能知能因則能變能化能
變能化然後能制勝故曰知彼知已百戰百勝出奇無窮之謂
也能而示不能用而示不用不能之能能不可折不用之用用

不可屈微乎微乎動於九天深乎深乎藏于九淵其摧陷無堅城其橫行無勁敵其獨出獨入無利刃故有因天變化者矣乘旺相勝逆歲德亦勝有因地變化者矣據高山勝走水上亦勝有因時變化者矣五月渡瀘亦勝(孔明出師表云五月渡瀘深入不毛)雪夜深入亦勝(裴度命李愬乘雪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有因技變化者矣以長擊短勝以短擊長亦勝而天也地也時也技也總無以倪其變化也變化形於敵也敵有萬殊變化有萬狀陰符握奇不足爲其深變化不以書也風雲魚鳥不足爲其巧變化不以法也善變化者動於呼吸捷於轉眄精神應於天地形見於此機發於彼聲燿於外實動於內如淵靜又如山立如振鞭又如絕弦彼爲吾敵耳目

心志靡一弗亂左右前後莫適爲備於是乎勇怯不能自持也遲速不能自主也分合不能自畫也勞逸不能自必也饑飽不能自計也攻守不能自設也去來不能自定也險阻弗能憑也技巧弗能施腹心弗能恃也顛倒宛轉以出入於變化之中而吾則翕張伸縮以制其死命忽而墨守(墨子善爲守備以守城)忽而輸攻(公輸子善爲攻具以攻城)忽而戰翼甲身忽而鶻落兎起我之用士如驅群羊其弄玩敵於掌股之中也如弄嬰兒而敵人視我則若雷霆若神明若天地之無窮豈非天下之至神至聖者乎此之謂奇兵此之謂長勝之兵也雖然我用奇矣敵獨無奇乎我能變敵亦與之爲變我能化敵亦與之爲化則奈何夫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待可勝者奇也不可勝者正之能出奇也立於不敗敵不能窮而猶非善之善也善之善者不戰而屈人之兵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兵折衝於樽俎而戰勝於廟堂也夫天誠陰陽並用乎然陽居大夏以主長養而陰常積於空虛無用之地則義不勝仁殺不勝生也無專言變化之奇矣

按此篇作法全在一神字發出變化無窮之妙而我之所以取勝者又在因之乎敵是作首以天地之陰陽變化爲喻次發我之取勝一因乎敵藴韓范胸中運孫吳掌上變化不測文亦入神

○ㄱ上智爲間必成大功　　天啓辛酉廣東武程

題旨

孫子嘗言明君必取人以成功是言爲間之人不可以不用然須上智之人以成大功又必明君賢相始然用上智之人上智者五間存乎一心變通不窮神明莫測此所以成大功者不在上智之爲間而在人能用上智以爲間

用兵有機運機在心。必心妙於神者而後可以運其機於不窮。制勝而無難矣。夫兵凶器也。用兵危事也。用至危之事於彼我以取勝。苟不執其機權。而徒以猛銳直前臨之。則策自我失。而敵人得握勝算。然而用兵之機妙於心也。通神於心。測之莫知其端。用之莫知其方。求之莫得其自。微乎微乎。至於無形。則機之運也神。事之成也易矣。不然泥於用間之迹。不得用間之心。不惟我不得以間彼。而彼反得以間我。則天下事去矣。甚矣兵家之妙在於此心。孫子以明君賢相。能以上智爲間。必成大功。正此意也。請申其說。夫聖人之妙。謂之用權。兵家之妙。謂之用間。因其鄉人而用之。有鄉間焉。因其官人而用之。有內間焉。因其敵間而用之。不謂之反間乎。爲誰於外。則無間名矣。反報於我則生間名矣。此五間者。索敵人之情。以知之於我。由我之知。以用之於敵。若兵家之不可無矣。然得敵人之情者。存乎用間。而用五間之妙。存乎一心。是心也。靈炯不昧。運動不測。妙應無方。鄉間有用也。則從而用之。時乎不可以鄉。則又有用於鄉之外者在也。內間可用也。則從而用之。時乎不可以內。則又有用於內之外者在也。因敵而用反間。時可反而反矣。若不可反。則又不拘於反也。爲誰而用死間。反報而用生間。可死可生。一心以運之。而又不拘於死。不拘於生也。辟之萬斛之舟。其機在於盈尺之舵。而所以運乎舵者心也。千鈞之弩。其機在乎方寸之括。而所以運乎括者心也。心以運間。以成事。信非上智不能用也。韋孝寬以金帛啗齊。而齊通書疏。是鄉間成矣。而所以成鄉間者。則本於韋孝寬之心也。

孝寬守玉壁高歡攻之不拔詐手書而段琛離間遭擒

越王以重賂結宰嚭。而得吳情實。是內間成矣。而所以成內間者。則本於越王之心也。

吳伐越越王句踐行成于吳重賂吳宰嚭卒而沼吳

陳平佯驚楚使。而離間范增。是反間行矣。非平心之智而間得行乎。

楚使至漢陳平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楚使因以惡草具項羽果疑范增而不用其言

酈生見烹於齊。而漢事成。

酈生說下齊蒯通勸韓信伐齊齊以酈生賣己而烹之

婁敬覘乎匈奴。而夷情得。

婁敬勸漢與匈奴和親

乃死生之間就矣。所以妙用於其間者。有其心也。殷之爰莘夏正。則大功成於殷矣。殷之所以興者。以伊摯在夏。伊摯之得用在於湯之心也。周之會朝清明。則大功成於周矣。周之所以興者。以呂牙在周。呂牙之得用在於武之心也。成大功本於君。非凡謂之君者皆可以成也。一本於君之明。其君之明。明以心也。成大功藉於將。非凡謂之將者皆可以成也。一藉於將之賢。其將之賢。賢以心也。孫子所謂非聖智莫能用間。微哉微哉。其旨深哉。君深於其謀。察乎其機。動於九天之上。潛於九地之下。雖不用乎間。而可以得乎常勝之功。淺衷薄識。徒讀古書。拘乎

故常雖日用乎間不惟無以得敵人之情反以墮於敵人之計鄉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我之心不能符鄉人之心則我之情因鄉而漏矣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我之心不能符官人之心則我之情因官而漏矣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我之心不能善其妙用則敵反得以間我矣死間者將以為誰生間者將以反報用之不得其道則敵人得以推我我之情反報於彼矣心之神明動而不括隨事以投其計乘時以用其術因人以運其畧整我部伍嚴我紀律使敵人畏而不敢犯可謂正間起其人龍奇以心膂使敵人之詐不得入可謂人間撫字三軍投醪挾纊使敵人不得率而攻我可謂實間修我戈矛固我城郭使

敵人戰不能勝攻不能取可謂勇間洽比與國日為脩好使敵人無抵其隙可謂隣間心有妙用不惟能用五間五間之外猶有間道存也無所術而不宜則無所往而不勝百千其事則百千其間矣然其妙也妙於心也故曰用兵有機運機在心成大功者信必明君賢將矣漢之武帝唐之太宗非明君乎衛霍之於漢李郭之於唐非賢將乎心妙於機機用於兵幕南空庭胡越一家人奴假子樂寬惲嚴名將至今而大功成於漢唐有由然也噫嘻善用兵者有運機之心若漢唐之君臣亦幾矣

按孫子言五間成功是在明君賢將善用之而已不善用間而反為間用功於何成此作援古証今綽有石畫

○○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萬曆乙卯浙魁陳爾珪

題旨　此題出孫武子之言欲人君善將將以成戰勝之功也蓋以將惟能故君不御惟君不御將故將能盡其能而取勝之權固在將而制勝之道亦在君也所謂閫以外將軍制之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斷皆不御之要也

善將將者簡能而任又不為遥制以掣其能而大將之功能始著夫以三軍之命社稷之重懸之一將匪能其誰任之而說者謂御庸將易御才將難彼挾不羈能如泛駕之馬（馬在軛上逸之而出）控掎其羈而堂皇之上不縻以名法按以簡書議以文墨將有委啣縱轡敗乃事耳噫是不然緊五丁之臂而責以任千鈞約叱潑之足而責以追風電究且與侏儒駑駘等而謂五丁不任（蜀人使五丁力士推石牛成道秦遂得伐之）叱潑（千里馬名能追奔電逐遺風）不驟然乎哉孫子曰

將能而君不御者勝解之者曰將能也故不御也無能之將視鼻息於政府稟意旨於中朝而左右之而前後之安得弗御此臆辭也善命將者推轂而遣鑿凶而出上自九天下至九地唯將軍任蓋能而將之豈不能而將之也必盡其能而謂能豈不盡其能而謂能也故任將猶任匠否也我謂彼能斵能削而任以宣王百畝宮及操繩運斤而曰必如何斵如何削公輸不攝指退乎任將猶任技巧也我謂彼能磨能礲而委以和氏萬鎰璞及剖珍劀琢而曰必如何磨如何礲長工不袖手退乎知此而何疑于能將且將亦烏見能乎攻闔閃倏先發制人是謂能戰知難左次堅壁自持（周亞夫兵擊七國中夜間變堅壁不起兵變自定）是謂能守運

于九天，潛于九地，而勝不先傳，是謂能謀。毋徇偏裨，毋摇衆心，而決勝閫中，是謂能斷。顧其可戰可守，時謀時斷，唯是臨敵設奇，乘機決策，而廟堂之上先授一旨，曰以某日戰，以某地守，何謀可營，何斷可決？是則監制在前，猜忌在後，樂毅所以隳下齊之功（樂毅爲燕昭王下齊七十餘城，于惠王立，爲讒反間，代以騎劫，爲田單火牛所破，悉還齊城），而武穆所以喪燕雲之績也（岳飛破金兀朮，幾抵黃龍府，秦檜以金牌詔班師而殺之），烏乎能？烏乎勝？故將將者以將爲能，而不自有其能，君不自有其能，而將始克盡其能。任之以事，毋苛責于事之外；期之以功，毋紲肘于功之先。未見所長，毋訝其怯；既見所長，毋議其專。堅壁唯將，疾趨唯將，而君不御，曰將固能爲張翕也。收保唯將，佯北唯將，而君不

御，曰將固能爲勇怯也。三鼓後從唯將，望旌視轍亦唯將（曹劌與魯莊公論戰曰：大國詐也，懼有伏焉，吾視其旗靡轍亂，故逐之），而君不御，曰將固能爲利鈍也。癥此朝食唯將，留後屯田亦唯將（趙充國請屯田金城，孔明請屯田五丈原），而君不御，曰將固能爲壯老也。腹心可託，子弟何必從軍；形迹無猜，謗書亦不啓篋（樂羊子伐中山，魏文侯示以謗書盈篋）。蓋反顧無文法之拘，一往有敵愾之氣，宮中無首尾之制，閫外亦不開功罪之疑，而將始得畢其能。勒石燕然（竇憲與匈奴戰稽落山，勒石燕然山以紀功），標名銅柱（馬援南征有功，漢光武標其名于銅柱），豈偶然哉？故將有能，而將將者亦有能。將以不自能爲能，而將將者以不御將能爲能。功成告廟，將曰社稷之福，大君之靈，臣何能之有？君曰固繄二三子之力，寔主將之能，寡人不

穀安所得御諸？古大將王臣一心以成大功，大率若此。嗟乎，拜表即行，危典午之祚（桓溫請帥兵伐蜀，拜表即行，師敗而晉典午之祚以危）；全軍不損，陷符秦之奔（秦苻堅以百萬雄師伐晉，爲謝玄三千兵破于淝水，見八公山草木皆爲晉兵）。是又倒柄在先，雖御無緣，施矣。至於趙括之庸（趙括奢子，徒讀父書），騎劫之瘖（釋前樂毅下齊句），御君縱能爲駕御，安所用之？然則悍將不能御，庸將不足御，御之一字，任將無一可者，而況能將乎哉？

按此題全在君不御上索意。不御非委其權于將也，正欲盡其能以取勝也。是篇首反言將不可不御，中引漢唐宋諸君皆以不御成功，所謂決勝于疆場者，固在將之能，而制勝于朝廷者，尤在君之不御將也。末結云將以不自勝爲能，君以不御將爲能，最得兵家勝算。

○○古者以仁為本　　辛未會試武場程

題旨此題出司馬兵法之言仁主于愛人古者帝王用兵無非以生道殺人故民雖死不怨殺者此用兵者以義之肅殺為用而以仁之慈愛為本也要之言古者所以見今之不然也然仁不廢兵善用兵者所以善用仁也

聖人之用兵非厲天下也以愛天下之心用之也天下不幸而至於用兵臨之以威武屈之以智力驅之戰鬬攻奪之事烏覩所謂愛民者哉然兵之設久矣所以誅奸蒐慝禁暴戢亂除萬民要害而立其命者也置之亡地所以保其存投之危地所以遺其安與天下同患是與天下同利也故聖人之兵動則必成舉則必克而不以為厲民也天下之民執干戈蹈白刃為之攻擊驅除而不以聖人為厲已也威加乎列國恩施乎四海遠邇

悅懷中外禔福而德澤久長皆聖人之兵之為也故曰以愛天下之心用之也兵家者流其言皆取予翕張權奇詭譎之用未有稱先王則古昔推本乎仁義者而司馬法能言之其曰古者以仁為本是也嗟夫世之不古久矣兵之用于不仁亦已久矣今執後世之兵以議聖人之仁無乃覩珉而疑玉食穅覈而譏稻粱者乎盍亦反其本已今夫天之道雷霆必擊蟄蟲乃出霜雪必壓句萌乃茁震耀殺僇之中而生有長養之意存焉于此見天心之至仁也易云一復見天地之心言肅殺之中生長寓焉何也聖人之愛民甚矣見其饑寒為之憂見其疾苦為之悲賞罰如加諸身賦斂如取諸已惕然若手足之傳體而惟恐戕之也閔焉若嬰兒之屬于懷而惟恐傷之也幽閒僻陋之岡鰥寡孤獨之人有一不被德承澤皆聖人之所痛也然天下固有負怙憑險恣睢涅虐徙厥其民虎爪能食人奈封豕其士貴爪其民而用之者矣彼其民內衢而悲曰曷為遺已也開門而待之淅米而備之曰奚為後我也喁喁然望聖人之仁之也聖人之愛民如彼而民之望之如此然後乃中之以九伐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移之以六師萬二千五百人為師明告諸侯以令于軍如曰取彼凶殘云耳非敵百姓也是故兵始出類上帝格于祖禡于社為民請命也兵至其郊不獵禾稼不燔積聚不毀土功惜民之財也不鼓不成列不擒二毛頭半白黑曰二毛左傳宋襄公不鼓不成列不擒二毛所以兵敗于楚逐奔不遠縱綏不及重賊民也不潛軍不留

衆師不越時不盡民之力也兵入其國都誅其罪人易其政顯其良臣恤其孤弱因民之欲也全師而返朝不易位賈不去肆農不輟耒不妨民之業也戢而後動動而不敢以逞豈聖人智不足力不贍哉凡以仁為本也故銜命者誅傣刃者死非貪殺也殺人所以安人也毀人之國拔人之城非務攻也攻其國所以愛其民也野無橫敵對無立國非好戰也戰所以止戰也由是強大者仗節卑悍者革心睥睨者寢謀奸僞者戢志孽孽不萌禍亂不作顛連困窮之民樂其生侯甸男衛之邦奉其職蚑行蠕動之類若其性雕題辮髮之氓率其化凡聖人之仁所以覆天下者則皆兵之為也後世之言兵則不然曰兵以智力勝

耳窮追而遠討足以立功未發而先至足以趨利陰其謀密其
機足以大得志于敵而聖人之仁始病矣夫差乘戰勝之威棲
越於會稽（夫差吳王闔廬子也發兵擊越敗越王于夫椒越王行成棲于會稽山）破齊于艾陵長晉
于黃池（吳虜齊高國以歸又會諸侯于黃池爲晉爭之長）勇非微也秦人權使其臣奴
使其民禽六王擴百奥快心句奴（秦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發匈奴收河南爲四十四縣築長城延袤萬餘里威振匈奴）力非弱也漢武席四世之富發七科之卒南誅
勁越北走強胡開十餘郡連兵于邊陲權非輕也然而吳以之
亡秦以之促漢以之虛耗何也聖人以愛民之道用之而後世
以厲民之道用之也彼其勞師遠攻屈力殫貨幣所恃以事無
用則徒有草菅其民已耳烏知聖人之本統哉吾觀黃帝有涿

鹿之戰堯有丹淵之師舜有三苗之征而不以其衰德湯有葛
伯之伐文王有密人之怒而不以其故貶王聖人之仁固如此
也奈何執後世之兵而議聖人之兵乎甚哉司馬氏之言得聖
人之本統也雖然天下固有行仁而弗效者矣宋襄以敗徐偃
以死永葉氏以滅國（宋襄徐偃永葉氏皆是假仁之名非真能以仁用兵者）何哉彼非行
仁之咎咎生于廢武而忘戰也聖人以武撥亂用仁持之以仁
立國用武維之故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明
不忘戰也彼闇于大較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
乃侵犯削弱而身與民交病矣烏在其爲仁故曰國雖大好戰
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至於忘戰而危是害仁之至也又

聖人所不道

按此題最重一仁字而古字亦字亦要體認親切是篇首又
言兵以殺人何以言仁即按論若古者人君能以不忍人之
心行不忍人之兵而用兵處皆本于心之仁中引秦皇漢武
等用兵不仁祇自取敗亡而已末言仁不廢武外武以言仁
則亦宋襄徐偃之仁未得根本之道也故欲用兵以愛民者
必本于仁而欲行仁以用兵者又必本于古

〇治氣治心治力治變　　癸酉兵部試葉元武卷

題旨（孫子言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

兵期於制勝善應敵者必先自勝而後能勝人何也兵以詭譎相尚智技相傾苟兩勝而互求勝者也不識趨避不察彼己而驁焉狂逞是自愚也奈何言勝果能窺敵觀變居已萬全（太公告武王曰帝王之兵以萬全取勝）而後伺敵之衰乘人之隙則氣可以懾強梗而敵氣奪矣心可以制黠寇而敵心屈矣以全力制人而天下之力者服以權變應敵而天下之變者阻譬之疾風掃葉而砥且潰之癰必無幸矣天下有橫敵哉嘗因是而知兵道之難也兩壘相望兩敵相俯白刃交而勝負分金戈麾而死生決所恃以制勝萬全而收功掌上者其機係於將也況將以一身膺閫外之寄（古人君推轂任將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其氣易熾其心易驕其力易逞而其變易撓者勝何容易哉且也兵情萬狀勝敗靡常豈恃血氣之勇而驕焉雄行以勝豈恃操慢之心而淫怒浪逞以勝又豈不察彼己不酌機宜而以綿力勝輕變勝哉嗚呼以斯求勝是無慮易敵也是輕躁寡謀也我未勝而敵先之也何也四治之道未講而自勝之謀未諳也惟善兵者周悉揣摩審時察勢先料敵而後制敵先自治而後治人是故兵以氣勝也而銳以惰不一其勢已氣未振敵氣未餒均不可也乃銳氣而避之之惰歸則擊之而氣斯治矣兵以心神也其治其亂彼我共之其靜其譁在在有之我未治而幸人之亂我未靜而乘彼之譁均非也必先理吾戎務以待其亂安吾卒伍以待其譁而心斯治矣至於近佚而飽兵爲有餘途勞而饑兵爲不足何使有餘在敵乎故寧居近以待遠居佚以待勞居飽以待饑則全力在我矣非治力乎正正堂堂紀律之兵也兵有紀律敢輕犯乎故不邀正正之旗非懦也應變之方也無擊堂堂之陣非怯也達權之妙也非治變乎夫惟治氣則勇氣可以凌紫霄而敵氣塞矣惟治心則甲兵在胸臆（范仲淹備邊虜人相戒曰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而敵心靡矣惟治力而治變則以有餘而應不足以智衍而避兵鋒敵力摧而應變裁矣將見焱拉雷駭驚沙坐飛[illegible]雲屯魚麗之威以樹鋒屯白虎陣掩青龍而搴旗斬將之勳以成斯之謂自治之兵也斯之謂自勝之兵也不然狂馳驁舉而彼已未諳進退非宜何異倒持太阿（太阿劍名一名龍泉言人君失權曰太阿倒持）而授人以柄哉故曰先于自勝而後能勝人意在此乎雖然心涵萬變而氣也力也變也皆運自心中者也不先治心何以應叢脞而禦紛紜必神吾淵蘊擴吾真詮雖兵道千蹊萬徑敵情詭誑譸張惟一心以參伍之自然作吾之氣扼敵之氣又使敵不能避吾銳擊吾情養吾之力摧敵之力又使敵不能窺吾力之盛衰巧於應變而又使敵不識吾變化之妙將見萬舉萬全百戰百勝（孫武子武經七）

天時占驗奇門遁甲小引

從來陰陽術數家趨吉避凶。乃英雄豪傑所以仰觀天文者此也。至遁甲三奇經。祖風后。力牧之書。黃石公授之張孺子。迄今其書猶傳。近代人莫能用。遂夷爲怪異。不經恧。是不然。天垂象示吉凶。人順天爲進止。烏可不信哉。如奇門遁甲。特無人能會其辭。無人能運其神。似乎不經。人道也。然則木牛流馬之制。八陣六花之圖。其說至今存。亦以爲其法不能用。遂謂其說不足信耶。嘗攷之六經。則曰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是見于禮記者可據也。其曰吉日維戊。又曰吉日庚午。是見于詩經者可據也。至于先甲後庚。巳日乃孚。則係于易辭者。又可據也。且春秋於列國之戰。必謹大事時日。則奇門遁甲。正以占驗天時。信非幻也。雖然天時以人事爲先。鵲知太歲。燕避戊巳。安可謂無甲子。興周往亡。破蔡安可謂有。主將誠得道多助。卽焚龜投策。天時不問可也。如必以遁甲爲奇。則京房郭璞徒足以殺身而已。

練軍僉事徐光啓識

天時占驗上卷目錄

○占天色　占天色爻象　占天鼓　占天降物
○太陽占　日旁雲氣　日食　日食爻象兼珥
○占日暈　太陰占　隨月月食　月食爻象兼珥
○占月暈　占日月俱食及食入二十八宿
○占五星　占星變　占太白星犯二十八宿
○占妖星十三條　占天風　占旋風
○占六甲旬中風勢　占每年每月朔望四方雲
○占遁年每月平明雲　占雲色　占雲所如
○占六十甲子風雲氣候　占十二支有雷
○占十二支有雹　占霧　占虹
○占雨　占氣象　占地動八卦方
○占終歲地動　占十二支地動
○占地裂　占地陷　占地生毛虫等物
○占地氣　占地鳴其下如積如雷崩數聲
○占河津枯滲　占氷凍
○占樹木花艸不依時開壞　占飛禽
○占走獸　占鱗虫等類　卜晴占　明時占

天時占驗　卷目錄終

新鍥行兵占驗天時韜畧世法卷上

天時之說家不足信今不錄

溫陵 靖峰甫 纂輯

金陵 茂勳甫 訂正

占天色

每年立春後正二三月天色晴朗其年國內豐 天赤色年內旱 天白色兵疫 天黃色外國有謀 天黑色賢才挺生世道亨泰

立夏後四五六月天色晴朗秋冬熟暗人災 天黃色六旬內民疫 天白色年內稔 天黑色木傷 天赤色帝王凶

立秋後七八九月天色青十旬兵起暗世泰 天黃色十旬外夷來貢 天白色秋冬 天黑色兵亂國亡

新鍥世法 上卷占天時 一

立冬後十十一十二月天色晴朗大暖昏暗年豐 天黃色少雨雪 天赤色赤少雨雪 天白色冷凍

占天色又象

天色懞懞慘慘如雨降百日內兵起 懞懞似土日月失明防外兵至 慘慘

日月無光天子有憂四方兵起 碧碧似灰有暴風四起 黑暗小雨主客退兵不退大將凶兵

還晴朗對陣彼此兩全 陰晦兼風雨左右必有奸謀 天色陰而不雨四方塵

生大將失時士卒散 如血凶多戰 潑雨四方晴朗並無寸雲蔽空多日變失位

風雲盤旋雷吼雨降先舉兵者勝

占天鼓空中無雲條如鼓響者名天鼓或大昏地暗忽鳴空中如鼓響者亦是天鼓

正月鳴天子有德萬民領化 二月鳴國無救宥不清萬民 三月鳴隨意禁刑不依正法 四月鳴

萬民多瘁 五月鳴不孝之人橫死 六月鳴世太人樂 七月鳴四處謠言起 八月鳴當境災生

九月鳴澇 十月鳴人民多難土法不正 十一月鳴人饑 十二月鳴大臣謀位世界反覆

占天降物不論年月日隨所降而占之

天降瑞物必有聖明天子出 系雨國內金枝玉葉盛 諸銅鐵神仙現本處 石頭年內出妖

怪 黑雲失收王兵荒

晉元帝大興二年八月戊戌天鳴東南有聲如角風水相撲

京房曰天有聲王憂三年十月壬辰天又鳴甲午止其後王

師敗績○劉向曰春秋之前天鳴地折災咎並臻其王不知

警懼終于禍之災此皆亂國之所生又曰天裂陽不足地

動陰有餘武密曰天裂者王地欲分裂五行傳曰天鳴有聲

韜畧世法 上卷占天時 二

兵象旁形

太陽占

二日出君亂 三日出君失位 衆日天下裂 夜日天下危起水發 兵 日邊有二虹

抱大凶四虹貫臣謀國王 日中分國喪兵起有恐怖事 日色赤莫戰雲廣二丈兵起 左右有白 且戴

國有喜戴從處擊之勝 上下有背兵止 四背名曰四害有內亂 有黑雲如虹貫

月國城客勝 當午而員民安物阜 內紫外黑君出令國泰民安 黑色經時不散者

君灾 交如連環兩軍相爭

日旁雲氣

日邊雲氣近日黃潤皆為吉祥○日旁有赤雲如相交其下不

宜先起兵○日旁有青氣在上下者吉可出軍○日明光大傍

有雲氣經抱者（孝經援神契曰黃氣抱日氣曲向日爲抱當鄰國臣佐助來降）○日有一珥者
李淳風曰爲喜兩軍相當軍欲和解所臨者喜○日下有氣如
箭如弓外向軍出勇力○日有二貫入守日（孝經雌雄圖曰王外國人來降）○
日有戴氣者（瑞氣圖曰人君德至於天則日有戴氣戴有德也國皆善）○日有纓氣者謂氣
小而在日下曲向由者爲纓（晉書天文志日得地爲喜）○日有負氣者謂氣
小如半暈狀在日上爲負（晉書天文志日負地爲喜）○日有夾氣者謂氣如
半暈在日下名曰承氣（晉書天文志曰承者臣承君之象也）○日下有黃氣三重
若抱名曰禍人王有喜得地（天文志論曰赤氣如席抱日爲大戰白氣如席王有萬人交戰）
○黑氣如龍來日傍及如人臥背日旁者其下有叛臣○白虹
貫日其下其有謀亂者亦氣尤甚○氣如青蛇貫日主疾疫○

氣如白蛇貫日主起兵○氣如黃蛇貫日主有交兵○氣如黑
蛇貫日主有雨水○氣如人頭旌旗皆主有兵流血○氣如青
龍守日主有謀○氣如馬守日主苦戰有兵傷○日出日入有
黑氣貫之小出三日有暴雨日中有雲如人伏主有叛臣○日
旁有赤雲曲如車輪此名曰日拔其下有兵亡地○赤氣如十
守日主有兵起○日下有氣如人垂衣主有天子之氣○日旁
有氣如蛇其下有賊可防之○日旁有氣相交穿貫於日主將
不利而破軍者○日旁雲如赤烏啄日主兵起○日下漠漠氣
如車馬馳馬之狀其下有破軍○日下有雲如虎蹲者大將爆
○日旁有赤氣如冬木者主有兵起客勝○青雲扶日者其分

野臣下有謀○白雲廣二尺在日左右其分野有兵起主國憂
○赤雲扶日其下有兵起失地赤雲掩日其下戰亡地○日上
下有黑氣如蛟龍者主風雨○日出有黑氣如隅主其下有兵
有雨即解之○日始雲有雲如尾蓋者天必雨○日出沒時有
黑氣橫截之主驚恐三日內有雨即解○日旁有赤雲兩端尖
銳其下不宜先舉兵○日旁赤氣如雄鷄在日上不出三月其
下分野有兵起○日旁赤氣白氣黃氣刺日其分野有兵起○
日下有雲如青馬赤馬者主敵人相謀宜警備之○日下有赤
雲如鳥夾日而非主其野分憂○日下有氣在日旁去疾者軍
無功停半日者小勝終日者主人勝○日下有赤雲如虹與日

俱出者主所臨國分野有兵起○日旁暈氣（井德用日暈朝日無風雨主兵日暈而珥主有謀軍在外）○日有文暈貫日者其下軍破將亡○日有交暈抱
日有爭暈者先衰後盛者敗○日暈有氣如人居暈中不出三
日寇入城○日暈不合有雲有雲如人在暈外似相就者不勝（京房曰日暈有兵在外者客勝日暈而斷有兵起）
○日有黃暈主風雨國安○日有黑
氣暈災在用事臣○日兩旁飛暈不合主謀不成○日上有半
暈如門益有人欲請和親者○日有半暈兩角如尖銳者有戰
必勝○日半暈再車生國民審恩年歲大和○日有青暈再重
其下有兵穀貴○日有赤暈再重其災在下所見之國主憂旱
多盜○日有黃暈再重其災歲中兵起○日有白暈再重所見

之國多風雨百姓不安者有兵穀貴○日有黑暈再重不出三年其下大小萬民流散○日暈有赤暈雲如車輪凹向日爲內掾內臣叛其主曲背向日爲外提外臣叛其主○日暈有聚雲如毛羽臨日不去其下國有憂孝經雌雄圖日日暈庚辛將軍不利○日暈中見馬軍敗期三年日暈有三直氣有謀者不成○日暈有聚雲在外不去者主兵起又云聚雲在外不出三日圍城○日暈有赤氣如戰臨之其下兵起高宗占日日有方暈二皆將敗民散○日暈氣如蛇大軍憂○日暈三重主兵起有赤雲貫之其下失地○日暈四重敗於野其下有叛臣一日攻地圍邑不拔軍敗○日暈五重不出一年主兵○日暈六重其

下國失政憂兵○日暈七重主戎狄强盛○日暈八重民亂軍憂○日暈九重主歲荒戎人交侵○日暈十重主天下喪亂不期年大凶○日並出○日鬬○日隕地○日中見烏武密曰兩日並出天下用兵無道者亡又日兩軍相當數日並出有大戰拔城又日兩日相鬬其下國亂若日隕地其下失政日中見烏主其下國分離若是三足烏見其地受映出軍過而見之軍敗績○日中黑氣河圖占日日中黑氣日薄也其說日死日蝕皆於晦朔日爲日薄雖非日月宿時陰氣益掩日光也京房易傳日天不順茲爲逆厥異黑者陰也臣不掩君惡令不見百姓惡君則有此變○日無光○日赤色甘德日日失光所臨之國不昌又主臣逆君又云日無光晝昏到暮不鮮有大水京房易傳日日出東二竿停七無光日日病日未入西方二竿停七無光日日沒占云日病日沒其地分亡侯災又日奸臣盛則日晝昧○日赤如赭色主大將軍野戰武密曰赤日如血主其下君憂臣背災禽盜賊並起感精符日月赤如火炭主兵急考異郵日日有赤足則其國謀叛○日夜出○日生

牙白虹貫日晉武帝大康元年正月巳丑朔白氣貫日占云君道失明丑爲牛牛主吳越分是時吳主孫晧暴虐至四月降晉日生牙屢古占日主賊臣欲相殘害白虹貫日天文志日主諸侯有叛白氣貫日主其下君憂

日中黑子

日蝕者從兩缺若中央黑名日黑子日蝕者陰氣盛陽不克也裴氏占日日蝕而出軍者重傷亡後有疾病有軍必戰○日蝕而從中者內有伏謀赤色則謀者上青色則其事成色黃則謀者誅色白則其事覺色黑則逆謀成李淳風占日日始出而食主有兵失地○日午時巳後蝕者有兵兵罷

日蝕而暈珥白雲來去掩映主兵起日蝕而旁有雲似兔如鹿守之者不出年主分野兵起凡秋有日蝕者兵戰客勝八月日蝕主兵起京房占日若十二月蝕主有兵○日蝕既夷兵起當嚴號令以正其災日以甲乙見有二珥四珥而蝕有白雲從中出主兵以丙丁見有二珥四珥而蝕有黑雲從中出主兵起疾疫日以戊巳見有二珥四珥而蝕有青雲從中出主兵起國危

太陰占

月有暈氣不出百日人主有憂○月終歲不暈主天下偃兵隣國來和○月下有氣如人相隨者是謂惡成其下分野侯王主之○月中有如人行者有兩主爭客勝○有赤雲黑雲相交臨

月當其國有亡軍月旁有白雲大如蓋低月者期六十日外欲
戰破軍死將○若月旁多赤雲如八繫大戰多白爲兵多黑爲
兵敗○月旁有白雲一黑雲二蒼雲三其大如厚布抵月貫月
圍城拔邑○月始生而復沒者亂○月傍各一星有君軍在外
者敗○月生爪其下畢憂河圖帝覽嬉日月有兩珥國喜兵有外勝○月有四珥主
喜○月大而無光其城不降月小而無光其城降○月始出時
有雲居其中似禽獸伏甲乙日見東方受其害丙丁日見南方
受其害戊己日見中央受其害庚辛日見西方受其害壬癸日
見北方受其害天文總論曰月晦無光是謂大盈兵下有兵王者以德令除之死咎○星入月中
其下起兵破軍殺將武密日白虹貫月大兵將起王野戰春秋運斗樞日月暈芒刺國昏亂其地歸春秋
瑞客世法　上卷占天時
日月赤足臣有過考異郵曰諸侯謀叛則月生足高宗占曰月晝明陰國兵強
珥背璚河圖帝覽嬉曰月暈而珥六七日兵起不暈而珥有喜兵在外亦喜
月珥青赤有兵黃有喜白有喪黑失地皆期以三年○月不暈
而有四璚者臣下有謀不成高宗占曰月有兩珥三珥王國亂荊州占曰月昏而珥者有半喜夜
中而珥者有遷地有失○月珥且戴不出百日主喜李淳風日月有抱珥在暈外赤者外人勝武密
日月有白珥其下城降春秋感精符日月有背璚臣下弛縱欲相殘賊恐
月暈淳風日經歲不暈天下平河圖帝覽嬉日暈兩重大風起暈三重王兵暈四重其下亡國五重貴女憂六
重其國失政七重其下易王八重其下國占九重其下起兵流血亡地
月暈有蜺雲垂之有戰從蜺所[illegible]者大勝○月暈有雲如厚布
若三若四貫月者以戰勿[illegible]荊州占日孟月十一日仲月八日季月九日如

常月有暈若不暈不出三日主暴風雨○一月五暈至九暈者失地○月暈如連
環有白虹於外不及月者主女人陰謀○月暈有雲橫貫之起
兵者勝○月暈三重赤雲貫之其下國亡○月暈有光主兵降
高宗占日月交暈赤光其國不二年遇兵○月暈多白氣從外入城攻城拔得大將
○月暈再重背在外者私成於外背在內者私成於內○月暈
不合外若兩背璚外有謀不成[illegible]軍在外月暈者主戰勝一白尤起兵者戰勝○月
春暈歲星夏暈熒惑秋暈太白冬暈辰星四季暈填星皆主其
下有兵○月暈五星各以分野言之五星色不明主勝五星色
明客勝
審冥世法　二卷占天時　八
月蝕河圖帝覽嬉日所宿國其下有大戰拔城
兵在內而月蝕者其主受殃○兵未起而月暈者所當之國兵
戰不勝○月滿而蝕者兩國相當若無兵主將死於野○月蝕
從上始謂之失道國君當之月蝕從旁始謂之失令相臣當之
月蝕從下始謂之失法將軍當之○月春蝕東方夏蝕南方秋
蝕西方冬蝕北方其下軍憂○月犯熒惑而蝕者其下被侵亡
地大將憂近一年遠三年夏氏占日月蝕出軍所傷後白夫地○月蝕東方其月
惡風至月蝕四方主兵利荊州占日月蝕有大戰破軍死將拔邑亡地○月蝕不盡
軍破將憂○月蝕青色五穀貴○月蝕赤色宜利客兵不出一
年○月蝕黃色有立諸侯國王者○月蝕白色其國失地或有
喪月蝕盡者糴貴各以其下宿國占之○月已蝕而貴者爲憂

○月已蝕而赤者爲兵○月已蝕而黃者爲財○月已蝕而白者爲喪○月已蝕而黑者爲水○月秋蝕西方起兵○月犯歲星而蝕者天下大戰○月暈太白而蝕者其國兵強若戰大將有亡（經曰月犯真星而蝕者亡將亡功武密占日軍在外月蝕自下而上者將軍當之）○月蝕而鬭有軍必戰無軍兵起隨所蝕戰利○兩月並蝕天下亂○月蝕有氣從外來入月中者主憂氣從東出者客憂氣從南行南軍憂東西北亦然氣所向者敗○月蝕後三日有雨則事解○月蝕者彗星入月者其下有兵

陵犯離占

月犯歲星其宿國飢民流主遷兵（晉書曰月蝕歲星其宿國有兵叛逆之象）○月與歲星同宿而蝕粟貴○月犯熒惑（巫咸曰熒惑與月同光月）○月蝕有叛民飢○月犯熒惑小戰（河圖帝覽嬉曰月中憂在內非兵乃盜熒惑入）○熒惑入月中有兵以戰不勝（京房易傳曰月與熒惑會其宿國主死海中占日月與熒惑合其宿同亂起兵）○月犯熒惑戰勝之國大將死○月蝕熒惑其師破敗（天官書曰月蝕熒惑其國地亂○）月犯填星（巫咸曰填星與月同光其月月蝕若星徙其下亡地荊州占日月與填星合其下國飢先舉事者敗）○月暈填星不明主勝星明客勝（天文志曰月蝕填星民流千里高宗占日月暈填星所在之國兵起不勝河圖帝覽嬉曰月暈填星所守之國有德）

月犯太白

太白與月合其分野主憂兵○月犯太白天下民靡散○月戴太白有卒兵明五日○入月三日太白失行而居月北兵戰不

占日月俱食及食入二十八宿

日月俱食（主國喪人亡有血流不安之兆君臣大亂）日月俱出有暈者（兵戰不合而罷）日月入角宮食（鄭國不寧日食角間亂臣在宮）亢宮食（國君有憂事）氐宮食（后妃惡儲嗣危）房宮食（大臣專權王者失政）日月入尾宮食（貴人有刑）女宮食（國有憂）室宮食（日則王者自征月則年飢）壁宮食（日則天子事封禪月則大臣亡喪）奎宮食（日則天子不安月則大臣有憂）婁宮食（日則祀神不享月則國有喪）胃宮食（日則郊祀有咎月則皇后有憂）昴宮食（日則良其野殃）日月食畢宮（日則黜將有罪）觜宮食（日則臣弒君月則臣枉死）參宮食（日則大臣相謀兵起月則人飢）軫宮食（日則大臣憂月則皇后憂）

占五星

歲星東方春木（盈縮失次其國有憂不可舉事用兵）熒惑南方夏火（出則有兵入則兵散芒角動搖變動擢殃愈甚）填星中央季夏土（盈則侯王不寧縮則有軍利居宿不移國有厚福）太白西方秋金（行以進退見伏候行兵狀出西方失行夷狄敗出東方失行中國敗若經天人衆流亡晝見與日爭明強國弱小國強者主昌）辰星北方冬水（見則主刑主燕趙以北宰相之象亦爲殺伐之氣戰鬪象）

占星變

天掊星（本類彗星末銳長四丈或出東方主奮爭）蚩尤旗星（類彗而曲其色上黃下白所見之方下有兵大起）國皇星（大而赤類南極老人星去地三丈如炬焰主內寇外兵起）照明星（形如三尺机上有九彗上向机大出則有一等星火色白主兵變）司危星（如太白有角出西方其下主兵衡不利）天讒星（如彗出西北如劍長四丈見則兵起）五殘星（狀類辰星見則兵起爲毀敗之兆）六賊星（出正南方色赤有光其下主兵見則大不利）長庚星（如一疋布著天見兵起）枉矢星（形類流星色黑蛇行有毛角長數丈見則主謀反兵合）天狗星（狀如狗奔色黃有聲墮則光焰衝天主侯兵討賊破軍殺將之兆）營頭星（有雲如壞山墮所墮其下覆軍）

勝○秋冬入月三日太白出西方居月北者强居月南者弱○入月三日剌太白陽太邑援陰小邑驅掠出南方為陽北方為陰天文錄曰太白與月同光其月月蝕其下有兵荊州占曰月與太白皆出有城守不宜便城守吉○太白蝕月[illegible]王將死○月暈太白星入暈月中者星色不明則客散星色明而有角客勝○太白與月並明王大戰相去五寸有城拔二寸憂兵○月犯太白海中占曰太白居月中無光名曰蝕太白强國君死○太白有光名太白蝕月臣叛王期三年○太白出月右陰國有謀太白出月左陽國有謀天官書曰月犯太白强國以戰敗郗明曰相去五寸天下憂兵又曰太白入月中國失政河圖帝覽嬉曰月犯太白強侯作難戰不勝○太白貫月期不出六年國有兵戰敗亡地○月暈太白其野受兵戰不勝所守之國兵起○太白入

月中將軍死臣謀王不成又曰有內惡戰不勝○月犯列星河圖帝覽嬉曰列星貫月陰國可伐甘德曰月犯列宿其國受兵荊州占曰月犯列星其下有兵○月蝕列星不見者國亡京房妖異占曰月中有星天下盜賊星多者盜賊多荊州占者列星居月中不見其國亂其國以二十八宿分爲十二分野而言之

占隨月月食

正月內有食秦地大旱二月內月食趙地兵起三月內月食衛地兵起四月內月食周地人疫五月內月食趙地兵起西北傷人民六月內月食臣謀君不遂人亂七月內月食宋地起兵八月內月食楚地兵起十月內月食韓地兵起十一月內月食晉地兵起十二月內月食周地兵起月食八分在外强兵欲逐須當戰場忽然食盡城亦亡將死郊荒

流餘十里客星非其常有偶見于天此天皇大帝之使以告禁或見而變色芒角必有誅殺之兆其所在分野各有兵起其下破軍殺將傷城陷邑流星自上而降门流匕星所墜有芒有声其下有兵墜而變大有發謀事起或墜城內宮壘之中者軍旅敗散之象流星犯太歲其地辱王流星犯熒惑鄰國有奸謀之意流星犯填星外邦有姦人入國流星犯太白其分野軍弱無兵起兵白無光其軍師必有憂太飛星下自而勝上曰飛星或大如缶或大如斗其所從者多死亡奔星有大流星日奔其星所墜其下有大兵隕星星隕而雨有聲兵亂起彗星一俗謂掃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或一日一人見則兵起兩軍對壘隨彗者所指擊之者勝孛星惡氣所生爲亂兵以分野言之主兵災

辰星占

辰星與太白不相近出西方二十日至三十日不入西方北國有兵○辰星與太白相近三四尺於西方二十日至三十日有

軍戰辰星相去遠不戰○辰星隨太白於東方天下無兵兵起期六十日○太白出辰星北客利太白出辰星南主人利若併出東利以西伐東軍勝若出西方利以東伐西軍勝○太白辰星俱出東方太白先出辰星後出辰星上過太白而去其下有臣背不出一年○辰星過太白間可容劍小戰客勝居太白前主旬三日軍罷若出太白左小戰歷太白右有數萬人戰主人吏死○辰星來抵太白不去將死有旗出上破軍殺將客勝○太白出東方辰星居其前而不去十五日若二十日而入陰國兵威不大戰客去兵罷○辰星出西方居太白前十五日而入陽國天下有兵○辰星在西方居太白前辰星皆而兵罷一云

天下無兵○辰星在東方居太白前利主○辰星與太白俱在西方居太白前相近其間可容劍在西北陰國有兵在西南陽國有兵○太白辰星在西南南國之事在西北北國之事在西中則中國之事○太白辰星相遇太白迫之主人不利○太白出辰星之右居其前主人利○辰星入太白中五日而出破軍殺將客勝不出客亡地三百里視旗所指以命破軍○辰星太白會爲兵爲變詐○辰星隨太白於西方環繞若抵太白居西北則陰國兵起居西南則陽國兵起期半年○太白自暈天下有赦有兵有喜不出二十日其國失兵○辰星自暈有兵有水○太白辰星俱暈而又雲掩熒惑必有覆軍死將

二十八宿占

東方七宿七十四度

角宿二星十二度爲天關其內天庭黃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左爲天田主刑右爲將主兵○月暈左角主兵左將軍憂○月暈右角主兵右將軍憂○填星犯左角大戰○太白犯左角不可戰

亢宿四星九度半天子內朝也○月守亢外有兵革之事○歲星凌犯有小兵○熒惑入亢主兵○太白入亢主遣兵

氐宿四星十六度王者之宿宮也○太白入氐主兵疲辰宿守氐主兵

房宿四星五度爲明堂天子布政之宮其四星四輔也下一星上將次星次將第三星次相上星上相中間爲天門黃道之所經○歲星太白守犯將星擾

心宿三星五度天王正位中星曰明堂爲大辰主天下賞罰○熒惑太白凌犯戰不勝○填星守光明亦黃主慶賜之事

尾宿九星十七度后妃之府○歲星守犯主旱○太白犯之人民不安

箕宿四星十度後宮妃后之府也○月從箕星多風雨民主客蠻夷胡貊故蠻胡將動必先占此○月并歲星犯守穀貴

北方七宿九十七度半二十五分

斗宿六星二十三度丞相大宰之位亦主兵一曰天機南二星天樓庫也天梁也北二星天府庭也○月凌犯占風雨之變○太白辰星犯守有兵○填星犯守臣下不軌

牛宿六星七度天之關梁一曰天鼓又上一星主道路次星主關梁次二星主南粤動搖變色則占之○填星居宿度三十日以上天下和平四夷來服○太白入主兵革

女宿四星十一度主婦之卑者太白犯之布帛貴亦主兵

虛宿二星十度二十五分半主北方城邑廟堂○日暈齊地主兵○月暈主兵○日月蝕軍旅饑○歲星入齊地饑

危宿三星十八度

室宿二星十七度爲軍旅糧之府主二事一星爲官一星爲三軍之廩故置羽林之衛無芒角不動天下安○離宮六星在側日蝕衛地有憂○月蝕民之食○月暈蠻夷來○熒惑逆行凌犯臣下有誅主兵起○填星主關梁不通斧越用

壁宿二星九度主文章○日暈風雨生生大水

西方七宿八十二度半少

奎宿十六星十七度天之武庫一日天象又日封豕所以禁暴横主溝瀆○歳星守之北一秋懐服○熒惑填星入命

婁宿三星十三度大爲天獄○月暈所守犯有兵在外不戰○日食魯地○歳星守之天下安○熒惑守犯主兵起

胃宿三星十四度大天之藏庫主倉廩五谷府也一日主誅捕殺○日暈年穀不熟○月蝕將軍憂○月犯之趙地兵○歳星犯之五谷不實○熒惑守之旱飢○填星留舍三月客軍必敗○太白犯之兵起○辰星犯之吉

昴宿七星十一度天耳也主西方畢昴間爲天街黃道之所經○七星皆黄兵大起星動若跳躍胡兵起○日暈陰國胡主死○日食臣下憂○月犯將軍死胡不安○歳星乘昴出北陰國有憂胡主死○熒惑主犯胡人主疲○填星守犯國安○太白守犯趙地旱○辰星主疲

畢宿八星十六度其星太白天高主邊兵日月暈蝕五星守犯主陰國憂胡主死

觜宿三星二度爲軍之候行軍之府藏也主師旅收歛萬物○日暈陰國弱夷狄多疾疫○日蝕邊兵憂月犯主小戰○歳星熒惑填星辰星守犯魏地兵起

參宿十星九度少一日參伐一日鈇鉞主斬刈所以斬伐萬物助陰也○熒惑犯之兵火○填星太白辰星犯之主兵

南方七宿一百一十度大

井宿八星三十度天之南門黃道之所經天之亭候主水衡法令所取平也王者用法平則明而端列鉞一星附井之前主伺淫奢不欲其明明與井齊鈇斧用○月暈主風雨日蝕秦地內

○月蝕年谷不登○月犯之斧鉞用○歳星大白犯守主秦地兵○辰星入井在外星進主兵星退守井若角動色赤主兵黑主水黄門主喜○五星犯井鉞亦爲兵災

鬼宿五星二度大天目也主視明察奸謀東北星主積布帛西南星主積金玉隨變占之中央爲積尸一日鈇鑕主誅斬○鬼星明大五穀不成不成則民流鑕散欲其忽忽不明明則起兵○日蝕月暈秦地有兵犯貴人民憂○填星熒惑犯之斧鑕用○太白辰星守犯吏兵起犯積尸貴臣憂

柳宿八星十四度少天之厨宰文主雲雨○日暈主兵○月暈周地不安○填星守犯周地旱○太白辰星守犯主兵

星宿七星七度一名天鄰主兵急盜賊星明王道昌○月暈周地憂○月蝕其地飢○月犯守兵在外戰主民飢○歲星守犯主盜賊起

張宿六星十八度主珍寶宗廟天厨及賞賚之事○日暈將軍憂○辰星入内外兵起○熒惑填星太白守犯主兵起○辰星主水

翼宿二十二星十九度少天之樂府又主夷狄遠客負海之賓星明大則禮樂興四夷來動則夷狄使來離徙則天下舉兵○月暈主士卒逃逝○熒惑太白辰星守兵起

諸星占

大角一星在攝提間赤爲兵○梗河三星在帝座北天矛也主矛鋒以備不虞一日天鋒主胡兵○招搖一星在梗河北主胡兵占其星芒角變動則主兵革○天門二星在左角南不見則大兵至○日暈天門關梁不通兵起○庫樓十星在角宿南爲天庫之府其六大星庫也南四星褸也南四星樓也旁十五星二三而聚者在也中央四小星衡星明大芒角雲氣流光客星守犯則兵起○折威七星在亢南主斷軍獄○月犯折威邊將有棄叛陣○車三星在氐南天之革車也○金火守犯兵革爲野騎○官二十七星在氐宿南天子宿衛騎士之象○五星守犯主兵○騎陣將軍一星騎將也○車騎三星在騎官南總車騎之將主部陣行列○四咸四星在房宿北東咸四星在心宿北月日五星之道也○月犯東西咸有陰謀事五星犯有兵起○積卒十二星在房宿西南五營軍士之象○五星入守天下兵起○月犯天江有兵强河津不通○天鷄二星在狗國北金火入守兵大起○狗國四星在建星東主三韓鮮卑烏桓玁狁之屬○五星守犯狗國外夷有憂○火守東夷兵起○左右旗九星在牽牛北天之鼓旗爲旌表主設險偵知敵謀○天壘地十三星形如貫索在哭泣南主鬼方北夷丁零匈奴類所以候興敗存亡○斧越三星在八魁西北主行誅拒難斬伐姦謀星欲不明若明動皆爲斧越用○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星西南主

北方蕃落亦主候兵壘○壁陣十二星在壁宿南是羽林之垣壘主天軍營陣伍星入壘壁陣大兵起○羽林四十五星三三而聚散在壘壁之南主天軍營陣翊衛之象○月犯羽林軍干起○五星入羽林關梁不通兵起○大將軍十一星在婁宿中央大星天之大將也外星吏士也動搖主兵起旗直揚者隨所擊勝○左右更五星在婁宿西秦爵名也主收師之官牧養牛馬之屬○金火犯守左右更山澤有兵起○天街二星在昴畢間爲陰陽之所分○月犯天街兵塞道路○金火犯守兵起○參旗九星在參宿西天弓也主弓弩之候如弓張則兵起旗星偃曲也○五星犯參旗主兵起弓弩用○狼一星在參東南爲野

將主侵掠○孤天九星東南天方也主行陰謀以備盜賊常爲
天一而向狼○凡諸星不言兵者不具之皆以星名所主占之雲
氣彗孛○客星流星有干犯諸星以其五色星名分野之其禍
福

星變占瑞星四條

景星 傳曰景星者德景也符瑞圖曰景星者大星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巫咸曰景星者其國昌其才出

隋開皇元年十一月己巳有流星如炬火燭地占曰流星有
聲者名曰天保

周伯星 晉書曰周伯星黃色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含譽星 孝經援神契曰含譽光耀以彗其國喜則含譽射之蠻夷奉貢則含譽射之○天保星 晉書曰天保星者流星之類有音如炬火下野雉鳴天保也所墮之國有福祿世法 吉所墮之處其國有喜後九年陳平天下一統

妖星十三條

天棓星 傳曰天棓一名覺星本類彗星末銳長四丈或出東北方主奮爭○通斗樞曰彗星出東方名天棓○耳德曰
天棓出其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必有戰軍拔城○天官書
曰歲星失次進而東北三尺主天棓長四尺餘主銳鉞動○蚩
尤旗星 傳曰蚩尤旗類彗而後曲象旗或曰赤雲獨見或曰其色上黃下白所見之方下有兵大起○天官書曰蚩尤
旗見則王者討罰四方○孟康曰蚩尤旗者熒惑之精也

唐中宗景龍二年七月有赤氣亘天其光燭地經三日不見
占曰蚩尤旗也主暴兵十一月庚辛突厥首領娑葛犯塞

國皇星 國皇大而赤類南極老人星或曰去地三尺如炬火去內寇內難或曰其下兵起兵強或曰內外有兵○春秋
考異郵曰國皇 天官書曰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
見東南西起○昭明星 乍下所出國起兵多變○孟康曰昭

明星形如三尺机机上有九彗上向熒惑之積也○司危星 天官書曰司危如太白有角或曰出西方之野星去
地可六丈大而白司危出其下主兵衡不利
○孟康曰星大而有毛兩角熒惑之積也○天讒星 巫咸曰彗出西
北如劍長可四五丈名天讒○運斗樞曰彗
出西如劍長可四丈名曰天讒見則兵起○五殘星 巫咸曰五殘星
出東方星殘類辰星可去地六七丈○春秋合誠圖曰蒼彗
爲五殘如辰星出角五殘者五分也爲毀敗之兆○荊州占曰
大而赤類動而察之則○六賊星 巫咸曰六賊星出正南方其星去地六丈大而亦動有光
散爲五殘見則兵起
○天官書曰六賊星所出非○天鋒星 宋均曰天鋒彗象而形似彗矛鋒若見則天下兵
其方皆爲其下主兵衡不如
起○長庚星 天官書曰長庚如一匹布著天見則兵起○枉矢星 晉書曰枉矢類流星色蒼黑蛇行
之如有毛角長數丈見則謀叛之兵合射所誅亦爲以亂伐亂
○文曰枉矢黑軍士不勇○漢書曰秦項羽亡象也物莫直於矢
西流矢所落天下之所伐射滅亡象項羽執政亂也
矢令蛇行不能直枉而不正以象項羽執政亂也○天狗星 巫咸
曰天衡狀如大奔星色黃有聲其止地類狗所墮望之如火光
熛沖天其狀上銳其下圓如數頃田○孟康曰星有毛旁有短彗

下有狗形○黎萌曰星出其狀色赤白有光下即爲天狗○荊
州占曰流星有光見人面墜無音若有足名天狗其色白其中
黃如遺火狀主候○營頭星 司馬彪曰營頭星者有雲如壞山
兵討賊破軍殺將○營頭星 營頭之星所墮其下覆軍
流血千里○一曰○客星 天文錄曰客星者非其常有偶見
流星晝隕爲營頭
又曰客星見無常所或出天上或守東日多者事大而禍深日少
者事微而禍淺或見而變色芒角必有謀殺之兆其色微少即
有陰謀兵亂之事各有星色占之色白者其分
野兵起有芒角者其下破軍殺將使城奪邑

魏文帝黃初三年九月甲辰客星見太微左門內占曰客星
出太微國有兵十月帝南討孫權是後累有兵殺

流星 流星天之使也自上而降曰自下而升曰飛大者奔奔亦
流星也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星聲隆隆者怒之象也
行疾者期速行遲者期緩大而無光者衆人之事小而無光者
貴人之事大而有光者其人貴且衆也乍明乍滅者成敗也前
大後小者恐憂也前小後大者喜事也蛇行者姦也往疾者往
而不返也長者其事長久也短者事疾也○流星所墜其下有

兵○無風雲有流星見良久間乃入爲大風發屋折木小流星
數百四面行者衆庶發流之象○流星如甕大者爲有發謀起
事○凡圍城而有流星來往過城或墜城內營壘之中者軍旅
敗散之象○流星從彼敵出來吾軍止必當有間諜來說吾士
卒夜半或寅時使至流星有流不止者不出百八十日動衆離
散若墜吾軍營中大凶可以速退軍避之一云易將而禳之

流星占

流星色青赤名曰地鴈見所墜者起兵○流星有光青赤長二三丈名曰天鴈陣中之精華也其國起兵將軍當從星之所向吉○流星有芒或有聲天文總論曰此爲怒氣各以分野占之色青爲憂爲飢赤爲兵馬旱黃爲喜爲士功之事白爲兵爲刑罰黑爲疾疫爲死爲水災先看休王而占之各以日辰宿分所屬之國分野論之○流星有光尾狀如疋布蒼白色爲使色赤論兵色黑論死喪○流星甚大其光照地色青赤流四傍者五穀不登○流星犯日映日而赤色向日而流者天下不安

唐太宗大曆二年九月乙丑晝有流星從午没丑犀桂州山獠陷州城逐刺史○衆流星者陰陽之精五行之氣形潛在下精耀在上衆星流者萬人不安之象凡衆星並流將軍興兵隨流星所向擊之勝

後魏文帝和平元年三月有流星數千萬西行三年六月詔將軍陸真討雍州叛民破

流星犯歲星天文總論曰其地辱主若光應炎惑者隣國有姦謀之意宜謹防之○流星犯熒惑天文總論曰流星犯熒惑其下君有福慶○流星犯填星天文總論曰外邦有姦人入國○流星來冲填星其填星光潤其分野有福○流星犯填星而色赤其分野有兵色黑其分野有水○流星犯太白天文總論曰流星來犯太白其分野軍弱無兵起兵○流星來冲太白太白無光其軍師有憂○流星潤澤前後有老而銳來守之白其下君有德令盛行外若有軍則還○飛星天文總論曰飛星類流星自下而上曰飛星

彗星占天文總論曰兩軍相對有彗星見隨彗所指擊之者勝

彗星有行育止若行者事小止者事大各以其分野占之荊山占曰諸彗出長三丈以上期一年四丈以上期三年十丈以上期五年○凡彗星所干歷百日以上期三年百五十日以上期五年二百日以上期七年彗星見則敵國兵起得水者勝○彗星昏見其國受兵○彗星見久其災深見短其災淺○彗星出有叛者兵起其國一日不出一歲天下大水其邦尤甚運要樞曰彗星見後曲象旗則王者討伐四方

孛星

傳曰孛星者水氣所生爲亂兵以分野言之主兵災

占虹霓虹蜺日旁氣也見則年損

虹闘陣勿戰虹闘路有伏兵○孔子告備于天緑作春秋孝經赤虹自下而上化爲黃金虹入水暑不利虹飲水宜移寨避戰○武密占曰虹霓陰陽之氣和則爲雨露怒則爲風雷散則爲虹霓虹者攻陽也陰氣攻陽氣爲也霓者嚙也災氣傷害於物刱有所嚙○一日樞星之氣散爲虹霓者斗之亂精也斗失則爲之○一日陰一陽不和交錯之氣雄曰虹雌曰霓雙出色鮮者爲虹暗者爲霓○若攻城有虹從外入飲城中水者從外順虹以之勝○屈虹入城中其城可得○若城上有黃虹貫城中主喜青黑凶赤白城隔大戰血流○虹霓有指者從所指擊之勝○二屈虹東出其下有大戰亡城破軍將死○五虹俱出兵相期三年○虹霓似日月暈者必有破軍先起者勝○虹從井中出或飲井水者主兵起

風角占

凡候風之法選高迥之地立五丈竿首作本槃槃書八卦分四

從十二辰上安二足木烏機關轉運使鳥口啣花視花動擺那
占之○又法以雞羽八兩爲葆係於竿首候羽葆平直即占之

災祥

吉祥之風目色清明風氣和順旋歲月日時德并德合而乘生
氣而來人心悅順是爲吉祥主德令下施之應德者陽德自處
謂得酉戊與甲爲陽假加甲日天德在甲也

占天風夫天風者自開闢以來有一陣天風從虛空穴出若有災祥此風即時有似雷□□五寅起至辰

正月內有此風不出三年大亂二月內有此風不出三年人民快樂三月內有此
風本年內憂李六畜死半四月內有此風人民多病五月內有此風此年人民橫死六
月內有此風本年豐稔七月內有此風外貢異物八月內有此風萬國豐稔九

月內有此風本年失收十月內有此風次年兵起十一月本年四方兵起十二月
國家厄難

占旋風夫旋風者天時晴明倏有旋風起諸物可占凡旋風倏入人家內飛颺人衣襟捉人面者主水火不
出三旬宜書硃砂符於門上壓之極驗

正月內有旋風主萬般屈事二月刈兵入境三月在外我軍旺四月五月俱主遭兵
不安六月兵馬虛耗七月在外我軍旺八月世間人多衆死九月大臣災十月境內人民不安
十一月四方□事十二月四旬刑禁多人

占六甲旬中風勢凡六甲旬中遇乙酉丙戌丁亥三日風起又戊子己丑庚寅辛卯捻七日風起
名爲寨風人馬來衆賊若七日止起西風亦防遠賊至
折此七日有大風折樹吹沙走石塵土作隊如兵馬成
規或緩或亟如有此風名爲壯風又爲賊風必有人馬
四方宜守寨○凡遇壬戌癸巳甲午乙未日起東風七
日三日不定主軍營內外有姦人暗結
賊至辰上來者賊雖至我軍旺勝也

八節日占風風乘正卦而來爲吉風

立春日風從艮來○春分日風從震來○立夏日風從巽來○
夏至日風從離來○立秋日風從坤來○秋分日風從兌來○
立冬日風從乾來○冬至日風從坎來皆正卦

六情日占風

申子日貪狠北方水水生於申盛於子性觸地而行觸物而用多所好而貪故日貪狠也
亥卯日陰賊東方木木生於亥盛於卯木性受水氣而生貫地而出故爲怒以陰賊氣害木故爲因賊
因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狠而後
用二陰並行此王者忌子卯也
寅午日廉正南方火火生於寅盛於午火性猛烈無所容受故爲惡其氣精勇嚴整故日廉正

巳酉日寬大西方金金生於巳盛於酉金之爲物喜以和亦加萬物亦所加無不寬大故日寬大
辰未日姦邪上方之情樂東與北也陽氣所萌故不上方辰窮水也未窮木也木落歸奔水流歸未故木下在未
水利在辰盛衰各得其所也水窮則
無隙不入木窮則旁行故日姦邪
戌丑日公正下方南與西也陰氣所萌故爲下方戌窮火也丑窮金也金剛火強各歸其鄉故火刑午金刑酉酉
午金火之盛也盛時受利至窮無所歸故
日衰也火性無形金性方剛故日公正
凡寅午巳酉丑戌日風和緩而來日色清明皆爲吉風主恩令
慶賀○申子亥卯辰未日皆爲邪風主貪掠陰詐○有風來地
時于五行數言之正相則多休囚則少

觀風察將

凡風勢隆隆如車如雷如擊鼓聲者謂之官風其將寬和而行

信○風勢如金如石相敲如擊金聲雜佩響者謂之商風其將
威猛而好殺○風勢肅肅習習如動林木者謂之角風其將仁
恕不可詐欺○風勢如方馬火焱製裂者謂之徵風其將猛烈
難與爭○風勢如流水揚波激氣相雜者謂之羽風其將貪暴
多姦詐

主客風勢

李氏曰兩軍相當陳師原野未知主客勝負如何者以先舉
為客後應為主常以所占涉兵來方為主其日納音為客若
時與來方納音相尅主勝若納音制師與來方者客勝若相
生者客與主兩和常以地十二位分之

韜畧世法

子為陽宮午為陰宮屬土○丑寅為陽徵未申為陰徵屬火○
巳為陽角亥為陰角屬木○五時亦然皆屬王命假令壬子癸丑壬午癸未戊辰己巳戊戌己亥庚寅辛卯庚申辛酉木皆屬角為客軍命在木屬東方若辰戌金商位上來時加辰戌者謂辰戌金能制木皆主軍勝客軍敗
告風從子午宮上來時加子午宮屬土時與風來方屬土納音
是木能制土客軍勝主軍敗攻城乃捷邊城陷○若納音是木
風從卯酉羽上來或待人夫軍中徵土來者為相生主軍
一李淳風曰兩敵相當先分人事以察主客勝負若風從西北
乾上或正北坎上或東北艮上來宜先舉為客勝先應為主
敗

告風若從正中震上或東南巽上或正南離上來者利後舉主
勝先舉為客敗○若從西南坤上來者主有謀不成兩不利○
從正西兌上來者客有伏兵主宜備否則大敗

、用兵勝負

謝臨曰初出軍日風從後來冲霧決雲人雄馬嘶旌旗如舉
勢指敵方鼓角聲清而震響君臣對問以調和必獲全勝以
建大功從傍來而前向者得天人之助獲得糧儲敵來降我
若初出軍日風從五音相生位上來天色清明人馬奔逸上下
脩心風氣調暢軍行勝徙捷將成大功假令巳亥角日風從卯酉羽上來此名母來翊子風從丑未安申徵上來此名子來扶母出軍當勝有功須天色清明風勢和緩官兵捷天氣昏濁風勢寒色塵上蓬勃者郎有戰傷

韜畧世法

若入敵境經要害過城壘之處三日內有風雲雷霆從我軍上
去入境賊兵威怒之勢為大助我軍行克城地獲金玉蓋得龍
虎助軍之象謂雲從龍風從虎也○若平安之時風雲相交際
雨至○若用兵之時龍虎相交際急激風為主雲為客○若風
勢緊大雲氣小薄者主勝客負○若雲色濃後來勢且急風勢
微弱不能震怒者客勝主負

謝臨曰初出軍及三日內行次風勢蓬勃逆來冲我旗幟舉
人聲怯馬不嘶或從後或從傍次起沙觸塵人五墓之上者
宜防前後當有伏兵

占雲氣 占年每月日平明雲

東方有青雲主甲乙日下雨 南方有赤雲主丙丁 西方有白雲主庚辛 北方有黑雲主壬癸 中央有黃雲主戊己日下雨

占雲色

五姓行軍須熟雲宮徵之音怕逢青徵角遇黃休得進羽商黃赤勿前征○白雲二道或三四五重有青雲有水波者外有黑雲此是天河之雲至六旬海湧三百里外

雲青黃赤白色刺目有兵貴力 雲容赤黑見高蒼其下城營必有災若逢戊己午未日須防風火損營房 黃雲吉看所出方向 青雲黑凶宜守 赤雲五道至十道內紫雲一道不出十旬河渴 黃雲先行大將吉在我上吉在敵上敵吉 白雲相引大將不利軍中有反人○凡軍自東向南來有黃雲先引來軍大勝白雲引來軍不利本軍大勝自南向北來前有赤雲如龍引軍來戰大勝黑雲不利自東向西來前有黑雲大勝黃赤雲引向西來軍凶出軍時有五色雲即報主知以備封應變凶避吉○行軍到處

上有軍蓋若內有黑雲如此雲得見便差人馬四百騎四出尋追敵下處至夜差十九人各與軍士背流但去劫營其敵必散大利○行軍須是差空雲戊己辰戌旺見青壬癸黃見俱不利庚辛赤色不堪行戊己宜黃庚辛宜白壬癸宜黑○元至正乙未正月廿三日日入時平江忽閃東方軍聲漸近驚視之但見黑雲一簇中如人馬前後火光似燭至西乃滅

占雲應歷國

雲如赤狗長尾爲犯軍之兆 赤青二馬在日下賊人相謀 龍蛇在日下至風雨 青鳥相向在日下主人有憂 赤雲如龍見則聖人出 雲如帚四夷侵華 屋形 兩頭有門主三日滂沱 雲如雁行三道五道一旬中國有差使至 雲如碑上碧下赤但看何方有此雲城營軍中有人與惡通六旬應之 齊國雲如縫衣 周國雲如輪 趙國雲如牛馬 晉國雲如龍 楚國雲如幞蓋 秦國雲如鼎如人形 宋國雲如蓋 魯國雲如馬 吳國雲如虎 魏國雲如牛

占六十甲子觀風雲氣候

甲子日此日青帝生不宜出兵風雲從子地來至五日內陰雨賊信至 乙丑日風雲從寅午戌地來主五日內有雨雨無有賊 丙寅日同上 丁卯日風雲從申子辰地來主五日內有雨雨無有賊 戊辰日同上 己巳日風雲從巳地來主五日內喜至從申子辰地來主五日內戰不戰兩賊兵至 庚午日風雲從午地來主五日內雨無賊破 辛未日風雲從申地來主五日內姧人至從丑地來五日內有賊 壬申日風雲從申地來主五日內賊降有喜 癸酉日風雲從酉地來主五日內戰必有伏兵 甲戌日此日黑帝死六甲窮日勿出兵風雲從戌地來主五日內姧人至 乙亥日風雲從亥地來主五日內賊信至 丙子日風雲從子地來五日內人來報喜 丁丑日風雲從丑地來主五日內雨雨無有賊 戊寅日風雲從寅地來主五日內雨雨無有賊 己卯日風雲從卯地來五日內主有賊有失之兆 庚辰日風雲從巳酉地來五日內出戰立功兼有拔理問訊 辛巳日風雲從巳地來主五日內雨無有賊 壬午日此日黑帝生○風雲從午地來主五日內雨雨無有賊從

寅地來五日內有雨雨無有賊 癸未日風雲從未地來主五日內有喜至 甲申日六甲窮日不出兵風雲從申地來主五日內有賊若從寅地來主五日內有雨雨無有賊 乙酉日風雲從酉地來主五日內戰有伏兵 丙戌日風雲從戌地來主五日內人告急事 丁亥日風雲從亥地來主五日內有賊探息 戊子日風雲從卯地來主五日內有賊探息 己丑日風雲從辰戌地來主五日內陰雨虛驚 庚寅日風雲從卯地來五日內賊信至 辛卯日此日白帝生勿出兵風雲從卯地來五日內雨雨無有姧人至 壬辰日風雲從辰地來五日內賊吉至 癸巳日風雲從巳午地來五日內雨從申地來五日內謀叛 甲午日風雲從午地來日內雨有賊勿 乙未日風雲從申地來五日內細人姧至如從丑上來有戰 丙申日風雲從寅申地來五日內雨勿出兵 丁酉日風雲從申地來五日內夢有伏兵 戊戌日風雲從庚午地來五日內有賊信至 己亥日風雲從亥卯地來五日內有賊信至 庚子日風雲從丑戌地來五日內有賊信 辛丑日風雲從子午地來五日內有賊信 壬寅日風雲從卯地來五日內有姧人至從子上來五日內有大賊 癸卯日同上 甲辰日此日

……六甲窮日勿出兵風雲……來五日內雨蕪有賊 乙巳日 風雲從巳地來五日內雨蕪賊若從中上來五
……丙午日 風雲從子地來五日內陰雨有賊 丁未日 風雲從于地來五日內陰雨有賊 戊
申日 風雲從申地來五日內賊有伏兵 巳酉日 風雲從酉地來五日內賊有伏兵 庚戌日 此日白帝
[?]勿出兵 辛亥日 風雲從亥地來五日內陰雨有賊 壬子日 風雲從卯地來五日內陰雨有賊起至 癸
丑日 風雲從卯地來五日內陰雨有賊 甲寅日 此日黃帝生六甲窮日勿出兵風雲從寅地來五日內陰雨有
賊 乙卯日 風雲從卯地來五日內陰雨有賊 丙辰日 風雲從辰地來五日內陰雨有賊 丁巳日
風雲從巳地來五日內陰雨有賊 戊午日 同上 巳未日 風雲從未地來五日內陰雨有賊 庚申日
風雲從申地來五日內陰雨戰有伏兵 辛酉日 風雲從酉地來日內陰雨戰有伏兵 壬戌日 此日青帝
[?]勿出兵風雲從戌地來五日內有奸細人至 癸亥日 風雲從癸地來五日內有戰

占十二支有雷 此皆論雷初發聲之

子日有雷 國有威化 丑日有雷 年內畜疫 寅日有雷 人民快樂 卯日有雷 禾初春夏災 辰日有雷 米貴 巳日有雷 天下傷禾 午日有雷 本年田禾旱 未日有雷 人多災死 申日有雷 田禾旱傷 酉日有雷 傍 戌日有雷 風多雨少之兆 亥日有雷 水傍年害

占十二支有雹

子日有雹 月內人疫 丑日有雹 四月有憂 寅日有雹 年內紫貴 卯日有雹 田禾[?][?]
辰日有雹 年內虎耗 巳日有雹 年內大旱 午日有雹 人民驚惶 未日有雹 荒[?][?][?]
申日有雹 野獸凶災 酉日有雹 烁開風損 戌日有雹 年內牛馬大貴 亥日有雹 [?][?]

無雲而雨而雷

隋開皇末天無雲而雨者漢王諒反伏誅殺其黨數千家五行傳曰貌之不參是謂不肅夫雨者從龍而作無雲而雨故世多災○隋高祖開皇二十年二月丁丑天無雲而雷三月辛卯熊州人李英林反遣行軍總管張衡討平之四月壬戌突厥犯塞兵損五行解曰雷者天鼓也無雲而雷當有暴兵傳曰非時而雷者賊臣起也

蒼雲經天

後周武帝天佑六年正月丁卯夜有蒼雲廣三丈許經天自以爲嘉辰三月己酉齊國公憲自龍門濟河斛律明月退保華谷憲攻拔其新築五城傳曰蒼雲經天天下有拔城

占氣象

將軍氣象 猛將之氣如龍或敵軍上氣如囚蒼黃白轉厚猛將有盛謀不可擊 **軍勝氣象** 凡氣如火光上與天連此敵將帥勇士卒猛不可擊在我軍上速戰大勝 **戰陣氣象** 氣消白而高者淵勇戰勝如人無頭如死人囚赤氣隨之大戰損將 **陰謀氣象** 白氣翻行徘徊結陣來若為他國人來欲偷我不備候其所往隨而擊之可得守 **城氣象** 凡白氣從城中南北出者兵不可攻城不可居城中有黑雲如足名曰軍精急解圍大城上氣如懸[?][?][?]若前高後甲者攻之可拔分兩彗狀難攻 **攻城氣象** 城上有赤氣黃氣四面繞之城中大將死城降上有赤氣如飛鳥急攻必破上無雲氣士卒晄散城上氣如死灰出而覆其軍且出入不定士卒病人欲逃 **暴兵氣象** 黑氣如[?]蔓連結部隊相逐有急兵至白氣如衣千連萬結當有千里兵來雲氣如旋旗賊兵暴起白虹長出皆有暴兵流血 **伏兵氣象** 軍上有黑氣中有赤氣其下必有伏兵不可擊兩軍對壘望彼軍上有白氣起如樓閣其下伏兵萬千氣紛紛[?]連似蒿草數尺此以車騎為伏兵氣如布芦之狀似高柴盆大[?]以步卒為伏兵有赤氣出入隨前後左右審察之自知伏兵在

夾既遇之不可急攻**軍敗氣象**（敵上有氣四病枯散如馬肝色或如死灰色皆爲將敗敵上氣乍見不見乍聚不聚如霧奴起此敗氣可擊皆軍營上占）

占雨類

雨血是天妖（不出三年當有兵起）雨石墜地（必有大戰伏尸）雨草之歲（主有兵兵起）雨魚（國主兵）雨毛役賦（繁興兵革不息）雨骨改令不行（主有內兵）雨金好殺無辜（主有兵災）雨木水（主甲兵之象）雨膏如亟（主兵帥敗）雨絮（主兵）有雨墨（主多陰謀）有雨物并人（所見者皆主大兵）雨谷麥豆等類（多寇兵起不三年主換）

雨石雨血

隋開皇七年五月己卯日雨石于武安金陽周十里甘德曰天雨石墜地大可一尺或如鷄子兩頭尖銳名曰天鼓所下

之邦必有大戰伏尸傳曰天雨血是謂天妖不出三年其起兵亂○漢成帝時天雨魚國有兵魚介蟲本於水天雨魚者水失其性則有草妖其歲民兵死五行傳曰君惛爵祿厥妖天雨草

雨毛雨骨

隋開皇六年京師天雨毛如駿馬尾長者二尺餘短者五六寸是年梁士彥宗文忻劉昉謀反伏誅明年發十萬人築長城役繁宂興兵革不息五行傳曰金失其性則天雨毛○梁惠成王八年天雨骨于赤[illegible]其後國廢兵役並起五行傳曰天雨骨是謂陽消王者[illegible]令不行主有內兵

雨金雨灰雨水銀

秦獻公十八年雨金櫟陽三十年與晉戰于石潯斬首六萬級○隋文帝仁壽四年諸州造舍利塔時徽州天雨金銀花人以爲佛祥瑞率有漢王諒之亂○梁武帝大同三年天下雨灰色黃終有五景之亂五行傳曰上暴虐無道天雨灰又日天雨水銀兵將與失之道君昏臣佞故水失其性也

晝夜陰晦

漢夏侯勝曰天久陰不雨下必有謀上者傳曰夫晝夜陰晦下有陰毒謀

非時降雪

晉成帝咸和九年八月成都大雪是歲李權作亂京房易傳日夏雪賊臣爲亂傳曰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之象

占霧

（土勝水土溢爲霧又地氣上騰至天不應而霧大霧三日必有大雨已有往驗）

日夜不開（客兵大勝）從外入（我營賊來攻從內出必敗）城營夜霧日散（有外兵來攻）攻城日霧遶城（將死卒亡攻城日霧遶城墻之處攻之城破倏有處從無霧兩）敵對時霧散不見日光（勿後舉兵來者勝）兩敵對時霧散（即雨先動者勝）行兵見霧塞（須差偵探候晴方可進兵）行兵遇霧至午方散（經數日名愁霧凶）

大霧障天

陳後主三年正月朝會大霧回塞入人鼻皆心酸後隋伐陳

李淳風日霧氣不順爲陰陽錯亂積陰不解天下分離五行傳曰霧者百邪之氣陰來冒陽邪臣謀上擅竊主威在天爲濛在人爲霧

占地動八卦方(凡占地動細聽從何方來惟聽之也精故斷之也靈)

地動來乾擊巽(主燕國兵起) 地動從坎擊離(主周國兵起) 地動從震擊兌(主趙國兵起) 地動從巽擊乾(主齊魏兵起大災) 地動從離擊坎(主宋地起水災) 地動從坤擊艮(主魯楚犬人災) 地動從兌擊震(主韓晉大亂列立王侯) 地動從艮擊坤(主吳越水旱頻仍)

占終歲地動

正月地動(主有刀兵) 二月地動(主有水災) 三月地動(主有水旱) 四月地動(主有兵亂)

五月地動(虫蝗并有風災) 六月地動(主有疫癘) 七月地動(雨水澇災) 八月地動(年內晉東) 九月地動(國有反逆) 十月地動(來年虫傷) 十一月地動(來年虫傷) 十二月地動(五日內風災)

占十二支地動

子時地動(後三年人疫) 丑時地動(三年內兵起) 寅時地動(十旬國憂) 卯時地動(年內雪凍) 辰時地動(妖魔出現) 巳時地動(水澇兵亂) 午時地動(國有內事) 未時地動(人民逃散) 申時地動(四旬大亂五年不安) 酉時地動(大臣憂人民疫) 戌時地動(三年兵起六畜死半) 亥時地動(一年虫傷田澇)

地震

梁武帝大清三年九月戊辰地震江左右甚懼屋側殺人地生白毛二尺將侯景叛逆內外騷動民困歲數

占地裂(地裂者陽不足)

春地裂(人民有訛言) 夏地裂(人民多災厄) 秋地裂(陰人旺陽人衰) 冬地裂(國生姦邪)

漢孝和帝元興二年五月癸酉右扶風地裂其後西羌寇京州五行傳曰地折裂者士庶分離若裂而有澤天下不寧又日三苗欲滅地裂及泉河圖秘徵篇曰地之裂有臣叛

占地陷

春地陷(五旬國有大禍) 夏地陷(七月內兵起三年不息) 秋地陷(幽燕兵起) 冬地陷(主有兵起天下亂)

占地生毛等物

地生白毛滿處(不論年尊卑也) 地無故有泉水出者(主世界更換) 生奇花木者(主出神仙) 生虵犬諸獸(國有妖人) 有响聲者(九旬不執) 生蘆草者(主人民大稀) 生野獸亂人跡(主世界大險) 地無故秋冬生草者(主權異精出現) 妖遍生蒿(大凶) 自生空竅(主生逆事) 出石頭(主常覺大險)

占地氣

青氣出現(年內大將拜) 白氣出現(大將遂來助國) 黑氣出現(帝王崩衰) 黃氣出現(主養潛龍) 紅赤二氣出現(主世界更換大劫之數大殃及軍民)

占地鳴(其下如有積蹊崩數聲日鳴)

春地鳴(五年內大水泛濫河堰漂流人民) 夏地鳴(五年內大旱) 秋地鳴(五年內大險) 冬地鳴(五年內國位并亮侵奪爲其所奪)

山鳴

漢獻帝建安八年庚辰醴陵縣有大山大鳴如牛吼聲數年後豫軍賊攻陷醴陵殺掠吏民商紂末年山鳴爲武王所伐

傳日山鳴天下大亂

占河津枯涸

河水津非常溺流者本年飢　河水津非常推減大荒　河水津非常乾絶者主旱　河水津非常泛濫主澇○商紂三十二祀河竭紂亡之兆周幽王時山川震

占水凍

周地早凍向前大荒　地凍遲向前不收當月有災　立冬日凍水消來年春夏大災　地早開凍民人安　地遲開凍國有憂人多災難

摘畧卷上　上卷占天時　三五

占樹木花果不時開壞

春樹木花開不應時人民不安　夏樹木花開不應時一年大亂　秋樹木花開不應時一年大熱　冬樹木花開不應時百日兵起人逃○若樹木生異花別木半年內世混濁陰人爲孽無故自損壞倒死者斗人有憂

附占飛禽

飛禽自聚不多時人民荒險　比常年數多者半年兵起少者國安　聚集迫人低來者國不安屬他人　無故入城久不去者有野人出　多變毛色世人多生女　軍前有鷹鸇鷄鶥引鳴者十旬內戰大勝　衆鳥語喃喃必有恩赦至○人有以鳥毛長三尺示張華華曰此毛見天下亂○行軍及出行夜遇止宿之處聞飛鳥鳴防微及火亟於見處用法壓之䂓呪○大聖北斗燃火勅㧞急急如律令○嘿念七遍吹氣符上須北向用硃砂書○北斗符於梧木拔上定於見怪處三川內爲流之水轉禍爲福矣○商紂三十二祀亳有雀生鸇史占之曰以小生大成名丕振以是紂周以伯興也○夷羊在牧蜚鴻在野皆紂三十二祀見之○武王師渡孟津火自上覆下至王屋流爲烏○孔子九歲聞日將不將鳥飛揚將不將看鳴禽○大凡國之司命日將異角飛鳴必當

占走獸

鷄犬兎同群主人民困厄　狐兎同群戲君臣反目　野狐入城營君被臣謀　野狐上樹二日內國家臣子拜宅邪　野狐見人不怕半年內國有厭法之人　忽有異獸從將軍方上來或鳴吽者天助吉　凡戰見鼠舞者是奸人與賊通　倏有狼虎在軍前吽入營者七旬內必戰　倏有熊羆在營大兵欲至得發之吉　凡軍中見鼠蛇相會主凶　凡軍中見赤蛇在前必有伏兵○弘治間京師西直門有蛇入兵部馬文升乞嚴武備郎中何孟春日蛇之爲兆當避盜宜赤幟火巳而城果然蓋蛇字献火故也

摘畧卷上　上卷占天時　三六

占鱗虫

凡軍相望倏有龍鬥於前血流成川宜守　凡軍行倏有大蛇當路前必有伏兵宜防　凡軍行倏有龍下飲水急任軍高阜之地　營中倏有蝦蟆螻蟻聚者亟移營有火災　營中蟻如排兵列陣急令修理帳幕天將雨　大蛇在前軍通水出入者三軍大吉　大蛇入營灶器之下凶宜　大將出兵安營五星所在之處不得臨之主凶　營未定有龜出來亟移之防水災　龜有毛兎有角皆商紂三十祀見之武王師渡孟津中流有白魚躍入王舟

卜螺法

螺者田中大蝸牛也有赤色活者取時忌婦人孝子鷄犬見之凡預卜勝負取二螺安于盤中直畫一路分界左爲我右爲賊

盤中盛水一寸許將螺各記之呪曰田螺舞舞能知風雨賊若今夜入我境界田螺索索風雨不着賊若不來各守城郭呪畢候至天明依法斷之若賊螺入我界不可與戰宜固守我螺入賊界急宜攻伐

春占螺頭向東大利向南有驚向西破賊凶向北小吉 **夏占**向東小吉向南大利向西賊來破我向北大驚 **秋占**向西大利向南有神助向東大吉獲財向北賊勝我宜固守 **冬占**向北大利向西平安向南賊解散向東小驚宜固守則吉 **甲乙日**螺頭向東賊來急不宜戰向南五日內賊來向西十四日賊來向北賊不至 **丙丁日**向南賊九日去向西七日去向北當日至交戰我勝敵敗向東賊散 **戊巳日**占宜各守固 **庚辛日**向西與賊平向北賊散向西賊來而夜去向東有賊大戰 **壬癸日**向東賊不戰而去向西賊不來向南與賊各守一方向北宜平

明時占

若遇天地晦冥昏霧風飄沙霧旌旗難辨金鼓不聞者不可出兵若有賊軍乘此晦冥出驍騎偏師攻我者我以再三申令約東三軍固守營陣不得亂動惟以戰隔旁牌遮其天石用勁弓硬弩坐而射之候其懈怠趫捷勇鬪之士乘其昏飄不意之際暗軍後邀截其來路要害之地擊之可擒

若遇風雨天地晦暗昏霧四塞者不可進兵不可行營日宜固守營寨宜防士卒生變又防外寇來攻

若遇大風大雨大寒大暑大霧不可發兵攻討且宜撫恤軍士堅守營寨賊人必然亦不出兵若我軍行路倉卒見賊宜急結營自固待其日暮勢衰别施長策三畧者察其天時伺其空隙也

若遇天雲冥霧百步之內不見人馬者其西北戎虜多設奇伏於險隘處攻我不意若出偏師應之彼則佯為敗走誘我遠追引入伏內如見此天道當預先選下偏將五七員精騎數十隊候賊到來左右前後吶兵引我或以精騎作勢冲突我軍即於軍後出將二員會計定引軍馬過迴尋賊的歸路及要料其歸路各於險隘去處探覘伏兵如有即可分兵三五處互換攻擊必敗走先來攻我者首尾不相見我軍卻去賊設伏處着銳兵以為邀截其賊元來攻我者不知彼處伏已敗走但我軍所差下精銳騎一進一退互換襲逐擊之候入伏內者屯相應全師

可擒此畧說其大槩全在臨時變通可應緩急其契册卻不然見此大雪飄驟弓勁馬俊人健專常雖是雪降猶自遊獵況兩軍爭其勝負之際欲圖大利乎其三關之南大河之北恩冀之間地平如砥騎士便於坦途大雪之後知我步兵難進彼賊必設奇謀多出精騎於我營壘左右前後挑引我軍我以驍騎往一來冲擊我軍望我出師即分兵四散首尾來攻一攻我營寨一絕我粮草使我首尾不相救應如此則我軍堅壁不行待彼銳騎來冲乃用勁弓硬弩床子一上一下射之其賊性劣似犬逐人不動自然而退使之銳氣散衰於不意之時整師急攻賊勢已去不成鬪志可以全師敗之

天時占驗卷上 終

姑蘇　貞吉　彙輯
祁門　王臣　訂正

火攻問答

客問中國制勝之具當以火攻爲第一以其象陽也但今時將官爭談火器千百爲種用之百不一效或反至悞事其間眞實可用宜攻宜守子當爲我一一言之答曰火之一器號爲神器以神言言不可測不可禦也夫中國之與夷狄只在習與不習又在藥料之有無不在陰陽也北虜之地有硝而無磺東倭之國有磺而無硝兩廣川貴（廣東廣西四川貴州）之地亦間有其一而不

得兼故皆不得火器之妙惟我中國兼而有之故用之以爲長技至于腹裡東西南北之地彼此交販亦且律有明禁在我國初時尤嚴近聞法紀少疎而航海通倭帆檣相接故倭得以資其硝磺之饒而反用鳥銃爲威中國之具甚者雲南緬酋亦資兩廣之販專用火攻以敵中國故必嚴厲其禁則外夷長技亦可減其勢矣夫當國初於販硝磺之禁固嚴而火器私學之禁尤嚴我

太祖自平羣兇（東滅陳友諒西滅張士誠等）之後火器收之于神機庫庫曰神機言不欲輕泄也一邊鎮總兵亦不得私藏私置蓋謂此無敵之器不敢輕用亦不容人人曉其制度而私相授受也今人非不或得其方或曉其制殊不知制藥有方而用器有地施用有機而精器在人彼昆吾巨闕（二劍名即莫邪干將之類）非不利也以懦者持之見敵而走雖利何益于用同一火器也善用兵者足以敗敵不善用者實足以自焚故孫子挈於兵法之末以示慎重之意（孫武子著武經十三篇以火攻爲末篇示人以不可輕用也）良有以也客曰火器之制能指示否答曰夫火器之用無間古今無間攻守其種實多如發熕即神機大將軍二將軍三將軍威猛無敵破敵可成血路攻城可使立碎古惟銅鐵鑄成者自廣東葉軍門始以熟鐵打造較鑄者遠矣架以三輪之車一放之後輪向後走十數步以殺其威猛之勢其架不使振壞實爲圓機或間有損傷緣匠有

工拙其體甚大而藥火不到使然或倉惶之際裝藥有多寡用子有輕重大小之異或素不敬重有所觸污蓋此物乃神器一砲之出聚百生靈所係豈小也哉但體勢重大難以輕舉遠到惟攻已困之城而塞要衝之口非此不足以示威也其次則滅虜砲馬腿砲虎蹲砲虎尾砲連珠砲若連施疊放雖百萬之衆可使落膽至佛狼機內用子而提放不竭其母銃若長可得數百步之遠更看照星眞的可以斬將擒王但未免用銅用鐵體骨亦重今用堅木作母銃一人可負而走多備子銃軍中可稱利器其次則三眼銃與鳥嘴銃鳥銃宜南而不宜北三眼銃宜北而不宜南何也北方地寒風冷鳥銃必用堅木常易爲勞一

開火門其風甚猛信藥已先吹去用碾信則火門易壞一放之後虜騎如風而至又不便執此爲拒敵之具近有制竹鳥嘴銃及自閉火門鳥銃亦一時之奇然終是費事惟三眼銃一桿三銃每銃可着鉛子二三箇何啻三四十步內對眞方放一砲三放其聲不絶未有不中者虜馬闖至則執此銃以代悶棍虜縱有鐵盔鐵甲雖利刃所不能入者惟此銃能擊之故在北方鳥銃不如三眼銃也此段言征北虜當用三眼銃不當用鳥銃南方倭寇多係步戰其來之勢不如虜馬之疾虜勢之衝風氣柔和不在山谷則在蹊田之內鳥銃照定施放中敵極準按定班次一上一下雖三放銃熱不可再放若每人以布數叠用水打濕三放之後以布濕

銃可以長放不歇有狼筅挨牌之類在前縱衡來此足拒之若三眼銃其桿甚短其去不能對針不如鳥銃之準執之以禦倭刀利鈍相懸人易生畏故在南方三眼銃不如鳥銃之利也此段言征南虜當用鳥銃不當用三眼銃大約天下之器原無利鈍惟在習之何如耳習之既精且久皆可得名我以名勝人人以名畏我如倭之刀虜之箭苗之弩之類聞者生懼將官用兵貫因勢利導能相地置器因時制宜何有定器定人哉客曰鳥銃三放而熱三眼三放而止必待另裝雖有輪班次第恐敵人不退倉卒不濟奈何更有出于三放之外者乎答曰快鎗之制筒少長可以五放兩頭相同可以十放矣俗稱十面埋伏銃是也但五六寸間即鎖一眼先入藥築實方入鉛子一又入土一寸餘又築實剛與眼平層層如此裝去一頭可五放若下層不築實上層再築下去其下層之藥又沉于眼之下放多不準不然總作一銃放出矣若兩頭十銃連放不絶則敵人莫測可稱神器矣此段言銃連環放去不絶方可謂神惟有力者能持之運於車上用更妙客曰火箭如何答曰其勢猛其力大敵見生畏過於弓弩善造者可得六七百步之遠然造之不易一枝約打二萬鎚方能濟頭上須用回火約十分之二水戰方可焚帆陸戰方可焚寨其鏃必用芡蕻以點鋼長信入箭腹中三寸信外鎚一有與箭竹相湊合不然火箭力大一蹴則鏃入箭腹傷人不深其竹鐵交接處須用觔纏堅

固用漆漆過其翎花亦用漆下方耐風雨濕氣此火箭之制也此于今時之用晃敵惟圖高遠放去敵望而避之甚易是以有用之物而施于無用之地甚可惜也此段言火箭用之不精反不足以却敵南方之製多聚百枝或三五十枝裝入木籠內名曰一窩蜂又曰火龍少者九枝曰九龍箭或其狀差小者名曰湧箭馬上亦可施放各立名色甚多其實一而已矣或外假以龍虎之狀飾象之形千態萬狀總之一火箭之名也善用者長用短用不務高遠或三五十枝或百枝裝成一籠總一火信用有力之兵負之或禦虜禦倭只伺二三十步之內間隊而出平按地上直衝而去雖山海可摧況倭虜乎若遠遠見敵即先放了何益于事一長

技短用之間有無窮之妙此真必勝之訣知兵者自得其妙又長鎗之上可用火箭人人知之亦是遠遠放去徒費工料今鎗上各帶火箭一枝其法用黄藤紐做二扣光滑不澁以火箭一枝或二枝安入其內其火信要長外用一小箭桿竹劄破一半用刀刳空將火信按于半竹之下用細蔴線縛于鎗上要在鎗之半中其所縛之竹不礙下節使鎗信藏半竹之內下出一二寸人帶火繩一小段不拘左右以拿鎗前手中指夾之伺賊至三十步方反手點之其信已然隱入半竹之內敵人不覺惟兩手執鎗向敵斷殺其信燃至火箭後門敵已與吾接刃矣其箭一發對面而去焉有不中之理敵人着箭其鎗即至敵人躲箭

其鎗亦至鎗不中而箭中箭不中而鎗中此勢險節短之妙法百發百中之玄機操而熟之可百戰百勝予半生妙用專在于此制罷之法用罷之精不可不留心也（此段言火箭火鎗一進齊發虜防備不及真善用火攻百戰百勝之妙用也）然此法無難無分智愚一說就解縱百萬之衆一夜教之即成精兵矣然就裡尚有玄機惟智者心會神運若就說破恐有外泄傳之四夷反成無敵之罷縱以余當之作難破也客曰火毬火磚火礶之制願聞其詳答曰三者一法在人而已均為驚心駭目之具使其亂而取之之意也至於傷人未必如火箭之狠有日內用毒火毒煙使敵人口鼻聞之皆倒固曰是矣然兩敵相當生死不懼殺傷在地而猶殺人何等毒烈

御令人立時死也凡迂緩不情者余不敢用呼吸之間勝負已分若等中毒人死之時大事已去矣火毬火磚火礶此三者軍中必用之物但用之各有其時各有其地或敵人攻營蜂屯蟻聚可燒而走也或敵人結營山林可因而焚也或夜去敵營探其睡熟以此丢入外以精兵攝之可因其亂而取也或攻敵之城營其堅壁不高設法飛入使其夜驚不理吾得以逸待勞或水戰其船相近燃信得法丢入彼船或焚其帆蓬或亂其脚步無不利者至於火礶專為水戰之用（此段又言水戰中用火攻之法）舊制將藥信縛在礶外遇船燃着丢去然風帆上下往來不定一燃之後而機會不得點不敢復遲倘不得丢入賊船只得投之水中不

然則反為本船之害矣今制每礶入鼻鼻各繫火繩四五寸一段如臨用之際將火俱點着以四五寸之火繩可燃許久惟伺便始投一投則礶破礶破則藥見八面皆火繩豈無一繩燃藥者此法可以久待亦變法之妙者其火毬火磚若在水戰全在點信之人有用若點信太長易至閃滅或丢入敵船敵人見信尚長亦可反擲我船之內若點太短未及入賊船而先發均反為累況臨敵之時手忙脚亂之際易至失錯二物用之水戰不如火礶之妙也戚南塘（戚繼光號南塘善用火炮出不意殲滅倭夷南人建祠祀之）舊法用火藥一桶上用一碗火燃碗中以灰覆之看敵船之將近二人擡桶擲去其船可焚亦佳法也但恐桶重難舉火碗易覆未及

害人而先自害凡將官用一舊法思一新制必先求有益於己而後思致傷於敵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方為萬全之計徼倖之事安可用之今之火礶惟多以投之似不在滅公火桶之下也客曰火礶之制今變其藥線而用火繩可以持久極善之製也然遇順風彼船甚速而我船必遲欲焚其帆奈何答曰焚帆之製有遠近四等若在百步之外者火箭也夫傷人之火箭力要大勢要急其打造也非鐵桿鎚打二萬鎚不可其頭盡處回火止用十分之二若焚帆火箭止用木桿鎚打其力止可至百十步而止頭用倒鬚其回火當用十之三四夫火箭力大而帆蓆之薄一射徑過何益于焚故焚帆之箭止量其力至帆而止

則無透過之失如慮透過當于離火門之下一二寸處用竹札十字交叉以阻留之如五六十步用弓射石榴箭如二三十步則噴筒之制甚妙如近十數步之內或焚帆或焚其灶棚非火飛抓不可其制用堅木車作棒槌形自頂上入刀將內中車空入明火藥裝滿週圍共掏七八孔以出火又週圍用倒鬚釘釘之外以油紙糊之以避雨濕臨敵用手擲去或高釘帆上可以焚帆釘入人身可焚而走釘入灶棚可以延燒此四者之外焚帆無奇策矣客曰火飛抓之妙不獨水路焚帆可用如陸戰令持諸牌者（此段又轉論火箭非但可以水戰抑亦可以陸戰）各帶一具臨敵合戰之時前面用長兵相抵後面短牌手點火擲中敵人無不奪氣而走

者在識機之將臨時變通之而已此亦短技長用法也火石擲箭具正燒帆用射虜馬其火甚為有力火飛抓之外而又有火妖之說何以明之答曰火妖與火毬火磚總是一般只是方圓之形不同而於中用火鎗火刀或毒藥煮妙不同耳所費甚繁而取效未必如所說之妙發遲發速利害相半恐軍中愚蠢之兵用此未必能盡使利而不害也客曰昔諸葛有地雷之妙（三國時諸葛孔明六出祁山七擒孟獲多用火攻）今可行乎答曰可行但當用之西北若東南窪下之地方決數尺即有水泉雖土面之上四時皆（濕）氣縱有竹桿通火線而火信亦被潮濕難以卒發況下一部地雷要費無窮心機一箇火信不着不惟空費且至悞事客曰其

制可得聞乎答曰此無難者無論大小等砲俱掘成溝將砲裁向敵人來處或敵人集處上覆淺土中用通節竹走火線於內有用千日火者有用鋼輪者或待敵人自發則用走線橫擱敵人來路敵人衝斷其線則火機自落火發線走諸砲齊出如謂走線或怕大風吹斷或怕野獸衝動令一快走之人暗隱于後亦用走線發之或將各砲埋成營壘待敵人入營然後發之則須鉄鑄石榴砲或石砲而地碎躍無不可者遠近皆可以類而推雖百里之外亦可接去施放也客曰近日有新製竹將軍者聞有七利可得聞歟答曰竹將軍即竹發熕雖木亦可為之亦謂之木發熕此方謂之千里勝其牌雖一發而壞不似銅鉄崩

更能傷人其利一（此下詳言新製竹將軍七利之實井井皆是長策）敵人得去不可再用其利二每位通計工價不過七分費廉工省一刻可就其利三無難取之物隨地可造其利四體輕可以遠負其利五易於分佈易於搶擄其威猛與銅鉄相等能威敵心能壯吾膽其利六南北水陸無所不宜匠不論工拙皆能造其利七對壘立陣防營守城無不可者但安藥信并製藥之與别器少異不然則横出多而直出少矣智者自能黙會客曰黙會一言吾已明之矣而又有百虎齊轟三虎出穴一窩蜂長蛇破敵羣鷹逐兎飛刀飛鎗之類何其繁也皆稱衘鋒之具何者爲最答曰以上數法皆火箭之變也各立異名惟人所命總之大小多寡之不同

耳實别無奇巧爲將者量敵之衆寡而用器亦有多寡之别惟軍中事事皆宜預備則無不可用之器矣其制與火龍同不必逐件詳之但存其制而已客曰數者皆火箭之變誠用之在人矣然鞍馬之上弓矢之間亦可發火箭歟答曰能之法有火馬之制用竹札作人形將大木砲一具并火箭數百枝各列有次第外用木做鞍架一付將假人釘于鞍架之上用五色裝束人形手執鎗械一陣定用幾騎臨時將繩栓于馬上用中等性烈之馬兩邊夾制使馬不得回轉其尾札以棕蔴侵以油脂其信盤曲于假人身上臨發之時人馬兩處點火將馬縱去馬尾燒痛難敵營亦衝入不顧矣此亦田單火牛之遺智也夫田單用牛于穴城之中（燕樂毅下齊七十二城田單守即墨反間以騎劫代樂毅用火牛復齊降城）牛不能轉且外兵圍合數層而沿城道狄故觸之者無不傷今以驟地用之馬多戀羣萬一不肯行回衝傍走一馬一鎗之費亦不爲範人將奈何凡非吾所明之事似未敢必爲可明至于用竹筒內乘火箭十數枝帶于馬上臨敵用之或可恐至于用弓矢可發者乃箭之焚帆火石榴箭一名螺獅箭也法用箭一枝將明火一砲用松香潤布二三層包明火于內縛于箭頭之上將火信先點將弓拽滿待火出方放去水戰可焚帆陸戰可焚寨或焚城樓等項皆可客曰火馬不可用也火車何如（此下又問火車之法以盡火馬之窮）答曰車戰吾素講之惜未嘗一用夫古者以乘紀國莫重

于車也後狄人毀車爲徒而制始廢不獨車戰之制不行于天下後世而先王制兵之意從此湮矣此後人所以多野戰也今虜馬奔衝信非中國之馬可禦者車戰不講是以我之短犯彼之長終不濟也一講車戰則人笑以爲迂似以遲頓之車而欲與馬足較勝負斷無勝理殊不知車者原取其整齊部伍鎮靜人心進無速奔退無速走所謂有脚之城無糧之馬也奈何欲與虜馬較遲速也客曰虜馬一入雷擊風馳不能與較遲疾則無救于搶掠無補於敗亡來不能遏其入退不能阻其歸將焉用之答曰曷不考諸古人之得失乎古稱北邊良將莫過李牧（李牧守雁門匈奴不敢近邊稱爲北邊良將）又素爲匈奴所畏懼者莫過李廣（李廣才氣

天下無雙虜稱爲飛將軍夫李牧之用兵虜入則收堡而無亡失李廣不嬰刃斗而間諜常遣夫間諜遣矣則虜之入犯我可預知壁堅清野則虜入無所掠虜無所掠則勢必近城堡當于要路之衝下一車營一切騎步皆收入營內如虜騎之來將車上火礮火箭等器次第制之而車之傍隙則以弓矢三眼鎗制之其車前出拒馬鎗二三根用有力之人挽車而前爲衝敵之具則虜馬惟有遁耳豈能飛越虜遁則放開馬門發騎兵以追之若係誘我或衆寡不敵則仍收入營中虜再至則車上攻打復如初虜自東來則東路要衝如此應之虜自西來則西路要衝如此應之虜未有不捨此而之他者他處應敵亦復如此凡虜所到之處

皆如此應之夫虜之入也野無所掠及近城堡又不得逞一堡如此而堡堡皆然一鎮如此而鎮鎮皆然更出精騎埋伏險要因敗而後擊之將見虜無餘命矣虜入則清野以守虜去則伏騎伺擊即李將軍禦邊良法如只要將軍去逐馬足隨地推轉前去厮殺不惟車疲難堪且失車制之善若連九邊之心如一人之心俱能以車載火器連施迭放則河套爲中土而九邊無虜跡矣此言九邊守成當合心用火攻以防虜虜人自不敢近邊與勝算奇謀夫車上火器莫過百子銃佛狼機及火箭之利車須雙輪單輪相間惟在二人可推而行大則無用而反爲累內雜竹木發損馬腿砲三眼鎗滅虜砲而用之乃制虜之上策也若禦虜無車雖有火礮亦難禦其奔衝有車無火亦不能制

其死命此言火車火器相需爲用凡用車營須二三相連爲犄角之勢方可若獨一孤營萬一爲虜馬所困恐火器有限難以久支若近城堡而下車營相爲聲援乃爲萬全若出塞搗巢非馬不能而非車之利也但亦當預設一二車營于途中爲搗巢各兵之依歸人膽自壯萬一虜馬追來奔入車營爲休息之地歇而後戰無不可者若南方禦倭近山則多崎嶇近水則多溝塹似非用車之所若能神其用當極險極狹之地只用一車而阻逆之火器一發不惟障護我兵而倭將駭然懼矣計一車之費不過三四錢收奇功而神妙用端在是矣客曰戰車之制不一未獲見其最善者願求教焉此下又問戰車最善之制答曰南北之車當以雙輪單輪

並用今用之東南者惟單輪爲善何也道狹故也如用下營兩乘相幷中用木拴拴定亦雙也前出拒馬鎗二就作前挽之把手其鎗直貫于後就作後推之把手其貫二根長鎗耳如勢必棄車以戰將拒馬二鎗何後一抽而出則前後把手皆無矣敵人得去亦難轉移如孔明木牛流馬舌在腹中右轉則不能行之遺意耳諸葛亮與司馬懿對營祁山作木牛流馬以運粮爲晉兵奪去不一撥牛馬不行全在臨時變通相地爲之車上載佛狼機一或百子銃一傍安火箭二筒隨安隨放各有轉便不待摘下箭桶而後入箭恐緩不濟事也車前畫虎豹獅頭以爲驚馬之象其屏可後折以遮風雨亦恐太高難過險隘其兩邊各有門一扇可開可閉行可載衣甲數

糧車制之說一一條陳出來眞是良工法式每十人一輪只用一人在後推之如欲
行速餘兵以手持器械挿入車之兩傍鐵環内而代推之如不
用盡去上面屏廂下惟平車一輪可以運糧一車而數善備焉
此車戰之妙也亦馬隆之制而損益之也馬隆用車法而西出奇謀討平涼州無後
西顧南下之憂偏箱鹿角及木屋三者皆稱備矣毋論夷險無施不可
客曰善哉車之制也若得三萬人久練而成熟中生巧可成孚
然之勢或攻或守無不如意我
朝傾東南之財守西北之虜奉若驕無敢言戰雖邊捷屢報皆
待其已死而斬之者未曾敢有旗鼓相當一戰無非畏其奔衝
之勢若車戰可行則吾兵藉以爲勢而出塞之功亦可望也但

使藥無法分量少差則相去亦天淵矣此又轉問火藥分數有差答曰知言
哉獨不觀市井元宵之花火乎少有加減而花火各別若無制
度分別不惟不效而且害事昔余練兵陜西有閫司督造火藥
分發各兵始而試放不響既而大響損銃王者莫知其故疑而
問余余曰有說也南方火藥對定分兩皆加水舂其硝磺與灰
三者合一皆如菉豆子大臨時入銃甚易無崩塞之患今所造
止將三者碾細耳并未入水舂過各兵又不能分定分量或用
紙筒或用竹筒裝乘以便聽用而乃總入一大皮袋裝了兵係
馬兵終日馬上撞簁其硝與磺性重而沉底灰性輕而上浮初
放者灰也故多不響既放者硝黄也磺多則銃損此理甚明余精

火藥之性又何疑焉客曰思深哉敢問南方之製何如此下又問南方之製爲何
答曰南方之製硝用水膠或腥物提爭磺不用底灰或柳或杉
各有分量濕柳乾柳性有緊慢之別紅杉白杉情有遲速之殊
尤當知焉而新荊蘆與舊蘆蒿性亦不同至於茄桿灰苧麻桿
灰其說甚多而銃之有聲無聲皆于此中分別分量既定當用
水舂之約藥一斤用水二碗乾時更入頭料燒酒一碗舂如綠
豆子大擎于掌上火升而手不熱斯妙矣舂之不細則有白點
落手中尚能傷手豈止熱也如藥至手擎不熱裝入銃內豈有
後坐之理鳥銃不後坐而照星又對準焉有不中之理所謂器
精在藥精也客曰銃不後坐專係于藥乎答曰此其一也又在

銃眼平底則不後坐少高一分則後坐矣客曰製藥已精而銃
眼又平仍復不中何也答曰對未眞也客曰對眞而又不中何
也此又詳問銃發不中之病答曰此鉛子之病也鉛子之法銃猶弓也鉛子
猶矢也弓良而矢直無不中也今學銃之人全不知用藥者下
則可迸動幾錢鉛子猶如弓幾筒力氣能發動幾錢箭如稱衡
稱鍾務要相配少差則不準矣余舊有歌曰子重于藥則多半
落藥強于子火鉛子死子藥相停更合管門子門同圓藥力氣
全門大子小藥氣上燎設若偏歪出之必乖子彼火使決無中
理習者知之等於弓矢此數言雖俚能盡火器之妙不拘大小
其理實同外四川有石油者和藥可入水不滅若以石油煮皮

藥□藏火器中借火氣一發之力而石油之火崩散于船蓬艙之中掩敵不備駭目驚心縱以水救之而石油不畏水愈救愈熾（此尤其卓見奇籌）其焚必矣若以兵襲之無不勝者又聞江豚在水中能逆風逆浪而上故其油能逆風可合石油共爲藥至下用砲水中舊有水底鳴雷其法用大缸數口藏大砲于中安於崎險之處直對敵之來路上用桐油等物封固緊密中實以藥用竪竹取空藏走線於內安于水中用一索橫于水面而竹狗機栝用干日火生于索上索下水一二寸望之不見伺敵船之來或柁或底撞動其繩機落火發砲自水中打出而敵船可虞此不過下地雷之故智止移陸爲水如油紙封固之不同耳余

變爲一制似可禦倭夫焚倭之船莫如火碎倭之船莫如砲（火用礮以焚倭船用火砲以碎倭船此禦倭之上策）但大砲用於船上恐未損人反先損己自砲口大之上不敢放也今宜造木筏不拘若干座式用聲木縱橫平底風不可番水不可沉上安木架極其堅固量其高過於夷船將斗粗整木刳空即今之木發熕也量其大小用藥若干須用鉛子五斤以外者將熕縛於木架之上前立二杆外隊以絮被畫以城垣之形其被可升可落後用走舸二隻每隻用善泅者四人照管一筏或二三十座皆如之運於江海之上候番艙視風以分佈之夫海洋固濶而有山有沙其風則入其港視風所起之方位將此筏先架染于扼險之處平排如堵下安椿木以識之先操一二具照賊來路打去計砲幾許大用藥若干多能發鉛子若干重打及步數若干遠將打到之地亦用椿木識之上用浮板以便觀望其戰船居于水筏之後五十步之外以防其坐夫倭在水中長技不過鳥銃今筏以絮被遮蔽于前若得二三十具一字排列則倭船遠望不啻城牆莫測其中之虛實必用鳥銃先發既不得入同看倭船將入吾原識椿木浮板步數之內將絮被用活機疾速放落而走舸之人將筏扶正用長竿點火照敵打去以二三十座之筏一齊擊發倭船未有不損者風有不定吾筏亦可多造以帶調遣一班守此又一班防彼未爲不可（然此以待倭船又善備風勢以守爲攻最是妙算）砲之信藥亦用桐

油等紙封固此在架上非同水底鳴雷常在水中之比何能得濕彼倭船見損一二則氣已奪我兵見敵船已摧勇氣自倍却將戰船擒其上風用前項諸火器次第制之而攻其既敗分散斬擄首級全仗走舸爲一有不測余所謂用其善泅者正慮此也（照應上用善泅者說）客曰海濶浪大泅不能前奈何答曰有水馬之法用黃藤造一水馬腰似斗粗下用四足橫出水上其馬頭高一尺遮前浪馬尾高一尺中後浪各虛其中外用布裹堅漆拴以響鐽人騎其遮以便攀扯馬頭另外安插中空一段可藏乾糧足備三日之用有此一物則人人膽壯其體不重船中易載再用綿甲上用匏片爲甲葉匏取其浮綿取其濕可禦矢石傍跨

堅木短橈一件。橈首用鐵爲刃。可爲戰具。而橈桿之中。可藏小刃一口。以備急用。雖船損落水。猶可以戰。（用水馬以濟善泅者即既覆之舟猶可強）鬬。余每見江海舟人有幼子。各繫一整匏于其背。以防一時之溺。今將水帶。亦用黃藤編輯。至于兩腋。惟一扁層。或以皮聯之。取其不得戰鬬至于負之背上者。必加大焉。而胸前次之。各用布漆。不惟便于水。且利于戰。若腰繫此帶。而更騎水馬。則沉溺之患。可保無虞矣。（眞詳無遺策萬全之師也）

○火攻法藥料品

【王藥】 硝石 硫黃 【王灰】 柳灰 杉灰

【銃灰】 槐皮 樺皮 【烈火】 葫蘆桿灰 【爆灰】 箬灰

【法灰】 石黃 【無聲灰】 麻楷灰 【神火】 雄黃

【毒火】 雄黃

○從火諸藥

【紅】 桃紅砒 【炎】 麻油 【黑】 鐵脚砒 【燒】 桐油

【玉色】 馬瑙砒 【熱】 狼毒 附子 天雄 【陰火】 潮腦

【嘔】 常山 【炮】 辰砂 麻子油 水銀 【迷】 姜粉 礦灰

【爛】 銀銹 金汁 【泛】 閙羊花 【吐】 巴荳 【噴】 牙皂

【毒爛】 巴油 川烏 【閙】 草烏 【嚏】 半夏 【斷】 鉤吻

【信】 斑貓 【利】 川廣 【逆】 甘遂 狼糞 風豚灰

【火】 乾漆 銀杏葉 【毒】 江子油 巴霜 蒜汁 巴戟

人精 蜈蚣 虺蛇 蝰蛇 鐵脚蓮 大小蓼 礦灰

爛骨草 封喉草 斷腸草 蘆花草

右藥六十味。製煉神火毒火法火爛火各火。配合有方。假煉有訣。差之毫釐。謬之千里。專閫外者。毋輕用焉。

○神火歌訣（鈴營劫寨衝鋒破敵用之）

神火燒營第一方。石黃一味最難當。燒酒浸來麻油炒。定用三斤性太剛。加上雌雄幷異信。蘆花艾朒共松香。豆末攪和銀杏葉。更加乾糞與巴霜。松香二斤餘四兩。三七均分火藥強。飛雲砲裡深藏處。落地喧天放火光。噴霧吐烟紅蒲纂。雖多寇賊盡皆傷。破革衝陳誠利害。又燒衣甲及輜糧。

石黃（燒酒浸麻油炒曬乾爲末） 雄黃 雌黃 黑砒

蘆花 艾朒 松香 豆末 乾糞 巴霜

硝火 硫黃 箬灰 柳灰 銀杏葉

○毒火藥訣（破陣用之賊聞其氣昏眩卧倒又爍皮肉）

黑砒先搗巴油浸。毒氣冲人嘔見心。乾漆細研乾糞炒。松香艾朒要均停。雄黃一味爲君主。透出光明要一斤。石黃諸藥各四兩。四六火藥配分明。裝入砲內攻打法。破敵冲鋒便殺人。

川烏 草烏 南星 半夏 狼毒 蛇埋

爛骨草 金頂砒 牙皂 巴霜 鐵脚砒 銀銹

乾漆 乾糞 松香 艾朒 雄黃 金汁

石黃　硝火　硫火　杉灰　柳灰　班猫

薑汁　煙膏　骨灰　斷腸草　蝦蟆油

○二十八宿神火歌（無敵毒龍神火藥，又名神煙、神沙、神水，至難之敵用之）

二十八宿接天曹。二十八味藥神高。開天闢地安邦國，用之鬼哭與神號。蜂蛇一味毒爲尊，上應天垣名木星。此物一斤各二兩，除殘去暴顯威靈。上風揚者號神砂，迷人眼目瞎昏花。砲中發者號神烟，九竅須臾噴血鮮。但得毫釐鑽鼻竅，腦漿流出命歸泉。注於溪澗號神水，寸腸立斷連肝碎。順流逆去賊營中，百萬賊奴一陣空。不用干戈并汗馬，奪取妖烟第一功。

角木蛟　亢金龍　氐土貉　房日兔　心月狐　尾火虎

箕水豹　斗木獬　牛金牛　女土蝠　虛日鼠　危月燕

室火豬　壁水㺄　奎木狼　婁金狗　胃土雉　昴日雞

畢月烏　觜火猴　參木猿　井木犴　鬼金羊　柳土獐

星日馬　張月鹿　翼火蛇　軫水蚓

○烈火藥歌（燒營燒糧燒、賊燒馬用之）

銀豆松香各一斤，一斤硫火要均停，石黃雄信各三兩，提過水硝要七斤。每斤四兩灰爲使，劫寨燒營功最深。

銀杏葉　荳末　松香　石黃　雄黃　砒信

硝火　硫火　箬灰　樺灰　柳灰　班猫

艾肭

○飛火藥（衝陣劫寨焚糧燒、賊水陸馬步俱用）

蘆花合用桐油拌，密室炙乾俟細爇。一毫風日不可見，一見之時放火光。此物十斤不可少，更兼松香與豆黃，銀葉細羅乾糞配，更加皂末要相當。松香三斤各八兩，一一分明不可忘。却用火藥三七配，霹靂臨風烈焰揚。燒人衣甲鑽人眼，蒲面肌膚爛作瘡。任他虜賊千萬，砲響連聲一掃光。

蘆花（桐油拌曬）　松香　豆黃　銀杏葉　乾糞　硝火

硫火　皂角末　箬灰　樺灰　柳灰　班猫

石黃

○法火藥（最利害，一物不可見，一步不可行，生擒賊兵用此）

牙皂爲君，足十斤。二椒三蓼細羅成，信砒須用巴油拌，礦灰燒酒製須精。六味加和斤半足，烏梅淨末一斤均。諸味共和成一處，便將紙砲巧裝成。週圍却把松香蘸，霹靂小砲在中心。响處一聲如吐霧，迷人鼻竅瞎人眼。眩暈昏花無可奈，噴嚏綿延不絕聲。只見一物無容避，蒲營掩亂自縱橫，揮戈一陣前來捉，個個活縛與生擒。

良薑　乾薑　軍薑　胡薑　川辛　胡辛

黑蓼　赤蓼　榆皂　大皂　白信（巴油拌曬）　人精（炒）

礦灰（燒酒拌炒）　松香　石黃　雄黃　硝火　硫火

箬灰　樺灰　柳火

○焆火藥歌若賊皮肉㧞。焆見血封喉

銹子磁鋒巴豆粒。硇砂銀銹人中汁。連三五火要焙乾。再把桐油沙煤炙。取將火藥輕輕滚一砲不過二三合。假使虜人十萬餘。此砲只用三四十。飛砲打入賊營中。霹靂一聲天地裂。鑽入孔竅透人腸。開口封喉不可說。須刻橫屍滿戰場。此是火攻眞妙訣

銕子　磁鋒　硇砂　銀銹　人中汁　桐油

虎藥　硝火　箬灰　樺灰　椰灰　班猫

○逆風火藥歌風逆愈勁、焆蔽天

狼糞多收與艾肭。須教加添江猪骨。骨髓爲灰肉煉油。油拌硝硫灰性烈。曬焙須當用極乾。逐風愈勁眞奇絕。還當二八配分明。火攻陣內神仙訣。

狼糞　艾肭　江豚骨　江豚油　硝火　硫火

箬灰　樺灰　杉灰　班猫

○訣法

飛毒神三火合一。每火一斤硝六兩。硫一斤。箬葫椰灰各四兩。入硃砂三錢水銀三錢。研不見星

○火種方、

不木灰一斤。銕衣三兩。炭末三兩。麩皮三兩。紅棗肉六兩。署拌米泔水爲餅。每餅管一月。

○引藥方、

硝一兩。火酒製過。箬灰班猫各三錢。硫三分。

○砲藥方、

硝四兩。硫一錢。班猫一錢二分灰七分。

○銃藥方、

硝四兩。硫一錢。灰一錢二分

○地砲藥方、

硝四兩。硫三錢。密陀僧四分。灰三錢。

○起火藥方、

硝一兩黃三分。灰一錢五分。

○噴筒藥方、

硝二兩黃四錢五分。細砂七錢五分。製用桐油巴豆灰三錢五分。

○鳥銃藥方、

硝四十兩。淨黃六兩。椰灰或浮萍。或茄桿灰六兩六錢。

右各另用木槽擣爲極細末。照前分兩配合。用水畧拌濕杵千遍取起曬干如此三次爲細末。每一銃用藥二錢伍分。要打遠。再加五分鉛子。大小照藥輕重用。

○大砲火藥方、

晋州硫十四兩。窩黃七兩。焰硝二斤半。麻茄一兩。乾漆一兩。㐲

黃一兩定粉一兩竹茹一兩黃丹一兩黃臘半兩清油一分桐
油半兩松指一十四兩濃油一分
右以晉州黃窩黃焰硝同搗羅砒黃定粉黃丹同研乾漆搗
為末竹茹麻茹即為炒為碎末黃臘松脂清油桐油濃油同
熬成膏入前藥末旋轉和勻以紙五重裹衣以麻縛定更別
鎔松脂傅之以砲放復有放毒藥烟毬法
〇毒藥烟毬方、
毬重五斤用黃一十五兩草烏頭五兩硝一斤十四兩巴荳五
兩狼毒五兩桐油二兩半小油二兩半木炭末五兩瀝清二兩
半砒霜二兩黃蠟一兩竹茹一兩一分麻茹一兩一分

右搗合為毬貫之以麻繩一條長一丈二尺重半斤為絃乃
更以故紙一十二兩半麻皮十兩瀝清二兩半黃蠟二兩半
黃丹一兩一分炭末半斤搗合塗傅於外若其氣薰人則口
鼻血生二物並以砲放之害攻城者
〇又煙毬方
毬內用火藥三斤外傅黃蒿一重約重一斤上如火毬法塗傅
之令厚用時以錐烙透
〇藥信方、
好硝一斤硫黃四錢八分杉木灰四兩八錢滴水研極細晒乾
冊研

〇水裏藏火種方、
以紅棗去核用老茄枝石灰要成尼的不曾見水者各等分調
和一處晒乾用火煆煉存性聽用
〇火彈子方、
用松木炭一錢獐腦七分黃一兩硫黃二錢松脂三錢共為細
末用燒酒調均做小模子打如櫻桃大每箇約重二錢四五分
為度其鐵筒一樣如是
〇飛空藥火方、
用獐腦七錢松脂二錢石黃五錢共為細末用燒酒調作圓餅
如小酒鍾大晒乾聽用

〇長生火葫蘆法、
用大葫蘆一箇嘴上開一孔可容一指倒去子穰用好金墨研
雞蛋青入內盪過晒乾又復如此三四次入長生火藥于內外
用紙筋熟泥固封之以乾蒿為塞塞任葫蘆口其火經年不滅
板去乾蒿塞火藥噴出如放花一般遠如不用仍塞之
〇製火種方、
用板紙燒過存性一兩火硝一兩用童便浸二七日去性炒乾
又用荳腐漿炒數次淨用八分硫黃三分用桐子樹稍燒炭三
錢烘乾收用
〇收藏火藥法

收貯用木櫃多棚紙置乾處永不壞任意聽用

○解毒藥方、

明雄半斤砂仁二兩將白鴨一隻拌浸九浸九晒又以綠豆煎三浸三晒又以白蘿蔔汁三浸三晒又以樟木煎水三浸三晒研極細末用烏梅肉二兩耳草半斤熬膏和藥爲丸如鷄頭子大遇毒藥擒一丸碾製藥時用真阿魏抹口鼻致烟毒氣不能傷士卒毋得浪傳珍之珍之

○放烏銃法、戚總兵製式

夫放銃之法先將藥預裝各小竹桶內約銃口可容幾錢鉛子一枚即每桶裝藥幾錢藥多則鉛化藥少則子無力先裝藥入

銃用棚杖送實方下鉛子一枚又棚杖送下至藥際將火門取開用另裝細火藥傾入烏銃火門內向上振搖藥入線門將火門閉之以火繩安入龍頭前手托銃架中腰後手開火門即拿銃架后尾人面妥架尾之上用一隻眼看後照星對前照星前照星對所打之人用右手大食指撥黽向後黽入龍頭落在火門藥燃銃響

烏銃之中准在于腹長而直火藥之不奪手在于前手拿在銃腹照放之置在於兩手俱托執銃身而無點火之誤鉛子之利在於合藥之方其神機銃用木馬繫而多誤勢難再發退銃手執後尾其重在前一手點火眼不能照皆不及此銃之妙而古也

○製合烏銃藥方、

硝一兩 磺一錢四分 柳灰一錢八分

通共硝四十兩磺五兩六錢柳灰七兩二錢用水二鍾樁得絶細爲妙秘法先將硝黃炭各研爲末照數兌合一處用水二碗下在木樁木杵樁之不用石杵者恐有火也每一杵樁可萬杵若樁乾再加水一碗又樁以細爲度樁之半乾取日晒打碎成豆粒大塊此藥之妙只在多樁數萬杵之工大都如製墨相類若添水樁至十數次者則將一撮堆于紙上用火燃之藥去而紙不傷如此者可入銃矣再試之將人手心

聚藥二錢燃之而手心不熱爲妙但燃過仍有黑星白點及手中心燒熱者即是不佳仍前再加水樁之如式方止

○火攻條畧九戒、

一火攻之法上順天時下得地利中合人謀參三才而後行不得妄用當戒一

一除攻夷破虜之外不可漫焉嘗試當戒二也

一過古先帝王陵寢賢聖祠宇都邑閭巷輻輳之處前後無路用火攻之不但失崇道之禮而仁民之心頓沒矣當戒三也

一茂林在前水澤在後追無所去退無所奔巳營未整軍陣未齊凡遇此地用火攻之不但不能取勝他人且恐焚及于巳

當戒四也
一風候未定地勢未審反風縱火禍莫大焉必須先據地險次候風色察而行攻毋得妄發當戒五也
一賊擄掠吾民必思奇策拔脫民命王石難處不可遽用火攻不然是謂之用我火而焚我民也當戒六也
一萌甲方長鱗蟲始蟄赤地焚燒傷生甚夥喪德莫甚當戒七也
一藥品配合務貴精詳彼不得多此不得少應多則多應少則少以意增减臨時悮事當戒八也
一火攻之用全在相賊遠近早則置之空虛遲則禦之無及當戒九也
按火攻者雲飛鳥奔鬼神莫測其機電掣雷轟造化莫窮其妙其機在神權不能盡述製度輕重豈致浪傳是編詳陳條緒備載制度惟在智者因變而妙用之耳然此乃中國長技近亦有夷狄造作此法畢竟中國之人有導之者亦有以藥通之者故海禁硝磺等物不可不嚴

韜略世法火攻卷之上終

新編張靖峰家藏水戰急務韜略世法卷之下

水戰

國初置沿海衛所每所船五隻每船軍百名其法備載會典自一所一衛推之則合省之海船海軍可總其實也使法之常存何慮海寇之擾何來修復一二止可用于哨報難以冲敵及其事急借發福清塩船併報各澳民船奈彼不思
國家之急皆存鱉吝之私雖給價値終不直前况福清塩船雖大不可以當海寇之夾板船叭喇船漳州之草撇樂清之大鐵等船又不可以當海寇之鳥尾尖艚如東仔銅艾等船又不及也昔日海戰之船大小制度不同今當兼用如横樓艨衝此船之大者也如直進露撓此船之中者也又如艓艋海鰍此船之小者也以船之大者爲中軍座船而當其衝以船之中者爲左右翼而分其陣以船之小者繞出于前後兩旁之間隨船器械各須犀利完足但海寇所恃全在于銃吾亦以銃爲應中軍大船仍用佛狼機大銃數架兩翼中船亦用銅將軍大銃數十架其小船亦載鳥銃船筒數十架各船編定字號晝則麾旗夜則振鼓爲節制迭出更進則彼此衆寡勞佚之勢不同未有不殲此渠魁者也今蒙委官鳩工大造船隻戰船之造必有定議但船之外旁又須護以牛革漁網毡絮之類其大者更用刻木爲樹可避砲石又有車般之製令戰士前後踏輪舟自進退所謂

中閒上下回轉如飛虜衆相顧駭愕者用此法也又須預募能射與善浮之人一遇番船或以火箭焚之或以水鑽溺之是或皆可用也

鄧鍾曰閩廣浙直船制各異而不知其所以異者於海勢之不同也廣東船制兩旁設架便於搖櫓福建船制其旁如垣其遂用捲便於使風浙直船制平底布帆便於盪槳此船制之異也所由然者福建海水最清各信地俱近外洋一望無際縱有海島如浮漚之着水耳故有風時多無風時少順則使風逆則戧風此福船所由製也廣東自出五虎門上及大鵬下及北津以西俱有海島或斷或續聯絡於外商船來往多從裏海且風氣和柔全仗搖櫓此廣船所由製也浙直海水深處固多淺處時有近岸平淺或數十里潮長流深尋丈潮退僅可尺許故叭喇唬沙船專事盪槳此浙直之船所由製也若易地則風水不同其制亦當少異推此而山東以北危磯礁淺往往有之船制又不可執此例彼矣然欲攻大敵於外洋非福船不可蓋福船之制其蜂房垣墻即古之樓船巨艦其重底堅牢即今之過洋與使琉球船式也故諸省船制惟福建爲工

又按海上之戰不過以大船勝小船大銃勝小銃多船勝寡船多銃勝寡銃此中國之長技也故論戰則陸戰難水戰易然論兵則陸兵易水兵難而海將尤難者風濤難御此善水戰者之難其人也

○水勢

夫水攻者所以絕敵之道沉敵之城漂敵之廬舍壞敵之積聚百萬之衆可使爲魚害之輕者猶使緣木而居懸釜而炊故曰汾水灌平陽濟水灌安邑河水灌大梁清水灌潁川韓信夾濰水决沙囊而斬龍且（韓信聞爲龍且所輕壅水囊沙使半濟而擊斬之）曹公引沂泗注下邳而克呂布（曹操攻呂布於下邳潛引泗水注下生擒呂布而殺之）皆控帶山阜得地形之利也若平陸引水勞力費工利害相半智伯以水攻而亡（智伯水攻晉陽尹鐸城中沉竈產蛙民無叛意卒破智伯）此又水攻者之宜戒也故兵法曰以水佐攻者強凡水因地而成勢謂源高於城本高於末則可以遏而止可以決而流或引而絕路或堰以灌城或注毒於上流或决壅於半濟其道非一須先設水平測度高下始可用之也

○水平

水平者木槽長二尺四寸兩頭及中閒鑿爲三池池橫闊一寸八分縱闊一寸三分深一寸二分池閒相去一尺五寸閒有通水渠闊二分深一寸三分三池各置浮木木闊狹微小于池箱厚三分上建立齒高八分闊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不轉爲開腳高下與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齊起耿目視之三齒齊平則爲天下準或十步或一里乃至數十里目力所及置照版度竿

亦以白繩計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分寸可知謂之水平

照版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闊三尺柄長一尺可握

度竿長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內小刻其分隨其分向遠近高下其竿以照版映之眼目視三浮木齒及照版以度竿上尺寸爲高下遞而往視尺寸相乘山崗溝澗水之高下淺深皆可以分寸度之

○濟水 附

凡軍行遇津渡泛溢及入山谷逢水暴漲止則無舍濟則無舟

太公對周武王以飛橋轆轤越溝塹飛江天艎濟大水而不顯制度無以追究然罷用素具乃克無患故韓信以木罌渡河而虜魏王豹（韓信用背水陣而以木罌渡襲擒魏王豹）鄧訓以縫革置筏而擊胡（鄧訓見胡人浮筏蔽江乃以縫革置筏而反敗胡人）此又臨事制宜而能利涉者也今以所存法

凡軍行渡水上流有浮沫至者須待其定測水不漲則渡蓋慮半渡水漲或虜人壅遏上流欲絕吾軍也

凡殊方異域水勢有洄洑險惡者及蛟鼉水怪之屬兵師濟渡須皆先得鄉導問狀預爲防慮（問鄉導可得地利險夷而審處利害）

凡將渡先於岸上四面陣列仍令乘高遠望以候騎探之防寇之掩襲然後分隊旋濟

凡濟必先戰隊既升岸勤爲方陣亦令人乘高遠望如前法

凡簰筏謂以竹木及有屋宇處可以毀折爲筏浮渡并束草芻亦可用之

凡遇溝澗小水可伐水傍木并枝柯縻以藤蔓絙索推置水中使前後積聚相挽可以渡人

凡大寒欲濟流澌未合宜以繩橫絕水面約澌須臾流澌自合可以濟矣

凡軍行遇溪陂未得濟者則度其濶狹以軍中皁用鐵索相維橫絕中流實以土囊以遏水勢水稍淺諸軍可渡

○蒲筏

蒲筏者以蒲束九大圍顛倒爲十道縛如束槍狀量長短爲之無蒲用葦可以浮渡

○飛絙

飛絙者募善游水士或使人腋挾浮木繫繩於腰先浮渡水次引大絙於兩岸立大桩急定其絙使人挾絙浮水而過罷械戴於首如大軍可爲數十道渡

○浮囊

浮囊者以渾脫羊皮吹氣令蒲緊其空束於腋下人浮以渡

○皮船

皮船者用生牛馬皮以竹木緣之如箱形火乾之浮于水一皮

船可乘一人兩皮船合縫能乘三人以竿繫木助之更穩

○木罌

木罌者縛甕缶以為筏甕缶受二石力勝一人甕間容五寸下以繩鉤聯編槍其上形長而方前置筏頭後置稍左右置棹

○械筏

械筏者以槍十條為束一束力勝一人以五千條為一筏槍去鐏刃鱗次而排縱横縛之可渡五百人或左右各繫浮囊二十先令水工至前岸立大橛繫二大絙屬之兩岸以夾筏絙上以木絙環貫之施繩聯着於筏筏首繫繩令岸上牽挽之以絙為約免漂溺之患

○戰船

凡水戰以船艦大小為等勝人多少皆以米為準一人不過重米二石帆檣輕便為上以金鼓旗幡為進退之節其戰則有樓船鬬艦走舸海鶻其潛襲則有蒙衝遊艇其器則有拍竿為其用利順流以擊之諸軍視大將軍之旗旗前點鬧鼓則進旗立聞金則止旗偃則還若先鋒遊奕等船為賊所圍以須外援則視大將赤旗向賊點則進每點一船進旗前亞不舉則戰船徐退旗向內點每點一船退若張疑兵則於浦泥處設旌旗帆檣以惑之此其大畧也

○遊艇

無女牆舷上槳牀左右隨艇子大小長短四尺一牀計會進止回軍轉陣其疾如風虞候用之拍竿者施于大艦之上每艦作五層樓高百尺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戰士八百人旗幟加于上每迎戰敵船若逼則發拍竿當者船舫皆碎隋高祖命楊素伐陳（隋高祖姓楊名堅命楊素造船伐陳叔寶）自信州下峽造大艦名五牙艦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于上次曰黃龍置兵五百人又乘作艋等各有差軍下至荊門陳將以艦拒素素令乘五牙四艘逆戰船近以拍竿碎陳十餘艦遂奪江路

○蒙衝

以生牛革蒙戰船背左右開掣棹空矢石不能敗前後左右有弩窗矛穴敵近則施放此不用大船務在捷速以乘人之不備也

○樓船

船上建樓三重列女牆戰格上樹幡幟開弩窗矛穴外施氈革禦火置砲車擂石鐵汁狀如小壘其長者可以奔車馳馬若遇暴風則人力不能制不甚便於用然不可不備以張形勢也

○走舸

船舷上立女墻棹夫戰卒皆選勇力精銳者充之往返ㄋ飛鷗乘人之所不及金鼓旌旗在上

○鬬艦

船舷上設女墻，可蔽半身，墻下開掣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棚與女墻齊。棚上又建女墻，重列戰士，上無覆背，前後左右竪牙旗金鼓。晉謀伐吳，詔王濬修戰艦（晉司馬炎命王濬造戰船，乘江陵已克，直趣建業，大敗吳兵，吳主皓出降），乃作大舟連舫，一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門，其上皆得馳馬，畫鷁首怪獸以懼江神。

○海鶻

船形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鶻之形，舷上左右置浮板，形如鶻翼翅，助其船，雖風濤怒漲，而無側傾覆，背左右以生牛為城，牙旗金鼓如常法。

○廣東船

廣船視福船尤大，其堅緻亦遠過之。蓋廣船乃鐵力木所造，福船不過松杉之類而已。二船在海若相冲擊，福船即碎，不能當鐵力之堅也。倭夷造船亦用松杉，不敢與廣船相冲。但廣船難調，不如調福船為便易。廣船若壞，須用鐵力木修理，難乎其繼。且其制下窄上寬，狀若兩翼，在裏海則穩，在外洋則動搖。此廣船之利弊也。廣東大戰艦用火器於浪漕中，起伏蕩漾，未必能中賊，即使中矣，亦無幾何，但可假此以虩敵人之心膽耳。所恃者有二：發熕佛狼機，是惟不中，中則無船不碎，一也；以火毬之類于船頭相遇之時，從高擲下，火發而賊舟即焚，二也。大福船亦然。廣船用鐵力木造船之費加倍福船，而其耐久亦過之。蓋福船俱松杉木，蝛蟲易食，常要澆洗，過八九汛後，難堪風濤矣。廣船木堅，蝛蟲縱食之，亦難壞也。

○大福船

右福船高大如樓，可容百人，其底尖，其上濶，其首昂而口張，其尾高聳，設樓三重於上，其傍皆護板，護以茅竹，竪立如垣，其帆桅二道，中為四層。最下一層不可居，惟實土石，以防輕飄之患。第二層乃兵士寢息之所，地櫃隱之，須從上躡梯而下。第三層左右各設水門，中置水櫃，乃揚帆炊爨之處也，其前後各設木椗，繫以棕纜，下椗起椗皆於此層用力。最上一層如露臺，須從

第三層穴梯而上，兩傍板翼如欄，人倚之以攻敵，矢石火砲皆俯瞰而發，敵舟小者相遇即犁沉之，而敵又難於仰攻，誠海戰之利器也。但能行于順風順潮，回頭不便，亦不能逼岸而泊，須假哨船接渡而後可。

福船高大如城，非人力可驅，全仗風勢。倭船矮小，如我之小蒼船，故福船乘風下壓，如車碾螳螂，鬬船力而不鬬人力，是以每每取勝。但喫水一丈二尺，惟利大洋，不然多膠于淺，無風不可使，是以賊舟一入裡海，沿淺而行，則福船為無用矣，故又有海滄之設。

戚總兵所制海滄船，即小福船耳，喫水七八尺，風小亦可動，但

其功力皆非福船比設賊舟大而相並我舟非人力十分勝勇死鬬不可勝之

按福建船有六號一號二號俱名福船三號哨船四號冬船五號鳥船六號快船福船勢力雄大便於冲犁哨船冬船便於攻戰追擊鳥船快船能狎風濤便於哨探或撈首級大小兼用俱不可廢船制至福建備矣但近時板薄釘稀欲船之堅須加工料可也

又制開浪船以其頭尖故名吃水三四尺四槳一櫓其形如飛內可容三五十人不拘風潮順逆皆可用也

〇叭喇唬船

叭喇唬船浙中多用之福建之烽火門亦有其製底尖面濶首尾一樣底用龍骨直透前後濶約一丈長約四丈末有小官艙面兩傍各用長板一條其兵夫坐向後而棹槳每邊用槳十枝或八枝其疾如飛有風竪桅用帆槳斜向後准作偏柁亦能破浪甚便追逐哨探倭奴號曰軟帆賊亦畏憚

〇艟䑠船式

艟䑠船改蒼山船制比蒼船稍大比海滄更小而無立壁最為得其中制遇倭舟或小或少皆可施功但水兵人枝皆次於陸兵設使將水兵教練遴選亦如陸兵而後用之登舟其功倍于陸兵必矣司寄者何憚而不為哉

〇蒼山船

蒼山船首尾皆濶帆櫓兼用風順則揚帆風息則盪櫓其櫓設于船之兩傍腰半以後每傍五枝每枝二跳每跳二人方櫓之未用也以板閘于跳上常露跳頭于外其制以板隔為二層下層鎮之以石上一層為戰場中一層穴梯而下卧榻在焉其張帆下椗皆在戰場之處船之兩傍俱飾以粉蓋卑隘于廣福船而濶于沙船者也用之冲敵頗便而捷溫州人呼為蒼山鐵

〇八槳船

八槳船但可供哨探之用不能擊賊今閩廣淛直皆有之

〇鷹船

崇明沙船可以接戰但上無壁遮人蒙矢石何以禦之不如鷹船兩頭俱尖不辨首尾進退如飛其傍皆茅竹板密釘如福船傍板之狀竹間設窓可出銃箭窓之內船之外隱人可盪槳先用此舟冲敵入賊隊破賊技不能卻沙船隨後而進短兵相接戰無不勝矣鷹船沙船相須之器也

沙船能使帆闘風然惟便於北洋而不便於南洋北洋淺南洋深沙船底平不能破深水之大浪耳北洋有滚塗浪福船蒼山船底尖最畏此浪沙船却不畏此北洋可拋鉄猫南洋水深惟可下木椗也

水戰非鄉兵所慣乃沙民所宜蓋沙民生長海濵習知水性當

入風濤如履平地在直隸大倉崇明嘉定有之但沙船僅可于各港協守小洋出哨若欲出赴馬蹟陳錢等山必須用福船及廣東烏尾等船也

○漁船

漁船於諸船中制至小材至簡工至約而其用爲至重何也以之出海每載三人一人執布帆一人執槳一人執烏銃布帆輕捷無墊没之虞易進易退隨没上下敵舟瞭望所不及是以近年賴之取勝擒賊焉

○網梭船

此船定海臨觀象山一帶沿海地方俱有之其形如梭樣竹桅

布帆僅可容二人冲風冒浪專入大洋抵下八山取殼菜紫菜打魚之利舟至山麓二三人以舟舁置灘塗避風潮若欲西歸仍舁舟下水不能禦敵但可爲哨探之用乃魚船之至小者也

○飛輪架海舟

製用楠木作船不出三千料之樣長七丈二尺濶一丈六尺四寸兩傍前後兩輪輪外遮板使人不見大槳六枝人在內搖櫓首尾一大孔風狂浪高即弁二舟爲一用大堅木栓入孔中儼然一舟固不可觧海戰惟大船勝小多船勝少單以示衆連以示大兩得之矣

○套船子母輪舟船

製用飛輪舟外將杉木造一套舟只有前船頭裝以蘆葦油草湯傍封板腹内家虛凡泊淺洋峻島之間藉以護衛亦免擊觸之不若順風衝打即放火釘賊之舟我舟棄外套而還亦甚便利

○烏夷蜈蚣船

蜈蚣船象形也其制始于東南夷以駕佛郎機銃銃之重者小者亦百五十斤其法之烈也雖木石銅錫犯罔不碎觸罔不焦其達之迅也雖奔雷掣電勢莫之疾神莫之追盖島夷之長技也其法流入中國中國因用之以馭夷狄凡夾攻之具砲箭鎗毬無以加諸其成造也嘉靖之四年其裁革也嘉靖之十

三年數年之間未及一試而莫知其功用之大也其制底尖面濶兩傍列揖數十其行如飛而無傾覆之患風無順逆鼓櫂而行一日可數百里也

○戰船合論

昔日海戰之船大小制度不同今當兼用如樓船艨衝此船之大也如直進露橈此船之中者也又如舴艋海鰍此船之小者也以船之大者爲中軍座船而當其冲以船之中者爲左右翼而分其陣以船之小者繞出于前後兩旁之間隨船器械各須犀利完足但海寇所恃全在于銃吾亦以銃爲應中軍大船仍用佛郎機大銃數架兩翼中船亦用銅將軍大銃數十架其小

船亦戴烏銃鉛筒數十架各船編定字號晝則麾旗夜則擬鼓
為節迭出更進則彼此衆寡勞佚之勢不同未有不殲渠魁者
也（夏書言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誅賊之首惡不并戮其餘黨）然福廣浙直船各異而不知其
所以異者於海勢之不同也廣東之制兩旁設架便於搖櫓福
建船制其旁如垣其蓬用捲便於使兵浙直船制平地俱近外
洋一望無際縱有海嶼如浮漚之着水耳故有風時多無風時
少順則使風逆則簸風此福船所由製也廣東自由五虎門上
及大鵬下及北津以西俱有海嶼或斷或續聯絡於外商船來
往多從裏海且風氣和柔全仗搖櫓此廣船所由製也浙直之
水深處固多淺處亦有近岸平沙或數十里潮長水深尋丈潮

退僅可尺許故叭喇唬沙船專事盪槳此浙直之船所由製也
若易地則風水不同其制亦當少異推此而山東以北危礁暗
沙往往有之船制又不可執此例彼矣然欲攻大敵於外洋非
福船不可蓋福船之制其竪房垣墻卽古之樓船巨艦其重底
堅牢卽今之過洋與使琉球船式也故諸省船制惟福建為上
蓋大都海上之戰不過以大船勝小船大銃勝小銃多銃勝寡
銃此中國之長技也故論戰則陸戰難水戰易然論兵則陸兵
易水兵難而海將尤難者風濤難狎此善水戰者之難其人也

〇水攻條畧

一各船領兵指揮哨官各兵夫等風汛時月不許偷安悞事幾
者不分貴賤一體軍法重治如有警掌行號已畢而未到船
者已起旋而方來者俱係畏避卽發保候無功者斬
一中軍船戰聲喇叭響各鳴鑼齊擂戰鼓天鵝聲響大聲吶喊
奮勇勦殺其退縮後至者其捕盜舵工遇淺者其扳招繚手
使風不正賊船旁邊擦過者如已使風逼賊船相并不能成
功致賊船復走者俱論斬其捕盜各甲長挨報某兵不用心
者其兵斬首甲長止於綑打
一敵人慮我追戰故遺棄什物敢有撈拾不追賊者許本船捕
甲割耳示衆故縱者連坐斬首
一我船打賺賊舟一隻其餘船不行分投追打別賊且相攢爭

物首級俱歸先打者其餘船捕盜綑打一百割耳其一船已
逼賊舟未卽打敗餘船接應同用力者不在此例
一各船派定武藝時常檢點船上器具每日一驗火藥遇大晴
五日一曬收閣乾燥避火之處鎗刀器械半月一磨遮蔽風
雨一件收磨不如法扣罰工食甲長連坐
一各船火藥須要收藏安便免致火星爆入貽患匪細倘有失
悞銃手管藥兵夫一體軍法施行
一放火磚火毬之法須火線燃之將入方可擲下不然擲而或
滅就未滅賊可反手擲來正當發時反為所害
一火箭只着棚帆當中一點射去高則不可救低則易救

一賊船如近我船便傾下火藥一二桶少則無用連桶則恐滚擲水中須傾桶倒下一面用一二人以鐵鍬執炭火隨藥擲下火多則必有燃者

一弩弓不可遠遠則無益徒費矢竭力

一標鎗非兩船相逼不可用往下打更難准

一用鷄鴨卵擲于賊船上或用滑泥潑之亦可

一海燕忽成群而來主風雨烏肚雨白肚風

一海猪亂起主大風

一夜聽九逍遥鳥叫卜風雨一聲風二聲雨三聲四聲斷風雨

一蝦籠張得鱓魚主風水

一水蛇蟠在蘆青高處主水高若干張若干回頭望下水即至望上稍浸

一月盡無雨則來月初必有大風雨俗云二十五六若無雨初三初四莫行船春有二十四番花信風梅花風打頭楝花風打尾

◎水戰三策 南兵科荊可棟奏

爲平寇當詳局勢禦侮貴握先幾事臣覩夫水者天下之大利大害從來相地者以水爲界故自黃河之北（黃河源通自天厥從崑崙山下分派）直隸東省三晉者此北一局也黃河以南大江而北淮揚廬皖豫楚巴蜀西連三秦此中一局也大江以南

留都爲首姑蘇次之江右又次之此南一局也臣在南言南在兵言兵其於根本重地籌策又當加詳爲留都計有三策焉於大江以北二百里外厚集兵勇脉勢聯絡不使賊窺江真此上策也收集船隻擺兵南岸勁弩火器宵旦巡邏此中策也至于強寇壓境派信守城策斯下矣謂無策可也請就上策言之凡豫賊自此而南則穎州爲首廬州爲腰腹宿州爲尾穎有道臣鼓厲兵勇足當一面勢必奔廬廬若無備賊必長驅南下窺渡浦口諸處而江防遂孔棘矣合無做督理之例暫設兵道一員寇平仍裁之令其鼓舞壽滁諸州縣大練鄉勇犄角聲援至于宿州猶爲鳳泗（鳳翔泗州俱帝都上府）屏蔽更當置兵以與廬穎二處首

尾相應東護諸　陵南護　陪京是率然之勢也（率然是常山蛇勢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賊相不能近江何患窺渡哉此守南都第一義也防江中策樞操諸臣慮備巳周無勞贅及若守城雖屬下策其中儘有費調停者兵以承平廢弛多所隱占即如維揚額兵五千餘其堪用者少南中占役冒認大率若此乞皇上嚴爲申飭權豪不得隱占則清勾可確矣有兵不練與無兵同合無樞操提督細加簡閱衡石爲量（秦皇漢武將衡石程書衛士傳餐）異勇者蒙上賞懸銀爲的命中者即以銀錢給之間有老弱不堪或頂替應點者查出革去募健壯者補之庶操練可精矣都城曠大守埤勤惰全賴稽查萬一有做則分信必須多官少

則恐巡歷不及倉皇悞事且居人浩繁日用不貲一切柴米取資江北萬一浦口有警則十二門卽當晝夜無米無柴不攻自死閩寇以搶柴鼓譟幾至不測祈
頒諭旨令當民巨商各預糴米數百自爲收貯報數于官有卒急許其自糶照原價如數償之卽官用軍用分文不得勒短柴煤多積亦然則日用之需可預備矣至于多製火砲廣運鉛藥丸器其可資戰守者先事酌辦勿煩臚列也臣縱觀城內大勢妄權勘定大機雖迂疎無當惟
聖明採擇焉

按水戰條畧上所陳述亦詳矣悉矣此爲守南都三策以募

勇壯精兵先於沿江守禦此誠先幾第一籌末要備儲火砲鉛藥等器又是火攻水戰合一并行而不悖也

○江防六要　南御史張繼孟陳

一清盜源以靖江海

謹防孟河地方江海交匯之處素爲盜賊淵藪每冬春水涸回空糧艘及民間貨船悉由此河以達三吳一入于口窺伺刼掠猖獗特甚至于瓜州京口等處夏秋潮水泛溢二三壯丁撐駕小艇作扮漁船傍晚泊于岸邊遇有趕船孤客急欲渡江者探有貲囊賺入大洋不知所終又有一等雙櫓沙船專泊劉河崇明孟河京口瓜州儀眞各港口交通積年埠頭經紀攬禁客貨至夜深僻地或勾引賊船或謀殺商人往往有之皆由不肖營官愛其常例任伊出沒實爲江上厲階盜所由來皆由營官受賂阿縱之罪且以江南吳淞劉河等港正與江北狠山等營對峙出巡官兵與賊船對敵追赶或至南北信地賊船拋棄財物不肖官兵利其所有不弁力擒拏縱放橫行養盜貽害莫此爲甚以至夾帶硝黃蘇木等物出海通夷回則載犀角象牙馬尾等番貨而來則此華夷之防又不可不愼也今日通番弊根直洞若觀火先嚴禁此等情弊而盜源自可清此端本塞源之論所宜令各江防海防及各州縣并各營官兵有能潔身任事悉防守擒獲大盜及通番私船卽行獎賞紀錄如因循積習仍蹈前項諸弊者事

發之日除正犯以律議究外各任職守官分別參處

一稽戰船以實信地

邇來將官優游懈怠派信官兵姓名文冊絕不出江一查任舵兵安坐私家泊船港口或令一人看守似此曠役仍行造冊支糧上下相蒙不獨有警而官哨不知卽船泊岸久經風日保無不朽壞乎如近日狠山周橋營兵船百隻見修補而銀無給派信舵五斷不能水棲彼有責伊擒獲庸可得耶所宜令各營船兵時時苫蓋船隻任以爲家遇有盜賊出信奮力擒拏仍一面放砲鳴鑼知會鄰信船兵協攻追剿一有擒獲有功員役分別獎賞如有船無兵閑閣淺灘及有兵無船

倔募應點者查出以軍法究處（今日有船無兵有兵無船不可不稽其實）

一嚴會哨以密巡警

江海信地遼闊原設會哨之所令南北各營總哨等官率兵駕船每五日一次會于適中之地蹬用私記印戳于哨單哨簿其南北上下將領官亦令每半月會哨一次徐至附近有司用印鈐蓋使官兵遊巡江上以張軍勢以銷盜萌甚善也邇來將官懈惰總哨官將哨單差一二兵持一帖文赴有司請印到期亦令一兵執簿塡寫了事官兵交惧何以巡警所宜行南北各營將官嚴令總哨悉遵舊規如期駕船會哨附近有司必驗人船俱到方准用印各兵俱要南北面會互相

用戳如仍前因循欺瞞除哨兵以軍法行事外將領系用印有司竝行議處（今日會哨空有其名巡哨虛用其印宜申明軍法不可因循如前）

一足兵食以實營伍

年來疆圉多故兼以水旱頻仍欲防不虞則無如練兵足餉為着實乃近有不肖將領希圖兵糧任情占役以致營伍空虛且慣于冷補熱補之法一遇巡閱緩則借彼應此急則募民頂兵一旦有警將何恃而不恐又有不肖將領減尅兵糧致激鼓譟往往有之至于伍營衛兵糧在原編州縣有司征給每雙月塡簿報查邇來歷年延遲拖欠全不依期解發致令營官申請軍兵流訴至所報支解數目漫無稽考此係兵食大計毫不容緩者所宜行各該掌印官速查應給其營糧餉銀兩幷以前拖欠者盡數征解以憑支給毋容奸胥措解侵欺如仍前拖欠定以故違軍機參處（足兵先于足食今日有司減省糧食以致兵變為害不小各宜查報不許延遲最切時病）

一肅鹽捕以緝鹽徒

訪得沿江近海處所有等鹽徒撑駕四漿快船出沒江洋公然無忌名為鹽徒實行劫掠專務倡誘私販問罪結局事完隨復入夥肆劫商船是鹽徒即強盜也盡緣巡鹽員役或養盜分贓或月受常例甚而坐駕小船指名盤詰打劫商貨是鹽捕又一強盜矣各府州縣印官嚴責鹽捕員役務于各該

地方晝夜巡緝遇有鹽徒船隻即時擒拏如偷安不緝仍受賄縱容竝借稱盤詰反行劫掠事犯之日除將正法重究外各鹽捕官行行參處（今日鹽捕藉盤詰之名肆行劫掠沿河大弊須正法重治商賈幸甚）

一嚴操練以鼓士氣

國家厚餉以養兵將原欲閑習武藝為有備無患計耳然用力在兵而練兵在將必為將領者熟于步伐精于騎射然後責兵以練習誰不率從邇來各營將領狃于承平偷安作奸博帶長袖狀以儒紳舞文歌童酣恣夜飲鞍馬弓矢漫不親放出入乘輿而髀俱生肉矣（劉先主志在征討自對鏡髀而嘆日旬日間離鞍馬而髀肉復生）兵一遇巡閱間托二監即稍知操作而矢之上天入地者

舜令傍觀胡盧令之乘馬則按轡徐行（漢文帝勞軍細柳軍中不許馳馬乃按轡徐行周亞夫以戎禮見）若不勝惴惴然夫不自閑習而徒責之兵庸可乎臣謂閱操時務須騎射通試核能第賞仍行紀律如兩不相兼漫無一長者分別重輕以軍法究處庶無事而練習有警即可無退怯矣

按軍國大事各有利害半焉者然欲興利莫先除害是篇條陳江防六要俱切今日軍兵情弊將帥不得其人各以賄賂私相容隱遺害　國家不淺六害除而百利自興故以此爲水火二軍官　蜀云

8、水火二軍

南京主事何棟如陳

何謂火軍車戰是也臣聞奴酋有精兵四萬人馬皆披全[illegible]首兩旁皆夾長鎗對陣衝來我軍非排倒即箭射死毋怪其[illegible]入得志也臣謂從古出塞破虜未有不用車戰者若製得武[illegible]大車偏箱小車各一千五百輛大小銃砲數千位結爲三陣鼓行而前則虜不能衝突我軍既有所恃而無恐箭又能及遠我軍又有所蔽而無害于是從容以銃砲擊之遠者可打十里近者亦不下數百步更番遞換夜以繼日人馬俱碎營寨可燒觀與以弓馬敵虜弓馬利害何啻天淵倘火軍不練與無弓馬同倘假臣便宜召募知火器之人取人無方但以慣習爲主自擇知火攻之將統領而訓練之則火器非常一發難禦計虜兵雖十萬可一戰盡也此破虜之一奇也（用火車以破虜勢更雄于弓馬手）

何謂水軍海船是也臣聞奴酋新寨三面皆水一面阻山我軍縱得勝長驅卒未易下且虜空國獨當一面分兵擊之則不敵合兵圍之則不能是自遺之擒也昔廣東總兵王鳴鶴與臣講究海運良法謂宜詔海上貿易貨船可千百以上者官五民三勿令太重官照時給價私免其抽稅船之堅固即百倍于造載止八分又無患于漂搖其船上領受非千人之英即萬人之傑其衆水手無不膂力過人武藝精強若以船之大小多寡爲序自稍把以至叅遊皆劄空頭劄付有功者定授又主之以副經畧統之以大將佐之以督餉監軍道如漕運故事則人樂爲用

不特爲朝廷省百萬金錢且爲朝廷練就數百萬水兵誠百世之永利也邇見遼東轉餉多買舊船希圖省事所招皆亡賴之徒不習海道以致漂沒餉米四萬餘石可爲寒心宜于淮楊登萊之間添設一副經畧衙門召募大海船三百隻名爲轉餉實則寓兵與遼陽經畧互爲聲援一同進勦虜必空國迎敵臣率水兵直搗其寨破其巢穴則進無所利退無所歸成禽必矣此破虜之又一奇也（買堅固舊船者朝廷虛費以精兵衝破虜巢穴此用水戰之最勝策可爲禦邊要務）

按水戰火攻原非分而爲兩今此條畧所論戰船各有異制惟以廣東福建爲最而廣又以福建爲可火用然所論

船之所以取勝者多備火器火藥用火攻可見水戰火攻二而一者也所云水將水兵之難者難在合一而用也如以火攻單用車水戰單用船此又相將而分用之宜也

國朝車營舟戰制度極備間有不能合一而用從未見取勝者非水火二用之難其事乃水火二軍之難其將也選將以練軍則火攻水戰自得制勝之長策

攻城守城條畧小引

攻守原非分而爲兩也有攻而後有守有守而後有攻故善攻者敵不知所以守善守者敵不知所以攻然兵法有曰全國爲上攻城爲下者何恐傷人之多致于天地好生之德也所以攻必有道在乎審彼之強弱量我之衆寡或攻而不圍或圍而不攻惟以計困之以義破之如曹彬下江南焚香誓不妄殺并李昰一家且保全首領此之謂善攻至問所以守之者道將安出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非獨爲城高池深卒強糧足而已智慮周密計謀百出或多方以撓彼師或百出以疲彼師務以忠義激勵士卒并九死以報國矢百折而不回如張巡保守江睢雷萬春面中六矢而不動以此思守守可知矣昔公輸善攻嘗造九變攻具墨翟善守卽設九變守備是編凡攻城器械守城備具無不一一條陳以俟繼出之公輸墨翟將不兵而攻勝無城而守固矣

姑蘇張皇威貞吉甫識

攻城條器上卷目錄

攻守總論
攻城　地道　坦埋　不排搭緒棚
不掛搭緒　掛搭緒棚　頭車式　屏風牌
砲樓　雁翅笆拐　雁翅笆　屏風笆
編皮笆　上頭車梯　木馬子　渾脫水道
木牛車　木幔　濠橋　摺疊橋式
雲梯　飛梯　竹飛　蹋頭雲梯
火車　轒轀車　尖頭木驢　木牛車
木幔　巢車　城避矢石牛截船式
攻城梯式　翻摺梯攻城式　鐵苗
火鉤　火鐮　火叉　短刃
短錐　抓鎗　蒺藜鎗　拐鎗
列鑽　驢耳刀　钁錐　蛾眉
鳳頭斧　附餘

攻城條器上卷目錄終

新編張靖峰家藏攻城急務韜畧世法卷之一

姑蘇　貞吉　彙輯
祁門　王臣　訂正

攻守總論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攻（此言善戰者敵所不能守善守者敵所不能攻也）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轂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攻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攻其西者曰奇道大山淺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撾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木偶人也今夫盜之於人抉門斬關而入者有焉他戶之不扃鍵而入者有焉乘壞垣坎墻趾而入者有焉抉門斬關而主人不知察幾希矣他戶之不扃鍵而主人不知察大半矣乘壞垣坎墻趾而主人不知察皆是矣為主人者宜無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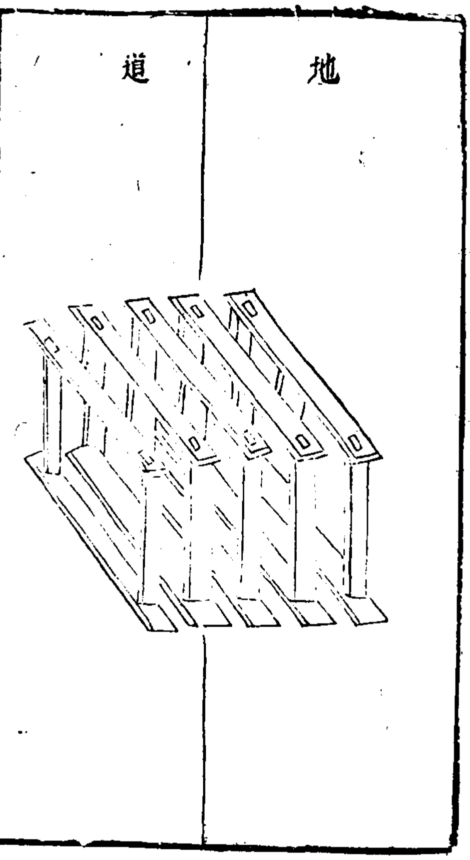
門之固而他戶墻隙之不虞焉夫正道之兵抉門之道也奇道之兵他戶之道也伏道之兵乘垣之道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敗之鍾會嘗攻劍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爲之守備者素也劉濞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濞會武關（西漢劉濞攻大梁）岑彭攻公孫述自江洲泝都江涇援武陽遶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拒成都不數十里（東漢岑彭攻公孫述）李愬攻蔡蔡悉精兵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愬自文城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

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遂降劉禪田令孜守潼關關之左有谷但禁而不之備林言尚讓入之夾谷關而關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況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係焉其可不知此三道而使之將耶

〇攻城

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皆謂用謀以降敵必不得已始修車櫓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踊土距堙又三月而後已恐傷人之甚也故曰攻城爲下然攻亦有道必審彼強弱量我衆寡或攻而不圍或圍而不攻知此則能勝矣攻之者大要攻其所不守與其所不救故城有宜急而取之者有宜緩而克之者若彼我勝均外有彊援慮腹背之患須急攻之以速其利如我強彼弱外無寇援力足以制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是謂不以兵攻以計困之令其自拔令其自毀若城堅兵衆欲留我師外援且至則表裏受敵拔之未足爲利不拔足以挫威若是將有不勝其忿而蟻附之士卒被傷城終不拔者乃攻之災此所謂不審彼之強弱者也法曰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兵少則不可以圍環而鬭之離而合之此所謂量我之衆寡者也又城有所必攻者有所不攻者故兵向城必先使諜者求知城中之糧數計人爲費糧多而人少則攻而勿圍糧少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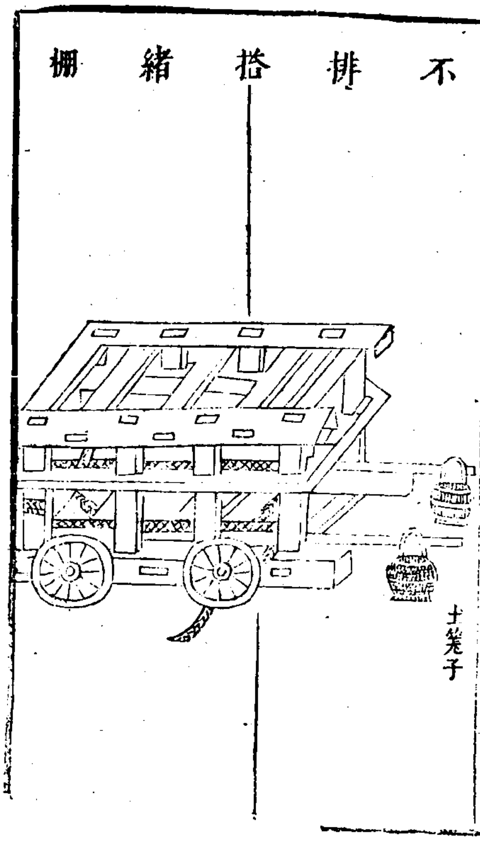
多則圍而勿攻此所謂或攻或圍者凡欲攻城備攻具然後行之得主地然後臨之趨其所救謂攻其軍士之所在絶其所恃謂斷其糧道而守其歸路使外交不得相救也圍兵必去城三百步外則弓矢不及姦僞不通賊出突圍勢力已困欲攻一面則四面撓之使敵不知所備此兵謀也不發掘墳墓不殺老幼婦女不焚廬食不汚井灶不毀神祠佛像恐怒敵也破城鼓聲未絶不許散掠俘虜俘虜須限以時及時擊鼓三通軍人便須歸營若捉獲婦女三日外放出此軍禮也得賊城堡非有要害可恃者不分兵鎮守得賊城近境者則固守以積糧儲薪芻之物所以免轉輸之勞也今採歷代攻城之器可設施者圖形于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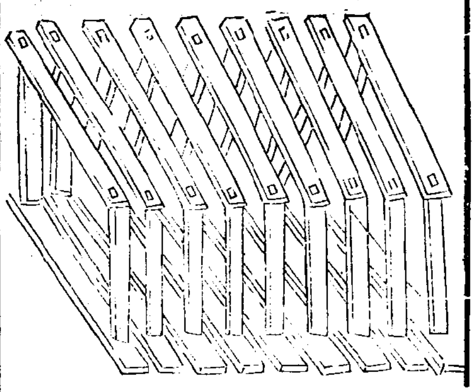
右地道約高七尺五寸廣八尺凡攻城者使頭車抵城鑿城爲地道每開至尺餘便施横地栿立排沙柱架疊樑防城土下摧鑿之漸深則隨益設之運木皆自頭車緒棚內外往來穴城欲透量留三五尺以來則積薪于內縱烈火焚之柱折則城自然摧毀。

右距堙即土山也凡頭車穴城則取其土爲堆阜非穴城者亦可鑿土爲之使人乘城而上世亦謂之壘道仍用生牛皮作小屋幷四面蒙之屋中容運土人以避矢石。

距堙之設乃攻城之第一具也積薪于內縱火于外令城柱折而城垣自毀此又火攻中之第一策也故弁此于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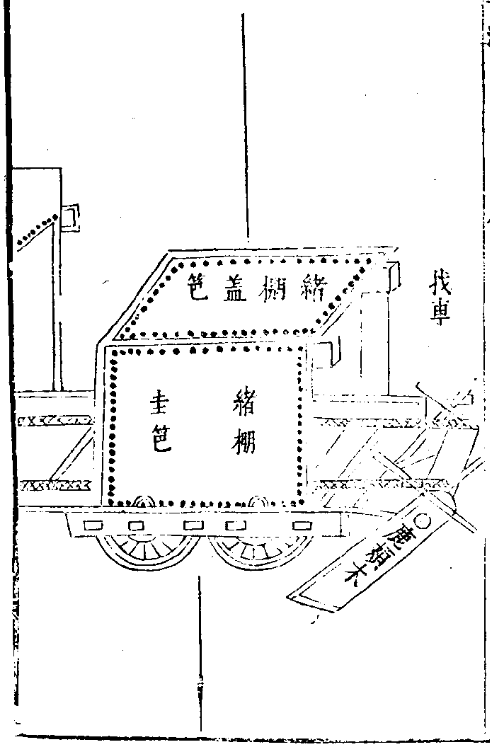


不掛搭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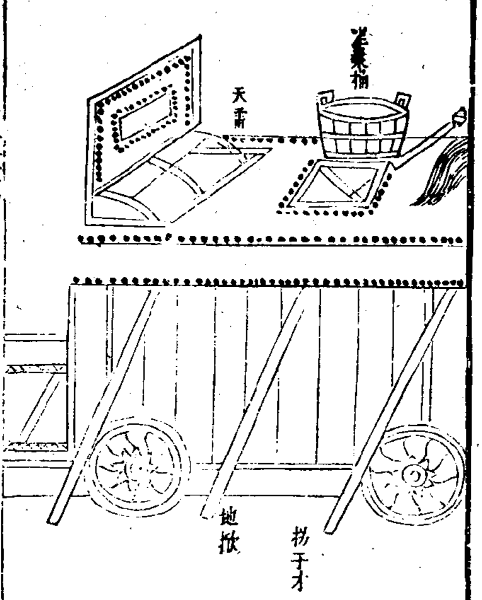


此緒棚接緒頭車架木爲棚故曰緒棚其高下如頭車棚上及兩旁皆設皮笆以禦矢石若頭車進則旋設之隨其遠近若敵人以火焚車及棚則設施泥漿麻搭渾脫水袋以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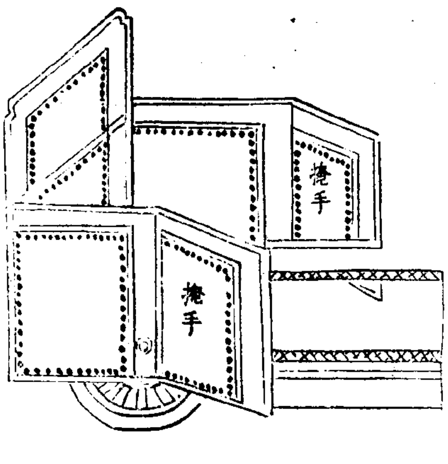
掛搭緒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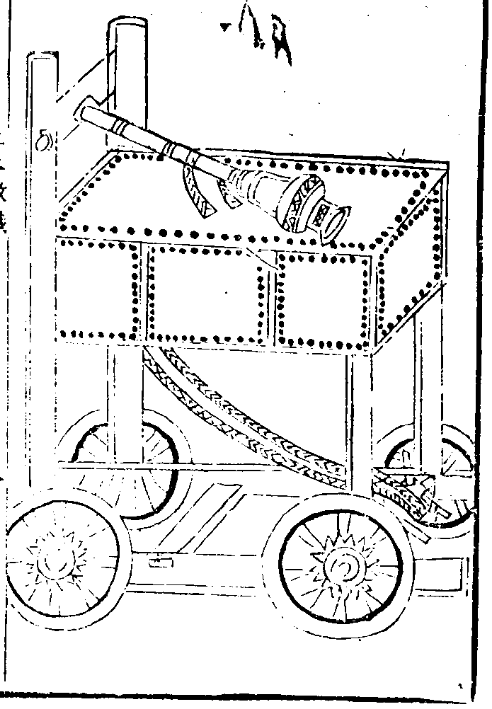
頭車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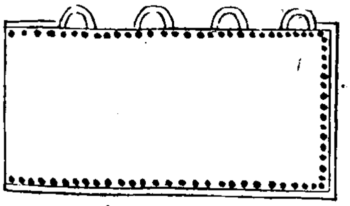
屏風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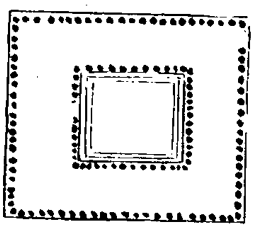
砲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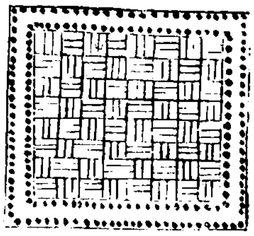
雁翅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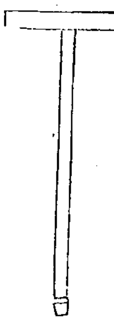
屏風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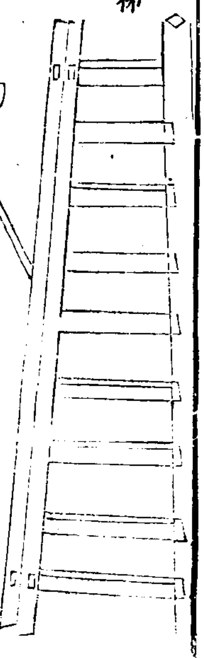
編皮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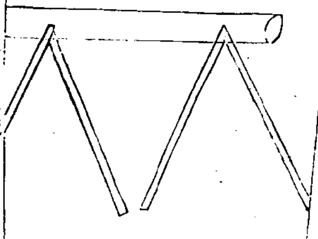
滴雁翅笆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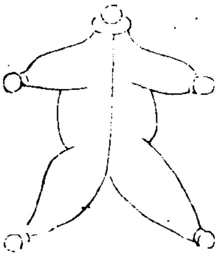
上頭車梯



木馬子



渾脫水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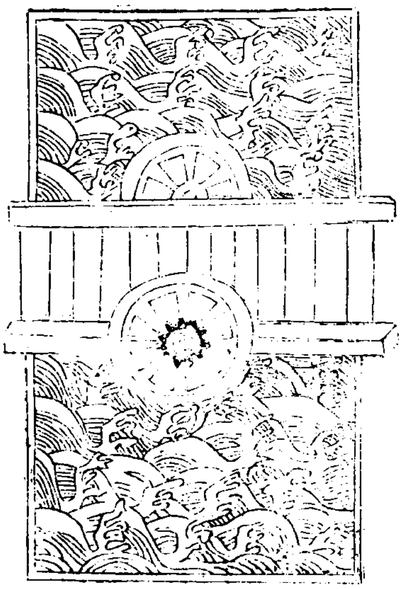
右頭車攻城羅也。身長一丈。濶七尺。前高七尺。後高八尺。以兩
巨木爲地栿。前後梯枕各一。前枕尤要壯大。上植四柱頭設涎
衣梁上鋪散子木爲蓋。中留方竅廣二尺。容人上下。蓋上鋪皮
笆一重。笆上鋪穣藁厚尺餘。穣藁上又施皮笆。所以禦石砲也。
車三面皆設約竿頭牌木。每牌長九尺。濶五寸。厚六寸。首有小
竅以皮繩係著車蓋垂在約竿外木無定數但取遮密三面牌
外又垂皮笆。亦以禦砲。方竅下置梯以升蓋上。前施屏風笆一
笆。中開箭窗倚以木馬。令人於笆內射外。凡攻城鑿地道。以車
蔽人。先於百步內以矢石擊當面守城人。使不能立。乃自壕外
進車。用大木二條。各長一丈八尺。謂之揭竿。首插前枕下稍壓

後挽出以土囊壅竿稍令揭車首昂起車每進便設緒棚續車後通壕則運土雜芻藁塡之運者皆自車中及緒棚下往來矢石不能及又以千斤大麻繩係車前枕引向後去以絞車自後急絞以不竿力令車首常去地尺餘兩面約竿牌木下分用三十人推挽梯枕下又以木橛鉄挺斡跳使進抵城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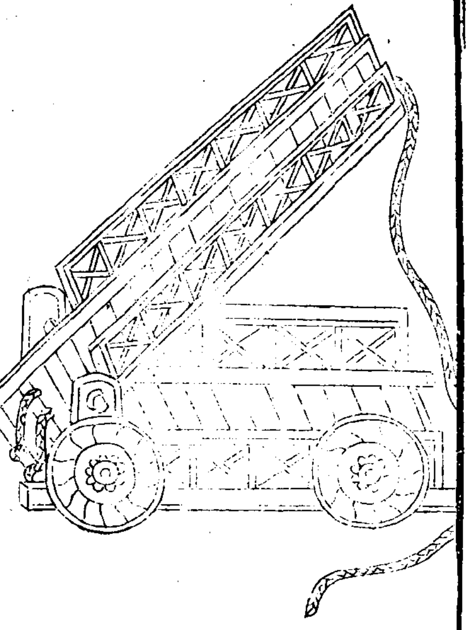
又濠橋長短以壕爲準下施兩巨輪首貫兩小輪推進入濠輪陷則橋平可渡若壕濶則用摺疊橋其制以兩壕橋相接中施轉軸用法亦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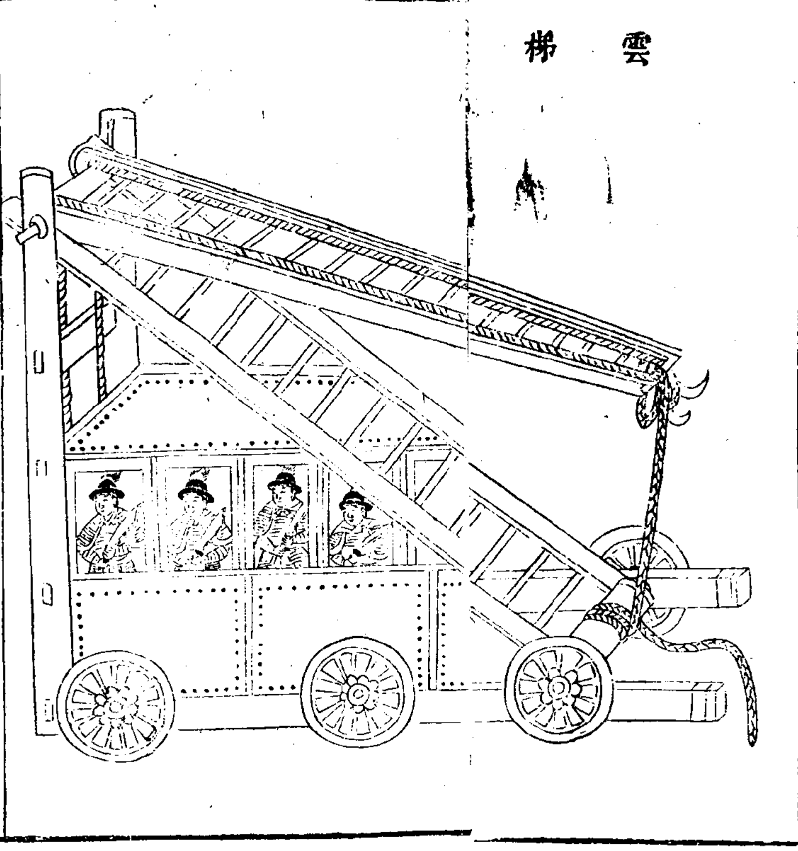
上頭車梯卽古雲梯之類其制度大畧如此然其長短小大高下又須相城而制不可以執方先定云

濠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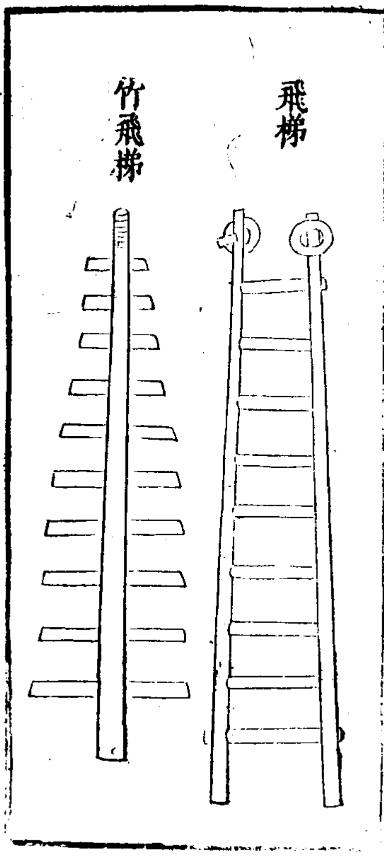


摺疊橋





雲梯以大木爲床下施六輪上立二梯各長二丈餘中施轉軸車四面以生牛皮爲屏蔽内以人推進及城則起飛梯於雲梯之上以窺城中故曰雲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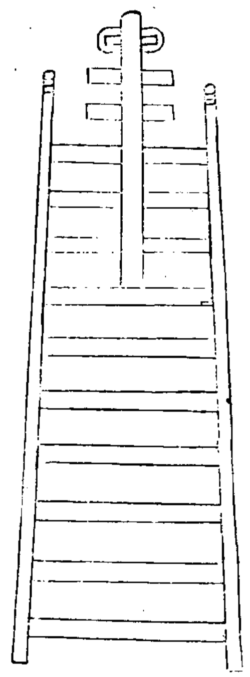


飛梯長二三丈首貫雙輪欲蟻附則以輪著城推進竹飛梯用獨竿大竹兩傍施脚澁以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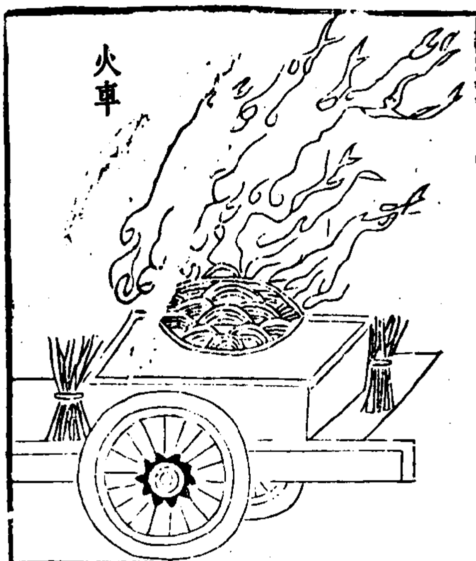
[illegible]飛梯之制爲兩層。上層用獨竿木中施轉軸。以起梯竿首[illegible]雙輪。取其附城易起。

此是先自衛而後攻人之意

躡頭雲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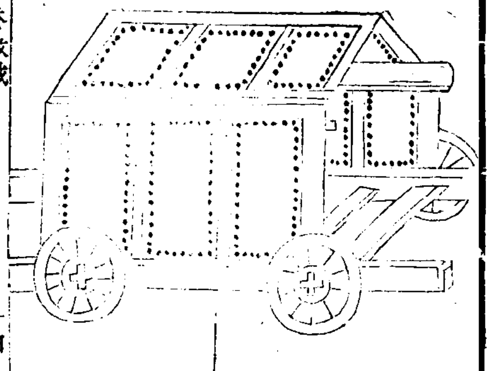


火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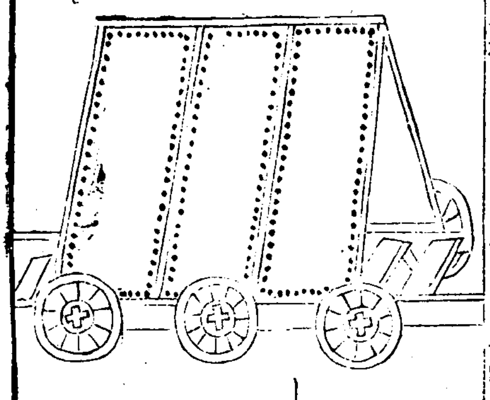


此火車以兩輪車中爲爐上施鑊滿盛以油熾炭火爨令沸仍四面積薪推至城門樓下縱火而去敵必下水沃之。油得水其焰益高則樓可燔也近說常油未必驗須石油更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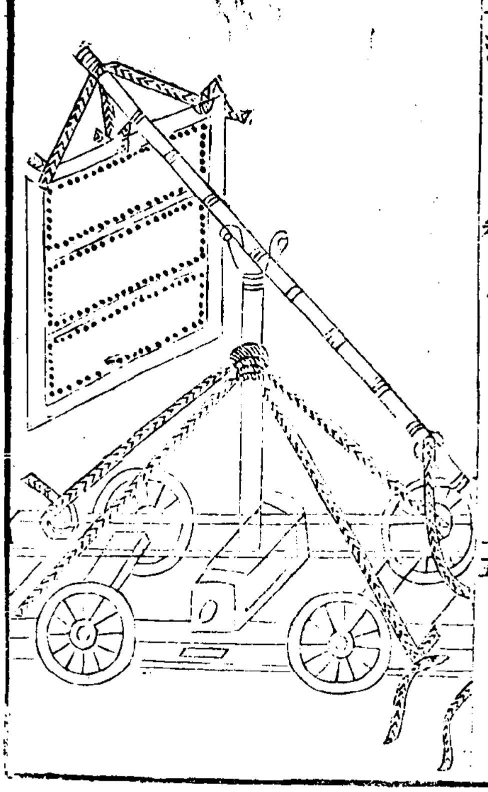
轒轀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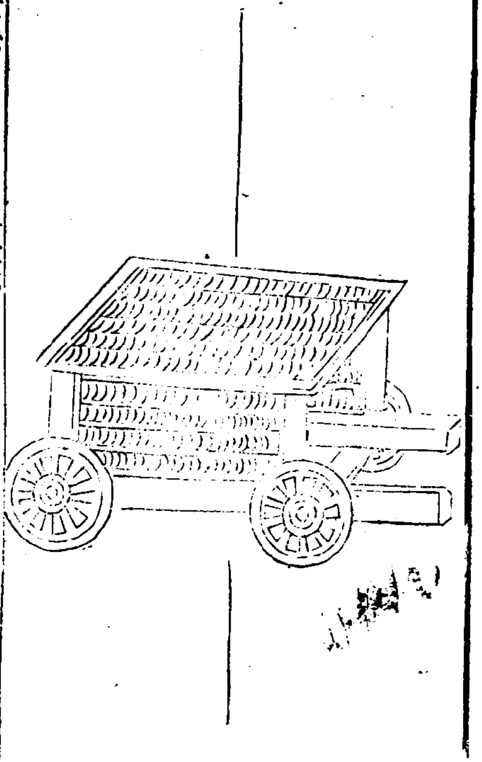
火頭木驢



木幔



木牛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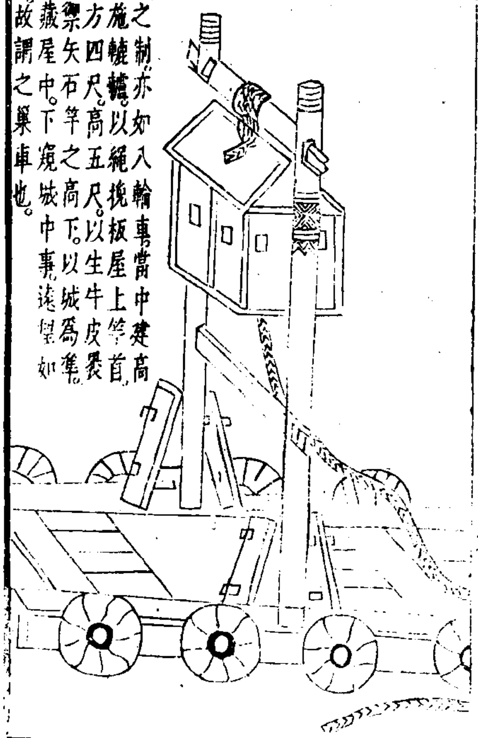


[illegible]車下虛上蓋如斧刃載以四車輪其蓋以獨繩爲脊以生牛皮革蒙之中可蔽十人塡隍推之直抵城下攻掘[illegible]頭木驢形如轒轀車惟增一輪上橫大木爲脊長一丈五尺[illegible]下方高八尺以生牛皮革裹之內蔽十人推逼城下以攻城[illegible]道

木牛[illegible]木厚板爲平屋裹以生牛革下施四車輪自內推進以蔽攻[illegible]木驢之類也

木幔以版爲之制如屏車裹以生牛革上施桔槔載以四輪低昂以繩挽之凡攻城則以幔禦當面矢石此製極精至臨機變通其用自是不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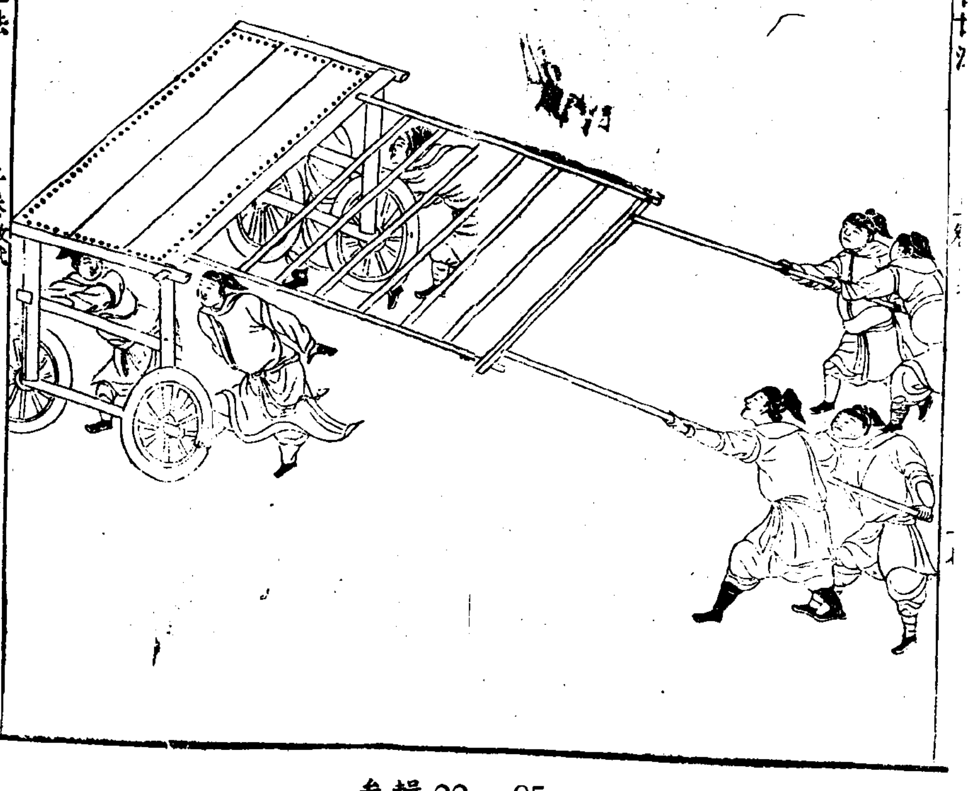
巢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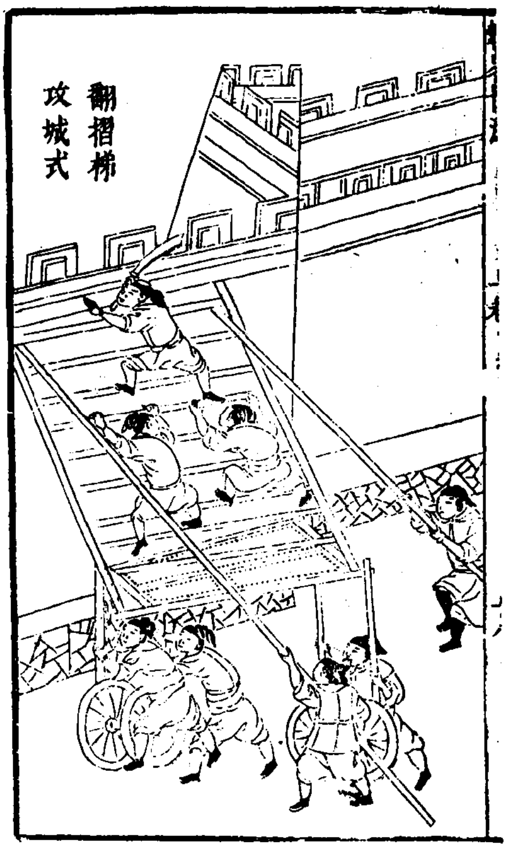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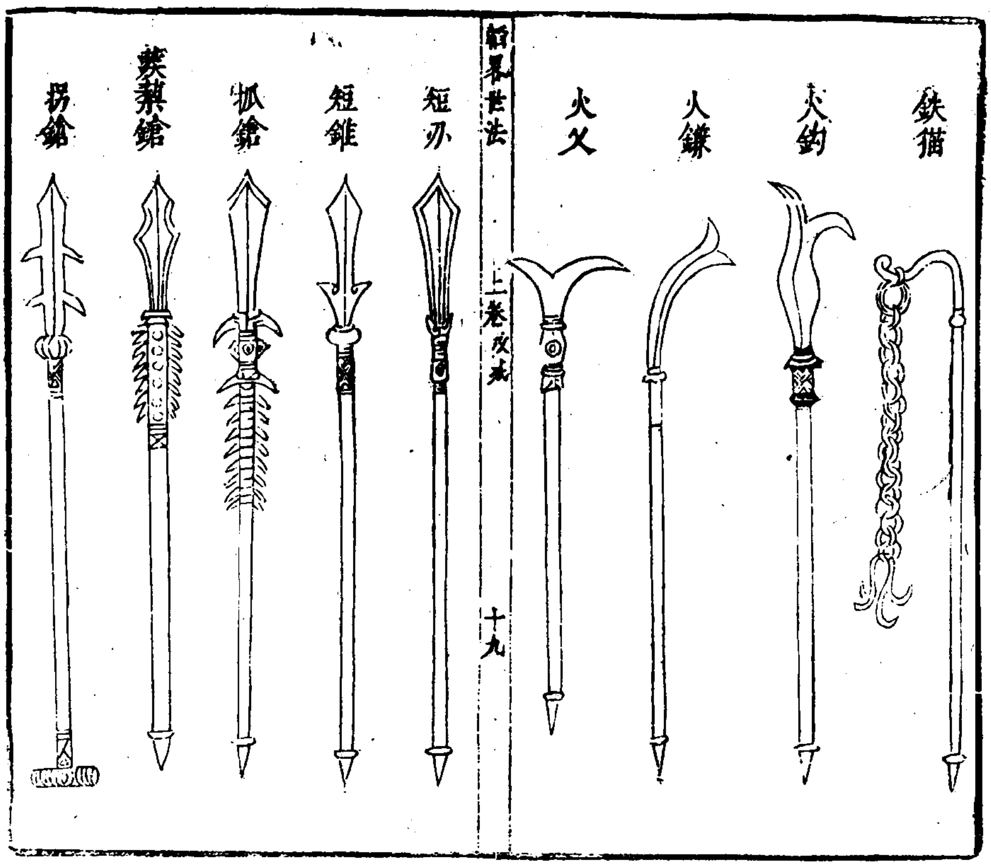
巢車之制亦如八輪車當中建高竿首施轆轤以繩挽板屋上竿首其屋方四尺高五尺以生牛皮裹之以禦矢石竿之高下以城爲準使人藏屋中下窺城中事遠望如鳥巢故謂之巢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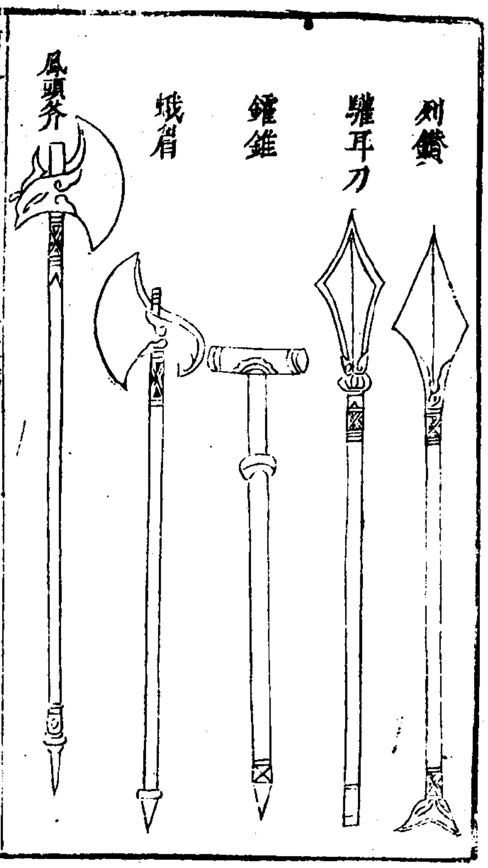
攻城避矢石半截船式

攻城翻楣梯式




翻摺梯
攻城式


鉄猫
火鈎
火鎌
火叉
短刃
短錐
抓鎗
蒺藜鎗
拐鎗



鐵貓以鐵爲鬚三鬚○火鉤以雙鉤刀爲刃○火鐮以鉤刀爲刃○火叉以鐵爲兩岐凡攻城將透積薪草松明麻秕於地道中灌以膏油縱火焚城續之令不滅則施四物以備用燒之三日其城自摧○短刃鎗幷袴長二尺桿六尺○短錐鎗幷袴長一尺二寸桿長六尺○抓鎗刃長一尺五寸刃後有四逆鬚桿長六尺前二尺施鐵刺如雞距○蒺藜鎗刃幷袴長一尺三寸桿長六尺前二尺施鐵蒺藜皆頭車緒棚中所用之戰罷○拐鎗刃連袴長二尺五寸桿長四尺有拐攻城將透敵來迎我則與前四鎗通用捍敵也○烈鑽刃連袴長一尺五寸上銳下方潤八寸柄長三尺有拐○驢耳刀刃連袴長一尺上銳下狹柄長三尺凡穴城先用刀鑽土後用地鍬鍤○钁錐刃連袴長二尺柄長二尺五寸穴城深者以錐探透否○蛾眉钁長九寸刃潤五寸柄長三尺○鳳頭斧頭長八寸柄長二尺五寸並地道內撅土用之

○附餘

兵書曰攻城者迅聲烈勢有若雷霆使壯士不及掩耳李靖曰兵貴神速經久變生三畧曰拔而勿久夫城虛者可以圍而守之城實者不可圍而守之虛者謂其無人馬糧草守具不完又無外援止可以深溝高壘待之其賊計無所施自然求出則易擒或城中糧絕且夕夏出我乃詐爲抽軍點集人馬空闕一隅

夜則詐燒火炬令賊望見必從空處突出乃於要害多設奇伏兵勁弓硬弩邀截斷其首尾不使相救別使偏將領步兵入城安撫居民守護倉庫城實者謂城中足食足兵求戰不出必有外救不可以守久則變生外救必至所謂停留長知是也可多設奇謀疾速攻之斯爲智將也

○攻城條畧

一用鵝車洞子運土塡濠作距堙土山於洞子內使人分作左右兩行一行轉土入濠塡城下一行轉空罷洞子別使壯士聚土轉入不可使人往來搬運出入不便有距堙可望却探斫木伍用布袋盛土堆積上城廣積柴薪城邊惟高潤爲

其洞子上多設泥漿縕麻揞防備猛火油箭火砲

一用尖頭木驢虎頭車直抵城下用鴉觜钁鑿土開作一窟穴令自崩摧。

一用三脚雲梯上城則檑木不能害。

一用火砲打敵樓撞車衝門破柵

一用火砲火箭火禽燒城中積聚

一鑿城作孔夜使壯士入城斫關偷門亂燒積聚

一將自家軍兵分作番次令晝夜使矢石鼓躁攻之致彼不能安坐如此三晝夜不得眠而人自困乏力衰我亦詐作困甚。權且住攻於中夜月黑時使矯捷勇鬪之士上城偷門斫關

引大兵入城

一常於要害處設奇伏防外援如無則不然也果有更分兵支吾

一可於中夜用勁弓硬弩射箭入城於箭上繫書間諜反害之意許之重賞如士卒收得亦可遞相誘說令內外相應。

一能知賊魁所用腹心謀主及左右輔佐有才能之人可以箭上貼寫文字相約會合之意射入城中亦可反間令上下自相殺伐也

已上攻城之法陳其大畧耳巧策多途不能盡述

韜畧世法攻城卷之上終

守城條畧下卷目錄

守城條畧

守城　城制　牛馬墻式　弩臺

敵樓　白露屋　戰棚　團樓

垂鍾板　篦籬　狗脚木　皮竹笆

木馬子　插版　暗門　陷馬坑

機橋　撞車　絞車　甕聽

風扇車　布幔　皮簾　木立牌

竹立牌　被圍　限隔　用砲

新城　突門　門樓　羊馬墻

新編張靖峰家藏守城急策韜畧世法卷之下

○○守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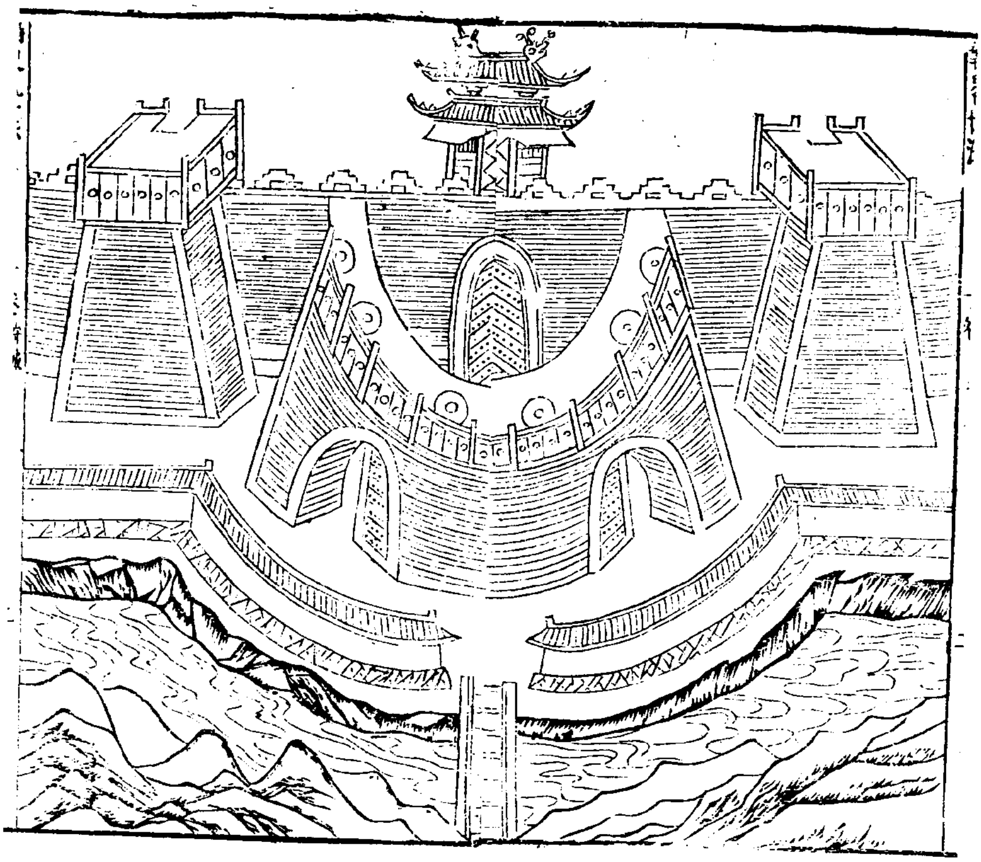
兵法曰守城之道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故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非獨爲城高池深卒强糧足而已必在乎智慮周密計謀百變或彼不來攻而我守或彼不挑戰而我擊或多方以誤彼師或屢出以疲彼師或彼求鬪而我不出或彼欲去而懼我襲若此者皆古人所以坐而役之敵國之道也此雖得禦攻之計然又要先審可守之利害

凡守城之道有五敗一曰壯夫寡小弱衆二曰城大而人少三曰糧寡而人衆四曰蓄貨積於外五曰豪彊不用命加之外水高而城內低土脈疎而池淺守具未足薪水不供雖有高城宜敗守亦有五全一曰城隍修二曰器械具三曰人少而粟多四曰上下相親五曰刑嚴賞重加之得大山之下廣川之上高不近旱而水用足下不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時就地利土堅水流險阻可恃兼此形勢守則有餘故兵法曰城有不可攻又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皆謂此也凡守之道敵來逼城靜默而待無輒出拒候其矢石可及則以術破之若遇主將自臨度其便利以强弩叢射飛石併擊斃之則軍聲阻喪其勢必遁若得敵人稱降及和切勿弛備當益加守禦防其詐我若敵攻已陣不技而去此爲疲師可躡而襲之必破此又寄之明拆見利而行不可羈以常撿也

古法曰三里之城萬家守之足矣今若遇敵逼近人力不暇者即且約容一軍人馬如築於閑時須稍寬濶作四門二開二閉門外築甕城城外鑿壕去大城約三十步上施釣橋壕之內岸築羊馬城去大城約十步凡城上皆有女牆每十步及馬面皆上設敵棚敵團敵樓甕城敵團城小也有戰棚棚樓之上有白露屋城門重門牐版鑿扇城之外四面有弩臺自敵棚至城門常設兵守以觀候敵人圖形于左

有攻必有守如墨翟制爲善守以禦公輸子善攻之類

城制



平陸築城下濶與上倍其高又與下倍假如城高五丈則下濶二丈五尺上濶一丈二尺五寸其城外甕城或圓或方視地形爲之高厚與城等惟偏開一門左右各隨其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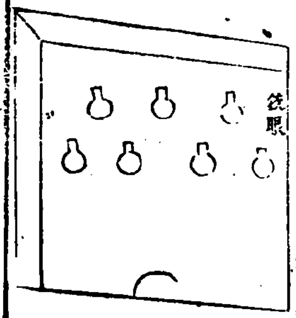
羊馬城高可一丈以下八尺以上亦偏開一門與甕城相背若甕城門在左卽羊馬城門在右也女牆高可五尺壕面各隨其地爲濶狹大要在面濶底狹其深及泉使箭砲難及卽任壕橋直對羊馬城門若城門汲水須在城外則甕城羊馬城各更對開一門以通汲路惟不得對大城若依山帶河地勢不便則大城須爲偃月形開三門而已餘不改平陸之制

甕城上各設戰棚其制與敵樓同間數視城之廣狹其山城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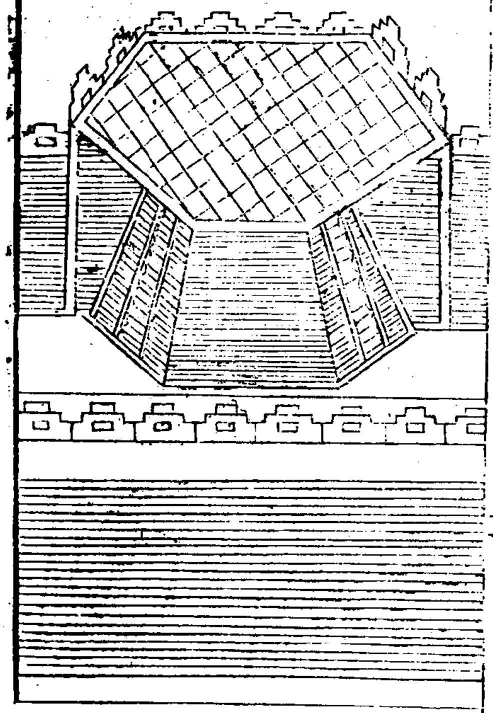
又擇前後左右取去大城近處隨山形別築一城令與大城相接必盡據高地外亦開塹兩城之中或設烽臺以爲遠候賊至即以兵尊守免先爲賊所據下窺大城中虛實（今秦州鄭州等之城皆若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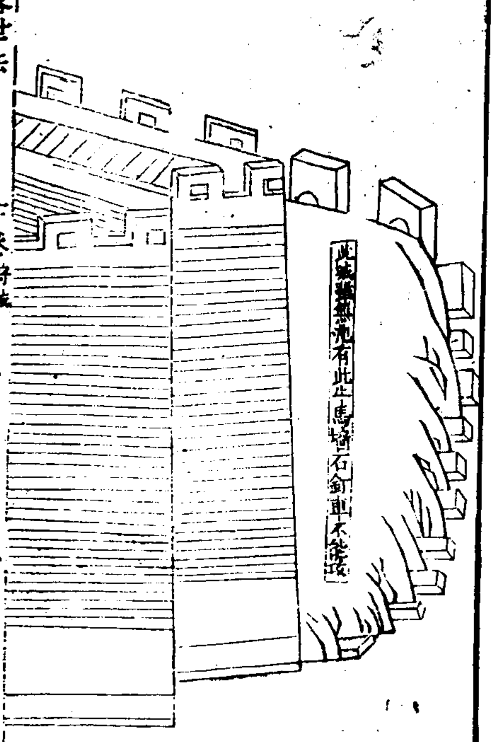
牛馬牆在城外濠上濠岸不拘寬狹狹則一丈寬不過二丈其外爲牆或磚石三合土俱可牆身每對一雉下底開一大將軍銃眼以人不可鑽入爲則凡此墻每高三尺平過五尺爲一小銃眼可容佛郎機每眼上加一直眼可三寸高二寸濶以便眼瞭可以高下應賊自此眼之上再三尺又眼一層寬狹如之但此眼只用手銃不用大火礮墻脊用斧刀磚不使不可立賊或登此墻用長柄大斧棍擊落無可偷襲或一應避難之人牛馬芻粟皆[illegible]下容之之類晝夜難辨不敢開城皆可暫於墻內收避此墻恃城爲險城恃墻爲衛緩急則城上人可以助力張威若守城人不用命城上人可以瞭見但此墻施于水深河寬之城未見其力若施于無濠之城爲分賴之且避難之人可無入城矣

牛馬墻式



弩臺





[illegible]臺上狹下濶如城制高與城等。面濶一丈六尺長三步與城

相接。每臺相拒亦如之。上通濶道臺上架屋制如敵棚。三面垂

以濡氈以遮垂鍾板。亦備繩梯。內容弩手一十二人。棚上三面

立牌遮箭棚上亦容弓弩手一十二人。隊將一人置五色旗各

一鼓一弓。弩檑木砲石火鞴等皆蓄之。常伺寇至舉旗爲表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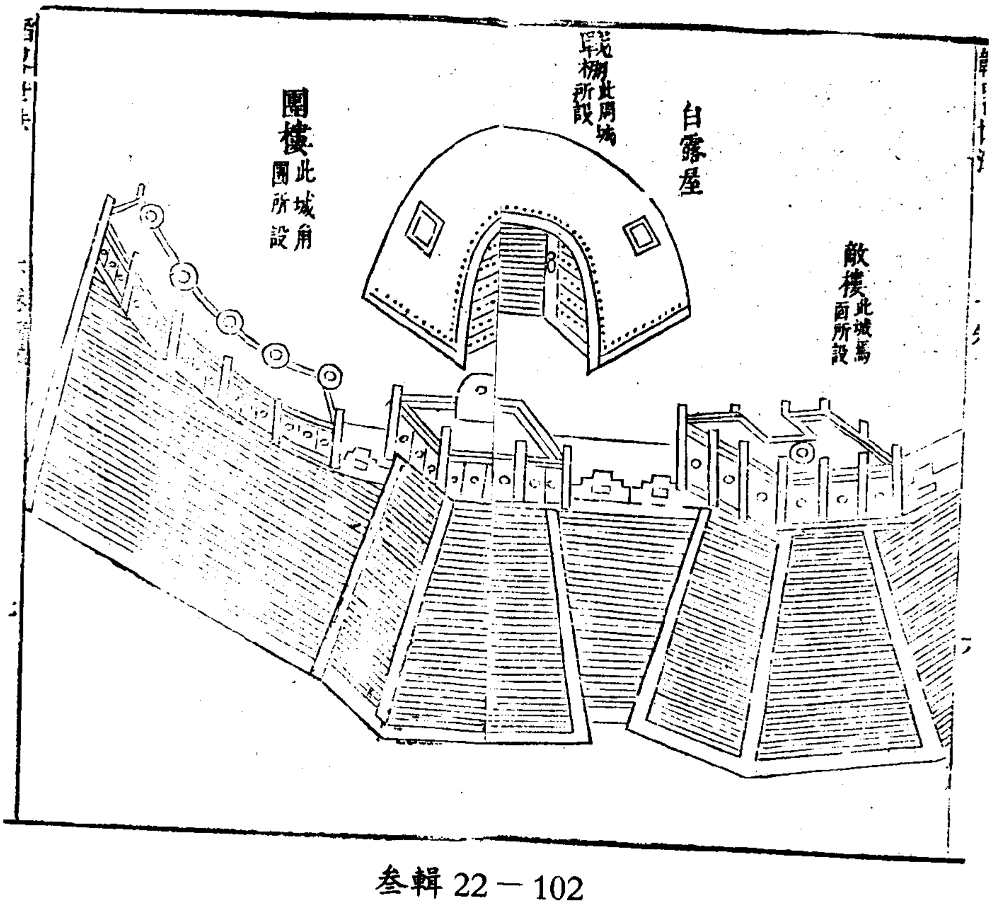
令臺必城上見之。皆舉旗相應。寇來自東即舉青旗南舉赤旗

[illegible]北舉黑旗。已來復還舉黃旗。寇來漸近則望其主將

[illegible]叢射之。其砲檑用如城上法

弩臺之制。所以登高望敵以爲守禦第一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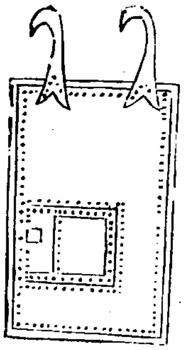
敵樓團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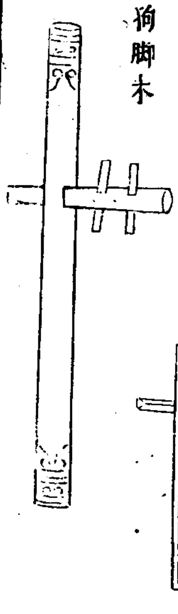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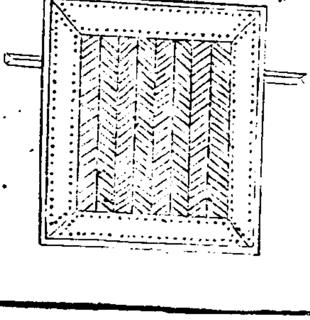
白露屋以江竹或榆柳[illegible]編若覆盆狀外塗石灰有門有竅中容一人以為候望每敵樓上五間置一所於兩傍施木拒馬笓籬笆隱人於下搭[illegible]麻搭以備火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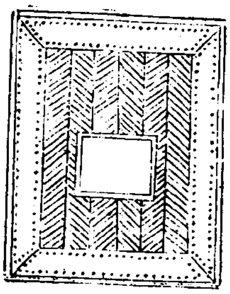
敵樓前高七尺後五尺每間濶一步深一丈其棚上下若容十二人若城愈濶則愈深上施搭頭木中設雙柱下施地栿仍前出三尺常法一間二柱此用四柱以備矢石所推上密布椽覆土厚三尺如石灰泥之被以濡氊及皮帳之類並以牛革裹之以防火箭敵樓之制與戰棚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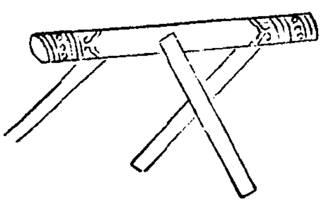
敵之攻城先用火攻故以距堙為要我防敵之攻亦須先防其火箭故敵樓戰棚亦以備火攻為首


垂鐘板


狗脚木


笓籬


皮竹笆


木馬子

垂鐘版長六尺闊一尺厚三寸。用生牛皮裹開箭窗。施於戰棚前後有伏兔枴子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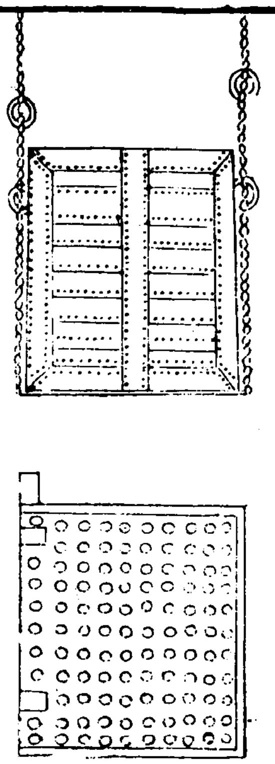
笓籬笆以荊柳編成長五尺闊四尺。漫以生牛皮背施橫竿。長六七尺用於戰棚上則以木馬子倚之在女墻外。以狗脚木掛之

皮竹笆以生牛皮條編江竹爲之高八尺闊六尺施於白露屋兩邊以木馬倚定開箭窗可以射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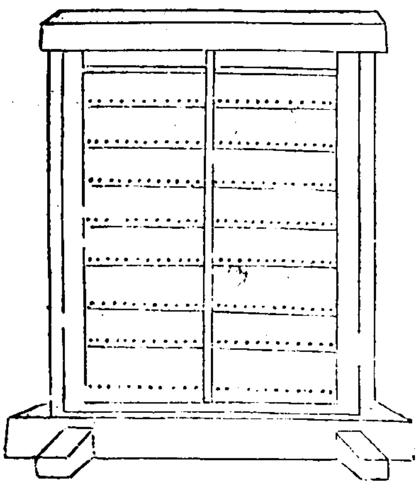
木馬子一橫木下置三足。高三尺。長六尺

狗脚木植二柸於女墻內相去五尺準墻爲高下柸上施橫木鉤掛

插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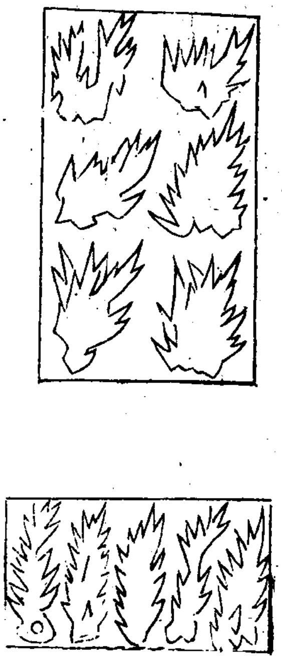
暗門



牐版與城門爲重門其制用榆槐木廣狹準城門漫以生牛皮裹以鐵葉兩傍。施鐵環貫鐵索。凡大城門去門闔五尺。立兩頰木木開池槽亦用鐵葉裹之若寇至即以絞絞自城樓上抽所貫鐵索下牐版于槽中。外實以土防火攻內栽以柸防傾折。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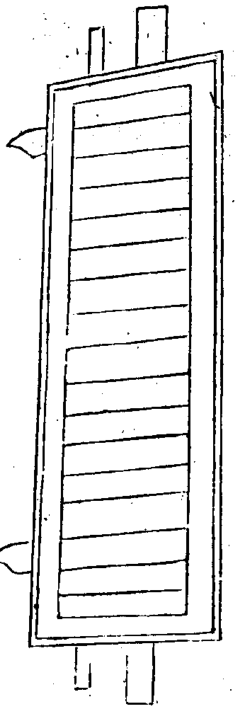
暗門者不用牐版則鑿門爲數十孔敵逼城門。則出矛戟以强弩射之謂之鑿扇暗門更於兵出入便處潛鑿城爲門外。存尺餘勿透以備出兵襲敵其製高七尺闊六尺內施排沙而上施橫木搭頭下施門闔。常伺敵間出奇兵以襲擊之。仍於城上多積巨石。及虞敵人犯門。即下石擊而斷之

陷馬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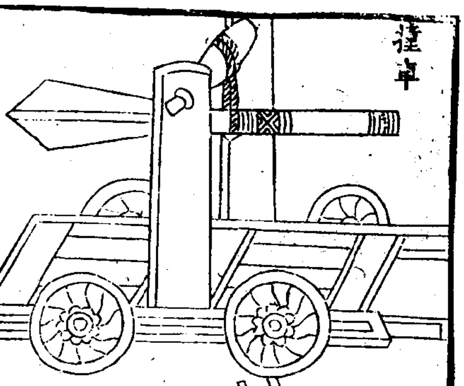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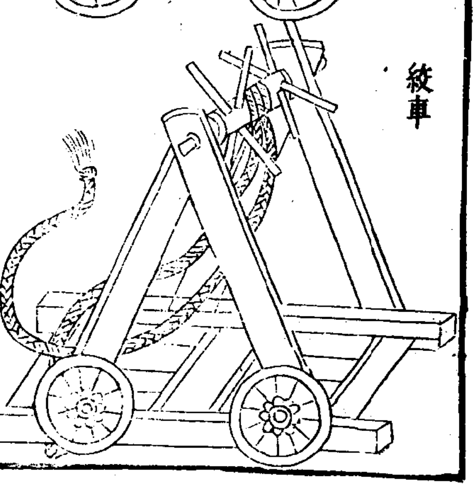
陷馬坑。長五尺。濶三尺。深四尺。坑中植鹿角槍竹簽二物皆削尖入火令堅其坑排如卜字或鮮鎗爲之覆以芻草或上種草苗務令敵人不覺。凡敵來路。及城門内外皆設之。

機橋



機橋用一梁仍爲轉軸兩端施横栝置溝壕上賊至去栝人馬踐則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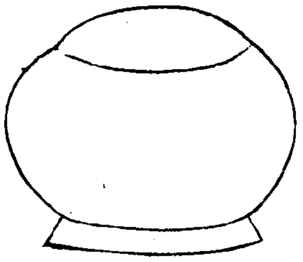




絞車合大木爲床前建二叉手柱上爲絞車。下施四卑輪皆極壯大力可挽二千斤。凡飛梯木幔逼城。使善用搭索者遥拋鉤索掛及梯幔。併力挽令近前。卽以長竿舉大索鈎及而殺之入城。如絞木驢。待其逼城。且擲大木檑石擊之次下小石。勿絕使木驢內驚懼。人不敢出。則使二壯士坐皮屋中。自城上設轆轤。繫鐵索縋至木驢上二人俱出。引絞車鈎索掛搭木驢畢復挽上。卽速絞取入城。皮屋以鐵捲爲質。生牛革裹之開出入竅可容二壯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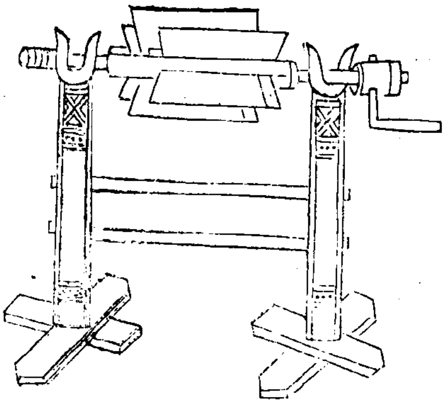
撞車上設撞木。（制如榨油橦法）以鐵葉其首逐便移徙伺飛梯臨城。則撞之。

甕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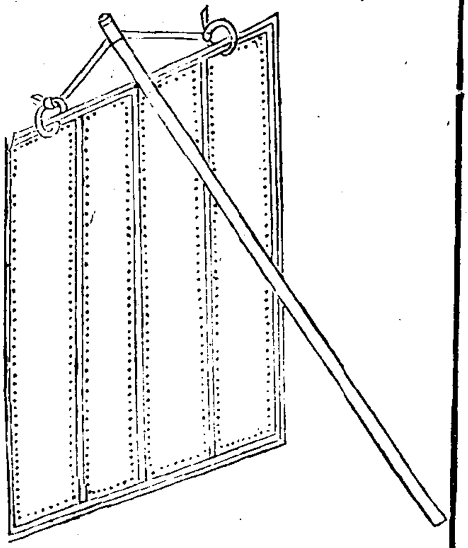
甕聽用七石甕覆於地道中。擇耳聰人坐聽於甕下。以防賊鑿地道迎我。若賊開地道迎我。則急以霹靂火毬毒藥烟毬熏灼之。其鑿竊鐵燈籠木燈籠。皆用地道中點照。

風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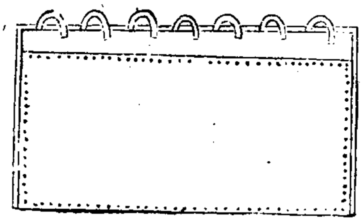
風扇車二柱二梲高闊約地道能容。上施轉軸。軸四面施方扇。凡地道中。遇敵人用扇颺石炭皷火毬煙以害敵人。

布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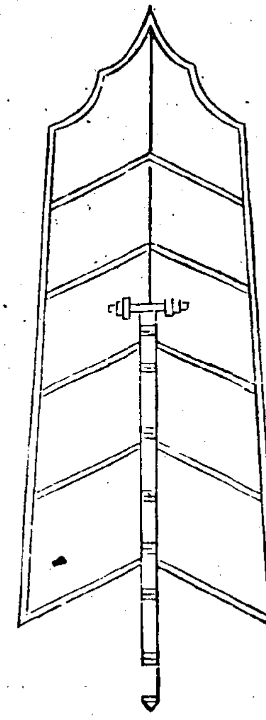
布幔以複布爲幕。度矢石來處。以弱竿張掛。去城七八尺。若女墻之外。以折矢石勢。一說結麻繩爲網。以布幔張掛。亦可護女墻樓櫓。

皮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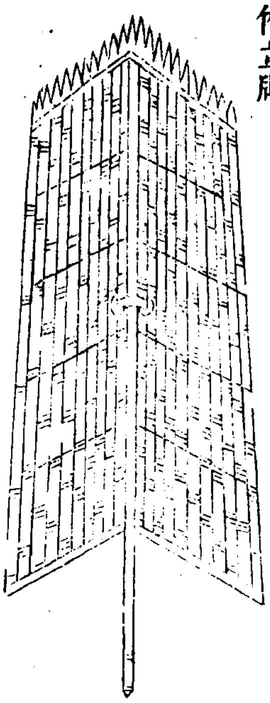
皮簾以水牛皮爲之。闊一丈長八尺。横綴皮耳七箇。凡城上有闕遮蔽則張掛。

木立牌



木立牌高五尺濶三尺背施横楅建䎤關楞子長三尺。

竹立牌



竹立牌取厚竹條濶五分長五尺者用牛皮條編成上銳下方。餘如木牌制一法用全生牛皮穿空以厚竹編之尤堅皆楯之類也可以巡城及敵棚上以防火箭火砲之類亦以敵人對外

○禦圍

我師爲敵所圍可以力守者三外有援兵一可守也人士勁勇糧粟豐備二可守也城池完固民人富庶三可守也可以決戰者三外無援兵一可戰也人勁馬壯甲兵堅和儲畜不備二可戰也城池不完士民窮匱三可戰也守可以必守戰可以即戰何謂必守曰盡我力焉援之不到俟敵困憊出奇以戰如光武昆陽水上鼓譟而出如田單即墨火牛之類是也何謂即戰曰即圍即戰謀未備也圍久則困焉被圍之師不可出者三敵無故開圍一角者有伏也退圍數里者謀也示以老弱者誘也可以急備者三敵攻其西謹防其東四面皆如之敵示以閑暇者此必求我而欲求解陰將冲突也

夫被圍者當必安其內而後反其外可也

○限隔

今夫百里之城有數賊登之守城之人便自甘心乞命于賊者非攻之善乃守之不善也正不知城愈大而守愈易分段數作限隔則易守若能城上設伏每門設伏每巷設伏使賊欲登城一登即死賊欲入城一入即死夫野戰尚欲取勝况有城可恃有門可恃有巷可恃定險設伏賊不我測巷戰不更易于野戰乎。

○用砲

凡賊人用砲攻城守禦人亦是用砲城闕內必然難安大砲亦

簇容數多雖有砲臺而臺地步亦不甚廣又砲才施放敵人在外先見必須以衆砲來擊又城上砲在高處自然招賊外賊用砲可以直指而擊之矣假令於城裡脚下立砲仍每座砲前埋立木爲衣敵人在外不見立砲所在雖有善用砲者何能設施倘以爲砲在城裡砲手不能見城外事無由取的則每坐砲別用一人於城上專管裡砲少偏却令砲手少那脚上大偏則就令拽砲人搶轉砲座如此照法施砲少有不中又城裡立砲可置數多守禦人用砲若能如此雖賊用砲何能爲也

○新城

築城之計城面土必作女頭中間立狗脚木一條每女頭巾掛搭篦籬但可遮隔弓弩於砲石則難以遮隔若改作平頭墻不用篦籬只於近下留品字方眼與女頭相似亦甚濟用或問何以備禦城外脚下曰自有馬面墻兩邊皆見城外脚下於牆上頭墜下害賊之物可也賊人初到城下觀其攻械勢或難退宜便於城裡脚下取土深濶裡壕去壕數丈再築重城一重對舊城門不可作門却於新築城下緣裡壕又二三里地新城上開門若此則假使賊善填壕止不過填外壕必不能填裡壕賊若入得大城直行不得須于裡濠埂上新城脚下繚繞二三里地方始入門新城上人直下臨賊何物不可施用正是賊之死地必不敢入既由正門入城尚猶不敢豈肯用命打城如此爲備

賊兵雖多攻城百種試可談笑以待之矣

○突門

宋時京城周圍之地約一百二十里當時禦賊者諸門多閉有堆土塞者止開兩三門通人出入如此乃是自塞生路而爲賊生路也爲守之計不獨宜大攻諸門仍于兩門之間更開三兩腁使周圍門有數十座齊於城内運土木出外填濠作路使戰兵出入不至自碍城上觀望敵人[illegible]乘便處即遣兵擊殺或夜出兵趕賊在外所備處多備多則兵分兵分則兵寡兵寡則兵疲彼自不能久攻所以敢自捌開城門出填壕者非謂其賊兵可欺也蓋恃其自于城内設除已備賊入城而死耳昔晉王浚遣鮮卑末柸等部五萬之衆討石勒諸將皆勸勒固守以疲寇獨張賓孔萇以爲可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勒即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城北壘勒俟其未陣躬卒將士鼓譟城上會孔萇突諸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柸等萇乘勝追擊蒲戶一十餘里此守中有攻者也

○門樓

州郡城池之制人皆以爲盡善城有敵樓而賊用火砲擊樓城外有壕而賊用洞子壘填壕城高數丈而賊用天橋鵝車對樓幔道雲梯等攻具登城據其城池之制可以自謂堅固前所未有奈何賊人攻械亦前古所未有爲今之計如敵樓者不可仍

舊制也宜于馬面上築高厚牆下留品字方徑尺許空眼以備覘望及施設鎗路則砲雖在外數多悉不能及又城門宜迂回曲折移向裡百餘步不獨賊矢石不及其舊作門樓處行入一步向裡便是陷阱蓋百步内兩壁城上下臨賊人一應殺賊之具皆可設施舊門前橫築護門墻高丈餘兩頭遮過門二三丈城門啓閉人馬出入壕外人皆不見孰敢窺伺耶

○羊馬牆

城外脚下去城二丈臨濠埂上宜築高厚羊馬牆高及一丈厚及六尺墻内脚下亦築雀臺高二三尺闊四尺雀臺上與羊馬墻上亦留品字空眼以備覘望及通鎗路一如大城上女牆頭墻墻重叠雀臺上埋排栅木以備賊塡平壕塹及破羊馬墻至城脚下則賊于羊馬墻内兩邊受敵雀臺上與大城下所拋矢石則是賊當一面而守城人三面禦之羊馬墻内兵賴羊馬墻遮隔壕外矢石是羊馬墻與大城係是兩城相乘齊用使賊人雖破羊馬墻無敢入者又羊馬墻内所置之兵正是被城下寨以留伏兵不知賊人以何術可解仍於大城上多設暗門以備遣兵于羊馬墻内出入又羊馬墻去大城脚止二丈不可令太遠者慮大城上拋擲磚石難過墻内反害墻内人耳又不可令太近者慮其太窄難以回轉長鎗又于大城内脚下作深濶裡壕度地五六丈可作往來路壕内又築裡城排竹木但多備下

賊寇城應敵用此設備雖使賊人善攻不足畏也

○城堡懸樓　楊經

凡懸樓體制高七尺濶八尺出墻六尺一樓止用十人而十人用兵可護百丈其餘垜口卽不用人亦可其益一也樓之左右各開外掩火門在我得以覘彼而彼不得以覘我其益二也門之左右隨便用諸般火砲使我得以擊彼而彼不得以擊我卽襍以弓矢亦可其用三也樓底之門上鑿蜂窩大砲使其左右遊擊使賊不敢倚衆以齊攻其益四也夾墻之内時置滚虎圓砲使其往來衝擊使賊不得恃猛以近墻其益五也又樓相設約可兩三箭之地得以兩頭夾攻使賊不得施其一面專攻之計其益六也上下三處以砲擊使賊顧此失彼顧彼失此不得恃其齊心拾命之勇其益七也樓在各面視聽卽賊使詐使巧便能知覺而預防不得遂其日夜襲取之謀其益八也況支更鼓者亦在于樓雖昏夜必知賊動靜其與在城牆内往來提鈴不能外視賊以致滑師上城者異矣其益九也又況戰守者俱在于樓雖遇雨雪亦不失信地其視避雨服鋪或睡着隱藏以致賊因雪上墻者異矣其益十也

○無城能守　汪鏜

或問守城之法固聞之矣無城堡者奈何曰城也者不過用之以試險耳使吾而善守也有城固可無城亦可若守之不善則

雖有城亦陷而已矣故守之難易雖在千城之有無而其善守與否則存乎人也何謂善守曰戰是也曰戰守二道也以戰爲守吾未之前聞也曰不然能戰而後能守未有不能戰而可以守者也蓋禦敵在戰賊之來也以攻爲其志也吾於四郊度賊來處札野營修野戰以待之罷械精明士卒雄猛糧餉充備號令嚴肅賞罰明信賊衝不動賊餌不貪賊走不追賊人遠來欲戰不得欲掠不能吾當用計以撓之使饑不得食勞不得息多方以陷穽之張疑以皇惑之設伏以要截之以飽而待饑以逸而待勞以日增月益之兵而待其有限之衆彼將聞之而知懼望之而知避矣更於街衖而習爲巷戰之計豈有不能自保者

哉曰巷戰之法不傳久矣奚從而學之曰是不難或升屋擲瓦或潛伏兩旁門屋中橫而衝之皆是也然須于巷內用力若容賊入巷則賊先升屋或放火難捍禦矣街濶者戰卒不得自塞其路每人執鎗单擺或於街左或於街右魚貫而列倶斜向前立鎗頭皆向外畔常空半邊街道待賊入而攻之將自不敢前進矣曰是法也但宜于陸地也其在水鄉村鎮如之何曰陸地以木城爲野營水鄉以水兵船爲野營其以戰爲守一也曰敵強我弱不勝奈何曰守者非徒鎮門守堞之謂戰者非徒戈矛擊刺之謂也塡門守堞敵易覘我我軍之氣先怯乃痴愚之將一籌不展以賊不攻爲幸攻卽破焉者也戈矛擊刺勇力相格非巳卽彼安危不保亦痴愚之將以三軍之命爲僥倖之圖而易於取敗者也吾聞古之善戰者不然其戰也以正合以奇勝以分合爲變以有意而制不意以有備而攻無備無形者勝有形者敗其戰也不脫乎金木水火土之五罷而五罷之中各藏三戰之妙何謂三戰曰天戰也地戰也人戰也戈矛擊刺不過人戰中一端耳是故不通天文不知地利不諳人情物理不可以爲將

○援城

夫攻城者其兵必分一分爲攻城兵一分爲備戰兵一分爲運糧兵一分爲扼援兵若兵不多必不久而速退假使往援者將

良得計雖無兵二十萬亦可必援又無十萬只五萬亦可必爲之援也何也且以五萬兵爲率若止分爲五十將留十將護衛大軍兼備策應內分作三兩隊作諸鎮援兵在前廣張兵勢牽制扼援之兵以二十將分地深入虜境綿亘可布三五十里不知虜兵多少便能盡害以二十將周圍行偏僻小路尋鄉導多遣遠探伺前設伏伺望敵人打糧出兵多則退之少則擒之但絕其糧道必不深入直抵城下其賊自退又且兵既分遣則人力竝用假令數將失利則大兵必不至于一齊敗衂也

、○守城條畧

一寇賊將至城外側近有高原大泉及有江河須防決壅灌城

之患或山或水或要路預先四面引兵結砦以爲犄角以戰爲守則守固不可遽閉城隅自投絶路

一于城外附近居民折斫房屋大小竹木作木柵週圍密下桔簽七星樁外開深溝置起吊橋過夜下鉄蒺蔾地柵板差人伏路城門當路安置轉關機橋木馬子陷馬坑晝夜官軍守把四門盤詰奸細城裡重門擊柝鳴鼓支更提鈴巡警以防奸究

一于城外五百步内悉伐木斷橋焚草撤屋凡井中有泉皆投毒藥至木石磚瓦芻茭餱糧畜牧與居民什器盡徙入城内徙不逮者焚之

一主將閱視守禦器械各令牢具又預穿井無數井但不可近城又備糧草布帛葦荻石灰沙土鉄炭松樺蒿艾膏油麻苧皮毡荊棘笆籬釜鑊盆甕桶缶木石塼竹鍬钁鋸斧錐鑿梯索之類

一凡委積及樓棚門扇門棧但火攻可及之處悉毡覆泥塗之

一棚樓下隨處積檑木檑石鉤斧及他短兵外立弩車砲架棚樓女墻上加笆籬竹笆城中立起望樓

一賊若于城外高山之上置起望樓窺我城中虛實者如城中軍馬數少即與居民牛馬盡與被掛衣甲于街市擺列又使居民上城少壯在前老弱在后俱要相挨

一籍民中壯男爲一軍以充防人壯女爲一軍以隸雜役老弱爲一軍以供飲飼放牧樵採三軍毋得相雜恐生奸邪

一主將延問軍中或民間奇謀勇力機捷跅跑精伎辨口之士如鷄鳴狗盗之類無不加禮以備訪用

一城上每將各立一典掌呼索百用先將小旗數十枚有呼索即大書物名貼于旗上舉以示城下仍預檢備用之物各爲部分使吏支當謹伺見舉旗則應送城上城下三步給雜役三五十人掌負挈所需之物

一街巷各遣一官督領通夜張燈以察奸人出入與軍士之私相過從者

一壘城上一步置一甲士十步增五人以防非時抽易五步有五長十步有十長百步有將別令虞候領戰隊作雌雄氣持以巡城所至與守隊勘同乃過

一若賊勢外扼士心内貳則或轉左隊以爲右易前軍以爲後或一日數易或數日不移又間使人持僞契巡行以驗試將士

一每將各設四表賊來近舉一表賊至城則舉二表賊登城則舉三表賊攀女牆則舉四表夜則加燭于表上虞候戰隊視舉表處急援

一如賊巳向城乘城壯士皆援立牌以自障城上以綵旗誘爲

威使敵人仰望城上即順風吹颺糠粃石灰眯其眼目次用
金斗猛火滷灑之施放弓弩火毬火鵠火箭射之以糞砲汚
磚石打之
一賊在城下則用大鈎燒紅弔下賊扳懸之則損其手賊若塡
壕則爲火藥鞭箭以射焚其芻蒿橋械
一賊傳城欲上則隨其處下擂木擂石以擊之墜飛炬以燒其
攻梯下火床及以行爐鎔鐵洒灼之木棚踏空版內雜出短
兵下刺登者若登者大多則禦以狼牙鉄拍手漸攀城則以
連枷棒擊之剉手斧斷之
一賊以衝車等進則穿以鉄環木環放猛火油賊以雲梯倚城
則又竿推撞車

一賊以木驢控城則用絞車鉄撞燕尾炬壞之賊飛石砲則用
大幔縄以遏
一賊爲地道來攻則爲地聽候其來方穿共攻之以霹靂火毬
雜兵等害之賊附高穴城則縋遊火箱灼之
一賊築土堙傍城欲上則穿地道至堙下引取其土其堙自壞
或城內薄城起堙相對盛兵抵禦
一賊以火攻城則城上應救火之具有托叉火鈎火鐮栁鑵鉄
猫手唧筒之類若攻具猛至則爲水袋水囊以投沃之一應
棚樓罨械雖已塗覆亦頻以麻搭潤護

一賊以火車燒城門則下濕沙滅之切勿以水加之水加則油
焰愈熾
一賊若縱煙向城則列甕缶以醋漿等各實五分人覆面于上
其煙不能犯鼻目
一賊夜圍城則每五十步以一犬繋城下置食其前城上聞犬
吠則絶火下照舉表加備又于城半腹每十步係一燈籠或
以鉄火架燒松節或束蘆蒿爲檽揷松明摔皮可照城下
一賊或攻推女墻者則以木女代之或攻壞城門則以刀車塞
之
一于城外預設伏路人不拘晝夜但放起火三枝砲響三箇就

有賊來偸城中車聯見車起大旗軍馬火速上城守禦
一賊諸攻不利必引水淮城我則壅塞諸門察視城中陷穴之
處悉加傳築城內促圍望外水高下別築潤墻墻外取土可
深一丈兵塹備城如故周視地勢有可洩水處十數步開一
井井內各相通以洩疏之若水巳入城則于新築墻外作船
二三十隻選勇士習水戰者每船三十人質其父母妻子各
授弓弩刀鎗鍬钁遣瞋夜從門唧枚竝出决賊堤堰破賊營
砦度力不足則加船以進或賊巳覺則城上鼓譟爲助
一賊有勇悍之卒必使來突我城門我當僞爲不知開門以誘
于道路設陷馬坑機橋于重墻曲巷內出伏兵掩擊逼陷之

大約過一二百人即下重門插版使其前敗後絶
一城内器械已備守禦已得當出奇用詐以戰代守以擊代圍先爲暗門或因賊初至營陣未整或暮夜乘賊不覺或賊攻城初息或賊圍久已怠潜出精騎邨放擊之擊敗不可遠襲或我兵已出賊突門而入則自城上向裡連下巨石擊壓以斷其入
一城中日給百用至于水漿皆有限量令民竈俱爲天井高突防火仍預下令凡失火者斬杜姦人也或城内火發只令本坊官吏領丁徒赴救仍急報主將主將遣左右親信人促往
一凡城中失火及非常警動主將命擊鼓三通自有安頓城上吏卒聞鼓不得輙離職掌民不得奔走街巷
一賊至城外禁城中不得妄舉高物如竿表之類及吹一惡爲賊内應
一凡城中有使至門者徑導詣主將裨校民吏不得輙見如得賊中飛書不得輙讀持就本營對衆封送主將
一凡有曉星氣術數之人悉收隷官府不得與他人竊語及禁論說怪異以惑衆心
一凡號令一出主將並副將以下不得專興指揮違者論以軍律

守城卷下終

百戰勝法小引

嘗聞勝敗兵家之常勝之中有敗不能保其遞勝敗之中有勝不能必其遞敗故項羽惟百戰百勝一不勝便至四面皆楚歌高帝惟百戰百不勝一勝便能馬上得天下雖然勝敗固不可必以爲常第在我未戰之先勝算須素定是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即臨陣而與敵戰不大勝亦不至大敗矣余近讀百戰奇謀上下卷未詳作者姓氏自計戰以至忘戰凡有百篇俱自武經七書中流出乃唐以後兵事無一

載殆宋人手筆張預戴溪之流亞也以此書教戰于昔人用兵之妙思過半矣王鳴鶴先生輯登壇必究止留五十欵令有志者不覩其全殊可嘆惜余茲彙輯百篇大全中多合法孫武子可爲武場中題面俱用雙圈摘出每條各引傳記一二戰勝者以爲本篇証佐彷彿乎將傳之作神明而善用之雖以百戰而百勝可也

東圃居鄒復大復甫識

百戰勝法上卷目錄

百勝條畧

計戰　謀戰　間戰　選戰　步戰
騎戰　舟戰　車戰　信戰　教戰
衆戰　寡戰　愛戰　威戰　賞戰
罰戰　主戰　客戰　強戰　弱戰
驕戰　交戰　形戰　勢戰　晝戰
夜戰　備戰　糧戰　導戰　知戰
斥戰　澤戰　爭戰　地戰　山戰
谷戰　攻戰　守戰　先戰　後戰
奇戰　正戰　虛戰　實戰　輕戰
重戰　利戰　害戰　安戰　危戰

百戰勝法上卷目錄 終

新編百戰百勝令法引證韜畧世法卷上

宋　謝枋得　編緝
明　汪　淇　參訂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計戰

凡用兵之道，以計爲首。未戰之時，先料將之賢愚，敵之強弱，兵之衆寡，地之險易，糧之虛實，計料已審，然後出兵，無有不勝。法曰：料敵制勝，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

漢末劉先主在襄陽，三往求計於諸葛亮。亮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暗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帥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後果如其計。

○○○謀戰

敵如有謀，我從而攻之，使彼計衰而屈服。法曰：上兵伐謀。

春秋時，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齊國之政。齊景公觴之，酒酣，范昭請君之罇酌。公曰：寡人之罇進客。范昭已飲，晏子徹罇，更爲酌。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奏成周之樂乎？吾爲舞之。太師曰：瞑臣不習。范昭出。景公曰：晉，大國也，來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觀范昭非陋於禮者，且欲慙吾國，臣故不從也。太師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惟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臣欲辱其君，晏子

于知之臣欲犯其社太師識之仲尼曰不越
鐏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間戰

凡欲征伐先用間諜覘敵之衆寡虛實動靜然後興師則大功可立戰無不勝法曰無所不用間也

周將韋叔裕字孝寬守玉壁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為着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動靜朝廷皆知之齊相斛律光字明月賢而有勇孝寬深忌之參軍曲嚴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令嚴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云高山不摧自崩槲木不扶自豎令諜人多齎此文遺之於鄴祖孝徵與光有隙既聞更潤色之明月卒以此誅
周武帝聞光死赦其境內后大舉兵遂滅齊

○○○選戰

凡與敵戰須要選揀勇將銳卒使為先鋒一則壯其志一則挫敵威法曰兵無選鋒曰北

建安十二年袁尚熙奔上谷郡烏桓數入塞為害曹操征之夏五月至無終秋七月大水瀕海道路不通田疇請為鄉導公從之率兵出盧龍塞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十里虜方知之尚熙與蹋頓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操輜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先鋒虜衆大潰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降漢者二十餘萬口

○○○步戰

凡步兵與車騎戰必依丘陵險阻林木而戰則勝若遇平易之道須用拒馬鎗為方陣步人在內馬軍步人中分為駐隊戰隊駐隊守陣戰隊出戰戰隊守陣駐隊出戰敵攻我一面則我兩哨出兵從傍以掩之敵攻我兩面我分兵從後以擣之敵攻我四面我為員陣分兵四出以奮擊之敵若敗走以騎兵追之步兵躡其後乃必勝方法曰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如無險阻令我士卒為行馬蒺藜

五代史晉將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據榆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陷新州德威復取不克奔歸幽州契丹圍之二百日城中危急李嗣源聞之約李存審步騎七萬會於易州以救之乃自易州北行踰大房嶺循澗而東嗣源以養子從珂將三千騎為先鋒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騎先進免胄揚鞭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王命我將百萬騎衆直抵西樓滅汝種族因躍馬奮撾三入其陳斬契丹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却晉兵始得出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為鹿角人持一枝以成寨契丹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陣待之存審命步兵列于陳後戒勿先動令羸兵曳柴燃草而進之烟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入戰李存審乃趨後陣起而乘之契丹大敗而走遂席捲其衆自北山遁去斬首萬餘級即解幽州之圍

○○○騎戰

凡騎兵與步兵戰者若遇山林險阻陂澤之地疾行急去是必敗之地勿得與戰欲戰者須得平易之地進退無礙戰則必勝法曰易地則用騎

五代史唐莊宗救趙與梁軍相拒於柏鄉五里營於野河北晉兵少梁將王景仁所將兵雖多而精銳者亦少晉軍望之色動周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傭販耳退而言之莊宗曰吾提孤兵出千里利在速戰今不乘勢而急擊之使敵知我衆寡則計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守城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原曠野騎兵之所長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近營門非吾用長之地莊宗不悅退卧帳中諸將無敢入見者德威乃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將不速戰者非怯也且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筏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鄗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

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願無忽其言。莊宗遽然起曰：吾方思之爾。已而德威獲梁遊兵，問景仁何為，曰：治舟數百，將以為浮梁。德威乃與俱見莊宗，嘆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至鄗邑。德威選騎三百，抵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乃悉以其軍出，與德威轉鬬數十里，至於鄗南。兩軍皆陳，梁軍橫亘六十里。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制勝之地也。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與公決。德威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其來既速，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饑渴，其卒必怠，退，退而擊之，必獲全勝焉。至未申時，梁軍中果塵起，周德威鼓譟而進，梁軍大敗。

○○○舟戰

凡與敵戰於江湖之間，必有舟楫，須居上風上流。上風者，順風用火以焚之；上流者，隨勢使戰艦以衝之，則戰無不勝。法曰：欲戰者，無迎水流。

春秋吳子伐楚，楚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遂戰，吳師敗績。

○○○車戰

凡與步騎戰於平原曠野，必須用偏箱鹿角車為方陳，以戰則勝。所謂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整束部伍也。法曰：廣地則用軍車。

晉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為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嘆曰：誰能為我通涼州討此賊者乎？朝臣莫對。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若能滅賊，何為不任，顧方略如何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類何足滅者。帝許之，乃以隆為武威太守。隆募腰開弓三十六鈞，立標揀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隆於是率其衆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以萬騎，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矢所及，應絃而倒。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隆到武威，虜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衆歸隆，前後誅殺及降附者數萬，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等戰，斬之，涼州遂平。

○○○信戰

凡與敵戰，士卒蹈萬死一生之地，而無悔懼之心者，皆信令使然也。上好信以任誠，則下用情而無疑，故戰無不勝。法曰：信則不欺。

三國魏明帝自征蜀，歸長安，遣司馬懿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二十萬，潛軍密進，窺向劍閣。蜀相諸葛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者八萬。時魏軍始陳，代兵適交，參佐咸以賊衆強盛，非力所制，宜權停下兵一月，足以并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速裝以待期，妻子鵠立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令去。於是去者皆悅，願留一戰，住者奮勇，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未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劍爭先，以一當十，殺

張郃，却司馬懿。一戰大克，信之由也。

○○○教戰

凡與興師，必先教戰。三軍之士，素習離合聚散之法，備諳坐作進退之令，使之遇敵，視旌麾以應變，聽金鼓而進退。如此則戰無不勝。法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春秋時魏將吳起曰：夫人當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員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為將軍。

○○○衆戰

凡戰若我衆敵寡，不可戰於險阻之間，須要平易寬廣之地，聞

鼓則戰聞金則止無有不勝法曰用衆進止

晉元帝時秦苻堅進屯壽陽列陣臨淝水與晉將謝玄相拒玄使謂苻堅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請君稍卻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卻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萬向水邊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卻衆因亂而不能止於是玄與謝琰桓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渡淝水右軍拒張耗小退玄琰仍進兵大戰淝水南堅衆大潰

○○○寡戰

凡戰若以寡敵衆必以日暮或伏於深草或邀於隘路戰則必勝法曰用少者務隘

北史西魏大統三年東魏將高歡渡河逼華州刺史王羆嚴守之乃涉洛軍於許原西西魏遣將宇文泰拒之泰至渭南集諸州兵未會諸將以衆寡不敵請且待歡更西以觀之泰曰歡若至咸陽人皆轉搖今其新至可擊之即造浮橋於渭南軍士齎三日糧輕騎渡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十月壬辰至沙苑距齊六十餘里高歡率兵來會候騎告齊兵至泰召諸將謀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據以待之遂進至渭曲背水東西爲陣李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葭蘆之中聞鼓聲而起日晡齊軍至望見軍少爭進卒亂而不成列兵將交泰鳴鼓士卒皆起于謹等以大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絕其軍爲二大破之

○○○愛戰

凡與敵戰士卒寧進死而不肯退生者皆將恩惠使然也三軍知在上之人愛我如子之至則我之愛上也如父之極故陷死亡之地而無不願死以報上之德法曰視民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春秋魏將吳起爲西河守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乃吮之卒母聞而哭之或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用兵廉平得士卒心使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陣而全勝者六十有四

○○○威戰

凡與敵戰士卒前進而不敢退後是畏我而不畏敵也若敢退而不敢進者是畏敵而不畏我也將使士卒赴湯蹈火而不違者是威嚴使然也法曰威克厥愛允濟

春秋齊景公時晉伐阿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乃召穰苴與語兵事大悅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親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軍門穰苴先馳至軍中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賈乃至穰苴曰何爲後期賈對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陣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垂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還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皆股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對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殺其僕車之右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事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以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罷去燕師聞之渡河而解於是穰苴乃率衆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率兵而歸

○○○賞戰

凡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卒爭先登白刃始合士卒爭先赴者必誘之以重賞則敵無不克焉法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漢末大將曹操每攻城破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賞有功者若勳勞者宜賞則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與故能每戰必勝

○○○罰戰

凡戰使士卒遇敵敢進而不敢退退三寸者必懲之以重刑故可以取勝也法曰罰不遷列

隋大將楊素御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對敵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者不下十數人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再復進還如向者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

○○○主戰

凡敵若彼爲客我爲主不可輕戰爲吾兵安士卒顧家當集人聚穀保城備險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候其困敝擊之必勝法曰自戰其地爲散地

後魏宋武帝親征後燕慕容德於鄴城前軍大敗德又欲攻之別駕韓諄進曰古人先決勝廟堂然後攻戰今魏不宜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德曰何故諄曰魏重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畿致其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既敗後陣必固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宜動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不宜動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三不宜動此皆兵家所忌不如深溝高壘以佚待勞彼千里饋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靡費攻則士卒多斃師老釁生起而圖之可以捷也德曰韓別駕之言眞良平策也

○○○客戰

凡戰若彼爲主我爲客惟務深入深入則爲主者不能勝也謂客在重地主在輕地故耳法曰深入則專

漢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韓信涉西河虜魏豹擒夏悅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能進退不能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懸麾下願君留意否必爲所擒成安君自以爲義兵不聽果被殺

○○○強戰

凡與敵戰若我衆強可僞示怯弱以誘之敵必輕我與我戰吾以銳卒擊之其軍必敗法曰能而示之不能

戰國趙將李牧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享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後與將士約曰匈奴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盜輒入收保不與戰如是數歲無所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召之使人代牧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於是復請牧牧稱疾杜門不出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若用臣臣如前乃敢奉命王從之李牧遂往至如故約匈奴來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選車得一千三百乘選騎得一萬三千疋百金之士五萬人控弦者十萬人悉勒兵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來佯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以擊之大破殺匈奴十萬餘騎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犯趙邊

○○○弱戰

凡戰若敵衆我寡敵強我弱須多設旌旗倍增火竈示強使彼莫能測我衆寡強弱之勢則敵必不輕與我戰我可

則入軍遠害。法曰：強弱勝也。

●後漢羌胡反，寇武都。鄧太后以虞詡有將帥之才，遷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抄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倍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而今日且百里，何也？詡曰：虜將多，吾兵少，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

○○○驕戰

凡敵人強盛，未能必取，須當卑詞厚禮，以驕其志；候其有釁隙可乘，一舉可破。法曰：卑而驕之。

●蜀將關羽北伐，擒魏將于禁，圍曹仁于樊。吳將呂蒙在陸口，稱疾詣建業，陸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堪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驕氣，陵轢於人，禁并爲水所淹，於我又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

擒制。下見至尊，宜好爲計。蒙曰：羽素勇猛，既難與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布，兼始有功，膽氣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卿病，誰可代者？蒙對曰：陸遜慮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遜至陸口，書與羽曰：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撫節，想遂席卷，共獎王綱。某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遐邇欣嘆，以爲將軍之勳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蔑以尚之。聞徐晃等步騎駐旌，窺望麾葆，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爲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羽覽書有謙下自托之意，遂大安，無復所嫌。遜具啓狀，陳其可擒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爲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

○○○交戰

凡與強戰，傍與鄰國，當卑詞厚賂結之，以爲己援。若我攻敵人之前，後掎其後，則敵人必敗。法曰：衢地則合交。

三國蜀將關羽圍魏曹仁於樊，魏遣左將軍于禁等救之。會漢水暴起，羽以舟兵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是時漢帝都許昌，魏武以爲近賊，欲徙河北以避其鋒。司馬懿諫曰：禁等爲水所沒，非戰守之所失，於國家大計未所損。而便遷都，既示敵以弱，又淮沔之人俱不安矣。孫權、劉備外親而內疏，羽今得意，權必不願也。可諭權令掎其後，則樊圍自解。魏武從之，遣使結權，遂遣呂蒙西襲公安，拔之。羽果棄樊而去。

○○○形戰

凡與敵戰，若彼衆多，則設虛形以分其勢，彼不敢不分兵以備我。敵勢既分，其兵必寡；我專爲一，其卒自衆。以衆擊寡，無有不勝。法曰：形人而我無

漢末建安五年，曹操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郭圖、淳于瓊、顏良攻操將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率兵至黎陽，將渡河。

夏四月，曹操北救延，荀攸說操曰：今兵少不可敵，若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河向其後，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操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操乃率兵兼行趨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操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之，斬良，遂解白馬之圍。

○○○勢戰

凡戰，所謂勢者，乘勢也。因敵有破滅之勢，則我從而迫之，其軍必潰。法曰：因勢破之。

●晉武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惟羊祜、杜預、張華與帝合意。祜病，舉預自代。及祜卒，拜預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既至，鎮繕兵甲，耀威武，遂揀精銳，襲破吳西陵都督張政。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上表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而其害一二止於無功耳。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己，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之失，故守之耳。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以來，討賊之形

顏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詐或徙都武昌更添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舟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矣時帝與張華圍棊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國富兵強吳主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陳兵於江陵遣周旨伍巢等率奇兵以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遂虜吳都督孫歆既平上流於是湘江以南至于交廣吳之州郡望風歸附預仗節宣詔而撫綏之時諸將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能盡克今大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併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群帥徑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遂平孫皓

○○○晝戰

凡與敵晝戰須多設旌旗以爲疑兵使敵莫能測其衆寡則勝法曰晝戰多旌旗

春秋晉侯伐齊齊侯登山以望晉師晉人使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斾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斾先輿曳柴

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逃歸

○○○夜戰

凡與敵夜戰須多用火鼓所以變亂敵之耳目使其不知所以備我之計則勝法曰夜戰多火鼓

春秋越伐吳吳人禦之笠澤夾水而陣越爲左右二軍乘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分兵禦之越爲中軍潛涉與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備戰

凡出師征伐行則備其邀截止則禦其掩襲營則防其偷盜風則恐其火攻若此設備有勝而無敗法曰有備不敗

三國魏大將吳驎征南兵到積湖魏將滿寵帥諸軍在前與敵夾水相對寵謂諸將曰今夕風猛敵必來燒營宜爲之備諸軍皆驚夜半敵果遣十部來燒營寵掩擊破之

○○○糧戰

凡與敵壘相對持兩兵勝負未決有糧則勝若我之糧道必須嚴加守護恐爲敵人所抄若敵人餉道可分遣銳兵絕之敵既無糧其兵必走法曰軍無糧食則亡

漢末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紹遣軍糧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足奔歸操因說操曰今袁紹有輜重萬餘乘而乏嚴備今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矣左右荀攸賈詡勸操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負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抄掠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敗之紹棄甲而逃

○○○導戰

凡與敵戰山川之險夷道路之迂直必用鄉人引而導之乃知其利而戰則勝法曰不用鄉導不能得地利

漢武帝時匈奴比歲入寇所殺掠甚衆元朔五年春令衛青將三萬騎出塞匈奴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酒醉臥帳中漢兵夜至圍右賢王虜驚獨與其愛妾一人騎兵數百潰圍夜逃北去漢遣輕騎校尉郭成等追四百里弗及得虜裨將十餘人男女五千餘口畜數十百萬於是青率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爲大將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用校尉張騫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導軍知善水草得以無饑渴焉

○○○知戰

凡與兵伐敵所戰之地必預知之師至之日能使敵人如期而來與戰則勝知戰地知戰日則所備者專所守者固法曰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

戰國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用田忌將而往直入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孫臏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灶明日為五萬灶又明日為三萬灶龐涓追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精銳奇兵倍道兼行逐之孫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道狹而傍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木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舉火而萬弩俱發涓果夜至立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

○○○斥戰

凡行兵之法斥堠為先平易用騎險阻用步每五人為一甲持以白旛軍行前後左右接續聯望若見賊兵以次第轉告白主將令衆預為之備法曰以虞待不虞者勝

漢宣帝時先零諸羌叛犯邊塞攻城邑殺長吏時後將軍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問誰可將者充國曰無如老臣閒羌策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預度臣願至金城圖上方畧然羌戎小夷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屬之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至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中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亡虜夜引兵至洛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堠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為堅營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卒平先零

○○○澤戰

凡出軍行師或遇沮澤圮毀之地宜倍道兼行速過不可稽留也若不得已道遠日暮宿師於其中必就地形之環龜其中高一則防水潦之厄一則備四圍之寇法曰歷沛歷圮兼舍環龜也

唐調露初突厥阿史德溫傅反詔吏部尚書右衛大將軍裴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軍次單于界北暮已立營塹壕既周行儉更命徙營高岡吏曰軍士安堵不可擾不聽從之比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水深丈餘衆皆駭驚因問曰何以知風雨也行儉笑曰自今但當依吾節制毋問所由知也

○○○爭戰

凡與敵戰若有形勢便利之處宜爭先據之以戰則勝若敵人先至我不可攻候其有變則擊之乃利法曰爭地勿攻

三國魏青龍三年蜀將諸葛亮出斜谷並田於蘭坑是時魏將司馬懿屯渭南郭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動民心此非國之利也懿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之後數日亮盛兵西行諸將皆疑以為欲攻西圍淮獨以亮見形於西欲使兵應之必欲移兵東攻耳其夜果攻陽遂壁有備不敗

○○○地戰

凡與敵戰三軍必要得其地利則可以寡敵衆以弱勝強所謂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利勝之半此言既知彼又知己但不得地利之助則亦不全勝法曰天時不如地利

晉武帝討南燕慕容超召群臣議拒晉師公孫五樓曰晉師勁果利在速戰初鋒勇銳不可擊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可徐揀精兵二千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遣段暉率諸州之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若令守宰依險自固較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來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釁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下策也超曰京都富盛以全性命朕所不能據五州之強帶山河之固戰馬萬乘鐵馬萬群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精騎踐之必成擒也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而軍壁成用馬為便宜出峴逆戰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

寇迫皆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險終屈於韓信諸葛不守劍閣之險卒擒於鄧艾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也臣守大峴莫之上也超又不從爲攝莒梁父二戍修城隍撫士馬蓄鋭以待之其夏晉師已東克超遣其左軍段暉等步騎五萬進據臨朐俄而晉師渡峴慕容超懼率兵四萬就段暉等於臨朐戰敗超奔廣固數日而拔燕地悉平

○○○山戰

凡與敵戰或居山林或居平陸須居高阜恃其形勢順於擊刺便於奔冲以戰則勝法曰山上之戰不仰其高

●秦伐韓韓求救於趙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否曰道遠路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曰可救否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趙奢問奢曰道遠險狹譬如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救之兵至趙國都三十里趙奢不進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軍中有一人諫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非趙地也趙奢既遣秦間乃捲甲而趨之一晝夜至秦秦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入諫趙奢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教歷曰請受刑奢曰須後令至邯鄲歷復請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山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其圍

○○○谷戰

凡行越過山險而陣必依附山谷一則利水草一則附險固以戰則勝法曰絕山依谷

後漢馬援爲隴西太守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爲寇殺長吏援將四十餘人擊之至氐道縣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出塞外諸種萬餘人悉降羌不知依谷之利而取敗焉

○○○攻戰

凡戰所謂攻者知彼者也知彼有可破之理則出兵以攻之無有不勝法曰可勝者攻也

三國魏曹公遣朱光爲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間諜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吳將呂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衆必增如是數歲操難制矣宜早除之乃具陳其狀於是孫權親征問諸將計策諸將皆勸作土山添攻具蒙進曰土山必歷日乃成彼城備已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乘雨水以入若淹留經日不克還道艱難蒙切危之今觀此城不甚固以三軍鋭氣四面攻之不移時可拔及水未落而歸全勝之術也吳王權從之蒙乃薦甘寧爲升城督率兵攻其前蒙以精鋭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皆騰涌自升食時破之既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權嘉蒙功即拜蒙爲廬江大守

○○○守戰

凡戰所謂守者知己者也知己有未可勝之理則我且固守待敵有可勝之理則出兵以攻之無有不勝法曰知不可勝則守

●漢景帝時吳楚七國反以周亞夫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至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率兵東北走昌邑堅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救梁上書於景帝帝詔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弓高侯等將輕騎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飢欲退數挑戰不出夜亞夫軍中驚亂自治攻擊至於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自定吳楚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吳兵果攻西北不得入吳楚兵饑乃引退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追擊盡虜之降其郡縣亞夫下令曰有得吳王者賞千金月餘越人斬首以告凡相攻守七月而吳楚悉平

○○○先戰

凡與戰若敵人初來陣勢未定行陣未整先以兵急擊之則勝法曰先人有奪人之心

春秋宋襄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及濟司馬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請急擊之公弗許既濟未成

列子魚復請公後未之許。及成列而戰宋師敗績。

○○○後戰

凡戰若敵人行陣整而且銳未可與戰宜堅壁待之候其陣久氣衰起而擊之無有不勝法曰後於人以待其衰

唐武德中太宗圍王世充於東都竇建德悉眾來救太宗守武牢以拒之建德陣汜水東彌亘數里諸將有懼色太宗將數騎登高觀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見大敵今渡險而囂是軍無政令逼城而陣者有輕我之心我按兵不動彼氣衰陣久賊饑必將自退退而擊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陣自卯至午卒饑倦皆列坐又爭飲水太宗令宇文士及率三百騎經賊陣之西馳而南誡曰賊若不動正宜退歸如覺其動宜率東出士及纔過賊眾果動太宗曰可擊矣乃命騎將建旗列陣自武牢乘高如南山循谷而東以掩賊背建德遽率其陣中卻上東原未及整列太宗輕騎擊之所向披靡程咬金等眾騎纏幡而入直突出賊陣後齊張旗幟表裏俱奮賊眾大潰生擒建德

○○○奇戰

凡戰所謂奇者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交戰之際驚前掩後沖東擊西使敵莫知所備如此則勝法曰敵虛則我必為奇

三國魏景元中命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昭王指授節度使鄧艾與蜀將姜維相綴連雍州刺史諸葛緒邀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守王頎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退還頎等躡於強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里聞緒軍却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東還守劍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去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難糧運將匱頻至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

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諸葛瞻自涪還綿州列陣待艾艾遣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勝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斬諸葛瞻進軍劉禪遣使請降遂滅蜀

○○○正戰

凡與敵戰若道路不能通糧餉不能進詭計不能誘利害不能惑須用正兵正兵者揀士卒利器械明賞罰信號令且戰且前則勝矣法曰非正兵安能致遠

宋檀道濟為高祖北伐前鋒至洛陽凡拔城破壘俘四十餘人議者謂因戮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王師以正為律何必殺人皆釋而遣之於是戎夷感悅相率歸之者眾

○○○虛戰

凡與敵戰若我勢虛當偽示以實形使敵莫能測其虛實所在必不敢輕與我戰則我可以全師保軍法曰敵不敢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

三國蜀將諸葛亮在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餘守城魏司馬懿率二十萬眾拒亮與延軍錯道前當亮中六十里候還白亮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懿軍垂至恐與已相逼欲赴延軍相去又遠勢不能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敕軍中皆偃旗臥鼓不得妄出又令大開四門掃地却灑懿常謂亮持重而復見以弱勢疑其有伏兵於是率眾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與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必謂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還白如亮言懿後知之深以為恨

○○○實戰

凡與敵戰若敵人勢實我當嚴兵以備之則敵人必不輕動法曰實而備之

三國蜀先主拜關羽爲前將軍假節鉞屯江陵是歲羽留兵屯公安南郡以備吳而率兵攻魏將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救仁秋大雨漢水泛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又斬龐德梁郟陸渾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爲之支黨羽威震華夏。

○○○輕戰

凡與敵戰必須料敵詳審而後出兵若不計而進不謀而戰則必爲敵人所敗矣法曰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

春秋晉文公與楚戰知楚將子玉剛忿褊急文公遂執其使宛春以撓之子玉怒遂乘晉軍楚師大敗

○○○重戰

凡與敵戰須務持重見利則動不見利則止慎不可輕舉也若此必不陷於死地法曰不動如山

春秋晉將欒書伐楚楚將戰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灶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書曰楚師輕跳

吾持重固壘以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全勝終敗楚師

○○○利戰

凡與敵戰其將愚而不知變可誘之以利彼貪利而不知害可設伏兵以擊之其軍可敗法曰利而誘之

春秋楚伐絞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行採樵者以誘之絞獲三千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徒於山中楚人設伏兵山下大敗之

○○○害戰

凡與敵戰各守疆界若敵人寇掠我境以撓邊民可以要害處設伏兵或築障塞以邀之敵必不敢輕來法曰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唐時朔方總管沙吒忠義爲突厥所敗詔張仁愿攝御史大夫代之既至賊已出塞率兵躡擊夜掩其營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北崖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祀然後引兵渡河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張仁愿請乘虛於漢南河上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爲西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仁愿固請中宗許之表留歲滿者以助力咸陽人人皆逃歸仁愿擒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三城就以拂雲爲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亦無寇歲費億計減正兵數萬

○○○安戰

凡敵人遠來氣銳利於速戰我深溝高壘安守無應以待其斃若彼以事撓我求戰亦不可動法曰不動如山

蜀諸葛亮帥衆十餘萬出斜谷營於渭水之南魏遣司馬懿拒之諸將欲往渭北以待之懿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

爭之地也遂率軍而濟背水爲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出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亮果上五丈原會有長星墜亮之壘懿知其必敗時朝廷以亮率軍深入利在急戰每命懿持重以候其變亮數挑戰懿不出因遺懿巾幗婦人之飾懿終不出懿弟孚書問軍事懿答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持兵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與之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懿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以歸師不之逼於是楊儀結陳而去經日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食甚重懿審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爲尚未可知懿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食今皆棄之豈有人損其五臟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蒺藜懿使軍士三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著屐然後馬步俱進追到赤崖乃知亮已死時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

○○○危戰

凡與敵戰若陷在危亡之地當激勵將士決死而戰不可懷生

則勝。法曰。兵士甚陷則不懼

○後漢將吳漢討公孫述進入犍為界諸縣皆城守漢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誡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須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不聽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大驚讓漢曰比勅公千條萬端何意臨時悖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破矣幸無他者急率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遣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萬餘人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召諸將勵之曰吾與諸將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今至其城下而與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也潛師就尚於江南禦之若能同心協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立幡旗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於是率兵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聞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於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於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陣刺述殺之旦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蜀遂平

百戰勝法下卷目錄

百勝條畧

死戰 生戰 饑戰 飽戰 勞戰
佚戰 勝戰 敗戰 進戰 退戰
挑戰 致戰 遠戰 近戰 水戰
火戰 緩戰 速戰 整戰 亂戰
分戰 合戰 怒戰 氣戰 逐戰
歸戰 不戰 必戰 避戰 圍戰
聲戰 和戰 受戰 降戰 天戰
人戰 難戰 易戰 離戰 餌戰
疑戰 窮戰 風戰 雪戰 養戰
畏戰 書戰 好戰 變戰 忘戰

新編百戰百勝合法引證韜畧世法卷下

○○○死戰

凡敵人強盛吾士卒疑惑未肯用命須置之死地告令三軍示不獲已殺牛燔車以享戰士燒棄糧食填夷井竈焚舟破釜絕去其生慮則必勝法曰必死則生

秦將章邯已破楚將項梁軍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日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兵敗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楚懷王以宋義為上將項羽以次將范增為裨將救趙諸別將皆屬焉宋義行至安陽留四十餘日不進遣其子宋襄相齊自送之無塩飲酒高會項羽曰今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循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宋義即其帳中斬之下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支吾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叛亂即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且報命于楚懷王因命項羽為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焉項羽既殺宋義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率二百眾渡河救鉅鹿戰不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兵渡河沉舟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還心即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軍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一不當十楚兵呼聲動天地諸侯人人惴恐於是大破秦軍

○生戰

凡與敵戰若地利已得士卒已陳法令已行奇兵已設要當割棄性命而戰則勝若為將臨陣畏怯欲要生必返為所殺法曰幸生則死

春秋時楚子伐鄭晉師救之與戰於敖鄗之間晉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欲敗而先濟故將士懈卒不可勝

○○饑戰

凡興兵征討深入敵地芻糧之闕必須分兵抄掠據其倉廩奪其蓄積以繼軍餉則勝法曰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北史後周將賀若敦率兵渡江取陳湘州陳將侯瑱討之秋水汎溢江路斷糧援既絕人懷危懼敦於是分兵抄之掠以充資費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聚土覆之以米召側近村人佯有訪問隨即遣之瑱等聞之以糧為實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瑱等無如之何初土人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雞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偽為土人裝船伏兵甲於中瑱軍望見謂餉船至逆水爭取敦甲士遂擒之又敦軍中有叛者乘馬投瑱敦乃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人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畏船不敢上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乘畏船馬詐投瑱軍瑱即遣兵迎接爭來牽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後實有餽餉及亡奔瑱者皆恐敦詐兵不敢受相持旬餘瑱不能制

○○○飽戰

凡敵人遠來糧食不繼敵饑我飽可堅壁不戰持久以敝之絕其糧道彼兵退走密遣騎兵邀其歸路縱兵追擊破之必矣法曰以飽待饑

唐武德初劉武周據太原使將宋金剛屯於河東太宗往征之謂諸將曰金剛垂軍千里入吾地精兵驍將皆在於此武周自據太原欲寄金剛以為捍蔽金剛雖眾內實空虛虜掠為資意在速戰我當堅營以待其饑未宜速戰於是遣劉洪等絕其糧道其眾遂餒金剛乃遁

○○○勞戰

凡與敵戰若便利之地敵先結陣而據之我後去趨戰地我勞而為敵所勝法曰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

晉司空劉琨遣將軍姬澹率兵十餘萬討石勒勒將拒之或諫曰澹兵馬精盛其鋒不可當且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攻守

兵勢。必務萬全。勤日遼軍遠來疲力竭。人馬烏合。號令不齊。一戰可擒也。何復有援兵又重至。彼可拾去。大軍一動。之不宜易遠。若遼乘我之退。顧自無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謂不戰而自藏亡之道。遂斬諫者。以孔巖爲前鋒都督。令三軍方出者斬。設奇兵於山上。分爲二伏。勒卒兵與遼戰。爲收乎而北。遼縱兵追之。伏發夾擊。遼大敗而退

○○○佚戰

凡與敵戰。不可恃已勝而放佚。當益加嚴勵以待敵。佚而猶勞。法曰。有備無患。

秦王翦將兵六十萬。代李信擊荊。荊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荊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兵。荊數挑戰而秦不出

○○勝戰

凡與敵戰。若我勝彼負。不可驕惰。當日夜嚴備以待之。敵人雖來。有備無害。法曰。既勝若否。

秦二世時。項梁使沛公、項羽別攻襄城。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收兵入濮陽。沛公、項羽及攻定陶。留而略地至雍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項梁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於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兵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梁弗聽。後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今武信君必敗。公徐行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兵益章邯擊楚軍。大敗之。項梁死

○○○敗戰

凡與敵戰。若彼勝我負。未可畏怯。須思害中之利。當整勵器械。激揚士卒。候彼懈怠而擊之則勝。法曰。因害而患於解也。

晉末。河間王顒在關中。遣張方討長沙王乂。方率衆入自函谷入屯河南。惠帝遣將軍皇甫商拒之。方潛軍破商。遂入洛陽。乂奉帝討方於城內。方軍望見乘輿。於是少却。方止之不可得。衆大敗。殺傷滿衢巷。方退壁於三十里橋。人皆挫衄。衆皆勸方夜遁。方曰。兵有利鈍。而志常事貴因敗以爲成耳。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夜潛進逼洛陽城七里。商既新捷。不以爲意。忽聞方壘成。乃出戰。遂大敗而還

○○進戰

凡與敵戰。若審知敵人有可勝之理。則宜速進兵以擣之。無有不勝。法曰。見可則進。

○唐李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擊突厥頡利可汗。走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以靖往迎之。頡利外請朝謁而內懷遲疑。靖揣知其意。時詔遣鴻臚卿唐儉等慰諭之。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三日糧。自彼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行至陰山。遇其斥堠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說。不虞官兵至。靖前鋒乘霧而行。去其牙帳七里。虜始覺。列

兵未及陳。靖縱兵擊之。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擒其子疊羅施。并義成公主。頡利亡去。爲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擒虜獻。於是斥地陰山北至大漠矣。

○○○退戰

凡與敵戰。若敵衆我寡。地形不利。力不可爭。當急退以避之。可以全軍。法曰。知難而退。

三國魏將曹爽伐蜀。司馬懿同行。出駱谷。次於興元。蜀將王琳乘夜襲擊。懿令堅臥不動。琳退。懿謂諸將曰。費禕據險拒守。進不獲戰。攻之不可。宜急旋軍以爲後圖。爽等亦遂退。禕果馳兵趣三嶺爭險。爽等潛師越險。乃得退。

○○○挑戰

凡與敵戰。營壘相遠。勢力相均。可輕騎挑攻之。伏兵以待之。其軍可破。若敵用此謀。我不可以全氣擊之。法曰。遠而挑戰。欲人

之進也。

十六國姚襄據黃落，符生遣將符黃眉、鄧羌等率步騎討襄。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曰：襄性剛很，易以撓動，若長驅一行直壓其壘，襄必忿而出戰，可一戰而擒也。黃眉從之，遣羌率騎三千軍於壘門。襄怒，盡銳出戰，羌偽不勝，率騎而退。襄追之于三原，羌回拒襄，而黃眉至，大戰，斬之，俘其衆甚多。

○○○致戰

凡致敵來戰，則彼勢常虛；不長赴戰，則我勢常實。多方以致敵之來，我據便地而待之，無有不勝。法曰：致人而不致於人。

○後漢建武四年，光武詔耿弇悉收集降附，結部曲，置將吏。弇率騎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俊將兵而東。張步聞之，使其將費邑軍歷下，又令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渡河先擊祝阿，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分兵遣其弟費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後三日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歸，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來救。弇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致之耳。野兵不擊，何以城為。即分兵守巨里，自帥精銳上岡坂，乘高合戰，大破之，斬邑。既而取首級以示巨里城中，城中恟懼，費敢亡歸張步。弇悉收其積聚，縱兵攻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

○○○遠戰

凡與敵阻水相拒，我欲遠渡，可多設舟楫，示之若近濟，則敵必并衆應之，我出其空虛以濟。如無舟楫，可用竹木、蒲葦、罌缻、瓮囊、鎗杵之屬，綴為排筏，皆可濟渡。法曰：遠而示之近。

漢初，魏王豹初降漢，復以親疾請歸，至國，即絕其河關，反為楚約和。漢王遣酈生往說豹，豹不聽。漢以韓信為左丞相擊豹。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引兵從夏陽以水罌渡軍，襲安邑。豹驚，帥兵迎戰，信遂虜豹，定魏。

○○近戰

凡與敵夾水為陣，我欲攻近，反示以遠。須多設疑兵，上下遠渡，敵必分兵來應，我可以潛師近襲之，其軍可破。法曰：近而示之遠。

春秋越人伐吳，吳人禦之笠澤，夾水而陣。越人為左右陣，夜鼓譟而進，吳分兵而禦之。吳軍大敗，遂滅亡。

○○○水戰

凡遇敵戰，或岸邊為陣，或水上泊舟，皆謂之水戰。若近水為戰，須去水稍遠，一則誘敵使渡，一則示敵無疑。我欲必戰，而近水迎敵，恐其不得渡；我欲不戰，則拒水阻之，使敵不長濟。若敵率兵渡水來戰，可於水邊伺其半濟而擊之，則利。法曰：涉水半渡可擊。

漢酈生說齊下之，齊王日與生縱酒為樂，而罷備。蒯通說信遂渡河襲齊，齊王以酈生為賣己，烹之，而走高密，請救於楚。楚遣龍且將兵救齊。或曰：漢兵遠鬬，其鋒難當；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客居，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而擒也。龍且曰：吾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今若救齊，不戰而降之，有何功？若戰而勝，齊半可得。遂進兵，與漢軍夾濰水而陣。信夜使人囊沙壅水上流，且渡擊且，佯敗走。龍且喜曰：吾固知信怯。遂追之。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擊殺且，水東軍散走亡去，遂平齊。

○○火戰

凡戰，若敵人居近草莽，營舍茅竹，積芻聚糧，天時燥旱，因風縱火以焚之，選精兵以擊之，其軍可破。法曰：行火必有因。

漢靈帝中平元年，皇甫嵩討黃巾。漢將朱儁與賊波才戰，敗，賊遂圍嵩於長社。賊依草結營，會大風，嵩勒軍士束苣乘城，使銳卒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陣，賊驚亂奔走。會帝遣曹操將兵適至，合戰，大敗之，斬首數

級。

○○緩戰

凡攻城之法最爲下策不得已而爲之所謂三月脩蘢櫓三月成距堙者六月也謂戒爲已者忿躁不待攻具而合士卒蟻附恐傷人之多故也若彼城高池深多人而少糧外無救援可羈縻取之則利法曰其徐如林

●十六国前燕將慕容恪擊段龕於廣固圍之諸將請恪急攻恪曰有宜緩者若彼我勢均外有強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得不速若我強彼弱外無救援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龕黨尚衆未有離心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盡銳攻之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要在取之乃爲壁壘以守之終克廣固。

○○速戰

凡攻城圍邑若敵糧多人少外有救援可以速攻則勝法曰兵貴神速

●三國蜀將孟達降魏遂領新城太守未幾復連吳附蜀以叛魏司馬懿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蜀交結宜觀望而後可懿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當其未定足促而决之乃倍道兼行至新城下吳蜀各遣將救達懿乃分兵拒之初達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表上天子比相反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將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造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外爲木柵以自固懿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旬日李輔等斬達首開門以降。

整戰

凡與敵戰若敵人行陣整齊士卒安靜未可輕戰伺其變動擊之則利法曰無邀正正之旗

三国魏司馬懿征公孫淵淵泛舟潛濟遼水作圍弃城而向襄平諸將曰不攻而作圍非所以示衆懿曰賊堅營高壘欲搶襄平軍也攻之正墮其計賊大衆在此其巢穴虛矣我直搶襄平必人懷內懼而救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乃縱兵逆擊大破之。

○○亂戰

凡與敵戰若敵人行陣不整士卒喧譁宜急出兵以擊之則勝法曰亂而取之

唐段志玄從劉文靜拒屈突通于潼關文靜爲通將桑顯和所敗軍營已潰志玄率二十騎赴之擊殺數十人而還還爲流矢中足慮衆心動忍而不言更入賊陣者再三顯和軍亂志玄無恙因而復振通兵大敗。

○○分戰

凡與敵戰若我衆敵寡當擇平易寬廣之地以勝之若五倍於敵則三術爲正二術爲奇三倍爲敵二術爲正一術爲奇所謂一以當其前一以攻其後法曰分不分爲縻軍

●漢將陳霸先王僧辯討侯景軍於張公洲高旗巨艦截江蔽空乘潮順流景登石頭望之不悅曰彼軍士有如是之氣不可易也帥鐵騎萬人鳴鼓而前霸先謂僧辯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賊今送死欲爲一戰我衆彼寡宜分其勢僧辯從之以勁弩當其前輕銳蹂其後大陣衝其中景遂大潰弃城而走。

○○合戰

凡兵散則勢弱聚則勢強兵家之常情也若我兵分屯數處敵若以衆攻我當軍以擊之法曰聚不聚爲孤旅

天寶末吐蕃人寇報新城之役晨壓官軍衆寡不敵王忠嗣車馬進左右馳突如此無不辟易出而復合殺數百人賊衆遂亂三軍翼而擊之吐蕃大敗。

怒戰

凡與敵戰，須激勵士卒，使忿怒而後出戰。法曰：殺敵者，怒也。

漢光武建武四年，詔將軍王霸、馬武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兵四千餘救建，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茂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援，戰不甚力，為茂、建所敗。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勢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爲吾相持，兩軍不一，敗道也。今閉營堅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勢輕進；武恨無救，則其戰當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乘其敝，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兵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數十人斷髮請戰。霸乃開營後，大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后受敵，遂敗走之。

氣戰

夫將之所以戰者，兵也；兵之所以戰者，氣也；氣之所以勝者，鼓也。能作士卒之氣，則不可太頻，太頻則氣易衰；不可太遠，太遠則力易竭。須度敵人之至六七十步之內，乃可以鼓，令士卒進戰。彼衰我勝，敗之必矣。法曰：氣勝則鬬，氣奪則走。

春秋齊師伐魯，莊公將戰，曹劌請從。公與之同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鼓之，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劌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是以敗之。

逐戰

凡追奔逐北，須審真偽。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當須應之。若旗參差而不齊，鼓大小而不應，號令喧囂而不一，此真敗卻也，可以為逐。法曰：凡從勿怠，敵人或止於路，則慮之。

唐武德元年，太宗征薛仁杲，其將羅睺拒之，大破於淺水源。太宗帥騎追之，直趨折墌圍之。仁杲將多臨陣來降，復還取馬。太宗縱遣之，須臾各乘馬至。太宗具知仁杲虛實，乃進兵合圍，縱辯士喻以禍福，仁杲遂降。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破陳，乃捨步兵，又無攻具，徑薄城下，咸疑不克，而卒下之，何也？太宗曰：此權道也。且羅睺所將皆隴外人，吾雖破之，然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杲收而撫之，未易克也。追之，則兵逃隴外，折墌自虛，仁杲破膽，不暇為謀，所以懼而降之。

歸戰

凡與敵相攻，若敵無故退歸，必須審察，果力疲糧竭，可選輕銳躡之。若是歸師，則不可遏也。法曰：歸師勿遏。

獻帝建安三年，曹操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之。繡欲安衆守險，以絕軍後。操軍不得進，前后受敵，夜乃鑿險偽道，伏兵以待。繡悉兵來追，操縱奇兵夾攻，大敗之。謂荀彧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以勝矣。

不戰

凡戰若敵衆我寡，敵強我弱，兵勢不利，彼或遠來，糧餉不絕，皆不可與戰，宜堅壁持久以備之，則敵可破。法曰：不戰在我。

唐武德中，太宗率兵渡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李道宗時年十七，從軍，與太宗登玉璧城，觀賊陣。顧謂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群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以力爭。今深溝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將竭，當自離散，可不戰而擒也。太宗曰：汝見識與我合。果後食盡夜遁，追入介州，一戰敗之。

必戰

凡興師深入敵境，若彼堅壁不與我戰，欲老我師，當攻其君主，擣其巢穴，截其歸路，斷其糧草，彼必不得已而須戰，我以銳卒擊之，可敗。法曰：我欲戰，敵雖深溝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

三國魏明帝景初三年，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往遼東，討公孫淵。帝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騎，亦當任力，不當計役費。

費也。度淵以何計得策。懿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曰。三者何出。懿曰。惟明君長量彼己預有所棄。此非淵所及也。曰。往還幾日。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一年足矣。遂進兵。淵遣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此欲以老吾兵。攻之正墮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過昆陽也。彼大衆在此。巢穴空虛。直抵襄平。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賊盡銳赴之。懿潛濟已出其地門。弃賊直趨襄平。賊將戰敗之。過懿圍襄平。諸將請攻之。懿不聽。陳珪曰。昔攻上庸。旬日之半破堅城。斬孟達。今日遠來而更安緩。愚切惑之。懿曰。達衆少而食支一年。淵軍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較一年。安衆速為。以四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當為之。是以不計死傷而計糧也。況賊衆我寡。賊飢我飽。而雨水乃爾。攻具不設。促之何為。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憂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可變。賊憑恃其衆。故雖飢困。不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若求水利而驚之。非計也。既而雨霽。造攻具攻之。矢石如雨。糧盡窘急。人相食。乃使其將王建柳甫請解。當君臣面縛。懿皆斬之。淵突圍而走。懿復追及梁水上。殺之。遼地悉平。

○○○避戰

凡戰若敵強我弱。初來氣銳。且當避之。伺其疲敝而擊之。則勝。法曰。避其銳氣。擊其惰歸。

漢靈帝中平六年。涼州賊王國圍陳倉。乃以皇甫嵩討之。董卓請速進。嵩曰。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之。是以善用兵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陳倉雖小。城固嚴備。未易拔也。王國雖強。攻陳倉不下。其衆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國攻之。終不拔。其衆疲敝。解去。嵩進兵追擊之。卓曰。窮寇勿追。歸師勿遏。嵩曰。不然。乃獨追擊破之。卓由是有慚色。

○○圍戰

凡圍戰之道。圍其四面。須開一角。以示生路。使敵戰不堅。則城可拔。軍可破。法曰。圍師必缺。

漢末曹操圍壺關。攻之不拔。操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曹仁言於曹操曰。圍城必示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先使人久自為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延日久。今頓兵堅城下。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操從仁言。乃拔其城。

○○○聲戰

凡戰所謂聲者。張虛聲也。聲東而擊西。聲彼而擊此。使敵人不知其所備。則我所攻者。乃敵人所不守也。法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

後漢建武五年。耿弇與張步相拒。步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餘里。弇進兵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雖大而易攻。乃敕諸將會。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日夜為備。至期。弇敕諸將夜半皆蓐食。會明至臨淄。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宜速攻西安。弇曰。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備守。臨淄出其不意。至必驚擾。攻之則一日可拔。拔臨淄則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攻西安。卒不

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帥兵奔還臨淄。併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后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實。遂攻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果將兵亡去。

○○○和戰

凡與敵戰。必先遣使約和。敵雖許諾。言語不一。因其懈怠。選銳卒擊之。其軍可敗。法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

秦末天下兵起。沛公西入武關。欲以二萬擊撓秦。張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視。聞其將多屠賈子。易以利動。願其留壁。使人先行。為萬人具。且益張旗幟為疑兵。而使酈生陸賈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乃引兵出擊。秦軍大破之。

○○受戰

凡戰若敵衆我寡。暴來圍我。須相察衆寡虛實之形。不可輕易

遁去。恐爲尾擊。當圓陣外面受敵之圍。雖有缺處。我自殺之以堅士卒心。四面奮擊。必獲其利。法曰。敵若衆。則相衆而受敵。

北史。魏普泰元年。高歡討爾朱兆。孝武帝永熙元年春。拔鄴。爾朱兆自晉陽。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同會于鄴。衆二十萬。夾洹水而軍。歡出頓紫陌。馬不滿二千。步不滿三萬。乃於韓陵爲員陣。連牛驢以塞歸路。將士皆爲必死。選精銳步騎從中出。四面擊之。大破兆等。

○○降戰

凡戰。若敵人來降。必要察其眞僞。遠明斥候。日夜設備。不可怠忽。嚴令偏裨。整兵以待之。則勝。不然。則敗。法曰。受降如受敵。

後漢建安二年。曹操討張繡於宛。降之。既而悔恨。復叛。襲擊曹操軍。殺曹操長史及子昂。操中流矢。師還舞陰。繡將騎來鈔。操擊破之。繡奔穰。與劉表合。操謂諸將曰。吾降張繡。失在不便取質。以至於此。諸卿觀之。自今以後。不復敗矣。

○○○天戰

凡欲興師動衆。伐罪弔民。必在天時。非孤虛旺相也。迺君暗政亂。兵驕民困。放逐賢人。誅殺無辜。旱蝗水雹。敵國有此。舉兵攻之。無有不勝。法曰。順天時而制征討。

東齊後主緯隆化元年。擢用邪佞。陸令萱。和士開。高阿那肱。穆提婆。韓長鸞等宰制天下。陳德信。鄧長顒。何洪珍參預機杈。各領親黨。陞擢非次。法官由財進。獄以賄成。亂政害人。使旱蝗水澇。盜賊起。又猜嫌諸王。皆無罪受誅。丞相斛律光及弟荊山公羨。無罪受誅。漸見侵弱之萌。我周武帝乘一舉而滅之。

○○○人戰

凡戰。所謂人士者。推人士而破妖祥也。行軍之際。或梟集牙旗。或杯酒變血。或麾竿毀折。惟主將決之。若以順討逆。以直伐曲。以賢擊愚。皆無疑也。法曰。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

唐武德六年。輔公祏反。詔趙郡王李孝恭討之。將發。與諸將士宴集。命取水。水變爲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自若曰。毋疑。諸君此乃公祏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衆心爲安。先是賊將拒險邀戰。孝恭堅壁不出。以奇兵絕其糧道。賊飢。夜迫李孝恭。孝恭堅臥不動。明日。以羸兵扣賊營挑戰。別選騎陣以待。俄而羸卻。賊追北。且囂。遇祖尚。薄戰遂敗。趙郡王乘勝破其別隴。輔公祏窮走。追騎生擒之。

○○○難戰

凡爲將之道。要在甘苦共衆。若遇危險之地。不可捨衆而自全。不可臨難而苟免。護衛周旋。同其生死。如此。則三軍之士。豈忘己哉。法曰。見危難。毋忘其衆。

魏曹操征孫權還。張遼與樂進。李典將七千餘人屯合肥。操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題其函曰。賊至乃發。俄而權帥衆圍

合肥。乃發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城。護軍勿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勝負之機。在此一舉。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士八百人。椎牛饗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大將。大呼自名。衝陣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乃聚兵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入圍。拔出餘衆。權軍無敢當者。自旦至日中。吳人奪氣。遼還修守備。衆乃安心。從服權守合肥。旬日。城不得拔。乃退。遼帥諸將追擊。幾復獲權。

○○○易戰

凡攻戰之法。從易者始。敵若屯備數處。必有強弱衆寡。我可遠其強而攻其弱。避其衆而擊其寡。則無不勝。法曰。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

北史周武帝伐齊之河陽宇文弼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汾曲之北城小山平攻之易拔武帝不納終無成功。

○○離戰

凡與敵戰可密候鄰國君臣交接有隙乃遣諜者以間之彼若猜貳我以精兵乘之必得所欲法曰親而離之

戰國周赧王三十一年燕上將軍樂毅并將秦魏韓趙之師伐齊破之湣王出奔於莒燕軍聞齊王在莒合兵攻之楚將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欲與燕將分齊地乃執湣王數其罪而誅之復堅守莒城以拒燕兵數月不下毅分圍之即墨大夫戰死城中推田單為將頃之昭王薨惠王立為太子時與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曰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欲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唯恐他將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乃使騎劫代毅毅遂奔趙燕將士由是不和田單乃詐以卒為神師以鼓士心夜出火牛陣大破燕軍復齊七十餘城迎襄王自莒入臨淄。

韜畧世法　下卷戰法　十五

○○餌戰

凡戰所謂餌者非謂兵者置毒於飲食但以利誘之皆為餌兵也如交鋒之際或乘牛馬或為財物或捨輜重此不可取之取之必敗法曰餌兵勿食

漢獻帝建安五年袁紹遣兵攻白馬操擊破之斬其將顏良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而西紹渡河追之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令騎卒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謂餌兵如之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曰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趨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縱擊大破之。

○○○疑戰

凡與敵對壘我欲襲敵須叢聚草木多張旗幟以為人屯使敵備東而我擊其西則必勝或我欲退偽為虛陣設留而遁敵必不敢追我法曰眾草多障者疑也

北史周武帝東討以宇文憲為前鋒守雀鼠谷帝親圍晉州被圍亦自來援時陳王純屯千里徑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雞栖原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關並受憲節度密謂椿曰兵者詭道汝今為營不須張幕可伐柏為菴示有處所兵去之後賊猶致疑時齊王分兵向千里徑又遣眾出汾水關自帥大軍與椿對椿告齊兵急憲自往救之會軍敗齊追逐師夜引還齊人果以柏菴為帳幕之備遂不敢進翌日始悟

○○窮戰

凡戰如我眾敵寡彼必畏我軍勢不戰而遁切勿追之蓋物極則返故也宜整兵緩追則勝法曰窮寇勿追

漢趙充國討先零羌羌見充國兵至羌虜在所入屯聚懈弛望見大軍棄輜重渡湟水道隘陝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死諸將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餘皆奔潰

韜畧世法　下卷戰法　十六

○○○風戰

凡與敵戰若遇風順致勢而擊之若遇風逆出不意而搗之則無有不勝法曰風順致勢而從之風逆堅陣以待之

五代史晉將符彥卿等與契丹戰於陽城為虜所圍軍中無水穿井輒崩又東北風大起虜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曰都招討何以用兵令士卒枉死諸將請戰杜威曰俟風少緩徐觀可否李守貞曰風沙之內彼眾我寡莫測多少但力戰者勝此風力助我也呼曰諸軍齊擊賊符彥卿召諸將問計或曰虜得風勢宜待風迴彥卿亦以為然右廂副使藥元福謂曰今君飢渴已甚待風迴吾屬為虜矣且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急擊之此詭道也符彥卿等乃精騎擊之逐北二十餘里契丹主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擊之得一橐駝乘以遁去晉軍乃定

○○○雪戰

凡與敵人相攻若雨雪不止覘敵無備可潛兵擊之其勢可破法曰攻其所不戒

唐遣唐鄧節度使李愬討吳元濟先是愬遣將將千餘騎巡邏遇賊將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為東邊患衆請刳其心愬許之士良無懼色遂命解其縛丁士良請盡死以報其德愬署為捉生將士良言於愬曰吳秀琳擁衆據文城柵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為之主謀也然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為擒之則秀琳自降矣鈇文及光洽彼執秀琳果降愬延光洽問計光洽答曰將軍必欲破賊非得李祐不可祐賊建將也有勇略守興橋柵每戰當輕官軍時祐帥衆割麥於野愬遣史用誠以壯士三百伏林中秀琳擒之以歸將士爭請殺之愬獨待以客禮帥復與語諸將不悅愬力不能獨完乃械祐送之京師先密表曰若殺祐則無成功詔以祐還愬愬見祐大喜署為兵馬使令佩刀入出帳中始定破蔡之計命祐以突將三千為前鋒李忠義副之愬以監軍三千為中軍李進誠以三千殿為后軍令曰但東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勅士少休令士卒食乾糗整覊靮鞍鎧弓刀時大雪旗旆折裂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謂

必死諸校請所之愬曰入蔡三十取吳元濟衆皆失色相泣曰果落李祐姦計然謂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盛分輕兵斷朗山之援又斷洄曲及諸道橋梁行七十里至懸瓠城之傍抵鵝鴨池上愬擊之以亂軍聲初蔡人拒命官軍凡三十年不能至其城下故蔡人皆不為備祐并砍城先登衆從之殺守門者而留擊柝者納其衆城中雞鳴雪止遂執元濟監送京師淮西悉平

○○養戰

凡與敵戰若我軍曾經挫衄須審察士卒之氣盛則激勵愈戰氣衰則且養銳待可用而使之法曰謹養勿勞併氣積力

秦始皇問李信曰吾欲取荊度用幾何人對曰不過二十萬人及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將軍老矣何怯也乃命信及蒙恬將二十萬人伐荊翦因不用遂謝病歸頻陽信與蒙恬攻楚大破之乃引兵西與蒙恬會城父荊人因隨之三日不頓舍大敗信軍入西壁殺七都尉信奔還王怒自至頻陽見翦強起之對曰兵從悖亂大王必不得已而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從之翦遂將兵王送至灞上荊人聞之悉兵以禦翦翦堅壁不戰日休士卒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與士卒同甘苦久之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可用矣荊人既不得戰乃引而東翦追擊大破之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荊兵遂敗走翦乘勝略定城邑

○○○畏戰

凡與敵戰軍中有畏怯者聞鼓不進未聞金先退須擇而殺之以戒其衆若三軍之士人人皆懼則不可加誅戮須假之以顏色說之以利害示以不畏喻以不死則衆心自安法曰執戮禁畏太畏則勿殺戮示之以顏色告之以所生

隋楊素為靈州軍總管討突厥騎戎殘整有犯軍者立斬之至罪不至死者又寬宥之許以功績畢士卒畏法爭先戰無不濟稱為名將

○○書戰

凡與敵對壘不可令軍士通家書親戚往來恐語言不一衆心疑惑信問通則心有所恐親戚來則心有所戀法曰禁祥去疑

後漢邳彤從光武於河北時王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為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乃攻拔信都王郎兵敗走彤家屬得免

○○○好戰

凡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實不獲已而用之不可以國之大民之衆黷武窮兵禍不旋踵夫兵猶火也弗戢將有自焚之患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

春秋時楚屈瑕伐羅鬭伯比送之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

劉夔曰大夫其非衆之謂乎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騷之役將自用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且不設備羅與盧合軍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

○○○變戰

凡兵家之法要在應變敵無變則待之乘其有變隨而應之乃利法曰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魏曹操征張繡荀攸曰繡以游軍仰食於劉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以待其變若急之勢必相救操不從遂進軍與繡戰表救之操敗

○○○忘戰

凡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聖人之深戒也天下無事必須内修文德外嚴武備懷柔遠人戒不虞也四時講武之禮所以示國不忘戰耳法曰天下雖平忘戰必傾

戰國時公子卬爲魏將秦孝公使衛鞅將而伐魏使卬擊之軍既距衛鞅遺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相見定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公子卬不察信爲然今盟而飲衛鞅伏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

百戰百勝卷下終

諸葛武侯心書小引

諸葛武侯神也非人也觀其未出茅蘆之先已知三分定咢之勢其用兵也料敵制勝臨機應變雖孫吳無出其右東拒吳北却魏祁山六出司馬畏蜀如虎孟獲七擒南人服公爲神其所作木牛流馬八陣圖至今英靈勃發世莫能傳而用之武侯誠天神非人之所能爲也古今名將自姜子牙下鮮與儔矣望其人萬古猶生惜其書百世無傳今觀其論兵要畧弁將苑心法五十條俱出自家大手眼不襲韜畧一話柄世儒以爲平易或謂後人假托語不知出師二表矢志討賊只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兩言儘見忠肝義膽鬼哭神驚至今讀之凜凜猶有生氣何嘗有一驚人語也是編也俱有一段不可磨滅之神識洵萬世行兵者之法程雖與孫武子十三篇並傳不朽可也幸毋以爲等夷而弁髦之耶

錢塘汪淇右子父識

諸葛武侯心書上卷目錄

論兵上篇　論兵下篇

選將　料敵　練兵　備器械

行軍　布陣　四機　誅攻

軍威　禦敵　應變據險　厲士

將苑心訣五十則

兵權第一　逐惡第二　知人第三　將才第四

將器第五　將弊第六　將忠第七　將善第八

將剛第九　將驕第十　將彊第十一　出師第十二

擇材第十三　智用第十四　不陳第十五　試將第十六

戒備第十七　習服第十八　軍蠹第十九　腹心第二十

謹候第二十一　機形第二十二　重形第二十三　禽將第二十四

審用第二十五　天勢第二十六　勝敗第二十七　假權第二十八

哀死第二十九　三賓第三十　後應第三十一　便利第三十二

應機第三十三　揣能第三十四　輕戰第三十五　地勢第三十六

情勢第三十七　擊勢第三十八　整師第三十九　厲士第四十

自勉第四十一　戰道第四十二　和人第四十三　察情第四十四

將情第四十五　威令第四十六　東夷第四十七　南蠻第四十八

西戎第四十九　北狄第五十

武侯心書目錄終

新編武侯兵要箋註評林翰墨世法卷上

宋　謝昉得　編輯

明　汪淇　評釋

武侯兵要　即新書

○○論兵上篇

自古創業之君莫不以兵得天下以兵失天下夫何故先能而後不能蓋天下已定傳之數世承平日久子孫驕逸生於富貴之中不知創業之艱難不習軍旅忽於用兵之道或將非其人王昏臣恣禍起蕭墻或獨任成亂王綱失政四夷交侵或中國悖叛或荒淫酒色恣縱情慾不恤國事或君弱臣強政出多門權臣擅命是皆王上失御天下之道也其所由來者漸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斯所以失天下之由也且創業之君多起於布衣之間親臨卒伍披堅執銳汗馬驅馳兩軍相對日不暇食而又廣求賢俊能用忠言知無不為小心翼翼唯恐有失夙興夜寐勤勞至甚此所以能取勝於人者也如前漢之高祖（漢高祖用三傑以創漢家四百年基業）後漢光武之類是已（光武用二十八將而中興漢業）若夫安不忘亂日新厥德務求其賢仁人在位則無由而失也且夫國之大事莫過於用兵然用兵有則可以取勝於人苟不得其法雖有百萬之眾而能必勝者罕矣然則有國之君不可以不知兵亦不可以全恃於兵亦不可以不恃於兵夫兵者國之利器不可

以輕用於人擧之有道行之有則故能取勝於人也大則滅人之國小則滅人之城或外禦四夷或討亂臣賊子或虜郡冦之拔此國之必用而不疑者是故嚴肅兵甲以候征討乃國之機也且國以兵爲本兵以將爲本必欲強兵戰勝而在用將得人用將得人然後可以威天下服四夷此有國之大本也且夫治則用文亂則用武此理之必然天下無事當治之以文天下有事當治之以武是故文武之道不可以一日而無也

按治世用文亂世用武是分治亂時勢爲二也夫文事武備不但貞勝亦且一源譬之身然無事則手持而足行有急則手持而足踢執是著此手而執刀劍亦此手也伸之則爲掌可以恭敬而奉將捏之則成拳可以敵傺而禦侮也雖發弃不仁之人則皆廢故謂儒專習文將專用武尤謬之謬者也

吳子曰總文武者謂之將太宗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得之矣

○○論兵下篇

夫強兵戰勝之道其要有五一曰脩甲兵二曰具卒乘三曰廣蓄積四曰練士卒五曰選良將五者俱備然後可以強兵且夫選將在於知人知其才智然後用之如武王之用太公（太公是文王出獵後車載回武王伐紂用爲軍師）高祖之用韓信是也（蕭何薦韓信爲國士無雙高祖築壇拜爲上將軍）苟非其人雖百萬之師何益於用哉且將有五德軍有九地兵有四機（將有五德軍有九地四機等俱詳見下篇茲不贅）戰有五勝軍有九變知之者必勝不知者必敗且謀爲貴而勇爲次兵以計爲本多算勝少算不勝如有勇而無謀勝之半也有謀而無勇亦勝之半也有謀有勇百勝之道也如無謀智又無其勇十戰九敗而能勝者鮮矣孫武子云夫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強而示之弱弱而示之強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虛而擊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逸而勞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機不可先傳也又云兵貴拙速不在巧遲救鬪者不搏戟批亢倒虛自爲解耳故善用兵者避其來銳擊其惰歸以治待亂以靜待動以近待

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是故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單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智足以料敵威足以率下恩足以懷衆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向而冦不敢敵是將之道也且國有良將則可以強兵強兵則可以威天下故雖太平亦不可忘其兵也昔者明王內脩文德外脩武備防患於未然何況亂離之世者哉

按此篇多述孫武子武經中來以武子爲兵家所宗即武侯不能易之也

○○選將

夫國有悖逆之患則必興師兵之欲起必須擇將任將之道在

於知人先明五德次察其人若五德俱備然後可以用之夫五德者一曰智二曰仁三曰信四曰勇五曰嚴此將之五德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强則國必强凡人論將多言其勇勇之於將固其空也然勇者必輕合而不得其利得其勝者未可知也故將以謀為上勇為下二者相兼不可相離也有謀有勇則為上將有謀而無勇則為中將有勇而無謀則為下將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夫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軍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返斯良將之義也前本孫子候木吳子合之而良將之義備矣

〇〇料敵

夫為將之道才智過人料敵之意虛實為先多寡次之三軍之衆可使必戰而無敗者在於奇正奇正之變使敵不得措手而大敗者此奇正之功也然能用奇正者將之智也可使必勝而能破其敵此大將之謀也猶田獵之用鷹犬也可使必獲而無失也大抵兵之所加如以石投卵者虛實是也以正合戰以奇取勝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且兵之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勢避實而擊虛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將若不嚴教導不明吏卒無常陣兵縱橫曰亂將之過也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故為將之道料敵為先敵有間隱必急擊之而起其危所為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是乃料敵之道也虛實者能虛彼實己也能寡其多而多其寡也故曰多寡次之

〇〇練兵

軍之所興必須擇將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卒與敵也是故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役智者為謀主器械鋒銳甲胄堅密則人輕其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勝之道也進不可當退不可

追雖絕成陣雖敗成行與之以安與之以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斯乃練兵之道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若然則豈不教而用之也

按人忘口而後能言忘手而後能書亦惟忘兵而後能戰彼其捺矛戟弓弩直如弄丸承蜩然而何不樂於戰攻乎況乎進有重賞退有重罰乎

〇〇備器械

若欲攻戰必先完其器械擇其士卒馬步隨宜而用之或先或後可相繼而用之故甲胄不堅密與袒背同也弩不及遠與無兵同也射不能中與無射同也中不能入與無鏃同也是故破

敵之道器械爲先若器械鋒銳甲冑堅密士卒赳赳戰陣整閑進退有則隊伍不失鼓之則進金之則止始可爲戰也若夫甲冑不堅器械不利士卒失練猶張空拳而搏猛虎也吾知其敗必矣

○○行軍

夫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必須有則居必擇處戰必有成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阻遠近勝之道也夫軍之行也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凡地之形所在各異而多不同有絕澗有天井有天牢有天羅有天陷有天隙亟行遇此之形必亟去之而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是故軍行常遠六

害兼知九地夫九地者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道近而爲陣則易散故曰散地入人之境而不深者爲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爲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爲交地兩境之地士居先至而得天下者爲衢地入人之境深歷邑多者爲重地山林險阻沮澤難行之道者爲圮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兵之衆者爲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爲死地是故散地則勿戰輕地則勿止爭地則勿攻交地則勿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圮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是故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地之利者則知兵矣將不達九變之術雖知地利不知得地之助矣六害九地質相表裏

○○布陣

夫古之良將應敵而制勝應變而無窮兩軍相拒各用兵機深者勝淺者敗然布陣之道在乎臨時先料敵之多寡我之強弱彼之虛實象地之空而空之然爲陣之法理亦多端昔者大聖軒轅作八十餘陣皆畫圖以傳於世黄帝有熊氏號軒轅因征蚩尤於涿鹿作陣圖以傳示後世罕有知之者其法大槩或以奇爲正或以正爲奇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不可終窮也陣間容隊隊間容陣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擊頭則尾應擊尾則頭應擊中則兩頭俱應變態無窮不離乎四奇八正以步軍爲正馬軍爲奇

天四奇者一曰前奇二曰右奇三曰左奇四曰後奇八正者一曰前軍二曰左角三曰右角四曰右爪五曰左爪六曰左牙七曰右牙八曰後軍常以一奇當二正前奇當先鋒左角右奇當右角爪左奇當左爪牙後奇當右牙後軍四奇皆敗稟於大將八正皆敗稟於四奇故正常以奇爲首所謂以寡制衆者此也八居則各視其奇之所止出則各視其奇之所行行則奇常居前卒然遇敵觸處爲首兵觸前則前奇爲應觸左則左奇應觸右則右奇應觸後則後奇應行則前奇居前次先鋒次左角次右奇次右角次右爪次左奇次左爪次左牙次後奇以右牙次後軍正則四頭八尾遇敵則觸處爲首應敵則擊尾而首至此爲

陳之要也。古之良將，能察敵之情，內外之意，不測之機，當預防之。彼以此來，我以此應，見幾而作，應敵而變，是知爲將之道也。是故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識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按武侯陳說止此矣。後世有以一方二圓三牡四牝五衝方六車輪七罘罝八雁行爲八陣者，有以五行天地人爲八陳者，有以天地風雲龍虎鳥蛇爲八陳者。就龍虎鳥蛇之文穿鑿附會，說尤不一。近有八陳辨、奇正辨、伍法辨，頗詳。

○○四機

夫兵強將勇，如猛虎之不可以犯，似蛟龍之不可以觸。犯之必死，觸之必亡，天下莫不知也。雖三尺之童，皆知避之，惟恐不及也。且古之良將，來不可敵，去不可追，坐不可守，固不可圖，良由是也。凡兵有四機：一曰陣機，二曰器機，三曰力機，四曰將機。知此四者，攻必克，戰必勝。三軍之衆，百萬之師，置之存地則生，陷之絕地則亡，故戰須擇地，得地之助也，是謂陣機。器械鋒利，甲兵堅密，是謂器機。趫趫武夫，如虎如彪，一夫或進，萬夫莫敵，馬善驅逐，是謂力機。施設輕重，陷敵決疑，賞罰必信，指揮三軍，料敵必勝，是謂將機。能知四[illegible]，勝之道也。

按吳子云：氣機、地機、事機、力機。此言陣機，即地機也；氣機，即將機也。吳子力機兼器機而言，而此分言之者，當武侯時器械已備，須求精良，故特詳之。

○○謀攻

夫謀攻之法，大則攻城，小則野戰。攻城爲下，不與戰而必全得之爲上，破軍次之，屠城又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可見兵非聖人之得已，孫武子亦以不嗜殺爲心，最得儒者不忍人之道。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攻而必取

者，攻其所不勝也；守而必攻者，守其所不攻也；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敵寡，則我之所與戰者約矣。純用孫子，可見武經惟武子爲最，故武侯多宗之。

按建興元年，武侯舉衆南征，爲教曰：用兵之道，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總之以謀爲主，是即孫子上將伐謀之道也。

○○軍威

夫軍之行也先張其勢多設旌旗廣造金鼓以千爲萬以少爲多以弱爲強以勝佯爲不勝剛必勝柔實必敗虛以大必吞其小此理之必然者也且夫兵行詭道變化無窮因敵制勝有不測之機是爲良將之道也夫金鼓所以威耳旌旗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聽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形不可不嚴三者不立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凡攻戰之法晝以旌旗爲節夜以金鼓爲則鼓之則進金之則止斯乃軍威之義也

按虛張聲勢先使敵人氣奪然後出吾無窮機變因敵制勝而軍威又自肅如斯眞良將哉此即晝戰多旌旗夜戰多火鼓之也

○○鏖敵

夫用兵之道何者爲先葢鏖敵爲先要識其機貴在神道不貴巧遲敵若有隙而趨其危使敵望風而奔惟恐走之不急凡可擊之道其義有十一曰敵人往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急擊之二曰敵軍方食未曾設備可急擊之三曰敵人見利奔走可急擊之四曰敵人新至不知地利可急擊之五曰敵人涉長道後行未息人疾馬困可急擊之六曰敵人涉水半渡可急擊之七曰敵人行險過路狹窄可急擊之八曰敵人陣內旌旗亂動可急擊之九曰敵人陣數動移可急擊之十日將離士卒可急擊之

又曰敵人心怖夜虛驚恐可急擊之又曰師旣淹久糧食無有士卒怨怒妖恠數起軍資闕竭芻薪亦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士卒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疲疫援兵不至道遠日暮士卒疲困倦而未食解甲而息士卒勞困三軍數驚陣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諸如此者擊之無疑有不戰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廣大人民富庶二曰上愛其下恩惠流布三曰賞罰必信發必得時四曰陣功居列任賢使能五曰師徒之衆兵甲之精六曰隣國之助諸如此者避之勿疑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

按太公有十四可擊吳子有十三可擊此十義備之而又舉吳子八陣中之六不占而避之者六以盡進退之道可以鏖敵矣

○○應變據險

夫應變者敵衆我寡當避之於易邀之於阨故曰以十擊百莫善於阨以千擊萬莫善於阻今有少卒猛起擊金鳴鼓於阨路雖有大軍莫不驚駭故曰用衆務易用少務險假使士卒數萬背大險阻右山左水深溝高壘守以強弩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又多難與久守此非騎卒之力智者之謀也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爲五軍各守一營夫五軍五營敵人必惑莫知其所加敵若堅守以固其兵急行間諜以觀其慮彼聽吾說解之而去不聽吾說斬使焚書分爲五戰戰勝勿退不勝疾歸如

是佯北隨行絕闕一絕其前一絕其後兩軍鄧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利此擊強之道也故曰三軍勝敗在於一人夫良將應敵見機而作神變不測之道也此與孫吳子應變全文

○○勵士

凡爲將之道務在必勝必勝之道又在於賞罰明也賞罰既明又在於必信發號施令而人樂聞兩軍相對而人樂戰兵既相接而人樂死此三者將之所恃而能成功也若有士卒不盡力戰若罷戰之日請舉有功之人而進饗之無功者勵之軍中廣設坐分爲三行上功坐前行酒殽數味裀褥三層器皿皆金次功坐中行酒殽裀褥皆減一等器皿皆銀無功者坐後行酒殽又降一等坐裀不重器皿皆漆饗畢又須賜有功者父母妻子金銀玉帛之物以功爲差有戰死之家使使勞其父母並不忘於心若此三者人人爲死之戰雖敵於天下矣三軍之衆百萬之卒苟賞罰不明號令不信則不能奮而擊敵矣

按勵士之道固在於明賞罰而所以勵士者尤在於賞語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此分上功次功無功是又賞之之中已寓罰之之法所以使士樂於效死而戰有成功者勵之得其道也

將苑心法即孔明心書

○○兵權第一

夫兵之權也是三軍之司命主將之威勢將能執兵之權操兵之勢而臨群下譬如猛虎加之羽翼而翱翔四海隨所遇而施之若將失權不操其勢亦如魚龍離於江湖中欲求游洋之勢奔濤戲浪何可得也

按士畏將之號令則視敵無色士畏將之桴鼓則聽敵無聲士視將如嚴父之重則藐敵如嬰兒之柔士信將如金石之堅則摧敵如枯朽之易權在握也權之不執而勢去矣

○○逐惡第二

夫軍國之弊有五害焉一曰結黨相連毀譖賢良二曰侈其衣服異其冠帶三曰虛誇妖說詭言神道四曰專察是非私以動衆五曰伺候得失陰結敵人此所謂姦僞悖德之人可遠而不可親也與六韜六賊七害相類

○○知人第三

夫知人之性莫難察焉美惡既殊情貌不一有溫良而爲詐者有外恭而內欺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盡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曰窮之以詞辯而觀其言三曰咨之以謀而觀其成四曰告之以難而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曰期之以

事而觀其信。與莊子九徵六韜選將篇八証相類

○○將才第四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知其饑寒悉其勞患此所謂仁將事無苟免不謂利撓有死而榮不生而辱此所謂義將貴而不驕勝而不美賢而能下剛而能忍此所謂禮將奇變不測動應無端轉禍爲福將危立勝此所謂智將進有良賞退有嚴刑賞不踰時刑不擇貴此所謂信將足輕戎馬力越千夫善用十兵長於劍戟此所謂步將凌高歷險馳射若飛進則先行退則爲後此所謂騎將氣凌三軍志輕强虜怯於小戰勇於大敵此所謂猛將見賢若不及從諫如順流寬而能剛勇而多計此所謂大將

按步騎猛大四將俱不可無仁義禮智信大將企賢樂諫然後群策樂爲我用故六韜曰將者能思士如渴則策從焉

○○將器第五

將之器其用大小不同若乃察奸伺禍爲衆所怨此十夫之將夙興夜寐言語密察此百夫之將直而有慮勇而善鬪此千夫之將外貌桓桓中情烈烈知人勤勞悉人饑飽此萬人之將近賢進能日愼一日誠信寬大閑於治亂此千萬人之將仁愛洽於下信義服隣國上知天文下識地勢中察人事四海之內視如家室此天下之將

○○將弊第六

夫爲將之道有八弊焉一曰貪而無厭二曰妬賢嫉能三曰信讒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猶豫不可决六曰荒淫於酒色七曰奸詐而心怯八曰狂言而不以禮 反是則爲貞吉之丈人北獻之元老矣

○○將忠第七

兵者凶器將者危任是以器剛則缺任重則危故善將者不恃强不崇勢寵至不喜辱及不驚見利不貪見美不淫以身徇國一意而已

按寵辱不動其心卽孫子所謂無智名無勇功也人臣苟懷一心便不難以人國僥倖故曰一意

○○將善第八

將有五善四欲五善者善知敵之形勢善知進退之道善知國之虛實善知天時人事善知山川險狹四欲者戰欲奇謀欲密衆欲靜心欲一體知難勞示將之德也

按軍識曰將謀欲密士衆欲一攻敵欲疾司馬法曰凡戰以欲閑心欲一與此類此見武侯兵要卽太公之韜畧也

○○將剛第九

善將者其剛不可折其柔不可卷故以弱制强以柔制剛純柔純弱其勢必削純剛純强其勢必亡不柔不剛合道之常

按三畧曰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强其國彌彰純柔純弱純剛純强其國必亡將與國安危故其道同

○○將驕第十

將不可驕，驕則失禮，失禮則人離，人離則衆叛。將不可悋，悋則賞不行，賞不行則士不致命，不致命則無功，無功則國虛，國虛則寇實矣。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孫子十三篇無出虛實，虛實本乎將之驕吝，則孫子未發之意

○○將強第十一

將有五強八惡。高節可以厚俗，孝弟可以揚名，信義可以交友，沉慮可以容衆，力行可以建功，此將之五強也。謀不能料是非，禮不能任賢良，政不能正刑法，富不能濟窮厄，知不能備未形，慮不能防微密，達不能舉所知，敗不能無怨謗，此將之八惡也。

○○出師第十二

古者國有危難，君擇賢能而任之，齋三日，入太廟，南面而立，將入面，太師進鉞於君，君持鉞把以授將曰：從此至軍，將軍其圖之。復命曰：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恃功能，勿失忠信，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同寒暑，等勞逸，同甘苦，均危患，如此則士必盡死，敵必可亡。授詞訖，鑿凶門，引軍而出，君送之，跪而推轂曰：進退惟時，軍中事不由君命，皆由將出。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是以智者為之慮，勇者為之鬭，故能戰勝於外，功成於內，揚名於後世，福流於子孫矣。與六韜立將篇同

○○將材第十三

夫將之行也，有好鬭樂戰，獨取強敵者，聚為一徒，名曰報國之士；有氣冠三軍，才力勇捷者，聚為一徒，名曰突冠之士；有輕足善步，走如奔馬者，聚為一徒，名曰搴旗之士；有騎射若飛，發無不中者，聚為一徒，名曰爭鋒之士；有射必中，中必死者，聚為一徒，名曰飛馳之士；有善發強弩，遠而必中者，聚為一徒，名曰摧鋒之士。此六軍之善士，各因其能而用之。

○○智用第十四

夫為將之道，必順天，因時，依人以立勝也。故天作時不作而人作，是謂逆時；時作天不作而人作，是謂逆天；天作時作而人不作，是謂逆人。智者不逆時，亦不逆天，亦不逆人也。勝敗之道無他，止爭順逆而已。去逆效順，則事半而功倍，此為智者

○○不陣第十五

古之善理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昔者聖人之致理也，安其居，樂其業，人至老不相攻伐，可謂善理者不師。舜作典刑，舜典云象以典刑流宥五刑 皋陶作士師，人不干命，刑無可施，舜申命皋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 可謂善師者不陳。若禹伐有苗，舜舞干羽而苗民格，禹征苗三旬弗服班師[illegible]七旬而有苗格 可謂善陳者不戰。齊桓南服強楚，北伐山戎，管仲相桓公事 可謂善戰者不敗。楚昭遭禍，奔秦請救，卒能返國，楚昭王入秦[illegible] 可謂善敗者不亡矣。

按有國者而以善敗圖存藉人之救援以延宗祀悲夫然善理善師不可追矣意惟善戰者而後可不陣而成功矣

○○試將第十六

書曰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人力故用兵之要務擥英雄之心嚴賞罰之科總文武之道操剛柔之術閱禮樂而敦詩書先仁義而後智勇靜若魚潛動若奔瀨散其所連而折其所強耀以旌旗戒以金鼓退若山移進如風雨擊崩若摧合戰如虎追而容之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卑而驕之親而離之強而弱之有危者安之有懼者悅之有叛者懷之有冤者伸之有強者抑之有弱者扶之有謀者親之有讒者覆之獲財者與之不倍兵以攻弱不恃衆以輕敵不傲才以驕人不倚寵而作威先計而後動先勝而始戰得其財帛不自寶得其子女不為使將能若此嚴號申令而人願鬬則兵和刃接而人樂死矣

孫子始計篇將為五事之一此篇多端於試將而始計篇之事皆可以為將事

○○戒備第十七

國之大務莫先於戒備若乃失之毫釐則差若千里覆軍殺將勢不踰息可不懼哉故有患難君臣旰食而謀之擇賢而任之若乃居安而不思危寇至而不知懼此謂燕巢於幕魚游於鼎亡不俟夕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又曰預備不虞古之善政又曰蜂蠆尚有毒而況國乎無備雖衆不可恃也故曰有備無患故三軍之行則不可無備矣

按吳起曰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寶蓋兵可百年不用而不可以一日無備常如大敵在前則臨敵無患矣此即聖人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用舍行藏之道也

○○習服第十八

夫軍不習服者百不當一習而服之一以當百故仲尼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然則即戎之士不可不教教之以禮義誨之以忠信戒之以典刑威之以賞罰故人知勸然後習之或陣而分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走而却之別而合之散而聚之一人可教十人十人可教百人百人可教千人千人可教萬人萬人可教三軍然後教練無窮而敵可勝矣

○○軍蠹第十九

夫三軍之行有探候不審烽火失度後期犯令不應機速阻亂師徒乍前乍後不合金鼓上不耐下斂削無度信卒徇己不恤饑寒非言妖辭妄陳禍福好事宣雜驚惑將吏勇不受制專而陵上輕竭府庫擅給其財此九者三軍之蠹有之必敗也

去蠹當與逐惡篇參看但逐惡在平日而去蠹在臨期耳

○○腹心第二十

夫為將者必有腹心耳目爪牙無腹心者如人夜行無所措手

無耳目者如冥然而居不知運動無爪牙者如餓人食毒物無
不死矣故善將者必有博聞多智者為腹心沈審謹密者為耳
目勇悍善敵者為爪牙

按孫子曰視卒如嬰兒可與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俱
死又曰如攜手而使一人不得已也此即合三軍為一體之
道而戰無不勝矣

○○謹候第二十一

夫敗軍喪師未有不因輕敵而致禍者故師出以律不律則凶
凡律者有十五焉一曰慮間諜明也二曰詰使令審也三曰勇
敵眾不撓也四曰廉見利思義也五曰平賞罰均也六曰忍善

含恥也七曰寬能容眾也八曰信重然諾也九曰敬禮賢能也
十曰明不納讒也十一曰謹不違理也十二曰仁善食士卒也
十三曰忠以身徇國也十四曰分知止足也十五曰謀自料知
他也

按孫子始言校計以索彼己之情而未言用間以為要家之
要蓋計定於己而易見間用於彼而難知此先之以間諜終
之以自料知他錯綜貞勝終始始終不執泥之亦為善用孫
子者

○○機形第二十二

夫以愚克智命也以智克愚順也以智克智機也其道有三一
曰事二曰勢三曰情事機作而不能應非智也勢機動而不能
制非賢也情機發而不能行非勇也必因機而立勝也

○○重刑第二十三

吳起曰鼓鼙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
以威心耳威則聲不可不清目威則色不可不明心威則刑不
可不嚴三者不立士可怠也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心移將之所
指莫不前死耳太公曰將以誅大為威

○○鑑將第二十四

古之善將者有四示之以進退故人知禁誘之以仁義故人知
禮重之以軍師故人知勸決之以賞罰故人知信禁禮勸信師

之大經也未有綱直而目不舒也故能戰必勝攻必取庸者則
不能然也退則不能止進則不能禁故與軍同亡無誡勸則賞
罰失度人不知信故賢良退伏佞諂登用是以戰必敗散要知庸將
即是庸將進退無紀賞罰失度必然致敗命將可不慎乎

○○審因第二十五

夫因人之勢以伐惡則黃帝不能與之爭威矣因人之力以決
勝則湯武不能與之爭功矣若能審因而加之以威勝則萬夫
之雄將可圖四海之英豪可制矣

○○天勢第二十六

夫行兵之勢有三焉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天勢者日月清明

五星合度，孛彗不殃，風氣調和；地勢者，城峻重崖，洪波千里，石門幽洞，羊腸曲沃；人勢者，主聖將賢，三軍由禮，士卒用命，糧甲堅備。善將者，因天之時，就地之勢，依人之利，則所當者無敵，所擊者萬全矣。

（按孫子曰：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從始計篇勢者，因利而制權，來而必經之以五事，勢不在五事之外，則勢不在天地人之外。此言又可以駭孫子之將與道與法矣。）

○○勝敗第二十七

賢才居上，不肖居下，三軍悅樂，士卒畏懼，相議以勇鬬，相望以威武，相勸以刑罰，此必勝之徵也。三軍數驚，士卒惰慢，下無禮信，人不畏法，相恐以敵，相語以利，相囑以禍福，相惑以妖言，此必敗之徵也。（勝敗未分而徵已先見，察其徵則為防微杜漸，可以常勝而無敗。）

○○假權第二十八

夫將者，人命之所懸也，成敗之所在也，禍福之所係也。而上不假之以賞罰，亦猶束猿猱之手，而責之以騰捷，膠離婁之目，而使之辨青黃，不可得也。若賞移在權臣，罰不由主將，人苟自利，誰懷鬬心？雖伊、呂之謀（伊尹相湯，呂望是太公，佐武王），韓、白之功（韓信輔漢高祖，定天下；白起為秦上將軍），而不能自衛也。故孫武曰：將之出，君命有所不受。周亞夫曰：軍中聞將軍之命，不聞有天子之詔。（漢文帝勞軍細柳，軍中不許，天子驅馳，帝乃下馬按轡徐行，入以戎禮見。出曰：周亞夫真將軍也。）

○○哀死第二十九

古之善將者，養人如養己子，有難則以身先之，有功則以身後之，死者哀而藏之，傷者泣而撫之，饑者舍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禮而祿之，勇者賞而勸之。將能若此，所向必捷矣。

○○三賓第三十

三軍之行也，必有賓客，群議得失，以資將用。有詞若懸流，奇謀不測，博聞廣見，多藝多才，此萬夫之望，可引為上賓。有猛如熊虎，捷若騰猿，剛如鐵石，利若龍泉，此一時之雄，可引為中賓。有多言或中，薄技小才，此常人之能，可引為下賓矣。

○○後應第三十一

若乃圖難於易，為大於細，先動後用，刑於無刑，此用兵之知也。師徒已列，戎騎交馳，強弩纔臨，短兵又接，乘威布信，敵人告急，此用兵之能也。身衝矢石，爭勝相對，成敗未分，我傷彼死，此乃用兵之下者也。

（按孫子曰：上兵伐謀，故全國全軍全旅為上，而彼我死傷，皆無取焉。刑於無刑，正不戰而屈人兵之意，總是以不嗜殺人為先也。）

○○便利第三十二

夫草樹叢集，利之以遊逸；重塞山林，利之以不意；前林無隱，利

以滑伏以少擊衆利之以日暮以衆擊寡利之以[illegible]長兵利之以踰衆遇水風大暗利之以搏前擒後孫子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應機第三十三

夫必勝之術合變之形在於機也非智熟者孰能見機而作見機之道莫不先於不意故猛獸失險童子持戟以追之蜂蠆發毒壯士彷徨而失色以其禍出不圖變速非慮也前曰機形既形則見之猶易矣此直曰機如弩之發矢行迅不及覺之勢知機其神未易言

○○揣能第三十四

古之善用兵者揣其能而料其勝負主孰聖也將孰賢也吏孰能也糧餉孰豐也士卒孰練也軍容孰整也戎馬孰逸也形勢孰險也賓客孰知也鄰國孰懼也財貨孰多也百姓孰安也由此觀之強弱之形可以決矣此孫子始計篇較計揣能即計校索情之謂

○○輕戰第三十五

螫蟲之觸負其有毒也戰士能勇恃其有備也是以鋒銳甲堅則人輕戰故甲不堅密與肉袒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探候不謹與無目同將帥不勇與無主同矣

○○地勢第三十六

地勢者兵之助也不知戰地而求勝者未之有也山林土陵[illegible]川此步兵之地平原小[illegible]蔓衍相屬此車騎之地依山附澗高林深谷此弓弩之地草淺土平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蘆葦相參竹樹交映此鎗矛之地也

按孫子九變言地矣復有地形篇九地篇益重且詳也步披戰騎以地形夷險異用又知地之節目乃行兵以地利爲先也

○○情勢第三十七

夫將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喜利者有仁而不忍者有智而心怯者有謀而情緩者是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喜利者可遺也仁而不忍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謀而情緩者可襲也龍韜論將有十過此舉其六遺龍韜作貴當從遺字

○○擊勢第三十八

古之善鬭者必先揣敵情而後圖之凡師老糧絕百姓愁怨軍令不習器械不脩計不先設外救不至將吏刻剝賞罰輕懈營陣失次戰勝而驕可以攻之若用賢授能糧食羨餘甲兵堅利四鄰和睦大國應援敵有此者引而避之即吳子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權之事

○○整師第三十九

夫出師行軍以整爲勝若賞罰不明法令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之師無益於用所謂整師者居則有禮動則有[illegible]

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後應接左右應麾與之安而不與
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矣全用吳子以治爲勝語整飭治也

○○勵士第四十

夫用兵之道尊之以爵贍之以財則士無不至矣接之以禮勵之以言則士無不至矣蓄息不倦法若畫一則士無不服矣先之以身後之以人則士無不勇矣小善必錄小功必賞則士無不勸矣

○○自勉第四十一

聖人則天賢者法地智者脩古驕者招毀妄者稔禍多語者寡信自奉者少息賞於無功者離罰加無罪者怨喜怒不常者滅

三略曰聖人體天賢人法地智者師古即脩古也

○○戰道第四十二

夫林戰之道晝廣旌旗夜多金鼓利用短兵巧於設伏或攻於前或起於後叢戰之道利用劍楯將欲圖之先度其路十里一場五里一應偃戢旌旗特嚴金鼓令賊人無措手足谷戰之道巧於設伏利以勇鬬輕足之士凌其高必死之士殿其後列強弩而衛之持短兵而繼之彼不得前我不得往水戰之道利在舟楫練習士卒以乘之多張旗幟以惑之嚴弓弩以中之持短兵以捍之設堅柵以衛之順其流而擊之夜戰之道或潛師銜之以出其不意或多火鼓以亂其耳目馳而攻之可以勝矣

按林戰莫詳於太公谷戰莫詳於吳子水戰夜戰雜見七書而叢戰發自武侯短兵接戰金退鼓進隨地隨時無不制勝善學者當舉一而三反也

○○和人第四十三

夫用兵之道在於人和和則不勸而自戰大若人吏相猜士卒不服忠謀不用群下謗議讒慝互生雖有湯武之智而不取勝於匹夫況其衆者乎

按吳子有四不和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然和非徒須卒辦也故曰和人所謂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察情第四十四

夫兵起而靜者恃其險也迫而挑人者欲人進之衆也樹而動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辭強而言者退也半進而半退者誘也伏而立者饑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妄來謝者休息也幣重而言甘者誘我也

按孫子軍行篇義宜作迫而挑人者欲人之進也衆樹動而塵高者車來也辭強而言下疑有闕文宜作辭強而言壯者退也

○○將情第四十五

夫爲將之道軍井未汲將不言渴軍食未熟將不言饑軍火未

燃燎不言寒軍幕未施將不言困夏不操扇冬不服裘雨不張蓋與衆同也（此和人之本大韜勵軍篇黃石公一畧篇更詳之）

○○威令第四十六

夫一人之身百萬之衆束肩斂息𨀔足俯聽莫敢仰視法制使之然也若乃上無刑罰下無禮敬雖貴有天下富有四海而不能自免者桀紂之類也夫以匹夫之刑令之以賞罰而人不能逆其命者孫武穰苴之類也（齊有田穰苴亦若有武經七書與孫武子齊名）故令不可輕勢不可逆

○○東夷第四十七

東夷之性薄禮少義捍急能鬪依山塹海憑以自固上下和睦百姓安樂未可圖也若上亂下離則可以行間間起則隙生隙生則脩文德以來之固兵甲以擊之其勢必勝也（所謂五間俱起是謂神紀）

○○南蠻第四十八

南蠻多種性不能教連合朋黨失意則相攻居洞依山或聚或散西至昆崙東至洋海產出奇貨故人貪而勇戰春夏多疾疫利在疾戰不可疾師也（所謂知地知天勝乃可全）

○○西戎第四十九

西戎之性勇悍好利或城居或野處米糧少金貝多故人勇戰鬪難敗自磧石以西諸戎種繁地廣之險俗負強很故人多不臣當候之以外釁伺之以內亂則可圖矣（所謂亂而取之親而離之）

○○北狄第五十

北狄居無城郭隨逐水草勢利則南侵勢失則北遁陰山足以自固足以自衛饑則捕獸飲乳寒則寢皮服裘奔走射獵以殺爲務未可以道德懷之未可以兵戎服之漢云不可以戰其畧有三漢卒且耕且戰故疲而怯虜但牧獵故逸而勇以疲敵逸以怯敵勇不相鬪也此其不可戰者一也漢長於步日馳百里虜長於騎日乃倍之漢逐虜則齎糧負甲而隨之虜逐漢則驅疾騎而運之運負之勢已殊走逐之形不等此其不可戰者二也漢戰多步虜戰多騎將爭奪地形之勢則騎疾於步遲疾勢懸此其不可戰者三也不得已則莫若守邊守邊之道揀良將而任之訓銳士以禦之廣營田而實之設烽堠而待之候其虛而乘之因其衰而取之則所謂資不費而寇不除矣人不疲而虜自靜矣

按武侯心書五十條俱宗之武經七書中來而武經七書又多以孫武子爲主是兵家要訣亙古今如出一律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類是也世至末論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等論獨創名言不經人道此又武經之所未嘗備者故謂之曰心書乃武侯心中文經武緯迥出萬世之上堪與武經七書並垂世法而爲人矣

韜畧世法武侯兵要上卷終

戚叅將兵畧小引

肅廟之季。東南倭變。一時名將若俞盱江若戚孟諸若劉草堂並駕以有聲當世然李于鱗輩右草堂顧沖菴輩右盱江而汪南溟王鳳洲輩則右孟諸夫三將軍戰功次第一一在暊記間而議者軒之輊之遂爾紛紜而况隱鱗卜築欲崛起而登壇者乎毋怪乎今日之嘆乏才也余嘗經薊鎮渡厦門指點塞垣低徊戰地黃鵠白凫猶稱述戚將軍不置口當日原起非常工破歲月且費金錢無算非有人大主持於上

將齮齕隨之亦烏能告成事哉然卒以江陵爲累讀武夷水光石上數語未嘗不壯之而悲其遇也大抵人臣爲國家功不必自巳成戚將軍著書爲後武津梁南倭北虜剔其緒餘足以樹尺寸猶然生之年也豈斤斤一封侯足多哉于鱗諸公恡一大將名目位置三將軍不相下以予詳閱諸集卽推轂孟諸無愧也且以見孟諸自足千秋云

晋陵何言選貺甫識

戚叅將兵畧下卷目錄

將畧總論　計一十六議

將畧分章　計二十二首

○○○正心術第一　○○○立志向第二
○○○明死生第三　○○○辨利害第四
○○○修品格第五　○○○堅操守第六
○○○寬度量第七　○○○屏聲色第八
○○○遠貨利第九　○○○恥逢迎第十
○○○矯委靡第十一　○○○善功名第十二
○○○向謙德第十三　○○○惜官箴第十四

○○○勤職業第十五　○○○辨效法第十六
○○○習兵法第十七　○○○習武藝第十八
○○○愛士卒第十九　○○○明恩威第二十
○○○嚴節制第二十一　○○○明保障第二十二

戚叅將兵畧下卷目錄終

新鎸皇明戚將軍將畧韜畧世法卷之下

古吳 孟諸 戚繼光 纂輯
太倉 鳳洲 王世貞 訂正

將畧

主將非大將之謂一營之中第一大者是如一哨即哨長為主將一隊即隊長為主將

將權獨當一面勢甚可為但世情狃于四事虛文誤目一也間有任事者而不得弊源肯綮二也或見今軍疲憊懦弱畧似人形遂謂必不可振因噎廢食者三也甚至以軍為額設恐整用殺賊致有損軍之罪四也但幹蠱之事如創始相似苟

存其成法之體而少變其意以救其弊庶成法亦不至廢合無假一方便宜之權凡利有所當興弊有所當革悉容隨時制宜次第修舉一應營事軍官擇因才授任務在得人一切不拘文法便宜責效至于[illegible]跟官清查影射役占操練鼓舞身先教習凡可以[illegible]激發士氣者悉聽隨機轉旋不必擬定常格多方振[illegible]堂堂一戰耳（此段言主將有因弊須因才授任務在得人不可不數習激發之有素）

有將材而無將心具將[illegible]而無將德將德靡而用其才此世之所以有驕將[illegible]臣[illegible]矜忌之行有盈滿之禍有快快之色不能立功全名[illegible]始終完器今日不得已而用匹夫之勇不得已而使貪使詐使愚蓋由養之不素取之失宜習之壞者久且痼耳（此言有才無德未免為驕將[illegible]臣卒為匹夫之勇故教貴[illegible]）

將養則理明理明而後識定識定而後利害不撓斯膽無不壯矣

將無論南北但于用兵地方將所儲諸士並分置行間出戰則置之戰陣實境以試之試之既真且小委以營之營之無疑然後可用（試之營之然後知其可用也）

凡諸營伍中有養氣太勇而久未用者不使當前行以其積氣太滿畏心漸掩不經覩其號令必墮賊計中故兵入惟恐其不勇人皆知之而勇之過盛亦不可用則知者鮮矣善將者

宜何如練亦不外身率之而已倡忠義而身先之（倡之以忠義而又以身為率先得操軍之道）以誠感誠凡飲食疾病患難甘苦如嬰兒不能自通于心如啞子不能自白于口善將者不待其心之發而先為之所不待其口之出而預為之謀使之習服忠義人心觀感積久則不忍後君後將而先其所私萬人一心心一而氣齊氣齊而萬人為一力（要在一乃心力徒勇不足恃也）操兵之道不獨就旗走陣于場肆而後謂之操善操者使其性氣活潑又不使其秉心兢業故操手足號令易而操心性氣難又有操之似者最為害事讙譁散野似氣性活潑懈怠不振似心有兢業為將者辨此尤急為將之術欲使人樂死而惡生是拂人之

情矣蓋必中有生道存乎其間衆人悉之而輕其死其生
生者果于惡生而必死也束伍爲始教號令次之器械次之
勿輕行伍愚卒不可感通特勇倖中 辨心氣而使人輕生樂死誠中有生道而感人
有素也
國家南北取將好異而習不同最重莫西北若屈體無骨大言
不慚陽賁奮殺陰爲賓緣其實蔡三千之營而供百餘之家
下鼠竊狗偷蔵零虜而張一其說以爲伐功雖大將亦由此
立蹟至寄取將之耳目者又皆未輕事少年纔見不同好尚
情殊所謂不知三軍之事而司三軍之任者也 司重任者非老練之人安可爲將重哉
況將之用以氣氣之發未免有過中之差使其一不

投好才如孫吳皆加以不韙之名立賈奇禍即用兵之地多
事之秋乏材之時或用其一長或恕其任怨稍稍聽其展布
一事甫竣前勞盡忘舊怨者早起督過者紛紛復日前之悞
或謂不合時格或謂今得反之惟恐棄之不速爲吾俎豆之
恥嗚呼是則不在將而在將將者之責 在將將者用將其人斯可得兵之用
按軍旅之事雖責諸武弁亦要吾輩自任陽明先生許多武
功若打開不得倷套不能如此凡真正豪傑開口便能見膽
肝方可與共事選士惟取精神筋力不必論其形體今欲兵
尊尚術數如遁甲演禽之類此皆虛遠請以奕譬以不善奕
者居休生門善奕者坐死門畢竟是高者勝然並不可不知

凡大小將畧要經得頓挫之人方可用用一人如不得已方有
益承平之久非惟人不知兵且兵不習令一旦欲轉弱爲強
自非嚴刑峻法則事不可成任真爲之又怨謗易起當事須
硬着脊梁聳着兩耳任怨任勞乃克有濟 欲成事建功須任怨任勞乃可
束伍號令鼓舞賞罰等法弁節制分數形名不惟無南北水陸
更無古今天下事犯手做乃有成不犯手做便并自任之重
孔明社稷自任不復爲一身計 如出師表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類
世胄及崛起布衣者以職事言分當捨身以國法言勢當捨身
且武職兩手握着便益成功則顯親揚名加官進祿陣亡則
蔭子立廟血食百世是兩手握着便益也但武職畢竟顧食

者少下獄者多只是怕死 武將不怕死便可以立功閫外
臨陣殺人知者怕不知者不怕倉皇之際也殺不得許多平日
操練時軍士不如法就是殺參遊不如法就是細人便應得
怕
舊套用不得軍法決到身上無處推躱死肯將實心拿出愛
軍是愛軍的心操練是操練的心上陣是上陣的心將此性
命捨着出來用心竭力愛惜光陰忙忙整飭行伍諸將惟以
此等諄告部曲部曲以此諄諄告士卒使上下同心人人知
此數萬人聯異爲同聚少成多方爲勝算 要衆人同心相告勉方可得勝
兵初集時用破格之號令施極重之賞罰嚴如霜雪以立威信

一或教場中行臨陣事或談笑間陳刀斧威其所以佐威信必行而無他虞者或親執湯藥以調下卒或同勞苦以共戰激或夜竊隊伍之中或出私積之物雖士卒習器亦親經較驗而身先之為諸士倡夜無終襄之席日無不吐之哺此心時刻無或少怠雖累勝之卒而駕馭更倍于未勝之前是故世無百戰百勝之卒惟在我無百戰百勝之心耳（此是千古名言）及于用兵臨敵則去戰期二三日前先以塘報約之重刑厚賞凡賊一舉動必有報凡踰一時必有報又至舉戰一日前則所部親兵能卒多至一二百人盡數分散希賊左右及或有入賊之腹心者凡賊分合出入多寡向往進兵路徑舉皆洞得

情形然後刻期分路以進未陣而恐其遲及陣而恐其瑕[illegible]陣而恐其誘既勝而恐其驕（此四者防備勝[illegible]不易）精神心意無不流通于士卒敵人間而[illegible]係又復解衣以收亡骸[illegible]以恤孤嫠賞鋒鏑而明建[illegible]中亦有必賞之士大[illegible]中不無行形之人器械行伍[illegible]如故則不更兩戰之後[illegible]全師如故而士卒輕傷者被創[illegible]亦多斷然星夜擇中軍一哨或頭目有事故者伍下之人分頭補足以中軍所蓄器械那移貨之務使戰營行伍一卒不缺一器不乏然後可謂再出之舉八陣所謂遊兵二十四隊防備設疑補缺之用正謂此也是以各營將將有[illegible]之額士卒有常盈之氣此在主

將決當備數百人親養練于中軍臨時方得如此設施若平日無備一時豈能呼召也哉至于因敵轉化因變用權因人異施因情措法又非筆舌所能告也

按戚公行兵每每宗孫武子出不意而攻無備故所向轉有功南倭北虜共稱為虎將神兵而所著兵略言孔明以社稷為已任要上下同心共捨性命又欲以忠義為倡身先士卒惟以百戰百勝為心賞罰嚴明教練有素皆博學古君子名言余故以戚景通為儒將觀其立言可知矣

將略二十二則

〇〇正心術第一

將有本心術是也以實心行實事任難上做去盡其在我不以死生患難易其念（最得為將大根本）

〇〇立志向第二

國家賢臣良將戡難立功垂名竹帛皆此志一定條理做出無不收效世有立志向上而所遭不偶不得亨達者有之矣未有不立志之人便能做得事業（有志事竟成信不虛言）

〇〇明死生第三

凡有血氣莫不愛生畏死但死生有數豈水火兵戈獨能夭死人哉必待上陣才死天下無有將與卒矣爾將士臨陣只思退縮乃是見陣上殺傷指望退縮必生殊不思一動了腳

個個都死。若同心力戰。我勝過他。務使他退縮。我如何得死。只是不怕死便是生全之路

○○辨利害第四

平日習美虛套。把軍務廢墜。遇賊失守。又不能戰。莫說平日奉承上官。便父爲上官。子爲將官。亦免不得參究。亦逃不得爲公論正法。亦遂不得私恩宿好。雖父子亦不以私恩掩公義至公哉

按爲將之道。先以心術爲本。正心術者不以死生患難而易其慮也。心術一正。則志向可立。誓與賊不共戴天。必殲此而後朝食。詎非其志先卓也。志卓然豎立。則可以百生而一死。可以出死而入生。隨有利害所在。自以公論正法爲重。而以私恩宿好爲輕。孟諸公此四條議論。神理融洽。自如此

○○修品格第五

爲將者。或立功而不蒙酬錄。或行芳而人不見知。或有守而人誣以貪。或用心職務而暫被斥逐。或任怨而被讒。或向上而不達。便怨尤改節。殊不知好官易做。好人變節。壞却一生。即晚年再要立德。譽議在人。人不相信。寧做好人不必做好官至晚年一變節好人又做不成了

○○堅操守第六

將官要軍士用命。立功揚名。保位免禍。故廉之一字。全是本等分內所該。只一不科斂剋減。人人感若父母。即嚴刑重法。受之而不怨。夫以軍士應得之財。以將領分內之守。而得軍士感服之心。死報之力。何憚而不爲。只不貪二字可以心服士卒而得其用故古謂勇將易得廉將難求誠哉是言也

○○寬度量第七

事無大小。以量爲主。一切非禮之來。必當報復者。或他人真是而我性識稍偏者。再查再詳。但先讓一着。與人自然行之不錯。既免後悔。將道貴嚴。固是當守。上司雖尊。事有必爭。不爭則不利于下。僚寀雖親。法必當執。不執則披撓于中。若一槩以寬容含忍處之。所謂委靡。所謂罷軟。此卽寬而有制之謂若用事執法又不可純用寬也

按爲將者。心術正矣。而死生利害明且辨矣。自是而知格可修矣。修品格者。惟一生勵行。不以晚年變節。自是而操守必堅。不與軍士競財利。是修之爲有行誼之品格也。自是而度量必寬。不爲官僚狗紀法。是修之爲有德讓之品格也。以此論將。寧獨以智勇之先務乎

○○屛聲色第八

淫聲美色。利以動人。人之精神有限。一着念于此。即責任利害。士伍甘苦。百事無心。一片暮氣。夫三軍恃我爲强弱。豈可以暮氣臨之。此言不迩聲色所以養盛氣以爲三軍倚賴者也

○○遠貨利第九

將軍之富何來不是軍身膏血必是
朝廷帑藏巧立名目斂千萬貧乏之資而歸一人身家之私失
士卒心敗疆埸事是故不惜死由不愛錢中生不愛錢由無
慾而克之人有慾則無剛果以無慾自克己則浩然正氣亭亭物表何阿堵可慕而軀殼是戀哉

○○恥逢迎第十

將者死官也兵者危事也一有處置不宜安危存亡所係當道
諸諷必須是曰是非曰非某事不宜行即曰不宜某事力不
能奉行即曰力不能直以告之雖一時有拂上官終必無失
于已此非欲抗拒上官恥爲逢迎真有不謟不撓有委身王家處

矯委靡第十一

將官先以捨生爲本本既可捨復有何事更重于此而故爲委
靡之態委靡則號令不行雖賞罰三軍且不感不畏委靡不振無以
肅三軍之心志即有賞罰士卒且玩之矣
按上品格三修固欲其堅操守而寬度量然此皆所以循理
義也尤當在克私欲聲色之昇者不欲以暮氣誤三軍也貨
利之遠者不敢以貪膏萬命也恥逢迎者非以拂上官不欲
先失己也矯委靡者非以厲下士不欲後失人也遏欲正以
存理爲將之道無餘蘊矣

○○善功名第十二

夫功名有分使我實盡此力實事有十分而功名至七八分則
享之不爲侈若只管多方做虛套求益功名專事粉飾而實
事不繼實苦不受一旦敗露鬼神譏之矣功名非難而實事功名爲難也

○○尚謙德第十三

有勞不伐謂之謙取人爲善收服人心謂之虛立功建業視爲
職分所該辛勤勞苦須知臣子當然即萬一疆埸之累人將
怜之古之大將惟謙善終此之謂也謙之一字六爻皆吉所謂有容德乃大善始善終無出于此

○○惜官箴第十四

箴者規戒也將者三軍司命表率數千萬人而欲使之盡力于
我恪守正道立身行已凡百點檢可爲法程視效不然則以
心辯體萬法叢挫不職之罰斧鉞在前矣官箴乃士卒所表率若上無法守上卒何所視效

○○勤職業第十五

兵中事件一一預先勤苦教練現現成成只是等候待用還恐
備久則損氣久則暮否則守固戰勝難矣爲將者須把所守
疆域時時放在心上軍士有疾病患難時時訪詢即時處之
軍器時時辨驗一有不堪即便修之行伍時時點檢一有紊
亂即清編之烽火哨報城池墻垣稍暇即一一巡行隨目所見
即爲修繕文移案牘時時檢行如一事未完即勉恐饑勞務
必終之必不使軍機文案有待來日如此精粗巨細無不畢

學自然有備無患。國之大事在戎，為將不勤職業，是以軍國大政漫為嘗試而不顧也。

按為將者能退欲以存理，自是而功名可著于天地間矣。然功名雖高，而居功名之心不可高，故以謙德為尚。謙能受益，可以保全功名于不衰矣。而謙德所在，又以惜官箴為先。官箴之不惜，無為貴謙矣。而惜官箴只在勤職業，勞苦以效國家事，其公爾忘私之心乎，功名萬古不刊矣。

○○辨效法第十六

語云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則無足術。況兵事須求于實際之間，而可無效法之辯乎？為將者何所取材，史冊所存，心立行純忠不二者，我師其德；長於兵而短于行者，我私其術。某將敗壞，屬之自取，我則鑒而戒之；某將忠廉智勇，而無妄得禍，我悲其 而弔之。一切居功恬退，真心歸向，自然完名全節，成古人之事業，而無古人之禍難。為將者不可師心自用，或法人之忠德，或採人之才術，監戒由心，自可以成事業而免禍患矣。

○○習兵法第十七

兵之有法，如醫之有方，必須讀習而後得，故嫻習者自然師其意，不泥其迹，乃能百戰百勝。若有不習一法，不識一字，不經一事，而輒能開闔變化，運用無窮者，即有之，亦料實實陣上經歷，閱見日久，乃知。否則吾料其斷不能也。兵法不素習，安能臨陣應敵？惟善習兵者只師其意，不必膠其迹可也。

○○習武藝第十八

五兵[illegible]自有用使之法，法即彀也。在藝中得法者，謂之入彀。士卒全以器械為爪牙，大陣之中稍有失誤，或進退轉跳閃，前行未動，後行先誤，以少擊眾，人疏分擊，尤貴于藝精。為將者己不先學，何以倡人？己不知花法實法之辨，何以辨別士卒所習之高下？如憑教師而高下之，人不服矣。此言為將者須先習武藝，然後可以表士卒。藝不精則必敗。

按已上諸美畢陳，然尤不可操上人之心，須效法于上，取忠廉智勇之將而師之，而以古之人自期許，至兵法、武藝，又所以效法古名將之矩矱也。習而變，道在心，運用不在器，則所以殺一人而即以殺百千萬人者，惟在習之有素，而效法乎是乎，不窮矣。

○○愛士卒第十九

十萬之眾，非一人可當，必賴士卒誓同生死，奮勇衝鋒。兵法愛之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古人吮士疽，殺妾以饗，投醪共味，此何等作為！如今將領不惟不推恩，而且虐使之，不可救舉。誰與共性命哉？夫士卒雖愚，最易感動，死生雖大，有因一言一縷之恩而甘死不辭者，惟我真能愛士，自然觀感。因不必其人人受千金之惠、再生之德，而後謂之愛，而後得其感耳。須愛養士卒，然後可以得其死力，然不必家賜人給，只平素有真心愛恤，便可以感激三軍。

○○明恩威第二十
烏合之衆上下不親非有賞罰孫吳不能以爲將夫賞不專在金帛罰不專在斧鉞有賞千金而不勸者有不費數鏹而感深挾纊者有賞一人而萬人喜者有斬首于前而橫決于後者有片語而畏如刀鋸罰止數人而萬人知懼者何也情通于理賞之以衆情所喜罰之以衆情所惡或申明曉諭耳提面命務俾人人知所以賞罰之故感心發則翫心消畏心生則怨心止賞罰當于情而合于理則不必盡人而賞罰之不賞而勸不罰而威有動人在賞罰之先也

○○嚴節制第二十一
兵有兩用數十百人隨意野戰風雨之勢非罰所加非法所管

可以一語傳呼而止無節制可也雖然此卽節制也若用數萬衆堂堂原野之間法明令審動止有則使強者不得獨進弱者不得獨退舍節制必不能軍夫節制工夫始于什伍以至隊哨隊哨而至部曲部曲而至營陣營陣而至大將一節相制一節節節分明毫不可干金鼓各有所用音不相雜旗麾各有所用色不相雜人人明習恪守視死爲易視令爲尊如此百戰百勝古云節制之兵雖不大勝亦不至大敗倘無節制則將士不相綱維何以戰必勝耶

○○明保障第二十二
治世之具惟文與武承平以來文法日密惟馭衆臨壘爲將士責而糧餉賞罰操縱予奪纖細之事悉在有司卽罷其行伍教授法令亦緒紳預其章程復不關利害故文武勢分情格而名實暌矣平日凡軍伍氣勢摧抑已盡將官事權掣肘莫展臨將又不相濟復加以未諳兵機之人硬强調度豈能殺賊爲將者一心從保安民社上起念從此而馴之必以嚴節制爲務從嚴節制必先明恩威明而務不行士何由措故教士卒此卽孫子安國全民之道將以生民爲心而將將者尤當以將之心爲心斯得主良將賢相與以有成

核將畧十八條已詳且悉矣而未復以愛養士卒爲重明恩威嚴節制正所以爲保障而愛士卒也古云有名之將不可用況債帥而當量蠡者乎唐安史之變功不出哥舒翰等而出于武舉之子儀部曲之光弼大可思矣十羊九牧從來所

戒今皆平既夷武弁而搶奪復增文臣掣肘可勝道哉必將荀林父而令出先穀河西將趙盾而令出趙穿所爲敗也討惟擇一大將而以格淺志遠之偏裨鳴躍以漸未有不濟者卽孟諸而在能以與飄而奏功得乎不增官而擇人是在將將者若彭將王夷亦如一頭忠王守仁而已矣

戚將軍韜畧世法卷之下　終

騎射勢法下卷目錄

用騎法總論
選馬法　用車法　車制　武剛車　威敵車
雙輪屏風車　雙輪車　如意車弩車砲車
小車　全勝車　連環車圖
連環車說　百足火龍車圖　百足火龍車說
獨戰千里車圖　獨戰千里車圖說
筰字車圖　筰字車說　輕車圖
輕車說　戰車圖　戰車說　偏箱車圖
偏箱車圖說　象車圖　虎車圖

象虎車說　巷戰車圖　運乾根車
用牌法
牌制　手牌　挨牌　圓牌
無敵神牌圖　無牌成牌說　步兵牌
騎兵牌　步兵騎兵牌說
馬射法
馬射總訣　論馬　弓　弦　矢
張弓　站法　身勢　執弓　搭矢
發矢　射後
箭法秉奇

審字　蒲字　固字　平字　謙字
準字　大字　小字　左字　右字
不中　必中　身法　眼法　手法
足法　思悟　合射　官演　對射
馬射
弓箭式　步射式　騎射式

騎射勢法下卷目錄終

海陽 存心 彙輯
泰宇 訂正

○用騎法總論

敵人初至行陣未定前後不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敵人行陣整齊堅固士卒欲鬭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昏數更旌旗變衣易服其軍可克敵人行陣不固士卒不鬭薄其前後獵其左右翼而擊之敵人必懼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無使得入敵人必敗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絕其糧

路敵人必走地平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陷之敵人必亂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敵人暮返其兵甚衆其行陣必亂令我騎十而為隊百而為屯車五而為聚十而為群多設旌旗雜以強弩或擊其兩旁或絕其前後敵將可虜此騎之十勝也（此言用騎者得十勝之法）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陣敵返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奔踰險而敵人伏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圍地也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頓於地穴此騎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強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也大澗深谷翳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三軍戰於兩水間敵居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敵人絕我糧道往而無以還此騎之困地也汙下沮澤進退漸洳此騎之患地也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也明將之所以遠避闇將之所以陷敗也（九地之法即孫武子九地勝敵兵家不易之論）

○選馬法

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係焉安寧足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程相馬者不拘毛齒（九方皐善相馬自得于牝牡驪黃之外）大小高下惟以善行為上而馭之之法冬則溫廐夏則涼櫪剔刷毛鬣謹絡四蹄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人與馬相習此善用騎之法）然後可使鞍勒啣

轡必令堅完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飢必傷於飽日暮道遠頻數上下寧勞於人無勞於馬常令有餘備敵襲我出戰之時登涉陂坡過渡溝澗所載衣甲器械乾糧食用止重二百餘斤卒過戰鬬使之馳驟盤廻賊兵未退經日不下若不知饑飽勞逸必致死損須依時餵飼水草不可過度則百病不生若馬固有形體大小行步疾遲筋力強弱之不同矣征戰之時量力馳用則馬不勞人不損若選練不精人馬不調人欲進而馬不前馬欲進而人懼怯如此者雖有百萬之衆如病犬逐兎盲鷹逐雀耳安能取其勝哉（人與馬不相習此取敗之道也）

一有善走馳坡墮澗者名曰跳蕩馬聚為一等可衝突臨陣追

逐賊寇探報人馬遊奕捉生用之
一有精神惺惺又善馳驟者名曰哨脚馬聚爲一等可充奇兵隊陣翼衛主將應急使用
一有見群馬動而不嘶秉性馴良者爲一等敵營相近可從夜往伏截偷路劫營用也
一有壯徤生性遲鈍不能遠走者爲一等可使作駐隊遮掩步兵以弓弩射賊
一有不與上數等齊諸雜色額者與衆馬共爲一等以備雜役
一將各等馬疋看足步遲疾一般者分爲五等差定主吏專工掌管若遇緩急不悞驅使

一將欲出戰預於一月之前不住令人披帶全副衣甲罷械馳習務使筋力慣練且使諳會金鼓旗色進止臨陣之法
一馬有病雖輕不可出陣恐致有悞且留在營將息雜役而已
一馬臨陣出戰未遇敵且使緩行臨時趨驟庶不乏力若餵飽之時亦宜牽行二三里方可乘之
一馬隊行路出戰不拘緊慢前後各離數尺放令自在且看路而行廻軍轉陣不致相撞
一馬走驟欲任看遠近緩緩收勒不可陡然緊收常時約度不致喘損

〇用車法

兵法曰用車之法五車有一長十車有一吏五十車有一卒百車有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爲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隊間六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爲一聚二十車爲一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十騎十騎當一車車騎者軍之武兵也故十乘敗千人百乘亂萬人用車之道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馳其要害運其糧草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迹其士須選少壯蹻捷走追奔馬及馳而乘之則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縛束車旗力可引其八石能射前後左右便習者名武車之士養之不可

以不厚也然用車之道死地有十勝勢有八不可不審察也（此言用車之法須審察十死地八勝勢方可）可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陷之險阻出而無以返者車之絕地圮下漸澤黑地粘埴者車之勞地左險右易上陵仰峻者車之逆地殷草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潰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車之陷地此十者車之死地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見避（此言車之死地有十與馬之死地有九大約相彙）八勝者敵之前後行陣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坐或起即陷

之陣堅不固士卒前後相離卽陷之前往而疑後往而怯卽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卽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卽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卽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勢也（此言車之八勝與馬之十勝者亦大畧相[illegible]）[illegible]將明於十害八勝敵莫之禦也至若胡騎剽輕以安車制之適當其理河朔坦平以車騎行之正得其便故謂以車禦侮以騎逐利行有所恃止有所息居則不可犯動則不可失機此用車之利也

○車制

古之車法其名制皆不可考然漢衛青則有武剛車晉馬隆作偏箱車唐馬燧爲狻猊車宋則有陣脚兵車萬全車霆電擊車

李剛之雙輪車魏勝之如意車弩車戰車國朝則有全勝等車其名制雖不同要之行則載輜重止則爲營陣也今不必盡如其制誠能推求其意因地之形勢相敵爲防慮宜輕堅不宜重巧用之在人不必拘拘於古式也謹列數則智者可類而推矣

○武剛車

其制雖不可詳然攷其辭則是以車載粮糗罷械止則環爲營衛耳所謂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執綴之法已不復存矣

○威敵車

用好木作底前後四輪前二輪各制轉軸如轆轤樣後二輪相連如水車樣高三尺[illegible]寸長四尺濶三尺內可容二人上窄如人[illegible]後留一門以便出入周圍用生牛皮張裹四面皆留箭槍眼以放火藥之具中作一轉軸自下至頂上繫絲繩四條繩尾各懸一鉄錘斧頭等具內裏轉動并起人馬觸者必死且神箭神砂三面飛出或三五輛或十數輛夾攻之回則倒轉其輪一名如意車

○雙輪屛風車

高六尺餘中有橫梁如瓦形梁上有三道鉄箍一活落好旋風皮輪一徑過五尺車濶二尺長三尺有欄杆扶手第二外頭有鈎搭挨牌車箱如匣品字樣上口勁弩下兩口神鎗壯士披掩襟每人藏着刀二把此策應哨車之兵也

○雙輪車

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鉄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鉄索行則步以爲陳止則聯以爲營每車用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器夾車之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爲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卽布方陣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其中

○如意車弩車砲車

車上爲獸面水牌大鎗數十垂氊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藏五十人行則載輜重止則爲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又可以禦箭鏃列陣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弩車當陳門其上

置床子弩矢大如錣一矢能射數人發三矢可數百步砲車在陣中施火石砲亦二百步兩陣相近則陣間發弓弩箭砲敵近陳門則刀斧鎗手突出如意車外交陳則出騎兵兩傍掩擊被陳追襲必却則入陳間稍憩伺便出擊進退俱利

○小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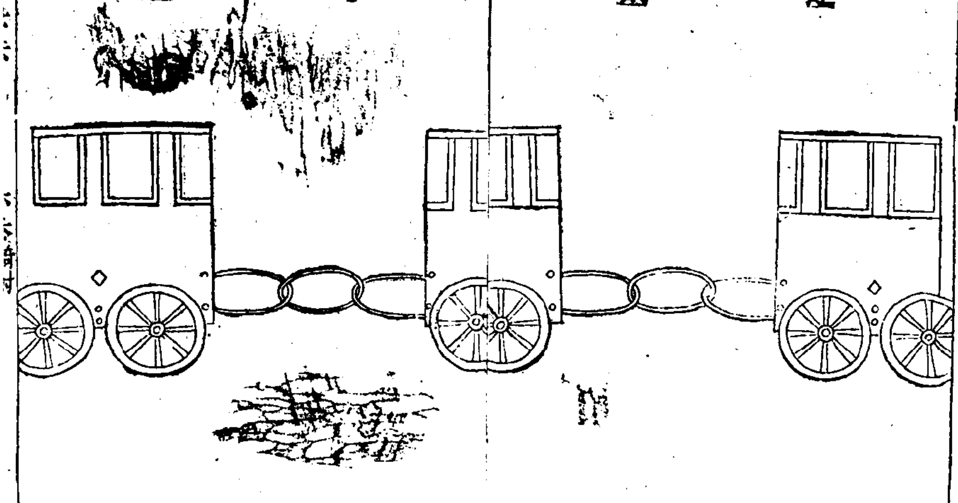
今世有獨輪車者民間用以搬運一夫推之或一人前挽一人後推其制輕便因其制可為戰車其便可以戰可以拒可以營可以衛可以載其費廉其式用兩木䦨九寸長九尺者為轅轅首斜彎而起中以受軸為獨輪其輪徑二尺有五寸以板為之而不設伏中為死轂又於施輪處前後五六寸許兩轅上各加一橫木前二後三又於後橫木近輪處鑿為二孔用二小彎木條置孔中引而屈之如弓狀繩縛其端於前橫木上有所載則以繩繫於上又於輪後兩轅下用木為足與軸等其後橫木上施軟蓆為坐廂廂下兩足間施竹簞以盛食器及刀斗其轅首交合處其高準馬胸用人手執之為準鑄鉄為利器如耕犁様冒於交轅之首臨戰用以當敵之馬胸去轅首盡許又横施一鐵條長一尺四寸上列齒以架刀鎗兩轅之傍其前後各為鉄環四左右各二前係鉄鎖後係鉄鈎聯車為營之際前轅相去稍遠則用鎖繫之於環後轅緊相挨傍則以鉄鈎搭其環彼此相維以為固又於後環之次左右各加一大環駐車時用之或

箭貫環中而立焉兩軍交鋒之際列前以代鹿角敵馬衝突一夫推之而前四卒各執刀鎗夾輔趨前以當其馬胸又用華爲楯叠牌立於車上以蔽車夫但車不可雕飾其不可施斧鑿處只用麻繩縛紮每車上各具刀斧鑿鋸及板木繩釘以備急用

○全勝車

國初造車多是雙輪每輛以二十人輓之一遇險塲即不能越弘治間造隻輪小車後加名全勝車其制輪高三尺一寸輪轅長四尺七寸二分下施四足前二足釘以圓鉄軸行則懸之左右箱各廣九寸五分上多安火藥器通重不過百五十斤兩車相連可蔽三四十人每車二人推之二人翼之約與小車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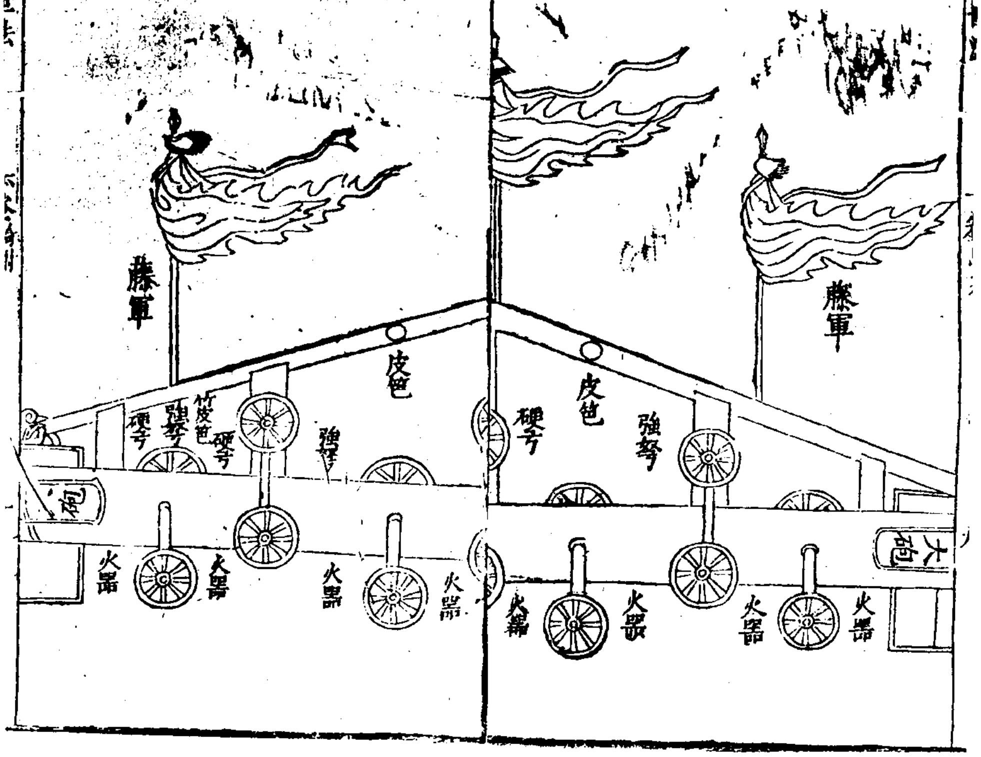
連環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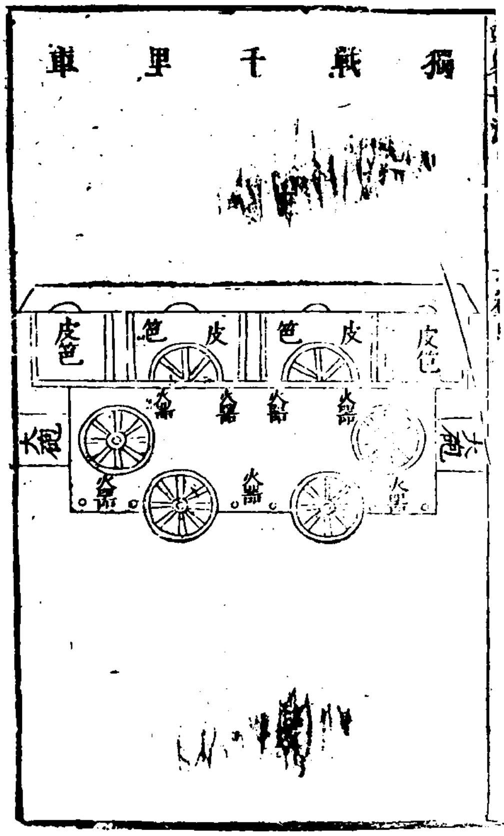


連環車圖說

兩傍堅板厚五寸。高三尺。長九尺。濶四尺。上架木柱。可以設矢石。如中加一輪。可以行狹路。柜傍猶四輪在外。一進一出。輪大三尺。厚二寸。管心俱用鐵裹。兩頭用鐵箍扣拼定。其箍如柱頭樣。此車或七或九相連。內藏戰士。施火器弩。專禦北虜馬衝。如去環則散行。可以載輜重。可以結堅營。如此古制不易。倣法至因時制變通。運在人而已。

百足火龍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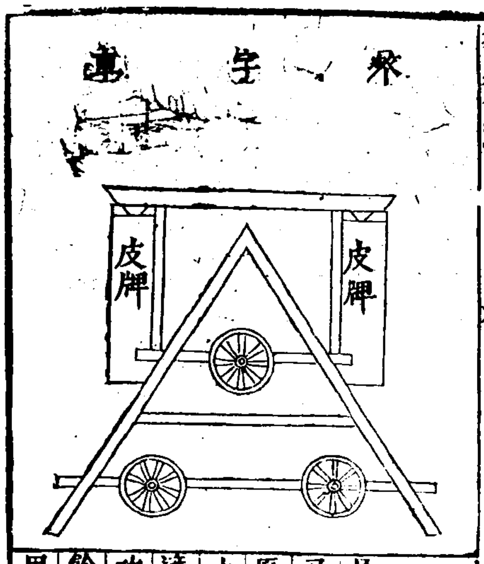
百足火龍車

用獨木爲之。其輪加千斤車輪大。一出一進。上加直柱橫梁。厚板遮上。皮笆遮外。身長七丈或九丈。共十四輪。戰士隱皮笆內上下兩層。施諸般火器弓弩神鎗。車心用檀木爲之。身方兩頭圓。徑二寸。用鉄饅頭箍加定活輪。可以攻城。可以度河。可以跨濠塹。可以塡陷坑。可以破北虜騎陣。每一乘約價三十兩。

獨戰火龍車

用厚板二片爲伏枕。長一丈二尺。高五尺。上架四梁。直柱任意加皮牌四面遮護。戰士在內。施諸般兵器。四輪在外。二輪在內輪高三尺。厚三寸。身濶五尺。可以衝陣。深入燒營。破倭奴。埋伏鳥嘴銃等。備燎備藥弩。又可遏虜騎塞歸路。又可載輜重。使戰士常逸。如大將坐此巡營。其疾如馬。可防奸細。每輛價十餘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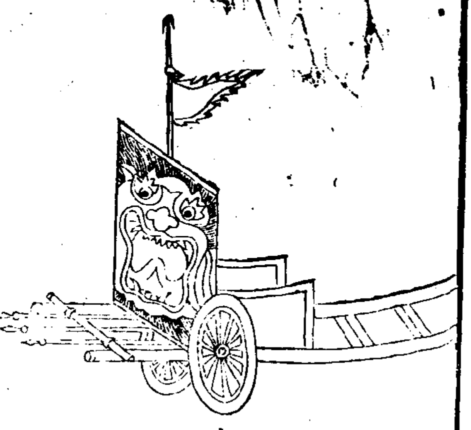
籌畧世法　下卷　車式



衆字車圖說

一輪向前。二輪在後。易於轉動。可當挨牌。乃車之最輕捷者。用厚板作胎。鐵裹尖頭。上架皮牌或皮傘以遮避火器。輕便可使。功勝木城。可以護十餘人。今日南北皆可用。每輛約價三四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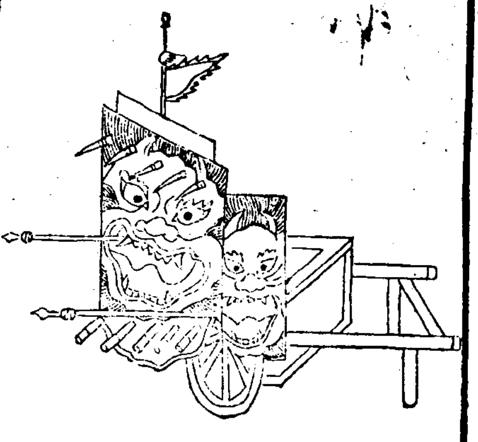
輕車



輕車圖說

輕車轅條二根長九尺二寸。濶二寸五分。前琶頭一根長三尺三寸。濶一寸六分。前遮牌一扇高四尺六寸。濶四尺五寸。柱二根長四尺六寸。上橫檔長五尺一寸。下橫檔長四尺五寸。門二扇高四尺六寸。濶二尺二寸。五分撐棍二根長三尺橫耳二根長一寸五分。推手木二根長五尺二寸。方圓一寸八分。車箱橫檔二根長二尺六寸。車匣一箇長二尺四寸。高一尺二寸。車耳長一尺四寸。濶四寸。車輪三尺八寸。車頭八寸長八寸厚各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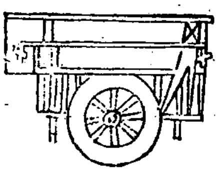
戰車



戰車圖說

長短濶厚大率與輕車同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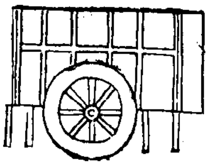
輕車



每輛重二百斤以上

此車係雙輪。前向遮板。稍後上列刀鎗六把。佛狼機二函。火箭三層。手上百子銃二函。輪輕着地。若有自行之勢。假二人推之。如飛翼以鉄拒馬竹挨牌砍馬刀。馬見之驚恐奔潰。平地二人可推。遇險四人可舉。二十五人爲一隊。隊馬五匹。稍倣古法。合一萬人而爲一軍。每車一輛并銃砲器具價銀五兩。

偏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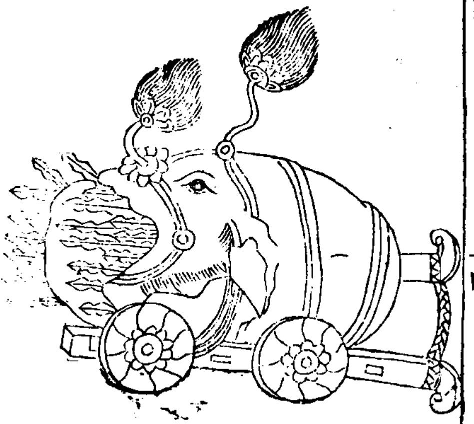


只用向外一面一箱每輛重六百斤以外

偏車皆有兩箱今以偏箱名者其偏爲一箱可以意推也蓋兩箱大車也一箱小車也其偏箱車地廣則約鹿角軍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所謂鹿角者架鎗刀於車上如鹿角然所以拒奔衝也其木屋亦所以蔽矢石風雨鹿角之撑支故利於地廣木屋之收斂故利於地狹制法須酌其輕重方可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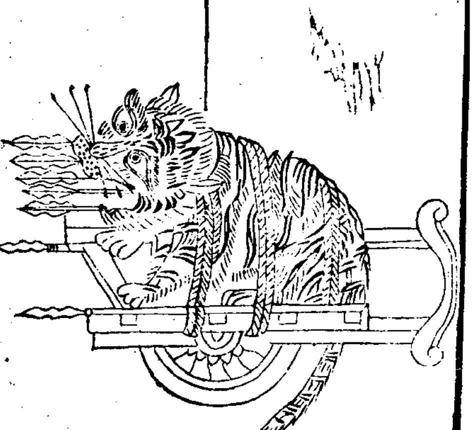
象車

此皆戰車也其制宜輕而不宜重制爲象虎者欲使賊馬見之駭而退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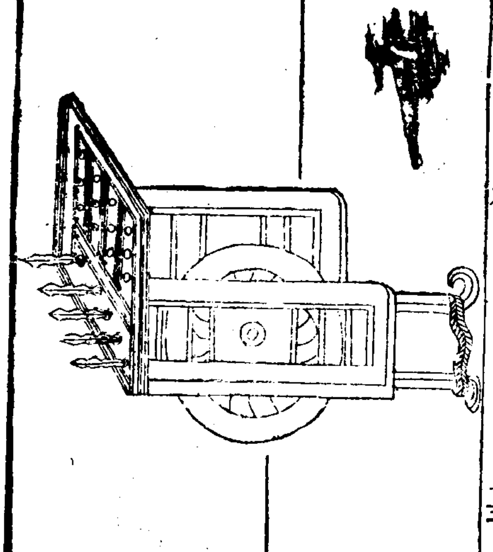


虎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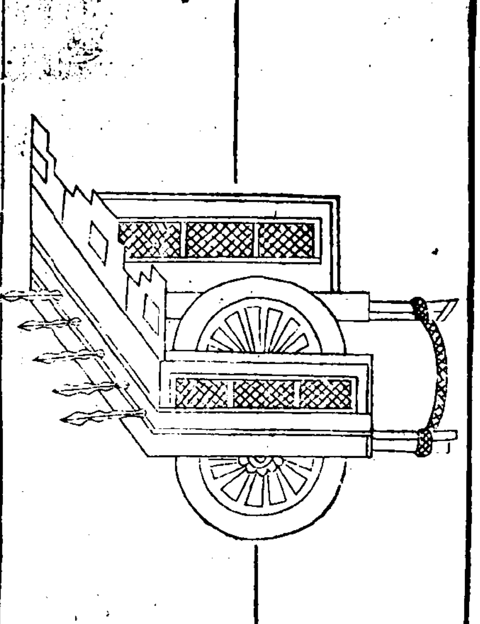
一名狻猊車所以載兵止陳塞險遏衝春流施無不利



巷戰車



邏乾根車



○用牌法

用牌之法須擇膽力輕捷少壯者授之以法置於行伍之先為衆人之藩衛以長短器械為之應援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進退左右無所不利大率以十人為一隊每隊以一人為隊長執鎗繫小號旗於鎗上以便擺陣用牌手三人執手牌在前以蔽敵鋒牌上揷飛鏢三枝可飛以擊賊鏢既發矣隨用腰刀砍殺其用挨牌者手執長鎗一以護衆一以旋刺亦隨用腰刀砍殺次鎗手四人傍牌後遮身亦各帶飛鏢次叉用弓弩銃者共三人藏於鎗手之後居中立者其面向前左右立者以背相向臨敵則先發弓弩銃賊近則牌手鎗手飛鏢齊發奪敵之勢則乘隙并進長短相間彼此相護此用牌之大法也

○牌制

夫平原廣野結營禦衛蔽矢石此車之所宜也若乃仰坂越險卑下泥濘短兵相接矢石交擊非牌何以蔽翼此亦陣中之要具不可少也其制度從來尚矣而岳武侯用之以破拐子馬只今東南以禦倭奴水陸舟車皆可為用以其能衛蔽也國初之制以木加革重而不利於步近福建以藤為之雖輕便而不能避矢石或以生牛革二層縫成內實以木棉桑皮紙輕便堅利能禦矢石火彈可以代甲冑之用然牌主衛而不主刺故制飛鏢以便擊敵之逼其制務使左右上下遮護一身此制牌之大法也

○手牌

亦名燕尾牌用白楊木或輕松木為之約長五尺七寸濶一尺上下兩頭比中間濶三四分

○挨牌

亦用白楊木為之約長五尺濶一尺五寸下頭比上畧小四五分內用繩可掛於項上以左手中指綫夾牌下短繩猶可用手執鎗手牌用刀一手持牌也挨牌用鎗兩手俱不持牌也此手牌也此手牌挨牌之不同

○藤牌

藤牌出於福建。有圓長二式。內用大藤為骨。以藤篾纏聯而成。如今之式。

。團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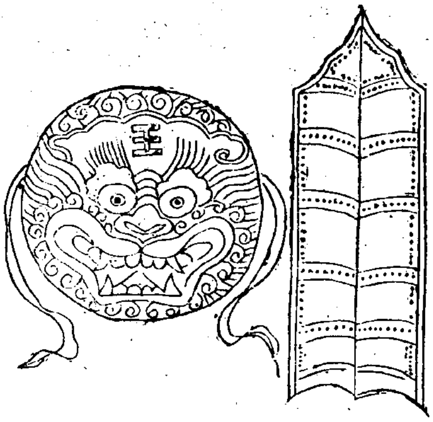
團牌者。櫓盾之屬。用以遮蔽矢石也。若雜於五兵。互相捍衛。可以拒勍敵。可以遏奔衝。若獨用。可以護身殺敵。可以擺路塞門。遇溪河可以浮人渡水。執斯器者。須會大七星、閃馬牌等。習熟為能。凡操牌俱攢一處。二十五人一行。令通曉牌官教演。聽鑼聲為節制。鑼響一聲。習牌一

進退合度。整牌如壁。閃牌如電。起伏得宜。翻身不露身。滾牌不露足。張牌能殺敵。斂牌能蔽身。是謂能矣。

無敵神牌

此牌亦軍中妙技。一人可敵百人。無拘山戰水戰。可用攻營守營。能使我兵之不退。拒敵兵之前。冲有獨輪如車。制其獸面七竅。皆可發火砲弓弩机巧之器。

步兵牌　騎兵牌



步騎牌圖說

此牌並以木質。以並皮束而堅之。步兵牌長可蔽身。內施槍木。倚立於地。騎牌正圓。施於馬射左臂繫之。以捍飛矢。

〇馬射法

馬射比步射稍易。但要居常調習馬耳。平日先慢行。次緊行。然馳驅之法。宜踞坐。不宜站坐。蓋踞坐則穩。站坐則虛矣。宜以兩膝將鞍頭夾緊。勿以兩足將鐙踏緊。將鞍夾緊。則穩而無誤。若將鐙踏緊。一誤便敗矣。宜以身撲向于前。不宜直挺在上。蓋向前則不為風勢所凌。若直挺則為風所累。而力不便矣。又宜左身左足向前。不宜平身平足。蓋左身左足向前。則運用得勢。而平身平足。則不活動矣。一上馬即將矢扣弦。待馬上路即便投韁捉矢。聚精會神。目不瞬。氣不息。滿開弓。快放箭。只是對鐙而發。無有不中。然須平射。太高則不中。太低則着地。且射低而中

也。又恐激起致傷頭目。及三把俱完。卽執韁揚鞭。以示威武。亦
好。且主司間有初把分鬃中把對鐙末把抹鞦之法。亦宜平日
預習之。然場屋中馬弓比步弓宜稍軟。若射賊則只用步弓便
了。且射賊須待至三四十步。方可發矢。若遠則難中。亦難殺人
也。要之其箭俱勿口銜。以防應對失誤。亦勿插衣領及腰間。以
致取用不便。場屋中只將二矢連弝拏之。對賊則用箭袋多盛
于鞍頭可也

○馬射總訣

前脚直兮後脚勾。肚臍緊靠銀鞍頭。分鬃搭箭對鐙放。不跨公
子跨王侯

○步射法

凡學射先須擇弓之稱手者。若手強弓弱。則手欺弓。弓強手弱。
則弓欺手。皆所不可。然初學寧使手有餘力

○弓

凡買弓須擇其胎直筋舒。膠勻乾透。卽是良弓體格。但新弓須
是張而調之。偏者使歸於正。斜者使歸于平。曲者使就于直。如
病在弝。則以火調弝。病在閃。則以火調閃。病在腦。則以火調腦。
或以刀磋之。又或以兩手開其腦。兩膝制其閃。皆可。更宜焙烘
得法。安置平正

○弦

凡弦太長。則鬆而無力。太短則木而不發。箭太粗亦木。且難出
扣。太細亦無力。且不耐久。須要適中

○矢

凡矢要看其幹。不頭大脚小。不此輕彼重。其扣不緊不蕩。其翎
且整且固。然後用之。亦須與弓相稱。弓重則矢亦重。弓輕則矢
亦輕。若矢輕于弓。則必跳躍。矢重于弓。則不到矣。亦須烘焙得
法。安置得平

○張弓

初學宜將弓每每空張。併習容止。俟空張既熟。容止亦端。乃可
引弓。若遽然引弓發矢。則力不出。心又亂。諸病不可除

○身勢

立脚須不丁不八。前脚趾一直對弝。仍直挺勿曲。後脚須曲而
向前。盖惟後脚曲向于前。則非但無哭臀之病。且又有腰刀。然
身勢大槩有二。全身壁立引弓謂之大架。人皆難之。蹲足直腰
引弓謂之小架。人皆易之。然場中亦各從其便耳。惟射賊宜大
架。不宜小架。盖小架蹲足而射。賊見而防我。若大架全身壁立。
引弓便發。賊不及知也

○執弓

弓弝上段可留六七分通于言以掌心頂弝猶如握卵。不可横
把。若横把則指不着力。把挨不固。每每打袖。第三四五指緊

拏弝大指悉力追進壓着中指第二指竪起指尖點在弝前之上不可伸出葢食指尖點弝亦有扶則擔力而不伸出斯無碍弦之病近來人多四指總拏雖非正法苟能熟之亦可

〇搭矢

先看矢𦐄在上即入扣須前手低四五分後手高四五分葢前高後低則發矢方得水平而不拋然亦顧人力之強弱何如力強自能遠到後手宜高若力弱而後高則矢不到把矣須放平些宜自家時時酌量後手大指鈎弦將食指鈎大指然食指尖須直向下若橫斜則致鈎弦而發矢偏于把右矣食指內節一直傍矢不可太逼葢惟傍矢則矢不落地而不太逼則矢不曲向于右耳或以中指鈎大指而直伸食指傍矢又或以食中二指鈎大指名曰雙鈎此亦各從其便耳

〇發矢

發矢須知箭在弓右視在弓左箭在於手視在於的若視箭則不中矣故須兩眼凝神看定把子紅月左手提其弓左臂與左肩皆轉向于前務令臂肩與身一直執弓碍眼直挺如拒牢不可動右手扯弦須傍耳邊扯來慎勿挨胸抹妳後手及後肩與前臂前肩一直如線見得弓滿又拳正對月中即着力一緈葢自持弓矢之時即當審固及至滿而將發最要從容精神愈審愈固務求滿而又滿正而又正斯可發可中矣然大遲久又至

臂力耗竭發矢亦無力又所當知〇然發矢之時又要兩手齊分前手一擊後手一緈不輕不重無先無後則矢疾而不偏試看中箭多在的之左者必前手用力之過中箭多在的之右者必後手用力之過故只要兩手齊分自然疾速且不偏也然前手之分必自看而臂而拳一齊進力始得若止用拳力則矢非大即開矣〇又射時遇左風即迎左而射遇右風即迎右而射此法固然要之一遇有風前手極力一擊後手極力一緈則矢之去也實而不虛雖有風不能動矣其為風飄去者特虛矢耳然則因風而迎左迎右不若因風而力擊力緈也〇又用力有先後有徵驗開弓之始前臂着力將滿之際兩臂齊力則胷前骨開背心肉緊若胸背無徵驗必兩臂未齊力也〇又臨射時手足臂目各要定位如以的為主前拳對的目在拳之上的之下前臂在目之下前足在拳之下箭在頦之下後手在右乳之前若繩之直焉可也〇又所謂彀者謂引弓至拳𢫬一直如線後手已盡更不能復來其鏃却到指上此便是彀若臂有未直鏃已上指亦未是彀當更用長箭若臂肩已直後手已盡矢未上指當用短箭只以鏃到為期又不可于引弓之初先將前手挺直後手又不能拽開以致拽至前脅下無可去處便以鏃上自為至於彀了此又大不是矣〇又箭短不必提起手射但將前手之擊後手之緈着力一緊便到矣若箭大則前手宜低些〇

又挽弓之時須屈右手名小二指爬入掌心及臨發之時五指着力齊放反掌向後則脫而易中其至遠過常若爬之不力則發亦無力也○又弓稍直上謂之竪弓橫平而射謂之横弓要不若弓稍向前畧斜不平不竪爲斜月之狀爲妙○又前手鬆則打袖而矢去多歪後手鬆則矢遲而不能及遠○又凡射要遍身着力却無着力形狀不頋引不頭垂不咬牙不傾背不斜眼切視不動容作色不矯手頓足不摇擺輕跳○又生弓不可必中生跡不可必中弓強矢輕不可必中弓弱矢重不可必中氣驕志怠不可必中心神恍惚不可必中射多力疲不可必中見巳之病不改不可必中好勝之心甚不可必中怯懦之心生

不可必中○又場中以從容審决爲主射賊以敏捷神速爲主然從容中不可無敏捷敏捷中不可不從容也○又審固二字相因初無先後固中有審審中有固自開弓至發矢皆當審固但將發時尤當加意耳

○射後

發矢之後須觀其落頭何如或中或不中或大或小或開左或開右其大也得無所主太高乎搭手太平乎其小也得無矢不滿乎前後手欠力乎或搭手太高乎其開左開右也得無所主欠中乎前手捏勁乎後手食指鈎弦乎或左風右風乎或後脚過左過右乎識此一病即改除一病病處既除則好處自生○

平居不射之時早夜每自思忖思巳之得處思巳之失處又思人之得處而學于巳思人之失處而改于巳沉潛反覆精思妙悟則自然得心應手○又閑常要操練手臂時時對柱挺直使之堅固○又閑常要凝睛定目先望五十步外漸及百步外以一物作意看得其中紅紅白白雖細微處亦若粗大久之則精光凝聚瞻眎分明臨射時自得天巧○夫射之道不外巧力二者學射之法亦不外審固二者既知操存涵養于未射之先豈復有臨射而失之者乎學者其知之

○附箭法壹奇

審字第一

審者詳審也量其把子遠近的審紅日上中下而論立站時便要審内心正外體直無動容無作色須識審字之妙用善硬弓者未滿而審善軟弓者將滿而審自開弓至發矢必加審之欲知射大存小射小存意息氣凝神定目心不外馳必要枝枝有審然後可以言射

滿字第二

滿者未滿中求滿也然又有滿而復吐矢去遲鈍且不到把欲求其中不亦難乎莫若未滿中用兩手齊分胸開背緊其矢自然慣疾寧有不滿之弊法曰鏃不上指必無中理指不知鏃同知無目必要箭箭知鏃然後可以言滿

固字第三

固者把持之堅固也持弓只宜虎爪拿弝前手如握卵四指如截短其弝不可横拿則指自有力至開弓之時四指活拿固中有審將滿之際五指齊緊審中有固前手如推泰山後手似探虎尾然又不宜鬆手轉弛如此可無打袖之患方見把持之妙

平字第四

平者後手之右肘也前手開弓平胸直挺如懐中吐月拽弦緩扯將滿用右手後緊食拇二指陽掌快放發矢自然平速遠直亦無擂天捶擺之狀方見水平之趣

辣字第五

辣者前手之虎口也持弓手腕要直不横不直如斜月之狀開弓手肘臂肩一直如線發矢虎口望前緊即稱鳳點頭腕弦右肘向後撇即是龍擺虎兩手應合矢出平辣擄風而去方識辣字之用

準字第六

準者徬脊是也開弓先要審蒲固發矢後用兩手齊胸前骨開背心肉緊臂骨相抵即知徬背之竅方有準字之驗

大字第七

大者何也其弓或硬搭扣後低前拳太高後手下撒明此四者自然合式必要射大存小存小者壓其前手

小字第八

小者何也其弓或軟搭矢扣高前拳太壓矢扯不蒲識此四者自得竅妙務要射小存大存大者舉其前手

左字第九

左者何也後手先用前手未直右足過後右風未迎知此四病好處漸生必要射左迎右

右字第十

右者何也前手先用後手未撒右足太前左風未迎悟出四弊病處自除務要射右迎左

不中第十一

不中者何也兩手先後審蒲固三字全無横風未迎弓矢尚未調和出神劉射焉有中乎凡射去一二三四五六矢有不能中者仍要從容中有審蒲固后面七八九矢亦有可中之機若因不中而自忙亂發無審豈有必中之理

必中第十二

必中者何也自會調和弓矢又從容中有審蒲固且胸背俱有徵驗前后齊力六合皆應傳云怒氣開弓息氣放箭枝枝如一自有得心應手之妙臨場射時奚慮弗中

身法第十三

同友射賊不可傾顧不要抱背不可咬牙不要頓足不可挺胸

不要頭歪不可怒視不要前迭不可露齒不要鼓嘯不可移步不要顛狂若有形相即見醜態只宜半文半武側身欹頭横斜而射心定慮固此乃身法也

眼法第十四

對射之法或對人或對把必要壯胆静心站定目視於敵勿視於傍不服看把目稍曬則不及避敵轉受制於人矣此乃眼法也

手法第十五

手法至要前手如推泰山言其堅也後手似抱嬰孩内中却有吐扣之竅言其疾也左拳直出舉定紐口右手挨奶上緩扯前後兩臂一直如線滿開弓快發矢前手一擊後手一絕出矢慣疾此乃手法也

足法第十六

射法立站須要不丁不八左肩尖對右脚尖前足對把不動射右迎左射左迎右後足改移文射站法並足而立武射站法開足而立前腿直如橛後腿彎似瘸舟中射敵必用眠法前足直挺後足眠跪發矢愈近且易中的此乃足法也

思悟第十七

思者思友之得處而學于已悟者悟友之失處而改於已日日有常時時静悟即病處自少好處漸生若會射時朋友惜情不言自家好勝不知病處終不能改豈有入彀合式之格學者宜當察焉

會射第十八

會射規格地利生疎不可必中亂射無審不可必中鏃不上指不可必中把持不固不可必中弓矢未調不可必中久不習演不可必中弓力過人不可必中借友弓矢不可必中射多力疲不可必中愛惜弓矢不可必中好勝太甚不可必中自心怯懦不可必中力勇無訣不可必中風雨饑忙不可必中酒色過度不可必中持機不發不可必中弓重矢輕不可必中到頭不聚不可必中射熟改移不可必中病處未除不可必中出神惱怒不可必中兩夜乍晴不可必中若量力用弓量弓制矢目不妄視耳不亂聽足不亂移手不亂發心無外思意看於把百病全無時常會射弓馬熟閑其中必矣

官演第十九

場屋中射空者何也皆因歩近把小始有不中之病閑暇演射該量場屋歩數大把日日操成聚把之訣大小之分豈有臨場官演而射空者乎不要拘官長在上如平日朋友演射一般作定主意枝枝審固只宜高而過的有必中之機若小而不及尚不能到把豈有中乎矢走左右自覩改移惟有大小矢出似覺糊塗之間必要六七矢大者臨場自然合式

對射第二十

對射者的用於目視也左手持弓架住右手就要抛箭入弦不宜看扣目視於敵若視于扣即被敵人所傷焉有勝他人乎對射之法只要膽大為主我弓只宜四平架定勿蒲勿發勢險節短則無不中人而人亦難避矣或敵發矢擋高射來我認清切用弓稍橫打二下敵矢自空或敵發矢水平射來自看不見到頭待彼弦響箭到我回頭躲過面目橫身自有盔甲彼矢着空我便回頭迎轉射敵待二十餘步而發即勢自險發自必中中必傷人何患敵人近身若敵勢更橫須從其首者先就馬射之即勝如取利百倍而節自短賊必擒之語曰射人先射馬擒賊

須擒王此之謂也

馬射要法

馬射比步射稍易但要居常調習馬耳平日操演先緩行次緊行務使人得馬之性馬勝人之任然後馳之然馳驅之法宜安坐勿踞坐不宜站坐即穩站則虛以兩膝夾緊鞍頭勿以兩足踏緊其鐙將鞍夾緊則穩而無悞若鐙踏緊恐虛而有失至於射時勢如追風目如流電身而如同猛虎方騰額上如健兒欲開蒲開弓決放箭月勿瞬視身勿偏側出弓如懷中吐月搭箭如弦上懸衡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然後為妙

弓箭式

馬射之弓其力要輕不打掉為佳馬箭要四門開扣亂搭亦佳其矢一枝拖在弦上一枝連把拿住一枝中指夾帶一回三矢每日時常拋演快便臨射時自得從容應手之妙

、騎射式

臨場將射帶馬點名挨次上馬免得參前越後帶上馬路先寬次緊口中大喝似快非快將到把邊其矢扯蒲撥緊用食指彎弓帶住左手高張如鳥舒翼右手掌攔馬到路道上免他偏馳而走近到頭把從容扯蒲分鬃而射慌忙抽箭入弦又到二把扯蒲對鐙而射急速拋箭上弦正到三把認遲抹鬃而射發矢不可太高即多着空不要太低即有着地只宜的對把子中的

而射三回九矢自然全中總之以熟為妙

又步射騎射總訣

步射不中皆因小　馬射不中只為早　審固舒徐在人心
弓馬熟時自得巧

按戰勝之法莫不以騎射為先車牌次之然騎在馬之善追風逐電法在于人之善馭射在箭之良穿揚落鵰法在于人之善運而車用以攻擊牌用以捍禦又所以佐騎射之變而救百戰百勝之全局也是編凡相馬之經選箭之林車戰之法牌製之精一一條陳洵哉一時之勝法卓矣萬古之良規

騎射韜畧世法卷之下終　圖形于左

文搭箭

武搭箭

文射站法

武射站法

騎馬步法

指朶式

照頭式

擎拳式

初把分鬃

二把對鐙

三把抹鞦

遠弓近刀

吳子兵對小引

嘗謂孫子輔吳入郢迨包胥復楚吳人卒敗而歸孫子無以善其後吳子用於魯則破齊入於魏則制秦入於楚則強楚功似偉於孫雖不獲令終要以廢棄公族爲貴戚大臣所中倘悼王不捐賓客起或無祿蚤世可以不及於難今讀其所著書世稱孫吳並傳然中間圖國以和教民以禮治兵以信且能與士卒同甘苦至爲軍人吮癰此所以能得人死力而成大將之功也又其言在德不在險庶幾儒門一脉非若

孫子一於奇謀也者蓋孫所謂一將有餘吳則取威定霸管晏之匹不獨長於將兵也特其殺妻求將母死不奔喪此無行之尤遂見擯于輿子及其去魯歸衛至楚卒爲米騶所殺智又不及孫子遠矣詎非行不掩言之故與

山陰何斌臣頷暘甫識

附魏武侯兵對六則

○○圖國第一 圖謀治國之事　○○料敵第二 料虜敵人之事

○○治兵第三 專言治兵之道　○○論將第四 專言爲將之道

○○應變第五 倉卒應變之事　○○應變第五 激勵軍士之事

新編吳子標題引証韜畧世法卷上

兵部侍郎　評釋

兵備副使　參證

吳子 名起衛人爲魯將破齊師後以讒奔魏魏將之攻秦拔五城後又奔楚楚立爲相以廢公族多衆共殺之其用兵即穰苴莫過所著書六篇皆其身試之而有成効者也

○○圖國第一 圖國者圖謀其國也惟國治方可以用兵因篇內有圖國二字故取以名篇然圖謀國家大事實爲行兵第一要務故以圖國爲篇首

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 此題首云以儒服見明以起學于曾子猶不失有儒者風味然曰以兵機見魏文侯則是好戰者殺之徒不離戰國壓習字春秋書法 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之事 吳姓起名也其先本魏人學兵法爲魯君破齊有功人有讒起者魯君疑之起去魯適魏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

起曰臣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違 起對曰臣以事之顯者占知事之隱者以事之往者審察事之來者主君如之何言與心相違背也 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象 斬離衆獸之皮革掩之以朱漆之飾取其光澤也畫之以丹青之色取其華麗也爍之以犀象之形取其威猛也 冬日衣之則不溫夏日衣之則不涼 蓋言朱漆丹青之皮革也 爲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 戟有枝兵也二與四皆陰數陰主殺故兵器皆用陰數也 革車掩戶縵輪籠轂 革車兵車也掩戶言其多也縵輪轂者以皮革縵其輪尤具轂故號爲籠革車也輪車之兩輪也轂者外待輪內受輪者也 觀之於目則不麗乘之於田則不輕不識主君安用此也 言得其人乃可用之矣此題要認一用字以此觀主君有用兵欲爲攻守之具安得爲不好軍旅之事正見其言與心違處 若以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猶伏雞之搏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鬬心隨之死矣 若以此車戰皮革之具備危進戰退

守之用而不求才能之將而任之譬猶雛伏之雞與狸相搏乳子之犬與虎相犯雖有爭鬬之心隨之而死矣若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家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承桑氏有扈氏皆古諸侯也承桑氏之君但修其文德廢其武備以滅亡其國家有扈氏之君但恃衆好勇不修文德以喪失社稷明主鑒茲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明哲之王鑒此二君之失必內修文德以撫綏百姓外治武備以防危寇據此題吳子說話意還重武一邊因武侯有尚武之意故爲是以投其所好其後竟爲武侯立武功不知爲國者還宜以文教爲先也故當敵而不進無逮於義矣僵尸而哀之無逮於仁矣故當敵人之兵而不欲進戰無及於義矣見僵尸而哀傷之無及於仁矣於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醮吳起於廟立爲大將於是魏文侯告祭於祖廟立吳起爲大將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均解闢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此章後人總敘吳起始末非吳起所自作也吳子曰昔之圖國

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吳子言古之人君謀治國家者必先訓教百姓而親附萬民百姓爲畿內之民萬民通境內之民而言也此題百姓萬民分遠近看而教與親宜互見蓋教之則必親而親之必先教此所謂和也和則可造大事矣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四不和謂國軍陳戰也一不和且不可況四不和乎此吳子所以首言之也唐左衛大將軍程知節征賀魯爲前軍總管至鷹娑川賊引二萬騎來右總管蘇海政與賊戰有前却既而突厥別部鼠尼哥邏亦引三萬餘騎繼至蘇定方正敗走過一小嶺去知節十許里望見陳中率五百騎馳往擊之賊衆大潰追奔二十里殺千五百餘人獲馬二千死副大總管王文度害其功謂知節曰雖云破賊官軍亦有死傷蓋決成敗法耳何爲此事自今正可結爲方陣輜重並納腹中四面布隊人馬被甲賊來即戰自保萬全無爲輕脫致有傷損又矯稱別奉聖旨以知節恃勇輕敵使文度爲其節制遂收軍不許深入終日跨馬被甲結陣由是馬多瘦死士卒疲勞無有鬬志定方謂知節曰本來伐叛今乃坐守馬飢兵疲逢賊即敗事至如此公爲大將閫外之事不許自專別遣軍鬬專其號令理必不然須囚係文度飛表奏之知節不從師竟無功文度坐處死此謂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是也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總結上文先和正應前教百姓親萬民意此題最重在和字此和即人和之和大事謂征伐也先和而造大事即得道者多助之意下文告廟啓龜應得致慎之道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啓於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不敢聽信衆人之私謀者恐謀之不公也必告於先祖之廟者是不敢專也啓於元龜而問其吉凶者質之於神明也參驗其天時之順不順也龜兆日吉然後乃舉兵而爲戰伐之事民知君之愛其情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爲榮退生爲辱矣民知君愛我之命惜我之死則士皆以致死爲榮偷生爲恥矣吳子曰夫道者所以反本復始吳子言夫道者所以反求根本而復還其始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此題最重一道字道即五倫之道本初始受于天即有此道能反其本而復其始初五倫既明有不戰戰必勝矣義者所以行事立功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惟其心有裁

制而事皆合宜所以能行事立功也此題事功串說事之成就處爲功如湯武以應天順人爲事自然成天與人歸之功結宜歸衆在保業守成上去謀者所以違害就利謀者智慮籌度也能籌度所以見害則避見利則趨也要者所以保業守成要者約之以禮也能以禮約之所以能保業守成也此題要字宜帶禮字看然守成與創業不同守成宜與民休息但每事以禮執其要而已末又須結出道義謀亦在所當知意方完若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居貴患必及之所以行不合於道義而處大位居大貴不免其患必及其身矣是以聖人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古之聖人綏安天下必以道治理國家必以義動作衆庶必以禮撫安兆民必以仁此題仁字包有四德在內撫以仁如湯武弔民伐罪不爲暴虐是也然義之斷制禮之節文與大道之公皆不可廢此四德者修之則興此題言修道德禮仁之四德則國家可興然四德當以道爲主而義禮仁皆以行此道也廢之則衰總結上文故成湯討桀而夏民喜說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舉順天人故能然矣故成湯討

夏桀而夏國之民喜說周武伐殷紂而殷國之人不非者舉事順從天命人心故能如此也

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此題最重禮義二字禮義者君之甲兵也制國治軍一意以禮義爲先使民有恥心則有勇者自知方親其上死其長以之戰戰必勝以之守守必固矣使有恥也人知禮義故有羞惡是非之心而急於尊君親上之道如周顗恥避王敦不向草間求活嚴顏恥屈張飛言蜀無降將軍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是則羞惡之心不可無矣然戰勝易守勝難言與敵人交戰而勝則易至於守務則難矣西秦乞伏益州乾歸之弟也時天水姜乳襲據上邽遣益州討之邊芮王松壽言於乾歸曰益州以懿弟之親屢有戰功狃於累勝常有驕色若其遇敵必將易之不宜專任示有所先乾歸曰益州驍勇善御衆諸將莫及之但恐其專擅耳若輔之以重臣當無虞也於是以韋虔爲長史務和爲司馬至大寒嶺益州恃勝自矜不爲部陣令將士解甲游畋縱飲令曰敢言軍事者斬虔等諫不聽乳率衆拒戰益州果敗乾歸曰孤違蹇叔以至於此將士何爲孤之罪也皆赦之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此題要知百戰百勝一不勝便至于亡此之謂以亡假仁者伯也百戰百戰未必百勝一勝便可以興此之謂以德行仁者王也況不戰而屈人之兵是帝之一勝其舞干羽兩階之風乎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闔閭數勝而敗於檇李夫差數勝而死於姑蘇晉厲公勝楚范文子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鄭侵蔡獲司馬公子燮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此昔所謂五勝者禍四勝者弊數勝而亡者也齊桓合諸侯國天下不以兵車非三勝而霸者乎武王誅紂伐奄一戎衣而天下定舜禹之世止於一與師征伐有苗非二勝而王一勝而帝者乎後來如項羽數勝而亡漢高一勝而帝亦其證也

韜畧世法　上卷吳子　四

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此題要知兵之所起不止于五者而五者亦其略也知兵之所由起自知兵之所由止矣下章以義兵禁暴救亂意自了了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饑此言其起兵有五事一曰因爭名而起兵相攻如吳與齊盟於黃池是也二曰因爭利而起兵相攻如晉楚之於鄭是也三曰因其君臣積惡而起兵征之如楚句踐之於吳是也四曰因其內亂而起兵滅之如楚人之於夏徵舒是也五曰因其饑而起兵襲之如唐人之於楚是也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義兵謂以義服人強兵謂以力服人剛兵謂以剛忿而亂人暴兵謂以暴虐而無禮於人逆兵謂上逆天道下逆民心也禁暴救亂曰義恃衆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衆曰逆此因上五者而言其名義如此禁人之暴救人之亂是名曰義湯武是也其下則齊桓爲近之恃兵之衆以伐鄰國是名曰強秦楚是也因其私忿興師伐之是名曰剛如郤至因怒蕭同叔子之笑而興兵伐齊是也棄典禮貪人之利是名曰暴如闔閭不問允當否而伐越是也國中自亂人民疲困又舉事動衆征伐不已是名曰逆如夫差國已亂民已疲尚有舉齊晉是也五者之服各有其道此題要認一道字服人而各有道則所以服人者非一力也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五者之數各有服之之道義者果斷禮者辭讓故禮可服義強者恃力謙者遜順故謙可服強剛者忿怒辭者宛曲故辭可服剛暴者猛烈無謀詐者詭之以計故詐可服暴逆者反常失道權者因變制宜故權可服逆

韜畧世法　上卷吳子　五

武侯問曰武侯魏文侯子名擊願聞治兵料人固國之道此題要知固國之道不止料人吳子以謹君臣四者之言而要歸于簡良材最得其解矣起對曰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此題要見君臣國之主禮度不亂則政事理矣故明王謹而簡良材以備不虞又其要務也飾上下之儀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昔者明王能如此之而保治其國耳此題順俗而教使歸正道亦固國之道也又必簡良材以備不虞者欲求內順治必先外威嚴也結字發謹君臣四意以內順爲先也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爲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穆置陷陳三萬以服鄰敵召爲前行謂召敢勇當前行者所陳謂置設陷陳之士齊桓公姜姓名小白晉文公姬姓名重耳秦穆公嬴姓名任好皆霸君也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此題言國不能自強也而強之以民心民心不能自強惟在上教之有素立論全在一料字匿神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者此也不然以不教民

戰是謂棄也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爲一卒。樂以進戰效力以顯其忠

勇者聚爲一卒。能踰高趨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王臣失位

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爲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爲一卒。

此五者軍之練銳也。此五者軍之練習精銳者也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

圍外入可以屠城矣。若能有此三千人爲奮而出則可以決人之圍外馳而入則可以屠人之城矣

武侯曰願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對曰立見且可豈

直聞乎。起對曰立入衆之所易見者猶之可也豈欲直聞陳之必定守之必固戰之必勝乎君能使賢者

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上與下不亂則陳已先定矣如即墨大夫毀言日至而政治而

威王封之阿大夫譽言日至而政不治威王烹之齊國遂大治是也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

已固矣。安其田宅民不失業矣親其有司民知愛其上死其長矣如曹沫衆蜀或謂不可拒敵必自引退劉敵曰男女

布野敵人入境大事去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百姓皆以吾君爲是而以隣國爲非則戰已先勝矣則可與之同死生而不畏危也隋武子曰楚昔歲入陳今茲入鄭君無怨讟政有經矣武

侯嘗謀事。群臣莫能及罷朝而有喜色。魏武侯嘗謀論國事群臣皆莫能及罷朝而有喜悅之色起進曰昔楚莊王嘗謀事群臣莫能及罷朝而有憂色申

公問曰君有憂色何也曰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能得

其師者王。此題不在王上論意重在能得師謂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能有王者必有王者之師要在自得而已書曰能自得師者王即此意也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群臣莫及者楚國

其殆矣。此楚莊王之所憂而君說之臣竊懼矣。於是武侯有慚

色。楚莊王姓芉名旅嘗謀國事群臣莫能及者罷朝有憂感之色何謂也莊王曰寡人嘗聞下之有言世不絕聖人國不乏之賢者能得其師者爲王能得其友者爲霸今寡人不才而群臣不及者楚國其危殆矣得師者王成湯之於伊尹得友者霸齊

桓公之於管仲是也楚莊此言真可爲萬世法

按吳子初見文侯內外仁義之論言簡而確氣壯而正想從

曾子大勇教中理會觀其對武侯數語先和一言真足爲萬

世師孫子始計曰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同意即和也太公上

畧曰通志於衆通志亦和也又云四者脩之則與五者之飛

各有其道至如強國必料其民是又以愛民爲道矣能得其

師者王是又以尊賢爲道矣一篇之中惟以人和得道反覆

議論以爲圖謀治國之大要誠自反而縮有萬人必往之氣

象假令其不爲不奔喪不爲殺妻不爲前貪寗第登壇中聖

鉢哉

○料敵第二

料敵者料敵人強弱虛實之形也上篇言圖國知己者也此篇言料敵知彼者也以篇內有料敵二字故取以名篇凡四章

武侯謂吳起曰今秦脅吾西楚帶吾南趙衝吾北齊臨吾東燕

絕吾後韓拒吾前六國之兵四守勢甚不便憂此奈何秦嬴姓伯益之後有非子者善養馬周孝王封爲附庸而邑之秦至襄公能逐犬戎平王始與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都咸陽而居其西楚謂迫脅楚芉姓熊繹之後都於郢在魏之南趙籍本晉大夫與韓魏共分晉地爲諸侯都邯鄲與魏最近故曰衝齊本姓姜太公之後後爲田氏所篡都臨淄言勢之大如居上而臨下也燕姬姓召公之裔都於薊斷絕其後韓亦晉大夫韓虔之後都宜陽據坑於前言六國之兵四面與吾相守其勢甚有不便者憂此將爲之奈何起對曰夫安國家之道

先戒爲寶。此題戒字重而先字尤宜玩禦敵知戒斯能制勝然先在於料敵知彼知已有靜以制動之機鎮定不輕進尤深於戒矣今君以戒禍其遠矣起對安定國家之道先戒謹而預防之爲國之實也今君以能戒謹

（神患其遠矣秦苻堅以百萬師入寇謝安與姪玄圍棊賭墅旣然自得元兀术卷汴京官僚入問計宗澤與客圍棊笑曰何假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眞宗在澶州使人視寇準何爲與楊億博飲歡呼帝笑曰準如是吾復何憂此尤深於戎者也）

臣請論六國之俗夫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鬬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詳見下文三晉兼韓趙而言與魏共爲三晉也）

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陳兩心前重後輕故雖重而不堅（齊人心性剛忿其國富饒君臣驕傲奢侈而簡慢於細民其政令寬緩而俸祿不均平一陳其心之不一也前軍重而後軍輕久其力之不齊也故雖重而不堅固矣）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脅而從之其陳可壞（必如此而擊之乃可壞其陳矣）

秦性強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鬬心故散而自戰（秦人性強如所謂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是也左崤函右隴蜀地豈不險乎步過六尺者有罰政豈不嚴乎立信

於徙木立法於棄灰賞罰豈不信乎其人不相遜讓皆有爭鬬之心故陳散而各欲自爲戰也）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於得而離其將乘乖獵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必如此而計之其將可得而取矣）

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楚人性弱其地廣其政騷擾其民疲困故陳雖整治而不能持久也）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可敗（必如此以擊之則可敗其軍矣）

燕性慤其民愼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燕人之性慤實其民謹愼好勇義以剛輙事觀之可見寡少詐謀以騶切事觀之可見）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必如此而困之其將可得而擒耳）

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於戰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三晉魏爲中國其人性協和其國政均平其民疲困於戰鬬士習於兵而輕其將觀荀林父荀偃之事可知）擊此之道阻陳而壓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必如此而疲之則可敗其軍勢矣）

然則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人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萬人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其力之大不以鼎爲重也其足輕疾過於馬也搴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人簡選而類別之親愛而貴重之是謂三軍之司命）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者必加其爵列可以決勝（其善用五兵材技勇力輕健剽疾志在吞滅敵人必加其爵祿之等列用之而進可以決勝）厚其父母妻子勸賞畏罰此堅陣之士可與持久能審料此可以擊倍武侯曰善（厚待其父母妻子勸之以重賞畏之以重罰此二等皆堅陣之人可與之持久爲將者能審料此可以擊人之倍武侯稱曰善如楊素用法雖嚴凡從征伐者微功必錄所稱財物俱以分賞將士又如祭遵以上所賜輙與士卒歲時賞物遺恩

行役之家此可謂厚其父母妻子之一証也）

吳子曰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一曰疾風大寒早興寤遷剖冰濟水不憚艱難（乘其困于寒也）二曰盛夏炎熱晏興無間行驅饑渴務以取遠（乘其困于暑也）三曰師旣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妖祥數起上不能止（師老糧匱人民怨謗可乘）四曰軍資旣竭薪芻旣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饑窘可乘）五曰徒衆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鄰不至（勢弱援寡可乘）六曰道遠日暮士衆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疲敝可乘）七曰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將無威嚴兵無節制可乘）八曰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不整可乘）擊之勿疑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廣大人民富衆（財贍兵強）

二日上愛其下惠施流布君行仁政民親上死長三日賞信刑察[illegible]時賞罰明允動皆合宜四日陳功居列任賢使能有功必錄有善不遺五日師徒之衆兵甲之精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六日四隣之助大國之援交隣事大舉得其心凡此不如敵人避之勿疑凡此數者不如敵人當避之無疑惑也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所謂見其可則進知其難則退也如太王避狄人之強而卒興周句踐收禍聚之餘而卒滅吳符堅恃強大而亡隋實將富盛而滅要在臨時而制宜相機而行事不可執一也唐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擊破突厥頡利可汗走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舉國歸附以靖往迎之頡利雖外請朝謁而内懷猶豫靖揣知其意時詔遣鴻臚卿唐儉等慰諭之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机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行至陰山遇其斥候千里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悅不虞官兵靖前鋒乘霧而行去其牙帳七里虜始覺列兵未及陣靖縱兵擊之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擒其子羅施殺義成公主頡利亡去為人通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擒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

武侯問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内察其進以知其止以定勝負可得聞乎起對曰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必使無措起言敵人之來蕩蕩然無他謀慮旌旗煩擾紊亂人馬頻數顧望此為恐將吾以一倍之少可擊十倍之多必使之倉皇無措也諸侯未會君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洶洶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擊倍百戰不殆唐太宗時命李靖為西海行軍大總管討吐谷渾伏允以侯君集及任城王道宗並為之副師次鄯州君集言於靖曰大軍已至賊虜尚未走險乘其溝壘未成禁令未施宜簡精銳長驅疾進彼不我虞必有大利若此策不行潛遁必遠山障為阻討之實難靖然其計乃簡精銳輕齎深入道宗追及伏允之衆於庫山破之伏允輕兵入磧以避官軍靖乃中分士馬為兩道並入靖與薛萬均李大亮趣北路且使君集道宗趣南路歷破邏真谷踰漢哭山經途二十餘里行空虛之地盛夏降霜山多積雪轉戰過星宿川至于柏海頻與虜遇皆大剋獲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焉乃旋師與李靖會于大非川

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魏文帝問司馬懿曰吳屬宜討何者為先對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散居東關且攻敵必扼其喉搯其心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為陸軍以向皖城引權軍東下為水戰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下破之必矣故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此之謂也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晉劉琨守太原遣將姬澹率衆十餘萬討石勒勒將拒之或諫曰澹兵馬精盛其鋒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攻守之勢必獲萬全勒曰澹大衆遠來體疲力竭犬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擒之何彊之有澹已至[illegible]

胡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顧乃無所得深溝高壘乎此為不戰而自滅之道也立斬諫者以孔萇為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設疑兵於山上分為二伏勒輕騎與澹戰為收衆而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軍大敗此奔走可擊晉王存勗與梁軍戰于相鄗陂中有土山梁軍先據之帝曰今日之戰得土地者勝賊已據山吾與汝等率軍先登遂奪其山諸軍繼之梁軍大敗時元城令吳瓊等各部役夫萬人於中山曳柴揚塵鼓譟助其勢梁軍不測自相騰藉棄甲如山積此不得地利可擊後唐契丹寇望都莊宗追擊之若春雪不可勝紀時大雪平地五尺虜乏芻糧人馬斃踣于道纍纍不絕乘勝追襲大破之此失時不從可擊春秋燕昭王使樂毅伐齊齊湣王出奔莒城燕師長驅平齊昭王卒惠王立與毅有隙田單縱反間於燕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南面而王齊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燕王使騎劫代毅燕士卒忿齊師遂敗之此將離士卒可擊魏鄧艾既平蜀言於司馬昭曰兵有先聲後實者今因平蜀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費鹽興冶為軍農要用並作舟船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會艾誅不果行此心怖可擊

按安國全軍須以先戒爲寶先戒者料敵審而中寔策定之術也然必借力于士卒欲得其死力當厚恤其家方無內顧恩之所及者益奮恩之所未及者競勸此所以能以寡擊衆也至用兵之日先要審敵何如敵未定則易亂未備則易乘奔走則氣不屬動勞則力不全失地利則無據失天時則不順遠行半途則力不齊險狹則前後不相顧旗亂則兵無節制陣動則人心不定將離上下乖張心怖則氣奪此皆可擊者也審其實而趨其危大槩類是矣

〇〇治兵第三

治兵者整治士卒而不使之亂也兵治則勝不治則自敗矣况能與人戰乎以篇內皆論治兵之道故以名篇凡八章

武侯問曰用兵之道何先 此題要發一先字先即下四輕二重一信等而先明之也能明此四者而用兵之道可以取勝矣如先明四輕二重一信題作論亦是此意

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

又問曰何謂也對曰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 地輕便於馬馬輕便於車車輕便於人人輕便於戰

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鐧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 此言處制得宜則可用行兵明生地陷地之法車戰所最先方今禦北虜衝鋒陷陣非車不可安得懲殷浩之敗而廢之但須倣秦時小戎之制稱中國長技

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審能達此勝之主也 前進則有重賞後退則有重刑二者行之皆必以信爲將能審察曉達此理乃制勝之主也

武侯問曰兵何以爲勝起對曰以治爲勝 此題要認一治字發揮治即節制之兵合下居則有禮動則有威等云云總是明用兵之道而以教戒爲先也

又問曰不在衆乎 不在人之衆多乎

起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 不明此法須多何益於用哉如王夜又驕倨殘暴竟爲吳玠所誅伸師雅剝掠叛逆卒爲曹翰所除此非雖百萬無益於用之一証乎

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 所謂兵得其治者乎居則上下有禮動作則奮發有威進之而前使敵不能當其勇退之而退使敵不能追其後或前或却皆有節或左或右皆應麾雖斷絕而成陳雖散亂而成行可與之同處於安可與之同處於危其衆可合而爲一不可離而爲二可用之以戰而不可疲其力投之所往之地天下莫能當之名曰父子之兵如孔明八陣圖直接伏義心法其進退左右整齊約束又何非禮之動蓋孔子對靈公問陳則曰俎豆之事正謂言禮即兵也却萊夷於夾谷會此其一証也

吳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 此題言行軍之道無犯其前後進止之節無失其平日飲食之適無絕其人馬筋之力此三者皆所以任用在上之令而治之所由生者也如趙穿屬車以獨馳東爲秦人所追來車折轡以和勢率爲元兵所縛李陵策疲敵之兵當新羈之馬此者不任上令治曷由生耶

若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 不任其上令居守則亂進戰則敗

吳子曰凡兵戰之場止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 此題兩立喻總是示敵以必死戰之意三軍一心以爭死則戰無不克是有死之心乃所以有生之道也

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 戰危事兵死也不可不出也

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 後趙石勒伐張重華將謝艾帥兵往擊之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於進戰大破之又李愬攻蔡州

吳厲聲叱吏曰今日徃亡請避面之鄕曰賊以徃亡謂吾不來正可擊也及戰遂擒而歸

吳子曰夫人嘗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爲先此題最重一先字要行兵者須教成之有素也下所言五者一之教十以十教百以佚待勞以飽待饑皆是教戒之方用兵者不此是先是用不教之民以戰不幾乎以其卒予敵也如昔太宗引騎射於殿庭漢武帝欲伐昆明鑿池以習水戰此又居萬乘之尊而躬教士卒尤非所以爲訓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此言用兵之法教訓戒勤最爲先務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以我之近待彼之遠來者以我之佚待彼之勞倦者以我之飽待彼之饑者此孫子治力之法也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事圓而方之者謂隨陣變化成形也坐而起之者謂一坐一起如司馬法立進俯坐進跪是也行而止

之者謂行又當止而齊之也如六步七步乃止齊焉是也左而右之者謂麾之左則左麾之右則右也前而後之者謂或進之前或退之後如前部有節是也分而合之者謂分而能合也結而解之者謂合而能分也使吾軍每變皆習熟之乃授其兵是謂大將之事

吳子曰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爲謀主此言教戰各有其[illegible]則知用兵之道矣鄉里相比釋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二十五家爲一里十人爲什五人爲十伍一伍皆古法也

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太公曰處山之高則爲敵所[illegible]處山之下則爲敵所囚是[illegible]也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招搖在上從事於下[illegible]名也左青龍者所謂蛟龍曰旂也右白虎者所謂熊虎曰旟也前朱雀者所謂鳥隼曰旟也後玄武者所謂龜蛇曰旐也招搖星名在北斗傍此中軍之旗也故曰從事於下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勢而從之風逆堅陣以待之凡與敵戰若遇順風致勢而擊之式遁風逆出不意而擣之則無有不勝法曰風順致勢而從之風逆堅陣以待之如五代史晉都排陣招討使符彥卿等與契丹戰於陽城爲虜所圍而軍中無水穿井輒崩又東北風大起虜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日都招討何以用兵令士卒枉死諸將請戰杜威曰俟風少緩徐觀可否李守貞曰風沙之内彼衆我寡莫辨多少但力戰者勝此風力助我也耶呼日諸將齊擊賊符彥卿召諸將問計或日虜得風勢宜持風廻彥卿亦以爲然右廂副使藥元福謂日今軍饑渴已甚待風廻吾屬爲虜矣且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急擊之此詭道也符彥卿等乃一精騎擊之逐北二十餘里契丹主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擊之得一橐駝乘之遁去晉軍乃定

武侯問曰凡畜卒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溫廐夏則涼廡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此言畜馬之法當如是也本作卒騎皆誤也舊本作車騎爲是下文車騎之具乃一証也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饑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愼勿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車騎合用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防損失者也此題再舉馬之饑飽勞佚而丁寧之能明此養畜之方則馬輕人人輕戰可以百戰百勝而無敵于天下矣

按用兵之道固要先明四輕二重一信此誠以治爲勝之道然其所謂先者先之以教戒而已教戒之道居則有禮動則有威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果其任

上令以一教十人各一技技各一能分門按隊擇任之精
專督閱校之外□貞眉不勞而兵治矣所謂治兵之道於此
乎無餘蘊矣

○○論將第四 論將者評論爲將之道也篇內兼論敵將之能否而爲取勝之道以其有論將二字故以名篇

凡五章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 此題雖文武並提然意專重在武上文能附衆武可威敵兼總
互用則可爲三軍之大將結意重在任將當專 兼剛柔者兵之事也 此題要知論兵事與上論軍之將不
同太剛則折太柔則廢故行兵之事須在剛柔兼用結意歸重在任柔能濟剛不可徒任剛虔 凡人論將常觀
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
未可也 凡與敵戰必須料敵詳審而後出兵若不計而進不謀而戰則必爲敵人所敗矣法曰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

知利如春秋晉文公與楚戰知楚將子玉剛忿褊急文公遂執其使宛春以挑之子玉怒遂乘晉軍楚師大敗 故將之
所慎者五 此題玩一慎字能慎此五者其體則武而能文其用則剛而知柔宣聖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即此慎
之道也 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 故將之所當謹慎者有五事謂理備
果戒約也策選問太公論將曰勇智仁信忠孫子論將曰智信仁勇嚴今吳子論將又曰理備果戒約二論總皆是爲將之道
然其中不無優劣也舊各意定以孫吳二子之論未及心字總不若太公很心之言覺未得旨 理者治衆如治
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
法令省而不煩 凡與敵戰若我勝彼負不可驕惰當日夜嚴備以待之敵人雖來有備無害法曰雖克如始戰
如秦二世時項梁使沛公項羽別攻襄城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收兵入濮陽沛公項羽攻定陶因西略地至雍丘大破
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項梁益輕秦有驕色宋義進諫於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兵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
梁弗聽而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今武信君必敗公徐行免死疾行則及禍梁

從卑聊擊楚軍大敗之項梁死焉 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 本辭下有家字今從之 故出師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師旅出行之日將有進而必死之榮無退而幸生之辱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 此題全在一機字洗發機者發動所由有倏忽變幻不可方物之意四機在下作論須重在氣機上大將提師氣爲主必忠誠足以動天地使其
足以鼓三軍使山谿失其險智巧不能間堅甲利器無所用其力而氣機之所握爲最神也故魏延之詞雄而廣中以守一
如一人類靡雖有鉤關之守離楚之謀鉄籠之固奚用哉 一曰
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 機弩牙也言發動之機如弩牙下文乃詳言之四機
氣地事力也 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 言百萬士衆之氣在將帥一人之氣故將勇則兵強將怯則兵弱氣使然也 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
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 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守之千夫不過此謂地機 善行間諜

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 范雎爲秦
昭王相使將應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以
因攻趙趙使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
爲讓而雎趙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
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
之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
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以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秦射殺趙
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乃挾詐而盡坑殺之
王翦爲秦將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
秦將旦騎翦畏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間日李
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
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三月翦因急擊
趙大破殺趙葱虜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車堅管轄舟利櫓
楫士習戰陳馬閑馳逐是謂力機 車堅管轄備陸
戰也舟利櫓楫備水戰也此題最重一知字機藏于不可知之
中知者于機未動之先而知之故曰知機其神乎知字雖有變
化不測之運用大意
還根一慎字發服 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

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而寇不敢敵。得之國強。失之國亡。是謂良將。威嚴畏也德恩信也仁慈愛也勇果敢也四者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决疑施令而下不敢犯又專言嚴也所在而寇不敢敵又專言勇也得而任之則國强失而去之則國亡如樂毅歸燕而昭王盛强奔趙而騎刼敗死此之謂良將也

吳子曰。夫鼙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威耳威目威心此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然取敗於敵故曰將之所麾莫敢不從而移之將之所指莫敢不進而死之

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此題占將不但卜其將之姓名須是詳審敵人之將素行何知其智勇之才果出人否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者此也如韓信之占龍且而敢出于背水陣孔明之占司馬懿而先屯五大原又如淝水之戰謝安圍棋不變澶淵之役宗澤飲博自若距非其占秦符堅金兀朮早察其才之有數乎

因其刑而用其權。則不勞而功舉。吳子言凡戰之要必先占知敵將姓名而審察其才之能否然後因其虛實之形而用其權變之法我則不勞其力而功舉矣

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其將愚昧而輕於信人者可以詐謀引誘之如隨侯不悟楚之毀車聽少師速戰敗績而還是也

貪而忽名。可貨而賂。性好貪財而輕忽名位者可以貨物賂之如唐太宗使人陰賫金珠啗竇建德因而敗之是也

輕變無謀。可勞而困。輕於變動又無深謀遠計可勞擾而疲困之如袁術輕變寡謀得璽書稱帝憤亡於江是也

上富而驕。下貧而怨。可離而間。在上者富而志驕在下者貧而生怨可使人離而間之如項羽聞入於陳平之惡草具遂疑而不用范增是也

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走。欲進不能欲退不敢多懷疑或其衆又無所依恃可驚而走也如晉師討桓玄兵勢微弱虛張旗玄懷疑不進衆皆奔散是也

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士衆輕易其將而有思歸之志塞其易地開其險路因可邀而取之也如張永德討劉仁以計誘之使出以疲引之使入夾攻齊擊仁僨以身免是也

進道易。退道難。可來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進道平易退道艱難可來而進也進道艱險退道平易可迫而擊也如谷渾將驗險江夏王蕭其後擊敗之其害於難易類見矣也

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沉。處軍卑下潤濕之地又水無所流通之處又有霖雨頻數而至因河水而沉之也如于禁屯兵低下去白河八遠秋水泛漲關雲長决水淹七軍而擒禁是也

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飈數至。可焚而滅。兵法曰引兵深入敵境過叢林深草在軍前後三軍行遠人馬疲倦不及休止敵人因疾風之利燔吾上風銳兵伏于吾後若此者則燔吾前之草木以絕火勢又燔吾後以拒敵人我軍按黑地而處堅整隊伍敵莫能害如江南水師駐城下舉處潘美曰我可限此一衣帶水乎渡取巨筏載葭草自上擲下盡楚之是也

停久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停滯日久不能移動將士懈怠無警戒之心其軍卒亦無備慮之計故可以潛往而襲之也如李藥師之擒公祏其軍中無備夜襲定襄遂空漠南之地是也

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術如何。起對曰。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爲不及。其見利佯爲不知。如此將者。名爲智將。勿與戰也。如此之將是有弘謀遠見者惟宜避之不可與戰也哉如孫臏之滅灶誘殺龐涓於馬陵韓信之囊沙斃擊龍且於濰水是也

若其衆讙譁。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爲愚將。雖衆可獲。如此之將無奇謀制勝之術雖衆而可獲也如趙括徒讀父書而不能用僅見殺于秦白起廣武君不用成安君奇謀卒爲韓信所擒是也

按論將之道。首發于太公。次詳于孫子。而吳子理備果戒約皆自慎中看出。大抵與太公之勇智仁信忠孫子之智信仁

勇敢意苟大同小異雖三所與者五要之知機有四知機之
道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權不戰而人自服
不勞而功自舉此之謂大將視愚將之可智術籠者不啻邪
少矣

○應變第五 應變者臨時應變也行兵但知守常而不知與時遷移應物變化之道倉卒之際安能取勝此吳子所以歷歷言之也故以應變名篇凡十章

武侯問曰車堅馬良將勇兵強 此題兵強由于將勇而將之勇又在于兵之強語云良將之下必無弱兵是也然役兵者必先在于選將是又人主不可不知 卒遇敵人亂而失行則如之何吳起對曰凡戰之法晝以旌旗旛麾為節夜以金鼓笳笛為節 言日夜各有制束 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則進金之則止一吹而

行再吹而聚不從令者誅三軍服威士卒用命則戰無強敵攻無堅陳矣 為將者知戰陳之法施設有方進退有節能知是行以攻則勝以守則堅矣此題言三軍兩束有素雖使卒遇敵人不至敗亂矣戰無強敵是我之變敵不知所以守攻無堅陳是我之守敵不知所以變矣總由將勇兵強來

武侯問曰若敵衆我寡為之奈何起對曰避之於易邀之於阨故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 阨道路險隘也險山阪陵絕也阻坑坎高下也晉劉裕討南燕慕容超召群臣議拒晉師大將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初鋒勇銳不可爭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勅段暉率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芟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釁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下策也超曰京都殷盛戶口衆多非可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設使芟苗守城以全性命朕所不能今據五州之疆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騎萬群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精騎踐之此成擒也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為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窘迫固也若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險終為擒於韓信諸葛瞻不據束馬之險卒擒於鄧艾以為天時不如地利兵法則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今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又不從 今有少卒卒起擊金鳴鼓於隘路雖有大衆莫不驚動故曰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隘 今有寡少之兵卒然而起擊金鳴鼓於狹隘之路雖有大兵衆莫不驚擾擾動故曰用衆者務平易用少者務險隘

武侯問曰有師甚衆既武且勇背大阻險右山左水深溝高壘守以強弩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又多難與長守則如之何 此言得地之利也深溝高壘守以強弩言備禦固也退如山移進如風雨言有節制也糧食又多言無飢疲也 起對曰大哉問乎此非車騎之力聖人之謀也 此非但用車騎之力耳乃聖人之謀慮也 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為五軍各軍一衢夫五軍五衢敵人

必惑莫之所加 國家能備車千乘騎萬匹兼之徒步其法共一十萬衆也可分為五軍令一軍當一衢衢路也夫五軍分為五衢敵人必疑惑莫知加我軍之處也 敵若堅守以固其兵急行間諜以觀其慮彼聽吾說解之而去不聽吾說斬使焚書 彼若聽吾說使之說解釋而去則不聽信吾說斬吾之使焚吾之書 分為五戰戰勝勿追不勝疾走如是佯北安行疾鬬一結其前一絕其後兩軍銜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利此擊強之道也 然後五軍分為五戰戰若勝則勿追恐自伏也若不勝必疾走避其強也如是敵人佯為敗北我當安行疾鬬不可忽也或曰我當佯北以誘之亦通使一軍結其前其軍絕其後又使兩軍銜枚而進或於左或於右而襲其不足之處五軍交互而至必有其利此乃擊強之道也昔秦攻趙趙使趙括為將軍長平秦乃陰使白起為上將軍括至則出軍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乘勝追造秦壁堅拒不得入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救秦王聞趙食道絕自之河內發卒遮絕救兵趙卒食絕四

十六日陰相殺食括與銳卒自騎戰秦軍射殺之趙軍大敗坑卒二十餘萬人

武侯問曰敵近而薄我欲去無路我衆甚懼爲之奈何起對曰爲此之術若我衆彼寡分而乘之彼衆我寡以方從之從之無息雖衆可服若我軍衆彼軍少分吾兵更迭而乘之若彼軍衆我軍少當以方法從之若能從之而無息彼雖衆亦可服矣

武侯問曰若遇敵於谿谷之間傍多險阻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起對曰諸丘陵林谷深山大澤疾行亟去勿得從容遇此險地法當速去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鼓譟而乘之進弓與弩且射且虜審察其治亂則擊之勿疑凡兵於丘陵林谷深山大澤遇敵必依丘陵險阻林木而戰則勝不然疾行亟去勿得從容若遇平易之道須用拒馬鎗爲方陣步人在內馬軍步人中分爲駐隊戰隊駐隊守陣戰隊出戰七隊守陣翁畧世法

凡陳出戰敵攻我一面則我兩哨出兵從傍以掩之敵攻我兩面我分兵從後以擊之敵攻我四面我爲圓陣分兵四出以奮擊之敵若敗走以騎兵追之步兵隨其後乃必勝法曰察其亂則擊之勿疑五代史晉將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脩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陷新州德威復取不克奔歸幽州契丹圍之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閻寶約李存審步騎七萬會於易州以救之乃自易州北行踰大房嶺循澗而東嗣源以養子從珂將三千騎爲先鋒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騎先進免冑揚鞭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我疆埸晉王命我將百萬衆直抵西樓滅汝種族因躍馬奮檛三入其陣斬契丹首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却晉兵始得出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爲鹿角人持一枝以成寨契丹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馬大亂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陣待之存審命步兵陣於後戒勿先動令羸兵曳柴燃草而進煙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入戰存審乃趣後陣起而乘之契丹大敗席卷其衆自北山口遁去俘斬萬計遂解幽州之圍

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遇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爲之奈何起對曰此謂谷戰雖衆不用募吾材士與敵相當輕足利兵以爲前行置于軍行之前分車列騎隱於四旁置於車之四旁相去數里無見其兵敵必堅陳進退不敢於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營之移營于山外以示敵敵人必懼車騎挑之勿令得休更番迭出使敵不得休息此谷戰之法也兵無常制在智將而能變通用之此谷戰之法大體如是而行耳

武侯問曰吾與敵相遇大水之澤傾輪沒轅水薄車騎舟楫不設進退不得爲之奈何起對曰此謂水戰無用車騎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爲奇以勝之敵若絕水于渡而薄之此水戰之法後漢末黃巾賊三十萬衆入渤海界欲與黑山合公孫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棄重車數萬而奔走渡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徒大破死者三萬又魏將郭淮在翁畧世法

漢中劉備欲渡漢水來攻時諸將以衆寡不敵欲作依水爲陣以拒之淮曰此則示弱而不足以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爲陣引而致之半濟而後可擊備可破也既陣備疑不敢渡

武侯問曰天久連雨馬陷車止四面受敵三軍驚駭爲之奈何起對曰凡用車者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馳其強車若進若止必從其道用堅強之車以馳必由高燥之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迹用車之法五車有一長十車有一吏五十車有一率百車有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爲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隊間六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爲一聚二十車爲一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十騎十騎當一車車騎者軍之武兵也故十乘敗千人百乘亂萬人用車之道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馳其要害逆其輝車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從其迹其士雖選少壯驍捷走追奔馬及馳而乘之則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縛束車旗力可引其入否能射前後左右便習者名曰武車之士眷之不可以不厚也然車

之道死地有十勝勢有入不可不審察也可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陷之險阻出而無以返者車之絕地圮下漸澤黑土粘埴者車之勞地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殷草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深塹者車之壞地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潰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車之陷地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見避凡以車陷敵者敵之前後行陣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生或起即陷之陣堅不固士卒前後相顧即陷之前往而疑後恐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勢也將明於十害八勝敵莫之禦也至若胡騎剽輕以安車制之適當其理河朔坦平以車騎行之正得其便前賢著說皆可推用故謂以車禦侮以騎逐利行有所恃止有所息居則不可犯動則不可失机此用車之利也

武侯問曰暴寇卒來掠吾田野取吾牛馬則如之何起對曰暴寇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心必恐還

退務速必有不屬行列不必連屬追而擊之其兵可覆後梁遣王景仁將兵七萬人擊趙至柏鄉趙告急于晉晉王命周德威先屯趙州而自將會之梁兵馬鎧胄光彩炫耀晉人望之奪氣晉王欲速戰德威請待其衰乃進軍鄗邑久之德威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詬之景仁怒悉軍以出橫亘六七里示宋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晉王謂德威曰我為公先公可繼進德威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較也彼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雖挾糧亦不暇食日昳之後饑渴內迫矢刃交外士卒勞倦必有退志其裝必重其心必恐當是時我以精騎乘必大捷於今未可也王乃止至日晡梁軍未食士無鬬志景仁等引兵稍卻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門梁軍走矣晉兵爭進梁兵互相驚怖遂大敗自鄗追至柏鄉橫屍數十里

吳子曰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宮御其祿秩祿秩之人用其有祿收其器物收其可用之器物軍之所至無刑其木發其屋取其粟殺其六畜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發其屋取其粟以下皆承上句無刑其木說來乃禁止之辭吳孫權命呂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酃載南陽鄧玄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乃被普當還蒙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畧晨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子太聞世有忠義亦欲為之而不知時也今吾士卒精鋭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為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從之玄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勅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及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遊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鬭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眾皆委羽而降權

按此篇所言倉卒應變固是以寡敵眾之法然應變尤在于

鎮治據孫子之法宜務專而不可分深得五軍五衢之術者而吳子處山谷處水澤等論又皆是變通以擊暴寇之法今時盜虜牛羊子女任其驅掠蠕息鼠伏托言善守尾送覘奔假詞追襲彼方飽欲以去部落嬉怡何恐何速而又何可覆也此法不可泥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

⊙⊙勵士第六

勵士者以功之大小設為燕賞之禮而教勵無功者篇中但言勵士之法故以名篇凡一章

武侯問曰嚴刑明賞足以勝乎此題要在賞罰嚴明上刑罰則軍士畏法而不敢違令賞明則軍士赴功而不肯怠事此亦勝敵之一策也然不足恃以為全勝全勝者亦使人樂於效死而後可起對曰嚴明之事臣不能悉雖然非所恃也夫發號施令而人樂聞興師動眾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自始至終

人皆樂之此人主之所恃以勝人者此題全在人主所恃上發揮重一樂字生意樂聞樂戰又樂於効死則三軍如出一心而將勇兵強人主之所恃以爲必勝者恃以此也如晉文公既立從亡賤臣壺叔曰君行賞不及臣臣不及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矣晉人聞之皆悅此賞罰明也司馬穰苴田完之苗裔齊景公以爲將軍捍晉燕之師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加大夫之上難輕願得君之寵臣以監軍乃可景公乃使莊賈往苴既辞與賈約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至苴問何後期賈曰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桴鼓之急則忘其身今齊國深侵君不安席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爲相送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到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賈以徇三軍三軍皆震讋於是遂擊燕師逼遂取所亡之地而歸法日心感於刑不可不戢

武侯曰致之奈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饗之無功而勵之使人樂聞樂戰所將如何致之舉前日有功者進於廟庭燕饗之無功者激勵之於是武侯設坐廟庭爲三

行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餚席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餚席器差減無功坐後行餚席無重器饗畢而出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亦以功爲差有死事之家歲使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於心於是武侯陳設坐席於廟庭之上分爲三行以饗士大夫功之上者次者無功者坐於後行但有餚席而無重器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以功爲差等無功者不與也有死於王事之家每歲遣使者以勞賜其父母者不忘於心行之三年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士聞之不待吏令介冑而奮擊之者以萬數武侯召吳起而謂曰子前日之教行矣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矣今使一死賊伏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害己也是

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使一必死之賊隱伏空曠之野千人共往追之莫不梟視狼顧有畏懼之心此謂何蓋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以一人能投命足可畏千夫梟惡鳥也日午不見物故數視狼性於行故頻顧此題言千夫反懼一人者以千夫畏死不足一人之忘生也一人忘生千人恐陷之而死也此即三軍可奪帥一夫不可奪志之類是也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爲一死賊率以討之故難敵矣於是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今臣用五萬之衆而共爲一死賊率以討之同心併力固難敵矣於是武侯從吳起之言兼以車兵乘騎大破秦兵此勵士之功於此可見矣先戰一日吳起令三軍曰諸吏士當從受敵車騎與徒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故戰之日其令不煩而威震天下先戰前一日吳起號令三軍曰諸將吏士卒當從吾令必受敵而無敗車騎與徒若用車戰者不獲敵人之車用騎戰者不獲敵人之騎用徒者不獲敵人之徒雖破秦兵皆如無功故交戰之日其號令不煩擾而威震天下此題吳起行兵之功效用于魯則破齊入於魏則制秦入於楚則強楚此皆威震天下之一驗也又其圖國以和教民以禮治兵以信皆其令不煩處固在德不在險尤似聞道之言也

按吳子所論勵士之法蓋秦人勇公戰而怯私鬬之意然詳吳子致之之法非徒瘡痍是恤士卒同其甘苦僅僅撫循一已爲死以鼓舞惟著不忘於心須賜榮及於家死事厚恤其親皆體其所以憂自鼓其所以樂趨乎令不煩而威震天下則以勵士有方能使三軍如出一心而樂於効死也

韜略世法吳子上卷終

李衛公答問小引 附目次

太宗不世出之英主藥師佐之撥亂致治君臣相得召對拜颺纚纚娓娓亦一時盛事惜太宗德未純王藥師才歉王佐互相揚翊隨聲附和其所是非未為至當況其書至宋熙寧間始列學宮其書特會通典成之原無完帙其語多本之孫吳而未盡其妙如論李世勣長孫無忌一節未免千慮之失而論握謀畧亦似妙處不傳不然禁方一定可無變計何以武侯易為八陣即衛公又易為六花乎且高麗突厥僻虜耳其得志猶易不若孫吳所伍皆列國雁行之兵也但其奇正分別指畫攻守變易主客種種得兵家要訣即以當孫吳註腳也亦可

甬東臧應騏雲卿甫識

附唐太宗兵對

○○○唐太宗問對 上篇

○○○李衛公問對 中篇

○○○李衛公問對 下篇

新鐫李衛公標題引証韜畧世法卷之下

山陰 何武臣 繇陽甫 編輯

臨川 丘兆麟 毛伯甫 參証

李衛公（名靖字藥師姿貌魁奇嘗謂所親曰大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與論兵曰可與語孫吳矣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唐貞觀中出將入相封衛國公）

○○問對卷上

太宗曰高麗數侵新羅朕遣使諭不奉詔將討之如何（高麗新羅皆東夷國名時新羅內附而高麗東部大人蓋蘇文弒其王建武立王弟子臧為王自為莫離支其官如中國吏部尚書也蘇文又號蓋金自云生水中故姓泉氏）靖曰探知蓋蘇文自恃知兵謂中國無能討故違命臣請師三萬擒之太宗曰兵少地遙以何術臨之靖曰臣以正兵太宗曰平突厥時（貞觀四年襲破突厥于陰山）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靖曰諸葛亮七擒孟獲（此題言當以威德服人諸葛公七擒孟獲七縱所以信服蠻心謂南人不復叛不但八陣圖亦常山蛇勢謂正兵也）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太宗曰晉馬隆討涼州（馬隆晉名將征涼州機樹能）亦是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此題玩上下文只就偏箱說而作論當推開說得廣大言古人用兵重在正不重在奇然發古人之貴變化意）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東部伍三者迭相為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矣（此題雖言三者為用總在八陣圖之法惟馬隆得其意）太宗曰朕破宋老生（隋霍邑守將）初交鋒義師少卻朕親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

老生兵斷後大潰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靖曰陛下天縱聖
武非學而能此題意在先正後奇上推廣聖學之臣按兵法自黃帝以來先正而
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且霍邑之戰師以義舉者正也此題當以義字
為主太宗喋血禁門推刃同氣可謂義否霍邑之勝亦天幸耳未可以義舉正兵也建成太宗兄墜馬右軍
少却者奇也太宗曰彼時少却幾敗大事曷謂奇耶靖曰凡兵
以前向為正後却為奇且右軍不却則老生安致之來哉法曰
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老生不知兵恃勇急進不意斷後見擒於
陛下此所謂以奇為正也太宗曰霍去病暗與孫吳合此題要知霍邑
之戰因建成墜馬遂致老生成擒是偶然合孫子利而誘之亂而取之之法與霍去病不學兵法而行軍制勝多與孫吳暗合者相似昔張融答齊高帝曰非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人鮮出世之見何能合也哉誠有是夫當右

韜略世法　下卷李衛公　二

軍之却也高祖失色及朕奮擊反為我利孫吳暗合卿實知言
太宗曰凡兵却皆謂之奇乎靖曰不然夫兵却旗參差而不齊
鼓大小而不應令喧囂而不一真敗者也非奇也若旗齊鼓應
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法曰佯北勿追
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謂也
太宗曰霍邑之戰右軍少却其天乎老生被擒其人乎右軍偶少却
而誘老生之來是天息使之也已以銳騎自南原馳下擒突之老生被擒是人力為之也靖曰若非正兵變
為奇奇兵變為正則安能勝哉故善用兵者奇正在人而已變
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此題見用奇用正同在乎人而與機所在若天使之也然用奇正者又當握上天好生之心而不可嗜殺人也太宗俛首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歟臨時制之歟

靖曰按曹公新書曰己二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己五
而敵一則三術為正二術為奇此言大略耳設若己一而敵二己一而敵五則以二
何術為正何術為奇曹公蓋未之及非奇正之深妙者也唯孫武曰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
變不可勝窮此題在一變字看出奇正無窮妙用奇變為正正變為奇何可勝窮哉此可以想見戰勢之所在矣
奇正相生謂以奇生正以正生奇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斯得之矣安
有素分之耶若士卒未習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則必為之二術
教戰時各認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未變謂分而合合而分更迭變化也此
教戰之術耳教閱既成眾知吾法然後如驅群羊由將所指孰
分奇正之別哉孫武所謂形人示人以形而我無形匿己之形此乃奇正
之極致是以素分奇正素分者教閱也臨時制變者奇而示之正正而示之奇臨時

韜略世法　下卷李衛公　三

變化莫測不可勝窮也太宗曰深乎深乎嘆奇正之法不可以淺近求也曹公必知
之矣但新書所以授諸將而已非奇正本法此題見新書雖可以授諸將然非奇正本法終不可以為世法也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擊曹公註孫子云正者當敵奇者從旁擊其不
卿謂若何靖曰臣按曹公註孫子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
奇此與旁擊之說異焉臣愚謂大眾所合為正將所自出為奇
此題要知兵先出為正後出為奇今日將所自出為奇則知奇又專在將矣烏有先後旁擊之拘哉
太宗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為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為正斯所謂
形人者歟以奇為正以正為奇變化莫測斯所謂無形者歟靖
再拜曰陛下神聖迥出古人此題要知唐太宗行兵如神與天生聖天子非分之所可及李衛公
再拜贊揚誠敬而服之非故為獻諛也非臣所及

太宗曰分合爲變者奇正安在靖曰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
使敵莫測此題奇正相變于不窮敵人自莫測其機專在善用兵上看故正亦勝奇亦勝三
軍之士止知其勝莫知其所以勝非變而能通安能至是哉分
合所出分合變通奇正莫測惟孫武能之吳起而下莫可及焉太宗曰吳
術若何靖曰臣請畧言之魏武侯問吳起兩軍相向使賤而勇
者前擊鋒始交而北北而勿罰觀敵進取一坐一起奔北不追
則敵有謀矣若悉衆追北行止縱橫此敵人不才擊之勿疑臣
謂吳術大率多類此此題要知世之談兵者多以孫吳爲首稱然吳起兵術與孫武所謂先出合戰爲正
者不同故曰大率類此其實吳又不及孫多多非孫武所謂以正合也太宗曰卿舅韓
擒虎嘗言卿可與論孫吳亦奇正之謂乎靖曰擒虎安知奇正

之極但以奇爲正以正爲正耳曾未知奇正相變循環無窮者
以奇爲奇以正爲正如八陣以天地風雲爲四正以龍虎鳥蛇爲四奇六花陣以中一軍爲奇外六軍爲正十二陣以八
軍爲正四軍爲奇此皆古人說設之名不知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敵攻我龍虎鳥蛇四軍我以天地風雲四軍或驚前而
擒後或衝東而擊西是以奇爲正而與之合戰以正爲奇左右角之而取勝也此奇正之循環無窮也
太宗曰古人臨陣出奇此題要知兵非止合以奇勝臨陣出奇乃出不意而攻無備也攻人不
意斯亦相變之法乎靖曰前代戰鬬多是以小術而勝無術以
片善而勝無善安足以論兵法也若謝玄之破苻堅非謝玄之
善也蓋苻堅之不善也指下爲慕容垂所陷言太宗顧侍臣檢謝玄傳閱
之曰苻堅甚處是不善靖曰臣觀苻堅載記曰秦諸軍皆潰敗
惟慕容垂一陣獨全此題言秦苻堅不善用兵故爲慕容垂所陷不然何秦百萬兵皆潰而垂一軍獨全

耶昔士會以七覆完上軍亦有所陷耶垂欲試堅王猛符融皆預屬之何待乘敗哉堅以千餘騎赴之垂
子寶勸垂殺堅不果此有以見秦軍之亂慕容垂獨全蓋堅爲
垂所陷明矣垂有二子堅按兵不動以幸其敗欲乘機以復國耳夫爲人所陷而欲勝敵
不亦難乎臣故曰無術焉苻堅之類是也使堅有術阻肥水不退命垂等分爲二拒
一出肥水上襲晉軍右一出肥水下襲晉軍右堅整中軍伺晉之亂直渡肥水擊之謝玄能支之乎太宗曰孫子
謂多算勝少算有以知少算勝無算凡事皆然
太宗曰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黃帝臣風后所著一十九字爲萬世兵法之祖天地風雲龍虎
烏蛇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機四正謂天地風雲四陣四奇爲龍虎烏蛇四陣餘奇零之兵大將握之爲中軍故謂握機爲
奇零之兵或謂爲握機文何謂也靖曰奇音機故或傳爲機其義則
一考其詞云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機奇餘零也因此音機

臣愚謂兵無不是機安在乎握而言也當爲餘奇則是夫正兵
受之於君謂國有征伐兵數萬命將總之而出乃正兵也奇兵將所自出者也謂選精銳簡武
勇或撓其前或襲其左右分合變通悉聽于將乃奇兵也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此
受之於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將所自出者
也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鬬將也奇正皆得國
之輔此題言奇正皆得其妙乃爲輔國之將也是故握奇握機本無二法此題因上言爲
將者說無適奇正之機蓋兵無不是機而握奇握机則無二法在學者兼通而已在學者兼通而已
太宗曰陳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陳
間容陳隊間容隊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
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此題

言有陣之數起於五人爲伍而井分于四正四奇爲八家處之河圖洛書伏羲以之演卦黃帝以之制里設陣兵家據其非心法儒者當有此作用此何謂也。陳數有九外有四正四奇中心奇零者大將總握之陳間容陳大陳包小陳也隊間容隊大隊包小隊也以前爲後以後爲前謂平時以南向者爲前以北向者爲後若回軍轉陳則以北向者爲前南向者爲後惟其有分數故進無速奔惟其有節制故退無遽走言進退齊一也四頭四正四奇皆可爲首也八尾謂九軍敵攻其一爲首餘八軍爲尾也觸處爲首者敵來攻處即爲首也敵衝其中兩頭皆救者常山蛇勢也數起于五五爲陳法終于八者四面八軍也靖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爲八行方陳之法。即此圖也。臣嘗教閱。必先此陳世所傳握機文。蓋得其粗也。諸葛于魚腹平沙之上以石縱橫布爲八行即黃帝九軍方陳之法變爲縱橫八行耳縱橫八行者四面觀之皆成八行八八六十四也方陳即所謂陳間容陳四頭八尾者也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陣何義也。八陳謂四方四維各一陳也乾爲天

陳坤爲地陳巽爲風陳艮爲雲陳東爲龍陳即左青龍也西爲虎陳即右白虎也南爲鳥陳即前朱雀也北爲蛇陳即後玄武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此題言古人秘藏此行陣之法不欲輕說于人故詭設八名耳。八陣本一也。分爲八焉。此題要玩一本字分字一是太極以爲根宗八是八卦以爲散見得所以分即括所爲一矣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八名謂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也八陣本一分爲八焉天高而能覆地厚而能載故以爲旗號使爲將者法天地之高厚焉風有動作之象雲有卷舒之象故以爲旛名使爲將者效風雲之變化焉龍之騰躍虎之威猛鳥之迅疾蛇之扞外禦內使隊伍士卒上效其騰躍威猛迅疾而扞外禦內焉非四陳似乎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也其以此分爲八陳者乃後人誤傳耳若曰詭設物象豈止八陣已乎太宗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則非設象。實古制也。卿試陳之。靖曰。臣按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此題見井田之法乃藏兵于農自黃帝始立之以制兵自後屯田之設蓋祖于此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陳法。四爲閑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丘井之法八家爲井十六井爲丘因以制兵井字方九以前後左右中爲陳法以四隅爲閑地此所謂數起于五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虛其中軍大將居之即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者也環其四面諸將連繞即四方四隅通爲八陣此所謂數終于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鬬亂而法不亂。混混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爲一者也。謂散而分之則成八小陣復而合之則成一大陣也太宗曰。深乎黃帝之制兵也。後世雖有天智神畧。莫能出其閫閾。此題言黃帝制兵爲古今法智略無能出其閫閾即黃石公亦祖述之無能出其右者降此孰有繼之者乎。靖曰周之始興。則太公實繕其法。此題言太公三畧六韜亦是善用黃帝兵法非自爲神奇獨出也

始於岐都。以建井畝。戎車三百輛。虎賁三百人。以立軍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戰法。陳師牧野。太公以百夫制師。以成武功。以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萬衆。周司馬法本太公此題言太公爲萬世根出非特司馬法而已者也。太公既沒。齊人得其遺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復修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此題要知兵不大勝亦不大敗方謂節制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管仲之力正見諸侯畢服之道也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於王制也。此題言兵法皆本于王者之制以井田爲本也諸葛亮王佐之才。自比管樂。此題要知諸葛亮乃王者之佐當在伊呂中求以管仲樂毅自比之亦其鳴謙之語其實孔明不止管樂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但周衰時。王不能用。故假齊興師爾。靖再拜曰。陛下神聖。知

人如此老臣雖死無媿昔賢也臣請言管仲制齊之法見[illegible]節制之兵制齊之法亦祖自黃帝來三分齊國以爲三軍古者大[illegible]一軍次國二軍小國一[illegible]齊大國也故爲三軍五家爲軌故兵以五人爲伍民以五家爲一軌兵以五人爲一伍[illegible]軌爲里十軌五十家故兵以五十人爲小戎四里爲連四里二百家故兵以[illegible]百人爲卒十連爲鄉十連二千家故兵以二千人爲旅五鄉一師五鄉萬家一故萬人爲軍亦由司馬法一師分五旅一旅分五卒之義焉其實皆太公之遺法此題言太公遺法皆始自黃帝井田之制以韜畧一書爲萬世兵法宗祖當時晉三軍亦是法此以阡陌未盡開鄉大夫家各得出畝隸也太宗曰司馬法人言穰苴所述是歟否也靖曰按史記穰苴傳齊景公時穰苴善用兵敗燕晉之師景公尊爲司馬之官由是稱司馬穰苴子孫號司馬氏至齊威王追

論古司馬法又述穰苴所學遂有司馬穰苴書數十篇今世所傳兵家者流又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皆出司馬法也言司馬法非穰苴所述太宗曰漢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傳何也靖曰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畧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然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此題言三門四種皆太公陰謀取勝不可以言語窮盡總見其兵制之善萬世莫及穰苴祖太公韜畧安得分門別種太宗曰何謂三門靖曰臣按太公謀八十一篇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謀不可以言窮其意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窮言不可以兵窮其妙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財窮兵不可財窮其術此三門也太宗曰何謂四種靖曰漢任宏宏論次兵法爲四種六韜孫子尉繚握機所論是也

凡兵家者流權謀爲一種形勢爲一種及陰陽技巧爲二種此四種也權謀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illegible]用奇巧者也形勢雷動風舉後發先至離合背鄉變化不常以輕疾致敵者也陰陽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爲助者也技巧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太宗曰司馬法首序蒐狩何也靖曰順其時而要之以神此題要重武備意春蒐冬狩以備講武他日太公作破陣樂武自謂與漢高祖大風歌同意示不忘戰也重其事也順天時以講武蒐會以薦宗廟也周禮最爲大政此題見國家不可忘武備故周禮一書以蒐狩爲大政順時講武以示有備如武帝射獵長楊終漢之世殃及禾稼殘皇明土木貽憂江彬輩尚藉此以導慾按之以司馬法所不勝誅矣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此天子之事也及周衰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此諸侯奉行天子之事也其實用九伐之法以威不恪不恪不恭命者此題名雖曰田獵其實修明大司馬

九伐之法也假之以朝會春見曰朝時見曰會因之以遊狩訓之以甲兵言無事兵不妄舉必於農隙不忘武備也此三題合一意言雖訓以甲兵在國家無事之時兵不妄舉必於農隙而後講武示安不忘危之道也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廣左右廣也之法云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此題重軍戒上發揮言其無不備也其法每日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此亦得周制歟靖曰按左氏說楚子乘廣二十乘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軍行右轅以轅爲法故挾轅而戰皆周制也廣有車十五乘乘用步卒百人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也凡軍行之制在軍之右者挾轅爲戰備見左傳林堯叟註臣謂百人爲卒五十人爲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耳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

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爲三隊則與周制同矣（楚人分百五十人爲三隊則與周制分七十五人爲三甲同矣）太宗曰春秋荀吳伐狄（晉卿中行穆子）毀車爲行（每乘分爲三隊卽周制每乘分爲三甲之法也）亦正兵歟奇兵歟靖曰荀吳用兵法耳雖舍車而法在其中焉一爲左角一爲右角一爲前拒分爲三隊此一乘法也千萬乘皆然臣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興兵十萬用車千乘輕重二千此大率荀吳之舊法也又觀漢魏之間軍制五車爲隊僕射一人十車爲師率長一人凡車千乘將吏二人（統之一正一副）類多倣此

臣以今法參用之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駐隊兼車乘而出也（跳盪戰鋒隊駐隊皆隊伍名）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未嘗敢易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此言漢魏之軍令有制而可重上意）

太宗幸靈州回（隨水高下未嘗淪沒故曰）召靖賜坐曰朕命宗道（王名）及阿史那（姓）社爾（名處羅可汗之子）等討薛延佗（匈奴別種）而鐵勒諸部（皆匈奴遺種）乞置漢官朕皆從其請延佗西走恐爲後患故遣李勣討之今北荒悉平然諸部蕃漢雜處以何道經久使得兩全（此題書蕃漢雜處似非經久兩全故以何道爲問此亦有撫四夷而并以安中國爲心也）安之靖曰陛下勅自突厥至回紇部落凡置驛六十六處（貞觀二十一年以鐵勒諸部爲州縣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六十八驛人云六驛恐誤也）以通斥候斯已得策矣然臣愚以謂漢戍宜自爲一法番落宜自爲一法教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勅主將臨時變號易服（卽奇正之法）出奇擊之太宗曰何謂也靖曰此所謂多方以誤之之術也番而示之漢漢而示之番彼不知番漢之別則莫能測我攻守之計矣（番漢不可別則奇正亦不可測矣）善用兵者先爲不可測（此題不可測在奇正變化上看使番漢之別又安能測我奇正之兵耶）則敵乖其所之也太宗曰正合朕意卿可密教邊將正以此番漢便見奇正之法矣靖再拜曰聖慮天縱聞一知十臣安能極其說哉

太宗曰諸葛亮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朕疑此談非極致之論靖曰武侯有所激而云爾（兵貴有節制若節制已失雖吳起王翦廉頗亦不能取勝萬全此淮陰侯所以未盡善也）臣按孫子有

曰教習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自古亂軍引勝不可勝紀夫教習不明者言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者言將臣權任無久職也（此題承上吏卒無常言無久職則非所以任將而善用兵也）亂軍已勝者言已自潰敗非敵勝之也是以武侯言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言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又何疑焉（此甚言兵之不可不練習也）太宗曰教閱之法信不可忽（此言練兵乃戰勝之要其法不可忽則教閱自有其方矣）靖曰教得其道則士樂爲用教不得法雖朝督暮責無益於事矣臣所以區區古制皆纂以圖者庶乎成有制之兵也（此題言兵無制不能勝人而惟教閱有法庶可以成節制之兵而戰必勝矣）太宗曰卿爲我擇古陳法悉圖以上

太宗曰番兵惟勁馬奔衝此奇兵歟漢兵惟強弩犄角（犄牽其足角[illegible]

其首此正兵歟。靖曰。按孫子云。善用兵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
能擇人而任勢。夫所謂擇人者。各隨番漢所長而戰也。番長於
馬。馬利於速鬭。漢長於弩。弩利於緩戰。此自然各任其勢也。此題
承上孫子言善用兵者擇人而任勢各隨番漢所長此所謂自然任勢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述
番漢必變號易服者。番而示之漢漢而示之番乃奇正相生之法也。馬亦有
正。弩亦有奇。何常一定之有哉。太宗曰。卿更細言其術。靖曰。先
形之。使敵從之。是其術也。謂番兵變號易服示以漢兵之形謂真漢兵必以漢兵戰鬭之法從我
我却以番兵之法勝之漢兵亦然如馮異與賊戰使壯士變服
與赤眉同伏於道左戰時皆起衣服相亂赤眉不能識大驚潰
王畯因賊衆難破出奇兵七百衣以番服夜襲大呼吐蕃自相
殺者萬計張天祐受方畧衆皆衣以青衣椎髻左衽耿弇成將
絳衣兵復羅其後遂下和陽太宗曰。朕悟之矣。孫子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

又曰。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其此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
陛下聖慮。已思過半矣。
太宗曰。近契丹奚北狄二國皆內屬。置松漠饒樂皆地名二都督。統於
安北地名都護。府名朕用薛萬徹如何。靖曰。萬徹不如阿史那杜爾
及執失姓思力。名頡利可汗臣也契苾皆別太突厥部落後因以爲氏何力。此皆番臣
之知兵者也。臣嘗與之言松漠饒樂。山川道路。番情順逆。遠至
於西域部落十數種。歷歷可信。臣教之以陣法。無不點頭服義。
言皆曉其法也望陛下任之勿疑。若萬徹則勇而無謀。難以獨任。太宗
笑曰。番人皆爲卿役使。古人云。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勢也。此題
欲以番臣爲番將誠得用蠻夷以攻蠻夷之法亦曰中國之勢者何謂得中國攻夷狄之道也卿得之矣。

按李衛公與唐太宗兵法問答上篇首以孔明七擒七[illegible]公
足八陣圖變化無方。令人敬服。即孫吳兵法相傳亦不[illegible]
此奇正迭生。古人之所以善用兵。而敵莫能測者。得此道也。
推其始而言。乃起自黃帝握奇握機文。數起于五。而終于八。
諸葛亮之八陣。實祖述于此。由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即太公
佐文武。開周家八百年基業。所著三畧六韜。皆本于此推演
其陰符秘術。以垂教萬世。而爲兵家。始祖者此也。管仲相桓
一匡九合。作內政。寄軍令。又得大公之遺法也。司馬法之三
門四種。尤未足以窮其蘊也。彼其垂爲周禮之大政。著爲春
秋之軍誠。曹操所引之新書。不出荀吳之舊法。大非漢魏間

兵法可比也。至於番漢迭出爲用。使莫測其奇正之神。而以
蠻夷攻蠻夷。此雖唐天子自出機籌。然以番將易漢將。使安
祿山得以窺伺東京。卒兆回紇荼毒之慘。開門延寇。一舉最
爲失策。後世人之用兵。可爲厥鑒。

問對卷中

太宗曰。朕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此題言自有韜畧以來惟孫武子十三篇可爲法天下而傳于後世總是虛實相生奇正迭出之妙也夫用兵識虛實之
勢。則無不勝焉。今諸將中但能言背實擊虛。及臨敵則鮮識虛
實者。蓋不能致人。而反爲敵所制故也。如何。卿悉爲諸將言其
要。靖曰。先教之以奇正相變之術。此題要玩一術字術者使人不得而測我之機奇變爲正

正又變爲奇此虛實之形教之不可不先也然後語之以虛實之形可也諸將多不
知以奇爲正以正爲奇且安識虛是實實是虛哉不能制我兵之奇正豈能
識敵勢之虛實太宗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
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此則奇正在我虛實
在敵歟靖曰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此題因敵虛實以爲奇正然能知奇正則
能使敵常虛而不實矣曹仁乞兵樊城來取新野徐庶說策坡之度其實學命諸公張取之料其劫營伏兵擊敗之然敵實必
以正矣田承嗣之悉衆來拒又運奇而勝也敵虛必以奇矣呂義之薄寃假令又守正而困也可執一乎敵實則我
必以正敵虛則我必以奇苟將不知奇正則雖知敵虛實安能
致之哉臣奉詔但教諸將以奇正然後虛實自知焉但教諸將以奇正之
術則敵之虛實自然知之太宗曰以奇爲正者敵意其奇則吾正擊之以正

爲奇者敵意其正則吾奇擊之使敵勢常虛我勢常實當以此
法授諸將使易曉耳靖曰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
而已臣當以此教諸將此題言致人則佚致於人則勞若用奇正而不能致人亦何益于勝哉
太宗曰朕置瑤池都督以隸安西都護瑤池安西皆地名番漢之兵如
何處置靖曰天之生人本無番漢之別然地遠荒漠必以射獵
而生由此常習戰鬬若我恩信撫之衣食周之此題言周其衣食正以恩信撫
番夷使爲吾用也則皆漢人矣陛下置此都護臣請收漢戍卒處之內
地減省糧饋兵家所謂治力之法也但擇漢吏有熟番情者散
守保障此足以經久或遇有警則漢卒出焉太宗曰孫子所言
治力如何靖曰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畧言其槩耳

善用兵者推此三義而有六焉此題言孫子三義之識又有此亦事言用兵者能推此義而變
通之雖謂十三篇一以貫之可也以誘待來以靜待躁以重待輕以嚴待懈以
治待亂以守待攻此六句乃推廣孫子三句之義見治力爲用兵之要道也反是則力有弗
逮非治力之術安能臨兵此題即上三義有亦之治哉太宗曰今人習孫子
者但誦空文鮮克推廣其義治兵之法宜徧告諸將
太宗曰舊將老卒凋零殆盡諸軍新置不經陣敵今教以何道
爲要靖曰臣常教士分爲三等此題言教之道以三等爲分三等下詳之必先結
伍法伍法既成授之軍校此一等也軍校之法以一爲十以十
爲百此一等也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校之隊聚爲陣圖此一
等也大將察此三等之教此題言拗三等以爲教未盡教之旨教之之法要在的士卒之心如

吳起之勵士李牧之休兵徐晃東騎獨不動養其氣力一其心志然後可爲吾用若孔孟所謂親上死長正教之以仁義之大
道也於是大閱稽考制度分別奇正誓衆行罰陛下臨高觀之無
施不可太宗曰伍法有數家孰者爲要靖曰臣按春秋左氏傳
云先偏後伍又司馬法曰五人爲伍尉繚子有束伍令漢制有
尺籍伍符後世符籍以紙爲之於是失其制矣左傳王以諸侯伐鄭鄭祭之爲
魚麗之陣先偏后伍伍承彌縫以敗王師註云司馬法車戰十五乘爲偏五人爲伍以車居前以伍居后以伍承偏之隙而彌
縫其闕漏此魚麗陳法也尉繚子束伍令曰五人爲伍共一符漢制尺籍伍符尺籍者書其首之功于一尺之版伍符者即
五人爲伍共一符也臣酌其法自五人而變爲二十五人五五數也自二十五人
而變爲七十五人十五伍數此則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
古者一車之制舍車用騎則二十五人當八馬此則五兵五當之制也

（此是司馬法之制要在變上看出兵法之要不泥在五兵五當上）是則諸家兵法惟伍法爲要小列之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又五參其得三百七十五人三百人爲正六十人爲奇（餘十五人則每車甲士三人五車共十五人三百六十人爲奇正伍言其率而不言甲士）此則百五十人分爲二正而三十人分爲二奇蓋左右等也穰苴所謂五人爲伍十伍爲隊至今因之此其要也

太宗曰朕與李勣論兵多同卿說但勣不究出處如卿所制六花陣法出何術乎（此題言六花陣因孔明八陣畧變出其爲術又與八陣相表裏不可不究其詳）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大列之爲九軍小列之每一軍又分爲九軍推九九爲八十一小陣八十一小營白

外畫之只一陣而分八陣與中軍共爲九軍也）臣爲圖因之（因諸葛之法也）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其形如六出花也）俗所號耳太宗曰內圓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于步（步必方折旋中矩也）圓生於奇（奇必圓周旋中規也）方所以矩其步（矩爲方之器矩其步使之方也）圓所以綴其旋（綴聯屬也綴其旋使之圓也）是以步數定於地（地体方故步數亦如之）行綴應於天（天体圓故行綴亦如之）步定綴齊（步數之法定行綴之法齊）則變化不亂八陣爲六武侯之舊法焉（六花陣之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與八陣本無異耳）太宗曰畫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過半矣靖曰吳起云絕而不離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猶布棊於盤若無畫路棊安用之孫子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皆起於度量方圓也（吳子之步法孫子之度量方圓皆陣法也）太宗曰深乎孫子之言不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則何以制其節乎靖曰庸將鮮能知其節者也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臣修其術（即孫子勢險節短之術也）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即上所謂燕庫乘者）去師隊（即所謂遊騎兵）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即所謂步騎相半者）前進以五十步爲節角一聲諸隊皆散立（分散而立）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籠鎗跪坐於是鼓之三呼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即周訪敗杜曾發伏于三十步內勢險節短之法也）馬軍從背出亦以五十步臨時節止前正後奇觀敵何如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伺隙擣虛此六花大率皆然也（此六花前正後奇觀敵何如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後邀敵來伺

隙擣虛此六花大率皆然處）

太宗曰曹公新書云作陣對敵必先立表引兵就表而陣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此何術也靖曰臨敵立表（曹公之言）非也（夫既臨敵亦何暇于設表乎）此但教戰時法耳古人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此題要認奇正字明白有節制之謂臨時發伏爲奇不離正奇所以爲正故教正而奇自在其中若偏用奇則悖矣）驅衆若驅群羊與之進與之退不知所之也曹公驕而好勝當時諸將奉新書者莫敢攻其短且臨敵立表無乃晚乎臣竊觀陛下所製破陳樂舞（後改七德舞）前出四表後綴八旛左右折旋（曲折步驟）趨步金鼓各有其節此卽八陣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人但見樂舞之盛豈有知軍容如斯焉太宗曰昔漢高定天下歌云安得猛

士…方蓋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語傳此題要…謝恩公信也語傳者形以口言也要在破陣樂舞與八陣面相比擬朕雖破陣樂舞唯卿已曉其表矣後世其知我不苟作也以陣名樂固不忘戰然登奏之間多有慙德艱難所以俛首不視豈徒示偃武哉

太宗曰方色五旗爲正乎旛麾折衝爲奇乎分合爲變其隊數曷爲得宜靖曰臣參用古法凡三隊合則旗相倚而不交五隊合則兩旗交十隊合則五旗交吹角開五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十開二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五開相倚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二兵散則以合爲奇合則以散爲奇三令五申三散五合復歸於正四頭八尾乃可教焉此隊法所宜也太宗稱善方色五旗謂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黄也

太宗曰曹公有戰騎陷騎游騎今馬軍何等比乎靖曰臣按新書云戰騎居前陷騎居中游騎居後如此則是各立名號分爲三類耳大抵騎隊八馬當車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騎當車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車徒常教以正騎隊當教以奇據曹公前後及中分爲三覆不言兩廂舉一端言也後人不曉三覆之義則戰騎必前於陷騎游騎如何使用臣熟用此法回軍轉陣則游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臨變而分皆曹公之術也太宗曰多少人爲曹公所惑

太宗曰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此題言漢魏制軍之法最有節制衛公時秋用之跳盪隊即古之騎兵也戰鋒隊即古之步卒與騎卒相半者也駐隊即古之兼車騎而出者也當今平易衛公誠三名一法變通用之存乎其人而已靖曰臣按春秋魚麗陳先偏後伍謂先用車而後用步無騎兵也此則車步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爲行謂毀車崇卒也此則騎多爲便唯務奇勝非拒禦而已臣均其術一馬當三人車步稱之混爲一法用之在人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哉或潛九地或動九天其知如神惟陛下有焉臣何足以知之

太宗曰太公書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辰子玄枵丑星紀寅析木卯大火辰壽星巳鶉尾午鶉火未鶉首申實沈酉大梁戌降婁亥娵訾其術如何靖曰畫地方一千二百步開方之形也九數之一每部古地二十步之方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處分南北東西中央爲五方四隅空地四處所謂

陣間容陣者也武王伐紂虎賁各掌三千人每陣六千人共三萬之衆此太公畫地之法也太宗曰卿六花陣畫地幾何靖曰大閱地方千二百步者其義六陣各占地四百步分爲東西兩廂東廂三陳每陳古四百步共一千二百步西廂三陳亦然空地一千二百步爲教戰之所臣教士三萬每陣五千人以其一爲營法下營之法五爲方圓曲直銳之形每陳五變凡三十五變而止太宗曰五行陳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習此五者安可以臨敵乎此題見方員曲直銳乃地形之制不習此五者則無以知地形安可與敵決戰耶故孫子九地之勢故識敵然爲人言之兵詭道也故強名五行焉文之以術數相生相尅之義其實兵形象水因地制流因地而制爲方員曲直銳之形此其旨也

相生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相尅金尅木木尅土土尅水水尅火火尅金

太宗曰李勣言牝牡方圓伏兵法古有是否靖曰牝牡之法出於俗傳其實陰陽二義而已臣按范蠡云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此兵家陰陽之妙也此題妙字只在陰陽二義上看先陽後陰一陽運于無方先後變而不測可以盡兵家之妙矣范蠡又云設右為牝益左為牡早晏以順天道此則左右早晏臨時不同在乎奇正之變也左右者人之陰陽左為陽右為陰早晏者天之陰陽早為陽晏為陰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此題言早為陽晚為陰此天也左為陽右為陰此人也若奇正相生則生左右早晚變化無常而陰陽無定非天人相變之陰陽乎若執而不變則陰陽俱廢如何奇正相變或早而用牝或晏而用牡或牝而示之牡或牡而示之牝君執而不變則天人之陰陽俱廢守牝牡之形而已故

形之者以奇示敵非吾正也勝之者以正擊敵非吾奇也此謂奇正相變兵伏者不止山谷艸木伏藏所以為伏也其正如山言不動也其奇如雷動之疾也敵雖對面莫測吾奇正所在至此夫何形之有焉無形之可測也對不及方員者前已見五行陣也太宗曰四獸之陣龍虎鳥蛇又以商羽徵角象之何道也靖曰詭道也太宗曰可廢乎靖曰存之所以能廢之也若廢而不用詭愈甚焉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假之以四獸之陣及天地風雲之號又加商西方音屬金羽北方音屬水徵南方音屬火角東方音屬木之配此皆兵家自古詭道此題言兵不厭詐故自古皆以詭[illegible]道詭者如欲擊西先言東使不知備西如此類是也存之則餘詭詐復增矣廢之則[illegible]使愚之術此題重一術字術所以籠人貪者急趨利愚者不顧死皆以詭道使之從何而[illegible]

宗良久曰卿宜秘之無泄於外

太宗曰嚴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敵朕甚惑之昔光武以孤軍當王莽百萬之衆非有刑法臨之此何由乎靖曰兵家勝敗情狀萬殊不可以一事推也此題言勝敗乃兵家之常一息而千變萬化不可測度何可以一事類推下所引陳勝吳廣等可以反觀如陳勝吳廣敗秦師豈勝廣刑法能加於秦乎光武之起蓋順人心之怨莽也况又王尋王莽大司徒王邑莽司空不曉兵法徒誇兵衆所以自敗臣按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於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此題言馭軍當恩威兼著不可純用威令士卒懷憤不足以濟國大事太宗曰尚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

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前愛救於後無益於事矣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於始也故孫子之法萬世不刊此題要發孫子之法所以可為萬世法者指卒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

太宗曰卿平蕭銑銑梁之後為羅川令起兵巴陵自稱梁王諸將皆欲籍偽臣家以賞士卒獨卿不從以為蒯通不戮於漢既而江漢歸順朕由是思古人有言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此題文是謀略武是威勇要先文後武重文輕武意兵見衛公能平蕭銑是武能威敵也劉寬仁而使江漢歸順是文能附衆也其卿之謂乎靖曰漢光武平赤眉入賊營中按行賊曰蕭王推赤心於人腹中此題言光武豁達無疑有帝王度量所以能使人心悅誠服而成王天下之業也如來歙為公孫述刺害所被賚祿宴將于途中遇害此又

踈畧致然 此蓋先料人情本非為惡豈不豫慮哉臣須討突厥總番漢之衆出塞千里未嘗戮一楊干。晉魏絳因楊干亂行戮其僕 斬一莊賈田穰苴因莊賈後至斬之 亦推至誠存至公此與上題同意非如魏絳戮楊干穰苴斬莊賈皆任詐行威 而已矣陛下過聽擢臣以不次之位若於文武則何敢當。

太宗曰昔唐儉使突厥卿因而擊敗之人言卿以儉為死間朕至今疑焉如何靖再拜曰臣與儉比肩事主料儉說必不能柔服故臣因縱兵擊之所以盡大忠不顧小義也此題言已之擊敗唐儉欲成大忠于國家不顧一身之小義厥後柎會高宗立武氏一節小義且不可其于大忠安在 人謂以儉為死間非臣之心按孫子用間最為下乘臣嘗著論其末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或用間以成功或憑間以傾敗若束髮事君當朝正

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此題與上同意全在以行間為下乘欲以忠信成功不欲以詭詐取勝 雖有善間安可用乎唐儉小義陛下何疑太宗曰誠哉非仁義不能使間此豈纖人所為乎周公大義滅親此題言周公之誅流言管蔡乃以大義滅親照已之擊敗唐儉正是大忠不顧小義非行死間也此與韓信不顧一生同意若太宗太白經天之事恐難以周公大義成叙為辭 況一使人乎無疑矣

太宗曰兵貴為主不貴為客此題要知兵尚器也擊人不得已為之安在貴客且久也 貴速不貴久何也靖曰兵不得已而用之安在為客且久哉孫子曰遠輸則百姓貧此為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再籍糧不三載此不可久之驗也臣較量主客之勢則有變客為主變主為客之術

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因糧於敵是變客為主也客有糧則可持久故変為主

飽能饑之佚能勞之是變主為客也主飽勞則難以守故變為客 故兵不拘主客遲速唯發必中節所以為宜此題言兵貴中節不拘主客遲速如賈詡始勸張繡勿追操繡追之敗而終勸再追的勝言操始以大將防追故敗繡叔勝大將在前故勝又李泌言李光弼出太原郭子儀出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此皆中節之發也 太宗曰古人有諸有此主客相變之道不也 靖曰昔越伐吳以左右二軍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以中軍潛涉不鼓襲敗吳師此變客為主之驗也石勒與姬澹戰澹兵遠來勒遣孔萇為前鋒逆擊澹軍孔萇退而澹來追勒以伏兵夾擊之澹軍大敗此變勞為佚之驗也古人如此者多此題言始有近擊之勞終以伏兵安然取勝是變勞為佚不特越與石勒為然古人如此者多 太宗曰鐵蒺藜行馬鐵蒺藜芒高四寸廣八寸長六尺行馬即木螳螂翁皆兵器之類者也 太公所制是乎靖曰

有之然拒敵而已兵貴致人非欲拒之也太公六韜言守禦之具此題乃不足太公六韜以為特守禦之具非攻敵所施不知善守乃所以為善攻衛公分攻守為二是又未知韜畧之深意也 耶非攻戰所施也

按此中篇首以孫武子十三篇為言總之不外虛實奇正為臨敵制勝之奇法如教漢戍卒處之內地未足為經久之石畫也推此三義察此三教誠大將訓練之最先者所言六花陣即八陣圖之法步數定於地行綴經於天畫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大率教正即以教奇運奇不脫運正此武功之所以獨盛也他若太宗以破陣名樂固做漢高大風歌志趣然而太白經天不得以周公誅管蔡自文而衛公之擊敗唐儉果

畫太忠不顧小義乎視漢光武之推心置腹恐主臣俱不免慙德矣第其論兵要變客爲主變勞爲佚發皆中節尤古人所不多見也

問對卷下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墓險阻又孫子曰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處如何靖曰用衆在乎心一（此題言步車騎之軍雖有三而心貴合一心者各捐疑忌同心效死如武王言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意也）心一在乎禁祥去疑倘主將有所疑忌則群情搖群情搖則敵乘釁而至矣故安營據地便乎人事而已（此題即上一心之意）若澗井陷隙之地及如牢羅之處（孫子謂絕澗天井天陷天隙天牢天羅此六害之地）人事不便者

韜畧世法　下卷李衛公　二十四

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敵乘我丘墓故城非絕險處我得之利豈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說兵之至要也（此題言避其不便防其來乘不以地不利而反去此皆行兵之至要太公韜畧中言之詳矣衛公其法此意）太宗曰朕思凶器無甚於兵者行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爲疑今後諸將有以陰陽拘忌失於事宜者卿當丁寧誡之（太宗君臣深以拘忌陰陽術數爲行兵之誡可謂知兵）靖再拜謝曰臣按尉繚子云黃帝以德守之以刑伐之是謂刑德非天官時日之謂也然詭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後世庸將泥於術數是以多敗不可不戒也陛下聖訓臣宜宣告諸將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貴適宜（此題言兵有分聚此用兵之常也至於各適其宜方爲善用兵而談皆中節也）前代事迹孰爲善此者靖曰符堅總百萬之衆而敗於淝水此兵能合而不能分之所致也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尚出合擊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太公曰分不分爲縻軍聚不聚爲孤旅太宗曰然符堅初得王猛實知兵遂取中原及猛卒堅果敗此縻軍之謂乎吳漢爲光武所任兵不遙制故漢果平蜀此不陷孤旅之謂乎得失事迹足爲萬代鑒（此題言秦符堅以王猛卒而敗吳漢爲光武所任而平蜀此古人行事之得失可爲後日行兵之法戒）

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此題正見太宗之善觀兵書多設方畧以悞敵此是善用兵者制敵而不爲敵制機神矣伍員對吳王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爲三師以肄焉誤之使疲可克也以是知吳之不能誤楚乃楚自誤耳又趙括徒讀父書而不能用終負馬服君之子是書又不可以徒讀也而）

韜畧世法　下卷李衛公　二十五

已靖良久曰誠如聖論大凡用兵若敵人不悞則我師安能克哉譬如奕棊兩敵均焉一着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勝敗率由一誤而已況多失者乎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實一法歟（此題見攻守合一而不可分須依孫子善攻即以善守善守即以善攻發意方見一法之妙）孫子言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即不言敵來攻我我亦攻之我若自守敵亦守之攻守兩齊（謂勢均力敵也）其術奈何靖曰前代例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便謂不足爲弱有餘爲強蓋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按孫子云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謂敵未可勝則我且自守待敵可勝則攻之耳非以強弱爲辭也（守不足非力弱以敵未有可勝之機也攻則有餘非力強以敵有可勝之隙也然則有餘不足豈強弱之）

謂後人不曉其義。則當攻而守。當守而攻。二役既殊。故不能一
其法。太宗曰。信乎有餘不足使後人惑其強弱。殊不知守之法
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也。示敵以不足則
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
此是敵不知其所守者也。攻守一法（謂可攻則攻可守則守一而已矣）敵與我
分爲二事。若我事得則敵事敗。敵事得則我事敗。得失成敗。彼
我之事分焉（我得此法則足以破敵敵得此法則足以勝我我與敵不兩立也）攻守者。一而已
矣。得一者百戰百勝。（此題言知攻守一法則我攻敵不知所以守我守敵不知所以攻自百戰而百勝矣）
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其知一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聖人
之法也。（此題見攻即是守守即是攻其法出于聖不可知何其深也）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

策。同歸乎勝。（此題即上得一百戰百勝之意）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
惟二其事。抑又二其官。雖口誦孫吳。而心不思妙攻守兩齊之
說。其孰能知其然哉
太宗曰。司馬法言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此亦
攻守一道乎。靖曰。有國有家者。曷嘗不講乎攻守也。夫攻者。不
止攻其城擊其陣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其壁
堅其陣而已。必也守吾氣以有待焉。大而言之。爲君之道。小而
言之。爲將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謂知彼者也。守吾氣者。所謂知
己者也。太宗曰。誠哉。朕嘗臨陣。先料敵之心與己之心孰審。然
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之氣與己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
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此題只在料敵制勝所爲兵家之大要則在彼在已皆不可有一不知也）
今之將臣。雖未知彼。苟能知己。則安有失利者哉。靖曰。孫武
所謂先爲不可勝者。知己者也。以待敵之可勝者。知彼者也。又
曰。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臣斯須不敢失此誡。（此題在一誡字立意惟以不可勝在已可勝在敵不斯須去心誠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太宗曰。孫子言三軍可奪氣之法。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
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如何。靖曰。夫含生稟氣。鼓作爭鬪。雖
死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衆。激吾勝氣。（此題俱以氣字爲主兵以氣勝先激勝氣則視死如歸三軍鼓作未有不取勝于敵也如諸葛亮向謂雜耕毋以殿之之術索其氣如符彥卿祿則分將士毋以憤之之事激其氣如玄宗出絳繒以諭衆趙葵示私賞以安卒羅雀捕鼠煑弩食筋皆以激吾勝氣也）

乃可以擊敵焉。吳起四機。以氣機爲上。無他道也。能使人人自
鬪。則其銳莫當。所謂朝氣銳者。非限時刻而言也。舉一日始末
爲喩也。凡三鼓而敵不衰不竭。則安能必使之惰歸哉。盖學者
徒誦空文。而爲敵所誘。苟悟奪之之理。則兵可任矣
太宗曰。卿嘗言李勣能兵法。久可用否。然非朕控御則不可用
也。他日太子治。（太子名）將何御之。靖曰。爲陛下計。莫若黜勣。令太
子復用之。則必感恩圖報。於理何損乎。太宗曰。善。朕無疑矣。太
宗曰。李世勣若與長孫無忌共掌國政。如何。靖曰。勣忠義臣。可
保任也。無忌佐命大功。（此題靖以勣爲忠義臣可掌國政無忌佐命大功可謂推誠敬服矣後勣以易后爲家事陷高宗于衆應忠義安在）
陛下以肺腑之親。委之輔相。然外貌下士。內

實嫉賢。故尉遲敬德面折其短。遂引退焉。侯君集恨其忘舊。因以犯逆。皆無忌致其然也。陛下詢及臣。臣不敢避其說。太宗曰。勿洩也。朕徐思其處置。太宗曰。漢高祖能將將。其後韓彭見誅。蕭何下獄。何故如此。靖對曰。臣觀劉項。皆非將將之君。當秦之亡也。張良本為韓報讐。（此題言張良五世相韓始佐漢成秦終佐漢滅項總是為韓報讐）陳平韓信。皆怨楚不用。故假漢之勢。自為奮耳。至於蕭曹樊灌。悉由亡命。高祖因之以得天下。設使六國之後復立。人人各懷其舊。則雖有能將將之才。豈為漢用哉。臣謂漢得天下。由張良借箸之謀。蕭何漕輓之功也。（此題言漢以三傑具其得此兩人之功尤多也）以此言之。韓彭見誅。范增不用。其事同也。臣故謂劉項皆非將將之君。（此題言漢高祖雖功臣韓彭誅戮去項羽不遠謂之能將將不可也）

太宗曰。光武中興。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此則善於將將乎。靖曰。光武雖藉前構。易於成功。然莽勢不下於項籍。寇鄧未越於蕭曹。獨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賢於高祖遠矣。（此題即光武保全功臣一事便賢于高祖多矣）以此論將將之道。臣謂光武得之。

太宗曰。古者出師命將。齋三日。授之以鉞曰。從此至天。將軍制之。（鉞者揚也有何上之義故曰天）又授之以斧曰。從此至地。將軍制之。（斧者戚也有俯下之義故曰地）又推其轂曰。進退惟時。（轂外轄內受軸者主旋轉運動故因以進退惟時戒之）既行軍中。但聞將軍之令。不聞君命。朕謂此禮久廢。今欲與卿參定遣將之儀如何。靖曰。臣竊謂聖人制作致齋於廟者。所以假威於神也。授斧鉞。以推其轂者。所以委寄以權也。（此題言命將之事委寄以權生死惟命即閫以外將軍制之是也）今陛下每有出師。必與公卿議論。告廟而後遣。（此題言出師重事必告廟後遣所以示不敢輕也）此則邀以神至矣。每有任將。必使之便宜從事。此則假以權重矣。何異於致齋推轂耶。盡合古禮。其義同焉。不須參定。上曰善。乃命近臣書此二事。為後世法。（此題言命將出師關係非輕今之委寄以權告廟後遣何異古致齋推轂書此以為後世法垂為君將將者則）

太宗曰。陰陽術數。廢之可乎。靖曰。不可。兵者詭道也。託之以陰陽術數。則使貪使愚。茲不可廢也。太宗曰。卿嘗言天官時日。明將不法。闇將拘之。廢亦宜然。靖曰。紂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興。天官時日。甲子一也。殷亂周治。興亡異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

兵。軍吏以為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死之。由此言之。可廢明矣。然而田單為燕所圍。單命一人為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單於是以火牛出擊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詭道。天官時日亦猶此也。太宗曰。田單託神怪而破燕。太公焚蓍龜而滅紂。二事相反何也。靖曰。其機一也。（此題見鬼神不可知人事則易見田單太公易地皆然故曰事相反而機則一）或逆而取之。或順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毀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此則因軍中疑懼。必假卜以問神焉。太公以為腐草枯骨無足問。且以臣伐君。豈可再乎。然觀散宜生發機於前。太公成機於後。逆順雖異。其理致則同。臣前所謂術數不可廢者。蓋存其機於未萌也。及其成功。在人事

已矣。此題專重在人事如以有道之君誅暴救民此人事可以決勝何待卜之乎神即太公焚龜之意

太宗曰當今將帥唯李勣道宗薛萬徹除道宗以親屬外孰堪大用靖曰陛下嘗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即須大敗臣愚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云善戰者立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爾太宗曰兩陣相臨欲言不戰安可得乎靖曰昔晉師伐秦交綏而退司馬法曰逐奔不遠縱綏不及臣謂綏者御轡之索也我兵既有節制敵兵亦正行伍豈敢輕戰哉故有出而交綏退而不逐各防其失敗者也孫武云勿擊堂堂之陣無邀正正之旗若兩陣體均勢等苟

一輕肆為其所乘則或大敗理使然也是故兵有不戰有必戰夫不戰者在我必戰者在敵太宗曰不戰在我何謂也靖曰孫武云我不欲戰者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敵有人焉交綏之間未可圖也故曰不戰在我夫必戰在敵者孫武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敵無人焉則必來戰吾得以乘而破之故曰必戰者在敵太宗曰深乎節制之兵得其法則昌此題言兵有節制則不大勝亦不大敗所以得其節制之法自有勝無敗而昌兵其可易言乎失其法則亡卿為纂述歷代善於節制者具圖來上朕當擇其精微垂於後世靖曰臣前進黃帝太公二陳圖并司馬法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歷代名將用其

一二成功者亦衆矣但史官鮮有知兵不能紀其實迹焉臣敢不奉詔當纂述以聞

太宗曰兵法孰為最深此題言兵法惟道為最深張良等知道樂毅等知天地王猛等知將法恐未必然結發足兵不可妄傳意靖曰臣嘗分為三等使學者當以漸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夫道之說至精至微易所謂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是也夫天之說陰陽地之說險易善用兵者能以陰奪陽以險攻易孟子所謂天時地利者是也夫將法之說在乎任人賢智之人利器戰守之器三略所謂得士者昌此題與上同意管子所謂器必堅利者是也太宗曰然吾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戰百勝者中也深溝高壘以自守者下也以是較量孫武著

書三等皆具此題三等要一一討明不戰而屈人兵者所謂知道者百戰百勝所謂知天人者深溝高壘以自守者所謂知將法者焉靖曰觀其文迹其事亦可差別矣若張良范蠡孫武脫然高隱不知所往非知道安能爾乎若樂毅管仲諸葛亮戰必勝守必固此非察天時地利安能爾乎其次王猛之保秦謝安之守晉非任將擇才繕完自固安能爾乎故習兵之家必先繇下以及中繇中以及上則漸而深矣不然則垂空言徒記誦無足取也太宗曰道家忌三世為將者此題道家即是兵家以為將三世者殺戮過多必為造物所忌可見兵凶戰危聖人不得已則用之易謂兵者可戒矣不可妄傳也亦不可不傳也卿其慎之靖再拜出盡傳其書於李勣

按李衛公下篇首言用衆在乎一心以所處之地言也用論

兵之分合而遂以任人定衛失其言而為萬世鑒矣今多方以誤之一句則攻守二事立法亦可以會于不言之表而知已知彼兵家之大要惟先在聲吾勝氣乃可以激敵焉衛公黨武氏幾危社太宗篤信之深李靖忠義一言人之也劉項之論謂高祖待功臣不及光武是矣故命將出師宜重其事以為萬世法田單援天以安人太公因人以信天術數雖不可廢及其成功誠在人事而已然兵法之最深者惟道是先道者神武不殺任將擇材不可偏廢豈得以分屬而遍等次乎

衛公韜畧世法卷之下終

司馬法譚兵小引

世傳司馬法是編本成周時制齊威王使大夫追述之後有以定爵等三章近詭遂指為穰苴兵法夫兵詭道也將得如穰苴亦可為古今名將庸何求之法外哉但詳覽其書前二章辭簡嚴而味雋永於治國安邦之中寓建威銷萌之義良足述矣定爵以下專言戰伐大屬權謀後人遂以為穰苴之說要其動必稱古有可奉為著蔡者有可竟加開沃者有可師其意不必泥其辭者因是議而融通焉又何古何今何司馬何穰苴之足較也但讀其書知其人而善用其法即司馬法也可田穰苴也可即司馬穰苴合為一分而為兩也亦可

東吳蔣薦伯賢父識

附目錄五則

仁本第一　天子之義第二　定爵第三
嚴位第四　用衆第五

新編司馬法標題引證韜畧世法卷上

甬東　臧應騏　纂編

山陰　何武臣　訂正

司馬法 昔以爲古司馬法因前後五章正論不類後人遂疑爲穰苴法穰苴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齊晏平仲薦之景公以爲將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請王之寵臣莊賈爲監軍期而後至遂斬之三軍震慄燕晉聞之悉引歸皆反侵地景公以爲有功使爲司馬後因以爲氏至齊威王追論古司馬法遂爲此書

〇〇仁本第一

此言用兵當以仁義爲本獨言仁本者因首有仁本二字故以名篇

古者以仁爲本。 此題要發一仁字而本字自明題天地以好生爲德仁者以萬物爲一體乃體天地生生以爲心以此爲根本而制國治軍之道自此而運用不窮所謂本立而道生也末結仁育者必義正以仁義並行而不悖也 **以義治之之謂正。** 此古者必以仁爲根本也義者心之制其用則主於斷斷莫先於因事之宜而治之故治國治軍者必以義治之謂得其正爾 **正不獲意則權。** 此題權之一字最要精詳權者因時以制宜而又臨機以應變恩威兼著生殺並用所以通仁義之用于不窮也然權非聖人不能故不可出之于中人也 **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 以正治之或不能得其意則用權變之道以濟之權變之道出於戰陳不出於中人中人者中品之人未可與權者也蓋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是故殺人以安天下之人殺之可也如唐太宗執高德儒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欺人主求高官吾與義兵正爲誅佞人耳其餘不殺自古誅其君而弔其民皆是殺人以安人者也 **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 攻人之國而愛惜其民攻之可也如武王伐商大賚其民 **以戰止戰雖戰可也** 以戰而止息天下之戰雖與之戰可也如武王以革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與紂一戰而天下定是也 **故仁見親義見說** 此題仁義得人之心自見親見說于天下即仁不遺親義不後君有此仁義之兵以守則堅以戰則勝所謂行兵以仁義爲本者本以此也 **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 故有仁者人見而親之有義者人見而說之有智者人見而倚恃之有勇者人見而歸向之有信者人見而信服之 **內得愛焉所以守也。** 在內之民得其恩愛所以能守也如趙襄子尹鐸守晉陽智伯以水灌之城不沒者三板沉灶產蛙民無叛意皆尹鐸之愛有以結其心耳 **外得威焉所以戰也。** 在外之兵畏其威嚴所以能戰也

戰道不違時 此題即農戰之意凡興師行軍不違農作之時則可以足食亦可以足兵以此語戰何戰不克以此語守何守不固 **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 戰陳之道不違農之時不歷民之病所以親愛吾民也 **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 不加人之喪不因人之凶所以愛恤其民也如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是也吳王闔閭乘允常死而伐之是加人之喪因人之凶是也 **冬夏不興師** 此題戒冬夏不興師恐盛寒大暑兵行有傷然亦不可執論如李愬雪夜入蔡州而生擒吳元濟尹吉甫六月出師而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此又冬夏興師反以取勝之一証也 **所以兼愛民也。** 隆冬興師必有裂膚墮指者盛夏興師必有冒暑疾疫者此聖王所以慎之也 **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故好戰必至於亡如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是也忘戰必至於危如承桑氏之君脩德廢武以滅其國家是也如隋之煬帝國非不大民非不衆昔武好戰日尋干戈征伐不休及事變兵敗遂被弒邑蒲牆豈不爲後世笑吁噫哉又如唐玄宗承平日久毀戈牧馬罷將銷兵國不知備民不知戰及安史之亂君卒交生於不圖文士不足以爲將而人不足以爲戰而神器幾危售物失吁戲其可忘哉 **天下既平。天子大愷** 天下既平天子大愷而歸獻軍樂也 **春蒐秋獮** 天子春日蒐秋曰獮蒐者搜也搜其無孕字者取之獮者殺也順陰秋之氣而殺之皆於農隙以講武事也 **諸侯春振旅秋治兵。** 諸侯春月則振旅秋月則治兵振止旅衆也言戰罷而止其衆也 **所以不忘戰也。** 天子春蒐秋獮諸侯振旅治兵皆所以不忘戰也 **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 奔敗北也謂追人敗北之兵不過一百步古者以軍退爲綏謂從人退還之軍不過九十里蓋民心發見而不可掩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非惟恐傷戰之兵又矜彼之敗不忍窮兵追之見又讓之大者乃所以明其禮也非仁義之兵乃如此 **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 不窮追其不能而哀憐彼傷及患病之人是良心善端之發見者乃所以明乎仁也如秦晉戰秦人將潛師而遁趙盾欲薄之於河趙穿胥甲當軍

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
於險無勇也趙盾聞之遂不薄秦兵即此意也成列而鼓是
以明其信也兵成行列然後鼓之而進不掩人之不備此所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此題以義
二字立意兵以義動是爲義兵以利動是爲利兵是伸包
茅之責是明大義以嚴尊王之分莫敖采樵之誘是設小利以
成破虜之功是也是以明其義也如葛伯不祀湯使遺之牛羊[illegible]又不祀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
供犧牲也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
人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
因殺一童子而奪其黍肉湯興兵伐之但爲其不
祀及殺是童子而征之耳此爭義而不爭利者也又能舍服是
以明其勇也此題言殺降不武人能服降又能舍之不殺此所以明其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
其智也知事之所以終知事之所以始此所以明其智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告祭于皇天
上帝日月星辰祈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先王如周之文王武王造于先王者告之祖廟
也然後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

至于某國會天子正刑然後冢宰徵師旅于諸侯曰某國今爲不道之事當往征之以某年某月某日
師至於某國相會天子乃明正其刑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
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墻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
器械冢宰與百官施布號令於軍中曰凡入罪人之地無暴害國內合祀之神祇無行田獵之事傷農而害物無毀傷其
土功無燔燒其墻屋無砍伐其林木無掠取民之六畜馬牛羊犬豕雞也禾黍谷之在野者器械者民家所用之器物也見
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見其老幼之人奉而歸之勿得傷告雖遇少壯之人他若不敢相校勿與之爲仇敵也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敵有傷之者命醫藥調治之而使歸其
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脩正其國既誅有罪之人六德以時合教此題名爲
六德實爲六蔽時至於今嚴華夷之防戢抗旌之彪迅掃如同
振落天誅殪以復留夷國祈得此其智也彼哉哮亞亞之高陽
矣以爲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六德者信仁言義勇智也六德以時會合其宗而發之先

王脩爲民紀之道此乃自古之政也
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辨
職以爵分祿諸侯說懷海外來服獄弭而兵寢聖德之至也古先
聖王之治上順天之道下設地之宜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
天地之宜是也官民之有德者而正其名治其物使俊傑在位
也立國而辨職職爵公侯伯子男也以爵而分祿爵所以諸侯
說懷海外之遠皆來服獄訟弭藏而甲兵寢息乃聖德之治也
此題要發出德至意統論先王之善治併及其効見兵之不必
用也順天設地命官分治封建懷柔皆德之發越也由是內順
外服獄弭兵寢則其感人者深而見
其德之至矣末要結出不忘戰意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
作五刑其次有賢王者制禮樂與法度乃作墨劓剕宮大辟之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此題甲兵
之興以討不義爲名則爲堂堂之兵正正之陣名正言順不戰而人自服矣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
同興甲兵以討不義之人巡諸侯之所守察方國之善惡會天下之諸侯而考其有不同者其有失命亂常

背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其下有違失上命紊亂典常反背道德不順天之時而欲危殆有功之君徧告于諸侯彰明有罪徧告天下諸侯彰明有罪之人乃告于皇天上帝
日月星辰禱告后土天子與天下諸侯脩正其所征之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舉用
賢士更立明君正復上下之職王霸之所以治諸侯者六此題要在王霸二字分別王者往也言天
下之所歸往也霸者長也爲天下諸侯之長也王霸之所以平治天下諸侯者有六事以土地形諸侯以土
地之多寡示強弱之形於天下之諸侯如天子地方千里大國地方百里小國地方五十里是也以政令平諸
侯以政事法令平天下之諸侯以禮信親諸侯以禮與信親天下之諸侯以材力說諸侯
以材力之士說懷天下之諸侯以謀人維諸侯以智謀之人維係天下之諸侯以兵革服諸侯
以兵革之力畏服天下之諸侯示形勝如孟獻子請城虎牢以
逼鄭求成是也政令如桓公葵丘之會申明五命是也先禮信
如子產諭范宣子爲政不聞令德而重賄是也以財力懷人
晉令還汶陽之事是也以謀人結繫齊桓公務寧魯難是也以

兵革服都晉之舉蒐於被廬是也此皆伯者之事與王道有間矣**同患同利以合諸侯**與之同患與之同利以會合天下之諸侯**比小事大以和諸侯**此題本論治諸侯而因及論和合諸侯二事意可類推比親比也親其小國事其大國以和睦天下之諸侯**會之以發禁者九**發當作法會合諸侯以法度禁令者有九事即大司馬九伐之法也此題重在發禁二字言會合諸侯以發明天子之禁令九者即周禮九伐之法以見戰不可已如桓公葵丘之會申明周天子五命之禁是也**憑弱犯寡則眚之**憑陵于犯國之寡弱者則眚之謂四面削其地也**賊賢害民則伐之**賊殺賢人擾害良民則伐之謂聲其罪而致討之也**暴內陵外則壇之**暴虐國內之民欺陵境外之國則壇之讀曰墠謂置之空墠之地出其君更立其入賢也**野荒民散則削之**田野荒蕪人民逃散則削其地貶其爵也**負固不服則侵之**負地之險固不肯服從者則偃旗臥鼓而使之也**賊殺其親則正之**賊殺其同姓之親則正之謂治其罪也**放弒其君則殘之**放弒其本國之君則殘之謂殘滅其國也**犯令陵政則杜之**犯上之令陵國之政則杜塞之使不得與隣國交通也**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外內紊亂與鳥獸同行則滅其國毀其宗社也胡氏曰凡仕聲其罪致討曰伐潛師入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柔服而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行而驟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其輕重也

按諸子論兵俱以智勇為先獨司馬法開口便曰古者以仁為本如殺人以愛人攻國以全國用戰以止戰皆是以仁為本處後世爭城爭地殺人至於盈城盈野此又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矣此篇雖論仁未嘗不及於義禮智信則又以仁統四端言也至論以時合教者六王伯治諸侯者六會以發禁者九則仁之兼為普又何如也總之以先王至德為極而以不嘗殺人存諸心故曰仁本視戰國善戰善陣之徒以土地甲兵智力術數為本者不天淵判乎

○○天子之義第二

天子之義者君道也若道無所不備而獨以義言者義主果斷書曰以義制事兵又事之大者非義不能果斷而裁制此所以獨以義言也以首有天子之義四字故以名篇

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純者純一而無雜也天子之義必純一而取致於天地天地之道春生而夏長秋收而冬藏天子亦法天地之道仁以愛之義以制之禮以敬之智以別之又觀先世聖王已往之迹而儀刑之此天子之義也此題是舉天子之自修以啓士庶不可以不教法天地即仰觀俯察觀先聖即祖述憲章意然必存天地之心方可以行天地之道而欲法先聖之法先當心先聖之心**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士秀民也庶眾民也為士庶之義內必奉養其父母上必取正於君長**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故雖有明聖之君而士不先訓教不可任用也此題言欲用士者教不可以不先然

教又先於倫序使德義材技勇智力各無所越自然方向同意氣和而可用矣**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古聖王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次使知上下之有序定經制使不相侵陵也**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有德義者不得相踰有材技者不得相掩有勇力者不得相犯**故方同而意和也**方者向也謂所向必心同而意和也**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子蹌蹌揖讓進退升降跪拜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此國容也所以不可入於軍武夫前呵壯士後隨旌旗麾幟金鼓笳笛坐作進退分合解結此軍容也所以不可入於國如景公遣使持節救莊賈馳入軍門穰苴斬其僕及馬之右騶又漢王使酈生報殷蒼馳軍門韓信以君命在斬其引馬之騎此國容不入軍之一證也**故德義不相踰**故有德義者不可相踰也**上貴不伐之士**此題是取善居位者以風為將者如孟之反之策馬自掩殿後之功范文子之後入以飾晉師之目又如郤克之讓功歸于君之訓二三子之用命其不伐之士為上所貴也當何如**不伐之士上之器也**在上者當貴重不矜伐功能之士不矜伐功能之士乃在上者之器局也

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苟不誇伐則無求於人既無求於人則與人無所爭也如後漢馮異爲偏將軍從光武破王郎封應侯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國中之聽必得其情。在國中聽斷事務必要得民之情狀軍旅之聽必得其宜。在軍旅中聽斷事務必要得其所宜故材技不相掩。故有材技者不得相掩也從命爲士上賞。犯命爲士上戮。聽從命令爲我士者授之以上賞于犯命令爲我士者治之以上戮如晉文公飲至大賞顛頡爇負羈氏祈瞞失大旆左驂舟之僑先歸皆斬以徇三罪而民服此可爲從命賞犯命戮之一証也故勇力不相犯。故有勇力者不得相犯也既致教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既推致教道於民然後謹慎選擇其能者任使之事極脩則百官給矣。事極脩整則百官給足矣教極省則民興良矣。教極省察則民興良善矣習貫成則民體俗矣。習貫既成則民體風俗矣教化之至也。凡此皆人君教化之至也此題教化字至字俱不可不歸透明君教民德義不相蹤

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是教化也而化行必美是教化之至也非明君不足以語此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古之戰者逐人奔敗之兵不欲甚遠從人退還之兵不必及之不遠則難誘如前漢韓信困齊齊王田廣求救於項王項王命大將龍且救之與漢兵相距高密且召諸將議門韓信易與耳寄食於漂母受辱於胯下其人不足畏也周蘭曰韓信足智多謀不可輕敵雖乞食受辱乃信自知有今日不欲與群小相較未可以爲無能也且不聽次進濰水信佯敗龍且逐之爲信誘過濰水北岸而斬之不及則難陷如戰國魏使龐涓伐韓爲韓請救於齊齊使田忌爲將孫臏爲軍師臏使齊軍入魏地者爲十萬灶明日爲五萬灶又明日爲二萬灶涓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過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倍日幷行逐之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道陿而旁多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曰龐涓死此樹下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暮見火舉而發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以火照之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涓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耳以禮爲固以仁爲勝。此題須根古者來古者進兵逐奔不遠縱綏不及是守已之禮聖人之仁具見然此特仁禮之事若論其極則禮與天地同節仁與天地同體豈徒爲固爲勝已哉以禮爲固者守之以禮也以仁爲勝者戰之以仁也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既勝敵之後其教化可得而復用此君子所以貴之也此題重教化而輕戰爭是君子以仁義爲制勝之道有虞氏戒於國中欲民體其命也。有虞氏舜也都虞阪凡有戎事必告戒於國中欲民體上之命也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夏后氏禹之後也都安邑夏后氏凡出師征討誓告於軍中欲民先事而成其思慮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殷者湯有天下之號也凡出師征討誓告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治勇銳之意以待戰陣之事也周將夾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周者武王有天下之號也凡出師征討必待將與敵人交刃之時而誓告之用致民必死之志也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夏后氏以揖讓有天下是以正其德也未嘗用兵之刃故兵器不雜殷義也始用兵之刃矣。殷湯以義取天下初用兵之刃矣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豈非義乎葛伯事見前註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周以力取天下

盡用兵之刃矣革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諸侯會於孟津者八百鷹揚之將以百夫致師非力而何夏賞於朝貴善也。夏后之賞有功者於朝貴人之善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殷家戮有罪者於市威人之不善也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也。周家賞有功於朝戮有罪於市勸爲善之君子懼爲惡之小人也三王彰其德一也。此題言三代之賞戮雖不同其用然賞以勸君子之善固彰其德戮以威小人之不善則善者益勸亦以彰其德也此見其治法之一亦由其心法之一夏商周三王彰顯其德則一而已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兵器不雜而用之則不鋒利長兵以之而衛長兵戈戟之類是也短兵以之而守短兵刀劍之類是也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兵器太長則難犯人兵器太短則不及人兵器太輕則銳銳則易至於亂兵器長重則鈍鈍則不能濟事戎車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戎車則夏后氏名曰鉤車先導之以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殷之車名曰寅車先導之以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周之車名

日元戎先導之以良也旂夏后氏玄首人之執也旂曲禮謂蛟龍爲旂者是也夏后氏之旂玄首若象人之執人首黑故也殷白天之道也殷之旂色白象天之義天體瑩潔故也周黃地之道也周之旂色黃象地之道地之體黃故也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章士卒所戴之章也夏后氏之章用日月尚其明也殷以虎尚威也殷之章用虎尚其威猛也周以龍尚文也周之章用龍尚其文彩也師多務威則民詘少威則民不勝師旅之中若多務威則民心詘而不伸若少務威則民力不爲制勝上使民不得其義百姓不得其敘技用不得其利牛馬不得其任在上者使民不得介其宜則百姓不得其倫敘技用不得其所爲牛馬不得其任使有司陵之此謂多威多威則民詘爲有司者又凌辱之此所謂多務威也多務威則民心詘而不勝矣上不尊德而任詐慝不尊道而任勇力不貴用命而貴犯命不貴善行而貴暴行在上者不尊有德之人而任用奸詐邪惡之人不尊有道之人而任用有勇多力之人不

貴用命之人而貴犯命之人不貴善行之人而貴暴行之人陵之有司此謂少威少威則民不勝又陵辱其有司此所謂少威也少務威則民力不能制勝也軍旅以舒爲主此題在一敘字認出許多愛民養士之意舒者非但日行三十里以足民之力抑且與士卒同勞佚使民有暇日以修孝弟忠信以出事長上則民心卽堅甲利兵矣舒則民力足者軍旅以舒緩爲主舒緩則民力足用古師行日三十里是舒則民力足矣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雖與敵人交兵致刃徒步者不趨走御車者不馳驟追逐奔走不踰行列是以其軍不亂軍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遲速不過誡命軍旅之所以固者不失其行列之政也不絕其人馬之力也或遲或速不過越將之誡命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注見前軍容入國則民德廢軍容入國則民德廢者若是軍勝於民武勝於文也國容入軍則民德弱國容入軍則民德弱者是民過於軍文過於武也故在國言文而語溫此題言文語溫於在國上看出與下在朝恭以遜修

已以待人總是一意見其不以武勇自高而能以謙遜自下如李愬入蔡州以軍政拜裴度曹彬下江南以戎禮見趙普是也在朝恭以遜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故在國言談文飾而辭語溫和所謂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之是也在朝廷恭敬而遜順所謂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是也脩治自己以待他人君不召不至君不問不言難進而易退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是也在軍抗而立在行遂而果在軍旅中辭語抗而立在行伍中當馳逐而果決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介胄者不拜任兵車不式不暇爲儀也城上不趨走恐驚人也危事不啓齒恐惑衆也在軍抗而立前漢匈奴冦雲中文帝以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細柳見軍士被甲銳兵刃彀弩持滿天子先驅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旗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旣出軍門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故禮與法表

裏也文與武左右也故禮與法一表一裏也在國尚禮在軍尚法文與武一左一右也在國尚文在軍尚武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此題言明王使民明德而有善無惡故賞罰在所不用然必以已德先之如所謂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是也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試古者賢王在上明下民之德而無所隱盡小民之善而無所廢故無廢墜之德無簡擇之民賞無所生言民皆善也罰無所用言民皆不爲惡也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有虞氏舜也舜之世不賞不罰而民皆可用者至德之所致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夏后氏但賞人之善而不用罰教之至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殷人但罰人之惡而不用賞威之至也周以賞罰德衰也周人兼用賞罰民德之衰也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賞人之功不過其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此題示民以爲善之利周在賞上看出而所以使民速得爲善之利者尤在賞不踰時上看出要本上夏殷周三代同一勸善立意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爲不善之害也罰人之過不遷移其列欲民速覩爲

不善之害也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必亡等矣。凡有大捷上下皆不賞故上下皆不誇伐其善在上者誠不伐善則不至於驕矣在下者誠不伐善必亡等矣言無彼我之分也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上下皆不伐善如此相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巳上苟以不善在巳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巳必遠其罪。凡有太敗上下皆不誅責故上下皆以不善在巳謂上在者能自責也在上者誠以不善在巳必能悔改其過在下者誠以不善在巳必能遠離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此上下若分惡若相讓之至也古者戍兵三年不典。覩民之勞也。古者戍之兵三年不典典猶籍也如役不再籍是也上下相報若此和之至也。下供上之勞上視下之勞上下相報如此者和之至也得意則愷歌示喜也戰伐而勝得意而還奏以愷歌者示喜也此題要見勝兵樂歸氣象愷歌示喜不勝歡忻鼓舞合三軍如出一聲末要見一將成功意方完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偃伯卽偃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臺所以望氣祲察災祥時觀遊節勞佚此修文之事答民之勞所以示休息其民也

按此篇首舉天子之自修所以啓士之不可以不教然教必先於倫序使之德義不相踰材力不相掩勇氣不相犯使是教化之至夏商周賞罰雖不同皆是教民以德也於是法與禮相表裏武與文相揖讓三軍凱歌于外萬民鼓舞于內皆由上人之教化先之也故標之曰天子之義。

〇〇定爵第三　此篇是論軍旅之事以首有定爵二字故以名篇此篇文義多不可曉

凡戰定爵位著功罪收遊士申教詔凡欲與敵戰先要定公卿大夫之爵百執事之位則上下大小有分而不亂若明有功有罪者則賞罰無僭濫之失收用遊說之士則能盡人之謀申明教誡詔告之法則民卻所

遵守而不化議厥衆求厥技方慮極物變嫌推疑養力索巧因心之動。此題言索用巧計因民心而動衆所謂萬全取勝也如段熲在邊十餘年未嘗安寢恤士卒榮苦范睢教秦蠶食六國之計遠交近攻最得務力任巧之術議厥衆者欲博其識也求厥技者欲廣其能也方其慮者欲討之深也極其物者盡下之情也人之所嫌者恐其嫌之誤也推明已之所疑者恐其疑之非也養兵之力者務制其勝也索人之巧者求盡其才也因人心順動而動者與民同志也凡戰固衆相利治亂進止服正成恥約法省罰。凡欲與敵戰務堅固衆心相度地利治其兵不使之亂知進止之節服從人之正言正諫誠字恐誤恥者所當恥惡也約法者法之煩也省罰者罰不濫也小罪乃殺小罪勝大罪因。犯小罪者乃殺之則有小罪者足有制勝有大罪者亦因而制勝也未知是否順天阜財。懌衆利地右兵是謂五慮。順天之時阜民之財說衆之心利地之因兵之用此謂之五慮順天奉時。順天者謂奉天之時也所謂陰陽寒暑以時制之也昔春秋之世歲星在越而吳伐之後三十六年越滅吳夫吳越之君德均勢敵闔廬興師志欲吞滅非爲拯民故歲星福越而禍吳此不順陰陽而敗者也漢高入關之年歲在東井而秦見滅何哉蓋秦始皇信讒拒諫虐害生民二世胡亥惟務殺戮此歲星不爲福而反爲禍也又若用武以甲子日興師而勝紂以甲子日興師而敗宋劉裕伐南燕王慕容超以往亡日而勝是知古人但脩人事不必泥在陰陽故日天官時日明將不法闇將拘之大寒大暑不宜興師漢征匈奴士卒墮指馬援征蠻衆多疫死此皆不順天時而受害者也阜財因敵。阜財者因粮於敵也懌衆勉若。懌衆者勉而順之也所謂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昔武王有臣三千同心同德是與上同意也紂有億兆人離心離德是不與上同意也利地守隘險阻。利地者守吾國之險隘艱險阻絕之地也右兵弓矢禦殳矛守戈戟助右兵者長短相助而爲用也左傳曰天子右之吾亦右之是助也弓矢殺人於百步之外可以禦敵殳矛長兵也可用以守殳積竹八觚長一丈二尺矛鉤也長二丈戈戟亦長兵也可以助守者戈平頭戟也長六尺四寸廣二寸戟小枝向上者也長者二丈四尺短者一丈二尺又曰矛謂夷矛首矛也夷矛長二丈四尺酋矛長一丈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長以防衛其短短以救護其長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五當者迭戰則久皆

戰則強。使吾軍更迭而戰則可久使吾兵皆出與戰則力強迭戰者與爲三軍迭出以疲楚是也皆戰者隨盾使三軍皆出與秦戰是也

見物與侔是謂兩之。言見一物則思與之侔是謂兩相支持之道

王固勉若視敵而舉。爲王者當固守其衆勉而順之視敵之虛實而舉動王者

將心心也衆心心也。

馬牛車兵佚飽力也。將帥之心固是心也衆人之心亦是心也言上下要同一心耳馬所以戰牛所以載車戰車也兵器仗也佚閑佚也飽充飽也凡此數欲齊其力也

教惟豫戰惟節。民惟當豫先教之不教而戰是棄民也與敵戰惟當節量之所謂其節短是也此題言教惟豫先是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兵有節制不大勝亦不至大敗矣末要緒在將心上去教豫不徒坐作擊刺之方如厚饕顯戰投石超距心膂力裕然後戰有餘勇何不節之虞

將軍身也卒支也伍指拇也。將軍譬如人之身也百人爲卒譬如人之四肢也五人爲伍譬如人之指拇也所謂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是也

凡戰權也鬬勇也陳巧也。凡戰者權變之道也鬬者勇而赴敵也陳者巧而取勝也

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不欲不能於敵反是

用其人之所欲用者行其人之所能行者廢其不欲用不能行於敵國則反此道謂敵所不欲吾則用之敵所不能吾則行之敵所欲所能吾則廢之

凡戰有天有財有善。三者見下文

時日不遷龜勝微行是謂有天。時日不遷謂遇當戰之時日不可遷移務在必戰龜勝者古而得勝兆也微行者微妙於行事也此所謂有天

衆有有因生美是謂有財。敵人有方可謂之有因而生美此所謂有財

人習陳利極物以豫是謂有善。人習陳戰之利盡物力以備之此所謂有善

人勉及任是謂樂人。人相勉及於任使是謂樂於戰陳之人即交兵接刃而人樂死之義

大軍以固多力以煩堪物簡治見物應卒是謂行豫。大軍用固其陳多力用煩其陳堪物能簡治見物能應物卒此所謂行豫之道

輕車輕徒弓矢固禦是謂大軍。輕車馳車也輕徒步兵也有車有徒又以弓矢堅固禦守此所謂大軍

密靜多內力是謂固陳。密者戰欲密也靜者兵無譁也多內力者士氣內有餘也此所謂固守其陳

因是進退是謂多力。因是因陳之法可進則進可退則退此所謂多力

上暇人教是謂煩陳。上閑暇而人教習此所謂煩陳謂教而又教從之熟也

然有以職是謂堪物。然有職主之人謂堪爲職主其物人之也

因是辨物是謂簡治。因是辨別衆物此所謂簡治簡治者簡選治才也

稱衆因地因敵令陳攻戰守進退止前後序車徒因是謂戰參。稱量兵衆因其地之廣狹而用之因敵人之虛實強弱令陳以待之可攻則攻可戰則戰可守則守可進則進可退則退可止則止前後有序而不亂車徒相因而不絕此所謂戰參戰參者臨戰參詳而不忽也

不服不信不和怠疑厭懾枝拄詘頓肆崩緩是謂戰患。不服者下不心服也不信者衆不聽信也不和者民不和協也怠者不致謹也疑者有所惑也厭者棄絕之也懾者畏懼也枝拄者言意不相順從也詘者詰詘而伸也頓者擾亂也肆者放肆也崩者崩墜也緩者縱弛也此所謂戰患戰患者爲戰之害也

驕驕懾懾吟曠虞懼事悔是謂毀折。驕驕者驕而又驕驕之甚也懾懾者畏而又畏畏之甚也吟曠者軍有嘩吟喧曠之聲虞懼者人有憂虞恐懼之色事悔者作事後輒悔此所謂毀折毀折者敗毀而傷折也將驕者如敗項良再破秦軍有驕色是也畏敵

者如敗符堅登壽春見八公山草木皆爲晉兵有懼色是也

大小堅柔參伍衆寡凡兩是謂戰權。大小者能大能小也堅柔者有剛有柔也參伍者或參而三之或伍而五之言變化不一也衆寡者用衆用寡也凡兩凡事必兩件對待此所謂戰權權變之道也

凡戰間遠觀邇因時因財貴信惡疑。貴信者賞凡與人欲戰間其遠而觀其邇間者間使也間遠如韓信用間使知趙王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計是也因時者因天之時如黃蓋因東南風急而焚曹操舟是也因財者因敵之財如劉裕喻大峴山見南燕禾谷成熟在野而喜是也貴信者如鄭人賂晉侯歌鍾之樂晉文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是也惡疑者唐崔元義不惑妖誕而破睢州女子陳碩真是也

作兵義。作事時。使人惠。振作兵事之氣當喻以義喻以義則士氣倍作事當乘其時乘其時則易成使人當用其惠用其惠則人感恩而心服

見敵靜。見亂暇。見危難無忘其衆。見敵人當以靜待之靜則敵難爲之備見亂則暇以待之周亞夫軍中夜驚擾亂至張下亞夫堅臥不起俄頃而定張遼屯長社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勿動是不一軍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驚動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坐安遼將起兵數千人中陳而立

俄頃定郎得首謀者殺之是也又魏曹操征孫權還張遼樂進李典將七千餘人屯合肥操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書題其函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衆圍合肥乃發此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城護軍勿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君遠征在外乃救至此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勝負之機在此一舉諸君勿疑

居國惠以信。在軍廣以武。刃上果以敏。居國中當惠以信惠能懷衆信能任民在軍中當廣以武廣能容人武能威敵在兵刃上當果以敏果能決戰敏能制勝刃謂以兵刃相接也

居國和。在軍法。刃上察。居國要和和則上下相安在軍要法法則大小齊一刃上要察察者見之明也

居國見好。在軍見方。刃上見信。居國要見和好和好則上下之情不乖在軍要見方向向義則大小之心相順刃上要見信實信實則罰當罪而不濫

凡陳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凡布陳行列惟疏疏則便擊戰鬬惟密密則力齊兵器惟雜雜則難犯

人教厚靜。乃治威利章。人教以敦厚靜專乃底於治威令則利在章顯也

相守義則人勉。慮多成則人服。上下相守以義則人人自勉謀慮之事多所成就則人人自服

時中服。厥次治。物既章。目乃明。慮既定。心乃強。時人中心悅服其次序皆治中服者中心悅而誠服也物色既章顯衆目乃明若物色著乃旗幟旛麾之類所以威人之目也謀慮既定衆心乃服盛矣

進退無疑。見敵無謀。聽誅無誑其名。無變其旗。或進或退無所疑惑慮之定也若見敵而無謀慮則審聽其事而誅責之無誑其名無變其旗

凡事善則長。因古則行。誓作章人乃強。滅厲祥。凡事從於善則長久因依古道則行之誓告衆士振作人心華章明白則人力乃強又當滅息厲祥之事

滅厲之道。一曰義。被之以信。臨之以強。滅厲之道以義使各得其宜被之以衆使皆知所守臨之以強使敵莫能禦

成基一天下之形。此謂成基若能混一天下成王者之基業也其要在用賢才賢才用則民心悅服自能成一統基業所謂一天下之形者乃其一天下之心也

人莫不悅。是謂兼用其人。成王者之基業混一天下之形使人心皆喜悅此所謂兼用其人也

一曰權。成其溢。奪其好。我自其外。使自其內。一曰行之以權成其所滿盈者奪其所好愛者我軍自其外攻之鬬使其自內應之成其溢者驗之也奪其好者孫子所謂先奪其所愛者是也

一曰人。二曰正。三曰辭。四曰巧。五曰火。六曰水。七曰兵。是謂七政。任用賢人正以率下修爲辭命盡其功必慎火攻之法修水之利治兵有法此所謂國之七政也

榮利恥死。是謂四守。榮寵渥也利貨財也二者人之所欲恥羞辱也死刑戮也二者人之所惡榮利所以賞善恥死所以罰惡此所謂國之四守也此題言軍有七政推隨時爲道而謹守在四者如顏杲卿與袁履謙行指祿山衣榮寵可却之一証也魯仲連辭金不受願赴東海死此貨利可辭之一証也張淳言世濟忠貞以未雪敵讎爲恥此廉恥是屬之一証也顏真卿見李希烈願受一刎以快心事此視死如飴之一証也

容色積威。不過改意。凡此道也。容色者容人之色所以勸善積威者積我之威所以懲惡二者不過更改志意而爲之凡此皆滅厲祥之道也

唯仁有親。有仁無信。反敗厥身。唯仁者有所親所謂民罔常懷懷於有仁是也若空有仁心而不實之以信則反敗其身也

人人。正正。辭辭。火火。人人若任人而選其所當任之人也正正者正其所當正者也辭辭者修辭命以責人言其所當言者也火火者火其所當火不可輕用焚滅以傷人害物者也

凡戰之道。既作其氣。因發其政。假之以色。道之以辭。因懼而戒。因欲而事。蹈敵制地。以職命之。是謂戰法。凡戰之道既振作其士衆之氣因關法其刑賞之政假借之以顏色引導之以言辭因其心懼而戒飭之因其所欲而往使之蹈敵人之境制敵人之地各以其事命之此所謂戰法也

凡人之形。因衆之求。試以名行。必善行之。凡人智勇貪愚之形必由衆人中求之試之以名行若名與行相稱則謂之君子又必擇其善而行之可也

若行不行。身以將之。若行而行。因使勿忘。三乃成章。人生之宜謂之法。若令之行而不能行必身先以將之若令之行而能行因使勿忘於心三令之乃成章也人生而得義之宜謂之法

凡治亂之道。一曰仁。二曰信。三曰直。四曰一。五曰義。六曰變。七曰專。仁者愛之理也信者不欺人也直者無私曲也一者法令齊也義者事合宜也變者知變通也專者權不分也

立法。一曰受。二曰法。三曰立。四曰疾。五曰御其服。六曰等其色。

七日百官宜無淫服。立軍國之法受者量能容受法者令必嚴明立者守必堅定奉者事必速為御服者治其甲冑等服等色者別旂物之色百官無淫服百官不服淫亂之服凡軍使法在已曰專。與下畏法曰法。軍無小聽。戰無小利。日成行微曰道。軍旅中使法令自已出謂之專上與下皆知所畏謂之法不聽小謀不爭小利日圖成功而行事微妙為正道凡戰正不行則事專。不服則法不相信則一。若怠則動之。若疑則變之。若人不信上。則行其不復。自古之政也。凡戰若正不可行則務在專一下不服則申之以法人不相信則示之以誠動作之則不怠變更之則疑釋人不相信更不反復以孚之

按三軍之心志難一。惟爵位定。則衆方有所禀承而功罪勢懲。服然大明而將心衆心無不各肅為一。心矣然尤以教訓為先節制為用始有以一天下之形而王之基業成矣。故軍有七政。惟隨時以為用。而謹守之道。又在於四者。他如治亂之道。與夫立軍之法。雖曰各有其七。要之以戰正為主。一以古政。為因而已矣。

○○嚴位第四　嚴位者嚴整其位也以首有位欲嚴三字故以嚴位名篇內亦多闕文誤字

凡戰之道。位欲嚴。政欲栗。力欲窕。氣欲閑。心欲一。凡戰陳之道卒伍之位欲嚴整嚴整則不至於亂軍旅之政欲嚴栗嚴栗則下不敢犯衆人之力欲輕窕輕窕則力銳士卒之氣欲閑習閑習則氣盛上下之心欲專一專一則心齊此題言三軍以氣為主以心為本氣閑則充塞心一則堅固此所以為戰勝之道若一涉輕躁二三便立見勝負王孫滿繇此以卜秦師之敗有見于心氣之先也凡戰之道。等。道。義。此題要看道義二字兵以道以義勝今行陣之際惟以道義為等級最得戰勝之策矣立卒伍。定行列。正縱橫。察名實。等者任之有等級也立卒伍之長定行列之位正縱橫之方察名與實相稱與否也立進俯。坐進跪。畏

則密。危則坐。立而進者當俯其身坐而進者當跪其足有畏則密其陳而待之見危則坐而俟之坐蹲坐也蹲坐則易奮起也遠者視之則不畏。邇勿視則不散。敵遠而瞻視之則衆不畏敵近而勿視之則衆不散位下左右下。甲坐誓徐行之。卒伍之位使在下之人分左分右孫子教女兵分左右隊是也又使在下之人皆被甲而坐若春秋左氏傳裹糧坐甲是也誓戒既畢使徐徐而行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乃止齊焉是也位逮徒甲。籌以輕重。振馬譟徒甲畏而密之。凡卒伍之位逮徒步者皆甲然後籌以輕重之權振起騎兵使步之甲者皆譟呼之陳而待之跪坐。坐伏。則膝行而寬誓之。跪而坐坐而伏膝行則寬以誓之寬謂不狹迫起譟鼓而進。則以鐸止之。譟呼而起鼓之而進欲往則以鐸止之銜枚誓。糗坐膝行而推之。枚如箸啣於口有劃結項中以止語也謂夜欲襲敵則啣枚而誓糗乾糗也若食糗糗則令小坐膝行而推之執戮禁顧。譟以先之。執戮敵人禁勿延顧當譟呼以先之若畏太甚。則勿戮殺。示以顏色。告之以所生。循省其職。所執之人若畏懼太甚則勿戮殺示之以顏色寬之也告之以所生之道活之也循省其所守之職任之也凡與敵戰軍中有長怯若破之不進未聞金先退須威所殺之以戒其衆若三軍之士人人皆懼則不可加誅戮重壯軍威須假之以顏色示以不畏說以利害喻以不死則衆心自安法曰殺戮禁畏太畏則勿殺戮示之以顏色告之以所生如南史陳武帝討王僧辯先召文章與謀府僧辯婿杜龕據吳興兵甚衆武帝密令文章還長城立柵備之龕遣將杜泰乘虛掩至將士相視失色帝言笑自若部衆分明於是衆心乃定凡三軍人戒分日。人禁不息。不可以分食。方其疑惑。可師可服。凡行三軍一人之戒不過分日一人之禁不過一息不可以分食敵方疑惑之時則可用師而服之凡戰以力久。以氣勝。以固久。以危勝。本心固。新氣勝。以甲固。以兵勝。凡戰之道以力持久以氣制勝力者佚飽是也氣者朝氣銳一鼓作氣是也兵以固則能久以危則能勝凡車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輕勝。凡車以密則固徒以能坐則固如鳥之將擊以斂其翅斂之將搏必伏其身故徒以能坐為固也甲以堅重為固兵以輕者便利也人有勝心。惟敵之視。人

有畏心。惟畏之視兩心交定。兩利若一。兩為之職。惟權視之。人有畏懼制勝之心惟視敵之虛實如何敵虛然後勝可為也人有畏懼之心惟視其畏之如何若畏將甚於畏敵者勝畏敵甚於將者敗勝心與畏心兩心交定則兩利若一矣勝心畏心凡兩為之主惟以權變視之

凡戰以輕行輕則危。以重行重則無功。以輕行重則散。以重行輕則戰。故戰相為輕重。凡與人戰以輕兵行輕地則危殆而不安入人之地不深者為輕地輕地則無止輕兵行輕地所以危也以重兵行重地則無功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重地則掠重兵行重地所以無功也以輕兵行重地則致敗如龐涓棄其步兵率輕銳倍日併行深入重地敗於馬陵是也以重兵行輕地則務戰如司馬宣王伐遼東公孫文懿阻水相拒宣王下令兵直趨襄平文懿出兵邀之宣王三戰三捷是也故戰道須要相為輕重可也

舍謹兵甲。行慎行列。戰謹進止。舍止要謹兵甲防敵人之襲也軍行要慎行列慮敵之邀也與人戰要謹進止恐敵之乘也如宋鉏樂懼勝鄭退舍於大渠不設備為鄭所獲屈瑕伐羅師至鄢亂次以濟且不設備為羅所敗桓王伐鄭七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衛為右拒以當陳人于

繻葛旝動而鼓陳蔡衛皆奔此非謹兵甲行列進止之一證也

凡戰敬則慊。率則服。上煩輕。上暇重。奏鼓輕。舒鼓重。服膚輕。服美重。凡與人戰能敬其事則心慊足也能以身率下則眾心服在上者令煩則人輕在上者令暇則人重奏鼓欲其輕則人趨戰舒鼓欲其重則進止易膚淺也服色淺薄則人輕服色鮮美則人重

凡馬車堅。甲兵利。輕乃重。凡馬車堅壯甲兵犀利輕兵乃可以行重地也

上同無獲。上專多死。上生多疑。上死不勝。上指王將而言也同阿比也專擅也生期必於生全而不致死也死期必於致死而不愛生也將有阿比之私必不公故不得眾人之心將自專擅必不受諫故在下之人多得罪而死將期必至於生全則不能果敢於戰故多疑或之心將期必於死是勇而無謀者故不能勝敵

凡人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凡在下之人感惠愛之深則致死激而怒之則致死畏之以威則致死勸之以義則致死誘之以利則致死此所謂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也

凡戰之道。教約人輕死。道約人死正。凡戰之道以教令約束之則人輕於死以道義約東之則人死於正死於正謂將死鼓御死轡百官死職士眾死行列是也

凡戰若勝若否。若天若人。凡與人戰觀吾士卒有制勝之氣則闘觀吾士卒未有制勝之氣則守又當順天時人事則戰無不勝矣

凡戰三軍之戒無過三日。一卒之警無過分日。一人之禁無過皆息。凡欲與人戰三軍警戒之命無過三日之中一卒警示之言無過半日之內一人禁止之令無過時息之間

凡大善用本。其次用末。執略守微。此題要認本末二字謀略為本勇力戰闘為末兵之大善本為先而末次之執略守微正用本之道若無謀而徒勇抑末也有鷹揚之尚父則有虎賁之熊羆而孟津之績可坐收也

本末唯權。戰也。凡大善者用本以制勝其次若用末以制勝末謂斬將搴旗也執持也略謀也執之以深謀守之以微妙此即所謂本也用本用末唯以權變此戰道也

凡戰三軍一人勝。大凡勝三軍之眾者在一人之能制勝耳若張遼守合肥與吳戰唐太宗征遼東薛仁貴與蓋蘇文戰皆一人制勝而後能勝三軍也

凡鼓。鼓旌旗。鼓車。鼓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七鼓兼齊。凡鼓所以進三軍也而其中各有所主焉有鼓之而開合旌旗以進兵者有鼓之使車前驅者有鼓之使騎前衝者有鼓之使

步兵前行者有鼓之使整治兵器者有鼓之使左顧左右顧右前顧前後顧後者有鼓之使坐作進退者此所謂鼓首鼓足七鼓若兼齊則大小畢戰三軍皆戰矣

凡戰既固勿重。重進勿盡。凡盡危。凡與人戰行陳車馬甲冑既固勿用持重者用重兵進戰勿得盡行凡重盡行則危殆而不安矣

凡戰非陳之難。使人可陳難。非使可陳難。使人可用難。非知之難。行之難。凡與人戰非陳列行陳之難使人可陳為難又非使可陳為難使人可用為難言得人而用之則可陳矣

人方有性。性州異。教成俗。俗州異。道化俗。凡人每方各有所稟之性此性字兼指氣質而言也以氣質而論性則九州之人各不同但以教變化之則成美俗民之風俗九州又各異但以道變化之則可使之同也此一節蓋言化民成俗之義

凡眾寡若勝若否。兵不告利。甲不告堅。車不告固。馬不告良。眾不自多。未獲道。凡兵眾寡既勝與否兵刃不告其利甲冑不告其堅車乘不告其固馬足不告其良告者言之於上亦誇伐之義眾士不自誇其功及是則不得其為臣之道矣

凡戰勝則與眾分善。若將復戰則重

賞罰若使不勝取過在已復戰則誓已居前無復先術勝否勿反是謂正則戰不在已則與衆人分善分善分功也若還復與人戰則重立賞罰若使人戰脫其不勝取過在已復戰則誓戒之使居前列無復先任以智術或勝或否勿反此道此謂正人之法則也凡民以仁救以義戰以智決以勇鬬以信專以利勸以功勝凡民以仁愛救其危難以義激之使戰以知斷決其是非以勇率之使鬬以信專一其心以利勸其勤情以功較其所勝故心中仁行中義堪物智也堪大勇也堪久信也故上之心中乎仁而行中乎義也堪別物之是非者智也堪任大事者勇也堪與衆悖久者信也讓以和人自治自予以不循爭賢以為人說其心効其力相讓以和則人人心自治予循許也不循不順於理謂事有不順於理上之人自歸於已則下之人皆爭相賢以有為而人乃說其心効其力矣凡戰擊其微靜避其強靜擊其倦勞避其閑窕擊其大懼避其小懼自古之政也凡與人戰擊其兵微弱而靜者避其兵強盛而靜者擊其兵之還來而勞倦者避其兵之閑習輕窕者擊其敵人之大懼者大懼是畏我者也避其敵人之小懼者小懼是自謹者也此謂自古之政也

揆位嚴則等威辨政栗則威令振守氣養心誠戰勝之第一道也然欲勝敵先在畏將畏將自不至畏敵而勝策在我矣又舍止必備兵甲者所以防驟襲也軍行必慎行列者所以防遏敵也臨戰必謹進止者所以防潰亂也此軍事始終惟以戒懼為樞機末言兵之大者善用本固先於謀畧而勇力戢之以行此又為將之道不貴勇而貴謀

○○用衆第五

用衆者用衆以戰也以其首有用衆二字故以名篇

凡戰之道用寡固用衆治此題言戰道在於善用衆寡兵寡先固陣敵不得以強壓之兵衆先整飭敵不敢以撓亂之也寡者須變化劉舜卿令士卒更易服色環迴城郭是也衆者利正治兵師戒嚴右廂初駕數日中左則受之是也用衆在進止齊師敗魯公將逐之曹劌下視其轍亂登車見其旗靡乃麾而進用寡在進退金人襲宗澤得字營驚去澤曰虜大至過河當風驟雷擊反襲其營寡利煩衆利正凡戰陳之道若用寡宜堅固其陳若用衆宜整治其陳兵寡宜頻變化出奇以制勝兵衆宜踐墨隨敵利以正合而制勝是正亦勝奇亦勝也用衆進止用寡進退用衆要知進知止所謂五伐六伐乃止齊焉用寡要知進知退所謂進不可當退不可追是也凡戰若我衆敵寡不可戰於險阻之間須要平易寬廣之地聞鼓則進聞金則止無有不戰勝法日用衆則止如晉元府秦符堅進屯壽陽列陣臨淝水晉將謝元相拒元使請符堅融日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為陣是不欲速戰請將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日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日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為然遂麾兵使却衆因亂而不能止於是元與謝琰桓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淝水布軍拒張耗小退元琰仍進兵大戰淝水南堅衆大潰衆以合寡則遠衆而闕之我衆以合敵人之寡若則遠圍而闕其一面所謂圍師必闕是

也如曹操圍壺關下令日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曹仁言於操日圍城必示之以開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為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城遂降若分而迭擊寡以待衆若衆疑之則自用之若分兵而更迭擊之是寡以待衆也若衆有所疑懼則自用權以制勝擅利則釋旗迎而反之若專欲爭利則釋旗迎而反擊之敵若衆則相衆而圍裹敵人若衆則相視彼衆如何而受其圍凡戰若敵衆我寡暴來圍我須相察衆寡虛實之形不可輕易遁去恐為尾擊當於陣外向受敵之圍雖有缺處我自塞之以令士卒必四面奮擊必獲其利法日敵若衆則相衆而受敵北史魏普泰元年高歡討泰信都校尉余朱光孝武帝永熙元年春拔鄴余朱光自長安兆自晉陽度律自洛陽中遠自東郡同會于鄴衆二十萬夾洹水而軍歡出頓紫陌馬不滿三千步不滿三萬乃於韓陵為圓陣連牛驢以塞歸路將士皆為必死還精銳步騎從中出四面擊之大破兆等敵若寡若畏則避之開之敵人若寡少則謹畏則且避之開其以同其便凡戰背風背高左高右險歷沛歷圯兼舍環龜凡與人戰

背風之逆背山之高左高右險若右背山陵前左水岸也沛澤也圯道路傾壞之地歷者過之而不止也環龜地形之似環龜若安舍止之也凡出軍行陣或遇沮澤圯毀之地方陪道兼行速過不可稽留也若不得已與不能行如地道遠日暮宿師於其中必就地宿之環龜都中高四下為圓營四面受敵一則防水潦之厄一則備四圍之寇法曰歷沛圯兼舍環龜唐甘露元年奚厥阿史德溫傅反詔吏部尚書右衛大將軍裴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營討之軍次單于界北暮已立營塹壕既周行儉更命徙營高崗吏曰吏士安者不可擾不聽徙之北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嘆因問曰何以知風雨也行儉笑曰自今但依我節制毋問我所由知也

凡戰設而觀其作視敵而舉待則循而勿鼓待衆之作攻則屯而伺之。凡與人戰行陣既設觀其動作如何又當視敵虛實而舉敵若待我我則順其意而勿鼓進其兵待敵之動作如何若來攻我我則屯兵伺之何為屯而伺之秦伐韓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屯武安西秦兵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有間者來見趙奢厚食而遣之間者回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以遣秦間後乃卷甲而趨之一日一夜至令善射者離閼與五十里埋伏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趙奢發兵擊之大破秦軍

凡戰衆寡以觀其變。此題重一變字發意變者驍捷制勝而不泥于衆寡之常也有衆而故示之以寡所以誘敵以輕進也有寡而虛張以為衆者所以懼敵以速退也善用戎者惟在變通以取勝而衆寡固在將之善用何如耳

進退以觀其固危而觀其懼靜而觀其怠動而觀其疑襲而觀其治。凡與人戰或用衆或用寡以觀其變動如何一進一退以觀其固備如何以危迫之勢臨之而觀其懼之如何以治之而觀其怠心如何設詐動之而觀其疑惑如何以兵潛襲之而觀其治亂如何

擊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襲其規。敵人心志疑惑則擊之敵人倉卒而來則加之致其力之屈畏敵之規也

因其不避阻其圖奪其慮乘其懼。避當作備因其不備即所謂乘

其無備也阻其所謀奪其所慮即所謂上兵伐謀也乘其敵之畏懾即所謂擊其大懼也

凡從奔勿息敵人或止於路則慮之。凡從敵之奔致勿得止息敵人或止息於路則慮之恐有伏也凡追奔逐北須審真偽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當須應之若旗參差而不齊鼓大小而不應號令喧囂而不一此真敗却也可以力逐法曰凡從勿息敵人或止於路則慮之唐武德元年太宗征遼東其將宗羅睺拒之大破於淺水原太宗帥騎征之直趨折墌圍之仁果將多臨陣來降復還取為太宗縱遣之須臾各乘馬至太宗具知仁果虛實乃進兵合圍縱辯士諭以禍福仁果遂降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破敵乃捨步兵又無攻具徑薄城下咸疑不克而卒下之何也太宗曰此權道也且羅睺所將皆隴外人吾雖破之然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果收而撫之未易克也迫之則兵散隴外折墌自虛仁果破膽不下為謀所以懼而降也

凡近敵都必有進路退必有反慮。凡近敵之都邑吾必要有前進之路若無進路則無所往也退亦要有還反之慮無反慮恐為敵所薄也

凡戰先則弊後則懾息則怠不息亦弊息久亦反其懾。凡與人戰若先敵而動則致疲弊而為敵所乘後敵而動則畏懼而為敵所欺若休息之則息心必生若不休息之其力亦致疲弊休息若久有畏懼之心

書親絕是謂絕顧之慮。凡初入敵人之境疆場之限所過閼梁津要使吾軍在後告畢書絕所以禁人內顧之情而止其退還之心也

選良次兵是謂益人之強。揀擇良材以次其兵是謂益吾衆人之強

棄任節食是謂開人之意自古之政也。任負任之物也棄任即孫子所謂士無餘則之意節食者約其軍之食也如春秋左傳所謂塞井夷竈項羽沉竈破甑持三日糧之意已上二者皆自古行軍之政也

按前二章辭簡嚴而味雋永於治國安邦之中寓建威銷萌之義良足述矣定爵以下專言戰伐大屬權謀後人遂以為穰苴之說要其動必稱古有可奉為蓍蔡者有可竟廢附太者有可師其意不必泥其辭者因是議而融通焉又何古何今何司馬何穰苴之足較也

司馬法上卷終

尉繚子兵機小引

自周德衰驕語王道者輒見以爲迂故予與子說多不錄尉繚謹人事道勝威勝富民富士刑上究賞下流兵教兵令等語大旨多脗合孟氏而不失孫之詭吳之刻司馬之膠柱侃侃鑿鑿可底成績令惠王能用之寧第雄覇一時盡洗三敗之恥必可包舉六國不爲二世之亡何至匯韓趙而折入於秦吾故不惜衛鞅之不用不殺而於尉繚之不用爲之掩卷三嘆息也今觀其書通卷論形勢而已其於誅逆尤嚴至末篇謂善用兵者殺十之半次殺十三下殺十一是何可訓也且語多谿刻其學宗衛鞅無疑然所稱訓卒練兵料敵制勝即孫吳當不遠過而究不能扶東敗西喪之魏者豈惠王未必用之與抑當時嚴滑用事妬賢嫉能如此人一見尉繚見幾遠引卒莫知所之今不可攷矣

古宣張一龍雲昭甫識

尉繚子兵機下卷目錄

總二十四則

天官第一 兵談第二
制談第三 戰威第四
攻權第五 守土第六
十二陵第七 武議第八
將理第九 原官第十
治本第十一 戰權第十二
重刑令第十三 伍制令第十四
分塞第十五 束伍令第十六
經卒令第十七 勒卒第十八
將令第十九 踵軍令第二十
兵教上第二十一 兵教下第二十二
兵令上第二十三 兵令下第二十四

尉繚子兵機下卷目錄終

新編尉繚子標題引証韜畧世法卷之下

楚潭　李騰芳　編輯
粵東　丘　璿　參印

尉繚子 尉姓繚名魏人乃鬼谷子高弟善察陰陽深通兵法與弟子隱于夷山因梁惠王聘召陳兵法二十四篇

○○天官第一 此論天官之說不如盡人事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黄帝刑德可以百勝 此題以刑德爲言使是戰國雜伯之歷皆惠王聞ㄖ一問有意百勝非知帝道者 有之乎。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黄帝者人事 此題言黄帝立定井以制兵必有天官書時日陰陽之向背然而不外以人事爲本尉繚子其知道之言乎 而已矣何者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 此題責人事不責天官是即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意 按天子曰背水陣爲絕地向阪陣爲廢軍 背水陣敵在吾前水在吾後也向阪陣敵處高吾處下也絕地廢軍謂陷之死地有廢絕之形無生全之勢也 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陣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陣哉 以有道伐無道紂雖得天官之陣何益於用 楚將公子心 心公子名 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 古者謂彗柄在齊宮勝不可擊 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鬪者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 此見天官之不可拘 黄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 言先質之鬼神不若先稽我之智識是之謂天官不過盡我人事而已嫌化內侵尹吉甫以六月出師伐之至於太

原李愬雪夜入蔡州謝賊以往亡之忌度我不來正可擊之若拘於冬夏之法則舛矣

○○兵談第二 此論治兵之法

量土地肥磽而立邑建城稱地 稱地廣狹 以城稱人以人稱粟 稱粟多寡 三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戰勝於外備主於內勝備相應猶合符節 此題重符節二字言其戰守各有機宜不容一毫乖方故日若合符節 無異故也治兵者若秘於地若邃於天 此題以天地二字生論搃言兵機隱藏不測若入于九地之下出于九天之上抱如天地之生於無者要見神化不測之意 生於無 即承上秘邃言之 故開之 大小皆於開也 大不窕小不恢明乎禁舍開塞民流者親之地不治者任之夫土廣而任 地廣大而可耕 則國富民衆而制 民衆盛而有制 則國治 如希顏治萍鄉野無惰農羊祜屯襄陽開荒百頃是也 富治者民不發軔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

故曰兵勝於朝廷 此題要重朝廷二字爲主取勝在朝廷以國之富且治也可見决勝雖在將而制勝尤在君也 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陳而勝者將勝也 主勝〻于朝廷將勝〻于行伍 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 此言不可因忿興當審其勝不勝之勢也如曹操出師因軍士苦渴指前林有梅樹軍士望梅可以止渴又曹瑋知渭州方對奕有報卒叛入西夏者瑋佯怒曰吾遣之汝何顯言西夏聞而疑盡誅叛者此可爲治兵生於無之一證也 患在百里之內不起一日之師患在千里之內不起一月之師患在四海之內不起一歲之師 兵速則能乘人之不及發則謀定滅而難制矣 將者上不制於天 無天于上也 下不制於地 無地于下也 中不制於人 無君于後無敵于前 寬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財夫心狂耳聾目盲以三悖率人者難矣兵之所及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緣山亦勝入谷亦勝方亦勝圓亦勝 隨地制兵無往不勝 重者如

山如林如江如河此狀重兵之類輕者如炮如燔此狀輕兵之類如垣壓之如
雲覆之令人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合不能分分不能合左不得以右
右不得以左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兵如總木弩如羊角旋風也曲而上行勢不可遏
人人無不騰陵張膽絕乎疑慮堂堂決而去此言行兵之勢如此則人人騰躍變
駕張膽絕疑而往無不勝要從民富國治上看

○○制談第三此篇論兵家行伍之制賞罰之制統馭之制農戰之制用賢之制故曰制談

凡兵制必先定此題要看必行上見爲定字所謂行兵有紀律也若無制之兵即有兵而不先定其制非所以取勝之道也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金鼓所指則百人
盡鬬陷行亂陳則千人盡鬬覆軍殺將則萬人齊刃天下莫能
當其戰矣此題言兵制先定則萬人併力齊心有不戰戰必勝而天下莫能當矣要根定制來古者士有

韜畧世法　下卷 尉繚子　三

什伍車有偏列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先死者
亦未嘗非多力國士也損敵一人而損我百人此資敵而傷我
甚焉世將不能禁征役分軍而逃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
世將不能禁殺人於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殺人于五十步之內
者矛戟也將已鼓而士卒相囂拗矢折矛抱戟利後發戰有此
數者內自敗也世將不能禁士失什伍車失偏列奇兵捐將而
走大衆亦走世將不能禁夫將能禁此四者四指損敵一人以下則高山
陵之波水絕之堅陣犯之不能禁此四者猶亡舟楫絕江河不
可得也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明賞
於前決罰於後是以發能中利動則有功此題有功字在明賞決罰上看明賞則軍
士有所慕而勇力克敵決罰則軍士有所畏而忘身徇國此戰功所由成也令百人一卒千人一司
馬萬人一將以少誅衆以弱誅強試聽臣言其術足使三軍之
衆誅一人無失刑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況國人乎此言統馭有制
可使三軍之衆不相叛惡一夫仗劍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臣謂非一人
之獨勇萬人皆不肖也何則必死與必生固不侔也聽臣之術
足使三軍之衆爲一死賊莫敢當其前莫敢隨其後而能獨出
獨入焉獨出獨入者王霸之兵也此題根上三軍之衆爲一死脉來吾三軍併力爭死則進
不可當退不可追自獨往獨入如入無人之境弟兵以王伯合言則是以伯功雜之非桃王不嗜殺人之風也有提十
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桓公也有提七萬之衆而天下莫
當者誰曰吳起也有提三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武子也

韜畧世法　下卷 尉繚子　四

今天下諸國士所率無不及二十萬之衆然不能濟功名者不
明乎禁舍開塞也明其制明禁舍開塞之制一人勝之則十人亦以勝
之也十人勝之則百千萬人亦以勝之也故曰便吾器用養吾
武勇發之如鳥擊如赴千仞之谿今國被患者以重寶出聘
以愛子出質以地界出割得天下助卒名爲十萬其實不過數
萬耳其兵來者無不謂其將曰無爲天下先戰其實不可得而
戰也先戰則損兵折衆量吾境內之民無伍莫能正矣經制十萬之衆
而王必能使之衣吾衣食吾食戰不勝守不固者非吾民之罪
內自致也天下諸國助我戰猶良馬騄駬之駛彼駑馬鬐興角
逐何能紹續也吾氣哉吾用天下之兵以爲用此題要知用者用之以戰也合天下

之用爲吾之用則戰無不勝可知然用非用天下人之力用天下人之心則得道者多助吾制天下之制以爲制。修吾號令。明吾賞罰。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此題欲以貴戰功軍士有欲爵之心則自勇于戰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者此也使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此即古者藏兵于農之意使民爭務農戰則國富兵強而天下自無敵矣天下無敵則以吾民即吾兵也故曰發號出令。信行國內。民言有可以勝敵者。毋許其空言。必試其能戰也。視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之。必能內有其賢者也。不能內有其賢。而欲有天下。必覆軍殺將。如此。雖戰勝而國益弱。得地而國益貧。由國中之制弊矣。此言輕戰之言不可聽當內有賢人與謀也否則反取覆敗耳若此者亦知其國中之制度弊壞而不修明故也通篇總重兵制必先定意如周亞夫立營細柳軍中不容天子驅段志玄列壁章門軍中不納天子使呂蒙之法嚴取笠岳飛之令誅奪釜此皆兵制先定之一證也

○○戰威第四此篇論用戰之威

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爲之用。此道勝也。審法制。明賞罰。便器用。使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破軍殺將。乘闉發機。潰衆奪地。成功乃返。此力勝也。王侯知此。所以三勝。此題雖有三勝然須以道字爲主威力藉道而行所謂得道者多助也此又王者不可不知者畢矣。夫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鬭。氣奪則走。刑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奪敵者五。此五者任下一曰廟勝之論。即孫子廟算勝者得筭多也二曰受命之論。即太公論立將之意三曰喻根之論。即太公論越江河渡溝塹意四曰深溝高壘之論。守欲固也五曰舉陳加刑之論。此五者。先料敵而後動。此題以奪敵之氣爲上蓋以五者料敵皆不知我而後動兵是我之氣實敵之氣虛而必勝矣是以擊虛奪之也。謂擊敵之虛而奪其氣也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於人。此題亦以氣爲主我實而敵虛故奪人而不奪於人奪者心之機也。令者一衆心也。衆不審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衆不信矣。衆心不能審察則是非邪正不分而事數變更由是號令不一而人不見信矣故令之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申。故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令一則下之聽自專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事一則下之志自定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故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饑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古者率民。必先禮信而後爵祿。此題以心字爲主謂以心感心也禮信本斯民同具故先以身率之而後以爵祿勸之先廉

恥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故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勵衆士。此題亦本上禮信爵祿來論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勵。則士不死節。士不死節則衆不戰。勵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此題言厚民之生乃所以爲勵士之道也。爵列之等。死喪之親。民之所營。不可不顯也。必也因民所生而利之。因民所營而顯之。田祿之實。飲食之親。鄉里相勸。死喪相救。兵役相從。此民之所勵也。此言勵士之道使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墻。動如風雨。車不結轍。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此言戰以人心固結爲本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饑。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此題言王者之務甚多惟務耕務守務戰三者其本也然三務之中又須以耕爲本此古者藏兵于農之意也又

兵爲急則是以兵爲本也也本務者兵最急故先王專於兵有五焉委積不
多則事不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士不選則衆不强備用不
備則力不壯刑賞不申則衆不畏務此五者靜能守其所固動
能成此題言專務兵事之五則能守固而成其所欲然此亦非專兵所能致也其所欲夫以居攻出
則居欲重陳欲堅發欲畢鬬欲齊此言兵有五務故易靜皆利也以居攻出以居守而攻客
出之法如淮準之禦獎册欲令隻輪不返岳飛之破兀术欲直抵黃龍府是也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
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所謂上滿下漏患無所救如三空西晝之
國即蕭何無以繼饋餉德宗無以勞滿青封椿大盈而灸漏遂移是也故曰舉賢任能不時日而
事利此題見賢能爲國之楨幹能舉而任之則國自富強所以不時日而事利者以賢能爲之効用不待卜筮也明
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

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此題人事雖指兵事而言却含人和意在内至
人貴人事而修之則致和和而天時地利兼舉矣而已夫勤勞之師將必先己謂以己身先之
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如百里奚五羖大夫之治秦是也軍井成而後
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佚必以身同之如吳起種其與士卒
同甘苦是也如此師雖久而不老不獘
按自陰符經傳世而天乙奇門六壬之書接踵爭雄乃尉繚
子獨以天官時日不若人事是即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
人和之正理也何兵譚一篇又謂無天無地欲從懸空以變
化耶然而法制之論必以農戰爲天下無敵此又從無中生
有之實着經綸也至戰威數議如先料敵而後動率身以勵

衆士欲厚民生協民欲以三戰爲先王本務究竟以舉賢任
能爲聖人貴人事之實際誠足羽翼王政爲救時良策也

○○攻權第五 此言攻取權變之法

兵以靜勝國以專勝此題要認一靜字一專字靜則自專也嚴其號令肅其紀綱明其隊伍則八心不亂
而士卒一無不勝矣力分者弱心疑者背夫力弱故進退不豪縱敵不擒
將吏士卒動靜一身此題要認一身字總要定計而不參疑背則三軍如出一心矣心既疑背
則計決而不動動決而不禁異口虛言將無修容卒無常試發
攻必衄是謂疾陵之兵無足與鬬此言背疑之害如秦符堅以百萬之衆侵晉與謝玄對陣
淝水讓秦移陣後兵却之言衆兵退走聞風聲鶴唳皆爲晉兵是也將帥者心也群下者肢節
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夫將不

心制卒不節動雖勝幸勝也非攻權也將士同一体上誠而下力上疑而下背必然之
理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所謂
卒畏將甚于畏敵者勝畏敵甚于畏將者敗也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
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
先知畏侮之權此題權字最重言爲將者當立威而使民畏我故知勝敗固先於知畏侮倘畏將半而畏敵亦
半又當以權衡之如楚人挾纊以沾恩楚兵分醪以示惠孫子演兵先斬吳王倖姬穰苴出師先斬景公嬖臣此可爲愛與威
之一證也夫不愛說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威嚴其心者不我舉也愛
在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
此顧愛威非截然兩事後世惟二視之非姑息則刻核惟愛以善施其威威以善成其愛斯達權濟變之道也戰不必
勝不可以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不然刑賞不足信也信

在期前信當先孚于人事在未兆事當預防之也故衆已聚不虛散兵已出不徒歸求敵若求亡子必欲獲也擊敵若救溺人必欲濟也分險者無戰心挑戰者無全氣鬬戰者無勝兵勇將獨出為挑戰奇兵輕出為鬬戰凡挾義而戰者貴從我起倡義自我則我有義舉之名爭私結怨應不得已怨結雖起待之貴後故爭必當待之息必當備之爭兵必當待彼之先發息兵必當備彼之乘我兵有勝於朝廷此題重朝廷二字所謂未戰而廟筭先勝也還是周法制定器用提率三軍則雖不求勝而自無不勝下題與此意重在審將上有勝於原野有勝於市井鬬則得服則失幸以不敗此不意彼驚懼而曲勝之也曲勝言非全也非全勝者無名故明主戰攻之日合鼓合角節以兵刃不求戰而勝也兵有去備徹威而勝者此題重有法上有法故勝去備以示疎虞徹威以示微弱所以誘敵而取勝也然要先權敵之虛實審將之能否而後可以舉兵

以其有法故也有器用之蚤定也其應敵也周其總率也極故五人而伍十人而什百人而卒千人而率萬人而將已其朝死則朝代暮死則暮代權敵稱量敵之虛實強弱審將審察將之智愚勇怯而後舉兵此題要在權敵審將上立論所謂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者此也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兵貴神速也必集敵境卒聚將至深入其地錯絕其道棲其大城大邑使之登城逼危男女數重各逼地形而攻要塞據一城邑而數道絕從而攻之敵將帥不能信吏卒不能和刑有所不從者則我敗之矣敵救未至而一城已降津梁未發要塞未修城險未設渠答鐵蒺藜未張布也則雖有城無守矣遠堡未入戍客未歸則雖有人無人矣六畜未聚五穀未收財用未歛則雖有資無資矣夫城邑空虛而資盡者我因其虛而攻之法曰獨出獨入敵不接刃而致之此之謂也

○○守戰第六此篇言守城之權法

凡守者進不郭圉退不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言務守者進不據郭圉退不設亭障皆不可以禦戰豪傑英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盡在郭中乃收窖廩毀折而入保令客氣十百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傷之甚也然而世將弗能知夫守者不失其險者也此題要知善攻者能據險以制勝則我之守敵不知其所以攻矣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工器用炊爨飯食者皆不在列出者不守守者不出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故為城郭者非特費於民聚土壤也誠為守其檢而不失

也千丈之城則萬人之守池深而廣城堅而厚士民備薪食給弩堅矢強矛戟稱之此守法也攻者不下十餘萬之衆其有必救之軍者則有必守之城無必救之軍者則無必守之城言不可無外援也若彼城堅而救誠則愚夫惷婦無不蔽城盡資血城言其才力而守之也城者期年之城言可守之踰一周也守餘於攻者守之力有餘於攻救餘於守者救之力有餘於守者此所以不可攻也若彼城堅而救不誠則愚夫惷婦無不守陴而泣下此人之常情也遂發其窖廩救撫則亦不能止矣必鼓其豪傑英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并於前幺麼毀瘠者并於後言城雖堅固而救者不誠則當并力出戰務在必勝十萬之兵頓於城下救必開之救者必開其圍守必出之守者必出其圍出據要塞但救其後無絕其

糧道中外相應。(守者救者皆相接應)此救而示之不誠。(作示之以不誠)示之不誠則倒敵而待之者也。(顛倒敵人使之惑亂後壯前老是也)後其壯前其老彼敵無前守不得而止矣。(守者可以出戰不得止禦)此守權之謂也。(文救集敢庸常知之期於必救智者昧焉求全取備道遂觀望雖救猶無救也如張巡許遠以無援而睢陽不守是天以完節付二人也如李懷光救奉天圍城中以爲三日不至則城陷又如姚興守相州以四百騎破金兵十萬數戰數十合皆勝援兵不至亦遂沒是并救與不救之一証也)

○○十二陵第七(此言懲陵敵人之事十有二後乃反而言之)

威在於不變惠在於因時機在於應事戰在於治氣(此題治氣在十二陵上看出兵以氣勝然須養正氣不可任血氣)攻在於意表守在外飾無過在於度數無困在於豫備慎在於畏小(小者尚畏大者可知)智在於治大(此題言周智以陵敵

人者其事雖大多只在治其大者而巳大者治則小者無不治可知矣)除害在於敢斷得眾在於下人。(此十二陵也)悔在于任疑孽在于屠戮偏在於多私不祥在於惡聞己過不度在于竭民財不明在于受間(聽詖邪之辭聞)不實在於輕發固陋在於離賢(離賢則不聞善言所以固陋)禍在於好利害在於親小人亡在於無所守危在於無號令(此十二陵之反也如楊素臨敵必先令三百人陷陣則巳如不能陷盡斬之又令他卒往返如前法將士股栗此用法何嚴也高行周之襲鄴也因夜分大雨出不意而潛渡河入城藝祖論王明遠樹長木敵疑不敢進兵又高瓊時行剽掠見帝悖慢子羽與張浚謀誅之此却敵在謀除害在斷之一証也)

○○武議第八(此言用武之議)

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此題重在誅禁不義上無故而殺人利人等皆暴亂不義之盜誅而禁之則我兵爲仁兵爲義兵自可以萬全取勝矣)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議在於一人(此題在一人字生意一人即誅暴亂禁不義之一人也如湯武是也)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此題要看不血刃字仁義之師一舉天下自心服歸往何待血刃如湯一征無敵武一戎衣有天下是也)萬乘農戰(且耕且戰)千乘救守百乘事養農戰不外索權(此題言務農戰則威自足服人不必外索別人之威權也)救守不外索助(言罷自倚也)事養不外索資(言財自足也)夫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給戰守也(交易之市可以足財用而給戰守)萬乘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凡誅者所以明武也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當殺而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賞

及牛童馬圉者是賞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此題言將者三軍之司命且以一人係一國之安危故人君欲安國全民須重智將勇將而愚將貪將不足錄也如宋太祖命曹彬戒以切勿暴掠生靈故兵至城下焚香誓不妄殺此可爲人主重將之一証矣)夫將提鼓揮枹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是興亡安危應在枹端奈何無重將也(枹擊鼓之物國家存亡安危之機係於爲將者一枹其當否之間而已可不慎哉)夫提鼓揮枹接兵角刃君以武事成功者臣以爲非難也古人曰無蒙衝(攻具)而攻無渠答(鐵蒺藜)而守是謂無善之軍(非善攻守之軍)視無見聽無聞由國無市也夫市也者百貨之官也市賤賣貴以限士人人食粟一斗馬食菽三斗人有饑色馬有瘠形何也市有所出而官無主也夫提天

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誠也。此言欲設市官以足用如漢劉巴平物價之法可也後世如蘇綽草呂惠卿制日手實之新下及雞豚又司馬光論今之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耳此可爲因有市乎起兵。直使甲冑生蟣虱者。必爲吾所效用也。鷙鳥逐雀。有襲人之懷。入人之室者。非出生也。後有憚也。畏鷙鳥之逐其後也鷙喻將雀喻士卒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孟津。過七十餘而主不聽。人人謂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則提三萬之衆。一戰而天下定。非武議。安能此合也。故曰良馬有策。遠道可致。賢士有合。大道可明。此題合字道字很說賢士與世主遇合則征伐之大道可明如太公之遇文王是也所以合者由世主以道致賢也武王伐紂。師渡孟津。右旄左鉞。死士三百。戰士三萬。紂之臣億萬。飛廉惡來。身先戟斧。陳開百里。武王不罷士民。兵不血刃。而克商誅紂。

無祥異也。人事修不修而然也。今世將不修人事而泥於時日考孤虛。占咸池。合龜兆。用龜卜其吉凶觀星辰。五星十二次風雲之變。欲以成勝立功。臣以爲難。孤虛星辰不全也如甲子旬以戌亥爲孤以辰巳爲虛之類咸池如陰陽家以辰午戌月忌卯爲咸池巳酉五月忌午爲咸池申子辰月忌酉爲咸池亥卯未月忌子爲咸池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三句見兵談論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此題全在天地字立論無天者上不爲天時之厄所制下不爲地利之險易所制所謂動於九天之上藏於九地之下且不爲君命與敵所制非良將能若是乎無主於後。無敵於前。一人驅兵如狼如虎。威之猛如風如雨。行之疾如雷如霆。聲之烈震震動之疾也冥冥謀之秘也天下皆驚。此題言兵貴神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迅霆不及掩目變不可測也勝兵似水。夫水

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爲之崩。無異也。性專而觸誠也。今以莫邪之利。犀兕之堅。三軍之衆。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此題要奇正相生處見其制勝有方正而佐之以奇奇以善用其正則兵勢無敵如水觸丘陵隨在崩摧故曰舉賢用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已。此題人事即人和之事聖人謹人事以人和爲先所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即此謹之之說也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隴畝。舍止之處隴畝亦不平治恐勞衆也樸樕蓋之。以蔽霜露。如此何也。不自高人故也。此題言吳起三善用兵非自高以卑人也觀其與士卒同甘苦而又爲士卒吮疽此所以能得人死力而富國強兵之道得之此不自高人中來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故古者介冑之士不拜。示人無已煩也。煩人而欲

乞其死。竭其力。自古至今。未嘗聞矣。煩勞也煩勞之而欲乞其死命竭其勇力爲我之用古今無是理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吳起臨戰。左右進劍。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此題要知揮兵指刃以一人而鼓動三軍使其一耳目而一心志者將事也若徒劍疾視此匹夫之勇非萬人之敵也三軍成行。一舍而後成三舍。三舍之餘。如決川源。言其銳也望敵在前。因其所長而用之。敵白者堊之。赤者赭之。堊白色赭赤色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則是也。非吾令也。斬之。欲令之行雖有將材而能先登斬馘亦不以其功掩其罪也

扶攻取權變之法。固在於立威。使吏畏將而民畏吏。夫勇在

於周法制定常用總率三軍無所不至而已然善攻尤貴於
善守有必救之軍必有必守之城守在我務令敵不能攻攻
在我務令彼不能守或出其不意或攻其無備此皆侵陵之
有道非徒以暴掠取勝也至於用武之議惟志在誅暴以救
民用賢人以行征伐不得已而後用兵聖人之所謹誠在人
事而任將在要申明法令非徒一劍之任也

○○將理第九 此篇專言斷獄之事

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 此題立論當推開說言爲將者理斷訟獄之事係爲萬物之主貴明恕以得情不可有一毫私于其間耶 不私於一人夫能無私於一人故萬物至而制
之萬物至而命之君子不救囚於五步之外雖鉤矢射之弗弗

尉繚世法　下卷　尉繚子　十五

道也故善審囚之情 言可以折獄 不待箠楚而囚之情可畢矣皆人
之脊灼人之脇束人之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士有不勝其酷而
自誣矣今世諺云千金不死百金不刑 言以賄賂求免也 試聽臣之言
行臣之術雖有堯舜之智不能關一言 此題不重在堯舜上特借以形智之極耳言理訟之官至公至明自大畏民志而囹圄可空雖有智亦莫施 雖有萬金不能用一銖 金無所用 今
夫決獄小圄 獄也 不下十數中圄不下百數大圄不下千數十人
聯百人之事百人聯千人之事千人聯萬人之事所聯之者親
戚兄弟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識故人也是農無不離田業賈
無不離肆宅士大夫無不離官府如此關聯良民皆囚之情也
兵法曰十萬之師出日費千金今良民十萬而聯於囹圄上不
能省臣以爲危也 兵者不得已而用勞民以事軍旅且猶不可況聯民於囹圄之中而爲上者不察亦已殆哉梗陽人有獄魏戍不能斷以獄上獻于將賂以女樂戍與閻没女寬侍食三嘆獻子詰其故同辭對日始恐不足是以嘆旣自咎云豈有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嘆食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是以三嘆獻子辭梗陽人不以賄聞於諸侯卅萬之後大也有以夫

○○原官第十 原官知韓子原道原性之類

官者事之所主爲治之本也制者職分四民治之分也貴爵
爵祿必稱 爵祿必與才德相稱 尊卑之體也好善罰惡正比法會計民之
具也 正謂正議比謂比擬皆法會之校計萬民者也 均井地 正經界而分田制祿也 節賦斂 兵賦稅斂有節而無橫征也 取與之度也程工人 定其程限 備器用匠工之功也分地
而守塞要 塞其要害 殄怪禁淫 殄滅怪異禁止妖邪 之事也守法稽斷臣下之節

尉繚世法　下卷　尉繚子　十六

也明法稽驗主上之操也明主守 有賢否 等輕重 等職有輕重 臣主之
權也明賞賚 以勸功 嚴誅責 以罰罪 止姦之術也審開塞守一道爲
政之要也 此題道字宜淺看只在法制上立論謂守一定之治理是爲政之要總是爲政要書一意如曹參蕭何爲相只循守一法不紛更擾亂故漢家稱致治良相日蕭曹爲首 下達上通至聰之聽也知國
有無之數用其仂也 什一也以什一之數計筭國家財利之有無也 知彼弱者強之體
也 吾強故知彼之弱 知彼動者靜之決也 吾靜故知彼之動 官分文武惟王之
二術 此題要發一衛字文官乃致太平之術武官乃戡禍亂之術二者不可偏廢然亦視世道爲輕重也 俎豆
同制天子之會也遊說間諜無自入正議之術也 所議皆出於正而邪說不得以干之 諸侯有謹天子之禮君民繼世 君王小民繼續先世也 承王之命也
天子之命令 更造易常違王明德 更改造作移易常度違背天子之明德 故禮得以伐

也官無事治(人化于善無事可治也)上無慶賞(人皆爲善無事于慶賞也)民無獄訟(息爭鬭也)國無商賈(不趨末也)何王之至也明舉上達在王垂聽也(此篇要令文齊武修文治武同寅協恭相濟成功後世相頂相軋如朱全忠聚朝士於白馬驛盡殺之李振渙嫉縉紳曰此輩自謂清流宜投黃河使爲濁流此官分文武之禍也)

○○治本第十一(此言爲治之本)

凡治人者何曰非五穀無以充腹非絲麻無以蓋形故充腹有粒蓋形有縷夫在耘耔妻在機杼民無二事則有儲蓄夫無雕文刻鏤之事女無繡飾纂組之作木器液金器腥(木之爲器液金之爲器有腥此節雕文刻鏤之器用以盛飲食者)聖人飲於土食於土(飲食者用爲器)埏埴以爲器(此題言聖人以節用爲先凡飲食皆用瓦器而使陶人爲埏埴之不欲費天下之財也如漢武帝時乘堅策履絲曳縞卒致海內虛耗民安得不告困乎)

天下無費今也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繡飾馬牛之性食草飲水而給菽粟是治失其本而宜設之制(度以禁之也)春夏夫出於南畝秋冬女練於布帛則民不困今裋(童子所着短衣)褐不蔽形糟糠不充腹失其治也古者土無肥磽人無勤惰古人何得而今人何失耶耕有不終畝織有日斷機而奈何饑寒古治之行今治之止也(得失行止以治道言)夫謂治者使民無私也民無私則天下爲一家(此題總一公字立論使民無私耕私織而天下共其饑寒則不但六合爲一家而且萬物爲一体矣此爲治之本也)而無私耕私織共寒其寒共饑其饑如有子十人不加一飯有子一人不損一飯焉有喧呼酖酒以敗善類乎(民無私則無爲非盖由治之行也如漢高祖憂囊封侯之意漢文帝斗粟尺布之謡皆利之貽誚也)民相輕佻則欲心興爭奪之患起矣橫生於一夫則民私飯有儲食私用有儲財民一犯禁而拘以刑治烏有以爲人上也(民自私則爲非而犯法盖由治之止也上因刑之非爲上之道)善政執其制(善爲政者執其法制)使民無私爲下不敢私則無爲非者矣反本緣理出乎一道(此題言善爲政者執其法制能使民無私固矣然必反求原本因緣事理而悉出于一致之道斯書善矣)則欲心去爭奪止囹圄空野充粟多安民懷遠(野之民充蒲倉廩之粟多安定衆庶懷安遠人)外無天下之難內無暴亂之事治之至也(民無私心政出于一治道之極至也)蒼蒼之天莫知其極帝王之君誰爲法則往世(已往之聖賢)不可及來世(將來之聖賢)不可待求已者也(反求其在已者)所謂天子者四焉一曰神明(神妙昭明變化莫測)二曰垂光(垂示光華顯著天下)三曰洪(大也)叙(如洪範所謂彝倫攸叙是也)四曰無敵此天子之事也野物不爲犧牲雜學不爲通儒今說者曰百里之海不能飲一夫(言無厭也)三尺之泉足止三軍之渴(言知足也)臣謂欲生於無度邪生於無禁太上神化(化行天下神妙不測)其次因物(因民而教)其下在於無奪民時無損民財夫禁必以武而成賞必以文而成(今天下耕有不終畝織有日斷機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腹令尉[illegible]蒿目有不令賈生痛哭流涕長嘆息者鮮矣)

○○戰權第十二(此言戰陣權變之法)

兵法者千人而成權萬人而成武權先加人者敵不力交(不能以力與我交也)武先加人者敵無威接(不能以威與我接也)故兵貴先勝於此(此題言行兵貴有自勝之道先以威權制勝自我則可以勝敵矣若我無制勝之術則安能勝人乎)則勝彼矣弗勝於

此則弗勝於彼矣。所謂未戰而廟筭不勝也凡我往則彼來彼來則我往相爲勝負此戰之理然也夫精神在乎神明此題精神字是諸神明字是心言兵之勝負故用兵之精微誠一在乎此神明之地先有不可勝之勢以待敵之可勝而已如畢再興與金戰於遍將舳艫盡蔽獲中權道濟唱籌量沙以郤魏軍當襄以甲兵依南山草木上敵疑走伏吳王意楚無水勾踐厭夷魚佩之吳兵夜遁此皆所謂權而神明不測戰權在乎道之所極此題要在權與道字生意權之用至于變不可測在合于兵道之極權極于道自戰無不勝有者無之無者有之安所信之正不能信我之必有必無也先王之所傳聞者任正去詐此題言行兵之道以用人爲先能任用正人除去奸詐則賞罰大明士卒向往先王所傳聞聞此而已存其慈順決無留刑故知道者必先圖此題凡兵貴知止知道者先言謀此知止之道也不知止之敗古者逐奔不遠從後不及此知止而無敗者惡在乎必往有功輕進而求戰敵復圖止我往而敵制勝矣故兵法

曰求而從之見而加之主人不敢當而陵之必喪其權此即吾不知止而敗之說凡奪者無氣恐者不可守敗者無人兵無道也意往而不疑則從之奪敵而無前則加之明視而高居則威之兵道極矣如任福不聽韓琦節制遠離渭州而敗曹瑋以鷄助示意楊備知其欲用兵王全斌平蜀獲以玉斧畫大河皆不知止知止之一證也其言無謹偷失則偷失軍机其陵犯無節破矣則致敗傷水潰雷擊三軍亂矣必安其危去其患以智決之高之以廊廟之論此題要知論出于廊廟之上所謂未戰之先廟筭先勝是也重之以受命之論委任欲專銳之以踰垠之論甚入敵境戰功欲其成也則敵國可不戰而服此題要知不戰而服者乃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敵國自心服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此也

按爲將者理獄訟之事係萬物主國貴明恕以得情然非

文武和衷以一道爲政之要未免爾流縉紳不但一獄治之不理而已其要又在上人治民者能使民無私使野充粟多民安遠懷自爭奪止而囹圄空矣是武不可奪民時損民財明矣知此則在我者有不可勝可以達權通變以與敵戰而攻必勝之策矣至於神明不測則又不可不知止而自取敗此用人用刑之道責爲將爲官者治兵善戰之法非通儒何足以語此

○○重刑令第十三

將自千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軍命曰國賊身戮家殘去其籍發其墳墓暴其骨於市男女公於官男爲奴女爲婢也自百

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軍賊身死家殘男女公於官使民內畏重刑則外輕敵故先王明制度於前重威刑於後此題又引先王之事以申前意明制度於前使上下有禮重刑威於後使士卒不犯犯之德政並行不悖非但爲刑重已也如世宗斬樊愛能等七十餘以臨陣先遁爲責君狄青誅陳曜等千餘兵以人不死力爲潰將令孤潮以雷萬春面中六矢而不動方知張巡軍令之嚴其一証也刑重則內畏內畏則外堅矣外禦固也

○○伍制令第十四此言制立什伍之法令

軍中之制五人爲伍伍相保也保其不干令犯禁十人爲什什相保也五十人爲屬屬相保也百人爲閭閭相保也伍有干令犯禁者揭首于官也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誅什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什有誅屬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

而弗揭全屬有誅閭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
閭有誅吏自什長以上至左右將皆相保也有干令犯禁者揭
之免於罪知而弗揭者皆與同罪與犯人同罪夫什伍相結上下相
聯無有不得之姦無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
私其弟而况國人聚舍同食烏能以干令相私者哉此亦商鞅令民爲什
伍而相收連坐之意此題言相保揭罪之善但干犯者全誅則
失于太嚴後世連坐之法僅以畀弁蒙或發覺不置問所由多
作姦與此意
不可不透

○○分塞令第十五此言軍中分地開塞之政令

中軍左右前後軍皆有分地方周圍也之以行垣而無通其交往
將有分地帥有分地伯有分地皆營其溝洫四圍水道而明其塞令

此題言經營其溝域而明示以開塞之禁令使不得交通使非百人無得通非其百人而入
伍之分地者伯誅之伯得以誅之不誅與之同罪軍中縱橫之道此題言設軍中
縱橫之道嚴禁干犯使姦慝可獲是分塞之令不可不嚴也如
時監軍穿壘垣以爲賈寔椺之奏曰軍令立法以威衆誅惡
以察邪令有穿軍垣
以貫穿營訃之矣百有二十步而立一府柱量人與地量人之多
寡與地之廣狹柱道相望禁行清道禁行人清道路也非將吏之屬不得通行
采薪芻牧者皆成行伍不成行伍者不得通行吏屬無節士無
伍者橫門誅之踰分越已之分干地犯人之地者誅之故內無干令犯禁
則外無不獲之姦

束伍令第十六此言約束軍伍之法令

束伍之令曰五人爲伍共一符符謂符籍漢制所謂尺籍伍符是也收於將吏之
所亡伍失已之伍也而得伍得人之伍也當之得失相當得伍而不亡有賞亡
伍而不得伍身死家殘亡長十人長百人長得長當之得長不亡有賞
亡長不得長身死家殘復戰得首長除之除其罪亡將千人之將萬人之將
得將當之得將不亡有賞亡將不得將坐離地遁逃之罪
戰誅之法曰什長得誅十人伯長得誅什長千人之將得誅伯
人之長萬人之將得誅千人之將左右將軍得誅萬人之將大
將無不得誅所謂得誅者以臨敵交鋒時言宋吳璘王盈陣法諸將援之璘曰此古木伍令也得車戰餘意無出
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璘卒
以一軍破金人貫戰之老酋此見古人用法之妙

按重刑令者固先明制度而後可以行威令則教之不可不
先也審矣而相保揭罪之善正所以除姦慝而肅刑威也至

於通行有符節采牧成行列越制踰分者皆誅此立塞之令
也然就一伍言之推而至將莫不皆然惟束伍之法嚴敗不
可謹所當酌用以救弊者

○○經卒令第十七此言經理士卒之法令

經卒者以經令分之爲三分焉若大國三軍故分卒爲三分左軍蒼旗卒戴
蒼羽左青龍也右軍白旗卒戴白羽右白虎也中軍黃旗卒戴黃羽黃爲土土
居中也卒有伍章章號也卒有五色章號前一行蒼章次二行赤章次三行
黃章次四行白章次五行黑章首行蒼章蒼屬木木生火赤屬火故赤章次之火生土黃屬土故
黃章次之土生金白色屬金故白章次之金生水
黑色屬水故黑章次之取五行相生之義爲序次以經卒經卒
之令亡章亡章亡失章號者有誅前一五行置章於首次二五行置章於

項次三五行置章於胸次四五行置章於腹次五五行置章於腰如此卒無非其吏吏無非其卒見非而不詰見亂而不禁其罪如之又經以置章之等遠者置上近者置下欲易見也鼓行交鬭則前行進爲犯難爲敢勇後行退爲辱衆踰五行而前者有賞踰五行而後者有誅所以知進退先後吏卒之功也故曰鼓之前如雷霆動如風雨莫敢當其前莫敢躡其後言其經也以其有經卒之令故也如華元因宋圍急得楚守侍者號傳起于反於宋而說之對操欲誘從見滎令羅扮卒雜於晃軍並入其帳薦說令歸操此可爲經卒之一証也

○○勒卒令第十八此言勒馭士卒之法令

金鼓鈴旗四者各有法鼓之則進重鼓則擊金之則止重金則退鈴傳令也旗麾之左則左麾之右則右奇兵則反是一鼓一擊而左一鼓一擊而右一步一鼓步鼓也十步一鼓趨鼓也趨走之鼓音不絕鶩鼓也馳鶩之鼓商西方金音故爲將鼓也角東方木音故爲帥鼓也小鼓伯長之鼓鼓也三鼓同則將帥伯其心一也奇兵則反是鼓失次者有誅讙譁者有誅不聽金鼓鈴旗而動者有誅此整肅軍旅之法百人而教戰教成合之千人千人教成合之萬人萬人教成合之三軍三軍之衆有分有合爲大戰之法教成試之以閱此即吳子教戰之法方亦勝圓亦勝錯斜亦勝即所謂錯備也臨險亦勝敵在山緣而從之敵在淵沒而從之求敵如求亡子從之無疑故能敗敵而制其命夫蚤決先定若計不先定慮不蚤決則進退不定疑生必敗故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或先或後制敵者也世將不知奇正變化之法者專命而行無疑謀而先擊而恃勇無不敗者也其舉有疑而不疑其往有信而不信其致有遲疾是三者戰之累也此即令公大閫惟張弛教戰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曰茲與胡虜戰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人自爲戰尤善通乎大戰之法

○○將令第十九此言大將之號令

將軍受命君必先謀於廟行令於廷君身以斧鉞授將曰左右中軍皆有分職此題在分戰上發意見左右中軍不可不盡己之職各相勠力總之以將令爲主若踰分而上請者死軍無二令二令者誅留令者誅失令者誅將軍告曰此將既受命而告于衆之詞出國門之外期日中設營表柱也置轅門軍中宿之處次車以爲藩仰車以其轅表門也期之如過時則坐法將軍入營既入營而令于衆即閉門清道有敢行者誅有敢高言者誅有敢不從令者誅蓋嚴之被誅後期也鄙生有王命而刑其引馬之人馳道也樊噲之幾於戮不從令也淮陰一登壇大將之揮霍無辱命矣

○○踵軍令第二十此言踵軍之法令

所謂踵軍者去相去大軍百里期於會地會戰之地爲三日熟食前軍而行爲戰合之表合表乃起此題言約立合戰之表記于所表之地踵軍之表與大軍前表相合然後起而相應踵軍享士使爲之戰勢是謂趨戰者也興軍者前踵軍而行合表乃起去大軍一倍其道謂踵軍去大軍百里興軍又百里去踵軍百里此踵軍加一倍也期於會地爲六日熟食使爲戰備分卒據要害戰利則追北逐敗走者按兵而趨之勿使軍亂而不齊也踵軍遇有還者誅之所謂諸將之兵在四奇之內者勝也此題承上言使與軍趨戰之令懸在四奇之內以此充敵自得

勝之道兵有什伍有分有合豫爲之職守要塞關梁而分居之戰合表起卽皆會也諸軍皆合大軍爲計日之食起戰具無不及也令行而起不如令者不用命也有誅凡稱分塞者四境之內當與軍踵軍既行則四境之民無得行者恐泄吾情也奉王之命授持符節名爲順職之吏非順職之吏而行者誅之戰合表起順職之吏方行用以相參故欲戰者先安內也此題重先安內字令行禁止軍威整肅有不戰戰必勝矣如蔡嘗救襄陽還郢帳前捷者卞去驚曰吾事泄矣果大敗呂祖與鄰境共圖方畧降者告敵以虛實故敗

按經卒令者士卒將吏辨章別號各有所統之人因而爲勒卒令者卽令之大閱惟知兵之變者人自爲戰尤善通乎戰法者至大將期會不容時刻遇越如此而閉門清道惟有符節者方得行是固所以肅安境內勿使泄漏軍機而爲運軍令也

○○兵教上第二十一

兵之教令分營居陳有非令進退者加犯教之罪前行者前行教之後行者後行教之左行者左行教之右行者右行教之教舉五人其甲首有賞弗教如犯教之罪羅地者自揭其伍伍內互揭之免其罪此責同伍者羅地不進戰之意伍內互相告訐則免其罪

凡伍臨陳若一人有不進死於敵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凡什保什若亡一人而九人不盡死於敵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自什以上至於裨將有不若法者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教者謂伍長什長卒長伯長兵尉裨將也如犯法者之罪謂所教之人犯法則教者與之同罪矣

凡明刑罰正勸賞必在乎兵教之法此題刑賞重在教上講惟教則令可行故又申言兵教之法置章立表金鼓之有素將異其旗卒異其章左軍章左肩右軍章右肩中軍章胷前書其章曰某甲某士前後章各五行尊章置首上其次差降之此卽置章之法差降卽於項於胷于腹于腰也伍長教其四人以板爲鼓以瓦爲金以竿爲旗擊鼓而進低旗則趨擊金而退麾而左之麾而右之金鼓俱擊而坐伍長教成合之什長什長教成合之卒長卒長教成合之伯長伯長教成合之兵尉兵尉教成合之裨將裨將教成合之大將大將教之陣於中野置大表三百步而一既陣去表百步而決百步而趨百步而鶩習戰以成其節此題習戰字根上兵教來方有脈絡

爲之賞罰自尉吏而下盡有旗戰勝得敵人之旗者各視其所得之爵以明賞勸之心戰勝在乎立威此題言立威以正罰之道教如孟德新書之旨凡應從令耶習戰要皆是得立威之教也立威在乎戮力戮力在乎正罰正罰者所以明賞也此題要知賞罰一道正罰所以明則罰與賞非分異途可知令民背國門之限決死生之分教之死而不疑者有以也民之所以一死戰而不惑者以上之賞罰明正而教令素明也令守者必固戰者必鬬姦謀不作姦民不語令行無變兵行無猜疑也輕者輕兵也若霆奮敵若驚舉功別德明如白黑令民從上令如四肢應心也申能明賞罰之妙前軍絕行亂陳破堅如潰者有以也絕人之行亂人之陳破人之堅兵如水之潰不可遏者以教令行也此之謂兵教所以開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也此題只重賞罰明兵教成自然守嚴戰奮姦宄令行所以成武

之德也自伏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兵之用奇全自教習正來若平居教習不素一旦有急驅之赴敵有聞金鼓而色變覩旌旗而目眩者矣安望出死力而決勝乎

○○兵教下第二十二此亦是兵教只分上下篇耳

臣聞人君有必勝之道此題言必勝之道有十二事不過嚴刑法令以約束上卒而先爲自勝耳然此亦小道又有不戰而勝人之大道人君所當知故能兼併廣大以一其制度則威加天下有十二焉此題十二事俱在下一一詳明作論只在威加天下上論其大槩耳一曰連刑謂同罪保伍也二曰地禁謂禁止行道以綳外姦也三曰全軍謂甲首相附三五相同和同以結其聯也此保全車陣之法四曰開塞謂分地以限各死其職而堅守也五曰分限謂左右相禁前後相待垣車爲固謂藩垣環車以爲固以逆以止也用以禦敵用以舍止六曰號別章識分別謂前

列務進以別其後者不得爭先登不次也七曰五章五色章旗謂彰明行列始卒終也不亂也八曰全曲謂曲折相從皆有分部也九曰金鼓謂興有功致有德也十曰陳車謂接連前矛馬冒其目也十一曰死士謂衆軍之中有材智者乘於戰車前後縱橫出奇制敵也十二曰力卒謂經其全曲不麾不動也將不指麾不擅動也此十二者教成犯令不舍教之既成有犯令者誅不舍兵弱能強之主卑能尊之令弊能起之民流能親之人衆能治之地大能守之國軍不出於閫組甲漆甲成組文不出於櫜而威服天下矣言國中之事不出於閫漆緦之不出于櫜而威服天下兵有五致此題言行兵所當委致者有五五者之中最重在將臨身家使士卒鼓勇以擒行天下此兵教中之第一要策如霍去病何以家爲溫嶠之絕裾李懷光置刀執中孟明濟河焚舟皆能成功是所當委致者若托言急勝爲下道是刑上柄不取魯莊閔田單之語用以爲勝爲將忘家踰垠境入敵忘親指敵忘身必死則生急勝爲下百人被刃陷行亂陳千人被刃擒敵殺將萬人被刃橫行天下武王問太公望曰吾欲少間而極用人之要此題重在要字極論用人又須在少間上方妙望對曰賞如山登山之高罰如谿入深水之谿太上無過其次補過使人無得私語諸罰而請不罰者死諸賞而請不賞者死伐國必因其變示之財以觀其窮示之弊以觀其病上乖下離若此之類是伐之因也凡興師必審內外之權此題在審字權字着力審內外即知彼知己也審彼己之輕重而後舉兵與孫子較計索情相似又當因利以計其去兵有備闕糧食有餘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後興師伐亂必能入之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

先攻其城地廣而人寡者則絕其阨阨險隘處人必守吾絕其隘彼自失守地窄而人衆者則築大堙土山乘高以臨之無喪其利地利無奪其時寬其政夷其業救其弊則足以施天下今戰國相攻大伐有德自伍而兩二伍爲兩自兩而師五旅爲師不一其令率俾民心不定徒尚驕侈謀患辯訟吏究其事累且敗也日暮路遠還有挫氣師老師勞人老將貪爭掠取人之財也易敗凡將輕壘卑衆動可攻也將重壘高衆懼可圍也凡圍必開其小利使漸夷弱則節吝有不食者衆必潰矣衆夜擊者驚也衆避事者離也待人之救期戰而蹙迫也皆心失而傷氣也心主謀氣主鬬傷氣敗軍曲謀謀術一偏失心者也敗國

○○兵令上第二十三

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亂本仁義焉此題要重在一本字本只在仁義伐暴誅亂必如湯武之師方爲仁義須要發仁義二字說庶不爲逆德者之幟戰國則以立威抗敵相圖而不能廢兵者以武爲植以文爲種武爲表文爲裏能審此二者知勝負矣此題言兵之勇戰爲武智謀爲文須重文以成武文治重握居中之選而奏及遠之功自有先後輕重之別文所以視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強敵力攻守也專一則勝此題要在專一字看出勝法三軍一心自前無動敵矣離散則敗專一離散以衆心言勝敗以兵言陳以密則固鋒以疏則達卒畏將甚於敵者勝卒畏敵甚於將者敗所以知勝敗者稱將於敵也敵與將猶權衡焉此題在權衡將卒之輕重而勝敗自分矣安靜則治此題言將安靜則士卒治是將乃士卒之觀效也暴疾則亂安靜暴疾以將帥言治亂以卒言出卒陳兵有常令行伍疏數有

鞱畧世法　下卷　尉繚子　二九

常法先後之次有適宜常令者非追北襲邑攸用也前後不次則失也亂先後斬之常陳皆向敵有內向有外向有立陳有坐陳夫內向所以顧中也外向所以備外也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立坐之陳相參進止將在其中坐之兵劍斧立之兵戟弩欲及遠也將亦居中善御敵者正兵先合而後扼之先以正兵合戰而後以奇兵制勝此必勝之道也此題總是一意正兵先合而後以奇兵扼之是正變爲奇奇反爲正所以萬全取勝然須在一道字道又歸在得民心足所謂得道者多助是也如韓信擊趙令輕騎二千人人持一幟從間道入誡曰趙空壁逐我汝亟入其壁拔趙幟立漢赤幟又宋世傑無方畧不曉用奇動卒無功此爲將者當致奇正之變陳之斧鉞飾之旗章有功必賞犯令必死存亡死生在枹之端言在將一鼓之間耳雖天下有善兵者莫能禦此也矢射未交長刃未接前譟者鼓譟

謂之虛後譟者謂之實不譟者謂之秘虛實秘者兵之體也此題虛實秘雖以前譟後譟不譟爲言然兵之大體自有萬全勝法不必拘之三者

○○兵令下第二十四

諸去大軍爲前禦之備者邊縣列候各相去三五里聞大軍爲前禦之備戰則皆禁行所以安內也內卒出戍令將吏授旗鼓戈甲發日後將吏後于將吏及出縣封界者以坐後戍法兵戍邊一歲遂亡逃也不候代者法比亡軍父母妻子知之與同罪弗知赦之一歲戍卒後行境之罪一歲戍滿不候代之罪卒後將吏而至大將所一日父母妻子盡同罪卒逃歸至家一日父母妻子弗捕執及不言亦同罪一歲戍卒後期見大將之罪一歲戍卒逃回之罪諸戰而亡其將吏者士卒棄將吏而逃也及將吏

鞱畧世法　下卷　尉繚子　二十

棄卒獨北者盡斬之前吏棄其卒而北後吏能斬之而奪其卒者賞軍無功者戍三歲謫之使戍邊三歲三軍大戰若上將死而從吏五百人以上不能死敵者斬大將左右近卒在陳中者皆斬餘士卒有軍功者奪除也一級兵法斬一人首進爵一級也無軍功者戍三歲戰亡伍人及伍人戰死不得其屍同伍盡奪其功不錄其軍功也得其屍罪皆赦軍之利害在國之名實何如耳今兵之名在官而兵之實在家官不得其兵之實家不得其兵之名聚卒爲軍有兵之空名而無實外不足以禦敵內不足以守國此軍之所以不給將之所以奪威也此言當時之弊臣以謂卒逃歸者同舍伍人及吏罰入糧爲饒名爲軍實是有一軍之名而有二實之出國內空虛自竭民卒歲之計

君以免奔北之禍乎今以法止逃歸禁亡軍是兵之一勝也什伍相聯及戰鬬則吏卒相救是兵之二勝也將能立威卒能制節號令明信攻守皆得是兵之三勝也此知要知三者何以取勝止逃亡則軍籍充故戰鬬則何令嚴號肅則人用命何不勝之有此言制勝之法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此非以好殺爲倡恐一味姑息法輕命望風逃遁以致尸横遍野故劉邦之欲盡焚托病者使之力戰焚予蓋誅裴弘榮後戰大勝杜伏威每戰破擊退者斬以徇獲財物盡賞有功威加海內有以哉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故曰百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鬬也萬人之鬬不用命不如百人之奮也賞如日月信如四時令如斧鉞制如干將士卒不用命者未之聞也

按明刑罰之用必在兵教之意有罰則兵知習教有教則兵知用命此武德之所以成也然教之之道不外十二事教成號令不舍國軍不出於闔組甲不出於橐而威服天下矣至於興師審權以取勝又與孫子較計索情相合獨探本之論以仁義爲先以文治爲種康發王者之師至末章之嚴禁逃亡整肅什伍號令精明攻守俱善最得威克厥愛允濟之道蓋軍令以嚴爲主武功以威爲先古名將多用此制勝最爲後世之蓍蔡

孫子說印十三篇小引

漢班固藝文志稱武子兵法八十二篇今之十三篇自魏武詮釋下凡李筌陳皐唐孟賈林杜預紀燮王晳等不啻十餘家而歐陽脩獨稱梅聖俞以聖俞爲儒者之談近理可信也七書中推武子爲眉白精者入無間操無形神化而不可究粗則定章程布營陣虛實而莫能測且按天時地利人和而歸之成算奇正相生神出鬼沒佳斬二寵妃遂定破楚威齊晉之大功非必待專閫特將如一匡九合經營四十九年之久也世儒每謂武子以此干闔閭爲上將軍舍正務奇背義任詐盡戰國相傾之說止於強伯不知王道然三代以還王道寥絕伯圖呂熾如武子十三篇洵救時之智將也余故爲刪削諸家總詮獨存簡明精切者博引古今名將有神算奇勛合其法而印証之且於各論題標摘旨義令讀者只一覽足矣學武者宗孔孟而會心焉以我用孫子不以孫子用我忠君愛民奮一時之智勇立萬世之功勳不必規規文辭間矣

新都程涓巨源甫識

孫子說印上下卷目錄

十三篇總條

○○○始計第一 未戰之先料敵制勝謀貴先定故以始計爲首
○○○作戰第二 計算已定然後詠議戰事故次始計
○○○謀攻第三 戰非兵刃既接已也須謀所以攻敵之城故次作戰
○○○軍形第四 有攻必有守兩軍形勢具見故次謀攻
○○○兵勢第五 形欲隱使敵不測勢欲奮使敵莫禦故次軍形
○○○虛實第六 形言攻守勢言奇正虛實由虛正而見故次兵勢
○○○軍爭第七 先知敵之虛實而後與人爭利故次虛實
○○○九變第八 既兩軍爭地須知九地之變故次軍爭

○○○行軍第九 知九地之變然後可以擇地利而行軍故次九變
○○○地形第十 凡軍之行必先視地之形知險易而取勝故次行軍
○○○九地第十一 用兵之地大約有九須先據險制勝故次地形
○○○火攻第十二 以火攻敵須知地里遠近途徑險易故次九地
○○○用間第十三 用五間以窺敵之情然後乘機取勝非明君賢將不能用恐遺反間故居末

新編孫武子十三篇說印韜畧世法卷上

楚潭 長卿甫 彙輯
莆陽 九峰甫 參證

孫子 孫子名武齊人也伍子胥薦人吳爲上將軍以兵法見吳王吳王謂在宮中演兵法以二寵姬爲隊長不如法斬之以殉自是三軍服從三令五申無不從令遂佐吳而伯天下著兵法十三篇繼太公臣孝本韜並傳世法不朽焉

○○始計第一 此篇總是預先料度勝敗之計益用兵之法計不定則無以行兵制勝必先須定計然後兵可行而勝可制故以計爲始而居篇首爲第一也凡作此篇內題者俱勿忘一計字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 此題言六軍之命一國之脉國係不少故曰大事言外有兵戰危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意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此乃戒爲將者之總言也意謂兵爲國家至大之事計定而善則勝而衆以之生計定不善則敗而衆以之死是爲死生之地計定而善則勝而國以之存計定不善則敗而國以之亡是爲存亡之道爲將而用兵者不可以不察也

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此題承上文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而言也所以帶將下五事與此夫我之七計以索探其勝敗之情焉

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 此即上文所謂經之以五事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 此題最要在一道字惟道治經權千變萬化潛天潛地總歸於道此道即上文一曰道也賢人君爲政之道在於能仁以愛其民使之飽食暖衣以遂其生明禮讓義以復其性以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是謂令民與上同意以盡爲君之道雖與之當險阻之地死可與之同其死生可與之同其生而不畏危以致敗也如西魏將王思政守潁川郡東魏帥師十萬攻之備盡攻擊之術以潁水灌城城陷之思政知弟不濟率左右謂曰義士受恩遂辱王命力屈道窮計無所出惟當效死以謝朝恩耳因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向西再拜便欲自刎衆共止之不得引決及城陷之日潁川士卒八千存者纔三千人終無叛者此令民與上同意之

甲証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行兵在於順天時天時有陰晦有
也陽明有寒有暑若陰晦行兵則不
利陽明行兵則利寒天征兆明兵多凍餒暑天征雨則兵多瘟
疫不可不因時制宜故爲時制也天時非孤虛旺相也凡主暗
政亂兵驕民困放逐賢人誅殺無辜旱蝗水雹敵國有此舉兵
攻之無有不勝法曰順天時而制征伐如武王以甲子興紂以
甲子亡及宋武帝所謂我往彼亡之類難以拘舉若太寒太暑
雖非行軍之期然制勝以六月破金不木李愬以雪夜擒吳元
濟又何泥焉孫子之意全在將制二字着神又如殷紂後王昏
亂信讒邪黜賢能政暴民窮致旱蝗水荒盜賊並興周武王一
戎衣而滅之其乘天時取勝之印證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出兵先知其地勢有遠
有近有艱險有平易有寬廣有窄狹有進退不得之死地有可
以出入之生地其地不一也如秦欲伐蜀許設石牛置金蜀貪
金自令五丁開路果葬於平地縱開鑿渠連綿如卸使金人蒋
兵不得入來祖先取厚路以通兩淮咽喉火攻淮南以通兩淮
門戶此因地勝之印證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此題是解上文四曰將也如欲選將必其有智謀信
賞罰仁愛士卒勇決嚴肅務五德兼全智能料敵信能聚衆仁
能愛下勇能赴國嚴能勑法故將能有功然人君信任不專亦

韜略世法　上卷　孫子　二

難以收功未見要將太公論將以勇智仁信忠五者相形此擬要知
太公重之故以勇爲先孫子始計故以智爲先總之各有
所當不得謂爲優劣如孫子先之示在尚不以察謂爲明晉末
太公之作原以君爲國之大寶齊擬直愛養士卒而大敗晉部
羊祜撫衆不自衒其威武周亞夫堅壁不出終定七國之變此皆爲將者善用智信仁勇嚴之印證也法者曲
制官道主用也此題乃解上文五曰法也法也者行軍之法也曲是隊伍有曲折之分制是金鼓旗幟有節制也
之大官則大小管轄自道則運糧之路主又主管錢糧文書
之人用又車馬器械軍中所用之物此六者皆要整理得法也
法者兵部所有制所管有道見用有主而已如晉侯弟揚干亂
法魏絳直斬其僕漢文帝太子不下司馬門張釋之劾其大不
敬孔明因馬謖自敗衄秩斬之反戰敗不忘先大夫之死皆盡法之用之印證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
此題五者雖是道天地將法並重然須以道字爲主所謂得道
者多助是也惟道可以令民同意于是而乘天之時因地之利
選將練兵法令嚴明自可戰勝于廟廊之上矣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已上五事諸將無有不聞但深
知其理者則能致勝而不知者則必敗此一節解故經之以五事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上之五事
乃兵之常經也就將此五事爲計比
校彼我之得失以探索其勝敗之情曰主孰有道日字便是計校說看一國
之君孰爲得民與上同意之道如韓信對漢高帝言曰項王暗
噁叱咤千人自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有功
當封刻印不忍予此特婦人之仁也今大王能反其道任天
下武勇大封功臣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除秦苛法約法三章
秦民大悅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又知光武謂馮異曰
卿遵遊二帝闘令見卿使人大備援頓首曰子陽陛下賤進見并
民蛙耳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將孰有能
也觀此韓信馬援之言可謂主孰有道之印證矣
此題較彼我之總兵官孰有智信仁勇嚴之能天地孰得兩軍齊舉看孰能合天時得地利如唐將中突厥頡利
二可汗到原州值雨連月太宗召諸將謂之曰今雨連時孤矢
俱弛突厥人衆如鳥飛羽今先以勁兵剿其陣突騎躡其後虜
進不得逃退不相救縱不盡擒必獲十八九此乘兵者所解因
潛師夜出冒雨而進虜驚駭請和而去此合天時可擊之証
也又韓信擊趙王聚兵井陘口稱二十萬李左車說王假
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
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
頭可致戲下趙王不從信使間人伺知之大喜乃使萬人先行

韜略世法　上卷　孫子　三

出背水陣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
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棄旗鼓走水上軍趙空壁爭漢旗信已
入水上軍皆殊死戰信所出奇兵二千凡趙空壁逐利即馳入
趙壁立漢赤幟趙軍已不能得信欲還歸壁皆漢幟遂亂遁
走虜趙王此得地利可擊之証法令孰行此即上文曲制官道主用之法之以校彼我勝敗之情度彼之法
度號令彼我之法度號令孰肯依之以行如韋叡起兵入寇
常州詔護軍兵往討之啓民可汗發騎二萬受其處分雲入
分爲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各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行
角聲而止自非公使不得走馬三令五申之後擊鼓而發軍中
有犯約者斬於是令一千人持首以殉於是突厥將帥來入謁之
皆膝行戰莫敢仰視終立功馬此法貴必行之印證也兵
衆孰強兵是兵器衆是軍衆校度看孰強與否士卒孰練凡旌旗金鼓開合進退馳逐擊刺孰之士卒操
練得精熟賞罰孰明有功者雖仇必賞有過者雖親必罰孰之賞罰能如此明白無私如晉文公與楚戰于城濮晉
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殉于諸侯
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
申振旅凱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召會計貳殺舟之僑
以殉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人服漢

未畫雖無攻城破邑得虜麗之物則悉以賞有功者若勳勞宜賞賜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與故能每戰必勝矣

吾以此知勝負矣此題言我以此七者之計校彼我得失便先知其孰勝孰敗以此二節是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他

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此是指為軍中定計者言使如我是定計的人以五事七計校量先知勝負為將者聽從我此計以之用兵必勝乃留之與於五事七計之外因敵制勢以佐之為將者不聽我此計用兵必敗是不足與謀宜去之

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詳明此題勢字即上之五事七計利於戰守之策為將者已審從了乃再於五事七計之外因利以制勢以佐斷之以變

以字與已字同勢者因利而制權也此題言勢不可預定須因事宜而制也因利而制權謂之勢權是反常變譎詐機謀之道因利利字訓故宜字

兵者詭道也用兵全用詭詐之法不可守常法從此以下都是詭詐

故能示之不能凡與敵戰若我衆強可偽示怯弱以誘之敵必輕來與我戰吾以銳卒擊之其軍必敗法曰能而示之不能如戰國趙將李牧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下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享士習騎射謹

烽火多間諜後與將士約曰匈奴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首斬匈奴來盜所得終以為怯邊兵亦日得賞賜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且選車選騎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來佯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為奇兵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犯趙邊此能而示之以不能之印証也

用而示之不用此如本要用這一件物一件事只假做棄而不用也是詭詐之法如秦王翦以六十萬衆伐楚日閉壁休士示無戰意及問軍中皆投石超距曰可用矣遂出兵而楚遂大敗是此用而示以不用之印証也

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要在近處襲敵卻在遠處做襲他的形使他只防備遠處不防備近處要在遠處襲他卻在近處做襲他的形使他只防近不防遠我打他不防備處矣勝亦是詭詐之道如狄青按兵止營傳令軍士休息十日賊覘報不進兵青次日率部騎一日夜擊破此近而示之遠之証也又如王翦討李希烈見其立柵嵩山險隘聲言取新州希烈率衆相持皇家令步卒乘流破家山此遠而示之近之証也

利而誘之把些小便宜與他許佯走他見得些便宜必定都來逐我引得他落在我計中必破之如春秋楚伐絞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絞從之

絞得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而覆山下大敗之

亂而取之敵的軍陣整亂不可輕易取敵須多設方法使吾輕騎或出其前或出其後或在東又在西或亂之等他昏亂我則大軍乘之若是如此或他不動是其將有謀略不可取也

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敵兵勢堅實法令嚴密須要防備他他有強似我處且迴避他等他衰懈之際設法以乘之如三國劉先主為漢中王拜關羽為前將軍假節鉞屯江陵是歲羽留兵屯公安南郡以備吳而率兵攻魏將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等救仁秋大霖漢水氾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德梁郟陸渾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為之支黨羽威振華夏此實而備之之印証也又如魏將曹爽伐蜀司馬懿同行出駱谷入於興勢蜀將王林夜襲擊懿營懿堅臥不動林退懿謂諸將曰費褘據險拒守進不獲戰攻之不可宜亟旋軍以為後圖爽等遂退褘果乘兵據三嶺爭險爽等潛師越險乃得退此強而避之之印証也

怒而撓之敵的將心性剛忿我則以計羞辱他敵人使怒撓亂其志必無深遠之慮而輕進也如齊國人晉師徒逞血氣之勇俾進對蜀軍其受巾幗之辱此可為怒而撓之之一証也

卑而驕之我本強盛裝做微弱敵見我如此必然驕慢不以我為意可伺隙而擊之如曹公西征馬超韓遂與超等夾淮

而軍遣信請和公不許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公用賈詡計偽許之遂請與公相見於是交馬語公又與遂書克日會戰超等左諸將問公曰吾與馬超韓遂戰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為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為備因蓄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佚而勞之敵若安靜多設方法以亂之使之勞倦如巫臣惡子反曰余必使爾疲於奔命在晉請使於吳教以兵車使其叛楚遂頻擾又如蕭穎策取陳乘其敝獲言掩襲廢其農業歲以為常陳遂用此非佚而勞之一証乎

親而離之敵有至親信的謀臣良將設法以離間他使他相疑相忌則不肯做一處謀議救援之兵如燕上將軍樂毅將秦魏韓趙之師以伐齊一舉下齊七十二城惟莒與即墨拒燕兵數月不下即墨大夫戰死城中推田單為將軍保之昭王薨惠王立為太子時與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欲連兵王齊故且緩攻即墨以待恐他將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乃使騎劫代毅毅遂奔趙燕人惟將士由是不和單乃計以卒為神師而事之列火牛陣大破燕軍復齊七十餘城迎襄王自莒入臨淄又如單羽有謀臣范增日勸羽殺漢王以爭天下漢高祖用陳平奇計縱金反間遠增

使至陳平先以太牢具進旣見佯驚曰吾以爲亞夫使乃項王
使也悉出之更以惡草具進使歸以告羽羽大怒果疑增增憂進
言不用增怒曰天下事定矣聽王自爲遂乞骸
歸忿恨出城疽發背死此親而離之之印証也**攻其無備出其**
不意無備是不圖防處圖防不得處不意是不料度選時度不
到處如三國時蜀後帝劉禪昏愚攻蜀者若無所持
姜維屢上表請守劍閣陽平不聽鄧艾知其無備遂鑿山通道魚
貫而進一日魏兵入漢中蜀兵驚潰蜀主出降此攻其無備之
印証也又如五代晉王李克用卒朱溫以晉中空虛自還入梁
兵往攻梁以爲晉人不復來與諸將謀曰朱溫所憚者獨
先王耳聞吾新主以爲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
兵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乃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爲二道攻西
北隅鼓譟而入梁兵大敗此出其不意之印証也**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此是指見上這幾件
乃是兵家詭詐取勝之法都在臨時因其事勢而用不可預先
傳說也此題作文要以勢字爲主須本十四字詭道來說然非
以五事經其始以七計索其情亦難以勝結以計字發義**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
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

韜畧世法　　上卷 孫子　　六

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此題廟算是古者興師命將齊戒告於太廟授以神算然後遣之謂之廟算此
一段是總結一篇算計之說未戰之先算定必勝是得算計之
多未戰之先不能算定不勝是得算少也多的勝少的不勝無
算計的又不必說只把此有之勝負之情可見矣如魏司馬宣
王征公孫文懿賊保襄平宣王進軍圍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
尺三軍恐懼欲移營宣王令軍中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
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宣王曰
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
圖一年安可不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雨水乃爾功力不設
雖當促之亦何所爲但恐賊掃盡而遁絡未合掠其牛馬抄其
樵牧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賊恃衆恃雨故雖饑困安肯
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兵法多算勝少
算不勝者此也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矢石雨下攻而
拔之
按
按始計者勢不得已而用兵必早計于未交兵之始所謂廟
籌于帷幄之中折衝之上若此計此始也大抵不外經之以

五事校之以七計七計即五事其曰兵衆孰強等總不出五
事中將與法二者而已言以此五事計算校量於廊廟之上
則彼我勝負之情自可索而得之矣將能聽吾計即爲能將
自能於常法之外爲之勢以佐之矣勢者權勢也兵無定勢
所謂詭道奇謀此則勝時因利而後制不可以先傳也唯有
五事七計兵家常法當預算於先耳故曰始計始計者謀算
也君能預算將能預算則勝算常在我矣以是用兵則臨時
遇敵有不能因利而制權勢者乎一曰道道者令民與上同
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是也夫民而可與之同死
生也則手足扞頭目子弟衛父兄不啻過矣孔子所謂民信

韜畧世法　　上卷 孫子　　七

孟子所謂得民心是也此始計之本原用兵之第一義而魏
武乃以導之以政令解之失其本矣噫此孫武子所以爲至
聖至神天下萬世無以復加焉者也惜乎儒者不以取士以
故棄置不讀遂判爲兩途別爲武經右文而左武至於今日
則左而又左蓋左之甚矣雖使武子復生於今不如一舉誦
七篇舉子矣不知武子始計一篇總不出以道爲綱領道莫
先於得賢莫要於愛民得賢則明愛民則親所謂未戰而廟
算勝者此矣然非平日修德愛民以致賢人則賢者亦安能
制之哉故唯德修而後賢人至唯賢人至而後德益修道益
明民益親也此篇專爲君言故曰主孰有道其實將道亦如

是而已矣故首述得賢爲將者試參攷之自知孫子始計全在得賢非皆殺善兵也

作戰第二 欲戰必先筭其費務因糧於敵然後興軍罷以興戰猶貴速而不貴久計算已定方可以戰故以作戰丁始計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封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 馳車是輕車用以功戰一車駕四馬謂之馳用車千駟帶是裝載重車取載義乘者載也故名乘用二千乘帶是結束之帶甲是衣甲用十萬往千里饋糧言千里之遠運送糧草內是國中外是軍前費是費耗賓客是使客游士用是實費之用膠漆是兵器上合用的材料車甲之華是車上甲上所用之物齊帶之類日費千金言總計其所用大小等物一日盤費用二千兩金方議十萬之師起得至於賞之物又不在此數內此以王意大抵是說興十萬之師一日破費二千兩金甚言破費之多宜速不宜久也曠若侯切

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 言用上件千金之費出戰務於速勝不可遲久若延遲久則兵甲鈍弊銳氣挫損攻城則日久勞困氣力屈竭 久暴師則國用不足 一日一千金也用於國若長久于外則之供給 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此言兵者氣衰力之財盡皆因長久所致若如此則隣諸侯因乘我之弊而起兵攻我雖有長於智謀者不能善爲我整治於此禍敗之後也此段言其不可久也 故兵聞拙速 此題在拙字上惜速雖拙然不費財力更可以取勝則此拙非拙也乃藏巧于拙拙正所以爲巧也未要見遲速隨機宜久則久亦不可不可以速而斃用也 未睹巧之久也 此又言只閒行兵寧可拙速勝長可奇可長久而勝人也如建隆元年李筠反謀巳決相審使衆莫諫勸太祖速舉兵擊之彼必出關但擊巢穴即成禽矣上從其言遂親征次滎陽西京留守向拱勸上濟決河踰太行乘其未集誅之稽緩旬浹恐賊愈盛攻之難爲力矣趙普亦曰兵尚拙速不貴巧遲倍道兼行掩其未備可一戰而就也若使堅壁固守老我師徒頓兵險艱則難攻矣上納之命諸

軍奔擊親率衛兵繼之辛巳克其城又三國蜀將孟達降魏遂領新城太守未幾復連吳附蜀以叛魏司馬懿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蜀交結宜觀望而後可懿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當及其未定促而決之乃倍道兼行至新城下吳蜀各遣將救達懿乃分兵拒之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外爲木柵以自固懿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旬有六日李輔等斬達首開門以降 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此再說久暴師於外而利益於國家者絕無也 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將若不能知長久之爲害必不能知速勝之利也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 此題言兵貴速勝一戰遂克不必再起兵之意然亦有不可必勝者又須糧從後動但不可還兵歸國自索糧將也 糧不三載 言發用兵者即出不役於國再起軍也役是軍役糧初出軍則載送至敵則掠食於敵歸國則以糧迎之是不三載益不久也 取用於國 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器用則可復取於國糧則就敵掠之所以軍食不缺申上文不三載之法非善用兵者不能也如北史後周將賀若敦率兵渡江取陳湘川陳將侯瑱討之秋水汎溢江路遂斷糧援既絕人懷危懼敦

於是分兵抄掠以充資費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聚土覆之以米召側近村人佯有訪問隨即遣之瑱聞之以糧爲實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瑱等無如之何初土人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雞鴨以餉瑱軍敦患之僞爲土人船伏兵甲於中瑱軍望見謂餉船至逆水爭取敦甲上遂擒之又敦軍數有叛者乘馬投瑱瑱輒納之敦乃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人以鞭鞭之如是者再馬畏船不敢上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乘畏船馬詐投瑱即遣兵迎接爭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後實有饋糧及亡奔瑱者猶恐敦設詐兵不敢受相持歲餘瑱不能制此可爲因糧於敵之一証也 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 非特國因長久遠輸於軍而貧夫遠輸於千里之外以供十萬之衆皆出百姓若長久百姓如何不貧 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 近於十萬衆之處凡百貨物飲食之類賣者必貴百姓因近師而亦皆賈久則財盡矣 財竭則急於兵役 百姓財盡則不勝於兵甸之役兵甸之役詳見司馬法故畧之此但言近師長久則百姓急迫 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 因暴師長久故力屈財竭國中原野之內皆百姓虛耗百姓之家業亦十

分中消耗丁七分

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弓矢。戟楯矛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朝廷因暴師長久，攻車戰馬，衣甲器箭弓長戟彭排戈矛櫓，丘甸所出之牛，輸重大車，破損罷者耗折者十分去了六分

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𦮼秆一石。當吾二十石。因見前破費之多，所以有智識之將務要因糧於敵。六斛四斗是鍾，𦮼，豆稭也；秆，禾稿也；餵馬之物。此言行軍千里之外，百姓費二十鍾纔用得一鍾，則軍所以食敵一鍾，當了我家百姓運的二十鍾；一石當了我家百姓運的二十石。

故殺敵者怒也。何故吾士卒奮然爭欲殺敵者，蓋以計激吾士卒使之怒也，怒則速也。如漢光武建武四年，詔將軍王霸馬武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兵四千餘救建，先遣精騎遮擊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援，戰不甚力，爲茂建所敗，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爲吾相恃，兩軍不一，敗道也。今閉營堅守，示不相援，彼必乘勢輕進，武恨無救，則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乘其敝，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兵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數十人斷髮請戰，霸乃開營大出精騎襲其背。

韜畧世法　上卷　孫子　十

茂建前後受敵，遂敗走之。取敵之利者貨也。何故能取得敵快利，蓋士卒貪其資貨也。凡爲將者所得敵人財貨，隨即以犒士卒，士卒則貪貨其不爭先力戰也，貪貨爭先便速也。

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此舉車戰爲例也，皆放此。一用車戰者，奮得敵人之車十乘以上，只賞其先得者，則人莫不爭要先得，都爭先得十。命運也。如蕭何出爲何也，張守即日遣之，既至鄗，有山賊萬餘人寇暴稱横，禹漢募敢勇之士，設奇而擊之，當陣而降其衆，所獲財畜咸賞有功，由是人竭其力。

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既得敵人之車與敵的士卒，則速去了他的旌旗，更換上我的旌旗，與我車一般相參雜着乘，使不得獨使他自做一處用。上卒則速即恩養他，使服我，使他無有離心。此言處得敵人車卒，增我成强之去。

故兵貴勝。不貴久。此題即兵閒拙速，未觀巧之久。此又言勝者貴以速取勝，是攻無備，出不意之類。不意久者，恐巧而反成拙也，然亦要變通，隨時意結之。

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此題言一將係三國安危，故將必知兵，可以萬全取勝，而三軍之司命未要見君之任將，尤爲將之司命，方見大意。國家安危之主也。所以能知兵家之利害，貴勝不貴久的將，誘得百姓之性命，是安得國家危難之主也。

按始計之後便言作戰者。言欲行師。須知日費之廣。饋糧之難。必先振作士氣。速圖取勝。不宜持久也。雖曰作戰。其實皆是不欲戰之意耳。何也。蓋如此則鈍兵。不可也。如此則力屈不可也。如此則財殫不可也。如此則國貧于遠輸。財竭于貴賣不可也。如此則中原內虛。私家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十去其六。不可也。惟有因糧于敵。務食于敵。乃可耳。然亦不可以久也。故至于不得已而戰。寧速毋久。寧拙毋巧。但能速勝。雖拙可也。非愛拙也。以言速勝爲巧之至。而人不至也。故未見有巧而久者。則凡久于師者。是謂真拙。其慎重于戰何

韜畧世法　上卷　孫子　十一

如哉。故終之以貴勝不貴久。而又叮嚀以告之曰。此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誠不可以不慎焉。可見善戰者。須以全國全民爲先。若不顧國之安危民之死生。此又孟子所謂上刑之服。罪不容于死。是又孫武子作戰中之所不取也。行兵之道。豈易言哉。故下謀攻篇又須以大全取勝。此其意可知之矣。

謀攻第三

上篇作戰一篇只是貴速不貴久之說，未有攻敵之謀，既知速久之利害，又不可無謀也，故次之。謀攻者，先謀定而後攻之也。此篇首言以謀勝爲上，不以戰勝爲善；次言不待謀成而攻之災；次復言臨敵謀勝之法；次復言不知軍政而亂其謀者必敗也；終則言謀知而勝，無謀而敗。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爲上。此題全在全國上立論，如全軍全旅全卒全伍，皆所以全國也。

只用計使自降不必用兵攻破也此與殺人盈城盈野者人異矣蓋孫子豈好戰嗜殺耶 破國次之 興師入長驅踐其城郭絕其內外敵舉國來服爲上以兵擊破敗而得之次也如韓信虜魏王豹擒夏說斬成安君此爲破國者及用廣武君計北首燕路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燕從風而靡則全國也 全軍爲上破軍次之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降其城邑不破我軍也 全旅爲上破旅次之 五百人爲旅 全卒爲上破卒次之 一校以上至二百人也百人已上爲卒 全伍爲上破伍次之 百人以下至五人百人已下爲伍謀之大者全得之國軍卒伍不問小大全之則威德爲優破之則威德爲劣自軍至伍皆次序上下言之此意以策要取之爲焱不惟一軍至於一伍不可不全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百人爲卒五人爲伍自軍至伍皆以不戰而勝之爲上 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未戰而戰自屈勝善也兵威遠振全來降服斯爲上也雖詐爲謀摧破敵衆殘人傷物然後得之又兵必之以戰不能勝必多殺傷故云非善 不戰而屈人之兵 此題承上全國旅來謂之曰不戰而屈人之兵非以力服人人自心服也見得全之爲善而破之爲非善也言此以起下攻城

韜略世法　上卷　孫子　十二

爲災之意 善之善者也 未戰而敵自屈服以計勝敵如韓信用李左車之計馳咫尺之書不戰而下燕也後漢王霸討周建蘇茂既戰歸營賊復聚挑戰霸堅臥不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尊霸安坐不動軍吏曰茂已破今易擊霸曰不然蔑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茂乃引退 故上兵伐謀 敵始有謀伐之易也如後漢寇恂圍高峻峻遣謀臣皇甫文謁恂詞禮不屈恂斬之報峻曰軍師無禮已斬之欲降則降不欲固守峻即日開壁而降諸將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心腹其取謀者留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所謂上兵伐謀諸將曰非所知也晉平公欲攻齊使范昭往觀之景公觴之酒酣范昭請君之樽酌公曰寡人之樽進客范昭已飲晏子徹樽更爲酌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奏成周之樂乎吾爲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起出景公曰晉大國也來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觀范昭非陋於禮者且欲慙於國臣故不從也太師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惟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而欲舞天子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臣欲辱其君晏子知之臣欲犯其禮太師識之仲尼曰不越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其次伐交。 交者合也伐其所交也如蘇秦約六國不事秦而秦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山東是也又張儀願獻秦地六百里於楚懷王請絕齊交隨何於黥布坐上殺楚使者以絕項羽曹公與韓遂交馬語以疑馬超高祚以蕭淵明請和於梁以疑侯景終陷臺城此皆伐交權道變化非一途也 其次伐兵。 兵形已成也不能敗其始謀破其將合則畢利兵器以勝之兵者器械之總名也太公曰必勝之道器械爲寶 其下攻城。 敵國已收其外糧城守攻之爲下攻也夫王師出境敵則開壁送疑舉轅輯門百姓怡悅攻之上也若頓兵堅城之下師老卒惰攻守勢殊客主力倍以此攻之爲下也蓋以攻城屠邑不惟老師費財兼亦所害者多是爲攻之下也 攻城之法爲不得已。 攻城則力屈所以必攻者益不獲已耳 修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闉又三月而後已。 櫓大楯也轒轀四輪車排大木爲之上蒙以生牛皮下可容十人往來運土塡塹木石所不能傷今俗所謂木驢是也距闉者積土爲之即今之所謂壘之道也三月者一時也言修治器械更其距闉皆須經時精好成就恐傷人也 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 攻逾二時敵猶不服將心忿急不能

韜略世法　上卷　孫子　十三

持久不待攻城器具使士卒緣城而上如蟻之所附墻爲木石所殺之者三有一焉而城不拔者此攻城災也如後魏太武帝至十萬衆寇宋臧質于盱眙太武帝始就質求爲質封溲便與之太武大怒遂攻城乃命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屍與城平復殺其高梁王如此三旬死者過半太武聞彭城斷其歸路見疾病甚衆乃解圍退傳曰一女乘城可敵十夫以此校之向恐不啻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 此題即不戰而屈人之兵意或破其計或敗其交或絕其糧道或斷其歸路敗敵人不待戰或降或遁者也如晉將郭淮圍麴城蜀將姜維來救淮趨牛頭山斷維糧道及歸路維大震不戰而遁麴城遂降則不戰而屈之義也又周亞夫敵七國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誘吳使輕兵絕吳餉道與梁相弊乃食竭吳遁去因追擊大破之蜀將姜維使將句安李韶守麴城魏將陳泰圍之姜維來救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返道則我之擒也敕諸軍各守勿戰絕其還路維懼遁走安等遂降此皆是屈人之兵而非戰之證也 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惟以計取之如後漢聞鄧侯臧宮圍妖賊於原武連月不拔士卒疾疫東海王謂宮曰今擁兵圍必死之虜非計也宜撤圍開其生路而示之彼必逃散一亭長足擒也從之而拔原武魏攻

壽與亦此義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毀滅人國不久露師也。隋文問僕射高熲伐陳之策，熲曰：江外田收與中國不同，伺彼農時，我正暇豫，徵兵掩襲，彼釋農守禦，候其聚兵，我便解退，再三若此，彼農事廢矣。又南地土舍悉茅竹，倉庫儲積悉依其間，密使行人因風縱火，候其營立，更爲之。行其謀，陳始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兵不戰，城不攻，毀不久，不戰則士不傷，不攻則力不屈，不久則財不費，以完全立勝於天下，故無頓兵血刃之害，而有國富兵強之利，斯良將計攻之術也。

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圍者謂四面壘合，使敵不得逃逸。凡圍四合，必須去敵城稍遠，占地既廣，守備須嚴，若非兵多，則有闕漏，故用兵有十倍也。曰布政是上下相殺，孫武所言，非必以能擒，非曹公兵力而能取之也。是將勇智等，當潰叛何況圍之，因須破滅乎。所言十則圍之，是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不言敵人自有離叛。曹公稱倍兵降布，蓋非圍之力窮也，此不可以訓也。五則攻之。術猶道也。言以五敵一，則當取己三分爲三道以攻敵之一面，留己之二分，候其無備之處，出奇而乘之。如西魏末梁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魏將獨孤信率兵討之，仲和閉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東北，信親帥將士襲其西南，遂克之也。倍則分之。以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大兵者倍於敵，則分半爲奇。我衆彼寡，動而難制。苻堅至淝水不分而敗，王僧辯至張公洲水而勝也。比言以二敵一，則當取己之一，或趨敵之要害，或攻敵之必救，使敵一分之中復須分減相救，因以一分而擊之。夫戰法非論衆寡，每陣皆有奇正，非待人衆然後能設奇。如項羽於烏江二十八騎，尚不聚之，猶設奇正循環相救，況於其他哉。敵則能戰之。已與敵人兵衆一旦相敵，則可以戰。夫伏兵之設，或在敵前，或在敵後，或因深林叢薄，或因暮夜昏晦，或因隘阨山阪，擊敵不備，自名伏兵，非奇兵也。少則能逃之。量力不如則堅壁不出，挫其鋒，待其氣懈而出奇擊之。如齊將田單守即墨，燒牛尾而殺騎劫也。不若則能避之。不若者勢力交援俱不如也，則須速去之，不可遷延也。如敵人守我要害，發我津梁，合圍於我，則欲去不復得也。如虞詡爲武都太守，羌率數千遮於陳倉崤谷，詡不進，宣言請兵須到乃發，日夜兼行，羌不敢追。又如孔明屯兵五丈原，司馬懿自知非孔明敵，侍兵不出，其受巾幗之辱，終不敢戰，所說其畏蜀如虎，此皆不若能避。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堅者將性堅忍，不能逃，不能避，故爲大者之所擒也。如古將小敵建

前將軍趙信將兵三千餘人，與大將軍衛青分行，獨逢單于兵數萬，力戰一日，漢兵且盡。前將軍信，胡人，降爲翕侯，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餘奔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自歸大將軍。問其正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一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威重。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今建獨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人無歸意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周謂才智具也，隙謂才有所闕也。將才足則兵必強。此題作論，要知國之強弱，必在於將。將輔於君而才周，其國則強；不輔於君，內懷其貳，則弱。擇人授任，不可不慎。故將在軍，必先知五事、六行、五權之用，與夫九變、四機之說，然後可以內御士衆，外料戰形。苟昧一二，則不可居三軍之上矣。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君人者有所害於軍務，爲軍中之患者三也，如下文之三件是也。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縻，御也。又縻，絆也。不知進退者，三軍必敗。如楚將龍且逐韓信而敗，是不知其進；秦將符融麾軍少卻而敗，是不知其退。又如趙充國欲爲屯田，漢宣必令決戰，充國臨戎屢克，有請班師，此不知進退之謂也。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者，則軍士惑矣。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治兵也。如燕將慕容評出軍，所在固山泉賣樵水，貪鄙積貨，爲三軍師，不知其政也。又如周亞夫見天子不拜，漢文知其勇不可犯。魏尚守雲中，上首級爲有司所繩，馮唐所以發憤也。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不生疑，當如黃石公謂任人者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張預謂軍吏中有不知兵家權謀之人，而使同居將帥之任，則政令不一而軍疑矣。若淝之戰，中軍師苻林父欲還，裨將先穀不從，爲楚所敗是也。近世以中官監軍，其患正如此。高崇文伐蜀，因罷之，遂能成功。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孔子曰也，兵權道也，又可詐而使。虞如趙上卿藺相如言趙括徒能讀其父書，然未知合變，王令以名使括，如膠柱鼓瑟，此則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趙王不從，果有長平之敗，諸侯之難至也。故知勝有五：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料人事逆順，然後以太一遁甲，算三門，遇奇五將，無關格迫脅，主客之計者，必勝也。下文所謂知彼

知巳是也**識衆寡之用者勝**此題重在一識字先知敵之衆寡然後起兵以應之如王翦伐荊曰非六十萬不可是也又如用輸之彼魏曰五萬人足矣之類言兵之形有衆而不可擊或寡可以弱制強而能變之於勝也**上下同欲者識**此題宜兼君臣合講以四者皆講以湯武徵之以將能而君不御縱之言上下共同其利欲則二軍無怨敵可勝也若先教則竟以取敗出布違異以致巳皆上下不同欲之所致也書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向德商滅而周興矣**以虞待不虞者勝**此勝字在待字上看出謂先為不可勝之師待敵之可勝也一說虞度也以我有法度之師擊彼無法度之兵如春秋時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巳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加晉又周末荊人伐陳吳救之軍行三十里雨十日夜不見星左史倚相謂大將子期曰雨十日夜甲輯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爲陳而吳人至見荊有備而反**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題重在君不御上當看上四者參意末結以將當自盡其能於是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者勝矣將事也如吳伐楚吳公子光弟夫槩王至請擊楚子常不許夫槩曰所謂見義而行不待命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敗之審此則

將能而君不能御也晉宣帝拒諸葛於五丈原天子使辛毗伏節軍門曰敢出戰者斬亮聞笑曰苟能制吾豈千里請戰假言天子不許示武於衆此是不能之將**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此題五者即上五事重知一字則戰勝有道矣然審九度而修道保法亦不可廢終不如順天應人之道**故曰知彼知巳者百戰不殆**此題亦在知字先發以我之政料敵之政以我之將料敵之將以我之衆料敵之衆以我之食料敵之食以我之地料敵之地校量巳定優劣短長皆先見之然後兵起故有百戰百勝也如唐太宗圍王世充竇建德悉衆來救太宗守武牢以拒之建德阻汜水東瀰百數里諸軍有懼色太宗將數騎登高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見大敵今渡險而囂是軍無政令逼城而陣者有輕我之心我按兵不動待彼氣衰陣久卒飢必將自退而擊之何往不克此所謂知彼知巳百戰不殆者也**不知彼而知巳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巳每戰必殆**以巳強不料敵則勝負未定如秦王符堅以百萬之衆南伐或謂曰彼有人焉謝安桓冲江表偉才不可輕之堅曰我以八州之衆士馬百萬投鞭可斷江水何難之有後果敗績蓋其外不料敵內不知巳攻守之術皆所不知故以戰則敗也

按謀欲攻人之國便先謀全人之國以至全軍全旅全卒全伍無一不要全蓋唯以全人之國為攻人之謀又以伐人之謀為謀攻之上策故軍旅卒伍無一而不得全也始謂以全爭于天下矣觀其不以百戰百勝為善而以知彼知巳不戰屈人兵為善之善則所謂善戰者服上刑誠孫子之不赦矣是非效儒生迂腐乃所以為善戰所以為善謀攻耳

軍刑第四

軍形言彼我兩軍之形也謀惡淺而貴深形惡露而貴隱謀深密則其形隱與不見敵莫能測謀淺拙則其形顯露敵得見其虛實也形因謀之深淺而隱露故次謀此篇為王意只是要隱而不露使人不可測度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題先為不可勝者養練

上卒知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堅甲利兵深謀密計隱閉其形智者不能測鬼神不能知著虛不能下是先所敵不可勝我也然後料敵多寡探其虛實疲鋭有可勝之時舉務全之策以屈之此是以待敵之可勝如諸葛先拒北山先為敵人不可勝我之形以待敵可勝之形而卻乘之**不可勝在巳可勝在敵**善用兵者守則深壁多其軍食善其教練攻其城則尚撞梯雲梯土山地道陳則在山川丘陵背孤向虛從疑擊闇善戰者犄角勢連首尾相應者為不可勝也夫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不可為者守也可勝者攻也此數者以為可勝也**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可勝**不可勝者上文証解所謂修整軍事閉形蹤跡是也此事在巳故曰能為敵有智謀深為巳備不能強令不巳備**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此道言自巳有制勝之形故可知敵人無可乘之形故不可為作論須有知字為字生意**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凡戰所謂守者知巳者也知巳有未可勝之理則我且固守待敵有可勝之理則出兵以攻之無有不勝法曰不可勝則守也如漢景帝對吳楚七國反以周亞夫為太尉東擊吳楚七國因自請於上曰楚兵剽輕難以爭鋒願以

栗委之絕其糧食乃可剝也此不可勝者守之一證也又如蕭操使朱靈爲鬲江太守屯田築城歷日乃成呂蒙曰余觀此城亦不甚固以三軍鋭氣四面攻之不移時可拔及水未漲而歸全勝之術也此可勝者攻之之一證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吾所以守者謂取勝之道有所不足故且待之吾所以攻者謂勝敵之事已有其餘故出擊之言非百勝不戰非萬全不圖也後人謂不足爲弱有餘爲強者非也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地下幽隱之處九地云者幽隱之至深也天上剛健之稱九天云者剛健之至極也藏於九地言守之至深動於九天言攻之至極也惟能守之至深故能自保攻之至健故能全勝他以通帶僅存前後之九天之上可以揚兵九地之下可以藏伏解之非本義也如後漢京州賊王國圍陳倉左將軍皇甫嵩督前軍董卓救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曰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

揭暴世法　上卷　孫子　十八

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當見未萌知不出衆知非善也如韓信破趙未餐而出井陘曰破趙會食時諸將嘿然佯應曰諾乃背水陳趙兵望見皆大笑言漢將不便兵也乃破趙食斬成安君此則衆所不知也杜牧曰衆人之所見破軍殺將然後知勝我之所見廟堂之上蹲俎之間已知勝負者矣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爭鋒力戰天下易見故非善也言天下人皆稱戰勝者故破軍殺將者也故舉秋毫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聰耳此言衆人之所見所聞不足爲異也昔烏獲舉千鈞之鼎爲力離朱百步覩纖芥之物爲明師曠聽蚊行蟻步爲聽也兵之成形而見之誰不能也故勝於未形乃爲知兵矣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敵人之謀初有萌兆我則潛運以能攻之用力既少制勝既微故曰易勝也此題當以形字爲主交鋒接刃而後能制敵者是其勝難也見微察隱而破於未形者是其勝易也故善戰者常攻其易勝而不攻其難勝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勝於未萌天下知故無智名兵不血刃敵國已服故無勇功也此題要知

非無智勇也因其見于未形而有先勝之道故人莫能知蓋勝於未形人誰稱智不戰而服人誰言勇漢之子房唐之裴度能之故其戰勝不忒力戰而求勝雖善者亦有敗時既見於未形察於未成則有百戰百勝而無一差忒矣不忒者其所措必勝勝已敗者也措猶置也忒差忒也我能置勝不忒者何也蓋先見敵人已敗之形然後攻之故能致必勝之功不差忒也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不敗之地者爲不可勝之計使敵人必不能敗我也不失敵人之敗者言窺伺敵人可敗之形不失毫髮也此題要知兵以地利爲先立於不敗之地者是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如董嚳先據北山以取泰孔明先屯五丈原以拒魏是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此題言凡用兵先定必勝之計而後出軍若不先謀而欲恃強勝未可必也是以太公知紂布之必敗田單知騎劫之必勝所謂折衝樽俎之中而決勝廟廊之上者此也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此題重一道字立論修道而自能保法總是見於未形而先爲自勝斯可以保有全勝而不敗也故能爲勝敗之政道者仁義也法者法制也善用兵者先修理仁

揭暴世法　上卷　孫子　十九

義保守法制自爲不可勝之政伺敵有可攻之隙則攻能勝之兵法一曰度度土地丈尺二曰量量人力多少倉廩虛實三曰數以數推之則衆寡可知虛實可見四曰稱稱權衡也既知衆寡衆知彼我之德業輕重才能之長短五曰勝勝敵之政用兵之法當以此五事稱量知敵之情地生度因地形勢而度之度我國土大小人戶多少征賦所入兵車所籍山河險易道里迂直自度此事與敵人如何然後起兵度生量因度地形廣狹方能量其所容其地之所容量生數因能量其所容方能知其數之多少數生稱因能知其數之多少方能稱量其孰多孰寡稱生勝因稱量孰多孰寡而知其勝負也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二十四銖爲兩二十四兩爲鎰鎰稱銖言以多勝寡也銖稱鎰言以寡敵衆也即前篇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勝者兵戰民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水決千仞之谿莫測其迅兵動九天之上莫見其跡此軍之形也如摧枯伐竹言兵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即此意也

揔軍而謂之形者兩軍勝敗之形也。不可勝在己。我軍之形。

既如此可勝在敵彼軍之形既如彼故常修爲不可勝之道
而保吾必可勝之法能爲勝者之政者以此然所謂勝者又
非以其難勝而能勝之也故戰勝而天下曰善便以爲極不
善者天下稱善便是有智名勇功非勝于易勝而令人忘其
爲勝者矣是非不欲其有名也大凡有其名者必然多費其
力多費其力者必然多費其財多費其財者必然多損其兵
便非全軍保勝愛國安民以全爭于天下之道矣夫舉軍爭
戰本以爲國爲民而後爲之者也而至于費國損財傷民又
安忍乎故寧無名無功而令我軍實受其福也是以其勝也
謂之勝易勝又謂之勝巳敗巳敗者彼其軍形巳自敗壞吾

特因而敗壞之耳非我能敗壞之也如舉秋毫如見日月如
聞雷霆其形如此其易如之何而天下又孰能善之如以鎰
稱銖如決積水于千仞之上天下又孰肯以智名之以勇功
之乎蓋必如是而後爲真愛民之主也真保國之將也

兵勢第五　上篇言形而此言勢隱閉不露者形也奮出疾擊者勢也形之隱閉使人不能測勢之奮疾使
人不能禦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勢也此篇之所言勢者何奇正是也奇變爲正正變爲奇其勢無窮也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　善用兵者將鳴一金舉一旌而三軍盡應號令既定如寡
馬分者分別也數者人數也言部曲行伍皆分別人數多少各
任偏裨長五訓練昇降皆責成之故我所治者寡也韓信曰多
益辦是也　鬬衆如鬬寡形名是也　旌旗曰形金鼓曰名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鼓鐸視不相見故
爲旌旗令用兵既衆相去必遠耳目之力所不聞見故令士卒
望旌旗之形而前却聽金鼓之號而行止則勇者不得獨進怯

者不得獨退百萬之兵如戰一夫此用衆之法也　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
正是也　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當敵爲正旁出爲奇將三軍無奇兵未可與人爭利如漢吳王濞擁兵入大梁吳將
田伯祿說吳王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
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大王會此亦
一奇也不從遂爲周亞夫所敗此則有正無奇立敗之一證也　兵之所加如以碬投卵者虛實
是也　碬實卵虛以實擊虛其勢易也下篇言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此虛實彼我之法也　凡戰者以正
合爲奇勝　正者當敵奇者從旁擊不備以正道合戰以奇變取勝也楊素臣曰用正合戰用奇勝敵如戰國秦趙爲
趙將秦使間曰秦獨畏趙括耳廉頗易與且降矣會頗軍多亡
失數敗堅壁不戰又聞秦反間之言使括代頗至則出兵擊秦
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刦之趙軍遂勝追造秦壁堅拒
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間趙
兵分爲二糧道絕括卒敗此正合奇勝之一證也　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　此題全在一箇奇上
發意可弔下治而示亂勇而示怯強而示弱作用勢無常故
出奇亦無窮然奇終不離正要奇正相生方是善出無窮　不

竭如江河　言應變出奇無有窮竭　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
奇變如日月四時盈虧寒暑不停日月運行入而復出四時更
王興而復廢言奇正變化或若日月之進退四時之盛衰也
聲不過五　宮商角徵羽也　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　變入八音奏樂之曲不可盡聽也　色
不過五　青黃赤白黑也　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　酸辛鹹甘苦也　五味
之變不可勝嘗也　五味之變庖宰則調也自無窮如天地巳下皆以喻奇正之無窮也　戰勢不過
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　邀截掩襲萬途之勢不可窮盡也臨敵運變循環不窮窮則敗也此
題重一變字生意變字根勢字來不可勝窮則不但以正合以
奇勝兵要合下示亂示怯示弱作用結穴在擇人任勢以善用
奇正子不窮也　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　變動周旋之不極奇亦爲正正亦爲
奇變化相生若循環之無本末誰能窮詰　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　言水性柔弱石性剛重至
於漂轉大石投之湾下皆由急疾之流激得其勢　鷙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　彈射之能中殺

鳥者善於疾而有節制節者節量遠近則攫之故能毀折物也**是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疾險也險者言戰爭之勢發則殺人短近也言以近節也如鷙鳥之發近則搏之力全志專則必獲也**勢如彍弩節如發機**彍張也如弩已張發則殺人故上文云其勢險也機者固須以近節量之然後必能中故上文云其節短乃近也此言戰陳不可遠逐敵人恐有隊伍離散斷絕反為敵所乘也故牧野誓曰六步七步四伐五伐是以近也**紛紛紜紜鬭亂而不可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紛紜而鬭示如可亂建旌有部曲金有節是以不可亂也渾沌合雜也形圓無向背也不敢可敗不可敗號令齊整隊法也如晉武時羌陷涼州司馬督馬隆請募勇士三千平之募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軍西渡溫水虜樹機能以衆萬計遂隆依八陳法且戰且前弓矢所入皆應弦而倒誅殺萬計京州遂平又隋時突厥入寇楊素擊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虞胡騎奔突皆戎車徒步相參舉鹿角為方陳騎在其內素至悉除舊法令諸軍各為騎陳突厥聞之以手加額仰天曰天賜我也大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一戰大破之此乃以徒步制騎士者非有陳法如鬭圓首尾之道安能致勝也**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彊**恃治之整不撫其下而多怨其亂必生如秦并天下銷兵焚書以郡國為郡縣自稱始皇都關中以為至萬代有之至胡亥矜驕陳勝吳廣乘弊而起所謂亂生於治也以勇陵人為敵所敗如秦王符堅鼓行伐晉勇也及其敗聞風聲鶴唳以為晉軍是其怯也所謂怯生於勇也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陵齊於黃池陵越於會稽是其彊也為越所敗城門不守兵圍王宮殺夫差而并其國所謂弱生於彊也**治亂數也**行伍各有分書部曲皆有名數故能為治然後能為偽亂也夫為偽亂者出入不時樵採縱橫方斗不嚴是也**勇怯勢也**兵得其勢則怯者勇失其勢則勇者怯兵法無定惟因勢而成也實勇而偽示以怯因其勢也魏將龐涓攻韓齊將田忌救之孫臏謂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使齊軍入魏地日減其竈涓聞之大喜曰吾素知齊怯乃倍日并行逐之遂敗於馬陵**彊弱形也**以彊為弱示其形實彊而示以弱見其形也漢欲擊匈奴遣使覘之匈奴匿其壯士肥馬見其羸弱兵羸畜使者十輩皆言可擊惟婁敬曰兩國相攻宜矜誇所長今徒見老弱必有奇兵不可擊也帝不從果有白登之圍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我強敵弱示以羸形致之使來我弱敵強示以彊形動之使去敵之

動作皆須從我如晉人伐齊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輿曳柴從之齊人登山而望晉師見旌旗揚塵謂其衆而夜遁則晉弱齊為彊也齊伐魏將田忌用孫臏謀減竈而為入梁魏將龐涓逐之曰齊魯何其怯也入吾境亡者半矣及馬陵為齊人所敗殺龐涓虜魏太子而旋形以弱而敵從之也**予之敵必取之**以利誘敵敵遠離其壘而以便勢擊其空虛孤特也如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曹公渡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公營南阪下馬解鞍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安可去之紹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繼至或分趨輜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人遂大破之斬文醜**以利動之以卒待之**以利動敵也亦後漢太司馬鄧禹之攻赤眉也赤眉佯北棄輜重而走車皆載土覆之以豆禹軍乏食競趨之不為行列赤眉伏兵奄至擊之禹大敗又曹公西征馬超與超夾關為軍公急持之而潛徐晃朱靈等夜渡蒲坂津據河西為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公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得渡循河為甬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奮擊破之**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善戰者先料兵勢然後量人之材隨短長以任之不責成于不材者也如曹公征張魯漢中張遼李典樂進將千餘人守合肥公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孫權率十萬人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成敗之機在此一舉典與遼同出果大破孫權吳人奪氣**故能擇人而任勢**此題要妙三擇字與任字任人之法使貪使愚使智使勇各任自然之勢不責人之所不能故隨材大小因其所長而用之則人思自奮而兵勢可自我握矣擇人字輕任勢意重**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木石之性置之安地則靜置之危地則動方正則止圓斜則行自然之勢也三軍之衆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不得已則鬬亦自然之道**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轉石於千仞之山不可止遏者在山不在石也戰人有百戰之勇強弱一貫者在勢不在人也昔樂毅藉濟西一戰能并強齊今兵威已成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自解無復著手此勢也勢不可失乃東下建鄴終成其此篇大抵言兵貴任勢以險迅疾速為本故能用力少則得功多

也譬如圓石在山成然其勢一人推之千人莫能禦也

投勢者機也機動而神隨故言軍形便言兵勢夫兩軍勝敗之形雖未戰而其形已見矣然非眞聰明神智之王則不能知故曰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也知之則謂知已而知彼雖百戰而不殆矣夫惟其能知彼則勝敵之形於衆人之所不能知也是以因利制勝以應形於無窮雖見神亦莫得而測之也蓋形雖不可知而猶可見若任勢則無形而不可見況可知耶故曰形兵之極至于無形又曰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然則非變易無方之神人又安能運變化無窮之神勢也勢雖神妙總不過奇正奇正雖變總不出虛實

虛實第六

善用兵者以虛爲實善破敵者以實爲虛故兵者避實擊虛先須識彼我之虛實也形篇言攻守勢篇說奇正善用兵者先知攻守兩濟之法然後知奇先知奇相變之術然後知虛實蓋奇正自攻守而用虛實由奇正而見故次勢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後敵者佚先處形勝之地以待敵者則有備豫士馬閑逸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形勝之地爲敵先據我隨後趨彼以戰則士馬困頓而力不足如後周遣將帥寍厥之衆逼齊齊將段韶禦之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爲前鋒從西而下去城二里諸將欲逆擊之韶曰步人氣力勢自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陳以待之彼勞我佚破之必矣既而交戰大破之前鋒盡殪自餘通逃矣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此題當以虛實士勢立而我實能致令敵來就我我當蓄力待之不就敵人恐我勞也後漢張步據重邑分遣其弟敢先巨里耿弇進兵先脅巨里使我伐樹木揚言以塡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趨修攻具宣勅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卽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大破之遂臨陳斬邑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以利誘之敵則自至也如李牧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大喜率衆來入牧大破之殺匈奴十萬騎單于奔走歲餘不敢犯邊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出其所必趨攻其所必救害其所急彼必釋我而自固也如魏人之寇趙邯鄲乞師於齊齊將田忌欲救趙孫臏曰夫解紛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解耳今二國相持輕銳竭於外老弱疲於內我襲其虛彼必解圍而奔命所謂一舉存趙而斃魏也後魏果釋趙而奔大梁遇齊人於馬陵斬大將龐涓于樹下魏師大敗故敵佚能勞之攻其不意使敵疲於奔命高熲言平陳之策於隋文帝曰江北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熟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兵上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使解早於是陳人始病日疲之使不得休息飽能饑之我爲主敵爲客則可以絕糧道而飢之如我爲客敵爲主則攻之何答曰饑敵之術非止絕糧

道但能飢之則是隋高熲平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皆茅竹有畜積皆非地窖密遣人因風縱火待敵修立更復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遂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困安能動之攻其所必愛出其所必趨則彼敵不得不相救也司馬宣王攻公孫文懿於遼東阻遼水以拒魏軍宣王曰賊堅營高壘以老我師攻之正入其計古云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我今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陳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來邀之乃縱擊大破之竟平遼東出其所必趨趨其所不意使敵不得相往而救之也令敵人須虞我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出敵無備從孤擊虛何人之有曹公北征烏桓謀臣郭嘉曰兵道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得以爲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宋掩其不意公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公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已下又唐吐谷渾寇邊以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輕途二千里行空虛之地平吐谷渾而還故太宗曰且李靖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克復定襄古今未有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譬其東擊其西誘其前襲其後後漢張步都劇使弟藍守西安又令別將守臨淄去臨淄四十里耿弇引軍營其閒弇視西安

城小而堅，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其實易攻。弇令軍吏治攻具，後五日攻西安。縱生口令歸，藍聞之，晨夜守城。至期夜半，弇勒諸將蓐食，及明至臨淄城下。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宜速攻西安。弇曰：西安聞吾欲攻，日夜為備；臨淄出其不意，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勢孤，所謂擊一得兩。盡如其策。**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不攻尚守，何況其所攻乎？漢太尉周亞夫擊七國于昌邑也，賊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其西北。俄而賊精卒攻西北，不得入，因遁走，追破之。**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善攻者，待敵有可勝之際，速而攻之，則使其不能守也；善守者，常為不可勝，則使其不能攻也。不知者，攻守之計不知所出耳。**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微，隱也。微乎微乎，深言能隱其形也，所謂吾實使敵視以為虛，吾虛使敵視以為實；誘而致之，至於無形者，是隱之精妙，使敵不得見其虛實，而莫能測度之也。神乎神乎，言其能變化也。敵本實，吾變之使虛；飽，吾變之使饑；佚，吾變之使勞。至於無聲者，言變化之妙，不可以言語盡也。能如此，所以敵之性命生殺皆由於我也，故謂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

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速作遠字。進者乘空虛懈怠，退者必輜重在先，行遠而大軍始退，是以不可追。後趙王不聽，兵在為賊苦兩，欲班師于鄴，俱召人躡其後，用賈詡計，令輜重先行，遠而不可及也。又曹公之圍張繡也，城未拔，力未屈而去之，繡兵出襲其後，賈詡之，繡不聽，果被曹公所敗。繡謂詡曰：公既能其敗，必能知其勝。詡曰：復以敗卒襲之。繡從之，曹公果敗。豈是敗衰之後不能追之哉？蓋言乘虛而進，敵不知所禦；遠利而退，敵不知所追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為主，敵為客，則絕其糧食，守其歸路；若我為客，敵為主，則攻其君主。敵若堅守，但能攻其所必救，則與我戰矣。如魏將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泛舟潛濟遼水，作長圍，忽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不攻賊而作長圍，非所以示眾也。宣王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古人言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眾在此，則巢穴虛矣。我直指襄平，必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陳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宣王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又楚人圍宋，晉將救之。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從之而解。又晉宣帝討公孫文懿，忽棄賊而走襄平，討其巢穴，賊果出邀之，遂逆擊，三戰皆捷，亦其義也。**我不欲戰，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畫地，喻其易也。蓋我能戾敵人之心，不敢至也。敵來攻我，我設權變以疑之，使敵疑惑，乖戾不敢與我戰也。如曹公爭漢中，地蜀先主拒之。趙雲將數十騎輕出，遇大軍，雲且鬭且卻。公軍追至圍，雲入營，大開門，偃旗息鼓。曹軍疑伏，引去。又諸葛武侯屯於陽平，使魏延諸將并兵東下，武侯惟留萬人守城。司馬宣王率二十日，亮在城中，兵少力弱，將士失色。亮時意氣自若，勅軍中悉偃息鼓，不得輒出，開四門，掃地却灑。宣王疑有伏兵，遂引去趨北山。亮謂參佐曰：司馬懿謂吾有設伏，循山走矣。宣王後知，頗以為恨。**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吾之正使敵視以為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為正，形人者也；以奇為正，以正為奇，變化紛紜，使敵莫測，無形者也。敵形既見，我乃合眾以臨之；我形不彰，彼必分勢以防備。**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我料見敵形，審其虛實，故其所備者少，專為一也。以我之專擊彼之散，是為十共擊一也。**則我眾而敵寡。**我專為一，故眾；敵分為十，故寡。我見敵虛實，不勞多備，故專為一屯；彼不見我形，故分為十處。**能以眾擊寡者，**

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約，猶少也。我深壁高壘，藏跡韜聲，出入無形，攻取莫測，或以輕兵健馬衝其空虛，或以強弩長弓奪其要害，觸左履右，突後驚前，晝日誤之以旌旗，暮夜惑之以火鼓，故敵人畏懼，分兵防虞，譬如登山瞰城，垂簾觀外，敵人分張之勢，我則盡知；我之攻守之方，敵則不測，故我能專一，敵則分離。專一者力全，分離者力寡，以全擊寡，故能必勝也。**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舉動微密，情不可見，使彼知所出而不知吾所舉，知所舉而不知吾所集。**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不知，則處處為備。**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形藏敵疑，則分離其眾備我，不能測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故分離其眾，所在輒為備，遂致眾敵而弱，勢分而寡，是以吾所與接戰之處，以大眾臨孤軍也。**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言敵之所備者多，則士卒無不分散而少。**寡者，備人者也；眾者，使人備己者也。**所戰之地不可令敵人知之，我形不彰，則左右前後遠近險易，敵人不知，亦不知我何處來攻，何地會戰，故分兵衛處處防備，形藏者眾，分多者寡，故眾者必勝也，寡

者必敗也備人則我散備我則彼分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載杜

之地則舟車步騎之所便也魏武以北土木安舍鞍馬伏舟楫與吳越爭強是以有黃蓋之敗吳王濞驅吳楚之衆奔馳於梁鄭之間此不知戰地日者宋武帝使朱齡石伐譙縱於蜀宋武曰往年劉敬宣出內水向黃武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來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武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取成都疑兵向內水此則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知虛實別有函書全封付齡石函邊書曰至白帝乃開城軍未知處分所由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林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武譙果以重兵備內水齡石滅之

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不知敵人何地會兵何日接戰則所備者不專所守者不固忽遇勁敵則倉遽而與之戰左右前後猶不能相援又況首尾相去之遠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敗哉。不知戰地及戰日兵雖過人安能知其勝敗乎然孫子爲吳王

闔閭論兵吳與越讎故言越謂過人之兵非也故曰：勝可爲也。勝在我故言可爲也若使敵不知戰地期日我之必勝可常有也敵雖衆，可使無鬭。以下四事度量之敵兵雖衆使其不能與我鬭勝也我能多設變詐分其形勢使不能併力也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此題言用兵者取勝之兵法可制策度敵情觀其施爲則計數可知是得進帷幄之間以乘籌之我得彼失之計皆先知也作之而知動靜之理，以作李筌

宇爲候宇候望雲氣風鳥人情則動靜可知也如王莽時王尋伍營陽有雲氣如壞山當營而隕去地數丈而光武知其必敗梁王僧辯營上有如堤之氣候者知其必勝風鳥氣錄之類也侯安都也一說作激作也言激作敵人使其應我然後觀其動靜理亂之形也魏武侯曰兩軍相當不知其將如何衆起曰令賤而勇者將輕銳而嘗之合而北北而勿罰觀敵進退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奔北不追見利取此將有謀若其衆讙譁追北旗旛縱亂行止縱橫貪利務得若此之類將令不行擊而勿疑形之而知死生之地，夫破陣設奇或偃旗鼓形之以弱或虛列竈火旗幟形之以強投之以死致之以生是以死生因地而成也韓信下井陘劉齡過大峴則其義也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角量也其力精勇則

虛實可知也以我之有餘角量敵人之有餘以我之不足角量敵人之不足管子曰善攻者料衆以攻衆料食以攻食不存不攻備不存不攻司馬宣王伐遼東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切惑焉王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四倍於達而糧不淹一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雨水乃爾功力不設賊糧垂盡當示無能以安之既而雨止晝夜攻之竟平遼東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此題在極字況於下深而非陰示弱而非弱非要無形也正使敵人知我虛實之不形也結要見因敵虛實以制勝而無常勢之意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言用兵之道至於臻極不過於無形無形則雖有間者深來窺我不能知我之虛實強弱不泄於外雖有智能之士亦不能謀我也因形而錯勝於衆，衆不能知。錯置也設形險之勢因士卒之勇而取勝焉軍事尚密非衆人之所知也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不以一形之勝萬形或曰不備知也制勝者人皆知吾所以勝莫知吾因敵形制勝也若韓信背水拔幟是也人但見水上軍殊死

戰不可敗及趙軍驚亂遁走不知吾能制使之然者是操何道也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不復前謀以取勝隨宜制變也應敵形而制勝乃無窮夫制勝之理惟一而所勝之形無窮也夫兵形象水，兵之形勢如水流遲速之勢無常也水之形，避高而趨下。順水之性也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趨下則順兵擊虛則下水因地而制流，方圓斜直因地之下以成形兵因地而制勝。此題最要玩一因字不因敵之勢吾何以制勝夫料兵不能持久宜之必敗乘兵挑之必出怒兵辱之強兵緩之將驕宜卑之將貪宜利之將疑宜反間之故因敵而制勝也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變動故無常勢應敵爲勢敵有因地爲形地有高下故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勢盛必衰形露必敗故能因敵變化取勝若神能知此道謂之神兵也勢不在衆故無常勢如水之形因地乃有形不在水故無常形水因地之下則可漂石兵因敵之應則可變化如神者也此題作論全在神字發揮而神字又在變化上看出言兵有常理而無常勢水有常性而無常形兵有常理者擊虛是也無常勢者因敵以應之也水有常性者就下是也無常形者因地以制之也夫兵勢有變則

雖敗卒尚復可使擊勝兵況精銳乎**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五行水火木金土遞相生尅不得有常勝四時春夏秋冬遞相交代不得有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日月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百刻者春秋一分則日夜均夏至之日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冬至之日晝四十刻夜六十刻長短不均也月初爲朔八日爲上弦十五日爲望二十四日爲下弦三十日爲晦晦則死生義也孫子以五行四時日月盈縮無常况于兵之形勢安常定也皆所以象兵之隨敵

按兵無常形未戰則以實待虛亦無常勢將戰則避實擊虛而已此爲將者之所通知也若夫敵佚而能使之勞敵飽而能使之饑敵安而能使之動敵衆而能使之寡敵不必備而能使之無所不備敵不欲戰而能使之不得不戰故敵雖衆可使無鬭敵雖强可使不敢恃敵雖近而左右前後可使不得相救若我則雖遠而行千里可使無人不欲戰而能使敵必不敢戰則不但以待其虛衝其虛而已矣蓋敵人雖實我能虛之而敵人之命皆懸于吾矣故能爲敵之司命也夫敵人之命我實司之則何勝之不可爲乎故曰勝可爲也勝可爲則制勝之權常在我矣制勝之權是豈敵人之所能知哉非唯敵人不得知吾之因形而措勝者即以此衆耳而衆人亦安能知吾之所以勝乎故曰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一勝不復再勝以吾之所以應形而制勝者其妙未有窮極也致勝之妙虛虛之術致人之巧至于形聲俱無矣又孰能致我乎故形人而我無形致人而人不能制我則所以虛虛實實者亦已極矣故虛實之篇制勝之將司敵之命也因敵制勝與因地制流等耳又豈有他巧耶以其自然故謂之神人自不神故形見勢露而卒爲我所致爲我所虛也嗚乎五行之相勝四時之相推短長之相亂死生之相禪執一實以御百虛孰能知其故乎

孫武子十三篇卷之上終

新編孫武子十三篇說印韜畧世法卷下

軍爭第七

爭者爭利也利則勝宜先審輕重計迂直不可徒使敵乘我勞也以軍爭為名謂兩軍相對而爭利也先知彼我之虛實然後能與人爭勝故次虛實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受君命也遵廟勝之筭恭行天罰曰受君命伐叛逆**合軍聚衆**大國三軍總三萬七千五百人若悉舉其賦則總七萬五千人此所謂合軍聚衆**交和而舍**軍門為和門左右門為旗門以車為營曰轅門以人為營曰人門兩軍相對為交和舍止也士衆交雜和合而止於軍中趨利而動**莫難於軍爭**自受命至此為最難與人相對而爭利天下之至難也**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言欲爭奪以迂遠為近以患為利誑紿敵人使其慢易然後急趨也**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以迂為直是示敵人以迂遠敵意已怠後其發以利使敵心不事然後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故能後發先至而得所爭之要害也如秦伐韓軍於閼與趙王令趙奢

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二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奢既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秦人聞之悉甲而至有一卒曰先據北山者勝奢使萬人據之秦人來爭不得上奢因縱擊大破閼與圍得解**故軍爭為利軍爭為危**我軍先至得其便利之處則為利彼敵先據其地我三軍之衆驅往爭之則敵佚我勞危之道也**舉軍而爭利則不及**舉軍往爭其利難以速至可以潛設奇計迂敵途程敵不識我謀則我先而敵後也迂不及也舉軍中所有而行則遲緩以輜重故**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舉三軍之物行則重滯遲緩不及於利委棄輜重輕兵前追則恐輜重因此棄捐也**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不得休息罷也**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若不慮上二事欲從速疾卷甲束仗潛軍夜行若敵知其情邀而擊之則三軍之將為敵所擒也若秦伯襲鄭三帥皆獲是也**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一日行一百二十里則為倍道兼行行如此則勁健者先到疲者後至軍健者少疲者多且十人可一人先到餘悉在後以此遇敵何三將軍不擒哉魏武逐劉備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諸葛亮以為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言其力也是以有赤壁之敗龐涓追孫臏死於馬陵亦其義也**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蹶猶挫也路不甚遠十中五至猶挫軍威況百里乎蹶上將謂前軍先行也或問唐太宗征宋金剛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亦能克勝者何也答曰此形同而勢異也且金已敗衆心已沮追而滅之則河東立平若其緩之賊必生計此太宗所以不計疲頓而力逐也孫子所陳爭利之法蓋與此異矣**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三十里內九十人中可以六七人先道近則至者多故不言死敗勝負未可知也古者用師日行三十里步騎相須今徒而趨利三分之二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無輜重者闕所供也袁紹有十萬之衆魏武用荀攸計焚燒紹輜重而敗紹於官渡無糧食者雖有金城不重於食也太公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故漢赤眉百萬衆無食而君臣面縛宜陽是以先用兵者先耕而後戰無委積者財乏之闕也漢高無關中光武無河內魏武無兗州軍北身遁豈能復振也**故不知諸**

侯之謀者不能豫交豫先也交交兵也言諸侯之謀先須知之然後可交兵合戰若不知其謀固不可與交交兵也書說以為不先知敵人之作謀即不能豫結外援二說並通此題重在豫交二字豫交者合與國以決勝也不先知其實謀所在恐反害為其所陷此軍爭之最切者**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高而崇者為山衆樹所聚者為林坑塹者為險一高一下者為阻水草漸洳者為沮衆水所歸而不流者為澤不先知軍之所據及山川之形者不能行師也**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入敵境恐山川隘狹地土泥濘井泉不利使人導之以得地利易曰即鹿無虞則其義也此題最要謂鄉導二字鄉導者如山虞之官引我從徑以得捷故蔽幽之山川陵陸平阜之可以設險者林木蒲葦茂草之可以隱藏者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邑落之廣狹田壤之肥瘠溝渠之深淺蓄積之豐約卒乘之衆寡器用之堅脆必能盡知之則處在目中不足論也昔張騫常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利善水草處其軍得以無飢渴亦能獲其便利也凡用鄉導或軍行虜獲其人須防詐謀陰持姦計為其誘誤必在察其色察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始終如一方可為準厚其賞使之懷恩豈其室家使之聯係即為吾人當為反覆然不如素蓄堪用者但能諳練

行迷不必止人亦可任也仍選腹心者勇之士挾而偕往暗中細必審指蹤無失矣**故兵以詐立。**杜牧曰詐敵人使不知我本情然後能立勝也**以利動。**利者見利始動也見利乃動不妄發也傳曰三軍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分合者或分或合以惑敵人觀其應我之形然後能變化以取勝也此題全在一變字生議論變謂奇正相變使敵莫測故衛公兵法云兵散則以合為奇兵合則以散為奇三令五申三散三合後歸于正焉**故其疾如風。**其來疾暴所向皆靡**其徐如林。**徐緩也言緩行之時須有行列如林木也恐為敵人之掩襲也**侵掠如火。**侵掠敵自如火燎原不可嚮後**不動如山。**喻堅守也用壁也然不可搖動也**難知如陰。**其勢不測如陰不能觀萬象玄雲蔽天不見三辰**動如雷震。**盛怒也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瞑目**掠鄉分衆。**敵之鄉邑聚落無有守兵六畜財穀易於剽掠則須分番次第使衆人皆往也不可獨有所往如此則大小強弱皆欲與敵爭利也**廓地分利。**廓闢也闢土拓境則分割與有功者韓信言于漢王曰項王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刻印刓忍不能與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以天下城邑封功臣天下不足取也**懸權而動。**如懸權於衡量知輕重然後動也尉繚子曰權

敵審將而後舉言權量敵之輕重察將之賢愚然後舉也**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題勝字全在知字內省出從量敵審輕重而動又知道路迂直則無勞頓寒暑之患而進退遲速不失其機故勝**此軍爭之法也。**言軍爭者先須記遠近迂直然後可以為勝其計量之審如懸權於衡不失錙銖然後可以動而取勝此乃軍爭勝之法也**軍政曰。**軍之舊典古軍書**言不相聞故為金鼓。**聽其聲音以為耳候耳威於聲不可不清也**視不相見故為旌旗。**瞻其指麾以為目候目威於視不可不明**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試金鼓之聲使之相聞立旌旗之形使之相見視聽均齊則雖百萬之衆進退如一矣故曰用衆如用寡形名是也此題重在一人耳目五玄意能使三軍之衆聞其所不聞見其所不見則不但耳目可一而心志亦無所不二矣**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旌以出令旗以應號善旗者師令之信旗也軍法曰當進不進當退不退者斬之吳起與秦人戰未合有二人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返吳起斬之軍吏進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吳起曰信材士非令也乃斬之**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火鼓夜之所視旌旗晝之所指揮令軍士耳目皆隨旌旗火鼓可變也張預曰凡與敵戰夜則火鼓不息晝則旌旗相望所以變亂敵人之耳目使不知其所以備我之計越伐吳吳人禦之夾水而陳越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遂為越所敗是惑以火鼓也晉侯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齊侯畏而脫歸是惑以旌旗也**故三軍可奪氣。**此題重一氣字立論三軍之可奪帥者氣不一也若激其士卒令上下同怒則其銳不可當先以盛氣伺敵衰氣誠三鼓可成擒矣左氏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曰奪氣奪其銳勇齊伐魯戰於長勺齊人一鼓公將戰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乃戰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奪三軍之氣也**將軍可奪心。**心之令煩抗之令亂悶之令頤是之令驕則彼之心可奪也心者將軍心之所倚賴以為當者也此題又在一心字上意心者氣之主也而將軍又三軍之司命也惟將軍可以奪心故三軍可以奪氣可見軍爭之法只在調心養氣而已如後漢寇恂征隗囂囂將高峻守高平第一城遣軍師皇甫文出謁恂辭禮不屈恂怒斬之遣其副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

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今來辭氣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後燕慕容垂遣子寶率衆伐後魏始寶之來垂已有疾自到五原道武帝斷其來路父子問絕道武乃詐其行人之辭令臨河告之曰父已死何不遽還寶兄弟聞之憂恐以為信然因衆道去道武襲之大敗於參合陂**是故朝氣銳。**初來之氣氣方盛銳勿與之爭也**晝氣惰。**漸久少怠**暮氣歸。**朝氣初氣也晝氣再作之氣也暮氣衰竭之氣也**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陽氣生于子成于寅衰于午伏于申凡晨朝陽氣初盛其來必銳故須避之候其衰伏擊之必勝武德中太宗與竇建德戰於汜水東建德列陣彌亙數里太宗將數騎登高觀之謂諸將曰賊度險而囂是軍無政令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按兵不出待敵氣衰陳久卒饑必將自退追而擊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陳自卯至午兵士饑倦悉列坐又爭飲水太宗曰可擊矣遂戰生擒建德**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政令不一賞罰不明謂之亂旌旗錯亂行伍輕囂謂之譁審敵如是則出攻之以我之整治待敵之撓亂以我之清靜待敵之喧譁此治心者也大將以一身之寡一心之微連百萬之衆對虎狼之敵利害之相雜勝負之紛擾權智萬變

而措置於胸臆之中非其中窮然方寸不亂豈能應變而不窮乎

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以我之近待彼之遠以我之閒佚待彼之疲勞以我之克飽待彼之飢虛此所謂善治己之力以用人之力者也

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正正者齊整也堂堂者部分也兵者隨敵而變敵有如此自有奇正之法則勿擊之是能治變也昔漢帝公圖鄭乘尚來救公曰商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從西山來此成擒耳商果從西山來遂擊大破之也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向者仰也背者倚也逆者迎也言敵在高處不可仰攻敵倚丘山下來求戰不可逆之此言自下趨高者力之自高趨下者勢順也故不可向迎秦伐韓趙王令趙奢救之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今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奢從之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後周遣將伐高齊圍洛陽齊將段韶登邙阪望周軍形勢至太和谷便值周軍即遣驍騎告諸營追集諸將結陳以待之周軍以步人在前上山逆戰韶以彼步我騎且却且引待其力弊乃遣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並

即奔**佯北勿從**恐有伏兵也故秦兵勿然奔北必有奇伏要擊衣兵諸勤將士勿令遂追如戰國秦師伐趙趙會之于拒代廉頗將拒秦於長平秦陰使白起為上將軍趙出兵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發卒遮絕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陰相殺食括中射而死

銳卒勿攻避其銳氣也非銳卒勿攻之旨也蓋言士卒輕銳其勿攻之待其懈惰然後擊之所謂千里遠鬬其鋒莫當蓋遠之爾如蜀先主率大衆東伐吳吳將陸遜拒之蜀主從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帛爵賞誘動諸夷先遣將吳班以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備舉軍東至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今但有獎勵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人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御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且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令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令各持一把茅以火

攻拔之備因夜遁

餌兵勿食食字疑或為貪字魚貪餌而亡兵貪利而敗敵以兵來釣我我不可從餌我以小利有奇伏春秋時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又如赤眉偽敗棄輜重走車載土以豆覆其上鄧禹取之為赤眉所敗曹公未得濟而放牛馬馬超取之而公得渡又如曹公棄輜重於南阪分取之而為公所敗又如後魏廣陽王元深以地列河誘陵竟來抄掠而為公所敗扱陵為十謀伏兵所破此皆餌之之術也

歸師勿遏志不可遏上卒思歸也曹公日征張繡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表與繡合兵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為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步騎來攻大破之公謂荀彧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戰吾是以知勝矣

圍師必闕圍其三面闕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示以生路令無必死之心因而擊之後漢妖巫維汜弟子單臣傅鎮等相聚入原武城劫吏人自稱將軍光武遣臧宮將北軍數千人圍之賊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明帝時為東海王對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小緩令得逃亡則一亭長足以擒矣帝即敕令開圍

守賊衆分散遂斬臣鎮等大唐天寶末李光弼領朔方軍與史思明戰于土門賊衆退敗四面圍合光弼令開東南角以縱之賊見開圍棄甲急走因追擊之盡殲其衆是開一面也

窮寇勿迫李牧曰春秋時吳伐楚楚師敗走及清發闔閭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况人乎若知不免而潰宣帝時趙充國討先零羌羌望大軍棄輜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窮寇也不可迫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將曰善虜果赴水溺死者數萬於是大破之也

此用兵之法也。此篇有言是九變篇中文錯簡在此

按軍爭即九地篇所謂爭地則無攻是也。兩軍爭地故軍爭為危何也。軍爭本以為利非以為危也而衆爭皆不免于為危耳。故舉軍而爭利則擒三將軍而蹶上將軍。所爭在三十里之遠不能也若步軍以爭之。則無食必亡矣。故必先知迂直之計而後可以爭地而取勝也。然非知諸侯之謀知山

林險阻井之地形知用鄉導而識地利又何以爲迂直之計乎故爲以一耳目而治氣治心又且治力治變種種不可自不可逆不可攻者厥數以至于八夫然後所以知迂直者計有餘耳不然豈不危哉或曰蹶上將軍者上軍先至故蹶上將也輕重者隨行衣甲器械也委積者貯積器物也無此三者安得不亡委軍爭之害又可見矣

○○九變第八 變其正得其所用九也九者數之極用兵之法當極其變耳變者不拘常法臨事適變從宜而行之之謂也凡與人爭利必知九地之變故次軍爭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 已解上文 圮地無舍 水毀曰圮地下曰圮行必水淹也山林險阻沮澤之地不可舍止無所依也 衢地交合 四通曰衢結諸侯之交也當

結諸侯以爲援 絕地無留 地無泉井畜牧采樵之處爲絕地不可留也 圍地則謀 四險之中曰圍地敵可往來我難出入居此地者可預設奇謀使敵不爲我患乃可濟者也 死地則戰 置兵於必死之地人自爲私闘此地速爲死戰則生若緩而不戰氣衰糧絕不死何待也如淮陰背水陣是也從圮地無舍至此爲九變止陳五事者舉其大畧也九地篇中說九地之變唯言六事亦陳其大畧也 塗有所不由 道有險狹恐有邀伏不可由也如後漢光武遣將軍馬援耿舒討武陵五溪蠻軍次下雋今辰州也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道則路夷而運遠帝初以爲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扼其咽喉則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之策乃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卒耿舒與兄好畤侯書曰舒前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哉 軍有所不擊 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困窮之兵必死戰也如晉楚相持士會曰楚人討貳而政事無犯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義相近也 城有所不攻 城小而固糧饒不可攻也宋順帝時荊州守沈攸之反素蓄士馬資用豐積戰士十萬甲馬二千軍至郢城功

曹臧寅以爲攻守異勢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故兵法曰城有所不攻是也攸之不從郢城守柳世隆拒之攸之盡銳攻之不克衆潰走入林自縊 地有所不爭 小利之地方爭得而失之則不爭也言得之難守失之無害東晉陶侃鎮武昌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諸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寇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也 君命有所不受 自塗有所不由至此爲五利或曰自圮地無舍至地有所不爭爲九變謂此九事皆不從中覆但臨時制宜故繼之以君命有所不受 故將通於九變之地利者知用兵矣 九事之變皆臨時制宜不由常道故言變也此篇言九變將帥之任機權遇勢則變因利則制不拘常道然後得其通變之利變之則九數之則十故君命不在常變例也達 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 此說重在地利上要認一變字與通字意

意惟地利有九變故爲將者當通變以用矣雖知地形心無通變豈惟不得其利亦恐反受害也將貴通變也凡地有形有變知形而不曉變豈能得地之利 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謂下五事也九變一云五變五利五變亦在九變之中遇勢能變則利不變則害在人故無常體能盡此理乃得人之用也 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 利害相參雜智能慮之慎之乃得其利也此題要發一慮字慮字又在雜字上認出智者深謀遠慮雖處利地必思所以害雖處害地必思所以利此亦通變用兵之道也 雜於利而務可信也 信申也言我欲取利於敵人不可但見取敵人之利先須以敵人害我之事參雜而計量之然後我所務之利乃可申行也 雜於害而患可解也 我欲解敵人之患不可但見敵能害我之事亦須先以我能取敵人之利參雜而計量之然後有患乃可解也故上文云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也 是故屈諸侯者以害 爲害之計理非一途或誘其賢智令彼無臣或遺以姦人破其政令或爲巧詐間其君臣或遺工巧使其人疲財耗或饋淫樂變其風俗或與美人惑亂其心此數事若能潛運陰謀密行不泄皆能害人使之屈折也○梅堯臣曰制之以害則

則出也役諸侯者以業業事也使其煩勞若彼入我出彼出我入也言勞役敵人使不得休我須先有事業乃可爲也事業者兵褒國富人和令行也趨諸侯者以利而趨速也若示以利令忘變而迷至我作變以制之亦謂待人之用也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此題全在一待字牛出多必變通用兵之術待有備之謂也所以防之于未來之先禦之于既來之際而又擊之于既來之後時時有備以待之敵雖來不足畏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君子當安平之世刀劍不離身古諸侯相凡兵衛不徹警言疑有文事必有武備況守邊固交之際敗凡兵所以勝者謂擊其空虛襲其懈怠苟嚴整終事則敵人不至豈爲人衛警言壘固軍以待之秦師不能入楚爲陳而異人至自有備而敢犯將也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吏治車驚廢不得犯宋然爲軍師無事每朝夕戾故兵在營者破行裝甚隊使敵不知所備故出軍有引是謂能外禦其侮者

故將有五危下五事也必死可殺也勇而無慮必欲死鬪不可曲撓可以奇伏中之必生可虜也見利畏怯不進也擬性可虜也晉將劉裕泝江追桓玄戰于峥嵘洲于時義軍千數玄甚盛而玄懼有敗衄常

放輕舸於舫側故其衆莫有鬪心義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是以大敗之也忿速可侮也忿者剛怒也速褊急也性不厚重也若敵人如此可以凌侮使之輕進而散之也十六國姚襄攻黃落前秦符生遣符黃眉鄧羌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襄性剛很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必忿而出師可一戰而擒也黃眉從之襄怒出戰黃眉等斬之廉潔可辱也此言敵人若高壁固壘欲老我師我勢不可留利在速戰揣知其將多忿怒則輕侮而致之性本廉潔則汗辱之如諸葛亮遺司馬懿以巾幗欲使怒而出戰仲達忿怒欲濟師魏主遣辛毗仗節以止之仲達之才猶不勝其忿況庸才之人乎愛民可煩也言仁人愛民者惟恐殺傷不能捨短從長棄此取彼不度遠近不量事力凡我所攻則必來救如此則可以煩之令其勞頓而後取之也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良將則不然不必死不必生隨事而用不忿怒不畏辱見可而進否則閉戶動靜以計不可喜怒也皆將之失爲兵之禍將才古今難之其性往往失於一偏耳故孫子首言將者智信仁勇嚴責其全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此五種之人不可任爲大將用兵必敗也言須識權變不可執一道也

按九變之中又自有奇正也圮地無舍水毀之地無所依止不待言良惟有衢地則宜合交絶地則無久止利地則發奇謀死地則殊死戰此四者勢之不得不變也賢將之所易知也若夫所共由之途而有時變之不由所可擊之軍而有時變之不擊所可攻之城而有所必爭之地而有時變而不可攻不可爭則奇之奇賢將之所未易知也然此猶其易然者也至于君命有所不受則變之大矣此非置身于生死之外而直以國事爲重三軍爲急者孰能當之哉故非但可以語賢將語智將而已也故五利不可不知五危不可不察九變利害皆爲將者不可不盡心也

行軍第九 行者擇便利而行也當擇地便察敵情也知九地之變然後可以擇利而行軍故次九變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處軍凡有四相敵凡三十有一自絶山依谷至伏姦之所處則處軍之事也自敵近而靜至必謹察之則相敵之中也相察也絶山依谷絶山守險也谷近水草天別營壘必先分卒守隘險宿收牧樵採而後安營視生處高向陽曰生在山曰高言須處高而面南也戰隆無登隆高也言敵人在高拔不可自下往高拒敵人而拔戰也○乘林曰戰宜乘下不可迎高也此處山之軍也凡高而崇者皆謂之山處山拒敵以此三者爲法絶水必遠水引敵使渡規將郭淮在漢中蜀王劉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衆寡不敵欲依水爲陳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不如遠水爲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列陳備疑不敢渡客絶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敵之方來迎之於水濱則不渡內當作迎於水湄則敵不敢濟遠則趋利不及當得其宜如春秋時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公曰未可既濟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宋公

圖之敗賢者不欲將淮有潤中鬥主劉備欲武涉亦不渡取將諸將皆議衆寡不敵欲依山為陳以拒之淮曰此則示弱而不足以挫敵算也不如遠水為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陳備疑不渡**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我欲用戰不可近水迎敵恐敵人疑我不渡也**視生處高**水上亦當處其高也前向水後當依高而處之視生高陽遠視也軍處高遠見敵勢則敵人不敢渡來出我之不意也**無迎水流**恐敵人因決灌汲我也水上之陳不逆其流此言我軍舟船亦不可泊於下流言敵人得以乘流而泊我**此處水上之軍也**凡遇於水為陳皆爲水上之軍水上指數以上五事爲法**絕斥澤惟亟去無留**斥鹵之地水草惡漸洳不可處軍新訓凡地固斥澤不生五穀者是也**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中東而立有項卽定此則能持重也**旌旗動者亂也**魯莊公敗齊於長勺曹劌請逐之公曰若何對曰視其轍亂而旗靡故逐之**數罰者困也**人力困弊不畏刑罰故數罰以懼之數令不能分明士卒又非精練如此之將**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先欲強暴伐下衆悖則懼之至懦之至也**來委謝者**

欲休息也所以委質來謝此乃勢已窮或有他故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盛怒出陳久不交刃後不解去有所恐有奇伏旁起也當謹伺察之**兵非益多也**不貴衆擊寡所貴寡擊衆皆謂權力均足矣不以多為益**惟無武進**武不足恃專進則暴貞元三年吐蕃首領尚結贊因侵掠河曲遇疾癘人馬死者太半恐不得回乃詐與侍中馬燧款因奏請盟會乃盟之時河中節度使渾瑊奏曰若兩家動兵境上以謀伐為計請盟亦惟信之今吐蕃無所求於國家遽請會盟必恐不實上不納渾瑊率衆二萬屯涇州平涼縣在縣之西三十里五月十三日瑊衆三千人會壇所吐蕃果衷甲劫盟焉**奔走而陳兵車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偽為雜亂不整之狀誘我使進也**杖而立者饑也**凡人不食則困故倚兵器而立三軍飲食上下同時故一人飢則三軍皆然**汲而先飲者渴也**命之汲水未汲而先取者渴也觀一人則三軍可知**見利而不進者勞也**敵人來見我利而不能擊進者疲困勞也**鳥集者虛也**城上有烏師其遁也齊與晉相持叔向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後周齊王憲伐高齊將班師乃以柏葉為薪燒營而去高齊人謂之二日乃知其空營逐之不及此乃設留形而遁先也此避是孫子辨敵之情偽也敵大設營壘示我衆有烏集止者其中虛也是設營形而有遁意也如楚子元伐鄭將謀故設虛營是也**夜呼者恐也**軍中十人一人有勇雖九人怯懦恃一人之勇亦可自安今軍士夜呼蓋是將無勇此驅要知三軍以將為主將無膽勇不能安衆故士卒恐懼而夜呼若晉軍終夜有聲是也**軍擾者將不重也**軍中多驚擾者將不持重也張遼屯長社夜軍中忽亂一軍盡擾遼令左右勿動是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士安坐遼將撥曰篇首為障欲使我疑也**鳥起者伏也**鳥適平飛至彼忽高起者下有伏兵也**獸駭者覆也**覆我不意而至曰覆凡敵欲覆我必由他道險阻林木之中故驚起覆獸駭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車馬行疾而勢重又輒迹相次而起故塵高起而銳直也凡軍行須有探候之人在前若見敵塵必馳報主將如潘黨望晉塵使騁而告是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步人兵遲可以並列故塵低而闊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車馬起而猛步人則差緩也散亂而條達有縱斷續之貌乃敵人分遣廝役隨處樵採故也如晉師伐齊曳柴從之齊人登山望而畏其衆乃

夜遁新采**少而往來者營軍也**凡分柵營者必遣輕騎四面近視其地欲周知險易廣狹之形卽其義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言敵人使來言詞卑遜復增壘塹若懼我者是以驕我使懈怠必來攻我也趙奢救閼與去邯鄲三十里增壘不進秦間來必善食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果大喜曰閼與非趙所有矣奢既遣秦間乃倍道兼行掩秦不備擊之遂大破秦軍也**辭彊而進驅者退也**辭強示進形欲我不廣其去有退意如吳王夫差北征會晉定公於黃池越王句踐伐吳吳王與大夫謀曰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雒曰必會而先之吳王曰先之若何雒曰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乃能至也於是吳王以帶甲三萬人去晉軍一里聲動天地晉使董褐視之吳王親對曰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董褐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吳將毒我不可與戰乃許先歃吳王既會遂還焉**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而輕車前驅欲結陳先偏後伍言以車居前以伍次之然則是欲戰者車先出其側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無質盟之約請和者必有謀於人田單詐騎切紲信是也**凡地有絕澗**前後峻峭水橫其中**天井**四面峻坂

澗絕所歸天羅三面環絕易入難出天陷卑下污濘車騎不通天隙兩山相向洞道狹惡六害皆梅堯臣註必亟去之勿近也山深水大者為絕澗四方高中央下為天井深山所過若蒙蘢者為天牢可以羅絕人者為天羅地形陷者為天陷山澗道迫狹地形深數尺長數丈者為天隙六害尚不可近況可留者乎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言用兵者致敵於受害之地遇此六害之地吾遠之向之則進止自由敵人近之背之則舉動有阻故我利而敵凶也軍行有險阻潢井葭葦山林蘙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處也險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多水也潢者池也井者下也葭葦者衆草所聚山林者衆木所居也蘙薈者可屏蔽之處也此以上論地形也以下言敵情也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近而不動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敵人相近而不挑戰恃其險阻也若遠而挑戰者欲誘我使進然後乘利而奮擊也其所居易者利也敵之所居地多便利故挑我使前就己之便戰則易獲其利慎勿從之也衆樹動者來也凡軍必遣善覘者登高覘敵若見林木動搖者必斬木除道而來也衆草多障

者疑也言不得已與敵會於斥澤之中當背稠樹以為固守蓋地利兵之助也此處斥澤之軍也處斥澤之地以上二事為法平陸處易言於平陸必擇其坦易平隱之處以處軍使我車騎得以馳逐而右背高前死後生夫人利用皆便於右是以背之前死致敵之地後生我自處此處平陸之軍也處平陸當知此二者凡此四軍之利四者山水斥澤平陸也山陵之戰不登其高水上之戰不逆其流草上之戰不涉其深平地之戰不逆其虛此兵之利也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黃帝始立四方諸侯無不稱帝以此四地勝之也黃帝受兵法於風后而滅四方故曰勝四帝也此通總結上文言黃帝所以勝四方諸侯之術者以此四軍之利也下文又以處軍之法禁言之按史記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與蚩尤戰於涿鹿北逐葷粥又太公六韜言黃帝七十戰而定天下此所是有四方諸侯之戰也凡軍好高而惡下高則爽塏所以安和亦以便勢下則卑濕所以生疾亦以難戰有背重陰且遠水患也貴陽而賤陰處陽則明順處陰則晦逆久處陰濕之地則生憂疾且弊軍溺也養生而處實養生向水草可放牧養畜乘實猶高也養生便水草處實利糧道軍

無百疾是謂必勝夫人處卑下必痾疾惟高陽之地可居也生者陽也實者高也言養之於高則無卑濕陰濕故百疾不生然後可必勝也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遇丘陵隄防之地當居其東南也雖非至高亦當前向明而右依實處陽則人舒以和糧饋以利也此兵之利地之助也兵所利者得形勢以為助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言過溪澗見上流有沫此乃上源有雨待其沫盡水定乃可涉不爾半渡恐有暴水卒至也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言我與敵人兵力皆均惟不能用武前進者蓋未得見其人也但能於廝養之中揀擇其材亦足併力料敵而取勝不假求於他也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惟猶獨也此言殊無遠慮但輕敵者必為所擒不獨言其勇也左傳曰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則小敵亦不可輕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驟居將師之位恩信未加於民而遽以刑罰齊之則怨懟而難用故用穰苴曰臣素卑賤士卒未附百姓不信又臣參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是也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恩信已洽若無刑罰則驕惰難用也故令

之以文齊之以武文仁恩武威罰晏子舉司馬穰苴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吳起云總文武者軍之將兼剛柔者兵之事此題令文是有恩而使之親齊武是有威而使之畏此治軍之事實而行軍之先務也二者不可偏廢結項先文而後武是謂必取文恩以悅之武威以肅之畏愛相兼故戰必勝攻必取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素舊也威令舊立教乃聽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民不素教難卒為用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言為將者當無事之時須恩信威令先著於人然後對敵之時行令立法人人信伏韓信曰我非素得拊循士大夫所謂驅市人而戰也所以使之背水令其人人自戰以其非素受恩信威令之徒也又晉文公始入國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此言欲令民不苟其生也於是出定襄王言示以事君之大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又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此言在前年伐原不貪其利而守其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此言人無欺詐也明徵其辭公曰可矣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恭於是大蒐以示之禮及戰之時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此五者教人之本也

按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然則行罰者武也必先使吾士卒親附者文也此非行軍篇中要語乎若尉繚子所云是或一道耳後世唯楊素專用尉繚子取勝恐非萬世通行之道王者之師必須參之司馬法李衛公并呉起告魏武侯之語乃孫子正法也呉語集在始計篇後學者宜參考之無忽

地勢第十

軍出之後必有地形變動當周知險隘支挂之形也凡軍有所行先五十里內山川形勢使軍士伺其伏兵將乃自行視地之勢因而圖之知其險易故行師越境審地形而立勝故次行軍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道路交達有挂者往必挂綴有支者相持之地有隘者兩山通谷之間有險者山川丘陵也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謂居在平陸往來通利也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通者四戰之地須先據高陽之處勿使敵人先得而我後至也利糧道者每於津陷或敵人要衝則築壘或作棧道以護之可以往難以返曰挂挂者牽挂也挂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挂者險阻之地與敵共有犬牙相錯動有挂礙也往攻敵人敵人若無備攻之必勝則雖與險阻相錯敵人已敗不得復邀我歸路矣若往攻敵人敵人有備不能勝之則為敵人守險阻邀我歸路難以返也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久也俱不便久相持也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支者我與敵人各守高險對壘而軍中有平地狹而且長出軍則不能成陳遇敵則自下而上彼我之勢俱不利便如此則堂堂引去伏卒待之敵若躡我後候其半出發兵擊之則利若敵人先去以誘我我不可出也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盈滿也以兵陳滿隘形欲使敵不得進退也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隘形者兩山間通谷也敵勢不得撓我也我先居之必前齊隘口陳而守之以出奇也敵若先居此地齊口陳勿從也即半隘陳者從之而與敵共此利也如敵不守井陘之口韓信下之陳希不守滹水高祖下之是也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居高陽之地以待敵人敵人從其下陰而來擊之則勝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險者山峻谷深非人力所能作為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人先據之必不可以爭則當引去陽者南面之地恐敵人持久我居陰而生疾也今若於崤澠遇敵則先據北山乃是面陰而背陽也高陽二者止可捨陽而就高不可捨高而就陽孫子乃綴而言之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挑戰者延敵也力敵而能則利來可每也譬如我與敵壘相去三十里若我來延敵壘而延敵欲戰者是我困敵銳故戰者不利若敵來延我壘延我欲戰者是我佚敵勞敵亦不利故言勢均然則如何曰欲必戰者則移相延也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此地形之勢也將不知者則以敗夫地形者助兵立勝之本豈得不度也此題道字即勢字言地勢有通挂支隘險遠六道將知此者勝不知者敗故不可不察也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災將之過也走弛陷崩亂北皆敗壞大小變易之名也凡此六敗皆在人事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夫以一擊十之勢須敵人與我將之智謀兵之勇怯天時地利人事勢佚十倍相懸然後可以一擊十若勢均力敵不能自料以我之一擊敵之十則須奔走不能返舍後為駐止矣卒強吏弱曰弛言卒伍豪強將帥懦弱不能駆率故弛壞散也唐穆宗長慶初命田布帥魏以伐王廷湊布長在魏魏人輕易之數萬人皆乘驢行營布不能禁居數月欲合戰兵士潰散布乃自刎身死吏強卒弱曰陷吏強欲進卒弱輒陷敗也卒弱不一則難以為戰是以陷也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大吏小將也大將怒之而不厭服而起敵不量輕重則心崩壞春秋時楚子伐鄭晉師救之伍參言于楚子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眾無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不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請

覺以致之不許召盟詐之與新築皆喻而往鄭荒日之二國從兵典傳
必敗陳會日若二子怒楚楚人乘之我師無日矣不如備之丸
穀曰不可陳會使肇將暗之師之亂於敖前故上軍
不敗而中軍下軍果敗七覆七處伏兵也敖山名也**將弱不嚴**
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横曰亂威令既不嚴明士卒則無常禀如此豈菲不亂何為
謂將無威令賞罰不行之故**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
北其勢若此必走之兵軍敗曰北不料敵也衛公李靖兵法有
戰鋒隊言揀擇敢勇之士每戰皆為先鋒司馬法曰選良次
兵益人之強注曰勇猛勁捷戰不得功後戰必選於前當以激
致其銳氣也東晉大將軍謝玄北鎮廣陵時符堅強盛玄多募
勇勁劉牢之何謙諸葛侃高衡劉軌田洛孫無終等以驍勇應
募玄以牢之為將精銳為前鋒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敵人畏之
所向必克也**凡此六者敗之道也**一曰不量寡衆二曰本乏刑德三曰失於訓練四曰非理興怨五曰
法令不行六曰不擇驍果此名六敗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已上六者必敗之道**夫地形**
者兵之助也夫兵之主在於仁義節制而已若得地形可以為兵之助所以取勝也助一作易此蓋言戰雖在兵

韜畧世法　下卷　孫子　十七

得地則勝之易故曰兵之助也本若料敵制勝本以得人心為本**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
之道也險用之地以得人之力攻守之便皆察險阨遠近也言若能料此以制敵乃為將帥之道**知此而用**
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知險阨遠近也將知地形又知軍敵則勝不知則敗此蓋
兵上文言能知敵情地利以戰則勝則地利之有關于戰勝者不復為將者不可不知也若發當預戰道而不顧君命意**故**
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
得戰勝之道必可戰也失戰勝之道必無戰可也主人者發其行也王者君也兼本今日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内御則
功難成故曰明主聖主閫而推轂曰閫以外將軍裁之**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進豈求名也見利於
國家士民則進也退豈避罪也見其變國以民之害雖君命使進而不進罪及其身而不悔也**唯人是保而利**
合於主國之寶也進不求戰勝之名退不避違命之罪也如此之將國家之珍寶言其少得也此蓋承上言
戰不戰只視戰道而不顧君命惟欲保民而利之何有求名避罪之意然後恩威相兼以待士卒**視卒如嬰兒**

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若撫之如子必得其死力也故楚
子言三軍之士皆如挾纊也又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
卒有病疽者起吮之其卒母聞而哭之或問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為而哭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不旋踵而死於敵
今復吮此子妾不知其死所矣**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
子不可用也恩不可專用罰不可獨任若驕子之喜怒對目還害而不可用也故兵法曰愛人不可不令知其賞罰有悖逆之心下
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己而不知彼或有
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可擊知彼而不知己
敵輕卒也不可擊者謂卒恃勇狠也可擊不可擊者所謂兵不弱士卒熟練賞罰號明也虞夫宋曰吾言臨陳先料敵心與己
之心審然後可得而知焉察敵氣與己之氣然後我可得而知焉言料心審治亂察氣見強弱形也可戰與不可戰者
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

韜畧世法　下卷　孫子　十八

之半也勝之半者未可知也蓋地形者險易遠近出入迂直也知己知彼而不知地形亦或不勝**故知兵者**
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未動未舉勝負已定故動則不迷舉則不窮也一云動而不困舉而不頓**故曰**
知己知彼勝乃不殆攻守之術則有勝而無危**知天知地勝乃不窮**天時地利
人事三者同知則百戰百勝地之便依險阻向高陽也天之時順寒暑法刑德也既能知己知彼又按地形法天道勝乃可全
又何難也此蓋重言知自古行兵者皆以天時為利孟先知天時地利自是百戰百勝未要稽出人和在天時地利之本所為
閫全取勝之道焉將不可不知也

按前言為將不通九變之利則雖知地形必不能得地之利
故遂言行軍必先察地形而稱引四軍之利乃黃帝之所以
勝四帝者然特泛言處山處水處斥澤與處平陸之軍耳未
詳及通掛支隘險遠六地之形也故分別而詳著之以詔將

之至任不可以不察焉。雖是走弛陷崩亂北六者乃將之過
非地之災。不可歸咎于地形之不察也。故後言地形爲兵之
助。雖料敵致勝之上將。自能計遠近險阨而用戰必勝而終
之以知己知彼知天知地焉。知吾卒之可勝。知敵之可以勝
知彼知己也。知卒之可勝。知敵之可以勝。又知吾地形之可
以戰。知天知地也。將而知天知地也。則其勝全矣。故下篇遂
言九地。夫地形無不知。然後運計謀爲不可測。無所往而不
得地之利也宜矣

九地第十一 欲戰之地有九。勢欲之地亦有九。言用兵之地利害有九。此論地勢。故次地形之下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

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 凡九名之形也 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 士卒近家
戰無必死之心退有歸投之處。散其之心。故曰散地。吳王問孫武曰。散地士卒顧家不可與戰
則必固守不出。若敵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塞吾要道
待吾空虛而急來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
士卒以軍爲家專志輕鬭。吾兵在國安土懷生以陳則不堅
以鬭則不勝。當集人合衆聚穀蓄帛保城備險遣輕兵絕其糧
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
有功。若欲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天氣陰晦昏
霧出其不意襲其懈怠可以有功
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 師出越境必焚舟梁示民無返
顧之心。輕地者輕於退也。入敵境未深往返輕易不可止息將
不得數動勞人。吳王問孫武曰。吾至輕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
難進易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大將欲進士卒欲退上下異心
敵守其城壘整其車騎或當吾前或擊吾後則如之何。武曰。軍
至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爲務無以戰爲故無近其名城無由其
通路設疑佯惑示若將去乃選驍騎銜枚先入掠其牛馬六畜三
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
其不至捨之而去。又曰軍入敵境敵人固壘不戰士卒思歸欲
退且難。謂之輕地。當選驍騎伏要路我退敵追來則擊之也
我得則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 此阨喉守險地先居者勝是爲爭地也。必爭之地乃險要也。前
秦符堅先遣大將呂光討西域堅敗續後光自西域還師至宜
禾與梁州刺史梁熙謀拒之。高昌太守楊翰曰呂光新定西國
兵強氣銳其鋒不可當。若出流沙其勢難測。高梧谷口險要宜
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困渴人自然投戈。如以爲遠不可守。伊
吾之關亦可拒之。若度此二要無以爲計矣。此有所必爭之處
謂也。熙不從
覓爲光所滅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 川廣地平可來可往足以交戰對壘
言其道路交橫彼我可以來往。如此之地則須兵士首尾不絕
切宜備之故。下文云交地吾將謹其守。其義可見也。吳王問孫
武曰。交地吾將絕敵使不得來必令吾邊城修其守備深絕通
路固其隘塞。若不先圖之敵人已備彼可得而來吾不得而往
衆寡又均則如之何。武曰。既我不可以往彼可以來吾分卒匿
之守而易怠示其不能敵人且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可以有
功
諸侯之地三屬 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也若鄭界于齊楚是也 先至而得天下之
衆者爲衢地 先至得其國助對敵之傍有三國爲之屬先往而
通之得其衆也衢地者三屬之地我須先至其衝

據其形勢結其旁國也。天下之衆者謂天下者諸侯也。吳王問孫武曰。衢地
必先吾道遠發後雖馳車驟馬至不能先則如之何。武曰諸
侯參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所謂先者必重
幣輕使約和旁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衆已屬矣我有衆助彼
失其黨諸國犄角震鼓齊
攻敵人驚恐莫知所當
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 入人之地已深過人之城已多津梁皆爲所恃要衝皆爲所據還師
返旆不可得也謂之重地也。吳王問孫武曰。吾引兵深入重
地多所踰越糧道絕塞設欲歸還勢不可過欲食於敵持兵不失則如
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粟
帛皆貢於上多者有賞士卒無歸意若欲還出即爲戒備深溝高
壘示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輕車銜枚而行以
牛馬爲餌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
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敗可知也
行山林險阻沮澤凡難
行之道者爲圮地 經水所毁曰圮。圮地者少固之地也。不可爲
城壘溝隍宜速去之。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圮
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伏吾後營居在吾
左而守吾右良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
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期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
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
所由入者隘所

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爲圍地所從入阨險歸道遠也持久則糧乏故敵可以少擊吾衆者爲圍地也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圍地前有強敵後有險難敵絕我糧道利我走勢敵鼓譟不進以觀吾能則如之何武曰圍地之宜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爲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火烟故爲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則告勵士卒令其奮怒陳伏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疾擊務突我則前鬬後拓左右犄角也又曰敵在圍伏而深謀示我以利縈我以旗紛紜若亂不知所之奈何武曰千人操旌分塞要道輕兵進挑陳而勿搏交而勿去此敗謀之法也**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左右高山前後絕澗外來則易內出則難誤居此速爲死戰則生若待士卒氣挫粮道又無而持久下死何待吳王問孫武曰吾師出境軍於敵人之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衆使之投命潰圍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示爲守備安靜勿動以隱吾能告令三軍示以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塡夷井竈割髮捐冠絕去生慮將無餘謀士有死志於是砥甲礪刃并氣一力或攻兩旁震鼓疾譟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吳王曰若吾

韜略世法　下卷孫子　十一

圍敵則如之何武曰山峻谷險難以踰越謂之窮寇擊之之法伏卒隱廬開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透出必無鬬意因而擊之雖衆必破兵法又曰若敵人在死地士卒勇氣欲擊之法順而勿抗陰守其利必開法道以精騎分塞要路輕兵進而誘之陳而勿戰敗謀之法**是故散地則無戰**地無關鍵卒易散走居此地者不可數戰吳王問孫武曰散地不可戰則必固守不出若敵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塞吾要道待吾空虛而來急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專志輕鬬吾兵安土國則不堅戰則不勝當集人聚穀保城備險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陰晦出其不意襲其懈怠**輕地則無止**兵法之所謂輕地者出軍行師始入敵境未背險要士卒思還難進易退以入爲難故曰輕地此當必選精騎密有所伏敵人卒至擊之勿疑若是不至踰之速去吳王曰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則如之何武曰軍在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爲務無以戰爲故無近其名城無由其通路設疑佯惑示若將去乃選精騎銜枚先入掠其牛馬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去**爭地則無攻**爭地之法讓之者得求之者失敵得其處愼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

鳴鼓趨其所愛焚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兵守要害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我取此爭先之道也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所輕兵追之分伏險阻敵人還鬬伏兵旁起此全勝之道也**交地則無絕**川曠地平四面交戰須車騎部伍首尾聯屬不可使之斷絕恐敵人因而乘我○覆按曰可以交結不可拒絕之致隙吳王曰交地吾將絕敵使不得來必令吾邊城修其守備深絕通道固其隘塞若不先圖之敵人已勝彼可得而來吾不得而往衆寡人均則如之何武曰既我不可以往彼可以來則分卒匿之守而易怠示其不能敵人且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衢地則合交**四通之地先至者結旁國也吳王曰衢地貴先若吾道遠而發後雖驅車驟馬至不得先則如之何武曰諸侯參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所謂先者必重幣輕使約和旁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衆已屬矣簡兵練卒阻利而處我有衆助彼失其黨諸國犄角敵人莫當**重地則掠**深入敵境饋餉不繼當勵士掠食以備其之地也吳王曰重地多逾城邑根道絕塞誠欲歸還勢不可過則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皆貢於上多者有賞士欲還出深溝高壘示敵且久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令輕車銜枚而行揚其塵埃餌以牛馬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

韜略世法　下卷孫子　廿二

於相應其敗可知**圮地則行**圮毀先不可依止則當速行勿稽留也吳王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伏吾後營居吾左而守吾右良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期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會中道倦而乃止**圍地則謀**險阻之地與敵相持須用奇險詭譎之計居此當權謀詐譎可以免難吳王曰前有強敵後有險難敵絕我糧道利我走勢敵鼓譟不進以觀吾能則如之何武曰圍地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爲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火烟故爲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則告勵士卒令其奮怒陳伏良士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疾擊務突則前鬬後拓左右犄角**死地則戰**陷在死地軍中人人自戰故曰置之死地而後生吳王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衆使之投命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安靜勿動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燒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塡夷井竈割髮捐冠絕去生慮砥甲礪刃并氣一力或攻兩旁震鼓疾譟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窮而不謀者亡**所謂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設奇衝**衆寡不相恃**驚擾之也

貴賤不相救散亂上下不相收也倉卒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
多設變詐以亂敵人或衝前掩後或驚東擊西或立偽形或張奇勢我則無形以合戰敵則必備而分使其意懾離散上下驚擾不能和合不得齊集此善用兵也
合於利而動此逆利字要看得好此利并則利之利乃地利之利合地利自動無不勝末結兵以義勝利又不必言
不合於利而止然能使敵若此當須有利則動無利則止
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此設爲問言敵人甚衆將又衆整我何以待之耶
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孫子故立此問者以此爲秋要也所愛謂敵所便愛也據我便地掠我田野利其糧道斯三者敵人之所惜愛倚恃者也若能俱奪之則敵人雖強進退勝敗皆須所我也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此總言兵之情狀以乘敵間隙由不虞之道攻其不戒之處此乃兵之深情將之至事蓋孫子之旨言用兵貴疾速也如蜀將孟達之降魏魏朝以達領新城太守達復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謀泄司馬宣王秉政恐達速發以書喻達以安之達得書猶豫不決宣王乃潛軍進討諸將皆言達與二賊交搆宜當案

而後動宣王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往討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以救達宣王分諸將拒之大敗
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大凡爲攻伐之道若深入敵人之境士卒有必死之志其心專一主人不能勝我也克者勝也
掠於饒野三軍足食饒野多稼
謹養而勿勞併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斯言深入敵人之境須掠田野使我足食然後閉壁養之勿使勞萃氣全力盛一發取勝動用變化使敵人不能測我也此題言用兵之道能運爲不可測度之計伺敵可擊則一擊而克如王翦伐荊棄散致楚困此術也
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投之無所往謂前後進退皆無所之士以此皆束力戰雖死不北也
死焉不得言士必死焉有不得勝之理○孟氏曰士死無不得也
士人盡力人在死地豈不盡力戰鳥窮則啄況靈萬物者人乎
兵士甚陷則不懼陷於危險勢不獨死三軍同心故不懼也
無所往則固深入則拘言深入敵境走無生路則人心堅固如拘得者也
不得已則鬬不得已者皆疑陷在死地必不生以死救死盡不得已也則人皆悉力而鬬也

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此言兵在死地上下同心不待修整而自戒懼不待求索而自得心不待約令而自親信也
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禁巫祝不得爲妖祥士卜問軍之吉凶恐亂軍士之心言既去疑惑之路則士卒至死無有異志也
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士顧財富則偷生顧生路則無死志貨與壽人所愛也所以焚財棄性命者非憎惡之也不得已也
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涕交頤此棄財與命有必死之志故涕而流涕也夫戰之日先令日今日之事在此一舉若不用命身膏草野爲禽獸所食也或曰凡行軍饗士使酒拔劍起舞作角抵伐鼓叫呼所以增其氣若令涕泣無乃挫其壯心乎答曰先決其死力後激其銳氣則無不勝倚無必死之心其氣雖盛何由克之若荊軻於易水士皆垂淚涕泣及爲哭聲怒慨則皆瞋目髮上指冠是也
投之無所往者諸劌之勇也夫獸窮則搏鳥窮則啄令急迫則專諸曹劌之勇也專諸吳公子光使刺殺吳王僚者劌當爲沫曹沫以勇力事魯莊公嘗執上首劫齊桓公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此題言善用兵者遇

擊而速相救應如常山蛇勢然八陣圖以後爲前以前爲後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首尾俱救
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蛇之爲物也不可擊擊之則率然相應率猶速也擊之則速然相應此喻陣法也
敢問兵可使如率然乎可使兵首尾率然相見如一體乎
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吳越仇敵也同處危難則相救如兩手況非仇讐者豈不猶率然之相應乎
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投兵無所往之地人自鬬如蛇之首尾故吳越之人同舟相救雖縛馬埋輪未足恃也縛馬使如方陣埋輪使不動雖如此亦未足稱爲專固而足爲恃須任權變置士於必死之地使人自爲戰相救如兩手此乃守固之道而足爲恃也
齊勇若一政之道也政令嚴明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三軍之士如一也
剛柔皆得地之理也剛柔猶強弱也言三軍之士強弱皆得其用者地利使之然也曹公曰強弱一勢是也
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此題在若使上攜出三軍如臨一心

有身使臂臂使指之意有樂於親上死長而戰無不勝非但不得已從命也 不得已也 言使三軍之士如牽一夫之手不得已故順從我之命猶易也將手翻送之貌使於四運以前忽後以後爲前以左爲右以右爲左故百萬之衆如一人也 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 此陳言爲將之道謀事則安靜而幽使敵不能測我御下則公正而整治人不能撓我此善用兵者不可不知也清淨簡易幽深難測平正無偏故能致治 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 爲謀未熟不欲令士卒知之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是以先愚其耳目使無見知 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 前所行之事舊所發之謀皆變易之使不可知也若裴行儉令軍士下營就舍使移就崇崗動將吏皆不悅是夜風雨暴至前營所水深丈餘諸士驚服因問曰何以知風雨也行儉笑曰自今但依吾節制何須問我所由知也 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 其居則去險而就易其途則捨近而從遠人方不曉其由也及勝乃服太一山人曰兵貴詭道者非止詐敵也抑詭我士卒使由之而不使知之也 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 可進而不可退 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 發其危機使人盡命

皆願決戰之志也機之發無復迴也晉胡勤萬公曰必決其機是也去其梯可進而不可退發其機可往而不可還 焚舟破釜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 選師者皆焚舟梁堅其志既不知謀又無反顧之心是以如驅羊也群羊往來牧者之隨三軍進退惟將之揮 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謂將軍之事也 去梯發機置兵於危險而取勝者此將軍之所務也 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 言屈伸之利害人情之常理皆因九地以變化今欲下文重舉九地故於此重言發端張本也此題言九地之法不可拘泥須識變道可屈則屈可伸則伸貴所利而已此乃人情常理不可不察也 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 深則專固淺則散歸此而下重言九地者孫子勤勤於九變也 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 去己國越人境而用師者危絕之地也若秦師過周而伐鄭是也此在九地之外而言之者戰國時間有之也 四達者衢地也 敵當一面旁國四屬 入深者重地也 士卒以軍爲家故心無散亂也 入淺者輕地也 歸國尚近心不能專 背固前隘者圍地也 背負險固前當阨塞○張預曰前後險隘進退受制於人也 無所往者死地也 窮無所之○張預曰左右前後窮無所之也 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 保城備險一志堅守候其虛懈出襲之 輕地吾將使之屬 部伍營壘密近聯屬蓋以輕散之地一者備其逃逸二者恐其敵至使易相救 爭地吾將趨其後 地利在前先分精銳以據之彼若恃衆來爭我大衆趨其後無不克者趙奢所以破秦軍也 交地吾將謹其守 不當阻絕其路嚴壁固守候其來則設伏擊之 衢地吾將固其結 結諸侯使之堅固勿令敵先固以德威信且示以利害之計 重地吾將繼其食 道既遐絕不可歸國取當掠彼以食軍 圮地吾將進其塗 遇圮塗之地宜引兵速過 圍地吾將塞其闕 兵法圍師必闕示以生路令無死志因而擊之今若我在圍地敵開生路以誘我卒我返自塞之令士卒有必死之心後魏末齊神武起義兵於河北爲爾朱兆天光度律仲遠等四將會于鄴南士馬精强號二十萬圍神武於南陵山時神武馬二千步軍不滿三萬兆等設圍不合神武連繫牛驢自塞之於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四將也 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 此勵士也焚輜重棄糧食塞井夷竈

示無生意必死戰也 故兵之情圍則禦 言兵在圍地始乃人人有禦敵持勝之心相禦持也窮則同心守禦 不得已則鬬 脫死難者惟鬬而已勢不可已須悉力而鬬 過則從 深陷於危險之地則無不從計若班超在鄯善欲與麾下數十人殺虜使乃諭之其士卒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是也 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上已陳此三事而後云者恐不能用兵故復言之蓋言敵之情狀地之利害當預知焉知此三事然後能知九地之利害故再陳於此也 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 謂九地之利害或曰上四五事也有一不知未能全勝此題要皆霸王之兵貴能知地利以取勝四五總是九地之數有一不知則被爲敵所陷而非所以爲霸王之兵也 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 雖有霸王之勢伐大國則我衆有得聚變在結交外援若不知此雖以威加於敵是已道則必敗也若晉楚爭鄭晉勝則鄭附晉敗則鄭叛也小國既離則敵國之權力分而弱矣或我之兵威得以增勝於彼是

則諸侯豈敢與敵人交合乎

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伸音)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 信仲也言不侵隣接不善養權極之計但逞兵威加於敵國貴伸己之私欲若此者則其城可拔其國可隳齊桓公問於管仲曰以先須甲兵修文德正封疆而親四隣則可矣於是復魯衛所侵地而以好成四隣大親信南伐楚北伐山戎東至令支斬孤竹而服流沙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乃率諸侯而朝天子吳夫差破越於會稽敗齊於艾陵闕溝於商魯會晉於黃池爭長而反威加諸侯諸侯不敢與爭句踐伐之乞師齊楚齊楚不應民疲兵頓為越所滅越王句踐問戰於申包胥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遂伐吳滅之

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 欲拔城隳國之時故懸國外之賞罰行政外之威令故不守常法常政故曰無法無政此題無法無政字為呈此格外之賞令處既拔城隳國當於法外之賞行政外之令以結服人心而為戰勝之上策也

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 曹操曰犯用也言明賞罰雖用衆若使一人也賞功不輸時罰罪不逾例賞罰之典既明且速則用衆如寡也

犯之以事勿告以言 但用以戰不告謀人知謀則疑也若囊行儉不告士卒以定嘗之由也

陷之以利勿告以害 陷誘也卒知言與害則生疑難人情見利則遂知害則避故勿告以害也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 地雖曰亡動戰不亡地雖曰死死戰不死故亡者存之基死者生之本也如漢主遣將韓信擊趙趙來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閒道萆山而觀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軍之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走水上趙軍空壁追信信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攻信既不得還壁見漢幟大驚遂亂遁走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陳餘泜水上擒趙主諸將問何術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

大衆陷於害然後能為勝敗 未陷難地則士卒心不專既陷危雖然而勝敗在人為之前士

卒用命則勝敗在我所為

故為兵之事在於順詳敵人之意 敵欲致我以守待之敵欲戰攻以奇待之退伏利誘皆順其所欲夫順敵之意蓋言我欲擊敵未見其隙則藏形閉跡敵人之所為順之勿驚假如強以陵我我則示怯而伏且順其強以驕其志候其懈怠而攻之假如敵退而歸則開圍使去以順其退使無鬬心遂因而擊之皆順敵之旨也

并敵一向千里殺將 上文言為兵之事在順敵人之意此乃未見敵人之隙耳若已見其隙方可攻之勢則須并兵專力以向敵人雖千里之遠亦可以殺其將也

此謂巧能成事者也 能順敵而取勝按巧者始順其意後殺其將成事之巧也

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 夷關折符者不令國人出入蓋恐敵人有間使潛來或藏形隱謀由徑履險或竊符盜信假托姓名而來窺我也無由通其使者敵人若有使來賂亦不可受之恐有智謀之士如張孟談變敵之屬見其使而知著測我虛實也此乃兵形未成恐敵人先事以制我也兵形已成境之後則使在其間告之之道也

厲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 兵者大事不可輕議當揚厲於廟堂之上密治其事謹不外漏也

敵人開闔必亟入之 開闔間諜使也敵有間來當急受之

紹署世法

或曰謂敵人或闔或闢出入無常進退未定則宜急乘之

先其所愛 凡是敵人所愛惜倚恃以為軍者則先奪之也

微與之期 微者潛也言以敵人所愛利便之處為期將欲謀奪之故潛往赴期不令敵人知也

踐墨隨敵以決戰事 墨規矩也言我常須踐履規矩深守法制隨敵人之形若有可乘之勢則出而決戰也此題踐墨二字雖言循規矩然要重在隨敵變化以乘機取勝不但一乘墨規規之是踐也

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處女示弱脫兔往疾也言敵人初時謂我無所能為如處女之弱我因怠夫攻之險悉疾速如兔之脫走不可捍拒也

按地形雖多。九地足以盡之矣。故先言九地之害。與處九地。之常法。然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是故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于敵。則其交不得合。其為霸王

無敵之兵如此又何有於九地之變乎九五戸之兵又雖恐不投之于死地者蓋爲客之道深入則專甚陷則不懼不得已則鬭投之無所往則死且不北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如常山之蛇率然而首尾俱至凡吳越人之同舟遇風雖彼此相惡率然而相救也如左右手則雖方馬埋輪專難如此且不足恃矣故曰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陷衆于害然後能爲勝敗非虛言也但人情見利則進遇難則退故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耳若先使之知之又誰肯甘心而投于死地乎

火攻第十二

以火攻人當擇時日助兵取勝戒虛發也當使奸細潛行地里之遠近途徑險易先熟知之乃可往故次九地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焚其營柵因燒兵士吳起曰凡軍居荒澤草木幽穢可焚而滅蜀先主伐吳吳將陸遜拒之於夷陵先攻一營不利諸將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敵之術矣乃令各持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破四十餘營死者萬數備因夜遁軍資器械略盡遂嘔血而殂号二曰火積積者積蓄也粮食薪蒭是也高祖與項羽相持成臯爲羽所敗北渡河待張耳韓信軍軍修武深溝高壘將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楚軍乏食隋文帝時高熲獻取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可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修葺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弊三曰火輜四曰火庫器械財貨及軍士衣裝在車中上道未止曰輜在城營壘已有止舍曰庫其所藏二者皆同後漢末袁紹相許攸降曹公曰今袁氏輜重有萬餘兩軍屯軍不嚴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焚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公大喜選精騎五千皆用袁氏旗幟銜枚縛馬口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抄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因大破之輜重悉焚之矣五曰火隊焚其隊仗以奪其兵使兵無戰具故曰罷燒不利則難以應敵也行火必有因因姦人而內應也須得其便不獨姦人又因風燥而焚之凡火攻皆因天時燥旱營舍茅竹積芻聚粮居近草莽因風而焚之烟火必素具艾蒿荻葦薪芻膏油之屬素須修事以備用兵法有火箭火簾火杏火兵火獸火禽火盜火弩凡此者皆可用也發火有時起火有日不妄發也不可偶然當伺時日時者天之燥也天時旱燥則火易燃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天文志月宿箕畢者多風宿者月之所宿也四宿者風之使也箕龍尾也壁東壁也翼軫也宿在者謂月之所次也四宿好風月離必起○張預曰四星好風月宿則起當推步纏次知所宿之日則行火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因其火變以兵應之五火即火積等有五也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凡火乃使敵人驚亂因而擊之非謂空有火敗敵人也聞火既作即攻之若火闕衆定而攻之若無益故曰早也火發兵靜者待而勿攻火作而敵不驚呼者有備也我往攻則反受害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俟火盡已來若敵人擾亂則攻之若敵終靜不擾則收兵而退也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火亦可發於外不必須待作於內但有便則應時而發黃巾賊張角圍漢將皇甫嵩於長社賊依結營草嵩使銳士潛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敗驚亂遂敗走火發上風無攻下風隋江東賊劉元進攻王世充於延陵令把草東方因風縱火俄而迴風悉燒元進營軍人多死者杜牧曰若是東則焚敵之東我亦隨以攻其東若火發東面攻其西則與敵人同受也故無攻下風則順風也若東可知其他也晝風久夜風止飄風不終朝晝風以夜止夜風以晝止數當然也凡軍必知有五火之變以數守之須算星躔之數守風起日乃可發火不可偶然而爲之既知起五火五變當晝夜以數消息其可否數星之躔以候風起之日然而發火亦當日防其變故以火佐攻者明用火助攻灼然可以取勝以水佐攻者強水以爲衝故能分敵之軍彼勢分則我勢強水可以絶不可以奪水佐者但可以絶敵道分敵軍不可以奪敵積蓄軍者必守的數而佐之

水火所以明強也尤武之賊王秦魏武之擒呂布皆其義也 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修取也夫戰勝攻取若不藉有功舉而賞之則三軍之上必不用命也則有凶咎徒留滯費耗終不成事也 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夫霸者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則士疏賞虧則士不為明主慮其事良將修其功始則召發其慮終則將修其功此題言用兵取勝之道全在明主良將主當謀慮攻戰之事將必當修舉剿拔之功此可謂得用兵之本矣 非利不動明主賢將非見利不起兵凡兵非利於民不興也 非得不用先見敵人可得然後用兵非得其利不用也 非危不戰兵凶器戰危事須防禍敗不可輕舉不得已而後用 王不可以怒而興師因怒興師不亡者鮮若息侯與鄭伯有違言而伐鄭君子故知息之將亡 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因忿而戰罕有不敗若蔣義師怒穡堅萬舊壓壘而陳因出戰為萬舊所敗是也怒大於慍故以王言之慍小於怒故以將言之君則可以興兵將止可言戰 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兵以利動無以怒興以利勝無以慍敗不可因一己之喜怒而用兵當顧利害所在尉繚子曰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

纂署世法　下卷孫子　三一

見勝則止 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見於色者謂之喜得於心者謂之悅 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凡主怒興軍伐人無素謀明計則破亡矣將慍怒而鬭倉卒而合戰所傷殺必多慍怒復可以喜悅言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復生言當慎之 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君常慎於用兵則可以安國將常戒於輕戰則可以全軍此題重一道字道在安國全軍上看明主慎之而不因怒興師是安國之道也良將警之而不因慍致戰是全軍之道也知道自可以取勝也

按火發而其兵靜者則待而勿攻極其火力而從之不可從則止而勿從慎矣哉火攻之法也火發於內則以兵應之于外若火可發于外則又無待于內矣但貴以時耳故五火之變有數存焉皆不可不知也

用間第十三戰者必用間諜以知敵之情實也欲素知敵情者非間不可也然用間之道尤須微密故

火攻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古者八家為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言十萬之師舉不事耕稼者七十萬家井田之法八家為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興兵十萬則輟耕作者七十萬家也或問曰重地則掠疲於道路而轉輸何也曰非止運糧亦供器用也且兵貴掠敵者謂深入敵境則當備其乏故須掠以繼食非專館於敵也亦有磧鹵之地無粮可因得不餉乎 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相守數年則七十萬家所費多矣而乃惜爵祿百金之微不以遣間釣情取勝不仁之至也 非人之將也非將人成功也 非主之佐也佐也非以仁佐一本作非仁之當者 非勝之主也非致勝主利者也張預曰不可以將人不可佐以佐王不可以主勝勤勤而言者嘆惜之也 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此題承上言明君賢將有不戰而戰必勝者誠以不吝爵賞能以五

纂署世法　下卷孫子　三二

間以知敵情也今合下成功出衆意發 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主不妄動動必勝人將不苟功功必出衆所以者何也在預知敵情也兵家之有四機二權曰事機曰智權皆善用間諜者也故能敵人動靜我預知矣常孝寬為車騎大將軍鎮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為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之動靜朝廷者皆先知之時有主帥許盆孝寬委以心膂令守一戍盆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諜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又李建為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防諸軍事每厚撫境外之人使為間諜敵中動靜必先知之至有事洩被誅戮者亦不以為恨其得人之心也如此 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以禱祀而取 不可象於事不可取於鬼神象物唯問者能知敵之情 不可驗於度度數也夫長短闊狹遠近小大即可驗之於度數人之情偽必不能知也 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鬼神之情可以卜筮知形氣之物可以象類求天地之理可以度數驗敵之情必由間者而後知也 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此五間之名因間當為鄉間故下文云鄉間可得而使 五間俱起莫

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 五間俱起者敵人之不知其情洩形露之道乃見神之綱紀人
君之重寶也此題言能用五間則人不能測是謂神紀人
妙之綱紀人君當珍重以爲至寶而不可忽以爲常也 **因間者因**
其鄉人而用之 因敵鄉國之人而厚撫之使爲間也晉州刺史祖狄之鎮雍丘愛人下士雖疏交賤隸皆恩禮
而遇之河上堡因先有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時遣遊軍僞抄
之明其未附諸塢主感義胡有異圖輒密以聞前後剋獲盖由
於此西魏韋孝寬使齊人斬許盆而來猶其義也 **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 祐之官人有賢而夫
職者有過而被刑者亦有寵嬖而貪財者有屈在下位有不得
任使者有欲因敗喪以求展己之材能者翻覆變詐常持兩端
之心者如此之官皆可以潛通問遺厚貺金帛而結之因求其
國中之情察其謀我之事復間其君臣使不和同也如益州牧
羅尚遣將隗伯攻蜀賊李雄於郫城互有勝負雄乃募武都人
朴泰鞭之見血使譎羅尚欲爲內應以火爲期尚信之悉出精
兵遣隗伯等率兵從泰擊雄雄將李驤於道設伏泰以長梯倚
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而爭緣梯泰又以繩汲上尚軍百餘人
皆斬之雄因放兵內外擊之大破尚軍此用內間之勢也又隋
陰壽爲幽州總管高寶寧據兵反壽討之寶寧奔於磧北壽班

師留開府成道昂鎮之寶寧遣其子僧伽率輕騎掠城下而去
尋引契丹靺鞨之衆來攻道昂苦戰連日乃退壽患之於是重
賂寶寧又遣人陰間其所親任者趙世謨王威等月餘世謨率
其衆降寶寧後走契丹爲其麾下趙修羅所殺北邊遂安焉
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 敵有間來窺我我必先知之或厚賂誘之反爲我用或佯爲不覺示以僞
情而縱之則敵人之間反爲我用也陳平爲漢王護軍尉項
羽圍於滎陽城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弗聽平曰顧
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眛龍且周殷之屬不
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
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
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爲不問出入平既多以
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眛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
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
使至漢漢爲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
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
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
聞項王疑己乃大怒發疾而死卒用陳平之計滅楚也 **死間**
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 誑者詐也言吾間在敵未知事情我

國詐立事跡令吾間聞其詐謀以輸誠於敵而得敵信也若吾
進取與詐事不同間者不能脫則爲敵所殺故曰死間也漢王
使酈生說齊下之齊罷守備韓信因而襲之田橫怒烹酈生此
事相近韓世忠誕日所獲敵人反以叛亡軍士有重罪繫者故爲
貸免詔赭勿渡復不赦密令敵間聞之吾因
縱之使亡亡必歸敵必信焉往必死故曰必死 **生間者反報也**
往來相通報也生間者必取內明外愚形劣心壯趫捷勁勇
於鄙事能忍飢寒垢耻者爲之身則公行心乃私說往反報復
常無所害故曰生間使智辯者往說其情於以歸報也如華元
登子反之牀而歸又隋達奚武爲東秦州刺史時齊神武趣沙苑
求謂遣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
下馬潛聽得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
之且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破之 **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 受辭指蹤在於卧內者不
親御重祿賞則反爲敵用洩我情實此題三軍之士然皆親撫禮於間者以腹心相委是最爲親密也 **賞莫厚於**
間 以重賞賞之孤賴其用軍功之賞莫厚於此此陳平以出黃金四萬斤間楚君臣 **事莫密於間** 出口入耳
也密一作密間事不密則爲己害幾事不密則害成 **非聖智不能用間** 先量間者之性誠實多智然後可用

之所說情險於山川非聖人莫能知此題聖則事無不 **非仁**
通智則洞然幾先然後能爲間我曰聖智則能知人也
義不能使間 仁者有恩以及人義者得宜而制事主將者既能仁結而義使則間者盡心而覘察樂爲我用也
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 間亦有利於財寶不得敵之實情但將虛辭以赴我約此須用心淵妙乃能酌
其情僞權實也 **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 微之又微則何所不知丁寧之意事事知敵之情也 **間**
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 間者未發其事有人來告其間者所告者亦與間者
俱殺以滅口無令敵人知之梅堯臣曰殺間惡其洩殺告者滅其言也 **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
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
吾間必索知之 知其姓名則易取也凡欲攻戰先須知敵所用之人賢愚巧拙則量材以應之漢王遣韓信曹
參灌嬰擊魏豹問曰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漢王曰是口尚乳
臭不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之子也雖
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
矣又高祖伐秦至嶢關張良曰吾聞其將賈豎爾可以私啗之

又曰其將鉅曰欲稱其軍士未嘗不知因其情而擊之乃道之
擊破之又宋華元夜登子反之牀以告宋病若非素諳門人舍
人左右姓名先使間事之又何由得登其床也**必索敵人之間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
而舍之舍居止也令吾人遣以重利後遇而舍之則可令說其辭**故反間可得而用也**索求也
敵間之來窺我者因以厚利誘導而館舍之使反為我間也言
舍之者謂稽留其使也淹延既久論事必多我因得察敵之情
下文言因間皆因反間而知非又
而其人種論其事則何以悉知之**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
得而使也若敵間以利導之尚可使為我反間此乃須厚利
亦可使鄉間內間也此言使間非利不可故上文云
相守數年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
知敵情者不仁之至也下文皆同其義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
為誑事可使告敵因是反間知敵可誑之事使死間往告之**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
使如期可使往來如期言五間皆循本於反間因懼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孫子
於主間亦知之此惟乃孫子明言五間
之主者必不知知五間之事自知百勝之道矣**知之必在**

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鄉間內間死間生間四間者皆因反間知敵情而勝用之故反間最
切不可不厚也人主當知五間之用厚其爵祿豐其
賜而反間者又五間之本事之要也故賞在厚待**昔殷之興也**
伊摯在殷伊摯伊尹也**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呂牙太公也伊尹與呂牙非叛于國也夏不能
任而殷任之殷不能任而周
任之其成大功者為民也**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
必成大功此題須賢將上智以成大功然伊呂大聖人豈為人間
今孫子引之者言千間須上智之人如伊呂之才者
方可用以為間
蓋重之之詞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孫子論兵始于計而終於間蓋
不以交為主為將者可不慎之哉不知敵情軍不可動知敵之
情非間不可故曰三軍之所恃而動晉伯州犁奔楚楚苗賁皇
奔晉及晉楚合戰于鄢陵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伯州犁侍于楚
王二人各言舊國長短之情然則晉所以勝楚者楚所以敗者
其故何也二子則有優劣也是知用間之道間敵之情得不慎
擇其人深究其說也故上文云非聖智不能用間者此總言用
間則如敵情三軍所恃以為動者行兵之
要全在於間要人主用之不可不慎也

按因間者雖敵之人而于我有鄉里故舊之好如魏武之開
諸楚亦其一何也內間者敵之內人也如佗陵得如姬便能
竊符以救趙也魏王與非侯陵之敵然楚央不可不救而魏
王雖萬端說之而不聽則比之敵人又為甚矣或曰郎為官
於敵者是亦敵內之人也反間者即敵間之來間我者反而
用我之間以間敵也生間者則生而反可以報我若死間則
且以誑吾間而使之傳于敵間矣可生反乎如酈食其已說
齊徹去守備韓信復襲殺使齊烹酈食其又其一何也然作
定可以不用襲酈食其實可以不用死間信之此舉其與無
操名無勇功又不知相去幾千萬里矣卒以誅烹不亦宜與

或曰漢高帝白登之圍用陳平秘計賂單于閼氏絕妙圖形
郎得圍解是亦內間之事也夫間事未發而先聞間與所告
者皆死夫一先聞郎時皆死矣間事又豈可得聞乎間之密何
如耶故曰事莫密于間

孫武子韜略世法卷下終

名將奇籌一卷目錄

西周　春秋　戰國

○周大將呂　尚　○吳大將孫　武　○越智將范　蠡
○齊謀將孫　臏　○齊大將田穰苴　○魏謀將吳　起
○秦大將白　起　○秦大將王　翦　○燕大將樂　毅
○趙大將李　牧　○趙大將趙　奢　○趙良將廉　頗
○齊謀將田　單

西漢名將

○漢智將張　良　○漢大將韓　信　○漢文將周亞夫
○漢藝將李　廣　○漢大將衛　青　○漢大將霍去病

○漢謀將趙充國　○漢大將張　湯　○漢大將馮奉世

東漢名將

○漢智將鄧　禹　○漢大將寇　恂　○漢謀將馮　異
○漢大將耿　弇　○漢大將岑　彭　○漢大將吳　漢
○漢儒將祭　遵　○漢忠將馬　援　○漢忠將耿　恭
○漢謀將王　霸　○漢儒將皇甫規　○漢大將皇甫嵩
○漢謀將班　超　○漢謀將虞　詡　○漢儒將張　奐
○漢鬬將段　熲　○漢謀將朱　儁

後漢名將

○魏大將司馬懿　○蜀文將諸葛亮　○漢忠將關　羽
○吳大將周　瑜　○吳大將陸　遜　○蜀勇將張　飛
○吳謀將呂　蒙　○蜀藝將趙　雲　○魏鬬將張　遼
○魏鬬將鄧　艾

兩晉名將

○晉大將羊　祜　○晉儒將杜　預　○晉大將王　濬
○晉謀將馬　隆　○晉謀將周　訪　○晉文將謝　安
○晉文將陶　侃

名將奇籌目錄一卷終

漢陽　于皇甫　編輯
楚潭　長卿甫　評釋

西周大將　呂尚　尚父太公望封齊侯太師

公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常屠牛於朝賣飯於孟津。年過七十家道寂寞隱釣蟠溪自言年至八十位當封侯周文王出獵以熊虎入夢載之以歸曰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遂拜太公望時年八十。封師尚父陳兵孟津武王伐紂八百諸侯大會武王于孟津甲子紂前徒倒戈商亡而周興皆太公之功斬紂首懸太白之旗後世論兵者皆稱太公兵法兵法首稱太公後稱苴孫

吳管樂爲最漢則韓信孔明唐則李靖宋則狄青岳飛韓世忠國朝則劉基徐達李文忠

按三代而上未有大將之名自西伯尊太公如觀其所著三畧六韜皆抱公侯大志老而不衰至對武王三策以敬天勤民親賢爲王開口便有王佐氣象其用兵俱以仁義爲先而機謀權變特以濟仁義之不及後儒多以陰符經等篇武恐流詐略人不知此正其神謀秘畧迥別古今之上自後佐命元勳如韓信之見漢高鄧禹之見光武孔明之見昭烈及皇明劉基徐達之見我太祖高皇帝其言論措施無不先之以仁義而參之以機謀權變故韜畧之書遂可爲萬世法

吳大將　孫武　齊人爲吳大將軍

孫武兵法見吳王闔廬王試之以婦人使寵姬二人爲隊長武三令五申而教之婦人大笑斬其隊長二人以殉吳王使使令曰勿斬二姬武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之遂各踴躍進退有律遂以強吳西破強楚東威齊晉顯名諸侯所著兵法十三篇後世用兵者皆祖之

按武演兵始立隊長令覩前後左右所以束其伍繼歸罪于將而戮須臾者所以服其心後歸罪吏上而育斧鑕者所以正其法誠可謂節制之師究竟越王沼吳闔廬斧死武不能先計預禍後儒病其行不踐言杜牧之論十三篇大畧用仁義使機權梅聖俞亦評其書爲戰國相傾之說或者有見於此耶

越智將　范蠡　蠡字少伯越人也爲越相國上卿號鴟夷子陶朱公

吳王夫差伐越蠡計請與句踐勵志會稽臥薪嘗膽志豈須臾忘吳哉句踐行成於吳身請爲臣妻請爲妾志在報吳獨以子胥在計無所施遂賂宰嚭以間之經營二十年子胥諫吳王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後吳其沼乎觀釁待時而後動不僥倖於一時而必舉於萬全卒滅夫差隕其社稷吳殺子胥句踐欲伐吳蠡曰未可也及吳北會諸侯強壯從王老弱守國蠡請句踐興兵襲吳吳請行成越不許使越王稱霸尊周室而令諸侯非其志之堅確而不移誠之悠久而不倦能如是乎

按少伯不惟工于謀國而且工于謀身旣有下人之智而

吝以敎吳。又有扁舟之行。而勇退以遠禍。易曰、見幾而作不
俟終日。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少伯有焉。然西施亡吳、乃
尤物也。在太公猶掩面而斬妲己。少伯乃泛舟同五湖。千古
下無異議者。耕於齊爲上卿。買于陶散千金。賜夷子乎。陶朱
公乎。誠古今謀臣第一。

齊謀將　孫臏 齊軍師

臏孫武之孫。與龐涓俱受業鬼谷子兵法將畧。有鬼神不測之
機。龐涓自以能不及臏。刖其兩足。而黥之。使終廢棄。齊使者竊
載以歸。爲齊軍師。圍魏救韓。減竈示弱。設伏馬陵。而龐涓死於
白樹之下。魏龐涓伐韓。請救于齊。齊使田忌孫臏救韓。臏直走魏都。龐涓去韓歸魏。孫臏使齊軍入魏地。初十萬竈

明日減五萬。又明日減三萬。涓喜曰、吾固知齊軍怯。入吾地士卒亡過半矣。臏伏兵馬陵山隘。止度涓暮追到。斫樹白書龐涓死此樹下。涓至見白書。舉火照之。讀未畢。萬弩俱發。涓遂自剄。臏遂強齊。晩年復歸雲夢山。修性養術。

按孫臏前與田忌救趙。則使之疾走大梁。令魏人釋趙以自
救。後與田忌救韓。則直走大梁。又且減竈以示怯。兵法所謂
攻其所必救。能而示之不能也。彼其困窮日極。機變日增。猶
龐涓之輕齊也。且減竈以堅其輕齊之心。又使之倍日併行。
以逐吾。可設伏以襲之。臏既斫大樹。涓果燭白書。無遺策。
眞所謂藏於九地之下。動於九天之上。不必兩陣相交而勝
負已決。卒修養山間。尤得保全勝算。

齊大將　田穰苴 田完之裔。爲齊大司馬大將軍

穰苴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齊景公因晏子之薦。拜爲將軍。使捍
燕晉之師。乃請景公倖臣莊賈爲監軍。賈日中不至。穰苴申明
約束。斬之以肅軍政。莊賈持寵後期。至暮乃至。穰苴問軍正曰、當斬。莊賈使人請救於景公。未及反。遂斬之以殉三軍。及使者馳至以軍中不馳。天子使不可斬。乃斬其僕車之右驂馬之左驂。三軍股栗　燕晉之師聞之
悉引歸。復還所侵地。所著兵法。號司馬兵法。太史公稱其文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

按穰苴自攜出身輕微。恐三軍不信。欲借人之死。以立己之
威。欲戮君之命以申己之令。用是善撫士卒。使心志齊一人
皆樂戰。故不戰而屈燕晉之兵。所謂假權變之術以濟功名
者也。他如衛靑不誅蘇建於境外。是又因時達權。不可以一
槩論也。

魏謀將　吳起 衛人也。爲魏將軍。西河守。

起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之。以起娶齊
女疑之。起遂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吳起爲將。卧不設席。行不
乘騎。親裹贏糧。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
爲吮之。起爲士卒吮疽。士卒母哭曰、吳公昔吮其父。父戰死。今又吮其子。不知死所矣。以故南平北越
北卻三晉。西伐強秦。在魏魏重。在楚楚強。至今論兵法者必稱
孫吳云。孫武子十三篇。吳起封魏武侯問兵法。至今並傳。

按吳子殺妻拜將。是薄于妻。殺誇己者三千餘人。是薄于鄉
母死於不歸。是薄于親。起蓋忍人也。是以始而魯君疑之。中

而魏君疑之後事楚而楚殺之由于操行之不良也惟對武侯曰在德不在險卓哉千古名言也弟論相而絀於田文辭公主則貴於公叔之僕又其尺有所短乎

秦大將　白起　郿人也為秦上將軍封武安君

起善用兵事秦昭王攻韓魏趙楚皆拔其城行反間以殺趙括秦攻韓上黨趙使廉頗將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不出秦因行反間言秦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乃使括代頗將括至出兵秦奇兵絕趙軍後擊殺括料其饑而殺之易攻秦攻邯鄲不利欲使白起代將起曰邯鄲實未易攻也可謂善行師矣然而坑降趙卒挾詐殺降趙降卒四十萬人起挾詐盡坑之不過一殘忍人耳賜死杜郵豈非天報耶秦王命起攻邯鄲不行免為士伍出咸陽西門至杜郵使使賜劍自殺

按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蓋亦有權謀將也然爰秦雖有餘而性復殘忍好殺不獨坑趙卒四十萬二十四萬燒夷陵攻魏斬十三萬沉賈偃卒二萬于河攻陘城斬五萬計所斬已四十四萬矣而燒者不與焉至坑趙降卒則尤甚耳古今之慘莫以加矣一身之死奚足以償百萬之冤耶宜秦人痛心疾首刺刃於腹而反憐之又祀之何耶

秦大將　王翦　頻陽東鄉人也為秦大將軍

翦少而好兵事秦王王欲伐楚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初秦王以翦為怯遂使李信蒙恬伐楚無功乃強起翦又多請田宅以自堅或以翦言如昔秦王許六十萬兵翦請之兵已長翦以王空國付我我至死疑翦故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耳至荊又堅壁伏以拔超距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士卒可用矣卒成破楚之功而虜荊王負芻於荊地其荊軍數挑戰不出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殺其將項燕虜荊王負芻竟平荊地

按翦智將也必使王空國委我而後行是翦以重而馭王之術也又賜請美田宅為子孫後計有以釋其疑此翦所為智非翦輩所知也不然何前日滅趙未聞如是之衆也又御軍必養威持重不速戰以邀功蓋有卓識又有定力也然翦為秦宿將君臣之間始終以智術相疑當始皇師事之時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致功身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燕大將　樂毅　樂羊之後為燕上將軍封昌國君

樂毅賢而好勇精通六藝熟讀兵機智勇過人呼吸之間克齊七十餘城燕以樂毅為上將軍并將秦楚韓魏燕趙之兵以伐齊下七十餘城齊皆為郡縣屬燕止侵掠求齊之逸民顯而禮之寬其賦斂除其暴政封王蠋之墓祀桓公管仲于郊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史稱樂毅有德之師於此可見封昌國君後昭王死子惠王立齊田單縱反間惠王使騎劫代毅毅畏誅遂走趙惠王復以毅子樂間為昌國君

按應侯行反間以去廉頗田單行反間以去樂毅然一旦趙王已怒廉頗一則曰燕王已疑樂毅此見君臣之間原不相信而讒間得入之也其後頗卒死于壽春毅卒于趙非二將巧于前而拙于後也則讒諂之蔽明亦二王信用不專之咎也昔蒯通讀樂毅傳而掩泣後人亦當有味此而泣者也

趙大將　李牧　趙北邊良將爲大將軍封武安君

牧居代鴈門備匈奴市租皆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享士習騎射謹烽火初趙王以牧爲怯使人代之數戰不利復强起牧至如故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得一戰于是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縱畜牧人民以誘匈奴入出奇陳擊之殺十餘萬騎匈奴不敢近邊者十數年號稱北邊良將趙無故殺之欲不忘得乎趙寵臣郭開受間收趙王命趙葱代牧牧不受命王斬之

按牧之用兵全是以怯爲勇以弱爲強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也眞王侯干城也趙入郭開之讒而殺之劒是自壞萬里長城也卒之武安君死僅五月而趙繼亡然則趙非殺李牧自殺也後之任將者殷鑑不遠矣

趙大將　趙奢　趙田部吏平原君知其賢而言于王以爲趙大將軍封馬服君

秦伐韓軍於閼與趙惠王使奢救韓軍久留不出行間于秦二日夜襲秦營大破秦軍遂解閼與之圍奢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增壘秦間來入奢善食而遣之二日一夜至軍士許歷請先據北山上奢從之秦兵大敗趙王賜號馬服君奢子括徒讀父書不能合變奢以括易言將必破趙括母上書言括不可用果爲王齕所敗如奢所料

按兵法始如處女後如脫兎趙奢明于爭地故納許歷之諫觀其說平原君以法治用事者蓋其才長於治國不獨優于治兵然則頗不如奢廉頗秦所忌也奢秦所易也奢將則敵信而不疑頗將則敵畏而備堅故奢之事頗雖勇不能行頗之言奢雖怯不能行也

趙良將　廉頗　與李牧俱稱趙北邊良將

初秦伐趙趙將廉頗堅壁不戰趙惠王聽秦間言以趙括代頗將遂敗後燕伐趙趙王命頗將兵擊之大破燕軍燕割五城以和頗以勇氣聞於諸侯時藺相如位在頗上頗欲辱之相如引車避之相如言廷叱秦王豈畏廉將軍哉顧念强秦不敢加兵于趙者以吾兩人在也兩虎相鬭必有一傷頗聞之遂負荊謝罪爲刎頸之交趙襄王使樂乘代頗將數困於秦兵思復得頗頗思復用於趙郭開令使者毀其一坐三遺矢趙王以爲老遂不召卒死於壽春

按頗與李牧齊名俱稱趙北良將勇氣有餘而度量不足故爲相如所包容然去趙而復思趙亦義士也趙惑郭開之讒

既殺李牧又棄廉頗非獨趙之幸臣實趙之賊臣也趙以一開而棄頗牧二干城良將欲不亡得乎

齊謀將　田單　齊諸田疏屬爲齊大將軍封安平侯

樂毅破齊獨莒即墨未下即墨人共立田單爲將田單行反間燕以騎劫代樂毅單令城中人每食必祭祖而有飛鳥下集正爲神來教我計也以卒爲神師每事必尊約束所以愚士卒也宣言惟恐燕人劓齊降卒掘齊墓冢所以激士卒也與士卒分功而又綏士者所以撫士卒也遣使納降又令富家遺燕將金者皆所以玩弄敵人也既設若干計又度士卒可用乃以火牛攻之收城中牛千餘爲絳繒衣畫五彩龍文束兵刃於角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夜縱牛使壯士五千人隨其後怒奔燕

軍燕軍大驚所觸盡死傷 老弱皆擊銅器聲動天地燕軍大敗走逐殺騎劫盡復齊七十二城迎襄王於莒入臨淄聽政封單爲安平君

按單當齊國喪敗之餘非激發人心不能興復故或稱神師或誘則降或誘掘塚皆以激人心也此與火牛等事皆是用奇不用正然所以破燕有二內以示己之強而怒之外以示敵之弱而驕之怒則盛驕則惰且歸兵法曰朝則盛晝氣惰暮氣歸齊人得之朝而燕軍乃坐晝暮之斂焉後世爲將用其法而不得其意故敗

西漢智將　張良

韓人也五世相韓韓亡佐漢高定天下封文成留侯

初子房從滄海君得力士已怪狀百二十斤椎於河中而正中

副車可謂疏手始皇大索而不能得子房非徒自免并免力士眞大怪事祖龍死秦始皇將遊山 兒言祖龍暴驚秦鹿失蒯通說韓信言秦失其鹿天下共逐高才疾足者先得之從赤帝子漢高帝爲赤帝子言以火德王天下書策馳驅所計甚多如指關東諸將前箸侯雍齒安太子爲最因樊噲言勸帝將留居秦宮室聞良其策借箸喻立六國後封雍齒之侯以慰衆心四皓以羽翼太子有安社稷之功擊秦滅項報韓之志已酬可門從赤松子遊矣子房蓋俠士也而知義策士也而知幾故登年十三餘翱翔晚年十七似欲逃得黃老之術按昔于圯上老人俱黃老之術蓋藏其用而不以七尺殉天下者也

按東南山語子房爲漢謀臣功冠三傑之冠其人品在伊呂之間而學則五霸之雜其才如管仲而氣象高遠則過之自漢而下惟諸葛孔明器相伯仲若荀彧附曹而比之子房既非其倫崔浩何人亦自比焉多見其不知量也有味乎後儒之贊曰秦之鹿推其足楚之猴烹其頸漢之馬得天下帝借公公借箸爲韓來報韓去蕭黃石後赤松張子房眞英雄也

西漢大將　韓信

淮陰人漢高祖拜爲上將封三齊王又降爲淮陰侯

信幼賤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不能治生商賈釣于城下寄食于漂母受辱于胯下人謂之袴夫漢王登壇拜爲上將初信事項羽羽不能用歸漢蕭何以爲國士無雙因言于漢王而大用之信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倒沖散關智取咸陽木罌渡師席轉三秦滅燕收越涉西河擒魏豹擒夏悅斬張仝取三齊擒田橫斬龍且逼項于烏江漢得天下

大抵多其功雖滅齊不報而自王期共攻楚而不至功過亦當相準耳蒯徹說曰週陳之謀可贖自王之罪擁兵之意可免代期之誅未有反狀則當封以次國逆謀既著也滅欽其于孫功過相準非格論與

按信登壇之日畢陳生平計畫即孔明初出隆中亦不能過但其自謀不臧何也假王之請孩下之爽皆所以致疑安得不死耶高帝雖極厚信亦極忌信史稱將則以張耳監之及信赦被代輒使人收其精兵蓋未常一日忘信也而多多益善益啟帝之猜忌安得而不死耶嘗是時也信能如會連之辭爵而飄然海上則善矣而猶快快不朝恥與絳灌噲等伍雖欲不夷滅得乎然而一念不忍背漢武涉說之不動王會

測有淮陰侯不及十韓彭後儒熟讀而詳味之真千載下知心語也。

西漢文帥　周亞夫

絳侯勃少子為漢丞相太尉將軍封條侯

亞夫身長一丈面如紫玉治軍細柳天子按轡徐行稱為真將軍（漢文帝勞軍細柳營守門者不許天子驅馳至亞夫以戎禮見帝曰此真將軍也彼霸上棘門軍特兒戲耳）吳楚反將亞夫堅壁不戰以老其師七國之兵皆敗走（吳數挑戰不致堅壁吳兵乏故一出而戰成大功）上封條侯食賜食大胾無切肉亞夫心不平顧尚席取箸帝曰此鞅鞅非少主臣責入廷尉五日不食餓死（以為賢上左中箸責以反死此景帝之失也太史公以為能不遜并責條侯）

按亞夫屈天子之尊俾將軍之威軍法嚴肅故為真將軍不然晉鄙之兵無患得以矯奪韓信之壁而襲得入則何豈非有制之兵哉功七國之根本耶卒而斃死獄中何哉蓋以負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亞夫不死帝夬不瞑目也故曰鞅鞅非少主臣帝本心露矣但置胾不置箸是帝作意用既人乃亞夫怒形于色亦不善處危機寧無景帝之刻薄少恩也

西漢藝將　李廣

漢郎中令未央衛尉上谷上郡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太守

廣訥口少言悛悛如鄙人而猿臂善射其材氣天下無雙（廣家世善射射數十步內應弦而僵常出獵見草中石以為伏虎射之沒鏃）行兵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堠未嘗遇害匈奴畏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虜為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共士以此樂為用（兵正部伍擊刁斗治軍明嚴整士卒畏其嚴而樂為李廣之死）及死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廣以前將軍失道與單于戰後于大將軍衛青大將軍按其失道狀廣遂自殺）

按廣行軍無部伍舍止就水草不以刀斗自衛不以文書自苦可謂極簡易矣觀其射射雕者射石沒鏃果才氣天下無雙而僨以輕敵失道獲罪自死何也昔白起詐坑趙卒四十萬遂有杜郵之禍李廣誘殺羌人八百終不得封侯可謂好殺之戒然廣自剄後明年李敢代為郎中令怨太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太將軍若可報讐耳

西漢大將軍　衛青

字仲卿平陽人為漢大司馬大將軍封長平侯

青父鄭季給事平陽侯家與妾衛媼通生青遂冒姓衛氏父使牧羊及長善騎射膂力絕人有將帥材拜大將軍擊殺匈奴功為獨多（匈奴入代殺都尉大將軍統蘇公孫敖公孫賀趙信蘇建李廣李沮等出擊之各斬獲有功獨建敗歸青不殺待罪天子得人臣體）青雖出于奴虜退讓奉法遇士大夫以禮（汲黯長揖不拜言太將自擅容青折節下之）與士卒有恩眾樂為用又能和柔以自媚於上故帝寵待之有加然天下士大夫未有稱也

按仲卿不專誅蘇建以刑威不專于己威斷獨歸于君不敢擅臣分且以尊朝廷也然軍功極多史漢兩傳中余不叙其善治軍旅即太史公撰為戰功亦不臚列其籌策云何証非以仲卿悉掠虜之捷而斬捕首虜未必至五萬之多耶抑亦

以和親主上而少之耶意論仲卿之才固不得與韓彭較然
量力然韓彭以驕矜而亡仲卿以畏謹而全故後世品將功
者漢稱衛霍云

西漢大將　霍去病　大將軍衛青姊子爲漢大司馬驃騎將軍冠軍封景桓侯

驃騎霍仲孺給事平陽侯家與青姊衛少兒私通生霍去病少
言不泄有氣敢往雖深入亦有天幸未嘗困絶凡六擊匈奴斬
首虜十一萬開河西酒泉之地封狼居胥山自是大將軍青日
退而驃騎日益貴　匈奴入右北平殺掠甚衆去病出定襄斬獲多功最青上乃以五千八百戶益封其用
兵只顧方略不至學古兵法　故人門下士多去事驃騎得官爵上眷愛驃騎
貴重比大將軍過之　上爲去病治第對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上益重之

韜略世法　一卷名將　十三

按傳稱去病所將常選是其功亦人又曰亦有天幸未嘗困
絶洲所以成功又在天也但出塞之馬凡十四萬而入塞不
滿三萬其所養士卒亦餓是其殺人主之不首窮兵黷武
也且塞外士卒乏糧而未病常穿域蹋鞠自如益其少而奢
爲天子侍中未免不紈袴習氣耳萬里征伐不錄其過足
取也

西漢謀將　趙充國　字翁孫隴西人爲漢後將軍衛尉前少府大將軍長史都尉封營平侯

充國年七十用兵持重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壘先計而後戰
愛養士卒人皆樂爲用也由降虜　羌虜叛詔充國請至金城上方略屯田堅守因敵變以
老成長策一以威信招撫振旅而還史部漢將當以充國爲最雖能

就算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　也而羌二事先爲令
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識老成持重帝王萬全勝算萬古法程

按充國用兵先計後戰前請先擊先零後擊罕开後請罷兵
屯田皆因先零既而果如所言眞歷練老成易於詞師貞丈
人吉是也然充國所議屯田乃兵家遠計不惟漢廷君臣及
先零罕开爲所惑班孟堅作傳亦不識其幾而言之娓娓也
史稱其功德與霍子孟等眞其圖形于未央宮也但爲保全
功名終不爲上明言利害正所謂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
稷之福也

西漢大將　陳湯　字子公山陽人爲漢西域副校尉賜關內侯追諡破胡壯侯

韜略世法　一卷名將　十四

湯少好書博達善屬文爲人沉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郅支　陳湯
數困辱漢使者湯與甘延壽矯制發其兵單于於康居斬之
與甘延壽共出使西域因郅支殺漢使乃矯制合兵四萬人夜襲單于城漢兵縱火爭入斬郅支單于王頭　布縣以
詔與師矯制生事蠻夷不宜加封劉向謂其出萬死入絶域有
懾服蠻夷之大功乃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

按子公矯過城邑山川皆登望使有所劍伊吾之志又指計
烏孫之附等畫屢中雖智囊之以尚矣其膽略豈衆兄所能
及排衛削疏而與腼矣獨宵小侯以物色千金故劍戶得惡
議子公既封侯竟不上一疏報知己之恩豈謙薦之罪九京
下何以相見也

西漢大將　馮奉世 字子明上黨人爲漢光祿大夫水衡都尉典屬國右將軍執金吾賜爵關内侯

奉世使外國，則因莎車之叛，以節告諭諸國，而發兵誅之。莎車王殺漢使自立，奉世以節發南北道兵，合萬五千人入城，莎車王自殺，諸國平。典屬國，則憤西羌之反亂，意請兵四萬而並進以破之。奉世爲光祿大夫，代常惠爲右將軍典屬國，請益兵破隴西諸羌。天子大發兵六萬人，拜任千秋爲奮武將軍以助焉，乃斬虜數千，威加遠蠻，君爪牙官，前後十年，爲折衝宿將，功名次趙充國。

按子明前有伐莎車功，後有伐羌虜功，立功萬里之外，威振殊俗，名揚四海。蕭望之獨以矯制違命爲罪，媢嫉孰甚焉。杜欽上疏，以爲宜與甘延壽共封侯，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録，非聖主所以勸忠勵節之意也。

東漢智將　鄧禹 字仲華新野人爲東漢大司徒軍高密侯前大將軍封鄧侯

禹初見光武，說以恢復帝業，言古之王者在德之厚薄，不在大小，則其智識固卓然矣。禹勸光武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乃授命西討，師行有紀，所至民望風，携負而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停車駐節勞之，父老童稚垂髫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關河響動，懷赴如歸，遣黎思漢之心，膠固而不可解，非仁義之將，焉能然乎。嘗自笑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卒之雲臺圖像，爲漢家名臣，子孫繁衍，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福祚緜遠。凡侯伯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郡牧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貴寵累葉，與漢相爲盛衰，非積善餘慶源深流長而致之歟。

按仲華初見光武，即勸其延攬英雄，務悅民心，與蕭何養民致賢之意相髣髴，皆開國計謨。且沈深有大度，師行有紀律，定河東，進關西，破赤眉，爲中興武功第一。卒而循行閨閥修禮，謁嗣牧十一帝，神王奉請洛嗣後，子孫繁衍，榮顯累世，而誼非不曾殺人之報乎。其與白起相去，不亦天壤懸乎。

東漢大將　寇恂 字子翼昌平人漢執金吾潁川太守前河内太守行大將軍事雍奴威侯

子翼堅守河內，轉輸不絕，可與鄧侯蕭何比肩論功，而又講兵肄射，造矢養馬，以給軍興，及檄至即勒兵破賊。子翼真文武備

足有牧人禦衆之才也，不負仲華之推轂矣。鄧禹薦寇恂爲河內守，謂恂文武備足，有牧人禦衆之才。慕藺相如屈廉頗之高義，而善處賈復。恂誅賈復部將殺人，復欲手劍恂，恂出迎，復稱疾不見，後帝俱引至前和解之，歡相結而去。揣皇甫文爲高峻腹心而即時誅戮，識客有過人者。恂以皇甫文乃峻腹心，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潁川賊平，百姓願復借一年，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吏士，人稱長者，以爲有宰相器。

按恂前守河內，而轉輸不絕，擊破蘇茂，後守潁川，而擊平群寇，致人借留，屈賈復，則見其寬洪，斬皇甫文，則見其明決，鄧禹稱其文武備足，有牧人禦衆之才，諒夫。

東漢謀將　馮異 字公孫潁川人漢征西大將軍行天水太守封陽夏節侯

初光武北徇燕趙，異通書李軼，軼更始爪牙。更始遣李軼、朱鮪將兵守洛陽，異遺書與李軼通好，光武故宣露軼書，令鮪知之，鮪使人殺軼。變衣攻赤眉，除國家大害。異欲以恩信誘赤眉，赤眉不從，攻之，敗績。異令壯士變服混賊內，日昃伏起，大破之。且據栒邑，奪隗囂膽氣。漢兵為隗囂所敗，乘勝遣將行巡取栒邑，異閉城偃旗鼓，出其不意，巡驚潰，追破之。謙退不伐，大樹著名。諸將論功，異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按公孫翊建元功，謙退不伐，至今聞大樹將軍之號，猶令人邑（昌）蒸倉卒蕪蔞亭、滹沱河厚意，久不忘，遂成千古佳話。且異賀赤龍上天之夢，與諸將議上尊號，此等雄斷宏畧，真中興元佐，賢于仲華遠矣。

東漢大將　耿弇 字伯昭，扶風人，為漢建威大將軍，隃麋愍侯

韜畧世法　一卷名將　十七

伯昭用兵，甚合古法。拔祝阿而令人得奔鍾城者，欲威服鍾城人也。弇先攻祝阿城，拔之，故開一角，令其衆得奔走鍾城。脅巨里而使人得奔告費邑者，欲誘致邑也。張步遣費敢守巨里，弇脅攻巨里，嚴陰緩生口，令亡歸告邑，引兵來救，弇合戰，大破之，遂定濟南。聲言攻西安而又會兵臨淄者，攻其所不守也。張步使弟藍宿西安，諸太守兵臨淄，弇揚言五日攻西安，至期遂師拔臨淄，藍懼，悉衆亡歸。引兵歸小城而示之弱者，欲驕張步之氣而餌之來攻也。張步與三弟并重異等率兵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引歸小城，陳兵於內，欲示弱以盛其氣，知步困而欲歸，伏左右翼待之，步還遂劇，兄弟各分散。總之以奇譎取勝，非斤斤襲故套者。子兼善司馬兵法，威服匈奴，亦將種也。

按伯昭初從光武，年才二十一，即能決策河北，定計南陽，宜發光武之笑也。迹殊拜大將軍，封好畤侯，所向陷敵，不以賊虜遺君父憂之，韓信功埒伯仲，豈非有志者事竟成哉。惜其屠城三百，為太殘耳。然兄弟六人皆垂青紫，世以為榮，亦善保全功名者。

西漢大將　岑彭 字君然，棘陽人，為漢征南大將軍，守益州牧，大司馬，歸德壯侯

彭初從光武，便說降朱鮪。彭初為鮪校尉，光武令彭往說鮪，鮪降歸漢。襲破秦豐，秦豐據黎丘，自稱楚黎王，彭揚言西擊山都，潛軍渡水，襲黎丘，豐敗歸。攻蜀异長驅而不失為自保。驅於武陽，公孫述遣任滿據荊門，橫江起浮橋，彭乘風縱火，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數千，遂斬任滿，用奇兵。真名將也。乃數定於彭亡，惜哉。彭所營地名彭亡，欲從之，會日暮，蜀刺客夜刺彭，蜀立廟祠焉。

按范曄作後漢書云，中興將帥惟岑彭、馮異兩人之功名為天。若岑公之信義，乃足以感三軍而懷敵人也。昔高祖忌柏人之名，至去以避禍；征南惡彭亡之地，欲徙而未決，豈幾慮之不明，將期數使之然乎。

韜畧世法　一卷名將　十八

東漢大將　吳漢 字子顏，南陽人，漢大司馬大將軍，廣平忠侯

漢有膽力，質重少文，勇鷙多謀，激揚吏士，帝每嘆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襲謝躬於鄴。更始遣謝躬攻王郎，光武因躬在外，使漢與岑彭襲其城，躬不知自陷處，歸漢即伏兵殺之。破蘇茂于廣樂。漢圍蘇茂於廣樂，周建集十萬兵救之，漢激勵軍士，併力擊建，蘇茂陳俊守廣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死，二城皆降。拒公孫述于廣都。漢與述戰敗，同劉尚二處受圍，激勵諸將，潛師與尚合軍，從廣都拒述，八戰八克，斬謝豐、袁吉，述敗走，高午刺殺之，城遂降。雖其勇畧過人，而要之光武廟算居多，迺知君臣相與有成者也。漢戒妻子多買田宅，盡分諸昆弟外家，能任職居官，故保全功名。

按子顏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帝終始倚賴之良由質厚而勇鷙也斷賊非仗節必義軍亂而堅卧不動亦智莫能之乎漢有陳平周勃高帝信任不疑于顏足以相方矣雖受寵於隆盛不忘遺卒能以太勝而僨其下敗也

東漢儒將　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漢征虜將軍潁陽成侯）

弟孫喪母負土起墳孝行積善人也而又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隗囂據隴公孫述據蜀遵與諸將俱率兵拒之）先登坻上深取略陽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名聞海內身任國事不敢圖繼嗣之計（同産兄午以遵無子娶妻送之遵辭而不受）天下安得如此憂國奉公者哉帝臨終哀慟有以也夫（遵卒於軍中帝嘆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乎車駕哀臨哭祠以太牢）

按祭征虜雅歌投壺綽有儒風且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行兵有紀御下有恩乃弩中其口洞出流血督戰愈厲此豈齷齪文人所能也格殺舍中兒而光武貰之亦見帝之大度矣

東漢忠將　馬援（字文淵扶風人漢伏波將軍新息忠成侯）

援少家貧欲就邊郡田牧兄況謂之曰汝大才當晚成且從所好遂之北地初從隗囂復歸光武（光武拜援隴西太守擊破先零斬虜甚衆）交阯（交阯女子反援將兵隨山刊道千餘里大破之）年六十二尚能披甲上馬欲以馬革裹屍而還可不稱矍鑠翁哉（五溪蠻反援請行帝愍其老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曰矍鑠哉是翁）薏苡被讒藁葬城西壯士誰不爲之嘆息（援好薏苡以車載）

歸梁松誣以美珠帝削其爵

按息侯鷹揚三輔遨遊二帝及定節立誅以千時主將懷負爲之願蓋爲千載之遇然遺書嚴戒人之爲智矣而不能自免于讒隙何耶年踰六袠猶然被甲上馬老婦新牧亦勝止足之義矣昔云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非哉言也

東漢忠將　耿恭（字伯宗漢騎都尉西域戊己校尉）

恭慷慨多大節有將相材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數萬之衆鑿山爲井（匈奴圍恭絶澗水恭鑿井不得水出揚以示虜虜驚以爲神）煮弩爲糧（車師與匈奴共攻恭軍中乏食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殺傷醜虜數百千計卒全忠勇與張許何讓

焉（張巡許遠共死守睢陽爲江淮保障）

按伯宗遠帥西域拜井得泉煮鎧享士出萬死一生之計卒全忠勇揚名蠻夷之中古今罕有司空第五倫以爲不宜救何耶幸頼范羌毅然固請迎恭分兵冒雪入城拔出然皆皮骨僅存形容枯槁嗟乎難也蘇子卿茹毛窮海恩不及嗣耿伯宗歷盡苦楚亦終塡牢戶追誦龍蛇之章以爲歎息

東漢謀將　王霸（字元伯潁川人漢討虜將軍上谷太守淮陵侯）

元伯從光武渡滹沱河言冰堅可渡者欲前阻水以拒敵卸師偕背水之意及至河而冰果合雖河伯之效順亦天命之攸歸也（王郎兵追光武至滹沱河河水流澌不可渡霸詭說曰冰堅可渡及至河河冰果合渡數騎兵未光武謂官屬）

日王霸權以濟事始天瑞也名曰危渡曰霸善撫士之衆者脫衣斂之傷者躬親養之其討周建閉營堅守饗士作樂卒而出精兵襲擊茂建前後受敵引兵遁去非不戰而屈人兵者乎周建蘇茂合攻馬武霸揚示不救時茂建戰疲突出精兵襲擊之茂建各遁去歸營建子誦拒建去誦以城降

按元伯善撫士卒深識機宜以人謀奪天功光武遂以爲可倚任拜偏將軍不救馬武而使之力戰吞卒中邪得有此奇着合于兵法不已而閱之決若用而閉門而拒之以城降此又天意出于人心之不測也

東漢儒將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人嘗護羌校尉前度遼將軍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太山太守壽成亭侯

規持節擊羌斬首百萬先零諸羌慕其威信相勸降者十萬餘黨錮事興自以西川豪傑恥不得與上書自訟規上言前薦張奐是爲附黨後張鳳訟巳是爲黨人所附臣宜坐之時人以爲賢之宦官惡其不與交通勸帝璽書詰讓諸生詣闕訟之乃得免

按威明知馬賢之無功明于料敵舉張奐以自代以身下賢廣設方畧而泰山平廵視將士而涼州通而恥不與黨人一節尤見西川豪傑而威明爲不可及矣

東漢大將　皇甫嵩字義眞規從子漢征西將軍太尉前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賜驃騎將軍槐里侯

剿賊衆兵以因風縱火而成穎川之功嵩與朱儁共討黃巾角賊結皆爲嵩七東部乘城縱火大呼大破黃巾賊潛夜馳赴而建廣宗之績黃巾召嵩討張角嵩閉營休士乘賊情奮擊斬梁并角弟寶不救陳倉而走王國此不戰而屈人之兵也因其走而縱擊之此避其鋭氣擊其惰歸也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圍久不拔果自解去嵩出擊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非大將之籌畧乎

按義眞討黃巾破王國功名大著然身爲上將手握重兵坐視帝室傾覆逆賊鴟張不能倡大義于天下乃束手就召其心逆賊他日虐詞辨辯與逆賊爲抗不亦晩乎

東漢謀將　班超字仲升彪少子漢射聲校尉都護西域軍司馬前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定遠侯

仲升素有大志家貧常爲官傭書投筆嘆曰大丈夫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西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有相者言超虎頭燕頷有萬里

封侯之相從郭恂使西域到鄯善以火攻虜使而降鄯善王超召三十六人共飲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乃因風縱火攻殺虜使以首示鄯善王遂降之更置疏勒龜茲兩國王龜茲王建殺疏勒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王超劫縛兜題更立故王兄子忠爲疏勒王國人大悅又上書請兵伐龜茲超文徐幹爲假司馬進攻龜茲諸烏孫遣子入侍斬康居焉耆尉黎三國王西域惟焉耆尉黎不用命超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討之威振西域五十餘國皆納質内屬詔封定遠侯年老思鄉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

按仲升先爲假司馬歷軍司馬又爲將兵長吏爲都護在西域三十一年以三十六人取三十六國皆以攻夷狄攻夷狄動朝廷兵不費朝廷糧伸威五十餘國膽畧過人功業超衆自古及今未之多覯也

東漢謀將　虞詡字升卿漢尚書僕射司隸校尉朝歌長

升卿之為朝歌長也設三科以募壯士絲線縫裙出輒擒之賊遂驚散鄧騭惡虞詡以為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乃設三科募壯士百餘人貰其罪縫衣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殺之賊由是駭散及為武都太守陽為請兵停車不進兼行增竈羌不敢迫太后以詡有將帥才遷武都太守羌衆遮詡陳倉增竈兼程羌不敢迫掩擊大破羌

按升卿論凉州不可棄深識天下大勢其長朝歌有三科之設足展盤根錯節之利器且乘虜救寇以示弱虜詡增竈以示強何嘗執定成法觀其十二歲孝養祖母辭不就徵又秉性剛正數折權威九見譴考三遭刑罰此可以規升卿人品不獨一將畧足數也

東漢儒將　張奐字然明敦煌人漢大司農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度遼將軍

絕與鞬交通之私破降伯德奐還安定屬國都尉遣將王衛招誘東羌不得交通伯德共擊左奐鞬與伯德等却諸羌金馬之賂盛行威化先零遣金鐻八枚馬二十疋奐召諸羌帥七千餘人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誘烏桓而屠名斬拜中郎而匈奴降將休屠各諸胡縱火燒軍門奐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潛誘烏桓陰通斬屠名諸胡悉降

按奐之勝敵多因離敵之交且廉潔不辱却羌豪之金馬辭實並之百鎰可稱止欲矜夸怪奐有揮霍之才而乏鷙猛之骨嘗謀斷不相下欲逐奐歸敦煌此將不能抗疏上聞何無大丈夫氣哉然奐之可取者維時黨錮者多不安靜或死或徙奐獨閉門不出養徒著書差有林下高風

東漢鬪將　段熲字紀明武威人漢太尉侍中執金吾河南尹前并州刺史新豐縣侯

熲善撫士卒得其死力且識進退分合之宜善弓弩矛戟之用故能設伏以敗鮮羌鮮羌犯塞熲將所領馳赴之恐賊驚去使驛騎詐齎璽書召熲熲於道偽退潛於中路設伏虜信為然入追熲縱伏大擊斬之潛師以擊當煎熲擊當煎羌敗之閉三日用隱士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之斬將搴旗百戰百勝才勇冠世勳烈昭然然而詔還下獄郭閎貪功稽固熲軍歸罪于熲西川士民為熲頌冤者無慮數十人

按紀明出塞三千餘里大小凡百八十戰斬首三萬八千餘級漢興以來征伐之功罕有其儷也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能與士卒同甘苦蓋將之勇而仁者也所可譏者不

合曲意宦官以保富貴耳卒以黨王甫詔死於獄哀哉

東漢謀將　朱儁字公偉上虞人漢太尉錄尚書事行驃騎將軍持節錄冀州事特進光祿大夫城門校尉河南尹太僕行驃騎將軍交州刺史錢塘侯

儁少能孝養仗義好施鄉閭敬之及拜為刺史覘賊虛實宣布威德平交趾而梁龍授首交趾賊梁龍反儁募家兵五千人先覘賊虛實宣揚威德以震動其心合七郡兵進逼斬梁龍攻其西南掩其東北破黃巾而韓忠就降黃巾賊韓忠據宛拒儁鳴鼓欲攻西北自將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賊乞降賊平封錢塘侯

按儁素饒方畧有明哲雄霸之名陶謙等共稱將帥才後極欲伯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胡不相容同假直指廟陽而既冠李傕之徵謬云欲乘間以濟大事何其默也卒為敵所

匃而發病以死惜哉

魏國太將　司馬懿 字仲達河内人魏丞相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參平部文宣公

仲達少有奇節性猜忌多權變用兵知彼已之情識分合之變審遲速之宜攻孟達新城而八日到其城下 蜀將孟達連與國中周懿潛師進討八日至城下爲木柵自固不道攻後孟達傳首京師 與孔明對陣京師并受巾幗而以弱勝其強 懿以亮軍遠來利在速戰欲持重以俟其變數挑戰不出亮遣使遺婦人巾幗之服懿怒欲出師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夫 持節策命爲相國封安平郡公卒年七十三

按仲達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前孫仲謀且憚之孟達公琛淵非其敵也但畏蜀如虎故其受巾幗之辱若無孔明則懿爲第一流矣然其心最毒而手易誅遊刺之役斬男子及

新畧世法　一卷名將　二十五

將軍等九千餘人又披譬而殺曹爽何晏鄧颺桓範畢軌李勝張當等生以大逆俱夷三族嗚呼恐極矣所以一再傳而兄弟相屠僅在三人其孫遂爲劉曜所逼更衣行酒國祚亡促天道好還洵不誣也

蜀國文帥　諸葛亮 字孔明瑯琊人漢丞相錄尚書事假節領司隸校尉益州牧賜金鈇鉞曲蓋羽葆武鄉忠武侯

孔明初耕隴畝好爲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徐庶稱爲卧龍劉先主三往顧之未出隆中料時勢而知主利必歸和孫權而外可以爲援三分鼎足基圖先定言荊州爲用武之國欲據之以成伯業而興漢室 言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殆天所以資將軍也 在博望火攻夏侯惇 孔明以博望城離新野九十里有山林可設伏用火攻令趙雲佯敗誘惇追入山林縱火燒之 在新野火攻曹仁兵 亮知夏侯惇雖敗走曹操必自來於近城處設伏火燒曹仁入城中安歇風起仁敗走 在赤壁江則又祭東南風助周郎以焚百萬曹兵 亮因操追逼求救于孫權瑜同用火攻大戰曹兵于赤壁江風起火發無數 出師二表感慨流涕 先主曾失荊州問出師表欲北定中原恢復漢室自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布八陣圖而陸遜驚 亮魚腹下石陣名八陣圖反覆八門陸遜不識之不能出黃承彥引之生門出矣曰孔明真卧龍吾不及之 作木牛流馬而司馬服 亮發兵東出五丈原擒懿表獻武作木牛流馬運糧斜谷其司馬懿歎服 七擒孟獲南蠻敬服 蠻夷反亮生擒孟獲使觀營陣縱之復戰七縱七擒獲曰公天威不可及南人不復反矣 六出祁山魏兵畏懼 亮與懿對陣祁山數挑懿不出遺以巾幗婦人之飾 馬謖違命揮淚斬 亮使張郃戰于街亭馬謖違亮節度郃絕其汲道大敗而還亮垂涕斬之 天下奇才司馬稱嘆 亮病卒軍退懿按其營壘嘆曰天下奇才也

新畧世法　一卷名將　二十六

按孔明出將入相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政雖峻而人無怨以用心平而勸戒明也眞王者之佐出處功業一與伊尹比方何止以管樂自比耶蘇子瞻作廟記云密如鬼神疾如風雷進不可當退不可追晝不可攻夜不可襲多不可敵少不可欺務五行之性變四時之令人也神也僊也吾不知之眞卧龍也此武侯千秋知已與崔浩陳壽貶出於意固非古今公論王槩野亦曰武侯自用其奇而奇若不爲用此所以不能混一天下鄭侯惟不自用而用人故佐成漢

素爲荆國元勲不知天欲興漢以武侯爲之而不足若以自
肥奇才爲武侯病則周官三百六十記里鼓指南車周公無
木索木而興一世哉

後漢忠將　關公羽　公字雲長河東人漢前將軍假節鉞都督荆襄九郡事壯繆漢壽亭侯

公身長九尺三寸鬚長一尺八寸忠勇節義萬人之敵結拜桃
園恩同兄弟與劉玄德張翼德誓爲三兄弟其報曹操也則直刺顏良公初守下邳曹
操來征先主奔投袁紹曹操襲公以歸禮之甚厚袁紹使顏良攻東郡公單刀入刺良解白馬圍其攻曹仁也
公攻曹仁於樊操使于禁助仁公水淹七軍又斬將龐德梁郟陸渾賊震華夏曹操議遷都以避其
銳而威震華夏非勇冠三軍氣壓萬敵者能乎然卒不免于江陵之變則曾
操遣人勸孫權以襲其後也曹操謂公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呂蒙用白衣搖

韜畧世法　一卷　名將　二十七

蒙之計擒公父子斬于臨沮史言篡漢者瞞成瞞篡者權瞞誠漢賊權誠瞞
賊信然也

按公爲萬人之敵稱世虎臣自布衣應募討黃巾若敗葉
良梟懲若豕蝟擒于禁若擊鼠覆七軍若淹螘不以間關而
廢兄弟不以離亂而廢君臣其峙如者山岳澄如者川流屑
如者日月星辰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呂蒙七竅流血孫權曹
操兇魂魄落矣垂五百年一顯于玉泉之刹又垂五百年再
顯於蚩尤之戰自是而後又垂五百年公若以一身化億兆
身而應天下天下以億兆心爲一心以趣公有曰義勇武安
王蓋元所封也有曰亞聖關陵蔵上將者道家符籙所或
也有曰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者我朝
神宗所加徽號也嗚呼公雖謫于一時而信于千秋矣夫由侯
而王而帝矣大于耳不名是以特稱公云然公之失荆州非
公之失使至委公以與操角而不爲之後繼也夫以昭烈之
明孔明之智而計不出此孰非天也是時法孝直龐士元俱
無恙擇一人焉與公共鎮荆州則善矣

吳國大將　周瑜　字公瑾盧江人吳偏將軍領南郡太守行都督事

公瑾與孫策同年權以兄事之公瑾執臣節愈堅自幼倜儻有
大志內結主知外據兵衆諸議遂拒操竟成大功
東南鳳以步卒五萬破曹操八十萬老瞞僅兒遂成鼎足之業夫謀留劉公使習臣

韜畧世法　一卷　名將　二十八

劉備以梟雄之姿有關張熊虎之將非久屈人下者請分三人各置一方權恐備難卒制不納後請取蜀璋漢
圖北伐瑜請與奮威進取蜀州復與馬超結援據襄陽以蹙操則北方可圖也年少任氣欲速勝
孔明而卒爲孔明所罷嗚呼惜哉

按兩脇横槊賦詩詩多志得意滿自當取敗公瑾遂乘其驕
而碎之又得孔明祭風好幇手黃公覆之苦肉龐士元之連
環皆所以佐東風之獄而斷送八十萬人馬性命耶看來孔
明公瑾確是兩奕秋對奕孔明差先一着是以爲之天生瑜
何生亮哉哉惜夫

吳國大將　陸遜　字伯言吳郡人吳丞相上大將軍荆州牧右都護領武昌事江陵侯

遜年二十一行兵善識虛實有良將材用火攻以敗西蜀使劉

先主困于白帝城，幾不得免。劉先主率大衆向西界立數十屯遜令各持一茅以火攻拔之連破四十餘營先主慙恚曰吾乃爲陸遜所挫豈非天耶料敵設奇，皆出人意表。呂蒙稱其意思深長，深得其概。嗣後子抗，依大堰以回江陵。羊祜乎擬遣據抗亟破之祜乃攻船以車眞將種也。

按，伯言慕藺寇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所以卻大敵而立大功爲君。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愁擾人民，而遜稱式佳吏，此長者之事也。獨怪玄德爲火攻所敗，何頓忘赤壁之役耶。總之天心去漢，孔明留之而不足，伯言敗之而有餘，悲夫。

西蜀勇將　張飛 字翼德涿郡人漢車騎將軍假節領司隸校尉兼閬中牧西鄉侯

飛身長八尺，環眼虎鬚，聲如巨雷，兄事劉關，力救董卓。黃巾助發敗董卓飛殺退黃巾救出卓卓不賞飛棄卓投朱儁

韜畧世法　一卷名將　二十九

拒曹操而據水斷橋。操追先主於當陽長坂先主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衆不敢近攻劉璋而義釋嚴顏。飛攻破巴郡生獲嚴顏顏不屈飛壯而釋之以爲賓客成西川大功卒不免帳下之刎，由刑罰太過而鞭撻健兒也。先主嘗戒飛凡鞭撻健兒令在左右取禍之道也飛不悛後帳下范彊張達刺飛奔孫權

按，翼德嘗就左將軍劉巴宿，巴不與語，翼德發暴，猶敬至。耒陽見龐統，一日剖決百績，力薦大用之，此可見其愛敬君子矣。再觀其義釋嚴顏，計賺張郃，皆孔明薰蒸之力也。惟暴而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鄉使翼德無此，破縱庶幾哉，與曹參周勃等烈矣。

吳國謀將　呂蒙 字子明汝南人吳南郡太守孱陵侯

蒙沉密有智膽，畧過人，可次公瑾。權以比之鄧禹。白衣搖櫓以取荊州，關公誤以孫權遣呂蒙襲羽蒙書代樓銳卒伏船中使白衣搖櫓著商賈服晝夜致之取並折軍而明法令。軍士有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蒙垂涕斬之軍中震慄吳敢有膽，非復吳下阿蒙也。魯肅過潯陽與蒙議論大驚曰卿今者才畧非復吳下阿蒙也

按，蒙年未弱冠，便慨然有食牛之氣。及爲將，計取曹仁三百之馬，擊破皖之兵，誘降郝普，謀襲關公，經畧素定，足稱智將。然關公得禍，蒙即卤終，豈蒼穹以關公爲漢忠臣，蒙不當襲殺之耶，不可謂非果報也。

西蜀藝將　趙雲 字子龍常山人漢鎮東將軍順平昌亭侯

子龍身長八尺，姿容雄偉，當陽之敗，出入敵陣，所向披靡，值操

韜畧世法　一卷名將　三十

大軍且戰且卻，偃旗息鼓，伏走魏兵，子龍一身皆是膽矣。雲將數十騎出營遇曹兵當操數十萬衆大開營門魏兵疑有伏而去人雲以勁弩射殺甚多帝至視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按，子龍用兵老成，持重，故善戰不敗，善敗不亂。昭烈入吳，可等危險，孔明以爲非子龍不可，則關張亦瞠乎後矣。抑趙範之嫂，辭屠舍田園之賜，留蔡餘之絹，豈不卓然高潔丈夫哉。長坂之戰，身抱幼主，保護甘夫人，血戰之功，合三國罕雁行矣。汙儒乃謂嚇死至舟，與子胥並斥武廟門外，不知子胥鞭屍報讎，誠悖悖小丈夫。子龍當千軍萬馬之中，幼主爲重，王母爲輕，時勢迫于兩難，身主俱而兩全。嗚呼，當局者難，當矢石之衝者更不易也。吾故爲虎威將軍一雪此言。

魏國闘將　張遼 字文遠鴈門人魏盪寇將軍假節晉陽剛侯

初事呂布，繼事曹操，為將，名節智勇足備。安坐中陣而定夜火之驚。曹操遣遼屯荊州軍中有謀反者起火驚遼令不反者安坐詳視首謀者斬之 挫權威勢而奪吳人之氣。孫權將兵圍合肥張遼及其未合逆擊之先登陷陣直至權麾下權大驚走 借其病卒軍中不然，戰勝攻取，豈不正此。

按三軍以氣為主。遼於合肥垂德密救，及敵未合而逆擊之，所以挫其盛勢而奪其鋭氣也。若以帥之屬目相視而料其欲降，夜驚亂起而鎮靜不動，即誅首謀，勇略絶人，可稱名將也。

魏國闘將　鄧艾 字士載棘陽人魏太尉安西將軍假節領東羌校尉前兗州刺史汝南城陽南安太守振威討寇將軍方城鄉侯

艾開河渠屯溉田，深識用兵基本。艾開河渠積穀粟通漕運屯五萬人于淮北十二分休歲年可備十萬衆五年之食 且據洮城而姜維不敢襲。艾受從自東渡洮城夜潛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維不敢入 趣涪邑而蜀主不能守。艾據武城山戰下段谷兵從陰平邪出劍閣掩蜀空虛而降劉後主 一時雖將也，但其不善居功，竟以自斃，惜哉。

按士載受命忘身，束馬懸車，自投死地，勇氣凌雲，士衆乘勢，使後主君臣面縛叉手，屈膝，功名已成矣。鍾會忌之，忠而被誅，見者垂泣，此眞所以懷忠抗疏，介然悱惻起之無辜傷子胥之冤酷也。然蜀主與艾有何深讐，必欲滅之？蜀一日不忘，艾一日不死也。武侯摩天嶺之碣，知二十年爭衡，不久自死，其神人也。方艾以萬人入陰沁之危險，鍾會以二十萬衆留劍閣而不得進。三軍已饑，艾雖戰勝克將，而力已憊，使後主能忍數日不降，二將之軍難以反，兩何無用，身為漢臣，其心哉。把亡德孔明一生鋭氣挫折無遺乎！嗟夫，周之肉其足食乎。

晉國大將　羊祜 字叔子泰山人晉都督荊州諸軍事假節散騎常侍加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驃騎侍中太傅鉅平成侯

羊叔子帥荊州，專務以德服人，不立赫赫之名。刈穀而償之絹；嘗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 獵獸而還所傷。每遊獵江沔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 饋藥而陸抗不疑。抗病祜使人饋藥人多諫抗抗服之無疑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

防鉏魔之來，輕裘緩帶，侍衛極簡，蓋以睦鄰為制敵長策云。臨終舉杜預，南州人罷市巷哭，立廟建碑，望者莫不流淚。

按羊太傅德沖虛，操尚清遠，入總機密，出統方岳，垂太信于南服，傾吳人於潰潰，成功弗居，讓開府，辭公侯，身殁而操益勵。此夷叔所以稱賢，季子所以全節也。然晉與吳讐敵也，羊公身係國家安危，論猶密以聞，成可也。夫何使命相通，無詐無虞，萬一乘其不備而受來襲岑彭之禍，費禕何及乎。胡致堂論非良將，保守封疆之長策，信矣。

晉國儒將　杜預 字元凱京兆人晉鎮南大將軍假節都督荊州諸軍事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當陽縣成侯

預博學明。廢興之道。嘗言。立德不可企及。立功立言。其庶幾乎。在尚書七年。損益庶政。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謂之杜武庫。既還襄陽。以爲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于講武。申嚴戍守。開田道漕。預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寫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公私賴之。南土之人美而謠之曰。後世無叛由杜公。孰識智力與勇功。

按。元凱有左傳癖。經術沈酣。理會施行。故能任六事。而成大功。儒而將者乎。將而儒者乎。夫何三年之通喪。乃習儀弓而變禮也。又其盡殺白書木變之人。刻石二碑。紀勳績。以垂後世。其嗜殺好名之癖。更有甚焉。豈其一部盲史未之熟讀而精思耶。

晉國大將　王濬

字士治。弘農人。晉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特進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　襄陽縣侯

濬初爲益州刺史。明立威信。蠻夷歸附。羊祜深器之。羊祜聞董詔附保表濬。監益州龍驤將軍 旭濬之入建業也。其明日。王渾乃濟江。濬過三山。渾邀濬議事。濬揚帆直指。建業遂降吳 濬自以功大。而爲渾黨與所抑。每進見陳說。或不勝忿憤。辭色言。慨鄧艾之事。畏禍及己。不得無言。范通說其不善居功。諒矣。

按。士治素有大志。亦有大才。受律遄征。廓清建業。定吳之功。此爲最。何使弘范文之不伐。慕廉遂之雅對。效郭子儀之於魚朝恩。上禀廟堂。下憑博士。豈非懋勳懋德。善始善終歟。逾矜功負氣。宜黜宸衷。既爲戒于功臣。亦致譏于清論。惜哉。

晉國謀將　馬隆

字孝興。東平人。晉宣威將軍假節平虜護軍西平太守加東羌校尉奉高縣侯

孝興勇智俱全士也。募壯勇而立標簡試。隆請討涼州賊。腰弩鈞弓立標簡試。自旦至申得三千五百人。用車戰而間出奇謀。依八陣圖作偏箱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轉戰千里。殺傷千數。負農器而別用良謀。南虜爲邊患。隆令軍士負農器若田者。虜以隆爲無征討意。稍怠。隆因無備掩擊破之。臨機制勝。儘有籌略。上可以絕西顧之慮。下可以免南侵之驚矣。

按。孝興。武吏也。而饒使節。辭刺史。令狐愚坐事伏誅。舉州無敢收者。孝興以私財殯葬。史載之爲美譚。其爲將。惟在方略。亦在預儲軍資。嫉才妒功者無。執常典而撓事機之會。藐卑官而短英雄之氣。嗚呼。豈惟晉代哉。

國家亦坐此弊也。安得救將之相一歸而更之耶。

晉國謀將　周訪

字士達。汝南晉安南將軍持節都督梁州刺史前中郎將龍驤將軍豫章太守　尋陽縣壯侯

訪以沉毅果斷。周窮賑乏。家無餘財。及其爲將。討華軼向江州悉平。晉元帝時。命周訪與甘卓趙誘討華軼。軼衆潰。訪執軼斬之。江州道平。征杜曾則潰漢沔。知己力之不敵。則結陣臨湊水斷橋。致力乎中原。則簡卒練兵。務農勸稼。訪在襄陽務農訓卒。勤于採納。欲恢復中原。有平河洛之志焉。識虛實。察盛衰。旁逸有古名將風。

按。士達與陶士行齊名。位至方岳。功名畧同。皆中興名將也。

王敦素有不臣之心。終士逆之世不敢謀逆。畜其威名有足以讐伏之者。然其子撫爲益州太守。撫子楚爲犍爲太守。楚子瓊討平李弘。瓊子琥不屈符堅。可謂五世名臣矣

晉國文帥　謝安

字安石豫章人晉大傅都督揚江荊司豫徐兗青冀幽并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加黃鉞前征討大都督衛將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假節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領揚州刺史贈太傅廬陵郡文靖公

安石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起。以文籍山水自娛。雖爲布衣時人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其如蒼生何安石遂東山以妓自隨司徒昱聞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與人同憂及居位務鎮靜。舉大綱不爲苛察。從容以消桓溫之心。桓溫陳兵止新亭言欲於坐上害顧命大臣坦之倒執手版安神色不變溫與笑語後曰不敢爲變譚笑以折

苻堅之冠。秦王堅大舉入冠溫以謝石謝玄拒之玄入問計於安夷然曰已別有旨遂與玄圍棊賭野秦兵百萬俱敗安石命弟石兄子玄應機征討所在克捷投鞭斷流之衆。逃竄於風聲鶴淚之下秦王堅登壽陽城望見八公山草皆爲晉兵聞風聲鶴淚逃亡無遺幼度不負所舉。安石果不閑於將畧乎。初安石舉任玄以八千兵破秦八十餘萬衆桓中欲遣精銳入京安石却之冲曰安石有廟堂之量惜不將畧耳然好聲律。期功不廢絲竹。士大夫相效成風矣

按。建元之後。將政多虞。巨猾陸梁。惟臣横恣。其才兼將相。望繫社稷。斧扆資以端拱。耕鑿賴以晏安者。其惟安石乎。符堅百萬之雄。已瞰吳江。桓溫九五之心。將移晉鼎。安石從容而比叙寬行。而清群寇。宸居獲泰山之固。維揚免累卵之危。比諸王導。爵畧尤爲過之。若關泰折屐。矯情鎮物之論。何足以窺安石之素耶。

晉國文帥　陶侃

字士行鄱陽人晉大將軍侍中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都護交廣寧七州軍事贈大司馬假密章長沙郡桓公

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事檢攝無遺。常惜陰運甓志在勤王。侃言大禹惜寸陰衆人當惜分陰朝暮運甓曰勞苦以勵勤王之志擒山夷而詐作商船山夷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誘而殺之討蘇峻而戎服登舟蘇峻叛寇侃二號溫嶠以書邀侃同赴朝廷侃戎服登舟與庾亮俱會石頭斬峻于陣後賊保泠口先備武昌賊退保泠口侃知必向武昌三晝夜馳還城令朱同守候擊之賊攻大業兵向石頭蘇峻攻大業侃即攻石頭峻果棄大業攻石頭在軍四十一年。明毅善斷。識察精密。人不敢欺。如斷武昌柳之類說者謂其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以孔明。砥柱中流賢于王導謝

安遠矣

按。士行望非世族。俗異諸華。拔萃阪落之間。比肩髦俊之列。超居外相。宏總上流。布澤懷遠。則嚴城盡柝。釋位臣王。則渝爲再寧。元規以戚里之崇。挹其鋒而下拜。茂弘以保衡之貴服其言而動色。望隆分陝。理則宜然。至于將屬雷屯。眉睎天府。潛有包藏之心。顧思折翼之祥。悖矣

名將韜畧世法卷之一終

名將奇籌二卷目錄

前五代名將

○秦謀將王　猛　○宋謀將檀道濟　○宋謀將王鎮惡
○齊藝將斛律光　○梁儒將韋　叡　○梁大將王僧辯
○陳良將吳明徹　○魏謀將崔　浩　○魏智將于　謹
○周謀將宇文憲　○周謀將韋孝寬　○隋鬭將楊　素
○隋智將韓　擒　○隋大將賀若弼　○隋藝將史萬歲
○隋藝將長孫晟

前唐後唐名將

○唐大將李孝恭　○唐藝將尉遲恭　○唐大將李　靖

○唐大將李　勣　○唐大將蘇定方　○唐藝將薛仁貴
○唐大將裴行儉　○唐文將唐休璟　○唐文將張仁愿
○唐忠將王　晙　○唐文將郭元振　○唐大將李光弼
○唐大將郭子儀　○唐忠將張　巡　○唐忠將段秀實
○唐大將李　晟　○唐文將裴　度　○唐大將李　愬
○唐大將馬　燧　○唐大將渾　瑊　○唐忠將李抱眞
○唐儒將王忠嗣

後五代名將

○梁謀將劉　鄩　○梁忠將王彥章　○唐大將李存勗
○唐謀將周德威　○唐謀將郭崇韜　○周良將劉　詞

新編八十六朝名將韜畧世法卷之二

前五代　宋齊梁陳隋共一百九十八年

秦謀將　王猛　猛字景畧北海劇人[illegible]中外諸軍冀州牧前司徒錄[illegible]陽郡侯

桓溫何等氣槩王猛被褐捫虱旁若無人。桓溫入關王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務捫虱而言旁若無人溫異之 鄧羌何等跋扈王猛玩弄狎侮如調獮猴慕容垂垂燕名將有開風振翮入雲霄之志傾心來降而詠使其子奔回如弄嬰兒的是猾手亦是老手景畧誠爲豪傑然非呂婆樓之汲引苻堅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猛安得進乎夫一飯之惠必且報之奈何不思所以報婆樓也

按景畧有經濟之才堪與管仲子產比肩堅擬之太公非其倫矣而乃以文王自比多見其不知量也且堅之於猛既言聽計從而輕以百萬之師敗于淝水何不記其臨歿之言乎然當時晉雖微弱猶爲中華正朔景畧不合事秦如彼才智以治秦者治晉晉亦當強乃徒爲秦用惜哉惜哉

宋謀將　檀道濟　高平金鄉人宋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征討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武陵郡

檀道濟宋之大有謀將也智力俱全而伐姚秦不戰而勝[illegible]謝晦本謂道濟與徐羨之同謀忽聞來逐不戰自潰 北討元魏唱籌量沙檀道濟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illegible]士卒[illegible]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 朝廷疑畏遂入義康之讒而自壞萬里長城文帝寢疾彭城王義康慮宮車晏駕道濟不復可制召道濟入朝妻向氏[illegible]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復壞汝萬里長城遂使魏人[illegible]

有飲馬長江之志，而馬至此。文帝石頭城之歎，追悔何及。

按，權公有料敵之明，識兵刑之法，豫班河岳，寵靈僾遲空，懷疑貳，屬霜日久，致彭城見閉，身為魚肉矣。術使下船還鎮，星言遄發，朱必便就擒戮。又使重書雖至，而飄然長往，即百義剿，其奈之何。

宋謀將　王鎮惡　北海劇人。宋征虜將軍，領安西司馬，贈左將軍，青州刺史，龍陽縣壯侯。

鎮惡王猛孫也。騎射不能及人，而有謀略，善果斷，喜論軍國大事。詐襲劉毅，聲言藩上。宋武帝謀討劉毅，王鎮惡請給百舸前驅，受命晝夜兼行，揚聲劉兗州上，荊州人以為信。鎮惡去城未上，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立旗安鼓，徑入城，衆從大城東門出，衆牛枚佛寺自縊。進攻長安，衣糧漂逐。武帝北伐，謀進取，討鎮北，乘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中，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既至，舍船登岸。渭水

迅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撫將士曰：此是長安城，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並已逐流，惟死戰可立功。乃身先士卒，攻陷長安城。為田子矯圖，竟死于屏人一語，惜哉。沈田子與鎮惡爭功，武帝將歸，私謂甲子曰：卿等十餘人，何懼鎮惡？時鎮惡與田子傳弘之壘，田子求屏人，因斬之。

按，鎮惡機神明敏，籌著功績，翔荊南，避豪勢，居上流。王師西伐，鄗定咸陽，斬偽王，克成之功，莫與為儔，實打破所寄圖之方召也。雖沈田子之猛獸，亦由高祖密使相圖耳，豈勇略震主者身危耶？劉裕之以鄧艾相方，頗效桑右，奈何不悟入關之日，收斂子女玉帛，不可勝計，既克長安，藏姚泓偽輦，諸者為有異志，豈太將軍所為哉。

齊勳將　斛律光　光字明月，朔州敕勒部人，金之子也。齊左丞相，都督，贈上柱國，中山郡公。

光馬面彪身，時號落鵰都督。光嘗從世宗出獵，見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頸，乃鵰也。丞相屬邢子高嘆曰：此射鵰手也。時人號落鵰都督。有罪撾杖，未嘗妄戮一人。光行兵，用匈奴卜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終不入幕，或終日不坐，身不脫甲胄，常為士卒先。有罪者惟大杖撾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為之死。擴地五百里，未嘗伐功，深為鄴敵所憚。讒言偵構，以遭誅，血跡剗之終不滅。乃以祖珽怨于祖珽穆提婆之徒，協謀啟帝殺之，血流于地，剗之迹終不滅。周武帝聞光死，遂復入鄴，曰：光若在，朕豈得至此。

按，光治軍整肅，式遏邊鄙，戰則前無完陣，攻則罕有全城，齊氏必致拘原之師，秦人無復啟關之策，功則美矣，所以居功者，未善也。既拒穆氏之求婚，又惡祖珽之儼蹇，怨其毒矣，而當孝寬之間諜，又乘之以入，所以死于劉桃枝之手。明哲保身者，當不如是。

梁儒將　韋叡　字懷文，京兆杜陵人。梁侍中，車騎將軍，散節賜鐃環，御刀，前中護軍，北平將軍，冊賜尹豫江雍三州刺史，贈開府儀同三司，永昌嚴侯。

懷文蒞事最勤，御下有恩，水軍步軍皆調度有方。行兵每緩服乘輿，手執竹如意指揮兵，而魏軍敗北。叡行軍，以慈惠為先，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詔叡侵魏，叡進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諸將遲疑，叡拊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乃進兵急攻之，中宿斫城拔。濟夜立營，而元英驚以為神。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梁武帝遣叡會景宗拒之，築壘相去，敵進，帝思詔叡，命叡于景宗營前夜掘長塹，立鹿角，截洲為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

按，六朝人才，韋叡為首。司馬溫公曰：其臨陣也勇，其執事也

敬其律已也嚴其與人也恵其居官也明功成身退明哲保身老猶教諸子以學三郎授尤明經史是時武帝方鋭意禪氏天下從風而靡獨自以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齊梁之世乃有此人耶

梁大將　王僧辯

字君才右衛將軍神念之子梁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前使持節太尉車騎大將軍侍中司徒尚書令鎮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揚三州刺史永寧郡開國公

僧辯器宇凝深風格詳遠元帝詔稱其學貫九流武該七畧鼓戰艦而疾行終敗侯景 侯景反僧辯率巴陵諸軍沿流討之攻景魯山仍攻郢景遣驍將宋子仙等因魁求輸郢城僧辯僞許之子仙謂爲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鼓躁而至大破擒之 據胡床而不動

遂斬賈明 初王僧辯討湘州賊陸納等賊衆大敗走保長沙僧辯乃命多壘圍之而自出臨視賊覘不設備其黨吳藏李賢明等蒙楯直進僧辯尚據胡床不爲之動指麾勇敢遂斬賢明賊乃退歸 在賊皆有凶兆在僧辯皆有吉兆乃知人謀固窮而其得天者亦不可誣也 郢州既平僧辯頻表勸進乃發鸚鵡頭中江而風浪師人懼僧辯再拜告天風止自是遂沉安流有群魚躍水飛空引導賊望官軍上有五色雲雙龍夾艦行甚迅速景自出戰僧辯大破之此亦天意非獨人謀也 惜其馭軍無法民茹其苦而曰民無怨讟失其實矣 僧辯雖有戡賊之功而馭下無法軍人鹵掠驅逼居人都下百姓緣淮號叫翻思景焉

按自侯景寇逆元帝據有上游以全楚之兵委僧辯將帥之任及赴平禍亂功亦著焉在乎策勛當上臺之賞敬帝以高祖勳庸之重推而繼體之尊涕泣宮闈汲汲理實亦僧辯位當將相義存伊霍乃受齊師僭立支庶苟欲行夫忠義何忠義之遠矣樹國之道既虧謀身之計又拙石頭之禍亦其自取之也

陳良將　吳明徹

幼孤性孝年十四家貧無以營葬乃勤力耕種時旱久苗稿號泣回天君數日苗已更生秋大獲足充葬用爲陣上將軍

明徹進逼壽春而退齊師乘夜一鼓而擒王琳 陳宣帝初命明徹北征進逼壽春齊遣王琳拒守明徹乘夜攻之中宵而潰齊兵退據相國城明徹遏淝水灌城城苦濕多病叔倉齊遣將景和來援明徹曰兵貴在速乃四面疾攻一鼓而擒王琳等送建鄴景和懼走 雖其窮蹙而降卒以憂憤而斃 宣帝詔明徹北侵周梁士彥率衆拒戰仍遏清水以灌其城之甚急明徹仍自決其堰乘水力以退軍至清口水力微細艦並不得度衆軍皆潰明徹窮蹙乃斷就周封懷德郡

按明徹之侵周也以鉄鎖貫車輪遏斷船路[illegible]不敵乃以疾篤而不能決戰又以水微而不得濟而是天不欲存陳懷德郡公之封豈其甘心至此憂憤成疾死不瞑目其一念忠勇萬古猶生矣

魏謀將　崔浩

字伯淵小字桃簡清河人魏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監秘書事東郡公

伯淵纖妍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前後克捷指揮有功 太武謂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指浩示之曰汝曹視此人纖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所懷乃踰于甲兵前後克捷皆此人導吾 風道在人而分騎奮擊大潰赫連昌之軍 武帝後討赫連昌昌鼓譟而前舒陣爲兩翼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浩曰賊前行不止後已離絶宜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 見月行掩昴而出其不備坐殄蠕蠕之國 魏議擊蠕蠕朝臣内外不欲行惟

浩既成之。詔此年月行攙劫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及軍到彼蠕蠕先不設備。於是分軍撥討。虜獲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衆。

按伯淵才義通博。究覽天人。政事籌策。時莫之二。所以自比子房也。世祖卽位。左右排毁。旣以公歸第。因欲修服食養性之術。又師寇謙之。受神中之訣。何不掛冠解組。負山而隱。竟被菹醢。亦闇于保身矣。然自古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之慘者。世咸謂汚蔑佛法。焚毁釋典。果報現前。誠然乎哉。後之蔑視如來。弁髦梵籍者。可以爲殷鑒矣。

魏智將 于謹

字思恭。河南洛陽人。魏柱國大于太師大都督大將軍前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恒州刺史新野郡文公

柔然乘出。竟以身免。此是懸其耳目也。謹每出常乘駿馬一紫一騮。賊所先識。乃使二人各乘馬突陣而出。賊以爲謹也。皆爭逐之。謹乃得入塞。其受命出師。以討梁也。令楊終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元帝殺兄譽。兄子詧請仇。遂據襄陽來附。且請師。命謹出衆討之。謹乃令楊忠等率精騎先據江津。斷其走路。謹悉衆圍之。梁王遣兵出戰。爲謹所破。外城遂陷。退保子城。翌日降。尋殺之。立蕭詧爲梁王。功成名遂。願退優閑。非老成見幾之明哲乎。謹自謂久當權。望隆位太。功名旣立。願保優閑。乃上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太祖識其意。曰。巨憝未平。公何得便爾獨善。遂不受。以茨叢之。

按思恭僕佐時之畧。逢啓聖之運。帷帳畫其謨謀。方面宣其膚績。擬巨川之舟楫。爲大厦之棟梁。其才謀有足稱者。及耆年望高。常以盈滿爲戒。羞沖然知足。知止不辱不殆云。周太祖旣崩。孝閔帝尚幼。觀其對中山公一言。欲以死爭定國步。尤其大節。凜然不可奪處也。

周謀將 宇文憲

字毗賀突。太祖第五子也。初封涪城縣公。周上柱國大將軍益州刺史齊王

文憲謀畧足以動衆。威名足以懾敵。伐栢爲菴。齊人疑懼。初周齊晉州。齊主日來。帝使永昌公椿。宇文盛崩。憲節度。憲密謂椿曰。汝今爲營。不可伐栢爲菴。五百軍去之後。賊猶疑。齊人果謂栢菴爲帳幕。不疑軍退。齊人遂追之。戈甲甚鋭。憲與宇文欣爲殿。拒之。斬其驍將。齊乃退。軍破後食斷都成功。帝又命憲攻晉州。齊人大陣於營南。帝召憲馳往觀之。憲反命曰。請破之而後食。帝悅。旣而諸軍攢進。應時大潰。齊王走。馭馬表智于童兒。文帝時。有獻諸色良馬。惟其所擇。憲獨取其純者。帝問之。曰。馬色類旣殊。或多駿逸。若從軍征伐。牧圉易分。帝喜曰。此兒智識不凡。金寶助軍以東討。成其事。及大將出。帝將東討。宇文憲獻表上金寶等一十六件以助軍。帝不納。以憲表示公卿曰。人臣當如此。朕貴其心耳。乃威名日重。幼王生嫌。旣給于智。察其動靜。又令孝伯。鴆以三師。冤哉縊也。宣帝之酷。於斯而極矣。

按齊王。亦姿傑出。屬介弟之地。握上將之權。智勇冠世。攻戰如神。敵國繫以存亡。身命由其輕重。比之異姓。則方召韓白何以加焉。挾震主之威。屬道消之日。斯人而嬰斯戮。君子是以卜周祚之不永也。

周謀將 韋孝寬

本名叔裕。京兆杜陵人。周上柱國行宜元帥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前行宜陽郡事南兗州刺史雍攝南汾州事贈大傅襄公

孝寬事周謀齊。善用間諜。善爲籬禦。守玉壁而高歡攻之不克。家州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或掘長塹。或起土山。或積柴。或縱火。或縛松灌油。百計攻之。孝寬亦百計拒之。高歡無如之何。詐手書而反間離間。遂擒。陽遣其牛道常扇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諜人訪獲道常手迹。令善書者作道常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爲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遂至蘭...果

道常不用其計孝寛乃出奇兵掩擊之道常及琛等韋孝寛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孝寛爲神武軍圍齊遣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寛報云孝寛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高歡苦戰六旬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

拔兵莫徵于鬬孝寛詐作手書而間叚琛僞作謠言而誅明月。徵之至也。守玉壁而神武不能拔。是爲守則固也。以金貨啗齊人而知其動靜。是爲因鬬也。築城以遏山胡之亂獻策以著平齊之功。守五門以卻陳人之師。足以觀其老成練達矣。

隋鬬將

楊素 字處道弘農華陰人隋太子太師司徒尚書令楚國公前尚書左右僕射内史令上柱國行軍元帥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越國公贈光祿大夫太尉弘農河東絳郡臨汾文臣河内汲郡城平上黨西河十郡太守景武公

處道善治舟師。善出奇兵。除鹿角爲騎陣而達頭大破。高祖時突厥達頭可汗犯邊令素將討之先是諸將慮胡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抗突鹿角爲方陣騎在其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陣達題之曰此天之所以錫我也遂進逼素奮擊大破嚴誅責。錄微功。而士樂從。素禦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將臨寇輒求人過而斬之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將陣先令二三百人赴敵陷陣則已不然無問多少悉斬之復進仍然將士股慄無不克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故素雖嚴忍士亦願從清河公即江神陳人望之而震懼矣。素教進取陳之計隋高祖以素爲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硤至流頭灘敗陳將戚欣素率水軍東下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視其善治舟師善出奇兵。不可謂非虎將也。惜治兵太嚴。殺戮太慘。不可訓也。素先令三百人嘗敵不能陷陣悉斬之是祖殺士卒過半之意然太慘不可法

拔越公受阿摩許多金寶遂爲阿摩畫許多計策而奪嫡篡位矣然相疑相猜卒其速死阿摩不以爲德反以爲讐則亦何益之有高祖龍飛掃清六合掃奴氛于牛斗江海無波推驍騎於龍廷何奴遠遁奇策弘勛足爲一時之傑然專以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陷君於奢侈謀發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身倖得免子爲亂階墳土未乾闔門殂戮積惡餘殃子孫殄滅詎非多行不義殺戮過多之顯報歟

隋智將

韓擒 字子通河東垣人隋上柱國加上儀同京州總管廬州都督新安太守永州刺史新義郡公別封壽光縣公

擒有文武才。夙著威名。宵濟采石而攻其無備。高祖大舉伐陳以擒爲先鋒擒率五百人宵濟襲采石守者皆醉擒遂取之進攻姑熟半日而拔兵不血刃而直取金陵。時任蠻奴爲賀若弼所敗降于擒擒以精騎五百人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奴撝之曰老夫尚降諸君何事衆皆散走遂平金陵執陳主叔寶後與賀若弼爭功上前擒曰臣以五百騎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隋韓擒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將死時鄰母見擒門下甚盛毋怪而問之曰我來迎王忽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擒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也曰閻羅王子弟欲撻之擒止之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斯亦足矣疾數日卒

按自晉室衰微中原分裂陳氏憑長江天塹之險自謂人莫能窺高祖將一函夏而韓擒以爪牙宣其力而名塞于宇宙盛業光于天壤功在賀輔伯之上帝乃屈禮輔伯登以賀弼手帥而韓爲先鋒耶然韓屢世將家威聲動於敵國既破名

遂身全旗幾少伯子房之儔矣及其卒也不聞聖諡豈有司劾𢶊放縱士卒淫汚陳宮故猶恤其恥

隋大將　賀若弼

字輔伯河南洛陽人隋上柱國右武侯大將軍前右領軍大將軍賜雉尾扇曲蓋吳州總管壽州刺史宋國公

輔伯立功於隋全在智謀因交代而襲徐州 隋大舉伐陳先是弼請緣江防人交代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謂大軍至悉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及此弼以大軍濟江陳人不覺襲南徐州拔之 **論三將而知優劣** 煬帝在東宮嘗謂弼曰楊素韓擒史萬歲皆良將優劣何如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是鬭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大將誰弼曰唯殿下所擇 **惜其不善居功以致大禍** 帝時為大帳下可容數千人召突厥啟民可汗饗之弼以為太侈與高熲私議被奏竟坐誅時年六十四矣

按輔伯論將其衡鑑極精當矣而遂欲以大將自許而忽楊韓史三公未可俛而為之下也且不思煬帝之猜忌乎昔韓信對漢高祖將兵之問而自負多多益善竟取鍾室之禍古曰禍從口出言不可以不慎也弼何不遵父敦臨刑刺血之誡而反以怨望取罪乎第其不殺蕭摩訶大有翼德義釋嚴顏之風矣

隋藝將　史萬歲

京兆杜陵人隋上柱國開府儀同三司上大將軍上儀同領車騎將軍上開府左領軍行軍總管河州刺史太平縣公

萬歲雄畧過人每行軍用兵之處未嘗不身先士卒殺挑驍而突厥不戰 竇榮定之擊突厥也史萬歲詣軍門請自效榮定素聞其名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令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遂引軍去 **聞名而達頭大奔** 突厥犯塞萬歲率張定和李藥王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遣使問曰隋將為誰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曰得非敦煌戍卒乎曰是也達頭懼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大破之斬數千級 **但治軍不整緒大率與李廣相似**

按史萬歲智勇兼人善撫士卒皆樂為之死北却匈奴南平夷獠兵鋒所指威驚絕域論功伏氣忤犯權臣楊素死非其罪人皆痛惜況其志烈邁衆出當推轂之重入受爪牙之寄雖馬伏波之威行南裔趙充國之聲動西羌語事論功名一時也但因萬歲二字而仆碑不服武侯之神算遂有愧于千古勝事矣

隋藝將　長孫晟

字季晟隋右驍衛將軍相州刺史左領軍將軍上開府儀同三司前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泰川行軍總管贈司空上柱國齊獻公

良將固以韜鈐為上而騎射亦不可以不工晟穿楊破的突厥聞其弓聲謂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 隋時突厥達官來降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電為比一何壯也 **一箭雲間落二鵰大手段威行域外夷人安得不驚服哉** 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于周以趙王招女妻之遣晟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後使人皆不禮獨愛晟每共遊獵常有二鵰飛而爭肉因以兩箭與晟曰請射取之晟乃彎弓馳往遇鵰相攫遂一發而落之

按長孫氏爰自代陰來儀京洛門傳鍾鼎家誓山河漢代八王無以方其茂績張氏七葉不能喻此重光晟體資英武兼

包奇略。因機制變。懷彼戎夷。傾巢盡落。屈膝稽顙。塞外絕壃鏑之旅。肖橋有單于之拜。惠流邊州。功光五府。保茲爵祿。不亦宜乎。

唐 姓李名淵。共二十主。合二百八十九年

唐大將　李孝恭 官左僕射行軍元帥揚州大都督前荊湘道信荊二州總管隴司空河間元王

孝恭少沈敏。有識量。高祖已定京師。拜山南招慰大使。行兵不殺。巴降。得招撫之道。縱艦江中。而蕭銑降。蕭銑據江陵。孝恭進荊湘道總管。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銑二十鎮。縱戰艦放江中。諸將疑其棄之資賊。孝恭曰。銑之境地險。士衆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內外憂。今銑瀕江鎮戍見艦舳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即進兵。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矣。盃酒化血。而公祐破。輔公祐反。詔孝恭討之。將發。大饗士。杯酒化爲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自如曰。公祐禍惡貫盈。杯中血乃賊

臣授首之祥乎。盡飲罷。公祐將馮惠亮拒險邀戰。孝恭堅壁不出。遣騎兵絕糧道。祖尚選精騎以待。惠亮敗之。乘勢拔其別鎮。公祐窮。棄丹陽走。騎窮追生擒之。江南平。懋功出奇。其深于用兵者乎。

按。隋亡時。盜賊徧天下。皆太宗身自討定。謀臣驍帥。並隸麾下。無特將專勳者。惟孝恭獨有方面功。以自見。可謂宗室之傑出者也。孝恭沈敏。知兵。其最若縱俘棄賊。而不阮放戰艦以疑敵。妝子弟而爲質。飲杯血以安衆。師使藥師應變。懋功出奇。鮮能過之矣。

唐驍將　尉遲恭 字敬德。朔州善陽人。唐開府儀同三司。鄜夏二州都督。涇州道行軍總管。右武候大將軍。以本官行太常卿。左一馬軍總國鄂國公

恭初從宋金剛。及金剛敗奔突厥。乃與尋相舉地來降。從秦王世充。尋相叛去。諸將疑恭。因之。太宗引見臥內。賜金䑐。去曰。恭上若叛。豈在尋相後。引入臥內曰。丈夫意氣以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因賜金。以贈之。恭思報効。躍馬入陣。而救王於單雄信。唐太宗獵榆窠。會世充自將兵數萬來戰。單雄信驍將也。騎直趨王。恭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乃翼王出。率兵還。戰。大破之。大呼致師而敗竇建德。竇建德營板渚。秦王親伏弓矢。恭援槊且與大呼致師。建德兵出。乃稍引卻。殺數十人。衆進。發伏兵大破之。其驍勇大過人矣。

按。儒者每侮武夫爲麤人。敬德戲齊王三奪其矟。毆道宗。秦恥左。服麤之甚矣。是其立功雖崇。而居功未善。非遇太宗。則亦爲唐之韓彭矣。然太宗高麗之討。不聽其言。無功而還。其料敵亦何審也。始終超拔白袍將爲國得人計也。且決計誅隱巢。又不窮治隱巢支黨。固爲秦王計。亦恭之自爲計也。孰謂恭爲莽男兒哉。

唐大將　李靖 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唐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西海道行軍大總管前光祿大夫兵刑二部尚書檢校中書令荊州刺史贈司徒并州都督景武衛國公

藥師舅韓擒虎。每與論兵。嘆曰。斯人可語孫吳。隋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蕭銑據江陵。機神速。而取之。銑據江陵。詔靖行軍總管。將秋潦濤瀨漲。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雷不及掩耳。孝恭從之。後銑降。公祐據丹陽。出不意而擒之。輔公祐據丹陽反。詔李靖佐孝恭討之。靖曰。惠亮方持重。待公祐計。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惠亮援公祐。擒矣。孝恭聽之。水陸皆進。殺傷萬餘人。惠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祐得出。追擒之。江南平。夜襲定襄。遂空漠南之地。帝方圖進取。詔靖李勣[illegible]爲邑。取惡陽嶺。頡利大驚。曰。兵不空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靖縱諜者離其心腹。夜襲定襄破之。[illegible]

摧吐谷之夷吐谷渾寇邊帝謂侍臣曰靖能復起爲帥乎靖見房玄齡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以爲[illegible]行軍大總管靖決策深入國人多降吐谷渾自縊死破突厥而行人唐儉不血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謝罪以靖爲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唐儉安修仁慰撫靖謂副將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督兵疾進遂斬俘無算明誣罔而鬪門賓客皆謝功大而主不疑雖古哲人何以尚茲

按藥師起于羈旅之餘韓擒虎牛弘楊素皆極口稱贊肯相內眼不識英雄欲斬之至爾秦王非有相知之素爲之請命許紹非有平生之雅爲之乞恩則平吳破突厥定吐谷渾實秦王許紹之力也世言藥師精風角鳥占雲祲孤虛之術是不盡然特以臨機果料敵明慮禍遠雖遭蕭瑀高甑讒譖而終能自保眞智將也

唐大將　李勣

字懋功曹州離狐人唐太子太師遼東道行軍大總管檢校洛州刺史洛陽宮留守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鄭光祿大夫并州都督通漢道黎州二總管贈太尉揚州大都督貞武英國公

勣本姓徐名衛南家富喜施其爲人也不背李密而邀乎功賞隋大業中翟讓爲盜勣年十七往從之勣說讓推密爲主後密歸朝廷其地未有所屬謂長史郭孝恪曰人衆土宇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爲己功勣恥之請自上之使至高祖訝無表使者以意聞帝喜曰此純臣也久守荊州而賢于長城勣守荊州十六年以威肅聞帝曰今我用勣守荊突厥不敢南侵賢于長城遠矣戰勝推功士卒爲之盡力奇寵禍變辭命不足成功勣用兵多籌算料敵應變皆契事機戰勝必推功於下得金帛盡散之士卒故人樂爲之用臨事選將必相其奇龐福艾者遣之或問其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以成功名勣病太宗爲之翦鬚和藥勣卒太宗爲之起冢陰山其遭時遇主爲何如

按人之大倫有五君臣而下朋友爲重李懋功請納官以贖單雄信可謂一死一生交情乃見矣至以老成輔幼主會房帷易奪委誠取決胡爲營私畏禍捐大節不可奪之義不負李密何負太宗耶余每羨其爲佐命之功臣而未許其爲輔相之忠臣嗣是武氏奮而唐之宗屬殘滅及其孫率人之忿舉兵覆宗至掘冢而暴其骨嗚呼豈非一言喪邦之明鑒歟

唐大將　蘇定方

名烈冀州武邑人唐京州安集大使左武衛大將軍神兵道大總管贈左驍衛大將軍幽州都督邢國莊公

定方少年驍悍所向無前乘霧潛進而馳殺突厥從李靖襲突厥頡利牙帳[illegible]口霧數馬二百爲前鋒乘霧行去賊一里許霧霽見牙帳馳殺數十百人頡利及隋公主遁去靖亦尋至餘衆悉降追擒而擒縛賀魯其討賀魯也會天大雪史那步休息定方曰虜恃雪方止營謂我不能進若縱使遠遁則不能擒速勒兵進至雙河與彌射步眞合定方縱擊破其牙下數萬人悉歸所部賀魯走石國彌射子元爽以兵與蕭嗣業合俘賀魯以還此誠合于兵法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武功之競於斯而極

按大將立功于外廷臣輒以文法束縛之其爲所沮抑而不得展布者皆是也生不蒙封賞死不被褒贈至末世而尤甚矣如定方功在社稷孰不之後有司何嘗論而不言耶帝之譴詞侍臣聖人之心也

唐藝將　薛仁貴 絳州龍門人唐瓜州長史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前鷄林道總管右武衛大將軍贈左驍衛大將軍幽州都督平陽郡公

仁貴少貧賤其妻勸以遇時以圖功名乃應募從天子親征高麗白衣自標而所向皆披靡 王師攻安市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拒戰太宗命諸將分擊之仁貴欲立奇功乃着白衣自標顯持戟腰鞬兩弓所向披靡帝馳問白衣者誰曰薛仁貴也帝召見嗟歎授遊擊將軍 免胄示虜而三箭定天山 仁貴討突厥元珍突厥問曰唐將謂誰曰薛仁貴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稍遁去○時九姓十餘萬令驍騎數千人來挑戰仁貴發三矢殺三人於是虜氣懾悉降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 唐所以威震夷荒斥大封域者皆藉此虎臣為之牙距也

荻白雅將之名垂千古而余讀本傳其不滿于公者有五仙

蓼河之役取所部為妾為有司劾奏一也九姓之眾可十萬既降而悉阬之二也副鄭仁泰而多納賕遺三也大非川之敗與吐蕃將論欽陵約和乃得還四也郭待封既隸麾下而違節度而不能正軍法五也魏元忠劾其棄軍喪師脫身以免罪止削除何以徵遺公亦難以自解矣惟脫兜鍪以示突厥元珍六有英雄氣槩耳是可喜也

唐大將　裴行儉 字守約絳州聞喜人唐金牙定襄二道行軍大總管前禮部尚書檢校右衛大將軍安撫使吏部侍郎贈幽州都督聞喜縣獻公

時蘇大方為大將軍謚行儉以許術止營致祭而雪徹風恬 時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裴行儉請立波斯王路出二蕃可權以制之帝因詔行儉冊送波斯王猶莫賀延磧風聯晝冥道皆迷將士饑渴行儉止營致祭俄而雲收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 偽云開獵而襲虜都支 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百人自隨陽言大熱駐兵須秋都支覘知之不設備乃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閑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趣召都支都支本與遮匐約及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人詣營謁遂擒之 從營則風雨暴至 突厥阿史德溫傅反詔行儉討之大軍次單于北暮已立營塹濠既周行儉更命徙營高崗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果至前立營處水深丈餘眾皆駭嘆 賞功則兼受二職 俘至京師帝親勞宴曰行儉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擒可謂文武兼備矣其授二職即拜禮部尚書兼右衛大將軍 通陰陽曆術每戰豫道勝日善知人所引偏裨若程務挺郭待封等皆為名將

荻文武二子延分道而馳唐興鮮有能兼之者守約假立波斯王而擒都支遮匐之子弟縱反間而致伏念執溫傅來降揚

言大熱而駐軍偽畋詐為糧車而伏兵突殺營塹已開而命徙高岡恥渾濬之事而稱疾不出工草隸名家而奉詔寫文選可謂文武兼備矣帝命兼授二職洵不忝也

唐文將　唐休璟 名璿京兆始平人唐特進尚書右僕射朔方行軍大總管前檢校吏部尚書輔國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夏官尚書檢校幽營等州都督安東都護同鳳閣鸞臺三品右武威金吾二衛大將軍右肅政御史大夫持節隴右諸軍副大使贈荊州大都督宋國忠公

休璟謀畧足以籌邊威名足以服遠其為將也破甲先登六戰皆克 吐蕃將趨莽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入洪源休璟臨陣望之謂麾下曰莽布支新將皆貴臣酋豪子弟騎雖精不習戰吾為諸君取之乃被甲先登六戰皆克 洪源之戰其勇無比 吐蕃來請和既宴使者屢視休璟武后問故對曰洪源之戰是將軍多殺吾士卒其勇無比故識焉擢為大將軍 儒者而號曰知兵

而險阨悉計。休璟以儒者兼知兵，自碣石踰四鎮，其間綿亘地幾萬里，山川夷阻，障塞之要，皆能言之。

八十，猶託權近以冀復用。因見賀婁尚宮方用事，乃為子娶義女，故復起宰相，然其不免于評論也。

按，武人每菲薄文士，而曰長鎗大劍安用毛錐，此可以警庸人，未可以輕棄傑也。唐休璟授易于馬嘉運，傳禮于賈公彥，沖然儒者也，而熟練邊事，行師料敵，未嘗敗衄，蓋在周道務、崔智辯之上。楊再思、李嶠輩十不當一也。武后雖女主，而知人善任，幾與太宗等矣。特年老而猶求用，亦昧知止知足之戒矣。

唐文將　張仁愿

華州下邽人。唐鎮軍大將軍兵部尚書，遷右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攝御史大夫，并州都督長史，朔方軍總管，右肅政臺中丞，檢校幽州都督，贈太子太保韓國公。

武后時，監察御史孫承景，仁愿問破敵曲折，俱不能行，仁愿劾奏貶之，代為中丞。檢校幽州都督，築三受降城，以絕默啜之入寇。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界，時默啜悉兵西擊，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北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六旬而三城就。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不置壅門關，以厲士卒之出拒。初建三城也，不置壅門曲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賊退安，寇至當併力出拒，有回望城者輒斬，何事守備，退恤其心哉。信為北邊良將，嘗與李靖、郭元振、唐休璟並稱勳業矣。

按，世知三受降城之名，而不知仁愿之功何也。默啜之敢于南侵者，以漠南無重軍，而河北無兵之據其後也。有此城而守則固，有此城而不置壅門，而置則怯。仁愿用意深遠非誰……元帥將十二年，不知即唐休璟……又御史郭弘霸稱武后

為彌勒佛身，張嘉福、王慶之請以武承嗣為皇太子，仁愿正色拒之。品過李勣遠矣。

唐忠將　王晙

滄州景城人。唐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充朔方軍節度大使，前左散騎常侍，朔方行軍大總管，攻御史大夫，銀青光祿大夫兼源州都督，并州都督長史，安北大都護，贈尚書左丞相，清源忠烈公。

[illegible]方。於虜之入寇者，設奇兵以敗之；於已降者，欲徙南方以[illegible]。奇兵七百易胡服，而夜襲吐蕃，皆得與矣。上策。吐蕃以精甲十萬寇臨洮，晙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合，料奇兵七百易胡服夜襲之……[illegible]獨與郭知運不協，致功業不終，惜哉。[illegible]……泉石……郭知運與晙討之，晙奏朔方兵力有餘……晙所降，郭知運……

按，史稱王晙感慕節義，有古人風。嘗考桂州都督周慶貞，欲必殺劉幽求，晙不忍其無罪就戮，上疏申救。君子不受宮人之賜，而引父子君臣之明于分義，賞矣。合三事觀之，亦可槩見矣。及卒後，王晙討突厥於幽州，言戰鼎見晙為部將，麾兵赴敵，則九原之下猶耿耿也。天子嗟嘆，使祭晙廟，復其子孫云。

唐文將　郭元振

本名震，魏州貴鄉人。唐朔方軍大總管，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前涼州大夫，前涼州都督，贈太子少保代國公。

元振在武則天朝，不許欽陵之請，而欲和吐蕃以間之，制來要，以絕虜患，闢屯田以致豐稔，由殺烏質勒，而子娑葛怨。西突厥酋

烏質勒部落盛彊，欵塞願和，元振即牙帳與計事，會大雪，[illegible]
立不動，至夕凍烈，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會罷即死。
其子娑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襲擊，解琬勸元振夜遁，元振不
從，堅卧營中，無疑者。明日素服往弔，哭甚哀，爲留十日助喪事，
娑葛感義，更遣使獻馬駝牛羊。**治涼州而州無虜害。**時蕃寇京都督，郭元振爲都督，州境輸[illegible]
百里，虜來必薄城下，元振始於南峽口置和
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束來自是州無虜患。**又抗疏以明闕啜**
所詰不可從，朝廷不省，遂至激變。宗楚客之罪，可勝誅哉。楚客受闕
啜忠節金，請擊娑葛，娑葛遣書于元振自明無罪，元振奏其
狀，楚客大怒，誣元振有異圖，元振乞留定西土，不敢歸京師。睿
宗立，召還安西，酋長
皆哭，一路且酒迎送。

按玄宗誅太平公主，時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皆走，獨元振
總兵扈帝，事定，宿中書十四日，帝德之，進封代國公。諸宰
相亦知機否，且縱其懷鳥獸之心，難以化誘懷服，元振久戍
邊城，一旦召入王門，去涼州[illegible]城中，且並將衆，進於
叡何修而療此哉。後之爲邊帥者，當奉以爲洪範矣。

唐大將　李光弼

營州柳城人，唐太尉兼侍中，[illegible]
師知河南等五道節度行營事兼[illegible]
儀同三司中書令河中尹晉絳等州節度使大
下兵馬副元帥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兵部尚書
門下平章事檢校司徒司空
鄭國公贈太保武穆諡臨淮王

光弼治軍尚嚴，用軍先謀，掩旗息鼓，襲擊賊營，挾詐請降，幾擒
賊師。李光弼討賊，將史思明[illegible]沿河而軍，思明雖數困，然猶逞
其銳，[illegible]光弼[illegible]思明[illegible]賊五千至[illegible]光弼[illegible]之，挾詐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惟代子儀於朔方之速，旗幟精明。[illegible]
兵攔不即付兵，光弼怒收繫之，僧使者至，開衆御史中丞光弼
曰：衆有罪已前繫，乃斬衆以殉，威震三軍。○乾元初入朝進拜
侍中，代子儀爲朔方節度使，營壘士卒麾幟
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諸將全心忘死生**
於韁刀之納，士人盡力，視緩急於手旗之揮。初戰時光弼納刀
於靴曰：戰危事，吾
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一有不捷，當自剄以謝天子。○賊帥周
摯攻太清，攻北城，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
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麾旗
三至地，軍畢奮，賊衆潰敗，擒周摯，太清挺身走。**驅賊馬于河清之**
間，降二將於野次之壘。太清襲懷州守之，光弼進圍懷州，思明
來救，光弼再逐北，思明屯兵河清，將渡
河絕餉路，光弼壁野水渡，既夕還軍，留牙將雍希顥守，曰：賊將
高庭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
與偕來。是日思明果召日越，將五百鐵騎夜取之，越將至，光弼下日
我受命云何，今顧獲希顥歸，不免死，遂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
待之，表授右金吾大將軍。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
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必易之，謂得逆取，必命
來襲，必許以死，希顥無名，不足爲功，日越懼死，不降何
待。高庭暉才出日越之右，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天下服**

其威名，若北邙之敗，則懷恩違令所致，不可[illegible]
朔言賊方銳，未可輕動，僕固懷恩恥光弼功高，陰倚[illegible]
師訐光弼，不得已命李抱玉守河陽，次北邙，光弼使[illegible]
恩不從，賊委物偽遁，懷恩軍爭剽掠，伏兵盡發，官軍
大潰，懷州復陷，帝以懷恩違令覆軍，詔召光弼入朝。

按臨淮王善取軍，賞當功，罰當罪，威是以立，功是以成，止息
干城，備閱三昔，乃歸府，納刀于靴中，操一死以報國，此其忠
誠可以質天地而泣鬼神，而竟爲朝恩、懷恩所娼嫉，長禍
徐君臣嫌疑，惜哉。或者論臨淮王法令甚嚴，違令輒斬，懷
恩以違令覆軍，何不直正軍法，豈與朝恩比而貝錦遂掣其
肘而含忍也歟。嗚呼，光弼蘇有不擇位之誅，而魚程二閹，讒
諂蔽明，良足畏矣。

唐大將 郭子儀

華州鄭人。唐尚父太尉中書令。天下兵馬副元帥前留守東都東畿山南東道河南諸道行營元帥司徒代國公尚書左僕射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總節度贈太師忠武汾陽郡王

子儀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累遷副都護。安祿山反。詔子儀為朔方節度使。與李光弼合兵東討。破賊揚兵。擣壁賊不得息。河中乏食。自耕百畝。安祿山反詔郭子儀與光弼合兵討之敗賊將蔡希德精兵先悉思明子儀與破之于是晝揚兵夜擣壁賊不得息○河中早軍士乏食子儀躬耕百畝以帥民耕而軍中未決戮一部將以狗王琳為閉道破之 頼以免。胄釋甲見回紇而大破吐蕃。僮僕數人遊敬章而閉怨愧服。李懷恩誘吐蕃回紇黨項數千萬入寇京師大震詔子儀屯涇陽子儀單騎出見回紇回紇皆下馬拜初吐蕃引去因追敗之下雲中朝恩又嘗約子儀修元載使人告不利公其下欲甲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

莊嚴既遁收國家兩造之功。揚縮平章。減坐中聲樂之半。安慶緒聞王師至遣莊嚴悉衆十萬助張通儒子儀遣又至儀以往者不及賊營 取士必得其人。子孫衆盛俱以功名顯揚當世。寧直自以其身為天下安危二十年而已。

按天寶末安祿山發。幽陵外門內託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遂北諸不反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贅斿。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略平。遭讒惎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上道無纖介自嫌。及被圍涇陽。單騎見虜。壓以至誠。猜忌阻謗。命方永亦出。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及光弼畏偪不終。而子儀完名高節。爛然獨著。福祿永終。雖齊桓晉文。比之為偏。

唐史臣裴垍稱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嗚呼。垍誠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蓋盛德後云。

唐忠將 張巡

鄧州南陽人。唐御史中丞副河南節度使贈揚州大都督忠烈公

房琯劾古法。用車戰。遂變師於陳濤。誰能克復兩京哉。巡守睢陽以孤城抗強賊。前後四百餘戰。惟以君臣大義激勵士卒。得其死心。不規規古法之是依。張巡守睢陽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巡行軍不依古

法教戰士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合烏散勢有同異臨機應變在于呼吸之間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兵將相識人自為戰不亦可乎

雷萬春六矢而不動。南霽雲一射以退賊。賊將令狐潮圍雍丘張巡使郎將雷萬春潮相問語萬春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張巡遣南霽雲各將兵直衝賊營巡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剡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子奇乃收兵退 卻食絕力竭。且誓依城以殺賊。與許遠共為睢陽保障。圖像凌烟閣。至今祠享。英靈不泯。蓋忠貫天日。直亘萬古而猶生也。

按張中丞初率吏哭玄元皇帝祠。而起兵討賊。及六將以勢不敵議降。中丞又設天子畫像於堂上。率軍士朝。引大義而斬之。是皆以忠義鼓士氣而勵人心。以故大小四百戰。抗

二千百卒十餘萬食人三百口至力屈城陷與姚誾等三十六
人同時遇害而唐全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張巡許遠相繼
死節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畀名無
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

唐忠將　段秀實 字成公汧陽人官檢校禮部尚書行軍司馬兼御知兵馬使前御史中丞知奉天行營事涇州刺史贈太尉忠烈張掖郡王

秀實六歲號孝童及長沉厚能斷慨然有濟世意嘗從高仙芝
破虜代宗走陝白孝德薦爲涇州刺史時郭子儀子晞以檢校
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士卒十數人入市取酒刺殺酒翁秀實置
士卒以法俾騎見晞解甲請罪 秀實詣晞營士卒斷首植槊門外一營鼓譟秀實獨詣晞營……一人

雜纂世法　二卷　名將　二十四

……諭以副元帥功勳不可忘今爲暴亂本…… 晞聞此左右解之曰幸公教晞敢不從命 朱泚作亂
僞迎天子召秀實等計事秀實奪笏擊泚面唾大罵死之 秀實謀……
有衛殺賊諸公識畀力相應翼日泚召秀實欲出之秀實……
西大罵執休誅其衆笏擊泚中額流血秀實知無復計死遂
遇害
帝在奉天恨用秀實不極牙垂涕悔恨詔贈太尉謚忠烈

按叙段太尉行事救高仙芝于恒邏斯倪……之赴靈武助
李嗣業之葬賊郭晞之軍僨焦令諶之穀徙涇州之兵治馬
璘之喪倒用司農之印當時亦不能盡信於君及臨大節不
可奪而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嗚呼然則死猶生矣厥後朱泚
走涇原忽馬上叩頭稱乞命見段司農劉海濱杖戈拋戟額
盡驗顧難千一百歲後其英烈凜凜如霜烈日可畏而嘉矣

唐大將　李晟 字良器洮州臨洮人官司徒兼中書令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兼行營副元帥贈太師西平郡忠武王

大曆初李抱玉表晟爲右將軍帝出奉天有詔拜神策行營節
度使錦裘繡帽建渭橋之勳而獨當一面 李晟討朱泚主武俊壁東渭橋李懷光屯軍咸陽不欲晟當一面請與晟合晟每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懷光望見惡之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襮爲賊餌哉
且乘氷渡洛以破田悅趨定州以圖范陽而武俊解圍挾懷光
撓軍之謀釋令言諜者之縛智深而勇沉豈諸將所易及 史稱其加尊公敎等又謂耗
誠天生李晟以爲社稷計也 懷光陰通朱泚公尚須議一麪地 懷光反晟提孤軍橫當寇鋒而以信義感激衆士擒賊殆盡此率殘卒萬餘人西走田子寺追之餘黨悉降帝感泣曰天生李晟爲社稷計非爲朕也
且忘身殉國義不顧家此其忠誠可以貫日月而泣鬼神尤

雜纂世法　二十五

人之所難能也 晟擧家陷賊中左右以爲言晟曰坐下安在 泚使史駮擊門曰公家無恙晟叱斬之此皆其
國爾忘家之忠義 唐忠臣不多見也 年六十七薨帝聞流涕配享德宗廟廷唐朝
優遇始終無與比者有十五子愿憲愬最著

按西平王之屯東渭橋也朱泚逼京師李懷光反咸陽河北
之叛相王李納衛河南李希烈趙鄭汳主無積貲輸糧提孤
軍抗擧賊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者徒以忠誼感人故豪英
樂爲之死耳至師收長安而人不知雖三王之佐無以加之
可謂仁義之師矣嗚呼功能存社稷不能見信于庸主卒奪
其兵哀哉雖然功蓋天下惟退可以免禍四子世似其勞是
宜有後哉

唐文將　裴度

字中立河東聞喜人官中書令侍中司徒平章軍國重事開府儀同三司前檢校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守司空金紫光祿大夫弘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山南東道淮南彰武軍三節度使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鎮州行營招討使贈太傅加贈太師謚文忠

度初擢進士第以宏詞舉賢良方正異等憲宗朝遣度宣慰魏博六州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度誓不與賊偕存遣李愬雪夜入蔡州而元濟就擒

王師討蔡度以中丞視行營諸軍事奏攻取策與帝意合時討蔡不利他相李逢吉王涯建言罷師惟度請身督戰誓不與賊俱生即以宰相領淮西處置使屯郾城時諸道兵悉中官統監度奏罷之使將得專制軍令一戰氣倍未幾李愬夜入懸瓠縛元濟以報度入蔡除苛政民始知有生之樂

時皇甫鎛厚賂結吐突承璀並同平章事度極陳以為不可出為河東節度使穆宗即位朱克融王廷湊亂河朔加度鎮州行營招討使又

元稹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度三上表請乞罷黜弘簡與稹時權傾側目以李逢吉代度相出度為山南西道節度使韋處厚上疏請敬宗召用

處厚疏云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諸侯息兵今裴度擯棄于外所以馮唐知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敬宗詔復度輔相平章事

帝崩定策誅劉克明等迎立文宗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度自見功高位極稍詭迹避禍於是牛僧孺李宗閔輔政媢度功又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加中書令閹豎擅威天子擁虛器不復有經濟意乃退休綠野堂

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詩酒相娛不問人間事

年七十六薨名震四夷功高千古人比之郭汾陽云

子義封為汾陽王憲宗嘗賜公玉帶一圍公臨薨却進使門人作表皆不如意乃令子弟執筆口占狀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間謹却封進聞者歎其簡切

按憲宗討蔡前後四年元濟外連強臣刺宰相及用事者沮駭朝謀惟天子赫然排群議任度政事倚以討賊身自督戰遂平淮西非獨破賊之難任度之難也韓愈頌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其知言哉穆宗不君憸人腐夫乘釁構詆而度遂無顯功非前智而後愚也用不用異也前史稱度晚節頗浮沉為自安計又曰宰相位高望重宜集思廣益何至杜門謝客自蔽其耳目乎是不然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度何訾云觀其還帶之陰騭超世夫郎之識量出群任平章者讀裴晉公傳可以興高山仰止之思矣

唐大將　李愬

字元直晟子也官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尚書左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前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隋唐鄧節度使涼國武公

愬有籌略善騎射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高霞寓既敗以袁滋代將復無功愬求自試

愬以節貴子求自試宰相李逢吉以愬為可用遂師唐鄧可謂具眼庶幾酇侯之物色淮陰矣

乘雪夜進軍成平蔡之功而以賊討賊以擒元濟

李愬討吳元濟擒捺將丁士良吳其才不殺士良曰吳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陳光洽為之謀也我能為公取之擒以獻於是秀琳舉文城柵降遂以其眾攻吳房秀琳與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無以成功者祐賊健將也守興橋柵其戰嘗易官軍愬候祐護穫于野遣史用誠以壯騎三百伏其旁見羸卒若將燔聚者祐果輕出用誠擒而還諸將請殺之愬不聽待之厚祐以果將三千為前鋒李忠義副之會大雨雪夜半進懸瓠城雪甚旁皆鵝鴨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祐仇等坎墉先登眾從之殺守門者發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及進城火起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

及平蔡州屯兵鞠場以待裴度且執上下之禮又無爭勝之心降萬乘

而不戮一人使之不疑則恣情喜殺之私毫不累胸中眞古今良將李西平之克肖子也

按愬行己約其昆弟頗以家飭貴飾與馬於室廬唯其所處乃父故院無所增益其精神惟以奮功名而用志不分也當官未嘗嬉樂不通倡優旬日而殺二人兄雨鎮不悅家聲云其爲將受命平蔡州得李祐不殺付以兵不疑知可以破賊也祐受在不辭決策入死以愬能用其謀也祐之才待愬乃顯故曰平蔡功愬爲多然必得李光顔牽掣其銳卒愬方得乘其隙耳此白兵法誰得其解

唐大將　馬燧 字洵美汝州郟城人官司徒兼侍中綏銀麟勝招討使光祿大夫前晉絳慈隰節度使河東保寧奉城軍行營副元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尚書右僕射察博檢校兵部尚書西國公隴州刺史贈太傅莊武北平郡王

燧初爲趙城尉後遷河東節度使教士練兵威震北方料田悅必反推火車焚朝光栅以破之遂解邢州之圍 初田悅新有魏博恐人未附即輸款朝廷燧建言悅必反悅果圍邢州使大將楊朝光以萬人築閫築東西栅以絕燧令大將李自良等以騎兵守雙岡戒曰令悅得過者斬燧乃推火車焚朝光栅急擊破之斬朝光悅大敗走邢圍亦解 其討河中也僅聚三十日糧以賊攻賊遂得斬懷光而降其衆 李懷光反河中詔燧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之時蝗甚艱食朝臣多請宥懷光燧捨軍入朝爲天子白之且得三十日糧足平河內許之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燧自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說降廷光餘戍望風逃去賊將牛名俊斬懷光降河中平 行兵神速過人卽渾瑊亦嘆爲不及獨以私忿與李抱眞交惡是所短也 初抱眞欲殺楊州刺史楊鉥鉥奔燧奏其非罪抱眞怒反解燧糧至燧自有之以餘給抱眞抱眞勒兵不出燧欲攻魏抱眞不聽燧怒將引還李晟力請爲趙之北壤宜分兵守之乃解及田昂降燧請以洺州兵隸抱眞以李晟兵隸已抱眞亦請無隸于燧議者鄙燧以私忿交惡卒不能成大功云

按馬洵美沉雄忠力先計後戰每戰親令於衆無不感悅用命決死不北名蓋一時虜畏之謀殺根山威制回紇計過吐蕃擊田悅于魏博平懷光于河中功績最著所恨交惡於李抱眞失計於尚結贊故河北三逵卒不臣平涼大臣奔虜燧之罪也雖然燧賢者也不以功掩罪亦不可以罪廢功也

唐大將　渾瑊 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世爲皐蘭都督字唐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前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靈鹽豐夏定遠西城天德軍節度朔方邠寧振武道永平軍奉天等處三行營副元帥單于大都護左金吾衛大將軍贈太師忠武咸陽郡王

瑊年十一善騎射隨父釋之防秋 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曰與乳媼俱來耶 祿山反嘗從李光弼定河北殺賊將李立節從郭子儀復兩京屢勝賊子安慶緒又從僕固懷恩平史朝義大小數十戰功居最授太常卿其出守奉天也圍焚車以索戰掘大隧以陷敵功莫與京矣 帝倖奉天瑊率家人子弟以從朱泚兵薄城戰數門扉至以不斷或以芻車至瑊曳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泚攻具矢石如雨又造雲梁攻之瑊與仲莊擬雲梁所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燃之賊乘風推梁以進瑊中流矢自拔去被血而戰愈厲雲梁及隧而陷風返悉焚賊皆死擊賊歡譟泚攻賊愈急瑊與李晟分東西拒守所以京師不失 以夷人立功中國爲天子倚重眞唐之金日磾也天子不疑故治蒲十六年精閒不能入 瑊性忠謹功高而心愈下歲時貢奉必親視其必行陳十一方之金日磾云天下晉恐倚侯生變每事咨

息惟賊所奏不盡從可賊喜曰上不疑我也

按渾咸陽通春秋漢書嘗慕司馬遷自叙著行紀一篇其辭一不矜大儼然儒者氣象回爲元帥兩封郡王鐵券奉天時天子用漢王拜韓信故事臨軒授鉞顯融莫加焉及賜第錦歸將相以次親送與李西平等方之謙侍忠謹畧同而功伐過之然瑊方與吐蕃會平涼柳渾知其必劫盟以書生亦能知軍戎萬里情瑊十一從征又夷種也親與結贊盟何不能料虜詐而但以奉詔爲恭也殆有猛志而無英才李晟謂虜必渝盟則瑊又出晟下遠甚矣

唐忠將　李抱真

字太玄抱玉弟也官檢校司空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兵工二部尚書澤州刺史兼澤潞節度副使儀國公進義陽郡王贈太保

三十

抱真因兄抱玉屬以軍事授以汾州別駕僕固懷恩反陷京師抱真請用汾陽王而解回紇之兵是上將伐謀之法也代宗以懷恩誘回紇所將朔方兵精憂之召抱真問狀答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曰子儀爲朝廷所殺今起而用之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自解也既而懷恩敗知抱真策馳入王武俊軍而說之降以敗朱泚者是親而離之得以賊攻賊之法也時朱滔朱泚李希烈竊據名號抱真親詣王武俊壁以大義說之因持武俊手泣下武俊亦感泣退臥帳中共寢武俊感其不疑指心誓天約爲兄弟而別訓練澤潞之民三年而成精兵故招義步兵爲天下最可爲後世練士著之法

按李義陽之用兵沉而能斷當時獨以數州橫絶潰敗中[illegible]

明其爲羣盜所憚豈不毅然烈丈夫哉何至爲孫李常所欺乃欲并天仙去也刻鵠羽衣秦漢兩天子所不爲而習柔之殆大惑不解者與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爲金石誤餌丹三萬丸已不能食得醫少間亦可延旨矣更益三千丸非自促其死乎

唐儒將　王忠嗣

華州鄭人官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兼左金吾衛將軍兼靈州都督贈兵部尚書清源縣公

忠嗣父海賓歿于軍帝憐其忠召忠嗣養于禁中時年九歲及長有武略其爲將不生事邊方惟撫衆恤下故得軍士心戰則克而守則固王忠嗣始名訓父海賓戰死年九歲入見帝伏地號泣帝撫之曰此去病孤也須壯而將之更賜名

三十一

忠嗣養禁中幼負忠敢及爲將乃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生爲將撫衆而已雖士卒思戰忠嗣縱諜間時出奇兵襲敵故所戰無不克俄爲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使佩四將印控制萬里因數言祿山日亂爲李林甫所惡非哥舒翰以官爵贖忠嗣罪幾死三法司之手自古忠賢皆工于謀國而拙于謀身者多可勝咤哉

按王節使年九齡而其父陣亡見帝而知號泣其孝親根于天性也稍長而有武畧數以輕騎出塞其勇壯亦根于天性也若料未施可汗之文降擒吐蕃之難制量敵可謂審矣乃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不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王公亦猶行古人之事居然有名將風焉且其戰必破攻必克業不

貸之得不償失高馬直以空虜貲論潞山亂有前豈非深謀歟然不能自免於讒卒死散地惜矣

後五代 共五十三年 梁唐晉漢周

梁謀將　劉鄩 密州安丘人官河東招討使領鎮南節度使開封尹兼永平軍節度使左龍武統軍元從都押衙登州刺史行軍司馬贈中書令

鄩幼有大志好兵畧涉獵史傳水竇進軍遂有兗州之勝 劉鄩事青州王師範知朱溫迎唐昭宗於鳳翔岐州乘虛襲取朱溫營內州郡鄩以輜裨陷兗州遂據其城初鄩遣人詐爲鬻油者覘城內虛實見城下有一水竇乃告師範請步兵五百宵自水竇銜枚而入鄩節定城中晏然 河曲伏兵卒擒晉王之師 晉王率師入魏鄩設伏於河曲叢木中候晉王至大謀而進圍之數匝晉王不得出僅以身死圍中 臨機應變兵不輕動知晉未可伐不得已進軍戰敗南奔歸洛張宗

三十二

奭承旨逼令飲酖而卒嗚呼惜哉

按劉鄩爲將假鬻油窺水竇以入兗州簡婦人出老疾以待外援故陽語又下令以誤副使結草人執旗以巡城飲河水以徼諸將亦足以覘其兵書將畧之一斑矣一步百計莊宗嘗之每有戒心而莊宗亦善料敵其在魏陽知晉兵甚銳不肯輕于一擊如司馬仲達與諸葛孔明對壘決不敢鹵莽試嘗而末帝深居禁中遣使促戰遂爲晉所折非謀之不臧也鄩何負于末帝而酖之乎

梁忠將　王彥章 字子明鄆州壽張人官匡國節度使北面行營招討使贈太師

彥章初事梁太祖爲親從指揮使繼事末帝遷澶州刺史爲人驍勇有力持鐵鎗馳突如飛人號王鐵鎗剋期至勝三日而破南城 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召王彥章爲招討使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微笑彥章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會飲酣彥章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引兵攻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 報國厚恩一死而成大節 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彥章守東路以兵少戰敗唐將夏魯奇識其語音曰王鐵鎗也舉槊刺之傷重馬踣被擒莊宗愛其驍勇使人慰諭之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莊宗使人勸降彥章曰朝事梁而暮事晉何面目見天下人莊宗復遣明宗諭之彥章臥不能起仰呼明宗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非苟活者遂見殺

按李亞子乃朱三之所畏也獨王子明心常輕之自爲鬭雞小兒豈不壯哉夫破敵以三日爲期是豈獨恃其勇者以有成算在胸中故佯起更衣而引兵趨德勝因急擊破之蓋兵

三十三

機貴密又兵情貴速也所恨段凝使趙巖毀子明書而上已書遂致子明不賞而又落耳小人之媢害功臣如此至于兵敗力窮引頸受戮讀廬陵死事傳猶令人髮上指冠也可勝歎哉可勝歎哉

唐大將　李存勗 父克用從沙陀起兵封晉王父子俱爲五代中大將

存勗簡兵倍道進克夾寨則李克用爲不亡長驅入汴擒斬彥章則生子當如李亞子 李存勗大簡士卒師周德威等發晉陽直抵夾寨填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失將士悉棄糧械無算梁王聞而嘆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唐主以大軍濟河至鄆州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其城無守備北潰梁兵突圍出擒王彥章斬之

按李克用將沙陀萬七千人討黃巢一日三捷稱爲獨眼龍

於二十八諸將中最少而破蕭菓克復長安功爲第一今
其子存勗直抵夾寨鼓噪而破梁兵進軍成都天圍而擒彥
章有是父復有是子詢哉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

唐謀將　周德威 字鎮遠朔州馬邑人官盧龍節度使代州刺史內外蕃漢馬步軍都指揮贈太師

德威有勇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情退軍鄗邑以誘梁軍有得於兵法制入之術 周德威小字陽五梁軍圍晉大原令軍中日能生得周陽五者爲刺史騎將陳章號陳野又常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心欲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日陳野又欲得汝以求刺史宜善備之德威笑日安知非臣提而取其部兵日見白馬朱甲當佯走避之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楫急追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鏈擊之中章墮馬生擒之 先據臨清以敗梁師深合夫以佚待敵之機 梁遣王景仁將魏滑汴宋等兵擊趙趙乞師于晉晉遣德威救之德威退軍鄗邑遣騎迫梁營挑戰景仁怒悉其軍以出轉鬭數十里德威諫莊宗日梁軍輕出而遠來必不暇齎糧食其將退而擊之勝至未申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莊宗與劉鄩相持于魏德威與鄩俱東爭趨臨清臨清有積粟且晉餉道也德威先馳據之故莊宗卒能困鄩兵而敗之 其行兵務持重不輕發惜莊宗不能聽信致父子戰死亂軍中嗚呼痛哉悔之晚矣

按大將提兵閫外時宦在殯冲人新立最足以貽倖讒也德威即日還軍大原留其兵城外徒步入哭則倖讒盡釋臣主俱安可不謂智乎攻潞以救燕退鄗以救趙用劉鄩于臨清破守光于幽州是其略也十年前余所著兵略有象字一則若德威與量化相持必待未申時梁軍退食陣動遂擊敗之特然之解矣至胡柳陂之敗則又莊宗不聽其計而爲梁所

三十四

敗以致德威父子俱死惜哉

唐謀將　郭崇韜 代州鴈門人官西南面行營招討使侍中成德軍節度使兼兵部尚書樞密使

崇韜明敏能應對以才幹見稱度契丹之來非救文禮而宜乘勢以殲其衆 晉兵圍張文禮于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晉人恐欲解圍去崇韜日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爲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兵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 知彥章之圍志在鄆州而當築壘以分其勢 梁王彥章圍楊劉莊宗公敗而歸問計崇韜崇韜曰彥章圍我其計在鄆州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以分其兵乃可圖也于是遣崇韜將萬人夜行渡河築壘于博州東二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攻之不克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 未嘗親臨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位兼將相爲宦官伶人所讒毀卒爲矯詔所殺嗚呼惜哉 崇韜見毀及殺故人子弟之言請立劉氏爲后以自固又建言利害二十五事以求悅天下又請魏王征蜀以立功卒而劉皇后教彥珪矯詔繼王殺之

韜略世法　二卷　名將　三十五

按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崇韜自知權位已極欲避之鎮陽何不傚范蠡之扁舟學子房之辟穀而乃聽故人子弟之言策求以自固不已殆乎乃又皇皇征蜀思立大功爲保身之計豈知貝錦成而頭先角竟爲劉后所扼殺然崇韜亦有罪焉軍至成都不合受嬪妓珍瑤又不合聽宗弼請留後又不合屈殺宗弼一家又不合失迎延嗣斯數者皆足以取禍也第其諫莊宗無忘削業之難以過高樓避暑之思不拜降龍誠惠借倣首以隨諸王妃亦可謂强項五代之名將也

周良將　劉詞 字好謙蕪城人唐朝入魏西河多戰功晉初從征鎮陽以功遷團練使

劉詞事鄭帥楊厚以勇悍著名及其為團練于泰州也枕戈而臥不以安而忘危（劉詞討襄陽平遷本州團練使有郡事時必被甲枕戈而臥或問之詞曰我以勇敢而登貴位不可一日而忘危也若務力有怠將來何以報國）又其遇刺客于河西也神氣自如不以變而少動（李守貞叛漢太祖征之守貞遣敢死士夜入其營將士怖懼詞神氣自若令軍中曰小盜不足驚也遂出兵以擊之賊衆大潰而退）從世宗親征官軍已敗獨疾驅而北其為勇悍宜何如耶

按詞歷事五朝雖以勇悍著功名觀其披甲枕戈卽陶侃運甓之忠勤刺客入營而不驚其裴晉公之識量不是過也又其遇官軍敗而疾驅向前不以利害動其心足稱智畧過人而非但以猛將稱而已

名將韜畧世法卷之二終

名將奇籌三卷目錄

北宋名將

○宋仁將曹　彬　○宋良將潘　美　○宋智將王全斌
○宋謀將曹　瑋　○宋謀將尹繼儒　○宋謀將狄　青
○宋文將寇　準　○宋文將范仲淹　○宋謀將种世衡
○宋大將种師道

南宋名將

○宋忠將宗　澤　○宋忠將岳　飛　○宋智將韓世忠
○宋文將張　俊　○宋忠將劉　錡　○宋大將吳　玠
○宋大將吳　璘　○宋良將楊再興　○宋謀將劉子羽

○宋忠將劉光世　○宋鬭將楊存中　○宋智將李顯忠
○宋鬭將王　德　○宋文將虞允文　○宋忠將魏　勝
○宋忠將李　寶　○宋仁將趙　方　○宋良將趙　范
○宋良將王　彥　○宋儒將余　玠　○宋儒將孟　珙
○宋文將文天祥　○宋大將張世傑　○宋忠將陸秀夫

元朝名將

○元文將史天澤　○元良將木華黎　○元良將博爾木
○元良將博爾忽　○元良將赤老溫　○元大將完伯顏
○元大將張弘範　○元良將帖木兒　○元良將汪世顯

名將奇籌三卷目錄終

新鎸八十六朝名將韜畧世法卷之三

北宋

仁將　曹彬

字國華眞定靈壽人官[illegible]同平章事樞密使前侍中武寧平[illegible]度使檢校太尉武寧軍節度使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謚武惠

國華始生周歲，即有持戈取印之志。初太祖命討江南，密令自大將潘美下，斬殺自由。誓克城之日，勸諸將勿妄殺一人。其不忍人之仁心乎。

宋太祖命曹彬下江南長圍中彬每緩師冀煜歸服又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稱疾諸將來問疾曰余之疾非藥所能愈惟諸將以誠心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明日城陷煜與其臣百人詣軍門請彬慰安之

伐蜀還，軍圖書數卷，有功不伐，真宋之良將也歟。

伐蜀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上聞降詔褒之西川平諸將多

取子女玉帛彬橐中惟圖書衣衾而已及還上盡得其狀以全斌等屬吏謂彬清介廉謹授義成節度彬入見辭曰征西將士皆得罪臣獨受責恐無以示勸上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懲勸國之常典無可讓

岐溝之敗，乃部將急功爭能之失，非彬違詔失律之罪也。

按曹公為將，歷事漢周，以迄宋，仁心為質，不喜苛刻。吳城垂克，忽稱疾不視事，惟願諸將不妄殺人。成都日，有獲婦女者，閉之一室，竅以度食，身親封識，洎事平，訪其親還之，無親者嫁之。蓋已得大將之仁者。且逾年不杖犯罪之吏，恐舅姑尤其新娶之婦；方寒不修其墻壁，不欲傷害百蟲，尤仁厚過人處。嗣而子璨、琮、瑋繼領旄鉞，其少子玘追封王爵，實生光憲大后，輔佐仁宗，母儀天下，子孫昌熾，世世無比，非元功陰德，享報淳厚，何以及此。雖漢之馬鄧，迨無以過。嗚呼盛哉！曹翰屠江州，身死未幾，子孫乞丐。其過殺之報，視武惠大淵矣。

良將　潘美

字仲詢大名人太祖受禪美先往見執政諭旨中外知幽州行府事兼三交都部署留以捍北邊

潘仲詢佐曹武惠公為副將軍，其討劉鋹也，因風舉火，萬炬俱發；

潘美討劉鋹分遣勇夫數千人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及夜萬炬俱發會天大風火勢甚熾揮兵急擊之鋹衆大敗長驅至廣州擒鋹械送京師

進克金陵，短刀接戰；

又詔美伐李煜率兵襲擊大敗之煜夜遣兵來犯美率精銳短刀接戰[illegible]

伐[illegible]失利，亦兵家之常事耳。

美與曹彬崔彥進北伐美獨拔寰朔雲應等州[illegible]其民食盡兵敗至王[illegible]戰于陳家谷口不救美全軍沒三千等

按仲詢蒙太祖厚遇，初勸服袁彥，招諭蕭權，其籌畫固可自

觀其南征北伐，功業雖不及曹武惠，而才能亦可媲美于王全斌等，而機謀秘密，尤得為將之道。

智將　王全斌

并州大原人宋武寧軍節度使前西川行營都署安國軍節度使贈中書令

全斌之伐蜀也，其地圖方畧，命自朝廷。克李筠於潞州，降孟昶於西蜀，是宋開國之功臣也。裘帽之賜，空感激圖報。

全斌伐蜀屬京大雪太祖設氊帷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帽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今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此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乃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感激故所向有功

卒乃殺降黷貨，激變蜀人，遺禍頗劇，罪與米光緒之激亂師雄同之，不可勝誅矣。太祖不辱以吏，寧非待功臣之厚歟。

西蜀既平會有訴全斌及彥進破蜀日奪民家子女玉帛不法等事與諸將同狀召還太祖以全斌等初立功雖犯法不欲屈以獄吏但令中書問狀集議罪當大辟詔從律處分上下詔貸念前勞特

按。乾德伐蜀之師。未七旬而降。救至全蜀之功。祀太常而勒鐘鼎矣。延覲貸叙降。尋啓禍變。豈大將軍之所爲哉。非遇藝祖之寬厚。難乎免於韓彭之戮矣

謀將　曹瑋 字寶臣。彬少子。官簽書樞密院事。昭武軍節度使。知天雄軍。改彰武軍節度使。前環慶秦等州安撫使。涇原真定環慶三路都鈐轄。兼知渭秦汾州。兼涇原儀渭鎮戎沿邊安撫使。領高州刺史。贈侍中。謚武穆

瑋沉勇有謀。喜讀書。通春秋。年十九。父彬以將才舉之。入管[illegible]軍嚴明。賞罰立必。犯令者無貸。善用間。回知虜情。一語老[illegible] [illegible]原教使斬賞標丹是爲其用兵神速。出奇制勝。適出人表。[illegible]善鬪夷狄。以攻夷狄

[illegible]諳可將者。彬日。至少子瑋可任。時年十九。瑋[illegible]出多奇計。出入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坐中。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嘗飭兵加[illegible]出會賊至。褰旂躍馬。賊望見遁去。將兵四十年。出奇制勝。未嘗賊望風遠遁。不敢馳驅。不愧延父所舉矣。合手而復[illegible][illegible]失[illegible]刺殺通天維勁其下。曰曹公在此。無縱騎馳驅也。謂川有告者至。護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奕棊。遽曰吾使之行也。夏人聞知即斬數者。其用兵神速類如此

按。賓臣築城隴東。以遏虜衝。給田護作。以安土人。受敗大族之降。以折德明之驕。作塹于西方要害地。以遏立遵之貢。是得其窾會。而皆合古法。蓋爲將以威明勝者。視乃翁以仁厚勝者。大不符也。李繼遷初死時。瑋欲乘國危子弱。提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釋中國西顧之憂。而天子不能主。捺于上。丁謂又沮抑之。失此一策。西夏之禍。遂與宋相終始矣

謀將　尹繼倫 開封浚儀人。尹勲之子。官靈慶兵馬副都部署。前深州長州團練使

繼倫父勲嘗內䘮。繼倫以爲可用。太祖即位。從征太原。端拱中虜寇。以黑面太王。而有徐河之捷。乃契丹休哥之蔑視也。上遣尹繼倫巡徼。護送輜重。契丹將于越過。遇于越。徑入寇。繼倫顧下而去。繼倫謂其麾下曰。寇蔑視我。乃令侵夜[illegible]。皆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州徐河。天未明。于越會食。繼隆方陣于前。從後急擊。殺其將皮室。衆遂驚潰。契丹自是不敢窺邊。邊人目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黑面故也。後契丹爲奪氣

按。于越一意向前。邀李繼隆之輜重。不知黑面太王躡而收鷸蚌之利也。徐河之戰。繼隆躡之。繼倫撲之。若合謀夾擊焉者。皮室所以授首。于越所以失箸也。鄉使繼倫不死。必能訪

繼隆一臂之力。惜乎其蚤世也。史稱繼倫智謀周勝。而忠義之心尤爲可取。繼隆弱冠從戎。勇敢素著。不辱處耘之父矣

謀將　狄青 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前樞密使。宣徽南院使。宣撫荊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事。涇原路副都總管。經畧招討副使。秦州刺史。贈中書令。謚武襄

青善騎射。勇於戰鬬。尹洙薦于韓琦范仲淹。及其爲將。正軍法而斬陳曙。諸將震懾。麾番騎而走智高。出賊不意。儂智高反。邕州先是張忠蔣偕皆輕敵敗死。青戒諸將毋妄與賊鬭。聽吾所爲。陳曙袁用等乘青未至。輒以步卒犯賊。潰於崑崙關。青遂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諸將股慄。已而令軍中休士十日。覘者謂軍未即進。青明日頓軍驟一晝夜絶崑崙關爲陣。賊既失險。悉出逆戰。青縱左右翼出賊不意。大敗之。智高縱火焚城遁去。深謀遠慮。請罷交趾之援。賞信罰明。兵有敢死之心。智高未平。交趾願出兵助討。青言[illegible]

詔以贍錢二萬賜交趾為兵費請既至撤兪境無以通使假兵
上表曰智高叛不能討乃假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啟亂何以
禦之請罷交趾助兵從之賊平人服其有遠略
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故士樂為之死　與士卒同饑寒

共將帥讓功勳最得古良將風

按武襄為人愼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宜而後發行師先
正部伍明賞罰無一人敢後先是以每出有功且能用揣以
齊事儒知變通非執定兵書死板者也神宗取畫像入禁中
世言武襄乃眞武神也孫沔始歎其勇卒服其為人昇朱
死武襄嫻其家事一死一生乃見交情熙寧改元武襄子詠
入對上乎益記及歸仁鋪戰陣二岡後世征蠻者以為法

文將　寇準 字平仲華州下邽人官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太子太傅萊國公諡忠愍

新略世法　三卷 名將　五

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兵部尚書使參知政事贈中書令諡忠愍

寇萊公十九年登進士第擢為諫議大夫以直言見信于太宗

相太宗以立眞宗後復相眞宗澶淵之役勸帝親征可謂社稷臣

帝問準曰諸子孰可付神器者準曰陛下擇所以副天下者帝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立為皇太子敗宋師于洺州次澶淵邊書告急一夕五至中外震駭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以問準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願陛下幸澶淵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無還而行帝至澶淵南城準固請過河契丹請盟準不從欲擊之使隻輪不返帝方厭兵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

卒而孤注譖行出守天雄軍契丹使猶以為問則以一人而係朝廷輕重可知矣

公守雄親征王欽若阻其議則出於天雄軍及欽若納國也諂遂不公契丹議和成為天雄軍虜使過大名謂公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公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按虜危澶淵宋庭請臣袖手無策當時若無平仲天下分裂
南北矣平仲之功不在主親征而在於談笑圖存無事也
何使其言獲用不惟無慶曆之禍亦且無靖康之禍矣謝安
以奕棋而敗符堅之衆寇準以飲博而挫契丹之師均之有
再造天下之功夫何晉以偏安江左為恢宋以厭兵覊縻為
恥不能立定厥功以克永世雖王欽若善貝錦亦公盈自矜
伐所以來讒賊之口耳張詠嘗其不學無術乃頂門之針也
吾故謂當鄭公更局和好不自為功屢辭爵賞最得大臣之
體

文將　范仲淹 字希文吳縣人官參知政事樞密副使陝西四路宣撫知鄧州前耀州環慶路經略

新略世法　三卷 名將　六

希文初為右司諫以言事太急罷知饒州元昊反延州諸砦失

將希文請行惟以恩信招徠屯兵營田為持久計又乞與韓琦

同經略並駐涇州

希文疏請六臣與韓琦會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願詔龐籍兼領環慶泰州文彥博慶州凡所請疏帝皆從之

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西賊聞之驚破膽

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使更出禦賊賊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韓公見形生疑有文事必有武備西賊聞之心膽寒

以韓琦奏言遣使來朝廷難處似不以大敵為憂彼見形生疑其奕事有七其有文事必有武備者故軍中為之謠曰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

出將入相二公才名當並垂天壤矣

按希文措置邊事洞若才智第以不當通書元昊又不當行

使焚書。宋庠請斬希文。何不知行事之難也。杜衍以希文志
在招撫。善意於朝廷也。論者又謂史之不足信也。以韓范經
略西夏。原未得志。及五路進兵。全師皆覆。任福死焉。西賊云
何。而心膽寒破也。當時王堯臣上疏論兵。而云韓范皆忠義
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其後劉廬陵亦曰。元昊寇邊。非韓范出
而當其任。西邊之事。何人能辦。以成敗論英雄。殆所謂耳食
者與。

謀將　种世衡 字仲平。种放之兄子也。官環慶兵馬鈐轄內殿崇班知青澗城事。遷洛苑副使知環州。贈成州團練使。

世衡同知鄜州。復寬州舊壘。以當寇衝。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因其舊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以固延安之勢。左可以致河東之粟。北可以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及守青澗城。元昊因而歸降。世衡守青澗城。元昊未臣。其貴將野利剛浪㖫遇乞兄弟有材謀。號大王。皆為元昊所信任。世衡謀欲去之。為蠟書遣王嵩遺剛浪㖫。剛浪㖫得書大懼。執嵩歸元昊。元昊疑剛浪㖫貳己。且囚嵩。中使其臣李文貴以剛浪㖫書報世衡。世衡以白龐籍。籍諭以國家寬大開納意。縱文貴還。報元昊。元昊請降。稱臣如舊。在邊善撫士卒。病者遣子弟視飲食湯藥。以故得人死力。

按。宋欽五季藩鎮之弊。稍用文臣治邊。唯領介冑。然兵乃國之大事。非素明習而欲應變決策於急遽危難之際。豈不殆哉。种世衡立功青澗。撫循士卒。威動羌夏。奴使野利天都而王光信。僑極蕃楚。卒能了將軍之事。亦足多也。但世衡功既大矣。而不副厚賞崇階。何哉。然世衡在青澗。為屬吏訟不

法事。非有厲精中救。一切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矣。

大將　种師道 字彝叔。官檢校少師太尉節鎮洮軍河北河東宣撫使前檢校少傅同知樞密院京畿兩河宣撫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都統制保靜軍節度使贈開府儀同三司贈少保忠憲公

師道老成練達。智慮深遠。當蔡京童貫奸臣在內。大將能成功于外。攻臧底城而八日遂克。种師道從王昭征臧底城。期以旬日必克。師至。戡敵守備甚固。官軍少怠。列校有據胡床自若者。立斬之。屍于軍門。令曰。今日城不下。視此。衆股慄不誅而登。城即潰。時兵至纔八日。帝得捷書甚喜。奈何徽欽二帝。不用老成之言。致金人再至。舉族北轅。嗚呼。哀哉。是誰之過與。初朝廷議和。師道請設給金幣。使彼惰歸。俟其渡河半濟擊之。不從。金人退師。又請合兵邀擊。朝廷俱不用。遂成南渡。帝附膺曰。不用師道言。以至於此。

按。种少保忠誠老練。西禦夏。北禦金。皆胸中先有成算。故功成而名立也。乃勤王抵汴。仲不懷媚功之心。李綱王先入之言。竟不能緩八日。而以所營取敗。惜夫。且欽宗嫌師道老而難用。不知如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於楚。漢宣帝不老充國。而能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以老將收功者。不可勝數。惟二帝老師道而不用。此南渡衰邪之禍。已基于此矣。

南宋

忠將　宗澤 字汝霖。婺州義烏人。官兵馬副元帥知開封府前河北義兵都總管。贈觀文殿大學士。諡忠簡。

學自元祐登第日。聞朝廷結女真夾攻契丹。已知天下自是多難。其起兵勤王也。單騎造壘。諭王善而降之。對客圍棋。擊兀朮

而敗之王善河東巨寇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金人自鄭抵白沙去京甚邇都人恐懼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奕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夾擊之金人果敗釋岳飛之死以勉諸將以大義岳飛犯罪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澤檄王策盡得敵國虛實遂欲為大舉之計乃召諸將謂曰汝等素有忠義之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其臨危有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大呼過河者三非忠憤所發歟澤前後二十餘奏每為潛善等所抑憂憤成疾諸將問疾而出澤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薨

按春秋時孔子欲為政于衛必以正名為先宗公聞張邦昌僭位請亟行天討因勸進康王即位于南京與孔明勸昭烈

稱帝同意得至聖正名之旨矣方金人俘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公一手而河北數十萬義旅響應實由宗公忠忱義氣有以風勵之也使當其時公得勇往直前無或顛躓牽制之則二帝返駕中原恢復一指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妒能忌功遂令公不得伸其志發憤而薨千載忠臣義士猶為之撫卷扼腕國之不競有以哉

忠將

岳飛 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官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改河南北路招討使樞密副使武昌郡開國公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荊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撫校水保荊湖南北蘄黃潭州制置荊南鄂岳州黃復漢陽軍德安府江南西路沿江六制置使領寧崇信軍清遠軍二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提擧潭州荊湖東路安武軍都總管借補英州刺史追封鄂王謚武穆改忠武

岳武穆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舞刀斬將萬夫莫當宗澤奇為古良將不能過張所亦稱為非行伍中人背嵬八百敗兀朮于潁昌騎兵貫陣破金人于郾城金攻拱亭劉錡告急命飛馳援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飛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龍虎大王議欲誘致飛師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背嵬遊奕馬軍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兀朮用拐子馬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大破之殲京超以復襄鄧京超拒戰飛鼓眾而登超投崖死復郢州飛臨襄陽李成迎戰飛指王貴以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皋以騎兵擊其步卒成大敗遂遁殲楊么而平湖湘傳飛遣李成挾金人入寇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抵郢州城下

遂復襄陽○飛討楊么以水寇攻水寇賊黨悉降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得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兵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皋擒斬之果八日而賊平其上疏有曰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臣奈何十二金牌之召非天意不祚宋歟秦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浚楊沂中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功廢於一旦

按張德遠嘗稱岳侯忠孝人也嘗親其母病而親藥餌母卒而水漿不入口朔望而祭其射師周同却吳玠之名姝辭高宗之賜第請教虜滅之命從奏官其張所之子種種高義豈武人之所能雖文吏亦難乎後矣德遠之稱非溢美也

豈其直前斷殺不失言乎孔明之忠與漢室子儀之克復唐都難計功以或殊在秉忠而弗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兼資仁智並用如岳侯者詎可多得哉黃龍府可抵而十二金牌不可拒卒死賊檜之手而宋祚亦以終天乎人乎吾謂殺武穆者檜也而所以殺之者高宗也論者謂武穆不行權以濟事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況此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先恢復中原然後掃除君側可也不然班師之後解兵終老絕口不談國事檜未必不相忘也夫何又自將兵以救濠洲致張浚忌之于前秦檜忌之于後俘小忌之于中金人忌之于外不能見幾而作則亦自貽伊戚

此皆春秋責備賢者之遺議孰知武穆一家忠孝節義氣貫天地光爭日月萬世下凜凜猶生秦檜通天之罪罔世世人人得而誅之而高宗甘作亡國之闇夫天下後世不能不爲深遺恨云

宋智將

韓世忠 朱良臣延安人官太師咸安郡王改鎮南武安寧國節度使前太保英國公兼河北諸路招討使樞密使少師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京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開府儀同三司大尉檢校少保充淮南東西路江南東西路二宣撫使武成感德軍武寧昭慶軍武勝軍三節度使浙西江浙二制置使鄜延路副總管節平寇左將軍追封通義郡王贈忠武蘄王

世忠挽強馳射勇冠三軍嘗從李彌大討山東賊兵不滿千擊賊萬衆元朮入侵旂色雜出大敗金人忠與武功實爲第一人金與劉錡合兵入侵世忠親提兵當敵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遣良臣使金世忠撒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眂吾鞭所向於是引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具以所見對金人聶兒孛堇聞世忠退甚喜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胷下砍馬足敵被甲陷泥淖遂擒撻孛也等二百餘人所遣董旼亦擊破金人捷聞沈與求曰世忠連捷大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爲中興第一功 因阻和議爲秦檜所抑連疏乞歸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將佐罕得見其面

按靖康建炎之際天下安危之機也勇畧忠義如韓公是天以資高宗之恢復也高宗惟秦檜之言是聽使公不得展其才和議成而宋事去矣暮年退居口不言兵部將不得相見蓋懲岳飛之事也岳飛寃獄舉朝無敢出一語公獨攖檜怒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一二六將多附和苟全公同在政府一揮外未嘗與語其剛直多如此

宋文將

張浚 字德遠漢州綿竹人官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建康鎮江沿州池州江陰軍軍馬前少師保信軍節度少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觀文殿學士特進金紫光祿大夫贈太保加太師忠獻魏國公張浚

浚善騎射負才氣其勸康王使勿還京最得中興大根本覩其破金人也急趨豫章是據要害之地細書報狀是用尋弱之道遣將由上流徑渡前後夾擊賊安得不敗走耶浚以豫章介在江湖之間急趨豫章斂兵若無人者馬進以大書來索戰浚以細書狀報之賊以爲怯浚知賊怠乃遣岳飛楊沂中由上流出其不意前後夾擊賊賊亂敗走遂復筠州屢立戰功嘗與韓世忠劉錡岳飛並爲名將然濠

靖之役浚與錡有隙獨以楊沂中爲腹心故有濠梁之[illegible]

冤獄韓世忠救之浚獨助檜成事其心術則殊矣

按魏公初進張邦昌之議平苗劉之亂其才識固有非偷惰之所敢望反其擴御跋扈招降剿盜能使將帥用命所謂如志遠人伺其用舍爲進退天下占其出處爲安危豈非卓然所謂人豪者歟然用不習軍旅之呂祉以成酈瓊之叛則魏公不聽岳公之言所致也至以私恨殺曲端而衆心遂離富平敗衄自是陝西非我有矣洪景盧舉此爲魏公罪不得配享高廟也以此

宋謀將

劉錡 字信叔順德軍人節度使仲武之子[illegible]浙西制置使節制諸路軍馬[illegible] 三卷名將 [illegible]度使侍衛馬軍都虞候知順昌府鄂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東京副留守提舉宿衛親軍涇原經略使兼知渭州隴右都護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武穆 十三

韜略世法

信叔慷慨深毅有儒將風其用兵能以逸待勞以靜待動舍舟陸行竟奏順昌之捷 劉錡至渦口會食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未至順昌[illegible]金人果敗盟[illegible]錡與將佐舍舟陸行乃鑿舟沉之示無去意於是軍士皆奮[illegible]人以往或命[illegible]以待[illegible]退十五里復募百人[illegible]金營[illegible]所[illegible]則皆奮[illegible]不動[illegible]不能測[illegible]積屍盈野[illegible]兀朮怒曰以吾力破汝城[illegible]與太子戰[illegible]果[illegible]遣人[illegible]飲者[illegible]以鋭斧[illegible]

積屍盈野置毒上流卒摧兀朮之勇 [illegible]

進之凡[illegible]者萬數 當機而斷神速不測故屢戰有功凡論用兵將首之[illegible]當以劉公爲首

按信叔順昌之捷人皆知其奇而不知所以取捷者也蓋公心以赴急難示死以堅衆志而又因天變以致敵揚忠義以感人示弱以驕敵以佚而待勞備斯六者故捷也其後金亮自將大兵六十萬來而流淖退軍瓜洲王權潰師清河襄[illegible]問強劉汜而浪戰魏友王方竝將而與尸則不奉節制之過也非前巧而後拙也

宋大將

吳玠 字晉卿德順軍隴干人官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節制陝西階成等州兼檢校少師奉寧保定軍節度使檢校少保充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鎮西軍節度使兼宣撫 三卷名將 處置使都統制節制[illegible]文龍三州明州觀察使兼陝西諸路都統制秦州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忠州刺史贈少師進封涪王謚武安 十四

韜略世法

玠用兵能審地利識敵情且得將士心宗和尚原大破兀朮 吳玠收散卒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此而進所以保蜀也及兀朮[illegible]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騎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以待金兵至伏發衆亂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

遺敵黃柑竟全川陝 金人取金州長驅趨洋漢興元守臣劉子羽以[illegible]書招玠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曰爾來何速也遂大戰饒風嶺玠軍弓弩亂發而敵不退後雖破劍[illegible]至保川陝

故自張浚富平之敗金人雖覬蜀已久而竟能抗守爲一方所依賴宜[illegible]思之而立祠以祀

按吳公用兵本孫吳務遠略故能保必勝且御下嚴而有恩
辛伍得以情達簡介于汲立魯折合之間而使之不得不合後
介于兀朮韓常之間而使之遁去兵得隨機應變之妙至謂
乘其而戰據高阜而使不可勝深中兵機而都督不聽富平
之敗罪在張浚遠矣晚節頗多皆欲使人漁色於成都喜餌
丹石故得咯血疾以死不可謂之智也

大將　吳璘

字唐卿玠之弟官太傅新安郡王兼陝西河東路宣撫招討使判興元府節少保開府儀同三司發檢校少師階成岷鳳四州經略使節制[illegible]諸路軍馬贈太師追封信王

璘[illegible]兵[illegible]能審機察[illegible]答[illegible]選戰而立疊陣之法
[illegible]金[illegible]不[illegible]合[illegible]五[illegible]家[illegible]請[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出[illegible]日有新立疊陣法及告敵[illegible]之[illegible]

代吳王彥節敘撥約二將上嶺而後發次二將[illegible]
擊軍已平列萬矩齊發璘先以兵挑之胡盡衆出挑戰璘[illegible]
陣法贊依選戰輕裘緩馬承尾之士先治戰地而[illegible]金人之[illegible]
疾死闘金人大敗胡盡走保臘家城璘自[illegible]子城下[illegible]治黃河[illegible]
命人據太散關璘遣子挑戰敗之璘[illegible]
地戰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銳士突擊[illegible]
璘兵璘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十至暮忽傳呼守蜀二十年[illegible]
其將戰不力人益奮搏敵大敗凡八戰而克
然為方面之重其威亞於玠云。

按吳璘用兵大率皆玠之家法與接踵論金人反覆難信先
加防守與胡世將論金兵近川口當修守禦皆有先見之明
偶恨大功垂成而班師詔至雖則秦檜之誤國不可勝誅然
高宗嘗問守蜀勝敵之術而知為孫子三駟之法何為新[illegible]
勝而詔班師吳璘勝而又詔班師誰[illegible]之二帥之成功而[illegible]
敗檜之謀撥耶萬世下撫卷欲歎令人短氣

謀將　劉子羽

字彥修建之崇安人資政殿學士給[illegible]子官右諫議大夫贈少傅前和州路經略使知興元府徽猷侍制知泉州兼沿江安撫使

子羽孝友天性忠義過人慷慨自許每有捐身徇國之願退守
三泉從兵不滿三百取草芽木甲而食死守無二可謂忠矣金人
犯金州王彥夫守子羽頁吳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留子羽退守三泉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聞[illegible]因楊政之邀間道會子羽子羽[illegible]玠共守三泉北攻金人腹背出師掩擊[illegible]
蜀以安十居八九其有功于宋為何如子羽以津壽山[illegible]上覺平[illegible]有水乃築壘[illegible]
十六日而成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張浚欲移鎮潼川子羽[illegible]浚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敢南渡乃止金人腹背為子羽玠所[illegible]死傷十五六遂遁去子羽出師掩擊墮溺死者不可勝計餘兵悉降浚來助師卒全蜀

按子羽良將才也死守仙人關以倚蜀之門急援江淮以固
國之根本調護諸將以通內外聲援皆合兵法盃酒而許泄
劉單騎而會諸將築壘于潭毒山以拒敵屯田于山峽以俟
機操縱有術翊衛得宜非宅裏嚴少年所能髣髴也故全蜀
之功子羽居多。

鬬將　楊存中

本名沂中字正甫紹興間賜名存中官太傅同安郡王衛眷宿衛使同督江淮諸軍事加昭慶節度使以太師致仕前少師奉國公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兼領殿前都指揮淮南西路制置使武恭和子

存中嘗言丈夫當以武功取富貴焉用術首為腐儒乃學孫吳
兵法其用兵銳不可當存中與賊鏖戰於藕塘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存中急擊之且使揚聲失其

陣而以精騎衝其脅張宗顏自淵來乘待擊之賊大敗
都統王彥傷口適見諸將皆銳不可當即以救騎追去餘黨區
立失措存中驟馬之皆怖而遁
善奇正之变識地利之宜入對以和尚原不
可棄以予金其全蜀之功莫大於此 金使請和議割蜀和尚原以畀之存中入對曰和尚
原蜀之藩蔽得之可以瞰漢川我得之可以下兵秦雍
前議與金界事力爭不從臣若不言非負陛下且負群矣
按吾中父祖及母皆死難存中既顯請于朝父祖皆賜諡賜
廟祠祭五世前所無也御軍寬而有紀所用將士惟選才勇
不私部曲之舊議興屯田即獻楚州私田三萬九千畝李顯
忠以罪斥奏爲統制官後爲名將皆卓然可稱者也乃李浩
陞爲王十朋陳俊卿相繼排擠吾欲援之封虎矣

忠將 李顯忠

初名世輔綏德軍清澗人官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御前諸軍都統制節制軍馬前淮南制置使京畿等處招討使寧國保信二軍節度使兼京都總管

顯忠素懷忠義且勇敢絕倫謀執兀朮謀執撒離喝借夏兵以
復父之讐又別招兵以報殺父之讐可以言忠孝矣 金人屠延安殺顯忠父永奇言曰我宋臣也世受國恩乃爲彼用耶謂其子
曰吾聞即歸本朝無以我故二其志乃與顯忠謀挈老幼長驅而北
至同州城縣邑從人告永奇示奇之家出城中途爲金人所及
害之家二百口皆遇害顯忠僅以二十六人奔夏國得二十萬人
生擒撒離喝取陝西五路歸宋
其叛之顯忠亦待報不共戴天之仇
父顯忠與御宋淵不和得金人兵至顯忠請宋淵兵力擊
之宋淵按兵不動顯忠孤軍血戰遂夜引還符離失律
符離之敗則以兩將不調和故
使李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獨因志復中原豈
非人之智索間耶見忤檜賊屢遭廢黜符離之後又爲御史
論所忌竟無成功天未欲平中原謂之何哉

鬪將 王德

字子華通遠軍熟羊砦人官清遠軍節度使御前諸軍都統制浙東福建總管荊南副統制前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侯贈檢校少傅加少傅隴西郡侯

王德譬識足以決機驍勇足以攝敵萬失齊發而破火牛 王德討秀
州水賊邵青親執旗麾兵拔箭青軍大潰翌日餘黨復來戰諜
言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先命合兵持滿陣萬弩齊
發牛皆反奔賊衆當青負縛請命
從騎十六而縛姚賊王夜叉勇銳未易當也
初王德以十六騎徑入隆德府縛金守臣姚太師以獻于朝欽
宗問伏姚賊時只見一夜叉耳由是人呼夜叉○時酈瓊叛
爲王爲後馬毫闕德至日
夜叉未易當也亂引去
按子華勇冠絕倫故有夜叉之號總是朝氣猶耳非此猶而
斷之振之則可以平群盜抗金兵湯苗劉之亂收劉豫之衆
用單騎擒人遂篤故以火牛取勝王彥有萬夫莫敵亦青安
能得志耶

文將 虞允文

字彬甫隆州仁壽人官少保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武安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淮國公前資政殿大學士參知政事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顯謨閣學士知平江府二府敷文閣待制知太平州兵部尚書川陝江淮荊襄路宣諭宣撫使贈太傅謚忠肅

允文六歲誦九經七歲能屬文秦檜已死高宗欲亟用之奉命
犒師以敗卒數千破金數十萬衆天性公忠真可芳褒度矣 金主
亮自將兵渡淮中外震恐亮欲臨江虞允文參謀軍事竟至大
軍臨采石而別以事其將不州允文受命犒師敗軍人乎采石明
日又大戰敗其兵於金師遁去詐和秦閱石可對
上謂陳俊卿曰允文忠蓋天性成之素履也
以書生之見能勝
于倉猝之際其才識寔不可優于宿將乎 韓尚敗允文入謁問孰敢允文手曰國何以
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以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
以六學致身臺閣出入將相

垂二十年。著述行世。于三人公允公者抗疏。

按孝宗志圖恢復而宿將鮮有存者中外倚重為長城者一劉錡耳富金亮之南侵其鋒甚銳而錡以病不克進師允文許國之忠炳如日月奮勇督戰一舉而挫之亮乃自斃然雖曰天亡實允文一激之力也昔赤壁一勝而三國之勢成淮淝一勝而南北之形定允文采石立功宋事轉危為安更雖于周瑜謝玄爲萬及其罷相鎮蜀受命興復克期所往忘軀未竟其能惜哉仍重豈易得哉

忠將　魏勝　字彥威淮陽軍宿遷縣人官閤門宣贊舍人差充山東路忠義軍都統制兼知海州事贈保寧軍節度使諡忠壯

新案中錄　二卷名將　十九

勝為人多智勇善騎射紹興年間應募為弓箭手能招集民兵直取海州城金人南侵豪傑蜂起諸路民兵云勝聚然日見其時矣聚義士三百渡淮取漣水軍宣布德意漣水民翕然從之遂取海州前未嘗遣兵攻勝擊走之又留附近兵甚厚金兵大集舉州火為拔一兵又遣人諭以金人妻信盟本朝意大變民忠義上民聞之即開門勝遣勇銳有要貴條自門入奏有願者與其子安仁率所兵拒守泰敵夜二十一檢文留民皆家屬卒以矢盡力竭以身殉國皆劉寶不出救兵致孫也

按紹興三十一年間海州為金人所據彥威以義起兵故可以擒其守而自權知州事然止以三百人起事遂能定朐山懷仁沭陽諸縣其才略有過人者築軍城制如意車可以攻可以守稱兵家良法是鎮將所當祖述者也孝宗制奪劉寶節鉞貶死海外殺足以慰彥威之目乎

忠將　李寶　河北人官靖海軍節度使沿海制置使兼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

李寶歸自北朝高宗一見召對知其必能事者及授浙西節度使即慷慨就道當暴風怒海寶酹酒自誓而海風自息宋高宗貢李寶寶海舟抵密寶發蘇州大洋行三日風甚惡舟散不可收寶顧左右日天以是試李寶耶寶心如鐵石不變矣酹酒自誓風即止散舟復集逾太風復作海濤如山寶神色不為動風火燄熾已集合圍海舟維庭寶十七寶慶兵登崖以劍畫地令日此非使吾境力戰與否在汝等因握衆前行遇敵奮擊將士賈勇無不一當十敵出不意引去遂大戰唐島斬將焚舟金亮致死錢塘獲保功亦不小矣

按寶於高宗并有咳唾之恩盼睞之飾也一旦陞封輒發力海上為一葉于洪濤巨浪中無一毫阻攝酬酒祝天捏粱前

新案中錄　三卷名將　二十

行此親勝所以成功而不曰神所以效靈也由是觀之天固未嘗絕宋也而高宗惟以偷敗之言是聽是信則宋之自絕于天也

仁將　趙方　知襄陽府以伐兵合擊金十萬師官至大總管都督諸路兵馬

方守襄陽金人以十萬師犯境方以部將合攻之以寡破衆隱然有樽俎折衝之風金人令鄰入寇襄陽中民驚動方下防守之令金將完顏賽不入境兵號十萬方率分諸將表裏合攻又隨為擊之又設伏兵擊之金人屢敗史稱其有樽俎折衝之風不可謂非宋之良將也

按方少從張栻學守襄十年以戰為守合官民兵為一體通有無為一家許國以忠應變如神折衝樽俎之中決勝千

里之外。故能滿屏一方。朝廷無北顧之憂。是宋仁義之將。非他將可比也。于范葵皆有將帥才。

良將　趙范　方之長子。弟葵。共爲監軍。所謂審決勝。屢有戰功

趙范舍蘄黃而擣唐鄧。守江淮而誅李全。不遺餘力。趙范出師唐鄧。范與葵監軍孟宗政辭于供億。使人既曰。金人在蘄黃。而召攻唐鄧何也。范曰。不然。從襄陽之備以救蘄黃。則唐鄧必虛。躡吾後。若先擣唐鄧。以示有餘。然後回師蹙之。可勝敵而無後患。趙范諫于江淮上書。論遂其罪。曰。揚州者國之北。一以統淮。一以藏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極其鄭昕。○李全叛。方與弟葵分兵擊之。放騎從十騎北走。李諸將以斬。勇寧淮事變之賊。撫憑自是之木後。潑深數尺。會久雨。潑戰塵如煙。殲不騎臨陣。不能拔。諸軍亂。斬碎其屍。趙葵勝金人於襄鄧。殲李全於揚州。迄有成功。葵范之弟也。金將高琪等犯襄陽固封。勝方帥范葵往戰。敗走之。十二年。方詔葵及范再與攻金人。至高頭。金人爭出勁兵拒戰。葵率先鋒奮擊。再與縱進破之。進攻鄧州。又大破之。金人犯蘄州。葵與范攻

唐鄧。方命之曰。不克敵。無相見也。金大將阿海引兵出戰。葵帥精騎赴敵。屢屢敗之。

按范葵皆趙方之子。奉詔滅賊。運籌之機。決勝之策。可謂能矣。葵不度德量力。輕佻殄胡。以基亡宋之禍。罪莫大焉。其視岳宗兵路誓死報國。忠義根于天性者。大不侔矣。

良將　王彥　字子才。上黨人。官河北招撫使。撥爲都統制

金人攻汴京。彥慨然棄家求自試。討賊。富平之舉。策五路兵最爲得利。張浚與諸將議欲大舉。彥獨以爲不可。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賊入境。則檄五路兵來援。萬一不捷。未爲大失。浚不然其言。其破李忠也。相持一月。大戰六日。善以寡擊衆矣。又置屯田以分給將士。尤得守禦之全策。彥因荊南曠土置屯田。自買牛千七百頭。授官兵耕種。兵農合一

按彥才識超邁。屢立大功。威拒河朔。其率諸將。共刺面上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庶岳武穆忠肝義膽矣。心天日矣。奈睢方議和。遽召之還。又奪其兵柄。使之治郡。是天未欲興宋也。士論至今爲之不平。

儒將　余玠　字義夫。蘄州人。官資政殿學士。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

玠家貧落魄。作長短句。以謁趙葵。葵壯之。使經理西蜀。措置一方。禮待冉氏兄弟。多方以詢安蜀之策。得計而城釣魚。巍然有虎豹在山之勢。播州冉氏兄弟璡璞。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閫帥屢召不起。聞玠賢。詣府上謁。玠素聞其名。禮。入謁。出見嘗館之。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日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日蜀口形勢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于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于十萬。遠矣。玠大喜。卒

策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棊布星分。爲諸郡治所。屯兵聚糧。爲必守計。又屬嘉定俞興開屯田於成都。蜀以富實。邊民悅服。自寶慶以來。蜀閫未有及之者。

按義夫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治賓客。招賢禮士也。兵聚糧爲必守計。蜀民始安。又作經理西蜀。而以進。願保全西蜀。意氣甚盛。奈專制既久。不顧嫌疑。平時章疏。詞氣多不謹。帝不平。遂來讒賊之口。至于姚世安拒命。威名頓挫。齎志以殁。惜哉。

儒將　孟珙　字璞玉。隨州棗陽人。宗政之子也。官檢校少保。封漢東郡公。寧武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兼京湖安撫制置使。兼樞密都承旨。制置使兼知鄂州江陵府。諸軍都統制。兼知岳州。主管侍衛馬軍行司事。累贈太師。吉國公。謚忠襄

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父宗政以兵御之。軍法嚴明。一新愛僕而軍民服粟。（孟宗政權襄陽軍。初蒞事。一愛僕犯令立斬之。軍民服粟。於是築隄積水。備治城堞高閘。軍士屢敗金人。）孟珙臨將吏。而無敢沸哇。（孟珙宗政之子也。在軍中與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殊。徐以片語折衷。衆志咸服。罰士撫客老校。退然若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性甚謙。雖居將吏。而色凜然。無敢沸哇者。）他如畜馬屯田。處置歸附之人。籍少壯以爲軍。任才能以職事。可謂識時務之俊傑矣。

按。綏定略平之間。與宋和議爲良策。而孟公獨曰。臣介胄之士。第言戰。不當言和。是故脫兩翁于東陽。逼天錫于唐鄧。攻武仙于石穴。敦張柔于蔡城。全無恇懼畏縮之念。且飯心佛教。自號無庵居士。故能薄滋味。遠貨色。史稱公忠君體國之

輯略世法　三卷名將　二十三

心。可貫金石。將終之月朔。大星隕于境內。聲如雷霆之日夕。太風發屋折木。嗚呼。此豈可斥爲槍伍。指之爲粗人哉。

文將　文天祥　張世傑　陸秀夫

文天祥起兵於國事旣去之後。猶欲勤王入衛。誠忠勇泣鬼神。而浩然正氣。充塞天地間矣。（文天祥起兵入衛。天下勤王詔至贛。天祥捧之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併結溪洞山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有衆萬人。遂入衛。後宋亡。坐臥一小樓。尚有恢復之志。至天不存宋而卒。有柴市之條。而永留閒正氣歌。至今讀之。萬世下凜凜猶有生氣焉。）張世傑云。一君又立一君。只爲一塊肉身。經百戰。至於太風覆舟。方知天不存趙氏而實宋以殘首云。（張世傑仰天呼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若天不欲我復存趙氏。則大風覆我舟。舟遂覆。世傑死焉。）陸秀夫不顧家以殉國。不先身以後君。有宋氏君臣俱葬之江魚腹中。天命已去。人方亦無如之何矣。（陸秀夫在帝舟。度不能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溺者甚衆。皆中寄之將。天命已去。江河破碎。雖有張世傑文天祥陸秀夫之忠持。竟無如之何。）

按。宋之興也。趙檢點作天子。手不持寸兵。禪詔出袖中。而黃袍已加身矣。殆其亡也。一秦檜壞之于前。一賈似道速之于後。雖忠臣良將。如宗澤岳飛世忠果者等。不可勝數。其破金人。復中原。如反掌之易。可指日成功。奈高宗溺詒敵明力主和議。甘作下國之闇夫。何即孝宗志圖恢復。乃國事十去八九。許多忠義勤王之士。一木不能支將傾之太廈。文也張也陸也。闘闘百戰。卒不能以孤忠回天命。良可哀夫。然而國祚

輯略世法　三卷名將　二十四

已傾。而忠義迸出。亦以見祖宗尊賢敬士之報云。

元朝

文將　史天澤（字潤甫。秉直季子。官中書左丞相。平章軍國重事。兩輔國上將軍。樞密使。河南等路宣撫使。兼江淮諸翼軍馬經略使。贈太尉。諡忠武。）

元以胡人入主中夏。平金滅宋。用夷變夏。（元本胡人。居烏桓山。世爲蒙古部長。宋開禧二年。奇渥溫鐵木眞始稱帝于斡難。二傳而太祖忽必烈滅金。四傳而滅宋。而東夏一統矣。）史天澤出入將相五十餘年。（史天澤身長八尺。音如洪鐘。善騎射。勇力絕人。以天下之重自任。四十始折節讀書。尤熟於資治通鑑。議論多出人意表。出入將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無怨。人以此于郭子儀曹彬云。）若擒葛鐵槍于盧奴。斬彭義斌于贊皇。馘慶山奴于揚邑。敗白撒于蒲城。逼金主于蔡州。奪呂文德之戰艦。（宋將呂文德艨艟千餘。泝流臨江而上。元軍迫戰不利。帝命天澤禦之。乃分軍）

爲前鋒。敗江西。戰三戰三捷。斬李璮于濟南。天澤將左軍。合勢蹙阿里不花。
其衆殲百餘。追至重慶而還。
不花敗走。李璮以益都叛。遂據濟南。天澤圍璮。入濟南。命深溝
高壘。絶其奔軼。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斬璮并數十人。
傳稱勇力絶人。勳業冠世。信哉。

按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其能。及臨大節。論大事。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拜相之日。門庭悄然。爵祿刑賞。權不自擅。出將入相五十年。左右四朝。師表百辟。可謂社稷之臣。其視富貴權勢。歛然退避。若將浼之者。故能善始善終。相元則爲功首。猾夏則爲罪魁。但其遺表願世祖渡江勿殺戮。則中夏生靈。賴以保全者不少。庶乎厥罪可贖耳。

良將　木華黎　博爾木　博爾忽　赤老溫

木華黎輔佐蒙古王。有名世才。其爲將謀勇出衆。與博爾木。幼從征伐。戰功甚多。佩見親遇。仕終右萬戶。博爾忽。身經百戰。竟死于陣位。終千戶。赤老溫。功業與三人並。四人子孫皆爲宿衛。號四怯薛。俱以忠勇事元太祖。元王號爲掇里班曲律。從中國言四傑也。

按木華黎雄勇善謀。蒙古王以黎有佐命功。拜太師國王。承制行事。建行省于燕雲。且謂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略。太行之南。卿其勉之。元開國大將。以此四人爲首稱云。

大將　完伯顏　蒙古八鄰部人。官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領荊州河南行中書省開府儀同三司太傅錄軍國重事

元十一年。大舉伐宋。與史天澤並拜中書左丞相。行省荊湖。天澤以疾表稱專任伯顏。乃以伯顏領河南等路行中書省。乃欲飛渡大江。北略中原。以攻城爲下策。惟以不嗜殺人爲諭。元世祖遣將諭伯顏曰。昔曹彬以不嗜殺平江南。汝其體朕心。爲吾曹彬。勿妄殺一人可也。不攻陽邏。而泝上流。以擣其虛。是出其不意也。縱夏貴奔告諸州。是兵貴先聲也。騎兵夾江而進。砲聲震百里。而宋軍潰。是氣奪則走也。不殺諜者。而使齎書諭明理。是因敵間而用之也。宋諸將皆非其敵。張世傑避居詭趙。文義范文虎王流。臣王大用。夏貴。王達。朱祺孫。程鵬。哭張晏然。王義。夾四國。陳奕。管景模。呂師夔。錢眞孫。王安節。劉思勇諸將。是以出軍南伐。使年半而宋亡矣。獨恨呂文煥劉整既叛降于元。而又爲之鄕導。以戕父母之邦。眞狐兎不若。而犬豕不食也。雖有岳公精忠顯靈。奈天不祚宋何。伯顏過山東兵。阜亭山足。夕月明。忽大風震電。見四山旌旗閃爍。告作精忠字。伯顏知爲岳王顯靈護國。亟牢牲

致祭曰。若旦日將兵來戰。卽班師北歸。如力弱請和。亦不施舍。禱中物也。祭訖。風雷皆止。明日宋無一兵至。且約降。伯顏入城。又謁王廟。致祭而宋遂亡。

按元史稱伯顏下江南。不殺一人。嗚呼。屠郢州。屠常州。所殺不已多乎。元之號令。但攻城臨敵。但以一矢加遺者。得咸屠之。伯顏前此屠沙洋矣。至攻常州。又不下。及城陷。忿而盡屠之。一城生聚。何啻千萬。其性殘忍。一至此耶。秉史筆者。乃謂不妄殺一人。擬之曹彬。豈其倫乎。惟不用因虜爲旗。不納師夔獻宋室女子。庶幾不嗜殺之風乎。

大將　張弘範　字仲疇。萬戶張柔弟九子也。官蒙古漢軍都元帥。前鋒國上將軍。江東道宣慰使。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順天路管民總管

弘範善馬槊頗能爲歌詩中統初授御用局總管三年改行軍總管築壘伏甲以陷李璮弘範從登城西璮出軍突營弘範曰璮示窮於我必以奇兵來襲請伐弗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士璮軍不知突入壘門遇伏皆死璮窮困功成其破宋師也則作樂以愚敵弘範聞宋師至將戰乃下令曰聞吾樂作即戰違令者斬李恒等順潮而退樂作宋將以爲且宴少懈弘範遂潮其前進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抱其主昺赴水死獲其符璽印張世傑走交趾風壞舟死海陵港其餘將吏皆降崖山平弘範病瘴師還及舟將接而後鳴金撤障全以詭道勝人故能立奇功病甚沐浴更衣面闕再拜出所賜劒甲付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汝佩勿忘也語竟而卒觀其釋文天祥之縛令遺書以招張世傑亦義氣大丈夫也元兵執文天祥於五坡嶺弘範釋其縛以客禮待之天祥請死不許令爲書以招張世傑天祥遂書一詩與之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

按兵家千變萬化不出多方以誤之一語試看弘範營陣於險地識伏以待李璮斷絕東西援兵以坐困襄陽攻漳州之西南二門而乘虛以破北門作樂立號以紿宋兵而宋人遂懈總是設謀以誤宋人雖是古法亦是家傳將門有將誠其久歷行陣深得用兵之解也

良將　察罕帖木兒　汪世顯

察罕爲名將與汪世顯俱能治兵重儒愛民善行頗多有古良將風元朝所恃群雄所憚惟此兩人耳先是有氣如索起危宿貫太微垣太史奏當太水元主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而察罕已爲田豐所刺而元祚幾傾矣田豐已降察罕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其帳中至是爲豐所刺遠近莫不聞憐

按胡虜無百年之運自世祖之興也有史天澤完顏伯顏張弘範相繼爲之輔佐遂成帝業嗣而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明宗文宗寧宗凡七宗至順帝時尤恣虐淫戲我

太祖高皇帝兵至通州恢復中原迺能闢乾坤於再造而揭日月以重光而大明一統歷萬萬以無疆矣

韜畧世法三卷終

〔清〕胡煦撰

農田要務稿不分卷

稿本

農田要務

便民農政稿　[illegible]九年五月初十日[illegible]　抄完

炎帝神農氏。為耒耜始教耕。　舜命后稷播時百穀。後世繼之

爰有豳風七月之章、

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

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合二人力也。至春秋之間。始有牛耕。用

犂。山海經曰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illegible]過始為牛

耕、

劉陶曰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

亢倉子曰人捨本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流徙、輕流徙則

國家時有災患、皆生遠志、無復居心、人志本而事末則好智、好

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法令則以是為非、以非為是。

又曰人農則樸、樸則易用、人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

法立、人農則其產複、其產複則重流散、重流散則安其處、無二

慮、是天下為一心矣、

又曰故敬授時日、埒實課功、非老不休、非疾不息、一人勤之十

人食之、

賈思勰齊民要術叙曰、田者不彊、囷倉不盈、將相不彊、功烈不

成、

又曰惰者釜之、勤者鐘之、矧夫不為而尚夫食者哉、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有饑者、一女不織、民有寒者、

語曰力能勝貧。謹能勝禍。

鼂錯曰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

顧廉恥。又曰腹饑不得食。體寒不得衣。慈母不能保其子。

陳思王曰寒者不貪尺玉而思短褐、飢者不顧千金而美一食、

諺曰一年之計莫如種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

齊民要術、饑者有過甚之願、渴者有兼量之情、既飽而後輕食、

既煖而後輕衣、或由年穀豐穰而忽於蓄積、或由布帛優贍而

輕於施與、窮窘之來、所由有漸、

淹於積習而不知節、何異蓼中之蟲、而不知藍之甘乎、

漢書食貨志曰、種穀必雜五種以避災害。黍稷麻麥豆也　田中不得有

樹、用防五穀、曾子曰沐塗樹之枝

閻閎序王禎農桑通訣、是故耕穫鉏報。陰陽發奧之節宜順也。

高下遠隰墝濕寒煖之氣宜候也。潟制王化。土木金石之物宜

悉也。糞灌培蒔。刪柔疏密之性宜辨也。水旱蟲盜。捍禦守視之

役宜力也。采摘修埒。生熟緩急之度宜中也。飲飼閑放。好惡新

故之情宜調也。牝牡生息。老嫩去留之班宜審也。堆積攤曬。風

雨霧露之防宜豫也。碾碡碓磑。精粗簏籔之計宜準也。倉窖轉

般。鼠雀浥漏之虞宜察也。積散出內。盈縮低翔之數宜算也

漢高帝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又詔曰力田、民生之本也、其賜力田帛二匹。而以戶口率置力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田常員、各舉其意以導民焉

〈唐太宗亦詔民有見業農者、不得轉為工賈、工賈有舍見業而分田者、免其調

周禮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

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民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育草木、以任土事

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

從太公入法

○王景教作田器於廬江、皇甫隆教作耬犁於敦煌、茨充興麻枲蠶絲之利於桂陽、而江南賴之、崔寔作紡績織紝之具於五原、黃霸興畜牧種植之利於潁川、龔遂為渤海、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株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三畝家二母彘、五母雞、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吏民皆富實、

召信臣為南陽、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堤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民得其利、蓄積有餘、吏民親愛之、號曰召父

顏裴為京兆、乃令整阡陌、樹桑果、又課以閒月取材、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豬、投貴時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為煩、一二年間、丁車大牛、整頓豐足、

太公封而斥鹵播嘉穀、鄭白成而關中無饑年、

○周制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謂黍稷麻麥豆）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場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蓋每日有半夜合得）之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

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瓚曰當言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矣

楊泉物理論曰種作曰稼收斂曰穡稼欲熟穡欲速

王禎農桑通訣　力田篇古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及其終也不育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至於瘖聾跛躃斷趾侏儒各以其器食之彼廢疾之人猶有所事而後食況於手足耳目無故者哉

國朝
渡江初即以康茂才為營田使巡行隄防水利之事俾高無患
乾甲不病潦務以時蓄泄毋負委托又以茂才所屯田積穀獨
多初而他將皆不及申令各督率軍士及時開墾以收地利
又下令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綿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有
司親臨督勸
又令有司勸農事勿奪其時仍觀其一歲中之收穫多寡立為
勸懲
元年即詔遣用等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田畝經理以實聞毋
妄為增損為民病
四年興廣西水利修治興安縣馬援故所築靈渠三十六陡水
可溉田萬頃
十四年加意重本抑末下令農民之家許穿細紗絹布商賈之
家止許穿布
二十七年令戶部移文天下課百姓植桑棗里百戶種秧二畝
始同力運柴草燒地已乃耕比三燒三耕已乃種秧高三尺分
植之五尺濶為壠每百戶初年課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
百株栽種訖具如目報　又以湖廣辰永寶衡等處宜桑而種
者少命於淮徐取桑種二十石送其處給民種之　尋遣監生
人材詣天下督吏民修農田水利而且勑天下諸陂塘湖堰可
瀦蓄旱熯宜洩瀉防霖潦者各因地修治毋怠
弘治初淮撫臣言疏治河南彰德府州縣渠堰　尋又遣工侍
郎濬吳淞白茅港以泄積水
肅宗詔司農衣食所出王政之首務也各該撫巡所屬官帶農
田銜者不許營別差委務督令舉職循行勸課其原未設官者
委佐貳主之歲嚴課其殿最其土田為水衝沙塞江海圳淤
者節有豁除所司不能究宣獨優富家不及貧弱加之攤派包
賠細民滋困其擇廉節官勘覈豁除之

管子審時篇曰、夫稼爲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
稼之容足、耨之容耰、芸之容手、是謂耕道
又曰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與扶、
又曰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
亢倉子得時之禾、長稠而大穗。圜粟而薄糠。米飴而香。春之易
而食之强。失時之禾。深芒而小莖。穗銳多粃而青蘦。

管子任地篇曰冬至巳後。五旬有七日而菖生。於是乎始耕。
又曰無失人時、逮時而作、過時而止、老弱之力、可使盡起、不知
時者、未至而逆之。既往而慕之。當其時而薄之。此從事之下也。
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修封疆、二月雲至 蝦蟇鳴、燕降而通路
陰道矣、二月燕降 陰降百泉、則修橋梁、十月 昏張中則務種穀、三月 大火
中則種黍菽。六月 虛中則種宿麥。九月 昴星中則收斂蓄積。伐薪木。
季冬之月 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
故禹之趨時也。履遺而不納。冠挂而不顧。非其爭先也。爭其得
時也。
又曰以昏旦之中、考農祥、則失度。 西涼白麥之熟、較南夏則
遲時、 故雪而迅霆、桃源之夫呼凍雷、父椎牛角而子漸之、
溪洞土人數十年而食假鬼、 或羸馬驢耕、 或鴨羣鉏稲、
稲一熟也、或三熟、 蕎秋種也、或春種、 是以有老媼捭秧、有
少婦列畦、 有以蕨肥田。又淋其灰汁作菹。 南河之南、有車
鐵輪、 野馬之川、牛服鞍甑、越之徼塗筏釜、 或隔年見如樹、
戎二月食櫻桃、 蛋家於舟、苗獨藏穗 關隴之野、尚營窟匜
土處、
中土耕一犁三牛。水田木牛。故一犁一牛。一牛三犁。樓耕也。

聞之老農曰、必毋倉生烝下種、則一年可耕之日甚少、余亦嘗曰必草人法糞田、亦恐渴澤不得鹿墳壤之不得麋也。

農桑通訣地利篇夫封畛之別、地勢遼絶、其間物產所宜者亦往往而異焉、何則、風行地上、各有方位、土性所宜、因隨氣化、所以遠近彼此之間、風土各有別也。若來蔬果、如頻婆安石榴海棠蒜之類、自外國來者多矣、今董學藝之屬、移栽北方、其種特盛、亦向所謂土地不宜者也。其中亦有不宜者、則是寒暖相違、天氣所絶、無關於地、若荔枝龍眼不能踰嶺、橘柚橙柑不能過淮、

授時

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四時各有其務。十二月各有其宜。先時而種則失之早、含陰多而不生。後時而藝則失之晚、含陽多而不成。農書云萬物因時受氣、因氣發生、時至氣至、生理因之、但氣候有盈縮、須按節候定之、

孟春首立春之節、後十五日次雨水中氣、又後十五日次仲春驚蟄之節、後十五日次春分中氣、又後十五日次季春清明之節、後十五日次穀雨中氣、凡此六氣一十八候、皆春氣正發生之令、十八候者如東風解凍便為立春首五日之候、如倉庚鳴便為驚蟄次五日之候、如虹始見便為清明後五日之候、餘倣時憲曆日便知。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經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

元日五更雞鳴時、點火把照桑棗果木等樹、則無蟲、以刀斧班駁敲打樹身、則結實、謂之嫁樹、　是日用尖刀剖破桃樹皮上

半月栽樹、多結子、南風不可栽　換接諸般花木果樹、并可移栽諸般花木果樹、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二月初二為上工日、備工執役、從此日始。　泥蠶室理蠶事

脊百果木根則子牢。挿花樹條。中旬種稻為上時。斫樹上裹縛。

春耕宜遲，恐陽氣未透。二月二日取枸杞菜煮湯沐浴，令人光澤不老不病。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是月也，命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三月蠶農尚閑，可以利溝瀆，葺治墻屋。 早稻宜上旬。 種秧田。浸穀種。

孟夏，首立夏之節，後十五日次小滿氣，又後十五日次仲夏芒種之節，後十五日次夏至中氣，又後十五日次季夏小暑節，後十五日次大暑中氣，凡此六氣一十八候，皆夏氣正長養之令。

孟夏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無休於都。 農乃登麥。

防有霧傷麥，但有沙霧，用荍麻散縛長繩上，侵晨令兩人對牽於麥上拂曳，抹去沙霧，則不生蟲。

仲夏農乃登黍。是月也，毋用火南方。 霖雨將至，儲米穀薪炭，以備道路陷滯不通。 十三為竹醉日，可移竹。 挿稻秧。

埋桃杏李梅核在牛糞內，尖向上，易芽易出。 芒種後壬日入梅日。種草無不活者。 五月五日，萵苣成片，放厨櫃內，辟蟲蛀衣帛等物。收萵苣菜亦得。

季夏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無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此月斫竹不蛀。 打炭墼。 耕麥地。芸稻。 是月飯不餿法：用生莧菜薄鋪在上蓋之，過夜不致餿壞。

孟秋首立秋之節，後十五日次處暑中氣，又後十五日次仲秋白露之節，後十五日次秋分中氣，又後十五日次季秋寒露之節，又後十五日次霜降中氣，凡此六氣一十八候，皆秋氣正收斂之令。

孟秋涼風至，白露降。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修宮室，壞墻垣，補城郭，栽種蕎麥。

採芙蓉葉可治腫。 秋耕宜早，恐霜後掩入陰氣。 收黃葵花治湯火傷。

仲秋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修囷倉，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乃勸種麥，毋或失時。 栽種大蒜、罌粟、苦蕒、苧麻、大麥、小麥、牡丹、芍藥。 是月防霧傷棗，棗熟著霧則多損粿。麻散縛於樹枝上，則可辟霧氣。

季秋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

出。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於神倉。霜始
降。則百工休。草木黃落。乃代薪為炭。　存問九族孤寡老病不
能自存者。分厚薄重以救其寒。
栽種牡丹芍藥水仙。宜月初。罌粟宜九日。　收藏五穀種。及諸
種。　糠殼治產後兒枕痛。　草包石榴橘栗蒲萄。
孟冬之首立冬。十月節。後十五日次小雪。中氣。又後十五日次仲冬
大雪。子月節。後十五日次冬至。中氣。又後十五日次季冬小寒。丑
節。又後十五日次大寒中氣。凡此六氣一十八候。皆冬氣正養
藏之令。
孟冬水始冰。地始凍。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
通。閉塞而成冬。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壞
城郭。戒門閭。　修麻緝績布縷。　種稻納禾稼。　蓺苧麻。　壓
桑。　收茱萸條。
仲冬冰益壯。地始坼。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
及起大眾。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
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
有放佚者。取之不詰。　收貯雪水。埋地中。浸穀種。倍收。不怕旱。
造農具。　置碎草牛腳下。春以糞田。　收芙蓉條。　斫伐竹
木不蛀。　析麻績布縷　[illegible]　壅苧麻　壓桑
季冬水澤腹堅。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

占候

正月。諺云。春寒多雨水。　諺云。上元無雨多春旱。清明無雨少
黃梅。夏至無雲三伏熱。重陽無雨一冬晴。
二月。清明斷雪。穀雨斷霜。　古語云。一年之計在春。一日之計
在寅。
三月。清明晒得楊柳枯。十個糞缸九隻浮。　雨打紙錢頭。麻麥
不見收。雨打墓頭錢。今年好種田。　清明午前晴。早蠶熟。午
後晴。晚蠶熟。　清明喜晴。簷頭插柳青。農人休望晴。簷頭插柳
焦。農人好作嬌。　月內有暴水。謂之桃花水。則多梅雨。無澇亦
無乾。　雷不消。則九月霜不降。　雷多歲稔。　虹見。九月米貴。
四月。月中看魚子占水。黃梅時。水邊草上看散子高低。以卜水
增止。　諺云。二麥不怕神共鬼。只怕四月八夜雨。蓋麥花夜吐。
雨多花損也。　日暖夜寒。東海也乾。　虹見米貴。
五月　諺云。初一雨落井泉浮。初二雨落井泉枯。初三雨落連
太湖。　芒後半月內。西南風雨日。雨立至。諺云梅裡西南。時雨
潭潭。畏雷。諺云。梅裡雷。低田拆舍回。又曰梅裡一聲雷。時中三
日雨。　立梅日早雨為迎梅雨。主旱。諺云雨打梅頭。無水飲牛。
雨打梅額。河底開拆。一云主水。　諺云。迎梅一寸。送梅一尺。
五日只宜薄陰。大晴主水。雨主絲綿貴。　諺云。時裡一日西南
風。准過黃梅兩日雨。　至後半月末時得雷。謂之送時。主久曬。

諺云迎梅雨。送時雷。送了去。便弗回。　黃梅寒。井底乾。　五月
二十日。大分龍。無雨而有雷。謂之鎖龍門。主晴。　諺云、二十分
龍廿一雨。破車閣在弄堂裡。二十分龍廿一糞。拔起黃秋便種
豆。
六月蓋夾被。田裡不生米。　六月西風吹遍草。八月無風秕子
稻。　處。暑雨不通。白露枉相逢。　三伏若大熱。冬必多雨雪
蝍蟟蟬吽稻生芒。　諺云、六月初三晴。山篠盡枯零。六月初三
一陣雨。夜夜風潮到立秋。　小暑諺云、船棹風雲起。旱魃精空
歡喜。仰面看青天。頭巾落在麻坼裡。　六月不熱。五穀不結。
月令云季夏行秋令。則卯熙水潦禾稼不熟。　又云六月無蠅
新舊相登米價平。　諺云秋前生蟲。損一莖。發一莖。秋後生蟲。
損了一莖。無了一莖。
七月秋。蒔到秋。六月秋。便罷休。　朝立秋。暮颼颼。夜立秋。熱到
頭。　秋霹靂。損晚穀。
八月早禾怕北風。晚禾怕南風。　朔日晴。主冬旱。　秋分微雨。
或陰天。來年大熟。　喜雨。諺云麥秀風搖。稻秀雨澆。　畏旱。諺
云田怕秋乾。人怕老窮。
九月。重九日晴。則冬至、元日、上元、清明、四日皆晴。雨則皆雨。拈
云、重陽無雨一冬晴。　諺云九日雨。米成脯。又云重陽濕漉漉。
穰草千錢束。

十月立冬晴。則一冬多晴。雨則一冬多雨。諺云賣絮婆子看冬
朝。無風無雨哭號咷。　立冬西北風。主來年旱。　十六日為寒
婆生日。晴主冬暖。　十月有雷主災疫。　有霧。俗呼曰沫露。主
來年水大。仍相去二百單五日水至。諺云、十月沫露塘瀊。十一
月沫露塘乾。
十一月　乾冬濕年。　冬至雨。年必晴。冬至晴。年必雨。　欲知
來年五穀所宜。冬至日取諸種。各平量一升。布囊盛之。埋窖陰
地。後五日發取量之。息多者歲所宜也。　月內雨雷多。主冬春
米賤。　有雷主春米貴。　有霧主來年旱。　諺云、冬至前。米價
長。貧兒受長養。冬至前米價落。貧兒轉蕭索。
十二月。兩春夾一冬。無被暖烘烘。　至後第三戌為臘。臘前三
兩番雪。謂之臘前三白。大宜菜麥。諺云、若要麥。見三白。又云、一
月見三白。田翁笑赫赫。又主殺蝗子。　月內有霧。主來年有水
風雨主來年六七月橫水。

湯有旱災伊尹作為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
民或苦少牛無以趨澤（澤雨之潤澤謂及時也）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
犁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犁（師古曰庸功也言換功共作也）
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畝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
也（按此為代田歲易甽非歲易田也 甽也者窪下而長可以通水者也）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
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耔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耔
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及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
旱故儗儗而盛也

區田

湯有旱災。作為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

伊尹救旱之訣。不資雨露而資於人工。須近川池河堰。及有井泉之處。可以取水者始為之。

其區二千七百。縱橫當空十行。可種者僅四分之十。故止得六百七十五區。

其縱橫所空之行。便人行。且便置水担也。

一畝之地。令人起而為溝。引水灌之。費水多矣。今用水者止四分之一。故人力易施。而須水減四分之三。且得浸沃苗根。必無水力不足之患。

始種麥二寸一株。一行八株。一區可種六十四株。一畝該四萬

區田地一畝。區多恐人手不及者。合眾多。當別置地。計多少斟酌。

一畝之地。闊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尺。每一行占地一尺五寸。該分五十行。是橫行所分。其長一十六步。計八十尺。每行一尺五寸。該分五十四行。是縱行所分。長闊相乘。通二千七百區。是一畝大得之數。于縱行中每空一行而種之。又于所種橫行內每隔一區始種一區。是縱橫皆有空也。除隔空外可種六百七十五區。每區深一尺。用熟糞

一升。與區土相和。每區一升。則六百七十五區。須糞大石七斗五升。布種勻覆。以手按實。令土種相著。便與以手漫種者不同。漫種者種淺土虛種種不同。種種亦未必皆實。苗出看稀稠。存留鋤不厭頻。旱則澆灌。結子時。鋤土深壅其根。以防大風搖擺。古人依此布種。每區收穀一斗。每畝可收六十六石。

先用耕穩穀殼拌細土填至五寸深以足踏緊其如今在于此蓋天旱之年土面三二寸

三千二百株。 如種黍稷粺。二寸五分一株。一行可種七株。一區可種四十九株。三萬零六千四十五。 如種秫四寸一株。一行四株。一區可種一十六株。一萬零八百。 如種豌豆與豆。一行三株。一區可種九株。六千三百四十五。一區五株。三千七百二十五。

全用人力。不用牛耕。少牛之家。尤當極力為之。全資糞穰之力。貴精而不貴多也。

舊云每區收一斗。每畝可收六十六石。

兗州刺史劉仁云昔在洛陽。於宅旁以七十步之地域為區田。收粟三十六石。然則一畝之收有過百石者矣。

者意宜稀稀不能列疎推氣使之上行其土両寸宜稀則二寸之苗根必死三寸宜稀則三寸之苗根必死今區田下深一尺而在下三寸又甚虚鬆在上之糞與土虚乃流灌之水從下行而與土讓減下行稀稀氣使（不相齊每一行減去可作之三五日）之上行使與不得稍不要之物也其所和之之如何總細糞之其上又用糞與糞和細土

田亦不必拘定一畝。區亦不必拘定一尺五寸。如或家貧而人工少。有地二三分。便可作二百二十區。如使空行減爲一尺。便可作三百餘區。由此推之。便五六分。六七分皆可爲也。何必一畝。但須人人爲之。方可避旱。

地少者。歲歲可爲。如使地多而人衆。亦必須多作數畝。歲歲種之。天時之水旱不常。萬一值旱。一人所種。（一畝之收）可以足三五人之食。（若使處處皆置此一區）豈復有饑饉之患。

（的按）區田畦田皆古制也畦田即今之菜園處處習為之而畦之不若區也則未有知其妙者諸書所載皆概簡言之未能細繹其制區之精義故經人棄而勿為今觀畦之用糞也詳而詳有之糞其苗有若其糞上此則不若區糞之聚而未如畦之用水也必過則須水必多區與畦同地而水用四分之一則其功省矣畦之耕此地不過三五寸

加以[illegible]日則引泛之水不可以久則不若區田之深又有掘穫引之下入審得地氣內以上并故可以
多[illegible]付日曬田一所尚墊是為人之用有藉以救家者夫區田一區八至之家[illegible]何可以至于此
[illegible]之才計並可日積一旬區田並作自然[illegible]山孫[illegible]堂中藏名傳後序實[illegible]
[illegible]

代田見前

趙過為搜粟都尉，能為代田。一畝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

今按三甽，即分為三段也。三段之縱行，界之以水溝，故曰甽。歲易甽，非歲易田也。如今歲種壠，以甽行水，明歲則甽復為壠，壠而行水，所以和其土，亦所以休地力也。一曰廣尺深尺謂之甽。此則一行皆有種植，而無縱過之空行矣。

今之圃畦，不拘一丈二丈，各栽為方，限之以壠，種各異之子粒。其壠之與橫，皆有行水之渠，如欲水之入某壠也，則決其口而入之。如某壠之水已足，則閉其壠，另掘他壠而使之入。今此地在在有之，皆圃夫之利，而農夫則未之有也。使農人而各置一圃，以種禾稼，何慮乎旱。

或慮大旱之年，井泉取水者，亦有竭時，然至夜半，未有不復舊者也。此唯力勤者知之。

憶甲戌抵都，於北直道中，與陝西賈人同店，正值辛未壬申陝西連旱之後，因詢陝西近日情狀，賈人曰：予商於陝，其往來於蘭西一帶久矣。猶憶某年行道渴甚，道旁有人家，多泥戶而逃，無從得水。又行數里，見道旁茅屋一區，去路里許，望炊烟上騰，知必有居人也，即之，則有老人，[illegible]子於室。其夫婦皆五旬外，有二子，長者不過十四五，少亦不下八九歲。因向伊索飲，彼以甌盛水給予。予見其釜中多菜而少米，問

曰。他人皆逃。子何為不逃去。曰予以貧故。不能他出也。曰貧而荒何能自養。曰予所有薄地。不過二畝。又無牛耕。雖當豐稔其種之糞之芸之穫之。皆人力也。故猶有菜畦一區。以佐食。有餘則曝而藏之。並掛園中所蓄。壁間所挂無非乾蔬。問何以備荒。曰比年旱。其菜圃桑苗皆十丈一井。井水以灌之。井渴則俟諸夜半。歲獲收粟穀一石。今每日所食粟米十升。分作早晚二餐。大約米三菜七。求不飢止耳。予聆是言也。然後知蔬菜之可以備荒草也。

種法

○漫種。左挾種。右手撒而布之。隨撒隨行。撒畢再取。不稀不稠為妙。

○耧種。一牛三犁。牛欲遲。種人令促步。以足躡壠底。欲土實種易生也。又或隨之以砘車。又或隨之以撻。

○瓠種。竅瓠貯種。隨行隨種。務使均勻。覆土既深。雖暴雨不至撻撻。可耐旱。

○點種。先為坑窩。一手拈子粒。同糞點之。南方唯種大麥用此法。

百穀。三穀各二十種。蔬果各二十種。

凡種蔬蓏。必先燥曝其子。地不厭良。薄即糞之。鋤不厭頻。旱即灌之。用力既多。收利必倍。

○大抵蔬宜畦。蓏宜區種。畦地長丈餘。廣三尺。先期斸起宿土。雜以蒿草。火燎之。以絕蟲類。併得為糞。臨種益以他糞。治畦種之。區種如區田法。區深廣可一尺許。臨種以熟糞和土拌勻。納子糞中。候苗出。料視稀稠去留之。

又有芽種。凡種子先須淘淨。頓瓠瓢中。覆以濕巾。三日後芽生。可指許。然後下種。先於熟畦內。以水渫地。勻撒芽種。復篩細糞土覆之。以防日曝。

鋤

苗生如馬耳。則鏃鋤。稀豁之處。鋤而補之。凡五穀唯小鋤之為良。

苗出壠。則深鋤不厭數。

春鋤不用觸濕。春鋤濕。恐地堅。　六月已後。雖濕亦無嫌。

凡黍粟苗。未與壠齊。即鋤一遍。　經五七日更鋤第二遍。　候未蠶老畢。鋤第三遍。　如有餘力。秀後更鋤第四遍。今北方種木綿。有鋤七八遍者。

脂麻大豆。並鋤兩遍止。亦不厭早鋤。

穀第一遍便科定。每科只留兩三莖。更不得留多。每科相去一尺。　第一遍鋤。未可全深。　第二遍唯深是求。　第三遍。較淺於第二遍。　第四遍。又淺於第三遍。蓋穀科。則根浮也。

自撮苗後。可用以代耬鋤。者名曰耬鋤。

耬鋤與耬制頗同。特無耬斗。但用耬鋤。鐵為之。穿耬之橫桄下。其刃形如杏葉。用驢輓之。初用人牽。熟則不用人矣。此器行於泥中。以除草根。其泥由頸中細鐵處過。故雖過而無溝。其功過鋤加數倍。所辦之田。日不啻二十畝。與燕趙之劃子相似。然亦小異。劃子第一遍即成溝。穀根未成。不耐旱。耬鋤刃在土中。故不成溝。第二遍加擗土木雁翅。方成溝。其土分壅穀根。　雁翅用木厚三寸。濶三寸。長六寸。取成三角形樣。前窩尖。中作一竅。長一寸。濶半寸。穿於鐵鋤柄上。壓鋤刃上。

耬鋤過苗間。有小豁眼不到處。及壠間草叢未除者。亦須用鋤。

營州以東用鏟。

二

草糞。種蒔田仲夏之月。利以殺草。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蓋耘除之草。和泥渥濁。深埋和苗根下。漚罨既久。則草腐爛而泥土肥美。嘉穀蕃茂矣。汗南三月草長。則刈以踏稻田。大如糞蒐陳苗。時特種之。恐苗稀亦可用也。

水田須用芸爪。以鐵為之。穿於指上。不問草之有無。必徧以手排漉。務令稲根之旁。液液然而後已。又有

二

足耘。為木杖如拐子。兩手倚之以用力。以趾塌撥泥上草穢。擁於苗根之下。則泥沃而苗興。

今劃一器曰芸盪。以代手足。工過數倍。　北方相沿名為鋤禾。即從此換土而作也。

黍粟大小豆脚下。用一尺三寸寬。便用耬鋤。　麻麥脚下。狹些亦可。

三

火糞。積腐藁敗葉。剗薙枯朽根荄。遍鋪而燒之。即土燒而糞之。初春再三犂耙。而以窖罨之。肥壤壅之。麻籸穀殼。皆可與火糞。窖罨穀殼。朽腐。最宜秧田。必先渥漉精熟。然後踏糞入泥。盪平田面。乃可撒種。

三

又凡退下一切禽獸毛羽。親肌之物。最為肥澤。積之為糞。勝於

草木毛羽和搏湯積之。久則潰腐。如欲速潰。置韭菜一握其中。
明日爛盡。猪羊毛皆可。
下田及近泉源處。其水必冷。亦有用石灰為糞者。則土暖而苗
易發。山田泉水未經日色。則冷。閩廣用骨及蚌蛤灰糞田。山
田宜委曲導水。使先經日色。則苗不壞。
糞田之法。又不可驟用生糞。及布糞太多。糞力峻熱。即燒殺物。
反為害矣。火糞力壯。南方治田之家。常於田頭置塼搵窖。熟而
後用之。雖熟亦不得過多。多用者須臘月下之。北方農家亦宜
效之。
泥糞。於溝港塘池內。漉取青泥。扷擦岸上凝定。用火糞和用。北
常糞得力甚多。　或用小便。亦可澆灌。但生者立見損壞。今南
方或以火灰成堆。或以草穰成堆。澆於其上。俟久而後用之。

灌溉

昔禹決九州。距四海。濬畎澮距川。然後播奏庶艱食。烝民乃粒。
此禹平水土。因井田溝洫以去水也。
周禮遂人匠人之制。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
萬夫有川。遂注入溝。溝注入洫。洫注入澮。澮注入川。故田畝之
水有所歸焉。此去水之法也。　稻人掌稼下地。以水澤之地種
穀也。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此又
下地之制。與遂人匠人異也。
後世灌溉之法。如關西有鄭國白公六輔之渠。　關外有嚴熊
龍首渠。　河內有史起十二渠。　自淮泗及汴通河。自河通渭。
則有漕渠。　郎州有右史渠。　南陽有召信臣鉗盧陂。　廬江有
孫叔敖芍陂。　潁川有鴻隙陂。　廣陵有雷陂。　浙江有馬臻鏡
湖。　興化有蕭何堰。　西蜀有李冰文翁穿江之迹。皆能灌溉
民田。為百世利。
民間所自為溪堰水蕩塘池之屬。難以數計。若溝渠陂堨。上置
水閘。以備啟閉。若塘堰之水。必置洞竇。以便通洩。今又有廣集
人力。多置土蕪。壅長流之水。俾之漫衍。以澆田畝者。此水之在
（下而使）上者也。
若田高而水下。則設機械用之。如翻車筒輪戽斗桔槔之類。如
地勢曲折而水遠。則為槽（筧竹）。筒陰溝浚渠陂栅之類。引而達之。

此用水之巧者。

田之不須灌溉、及平澆者尚多。水之用車、尚次之。再車三車者又次也。

車之制、取江河之水、有手車、脚車、牛車、風車、西洋有龍尾車、升恒車之不同、龍尾取河水、升恒取井水也。

南方多山、故亦多溪河、離山太遠、則岸高而水深、不可壅遏、截令土作堤防、水長必決、唯於發源三二十里之地、取其石而壅之。其水可以漫衍、然不數里而有窪下之溝、及截河之山、則水不可前矣。近見南人用竹木製為梘槽、遇窪下之處、則支架而用之。遇截山之處、或鑿山腹、文以橫木、或置極長之竿、立於水中。隨其所宜、宛轉接之、可使遠行三二十里。如使寬其梘槽、大其支撑之具、當可百里、五七十里。此法居山近河者、皆當可行。

昔在彰德、見其城東掘地七八尺、便可得泉、其工價甚省、不過費小錢七八百文、值銀四錢耳。若使丈餘之井、村村掘之、人家者多掘數眼、以濟轆轤桔槔之用、當亦救旱之良策也。

傅子曰陸田者、命懸於天、人力雖修、水旱不時、則一年功棄、引河渠、掘井泉、何致棄功之有。水田制之由人、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

海內江淮河漢之外、復有名水萬數、枝分派別、或通為溝渠、或蓄為陂塘、用資灌溉、安有旱暵之憂哉

即今河南為平原曠遠之區、其中河道自西而東者、不下數十。若使作為隄防、從而壅之、以一邊開為河道、使之行水、一邊聽其漫衍、以灌溉田園、則一河之用、可以數十頃數百頃不止矣。若使有河之處、皆能盡河之力、可使中州全無歉歲。

勸助

又有賞罰勸助之法所以獎其勤勞懲其怠惰者也
周禮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謂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也
田不耕者出屋粟謂罰以三家之稅粟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
家之征謂雖閒民猶當出夫稅家稅也閭師言無職者出夫布
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
者不衰凡欲使民率作興事耳
月令孟春之月命田司相土宜所宜五穀所殖以教導民必躬
親之　孟夏勞農勸民無或失時命農勉作無休於都　仲秋
乃勸種麥無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季冬命田官告民
出五種命農計耦事
漢文帝所下三十六詔力田之外無他語減租之外無異說
及覽古之循吏如黃霸之治潁州勸種樹謂樹藝五穀也龔遂
之治渤海勸農耕何武行部必問墾田次充為令益治桑柘召
信臣治南陽開溝瀆為民利任延治九真易射獵為牛耕張堪
守漁陽開稻田皇甫隆治燉煌教耬犁皆勸諭之功也

蓄積

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雖有旱乾
水溢民無菜色
冢宰眡年之豊凶以制國用量入以為出祭用數之仂而又以
九貢九賦九式均節之取之有制用之有度
周禮倉人掌粟入之藏以待邦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關市
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
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飢
今之為農者見小利而不慮久遠一年豊稔沛然自足侈費妄
用以快一逞之時所收穀粟耗竭無餘一遇小歉則舉貸出粟
於兼併之家秋成倍稱以償歲以為常不能振拔其間有收刈
畢即不能餬口者傳曰收斂蓄藏節用御欲天不能使之貧一
詞入官株累者必數人一詞未結守候者必數月
什人之中推一有行者為甲長推一有力者為保長當耕耘收
穫之時緩急相周各相幇助如古通力合作之意一人荒業則
九人共督
高允有言方百里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升不勸則
畝損三升乃百里損益之率為粟三百二十萬斛況其廣者乎此
特言其少者耳若使畝益五升當復何如若使畝益一斗當復何如

收穫

物理論曰：稼農之本，穡農之末。本輕而末重，前緩而後急。稼欲熟，收欲速。此良農之務也。

月令：仲秋之月，令有司趣民收斂。季秋之月，農事備收。孟冬之月，循行積聚，無有不斂。至於仲冬，農有不收藏積聚者，取之不詰。

禹貢曰：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納銍者，截禾穗而納之；納秸者，去穗而刈其藁納之也。詩之七月、臣工、良耜，皆言收穫之事也。

九農家所種宿麥早熟，最宜早收。韓氏直說云：五六月麥熟，帶青收一半，合熟收一半。若候齊收，恐被暴風急雨所摧，必至抛費。每日至晚，即便載麥上場堆積，用苫蔽覆，以防雨作。如搬載不及，即於地內苫積。天晴乘夜載上場，即攤一二車，薄則易乾。碾過一遍，翻過又碾一遍，起秸下場，揚子收起。雖未淨，直待所收麥都碾盡，然後將未盡稭稈再碾。如此可一日一場。比至麥收盡，已碾訖三之一矣。大抵農家忙併，無似蠶麥。古語云：收麥如救火。若少遲慢，一值陰雨，即為灾傷。遷延過時，秋苗亦誤鋤治。

釤與鏺刀相似，其用亦畧不同。用曲木一頭為柄，一頭值釤。釤後縛成兜網，以收所釤之麥。用兩手執而刈之，後一人推麻絣柈網，一器四圍高而中凹，所以聚禾麥者也。下有行具，或用木輪，或踏其木之兩端。兜網所刈之禾麥，旋刈旋置於此網內。此網滿則置之於地，一日可收十餘畝，較之以鐮刈者，其速十倍。

種粟秋收，亦當速刈。齊民要術云：熟速刈，乾速積。蓋刈早則鐮傷，刈晚則穗折，遇風則收減，濕積則藁爛，積晚則耗損，連雨則生耳。南方水粟用粟鑒摘穗，北方收粟用鐮並藁刈之。刈畢捆而束之，十束積而為䅳，然後車載上場為大積。農功稍隙，旋旋以鏟擿之。

南方水地多種稻秫。稻有早晚大小之別。然江南地下多雨，上霖下潦，劙刈之際，必用喬扦。多則置於笐架，晴乾曝之，可無耗損。

齊民要術云：收禾之法，熟過半斷之。刈稷欲早。收黍欲晚。皆即濕踐。稷踐訖，即蒸而浥之。黍宜曬之令燥。凡麻有黃埻，則刈，刈畢則漚之。刈菽欲晚，葉落盡然後刈。脂麻欲小束，以五六束為一叢，斜倚曬之。待口開，乘車詣田抖擻一次，仍叢而倚之。三日一打，四五遍乃盡。梁秫收刈欲晚，早刈損實。

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土相其宜以為之種凡糞種騂剛用牛
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
彊㯺用蕡輕爂用犬此皆占地形色為之種者一取牛羊等汁
以漬種而化之使美則得其宜矣

糞穰

○踏糞法凡人家秋收後治糧場上所以穰穀穢等並須收貯一
處每日布牛腳下三寸厚每平旦收聚堆積之騾馬足下更好
如穰穢少者多踏幾日更好如穰穢多則每日布之每日聚之
至春可得糞三十車每畝用五車可糞六畝今南方用打油之
麻餅菜餅棉餅其力厚薄用之勝於諸糞多矣
菅茅之地宜縱牛羊踐之七月耕之則死

○又有苗糞草糞火糞泥糞之法苗糞者菉豆為上小豆胡麻次
之悉皆五六月中穠種七月八月犁掩殺之為春穀田則畝收
十石其美與蠶矢熟糞同此謂所生之嫩苗翻於地下及春則
腐而為糞也一曰一石今二斗七升十石今二石七斗也

○秧田須殘年開墾待冰凍過則土酥來春且不生草平後晒乾
入水澄清方可撒種則種不陷而易出

○墾田或河泥或麻豆餅或灰糞各隨其地土所宜

○周官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凡糞種騂剛
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
用豕彊㯺用蕡輕爂用犬皆謂煮諸獸骨汁用以浸種也騂剛
地色赤而土剛強也赤緹縓色也墳壤潤解也渴澤故水處也
潟鹵也貆貒也勃壤分解者埴壚粘疏者彊㯺強堅者輕爂輕
脆者

草糞。瀕湖人，漉取皆草，以當糞壅，甚肥。

火糞。楚人帶土鋤草根，積於道中，各成堆壘，虛其中以火燒之。草根焦爛，土亦枯乾。待其冷定，用以碌軸輾細，用之為糞。如即在田中燒之，則田土當益嘉。

凡草秋收畢，便須耕而耙之。草根上而草莖下，經冰凍後，其地易肥，土亦鬆疏。

凡兩牛為一犋，歲可耕小畝三頃，據大畝則一頃三十畝也。

墾耕篇，謂開荒之田，當使熟鐵鍛成鏡犮，防缺折也，然用以耕熟地，未嘗不可。

農書云，旱田穫刈纔畢，隨即耕治曬暴，加糞壅培，而種豆麥蔬茹。因其熟土壤，而肥沃之，以省來歲功役。

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以其地有肥墝，故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別。不易者家百畝，謂可歲務之也。一易之地家二百畝，謂歲耕其半也。再易之地家三百畝，謂間二歲而一耕也。

古農法，犂一耙六。欲土之細也。但使土根相著，自耐旱，不生諸病。若土麄不實，苗立根在粗土，根土不相著，不耐旱，易生諸虫。所謂大塊之間無美苗也。

大抵秋耕宜早，陽氣久在地面，欲其掩於地中也。春耕宜遲，必待日高，謂陰氣猶在地，而恐掩寒氣於地，令地薄也。

耧種者，亦須腰繫輕撻曳之，使壠土覆種稍深也。

氾勝之書曰，牽馬令就穀堆食數口，以馬踐過為種，無虸蚄等蟲，薄而不能種者，以原蠶矢雜禾種種之，則禾不蟲。

又取馬骨剉一石，以水三石煮之三沸，漉去滓，以汁浸附子五枚。三四日，去附子，以汁和蠶矢羊矢各等分，撓令洞洞如稠粥。先種二十日，以溲種，如麥飯狀，當天旱燥時溲之，立乾，薄布數撓令乾，明日復溲，天陰雨則勿溲，六七溲而止，輒乾，謹藏，勿令復濕。至種時，以餘汁溲而種之，則禾稼不蟲。無馬骨，則用雪汁。雪汁者，五穀之精也。

八月社前，即可種麥。經兩社，即倍收而堅好。

良田宜種晚，早亦無害，薄田宜種早，晚則必難成實。

援神契曰，黃白土宜禾，黑墳宜麥，赤土宜菽，汙泉宜稻。

樹藝

穀

神農嘗百穀，粒食之始也。百穀者，稻粱菽各二十，共六十；蔬二十，果二十，共為百穀。夫蔬食日用可以助食，儉歲可以救飢；果實熟則可食，乾則可脯，豐歉皆可充飢。所謂木奴千，無凶年，非虛語也。

五穀：禾、麻、粟、麥、豆。周禮鄭注以麻黍稷麥豆為五谷。六谷：穀、黍、稷、稻、粱、麥、菰。八谷：黍、稷、稻、粱、禾、麻、菽、麥。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illegible]以黍稷麻麥稻粱菽大小豆[illegible]黍稷稻粱三豆二麥 鄭元謂九谷無秫大麥而有粱菰。

黍 爾雅：秬，黑黍；秠，一稃二米。按秠亦黑黍。說文：黍可為酒，從禾入水為義。今有赤黍，米黃而黏，可蒸食；白黍釀酒，亞於糯秫。又有黃黍、牛黍諸類。凡黍穄田，開荒為上，大豆底為次，穀底為下。一畝用子四升。三月上旬種者為上時，四月上旬為中時，五月上旬為下時。又與植穀同時，非夏者大率以椹赤為候。一曰四月蠶入簇時可種禾黍。苗生壠平，即宜耙勞，鋤三遍乃止。覆土鋤治，皆如禾法，欲疏於禾。刈穄欲早，刈禾欲晚。黑墳宜黍麥。

稷 爾雅：粢，稷也。稷，粟也。即今之粟穀，北人之常食也。有十四種早熟耐旱免蟲，三十四種穗有毛耐風，三十八種中麄，十種晚熟耐水。又有味美味惡易舂之不同。

凡穀成熟有早晚，苗稈有高下，收實有多少。早熟者苗短而收多，晚熟者苗長而收少。質性有強弱，米味有美惡，粒實有息耗。強苗者，黃穀之屬是也；弱苗者，長青白黑者是也。收少者美而耗，收多者弱而息也。地勢有良薄，良者宜種晚，薄者宜種早。山澤有異宜，山田種強苗以避風霜，澤田種弱苗以求華實。順天時，量地力，則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勞而無獲。

稻 爾雅曰：稌，稻。有早晚水旱糯秔之不同。南方土下塗泥，多宜水稻；北方地平，唯澤土宜旱稻。黏者謂之糯，亦謂秫；不黏者謂之秔，亦謂之粳。南方有正月種，五月熟，穫後復生，九月再熟。宋林申秘功稻，今年死，來年自生。又有秈占，有芒無芒之分。冬至後一百一十日可種稻。

凡種穀，先十日放水平田，數次使泥熟爛，然後淘淨種子，去其浮者。蓋穀浮者秕，果浮者油也。浮者不去，秋則生稗。先用草篙包裹，浸經三宿，待其萌芽，向平熟水田內勻勻灑之。俟苗長二分，掘溝放出地中之水，名曰晒秧，使土乾燥坼，然後又入水養之。待秧生四葉，高五六寸，然後拔而別栽。其薅鋤灌溉之法見前。宋真宗因兩浙旱荒，命於福建取占稻三萬斛，散之民間，即今之早稻也。昔聞諸蜀人曰：凡稻皆可種於旱地，蓋由水浸而生者，到底需水，離水則槁；由旱地而生者，須天雨或澆灌足矣。一曰旱稻治地畢，亦須豫浸一宿。

粱　爾雅曰虋赤苗芑白苗谷之良者曰粱即粟類唯芽頭色白耳

粱秫　爾雅曰粟秫也一曰秫粘粟有赤有白一曰秫稷之粘者即黃粱也

蜀秫　種與植稷同時收刈欲晚春月種宜下地不宜麥禾者乃種此莖高丈餘穗大如帚雖水潦極深不能壞收刈成束攢而立之其莖可作洗帚稭稈可以織箔成簾夾籬供爨　又曰秦中輸地種之又有一種玉米或稱玉蜀秫又稱玉秫

稗　爾雅曰稊英稗禾之卑者最能亂苗根葉相似也稗多生下澤中稊似稗一名英一云水曰稗旱曰稊水旱皆有植有稗今閩東多種之　一曰稗多收能水旱可救儉稗稈與粟同稗稈一畝可當稻稈二畝　下地多澇宜多種蜀秫及稗蓋澇必伏秋時也刈麥後長稗即歲再收矣　稗水不減頂不壞　夏旱秋初得雨亦宜種　可作酒

草之似穀可養人者　蒒草實生海洲上食之如大麥七月熟　禹餘糧本草稱東廧生河西苗似蓬子似葵　菵米生水田中子似小麥而小四月熟向見天津靖海臨河一帶所出有菵子米似小麥而細長煑之最難熟當可磨為麵糊食之　蒯草子如秔米　又蓬草子作飯無異秔米儉年皆可用

荒儉之歲三冬春首最為窮苦所資者木皮與草根實耳木皮獨榆可食枯木葉獨槐可食　在下地則蕪菁鐵芋薺皆甘可食　在水中則藕菱米　在山則黃精山茨菇蕨苧葛根薯蕷百合及山藥之類　草實則野稗蓬蒿黃蘆蒼耳皆穀類也　山中橡實可淘粉食　凡荒山大澤曠野皆宜預種

大豆　爾雅曰戎菽謂之荏菽戎菽大菽即大豆也有黑白二種其類甚多　豆角曰莢葉曰藿莖曰萁影礎一帶有種採葉乾而囷之至冬春之交和小米煑粥而食不必荒年也又有種柿秫者五六月敗柿落地曝而乾亦囷置之至春磨為麵和麥麵食之皆備荒之具也　得時之豆長莖短足其莢二七為族多枝數節大菽則圓小菽則圍先時者必長蔓浮葉疎節小莢不實後時者必短莖疎節本虛不實　吞花盛桑椹赤可種大豆黍甲欲稀薄田欲稠　赤豆宜早夏至後二十日尚可種々稍晚稍加種子地不求熟過熟則苗茂而實少收刈欲晚刈早則損實　必須耧下鋤耕各一鋤不過再

區種大豆法坎方深各六寸相去二尺一畝得千六百八十坎坎用糞一升合土攪和臨種沃之坎水三升豆三粒覆土勿厚以掌抑之令種與土親一畝用種一升用糞十六石八斗　十夫十人可治五畝至秋收一畝十六石　諺云麻耘地豆耘花麻須初生時耘豆開花亦可耘

小豆　廣雅曰小豆荅也有菉赤白三種花曰腐婢　夏至後十

日種中伏以後則晚穉下為良鋤不過再葉落盡則刈之
豆生布葉鋤之生五六葉又鋤之美田畝可十石薄田尚可五
石
菉豆本作綠粒大而色鮮者為官綠皮薄粉多粒細而色深者
為油綠皮厚粉少早種者為摘綠遲種為拔綠水浸濕生芽
可為菜種菉豆地宜瘦四月種六月收子再種八月又收
赤豆色赤心之穀也 共工氏有不才子以冬至為疫鬼而畏
赤豆故是日作粥以厭之 三月種六月旋摘四月亦可太密
則不實
蠶豆蠶時始熟故名 張騫得種於胡蜀人收其子以備荒最
耐陳 百穀中最先登磨麵可作餅餌 八月初種臘月宜厚
壅之
豌豆二三月種諸豆之中最耐陳 吳遵路知蝗不食豆苗且廣蒔種
豇豆紅色居多故名 穀雨後種六月收 六月又種八月收
收
䅉豆一名蛾眉豆有黑白二種莢嫩時可充蔬食茶料老則收
子煮食白者入藥 清明下種以灰蓋之不宜土覆芽長分栽
搭棚引之 種時以口向上若扁種恐瓣重引土不起
刀豆一名挾劍豆清明時鋤地作穴每穴下種一粒以灰蓋之
澆以水芽出則澆以糞水蔓長搭棚引上

黎豆有點如虎斑一名虎豆三月下種蔓生
麥爾雅曰大麥麰小麥麳秀水麥其實大麥形有縫 秔麥似
大麥出涼州 旋麥三月種八月熟 大麥為五穀長即今稞
麥也一名麰麥似穬麥 雀麥即燕麥穗細長子亦小去皮作
麵可救飢 蕎麥一作荍麥又作烏麥烈日曝令開口去皮取
米作飯蒸食之 雲蕒有香麥似小麥而細炒而為麵以代飯
極香 秋種冬長春秀夏熟具四時之氣 大小麥得白露節
可種薄田秋分種中田後十日種美田 正月可種蕎麥盡二
月止 夏至後七十日可種宿麥 種麥時若天旱無雨則薄
浸麥種以酢漿並蠶矢夜半浸向晨速投之令與白露俱下酢
漿令麥耐旱蠶矢令麥忍寒 春凍解種旋麥鋤如宿麥若
冬春無雨雪並宜車水灌之 區種法凡種一畝用子二升覆
土厚二寸以足踐之令種土相親麥生根成鋤區間秋草緣以
棘柴律土壅麥根麥凍解棘柴律之絕其枯葉區間草
生鋤之北地多苦春旱秋種尤便灌水今作畦種其便倍勝區
也 凡小麥皆宜五六月暵地 穬麥非良地不種 立秋前
治訖蒿艾簞盛之良蒿艾窖埋亦佳必須日曝乾及熱窖之
五六月麥熟帶青收一半合熟收一半過熟則拋撒 下見前
麥屬陰宜乾原稻屬陽宜水澤 土欲細溝欲深耙欲輕撒欲
勻 漫種費麥撒種省麥 北方收麥用彭綽腰籠一日可收

數畝。 小麥須揀去雀麥草子。簸去秕粒。 種青稞麥。治打稍
難。唯伏日用碌碡碾。石得八九麵。堪作麨及餅飥。甚美。磨揔盡
無麩。 蕎麥。五月耕。經二十五日草爛。得轉並種。耕三遍。立秋
前後十日內種之。假如耕地三遍。即三重著子。下兩重子黑。上
一重子白。皆是白汁。滿即須收刈。但對梢答鋪之。其白者日漸
盡變為黑。若待上下全黑。則下兩子落矣。 蕎麥與蕎秋。去其
皮殼。以水浸為麵。俱堪作粉。
胡麻一名藤弘。即脂麻。一名巨勝。葉名青蘘。莖名麻藍。張騫
得於大宛。故名胡麻。有遲早二種。黑白赤三色。俗傳夫婦同種
始茂。 二三四五月。時雨降可種。又宜上半月種。 耧耩須用
沙和始勻。下見前

蔬

葵。廣雅曰。䪥。卯葵也。 揀葵必待露解。故云露葵。 葵揆也。葵葉
傾日。不使照其足。 葵。秋種。覆養。經冬至春作子。謂之冬葵。正
月種者為春葵。一名衛足。一名滑菜。 有紫莖白莖二種。二種有
大小。又有鴨腳葵。 天有十日。葵與終始。故葵從癸。陽草也。 臨
本豐而耐旱。味甘而無毒。供食。可為菹。腊。枯枿可為榛蕤。
種必燥曝葵子。溼種則疥而不肥。 春必畦種水澆。畦長兩
步。廣一步。深掘。以熟糞對半和土覆其上。令厚一寸。鐵齒杷耬
之令熟。足蹋使堅平。下水微溼。水盡下葵子。又以熟糞覆其上。
令厚一寸餘。葵生三葉。然後澆之。澆用晨夕。日中不可。每一掐
輒杷耬地令起。下水加糞。三掐更種。一歲之中。凡得三輩。凡菜
皆用此法。 早種者。必秋耕。十月末。地將凍。散子勞
之。一畝三升。正月末散子。亦得。人足踐蹋之乃佳。地溼即生。
不厭數。五月初更種之。 六月一日種白莖秋葵。 掐秋菜必
留五六葉。不掐則根孤。留葉多則科大。凡掐必待露解。 葵花
入炭墼內。引火耐燒。 葵葉可染紙。所謂葵箋也。
蜀葵。爾雅曰。菺。戎葵也。一名吳葵。小者名錦葵。即荊葵。爾雅謂
之荍。又有黃蜀葵。即秋葵。 春初種子。冬月宿根亦自生。莖高
五六尺。花似木槿而大。 葉嫩時亦可茹食。其稭剝皮。可緝布
作繩。

龍葵一名苦葵一名苦菜一名天泡菜一名鵓眼睛一名酸醬
漿草 葉如茄子故一名天茄子 葉圓花白子若牛李子生
青熟黑但堪煮食 四月生嫩苗可食柔滑漸高二三尺莖大
如筯似燈籠草而無毛五月後開小白花結子味酸亦可食
落葵即紫草子爾雅曰蔠葵蘩露也一名藤菜一名天葵一
名御菜一名燕脂菜葉可烝鮓食甚滑 三月種嫩苗可食五
月蔓延其葉肥厚軟滑可作蔬和肉食子紫黑色搗取汁可染
布物謂之胡燕脂 當食今之赤莧菜
蔓菁爾雅曰蘋蕪葑蓯葑蕪菁也一名九英菘一名諸葛菜一曰
蓯蕪一名荛一名芥有紫白花二種諸葛行軍所止令軍士皆
種此取其出甲可生啖一也葉舒可煮食二也久居則隨滋長
三也棄不足惜四也回則易尋而採五也冬有根可食六也
從處暑至白露皆可種 夏旱則秋宜種之 春食苗夏食心
謂之薹子秋可為菹冬蒸根食菜中最有益者其子九蒸九曬
可擣為粉塗帛者資之亦可為油 又有鹽菹法湯菹法釀菹
法 種法頗多見農書
烏崧菜八月下種九月下旬治畦分栽
夏崧菜五月上旬撒子糞水頻灌洗密則芟之
蒜爾雅曰蒚山蒜葷菜也初中国止有小蒜一名澤蒜餘唯山
蒜石蒜自張騫使西域得大蒜胡葫始有 類有大小大曰葫即

今大蒜每頭六七瓣叔條中子種者一年為獨蒜再種之則皆
六七瓣矣小曰蒜葉似細葱而澀頭小如蕎即今山蒜也 收
條中子種者一年為獨瓣種二年者則成大蒜科皆如拳又
逾于凡蒜瓦子壠底置獨瓣蒜于瓦上以土覆之蒜科橫潤而
大形容殊則亦足以為異今并州無大蒜朝歌取種一歲之後
還成百子蒜矣其瓣粗細正與條中子同蕪菁根其大如碗
口雖種他州子一年亦变大蒜瓣变小蕪菁根变大二事相反
其理相及其理難推又八月中方得熟九月中始刈得花子置
至于五穀蔬果與餘州早晚不殊亦一異也并州豌豆度井陘
已東山東穀子入壺關上黨苗而無實皆土地之異者也 小
蒜六七月可種 澤蒜解菹更勝葱韭
葱爾雅曰茖山葱 葷菜凡四種山葱胡葱漢葱凍葱一名芤
草中有孔也一名鹿胎初生曰葱針葉曰葱青衣曰葱袍莖曰
葱白葉中涕曰葱苒諸物皆宜故名菜伯又名和事草 小葱
胡葱宜入羹[illegible]東葱宜食 漢葱木葱也葉大而香薄冬即
葉枯宜供羹食凍葱葉細而益香且過冬或名火官葱 七月
納種四月始鋤鋤遍乃剪剪與地平高留則無葉深剪則傷根
剪欲旦起避熱時良地三剪薄地再剪八月止不剪則不茂十
二月盡掃去枯葉枯袍不去枯葉春初則不茂二月三月出之
韭禮記曰豐本爾雅曰藿山韭一種而久生故名一名草中乳

言温稱也一名起陽草一名懶人菜言不須歲種也羅願云
物久必变故老韭為莧鄭元曰久道得利陰变為陽故葱变為
韭歲不過五剪収子者一剪則留之　一歲可割十次韭花
韭菁可藏以過冬韭可與利
薤古文作韰爾雅曰薤鴻薈一名莜子一名火葱一名藠子一
名菜芝薤韭之大者也　禾中薤生山中根葉類薤而差長大
爾雅所謂㔁也
薑禦溼之菜也苗高二三尺葉似剪竹葉而長兩兩相對性悪
熱而畏溼嫩者尖微紫名紫薑又作茈薑又作子薑　種用
白沙地耕秡極熟每澗一步作畦横作壠相去一尺餘深五六
寸三月種壠中一尺一科蓋土厚三寸以蠶沙或糞蓋之芽出
後有草即耘性不耐寒熱六月作蓆屋蔽之漸漸加土已後壠
中漸高壠外漸深矣六月以枝葉作棚蔽之四月苗生後用竹
草夾間根土取薑貨之不虧元本秋社前新芽頓長分採之即
紫薑最宜糟醬白露後有絲則老矣性畏寒九月中掘出置屋
中宜作窖用榖稈合埋之今南方不用窖至小雪前以不經霜
雪為上用蒻節盛貯架起下用火熏三日夜令溼氣出盡却掩
節口仍高架起下用火熏勿令凍損至春擇其芽之深者如前
法種之　諺云養羊養薑子利相當
芥一名水蘓似菘而有毛味辣可生食一名勞粗一名辣菜一

臘菜　有青芥紫芥白芥南芥刺芥旋芥馬芥石芥皺葉芥芸
薹芥蜀芥即胡芥也又有花芥葉多刺缺如蘿蔔英　取子者
二三月種取葉者七月半種　子作芥花芥末　十月收蕪菁
後收蜀芥　心多而耐久味辣而性溫可搗取汁以供庖饌
芥藍二月畦種苗高剝葉食之剝而復生刀割則不長加火煮
之諸用法皆宜頗有辛味冬月固枯比菜獨茂故名主國菜食
至冬月以草覆其根四月終結子可収作末根又生葉又食一年
又有八月撒種九月分栽
蒝荽說文葰一名胡荽一名香荽又有一種名石胡荽亦名鵝不
食草　春種六七月亦種十月霜足乃収之取子者仍的根間拔
令稀以草覆上得供生食且不凍五月子熟拔取曝乾　非連
雨不生未遇連雨雖一月不生六月種佳　畦種者亦如麥法
搓生子令中破龍盛一日再度以水沃之令生芽然後種之再
宿即生晝用箔蓋夜則去之晝不蓋熱不生夜不去虫耧之
可作葅
芸薹一名胡菜一名油菜經冬不死能辟蠹冬末春初採心為
茹子可搾油七八月下種五月収子薹長摘去中心則四面叢
生子多
菠菜菠薐一名赤根又名波斯草菠菜過月朔乃生須二十七
八間種之月初即牛矣　種法與蘿蔔同正二月皆可種秋社

後二十日。種于畦下。先以水浸子。令殼軟。撈出控乾。種之。此菜可乾。

莧 爾雅曰蕢赤莧。莖葉高大易見。故從見。 有馬齒莧。鼠齒莧。糠莧。一名灰堆莧。此野莧也。 赤莧。白莧。紫莧。紅莧。人莧。五色莧。皆可蔬茹。 二月下種。三月移栽。一曰人莧五月種。八月收。

忌 不可同鼈食。則生鼈瘕。

茼蒿 蓬蒿。二月種。可為常食。秋社前十日種。可為秋菜。

甜菜 釋名菾菜。即莙薘。春二月種。如蘿蔔法。夏四月移栽。 莖灰淋汁洗衣。其白如玉。 又八月下種。十月分栽。

芹 爾雅曰芹楚葵。芹古作靳。一名水英。有水芹旱芹二種。 晉書 立春日。以芹芽為菜盤相餽。 紫花 出太行黃屋。可制汞。亦可食。又馬芹。又毛芹。食之殺人。 收根。畦種之。

苣 即古苣字。爾雅薄言采芑。疏云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為茹。 有三種。白苣。苦苣。萵苣。 萵苣種如菠薐法。先用水浸一日。于濕地上布襯。置子于上。以盆扌合之。候芽漸出。正二月種之。秋社前種可醃。

苜蓿 爾雅翼曰。木粟。言米可炊飯也。一作牧粟。謂宿根自生。可牧牛馬也。一名懷風。時人或謂光風草。風在其間。蕭蕭然。自照其花有光采。茂陵人謂之連枝草。米有米如穄米。可為飯亦可釀酒。 七月畦種。如韭法。每至正月燒去枯葉。以鐵齒鎘樓。鎘樓之。更以魯斫斸其科土。則滋茂。不然則瘦。一年三刈。留子者一刈而止。種者一勞永逸。

紫蘇 爾雅曰。蘇桂荏。蘇荏類也。故名桂荏。一名赤蘇。又有白蘇。肥地者背面皆紫。瘠地背紫面青。背面皆白即白蘇。 荏。子白者良。黃者不美。荏即今白蘇子。 可為油。荏油色綠。其氣香美。煮餅亞胡麻油。而勝麻子脂膏。麻子脂膏。荏油不可為澤。焦人髮。研為羹臛。勝麻子。 二三月下種。 蘇子六畜不犯。凡地畔近道宜種之。收連子苗。 五六月連根收採。以火煨其根。陰乾。經久則葉不落。

蓼 爾雅曰。薔虞蓼。虞蓼。澤蓼也。一名水蓼。 正月可種蓼。三月可種荏蓼。荏性甚易生。蓼尤宜水畦。 長則更剪。常得嫩者。六月中。蓼可為齏以食莧。 水蓼。造酒取葉。以水浸汁。和麵作麴。麴。取其辛也。

蘭香 羅勒也。避石勒諱。改今名。一名醫子草。其子能入目去瞖。有三種。一種似紫蘇葉。一種葉大。二十步內即聞香。一種堪作生菜。 三月中。棗葉始生。乃種蘭香。治畦同葵法。晝日箔蓋。夜則去之。生即去箔。六月連雨拔栽之。掐心著泥中亦活。

俞貞木種樹書曰。香菜不得用糞澆。

蘘荷 說文。蓴苴也。搜神記作嘉草。一名覆苴。一名蘘草。一名猼苴。音與芭蕉相近。 春初生。葉似芭蕉。根似薑芽而肥。其葉冬

梅根堪為菹性好陰木下生者為美 有赤白二種赤者堪
啖 又云似芭蕉而色白楊慎云甘露即巴蕉 又云絶似芭
蕉芭蕉結子此不結子有時開花承甘露故又名為甘露子非
蔓生之甘露也今嶺北人家所種蕉皆蘘荷 二月種宜在樹陰
下一種永生亦不須鋤八月初踏其苗令死不踏則根不滋潤
九月中取旁生根為菹十月終以穀麥種覆之 蘘荷一石洗
漬以苦酒六斗盛銅盤中煮火上使小沸以蘘荷稍稍投之小
萎便出著席上令冷下苦酒三斗以二升鹽著中乾梅三升使
蘘荷一鹽酢澆上綿幕甕口二十日便可食 其子花生根中
花未敗可食久則消爛八九月醃貯以備冬月作蔬果
甘露子苗長四五寸許根如累珠味甘而脆宜近陰地春時種
之用麥糠為糞地宜沾潤至秋乃收
菌 爾雅曰中馗菌小者菌地蕈也似蓋一名土菌一曰馗廚乃
朽株濕氣烝浥而生或呼菌為菌茹又為莪又一種謂之天花
桑樹生者呼為桑莪山中松下生者多松滑野蕈如赤菰黃耳
皆可食恐有毒人者 北土有羊脂菜生于淀中 蕈根所為
也南土有天仙菜 茅根所為也有竹菇竹根所為也他如天
花麻菇雞蹤猴頭鹿角羊肚之屬皆草木根腐壞而成者栗樹生五
木耳桑槐榆柳楮皆能生菌 三月種菌子取爛構木及葉于
地埋之旹以泔澆令濕三兩日即生 又法畦中下爛糞取構木
可長六七寸截斷磓碎如種菜法于畦中勻布土蓋水澆長令
潤如初有小菌子仰杷推之明旦又出亦推之三度後出者甚
大即收食之本自構木食之不損人構即穀樹一名楮葉有瓣
曰楮無瓣曰構 取向陰地擇其所宜木如楓楮栲等樹伐倒
用斧碎砍成坎以土覆壓之經年樹朽以蕈碎剉勻布坎內謂
之驚蕈雨雪之餘天氣蒸暖則蕈生矣雖踰年猶可摻取及土
覆之時用泔澆灌越數時則以槌棒擊樹博采訖遺種在內來
歲仍發
凡菜食葉及食根者皆可於此備荒

果

棗 爾雅曰壺棗邊要棗櫅白棗樲酸棗楊徹齊棗遵羊棗洗大
棗煮填棗蹶泄苦棗皙無實棗還味稔棗 郭注江東呼棗大而
銳者為壺猶瓠也要細腰今之鹿盧棗櫅即今棗子白熟貳酸
遵實小而圓紫黑色俗呼羊矢棗也洗今河東猗氏大棗子如
雞卵蹶泄子味苦皙不著子者還味短味也 大曰棗小曰棘
棘酸棗也 河東安邑出御棗今名落酥 梁氏棗豐肌細核
多膏肥美 璧㫖棗即大白核小而肥 穀城紫棗長三寸
華丘脆棗實小而圓生食脆美不能久留 西王母棗冬夏有
葉九月生花十一月乃熟大如李核三子一赤又名青王文棗其
實如旋 羊角棗亦三子一赤 青城無核棗實小核僅有形
食之不覺 窖坊棗味佳出應天府窖坊門 洛陽夏白棗
汲郡堰棗 信都大棗 梁国夫人棗 壺山有歷棗 又有
三星棗駢白棗灌棗狗牙棗雞心棗牛頭棗獼猴棗氐棗夕棗
木棗桂棗棠棗丹棗崎廉棗王門棗水菱棗說文云樗棗也似
柿而小 出青州者形大而核細多膏甚甜鬱州互市者亦好
微不及耳 常選好味候棗葉始生而移之三步一樹行欲相
當如本年芽未出勿刪除亦有久而復生者令牛馬履踐令淨
正月一日日出時反斧斑駁椎之名嫁棗不椎則花無實子而
零落也候大蠶入簇以杖擊其枝間振落狂花花繁則實不成

全赤即收收法日日撼落之為上 凡人家凡有卑劣之地不任耕
稼者歷落種棗則任矣 燃熟棗乘清晨連小枝摘下勿損傷
通風處晾去露氣揀新缸無油酒氣者清水刷淨火烘乾晾冷
取淨稈草晒乾候冷一層草一層棗入缸封嚴密至來歲猶鮮
先治地令淨布椽于箔上置棗于箔上以椽聚而復散之一日
中二十度乃佳夜仍不聚唯陰雨乃聚而苫之五六日後別擇
取紅軟送高廚上曝之擇其去胖爛者其未乾者曝晒如法 切
而晒乾者為棗脯煮熟榨出者為棗膏亦曰棗瓤蒸熟者為膠
棗加以糖蜜拌蒸則更甜以麻油葉同蒸則色更潤澤擣棗膠
晒乾者為棗油其法取紅軟乾棗入釜以水僅淹平煮沸漉出
砂盆研細生布絞取汁塗盤上晒乾其形如油以手摩刮為末
收之每以一匙投湯盌中酸甜味足即成美漿用和米麨最止
飢渴 又有撥頭棗花園植之可玩

桃 爾雅曰旄冬桃榹桃山桃旄桃子冬熟山桃實如桃而不解
核 榹桃一名毛桃不堪食仁多脂可入藥 石虎有句鼻桃重
二斤 洛中崑崙桃一名王母桃一名仙人桃一名冬桃形如
括蔞表裏徹赤得霜始熟味甘美 日月桃一枝二花或紅或
白 一名班桃 波斯國扁桃形扁肉澀不堪食核狀如盒樹高五六丈圍
四五尺葉似桃而闊三月開白花花落結實如桃彼地名波淡
樹仁甘美番人珍之 新羅桃子可食性熱 方桃形微方

餅子桃。狀如香餅。味甘。　油桃。小於衆桃。有赤斑點。光如塗油。
月令桃。始華即此。花多子小。不堪啖。唯取仁。出汴中。　蜀山巨
核桃。霜下始華。盛暑方熟。漢明帝時出。　緋桃。俗名襖州桃。花
如剪絨。比諸桃開遲。而色可愛。　鴛石桃。大如斗。斛器。　漢武
帝上林苑有湘桃。紫文桃。金城桃。　瑞仙桃。色深紅。花最密。
絳桃。千瓣。　二色桃。色粉紅。花開稍遲。千瓣極佳。　金桃。形長
色黃。如金。肉粘核。多蛀。熟遲。用柿接者。味甘。色黃。　銀桃。形圓
色青白。肉不粘核。六月中熟。　千葉桃。花色淡。結實多少。　美
人桃。花粉紅。千葉。又名人面桃。不實。　鴛鴦桃。千葉深紅。開最
後。結實不雙。　李桃。花深紅。形圓色青。肉不粘核。其實光澤如
李。一名光桃。　十月桃。花紅形圓。色青。肉粘核。味甘酸。十月中
成熟。一名古冬桃。又名雪桃。　冰窖桃。上海有之。其味亞于生
脆桃。　雷震紅。每雷雨過。輒見一紅暈。更為難得。　絡絲桃。開
時垂絲一二尺。採之煉以松脂。擺熾成優。甚雅。　壽星桃。樹矮
而花。能結大桃。然不堪食。　雁山有山桃。大如檳榔。又有白桃。
烏桃。五月桃。秋桃。胭脂桃。灰桃。秋白桃。秋赤桃。綃帶桃。合桃。
早收者為絡絲白。晚熟者為過雁紅。　種法。熟合肉全埋糞地
中。至春既生。移栽實地。栽法以鍬合土掘移之。若根離本土。多
不活。　又于南墻向陽暖處。深寬為坑。好桃數十枚。取核。內于
糞中。頭向上。取好爛土厚覆之。至春生芽。撥去糞土。取核栽之。

桃性皮急。四年以上。宜以刀豎剺其皮。　其樹接杏最大。接李紅
甘。　柿接桃。為金桃。李接桃為李桃。梅接桃則為脆桃。　初結
實。次年斫去其樹。復生又斫又生。但覺生氣即斫。令復生長。則
其根入地深。可以耐久。　實太繁則多墜。以刀橫斫其幹數下。乃
止。　又社日舂根下土。持石壓樹枝。則實不墜。　桃子蛀者。或
以煮豬首汁冷澆之。或以刀疏斫之。則穰出而不蛀。　又以多
年竹燈檠。掛懸樹稍間。則蟲自落。　桃爛自零者。收去納之于甕
中。以物蓋口。七日之後既爛。漉去皮核。密封閉之。三日酢成。香
美可食。

△李爾雅曰休。無實李。痤接慮李。剝赤李。　有朱李。黃李。紫李。綠
李。青房李。青李。綺李。車下李。顏回李。合枝李。羌李。燕李。猴李。武
帝修上林苑。羣臣獻木李。實大而美。　麥李。麥秀時熟。實小有
溝。肥甜。一名座。一名接慮。　南居李。解核如杏。堆入藥。　季春
李。冬花春實。　御黃李。形大而味厚。核小而甘香。　均亭李。紫
而肥大。味甘如蜜。　劈李。熟則自裂。　餻李。一名離李。肥粘如
餻。　中植李。麥前熟。　趙李。無核。一名休。　御李。大如櫻桃。紅
黃色。先諸李熟。　赤駁李。其實赤。　冬李。十月十一月熟。　離
核李。似柰。有劈裂。　經李。一名老李。樹數年即枯。　杏李。味小
酸。似杏。　綠青李。出房陵。　建黃李。出河沂。　又有黃扁李。夏
李。青皮李。赤陵李。馬肝李。牛心李。紫粉李。小青李。水李。扁縫李。

釜李。鼠精李。晚李。赤李之類。今建寧出李乾。一名嘉慶子。出
東都嘉慶坊。楚書稱爲君陵紅。琳国玉華李。五千歲一熟。
賓卯紅李。鍾山李大如瓶。食之生奇光。天台水晶李。取
根上發起小條。移栽別地。待長又移栽成行。李接桃梅。易活
且耐久。李性耐久。嫁李法。正月一日。或十五日。以甎著李
樹岐中。令實繁。又臘月中。以杖微打岐間。正月時日。復打之。
亦足子也。用鹽曝。糖藏。蜜煎。爲果。唯曝乾白李有益。其法用
夏李。色黄便摘取。于鹽中挼之。鹽入汁出。然後合鹽晒令萎。手
捻之令扁。復晒。更捻極扁。乃止。曝乾以湯洗之。漉著蜜中可酒
矣。

棠棣。如李而小。子如櫻桃。熟食美。北方呼之林思。又名郁李。

梅。爾雅曰梅。枏。時。英梅。梅似杏。實酢。蜀名梅爲蘇。大如雁
子。綠萼梅。凡梅花跗蒂皆絳紫色。唯此純綠。枝梗亦青。實大。五
月熟。特爲清高。重葉梅。花葉數層。如小白蓮。結實多雙。消
梅。實圓鬆脆多液。無滓。落地必碎。唯可生啖。玉蝶梅。花甚可
愛。冠城梅。實甚大。五月熟。時梅。實大。五六月熟。早梅。四
月熟。冬梅甚小。十月可用。不熟。千葉紅梅。出湘閩。有福州
紅。潭州紅。卲武紅。鶴頂梅。實大而紅。鴛鴦梅。花輕盈。葉數
層。凡雙果必並蒂。唯此一蒂而結雙梅。雙頭紅梅。葉重。或結
並蒂小實。不堪啖。杏梅色淡紅。實扁而班。味似杏。采梅實

吐白葉繁坪。不花。色如冰玉。無核。含之自暑融如冰。墨梅花
黑如墨。或云以苦楝樹接者。又有千葉黄。臘梅。侯梅。朱梅。紫
梅。同心梅。紫蒂梅。麗枝梅。胭脂梅。湘梅。接本葉皆如杏。實赤
丹杏而酸。亦生啖。春間取核埋糞地。待長三二尺移栽。其樹
接桃則實脆。若接大樹則去其枝梢。大其根盤。沃以溝泥。無不
活者。春分後用桃杏體接。杏更耐久。摘半黄者。籠盛于突
上熏乾爲烏梅。青者以鹽漬之。日晒夜漬。十晝夜爲白梅。亦可
蜜煎糖藏。熟者笮汁晒收爲梅醬。夏月可調水飲。蜀中取梅
極大者。剝皮陰乾。勿令得風。經二宿。去鹽汁。内蜜中。月許更易
蜜。經年如新。一糖脆。取青梅每百個。以刀劃成路。將熟冷醋
浸一宿。取出控乾。別用熟醋。調沙糖一斤半。浸沒入新瓶内以
箬扎口。仍覆椀。藏地深一二尺。用泥土蓋。過白露節。取出換糖
浸。

杏 釋名曰甜梅。有黄杏。有李杏。文杏。樹有文彩。濟南金
杏。大如梨。黄如橘。熟最早。味最勝。一名漢帝杏。榮陽白杏。熟
時色白。或微黄。味甘淡而不酢。沙杏。甘而多汁。世稱水杏。
梅杏。黄而帶酢。鄭中奈杏。青而帶黄。金剛拳。赤大而扁。肉味
厚佳。一名肉杏。木杏。形扁色青黄。味酢。不堪食。山杏。不堪
食。可收仁用。玄紫杏。蓬萊杏。赤杏。梅花早而白。杏花晚而
紅。梅實小而酸。核有蠡文。杏實大而甜。核無文采。梅杏之不同

又
杏花六出者必復仁有毒。千葉者不結實。葉似梅。差大。色（杏有千葉而結實者名二色杏）（仁可食）
微紅。圓而有尖。花二月開。未開色純紅。開時色白微帶紅。至落
則純白矣。 熟杏和肉埋核于糞土中。待長四尺許。則移栽。不
移則實小而苦。若過一年之種。則肥而不實。既移。又不得移。移
糞地。必致少實而味苦。移須含土。三步一樹。樹大花多實。根最
淺。以長石壓根。則花子繁。 桃樹接杏。結果紅而且大。又耐久
不枯。 杏梅皆可為油。 生杏可晒脯作乾。杏熟時。榨濃汁。塗
盤中晒乾。以手摩刮收之。可和水調麨食。 杏仁可以為粥。
梨。爾雅曰山樆。一名快果。一名果宗。一名蜜父。一名玉乳。
上黨椑梨。小而加甘。 廣都梨。又云鉅鹿豪梨。重六斤。 新豐
箭谷梨。 漢武東園。一名御宿。有大梨如斗。落地即碎。取者以
布囊盛之。名含消梨。 江陵有石梨。 永嘉有青田村民家。有
梨樹。大如一圍五寸。用以貢獻。名曰御梨。實落地即融釋。 上
林苑有青玉梨。金柯梨。縹蒂梨。紫條梨。紫梨。芳梨。實小。青梨。實
大。大容梨。細葉梨。 瀚海梨。出瀚海。耐寒不枯。 秋梨。又名雪
梨。出宣州。皮厚而肉實。鵝梨。出近京州郡。及北都。皮薄而漿多。
味差短于乳梨。香則過之。其餘有水梨。消梨。紫煤梨。赤梨。甘棠
梨。禦兒梨之類。 又有紫梨。唯堪煮食。（梨有多品）北地香水梨。最為上
品。 種者梨熟時。全埋之。經年至春。地釋分栽之。多著熟糞及
水。至冬葉落附地刈殺之。以炭火燒頭。二年即結子。若檑生及

種而不栽者。結子遲。每梨有子十許。唯二子生梨。餘皆杜。 插
者彌疾。插法用棠杜。杜如臂已上。皆任插。杜樹大者插五枝。小
者或三。梨葉微動為上時。將欲開萼為下時。先作麻紉纏十許
匝。一鋸截杜。令去地五六寸。斜攕竹刺皮木之際。令深一寸許。
折取其美梨枝陽中者。陰中者枝則實少。長五六寸。亦斜攕之。
令過心。大小長短與攕等。以刀劉梨枝斜攕之際。剝去黑皮。勿
令傷青皮。青皮傷即死。拔去竹籤。即插梨。令至劉處。木還向木。
皮還近皮。插訖。以綿冪杜頭。封熟泥于上。以土培覆之。梨枝甚
脆。培土時如用掌撥護則折。其十字杜者。十不收一。其心裂也。梨
既生。杜旁有葉。輒去之。 用根蒂小枝。樹形可喜。五年方結子。
鳩腳老枝。二年即結子而樹醜。 乳婦產婦食梨致病。 栽梨
春分前十日。取旺梨筍。如拐樣。截其兩頭。火燒。鐵器烙定。津脈
臥栽于地。即活。 凡遠道取梨。將下根燒三四寸。行數百里。猶
生。 藏梨。初霜後即收。于屋下掘作深陰坑。底無令潤濕。收梨
置中。不須覆蓋。便得經夏。 又梨與蘿蔔相間收藏。或削梨蒂
插于蘿蔔上。藏之皆可經年不爛。今北人于樹上包裹。過年乃
摘。 又用刀去皮。切作瓣子。以火培乾。謂之梨花。 今京東有
被梨。礶兒梨。又有醋梨。
栗。爾雅曰栭。其實𣚨。一曰有𣚨彙自裹。 關中大栗如雞子。
有胡栗。又有[illegible]山大栗。狀如梨。 漢武帝果園之栗。十五顆

也 榛栗堬栗嶧陽都尉栗都尉曹龍所獻大如拳 大者
為板栗中心扁者為栗楔稍小者為山栗山栗之圓而末尖者
為錐栗圓小如橡子者為莘栗小如指頂者為茅栗即栭栗也
一名栵栗可炒食新州有石栗一年方熟皮厚而味如胡桃
湖北一種頂圓末尖謂之旋栗或云即榛栗 爾栗子圓而細
惟江湖有之或云即莘也 臘月或春初將種埋濕土中待長
尺餘移栽二三月間取別樹生栗之大者接之 又初熟出殼
即釆埋著濕土中埋必須深勿令凍徹若遠行者用甕封若見
風日則不生矣至春三月悉芽生乃出而種之既生數年不用
掌近在三年內每到十月必用草裹 乾收莫如曝之濕收莫
如瀾沙 其花作條大如筋頭長四五寸可以點燈
榛 周官曰似栗而小榛似梓實如栗小栗 有二種一種大小
枝葉皮樹皆如栗而子小形如橡子味亦如栗枝莖可以為燭
一種高丈餘枝葉如木蓼子作胡桃味久留亦易油壞 栽種
同栗其枝莖生樵爇燭明而無烟
柰 廣志曰搭掩蓋柰也與林檎一類而二種白者為素柰赤者
為丹柰又名朱柰青者為綠柰酒泉有赤柰 西有白柰 有
冬柰 涼州有冬柰色微碧大如兜頭 紫柰大如升核紫花
青汁如漆著衣難浣名脂衣柰樹與葉皆似林檎而稍大味酸
帶澀梵言謂之頻婆 不種但栽之取栽如壓桑法栽之如桃

李法亦可接林檎 花紅將根上發起小條臘月移栽其接法
與梨同摘實後有蛀處與修治橘樹同三月開花結子若八月
復開花結子名曰林檎 柰為脯可用以蓄積如藏棗栗法謂
之頻婆糧 柰麨 其法拾爛柰內甕盆合之勿令風入六七日
許當大爛以酒痷痛拌之令如粥狀下水更拌以羅漉去皮子
良久澄清瀉去其汁更下水復拌如初看無臭氣乃止瀉去汁
置布于上以灰飲汁盡如作米粉法汁盡刀劃別大如梳掌于
日中曝乾研作末便甜酸得所芳香非常 柰油 其法以柰擣
汁塗繒上曝燥取下色如油 赤柰取汁塗器中曝乾名果單
林檎 一名來禽一名文林郎果一名蜜果 唐高宗時紀王李
謹得五色林檎似朱柰以貢帝大悅賜謹為文林郎故名 又云
其樹從河中浮來有文林郎拾得種之故名 大似柰實比柰
差圓亦有甘酢二種甘者早熟而味脆美酢者差晚須熟爛乃
噉 大長者為柰圓者林檎夏熟小者味澀為梣又名楸子秋
熟 林檎二月開粉紅花六七月熟又有金紅水蜜黑五種
栽壓法與柰同栽難求故須壓 又法于樹旁數尺許掘坑洩
其根頭則生栽矣凡樹栽者皆然 林檎麨 赤熟時劈破去子
心蒂日晒令乾或磨或擣下細絹篩麤者更磨擣以細盡為限
以方寸匕投于椀中成美漿若乾噉者以林檎炒一升和二麵
二升味正適調 冷金丹 林檎百枚蜂蜜浸十日取出別入蜂

蜜五斤細丹砂末二兩攪拌封泥一月出之陰乾
柿 說文曰柿赤實果也小者如小杏 牛柿 鴻柿 山柿 黃柿
出近京州郡紅柿南北通有之朱柿出華山似紅柿而皮薄
而甘 蓋柿于蒂下別生一重有牛心柿蒸餅柿𢷬柿椑柹
江淮南似柿而青黑 柿有七絕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
蟲五霜葉可愛六嘉實七落葉肥大 三月間秧黑棗備接柿
樹 柿有小者栽之無小者取枝於㮕棗根上插之 冬間下
種待長移栽肥地接及三次則全無核接桃枝則成金桃 藏
柿 熟時取下以灰汁燥再三令汁絕著器中可食 烘柿生柿
置器中自然紅熟澀味盡去其甘如蜜 醂柿水一甕置柿子
中數日即熟亦有鹽藏者有毒又用麻稭劈破蘸燒酒插蒂扁
即熟又用鏵盛水以糠火煨之 烏柿火熏乾者 柿糕糯米
一斗洗淨乾柿五十同搗成粉如乾煮棗泥和拌之蒸食乃佳
柿餅大柿去皮捻扁日晒夜露至乾納甕中待生白霜取出一
名白柿又名柿花 柿霜即柿所出霜也
椑柹一名漆柿一名綠柹一名青柹一名烏椑一名花柹一名
赤棠椑椑乃柹之小而卑者他柹至熟則黃赤此柹熟亦青黑
色搗碎浸汁謂之柹漆可以染罾扇諸物 如杏唯堪生啖
君遷子一名㮕棗一名梬棗一名牛奶柿一名丁香柿一名紅
藍棗生海南樹高丈餘子中有汁如乳汁甜美其木類柿而葉

長實尤佳美
種軟棗陰地種之陽中則少實足霜色殷然後乃收之早收者
味澀
安石榴 張騫使西域得塗林安石國榴種以歸故名一名若榴
一名丹若一名金罌一名金龐一名天漿 有富陽榴實大如
碗 海榴來自海外樹僅二尺可栽盆 黃榴色微黃蒂白花
大子常榴結實甚多最易傳種 河陰榴中間有三十八子
四季榴四時開花秋結實實方綻旋復開花 火石榴其花如
火 餅子榴花大不實 番花榴花大於餅子出山東移他省
便不若 積石山有苦榴 香爐峯大石罅生石榴二月作花
色如石榴而小淡紅裏紫蘂 有甘石榴 南詔有榴皮薄如
紙 有大紅粉紅黃白四色實有甜酸苦三種 栽法三月初
取枝如手大指令長一尺半八九枝共一窠燒下頭二寸掘圓
坑深一尺七寸口徑尺竪枝于坑畔環口布枝令勻置枯骨礓
石于枝間下土築之一寸土一重骨石平坎止其上令没枝頭
一寸許水澆常令潤澤既生又以骨石布其根下則科圓滋茂
若孤根獨立雖生亦不佳十月中以蒲藁裹而纏之防凍也 又
三月中將嫩枝條插肥土中用水頻澆則自生根根邊以石壓
之則多生果 當午澆花果茂盛 不結子者以石塊或枯骨
安樹叉間或根下則子不落 藏法取其實有稜角者用熟湯

做泡。置新磁瓶中。久而不損。若圓者則不可留。留亦壞爛。
道書以稻為三尸酒。言三尸得此則醉。

荔枝一十林賦作離枝。蜀都賦作荔枝。一名丹荔。一名釘坐真人。
其類有三十四種。以狀元香為最。然不如長樂勝。肉厚而味甘。
為第一。第乾之不能如狀元香風味。前云荔枝。為結實時。枝弱
而蒂牢。不可摘取。以刀斧劖去其枝。故以為名。至嶺南。色中泉
福漳與化蜀渝涪二廣州郡皆有之。其品閩為最。蜀川次之。嶺
南為下。樹形團圓如帷蓋。葉如冬青。華如橘。朵如葡萄。核如枇
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肉白如肪。花于二三月。實于五六月。
其根浮。須培以糞土。性不耐寒。最難培植。纔經霜。葉便枯。春時
再發。初種五六年。冬須覆蓋以護霜雪。至四五十年。始開花結
實。其木堅固。經四百餘年。猶能結實。熟時。人未採。百蟲不敢
近。人纔採摘。諸鳥蝙蝠群然傷殘。故必日中合衆而採之。最忌
麝香。遇之花實盡落。凡果皆然。 採下。即用竹筩晾晒。經數日
色變核乾。用火焙之。以核十分乾硬為度。 收藏用竹籠箬葉
裹之。成朵晒乾者。名為荔錦。其肉生以蜜熬作煎。嚼之如糖霜
然。名為荔酥。 若離本枝。一日色變。二日香變。三日味變。四五
日外。色香味盡去矣。
龍眼廣雅曰益智。龍眼也。一名驪珠。一名龍目。一名比目。一名
東圓眼。一名蜜脾。一名燕卵。一名繡水團。一名海珠叢。一名川
彈子。一名亞荔枝。一名荔枝奴。 花與荔枝同開。樹亦如荔枝。
但枝葉稍小。殼青黃色。形如彈丸。核如木梡子而不堅。肉白而

帶漿其甘如蜜熟於八月白露方可採摘一朶五六十顆作一
穗荔枝過即龍眼熟故為荔枝奴言荔枝特空木性畏寒難
龍眼採下用梅鹵浸一宿取出晒乾用火焙之以核乾硬為度
如荔枝收藏之成朶乾者名龍眼錦
山龍眼出廣中夏月熟此亦龍眼之野生者
龍荔出嶺南狀如小荔枝而肉味如龍眼其身葉亦似二果故
名龍荔不可生啖但可熱食
橄欖一名青果一名忠果一名諫果性畏寒江浙難種樹大数
圍實長寸許形如訶子而無稜瓣其子先生者向下後生者漸
高有野生者　波斯橄欖生邕州色類相似但核作兩瓣蜜漬
食之　綠欖色青緑核內無仁有亦乾小　烏欖色青黑肉爛
而甘取肉搥碎乾自有霜如白鹽謂之欖醬仁最肥大有紋疊
疊如海螺螄色白外有黑皮最甘嫩　方欖出廣西兩江洞中
似橄欖有三角或四角　樹峻不可梯緣但刻其根方寸許內
鹽于中一夕子皆自落蜜藏極甜生嘆嗽煮食之並消酒解毒
人誤食鯸鮐即河魨魚肝迷悶欲死者飲其汁立解以其木作楫
撥著魚皆浮出一云以木釘釘之其子亦自落
餘甘唯泉州有之乃深山窮谷自生之物非人所種其樹稍高
其子核形又如梅實兩頭銳始嚼味酸澀飲水乃甘九月採比
之橄欖酷相似以蜜藏之亦佳

櫻桃爾雅曰楔荊桃楔桃大如彈丸子有長八分者有白色者
凡三種　大而甘者謂之崖蜜　一名楔一名荊一名英桃一
名鶯桃一名含桃一名朱櫻一名牛桃一名麥英　西京雜記
以櫻桃含桃為二種　色深者紅者為朱櫻紫色皮裏有細黃
點者為紫櫻味最珍重又有正黃明者謂之蠟櫻小而紅者謂
櫻珠味皆不及大者　二月初山中取栽陽中者還種陽地陰
中者還種陰地陰陽易地則難生：亦不實宜堅實之地不可用虛
糞　又法二三月間分有根之枝栽土中糞澆即活　熟時須
守護防鳥食用二片竹相擊以驚之　熟時以糞置其下則一
樹齊熟　鹽藏蜜煎皆可久食或同蜜搗作餻唐人以酪薦食
之　經雨則蟲自內生人莫之見水浸良久待蟲出乃可食試
之果然
山嬰桃本草名朱桃麦櫻英豆李桃又名柰桃　實大如麥多
毛四月採陰乾　形似櫻桃而實乖異山間時有之　樹如朱
嬰但葉長尖不團子小而尖生青熟黃赤亦不光澤而味惡
楊梅地癖處多生一名机子出江南嶺南山谷間會稽者最種
類甚多大葉者早熟味甚佳次則下山本出苕溪移植光福山
中尤勝又次為青蒂白蒂及大小松子揚州呼白者為聖僧樹
若荔枝葉細青如龍眼二月開花結實如楮實子肉在核上無
皮殼五月熟生青熟則有白紅紫三色　六月取糞池中浸過

核收盦二月斸地種之待長尺許次年三月移栽三四年後取
別樹生子枝條接之復栽山地其根多留宿土臘月開溝於根
旁高處離四五尺許以夾糞壅之不宜著根每遇雨肥水滲下
則結子肥大 桑樹接楊梅則不酸 樹上生癩以甘草木釘
釘之則去 鹽漬糖製火酒浸皆佳 林邑有楊梅大如盃盌
青時酸熟則如蜜用以釀酒號梅花酎
葡萄張騫得於大宛一名蒲萄一名賜紫櫻桃 有黃白黑三
種 水晶葡萄暈色帶白如著粉形大而長味甘 紫葡萄黑
色有大小二種酸甜二味 綠葡萄出蜀中熟時色綠至若西
番之綠葡萄名兔睛味勝糖蜜無核 瑣瑣葡萄出西番實小
如胡椒小兒常食可免生痘又云痘不快食之即出中国有亦
有一架中間生一二穗雲南者大如棗味尤長波斯所出大如
雞卵可生食可釀酒最難乾不乾不可收 二三月間截取藤
枝插肥地待蔓長引上架根邊以煮肉汁或糞水澆之待結子剪
去繁葉則子得成冬月收藤用草包護防凍損北地以土壅之
其根莖中空相通暮溉其根至朝而水浸其中澆以米泔水最
良 以麝入其皮則葡萄盡作香氣 以甘草作針針其根則
立死 春分便插太遲則有漿出損本 或栽棗樹邊春間鑽
棗樹作一竅引其枝從竅中過候葡萄枝長滿竅斫去葡萄根
托棗以生其實如棗 十月中去根一尺許掘作坑收卷葡萄

悉埋之近枝莖薄安黍穰彌佳無穰安土亦得 葡萄乾極
熟者一一零壓摘取刀子切去蒂勿令汁出蜜兩分和內葡萄
中煮四五沸漉出陰乾 藏葡萄極熟時全房折取于屋下作
蔭坑坑內近地鑿壁為孔插枝于孔中還築孔使堅屋子置土
覆之 葡萄作酒極有利益亦可作醋作糖
野葡萄一名蘡薁一名山葡萄蔓生苗葉花實無異葡萄但實
小而圓無色不甚甜堪為酒
銀杏一名白果一名鴨脚子 其木多歷歲年其大或至連抱
可作棟樑生四五十年而後結實二月開花成簇青白色二更
開花隨即卸落人罕見之一枝結子百十狀如楝子經霜乃熟
爛去肉取核為果 種藝 初種子肥地候長成小樹來春和土
移栽 以生子樹枝接之則速結子 又選取生樹枝插之結子
亦速 初收時小兒不宜食食則昏霍唯炮煮作粿食為美以
瀞油甚良 木有雌雄雄者不結實雌者結實亦有雌雄
者三稜雌者二稜須雌雄同種其樹相望乃結實或雌樹臨水
照影或鑿一孔納雄木一塊泥之亦結 熟時以竹篾箍樹本擊
篾則子自落
枇杷 上林賦曰盧橘枇杷易種葉微似栗冬夏不凋冬花春實
夏熟大者如雞子小者如龍眼白者為上黃者次之無核者名
焦子 一曰枇杷非盧橘 以核種之即出待春移栽三月宜插

橘 注云大曰柚小曰橘 有綠橘有紅橘有蜜橘有金橘而洞
庭橘爲勝 又有黃橘扁小多香霧爲上品 芳塌橘狀大
而扁外綠心紅巨瓣多液春熟甚美 包橘外薄内盈其隔如綿
橘微小極軟美可愛而不多結 凍橘八月花開冬結春采 穿
心橘實大皮光心虛可穿 又有沙橘早黃橘朱橘荔枝橘乳
橘 油橘之下品 木高可丈餘刺出于莖間夏初生白花
至冬實黃踰淮則化爲枳 漳州爲最福州次之樹多接成唯
種成者氣味尤勝 正月取核撒地上冬月搭棚春和撤去待
長二三尺二月移栽 有蟲則鑿開蛀處以鐵線鉤取一說以
杉木塞其孔則蟲自死取蟲訖以硫黃和土塞其竅以枳樹截
接或掘栽尤易成 冬收實後須以火糞培壅則明年花實俱
茂 此樹畏寒霜降搭棚穀雨卸之樹大則用蘆糠櫬根柴草
裹其幹或用蒿薦寬裹根幹礱糠實之 以死鼠浸溺缸内候
鼠浮取埋樹根下次年必盛 埋盦經云如橘得鼠其果子多
十月後將金橘安錫器内或芝麻雜之經久不壞藏菉豆中尤
妙 近米即爛 又鋪乾松毛藏于不近酒處多不壞
柑 一名木奴一名瑞金奴莖葉同橘但無刺耳 泥山者名乳
柑 地不弱一里所其柑大倍常皮薄味珍脉不粘瓣食不留滓
核少有全無者 又有生柑鄧柑海紅柑衢柑温台最良 又
有山柑 洞庭柑出洞庭皮細味美熟最早 甜柑每顆八瓣
未霜先黃 饅頭柑生枝柑 平蒂柑大如升出成都 朱柑
大柑黃柑白柑沙柑又有九頭柑文旦出福建 實似橘而圓
大未經霜猶酸霜後始熟樹尤畏寒 為虫所食取蟻窠于其
上則虫自去
柚 爾雅曰柚條又曰櫠椵似橙而實酢大于橘 皮薄味辛苦
柚皮厚而肥甘其肉有甘有酸酸者名柑一名條一名櫾一名
壺柑一名臭橙廣雅謂之鐳實有大小二種小者如柑如橙俗
呼為蜜筒大者如升如爪俗呼為朱欒有圍及尺餘者俗呼香
栾 種其核長成以接柑橘最良
佛手柑 木似朱栾而葉尖長枝間有刺植之近水乃生其實
如人手有指有長尺餘者皮皺而光澤味不甚佳而香置衣笥
中雖乾而香不歇可糖煎蜜煎搗蒜罨其蒂香更盛
金橘 一名金柑一名夏橘營道者為冠五月開白花秋冬黃熟
大者徑寸小者如指頭糖造蜜煎皆佳 三月將枳棘接之至
八月移栽肥地
金豆 一名山金柑一名山金橘木高尺許實如櫻桃生青熟黃
形圓而光滑皮甜可食味清而香美可蜜漬
橙 埤雅曰橙柚屬一名棖一名金毬一名鵠殼葉有兩刻缺者
是也似橘樹而有刺葉大而形圓皮甚香厚而皺其瓣味酸過
淮則為枳 其皮香氣馥郁可以熏衣可以芼鮮可以和葅醢

可以為醬蘸。可以蜜煎。可以糖製為橙丁。可以蜜為橙膏。
柔甚（爾雅曰柔辦有甚杝。魏武無粮，新鄭長楊沛進乾甚。
王莽時蔡順採甚，赤黑別盛之，赤眉見而問之。 甚黑時，亟採
落消上，晒乾，平時可以當果，歲儉可以救飢。 柔生甚者，葉小
而薄。故蠶桑之家不得有甚。
木瓜（爾雅曰楙木瓜。實如小瓜，酢可食。一名鉄脚梨，宣城為佳。
其葉光而厚。其實如小瓜而有鼻，津潤，味不木者為木瓜，圓小
如木瓜，味木而酢澁者為木桃，似木瓜而無鼻，大于木桃，味澁
者為木李，亦曰木梨，即榠樝及和圓子也。鼻乃花脫處。 種子
及栽皆得。壓枝亦生。栽種與桃李同。秋社前後移栽。至次年率
多結實，勝春栽者。
榠樝（詩經曰木李，埤雅曰木梨，通志曰蠻樝，拾遺曰瘙樝 又
榠樝，乃木瓜之大而黃色，無重蔕者也。
榲桲（即榠樝之生于北地者，關陝有之，沙苑者更佳。其實類樝，
但膚慢而多毛，味尤甘。其氣芬馥。 食須去毛，不爾，損人肺。其
果多生虫。
山樝（爾雅曰朹子，檕梅，又名赤瓜子，鼠樝，猴樝，茅樝，羊梂，棠梂
子。山裏果，生田原茅林中。 九月熟，取去皮核，擣和糖蜜為樝
糕。
甘蔗（說文曰藷蔗也，或為芋蔗，或干蔗，或邯睹，或都蔗。 有數
種，曰杜蔗，即蔗竹蔗，綠嫩薄皮，味極醇厚，專用作霜。曰白蔗，一
名荻蔗，一名芳蔗，一名蠟蔗，可作糖。大者圍數寸，高丈許。（又
扶風蔗，一丈三節，見日則消，遇風則折。交趾蔗，長丈餘，取汁曝
之，數日成飴，入口即銷消，彼人謂之石蜜。叢生，莖似竹，內實直
理，有節無枝，長者六七尺，短者三四尺，八九月收莖，可留至來
年春夏。 甘蔗糖蔗，是二種。 用肥壯糞地，耕耙最熟，去柴草
使地淨熟。三月內下種，每栽子一個，截長五寸許，有節者，中須
帶三兩節，發芽于節上，畦寬一尺，下種處微壅，上高兩邊低，下
相離五寸，卧栽一根，覆土厚二寸，栽畢，用水達澆，止令湿潤，根
脉，其苗高二尺許，頻用水糞澆之，無不開花結子，至九月霜後，
品嘗稭稈，酸甜者成熟，味苦者未成熟，將成熟者附根刈倒，依
法即便煎熬，外將所留栽子稭稈，斬去虛梢，深撅窖坑，窖底用
草，將稭稈豎立收藏于上，用板蓋土覆之，毋令透風及凍損。
至來春出窖栽栽。 栽種多用上半截，下半截肥好，由熬沙糖。
煎熬法（若刈倒放十餘日，即不中煎熬，將初刈倒稭稈，去梢葉
截長二寸，碓搗碎，用密筐或布袋盛頓，壓擠取汁，即用銅鍋內，
斟酌多寡，以文武火煎熬，其鍋隔墻安置，墻外燒火，無令烟火
近鍋。專令一人看視，熬至稠粘，似黑棗合色，用瓦盆一隻，底
上鑽箸頭大竅眼一個，盆下用甕承接，將熬成汁用瓢豁于盆
內。極好者澄于盆，流于甕內者，止可調渴水飲用。將好者，止就

用有竅眼盆盛頓。或倒在瓦罌內。亦可以物覆蓋之。食則從便。愼勿置于熱炕上。恐熱開花。 三月可種甘蔗。

瓜△

爾雅曰瓞瓝。廣雅曰土芝。瓜也。在木曰果。在地曰蓏。大曰瓜。小曰瓞。其子曰瓣。其肉曰瓤。其附曰環。謂脫花處也。其蒂曰疐。謂係蔓處也。（香登、桂枝、括樓、黃瓤、白傳、金釵、蜜筒、小春、大班、兗缾、素腕、狸首、虎蹯、東陵。出於秦谷。桂髓起於巫山。又有羊骹瓤子。又有烏瓜、綠瓜、龍肝、虎掌、兔頭、羊髓、瓝瓟、六瓤、女臂、狄無餘。皆瓜名。） 遼東、廬江、燉煌、瓜州。皆產瓜之地。 甘肅甜瓜大如桃。肉甚甜。割其皮暴之。柔韌可以致遠。即今哈密瓜也。（蜀地溫。瓜冬熟。春白瓜。正月種。二月成。秋泉瓜。秋種十月熟。浙中有陰瓜。宜於陰地種之。秋熟冬藏。至春食之如新。）

收瓜子法。常歲歲先取本母子瓜。截去兩頭。止取中央子。本母子者。謂以近本之瓜為母。此子為種。瓜生數葉便結子。子復早熟。若用中段所結之瓜。取子為種。蔓長二三尺。然後結子。用杪上所結之瓜。取子為種。蔓長足然後結子。子亦晚熟。種早子熟速而瓜小。種晚子熟遲而瓜大。去兩頭者。為近蒂子結瓜曲而細。近頭子結瓜短而喎。（收瓜子時。即以細糠拌之。日曝待燥。挼而簸之。淨而且速也。） （三）三四月皆可種。五六月上旬可種藏瓜。秋結實。則中堅可藏。 凡下種。以水淨淘瓜子。以鹽和之。凡納瓜子四枚。皆種大豆二三枚。豆芽拱土。則瓜易生。瓜生後。乃將豆苗折斷。其汁入土。及根爛可待糞。勿拔之。拔則土反虛燥。多[illegible]

則子多。 霧下時。散灰於根下。後一兩日。復以土培其根。則無
蟲。當種植穀時。地中行陣須直。兩行微相近。將來行道。灌溉
之路也。兩行外相遠。將來兩邊牽蔓之所也。瓜生至初花。須三
四遍熟鋤。鋤法皆起禾茇。令直豎於瓜蔓本底。皆令四廂高。
雨時得以停水。瓜引蔓則緣茇上。茇多則瓜多。茇少則瓜少。
區種瓜法。六月中種菉豆。八月中犁稀殺之。十月又一轉。十月
終種瓜。率兩步為一區。坑大如盆口。深五寸。以土壅其畔。如菜
畦形。坑底必令平正。以足蹈之。令其保澤。以瓜子大豆各十枚。
遍布坑中。藉豆以起土也。以糞五升覆之。又以土一斗。薄散糞
上。以足微躡之。大雪時。併力推雪于上為大堆。至春草生。瓜亦
生。根葉肥茂異常。 又冬月以瓜子內熟牛糞中。凍即拾聚。正
月糞地布之。雖不及區種。亦勝凡瓜。 有蟻者。以牛羊骨帶髓
者置瓜科左右。待蟻附則棄之。棄二三次則無蟻。 又區種瓜
一畝為二十四科。區方員三尺。深五寸。一科用糞一石。令糞土
各半相和。以三斗瓦甕埋著科中央。令甕口與地平。盛水甕中。
令滿。種瓜甕四面各一子。以瓦蓋甕口。水減輒增之。常以冬至
後九十日。百日。種之。又種薤十根。令週甕居子外。五月瓜熟。薤
可拔賣。與瓜相避。又可種小豆于瓜中。畝四五升。此法宜平地。
勿令人踏瓜蔓。及翻覆之。摘瓜須在步道上。引手而取。 若無
茇而種瓜。地雖美好。止得長苗直引。無多槃岐。結子亦少。若無

茇處。豎乾柴亦得。
黃瓜 一名胡瓜。 白瓜 即越瓜。又名冬瓜。廣志謂之蔬蓏。神仙
本草謂之土芝。 皆四月中種之。胡瓜宜豎柴。令其緣蔓。 收
越瓜欲飽霜。不飽霜。恐易爛。收胡瓜須候色黃。若待色赤。則皮
存而肉消。一曰甜瓜生者。以糞蓋骨刺頂上。易熟。 傍墻陰地
作區。員二尺。深五寸。以熟糞及土相和。正月晦日。二三月亦可。
既生。置柴。令其緣上。 二者皆可醬。 種法。將濕稻草灰拌和
細泥。鋪地上。鋤成行隴。二月下種。每粒離寸許。以濕灰篩蓋。河
水洒之。又用糞澆蓋。乾則澆水。待芽頂灰。于日中將灰揭下。搓
碎壅于根旁。以清糞澆之。三月下旬。另作穴。每穴栽四科。離四
尺許。
王瓜 菝葜也。其根似瓜。故名。二月初撒種。長寸許。鋤穴分栽。一
穴栽一科。每日以清糞水澆之。蔓長用竹引上作棚。
絲瓜 即纏瓜。嫩小者可食。老則成絲。止堪滌器。
西瓜 五代郃陽令胡嶠陷回紇。得種歸。 清明時。于肥地掘坑。
納瓜子四粒。待芽出移栽。宜稀。澆宜頻。欲瓜大者。步留一科。
科留一瓜。餘蔓花皆掐去。則實大如三斗栲栳。 欲避麝。栽蒜
薤數株。 瓜之兩商者殺人。商帶也。
茄 一名落蘇。有紫青白三種。又有渤海茄。番茄。水茄。 九月熟
時。摘取劈破。水淘子。取沉者速曝乾。布囊裹收。至二月畦種。治

畦下水一如葵法著四五顆雨時合泥移栽之十月種者如區
種瓜法推雪著區中則不須栽 凡栽根株宜築窠不宜有浮
土恐泥污葉茄初開花其葉太茂則窠稀今當花時摘去大葉
置于道中云能使窠多 每科于根上加少硫黃其窠大且甘
天茄清明時撒于肥地蔓長則引上 種茄初見根處劈開掐
硫黃一星以泥培之結子多且大味甘而益人
瓠衛風曰匏幽風曰壺瓠葉少時可以為羹八月堅強不可食
故云苦葉 說文瓠一名壺皆匏屬一曰頭短大腹曰瓠細而
合上曰匏似匏而肥員者壺有甘苦二種 都瓠子如牛角長
四尺餘約瓠其腰甚細千葉瓠大者受斛餘 一名蹼姑俗名
葫蘆 匏苦瓠甘酧酒冬盛則暖夏盛則寒 千金月令云冬
至日取葫蘆盛葱根莖汁埋于庭中夏至發開盡為水以漬金
玉銀石青各三分自銷暴乾如飴可休糧久服名曰金液漿
三月耕良田十畝作區方深一尺相去一步區種四窠蠶矢一
斗與土糞合澆之水二升所乾處復澆之待著三實以馬箠轂
其心勿令蔓延多實細以藁薦其下無令親土多瘡瘢瓢可
作瓢以手摩其實從蒂至底去其毛不復長且厚破以為瓢其
中白膚以養猪致肥其瓣以作燭至明 一本三實一區十二
實一畝得一千八百八十實十畝凡得五萬七千六百瓢 區
種法收種子須大者先掘地作坑方員深各三尺用蠶沙與土

各半相和著坑中足躡令堅候水盡即下瓠子十顆復以前糞
覆之既生長二尺餘拔聚十莖一處以布纏五寸許便用泥泥
之數日當合為一莖留強者餘悉掐去引蔓結子子外之條亦
掐去初生二三子不佳去之取第四五六者留二子即足旱時
澆之周匝為小渠深四五寸以行水令其遙潤若先受一斗者
今窠可受一石先受一石者今窠可受十石 又法坑方四五
尺深亦如之窠填油麻菉豆甕及爛草等一重糞一重草如此
四五重向上尺餘著糞土種子十粒待生揀取四莖肥好者每
兩莖以竹刀子刮去半皮令相貼著以麻皮纏縛定黃泥封裹
如接樹法待相著後各除一頭又取所留之二莖亦如前法待
活後止留一莖待著子止取周正好大者存其兩實餘皆旋
除去如此一斗之種可變為盛一石
芋說文一名蹲鴟一名土芝 渠芋其葉謂之蔌藉姑水芋也亦曰
烏芋 凡十四等君子芋大如斗魁如杵簇有草穀芋鋸子芋
旁巨芋青泥芋此四芋種多子有淡善芋魁大如瓶少子葉如散
蓋紺色紫莖長丈餘易熟長味芋之最美者莖可作羹臛肥澀
得飲乃下有蔓芋緣枝生大者二三升有雞子芋色黃有百果
芋魁大子繁畝收百斛種以養彘有早芋七月熟有九面芋大
而不美有象空芋大而弱使人易飢有青芋有素芋皆不可食
凡芋皆可乾又可藏 芋葉如荷長而不圓 區方深皆三尺

取豆萁內區中足踐之厚尺五寸取區上溼土和糞內區中萁上令厚尺二寸以水澆之足踐寔取五芋子皆長三尺一區收三石　又法擇肥緩土近水處和柔糞之二月種率二尺下一本生根欲深斸其旁以緩其土其收長倍　列仙傳曰酒客為梁令蒸民益種芋後三年當大飢民賴以生救荒莫妙于此

眼目多見並聞刷鍋声處多不滋育　霜後芋子上芋白劈下以液漿水煤過曬乾冬月炒食味勝蒲餅　底用礱糠收子上用稻草盖之至三月取出埋肥地待苗發三四葉於五月間擇近水肥地移栽或用河泥或用灰糞爛草壅培　行欲寬寬則過氣風　春宜種秋宜壅壅不壅則瘦霜降拔其葉使收液以美其寔　芋有三種有雞窠芋有香沙芋味美根株小子少有魁頭芋根株大高可四五尺魁大子少唯雞窠芋魁大子多　種芋宜在稻田近墻近屋近樹之處雨露不及種稻則不秀唯芋則收二尺一本一畝得二千一百六十本一本二斤可得四千三百二十斤　蝗食草木葉無遺獨不食芋桑與水中菱芡宜廣種之

香芋　土芋也形如土豆味甘美一名土豆一名黃獨蔓生葉如豆根圓如雞卵肉白皮黃可灰汁煮食　又煮芋汁洗膩衣潔白如玉

蓮　爾雅曰荷芙蕖其根藕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菂菂中薏薏乃根下白蒻在泥中者蓮房也菂子也薏心中苦薏也一名水芝一名澤芝一名水旦一名水花至秋房枯子黑其堅如石謂之石蓮其子花隨晨昏為闔闢　種有重臺並頭一品四面洒金錦邊華山項產千葉蓮滇池產衣鉢蓮儋州清水池產四季蓮九疑山有黃蓮金池有金蓮華州又研為泥用之彩繪無異真金南海有睡蓮晝開夜入水底次日復出又分香蓮一歲再結每寔子十隻分枝蓮一名底光荷一枝四葉狀如駢蓋日照則葉低蔭根若葵之衛足寔如元珠可以飾珮又有佛坐蓮金鑲玉印蓮斗大紫蓮碧蓮金邊蓮蘋州府學前有百子蓮及黃蓮金伴都碧臺蓮花碧而瓣上恒滴一翠點房之上復抽綠葉似花非花　熊懷子家池中偶植白蓮二歲房中之子盡吐為花　藕月生一節遇閏多一節　八九月中收堅黑蓮子於瓦上磨蓮子頭令薄取墐土作熟泥封之如三指大長二寸使蒂頭平重磨處尖銳泥乾時擲於泥中頭沉下自然周正皮薄易生其不磨者堅厚則不能生也　種藕取三節無損者順鋪在上頭向南茅朝上用硫黃研細紙撚簪把麁纏藕節一二道當年有花　又用雞子一枚開一小孔去青黃將蓮子添滿紙糊孔三四層令雞抱之雞出取放暖處不拘時用天冬末硫黃同肥泥或酒罈泥安盆底栽之仍用酒和水澆開花如錢　蓮子磨薄尖頭浸靛缸中明年清明種子開

青蓮花凡蓮畏桐油
菱爾雅謂之厥攈楚為芰秦為薢茩一名水栗一名沙角三
四角為芰兩角為菱有青紫二種大者以為米可充糧花背日
而生晝合宵炕隨月轉移有家菱野菱歲十自生
芡芡實一名雞頭莊子名雞雍管子名卯菱淮南子雞頭已瘻
其根謂之蔿亦曰苍花開向日花下結實故菱寒而芡暖
韓退之名為鴻頭山谷剖蚌黃鴻頭是也莖之嫩者名蔿採
為菜茹種子自生多子沉水中多年不絶
烏芋爾雅曰凫茈形似芋凫喜食之後人訛為荸薺通志以為
地栗一名黑三稜一名芍野者多滓家者多毛地栗能毀銅兼
能避蠱
慈姑一名藉姑一莖歲生十二子如慈姑之乳諸子一名河凫
茈一名白地栗一名水萍苗名剪刀草又名箭搭草槎丫草食
須灰湯煮熟去皮不致麻澀嫩莖亦可煠食取汁可制粉霜雌
黄
菰即茭白爾雅曰蘧蔬又曰蒋茭以其根茭結也一名蒋草一
名茭筍一名菰菜一名茭粑三年者中心生白薹如小兒臂中
有黑脉堪啖者名菰首手內有黑灰名烏鬱人亦食之茭白生熟
皆可食又有一種中有一粒可食謂之菰米逐年移動
則心不黑菰葉秣馬馬肥

山藥一名藷藇音同著預因犯諱改名山藥又名藷薯一名山
芋一名修脆一名兒草一名土藷一名玉延若欲掘取嘿然則
獲唱名則不可得種者隨所種之物而象之黃山藥形圓
長細而甘過夏月不壞一形如手指者大而淡春月易爛用
二寸為根種本年便得子忌人糞又不宜苦澀子種亦可須待
次年方大先收子作三五所阬長一丈濶三尺深五尺下密
布甎阬四面側布甎別入旁土中根即細也作阬訖填糞土排行下子種之
填坑滿待苗著架經年以後根始粗一阬可支一年食種者截
長一寸下種用沙地更妙阬深二尺土太實即不長浮土太深
即長而細用竹刀截種相去五六寸橫臥之
甘藷似芋亦有巨魁剝去皮肌肉正白如脂南人專食以當米
穀或大如拳或大如甌皮紫而肉白蒸食之生于朱厓秋熟蒸
曬切如米粒作飯食之二種一名山藷閩廣有之一名番藷
云得於海外莖葉相類但山藷植援附樹乃生番藷蔓地生山
藷形魁壘番藷形圓而長其味則番藷較多用肥沙地臘月
耕以大糞壅之春分後下種先用灰及剉草或牛馬糞和土使
土脉散緩可以行根重耕地二尺深將藷種截斷每長三二寸
以土覆深半寸每株相去數尺俟蔓生盛長剪其莖另插別處
即生至秋掘起藏種二法其一傳卵九十月間掘藷卵揀近
根先生者用軟草包之掛通風處陰乾至春分後種一傳藤

八月中揀近根老藤剪取長七八寸每七八條作一小束耕地
作埒將藤束栽種如畦韭法過一月餘即每條下生小卵如蒜
冬月畏寒稍用草器盖至來春分種若原卵在土中則壞爛矣
藤種或宜於南或北地止宜卵種也根極柔脆在土中易
爛收藏不宜入土又不耐冰凍北地欲傳藤種造一木桶栽藤
種于中至春將全桶搬携過嶺分種之 以稻草疊基並四圍
盛其中令稻穩襯之置種焉復用穩覆之上用稻草高堆覆之
藏種必於霜降前下種必于清明後仍宜留半在穀雨後種恐
清明左右尚有薄凌 閩中藏種藤卵俱晒七八分乾 又留
種法霜降前剪取老藤先用大罈洗淨晒乾用乾稻草殼襯罈
將藤盤曲置稻草殼裏中次用稻草殼塞口先掘地作坎量罈
氣淺深令不受濕深或二尺許淺或平地先用稻草殼或礱糠
鋪底厚二三寸將罈倒卓其上次寔土滿坎仍填高令罈底土
高四五寸至清明取起即罈中已發芽 大約埋于土中濕則
易爛藏于土上寒則易凍 每二三寸作一節居土上即生
枝節居土下即生根種法待延蔓時以土壅其節每節可得三
五枚若從其連接處斬斷之令各成根苗亦不致分力每株居
畝中横相去二三尺縱相去七八尺以便延蔓壅節若枝節已
遍待生遊藤宜剪去之縱（猶）中飼牛馬 南土到冬至北土到霜
降須盡掘之否則爛矣 旱潦之後至七月中不及藝五穀種

蕎又穷收唯藷易生而多收雖有蝗亦不能食其根若蝗信到
時急發土遍壅其根節更佳故為救荒之第一品 不拘何月
皆可種唯八月種得卵細小 若無沙土可用柴草灰雜土種
之 燕都有窖藏蓄種尚易 昔人云蔓菁有六利柿有七絶
藷亦當有十三勝一畝收數十石一也色白味甘于諸土種二
也益人與薯蕷同功三也遍地傳生剪莖作種今歲一莖次年
便可種百畝四也枝葉附地隨節作根風雨不能侵損五也可
當米穀歲不能災六也可充籩寔七也可以釀酒八也乾久收
藏屑之旋作餅餌勝用餳蜜九也生熟皆可食十也用地少而
利多易于灌溉十一也春夏下種秋冬收入枝葉極盛草穢不
容其間但須壅土勿用耘鋤無妨農功十二也根在深土食苗
至冬尚能復生蝗蝻無可奈何十三也 造酒法藷根不拘多
少寸截斷晒晾半乾上甑炊熟取出揉爛入瓶中用酒藥研細
搜和按實中間作小坎候漿到看老嫩如法下水用絹袋濾過
或生或蒸熟任用其入缸寒暖酒藥分兩下水升斗或用麯蘖
或加藥物香料悉與米酒法同 若造燒酒或即用藷酒入鍋
蒸煮滴糟或用藷糟烝取亦與米酒米糟同
蘿蔔爾雅葖蘆萉即紫花菘也一名萊菔一名雹突一名土酥
生啖解麵毒子可入藥四時皆可種伏末秋初為佳有四名春
曰破地錐夏曰夏生秋曰蘿蔔冬曰土酥有大小種有白紅紫

三種 水羅蔔正月二月種六十日根葉皆可食大羅蔔初秋種又曰水羅蔔末伏種 ~~深窖埋藏中無洩氣十把~~ 擇地宜生則不蠹耕地宜熟

胡羅蔔伏内種

蝗不食芋桑與水中菱芡或言不食菉豆豌豆豇豆大麻苘麻芝麻薯蕷

蝗見樹木成行多翔而不下見旌旗森列亦翔而不下農家用紅白衣裙逐之亦不下又畏金聲炮聲或用鐵砂子銃施或……其前行前行驚奮則隨之而去

用稻草灰和石灰等分篩灑禾上

種植

凡作園籬法擇地耕作三壠中間相去各二尺當秋酸棗熟時收子壠中穊種之至明年秋調成行列又至明年春剥去横之編為巴籬又至明年春更剥其末又編之高七尺便足（子可食其仁作藥移種則不拘時）其種柳作之者一尺一樹初時斜插插時即編 其種榆莢者亦同酸棗

凡作園于西北兩边種竹以禦風則果木不至凍損若于園中開池灌園則所起之土挑向西北二边便可種竹

可為園籬者冬青其葉冬夏不凋二十年後必爛壞 真梅取其條葉作刷綠布取其遠年者根株盤結可作几杌等器正二月移 五加皮刺可除蟲芽可食根皮可作藥作酒正月揷 金櫻 梅 枸杞芽可食子與根皮作藥正八九月揷 飛采子種不拘時 椒寔葉可食可作藥核可作油四月種 茱萸寔可食可作藥 梔子花香子作藥染色葉不凋 猫奶子花香葉不凋嫩葉可食名神仙茶此移種者 迎春花另種于籬内 酸棗子可食其仁作藥移種不拘時 木筆花美分于籬内 桑葉可飼蠶椹可食可作藥壓條 枳枝可盖墻葉可食子可傳生接博移栽種 槿取其花不拘時插 野薔薇花可蒸露可揷可移 穀汁可作膠書金字子中藥材皮可造紙木可種蕈 揀木速成 榆莢可食速成 白

種植

居山宜植柴木。橡榛可食者更佳。山不可童。 居水宜植蓮芡菱芡。備網罟及取魚之器。 平地則熟而肥者植五穀。其不可耕。及耕而薄收者。宜植果木。其熟地。屋旁前後邊旁皆可。再十中樹墻下以桑。十畝二畝之地植木稼。近人家則人跡雞豚所不免。其植樹則綽有餘矣。既長則不犯人跡。

果木之樹。南北各隨所宜。且可不費犁鋤。不畏水旱。亦可以備荒。

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果木結實。唯銀杏須四五十年。其他早者不過三年。遲者五六年耳。銀杏種實後白

辨土篇曰。畮欲廣以平。甽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咸生。

亢倉子曰。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畎欲深以端。畝欲沃以平。下得陰。上得陽。然後咸生。立苗有行。故速長。強弱不相害。故速大。正其行。通其中。疏為冷風。則有收而多功。

辨土篇曰。莖生有行。故遬長。弱不相害。故遬大。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

禹不能使水西流。稷不能使禾冬生。

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蓄疏食。冬伐薪蒸。以為民資。

楊可為薪。比柳無鮭。宜插。 皁莢速成。芽可食。 檉山礬不凋。花香易成。 插金銀花。〻香中藥。 移椿樹易成。芽可食。 種枇杷易成。冬月開花。幹葉俱青。可入藥。 木龍易成。葉貼毒瘡。不凋。

凡移栽一切樹木。須記其陰陽向背。勿令轉易。小則不必。大樹髠之。惧風搖而死。小則不髠。先為深坑。內樹訖。以水沃之。著土令如薄泥。東西南北搖之良久。又或提擺根鬚。使之皆順。然後下土築緊。近上二寸不築。欲其柔潤也。時〻澆溉。常令潤澤。埋之欲深。勿令搖動。 凡栽樹正月為上時。二月為中時。三月為下時。棗雞口。一曰棗鼠耳。槐兔目。桑蝦蟆眼。榆負瘤散。自餘雜木。鼠耳虻翅。各有時。 凡栽種宜在下弦後上弦前 一曰正月自朔及晦。可遺諸樹。竹漆桐梓松柏雜木。唯有果實者。及望而止。過十五日則果實少。

一曰凡春栽忌西風

凡遠方移樹。但要款緩安靜。古云移樹無時。莫令樹知。 又云區宜寬深。擣土成泥。仍移新粟大麥百餘粒在下。樹大者又須以木扶架。仍須芟去繁枝。 古云木奴千。無凶年。蓋自生自長。不費衣食。不憂水旱。且有久遠之利。若其材木可用者。更佳。如香椿紅棗杏樹銀杏是也。

十中栽植東西風。 凡移種俱宜在下弦後。上弦前。

分栽者。先于本根連處截斷。次年始移佳。

壓條者。自截半斷。屈倒于地。熟土覆一區。可深五指餘。臥條于

内。用木鈎子攀緊。以爆土壅近身半段。露梢頭半段。勿甕。以肥
水灌區中。至梅雨時。枝葉仍茂。根必生矣。次年春分前後社日。初葉將萌
方斷連處移栽。是年霜降移栽更妙

壓接

凡扦插花木。掘土成畦。用水滲定。正二月間。樹芽將動時。揀肥
旺枝條。斷長尺餘。每條上下削成馬耳狀。以小杖刺土。深約比
樹條過半。然後以條插入土壅之。每穴相去尺許。常澆令潤。搭
棚蔽日。候長高移栽。初扦須待天陰　又法。取枝條嫩直者。刀
削去皮二寸許。以蚕圍底。次用生山藥。搗碎塗蚕上。將細軟黃
泥裹外。埋陰處。自然生根　又法。春花以半開者。摘下。即插之
蘿蔔上。寔半花盆内種之。灌溉以時。花過則根生。　又云。于正
月二月上旬。取樹木嫩枝扦插。勝于種核。　又云。三月上旬斫
好直枝。如大拇指。長五尺。内着芋魁種之。無芋。大蕪菁根亦可
用。

凡菓果。以接博為妙。一年後便可獲利。凡擇枝條。必擇其美之枝宜
用宿條向陽者。庶氣壯而茂。嫩條陰弱而难成亦且少實。根株各從其類
然。削葉亦可接。嘗棄楂可接杏。桃可接李。接工用細齒截鋸一
連。厚脊利刃小刀一把。要当心手凝穩。又必趁時。以春分前後
十日為宜。或取其條觀青為期。然必待時暄可接。蓋欲藉陽和之
氣也。　接博之法有六。一曰身接。先用細鋸截去元樹。作盤砧
高可及肩。以利刃小刀。際其盤之兩旁。斂起小縫。深可寸半。先
用竹籤之。測其深淺。却以所接條。約五寸長。一頭削作小篦子
先噙口中。假津液以助其氣。却內之縫中。皮肉相對。插定訖。用
皮樹封繫寬緊得所。用牛糞和泥。斟酌封裹之。勿令透風。外仍
上留二眼以泄其氣。一云。開砧宜用老鴉嘴為妙。高如馬低
如元。　二曰根接。先截斷元樹身。去地五寸許。以所接條。削篦
插之。一如身接法。就以土糞培封之。以棘剌圍護之。　三曰皮接
用小利刃刀子。于元樹身。八字斜削之。以小竹籤測其淺深。以
所接枝條。皮肉相向插之。亦如前法。候接枝發茂。以漸去其元
樹枝莖。　四曰枝接。如皮接之法。而差近枝耳。　五曰靨接小
樹為宜。先于元樹橫枝上。截了。由下一尺許。于所取接條樹上
眼外方半寸。剔斷皮肉至骨。揭起皮肉一方片。須帶
芽心者。于口噙少時。取出。印濕痕于橫枝上。以刀尖依痕剜斷
元樹靨處。大小如之。以接接之。上下兩頭。以葉皮封繫。緊慢得
所。接後一月。便可發芽。　六曰搭接。將已種出芽條。去地三寸
許。上削作馬耳。將所接條。並削馬耳。相搭接之。封繫如前法。冀
壅。
所接樹。選其向陽細嫩枝。如筋粗者。長四寸許。陰枝即少寔。其
枝須兩節。兼須是二年枝方可接。
其寔内子相類者。林檎、梨向木瓜砧上。栗子向櫟砧上。皆活
一云春分和氣尽。接不得。夏至陽氣盛。種不得。

立春正月中旬宜接櫻桃、木樨、徘徊、黃薔薇。正月下旬宜接桃、梅、杏、李、半枝紅、臘梅、梨、棗、栗、柿、楊梅、紫薔薇。二月上旬可接紫笑、綿橙、匾橘、已上種接墊。 立秋後可接林檎、川海棠、寒球、轉身紅、梘家棠梨、葉海棠、南海棠。以上接法，並要將接頭與木身皮对皮，骨对骨，用麻皮緊緊纏上，用箬葉寬裹之。如萌芽已長，即撤去箬葉，無有不盛也。但取其實内核相似、葉相同者，皆可接換。下向根那謂之樹貼，如桃貼接杏、接梅，棕貼接栗，蓋此類也。枳接柑橘，亦宜本色接換，本色美者最妙。若貼大宜高接，貼小宜近地接。 凡培土訖，上露接頭一二眼，通活氣，上用竹籜蔽之，以防日雨。 又云取向南隔年者接之，則着子多。經数次接者核小，但核不可種耳。

不可接者，乃用過貼。先移葉相似之小樹于其畔，可以枝相交合處，以刀各削其半，对合着，竹籜包裹，麻皮纏固，泥封之。大樹所合枝旁截半股，小樹所合枝去稍弱，不必半段。欲花果厭盤合色貼，勿太其梢，来年春始截斷，俟待長定，然後移栽。 貼綉毬花，先取八仙花栽培于瓦盆中，次年春連盆移就綉毬花畔，將八仙花梗離根七八寸許，刮去半边皮約二三寸，又將綉毬花嫩枝亦刮去半边皮，彼此挨合一處，用麻繩合，頻用水澆，至十月候皮生合為一處，截斷綉毬本身，入土栽培，自然暢茂。周歲斷者尤妙。貼玉蘭花，先以木筆，同上法為之。

凡果俱三年老枝上所生，則大而甘。

凡樹欲取材，如椐榆杉柏之類，可用捉枝，無旁枝。其他取花菓芽實者，皆令枝旁生，剝削令至六七尺，其下可通人行方妙，則便于採摘。凡本樹未發芽前半月以上，俱可修理。

石榴、茉莉之屬，雖多肥糞不妨。五月夏至梅雨時，澆肥根必腐爛。八月亦不可澆肥，白露雨至，必生細根，肥之則死。六七月花生已定者，皆可輕輕用肥，謹依月令等級澆之，及小春時，便能發旺。如柑橘之類則不可，但用肥則皮破脂流，冬必死。 一切樹木俱宜十一二月、正月，餘皆不可。合用灰糞和土，或麻餅屑和土壅根，高三五寸，澆水運定，不可太過。

收種、下種法：凡收子核，必擇其美者作種，必待果實熟甚，劈取，于牆下向陽暖處，深寬為坑，以牛馬糞和土，以撲于坑底鋪平。取核尖頭向上埋定，復以糞土覆之，令厚尺餘，至春生芽，萬不失一。忌水浸風吹，皆令仁腐。一切草木種子，俱瓠盛懸掛為佳。

凡取種子，必充實老黑者，曬乾，以瓶收貯，高懸弗近地氣，恐生白醭則無用。隔年亦不生。及時秋子，勿令遲誤，亦不宜太早。地不厭高，土肥為上；鋤不厭數，土鬆為良。臨下子時，必日中晒過，擇淨，然合浸者浸之，不浸者便用撒入土内。子細者撒在土面，下子訖，即以糞沃其上，成行與打潭種者亦然。下子時必要晴，雨則不茁。三五日後又要雨，旱則不生，須頻澆水。 凡果須候肉爛，和核種之，否則不類其種。 凡果實初熟，以兩手採摘，則

年年結實。果子熟時。須一頓摘其美者。遲留之。雖待熟亦不美。
勿先摘動。恐被人盜。飛禽亦來也。
用人髮挂枝上。則飛禽不敢近。　果實異常者有毒。
治蠹蟲。　正月削杉木作釘。塞其穴。則蟲立死。　正月一日五
更把火遍照一切果樹。則無蟲災。或清明日亦可。　又法。以芫
花納孔中。或納百部葉。蟲立死。　又曰。果樹生小青蟲。蜻虰聆
挂樹自無。
凡治樹中蠹蟲。以硫黃研極細末。和河泥少許。令稠。遍塞蠹孔
其孔多而細。即遍塗其枝幹。蟲即盡死。　又法。用鐵線作鉤取
之。又用硫黃雄黃作烟。塞之即死。　或用桐油紙油撚塞之亦
驗。　如生毛蟲。以魚腥水潑根。或埋蠶蛾于地下。
凡果樹不結實。于元日五更。以斧斑駁雜砍。則子繁而不落。謂
之嫁樹。果十二月晦日夜同。　若嫁李樹。以石頭安樹丫。　又
正月萌芽未生。于根旁寬深掘開。尋攢心釘地根。鑿去。謂之騸
樹。留四邊乱根勿動。仍用土覆蓋築實。則結子肥大。勝插接者
又云。凡木有雌雄。而雄者多不結實。可鑿木作方寸大。以雌木
填之。乃實。以銀杏雄樹試之。便驗。
社日。以杵舂百果樹下。則結實牢。[illegible]不實者亦宜用此法。　又
曰。鑿果樹。納少鍾乳粉。則子多且美。　又樹老。以鍾乳末和泥。
于根上揭去皮。抹之復茂。

一曰。草木羊食者不長。　凡花最忌麝香。瓜尤忌之。將栽蒜薤
之類。則不損。　又法。于上風頭。以艾和雄黃末。焚則如初。
凡伐木。四月七月則不蟲而堅韌。榆莢下。桑椹落。亦其時也。按
伐木宜冬。津液收斂。則不生蛀。若春氣動。津液已發。則必生蟲。
而且脆。　凡非時而伐者。水漚一月。或火熰取乾。蟲則不生。
周官曰。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一曰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
冬生者。松柏之屬。　一曰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
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一曰自正月以終季
夏。不可伐木。必生蠹虫。　一曰。以上旬伐之。雖春夏不蠹。　又
曰十二月可以斬竹伐木。不蛀。斫松在下弦後。上弦前。永無白
蟻。他樹亦然。

種植

木

榆。爾雅曰榆白枌。又曰蘁荎。枌榆先生葉。却着莢。皮色白。蘁荎今之刺榆。　有姑榆。即榆小榆。　刺榆。木甚牢肕。可以為犢車材。梜榆可以為車轂及器物。其餘非佳。　榆生共草俱長。明年正月初。附地芟殺。以草然上。放火燒之。速生。由其強者。一歲之中。可長八九尺。不燒則長遲。初生若移。必善曲。故叢林長之三年。乃移。初生三年不用採葉。尤忌採心。不用剝沐。

凡地不宜五穀。擇一方種之。留殺燒所。一如前法。三年春可賣莢葉。五年後便堪作椽。十年後魁椀瓶榼器皿。無所不任。十五年後中為車轂及蒲桃[illegible]。研後復生。不勞更種。既無牛耕種手人工之費。不慮水旱風虫之災。　男女初生。各與小樹二十株。比至嫁娶。悉任車轂。一樹三具。值絹三匹。成絹一百八十匹。聘材資遣。粗得充事。

二月榆莢成。及青收乾以為旨蓄。色變白。將落。可作醔[illegible]音牟頭榆醬也。榆醬能助肺。殺諸虫。下氣。榆葉曝乾。搗羅為末。鹽水調勻。日日炙曝。天寒于火上熬過。拌菜食之。味頗辛美。　榆皮去上皺澁乾枯者。將中間嫩處剉乾。磑為粉。當歉歲亦可代食。

榆皮濕搗。如糊粘瓦石。極有力。

楸。梓。榎。爾雅曰楸。小葉曰榎。大而皵榎。椅梓鼠梓。又曰杝木椒白爨。老而皮粗皵者為楸。小而皮粗皵者為榎。椅梓即楸。榎楸屬。今人謂之苦楸。江東謂之虎梓。　楸梓之疏理色白而生子者為梓。　一曰檟。楸也。然則楸梓二木相類者也。白色有角者名為梓。似楸有角者名為[illegible]梓。或名子楸。黃色無子者為柳楸。楸與梓本同末異。楸名木王。植于林。諸木皆內拱。造屋有此木。則群材皆不震。　楸木。濕時脆。燥則堅。良材也。榎檟也。亦楸屬。葉大而早脫。故謂之楸。葉小而早秀。故謂之榎。

種梓。秋末冬初。梓角熟時。摘取曝乾。打取子。耕地作壟。漫撒再捞之。候春生。夏長。後年正月移栽。兩步一樹。　無子。可于大樹四面。掘根。取栽移之。兩步一根。兩畝一行。百一十株。五行合六百株。十年後一樹千錢。若用。為棺材。勝于松柏。　春月斷其根瘞于土。遂能發條。取以分種。　花葉飼猪。并能肥大。且易養。

松。杉。柏。檜。爾雅曰柏椈。椴椐。檜。柏葉松身。　松百木之長。松字。從公。常青不彫改柯葉。三針者為栝子松。七針者為果松。千歲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絲。茯苓之生。[illegible]皆由大松伐後。其津脉不能上發。乃下泄于根杪。數年之後。自成茯苓。其夾根而生者。仍帶有松皮。故名茯神。欲取之者。但看所伐之根椿。碎扯如夾紙。其色作猪肝色者。是其津脈全然下泄。當也。其下必有茯苓。于附樹及一丈二丈之內。以鐵鍤探之。有茯苓則易知也。　又有赤松。白松。鹿尾松之名。　種松柏法。八九月中

擇成熟松柏子去臺收頂至春分時甘水浸子十日治畦下水
上糞漫散子于畦內如種菜法其畢排點種上覆土厚二指許
畦上搭短棚蔽日旱則頻澆常令濕潤秋後畦內乱撒麥糠覆
樹令梢上厚二三寸止至穀雨前後爬去麥糠澆之二年後
三月中帶土移栽擁土令區滿下水塌濕用腳踏勿用杵築百
株百活舍此時決無生理今用灰糞于秋間收子種之至春子
生如韭如秧待長二三寸一人可挑萬株行二三日留種無不
活　移大樹亦好三月中移廣留根土樹大者從下剔去枝三
二層樹記南北栽如前法又云栽松須去尖大根唯留四边鬚
根則無不盛春分後勿種秋分後方宜種大槩與種竹同只要
根寬不令動搖自然活　插松用驚蟄前後五日斬新枝掘坑
入枝下泥杵緊相視天陰即插遇雨十分生無雨減分數
斫松木須五更初便削去皮後無白蟻　一法將青松斫倒去
枝于根上鑿取大孔入生桐油數斤待其滲入則堅久不蛀今
但知冬月斫者不蛀　山人所老松根或刮去松皮待脂生取
而煤之以待油燭松脂一名松膏一名松香一名松膠一名松
肪一名瀝青　松子白松所生出遼東雲南尤大食之香美
松花用布鋪地擊取其蕊粉和糖米粉作餅甚清香不能久留
杉一名椵一名沙一名檆有赤白二種赤杉實而多油白杉虛
而乾燥樹類松而幹端直　插杉江南宣歙池饒等處山廣土

肥先將地耕過種芝麻一年至正二月栽嫩苗頭一尺二三寸
先用撅舂穴插下一半築實離四五尺成行密則長稀則大勿
雜他木其斑文有如雉尾者謂之野雞斑入土不腐作棺尤佳
不生白蟻燒灰最能發火藥今南方造船屋多用之
柏一名椈陰木也凡木皆向陽柏獨向陰指西木之文理多為
雲氣人物鳥獸狀態分明徑尺一株可值萬錢川柏亦細膩以
為几案光華悅目　種柏九月中柏子熟時採俟來年二三月
用水淘取沉者著濕地二三日淘一次候芽出用掘熟之畦以
水飲足將子勻撒其中覆細土半寸再以水壓下二三日澆一
次勿太濕勿太乾既生四圍豎矮籬護之恐為蝦蟆所食常澆
灌候長分栽
檜一名栝今人名圓柏以別側柏　種檜如松法　插枝者二
三月松芽萌動時先掘黃土地成畦下水飲畦滲定候成泥漿
斫下細如小指檜枝長一尺五寸許下削成馬耳狀先以杖刺
泥成孔插枝孔中深五六寸以上就栽宜稠密常澆令潤澤上
搭矮棚蔽日次年二三月候樹高移栽
凡移松杉柏檜冬至及年尽雖不帶土根亦活正月九分活二
月七分活清明後半活　但三月下種次年三月分栽
椿禹貢曰杶一作櫄一作楯今名香椿根下叢生小芽春分前
後移栽其葉自發芽後皆香甘生熟皆可茹旋摘旋生其木紅

潤而光亦可材用佳種也　一曰木寬而葉香有鳳眼草者謂
之椿木疎而氣臭無鳳眼草者謂之樗又云有花而莢者謂樗
無花不寔謂椿今按樗椿皆有寔名樗者當是臭椿其子輕浮
而頭尖如鳳眼其理粗疎而脆粗則不可細用脆則不可大
任故有樗櫟散材之說其子粘土便能自生香椿結子成穗如
小撒毬
梧桐爾雅曰榮桐木又曰櫬梧即梧桐也因其皮青故曰青桐
又名櫬皮其木無節直生理細而性緊四月開花五六月結子
莢長三寸許五片合成老則開裂如箕名曰橐鄂子綴其上大
如黃豆雲南者更大可生啖亦可炒食　通甲書云梧桐可知
月正閏歲生十三葉一邊六葉從下數一葉為一月有閏則十
三葉視葉小處則知閏何月立秋之日如某時立秋至期一葉
先墜　又有白桐一名華桐一名泡桐華而不寔　月令曰桐
始華桐木之後華者也　岡桐一名油桐一名荏桐一名罌子
桐一名虎子桐寔大而圓取子作桐油入漆及油器物艌船須
用甚廣人多偽為之唯以篾圈撑起如鼓面者為真　海桐生
南海及雷州白而堅韌可作繩入水不爛　青桐九月收子二
三月中作一坳圓畦種之治畦下水一如葵法五寸下一子少
與熟糞和土覆之生後數澆令潤澤此木宜濕故也當歲即高
一丈至冬以草圍之以繩束之　又云以黃土拌飯少許或

糞或地上俱可種上覆土末寸半許時時用水澆灌待長尺餘
移栽冬間不用苫蓋　泡桐代樹後其根所到處皆自生嫩枝
移來便可分栽白楊代後亦然　油桐最怕冬寒故北地少
椒爾雅曰檓大椒椒榝音殺醜菉今椒樹叢生寔大者為名為
檓　蜀椒出玉都秦椒出天水今青州亦種蜀椒　椒樹似茱
萸有針刺葉堅而滑澤味辛香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以其葉
合煮為香今成皋山中有竹葉椒其木亦如蜀椒小毒熱不中
合藥可入飲食及蒸雞豚　海島亦有椒樹葉皆相似子長而
不圓甚香其味似橘皮島底食其葉其肉自然作椒橘香　崖
椒俗名野椒不甚香而子灰色　蔓椒蔓生　地椒出北地如
蔓椒之小者煮羊肉香美　今光羅山中有椒與花椒相似名
曰獄椒其味辛兼有茴香之氣北人販之貴于花椒　胡椒出
摩伽陀国呼為昧履支今南方諸国及交趾滇南海南諸地皆
有之　番椒亦名秦椒白花子如禿筆頭色紅鮮可觀味甚辣
今名大椒　椒樹最易繁衍四月生花五月結寔生青熟紅
熟時收取黑子俗名椒目近人手則不生四月初畦種之方三
寸一子篩土覆之令厚寸許復篩熟糞以蓋土上旱輒澆之常
令潤澤生高數寸夏連雨移栽　此物性不耐寒陽中之樹冬須
草裹其生小陰中者少禀寒氣則不用裹　天晴摘下曬之令
一日即乾色赤椒好　其葉及青摘取可以為葅乾而末之亦

足充事　二年後移栽次年結子椒不歇條二年繁盛一年
椒子為油亦可食微辛甘昔人多以點燈造油如小油法
榖楮也有二種一種皮有斑花文謂之穀一種皮白無花枝葉
相類或云斑者是楮白者是穀　一曰構　国州謂之穀桑或曰
林桑　荊揚交廣謂之穀　又云穀田久廢必生構葉有瓣曰楮無
曰構　種宜澗谷間地秋上楮子熟時多收淨淘曝令燥二月
耬耩之和麻子漫散之即勞秋冬仍留麻勿刈為楮作暖明年
正月附地芟殺放火燒之一歲即沒人不燒必瘦其長亦遲三
年便中斫未滿三年皮薄不堪用斫法十二月為上四月次之
每歲正月常放火燒不燒則不滋茂移栽者二月蒔之亦三年
一斫剝皮造紙其利最多種三十畝者歲斫十畝三年一徧歲
收絹百匹　又云食其嫩芽可當菜茹　又云穀有雌雄雄者
不結實歉歲人採花食之雌者實如楊梅半熟時水澡去子蜜
煎作果食　木腐後生菌耳味甚佳
槐爾雅曰櫰槐大葉而黑守宮槐葉晝聶宵炕又曰槐棘醜喬
槐葉色墨者名櫰葉晝聶合而夜炕布者名守宮槐々有青
黃白黑數色黑者為猪屎槐材不堪用花可染黃槐之生也季
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始規二旬而葉成諸槐功
用大畧相等有極高大者材實重可作器物　子熟時劈取數
曝勿令生虫夏至前十日以水浸之如浸麻子法六七日當芽

生好雨種麻時和麻子撒之當年即與麻齊麻熟刈去獨留槐
槐既細長不能自立根旁樹木以繩欄之明年還於下種麻三
年正月移而植之若隨宜取栽匪直長遲樹亦曲惡　收取花
可染黃並入藥　初生嫩芽煠熟水泡去苦味可薑醋拌食晒
乾亦可代茶飲
楊柳爾雅曰楥柜柳檉河柳旄澤柳楊蒲柳又曰桑柳醜條
注云檉今河旁赤莖小楊旄生澤中者楊可以為箭　又云柳
小楊易生之木也柳一名雨師一名赤檉一名人柳一名三眠
柳一名觀音柳一名長壽仙人柳性柔脆北土最多至春晚葉
長成花中結細子上帶白絮如絨名柳絮絨隨風飛舞著毛衣
即生虫入池沼間宿化為浮萍有二種青楊白楊一名高
飛一名獨搖微帶白色高者十餘丈青楊又有二種一種梧桐
青楊身聳直高大一種身矮多歧枝不堪用楊與柳自是二物
柳枝長脆葉狹長楊枝短硬葉圓潤　近水無用之地種之數
千株或萬株歲得大利且可充柴薪　根旁敗葉掃淨則不蛀
白楊壓枝種五年可為椽十年可為棟梁　榆性軟久則必曲
唯白楊不屈　種楊柳根下先埋大蒜則不蛀　臘月二十四
日種楊樹不生虫
女貞一名貞木凌冬青翠有貞守之節故名亦或呼為冬青其
實二種蓋一類二種也二種皆因子自生最易長其葉厚而柔

長綠色面青背淡女貞葉長者四五寸子黑色冬青葉微圓子
紅色為異其花皆紫子并纍纍滿樹近時以放蠟虫故俱呼為
蠟樹唐宋以前皆用蜜蠟白蠟自元以來人始知之 臘月下
種來春發芽次年三月移栽長七尺許可放蠟虫栽女貞畧如
栽桑法縱橫相去一丈上下則樹大力厚 蠟虫大如蟣虱芒
種後延緣樹枝食汁吐涎粘于嫩莖化為白脂乃結成蠟狀如
凝霜處暑後剝取謂之蠟渣過白露則粘住難刮矣其渣煉化
濾淨或甑中蒸化瀝下器中待凝成塊即為蠟也其虫微時白
色作蠟及老則赤黑色乃結苞于樹枝初若黍米大入春漸長
大如雞頭子紫赤色纍纍抱枝宛若樹之結實也盖虫將遺卵
作房正如雀甕螵蛸之類爾俗呼曰蠟種亦曰蠟子子內皆白
卵如細蟣一包數百次年立夏日摘下以箬葉包之分係各樹
芒種後苞拆化虫乃延出葉底復上樹作蠟也樹下要潔淨防
蟻食其虫 一曰冬青子可種堪入酒至長盛時五月采以蠟
子七月收蠟不宜盡採留追來年四月又得生子取養蠟晒乾
以越布蒙于甑口置蠟布上置器甑中釜內水沸蠟遂鎔下入
器凝則堅白而為燭材其滓盛之以絹囊復投于熱油中則蠟
盡油遂可為燭凡養蠟子經三年停亦三年 女貞收蠟有二
種有自生者有寄子者自生者初時不知虫何來忽遍樹生白
花取用煉蠟明年復生虫子向後恒自傳生若不既寄放樹枯

則已若解放者傳寄無窮也寄子者取他樹之子寄此樹之上
也其法或連年或停年或就樹或伐條若樹盛者連年就樹寄
之俟有衰頹即斟酌停年以休其力培壅滋茂仍復寄放所謂
養一年停一年者也伐條者取樹栽徑寸以上者種之俟盛長
寄子生蠟即離根三四尺截去枝幹收蠟隨手下壅冬月再壅
明年旁長新枝茅蘗以後恒擇去繁冗令直達又明年亦復修
理恒加培壅第三年可收蠟子四年再放五年復放追收蠟仍
剪去枝如是更代無每窮所謂經三年停三年者也凡寄子皆
于立夏前三日內從樹上連枝剪下去餘枝獨留寸許令子抱
木或三四顆乃至十餘顆作一簇或單顆亦連枝剪之剪訖用
稻穀浸水半日許濾取水剝下虫顆浸水中一刺許取起用竹
箬葉包之大者三四顆小者六七顆作一苞約草束之置潔淨
甕中若陰雨頓甕中可數日天熱其子多迸出須宜速寄之寄
法取箬包剪去角作孔如小豆大仍用草係之樹枝間其子多
少視枝小大斟酌之枝大如指者可寄枝太細幹太粗者勿寄
也寄後數日間鳥來啄箬苞攫取子勤驅之天漸暖虫漸出苞
先緣樹上下行若樹根有草即附草不復上矣故樹下須芟刈
極淨也次行至葉底棲止更數日復下至枝條嚙皮入咂食其
脂液因作花約畧蟲出盡即取下苞視有餘子并作包別寄他
樹秋分後撿看花老嫩若太嫩不成蠟太老不可剝踐剝時或

就樹或就枝俱先洒水潤之則易落秉雨後或侵晨帶露採
之尤便次取蠟花投至沸湯中鎔化候稍冷取起水面蠟再煎
再取滓沉鍋底勺去之若蠟未盡再依前法煎澄之既淨然後
投入絕套子候冷牽繩起之成蠟堵也 又曰侵穀水漬蠟子
剝下苞之此是婺州法吳與人立夏後剪子到小滿前三日連
伯枝作苞寄之亦生蠟又有自生之子不須寄枝亦生蠟又有
丑子不論節氣但使其氣足欲迸時速剪下寄之可也 徑北
愈寒寄子宜愈遲若本地所無轉貿他方可行千里 大都樹
少多生花樹老多生子樹罕多生花樹高多生子一樹之中寄
子多則生花寄子少則生子又北種販至南多生花南種販至
北多生子 其子絕不可見至春分中方著枝如螺麗入夏頃
長則花與子不相見耳子盛長時有膏如錫蜜去之即子枯
冬青木肌白有文作象齒笏其葉堪染緋一曰凍青女貞別種
也山中有之但以葉微團而子赤者為凍青吳下稱水冬青或
稱細葉冬青葉長而子黑者為女貞吳下稱冬青產蠟處皆稱
蠟樹 一曰水冬青葉細利于養蠟子
水樺葉似女貞而边有鋸齒五葉攢生不花耋所謂水蠟樹必
此也蜀中又有一種插蠟葉似蒴尤易生插之一年便可寄子
三四年大如酒栖即衰壞須更插此與水樺異種水樺雖扦
插易生却难大 又蜀中蠟子生女貞樹上少生插蠟樹上者多

水蠟樹葉微似榆亦可放虫生蠟（蜀中多用之） 水樺細葉小黃花又名水
椐臘月斬其條而插之易成大木材可為器宜養蠟子以取蠟
所樜：子似柞子可食冬月採之木作屋柱棺材難腐 樜子
生江南皮樹如栗冬月不凋子小如橡子有甜苦二種治作粉
食餅食褐色甚佳 一曰處：山谷有之其木大者數抱高二
三丈葉長大如栗葉稍尖而厚爽堅光澤鋸齒峭小凌冬不凋
三四月開白花成穗如栗花結實大如楢子外有小苞 苞
裂了內子圓褐而有尖大如菩提子內仁如○仁生食苦澁煮
炒乃帶甘亦可磨粉甜櫧子粒小木文細白俗名麵櫧苦櫧子
粗大木有赤文俗名血櫧其色黑者名鐵櫧 一曰甜櫧子亦
可產蠟 閩東萊人育山繭者于樹無所不用獨楊樹否耳諸
樹獨椒繭最上柰柘次之椿次之樗為下或養蠟虫亦然
烏臼樹高數仞葉似梨杏花黃白紫黑色取子取油甚為民利
樹大者或收子二三石子外白穰壓取臼油造蠟燭子中仁壓
取清油燃灯極明塗髮变黑又可入漆可造紙用每收一石可
得白油十斤清油二十斤 一畝之宮但有數株生平足用不復
市膏油臨安人家必種數株以完租粮有此則為熟田佃亦樂
種無之則必須田租完粮謂之生田江浙而省高山大道溪边
宅畔無不種者用油之外其滓仍可壅田可爆爨可宿火其葉
可染皂其木可刻書及雕造器物且樹久不壞至合抱以上收

子愈多為子孫數世之利 一曰臼不須種野生者甚多若必
子即佳種〻出者亦不中用必須接博乃可耳接者江浙呼為
草臼種草臼幹如酒栝口大便可接大至一兩圍亦可接但樹
小低接樹大高接耳接須春分後數日法如接果同種之佳者
有二曰葡萄臼穗聚子大而穰厚曰鷹爪臼穗散而殼薄 又
云臼樹不須接博但于春間將樹枝一一捩轉碎其心無傷其
膚即生子與接博者同恐他樹亦然宜試之 採臼子在仲冬
但以熟為候採須連枝條剥之但留取指大以上枝其小者縱
無子亦宜剥去則明年枝寔俱繁盛其剥刀長三四寸廣半寸
形如却月鈎刀在鈎內以竹木竿為柄刀着柄端令刃向上剥
時向上鎩之不傷枝條剥下枝仍充燎爨揀取浮子晒乾入臼
舂落外白穰篩出之蒸熟作餅下榨取油如常法即成白油如
蠟以製燭若穰少不滿一榨者即作餅入他油餅雜榨之榨下
盛油瓶中置一草帚候油出冷定臼油即凝附草帚不雜他油
其篩出黑子用石磨麄礲碎簸去殼存下核中仁復磨或碾細
蒸熟榨油如常法即成清油凡製燭每臼油十斤用白蠟三分
即不淋 一曰斧魚池還勿種落葉入水変黑色令魚病
漆木汁可以髹物一作桼如水滴而下生漢中山谷梁益陜襄
皆有金州者最善廣州性急易燥今廣浙出一種漆六月取汁
漆物黄澤如金即唐書所謂黄漆也樹似榎而大高二三丈身

如楝皮白葉似椿花似槐子似牛李子木心黄六七月刻取滋汁
春分前後移栽易成有利一云臘月種 取用者以竹筒釘入
木中取汁或以剛斧斫其皮開以竹管承之滴汁則為漆也凡
取時須荏油解破故淳者難得拭之色黑如瑿若鐵石者為上
第黄嫩若蜂窠者不佳凡驗漆唯稀者以物蘸起細而不斷〻
而復收又塗于乾竹上蔭之速乾者並佳試訣云微扇光如
鏡懸絲急似鈎撼成琥珀色打着有浮漚 用漆在燥熱及霜
冷時則难乾得陰溼雖寒月亦易乾若苦露人以油治之
皂莢廣志曰雞栖子一名馬厗一名皂角一名懸刀有三種一
種小如猪牙一種長而肥厚多脂而粘一種長而瘦薄枯燥不
粘以多脂為佳樹高大枝間有刺夏開花秋後寔 猪牙者良
其角亦有長尺一二寸者種者二三月種不結角者南北二面
去地一尺鑽孔用木釘〻之泥封竅即結一曰樹不結鑿一大
孔入生鐵三五斤以泥封之便開花結子既寔以篾束其本數
匝木楔之一夕自落角與刺俱堪入藥
椶櫚一名栟櫚木高一二丈無枝條葉大而圓有如車輪萃于
樹杪其下有皮重疊裹之每皮一匝為一節二旬一採皮轉復
生上六七月生黄白花八九月結寔作房如魚子黑色九月十
月採其皮用 三月間撒種長尺許移栽成行至四尺餘始可
剥每年四季剥之半年一剥亦可其皮作繩入水千歲不爛昔

有人開塚。得一縄。已生根。　一云其莖三稜。其幹正直。宜為鍾
杵。亦可旋為器物。皮有絲毛。剥取績解。可織衣帽縛椅之屬。
柞。爾雅曰栩杼。柞樹。俗人呼杼為橡子。以橡殼為杼斗。　賈子
曰早之曲。　一曰橡子儉歲可以為飯。豊年牧猪食之。可以致
肥。
棟。爾雅翼曰。棟寔可以練物。故謂之棟。　一云苦棟木也。一名
金鈴子。有雌雄兩種。雄者無子。根毒。食之使人吐不止。雌者有
子。可入藥。以蜀川者為佳。樹高丈餘。三四月開花。寔如圓棗。
地種之。其長甚疾。五年後便可作椽。
棠梨。爾雅曰杜、甘棠。又曰杜、赤棠。白者棠。　今之杜梨。今甘棠
梨。一名杜梨。如梨而小。味酢可食。但亦有赤白美惡。子赤白色
者為白棠。甘棠也。酢滑而美。赤棠子澁而酢無味。赤棠木理赤。
可作弓幹。今棠葉有中染絳者。有唯中染土紫者。杜則全不用。　天
一云尹伯奇采楟花以濟飢。註言楟即山梨。乃今棠梨也。
晴時摘葉。薄布晒令乾。可以染絳。木為板可刻字。
海紅。一名海棠梨。一云海棠子名海紅。即赤棠也。狀如木瓜而
小。二月開花。八月熟。
椰。上林賦曰胥餘。相傳林邑王與越王有怨。使刺客束其醉取
其首。懸于樹。化為椰子。其核猶有兩眼。故謂之越王頭。而其漿
猶如酒也。　椰樹大三四圍。長十丈。通身無枝。至百餘年。有葉
狀如蕨菜。長丈四五尺。皆直竦指天。其寔生葉間。大如升。外皮
苞之如蓮狀。皮中核。堅過于石。裏肉正白。如雞子著皮。而腹內
空含汁。大者含升餘。寔形圓圓然。或如瓜蔞。橫破之可作爵形。
用應器用。一云出交趾。家家種之。　一云其汁白色。如乳如酒。
極香。別是一種氣味。強名為酒。中有白瓤。形圓如拮搓。上起細
攏。赤白色而微虛。其紋若婦人裙褶。味亦如汁。與著殼一重白
肉。皆可糖煎為果。其殼可為酒器。如酒中有毒。則酒沸起。
梔。子相如賦曰鮮支黃爍。註曰即支子。佛書稱薝蔔。又名林蘭。
又名越桃。禅友。有兩三種。小異。以七稜者為佳。三四月開花。夏
秋結寔。經霜乃收。蜀中有紅梔子。花紅色。染物則赭紅色。有千
葉者大如椀。有單瓣者。單結梔子者也。有四季開花者。又有洵
梔子。其枝若蘼。止可盆揷。　十月選成熟梔子。取子淘淨晒乾。
至來春三月。選沙白地。區深一尺。下種稠密。如種茄法。上搭薄
棚。遮日。四十餘日。芽方出土。至冬月用厚蒿草藏護。第四年開
花結寔。十月收。擲甑內微蒸過。晒乾用。　梅雨時。以沃壤一團。揀
嫩枝其中。置鬆畦內。常灌糞水。候生根移種。亦可。
櫧。生閩廣江右山谷間。橡栗之屬也。其樹易成。材亦堅韌。若修
治令削挺者。中為柱。寔如橡斗。斗無刺為異耳。斗中函子或一
或二。或三或四。甚似栗而殼甚薄。殼中仁皮色如榧。斯尚亦如
栗。味甚苦而多膏油。江右閩廣人多用此油。然灯甚明。亦可食。

竹

爾雅曰莽數節。桃枝四寸有節。𥯨堅中。簢筡中。仲無笐。篙箭
簜禹貢曰揚州厥貢篠簜。荊州厥貢箘簵。竹甚品類六十有
一。黃魯直欲作竹史。不果成。
方竹產澄洲。體如削成。勁挺堪為杖。桃源山亦有方竹。閩洲亦
出大者數文。寧波志云葛仙翁煉丹于定海靈峰置竹筋化為
竹而方
斑竹，即湘妃竹。其斑如淚痕。而有二種出古辣者佳出陶虛山
者次之土人栽為筋甚妙
棕竹，有三種。上曰筋頭。梗短葉垂。堪置書几。次曰短柄。可列庭
階。次曰樸竹。節稀葉硬。全欠溫雅但可作扇骨料耳性喜陰畏
寒風。冬月藏不通風処三月方可見天。原不見日。秋分後可分須
出盆。視其根鬚不甚堅固處。劈開栽盆。欲其變化為盆則盆大更
妙灌用浸豆水。極肥。含此俱不堪用。
猫竹，一作茅竹。又作毛竹。幹大而厚。異于衆竹人取以為舟
篗竹。修篁嫩篠。對抽并胤。王子敬謂之扶竹。
蘄竹，生蘄州以色瑩者為簟。節疎者為笛。帶鬚者為杖。
慈孝竹。大叢長幹中聳。羣篠外護。向陽高基種茂。
柯亭竹，生雲夢南。以七月望前生。明年七月望前伐。未期伐則
音浮。過期伐則音滯。

觀音竹。每節二三寸。產占城
黃金間碧玉。產成都。青黃相間。
龍公竹。大徑七尺。一節長丈二尺。葉若焦。出羅浮山
龍〇竹，生辰州山谷間。高不盈尺。細僅如針。
徑尺竹。可為甑。出湖湘，
四季竹。節長而圓。中管簫。生山石者音清亮。
月竹。每月抽筍。不堪食。出嘉定州
十二時竹。產蘄州。其竹繞節凸生地干十二字。
篋簩竹。出篋簩國。可殺指甲。新州有此種製成銼樣為礪甲之
具用久微滑以酸漿漬之過宿快利如初亦可作篋
天大竹。凌雲閣三尺。節延一人伐此竹見內二仙人相謂平生勁
節惜為主人所伐遂騰空去
鳳尾竹，纖小猗那。植盆可作清玩。
龜文竹產陽縣宝陀岩。製扇甚奇
人面竹，出剡山。節極促。四面參差竹皮如魚鱗。面凸頗類人面。
黑竹如藤色如鐵。
思摩竹。出交廣。筍自節生。既成竹。至春節中復生筍。
無節竹。出瓜州。
天節竹。出黎母山。一節一丈。
疎節竹。六尺一節。

通竹。出溱州。直上無節。
扁竹。出濡須。
篨竹。出占城。
船竹。出員卸。　一名帝竹。一節為船。又名帝俊竹。
弓竹。長百尋。却曲如藤。每節輙曲。得木乃倚。出東方。質有文章
須膏塗火灼乃見。
沛竹。出南荒。長百丈。
丹青竹。葉黄碧丹相間。出熊耳山。
丹抱竹。出臨賀。
慈竹。内寔節疎。性弱形聚而細。可代藤。
桂竹。高四五丈。圍二尺。狀如甘竹而皮赤。出南康以南。傷人即死。
桃竹。葉如椶。身似竹。密節而寔中。厚理瘦骨。蓋天成拄杖也。出
巴渝間。出豫者細文一節四尺。北人呼為桃絲竹
相思竹。出廣東。兩兩生笋。
始興郡有筀竹。大者圍二尺。長四五丈。
交趾有簩竹。
八月為竹小春。竹之萌曰筍。竹之節曰約。竹之叢曰篔。竹之得
風而体夭屈曰笑。竹死曰簃。竹寔曰簑。亦曰琅玕。
簃必六十。復亦六年。　竹六十年亦易根。輙結寔而枯死。其寔
落土復生。六年遂成町。
䈽龍竹。産于崑崙。黄帝使伶倫伐之。
簕細竹出蜀志
筀竹。堅而促節。体圓而質堅。皮白如霜粉。大者宜行船。細者為
笛
棘竹。出交州諸郡。叢生有數十莖。大者二尺圍。肉至厚。實中。彼
人破以為弓。枝節皆有刺。彼人種以為城。卒不可攻。所種為藩
阻遏層墉。或卒崩根出。大如十石物。縱横相承如繅車。一名
笆竹。
簞竹。大如腓。虚細長爽。嶺南人取其筍。未及竹者。灰煮。績以為
布。其精者如穀焉。
苦竹。有白有紫而味苦。
甘竹。似篁而茂葉。下節味甘。
䈉麻竹。長數丈。大者尺餘圍。槪節多枝。叢生四枝。葉大如履。五
嶺左右徧有之。
篔簹竹。大者中甑。筍亦中射筒。薄肌而最長。節中貯箭。
䈰䈄葉薄而廣。越女試劍竹是也。桃枝皮赤。編之滑勁。可以為
席。四寸一節。桃枝是其中最細者。
箭殺共工相繇二臣。膏流為水。尋竹生焉。
般腸竹生東郡緣海諸山中。其筍最美。一云與笆竹相似

䈽竹。長二丈許，圍數寸，至堅利，南土以為矛。其筍未成竹時，堪
為弩弦。
百葉竹生南西界，甚有毒，傷人必死。一枝百葉，因名。一名簩竹，
筱人以刺虎豹。
簹音當。心寔厚肥，孔小，安成以南有之。其味苦，土人用為梁柱。
衙竹為物叢生，竹譜曰：圍或累尺，簹寔衙空。
筇竹。高節寔中，狀若人刺，為杖之極。一名扶竹，一名扶老。
䈁音聊。䉬者，礼二竹名。似苦竹而細，節筍亦無味，江漢間謂之
𥳑節。
蓋竹亦大，薄肌白色。
雞脛，似篁竹，纖細，大者不過如指，疎葉黃皮，彊肌，無所堪施。筍
美，青斑色綠。
狗竹，節間有毛。
蘆竹，似蘆，故名。
簡簬二竹名，是會稽箭類，皮特黑澁。
篃竹，亦箘類，又名䉖，苦怪切，竹一曰。一尺數節，葉大如履，可以
作蓬，亦中作矢。
箕簬中掃篨，細竹也。
赤白二竹，白薄而曲，赤厚而直。白竹俗名白鹿竹，亦可作簞。一
叮白木竹，燥時皮肉皆赤。

箘簬竹，大如腳指，堅厚修直，腹中白幕闌隔，狀如濕麪生衣。將
成竹而筍皮未落，輙有細虫齧之，往往成赤文，似綉畫。
䈫策竹，生于漢陽，可作馬策。
淨竹，長者六十尺，肉厚而虛軟，節潤而亞，筍可糟藏。
夢溪云：種竹林外，取向陽者，向北而栽，蓋根無不向南也。諺云：起
竹無時，下雨便宜，多留宿土，記取南枝。　又竹有雌雄，雌者多
筍，但自根上第一枝觀之，有雙枝者，乃為雌竹。　種竹之地，當
高于旁地二三尺，移時，當令向背不失其舊，須先將竹母斬
去，只留四五尺，仍斜植之，用礱糠和泥包根，然後用淨土傅其
上，或鋪少大麥于中，令竹著麥上。　一法，根上離三四許，截斷
之，去其上不用，于竹根截處打通節，寔以硫黃末，種之。　一法，
三四步種一科，所謂疎種也。每科却種四五竿，所謂密種也。淺
種，謂種時不必深也。深種，謂種時雖淺，却用河泥壅之也。　筀
竹根多穿壞害堦砌，唯聚皂莢刺埋土中障之，根則不過。或用
鉄屑，或油麻萁尤妙。　麦以五月為秋，竹以六月為臘。　冬伐
竹不蛀。　一曰冬伐之竹，津液归根，其竹必裂；夏時津液在幹，
故宜伐。　竹生紫色花，結寔如麦，皮青，中米白，味甘。　生花生
寔，皆因根之蟠結故也。治之之法，將園地分段，掘去宿根，間一段
起一段，使其根舒展，次年還復盛矣。　竹筍乾之可藏。　筍有
成竹者，有不成竹者，每日侵晨，視其頂葉上有露珠者，此成竹

者也。無露珠者。不成竹者也。方可採以爲飲。　筍有毒。唯香與薑。能殺其毒。煮宜久熟。

茶

茶爾雅曰檟苦茶。樹小似梔子。冬生葉。早採曰茶。次曰檟。又其次曰蔎。晚曰茗。至荈則老葉矣。蓋以早爲貴也。一曰即詩經之荼。一謂之過羅。有高一尺者。有二尺者。有數丈者。有兩人合抱者。見南越志。出巴山峽川。　有建州大小龍團。有建州密雲龍。（出茶之地）蜀州雀舌鳥嘴麥顆。又有片甲。早春黃芽。蟬翼。龍坡山子茶。洪州鶴嶺。雅州蒙山。有露芽穀芽。又有袁州五花茶。片作五出花霉脚。湖州之研膏紫筍。烹之有綠脚垂下。有綠花紫英之瑞。而浙日注。洪州雙井白芽。宜興灉湖含膏。宣城陽坡。一名了山陽坡橫文茶。一名瑞草魁。又有建州北苑先春。洪州西山白露。顧渚紫筍。宜興紫筍。陽羨春池。陽鳳嶺。睦州鳩坑。南劍石花露鋑芽。籛芽。南康雲居。峽州小江園。碧澗蔡。明月蔡。茱萸蔡。東川獸目。福州方山露芽。壽州霍山黃芽。六安州小峴春。　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而黃。清香隱然。是如栟櫚。蒂如丁香。根如胡桃。熟時收取子。和濕沙土拌。筐籠盛之。穰草蓋。不蓋即凍不生。此物畏日。（最濕宜高山峻坡）至二月中種之于樹下。或竹陰。或北陰之地。開坎圓三尺。深一尺。用糞和土。每坑種子六七十顆。蓋土六七寸。任其生草。不得耘。相去二尺種一方。旱時以米泔澆。二年外方可耘治。水浸根必死。三年後收茶。　採茶以清明穀雨前者爲佳。採訖以甑微蒸。生熟得所。生則味硬。熟則味減。蒸已。用筐箔薄攤。乘

溼暑採之。匀佈火烘令乾。勿使焦。編竹爲焙。裹箬覆之。以收火氣。茶性畏溼。故宜箬。

茶之用有三。曰茗茶。曰末茶。曰蠟茶。

茗茶擇嫩芽。先以湯泡去熏氣。以湯煎飲之。今南方多效此。然末子茶尤妙。先焙芽令燥。入磨細碾。以供點試。凡點湯多茶少則雲腳散。湯少茶多。則粥面聚。鈔茶一錢匕。先注湯調極勻。又添注入。迴環擊拂。視其色鮮白。著盞無水痕爲度。其茶既甘而滑。蠟茶最貴。而製作亦不凡。擇上等嫩芽。細碾入羅。雜腦子諸香膏油。調劑如法。印作餅子。製樣任巧。候乾。仍以香膏油潤飾之。其製有大小龍團帶胯之異。蠟茶珍藏既久。點時先用溫水微漬。去膏油。以紙裹捶碎。用茶鈐微炙。旋入碾羅。茶之用。筅胡桃松寔脂麻杏栗任用。雖失正味。亦供咀嚼。

紅花 張騫得種于西域。一名紅藍。一名黃藍。以其花似藍也。色紅黃。葉綠有刺。夏開花。花下有梂。花出梂上。梂中結寔。大如小豆。八月中鋤成行隴。春穴下種。或灰或雞糞蓋之。二三月候雨後速下。或漫撒種。或耧下。一如種麻法。亦有鋤掊而掩種者。子科大而易料理。澆灌不宜濃糞。次年花開。侵涼採摘。摘必須盡。不摘則乾。餘苗即合。微搗去黃汁。用青蒿蓋一宿。捻成薄餅。晒乾收用。勿近溼牆壁。五月子熟。拔曝令乾。打取之。毋使鬱浥。五月種晚花。春初即留子。入五月便種。若待取新花之子。晚矣。七月中摘。深色鮮明。耐久不黦。一頃收子二百斛。與麻子同價。既

子書本無植字。或直書爲茶。非也。獨本草有樠子。云小如橡子。味苦澁。皮樹如栗。或者樠植聲近。土俗音訛耶。作油法。每歲于寒露前三日。收取植子。則多油。遲則油乾。收子宜晾之高處。令透風。樓上尤佳。過半月則罅發。取去斗。欲急開則攤晒一兩日。盡開矣。開後取子晒極乾。入碓磑中碾細。蒸熟。榨油如常法。植油能療一切瘡疥。塗數次即愈。其性寒能退溼熱。用造印色。生者亦不沁。或云以澤首。尤勝猪膏。油不染衣。不膩髮。其查可爨。用法每餅作四破。先于冷竈中疊架起。下用乾柴發火。發火後。用餅屑漸次撒入。則起燄燒熟者可以宿火。

李衡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樹謂其子曰吾州里
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疋絹可以足用矣吳末甘橘
成歲得絹數千疋
樊重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
之笑者咸求假焉

任車脂亦堪為燭 捎取即碓擣使熟以水淘布袋絞去黃汁
更擣以粟飯漿清而醋者淘之又以布袋絞汁即收取染紅勿
棄也絞訖著甕器中以布蓋上鷄鳴更擣令均于席上攤而曝
乾勝作餅作臙脂法預燒落藜藋及蒿草作灰以湯淋取清汁湯
太醋止堪洗衣取第三度湯者揉花十許遍勢盡乃止布袋絞
取純汁著甕椀中取醋石榴兩三個劈取子擣破少著粟飯漿
水極醋者和之布絞取瀋以和花汁無石榴則以好醋和飯漿
極醋者和之（若復無醋則用清飯漿極醋者）下白米粉大如酸棗粉多則白矣以淨竹箸不膩
者良久痛攪蓋冒至夜瀉去上清汁至淳處止傾著白練角袋子
中懸之明日乾浥浥時捻作小瓣如半麻子陰乾之則成矣
合香澤法好清酒以浸香夏用冷酒春秋溫酒令暖冬則小熱雞舌
香俗人以其似丁子名丁子香藿香苜蓿蘭香凡四種以新綿
裹而浸之夏一宿春秋再宿冬三宿用胡麻油兩分豬脂（豬腸宜作脂）即
豬脂一分內銅鐺中即以浸香酒和之煎數沸後便緩火微
煎然後下所浸香煎緩火至暮水盡沸定乃熟以火頭內澤中
作聲者水未盡有煙出無聲者水盡也澤欲熟時下少許青蒿
以發色綿冪鐺觜瓶口瀉
合面脂法用牛髓牛髓少者則
用牛脂和之若無髓單用脂亦可溫酒浸丁香藿香二種其
浸如煎澤法煎法亦同亦著青蒿以發色綿濾著瓷漆盞中令
凝若作唇脂者以熟朱和之青油裹之其冒霜雪遠行者常齧

蒜令破以揩皮既不劈裂又令辟悪䖟面患皴者夜燒梨令熟
以糠湯洗面訖以煖梨汁塗之令不皴赤連渠布嚼以塗面亦
不皴 合面藥法取猪䏰一具摘去其脂合蒿葉于好酒中痛挼
使汁甚滑白桃仁二七枚去黄皮研碎酒解取其汁以綿裹
丁香藿香甘松香橘核十顆打碎著䏰汁仍浸置勿出瓷貯之
夜煮細糠湯淨洗面拭乾以藥塗之令面軟滑冬不皴 作紫
粉法用白米英粉三分胡粉一分不著胡粉不著人面和合匀
調取葵子熟蒸生布絞汁和粉日曝令乾若色淺者更蒸取汁
重染如前法 作米粉法粱米第一粟米第二止用一色純米
勿使有雜令甚細其雜米糯米小麥黍米穄米作者不得好也
於槽中下水脚踏十遍淨淘水清乃止大甕中多著冷水以浸
米春秋則一月夏則二十日冬則六十日唯多日佳不須易水
臭爛乃佳日若淺者粉不潤美日滿更汲清水就甕中沃之以
手把攪淘去醋氣多與遍數氣盡乃止稍出著一沙盆中熟研
以水沃攪之接取白汁絹袋濾著別甕中麤沉者更研之水沃
接取如初研盡以把子就甕中良久痛抨然後澄之接去清水
貯出淳汁著大盆中以板一向攪勿左右迴轉三百餘匝停
置蓋甕勿令塵污良久清澄以杓徐々去清以三重布貼粉上
以粟糠著布上糠上安灰々濕更以乾者易之灰不濕乃止然
後削去四畔麤白無光潤者別收之以供麤用其中心圓如鉢

形酷似鴨子白光潤者名曰粉英々無風塵好日時布于牀上刀
割粉英日曝之乃至粉乾足手痛挼勿住擬人客作餅取作
香粉以供粧摩身体 苗生嫩時亦食其子搗碎煎汁入醋拌
蔬食肥美又可為串脂及燭
藍爾雅曰葴馬藍今大葉冬藍也藍凡五種蓼藍葉如蓼五六
月開花成穗淺紅色子亦如蓼歲可三刈菘藍葉如白菘馬藍
葉如苦蕒吳藍長莖如蒿而花白木藍長莖如決明葉似槐
七月開花淡紅色別有一種甘藍可食 三月中浸子令芽生
乃畦種之治畦下水一同葵法藍三葉澆之五月中新雨後即
接濕耧耩拔栽三莖作一科相去八寸七月中作坑令受百許
束作麥稈泥泥之令深五寸以苫蔽四壁刈藍倒豎于坑中下水
以木石鎮壓令沒熱時一宿冷時再宿漉去荄內汁于甕中率
十石甕著石灰一斗五升急抨之一食頃即澄清瀉去水別作
小坑貯藍澱著坑中候如强粥还出甕中盛之藍澱成矣種藍
十畝敵穀田一頃能自染青其利又倍 一云蓼藍但可染碧
藍非獨可染青絞其汁飲之最能解虫豸諸藥等毒 正月中
以布袋盛子浸之芽出撒地上用灰糞猥蓋待放葉澆水糞長
二寸許分栽成行仍用水糞澆活至五六月烈日內將糞水潑
葉上約五六次俟葉厚方割離土二寸許將梗葉浸水缸內晝
夜濾淨每缸內用礦灰色清者灰八兩濃者九兩以木扒打轉

澄清去水。是謂頭靛。其在地舊根旁。酒去草淨。澆灌一如前法。
待葉盛。亦如前法。收割浸打。謂之二靛。又俟長亦如前澆灌所
則齊根浸打法亦如前。謂之三靛。其滓去相壅田亦可
紫草爾雅曰藐茈草。一名紫莀。一名紫丹。性不耐水。必須高
田。三月種之。耬耩地。逐壟手下子。良田一畝。用子二升。薄田用
子三升。下訖勞之。鋤如穀法。唯淨為佳。其壟底草則拔之。恐用
鋤則傷紫草。九月中子熟刈之。候稃燥。載聚打取子。濕載子則
鬱浥。即深細耕。不細不深。則失草矣。尋壟以杷摟取整理。收草
宜併手力。速竟為良。遭雨則損草也。一把。隨以茅結之。四把為
一頭。當日則斬齊。顛倒十重許為長行。置堅平之地。以板石鎮
之令扁。蓋濕鎮則直而長。燥鎮則碎折不鎮。又難售也。兩三宿
豎頭著日中曝之。令浥浥然。不曝則鬱黑。太燥則碎折。五十頭
作一洪。洪十字大頭向外。以葛纆絡。著敞屋下。陰涼處棚棧上。
其棚下勿使驢馬糞及人溺。又忌烟。皆令草失色。其利勝藍。欲
久停者。入五月內。著屋中。閉戶塞向。密泥。勿使風入漏氣。過立
秋。然後開草出色不異。若經夏在棚棧上。草便變黑。不復任
用。 秋深子熟。旁去其土。連根取出。就地鋪穧。候頗乾。輕振其
土。以茅策束。切去虛梢。以之染紫。
地黃三月以上旬為上時。中旬為中時。下旬為下時。一畝下種
五石。其種還用三月中掘取者。逐犁後如黍麥法下之。至四月

末。五月初生苗訖。至八月盡九月初根成中染。若須留為種者。
即在地中勿掘之。待來年三月取之為種。計一畝可收根三十
石。有草鋤不限遍數。鋤時別作小刃鋤。勿使細土覆心。今秋收
訖。至來年便不須種。自旅生也。唯鋤之。如此得四年不要種。
皆餘根自生。
枸杞爾雅杞枸檵。一名枸棘。一名天精。一名地仙。一名卻老。一
名苦杞。一名甜菜。一名地節。一名羊乳。枸杞二木名。此木棘如枸
之刺。莖如杞之條。故兼稱之。苗葉軟薄堪食。莖幹高三五尺叢
生。六七月開花紅紫色。隨結實微長。生青熟紅。味甘美。根皮名
地骨皮。古上黨山。近重甘州。今蘭靈以西。并是大樹。子圓如櫻
桃。可作果食。 種法。秋冬間收子。淨洗日曬乾。春間畦種。如種
菜法。以細土及牛糞蓋令遍。苗生。春夏採葉。剪為蔬食。秋採莖
實。冬採根皮入藥。 又伏伏內壓條。特為滋茂。 又截條長四五
指許。掩於濕土地中。亦生。
茱萸禮記名藙。即欓子也。蜀人呼為艾子。楚人呼為辣子。古人
又稱㰙子。 又閉口者為食茱萸。開口者為欓子。又謂粒大色
黃黑者為食茱萸。粒緊小色青綠者為吳茱萸。小茱萸則不任
畏食也。木高丈餘。三月開花。七八月結實。 二月栽。宜隄堘高
燥之處。候實開。便收之。挂屋裏壁上。令陰乾。勿使烟熏。烟熏則
苦而不辛。用時去中黑子。 一曰井上宜種茱萸。葉落井中

化水者。無瘡病。

決明。爾雅曰薢茩。　一曰即青箱子。有二種。一種馬蹄決明。入藥最良。一種茳芒決明。又小異。二種皆可作酒麴。嫩苗及花角。唯茳芒可食。馬蹄勁苦不堪食。　二月取子。畦種同葵法。葉生便食。直至秋間有子。若嫌老。番種亦得。若入藥不如種馬蹄。

一曰圈圓四旁。宜多種。蛇不敢入。

黃精。太陽之草。名曰黃精。　二月採取葉相対生者是真黃精。劈長一寸許。稀種之。一年後甚稠。種子亦得。其葉甚美。入菜用。其根堪為煎。木與黃精仙家所重。

五加。一名五花。一名文章草。一名白刺。一名追風使。一名木骨。一名金鹽。一名豺漆。一名豺節。又名五佳。五葉交加者良。　取根。深掘肥地。二尺埋一根。令沒舊根。甚易活。苗生從一頭剪取。每剪訖。鋤土壅之。久服輕身耐老。可作蔬菜食。五七月採根陰乾造酒。　又曰正二月取枝插。亦易活。

百合。一名𦁓。一名強瞿。一名蒜腦藷。一名夜合。根如胡蒜。數十片相累。或云是蚯蚓相纏結變作之。其葉短而濶。微似竹葉。白花四垂者。百合也。葉長而狹。尖如柳葉。紅花不四垂者。山丹也。莖葉似山丹而高。紅花帶黃而四垂。上有黑斑點。其子先結在枝葉間者。卷丹也。又有一種。色微綠者。開花最遲。俗名真百合。二月種百合。此物尤宜雞糞。每坑深五寸。如種蒜法。　一曰三年大如盞。秋分亦可。

薏苡。馬援得于交趾。一名芑實。一名屋菼。一名贛米。一名鮮蠡。一名薏珠子。一名西番蜀秫。一名回回米。一名草珠兒。春生苗。莖高三四尺。葉如黍。五六月結實。以顆小色青味甘粘牙者良。形尖而殼薄。米白如糯米。此真薏苡也。可粥可麵。可同米釀。其一種圓而殼厚者。即菩提子也。九月霜後有子。至來年三月中。隨耕地于壟內點種。撈蓋令平。有草則鋤。

芭蕉。一曰芭苴。一曰甘蕉。莖如荷芋。重皮相裹。大如盂升。子有角。子長六七寸。有蒂三四寸。角著蒂生為行列。兩兩共對。若相抱形。剝其上皮。色黃白。味似葡萄。甜而脆。亦飽人。其根大如芋魁。大一石。青色。　一曰甘蕉。草類。望之如樹。株大者一圍餘。葉長一丈。或七八尺。廣尺餘。花大如酒杯。形色如芙蓉。莖末百餘子。大名為房。根似芋魁。大者如車轂。實在華中。每華一闔。各六子。先後相次。子不俱生。花不俱落。此蕉有三種。一種子大如拇指。長而銳。有似羊角。名羊角蕉。味最甘好。一種大如雞卵。有似羊乳。味微減羊角蕉。一種蕉大如藕。長六七寸。形正名方蕉。少甘味最弱。其莖如芋。取濩而煮之。則如絲。可紡績。謂之蕉葛。特脆耳。　甘蕉食四五枚可飽。而餘味尤在齒牙間。　一曰廣州出甘藨蕉。吳有蘘荷。

萱。一作藼。一作諼。婦人佩其花則生子。故名宜男。鹿食九種解

毒草萱乃其一故名鹿葱董子曰欲忘人之憂則贈之以丹棘吳人謂之療愁有單葉有重葉有秋萱有夏萱又有金萱以色言之有麝香萱以香言之五月開花今北人成畝種之收取黃花金針菜　春間芽生移栽：宜稀一年自稠密　一曰種時用根向上葉向下　一曰五月採花八月採根今人春採其嫩苗及花跗作俎食

芥藍　一曰芥之嫩者為芥藍極脆芥屬也葉色如藍故名仍可劈取是故北人謂之劈藍其葉大于菘根大于芥薹苗大于白芥子大于蔓菁花淡黃色其苗葉根心俱任為蔬子可壓油四時可種四時可食大畧如蔓菁但食根之菜其魁皆在土中此則魁在土上為異耳收根者須四五種少長劈食（劈葉食之劈而復生刀割則不長加火煮之謂可回甘豐腴有味）其葉漸劈其魁漸大八九月并根葉取之葉作葅或作乾菜根剥去皮或煮食或糟藏醬豉由根至明春復發苗可採食三月花四月實子（終結）每畝收可二十石（可四作東）　或漫撒子取次芸之或種苗長數寸移植之大畧與種蔓菁同法疏行則魁大子多　凡菜種多冬榮夏枯獨芥藍乾枯收子之後根復生蘖經數年不壞或并劚去大根稍存入土細根來年亦生蓋一種之後無論子粒傳生即原本亦供數年採掐　莖葉用芝麻油煮如常煮菜法食之并軟其汁能散積痰其葉及子亦能消食積解麵毒　菜名藍者不止葉色似藍北人直用作澱可染紬帛勝于福青

蓴　詩曰茆鳧葵也茆與葵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肥斷著手中滑不得停也莖大如箸皆可生食又可約滑美江南謂之蓴菜或名水葵本草云雜鯉魚作羮亦逐水而性滑謂之淳菜或謂之水芹服食不可多　陂湖池沼皆可種以深淺為候水深則根肥葉少水淺則葉多而莖瘦

葦　爾雅曰葭華蒹蘼葭蘆菼薍其萌虇郭璞注曰葦其類皆芀薍即今蘆也蒹似萑而細菼蒂也菼似蒂而小實中今江東呼蘆笋為虇花名蓬蘽詩疏云薍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即刈謂之萑生下濕地長丈餘　三月初生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有黃黑勃著之汙人手把取正白噉之甜脆一名蓫薚揚州謂之馬尾幽州謂之旨苹

蒲　爾雅曰莞苻蘺其上蒚　西方人呼蒲為莞蒲蒚謂其頭檯首今江東謂之苻蘺西方亦名蒲蒚中莖為蒚用之為席又名甘蒲又名蒸石花上黃粉名蒲黃　春初生嫩葉出水時取其中心入地白蒻大如匕柄者生啖之甘脆以酣浸食如食笋法亦美周禮所謂蒲菹也亦可煤食烝食及晒乾磨粉做餅食八九月收葉可作扇又可作包裹

席草　小暑後斫起以備織席由老根在田壅培發苗至九月間鋤起劈去老根將苗去稍分栽如揷稻法用河泥與糞培壅

燈草　種法與席草同。最宜肥田，瘦則草細。五月斫起晒乾，以尖刀釘板撐上劃開，其心可照燈，又為燭心，皮可製雨簑。

龍尾者水象也，象水之宛委而上升也。龍尾之物有六，一曰軸，軸者轉之主也，水所由以下而上也。二曰墻，墻者以束水也，水所由上也。三曰圍，圍者外体也，所以為固抱也。四曰樞，樞者所以為利轉也。五曰輪，輪者所以受轉也。六曰架，架者所以制高下也，承樞而轉輪也。六物者具，斯成器矣。或人焉，或水焉，或風焉，牛焉，巧者運之，不可勝用也。

○一曰軸

園木為軸，長短無定度，視水之浅深。斟酌焉而為之度。二十五分其軸之長，以其二為之徑，木之圍以中規而上下等。以八繩附臬之法，八平分其軸之周，直繩而施之墨，軸之兩端，因直繩之兩端而施之墨，八繩之交，得軸之心也。以八平分之一分為度，以度八繩之墨，皆平行相等而為之界，以句股求弦之法，而界斜相望而墨為之弦，弦之竟軸而得一螺旋之墨，因螺旋之墨而次之墻，為螺墻，墻之間而得螺旋之溝，為螺溝，螺溝者水道也。軸得一墨焉，則得一墻焉，一溝焉，水得一道焉。或二之，或三之，四之，以上同。于是多則均，一則專，惟所為之。既墻而圍之，既建而迤之，而轉之，水則自螺旋之孔入也，水之入于螺旋之孔也，水自以為已下也，而不自知其已上也，故曰軸者轉之主也，水所由以下而為上也。

注曰，凡四圍與圍同。量水浅深，按下文言句四股三弦五，則岸

高九尺者。輪之長。當一丈五尺也。凡作軸皆度岸高。以三五之法準之。二十五分之二者。如軸長一丈。則徑八寸。如本篇第一軸立面圖。巳丁長一丈。則丁丙之徑八寸也。此畧言軸欲大耳。若徑至三寸以上。不嫌長丈八寸以上。不嫌長二丈也。軸過小。則水為之不升。八繩附臬者。周礼樹八尺之臬。縣八繩下垂。皆附于臬。今軸身作線。大畧似之也。八平分者。如軸兩端圜。甲乙丙丁戊圜。為軸之周。所分甲乙乙丙等八分者。平分度也。軸之兩端。卧其軸。各作巳甲過心線。依法分之。即上下合也。次于軸兩端之邊。依所分各界。兩兩相對。各作平行直線。八線附木皆平直。是為八平分軸之周。如立面圖。巳丁庚丙諸線是也。次於兩端。各作甲巳丁丙諸線。則得軸兩端之各庚心也。以八平分之一為度者。謂以甲乙為度。從庚至辛。作庚辛辛壬等短界線。至丙而止。八線皆如之。各線之短界線。皆平行。皆相等也。墨為之弦者。從庚向癸。依句股法。作庚癸斜弦線。內纏之至子。外纏之至丑。至寅至卯。至辰。斜纏軸面。竟軸而止。則得一螺旋線也。單線則為單墻單溝也。若欲為雙溝者。則平分庚丑線得午。從午外上向巳。內下向未。亦依法作螺旋線也。若作四槽者。又平分庚午于壬。依法作之。欲作三槽六槽九槽者。先分軸為九平分。欲作五槽十槽者。先分軸為十平分。依法作之。

○二曰墻

軸之上。因各螺旋之繩而立之墻。墻之法。或編之。或累之。皆塗之。墻之兩端。不至于軸之兩端。其至也無定度。惟所為之。以樞之短長稱之。八分其軸長。以其一為墻之高。可減也。不可加也。墻其累之也。欲堅而無墮也。其編之也。欲密而平也。其塗之也。欲均而無罅也。兩墻之間謂之溝。溝水道也。水行溝中而墻制之。使無下行也。故曰墻者所以束水也。水所由上。

注曰。編墻之法。削竹為柱。依螺旋之線而立之。每立一柱。即于與軸面之八分平分長線為直角。如立柱于本篇一圖之午。即柱為垂線。與庚丙長線為直角也。而又與軸兩端之丙丁為一直線也。若本篇二圖之癸丙是也。削柱欲均。安柱欲正。列柱欲順。立柱欲密。既畢則以繩編之。畧如織箔之勢。繩以麻。或紵或苘。或布或帛。惟所為之。既畢。以瀝青和蠟。或和熟桐油。和石灰瓦灰塗之。或以生漆和石灰瓦灰塗之。凡瀝青加蠟與桐油。取和澤而止。石瓦灰相半。桐油或漆和之。取燥濕得宜而止。累墻之法。取柔木之皮。如桑樺之屬。剝取皮。裁令廣狹相等。以瀝青和蠟。依螺旋之線。層層塗而積之。累畢如前法塗之。既畢而兩墻之間。成螺旋之溝。水從溝行而墻不漏者。是墻之善也。八分之一者。如軸長八尺。則墻高一尺。此亦畧言高之所至也。一以下任意作之。故曰可減不可增。一法若欲為長軸。則墻之高與軸之徑等。

○三曰圜

墻之外。削版而圜之。版欲無厚。墻之兩端。順墻柱之勢。穿軸而立四柱焉。依墻之高而束之環。圜之外。以鐵為環而約之。長者中分圜之長。以鐵環約之。又長者。三分其長以兩環約之。圜之版其相合也。與其合于墻之上也。皆合之以塗墻之齊。圜之外。皆塗之以受雨露也。圜。其合也。欲無罅。圜之合于墻也。欲無罅。有圜。故水入于螺旋之孔而不絕。無罅。故水行于螺旋之溝而不減。則水旋而上也。故曰圜者外体也。所以為固抱也。

注曰。圜之板。量圜徑之大小與其長。酌全体之重輕。而制厚薄焉。其長竟墻。其廣一寸以上。視圜徑之小大增損之。太廣而合之。則每見也。其內面稍削之。以就墻之圜。外面者。圜既合而削之。當墻之盡。穿軸為四柱者。所以居環而受圜也。如本篇三圖之卯寅辰午等是也。環以堅韌之木為四弧。：各加于環柱之上。合之成環焉。環之下方。或為溝焉。居中以受圜板之端。或居外。或居內。為削而受之。如為溝于未。戊居中也。為削于申。戊居外也。于丙居內也。鐵環之束。在兩端者。與木環相抵。卯午也。戌亢也。或中分約之者。心斗是也。若兩中環者。則在尾與箕也。或不用鐵環。以繩約之而塗之。齊與剤同。合以塗墻之剤者。瀝青和蠟。或油灰。或漆灰也。若塗圜之周者。則漆灰為上。油灰次之。瀝青和蠟者。恐不耐暑日也。為下。而欲速成則用之。欲解而時修則用之。是者暑日架之。則以苫蓋之。水入于螺旋之孔者孔在環之內。軸之外。四柱之中。戌亥角亢之間是也。雖下向必入者。以逆故。水趨于圜也。既其出。則在卯寅辰午之間矣。一法墻之兩端。以二圓版蓋之。開圜板之下端而水入之。開上端之圜板而出之。其效同焉。

○四曰樞

軸之兩端。鐵為之樞。當心而立之。樞之用在圜。輪在圜。若在軸者皆圜之。輪在上樞。方其上樞之上。輪在下樞。方其下樞之下。方之者以居輪。立樞欲正欲直。不正不直者。輕重不侔也。既正既直。輕重均。轉之如將自轉焉。則雖大而無重也。故曰樞者所以為利轉也。

注曰。當心者。本篇一圖之庚心也。樞之大小長短無定度。量全体之輕重。制大小焉。量輪之所在。與地之所宜。制短長焉。輪所在者有上下方詳之也。方則止。故可以居輪。正者當庚之心。直者與軸端圜面為直角。與軸上八平分線俱為一直線也。求正尚有軸端諸線可憑。求直稍难焉。今立一試法。視一圖軸兩端諸分線。以規一抵軸端邊之乙。一抵樞之頂心為度。次去乙抵戊量之。又去戊抵已量之。皆至於樞之頂心者。即樞直也。如將自轉者成逐之甚也。

〇五曰輪

輪有七置。輪有三式。七置者。當圍之中焉。圍之兩端焉。軸之兩端焉。兩樞焉。在圍者夾其圍而設之輻。輻：之末。周之以輞焉。輞樹之齒焉。在軸與樞者。方其處而入之轂。轂：樹之齒焉。凡輪皆以他輪之齒發之。其疾徐之數。視輪與他輪之大小焉。其齒之多寡焉。故輪欲密、密附、而必為之齒、輪、附、而齒、少。他輪大而齒多。則其出水也必疾矣。故曰輪者所以為受轉也。

注曰、輪有七置者。因地勢也。量物力也。相大小也。而制疾徐也。在圍之中者。本篇四圖之丁是也。在圍之兩端者。丙與戊是也。在軸之兩端者。乙與巳是也。在兩樞者。甲與庚是也。若車大而軸長。出水之地高。則在丁矣。若平地受水。而用人力畜力風力者。當在甲乙丙矣。用水力者。當在戊巳庚矣。夾圍之輻。子丑之類是也。辛者、容圍之空也。壬癸、輞也。寅卯之類。齒也。方其處者。軸與樞當受轂之處也。辰、入樞之空也。戌、入軸之空也。午、轂也。酉、亦轂也。未申亥角之類。皆齒也。他輪者。或人車。或馬牛贏車。或風車。或水車之輪也。此諸車之輪者。非謂其大卧輪也。蓋指接輪焉。接輪者。農家所謂撥子是也。試言人車則有卧軸也。卧軸之一端。有接輪。卧軸之上。有拐木也。今于甲乙丙任置一輪焉。如置在軸之乙輪。即以卧軸之接輪。交于乙輪。人践拐木而轉之。接輪與乙輪相發也。若馬牛贏車。及風車。則有卧軸也。卧軸之兩端。皆有接輪。今以其一交于乙輪。以其一交于彼車之大卧輪。駕畜焉。驅風焉而轉之。接輪與乙輪相發也。若水轉之車。則有卧軸也。卧軸之一端有接輪。卧軸之上有立輪。立輪之外有受水之簨也。今于戊巳庚。任置一輪焉。如置在軸之巳輪。即以卧輪之接輪。交于巳輪。水激于簨而卧軸為之轉。接輪與巳輪相發也。疾徐之數與他輪相視者。如乙巳之輪齒十二。人車之接輪齒十二。是拐木一轉而得一轉也。如樞輪之齒八。而人車之接輪齒十六。是拐木一轉而得二轉也。人車之接輪齒二十四。是一轉而得三轉也。若樞輪之齒八。而駕畜驅風之卧輪齒七十二。是一轉而得九轉也。故曰輪欲密附。密附則齒為之少。他輪欲大。：則齒多。然而密者過密焉。則力為之不任。大者過大焉則遲。故曰因地勢。量物力。相大小而制徐疾焉。今圖樞輪之齒八。軸輪十二。圓輪十六。約畧作之。非定率也。趣欲使兩輪之交。疎密相等焉。長短相入焉。相關相發而不滯則足矣。其小者。欲無用輪。方其樞之末。別為衡。：之一端入于樞焉。其一端植之柱焉。柱之体圓。又為之掉枝。而首為圓孔焉。以掉枝之圓孔。入于柱而轉之。若大者而欲無用輪。則以兩掉枝同加于柱。兩人対執而轉之。最大者兩掉枝之末。各為持衡。四人或六人。対持其衡而轉之。

〇六曰架

架者。一上一下。皆為祇柱。或木為。或石為。或鋸甎為。柱之植。欲堅以固也。下柱居水中。以鐵為管。施之柱首。迤而上向。以受下樞之末。制管高下。量水之勢。令得入于螺壖之下孔而止也。上者居岸。以鉄為當。施之柱首。迤而下向。以受上樞之末。若輪與衡。在上樞之末者。則中樞而設之頸。以鉄為山口。而架樞其上。出其樞之末以受輪與衡也。制高下之數。以句股為法。而軸心為之弦。弦五為則句四為。股三為。過僵則不高。過高則不升。

注曰。鋸甎。磚也。堅者其本体堅。固者其立基固也。上柱者。本篇五圖之甲乙是也。下柱者。丙丁是也。上管以受上樞。戊也。下管以受下樞。已也。句股法者。一高一下。加四圖之亢房線而置之。令上樞之末在亢。下樞之末在房也。三四五者。如上樞之末為亢。至下樞之末為房長一丈。如法置之。則自下樞之末房。依地平作平行線。自上樞之末亢。作垂線。而兩線相遇于氐。其亢氐線必長六尺。氐房線必長八尺也。若迤建于岸之側。謂無從作垂線者。則以句股法反用之。以圓板為側弦。別作一尾箕垂線為股。尾為直角。作尾心横線為側句。若尾箕長一尺五寸。偃仰移就之。令尾心長二尺。即心箕必二尺五寸。而亢房線必合三四五之句股法也。凡圓板長一丈。水高必六尺。求多焉不可得。相水度地。制器者以此計之。若水過深。岸過高。器不得過長。則累接而上之。累接之法。亦以接輪交而相發也。

玉衡者。以衡挈柱。其平如衡。一升一降。井水上出如趵突焉。玉衡之物有七。一曰復筩。復筩者。水所由代入也。二曰復揭。復提者。水所由代升也。三曰壺。壺者。水之總也。水所由續而不絕也。四曰中筩。中筩者。壺水所由上也。五曰盤。盤者。中筩之水所由出也。六曰衡軸。衡軸者。所以挈復提下上之也。七曰架。架者。所以居庶物也。七物者備。斯成器矣。更為之機輪焉。巧者運之。不可遍勝用也。

注曰。趵突。泉水上出也。

○一曰復筩

鍊銅或錫為復筩。其環中規而上下等。半其筩之長以為之徑。下有底。中底而為之闔孔。以其底之半徑。為孔之徑。筩之旁藉于底而樹之管。管外出而上迤也。管之容。其圍中規。管之下端。抒之以合于筩。開筩之下端為揗孔。融錫而合之于管。管之上端亦抒之。既樹之。則與筩之邊為平行。三分其底之徑。以其一為管之徑。底之圍。孔。為之舌以揜之。舌者方版。方版之旁為之樞。底孔之旁為之紐。樞入于紐。如户焉而開闔之。舌之開闔與管之孔無相背也。紐居左則管居右。舌其合于底也。欲密。管之孔。丨合于筩之孔。欲利而無罅。樞紐之動也。欲不滯。凡水入也。必從其底之孔也。有舌焉而開闔之。開之。則入。闔之。則不出。左開則右闔矣。是左入而右不出也。是恒有一孔焉。入而終無出

也。故曰復箭者。水所由代入也。

注曰凡徑。皆言圓孔也。內不與焉。如本篇一圖。甲至乙。丙至丁是也。半長為徑者。徑三寸則箭長六寸。如丁丙廣三寸。則甲丁長六寸也。半徑為孔者。徑三寸孔徑一寸五分。如丁丙三寸。則辛壬一寸五分也。上迤者。斜迤而上。如庚至巳。丙至庚也。抒者。斜削之。如戊至丙。巳至庚是也。楕長圓也。欲與庚丙之孔合也。融錫合之。小釬也。管之上边。與箭邊平行。將以合于壺之下孔也。巳庚是也。三分之一者。底徑三寸。則管徑一寸。未至申之度也。方板者。丑寅卯午是也。樞者。卯辰午是也。紐者。癸子是也。舌如橐籥之舌。以樞合紐。令丑卯之板。恒加于辛壬孔之上。向內而開闔之也。

○二曰復提

旋堅木以為砧。其圜中規而上下等。曷知其中規而上下等也。砧之大入于復箭也。欲其密切而無滯也。展轉之。上下之。循是也。斯之謂中規而上下等。當砧之心而立之柱。三分其砧之徑以其一為柱之徑。柱之短長無定度。以水之深也。井之高也。斟酌焉而為之度。柱之上端。為之方枘而入于衡。凡水之入也。入于復箭之孔也。孔有舌焉。砧升則舌開而水為之入。砧降則舌合而水為之不出。水之入而不出者舌也。舌之開闔者砧也。砧之上下者柱也。舌闔矣。水不出矣。砧又下焉。水將安之。則由箭之管而升于壺。左右相禪也。故曰復提者。水所由代升也。

注曰砧形如截瓶。本篇一圖。酉戌亥肉是也。其高不言度者。趣其入于箭也。不轉側動搖而已矣。若為男足之柱以固之。即無厚可也。三分之一者。砧徑三寸。則柱徑一寸。如酉肉三寸。則亢氐一寸也。凡復箭入井。近下則水濁。近上則水竭。故柱之短長宜量水深與井高也。枘。笋也。當房心之上。刻而方之。為尾箕是也。

○三曰壺

鍊銅以為壺。：之容半加于復箭之容。其形楕圜。腹廣而上下弇。之弇之度。視廣之度。殺其十之二。當其弇而設之蓋。壺之底為楕圜之長徑。設二孔焉。皆在其徑孔之楕圜。其大小也。與管之上端等。融錫而合之。壺之兩孔。各為之舌而捭之。舌之制。如箭中之舌也。壺之內。當兩孔之中而設之紐。而舌之樞悉係焉。而開闔之。左右相禪也。當蓋之中為圜孔焉。而合于中箭。蓋之合于壺也。欲其無罅也。既成以鉄為復環。而交壓束之。當其合而錮之錫。以備繕治也。夫水之入于管也。左右禪也而終無出也。水從管入者。以提柱之逼之也。則上衝而壺之舌為之開。以入于壺。水勢盡而彼舌開。則此闔矣。是代入于壺也。而終無出也。其代入也。壺為之恒滿而上溢。其終無出也。而有箭以之容以俟其底之入也。故曰壺者水之總也。水所由瀆而不絕也。

注曰：半加容者。如之又加半焉。如漏筩其容四升。則壺容六升也。弇，斂也。腹廣而上下弇。如本篇二圖。甲乙丙丁形是也。蓋者戊巳庚辛也。揗圜之長徑。底圖之乙丙是也。二孔者。未申也。酉戌也。皆在其徑者二孔之心。在乙丙線之上也。二孔揗圜者。如酉戌矩。乾亥長。以合于一圖之未申巳庚也。二舌者。寅卯也。辰午也。紐者。子丑也。以樞合紐。令寅卯之板恒加于未申孔之上。而丙而閒闔之也。辰午加于酉戌亦如之。左右相禪也。蓋之圜孔。庚辛是也。蓋合于壺者。巳戊加于甲丁也。漏環纆束者。本篇三圖之角亢氐房是也。既銅之又束之者。水力大而易漾也。

○四曰中筩

鍊銅或錫以為中筩。中筩之徑。與長筩旁管之徑等。中筩之下端為敞口。以閔於蓋上之孔。融錫而合之。其長無定度。量水之出于井也。斟酌焉而為之度。或銅錫之中筩裁數寸。其上以竹木為續之。竹木之筩之徑。必與下筩之徑等。其上出之徑。寧縮也。無贏也。水之入于壺也。代入也。而終無出也。則無所復之也。必由中筩而上。故曰中筩者。壺水所由上也。

注曰：中筩者。本篇三圖之坎艮庚辛是也。上出之徑。必縮于下合之徑者。所以為出水之勢也。

○五曰盤

鍊銅或錫以為盤。中盤之底而為之孔。以當中筩之上端。融錫而合之。盤[illegible]底之旁。為之孔而植之管。管外出而下延也。盤之容。與壺之容等。管之徑。與中筩之徑等。管之長無定度。其下延也。及于束水之處也。中筩之水。其上溢也。盤畜之。管洩之。故曰盤者。中筩之水所由出也。

注曰：本篇四圖之甲乙丙丁。盤也。丙丁為孔。以合于中筩之上端。上端者。三圖之坎艮也。底旁之孔者。戊巳也。下延者。巳庚也。

○六曰衡軸

直木為衡。衡之長無過井之徑。漏提之柱。其相去也。視漏筩。漏提之上枘。入于衡之兩端。其相去也。視漏提。直木為軸。軸長于衡而無定度。圜其尾。去首二尺。而圜其頸。當頸尾之中而設之鑿。當衡之中而設之枘。衡衡也。軸縱也。鑿枘而合之。欲其固也。軸展側焉。衡低昂焉。提上下焉。左右相禪也。故曰衡軸者。所以挈漏提下上之也。

注曰：衡之長。本篇四圖之壬辛是也。枘入于衡者。子丑是也。軸之長。卯午是也。卯尾午首。辰頭也。衡軸鑿枘之合。寅是也。鑿孔也。衡橫軸縱。卯辰子丑之交加也。

○七曰架

井之兩旁為之柱。或石焉。或瓴甋焉。或木焉。柱之上端為山口。山口者。容軸之圜也。以利轉也。軸之首。設之小衡。與衡平行也。長二尺。或三尺。小衡之兩端。設二木而三合之。如句股。以小衡

為弦。句股之交立之柄。揉其柄而搖之以轉軸也。水之中。穿井之腸而設之梁。横亘焉。梁之上為二陷。以居隻箭之底。欲其固也。中其陷而設之孔。稍大于隻箭之底孔。水所從入也。梁居水中。其木必榆。榆為木也無味。水不变之变。梁在其下。柱在其上。車所由孔安而利用也。故曰架者所以居𠩄物也。

注曰本篇四圖之卯亥也。辰乾也。柱也。當辰卯為山口者。以容軸之圓也。小衡者申未也。三合者。未申酉為三角形也。酉戌柄也。立之柄者。立柄于酉戌酉未為直角也。坎艮梁也。角亢底房陷也。心尾陷中孔也。

若欲為專箭之車。則為專箭專柱而入之。中箭如恒升之法。而架之。而升降之。其得水也。當玉衡之半。并狹則為之。

農器

犁。利也。利則發土絶草根也。

耙。有方耙有人字耙。或用木齒。或用鐵齒。與犁相資為用。南北曾省

大約相同。犁欲其深。耙欲其細也。

耰。木椎也。耙而塊堅者。則耰以擊之。

耖。用於泥壤。形止得耙之半。人力按之而行。所以致其平也。

勞。無齒耙也。用條木編之以摩田也。耕者隨耕隨勞。務使田平而土潤。與耙頗異。耙有渠疏之義。勞有蓋摩之功也。

撻。用科木縛如埽箒。復加匾潤上以上物壓之。耬種過後。用以打地。使壠滿土實。苗易生也。

磟碡、礰礋。二物與輥輾相似。皆有齒。穫麥耜之後。用以破塊而碎土者也。磟碡如瓜瓣形。兩頭畧圓。礰礋則或木或石。皆有齒焉。

耬車。下種之器。一名耬犁。其金似鑱而小。魏志皇甫隆為燉煌太守。教民作耬犁。省力過半。得穀加五。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將之。日種一頃。謂一牛之後。并行拖曳三耬。牛一行而三行之種下矣。蓋耬有獨脚、兩脚、三脚之異也。　其制兩柄上彎。高可三尺。兩足中虛。潤合一壠。謂兩足中虛之處。恰成一壠。其壠之兩旁。則種子兩行。不寬不窄也。横桄四匝。中置耬斗。其所盛種粒。各下通足之竅。仍旁挾兩轅。可容一牛。用一人前牽。一人執

耧且行且搖，種乃自下。近有添置下糞耧者，即安於種耧之後，另置篩過細糞，或拌蠶沙，耩時隨種而下，覆於種上，更覺巧便。

砘車，用石爲輪，以木軸穿而架之，或兩或三，與耧犁濶狹相等，輓之以牛，隨耧種過後，如其壠而碾之，使種土相着，易爲生發也。

秧馬，坐行於泥中，用以拔秧者也。以榆棗爲腹，欲其滑；以楸梧爲背，欲其輕。背如覆瓦，昂其首尾，以便兩髀雀躍於泥中。係束藁其首以縛秧，南方水田用之。史記禹乘四載，泥行乘橇，解者曰橇形如箕，擿行泥土，豈其類乎。

蒔馬，與秧馬相類，用於耘者也。北方旱地用之。

鏺刀，刈禾麥之器也。其刃長餘二尺，濶可三寸，橫揷長木柄中，牢以逆楔，兩手執定，遇麥禾等稼，折腰展臂，匝地芟之。柄頭仍用掠草杖，非用此杖，則所芟之禾，易於拋撒，以收所芟之物，使易收整。

推鐮，推而用之，以刈禾也。如蕎麥熟時，其子易落，故制此具，便於收斂。形如偃月，用木柄長可七尺，首作兩股短叉，架以橫木，約二尺許，兩端各穿小輪圓轉，中嵌鐮刃，前向，仍左右加以斜杖，謂之蛾眉杖，以聚所劖之物。凡用則執柄就地推去，禾莖既斷，上以蛾眉杖約之，乃回手左擁成縛，以離舊地，子既不損，又速於刀刈數倍，當與鏺刀同功。

笐架，用竹木爲之，構如屋狀，諸稼既穫而成綑，乃倒其穗，控於其上，可耐久雨，比於積垛，不致鬱浥。

喬扦，田中沮濕，或遇久雨水，不可出，而稻已成熟，乃取細竹三莖，於中之稍上處，用篾縛之，下有三足，上露三叉，所刈之禾，束之爲把，懸於其上，避沮濕也。又或用長竹橫作連脊，掛荷尤多。

此外若鍬、𨱎、杴、杷、錢、鎛、銍、艾、鏡、耟、瀉、鐘、芸、爪、叉、杷、鐵、彎刀之屬，各一其形，或一名而各異其制，隨其方宜所用，茲不具錄。

田盪，均泥田器也。用叉木作柄，長六尺，前貫橫木五尺許。水田耕耙過，尚未匀熟，用此器平着其上盪之，使水土相和，凹凸各平，則易爲秧蒔。

平板，平摩種秧泥田器也。用滑面木板長短相稱，上置兩耳，貫索，連軛，駕牛，或人拖之，摩田須平，方可受種。此上二器，下秧種之田用之。

耘盪，亦水田之用，如木屐而實，長尺餘，濶約三寸，底列短釘二十餘枚，其上以貫竹柄，柄長五尺餘，耘人立而用之，推盪禾壠間草泥，使之溷溺，則田可精熟，較之膝行匍身而用手足，日曝於上，泥蒸於下者，功數倍矣。

農器

杵臼舂也。按古舂之制。秠百一十斤。稻重一秳。為米二十斗。為米十斗曰毇。為米六斗大半斗曰粲。又曰糲米。一石。舂為九斗曰鑿。鑿米之精者。

碓。舂器。杵臼之一變也。廣雅曰。磻碓也。碓梢謂之碓觜。自關而東謂之梃。

堈碓。以堈作碓舂也。堈。甕也。又作㼚。其制先掘埋堈坑。深逾二尺。將大磁堈。穴透其底。安成碓臼。乃用半竹篘。長七寸許。徑四寸。倚於堈之下唇。然後注糙米于堈內。用木杵擣于篘內。堈既圓滑。米自翻倒。簌于篘內。一擣一簇。既省人攪。米自勻細。

礱。礧穀器。所以去穀殼也。編竹作圍。內貯泥土。狀如小磨。仍以竹木排為密齒。破穀不致損米。人拐則用木拐。以繩懸檁上。拐之。用擋而下。或旁置大輪。用畜轉之。則以皮絃。或大繩繞輪兩周。復交于礱之上。級輪轉則繩轉。繩轉則礱轉。計輪轉一周。礱轉十餘周。

碾。石碢轢穀曰碾。後魏書曰。崔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其為八磨。嘉其有濟時用。因教民為碾。以碢石甃為圓槽。周或數丈。高逾二尺。中央作臺。植以簨軸。上穿餘木。貫以石碢。石碢形如磨扇者也。有用前後二碢相逐者。仍隨帶攪耙。畜力挽行。循槽轉碾。近有法製碾槽。用沙石芹泥與糯粥同膠和之。以為深圓之槽。以木榁橛築實。乾透用之。

輥碾。一名海青碾。今人家常用者。

連磨。連轉磨也。其制中置巨輪。輪軸上貫架木。下承鐏臼。復于輪之周圍。列遶八磨。輪輻近與各磨木齒相間。一牛曳轉。則八磨隨轉。　見水利部。

颺扇。揚穀器。所以分糠米也。其制中置簨軸。列穿四扇。或六扇。用薄板。或糊竹為之。復有立扇臥扇之別。各帶掉軸。或手轉足躡。運之自然風生。隨其重者直下一眼。稍輕者略前一眼。糠秕輕則直前而颺去矣。

礲。一作礱。石磑也。公輸班作磑。方言謂之磚。一曰填磨。一曰硐磨。床曰摘。今謂主磨曰臍。注磨曰眼。轉磨曰斡。承磨曰槃。載磨曰床。用畜用水。隨便擺地。架木置鐏軸。用畜轉之。為旱水磨。凡磨上皆用漏斗。盛麥下之眼中。

油榨。取油具也。用堅大四木。各圍可五尺。長可丈餘。疊作臥枋于地。其上作槽。其下用厚板嵌作底盤。盤上圓鑿小溝。下通槽口。以備注油于器。凡炒芝麻既熟。或用碓舂。或輾碾。令爛。上甑蒸過。理草為衣。貯之鐵圈內。累積在槽。橫用枋桯相拶。復豎插長楔。高處舉椎。椎極擗之極緊。則油從槽出。此橫榨。一名地榨。　有立木為之者。謂之立槽。旁用擊楔。或上用壓梁。得油甚速。今名撞榨。　今燕趙間。創有以鐵為炕面。就接蒸釜爨項。

乃傾芝麻于上熟秋勻攪待熟入磨下之即爛比鑊炒及舂碾省力數倍南北農家歲用既多尤宜效之此為小磨油

穀盅 壟器也又名氣籠編竹為之徑可一尺高或二丈底足稍大易于豎立內置木撐數層乃先列倉中每間或五或六亦量積穀多少為低大小而制之嘗見京倉所貯米穀蒸濕結覃數尺謂之蹀頭今稱氣頭以致壓罨變黃漸成浥腐此器能使鬱氣升通

窖 窖藏穀穴也貨殖傳宣曲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拒滎陽米石至數萬豪傑金玉盡歸任氏夫穴地為窖小可數斛大至數百斛先投柴棘燒令其土焦燥然後周以糠穩貯粟于中五穀之中唯粟耐陳可歷遠年有于窖上栽樹大至合抱內若變浥樹必先槁不生謂葉必萎黃又換別窖北地土厚尤宜作

倉 凡內外槩材木露者悉且灰泥塗飾以避火災木又不蠹

廩 有屋而無壁者

庾 露積穀也

囷 圓倉也一作笆泥塗于內草苫于外者也

下澤車 田間任載車也今俗謂之板轂車其輪用厚闊板相嵌斲成圓樣就留短轂無有輻也泥淖中易于行轉了不沾塞但獨輮着地如犁托之狀上有望板以擐牛軛架索上下坡坂絕無軒輕之患馬援弟少遊嘗謂乘下澤車

拖車 即拖腳車以腳木二莖長可四尺前頭微昂上立四箕以橫木括之闊約三尺高及二尺用載農具及芻種

麥綽 抄麥器也編竹為之一如箕形旁有木柄長可三尺上置釤刀下橫短拐以右手執之復于釤旁以繩牽短軸近刃處以細竹代繩防為刃所割也左手握而掣之以兩手齊運芟麥入綽

麥之籠也籠、釤、綽本三物而寔一事

麥釤 芟麥刀也長鐮也狀如鐮長而頗直比鏺薄而稍輕所用斫而劃之故曰釤務在剛利上下嵌繫綽柄之首以芟麥也

麥籠 盛芟麥器也判竹編之底平口綽廣可丈六尺深可二尺載以木座座帶四碢用轉而行芟麥者腰繫鉤繩牽之且行且曳就借使刃前向綽麥乃覆籠內籠滿則舁之積處迴往不已又謂之腰籠

捃刀 捃拾也又謂拾麥刀刃長可五寸闊可二寸上下竅繩穿之繫于指腕隨手芟穗麥穗不盡者用此單貧取遺滯亦用此

拖杷 耧麥長杷也首列二十餘齒短木柄以抵契維腰曳之麥為風雨所損而莖穗交亂不能淨鏺故制此具腰後縱橫耧之仍手握柄鐮芟其遺餘

抄竿 扶麥竹也長可及丈麥已熟時忽為風雨所倒不能芟取乃別用一人執竿抄起卧穗竿舉則釤隨發之

覆殼 一名鶴翅一名背蓬篾竹編如龜殼以葦箬覆于人背繩繫肩下耘耨之際以禦長日兼作雨具

雞又口懸掛。或移于樓閣上即免矣。 梭肥雞法。以油和麵。捻成指尖大塊。日與十數枚食之。又以做成硬飯。同土硫黃研細。每次與五分許。同飯拌勻。喂數日即肥。 不勻法。母雞丁卵時日。逐食內夾以麻子喂之。則常生卵不勻。 雞病以真麻油灌之即愈。 中蜈蚣毒。則研茱萸解之。 治鬬雞病。以雄黃末攪飯飼之。可去其胃蟲。此藥性熱。又可便其力健。

○山近宜畜羊。澤近宜畜彘。不可耕種之地。宜畜馬牛。有塘池宜養魚鱉。

○猗頓魯窮士。聞陶朱公富。問術焉。告之曰欲速富。畜五牸。

杜畿為河東。課勸耕桑。民畜牸牛草馬。下逮雞豚。皆有章程。

牧養
六畜
陶朱公曰。子欲富。畜五牸。牛馬豬羊驢五畜之牸也。凡馬驢
駒初生。忌灰氣。遇新出爐者輒死。經雨則不忌。凡驢一百五
十日。羊羔六十日。皆能自活。不復藉乳也。懷子孕者一歲生
凡牛馬騾得兩番。羊得四倍。羊羔臘月正月生者。留以作種。
凡有死者。皮好作裘褥。肉好作乾腊。及作肉醬。味甚美。凡
近湖近山草廣之處。多置五牸。使二人牧養。且多得糞。可以糞
田。
騾。爾雅曰騊駼馬。　相馬經曰。馬頭為王。欲得方。目為丞相欲
得光。脊為將軍欲得強。腹脅為城郭欲得張。四下為令欲得長。
凡相馬之法。先除三羸五駑。乃相其餘。大頭小頸一羸。弱脊大
腹二羸。小頸大蹄三羸。大頭緩耳一駑。長頸不折二駑。短上長
下三駑。大髂短脅四駑。淺髖薄髀五駑。　騮馬。驪肩。鹿毛。闕黃馬。
驒駱馬。皆善馬也。　馬生墮地無毛。行千里。溺舉一腳。行五百
里。　相馬不藏法。肝欲得小。耳小則肝小。肝小識人意。肺欲得
大。鼻大則肺大。肺大則能奔。心欲得大。目大則心大。心大則猛
利不驚。目四滿則朝暮健。腎欲得小。腸欲得厚且長。腸厚則腹
下廣方而平。脾欲得小。膁腹小則脾小。脾小則易養。望之大。
就之小。筋馬也。望之小。就之大。肉馬也。皆可乘致。致瘦欲得見

其肉。謂前肩守肉。致肥欲得其骨。骨謂頭顱。　馬龍顱突目。平
脊大腹。胜重有肉。此三事備者。亦千里馬也。水火欲得分。水火
在鼻兩孔間也。上唇欲急而方。口中欲得紅而有光。此馬千里。
馬上齒欲鉤。鉤則壽。下齒欲鋸。鋸則怒。頷下欲深。下唇欲緩。牙
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嗣骨欲廉。如織杼而闊。
又欲長。頰下側八骨是也。目欲滿而澤。眶欲小。上欲弓曲。下欲
直。素中欲廉而長。素鼻孔上也。陰中欲得平。股下也。主人欲小。
股裏上近前也。陽裏欲高。高則怒。股中上之主人也。頷欲方而平。
八肉欲大而明。耳下也。玄中欲深。耳下近牙也。耳欲小而銳如
削筒。相去欲促。鬐欲戴。高中骨高二寸。鬐中骨也。易骨欲直。眼
下直下骨也。頰欲開。赤長膺下欲廣一尺以上。名曰挾尺。挾一
作扶。能久走。鞅欲方。頰前也。喉欲曲而深。胸欲直而出。髀間前
向者。兔閣欲開。望視之如雙鳧。頸骨欲大。肉次之。髻欲桎而厚
且折。季毛欲長。多覆肝肺無病。髮後毛是也。背欲短而方。脊欲
大而抗。臏筋欲大。夾脊筋也。飛鳧見者怒。胸欲筋也。三府欲齊。
兩髂及中骨也。尻欲頹而方。尾欲減。本欲大。脅肋欲大而窪。名
曰上渠。能久走。龍翅欲廣而長。升肉欲大而明。髀外肉也。輔肉
欲大而明。前腳下肉也。膝欲充。腔小。腔膝也。季肋欲張。短肋也。
懸薄欲厚而緩。腳脛也。虎口欲開。股內也。腹下欲平滿。善走。名
曰下渠。日三百里。陽肉欲上而高起。髀外近前也。髀欲廣厚。汗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瀟欲深明直肉欲方能久走髀後肉也輸鼠欲方輸一作輸直
肉下也胸肉欲急髀異也間筋欲急短而減善細走輸鼠下筋
也機肉欲舉上曲如懸匡馬頭欲高距骨欲出前間骨欲出前
後外懸臨蹄骨也附蟬欲大前後目夜眼也股欲薄而博善
能走臂欲長而膝本欲起有力前腓膝上句前也肘後欲開能
走膝欲方而庳髀骨欲短兩肩骨欲深名曰鄭渠奴蹄欲厚三
寸硬如石下欲深而明其後開如鷂翼能久走 相馬從頭始
頭欲得高峻如削成頭欲重宜少肉如剝兔頭壽骨欲得大如
綿絮苞圭石壽骨者髮所生處也白從額上入口名俞膺一名
的盧奴承客死主乘棄市大兇馬也馬眼欲得高眶欲得端正
骨欲得成三角睛欲得如懸鈴紫艷光目不四滿下脣急不受
人又疚不健食目中縷貫瞳子者五百里下上徹者千里腱亂
者傷人目下而多肉畏驚瞳子前後肉不滿皆凶惡若旋毛眼
眶上壽四十年值眶骨中三十年值中眶下十八年在目下者
不借睛却轉後白不見者喜旋而不前目睛欲得黃目欲大而
光目皮欲得厚目上白中有橫筋五百里上下徹者千里目中
白縷者老馬子目赤睫亂齧人反睫者善奔傷人目下有橫毛
不利人目有火字在者壽四十年目偏長一寸三百里目欲長
大旋毛在目下名曰承泣不利人目中五采盡具五百里壽
九十年良多血氣也駑多赤青肝氣也走多黃腸氣也材知多

白骨氣也材多黑腎氣也駑用策乃使託也白馬黑目不利人
目多白却視有態畏物喜驚馬耳欲得相近而前豎小而厚一
寸三百里三寸千里耳欲得小而前竦耳欲得短殺者良植者
駑小而長者亦駑耳欲得小而促狀如削竹筒耳方者千里如
斬筒七百里如雞距者五百里鼻孔欲得大鼻頭文如王火字
欲得明鼻上文如王公五十歲如火四十歲如天三十歲如小
子十歲如今十八歲如四八歲如宅七歲鼻如水文二十歲鼻
欲得廣而方脣不覆齒少食上脣欲得急下脣欲得緩上脣欲
得方下脣欲得厚而多理故曰形如扳鞮御者嘯黃馬白喙不
利人口中色欲得紅白如火光為善材多氣良且壽即黑不鮮
明上盤不通明為惡材少氣不壽一曰相馬氣發口中欲見紅
白色如穴中看此皆老壽一曰口中欲正赤上理文欲使通直
勿令斷錯口中青者三十歲如虹腹下皆不盡壽駒齒死矣口
吻欲得長口中色欲得鮮好旋毛在物後為御禍不利人刺芻
欲竟骨端刺芻齒間肉也齒左右不相當難御齒不用密不久
乘不滿不勇不能久走
一歲上下生乳齒各二二歲上下生齒各四三歲上下生齒各
六四歲上下生成齒二成齒皆背三入四方生也五歲上下著
成齒四六歲上下著成齒六兩廂黃生區受麻子也七歲齒兩
邊黃各缺區平受米八歲上下盡區如一受麥九歲上下中央兩
齒臼受米十歲下中央四齒臼十一歲下六齒盡臼十二歲下

中央兩齒平十三歲下中央四齒平十四歲下中央六齒平十
五歲上中央兩齒臼十六歲上中央四齒臼若看上齒依下齒
次第看十七歲上中央六齒臼十八歲上中央兩齒黃十
九歲上中央四齒黃二十歲上中央六齒平二十一歲下中央兩
齒黃二十二歲下中央四齒黃二十三歲下中央六齒盡黃二
十四歲上中央二齒黃二十五歲上中央四齒黃二十六歲上
中央六齒盡黃二十七歲下中央二齒白二十八歲下中央四
齒白二十九歲下盡白三十歲上中二齒白三十一歲上中四
齒白三十二歲上中盡白 頸欲得䏰而長頭欲得重頷欲折
胸欲出膺欲廣頸項欲厚而強廻毛在頸不利人白馬黑毛不
利人肩肉欲寬寬者卻也雙鳧欲大而上雙鳧謂向胷肉如鳧脊
欲得平而廣能負重背欲得平而方鞍下有廻毛名負
尸不利人從後數其脇肋得十者良凡馬十一者二百里十二
者千里過十三者天馬萬有一耳一云十三肋五百里十五肋
千里也 腋下有廻毛名曰挾尸不利人左脇有白毛直下名曰
帶刀不利人腹下欲平有八字腹下毛欲前向腹欲大而垂結
脉欲多大道筋欲大而直大道筋從腸下抵股者是也腹下陰
前兩邊生逆毛入腸帶者行千里一尺者五百里三封欲得齊
如一三封者即尻上三骨也尾骨欲高而垂尾本欲大尾下欲
無尾汗溝欲得深尻欲多肉莖欲得粗大蹄欲得厚而大腕欲

得細而促髂骨欲得大而長尾本欲大而張膝骨欲圓而長大
如杯盂溝上通尾本者蹹殺人 馬有雙腳脛亭行六百里廻毛
起蹺膝是也脛欲得圓而厚裹肉生焉後腳欲大而短骹欲小
而長腕欲促而大其間難容鞦烏頭欲高烏頭後足外節也後
足輔骨欲大輔足骨者後足骹之後骨也後左右足白不利人
黃馬白喙不利人後左右足白殺婦相馬視其四蹄後兩足白
老馬子前兩足白駒馬子白毛者老馬也四蹄欲厚且大四蹄
顛倒若顛倒不可畜 看馬捉法頭欲高峻面欲瘦而少肉眼
下無肉多咬人胸膛欲闊肋骨過十二條者良三山骨欲平則
易肥四蹄欲注寔則能負重腰下兩邊生逆毛到膝者良 相
馬毛旋歌括項上須生旋有之不用誇遶緣不利長所以號麼
蛇後有喪門旋前兼有挾尸劝君不用畜無事也須疑牛頸併
銜禍非常害兔古人如是說此事不虛歌帶劍渾閒事喪門不
可當的盧如入口有福也須防黑色耳全白從來號孝頭假饒
千里足奉劝不須留背上毛生旋驪騾亦有之只唯鞍貼下此
者是駝尸銜禍口边冲時間禍必逢古人稱是病馬敢不言凶
眼下毛生旋遶者是淚痕假饒福也病無禍亦防侵毛病深知
害妨人不在占大都如此類無禍也宜嫌橋耳駝鬃項雖然毛
病殊若然兼豹尾有寔不如無 欲其肥則以豬膽大腸和料
餵之 夏宜飲三次秋冬只宜飲一次飲罷亦宜㨾騎數里卸

鞍。不宜當檐下風吹。凡以豬槽飼馬。以石灰泥馬槽。馬汗繫著門。皆能令馬落駒。常係獮猴于馬坊。令馬不辟惡。消百病故也。 諸方不錄

驢與馬畧皆生騾

牛 爾雅曰犘牛、犦牛、犤牛、犩牛、犣牛、㹇牛、犑牛、角一俯一仰觭。皆踊觢。黑脣犉。黑眥牰。黑耳犚。黑腹牧。黑腳犈。其子犢。体長牬。絕有力欣犌。 冷結。則鼻乾而不喘。以發散藥投之。熱結。則鼻汗而喘。以解利藥投之。 牛岐胡有壽、岐胡牽兩腋亦分為三也、眼去角近行駛。眼欲得大。眼中有白脉貫瞳子最快。二軌從鼻至髀為前軌。甲至髂為後軌。頸骨長且大快。壁堂欲得闊。壁堂、腳股間也。倚欲得如絆馬。聚而正也。茔欲得小。膺庭欲得廣。膺庭胸也。天關欲得成。天關脊接骨也。儁骨欲得垂。儁骨脊骨中央欲得下也。洞胡無壽。洞胡從頸至臆也。旋毛在珠淵無壽。珠淵、當眼下也。上池有亂毛起。妨主。上池兩角中。一曰戴麻也。倚腳不正。有勞病。角冷有病。毛拳有病。毛欲得短密。若長疏不耐寒氣。耳多長毛不耐寒熱。單膂無力。有生鄃即決者。有大勞病。尿射前腳者快。直下者不快。亂睫者觸人。後腳曲及直。并是好相。直尤勝。進不甚直。退不甚曲為下。行欲得似羊行。頭不用多肉。臀欲方。尾不用至地。至地少力。尾上毛少骨多者有力。膝上縛肉欲得硬。角欲得細。橫豎無在大。身欲得促。形欲得如卷。卷者其形側也。插頸欲得高。一曰体欲得緊。大膁疏肋難飼。龍頭突目好跳。又云不能行也。鼻如鏡鼻難牽。口方易飼。蘭株欲得大。蘭株尾株也。豪筋欲得人弦。豪筋腳後橫筋。豐岳欲得大。豐岳膝株骨也。蹄欲得豎。豎如羊角。垂星欲得有努肉。垂星蹄上有肉。畧蹄。謂之努肉。力柱欲得大而成。力柱常車也。肋欲得密。肋骨欲得大而張。張而廣也。髀骨欲得出儁骨上。出背脊骨上也。易牽則易使。難牽則難使。泉根不用多肉及多毛。泉根莖所出也。懸蹄欲得橫。如八字也。陰虹屬頸行千里。陰虹者有雙筋白毛骨屬勁寨公所。陽鹽欲得廣。陽鹽者夾尾株前兩膁也。當陽鹽中間。脊骨欲得窴。窴則雙膂。不窴則為單膂。常有似鳴者有黃。 相牛經法毛白乳紅者多子。乳疏而黑者無子。生犢時子卧面相向者吉。相背者生子疏。一夜下糞三堆者。一年生子一子。一夜下糞一堆者。三年生一子。 夜喂牛。各帶一鈴。草盡牛不食。則鈴無聲。 諸方未錄

羊 爾雅曰羊牡羒。牝牂。夏羊牡羭牝羖。角不齊觤。角三觠羷。羳羊黃腹。未成羊羜。絕有力奮。 羊大畜。其性惡濕。利居高燥。作棚宜高。常除糞穢。若食秋露水草。則生瘡。 當留十二月生羔。為種者上。十一月正月生者次之。大率十口一羝。羝少則不孕。羝多則亂羣。無角者更佳。有廚者宜剌之。羊必須起居以時、調其宜適、唯遠水為良、二日一飲。緩驅行、勿停息、春夏早放、秋冬晚

出若夏月不避熱秋冬必生癬疥圈不厭近必須與人居相連
開窓向圈架北墻為廠圈中作臺開竇無令停水二日一除勿
使糞穢圈内須并墻樹柴草令周匝羊一千口者三四月中種
大豆一頃雜穀并草留之不須鋤治八九月終刈作青茭若不
種豆穀者初草實成時收刈雜草薄鋪使乾勿令鬱浥以備青
草未生以為飼羊之具積茭之法于高燥之處豎棘木作兩圓
柵各五六步許積茭著柵中高一丈任羊遶柵抽食竟日通夜
口常不住終冬過春無不肥充若不作柵縱有千車茭止供羣
羊踐躡雖給與十口羊亦不得飽也 寒月生羔須燃火于其
傍凡初産者宜煮穀豆飼之 白羊三月得草力毛牀動則鉸
之鉸訖于河水之中淨洗羊則生白淨之毛也五月毛牀將落
又鉸取之鉸訖更洗如前八月初胡葈子未成時又鉸之鉸了亦
洗如初其八月半後鉸者勿洗寒氣盛也 養羊法當以瓦器
盛一升鹽羊喜鹽自數還啖之不勞人收 羊有病輒相污當
于欄前作瀆深二尺廣四尺往還皆跳過者無病不能過入瀆
中行者便別之 羊有一角食之殺人 牧羊須已出未入不
使沾星露之氣 羊一羣擇其肱而大者而立之主一出一入
使之倡先或圈于魚塘之岸草糞則每掃于塘中魚食亦肥
露水上有綠色小蜘蛛羊食之即死故不宜早放 作氈法春
毛秋毛中半和用秋毛堅強春毛軟弱獨用太偏故也三月桃

花水浸第一不須厚大唯緊薄均調乃佳耳
作酪法 作乾酪法 作漉酪法 作馬酪酵法 抨酥法
俱未錄 諸方亦未錄
豬 其子生三日掐尾六十日後犍三日則不畏風凡死者皆
尾風所致耳犍不截尾則前大後小犍者骨細肉多不犍者骨
粗肉少凡近江湖及近山之地皆宜養之 閹豬了待瘡口乾
平復了取巴豆兩粒去殼搗爛和麻籸糟糠之類飼之半日後
當大瀉其後日見肥大 肥豬法用管仲三斤蒼朮四兩黄豆
一升芝麻一升各炒熟共為末餌之十二日則肥 又法麻子
二升搗十餘杵鹽一升同煮和糠三升飼之立肥 豬病割去
尾尖出血即愈 瘟疫用蘿蔔或及梓樹花與食之不食難救
狗 爾雅曰犬生三猣二師一玂未成毫狗長喙獫短喙猲獢猛
有力獟尨狗也 凡養高脚狗多上卓櫈竈上矮脚者便益純
白者能為怪勿畜之黑犬四足白者凶後二足白頭黄者吉足
黄招財尾白者大吉一足白者益家白犬黄頭吉背白者害人
帶虎斑者吉黄犬前二足白者吉胸白者吉口黑者招官事四
足俱白者凶青犬黄耳者吉犬生三子俱黄四子俱白八子俱
黄五子六子俱青吉 狗病用水調平胃散灌之加赤壳巴
豆尤妙 狗卒死用葵根塞鼻内即活 狗癩遍身膿用白部
濃煎汁塗之 蠅多以香油遍身擦之立去

貓再雅曰貓如虎善登木 貓兒身短最為良眼用金銀尾用長面似虎威聲要喊老鼠聞之自避藏 露爪能翻瓦腰長會走家面長雞絕種尾大懶如蛇 口中三坎者捉一季五坎者捉二季七坎捉三季九坎作四季 耳薄不畏寒毛色純白純黑純黃者不須揀若看花貓身上有花又要四足及尾花纏得過者方好 貓病用烏藥磨水灌之 若偎火瘦悴用硫黃少許入猪湯中泡熟喂之或入魚湯中喂之亦可 小貓誤被人踏死用蘇木濃煎湯濾去渣灌之

鵝再雅曰舒雁鵝 一曰駕鵝野鵝也 一曰鴚鵝野鵝也

鴨再雅曰舒鳧鶩廣雅曰鶩雅也野雅雄者亦頭有短鶩生百卵或一日再生有露鶩以秋冬生 鵝鴨並取一歲再伏者為種鵝三雌一雄鴨五雌一雄 常足五穀飼之生子多不足者生子少伏時大鵝一十子大鴨二十子小者減之數起者不任為種其貪伏不起者須五六日一與食起之令洗浴將伏卵時其窠中放生鐵一片防雷震也以先滌除水道如已伏後滌除水道生子穀道不利六七日死雞亦然鵝鴨皆一月雛出當欲出時四五日內不用打鼓紡車大叫猪犬及舂聲又不用器淋灰不用觀見產婦觸忌者雛多厭殺不能自出假令出亦尋死 雛既出別作一籠籠之先以粳米為粥糜一頓飽食之名曰填嗉然後以粟飯切苦菜蕪菁英為食以清水與之濁則易不易歷塞鼻則死入水中不任停久尋宜驅出水禽不得水則死臍未合久在水中令徹則亦死于籠中高處敷細草令寢處乾暖十五日後乃出 供廚者子鵝百日以外子鴨六七十日佳六年以上老不復生伏矣 相鵝鴨母其頭欲小口上齔有小珠滿五者生卵多滿三者為次 棧鵝鴨易肥法稻子或小米大麥不計煮熟先用磚蓋成小屋放鵝鴨在內勿令轉側門中木棒簽定只令出頭吃食日喂三四次夜多與食勿令住口持去尾鬃毛如此三日加肥一觔 養雛鴨每年五月五日不得放棲只乾喂不得與水則日生肌 土硫黃易飼之易肥

雞爾雅曰雞大者蜀蜀子雛未成雞健絕有力奮雞三尺為鶤雞有胡髮五指金骹反翅之種大者蜀小者荊白雞胡髮或即絨毛反翅或即翻毛也 雞種取桑落時生者良形小淺毛腳細短是也守窠少聲則無雞子春夏生者則不佳形大毛羽悅澤腳粗長者是遊蕩饒聲產乳易厭既不守窠則無緣蓄息 雞春夏雛二十日內無令出窠飼以燥飯出窠早不免烏鴟與濕飯則令臍膿也 燃柳柴雞雛小者死大者盲此亦與燒穰殺瓠同也 雞白頭食之殺人有六指者亦殺人有五色者亦殺人 雞肉不可食小兒令生疣蟲又令体瘦鼠肉味甘無毒令小兒消食消殺蟲除寒熱炙食之良也 撥粥于地覆以草二日盡化為蟲可以飼雞使卵不絕 瘟疫傳染即須以藍盛

蠶桑

周礼禁原蠶。原再也。天之辰為馬。即天駟。蠶書蠶為龍精。月值
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故禁再蠶。為傷馬
也。
尚書大傳曰。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就川而為之。大昕之朝。
夫人浴種于川。
春秋考異郵曰。陽物大惡水。故蠶食而不飲。陽立于三春。故蠶
三變而後消。死于三七二十一日。故二十一日而繭。
欲知蠶善惡。常以三月三日。天陰。如無日不見雨。蠶大善。　又
法。埋馬牙齒于槽下。令宜蠶。
黄帝元妃（曰儽祖）西陵氏始蠶。至漢祀宛窳婦人寓（富）氏公主。蜀有蠶女
馬頭娘。又有謂三娘為蠶母者。蠶書示。卧種之日。誥旦升香。割
雞以祷先蠶。此庶人之祭也（祈報皆有詞）。乃有祈報之詞。曰唯蠶之神。伊駟
有星。唯蠶之神。伊昔著名。氣鍾于此。孕卵而生。既桑而育。既眠
而興。神之福（福）汝。有箔皆盈。尚奠終惠。用彰厥靈。蔟老獻瑞。繭絲
效成。敬獲吉卜。願契心盟。神宜享之。祈祀維馨。此上祈。龍精一
氣。功被多方。維當是歲。神降于桑。載生載育。來福來祥。錫我繭
絲。製此衣裳。室家之慶。閭里之光。敬帥長幼。詰旦升香。設敬于
俎。莫醴于觴。工祝致告。神德彌彰。此上報
郭子章蠶論曰。木各有所宜土。唯桑無不宜。故蠶無不可事。獨

穀夫之于五谷。非龍堆孤塞極寒之區。猶可耕且獲也。今天下
蠶事疎闊矣。東南之機。三吳越閩最夥。取給于湖繭。西北之机。
潞最工。取給于閬繭。予道湖閬。女桑㛄桑。參差墻下。

養蠶

永嘉有八輩蠶。蚖珍蠶三月績。柘蠶四月初績。蚖蠶四月末績。
愛珍五月績。愛蠶六月末績。寒珍七月末績。四出蠶九月初績。
寒蠶十月績。凡蠶再熟者。前輩皆謂之珍。養珍者。少養之。愛
蠶者。故蚖蠶種也。蚖珍三月既績。出蛾取卵。七八日便剖卵蠶
生。多養之。是為蚖蠶。欲作愛者。取蚖珍之卵。藏內甖中。隨器大
小。亦可拾紙蓋覆器口。安硎泉冷水中。使冷氣折其出勢。得三
七日。然後剖生。養之。謂為愛珍。亦呼愛子。績成繭。出蛾卵。卵
七日。又剖成蠶。多養之。此則愛蠶也。藏卵時。勿令見人。應用二
七赤豆。安器底。臘月桑柴二七枚。以麻卵紙。當令水高下。與種
卵相齊。若外水高。則卵死。不復出。若外水下。卵則冷氣少。不能折
其出勢。兩不能折其出勢。則不得三七日。不得三七日。雖出不
成也。不成者。謂徒績成繭。出蛾生卵。七日不復剖生。至明年方
生耳。欲得陰樹下。亦有泥器三七日。亦有成者。
今有三卧一生蠶。四卧再生蠶。白頭蠶。頡石蠶。楚蠶。黑蠶。有一
生再生之異。灰兒蠶。秋毋蠶。秋中蠶。老秋兒蠶。秋末老獮兒蠶。
綿兒蠶。同繭蠶。或二蠶三蠶。共為一繭。凡三卧四卧。皆有絲綿
之別。凡蠶自小而大。唯大入簇。得食荊魯二桑。小食只與魯桑。
荊有裂腹之患也。 收取種繭。必取居簇中者。近上則絲薄。近
下則子不生。屋欲四面開窗糊紙。屋內四角著火。若在一處。

則冷熱不均。 每飼蠶。卷窗帷。飼訖還下。蠶見明則食。食多
則生長。老時值雨者則壞繭。宜于屋裏簇之。薄布薪于箔上。散
蠶訖。又薄以薪覆之。一槌得安十箔。
王禎曰 育蠶之法。始于擇種。收繭取簇之中。向陽明淨厚實者。
蛾出第一日者。名苗蛾。末後出者名末蛾。皆不可用。次日以後
出者取之。次日以後出者可用。每一日所出為一等輩。各于連
上寫記。後來下蛾時。各為一等輩。第二日相次為一輩。猶可。次三
日者則不可為將來成蠶。眠起不能齊。極為患害。另作一輩養
則可。鋪連於槌箔。雄雌相配。當日可提掇連三五次。去其屎也。
至暮抛去雄蛾。將母蛾于連上勻布。所生子環堆者皆不用。放
子時必覆而暗之。見光則其子遊散。其連必用桑皮紙。生子數
足。更取連上。全覆養三五日。掛時須蠶子向外。恐有風磨損其
子。貫連須用桑皮。切忌麻苧線。懸于涼處。忌烟熏日炙之所。冬
節及臘八日。浴時無令水極凍。浸二日取出。復掛。年節後。瓮內
豎連。須使玲瓏。每十數日。日高時一出。每陰雨止。即便晾曬。
又臘月十二日。浸之于鹽滷。至二十四日即出。則利于繰絲。或曰
臘八日。以桑柴灰。或草灰淋汁。以蠶連浸焉。一日而出。繼以雪
水浸之。懸乾。或懸桑木之上。以冒雨雪。三宿而收之。則耐養。二
月十二。浴清明之晚。則綿紙裹之。藏于廚內。俟桑芽如茶匙大。
則綿紙裹之。暮則覆以所服之暖衣。晨則覆以所蓋之暖被。既

出也溫以火未出也禁以火焙其浸也用桑條之灰湿其連而
後掺之摺而浸之於●滷中即蒸化之水有分兩恐其浮也以
磁器壓之其至二十四出也用河水滌去其灰或置之扁中而
沃而後涼之掛之則至春生否者殄不至于費葉至二月十二
浴以菜花野菜花韭花桃花白豆花揉之之中而浴之蛾之放
子也一夜而止否則生蛾不齊蠶子變色要在遲速由已勿致
損傷自變桑葉已生自㑹已闊將筐內取出舒卷提掇亦無度
數但要第一日变三分第二日变七分却用紙𢇁糊封了還筐（以色青为准諺云[illegible]）
內收藏至第三日午時又出連舒卷須要变至十分其蠶屋火
倉蠶箔並須預備蠶屋宜高廣窓戶虛明易辨眠起仍上于行
撺各置照窓每臨早暮以助高明下就附地列置風竇令可啟
閉以除湿鬱若新泥湿壁用熱火熏乾窓上用淨白紙新糊門
窓各掛薦簾蘽薦下蛾之時勿用雞翎苧物帚掃拂唯在詳款
稀勻不至驚傷稠疊生𤸫取葉著懷中令暖用利刀切極細篩
於器內蓐紙上勻薄將連合于葉上蛾聞葉香自下或過時不
下連及綠上連背者並棄養蠶蛾時先辟東間一間四角拄壘
空龕狀如三暑以均火候謂屋小則易收火氣也停眠前後則
徹去擇日安槌每槌上下間鋪三箔上承塵埃下隔湿潤鋪砌
碎稈草于上中箔以備分擡用細切搗軟稈草勻鋪為蓐又擇
淨紙粘成一片鋪蓐上安蠶初生色黑漸漸加食三日後漸变

白則向食宜少加厚变青則正食宜益加厚復变白則慢食宜
少減变黃則短食宜愈減純黃則停食謂之正眠眠起自黃而
白自白而青自青復白自白而黃又一眠也每眠例如此候之
以加減食凡葉不可帶雨露及風日所乾或浥臭者食之令生
諸病嘗收三日葉以備霖雨則蠶常不食湿葉且不失飢抹
葉帰必疎爽于室中待熱氣退乃與食蠶時晝夜之間大槩亦
分四時朝暮類春秋正晝如夏夜深如冬寒暄不一雖有熟火
各合斟酌量多少不宜一例自初生至兩眠正要溫煖蠶母須
著單衣以為体測自覺自寒則蠶必寒便添熟火自覺身熱蠶
亦必熱約量去火一眠之後但天氣晴明巳午之間時暫揭起
窓間簾薦以通風日南風則捲北窓北風則捲南窓放入倒溜
風氣則不傷蠶大眠起後飼蠶（蠶三頓）剪開窓紙透風日必不須驚生
病大眠之後捲簾薦去窓紙天氣炎熱門口置瓮旋添新水以
生涼氣如遇風雨夜涼却當將簾薦放下其間自小至老蠶滋
長則分之沙燠厚則擡之失分則稠疊失擡則蒸湿蠶柔軟之
物不禁揉觸小而分擡人知愛護大而分擡或懶倦而不知頻
惜久堆亂積遠擲高拋損傷生疾多由于此蠶自大眠後十五
六頓即老得絲多少全在此數北蠶多是三眠南蠶俱是四眠
日見有老者量分數減飼候十蠶九老方可入簇值雨則壞繭
南方蠶皆屋簇然南簇在屋以其蠶少易辦多則不任北方蠶

多聚簇，率多揭壁塞隙，南北簇法，俱未得中。今有善蠶者，一說南北之間，蠶少，疎明窓户，屋簇之則可。蠶多，選于院內，構長春草屋，內制蠶簇，週以木架，平鋪蒿梢，布蠶于上，用蒂箔關護，自無簇病，定良策也。又有夏蠶、秋蠶，夏蠶自蟻至老，俱宜凉，唯忌蚊蠅蟲。秋蠶初宜凉，漸漸宜暖，亦因天時漸凉故也。簇與繅絲，法同春蠶。南方夏蠶不中繅絲，唯堪線纊而已。凡繭宜併力忙擇，凉處薄攤，蛾自遲出，免使抽繅相逼，恐有不及，則有瓮浥籠蒸之法。古農必用云：繅絲之訣，唯在細圓勻緊，使無褊慢節核麄惡不勻也。繅絲有熱釜、冷盆之異，然必有繅車、繅絲軠，然後可用。熱釜要大，置于釜上，接一杯甑，添水至甑中八分滿，甑中用一板攔斷，可容二人對繅也。水須當熱，旋旋下繭，多下則繅不及，䌽損。此可繅粗絲單徽者，復徽者亦可，但不如冷盆所繅潔淨光瑩也。冷盆要大，先泥其外，用時添水八九分，水宜溫暖長勻，無令乍寒乍熱，可繅全徽細絲，中等繭可繅復繅徽。比熱釜者有精神而又堅韌也。南北蠶繅之事，摘其精妙，筆之于書，以為必效之法。業蠶者取其要訣，歲歲必得，庶上以廣府庫之貨資，下以備生民之纊帛，開利之源，莫此為大。

蠶之性，在連則宜極寒，成蟻則宜極暖，停眠起宜溫，大眠後宜凉，臨老宜漸暖，入簇則宜極暖。蠶之性，喜靜而惡喧，故宜靜室；喜暖而惡溼，故宜板室。室靜可以避人聲之喧閙，室塗可以避南風之襲，室版可以避地氣之蒸鬱。

養蠶之法，繭種為先。今時摘繭，一概併堆箔上，或因繅絲不及，有蛾出者，便就出種，蛋壓熏蒸，因熱而生，決無完好，其母病則子病，誠由此也。今後繭種開簇時，須擇近上向陽，或在苫草上者，此乃強良好繭。繭必雌雄相半，簇中在上者多雄，下者多雌。又云：雄繭尖細緊小，雌者圓慢厚大。另摘出，于通風凉房內淨箔上，一一單排，日數既足，其蛾自生，免熏罨鑽延之苦，此誠胎教之最先。若有拳翅、禿眉、焦腳、焦腳、焦翅、焦尾、熏黃、赤肚、無毛、黑紋、黑身、黑頭、先出、末後生者，揀出不用，止留完全肥好者，勻稀布于連上，擇高明凉處置箔，鋪連箔下，地須灑掃潔淨，蠶連厚紙為上，薄紙不禁浸浴。候蛾生足，移蛾下連，于屋內一角空處，豎立柴草，散蛾于上，至十八日後，西南淨地掘坑，貯蛾，上用柴草搭合，以土封之。又云：將蛾作三坑，埋種田地內，能使地肥數年不生荊莠。

深秋桑欲落時捋葉，若未欲落，捋傷來年桑眼，已落又短津味。皆不可曝乾，至臘月內，搗磨成麵，于無烟火處收頓，春蠶眠後，用臘月桑者，能消蠶熱病。

臘八日，新水浸菉豆，每箔約半升，薄攤晒乾，又淨淘白米，每箔約半升，控乾。以上二物，背陰處收頓，以備大眠起，用拌葉飼蠶。

冬月收牛糞，舂碾搗碎，一半收起，一半用水拌勻，踏成墼子。

冬月刈茅草。作蠶箒。収黄蒿豆稭桑梢。其餘稍乾勁不臭者皆可。

修治苫薦。穀草。黄野草皆可。必令緊密。一頭截齊。一頭留梢者為苫。兩頭齊截者為薦。苫用明茅草上簇。輕快又不蒸熱。

二月清明。治蠶屋。塗隙穴。屋欲四面開窓。紙糊為籬。収拾火氣。蠶小時。将牛糞墼子燒令無烟。移入龕内頓放。如無壁龕。止于抬箔四面。斟酌量頓火。近兩眠則止。若寒熱不均。後必眠起不齊。又食時蠶屋内。素無禦寒熱火。止是旋燒柴薪。烟氣籠罩大甚。蠶蘊毒。多成黒薄。

治火倉。屋當中掘一阬。濶狹淺深。量屋小大。謂如有三間四椽屋。每四面所留。皆濶四尺。阬深二尺。周圍墍塼接壘。高二尺。通計深四尺。用泥圓了。細碎乾牛糞。阬底上鋪攤一層。厚三四指。帯根節籠乾柴。于糞上鋪一層。用五寸以上徑者。凡桑楡槐皆可。柴上又鋪糞一層。于柴空處築得極實。慎不可虛。虛則火焱起。傷屋。且火不耐久。糞柴相間。装阬滿。上復用厚蓋了。約蠶生前七八日。糞上煨熟火。黒黄烟五七日。于蠶蟻生前一日。少開門。出盡烟。即閉了。其柴糞陷下已成熟火。絶無烟氣。一兩月不滅不動。便如無火。用柴枝别撥。便烟氣熏騰也。其壁乾暖。黒婆蝎蟲盡熏了。

上下二箔。上皆鋪切碎稭草。中一箔用切碎搗軟稈草為箒。鋪桑平匀。底箔須鋪二領。蠶蟻生後。每日日高捲出一領。曬至日斜。復布于生蠶箔底。明日又将底箔撤去出。曬曝如前。蓋要鋪使受自然陽和之氣。停眠起食。然後撤去。

清明将瓮中所頓蠶連。遷于避風温室。酌中處懸掛。太高傷風。太下傷土。穀雨日。将連取出。通見風日。那表為裏。令左右搭換。日交換捲那。捲罷依前収頓。比及蠶生。均避風日。生發勻齊。又云清明種初變。經和肥滿。再變火匾。其中如春柳色。再變蟻周盤。其中如遠山色。此必収之種也。若頂平焦乾。及蒼黄赤色。便不可養。此不収之種也。

蠶子變色。唯在遲速由己。不致損傷。自變視桑葉之生。以定變子之日。須治之三日。以色齊為准。語云。蠶欲三齊。子齊蟻齊蠶齊是也。其法桑葉已生。自辰巳間。于風日中。將瓮内連取出。舒卷提掇。舒時連背向日。曬至温。不可至熱。凡一舒一捲。元捲向外者。却向裏。元向裏者。却捲向外。横者竪捲。竪者横捲。以至兩頭捲來。中間相合。舒卷無定數。但要第一日十分中變灰色者。變至三分収了。次二日變至七分収了。此二日収了後。必須用紙密糊封了。如法還瓮内収藏。至第三日。于午時後。出連舒卷提掇。展連手提之。凡半日。數遍。須要變至十分。第三次必至午時後出連者。恐第一次先變者。先生蟻也。蟻生在巳午之前。過午時便不生

欲疾生者頻舒捲。捲之須虛護。欲遲生者少舒捲。捲之須緊窒。
生蟻唯在凉暖知時。開捲得法。使之莫有先後也。生蟻不齊。則
蠶眠起至老。俱不能齊。其法変灰色已全。以兩連相合。鋪於一
淨箔上。緊捲了。兩頭繩束。平立于無烟淨凉房內。第三日晚。取
出展箔。蟻不出為上。若有先出者。雞翎掃下不用。名行馬蟻。由
則蠶不齊。每三連虛捲為一卷。放在新暖蠶屋內。捷匝下。隔箔
上。候東方白。將連于院內一箔上單鋪。如有露于凉房中。或棚
下。鋪待半頓飯時。移連入蠶房。就地一箔上單鋪。少間黑蟻齊
生。並無一先一後者。和蟻秤連。記寫分明。

蟻生。勿得翻連敲打。勿得掃聚。秤時勿用紙包。當勻鋪蓐草。
宜擔數。熔火內燒棗一二枚。先將蠶紙秤明分兩。次將細細擦
在蓐上。蟻要勻稀。連必頻移。生盡之後。再秤空連。紙知蠶蟻分
兩。依此百無一損。如下蟻三兩。決合勻布一箔。若或貪多至于
四兩。因致房屋人力蠶械。俱各不給。必致兩失。

下蟻唯在詳識勻稀。蠶母換新衣。入室焚香。將雞犬葷腥逐向
遠處。蟻生既齊。取新葉用快刀切極細。須下蟻時旋切。則葉上
有津。隔切則無津。不可用。篩子篩于中箔蓐紙上。務要勻薄。
篩子用竹編亦可。秫黍藍亦可。制如小椀大。方眼。可穿過一小
指。將連合于葉上。蟻自緣葉上。或多時不下連。及緣上連背。[illegible]
過又不下者。並連棄之。此病蟻也。一箔蓐上下蟻三兩。蠶至老。

可分三十箔。每蟻一錢。可老蠶一箔也。箔長一丈。濶二尺。如箔
小可減去蟻。多則蠶稠為患。

成蟻時。天氣尚寒。宜極暖。大眠後天氣已暄。宜凉。其風雨朝暮
寒熱。須酌量加減。又不可驟。正熱而猛著寒。便禁口不食。須用
火置箔下。慢慢熏之。

蠶必晝夜飼。若頓數多者。蠶必疾老。少者遲老。二十五日老。一
箔可得絲二十五兩。二十八日老。得絲二十兩。若月餘或四十
日老。一箔止得絲十餘兩。飼蠶者慎勿貪眠。每飼後。再宜遶箔
看一遍。葉要均勻。若值陰雨天寒。凡及飼蠶。先用乾桑柴或去
葉稈草一把。點火燒箔照。焐出寒濕之氣。然後飼之。則蠶不生
病。一眠候十分眠。然可住食。至十分起。方可投食。若八九分起
便投葉飼之。直到老。決都不齊。又多損失。停眠至大眠。蠶欲向
眠時。見黃光。便住食。擡解。直候起齊。慢飼。葉宜薄擦。厚則多傷
慢食之病。生蠶得食力。須勤飼。最忌雨露溼葉。多生病。

抽飼斷眠法。眠時。量黃白分數。抽減所飼之葉。漸次細切。薄擦
頻飼。如十分中有三分黃光即減者。即十分中減葉三分。此尋
常稍宜細切薄擦。頓數亦宜稍頻。如十分中有五分黃光。即減
五分。此先次又細切薄擦。其頓數亦宜加頻。如十分中。有八分
黃光。即減去八分。此先次切令極細。摻令極薄。其頓亦令極頻。
候十分黃光。不問陰晴早夜。急須擡過。住食。起齊時投食。抽減

眠蠶之葉。不致踐壓。專飼未眠之蠶。使之速眠。不唯眠起得齊。
且無蒸罨煩熱之病。
擡（擡蠶）蠶要眾手疾擡。若箕內堆積多時。蠶身有汗。後必病損。漸漸
減耗。縱有老者。簇內多作薄皮。蠶沙宜頻除。不除則久而發熱。
熱氣熏蒸。後多白殭。擡後。箔上蠶宜稀布。稠則強者得食。弱者
不得食。必遶箔遊走。又風氣不通。忽遇倉猝開門。暗值賊風。後
多紅殭。布蠶要手輕。不得從高摻下。致蠶身遞相擊撞。蠶多不
旺。已後（絲內）懶老翁赤蛹是也。又云。白殭。是小時陰氣蒸損。天晴急
用蘇箕三四具。轉蠶中庭。使日氣熏照。擡一箔則復布一箔。得
日氣則盡解矣。又云。蠶煩乾鬆者。其蠶無病。蠶煩成片。溼潤白
積者。蠶為有病。速宜擡解。如正可擡。却遇陰雨風冷。則不敢擡。
用茅草細切如豆。每一箔。可用一斗。或二斗。勻撒蠶上。上再摻
葉。稅時蠶因食葉。沿上茅草。能隔煩沙。天晴再擡。如無茅草。稈
草亦可。
蠶滋多。必須分之。沙煩厚必須擡之。失分則不勝稠疊。失擡則
不勝蒸溼。故宜頻。小而分之。猶能受護。大而擡之。莫能預惜也。
未免久堆乱積。遽擲高拋。生病損瘡傷。寔由于此。蠶眠不齊。病
原于（初）此。如或純黃之中。雜見其退白而向黃者。與純黃不甚相
懸。頻飼以督之。猶可速其眠。使與純黃相及也。如已見純黃。猶
多青白。雖頻飼亦莫能相及。凡至純黃。則結嘴不食而眠。如人
之血氣既病。得一晝夜之安。則眠為得所。今因青白尚多。飼而
乱之。動而掭之。則眠者不得其所。比及青白変黃。而向眠者又
已過眠而動起。亦如病起者之欲得少食也。又因後者方眠。勒
其食而不投。因致困餓。多病少絲。深為可惜。
初飼蟻法。宜旋切細葉微篩。一時約飼四頓。一晝夜通飼四十
八頓。或三十六頓。此時不勤。後必羸弱病生。
飼法。當宿浣其桑。旋摘其葉。宿浣則多液。旋摘則不乾。利刃以
細切之。疎篩以薄布之。非利刃則無液。非細切則蓋蟻。非篩則
不勻。不勻則偏食。然葉揰之微液。不能久存。少頃之閒。即成枯
凋。故須旋切而頻篩。第一日飼一復時。可至四十九頓。第二日
飼至三十頓。葉微加厚也。第三日飼至二十餘頓。又稍加厚。宜
極暖宜暗。大凡初蟻宜暗。眠宜暗。將（眠）暗及眠起。宜微明。向食宜
明。
早晴可捲東窓苫。至夜則閉。天陰則不宜。凡迎風窓苫。及西照
窓苫。不可開。蠶畏風也。雖大眠後喜凉。亦須避猛風。
擡頭眠。蠶眠結嘴不食。皮膚退換。蠶之一大変也。別槌上布四
箔（箔）上下隔塵潤。中二箔安蠶。薄帶沙煩。揭蠶分如大棊子大。布
滿中二箔。沙煩厚則蒸蠶生病。一復時可六頓。次日可漸漸加
葉。可開捲窓一半。初向黃時。宜極暖。眠定宜暖。起齊宜微暖。
擡頭眠飽食。正食時擡。名擡飽食。分如小錢大。布滿三箔。辨色

加減食。

擡停眠。分如小錢微大。布滿六箔。起齊頭食宜薄。一復時可四頓。次日可漸加葉。辨色加減。或全開捲窗。唯避當風窗。初向黃時宜暖。眠定宜微暖。起齊宜溫。

擡停眠。飽食如前法。蠶可擡可擡。不須分擡。可布滿十二箔。不可高拋遠擲。辨色加減食。

大眠起。煖宜燗除。蠶宜頻飼。或西南風起。將門窗簾薦放下。此際不宜擡解。箔上布蠶。須相去一指。布蠶一個。取臘月所藏菉豆。水浸微生芽。曬乾磨作細麵。臘月所藏白米。蒸熟作粉亦可。第四頓收食。拌葉勻飼。解蠶熱毒。緣多易繅。堅細有色。如葉少去秋所收桑葉。再擣為末。水洒新葉微濕。摻末拌勻。接餵飼蠶。此食豆麵。係本食之物。又萵苣亦可接。

擡大眠。分如折二錢大。布滿二十五箔。起齊投食。一復時可三頓。第一頓宜薄。但可覆白。第二頓比前又薄。仍覆白。第三頓如第一頓覆白。此三頓食不短。則其蠶至老食慢。次日可漸加葉。辨色加減頓數。可全開捲窗照窗。過熱則劃開窗紙。但不至熱。則不拘此例。初向黃時宜微暖。眠定宜溫。齊宜涼。可落擡。大眠起投食後。第六七頓。可落擡。全去沙燠。擡罷息即是擡飽食。可分至三十箔。辨色加減食。正食時。每飼後。可扶葉篚遶拋之。但見箔上有班黎處。即摻葉補合。蠶至大眠後。正食時。瞞一分葉。即減一分絲也。但見有班黎處。是蠶先食葉透也。則當補合。不如此則後來薄收。

拌米粉。至第七八頓食後。于巳午時間。將切下葉。攤在箔上。新水洒拌極勻。待少時。納羅白粉子。拌令極勻。每葉一筐。用新水一升。粉子四兩。如無粉子。止用新水一筐。可飼一箔。

拌菉豆麵。切葉洒拌新水極勻。羅菉麵拌勻。于大眠後。間飼三五頓。假令每頓筍葉二筐。今止用[illegible]水一筐。減葉一半。如蠶盛葉缺。大眠後間飼之。五頓亦無妨。蠶食不闕。不必用。

擡沙。如大眠後飼食。第十一二頓間可擡。如前法。全去沙燠。不如此則不禁蒸鬱。臨老生病。難以抽繅。蠶欲老。飼之宜細薄。宜頻。養老如養小。多食則傷。不如此則食葉不淨。其葉蒸溫。帶葉入簇。所結繭亦濕潤。如經鹽水。此名簇汗。繭難抽繅。宜微暖。如人者不寒禁寒涼。可相度天氣涼暖。消息斟酌。大約比大眠後。未老時。宜微暖也。蠶自蟻至老。不過二十四五日。過此日數愈多。葉愈費而繰愈少。 蠶[illegible]多巧。食到便老。

四眠。蠶別是一種。與養春蠶不同。但第三眠止擡開十五箔。擡飽食二十箔。大眠擡三十箔。

蠶自蟻而至三眠。俱用切葉。其替擡也。用糠龍之灰糁焉。則蠶躰快而無疾。或布網而擡替。其飼大蠶也必勤。葉盡即飼。毋使饑吞火氣而病。其替蠶也。食半而替。則功省而蠶不勞。其三眠之起也。斤分于一筐。一筐之蠶。可以得繭八斤。為繰一車。而十六兩。其蟻初出。以蓄蔽之葉。焙燥揉碎之。糁之蟻上。閻

香而集之于上。乃以鵝翎拂下。其唇火也。炭之圍熱之。而灰以過之。灰以覆之。溫溫然而已。綿被以隔之。而復置之于被之上。焉。若熾焉。或飢焉。則傷于火。其長也焦黃。不食而死。勿食水葉。食則放白水而死。雨中所採也。必拭乾之。或風戾之。

簇以稻草為之。殺蹠之必潔。則不牽絲。乃握而束之。厚籍以所殺蹠之草殼。可以禦地溼。可以承繭。乃以握許叠之。勿覆以紙。至次日少以稻稈掺焉。以居其作繭之未成繭。勿用茉莫。善絆援而薄繭。七日而摘。半月而蛾生。交五月節。梅風吹之則生。凡蠶色青。為老之候。其在簇而有雷。則以退紙覆之。以護其畏。

繭長而瑩白者。細絲之繭。大而晦色青蔥者。粗絲之繭。皆擇去。其蒙戎之衣。其內漬而漬溼者。謂之陰繭。及薄而雜者。綿之繭。可為粗絲。不可以經日。經日則絲爛而難抽。不可以焚香。焚香則蛆穴而難抽。大者謂之瓮工。

繰之不及。則浥而覆之泥之。每大缸用鹽四兩。荷葉包之于缸瓮之口。又塞蓋荷葉。至七日而蛾死。泥之也。仍數視之。有少罅則蛾生。凡拈絲線之線。一分銀是拈一兩。其為綿也。蛾口為最。上岸次之。黃繭又次也。繭衣者為最下。蛾口者。出蛾之繭也。上岸者。繰湯無緒。撈而出者也。繭衣。繭外之蒙戎。蠶初作繭而營者也。

蠶不可以受油鑊之氣。不可以受煤氣。不可以焚香。不可以佩香。零陵香亦在所忌。否則焦黃而死。不可以入生人。否則遊走而不安箔。蠶室不可食韮。及蠶豆。養之人。後高為善。以筐計。凡二十筐。庸金一兩。看繰絲之人。南潯為善。以日計。每日庸金四分。一車也六分。其上簇也而無火。則繰之也必不遂蠶婦之手。不可以擷苦蕒。手有苦蕒之氣。令蠶青爛。食之者亦不可入蠶室。

種蠶。疾老。少病。省葉多絲。不唯收却今年蠶。又成就來年桑。種蠶生于穀雨。不過二十三四日老。方是時。桑葉發生。津液上行。其桑研去。以及夏至。可長月餘。夏至陰生。津液則不上行。其條葉長盛。過于往歲。至來年春。葉生又早。積年既久。其桑愈茂。蠶自早生。

晚晚蠶遲老。多病。費葉少絲。不唯晚却今年蠶。又損却來年桑。人知其多為利。不知趁早之為大利。壓覆蠶遲。以待柔葉之盛。其蠶既晚。明年之桑。其生也尤晚矣。

蠶有十体。寒、熱、飢、飽、稀、密、眠、起、緊、慢。謂飼時緊慢也。

蠶有三光。白光向食。青光厚飼。皮皺為飢。黃光以漸進食。

蠶有八宜。方眠時宜暗。眠起以後宜明。蠶小並初眠時宜暖。宜暗。蠶大並起時。宜明。宜涼。向食時宜有風。避迎風窗。開下風窗。宜加葉緊飼。新起時怕風。宜薄葉慢飼。

蠶有三稀。下蟻。上箔。入簇。

蠶有五廣。一人。二桑。三屋。四箔。五簇。謂苫席蒿梢等。廣謂預備
宜多。
蠶忌一段入此
蠶忌。忌食濕葉。初生時忌屋内掃塵。忌煎煿魚肉。不
得將烟火紙撚于蠶房内吹滅。忌側近舂擣。忌敲擊門窓
寵箔。及有聲之物。忌蠶房内哭泣叫唤。忌穢語淫辭。夜
間無令燈火光。忽射蠶屋窓孔。未滿月產婦。不宜作蠶母。
蠶母不得頻換顏色衣服。洗手長要潔淨。忌帶酒入將桑
飼蠶。及擡解布蠶。蠶生至老大忌烟熏。不得放刀于寵上
箔上。寵前忌熱湯潑灰。忌産婦孝子入家。忌燒皮毛亂
髮。忌酒醋五辛。羶魚麝香等物。忌當日迎風窓。忌西照
日。忌正熱著猛風暴寒。忌正寒陡令過熱。忌不潔人入
蠶室。蠶室忌近臭穢。
簇蠶地宜高平。内宜通風。匀布柴草。布蠶宜稀。密則熱。熱則繭
難成。絲亦難繰。東北位。並養六畜處。樹下阬上。糞惡流水之地。
不得簇。天氣炎熱。不宜日午簇蠶。蠶光不禁日氣晒曝故也。
治簇之法。唯在乾暖。使内無寒熱。簇中繭病有六。一簇污。二落
簇。三遊走。四变赤蛹。五变殭。六黑色。簇污之病。蠶老食葉不淨。
其葉蒸濕。帶葉入簇。故繭亦濕潤。此為簇污。其餘五病。皆地溼
天寒所致。然自擇種至上簇。無時不可得病。蠶欲老。可簇地盤。
燒令極乾。除掃灰淨。于上置簇。此是北法。南方正值梅天。蒿難
作此。須屋内簇。定須著火。
安簇。于牟高處。打成簇脚。一簇可六箔。十分中有九分老者。宜
少摻葉。名上馬葉。就箔上用簸箕搬去。宜款手摻于箔上。自東
南起頭。不合落地。務令稀匀。上復擺稍蒿。或豆藤。復摻蠶如前。
至三箔。擺梢。倒根在上。如此則簇圓又穩。自後蠶可近上摻至
六箔。擺蒿。令簇圓。上用箔圍苫繳。簇頂如亭子樣。防雨也。至晚
又用苫將簇從下繳。至上苫相接。日出高時捲去。至晚復繳。三
日外繭成不用。馬頭簇。亦依上苫繳。柴薪要廣。簇又玲瓏。中間
宜架起。蠶多者宜馬頭簇。放脚宜南北。晒簇。上蠶後第三日。辰
巳時間。開苫箔。日晒。至未時復苫蓋如前。如當日過熱。上搭草
箔。遮日色。
翻簇。上蠶被雨露濕。雨歇止終晴。即選一簇地盤。如雨濕了。則
取乾墻土厚鋪。治簇之法如前。不以成繭不成繭。翻騰遷移。别
簇。封苫如前。小雨則不須。但可曝晒。又一法。臨簇有雨。只于蠶
屋中。本棚下。地面上安簇。開了門窓。使透風氣。早夜或陰雨変
寒。則關門窓。添牛糞火。比翻簇之法又為妙也。又一法。棚箔上
鋪撒蒿梢。周圍簇梢。與蒿箔苫圍之。蠶自作繭。猶勝于雨中簇。
繭宜併手忙擇。涼處薄攤。蛾自遲出。免使抽繰相逼。
繰絲。[illegible]。唯在細圓匀緊。使無褊慢節核。[illegible]。
以致粗惡不匀也。生繭繰為上。如人手不及。殺過繭。慢慢繰。

殺繭法有三。一曰晒。二曰鹽浥。三曰蒸。蒸最好。人多不會。日晒損繭。
鹽浥者穩。熱釜。可繰粗絲單繳者。雙繳亦可。但不如冷盆所
繰者。潔淨光瑩。釜要大。置於竈上。如蒸竈法。釜上盆甑接口。添
水至甑中八分滿。甑中用一板攔斷。可容二人對繰。繭少者止
可用一小甑。水須熱。宜旋旋下繭。多下則繰絲不及。煮損。
冷盆可繰全繳細絲。中等繭可繰雙繳。比熱釜者有精神。而又
堅韌。雖曰冷盆。亦是大溫。盆要大。先泥其外。口徑二尺五寸之
上者。預先翻過。用長粘泥泥底並四圍至唇。厚四指。將至
唇漸薄。日晒乾。名為串盆。用時添水八九分。水宜溫暖。無令乍
寒乍熱。釜要小。口徑一尺以下者。小則下繭少。繭欲頻下。多下
則煮過。又不勻也。用突竈。半破磚壞圓壘。一層中空。直桶子樣。
其高比繰絲人身一半。其圓徑斟酌盆之大小。當中壘一小臺。徑
比盆底大。坐串盆於小臺上。其盆要比圓壘高一磚。靠圓壘安
打絲頭小釜竈。比圓壘低一半。掩火透圓壘。與掩火相對。竈子
後火烟過處。名掩火。圓壘西近上。開烟突口。做一卧突。長七八
尺以上。先于安突一面壘一臺。比突口微低。又相去七八尺。外
安一臺。高五尺。或就用墻。或用木為架子。用長一丈椽二條。斜
磴在二臺上。二椽相去闊一塼坏許。用磚泥成一卧突。椽二椽
上平鋪磚壞一層。兩邊側立。上復平蓋泥了。便成一卧突也。須
與竈口相背。諸如竈口向南。突口向北也。繰盆居中。火衝盆底。

與盆下臺。烟嶮透盆過。烟出卧突。此故得盆水常溫。又勻也。又
得烟火與繰盆相遠。其繰絲人。不為烟火所逼。故得安詳也。
軖車。床高與盆齊。軸長二尺。中徑四寸。兩頭三寸。楡槐木為之。
四角或六角。臂通長一尺五寸。六角不如四角。軖角少則絲易
解。臂者輻條也。或雙輻。或單輻。雙輻者穩。須脚踏。又繰車竹筒
子鐵條子串筒。兩樁子亦須鐵也。兩竪樁子上。橫串鐵條。鐵條
穿筒子。既輕又科也。不如此則不能成絕妙好絲。
打絲頭。用一人。小釜內添水。九分滿。竈下燃麄乾柴。細旋添火
不勻停。候水大熱。下繭子于熱水內。下繭宜少不宜多。多則煮
過。繰絲少用筯輕剔撥。令繭滾轉遍勻。挑惹起叢頭。粗緒頭名
叢頭。手撚住。于水面上輕提掇數度。復提起。其叢頭下即是清
絲。摘去叢頭。如重手攪撥叢頭。又于手拐子纏數遭。可長五七
尺。將繭上好絲。十分中去了三二分。實為可惜。如輕手剔撥起
叢頭。長不過五尺也。一手撮撚清絲。一手用漏杓筯繭。入溫水
盆內。杓底上多鑽眼子。為漏杓。漏瓢更好。將清絲掛在盆外邊
絲老翁上。盆邊釘插一橛子。名絲老翁。如此分得挺勻為安詳。
熱釜亦宜如此。
繰絲。用一人。將絲老翁上清絲。約十五絲之上。黃絲粗。減繭數。撚
為一處。穿過錢眼。錢下繭攢聚。名絲窩。又名絮盤。繳過篇頭蛾
眉杖子上兩繳。杖子下兩繳。掛于軖上。又取絲老翁上清絲。如

前掛子軖子。兩個絲窩。其頭齊行。右脚踏軖右轉。長切照覷撥掠兩絲窩。于內有繭絲先盡。蛹子沉了者。繭絲斷了。繭浮出絲窩者。其絲窩減小。即取清絲約量添加。務要兩絲窩大小長均。眼專覷。手頻撥頻添。添不過三四絲。失添則細了。多添則粗了。添絲搭在絲窩上。便有接頭。將清絲用指面喂在絲窩內。自然帶上去。便無接頭也。此名全繳絲。圓緊無疙瘩。上等也。中作紗羅上等疋段。如蛾眉杖上。只兩繳。名凌繳絲。不甚圓緊。有小疙瘩。中等也。不中紗羅。中中等疋段。如蛾眉杖上只一繳。名单繳絲。又名歇口絲。褊慢有大疙瘩。不中疋段。只中絹帛。亦不堅壯。凡单繳歇口絲。多是熱釜中繰也。

又法。另作連冷盆。釜俱改用沙鍋或銅鍋。比鐵鍋繰絲。必光亮。以一鍋專煮湯。供絲頭。釜二具。串盆二具。繰車二乘。五人共作。一鍋二釜。共一竈門。火烟入於卧突。以熱串盆。一人執爨。以供二釜二盆之水。爲滿以瀉之。爲門以啟閉之。二人直釜。專打絲頭。二人直盆主繰。即五人一竈。可繰繭三十斤。勝于二人一車。一竈繰絲十斤也。

蠶成繭硬。紋理粗者。必繰快。此等繭可以蒸餾。繰冷盆絲。其繭薄紋理細者。必繰不快。不宜蒸餾。此上宜繰熱盆絲也。其蒸餾之法。用籠三扇。籠內匀鋪繭。厚三四指許。頻于繭上。以手背試之。如手不禁熱。可取去底扇。續添一扇。不要蒸得過了。過了則軟了絲頭。亦不要蒸得不及。不及則蛾必鑽了。其繭只于當日却要蒸盡。如蒸不盡。來日必定蛾出。釜湯內用鹽一兩。油半兩。所蒸繭不致乾了絲頭。

凡養夏蠶。只須些小。以度秋種。但恐損壞萌條。有悞明年春蠶桑葉。今春熱蠶。以紙糊窗。因避飛蠅。遮盡往來風氣。天晴蒸熱病生。陰則溼生白醭。則用紙不如用紗也。

秋蠶初生。去三伏猶近。暑氣仍存。蠶屋多生溼潤。正要四通八達。風氣往來。蓋初生却要凉快。一日一撞。失撞多生白醭。一眠宜溫。再眠如春。門窗俱掛簾薦。大眠全要暄暖。大忌北風寒氣。勿飼雨露冷葉。簇蠶時。相次秋高。恐值夜寒風冷。不能作繭。可于簇西北。埋柱繫椽箔。遮禦北風寒氣。三兩夜之間。便可作繭。

夏蠶別有一種。俗名三生蠶。春養出夏種。夏養出秋種。秋養出春種。不可間闕。闕則絕其種。然今用平等春蠶。以爲夏種。仍得良繭。

秋蠶一名原蠶。採葉不無傷桑。春蠶不幸遇天災。不得已養之。以補歲計。然不宜稙亘稺。秋時多晴。更比春蠶爲穩。

栽桑

桑。爾雅曰：桑辨有葚，梔。辨，半也，謂半有葚半無葚者，名梔。女桑，桑之小而條長者。檿桑，山桑，似桑，材中為弓及車轅。檿桑即柘也，飼蠶絲中琴瑟。

王楨種植篇曰：貨殖傳云：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齊魯千樹桑，其人皆與千戶侯等。桑種甚多，世所名者，荊與魯也。荊桑多葚，魯桑少葚。葉薄而尖，其邊有辦者，荊桑也。凡枝幹條葉堅勁者，皆荊類也。葉圓厚而多津者，魯桑也。凡枝幹條葉豐腴者，皆魯類也。荊之類根固而心實，能久遠，宜為樹。魯之類根不固，心不實，不能久遠，宜為地桑。然荊之條葉，不如魯桑之盛茂，當以魯桑條接之，則能久遠而又盛茂也。魯為地桑，而有壓條之法，傳轉無窮，是亦可以久遠也。 魯宜飼大蠶，荊宜飼小蠶。

白桑少子，壓枝種之。

桑柘熟時，收黑魯椹，爲黃魯桑不耐久也。即日以水淘取，曬燥，仍畦種。常薅令淨。明年正月，移而栽之，率五尺一根。一曰栽後二年，慎勿採沐，小採者，長倍遲也。大如臂許，正月移栽。種椹長遲，不如壓枝之速。無栽者，乃種椹也。

栽枝壓枝法：正月二月中，以鉤弋壓下枝，令著地，條葉生高數寸，仍以燥土壅之，土濕則爛。一曰以柔條攀至于地，以泥壓于其上，明年正月中，截取而種之。

種椹法：收椹之黑者，剪去兩頭，唯取中間一節。蓋兩頭者，其子差細，種則成雞桑、花桑；中間一截，其子堅栗，則枝幹堅強而葉肥厚。將種之時，先以柴灰淹揉，次日水淘去輕秕不實者，曬令水脈才乾，種乃易生。

種桑十五年，任為弓材，其他用處頗多。 欲作鞍橋者，生枝長三尺許，以繩繫旁枝，木橛釘著地中，令曲如橋，十年之後，便是渾成柘橋。 取葚與雞食之，糞中淘出種者，更不生甚。

種桑土不得厚，厚即不生。待高一尺，又上糞土一遍。唯十一月栽種不生活。

一云：四月和黍子同種，椹藉水力，易為生發，久遮日色，長至三二寸，旱則澆之。至十月之後，桑與黍稭同時刈倒，順風燒之，仍摻糞土蔽灰，春暖榮茂，次年移栽。 一曰種子宜新不宜陳，同䅟麻種，頻澆過伏，待長至三尺，割去䅟麻，至十月內，附地割了，撒乱草走火燒過，糞草蓋至來春，去糞草澆過，每一科用出芽三數個，留旺者一條，至秋魯桑可長五七尺，荊桑可長三四尺。

栽地桑法：春分前後，取臘月所埋桑條，揀有萌芽處，各截七八寸或一尺，鍬匣下水，卧條栽之，覆土約厚三四指，深厚則難生。以手按勻，五月之後，芽葉微高，旋添糞土，只留條高，便成地桑。或揀魯桑笋見，秋間埋頭深栽，更疾得力。 無樹桑則純用地

桑。可以應急。地桑用畦種。樹桑成則地桑可以勿用。
地桑。園內熟地方五尺內掘一坑。每地一畝可栽桑二百四十
科。坑方深各二尺。坑內下熟糞三升。和土勻下水一桶。將畦內
種成魯桑連根掘取一科。自根上留身六七寸。其餘截去。截斷
處。火鐵上烙過。每一坑栽一根。將根坐于泥中。欲疾見功者。栽
二根。按至坑底。提三五次。欲令根鬚皆順也。提桑身。填與地平。
擁周圍熟土。令坑滿。次日築實。上半坑。引熟土。輕築。令平滿。用
虛土封堆。如大鍬子樣。可厚五七寸。周圍自成環池。水澆于內。
芽出于土四五指。每一根止留一二條。
二月而接。有插接。有劈接。有壓接。有搭接。有換接。穀雨接桑
也。其葉肥大。桑而接梨也。則脆美。桑而接楊梅也。則不酸。勿用
雞腳之桑。其葉薄。薄繭而少絲。其葉生黃衣而皺者。木將
就槁。名曰金桑。蠶則不食。先椹而後葉者。其葉必少。有柘蠶焉。
是食柘而早繭。其青桑無子。而葉不甚厚者。是宜初蠶。望海之
桑。種之術與白桑同。是皆臘月開塘而加糞。即壅之以土泥。或
二或三。六七月之間。乃去其蟲。開塘加糞。壅土宜遲。紫藤之桑
其種高大。是不用蠶。其葉厚大。宜早種之也。通于寵屋。不必開塘
而糞壅。唯幼稚之時。待冬而糞。或二或三。以臘月為佳。
種樹桑法。將園內地耕熟。方三尺許掘一坑。下糞水。與栽地桑
法同。將畦內種出荊桑。全條連根掘出。栽培亦如前法。但所築
實土與地平。上復用土封身一二尺許。周圍自成環池。無雨則
澆。待桑身長至一大人高。剝去繁子。則橫條自長。任令滋長。休
科去新條。當春不宜科。科了數年不旺。十二月內。或次年正月。
科則不妨。如澆治有功。至秋可長大如壯椽。十月內。或次年春。
可移為行桑。
壓條法。春氣初透時。將地桑傍邊一條。稍頭折了三五寸。屈倒
于地空處。多用栽子。多屈幾條。地上先兜一渠。可深五指。餘卧
條于內。用鉤橛子釘住。條短用二个。條長用三个。懸空不令
著土。其後芽條向上生。如細耙齒狀。橫條上約五寸留一芽。其
餘剝去。至四五月內。晴天巳午時間。橫條兩邊。取熟溏土。壅橫
條上成壟。橫條即為卧根。至晚澆其根科。其橫條當自生根。至
秋其芽條茁為條身。至十月。或次年春分前後。將根頭截斷。取
出土。隨間空處斷。每一根為一栽。子生二年。可壓。
又法。寒食後。將二年之上桑。全樹以兜撅祛定。掘地成渠。條上
包成小枝者。出露土上。其餘條樹以土全覆。樹根周圍撥作土
盆。旱宜頻澆。如無元樹。止就桑下腳窠依上掘渠埋壓。六月不
宜全壓。
栽條法。秋暮農隙時。預掘下區。耕地氣經冬藏。遇又分栽栽時
區方深各二尺之上。熟糞一二升。與土相和。納于區內。土
宜北高南下。以留冬春雨雪。臘月內。揀肥長魯桑條三二枝。通

連為一窠。快斧斫下。即將樹頭于火內微微燒過。每五十條與稻草相間。作一束。卧于向陽坑內。坑深長三四尺。即預掘者以土厚罨。春分已後。取出。却將備之區跑開。下水三四升。布桑三二十粒。將條盤屈。以草索繫定。卧栽區內。罨土約厚三四指。如或露出條尖三二寸。罨土宜厚尺餘。俱當緊築。仍以虛土另封條尖。已後芽生。虛土自脫。先于區南種穀。地宜陰溫。時時澆之。若全卧栽者。已後逐旋添土。芽條長高。斫去旁枝。三年可以成樹。或就作地桑。

栽桑梢。據埋頭截梢。斫下桑梢。相連三二枝為一窠。栽如前法。或于蘿蔔內穿過一枝。假借氣力更妙。

揷條法 因當處桑少。無可採之條。故具種椹壓條栽條之法。如在遠處採得大葉魯桑條。臘月割條。藏于土穴。如藏花果法。若接頭透風則乾了。候至桑樹條上青眼微動時。開穴。藏條上眼萌動。截條栽培如前法。

科斫樹桑之法。唯在不留中心之枝。可以立人于其上。耳 桑多亦可剝皮用。欲用桑皮。將臘月正月科下條。向陽土內培了。自二月中取之。自可剝。

接換法 用剝桑根株。接魯桑枝條。唯在時之和融。手之審密。封繫之固。擁包之緊。使不至疎淺而寒凝也。春分前十日為上時。前後五日為中時。若取其條眼襯青。為時尤妙。然必待晴暖之日方可。 接時必待月暗。自下弦至上弦皆可。晦尤妙。自上弦至下弦皆忌。望尤險。凡接花果皆然。

劈接 先所地平。鋸去身幹。于砧盤傍向下一寸半。皮肉上。用快刀子尖。向上左右斜批豁兩道。至平面。其下尖。其上濶一指。中間批豁斷者。剔去。其批豁處。如一鵝嘴樣渠子也。兩壁有斜面。無平底。其尖淺。向上漸深至平面。可深至半指許。接頭可長五寸。其粗細如一指許者。于根頭一寸半內。量留一半。將其外一半左右削兩刀子。成蕎麥楞樣。令頭尖。口內噙養溫暖。嵌于砧盤傍所批渠子內。極要緊密。須使老樹肌肉與接頭肌肉相對著。只在皮對皮。骨對骨。更緊要在縫對縫。于一砧盤上。如此接至數个。用新牛糞和土成泥。封泥其接頭周遭。又用新桑皮纏繳牢固。上又用牛糞土泥。封泥了。所繳桑皮。然後用溼土封堆。接頭上可厚五寸。周圍荊棘遮護。

接大桑。宜劈接揷接壓接蠶皮接。附此接者。如前法。是劈接也。 半截截成砧盤者。但其縫罅上用紙封。又用破席片包繫。如仰盆子樣。內盛潤土。培養其接頭。勿令透風。用無底瓦罐盆子。代席片亦可。土乾則洒水。所包土上。條芽長出。其所包土。亦休取去。至秋條長成。接處長定。所包土不用也。此為揷接。 壓接者可就于橫枝上。近大身處。用刀剪去一半。或套以無底盆罐。或安以席片。內實以土。常時澆灌。至四五間。其根

自生，如不先削去一半，則其根難生。至本冬或來春，將前用刀削斷頭，全然截斷，則另成一科矣。此為壓接。　貼皮接（五六月間）將本年所發肥嫩枝上，明年發枝之青眼，用尖刀刻去其皮一寸許，至骨，款揭下帶眼皮肉一方片，其眼底骨上一小心子，如米粒，此是一芽生氣之根。揭時用指甲尖剔起，令其小心帶于皮肉之上。口噙少時取出，印濕痕于橫枝上，復噙砧之，用刀尖依濕痕四圍刻斷皮肉，揭去露骨，將接頭上截皮嵌貼上，其眼向上，勿令顛倒上下兩頭。用新細薄桑皮縈了，太緊則生氣不通，太慢則不相附着。此為貼接，又名打補巴。　搭接　用小芽條就畦内將已種出荊桑，隔年芽條去地二寸許，向上削成馬耳狀，將一般粗細魯桑接頭，亦削成馬耳狀，兩馬耳相搭。細桑皮縈了，牛糞泥封。濕土壅培。其芽條出土，可由一二芽。至秋長如一大人高。明年可移入養之。全要縫對縫。此法未試。　又有兩株彼此各削去一半，約一寸許長，務令極平，二株相合，務令骨與骨合，縫與縫對。及秋二樹合而為一，然後一存其枝，一存其根，此為搭接。

柘葉多叢生。幹疎而直，葉豐而厚。春蠶食之，其絲以冷水繰之，謂之冷水絲。柘蠶先出先起而先繭。柘葉隔年不採者，春雨生必毒蠶。夏月必須打落，方無毒。　種柘如種地桑。

桑皮抄紙。春初剝所縈枝，剝芽皮為上，餘月次之。　桑莪煮食

中妙物。　又五木耳，桑、槐、榆、柳、楮是也。

蠶器

民間蠶室。必選置蠶宅。負陰抱陽。地位平爽。正室為上。南西為次。東又次之。若室舊則當淨掃塵埃。預期泥補。若逼近臨時。墻壁濕潤。非所利也。夫締構之制。或草或瓦。須內外泥飾材木。以防火患。復要間架寬敞。可容槌箔。窗戶虛明。易辨眠起。仍上下皆各置照窗。每臨蠶暮以助高明。下就附地。列置風竇。令可啟閉。以除濕鬱。一云蠶時先闢東間養蛾。停眠前後。撤去西窗。且避西曬。尤忌西南風起。大傷蠶氣。可外置墻壁四五步以禦所以蠶神室。祀蠶神。宜于高空處安置。凡一切忌惡之事。抑穢之氣。辟除蝸祟。

火倉　墐爐　凡蠶生室內四壁挫壘室龕。狀如三星。務要玲瓏。頓藏熟火。以通煖氣。四向停勻。一如用旋燒柴薪。烟熏熱毒多成黑蔫。今制為墐爐。先自外燒過薪糞。以穀灰蓋之。即不暴烈生烟。然後舁入室內各龕。約量頓火。隨寒熱添減。若寒熱不均。後必眠起不齊。　墐爐之制。一如矮床。內嵌燒爐。兩旁出柄二人舁之

蠶箔　曲薄。承蠶具也。　周勃以織曲薄為生。　用萑葦為之。方可四丈。以二椽棧之。懸于槌上。取其卷舒易用。

蠶筐　蠶盤　皆盛蠶器。

蠶槌　槌隨屋。每間立木四根。竪之各過梁柱之高。其立木外旁刻如鋸齒而深。便安承箔之椽也。每莖掛桑皮繞繩。蠶不宜麻也。四角安二長椽。椽上平鋪葦箔。稍下縋之。凡槌十懸。中離九寸。墐飼之間。皆可遷之上下。一云。每槌上中下間鋪三箔。上承塵埃。下隔濕潤。中備分墐。

蠶架　以細枋四莖竪之。高可八九尺。以竹通作橫桄十層。每層皆閣養蠶筐盤。

蠶網　墐蠶具也。結繩為之。如魚網之制。其長短廣狹。視蠶盤大小。沃以漆油。則光緊難壞。貫以網索。則維持多便。至蠶可替時。先布網于上。然後洒桑。蠶閣葉香。皆穿網眼上食。候蠶上葉齊手共提網。遺置別盤。

蠶杓　一作勺。斷木剜之。首大如拳。柄長三尺許。如蠶盤有空隙處。或飼葉偏疎。則持此送之。以補其處。至蠶老歸簇。或稀密不倫。亦用此均布。

蠶簇　用以作繭者也。用蒿稍叢疏。苫席為之。凡作簇。先立簇心用長椽五莖。上撮一處。繫定。外以蘆箔繳合。是謂簇心。仍周圍勻竪蒿梢。布蠶簇訖。復用箔圍及苫繳簇頂。如圓亭者。此團簇也。　又有馬頭長簇。兩頭植柱。中架橫梁。兩旁以細椽相搭為簇心。餘如常法。此橫簇皆北方蠶簇法也。　南方蠶簇止就屋內蠶盤上。布短草簇之。人既省力。蠶亦無損。　又南方簇箔。以杉木解枋。長六尺。闊三尺。以箭竹作馬眼槅。插茅疎密得中。復

以無葉竹篠。縱横搭之。狭背鋪以芦箔。而竹篠透背面縛之。即蠶可駐足。無失墜之患。

繭甕 生繭即繰為上。如人手不及。殺繭欲慢繰者。其法有三。一曰日晒。二曰鹽浥。三曰籠蒸。籠蒸最好。人多不解。日晒損繭。鹽浥甕藏者穩。 凡浥繭列大甕中。先鋪竹簀。次以大桐葉覆之。乃鋪繭一重。以十斤為率。摻鹽二兩。上又以桐葉平鋪。如此重重隔之。以至滿甕。然後密蓋。以泥封之。七日之後。出而繰之。此以鹽藏之。使蛾不出也。 一曰鹽著于甕底。必致浥濕。今于甕中藏繭。另用紙。或箬。或荷葉。包鹽一二兩。置繭上亦可。但只須甕口密封。不要走氣。封甕用鹽泥乃可。

繭籠 蒸繭器也。用籠三扇。以軟草扎圈。加于釜口。以籠兩扇坐于其上。籠内匀鋪繭厚三指許。頻于繭上。以手試之。如手不禁熱。可取去底扇。却續添一扇在上。不要蒸得過了。過則軟了絲頭。亦不要蒸得不及。不及則蠶必鑽了。一日必須蒸盡。雖冷收之。 繰絲釜内。用鹽二兩。則不致乾了絲頭。若繭多。鹽亦旋入。

繅車未録。 熱釜 冷盆皆未録。

蠶連 蠶種紙也。蛾生卵後。用線長綴。通作一連。故曰連。厚者為上。薄紙不禁浸浴。更須以時浴之。浴畢。掛時。令蠶子向外。恐有風磨損。冬至日及臘月八日。浴時。無令水極深。浸浴取出。比及月望。數連一卷。桑連一卷。桑皮索係定。蓋蠶連不宜麻繩繫掛。如或不忌。後多乾死不生。又云。以苧麻近種。則不生。庭前立竿高掛。以受臘天寒氣。年節後甕内豎連。須使玲瓏。安十數日。候日高時一出。每陰雨後。即便晒曬。恐傷濕潮。直至暖種而生。

桑梯 桑几 桑斧 桑鈎 切刀 斷桑刀也。蠶蟻時。用小刀。蠶漸大時用大刀。蠶多者又用兩頭有柄長刀切之。名曰慵刀。長三尺。兩端有短木柄。

桑網 盛葉繩兜也。先作圈木。緣圈繩結網眼。圈逕三尺有餘。下用一繩。紀為網底。納葉于内。網腹既滿。則歸則解底繩傾之。

桑碪 爾雅曰。碪謂之榩。碪木礩也。一曰木碪。傷葉。吳中用麥稈造者為佳。

黄帝元妃西陵氏曰儽祖。西陵氏始勸蠶。

外有綿矩絮車。

木棉

吉貝木棉也。蠻夷不蠶，採木棉為絮，一名斿服。吉貝布，即古高
昌國白疊布。 其為布曰斑布，繁縟多巧曰城，次粗者曰文緣，
又次粗者曰烏驎。 又安南名曰白緤，一名毛布。 桂州出古
終藤，結實如鵝毳，制布染為斑布。
李時珍本草綱目曰：木棉有草木二種，交廣木棉，樹大如抱，其
枝似桐，其葉大，似胡桃葉，入秋開花，紅似山茶，花黃蕊，花片極
厚，為房甚繁，短側相比，結實大如拳，實中有白綿，綿中有子，今
人謂之斑枝花，訛為攀枝花。江南淮北所種木棉，四月下種，莖
弱如蔓，高者四五尺，葉有尖，似楓葉，入秋開花，黃色如葵花而
小，亦有紅紫者，結實大如桃，中有白綿，綿中有子，大如梧子，亦
有紫綿者，八月採梂，謂之綿花。然則張勃所謂木綿，蓋指似木
之木棉也。李延壽沈懷遠所謂木棉，則指似草之木棉也。此種
出南番，宋末始入江南。 南越志言南詔不養蠶，唯收娑羅木
子中白絮，紉為絲，織為幅，名娑羅籠段。又平緬出娑羅樹，大
者高三五丈，結子可為紉綿，織為白氎，名兜羅綿。 布一名脈
腧。 曹溪惠能所傳衣之布也，云是西域木棉心所織，其色澤如
蠶絲。 木棉有多種，紅花出楚宋，綿不甚重，二十兩得五，性強
緊。北花出畿輔山東，柔細中紡織，棉稍輕，二十兩得四或得五。
浙花出餘姚，中紡織，棉稍重，二十兩得七。吳下種，大都類此。

更有數種稍異者，一曰黃蒂，穰蒂有黃色，如粟米大，綿重。一曰
青核，核青色，細于他種，綿重。亦曰黑核，核亦細，純黑色，綿重。一
曰寬大衣，核白而穰浮，綿重，此四者皆二十兩而得九。黃蒂稍強，
曰柔細中紡織，堪為種。又一種曰紫花，浮細而核大，棉輕，二十
而得四，製衣頗樸雅。 其樹不貴高長，伏中晴日，苗長出二尺
之上，須打去沖天心，旁條長尺半，亦打去心，令旁生枝，則子繁。
摘時須視苗遲早，早者大暑前後摘，遲者立秋摘。 古用鐵杖
于板上回旋，趕去子粒，今用軋車，較兩前後種也。 臨種
用水浥濕，過半刻，淘汰去其秕者。連年無生氣者，經火焙者，油
者鬱者，皆浮起，其堅實者必沉，可種也。 宜稀不宜密，稀則疏
而透風。 花性忌熾，熾則溼蒸而桃易脫落。花忌苗荒，荒則直
起而無旁枝，中下少桃。晚種不宜晚，晚則秋寒早，則桃多不成
實。即成亦不甚大，而花軟無絨。去心不宜于雨暗日，雨暗去心
則灌聾而多空幹。 棉子用臘雪水浸過，不蛀，亦耐旱。或云鰻
魚汁浸之。 棉旁勿種豆，赤豆害苗更甚。 吉貝遇大水淹沒
七日以下，水退尚能發生，八九日不中矣。
精揀核，早下種，深根短幹，稀科肥壅。

麻　苧麻　大麻　檾麻　莔

苧麻爾雅曰黂枲實又曰枲麻又曰苧麻母禮記曰苴麻之有
黂苴麻之有蘊者苧麻是也　一科數十莖宿根在地至春自
生荊揚間歲三刈剝取其皮以竹刮其表厚處自脫得裏如筋
者煮之用緝苗高八九尺葉如楮葉面青背白有短毛其根黃
白而輕虛二月八月採　有紫苧有白苧　一曰苧如蕁麻花
如白楊而長成穗每一朵凡數十穗青白色　又有山苧野苧
凡麻絲之細者為絟粗者為紵

大麻即火麻黃麻爾雅翼所謂漢麻也雄者名枲麻雌者名苴
麻　麻蕡是實麻勃是花實中之仁先藏地中者及麻葉皆有
毒食之殺人　一云海中毛羅島麻子大如蓮實出上郡北地
者大如豆南地子小其皮可為布擇其子之有斑黑文者謂之
雌麻種之則結子繁他子不結也　一曰大麻即今黃麻大科
如油麻葉狹而長狀如益母草葉一枝七葉或九葉五六月開
細黃花隨結實大如胡荽子可取油剝其皮作麻其稭白而有
稜可為燭心

檾麻檾枲扁檾高四五尺或五六尺葉似苧而薄實如大麻子
或作苘或作頃　一曰其長如竹葉大如扇上圓如葵花黃結
子蓬如橡斗然　一曰苘即今白麻多生卑濕處六七月開黃
花結實如半磨形有齒嫩青老黑中子扁黑狀如黃葵其莖輕
虛北人取皮作麻以根蘸硫黃作焠燈

種苧宜用沙薄地為上或用瀕河近井處作畦闊半步長四步
再斸一遍用腳浮躡或杴背浮按稍實（亦用手云云）不然著水虛懸再杷平
隔宿用水飲畦明旦細齒杷浮摟起土隨時用濕潤畦土半升
子粹一合相和撒子一合可種六七畦撒畢不用覆土但將其
土撥刺令平（苧可子種）上須撐架二三尺高用箔遮蓋夏月更宜苫蓋免
致曬死但地皮稍乾須灑水令其濕潤如遇天陰及早夜撤去
候箔至十日苗出有草即拔苗高三指不須用棚苗高三寸
另畦移栽移栽相離四寸一栽務要頻鋤三五日一澆二十日
後十日半月一澆至十月後牛驢馬生糞蓋厚一尺來年春首
移栽地氣已動為上時芽動為中時苗長為下時掘區成行方
圓相去一尺五寸　若移栽宿根者移時用刀斧將根截
斷長可三四指區方圓各離一尺五寸每區臥栽三二根棋盤
相對初年長約一尺便割一鐮麻未堪用再候長成所割即堪
績用至十月即將割過根楂用牛馬糞蓋厚一尺不至凍死至
二月初把去糞令苗出三年後根科稠密不移必漸不旺每歲
可割三鐮每割時須根旁小芽出土約高五分其大麻即為可
割大麻既割其小芽榮長便是下次再割麻也若小芽過高大
麻不割不唯小芽不旺又損已成之麻大約五月初一鐮六月
半一鐮八月半一鐮唯中間一鐮長疾麻亦最好刈倒時隨即

用竹刀或鐵刀從稍分批開用手剝下皮即以刀刮其白瓤瓤
其浮上皺皮刮去縛作小葉搭于房上夜露晝曝如此五七日
其麻自然潔白然後收之若值陰雨即于屋底攤晾恐經雨黑
漬故也所剝之麻暖時分績與常法同若冬月用溫水潤濕易
為分擘也如乾硬難分其績既成纑作纓子于水甕內浸一宿
紡車紡訖用桑柴灰淋下水內浸一宿撈出每纑五兩可用淨
水一盞細石灰拌勻置于器物內停放一宿至來日擇去石灰
却用黍稭灰淋水煮過自然白軟晒乾再用清水煮一度別用
水擺淨晒乾 一歲三割每畝得麻三十斤少不下二十斤善
績者麻皮一斤得績一斤細者一斤織布一疋次斤半一疋又
次二斤三斤一疋 凡種苧用斑黑麻子 畝用子二升 種法
與大麻同三月種者為上時四月為中時五月初為下時大率
二尺留一科既放勃拔去雄若未放勃去雄者則不成子實凡
五穀地旁近道路易為六畜所犯宜種胡麻麻子胡麻六畜不
食麻子俠美燭之費慎勿于大豆地中雜種麻子兩損而收薄
也六月中可于麻子地間散蕪菁子而鋤之擬收其根 蠶矢
為上溷中熟糞亦善 井水澆恐太寒須掘溝引之以殺其寒
氣 凡澆必以夜或陰天日下澆苧有鏽瘢又最忌猪糞 又
曰今年壓條來年成苧又云月月可栽
凡種大麻用白麻子白麻子為雄麻顏色雖白齧破枯焦無膏
潤者秕子也凡市種口含令少時顏色如舊者佳如變黑者裛
一曰牡麻青白無實兩頭銳而輕浮種麻不用故墟有點葉夭
折之患不任作布也 夏至前十日為上時至日為中時至後
十日為下時一云麥黃種麻麻黃種麥 澤多者先漬麻子令
芽生取雨水浸則生芽疾用井水則生芽遲浸法著水中如炊
兩石米頃出著席上布令厚三四寸數攪之令均得地氣一宿
則芽出水若滂沛十日亦不生待地白背耬耩漫擲子空曳勞
截雨腳即種者地濕麻生瘦待白背者麻生肥澤少者暫浸即
出不得待芽生耬頭中下之不勞曳撻麻生數日中常驅雀布
葉而鋤勃如灰便收未勃者生收皮不成放勃不收即驪 藁欲
小縛欲薄一宿輒翻之得霜露則皮壞穫欲淨有葉者則易爛
漚欲清水生熟合宜濁水則麻黑水少則麻脆生則難剝太爛
則不任 一曰枲種枲若早則堅剛厚皮多節晚則不堅寧失
于早不失于晚穫麻之法穗勃勃如灰拔之 一曰十耕蘿蔔
九耕麻正月半前後下種種子取斑黑者為上撒後以灰蓋之
密則細疏則粗七月間收子麻布包之懸掛則易出
種苘麻地宜肥濕早者四月遲者六月亦可
葛 一名黃斤一名鹿藿一名雞齊有野生有家種春長苗引
藤蔓延治之可作布根外紫內白大如臂長者五六尺葉有三
尖如楓葉七月著花纍纍成穗莢如小黃豆宜七八月採之

夏月葛成揪而短者由之一丈上下者連根取謂之頭葛如太
長看近根有白點者不堪用無白點者可截七八尺謂之二葛
練葛法挼後即挼成絲緊火煮爛熟指甲剝看麻白不粘青即
剝下長流水邊搥洗淨風乾露一宿尤白安陰處忌日色紡之
以織　葛根端陽日採破之蒸曬乾敷蚖蛇傷平時採之亦可
烝又作粉食　葛花採之晒乾煠食　洗葛衣清水揉梅葉洗
前夏不脆或用梅樹葉搗碎泡湯入磁盆洗之忌用木器則點
大紡車其製長餘二丈濶五尺先造地樹木箱四角立柱各高
五尺中穿橫桄上架枋木其枋木兩頭山口卧投捲纑長軖鐵
軸次于前地樹上立長木座座上列臼以承鑪底鐵簨夾鑪用木車成
簡子長一尺二寸圍一尺二寸計三十二枚內受績纑鑪上俱用杖頭鐵環以拘鑪軸
又于額枋前排置小鐵叉分勒績條轉上長軖仍就左右別架
車輪兩座通絡皮弦下經列鑪上捋轉軖旋鼓或人或畜轉動
左邊大輪弦隨輪轉衆機皆動上下相應緩急相宜遂使績條
成緊纏于軖上晝夜紡績百斤或衆家績多乃集于車下秤績
分纑不勞可畢中原麻布之鄉皆用之又新置絲線紡車一如
上法但差小耳
伯餘黃帝臣初作衣
若夙日高燥則纑燥乾脆難織每織必先以油水潤苧及潤纑
經織成生布于好灰水中浸蘸晒乾再蘸再晒如此二日不得

揉搓再蘸濕了于乾灰內周徧滲浥兩時久納于熱灰水內浸
濕于甑中蒸之文武火養二三日頻頻翻覷要識灰性及火候
緊慢次用淨水澣濯天晴再三帶水搭晒如前不計次數唯以
潔白為度灰須上等白者入少許炭灰妙
麻鐵黎布法將雜色老火麻帶濕曲折作二尺五寸長晒乾取
之欲用時旋于木甑中蒸過趁濕剝下晒乾以木桿子兩个夾
麻順歷數次至麻性頗軟堪緝為度水潤緝績紡作纑生織成
布水煮便是
鐵勒布法將揀下雜色苧麻水潤分縷隨緝隨搓紡織皆如前
法水煮過便是先將生苧麻折作二尺五寸長不斷曬乾蒸過
帶濕剝下去粗皮如常法水潤緝搓如前
此布妙處唯在不搓揉了麻之骨力好灰水蘸曬布子潔白而
已
經車初採併接麻經用途以上紉者也造作箕虡高二尺上穿
橫軸長可二尺餘貫以軠轂左手引麻牽軠既轉右手續接麻
布成緊縱纏上軠經縷既盈乃脫軠付之繩車或作別用
絕車絞合紅作繩也其車之制先立簨虡一座植木止之簨上
加置橫板一片長可五尺濶可四寸橫板中間排鑿八竅或六
竅各竅內置掉枝或鐵或木皆彎如牛角又作橫木一莖列竅
穿其掉枝復別作一車亦如上法兩車相對約量遠近將所成

紝。繄各結于兩車掉枝之足。車首各一人將掉枝所穿橫木俱各攪轉。候紝股匀繄。却將三股或四股撮而為一。各結于掉枝一足。計成一繩。然後將另制瓜木置于所合紝股之首。復撓其掉枝。使紝股成繩。瓜木自行。繩盡乃止。

紉車。紳繩器也。揉木作捲。中貫軸柄。長可尺餘。以捲之上両用紳麻皮。右手執柄轉之。左手續麻股。既成繄。則纏于捲上。或隨繩車用之。以助紉。然纏繄。又農家用作紝。織麻履牛衣簑箔等物。此紉車復有大小之分。

唐宋之間多以先附稅據法附散縣的名原又亦以分用籍而抑佳為言 稅不辛不足于[illegible]
此蓋古今之事本末不詳也

水利

王禎曰。灌溉之法大矣。江淮河漢。及所在川澤。皆可引而及田。以為沃饒之資。但人情拘于常見。不能通變。不能通變間有知其利者。又莫得其用之具。今特多方搜摘。或設機械而就假其力。或用挑浚而永賴其功。大可下潤于千頃。高可飛流于百尺。架之則遠達。穴之則潜通。故輯諸篇。庶資衆事。

水柵。排木障水也。若溪深而田高。水不能及。則于溪上流作柵遏水。使之旁溢。下及于田。或值木柵以壅之。或值板如閘以壅之。或植椿木。外壘之以石。又或全用石壘。又或取給于暫。外用草為包。内寔之以土。此等制度。多在近山之處。其出水之徑。必須靠石。庶不致于崩決。可以耐久。正當出水之地。其水之激也必緊。故水車、水磨、水碓、水碾。皆可因便為之。如或使之旁出。則水渠水筧。相度其高下而施之。雖百里之外。皆可至矣。

水閘。啓閉水門也。間有地形高下。水路不均。則必跨據要津而蓄堤壩涯水。前立斗門。甃石為壁。疊木作障。以為蓄水之地。旱則啓之以灌田。舟楫之行。亦可暫啓也。

陂塘。陂必有塘。故曰陂塘。周礼以潴蓄水。以防止水。潴即蓄流水之陂也。防即潴旁之隄也。若倣古芍陂雷陂(鴻隙陂)之制。既可以灌溉田園。又可畜養魚鱉。栽種菱藕也。

翻車。即龍骨車。(魏略曰馬鈞居京都所制。漢靈帝又令畢嵐為之)車身用板作槽。長可二丈。闊窄不等。或四寸至

七寸。其增高約一尺。其槽下值行道板一條。務令周密。使龍骨之板刮水而上。由此板上行。槽之中央。另立行道板一條。以為龍骨廻轉之路。其槽之兩頭。各值輪軸。一在下者稍短。但使龍骨板自上轉下。飲水入于下槽而已。其輪之周圍。務值撐板。與龍骨之節分寸相等。然後可運龍骨而使之行也。一在上者。其軸中用撐木行水者。與下軸相同。但在龍骨所行之水。既由此處傾入田中。其已空之龍骨。則自下而上。入于空槽下行而轉耳。每一龍骨。俱用棄槐木為之。上下二段。每段二三寸。值公準而合之。使之自能曲折。便上下行也。以其一段值方板一塊。所以利水。使上行者也。在上之軸。比在下之軸畧長數尺。上交叉安拐木于兩頭。或四或八。置于岸上木架之間。使人足踏之。則龍骨自轉。此凡腳踏之車。田高于地三尺丈者。安三車。亦可運也。但其中須掘池以蓄之。然後運之。如一二人手運之車。其上軸亦短。但安運軸之小拐而已。　其制日灌水田二十畝。

筒車先視岸之高下。用輪之大小。須要輪高于岸。筒轉于槽。方為得法。其輪就軸作轂。輪之兩旁。閣于樁柱。山口之內。軸輪之外。平安水板。推而運之。此外又作木圈。縛繞輪上。就係竹筒。或木筒。量其大小而用之。勻周于輪。水激板行。則衆筒兜水。次第傾于岸上。所横木槽謂之天池。以灌稻田。日夜不息。

水轉翻車　其制亦同人踏翻車。但于流水岸边。掘一狹塹。置車于內。車之踏軸。不用拐木。但于外端作一竪輪。竪輪之旁。架木立軸。上下立二卧輪。其上輪適與車頭竪輪輻支相間。其下輪之輻。各竪立行水之板。却視立軸之中。但以其半輻之半受水。則立軸自轉。上面輻各置撥爪。以撥車竪輪。則輪轉而水行矣。如使立軸全輻受水。則全不轉矣。只恐水勢太猛。龍骨一受齟齬。多有不便。不如筒車之簡易也。

牛轉翻車與水轉翻車同。但不用下輪。以牛驢轉之而已。

牛轉筒車。與牛轉翻車相同。但用水中之輪。不用龍骨。改為筒而已。有即以龍骨改為筒子而用之者。

高轉筒車。其高以十丈為準。上下架木。各竪一輪。下輪半在水內。各輪徑可四尺。輪之一周。兩旁高起。其中若槽。以受筒索。其索用竹。均排三股。通穿為一。隨車長短。如環無端。索上相離五寸。俱置竹筒。筒長一尺。筒索之底。托以木牌。長亦如之。通用鐵線縛定。隨索列次。絡于上下二輪。復二輪筒索之間。架刳木平底行槽一連。上與二輪相平。以承筒索之重。或人踏。或牛拽。轉上輪。則筒索自下兜水。循槽至上輪。輪首覆水。空筒復下。日所得水。不減平地車戽。若再加一車。可及二百餘尺。

水轉筒車。與高轉筒車相同。但高轉者。其轉輪在上。藉人畜之力而運。此則其輪在下。藉水而運耳。

連筒　以竹通水也。凡所居離水泉頗遠。不便汲用。乃取大竹。內

通其節。令本末相續。連延不斷。閣之平地。或架越澗谷。引水而
至。注之池沼。及庖湢之間。

架槽木架水槽也。間有聚落。去水既遠。各家共力。造木為槽。遞
相嵌接。不限高下。引水而至。如泉源頗高。水性趨下。則引易也。
南人稱為過山龍。可行於百里之外。如遇平地。則引渠相接。如
值窪下。或為小河所間。則架木以渡之。如遂高阜。不免避礙。可
引為渠者。■渠引之。如遇臨河之阜。可以接木而架之。若山頭
可穿橫木。則穿橫木以架之。過此高阜。必又復至平洋矣。居山
者不可不知此法。若其水本下。亦可車入木槽。架之而前達。

戽斗挹水之器。或柳筲。或木罌。控以雙綆。兩人掣之。抒水上岸。
田稍高於水者用之。

刮車上水輪也。其輪高可五尺。輻頭用板為之。潤至六寸。全仗
此以刮水者也。不用板槽。臥于岸側土中。如輾之寬窄。慎勿
太寬。掘作深溝。輻板行於溝中。則水隨輻板而行。然止田高一
尺餘者可用。如田在二尺五寸。則當于輻頭之一尺間。各橫安
抵水板一塊。可也。

桔槔桔其植者。槔其一俯一仰者也。子貢曰。有械于此。一日
浸百畦。鑿木為机。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為槔。此唯
井水可用。然溪堰旁亦可用也。

轆轤纏綆械也。集韻作櫝轆。汲水木也。井上立架置軸。貫以長
轂。其頂嵌以曲木。人乃用手掉轉。纏綆于轂。引取汲器。或用複
綆而逆順交轉。所懸之器。虛者下。盈者上。更相上下。次第不
輟。見功甚速。然不如吸筒為妙。

石籠又謂之臥牛。判竹。或用藤蘿。或木條編作圈眼大籠。長可
三二丈。高約四五尺。以籤樁止之。就置田頭。內貯塊石。農家
瀕溪護田。多習此法。比于起疊堤障。工力甚省。又有石笆擗水
與此相類。用之上流。以障水亦可。

陰溝行水暗渠也。凡水行之處。遇田園聚落。不能相通者。用之

井。周書云。黃帝作井。世本云。伯益作井。湯旱伊尹教民田頭鑿
井以溉田。今所在皆有。但淺深不一。如以舊井比之。凡七八尺
及泉。與丈餘及泉者。皆可暫為之。至於甃砌。磚木石皆可。

水排集韻作橐。與鞴同。爐冶用此扇火。以鑄農器者也。亦仗湍
水為之。其製不詳。今不錄。

水磨就急水之旁。掘地棧木。棧上置磨。以軸轉磨中。下徹棧底。
就作臥輪。以水激之。磨隨輪轉。比之陸磨。功力數倍。此臥輪磨
也。又有引水置閘。甃為峻槽。槽上兩旁植木以承水激輪軸。軸
腰別作豎輪。用擊在上臥輪一磨。其軸末一輪。旁撥周圍木齒
一磨既收引水注槽。激動水輪。則上旁二磨。隨輪俱轉。此水
机巧異。又勝獨磨。此立輪連二磨也。復有兩船相傍。上立四輪
楹。以茅竹為屋。各置一磨。用索纜于水急中流。船頭仍斜揮板

木凑水。抛以鉄鍇仡。使不横斜。水激立輪。其輪軸通長。旁撥二磨。或遇泛漲。則遷之近岸。可許移借。比他所又為活法磨。

水礱與水磨同

水碾。水輪轉碾也。其碾制上同。但下作卧輪。或立輪。如水磨之法。輪軸上端穿其碢幹。水急則碢隨輪轉。循槽轢穀。疾若風雨。

水碾三事。謂水轉輪軸。可兼三事。磨礱碾也。初則置立水磨。变麥作麵。一如常法。復于磨之外。周造碾圓槽。如欲毀米。唯就水輪軸首。易磨置礱。既得糲米。則去礱置碾碢幹。循槽碾之。乃成熟米。

水轉連磨。其制與陸轉連磨不同。此磨須用急流大水。以湊水輪。其輪高闊。輪軸圍至合抱。長則隨宜。中列三輪。各打大磨一盤。磨之周匝。俱列木齒。磨在軸上。閣以板木。磨旁留一狹空。透出輪輻。以打上磨木齒。此磨既轉。其齒復旁打帶齒二磨。則三輪之功。互撥九磨。其軸首一輪。既上打磨齒。復下打碓軸。可兼數碓。或遇天旱。旋于大輪一週。列置水筒。晝夜灌田數頃。

水擊麵羅。隨水磨用之。其机與水排同。　又有就磨輪軸。作机擊羅。亦為捷巧。

机碓。水擣碓也。一曰翻車碓。杜預作連机碓。今人造作小輪。輪軸長可數尺。列貫横木。相交如滚槍之制。水激輪轉。則軸間横木。間打所排碓稍。一起一落舂之。即連机碓也。又有水下岸淺之搽槽車碓。又有水高岸深之斗碓。鼓碓。

槽碓。槽碓稍作槽受水。以為舂也。凡泉流稍細。可選低處。置碓一區。一如常碓之制。但前頭減細。後稍深闊。為槽可貯水斗餘。上庇以廈。槽在廈。乃自上流。用筧引水。達下注于槽。水滿則後重而前起。水瀉則後輕而前落。即為一舂。照按後重而前起。是矣。然水無全瀉之法。必至所受之水。適中而止。安能使後輕哉。

水轉大紡車。此車之制。但加所轉水輪。與水轉磨碾之法俱同。

照按此即前大紡車之法。但用水轉耳。此用陸車。愈便且省。

龍尾　王恒全寫　升恒

魚

鯉魚陶朱公曰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魚也。始用懷子鯉魚長三尺者二十。牡者四頭。須擇泥土肥沃蘋藻繁盛者為上。然必有居人菜舍守之。今俗唯赴江漬魚秧。皆漁人汎大江秉捌布網取之。初如針鋒。飼之以雞鴨之卵黃。或大麥之麩屑。或炒大豆之末。稍大則鬻之。有难長之苗曰艇艬。其首黃色。曰螺師。青。以其食螺師也。惟鯶魚為良。其口濶而竖首。似鯉而身圓。謂之鯇。食草而易長。再推曲翼曰、鯇魚食草。白鰱乃魚之貴者。唯白露左右始可納之池中。或前或後。皆不育。漁人携于舟。若煎炙油氣觸之。目皆瞎。一云巨首細鱗。池塘中多畜之。鯔魚。松江人養之。是食泥。與百藥無忌。目赤而身圓。口小而鱗黑。秋而盈尺。腹背皆腴。池魚之最也。漚麻即汎。遺鴿糞即汎。以鴨糞解之。魚食雞鴨卵之黃。則中寒而不子。故魚秧皆不子。池旁樹以芭蕉。則露滴而可以解汎。樹楝木則落子池中。可以飽魚。樹葡萄架于上。可以免鳥糞。種芙蓉岸周。可以避水獺。食楊花則病。亦以糞解之。飼魚之草不可撩水草。恐有黑魚。黏魚等子在草上。是能食魚。黑魚者鱧魚也。夜則仰首而戴斗。黏魚者鮧魚也。即鯷魚也。大首方口背青黑而無鱗。是多涎。凡魚遭毒翻白。急多取芭蕉葉。搗爛。使吸之。或以溺流池面。亦佳。作羊棬于池上。每早掃糞以食魚。糞名神守。池中內鱉

則魚不飛去。

蜜蜂取蜜蜂。蓋小屋。或編荊囤。兩頭泥封。開一二小竅。使通出入。開一小門泥封。時時開。掃除常淨。不令他物所侵。及關防山蜂土蜂。春月蜂盛。一窠止留一王。其餘摘之。其有蜂王分窠。羣蜂飛去。用碎土撒而收之。別置一窠。其蜂即止。十月割蜜。天氣漸寒。百花已盡。宜開蜂窠後門。用艾燒烟微熏。其蜂自然飛向前去。若怕蜂螫。用薄荷嚼細。塗在手面。其蜂自然不螫。除存留之外。揀大蜜脾。用利刀割下。却封其窠。將蜜絞淨。不見火者為白沙蜜。見火者為紫蜜。將絞下蜜柤入鍋內慢火煎熬。候融化。撈出絞柤再熬。預先安排錫鏇。或瓦盆。各盛冷水。次傾蠟水在內。凝定自成黃蠟。以柤內蠟盡為度。如蜜不敷蜂冝以草雞。或一隻。或二隻。退毛。不用肚腸。懸掛于內。其蜂自然食之。

〔清〕莫熺撰

難經直解二卷

清乾隆刻本

皐亭莫丹子著

王叔和
李瀕湖二先生訂

詳註難經脈訣直解大全

本衙藏板

難經直解自序

史記載扁鵲姓秦氏名越人渤海郡鄭人也受業於長桑君授秘方飲以上池之水能見垣一方人其後起虢世子之死診趙簡子之脈視齊桓侯之疾真精義

入神非凡流可及溯靈素之源流演難經八十一篇首取寸口以明肺之一經乃脈之要會一取関部以分陰陽之界脈以胃氣為本一取尺内以明腎為生氣之原乃十二經之根本三部既明則脈

之大經已判然矣其藏府之部
位氣血之流行陰陽升降之義
五行生尅之理四時逆從之論
虛實補瀉之分三焦命門之辨
七衝八會之區色脉之參應鍼
法之迎隨奇經八脉無一不詳

且盡後之註難經者不啻十餘
家然文繁者失之過多辭寡
者失之太略二者皆非初學之
津梁蓋難經一書設為問答其
義業已解明奚煩多贅但業
是術者恐未及究心靈素之奧

有而經絡穴名多所不曉況初
學乎兹以滑氏之註細攷名家
之說其中或誤或闕或錯簡或
衍文提詞諸義悉遵滑氏重
加删訂而為難經直解學者誠
能熟讀本文細研註義則知

寸至魚際名曰寸尺至尺澤名曰
尺經絡之陰陽藏府之表裏井
滎腧經合其所出為井所流為
滎所注為腧所行為經所入為
合氣血之周於身始于肺終于
肝而復會於肺脉之要會於此

洞然無遺矣嗟乎難經之秘旨
即靈素之階梯也
諸
乾隆壬戌歲武林莫熺書
莫熺
自序

難經辨義

按諸家註難經有用圖與不用圖者論圖似乎顯目及考覈其義反涉狐疑即如男子生於寅女子生於申以虞氏之圖考之謂人父母之年會合已上之說又云男子十六天癸至左行至巳女年十四天癸至右行亦在巳與男年同在本宮卻在未位之上數之不合非鑿耶然註義在乎辭達辭達則理自明理明則諸義自得若按圖索驥則反惑矣茲故不

用圖也

註解難經者有十數家茲所從者以滑氏為主其右為命門與夫心包絡三焦俱有名而無形之辨茲以愚意而稍加損益焉

難經如童氏之書所售於世者其書中有落句并前後移易字之差誤曾不較正學者從而讀之究竟不識扁鵲之本來面目而混混讀

之讀之不講又何益焉
講求難經者須究靈素之旨方知臟腑經絡之陰陽氣血升降之流行奇經八脈之主病井榮俞經合之穴名否則雖欲講求恐亦終屬茫然
脉訣乃北朝高陽生謬擬假托叔和之名以希行世其立七表八裏九道之名其中陰陽相反脈理舛錯如戴起宗之脉訣刊誤并諸先

賢輩俱非斥殆盡無足論矣奈好事者又為之註而附刻於難經之後人皆謂之難經脈訣彼從讀者豈知脈訣非叔和書即作註者亦不知叔和有真脈經在也人苦不知認假為真以訛傳訛遂爾家傳戶誦後之李瀕湖所著脈學一書附刻於本草綱目之末而正誤甚悉淺學只從簡便而讀之不知理謬而當闢愚故以崔紫虛四言舉要註為句解以

司難經合刻惟願來學當求素問之真源以入正道幸勿為脈訣所誤
扁鵲旨宗靈素設為問答演難經八十一篇辭若甚簡然而榮衛度數尺寸位置陰陽王相藏府表裏脈法病情與夫經絡流注針刺俞穴奇經八脈之深義其間精微奧秘莫不闡發殆盡後之學者欲遡靈素之源流當從此而入門也

難經直解卷之上

武林後學莫熺丹子直解
同郡　范斯廉青溪甫
　　　陳昌士亮甫　仝校

一難曰、十二經皆有動脈、獨取寸口、以決五藏六府死生吉凶之法、何謂也、

難、問難、十二經、謂手足三陰三陽、共十二經也、如手太陰肺、手陽明大腸、手少陰心、手太陽小腸、手厥陰心包絡、手少陽三焦、此手之三陰三陽也、如足太陰脾、足陽明胃、足少陰腎、足太陽膀胱、足厥陰肝、足少陽膽、此足之三陰三陽也、皆有動脈、如肺經之動脈太淵、太腸之動脈合谷、胃經之動脈衝陽、脾經之動脈衝門、心經之動脈極泉、小腸經之動脈天窓、膀胱經之動脈委中、腎經之動脈太谿、心包絡之動脈勞宮、三焦經之動脈禾髎、膽經之動脈聽會、肝經之動脈大衝、此十二經之動脈也、寸口謂兩手寸關尺三部之位也、決、測也、言十二經脈各皆有動脈、何以獨取寸口三部之脈、以測藏府死生吉凶之法、其義何耶、

然、寸口者、脉之大會、手太陰之脉動也、

然、答辭、寸口、即寸關尺也、會、朝會也、謂脉朝百脉、脉會太淵、故謂脉之大會、然寸口三部之脈、乃獨手太陰肺經之一脉也、非他經之脉動可知矣、學者當深究之、

人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呼吸定息、脉行六寸、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脉行五十度、周於身、漏水下百刻、榮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亦二十五度、為一周也、故五十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故法取於寸口也、

人、平人也、人身之氣、一呼一吸、謂之一息、度、謂分十尺丈之數也、言脉之流行於身、其出入呼吸之間、皆有定數、以一呼主脉行三寸、一吸主脉行三寸、呼吸定息、則脉行六寸矣、平人之息數、出入於晝夜之間、其息凡一萬三千五百息、度、然後知其長短、言脉之行度、以尺寸計之、則五十度而周於身、以漏水計之、則主百刻、蓋一度主二刻、一刻主一百三十五息、以一度計之、則息有二百七十息矣、一息主脉行六寸、則二六一十二丈、六七四丈二尺、則脉當行一十六丈二尺矣、五十度周於身、則脉之數當得八百十丈也、榮衛者、血榮氣衛、人身之氣血、血榮於內、氣衛於外、以度計之、則脉之行於陽經之分、二十五度、行於陰經之分、亦二十五度、為一周於身矣、蓋一度脉行一小周於身、五十度、脉行一大周於身也、五十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要知脉之流行於十二經之中、其氣始從中焦、注手太陰陽明、陽明注足陽明太陰、太陰注手少陰太陽、太陽注足太陽少陰、少陰注手厥陰少陽、少陽注足少陽厥陰、厥陰復還注手太陰、如環無端、轉相灌溉、故脉行五十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而為五藏六府之所終始、故診脉之法、獨取於寸口者也、聖人持脉之道、以取寸口者、出於經脉流行之自然、非憑人之臆見也、

二難曰、脉有尺寸、何謂也、然、尺寸者、脉之大要會也、

言脉有尺寸者、其義何也、然尺寸者、寸主陽、尺主陰、而為陰陽之部位、上下之區分、人身之經絡、榮衛、五藏六府、莫不由於陰陽、而或太過與不及、下之尺寸見焉、陽寸陰尺、陽上陰下、故為脉之大要會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也、

從關至尺是尺內陰之所治也從關至魚際是寸口內陽之所治也、

關者關界乎中尺者尺澤穴也從關至尺澤穴得同身尺之一尺故謂尺此屬陰分之所治也從關至魚際穴得同身寸之一寸故謂寸此屬陽分之所治也尺寸之名所自來矣、

故分寸爲尺分尺爲寸、

分猶別也寸爲陽尺爲陰自魚際穴起一寸之後分爲尺自尺澤穴一尺之前分爲寸故謂分寸爲尺分尺爲寸關界乎中以爲限也、

故陰得尺內一寸陽得寸內九分

一寸者十分也陰數偶故陰得尺內一寸九分者陽數也陽數奇故陽得寸內九分

尺寸終始一寸九分故曰尺寸也、

寸爲尺之始尺者寸之終以陰得尺內一寸陽得寸內九分尺寸終始實得一寸九分故曰尺寸也、

三難曰脉有太過有不及有陰陽相乘有覆有溢有關有格何謂也、

太過不及病脉也乘爲乘虛而駕於上下也關閉也格拒也覆自上而入于下溢自下而泛于上覆溢關格皆死脉也關格之脉在六節藏象篇口人迎與氣口俱盛四倍已上爲關格如此諸脉當主何病之吉凶也、

然關之前者陽之動也脉當見九分而浮過者法曰

太過減者法曰不及、

關前寸脉也寸爲陽脉當見九分而浮九陽數過者謂過于本位減者謂不及本位過與不及皆病脉也、

遂上魚爲溢爲外關內格此陰乘之脉也、

遂謂脉直上直下也經曰陰氣太盛則陽氣不得相營也以陽氣不得營於陰陰遂上出而溢于魚際之分爲外關內格外關內格者謂陽外閉而不下陰從內出以格拒之此陰乘陽位之脉也、

關之後者陰之動也脉當見一寸而沉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

關後尺脉也尺爲陰脉當見一寸而沉一寸陰數也過與不及皆病脉也、

遂入尺爲覆爲內關外格此陽乘之脉也、

經曰陽氣太盛則陰氣不得相營也以陰氣不得營於陽陽遂下入而覆於尺之分爲內關外格內關外格者謂陰內閉而不上陽從外入以格拒之此陽乘陰位之脉也、

故曰覆溢是其眞藏之脉人不病而死也、

覆溢之脉乃孤陰獨陽之象上下相離矣故曰眞藏之脉眞藏之脉謂無胃氣以和之也凡人得此脉者即人雖不病而亦未有不死者也、

四難曰脉有陰陽之法何謂也然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肝呼吸之間脾受穀味也其脉在中

此言藏位上下之陰陽心肺居上其脉爲陽陽主呼出腎肝居下其脉爲陰陰主吸入脾爲中州主

又穀味，故其脈在中。

浮者陽也，沉者陰也，故曰陰陽也。

浮爲陽，沉爲陰，脈以浮沉而分陰陽之義，故曰陰陽也。

心肺俱浮，何以別之？然：浮而大散者心也，浮而短濇者肺也。腎肝俱沉，何以別之？然：牢而長者肝也，按之濡，舉指來實者腎也。脾者中州，故其脈在中，是陰陽之法也。

此言五藏之脈，浮中沉之分，各不同，細以其象分之。即如心肺之脈，俱居上焦，其脈俱係是浮。心者南方火，若脈來浮而大散者，心也，心屬火，大者火之令也，散者火之象也。肺者西方金，若脈來浮

而短濇者，肺也，肺屬金，短者金之令也，濇者金之象也。即如腎肝之藏，位居下焦，其脈俱係是沉。肝者東方木，若脈來牢而長，肝屬木，牢者木之位也，長者木之象也。腎者北方水，若按之濡，舉指來實者，腎屬水，軟者水之象也，實者水之沉實也。脾位居中，土之象也，故其脈不浮不沉而居中。如此分之，以別五藏陰陽之大法也。

脈有一陰一陽，一陰二陽，一陰三陽；有一陽一陰，一陽二陰，一陽三陰。如此之言，寸口有六脈俱動耶？然：此言者，非有六脈俱動也，謂浮沉長短滑濇也。浮者陽也，滑者陽也，長者陽也；沉者陰也，短者陰也，濇者陰也。所謂一陰一陽者，謂脈來沉而滑也；一陰二陽者，謂脈來沉滑而長也；一陰三陽者，謂脈來浮滑而長，時一沉也。所言一陽一陰者，謂脈來浮而濇也；一陽二陰者，謂脈來長而沉濇也；一陽三陰者，謂脈來沉濇而短，時一浮也。各以其經所在，名病逆順也。

又設問答以明陰陽見於三部者，不單至也，惟其不單至，故有此六脈相兼而見也。浮者輕手得之，長者過於本位，滑者往來流利，皆陽脈也。沉者重手得之，短者不及本位，濇者往來艱濇，皆陰脈也。惟其相兼，故有一陰一陽，又一陽一陰，如是之不一也。夫脈之所至，病之所在也，以脈與病及經絡藏府參之，其爲宜，其爲不宜，四時相應，以不相應，以名病之逆順也。

五難曰：脈有輕重，何謂也？然：初持脈，如三菽之重，與

皮毛相得者，肺部也。如六菽之重，與血脈相得者，心部也。如九菽之重，與肌肉相得者，脾部也。如十二菽之重，與筋平者，肝部也。按之至骨，舉指來疾者，腎部也。故曰輕重也。

此言持脈有輕重之法，與五藏相應相得，分上下之部位也。菽，豆也，以豆輕重之形，驗脈淺深之象。肺最居上，假如三菽之重，與皮毛相得者，蓋肺主皮毛，則知肺部之脈也。六菽則又重矣，與血脈相得者，心主血脈，則知心部之脈也。九菽則又重矣，與肌肉相得者，脾主肌肉，則知脾部之脈也。十二菽較更重矣，與筋平者，肝主筋，則知肝部之脈也。按之至骨，舉指來疾者，蓋腎主骨，腎脈沉疾，則知腎部之脈也，故曰輕重也。然此持脈以輕重形之，即浮中沉之意也。

六難曰，脉有陰盛陽虛，陽盛陰虛，何謂也。然，浮之損小，沉之實大，故曰陰盛陽虛。沉之損小，浮之實大，故曰陽盛陰虛。是陰陽虛實之意也。

脉有陰陽虛實之分，指有浮沉輕重之別。損小者，不足之脉也。實大者，有餘之脉也。若脉來浮之損小，沉之實大，浮爲陽，沉爲陰，故曰陰盛陽虛。若脉來沉之損小，浮之實大，故曰陽盛陰虛。以此推之，是知陰陽虛實之大意也。

七難曰，經言少陽之至，乍大乍小，乍短乍長。陽明之至，浮大而短。太陽之至，洪大而長。太陰之至，緊大而長。少陰之至，緊細而微。厥陰之至，沉短而敦。此六者，是平脉耶，將病脉也。

經言者，蓋引平人氣象論之篇而言也。以三陽三陰之脉，各有王時，故設此六者之問，以啟下文各王之義耳。

然，皆王脉也。其氣以何月各王幾日。然，冬至之後，得甲子少陽王，復得甲子陽明王，復得甲子太陽王，復得甲子太陰王，復得甲子少陰王，復得甲子厥陰王。王各六十日，六六三百六十日，以成一歲。此三陽三陰之王時日大要也。

上言六者之至，既皆王脉也。然其氣當在何月，各王幾許日以應之也。然三陽三陰之氣，以一歲言之，則陽生於子，則當在冬至之日爲始，故甲子之後言之，則少陽之王，當正月二月也。少陽之至，陽氣尚微，陰氣猶盛，故其脉乍大乍小，乍短乍長，而未定也。二得甲子陽明王，當三月四月也。陽明之至，陽氣雖已漸盛，而陰氣猶存，故其脉浮大而短。浮大，陽也。短者，陰也。三得甲子太陽王，當王五月六月也。太陽之至，陽氣極盛，故其脉洪大而長，俱陽也。夫陽極盛則變而之陰矣，故四得甲子則太陰王，其時當王七月八月也。太陰之至，陰氣尚微，陽氣猶盛，故其脉緊大而長。緊者，陰也。長者，陽也。五得甲子少陰王，當王九月十月也。少陰之至，陰氣漸盛，故其脉緊細而微，俱陰也。六得甲子厥陰王，當王十一月十二月也。厥陰之至，陽方始生，陰氣盛極，故其脉沉短而敦。敦者，脉更沉石也。其王各六十日，正合六六三百六十日，以成一歲之法也。歲以六甲而終，蓋少陽爲陽之始，厥陰爲陰之盡。少陽者，膽也，甲木也。少陽主發生之氣。厥陰者，肝也，乙木也。故厥陰繼冬而王。此一歲之中三陽三陰之王時日，以應人身王脉之大要會也。

八難曰，寸口脉平而死者，何謂也。然，諸十二經脉者，皆係於生氣之原。所謂生氣之原者，謂十二經之根本也，謂腎間動氣也。此五藏六府之本，十二經脉之根，呼吸之門，三焦之原，一名守邪之神。故氣者，人之根本也，根絕則莖葉枯矣。寸口脉平而死者，生氣獨絕於內也。

腎間動氣，人所得于天以生之氣也。腎藏屬水，其象若坎，即天一生水之象，而木火土金以次而生。所以爲生氣之原，十二經之根本也。呼吸之門，言人之生氣由于關元丹田氣海之原，氣上升，則能

乎出。腎氣足，則能吸入歸元，故謂呼吸之門。三焦之原者，乃腎間動氣，即命門相火也。命門爲相火之原，三焦爲相火之用。三焦之氣，上升下降，其原本于腎間動氣，故謂三焦之原。守邪之神，謂原氣勝，則邪氣不能傷。原氣絕則死，譬如樹之根絕，而莖葉自然枯矣。寸口脈平而死者，謂尺脈已絕不起矣，故知生氣獨絕於內也。此寸口脈平，非謂寸關尺三部之脈俱平也。若三部之脈俱平，則人何便至於死也。本文雖不言尺，而尺脈已絕可知矣。此即十四難之後文云上部有脈，下部無脈，其人當死，義相通也。

九難曰：何以別知藏府之病耶？然：數者府也，遲者藏也。數則爲熱，遲則爲寒。諸陽爲熱，諸陰爲寒。故以別知藏府之病也。

此言分別藏府之病，以脈之遲數而可知也。然數者陽脈也，主府之病；遲者陰脈也，主藏之病。脈數則爲陽邪，脈遲則爲陰邪，諸陽府之病則爲熱，諸陰藏之病則爲寒。以此推之，可知藏府之病也。

十難曰：一脈爲十變者，何謂也？然：五邪剛柔相逢之意也。

五邪，謂虛實微正賊之五邪也。謂甚爲剛，微爲柔，非陽剛陰柔也。相逢者，爲藏府之脈相逢，各干犯而爲病也。五邪或甚或微，遂成十變，故云一脈爲十變也。

假令心脈急甚者，肝邪干心也；心脈微急者，膽邪干小腸也。

茲以心脈爲例，則諸藏府之脈，皆可類推矣。心脈一息四至，其脈當洪大。急者弦急，肝脈也。以心而見弦急者，是知肝邪干心也。心與小腸相爲表裏，肝與膽相爲表裏。微急者，膽脈也，故知膽邪干小腸也。肝與膽，東方甲乙木也；心與小腸，南方丙丁火也。木生火，邪從後來者，謂之虛邪。

心脈大甚者，心邪自干心也；心脈微大者，小腸邪自干小腸也。

大，脈來洪大也。心脈洪大，是心邪自干心也。心脈微大，是小腸之邪自干小腸也。心自干心爲正邪。

心脈緩甚者，脾邪干心也；心脈微緩者，胃邪干小腸也。

緩，遲緩，脾之脈也。以心而見緩甚者，是脾邪干心也。脾與胃相爲表裏，心脈微緩者，是胃邪干小腸也。脾胃，中央土也；火生土，此從前來者，謂之實邪。

心脈濇甚者，肺邪干心也；心脈微濇者，大腸邪干小腸也。

濇，類濇，肺之脈也。以心而見濇甚者，是肺邪干心也。肺與大腸相爲表裏，心脈微濇者，是大腸干小腸也。肺與大腸，西方庚辛金也；火克金，此從其所勝者，謂之微邪。

心脈沉甚者，腎邪干心也；心脈微沉者，膀胱邪干小腸也。

沉，沉石，腎之脈也。以心而見沉甚者，是腎邪干心也。腎與膀胱相爲表裏，心脈微沉者，是膀胱邪干小腸也。腎與膀胱，北方壬癸水也；水克火，此從所不勝而來者，謂之賊邪。

五藏各有剛柔邪，故令一脈輒變爲十也。

五藏之脉各有五邪五邪各分剛柔其邪之變二五爲十故令一藏之脉輒變爲十也

十一難曰經言脉不滿五十動而一止一藏無氣者何藏也然人吸者隨陰入呼者因陽出今吸不能至腎至肝而還故知一藏無氣者腎氣先盡也

經言者所引靈樞根結篇而言也動脉至也五十動者合天地造化大衍之數也言人之脉息晝夜循環無少間斷若脉五十動而無止者五藏皆受氣四十動一止者一藏無氣三十動一止者二藏無氣二十動一止者三藏無氣十動一止者四藏無氣不滿十動一止者五藏無氣今脉不滿五十動而一止者是一藏無氣也平人之脉一呼脉再動一吸脉再動謂一動肺一動心一動肝一動腎一息五動者脾位居中脉在呼吸之間其一動者脾脉也故謂吸者隨陰入呼者因陽出今吸不能

至腎至肝而還故知一藏無氣者腎氣先盡也盡猶衰竭也則不能自至於腎故至肝而還也

十二難曰經言五藏脉已絶於內用鍼者反實其外五藏脉已絶於外用鍼者反實其內內外之絶何以別之

經言者此引靈樞九鍼十二原第一篇而言也此戒用鍼之誤以成實實虛虛之害故設爲此問也

然五藏脉已絶於內者腎肝氣已絶於內也而醫者反補其心肺五藏脉已絶於外者心肺氣已絶於外也而醫反補其腎肝陽絶補陰陰絶補陽是謂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如此死者醫殺之耳

藏府有上下之位心肺在上腎肝在下內外者上下也補瀉因虛實之分虛用補實用瀉針之法也理之當也若以肝腎虛而反補心肺心肺虛而反補腎肝是謂實實虛虛如此死者寧非醫殺之理用針用藥其義實同絶字當作虛字解此篇前人有云當在六十難之後合用針補瀉之法以類相從必後人失序故也

十三難曰經言見其色而不得其脉反得相勝之脉者即死得相生之脉者病即自已色之與脉當參相應爲之柰何

經言者此引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第四篇而言也色脉生尅之見如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謂之相生木尅土土尅水水尅火火尅金金尅木謂之相尅尅勝也五色者如肝色青心色

赤脾色黃肺色白腎色黑是也五脉者春脉弦夏脉洪四季脉緩秋脉濇冬脉石是也設見其色而不得其脉謂色脉之不相得也色脉既不相得者得何脉得相勝之脉即死得相生之脉病即自已愈也參合也

然五藏有五色皆見於面亦當與寸口尺內相應假令色青其脉當弦而急色赤其脉浮大而散色黃其脉中緩而大色白其脉浮濇而短色黑其脉沉濡而滑此所謂五色之與脉當參相應也

言五色之見于面上者在外可徵五脉之診于指下者在內當合假令色青脉弦色赤脉大色黃脉緩色白脉濇色黑脉沉正色之與脉相應相合也

脉數尺之皮膚亦數，脉急尺之皮膚亦急，脉緩尺之皮膚亦緩，脉濇尺之皮膚亦濇，脉滑尺之皮膚亦滑。

此言診視之法，不但色之與脉當相參相應，卽尺內之皮膚亦與脉當相應也，所謂形症色脉俱相合也。

五藏各有聲色臭味，當與寸口尺內相應，其不相應者病也。

此言聲色臭味亦當與脉相應也。肝脉絃，其色青，其聲呼，其臭臊，其味酸。心脉洪，其色赤，其聲笑，其臭焦，其味苦。脾脉緩，其色黃，其聲歌，其臭香，其味甘。肺脉濇，其色白，其聲哭，其臭腥，其味辛。腎脉沉，其色黑，其聲呻，其臭腐，其味醎。此謂相應也。若肺色白，多哭，好辛喜腥，其聲色臭味皆肺之症，俱相

應也。如以肺病而見心脉，不相應者，故病也。

假令色青，其脉浮濇而短，若大而緩爲相勝；浮大而散，若小而滑爲相生也。

色青者肝也，其脉來浮濇而短，是肺之脉，金尅木也，是爲賊邪；又若大而緩，是脾脉，木尅土也，是爲微邪。此二者皆謂之相勝。其脉浮大而散，是心脉，木生火也；若脉來沉而滑，是腎脉，水生木也。此二者是謂之相生。舉肝經之色爲例，餘可類推矣。

經言知一爲下工，知二爲中工，知三爲上工。上工者十全九，中工者十全八，下工者十全六，此之謂也。

復引經言以結上文之義。言上工者，能知五藏聲色臭味，又知寸口尺內脉之相應，又知相勝相生之理，知此三者，治病十可全九；中工者，能知五藏聲色臭味，及寸口尺內脉之相應，而不知相勝相生之理，則治病十可全八；下工者，但知五藏聲色臭味而已，故治病十可全六也。

十四難曰：脉有損至，何謂也？然：至之脉，一呼再至曰平，三至曰離經，四至曰奪精，五至曰死，六至曰命絕，此至之脉也。何謂損？一呼一至曰離經，再呼一至曰奪精，三呼一至曰死，四呼一至曰命絕，此損之脉也。至脉從下上，損脉從上下也。

平人之脉，一呼再至，一吸再至，呼吸定息，脉來四至，閏以太息而五至者，皆平脉也。脉來息數，增于至數之上謂之至，減于至數之下謂之損。一呼三至者，脉出于常數之外，謂之離經。三至卽六至之

脉也，其邪主熱。四至者，卽八至之脉也，主火盛水衰，故謂之奪精。五至者，呼吸則是十至也，脉數極矣，故主死。六至則又極矣，故曰命絕。此至數漸增之脉也。故隨脉之至數，主上之相應如此。損脉減于常數，與至脉對待而言，正相反也。故呼吸二至曰離經，其曰奪精，曰死，與命絕，其應亦皆相同。此至數漸減之脉也。言遲寒數熱，脉理之常，至若損脉曰命絕之極，非獨寒之謂也，要之陽氣衰絕，真元已脫，故曰命絕。至脉從下而逆于上，由腎而之肺也；損脉從上而減于下，由肺而之腎也。至脉之數，從下而漸增于上；損脉之數，從上而漸減于下，故曰至脉從下上，損脉從上下也。

損脉之爲病奈何？然：一損損於皮毛，皮聚而毛落；二損損於血脉，血脉虛少，不能榮於五藏六府；三損損於肌肉，肌肉消瘦，飲食不能爲肌膚；四損損於筋，筋

緩不能自收持、五損損於骨、骨痿不能起於床、反此者至於收病也、從上下者、骨痿不能起於床者死、從下上者皮聚而毛落者死、

此言損脈之為病也、五藏之位、肺居最上、肺主皮毛、心居肺下、心主血脈、脾胃居中、脾主肌肉、肝居脾下、肝主筋、腎居最下、腎主骨、各以其所主而見其所損也、故損脈之為病、從上下也、反此者、與至脈相反也、至于收病也、于收二字當作至脈之病也、故至脈則從下上也、

治損之法奈何、然損其肺者益其氣、損其心者、調其榮衛、損其脾者、調其飲食、適其寒溫、損其肝者、緩其中、損其腎者、益其精、此治損之法也、

此言治損之法也、肺主氣、損肺當益元氣、心主血脈、損心當調氣血、脾主肌肉、損脾當調和飲食、以適其四時之寒溫、肝主筋、又主怒、損肝當舒其筋、平其怒、和其中氣、故損其肝者、緩其中、緩者、和緩也、經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之義也、腎主精、損腎當益其精、此治損之大法也、

脈有一呼再至、一吸再至、有一呼三至、一吸三至、有一呼四至、一吸四至、有一呼五至、一吸五至、有一呼六至、一吸六至、有一呼一至、一吸一至、有再呼一至、再吸一至、有呼吸再至、脈來如此、何以別知其病也、

此重言損至之脈為問、其曰呼吸再至、即一呼一至、一吸一至之謂、據下文而言、當有三呼一至、三吸一至之類、茲曰呼吸再至、必後人之誤也、

然脈來一呼再至、一吸再至、不大不小曰平、一呼三至、一吸三至、為適得病、前大後小、即頭痛目眩、前小後大、即胸滿氣短、

脈來一息四至、不大不小、至數調勻、平人之脈也、若一息六至、數脈也、適得病、未甚也、前謂寸、後謂尺、寸大尺小、其邪在上、故主頭痛目眩、寸小尺大、其邪在內、故主胸滿氣短、

一呼四至、一吸四至、病欲甚、脈洪大者苦煩滿、沉細者腹中痛、滑者傷熱、濇者中霧露、

此言八至之脈也、病年漸進於甚、脈若洪大有餘、病在三陽、為陽盛之脈、故主心腹煩滿不寧之苦、脈若沉細在下者、病在三陰、為陰盛之脈、故主腹中作痛、滑者陽氣有餘、故主傷熱、濇者陰氣有餘、故主中霧露、霧露之寒、傷人榮血、血受寒、故脈濇也、

一呼五至、一吸五至、其人當困、沉細夜加、浮大晝加、不大不小、雖困可治、其有小大者為難治、

脈有十至、邪熱過盛、其人自當困矣、若沉細者、其邪在裏、故病主夜劇、脈若浮大者、其邪在陽、故病主晝劇、不大不小、謂脈不浮不沉、不大不細、病雖困極、猶為可治、惟大小不一者為難治、

一呼六至、一吸六至、為死脈也、沉細夜死、浮大晝死也、

一息脈有十二至、陽亢極也、故為死脈、沉細主陰、故夜死、浮大主陽、故晝死也、

一呼一至、一吸一至、名曰損、人雖能行、猶當著床、所

以然者血氣皆不足故也、

一息脈來二至、所謂損者、血氣皆耗損矣、故名曰損、脈已見損、其人雖能強行、猶當着床而臥矣、所以着床者、正惟血氣皆不足故也、

再呼一至、再吸一至、再呼吸至、名曰無魂、無魂者當死也、人雖能行、名曰行尸、

而息之間、脈來兩動、損之極也、故名曰無魂、脈既無魂、其死必矣、即或人雖能行、此則尸之行也、故曰行尸

上部有脈、下部無脈、其人當吐、不吐者死、上部無脈、下部有脈、雖困無能為害、所以然者、人之有尺、譬如樹之有根、枝葉雖枯槁、根本將自生、脈有根本、人有元氣、故知不死、

上部寸也、下部尺也、寸脈有而尺脈無、要知邪在上焦、其氣上逆、故主當吐、若不吐者、而尺脈無、必因腎氣已絕、故當死、若寸脈無而尺脈有、其人元氣雖虛、而腎元根本之脈尚在、故未至于害人之尺脈、猶樹之有根、枝葉、喻寸脈也、寸脈雖無、而尺脈根本未傷、枝葉之發、將自生也、脈有根本、人之元氣未傷、故知不死、

十五難曰、經言春脈弦、夏脈鉤、秋脈毛、冬脈石、是王脈耶、將病脈也、

經言者、引素問平人氣象玉機真藏二篇、參錯其文而言也、設問弦鉤毛石之四脈、是四時之王脈耶、抑將為病之脈也、

然弦鉤毛石者、是四時之脈也、春脈弦者、肝東方木也、萬物始生、未有枝葉、故其脈之來、濡弱而長、故曰弦、

天布四時之令、人氣應之、脈有弦鉤毛石者、是則四時之正氣也、弦脈者、天氣應于春、人氣應于肝、地氣應于木、木者春之令也、萬物始生之時、枝葉未敷、故其脈之來、其力軟弱、如枝之長、而應指和緩、故名曰弦、

夏脈鉤者、心南方火也、萬物之所茂、垂枝布葉、皆下曲如鉤、故其脈之來疾去遲、故曰鉤、

鉤脈者、天氣應于夏、人氣應于心、地氣應于火、火者夏之令也、萬物皆已茂盛、其枝葉垂布下曲如鉤、故其脈之應來疾去遲、如鉤之象、故名曰鉤、

秋脈毛者、肺西方金也、萬物之所終、草木華葉、皆秋而落、其枝獨在、若毫毛也、故其脈之來、輕虛以浮、故曰毛、

毛脈者、天氣應于秋、人氣應于肺、地氣應于金、金者秋之令也、草木華葉、至秋皆落、其枝若毫毛之狀、故其脈之應、方來輕虛浮濇、如毛之象、故名曰毛、

冬脈石者、腎北方水也、萬物之所藏也、盛冬之時、水凝如石、故其脈之來、沉濡而滑、故曰石、此四時之脈

也、

石脉者、天氣應于冬、人氣應于腎、地氣應於水、水者、冬之令也、萬物至冬皆藏、水凝如石之狀、故其脉之來、沉軟而滑、如石之象、故名曰石、春弦、夏洪、秋毛、冬石、此皆四時之王脉也、

如有變奈何、

脉逆四時謂之變、如脉有變於四時、其主病之變奈何、

然春脉弦、反者爲病、何謂反、然其氣來實強、是謂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内、氣來厭厭聶聶、如循榆葉曰平、益實而滑、如循長竿曰病、急而勁益強、如新張弓弦曰死、春脉微弦曰平、弦多胃氣少

曰病、但弦無胃氣曰死、春以胃氣爲本、

脉弦而和緩、春時之正脉也、若脉氣之來、實強太過者、其病之邪、主是邪在外來、脉氣之來、虛微不及者、其病之邪、主是内生、脉厭厭聶聶、取喻榆葉和柔之象、故曰平人無病之脉、若脉來益實有力、如循長竿之狀、即是肝氣有餘、故曰病急、弦急也、若勁急而益強有力、如新張弓弦之狀、此即純弦之脉、全無胃氣以和之、故主曰死、所以春令之脉貴乎微弦而有胃氣曰平、若弦脉過多、胃氣衰少曰病、若但純弦而無胃氣者曰死、所謂胃氣者、弦不甚弦、其中自有冲和之氣、故春令之脉、必以冲和胃氣爲本、

夏脉鉤、反者爲病、何謂反、然其氣來實強、是謂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内、其脉累累如環、如循琅玕曰平、來而益數、如鷄舉足曰病、前曲後居、如操帶鉤曰死、夏脉微鉤曰平、鉤多胃氣少曰病、但鉤無胃氣曰死、夏以胃氣爲本、

脉洪而和緩、夏時之正脉也、太過不及、皆病脉也、所謂舉一隅、則三隅可知、累累如環、謂脉形如珠、累累如環之象、如循琅玕、又如循玉滑潤和柔之意、故謂平人無病之脉、如雞舉足者、言脉形勁而有力、故主有病之脉、前曲後居、謂按之堅而搏手之實而据、象如操鉤、故曰死、所以夏令之脉、貴乎微洪而有胃氣曰平、若鉤脉過多、胃氣衰少曰病、但鉤而無胃氣曰死、故夏令之脉、必以冲和胃氣爲本、

秋脉毛、反者爲病、何謂反、然其氣來實強、是謂太過、

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内、其脉來藹藹如車蓋、按之益大曰平、不上不下、如循鷄羽曰病、按之蕭索、如風吹毛曰死、秋脉微毛曰平、毛多胃氣少曰病、但毛無胃氣曰死、秋以胃氣爲本、

藹藹、謂脉之形、如草藂貌、車蓋、形圓之意、益大謂微毛之象、故曰平、不上不下、謂脉濇滯不利、如不上下之形、鷄羽、謂如循鷄羽之勁而有力、即太過也、故曰病、蕭索者、謂脉力蕭索不振之貌、又如風吹毛、謂輕浮無力、全無胃氣以和之、故曰死、所以秋令之脉、貴乎微毛而有胃氣曰平、若毛脉過多、胃氣衰少曰病、但毛而無胃氣者曰死、故秋令之脉、必以冲和胃氣爲本、

冬脉石、反者爲病、何謂反、然其氣來實強、是謂太過、

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內、脉來上大下銳
濡滑如雀之喙曰平、啄啄連屬、其中微曲曰病、來如
解索、去如彈石曰死、冬脉微石曰平、石多胃氣少曰
病、但石無胃氣曰死、冬以胃氣爲本、

雀喙之形、言上大下小、軟滑似雀觜之象、故曰平、諸本皆寫啄字、誤也、考平人氣象篇、其義可知也、啄啄連屬、言脉來頻頻數至、而頓一止者、是病脉也、故曰病、解索、如索之解而分散、彈石、爲脉之應指搏擊有力、解索彈石、一屬虛極、一屬太過、皆無胃氣者、故曰死、所以冬令之脉、貴乎微石而有胃氣曰平、若石脉過多、胃氣衰少曰病、但石而無胃氣者曰死、故冬令之脉、必以冲和胃氣爲本、其來如解索、去如彈石、此二句、在四言舉要、又云來如彈石、去如解索、二義相通、茲故不改、

胃者、水穀之海、主稟四時、皆以胃氣爲本、是謂四時
之變病死生之要會也、

胃爲倉廩之官、主受納水穀、故謂水穀之海、四時之脉、皆以胃氣爲本、胃氣主稟于四時、是故四時之變病、而以胃氣爲主、以決人死生之要會也、

脾者、中州也、其平和不可得見、衰乃見耳、來如雀之
啄、如水之下漏、是脾之衰見也、

脾位居中、故謂中州、脾土寄王于四季、不得獨王于四時、若四藏之脉和平、則脾脉在其中矣、故平和不可得見、衰乃見者、其脉之來、如雀之啄、本連啄數至而頓止、如屋水之下漏、停頓少時而復來、此二者、乃脾衰之見脉也、雀啄屋漏、命能久乎、

十六難曰、脉有三部九候、有陰陽、有輕重、有[illegible]
一脉變爲四時、離聖久遠、各自是其法、何以[illegible]

三部、寸關尺也、九候、浮中沉也、每部各有浮中沉、三三則爲九候、脉有陰陽、浮大動滑數爲陽、沉濇弱弦微爲陰、輕重者、如三菽六菽輕重之類也、一脉變爲四時、如春弦夏洪秋毛冬石之四時也、六十首、按素問方盛衰篇曰、聖人持診之道、先後陰陽而持之、奇恒之勢乃六十首、王註爲奇恒之勢六十首、今世不存、則失其傳者、由來遠矣、童註謂七難冬至後得甲子少陽王之類、六甲而終者、非也、此篇之問、本文無答、益缺文也、

然、是其病、有內外證、

此篇[illegible][illegible]、然與前不相合、當別有問辭也、

其病爲之奈何、

問內外證之詳也、

然、假令得肝脉、其外證、善潔、面青、善怒、其內證、臍左
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四肢滿閉、淋溲便難、轉筋、
有是者肝也、無是者非也、

此言五藏色脉形証之應驗、得肝脉、診得弦脉也、肝屬木、潔、清潔、青、肝色也、肝主怒、肝病故善怒、臍左有動氣、即肝之積、名曰肥氣、按之不移而牢若痛、牢謂牢守其位、脾主四肢、肝病故令四肢滿閉、氣悶而不通、淋、小便痛者爲淋、溲、即小便也、便難、小便閉濇而難通、肝主筋、肝病則令轉筋而抽掣也、凡有是症者、則主肝之病也、無是者、非肝也、

假令得心脉、其外證、面赤口乾、喜笑、其內證、臍上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煩心、心痛、掌中熱而啘、有是者心也、無是者非也、

得心脉、診得洪脉也、心屬火、故面赤、心有火、故令口乾、心主喜、心火盛、故喜笑、臍上有動氣、即心之積、名曰伏梁、故按之不移、而牢若痛、心病、故令煩心、而懊憹不寧、心熱、故令心痛、掌中乃手心主勞宮穴也、蓋真心不受邪、受邪者、心包絡也、啘、乾嘔也、心病則火盛、故作乾啘、有是病者、則心之病也、無是者非也、

假令得脾脉、其外證、面黃、善噫、善思、善味、其內證、當臍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腹脹滿、食不消、體重節痛、怠情嗜臥、四肢不收、有是者脾也、無是者非也、

得脾脉、診得緩脉也、脾屬土、面故黃、噫、噯聲也、脾氣不運、故作噯聲、脾主思、故善思、脾主穀、故善味、當臍有動氣、即脾之積、名曰痞氣、故按之不移而牢若痛、脾爲中州、脾病則中氣不運、故作脹滿、脾主消磨、脾氣弱、故令食不消、脾主肌肉、故令體重、而令肢節作痛、怠情懈無力、嗜臥、好睡也、脾主四肢、四肢不收、謂手足酸軟無力、而不能收持、有是症者、則脾之病也、無是者非也、

假令得肺脉、其外證、面白、善嚏、悲愁不樂、欲哭、其內證、臍右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喘欬、洒淅寒熱、有是者肺也、無是者非也、

得肺脉、診得濇脉也、肺屬金、故色白、肺氣虛、故作嚏、肺主悲、故令悲愁不樂、欲哭、臍右有動氣、即肺之積、名曰息賁、故按之而牢若痛、喘、肺氣壅塞作喘、欬、氣逆上也、洒淅寒熱、謂洒洒惡寒、淅淅發熱、肺主皮毛、故主洒淅寒熱、有是症者、則肺之病也、無是者非也、

假令得腎脉、其外證、面黑、善恐欠、其內證、臍下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逆氣、小腹急痛、泄如下重、足脛寒而逆、有是者腎也、無是者非也、

得腎脉、診得沉脉也、腎屬水、故面黑、腎氣不足則爲恐、陰陽相引則爲欠、臍下有動氣、即腎之積、名曰賁豚、故按之不移而牢若痛、逆氣謂氣不歸元、故令氣逆上行、謂之逆氣、小腹腎所司也、急痛、腹內裡急作痛、泄、大便泄瀉、下重、氣下墜也、足脛、足脛之內踝、腎之太谿穴也、腎病則寒從足脛而逆于上、有是者、則腎之病也、無是者非也、

十七難曰、經言病或有死、或有不治自愈、或連年月不已、其死生存亾、可切脉而知之耶、然可盡知也、

此篇所問者三、答𠃋可盡知也、而止答病之死症、餘無所見、當有缺漏、

診病若閉目不欲見人者、脉當得肝脉、弦急而長、而反得肺脉、浮短而濇者死也、

閉目不欲見人者、肝病也、肝病脉當得弦長、此脉症相應、而反得肺脉、浮短而濇者、是金尅木、故主死、

病若開目而渴、心下牢者、脉當得緊實而數、反得沉濇而微者死也、

開目而渴、心下牢實者、心病也、脉宜實大而數、此脉症相應、反得沉濇而微者、是腎水尅心火、故死、

病若吐血、復鼽衂血者、脉當得沉細、而反浮大而牢者死也、

吐血者、血從口吐出也、鼽衂者、血從鼻中流出也、凡失血症、脉宜芤虛沉細不足、脉症相應、若反浮大而牢實有餘、此係正氣不足、而反邪氣有餘、故主死、

病若譫言妄語、身當有熱、脉當洪大、而反手足厥逆脉沉細而微者死也、

譫言妄語、即傷寒症熱邪傳裏、陽明胃經之病、故宜身熱脉洪而大、是症脉相應、而反手寒至肘、足寒過膝、謂之厥逆、脉來沉細而微者、是陽症得陰脉、故死、

病若大腹而泄者、脉當微細而濇、而反得緊大而滑者死也、

大腹、腹脹也、病本脾虛、中氣不運、腸胃積滯不消、更兼腸胃不實而作泄瀉、是症之脉、宜乎微細而濇、若反緊大而滑者、此係邪有餘、而正不足、故死也、

十八難曰、脉有三部、部有四經、手有太陰陽明、足有太陽少陰、為上下部、何謂也、

三部者、以寸關尺分上下之部也、四經者、謂每部相對、合為四經也、手有太陰肺也、陽明大腸也、足有太陽膀胱也、少陰腎也、肺與大腸、其候在右寸、腎與膀胱、其候在左尺、而為上下部、其義何也、

然、手太陰陽明金也、足少陰太陽水也、金生水、水流下行而不能上、故在下部也、足厥陰少陽木也、生手太陽少陰火、火炎上行而不能下、故為上部、手心主少陽火、生足太陰陽明土、土主中宮、故在中部也、此皆五行子母更相生養者也、

此明上文部有四經之義、以肺居右寸之部位、而言、故以太陰為首也、然手太陰肺也、陽明大腸也、皆屬金、足少陰腎也、太陽膀胱也、皆屬水、金生水、水性流下而不能上、故腎與膀胱、而在左尺下部也、足厥陰肝也、少陽膽也、皆屬木、手太陽小腸也、少陰心也、皆屬火、木生火、火性炎上而不能下、故心與小腸、而在左寸上部也、手心主心包絡也、少陽三焦也、皆屬相火、足太陰脾也、陽明胃也、火生土、土居中宮、故脾與胃、而在右關之中部也、所謂部有四經、以三部合之、則共十二經也、而右關中部之土、復生右寸之金、此皆五行子母相生相養之理也、

脉有三部九候、各何主之、然、三部者、寸關尺也、九候者、浮中沉也、上部法天、主胸以上至頭之有疾也、中部法人、主鬲以下至臍之有疾也、下部法地、主臍以下至足之有疾也、審而刺之者也、

此一節、當是十六難中答辭、錯簡在此、三部、寸關尺也、九候、每部各有天地人、謂之九候、審、明也、刺、鍼刺也、言三部之疾、各當審明其部而鍼刺之者也、

人病有沉滯久積聚、可切而知之耶、

此下問答、亦未詳所屬、或曰當是十七難中、或連年月不已、答辭耶、

然診在右脇有積氣、得肺脈結、脈結甚則積甚、結微則氣微、

右脇、肺部也、結主有積聚之脈、診肺脈見結、當知右脇有積氣、蓋積氣有微甚、脈必從而應之、

診不得肺脈、而右脇有積氣者、何也、然肺脈雖不見、右手脈當沉伏、

肺脈雖不見結、右手脈當見沉伏、沉伏亦主積聚之脉、右手所以候肺也、

其外痼疾同法耶、將異也、

此承上文、復問外之痼疾、與內之積聚、同此一法耶、抑各異也、

然結者脈來去時一止、無常數、名曰結也、伏者脈行筋下也、浮者脈在肉上行也、左右表裏法皆如此、

結者脈來緩時一止、名曰結也、脈主裏、有結聚、伏者脈行筋下、浮者脈行肉上、伏主裏、浮主表、所以異也、舉前右脇爲例、故此云左右表裏、法皆如此、

假令脈結伏者、內無積聚、脈浮結者、外無痼疾、有積聚脈不結伏、有痼疾脈不浮結、爲脈不應病、病不應脈、是爲死病也、

有是脈、無是病、有是病、無是脉、脈病不相應、故爲死病也、

十九難曰、經言脈有逆順、男女有恒、而反者、何謂也、

脈有逆順、男女有恒、言男女之脈、各有恒常之道、男子尺脈恒弱、女子尺脈常盛、是其常也、若不順而反常、其故何也、

然男子生於寅、寅爲木、陽也、女子生於申、申爲金、陰也、故男脈在關上、女脈在關下、是以男子尺脈恒弱、女子尺脈恒盛、是其常也、

此言男女陰陽尺寸脈之不同、以男子生于寅、寅爲三陽、乾之體也、故男子生于寅、義取此也、以女子生于申、申爲三陰、坤之體也、故女子生于申、義亦取此、陽寸陰尺、男脈上于關上、故男子之脈恒盛于寸、寸爲陽也、女脈下于關下、故女子之脈恒盛于尺、尺爲陰也、此爲陰陽之常道、若虞氏之圖說、則似乎鑿矣、

反者男得女脈、女得男脈也、其爲病何如、

所謂反者、男子反得女脈、而盛于尺、女子反得男脈、而盛于寸、是謂相反也、復言反脈之爲病、其症當何如、

然男得女脈爲不足、病在內、左得之病在左、右得之病在右、隨脈言之也、女得男脈爲太過、病在四肢、左得之病在左、右得之病在右、隨脈言之、此之謂也、

男子尺脈恒弱、若反得女脈、是尺脈盛也、男子尺脈盛爲不足者、是腎水不足、相火偏旺、故謂不足、其病主在內、女子寸脈恒弱、若反得男脈、是寸脈盛也、女子寸脈盛爲太過者、是陰乘陽位、故謂太過、陽主外、故病在四肢、病之在左在右、各隨脈而言之也、

二十難曰、經言脈有伏匿、伏匿於何藏而言伏匿耶、

然：為陰陽更相乘，更相伏也。脈居陰部而反陽脈見者，為陽乘陰也，脈雖時沉濇而短，此謂陽中伏陰也。脈居陽部而反陰脈見者，為陰乘陽也，脈雖時浮滑而長，此謂陰中伏陽也。

此言脈有陰陽乘伏之義。伏，隱于其中也；匿，藏也。脈乘，為于其上也。居，猶在也。陰，尺部也；陽，寸部也。脈居陰部而反陽脈見者，謂尺部而反見浮滑長等之陽脈，此陽脈乘于陰位也。其尺部之脈，雖或時有偶見沉濇而短之陰脈，此謂陽中伏陰之脈也。脈居陽部而反陰脈見者，謂寸部而反見沉濇短之等脈，此陰脈乘于陽也。其寸部之脈，雖或時有偶見浮滑而長之陽脈，此謂陰中伏陽之脈也。

重陽者狂，重陰者癲，脫陽者見鬼，脫陰者目盲。

狂病屬陽，故重陽者狂；癲疾屬陰，故重陰者癲。脫陽者陽氣絕也，故見鬼，其幽陰之象；脫陰者陰精絕也，故目盲無所見。五十九難之文，或錯簡在此。

二十一難曰：經言人形病脈不病曰生，脈病形不病曰死，何謂也？然：人形病，脈不病，非有不病者也，謂息數不應脈數也，此大法。

形病脈不病，謂人顏色憔悴，是形有病也；診其脈來息數調和，雖外貌有病，其人不久自愈，故曰生。脈病形不病，謂人外貌無恙若無病，診其脈或大或小，或結或促，或代止，而有常數，惟其不一，殘賊沖和之氣，是脈不與形相應，乃脈病人不病，故曰死。仲景曰：人病脈不病，名曰內虛，以無穀氣，神雖困無苦；脈病人不病，名曰行尸，以無王氣，卒眩仆，不識人，短命則死。正此之謂也。

二十二難曰：經言脈有是動，有所生病，一脈變為二病者，何也？然：經言是動者，氣也；所生病者，血也。邪在氣，氣為是動；邪在血，血為所生病。氣主呴之，血主濡之。氣留而不行者，為氣先病也；血壅而不濡者，為血後病也。故先為是動，後所生也。

此引靈樞經脈篇而言也。言是動者，如肺經是動則病肺脹滿，膨膨然而喘咳，缺盆中痛，甚則交兩手而瞀，此為臂厥，是主肺所生病者，各經皆有是動、主所生病之類。此難以是動為氣，所生病為血也，馬玄臺引經斷為非，張三錫著六要，其經絡考云最是，此篇不必強解。

二十三難曰：手足三陰三陽脈之度數，可曉以不？

此靈樞脈度篇之文。第一難曰：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度，周于身，謂一度主二百七十息，以一息六寸計之，則二六一十二丈，六七四丈二尺，此一度計行十六丈二尺也。此篇言十二經脈長短之數，亦合十六丈二尺也。手足三陰三陽，謂手有三陰三陽，足有三陰三陽，而十二經脈長短之度數，可曉其所以然否。

然：手三陽之脈，從手至頭，長五尺，五六合三丈。手三陰之脈，從手至胸中，長三尺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六三尺，合二丈一尺。足三陽之脈，從足至頭，長八尺，六八四丈八尺。足三陰之脈，從足至胸中，長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尺，合三丈九尺。人兩足蹻脈，從足至目，長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督

脉任脉各長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尺、凡脉長十六丈二尺、此所謂十二經脉長短之數也、

按經脉之流行、手之三陽、從手至頭、手之三陰、從胸走至手、足之三陽、從頭下走至足、足之三陰、從足上走入腹、此舉經脉之度數、故皆自手足言、人兩蹻脉、指陰蹻脉也、陰蹻脉起于跟中、自然谷之後、上內踝之上、直上循陰股、入陰循腹、上胸裏、行缺盆、出人迎之前、入頄內廉、屬目內眥、合足太陽脉、爲足少陰之別絡也、足三陽之脉、從足至頭、長八尺、以同身之尺寸而言之、此所謂十二經脉長短之數、以合十六丈二尺之度數也、

經脉十二、絡脉十五、何始何窮也、然、經脉者、行血氣、通陰陽、以榮於身者也、其始從中焦、注手太陰陽明、

陽明注足陽明太陰、太陰注手少陰太陽、太陽注足太陽少陰、少陰注手心主少陽、少陽注足少陽厥陰、厥陰復還注手太陰、別絡十五、皆因其原、如環無端、轉相灌溉、朝於寸口人迎、以處百病而決死生也、

此因上文經脉之寸度、而又推言經脉之行度也、直行者爲之經、旁行者爲之絡、經有十二、絡兼陽絡陰絡脾之大絡、爲十五絡也、言經脉之流行、其始從中焦、注手太陰陽明、以次傳至厥陰、厥陰復還注手太陰、其義已解在第一難、五十度復會于手太陰寸口之內矣、其別絡十五、皆各因其原、始終傳注、如環之無端、轉相灌溉于身、復朝會于寸口人迎、右關之前一分爲氣口、左關之前一分爲人迎、以診藏府之百病、以決人之死生吉凶也、

經云、明知終始、陰陽定矣、何謂也、然、終始者、脉之紀也、寸口人迎、陰陽之氣通於朝使、如環無端、故曰始也、終者三陰三陽之脉絕、絕則死、死各有形、故曰終也、

此又復引靈樞終始第九篇曰、凡刺之道、畢于終始、五藏爲紀、陰陽定矣、其義何所謂也、然終始者、乃經脉流行之大紀綱也、寸口人迎、乃陰陽之氣通于朝使、朝、謂氣血之朝會、使、謂陰陽之相使、始如生物之始、終如生物之終、欲知生死、以脉候之、陰陽之氣通于朝使、如環之無端則不病、一或不相朝使則病矣、況三陰三陽之脉絕乎、絕必死矣、其死之形狀、俱如下篇、尤宜參看也、

二十四難曰、手足三陰三陽氣以絕、何以爲候、可知其吉凶不、

上言三陰三陽之氣絕、絕則死、茲復明其死之候、其吉凶之驗、可知其形狀日期之相應否、

然、足少陰氣絕、即骨枯、少陰者冬脉也、伏行而溫於骨髓、故骨髓不溫、即肉不着骨、骨肉不相親、即肉濡而却、肉濡而却、故齒長而垢、髮無潤澤、無潤澤者骨先死、戊日篤、己日死、

此下共七節、與靈樞經脉篇之文、大同小異、濡即軟字、少陰者腎也、腎主骨、其華在髮、腎氣絕、則肉不能充滿于骨外、不能榮潤于髮、肉濡而却、謂骨肉不相着而肉離却骨、故齒長而枯、腎屬水、戊已土也、土尅水、故以所不勝之日篤、己日死、

足太陰氣絶則脈不營其口脣。口脣者，肌肉之本也。脈不營則肌肉不滑澤，肌肉不滑澤則肉滿，肉滿則脣反，脣反則肉先死。甲日篤，乙日死。

脾主肌肉，其華在唇四白。脾絶則肉滿唇反也。肉滿謂肌肉不潤澤而緊急腫脹矣。脾屬土，木尅土，故甲乙之日而死也。

足厥陰氣絶，卽筋縮引卵與舌。厥陰者，肝脈也。肝者，筋之合也。筋者，聚於陰器而絡於舌本，故脈不營則筋縮急，筋縮急卽引卵與舌，故舌卷卵縮，此筋先死。庚日篤，辛日死。

肝者筋之合，其華在爪，其充在筋。筋者聚于陰器而絡于舌本。肝絶則筋縮引卵與舌也。肝屬木，金尅木，故庚辛之日而死也。

手太陰氣絶，卽皮毛焦。太陰者，肺也，行氣溫於皮毛者也。氣弗營則皮毛焦，皮毛焦則津液去，津液去卽皮節傷，皮節傷則皮枯毛折，毛折者則氣先死。丙日篤，丁日死。

肺者氣之本，其華在毛，其充在皮。肺絶則皮毛焦而津液去，皮節傷，以津液皆會于節也。肺屬金，火尅金，故丙丁之日而死也。

手少陰氣絶則脈不通，脈不通則血不流，血不流則色澤去，故面色黑如黧，此血先死。壬日篤，癸日死。

心之合脈也，其榮色也，其華在面，其充在血脈。心絶則脈不通，血不流，則色澤去。心屬火，水尅火，故壬癸之日而死也。

三陰氣俱絶者，則目眩轉目瞑。目瞑者為失志，失志者則志先死，死卽目瞑也。

三陰通手足而言也。靈樞經脈篇作五陰氣俱絶，以手厥陰與手少陰同心經也。目眩轉目瞑者，卽所謂脫陰者目盲，此又其甚者也。故云目瞑者失志，而志先死也。陳氏曰：五藏陰氣俱絶，則其志喪于內，故精氣不注于目，不見人而死矣。

六陽氣俱絶者，則陰與陽相離。陰陽相離，則腠理泄，

絶汗乃出，大如貫珠，轉出不流，卽氣先死。旦占夕死，夕占旦死。

人之有生，惟賴眞陽之氣。氣令則生，氣下則死。若手足六陽之氣俱絶，則陰與陽相離而不合矣。陰陽相離，則腠理不固，而汗自泄。絶汗出者，其形在額，大如貫珠而不流轉。汗出不轉，則氣先死矣。其病旦見則主夕死，夕見則主旦死，眞氣一絶，則立死矣。

二十五難曰：有十二經，五藏六府十一耳，其一經者，何等經也？然：一經者，手少陰與心主別脈也。心主與三焦為表裏，俱有名而無形，故言經有十二也。

此篇言手足三陰三陽，乃十二經也。若人但言五藏六府，則是十一經耳，其一經者是何等經也。此

一問答蓋爲發明手厥陰心包絡之一經也然此二經乃手少陰與心主包絡也其經相連其病各別故凡心病者非心病也乃邪干包絡之爲病也愚按經絡考云心包絡之藏在心下橫膜之上豎膜之下與橫膜相粘而黄脂裹者心也其脂膜之外有細筋如絲與心肺相連者心包絡也此經本有名有形而言無形者得非與心肺相連以其藏形不甚顯耶其經絡之起止則起于腋下之天池穴而止于手中指之中衝穴與手少陽三焦相爲表裏故言經有十二也

二十六難曰經有十二絡有十五餘三絡者是何等絡也然有陽絡有陰絡有脾之大絡陽絡者陽蹻之絡也陰絡者陰蹻之絡也故絡有十五焉

直行者謂之經旁出者謂之絡每經皆有絡十二經有十二絡如手太陰肺絡大腸手陽明大腸絡

肺之類今云絡有十五以其有陽蹻之絡有陰蹻之絡及脾之大絡也陽蹻之絡統諸陽絡陰蹻之絡統諸陰絡脾之大絡名曰大包又總統陰陽諸絡由脾之能灌溉五藏也

二十七難曰脈有奇經八脈者不拘於十二經何也然有陽維有陰維有陽蹻有陰蹻有衝有督有任有帶之脈凡此八脈者皆不拘於經故曰奇經八脈也

脈有奇正十二經者正脈也奇經者八脈也奇經八脈不拘於十二經故以奇經奇正不相合其義何也然此八脈者其一有陽維蓋陽維之脈起于諸陽之會由外踝而上行于衛分其一有陰維其陰維之脈起于諸陰之交由內踝而上行于榮分陽維陰維者所以爲一身之綱維也其一有陽蹻其陽蹻之脈起于跟中循外踝上行于身之左右其一有陰蹻而陰蹻之脈亦起于跟中循內踝上行于身之左右陰蹻陽蹻者所以使機關之蹻捷也其一有督脈而督脈起于會陰循背而行于身之後爲陽脈之總督而爲陽脈之海其一有任脈而任脈亦起于會陰循腹而行于身之前爲陰脈之承任而爲陰脈之海其一有衝脈而衝脈亦起于會陰夾臍而行直衝于上爲諸脈之衝要而爲十二經之海其一有帶脈而帶脈橫圍于腰狀如束帶所以總約諸脈者也此八脈者故曰奇經八脈也

經有十二絡有十五凡二十七氣相隨上下何獨不拘於經也然聖人圖設溝渠通利水道以備不然天雨降下溝渠滿溢當此之時霶霈妄作聖人不能復圖也此絡脈滿溢諸經不能復拘也

經絡之行自有常道奇經之不拘于常道者譬如聖人圖設溝渠以備通利水道之用若天雨驟然降下而霶霈妄行則溝渠滿溢諸經不能復拘也溝渠喻十二經也絡脈滿溢喻奇經八脈也

二十八難曰其奇經八脈者既不拘於十二經皆何起何繼也

此承上章而言奇經八脈既不由于十二經之拘則奇經之行皆從何所起復從何所而相繼也

然督脈者起於下極之俞並於脊裏上至風府入屬於腦

督之爲言都也爲陽脈之海所以都綱乎陽脈也

其脈起於下極之俞下極乃長強穴之下也俞穴

俞也。督脉有二十七穴，其始本於長强穴，其穴在骶骨端，與足少陰會，並於脊裏，上行歷腰俞，其穴在二十一椎下，陽關，穴在十六椎下，命門，穴在十四椎下，懸樞，穴在十三椎下，脊中，穴在十一椎下，筋縮，在九椎下，至陽，在七椎下，靈臺，在六椎下，神道，在五椎下，身柱，在三椎下，陶道，在大椎下，大椎，在一椎下，與手足三陽會合，上瘂門，在項後入髮際五分，會陽維，入繫舌本，上至風府，在項後入髮際一寸，大筋內宛宛中，會足太陽陽維，同入腦中，循腦戶，腦戶在枕骨上，強間，在百會後三寸，至後頂，在百會後一寸五分，上巔歷百會，在頂中央旋毛中，至前頂，在百會前一寸五分，上顖會，在百會前三寸，即顖門，至上星，在顖會前一寸，至神庭，顖會前二寸，直鼻上入髮際五分，爲足太陽督脉之會，循額上至鼻柱，經素髎，穴在鼻準頭也，下水溝，穴即人中，會手足陽明，至兊端，在唇上端，入齗交，上齒縫中，與任脉足陽明交會而終，此督脉之起止也。

任脉者，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喉咽。

任者姙也，爲人生養之本，而爲陰脉之海，其脉起於中極之下，少腹之內，會陰之分，任脉有二十四穴，其始本起於會陰，穴在兩陰之間，上行而外出，循曲骨，在橫骨上毛際陷中，上毛際，至中極，臍下四寸，膀胱之募，同足厥陰太陰少陰，並行腹裏，循關元，臍下三寸，小腸之募，三陰任脉之會，歷石門，即丹田也，在臍下二寸，三焦之募也，上氣海，臍下一寸半宛宛中，男子生氣之海，會足少陽衝脉於陰交，臍下一寸，當膀胱上口，三焦之募，循神闕，當臍中央，上水分，在臍上一寸，當小腸下口，會足太陰於下脘，臍上二寸，當胃下口，歷建里，臍上三寸，會手太陽少陽足陽明於中脘，臍上四寸，胃之募也，至上脘，臍上五寸，巨闕，鳩尾下一寸，心之募也，鳩尾，蔽骨下五分，中庭，膻中下一寸六分陷中，膻中，玉堂下一寸六分，直兩乳中間，玉堂，紫宮下一寸六分，紫宮，華蓋下一寸六分，華蓋，璇璣下一寸，璇璣，天突下一寸，上喉嚨，會陰維於天突廉泉，天突在結喉下四寸宛宛中，廉泉在結喉上，舌下中央，上頤，循承漿，在唇下陷中，與手足陽明會於督脉，此任脉之起止也。

衝脉者，起於氣衝，並足陽明之經，夾臍上行，至胸中而散也。

衝爲經脉之海，又曰血海，其脉與任脉，皆起於少腹之內胞中，其浮而外者，起於氣衝，氣衝穴在少腹毛中兩旁各二寸，橫骨兩端動脉宛宛中，足陽明穴也，並足陽明少陰二經之間，循腹上行，至橫骨，足陽明去腹中行二寸，少陰去腹中行五分，衝脉行於二經之

門也、横骨在陰上横骨中宛如仰月、去腹中行一寸五分夾臍左右各五分上行歷大赫、横骨上一寸、去腹中行一寸五分、氣穴、一名胞門、一名子戶、大赫上一寸、去腹中行一寸五分、少陰衝脉之會、四滿、氣穴上一寸、中注、四滿上一寸、肓俞、中注上一寸、商曲、肓俞上一寸、石關、商曲上一寸、陰都、石關上一寸、通谷、陰都上一寸、幽門、通谷上一寸、夾巨闕兩旁各五分陷中、至胸中而散、衝脉無穴、其所行之穴、皆足少陰腎經之穴也、故陰虛弱症、氣不歸元、氣逆上行而作喘、即衝脉之為病也、故衝脉為病逆氣而裏急、左右凡二十四穴、此衝脉之起止也、

帶脉者、起於季脇、廻身一周、

帶脉起於季脇、足厥陰之章門穴、同足少陽循帶脉穴、章門、足厥陰少陽之會、在季脇骨端、肘尖盡處是穴、帶脉穴、屬足少陽經、在季脇下一寸八分陷中、圍身一周、如束帶然、又與少陽會於五樞、在帶脉下三寸、維道、在章門下五寸三分、左右凡八穴、皆足少陽之穴、此帶脉之廻身一周也、

陽蹻脉者、起於跟中、循外踝上行、入風池、

陽蹻者、足太陽之別脉、其脉起於跟中、出於外踝下、足太陽申脉穴、在外踝下五分陷中、容爪甲白肉際、當踝後遶跟、以僕參為本、僕參穴、在跟骨下陷中、拱足得之、上外踝上三寸、以附陽為郄、附陽穴、在外踝上三寸、足太陽之穴也、直上、循股外廉、循脇後胛上、會手太陽陽維於臑俞、在肩後大骨下胛上廉陷中、上行肩髆外廉、會手陽明於巨骨、在肩尖端上行叉骨罅間陷中、會手陽明少陽於肩髃、在髆骨頭肩端上、兩骨罅陷宛宛中、舉臂取之有空、上人迎、夾口吻、會手足陽明任脉於地倉、夾口吻旁四分外、如近下有微脉動處、同足陽明上而行巨窌、夾鼻孔旁八分、直瞳子、平水溝、復會任脉於承泣、在目下五分、直瞳子陷中、至目內眥、與手足太陽足陽明陰蹻五脉、會於睛明穴、見陰蹻下、從睛

明上行、入髮際、下耳後、入於風池而終、風池、在耳後、夾玉枕骨下髮際陷中、左右凡二十二穴、此陽蹻脉之起止也、

陰蹻脉者、亦起於跟中、循內踝上行、至咽喉、交貫衝脉、

陰蹻者、足少陰之別脉、其脉亦起於跟中、足少陰然谷穴之後、然谷穴、在內踝前下一寸陷中、同足少陰循內踝下照海穴、在內踝下五分、上內踝之上二寸、以交信為郄、交信在內踝骨上、少陰前、太陰後、廉筋骨間、直上循陰股入陰、上循胸裏、入缺盆、上出人迎之前、至咽喉、交貫衝脉、入頄內

蹻上行屬目內眥、與手足太陽足陽明陽蹻五脉會於睛明而上行、睛明在目內眥外一分宛宛中、左右凡八穴、此陰蹻脉之起止也、

陽維陰維者、維絡於身、溢蓄不能環流灌溉諸經者也、故陽維起於諸陽會也、陰維起於諸陰交也、

陽維起於諸陽之會、其脉發於足太陽金門穴、在足外踝下一寸五分、上外踝七寸、會足少陽於陽交、為陽維之郄、在外踝上七寸、斜屬二陽之間、循膝外廉上髀厭抵少腹側、會足少陽於居髎、在章門下八寸監骨上陷中、循脇

肋斜上肘上、會手陽明手足太陽於臂臑、在肘上七寸兩筋罅陷中、肩髃下一寸、過肩前、與手少陽會於臑會天髎、[illegible]在肩前廉去肩端三寸宛宛中、天髎在缺盆中上毖骨際陷中央、却會手足少陽足陽明於肩井、在肩上陷中央、缺盆上大骨前一寸五分、入肩後、會手太陽陽蹻於臑俞、在肩後大骨下胛上廉陷中、上循耳後、會手足少陽於風池、在耳後髮際陷中、上腦空、承靈後一寸半夾玉枕骨下陷中、承靈、正營後一寸五分、正營、目窗後一寸、目窗、臨泣後一寸、臨泣在瞳人直上入髮際五分陷中、下額、與手足少陽陽明五脉會於陽白、眉上一寸直瞳人相對、循頭入耳、上至本神而止、本神直耳上入髮際中、左右凡三十二穴、此陽維脉之起止也、

陰維起於諸陰之交、其脉發於足少陰築賓穴、為陰維之郄、在內踝上五寸腨肉分中、上循股內廉上行入小腹、會足太陰厥陰少陰陽明於府舍、在腹哀下三寸、去腹中行四寸五分、上會足太陰於大橫腹哀、大橫在腹哀下一寸五分、腹哀在日月下一寸五分、並去腹中行四寸半、循脇肋、會足厥陰於期門、直乳下一寸半、上胸膈挾咽、與任脉會於天突廉泉、上至頂前而終、天突在結喉下四寸半宛宛中、廉泉在結喉下二寸中央是穴、左右凡一十四穴、此陰維脉之起止也、

比於聖人圖設溝渠、溝渠滿溢、流於深湖、故聖人不能拘通也、而人脉隆盛、入於八脉而不環周、故十二經亦不能拘之、其受邪氣、畜則腫熱、砭射之也、

奇經八脉、惟督任二經有穴、餘六經皆係于十二經之穴、但與六經之交會、非衝脉帶脉陽蹻陰蹻陽維陰維之自有穴也、細考經絡穴名、其義自得、然陽維陰維者、維絡於身、若二維之脉、或值滿溢、或有畜止、則氣血之行、即不能環流、以灌溉諸經者也、其奇經八脉、溢畜不能環流灌溉諸經者、譬如聖人圖設溝渠、以利水道、設遇天雨降下、溝渠滿溢、流于深湖、即聖人亦不能復拘而通利也、八脉隆盛、入于八脉而不能環周、故十二經亦不能拘之、其八脉各有所受邪氣、則遂畜止而不環周、畜則必發腫而為熱矣、是知經脉不可畜、畜則悉當砭石以射之、射之者、即刺出腫熱之血也、

二十九難曰、奇經之爲病何如、然、陽維維於陽、陰維維於陰、陰陽不能自相維、則悵然失志、溶溶不能自收持、

此言奇經之爲病也、維、持也、陰若不能維于陰、則悵然失志、陽設不能維于陽、則溶溶不能自收持、溶溶、怠緩懈慢之貌、

陽維爲病苦寒熱、陰維爲病苦心痛、陰蹻爲病陽緩而陰急、陽蹻爲病陰緩而陽急、衝之爲病、逆氣而裏急、督之爲病、脊強而厥、任之爲病、其內苦結、男子爲七疝、女子爲瘕聚、帶之爲病、腹滿腰溶溶若坐水中、

此奇經八脉之爲病也、

陽維行諸陽而主衛、衛主氣、氣主表、故陽維爲病苦發寒熱、陰維行諸陰而主榮、榮爲血、血屬心、故陰維爲病苦心痛、兩蹻脉病、若在陽則陽結急、在陰則陰結急、受病者急、不病者自和緩也、衝脉起于氣衝、夾臍上行、至胸中、故逆氣而裏急、督脉行背、主脊裏、故脊強而厥、任脉起于會陰、循腹裏、上關元、故病苦內結、男爲七疝、女爲瘕聚也、帶脉圍身一周、病主在腰、故病腹滿腰溶溶、溶溶、又水盛也、故如在水中之狀、

此奇經八脉之爲病也、

三十難曰、榮氣之行、常與衛氣相隨不、然、經言人受氣於穀、穀入於胃、乃傳與五藏六府、五藏六府皆受於氣、其清者爲榮、濁者爲衛、榮行脉中、衛行脉外、營周不息、五十而復大會、陰陽相貫、如環之無端、故知榮衛相隨也、

此引靈樞榮衛生會第十八篇而言也、此篇之旨、發明宗氣衛氣之不同、榮氣者、宗氣也、衛氣者、穀氣也、蓋脉不自行、隨氣而至、氣行則行、氣止則止、然人榮衛之氣、皆稟受于水穀之氣之所化也、凡穀入于胃、而脾爲胃行其津液、乃傳于五藏六府、其五藏六府、皆受水穀精華之氣、其升降之用、淸濁之化、氣之清者爲榮、而行于內、氣之濁者爲衛、而行于外、榮者陰血、陰性精專、故榮行脉中、衛者陽氣、陽性慓悍、不隨宗氣而行、而自行于各經皮膚分肉之間、故衛行脉外、人身之氣、所以有榮氣衛氣之分、故榮氣者、宗氣也、而宗氣之行于脉中、衛氣之行于脉外也、其血氣之榮周于身、晝夜流行、無一息之間斷、脉行五十度而周于身、而復大會于肺經之太淵穴、陰陽轉相貫通、如環之無端、

故知榮衛之相隨、而有宗氣衛氣之別也、故素問曰、榮者、水穀之精氣、則清、衛者、水穀之悍氣、則濁、精氣行于脉中、悍氣行于脉外、是故榮行脉中、衛行脉外也、

難經直解卷之下

武林後學莫熺丹子甫

門人吳雲倬巖

男文均平侯　仝閱

三十一難曰、三焦者、何稟何生、何始何終、其治常在何許、可曉以不、

此篇分別三焦之位、各有司治之所、所謂三焦者、屬手少陽經也、一云三焦爲原氣之別使、一云有名而無形、若係有名無形、則三焦之經、要見何所稟而何所生、三焦之氣、從何所始而何所終、且所治之穴、要知在何許處也、此般諸義、皆可曉其所以然之從來否、

然三焦者、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上焦者、在心下下鬲、在胃上口、主內而不出、其治在膻中、玉堂下一寸六分、直兩乳間陷者是、中焦者、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穀、其治在臍旁、下焦者、當膀胱上口、主分別清濁、主出而不內、以傳道也、故名曰三焦、其治在臍下一寸、其府在氣街、

人身一元之大氣、皆係于三焦之氣、升降出入而爲用也、故爲原氣之別使、人身之藏府皆有名有形、有稟有生、如肝稟氣于木、生於木、心稟氣於火、生於火之類、五藏之所稟所生、莫不皆然、惟三焦之氣、云有名無形、而所稟所生、則元氣與胃氣而已、故云三焦乃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何者、試審上焦之位、其在心下下鬲、却在胃之上口、其氣之爲用、主納受飲食、納而不出、其所治之穴、在膻中穴、乃玉堂穴之下一寸六分、直兩乳間陷者是也、其中焦之位、在胃之中脘、不上不下之間、其氣之爲用、主腐熟水穀、其所治之穴、在臍旁胃之天樞穴也、其下焦之位、當在膀胱上口、其氣之爲用、主分別大小便之清濁也、故專主出而不納、以爲傳送水穀之道也、故名曰三焦、其所治之穴、在臍下一寸、即任脈之陰交穴也、其府又氣街這一句、疑錯簡、或衍、三焦自屬諸府、不應又有府也、以此參之、則三焦之經雖曰有名無形、然三焦之位、與夫主氣之司、所治之穴、所寓之處、即三焦之所形也、而命門爲相火之原、三焦爲相火之用、故爲原氣之別使、其氣之升降出納總屬人身一氣之流行於三焦、故曰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

三十二難曰、五藏俱等、而心肺獨在鬲上者、何也、然心者血、肺者氣、血爲榮、氣爲衛、相隨上下、謂之榮衛、通行經絡、營周於外、故令心肺在鬲上也、

此言藏位上下之分、五藏似相同等、而心肺獨在鬲上者、其義何也、然心肺之在鬲上者、蓋心爲君主、肺爲相傅、心主血、肺主氣、血榮氣衛、通行經絡、營周不息、鬲者隔也、凡人心下有鬲膜、前齊鳩尾、後齊十一椎、周圍着脊、所以遮隔濁氣、不使上薰心肺、故令心肺在鬲上也、經云、鬲肓之上、中有父母、此之謂也、

三十三難曰、肝青象木、肺白象金、肝得水而沉、木得水而浮、肺得水而浮、金得水而沉、其意何也、

此言五行變化之理、以肝肺二藏之義而喻言之也、肝者東方木也、其色青、其象木、肺者西方金也、其色白、其象金、肝屬木、在水宜乎浮也、何得水而反沉、肺屬金、在水宜乎沉也、何得水而反浮、其故

何也

然肝者非爲純木也乙角也庚之柔大言陰與陽小言夫與婦釋其微陽而吸其微陰之氣其意樂金又行陰道多故令肝得水而沈也肺者非爲純金也辛商也丙之柔大言陰與陽小言夫與婦釋其微陰婚而就火其意樂火又行陽道多故令肺得水而浮也肺熟而復沉肝熟而復浮者何也故知辛當歸庚乙當歸甲也

然肝者木肝爲乙木非爲純木也何者乙之音角也蓋乙庚化金故乙爲庚之柔大而言之則陰與

陽之道小而言之猶夫與婦之義而釋去其甲木之微陽而自吸受其乙木微陰之氣乙與庚合故其意樂金且金又行陰道多而肝位在下故令肝得水而沉者此也然肺者金肺爲辛金非爲純金也何者辛之音商也蓋丙辛化水故辛爲丙之柔大而言之則陰與陽之道小而言之即夫與婦之義而自釋去其辛金之微陰婚而就丙火之相配故其意樂火且火又行陽道多而肺位在上故令肺得水而浮者此也五運合化之理其在五運行大論篇曰素天之氣經于亢氐昴畢蓋乙在亢氐之位庚在昴畢之位所以乙庚化金而乙庚之歲皆以金爲初運而爲客運之遷變故謂乙庚化金玄天之氣經于張翼婁胃蓋丙在張翼之位辛在婁胃之位所以丙辛化水而丙辛之歲皆以水爲初運而爲客運之迭移故謂丙辛化水也肺熟而復沉肝熟而復浮者乃合化之氣散矣故辛復歸于庚乙復歸于甲也此難雖無關于要用然五行合化微妙之理苟非深求運氣之奧旨是義焉能致

發明之

三十四難曰五藏各有聲色臭味皆可曉知以不然十變言肝色青其臭臊其味酸其聲呼其液泣心色赤其臭焦其味苦其聲言其液汗脾色黃其臭香其味甘其聲歌其液涎肺色白其臭腥其味辛其聲哭其液涕腎色黑其臭腐其味鹹其聲呻其液唾是五藏聲色臭味也

此言五藏各有聲色臭味無之與液相通也十變者言聲色臭味五藏錯綜互相有之故云十變肝屬木故色青臊者肝之氣故臭臊曲直作酸木之味也故味酸呼者肝之聲也泣者肝之液也心屬

火故色赤焦者心之氣故臭焦炎上作苦火之味也故味苦言者心之聲也汗者心之液也脾屬土故色黃香者脾之氣故臭香稼穡作甘土之味也故味甘歌者脾之聲也涎者脾之液也肺屬金故色白腥者肺之氣故臭腥從革作辛金之味也故味辛哭者肺之聲也涕者肺之液也腎屬水故色黑腐者腎之氣故臭腐潤下作鹹故味鹹呻者腎之聲也唾者腎之液也此是五藏之聲色臭味而無五液之相通也

五藏有七神各何所藏耶然藏者人之神氣所舍藏也故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脾藏意與智腎藏精與志也

七神者識神也藏者藏也人之識神藏于內也魂主升肝藏居左屬木龍之象也故肝藏魂魄主降

肺藏居右屬金、虎之象也、故肺藏魄、心主神、心居南屬火、離之象也、故心藏神、脾主思、其藏居中屬土、坤之象也、故脾藏意與智、腎主精、腎藏居北屬水、坎之象也、故腎藏精與志也、此因五藏之用而言五藏之神、是故五用著于外、七神蘊于內也、

三十五難曰、五藏各有所府、皆相近、而心肺獨去大腸小腸遠者、何也、然、經言心榮肺衛、通行陽氣、故居在上、大腸小腸、傳陰氣而下、故居在下、所以相去而遠也、

五藏者、心肝脾肺腎也、五藏各有所居之位、其府與藏皆相近者、如脾與胃、肝與膽、腎與膀胱、其相近也、而心肺居在上部、大小腸居在下部、其相遠者、何也、然心榮肺衛、通行陽氣、故居在上、[illegible]小腸傳行陰氣、故居在下、肺與大腸、心與小腸、其經絡雖相爲表裏、而心肺在上、行清陽之氣、大腸小腸行濁陰之氣、清濁之氣、自有陽分、不可混淆、所以相去遠也、

又諸府者、皆陽也、清淨之處、今大腸小腸胃與膀胱、皆受不淨、其意何也、

此承上文而言、然陽既行清氣、諸府亦皆陽也、宜乎行清淨之處、今大腸小腸胃與膀胱、其所受盛之物、皆汙穢不淨者、其意何也、

然、諸府者、謂是非也、經言小腸者、受盛之府也、大腸者、傳瀉行道之府也、膽者、清淨之府也、胃者、水穀之府也、膀胱者、津液之府也、一府猶無兩名、故知非也、

小腸者、心之府、大腸者、肺之府、膽者、肝之府、胃者、脾之府、膀胱者、腎之府、

謂諸府爲清淨之處者、其說非也、今大腸小腸胃與膀胱、各有受盛、則非陽之清淨矣、各有五藏之府、固不得而兩名也、蓋諸府之體爲陽、而用則陰、經所謂濁陰歸六府是也、云諸府皆陽、清淨之處、惟膽足以當之、

小腸謂赤腸、大腸謂白腸、膽者謂青腸、胃者謂黃腸、膀胱者謂黑腸、下焦之所治也、

此以五藏之色、分別五府、而皆以腸名之也、下焦一句、所治屬膀胱、謂膀胱當下焦所治、主分別清濁者也、

三十六難曰、藏各有一耳、腎獨有兩者、何也、然、腎兩者、非皆腎也、其左者爲腎、右者爲命門、命門者、諸神精之所舍、原氣之所繫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故知腎有一也、

此言腎藏之體、其即坎之象也、腎有兩者、猶坎之兩陰爻也、命門者、即坎之中爻也、坎象屬水體也、命門屬火用也、夫人之初生、先生命門與兩腎、即天一生水之義也、腎與命門、本屬一氣、故言其氣與腎通、爲十二經之根本、呼吸之門、三焦之原、原者即生氣之元、謂腎間動氣也、此稟眞陽之火、以爲立命之基、故仙家謂之祖氣、醫家謂之先天、然人之兩尺脈、總皆腎也、而言左爲腎、右爲命門者、蓋以命門眞陽之火、寄于右尺診也、按十二經中只有心包絡、與三焦相爲表裏、未嘗有所謂命門

並但命門之火居于腎中故命門爲相火之原
焦爲相火之用命門與包絡三焦俱爲相火故曰
右尺之脈以候腎中眞陽之火耳非謂十二經之
外又多一命門也然命門者諸神精之所舍原氣
之所繫也蓋腎藏精精化氣氣化神故謂諸神精
之所舍舍者也命門爲相火之原十二經之根本
故謂原氣之所係也其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
者總屬天一之水眞陽之火而原氣之所用也程
踢雖分腎有兩者其實眞元之一氣也愚考命門
之穴在脊之第十四椎下乃督脈之穴名也不知
經絡之詳者猜言命
門心包絡其說非也

三十七難曰五藏之氣於何發起通於何許可曉以
不然五藏者當上關於九竅也故肺氣通於鼻鼻和
則知香臭矣肝氣通於目目和則知黑白矣脾氣通

於口口和則知穀味矣心氣通於舌舌和則知五味
矣腎氣通於耳耳和則知五音矣

此言五藏之氣其流注之始在于何所而發起其
相通之氣在于何許而各歸其相通之竅令其發
文止言五藏通于九竅之義而不及五藏之發
或有缺文愚按五藏發起當如二十三難流注之
說上關九竅謂耳二目二鼻二口一舌一喉一又
云上此七竅其二竅者前後陰也其考靈樞亦作
七竅五味酸苦甘辛鹹
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

五藏不和則九竅不通六府不和則留結爲癰

此結上起下之辭五藏陰也陰不和則病在內故
九竅之氣不通而矣六府陽也陽不和則病在外
故留結而
爲癰矣

邪在六府則陽脈不和陽脈不和則氣留之氣留之
則陽脈盛矣邪在五藏則陰脈不和陰脈不和則血
留之血留之則陰脈盛矣陰氣太盛則陽氣不得相
營也故曰格陽氣太盛則陰氣不得相營也故曰關
陰陽俱盛不得相營也故曰關格關格者不得盡其
命而死矣

血爲榮氣爲衛榮衛調和則氣血自然營運是謂
之和若邪在六府則爲陽邪陽氣不和則邪留于
皮膚故陽盛矣邪在五藏則爲陰邪陰氣不和
則邪留于內裏故陰脈盛矣陰甚則格陽使陽氣
不相通故曰格陽盛則閉陰使陰血不能行故曰
關陰陽俱盛則氣血不得相營而成關格關格者

安能盡其命而
有不死者乎

經言氣獨行於五藏不營於六府者何也然夫氣之
所行也如水之流不得息也故陰脈營於五藏陽脈
營於六府如環無端莫知其紀終而復始其不覆溢
人氣內溫於藏府外濡於腠理

此因上章營字之義而推及之也所謂氣衛行于
五藏不營于六府非不營于六府也謂在陰經則
營于五藏在陽經則營于六府脈氣周流如環無
端則無關格覆溢之患矣而人之氣內得溫于藏
府外得濡
于腠理矣

三十八難曰藏惟有五府獨有六者何也然所以府

有六者謂三焦也有原氣之別焉主持諸氣有名而無形其經屬手少陽此外府也故言府有六焉

三焦有名無形已解前二十五難中茲不復贅言三焦主持諸氣為原氣之別使者以原氣賴其導引潛行默運于一身之中無有間斷也外府指其經為手少陽而言蓋三焦有經無形故亦曰府三焦有名無形言三焦之氣分上中下之用以其出納腐熟各有所司之不同而為升降之默運實一氣之流行如日無形則可若包絡之藏安可謂之俱有名而無形乎若果無形則橫順之上豎縱之下有細筋如絲與心肺相連者是何物也斯言一出遂使後人言命門與三焦包絡者所以紛紛而不決也

三十九難曰經言府有五藏有六者何也然六府者止有五府也五藏亦有六藏者謂腎有兩藏也其左為腎右為命門命門者精神之所舍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其氣與腎通故言藏有六也府有五者何也然五藏各一府三焦亦是一府然不屬於五藏故言府有五焉

前言藏有五府有六此言府有五藏有六者蓋以腎之分作兩也腎之兩者雖分左右有命門之別然其氣與腎通其實皆腎也不得言命門另為一藏矣若將命門為一藏則心包絡之藏手厥陰之經與手少陽經之配合以為手足三陰三陽十二經絡可得混乎言五藏六府者畧包絡也六藏六府者正一陰一陽之相為表裏也五藏五府不必泥于本文以起後人之惑

四十難曰經言肝主色心主臭脾主味肺主聲腎主液鼻者肺之候而反知香臭耳者腎之候而反聞聲其意何也然肺者西方金也金生於巳巳者南方火火者心心主臭故令鼻知香臭腎者北方水也水生於申申者西方金金者肺肺主聲故令耳聞聲

此言先天五行之理以喻人身五藏相通為用之義肝竅在目故主色心屬火火主焦故主臭脾屬土脾氣通于口故主味肺屬金金主聲故主聲也腎者水水液皆本于腎故主液今肺而反知香臭而腎反聞聲者蓋金長生在巳水長生在申巳火申金故令聲臭之所以復歸于源也

四十一難曰肝獨有兩葉以何應也然肝者東方木也木者春也萬物始生其尚幼小意無所親去太陰尚近離太陽不遠猶有兩心故有兩葉亦應木葉也

肝有兩葉應東方之木木者春也萬物始生草木甲拆兩葉之義也太陰足太陰脾也太陽足太陽膀胱也蓋木無水不生無土不發所以巳土與壬水相去不遠故以兩心而喻言之也

四十二難曰人腸胃長短受水穀多少各幾何然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屈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回腸大四寸徑一寸半長二丈一

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大八寸、徑二寸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故腸胃凡長五丈八尺四寸、合受水穀八斗七升六合八分合之一、此腸胃長短受水穀之數也、

回腸、即大腸也、廣腸、即肛門之總稱也、

肝重二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主藏魂、

肝有七葉、應春木之有葉也、隨神往來謂之魂、魂者、神明之輔弼也、魂主升、肝應春、以主發生、故肝藏魂、

心重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

上智之人、心有七孔三毛、心無竅、則神出入無門、兩精相搏謂之神、神者、精氣之所化也、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故藏神、

脾重二斤三兩、扁廣三寸、長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溫五藏、主藏意

脾統血、散膏半斤、主裹血也、脾受水穀之氣、分散五藏、其脾元之氣、主溫養五藏、意者、心之所之也、脾主思、故脾主藏意、

肺重三斤三兩、六葉兩耳、凡八葉、主藏魄、

並精出入者謂之魄、魄者、乃精氣之輔佐也、魄主降、肺應秋、以主降、故肺藏魄、

腎有二枚、重一斤一兩、主藏志、

腎有二枚、中有命門、坎之象也、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故腎主藏志、

膽在肝之短葉間、重三兩三銖、盛精汁三合、

膽在肝之短葉間、膽爲清淨之府、中正之官、決斷出焉、銖者、二十四銖爲一兩、三銖乃一錢二分半、也、膽盛之汁、有三合之數、

胃重二斤一兩、紆曲屈伸、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盛穀二斗、水一斗五升、小腸重二斤十四兩、長三丈二尺、廣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左回疊積十六曲、盛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大腸重二斤十二兩、長二丈一尺、廣四寸、徑一寸、當臍右

回疊積十六曲、盛穀一斗、水七升半、膀胱重九兩二銖、縱廣九寸、盛溺九升九合、口廣二寸半、唇至齒長九分、齒以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咽門重十二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喉嚨重十二兩、廣二寸、長一尺二寸、九節、肛門重十二兩、大八寸、徑二寸太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

此篇之義、在靈樞三十一、三十二篇、皆有之、越人併爲一篇、而後段增入五藏輕重所盛所藏、雖覺前後重復、不害其爲可嘀也、但其間受盛之數、各不相同之少爲異耳、凡言得者、乃三分中之一分、

也、分之少半者、三分中之猶有一分也、其從之大腸廣四寸、徑當一寸猶有寸之少半、言一寸者㕣也、合之太半者、乃四分中之一分耳、二寸太半者、謂二寸之外、猶有三分中之一分也、

四十三難曰、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何也、然人胃中當有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故平人日再至圊、一行二升半、日行五升、七日五七三斗五升、而水穀盡矣、故平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水穀精液俱盡、即死矣、

此與靈樞平人絕穀篇大同小異、蓋人無根本、飲食爲命、胃實則腸虛、腸實則胃虛、更實更虛、故氣得上下、五藏安定、血脈和利、精神乃居、故神者水穀之精氣也、平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水穀津液皆盡也、故曰水去則榮散、穀消則衛亡、神無所依、此之謂也、

四十四難曰、七衝門何在、然脣爲飛門、齒爲戸門、會厭爲吸門、胃爲賁門、太倉下口爲幽門、大腸小腸會爲闌門、下極爲魄門、故曰七衝門也、

衝、衝要之處、會厭、謂咽嗌會合也、厭、猶掩也、謂當咽物之時、合掩喉嚨、不使食物悞入、以阻其氣之噓吸出入也、賁與奔同、言物之所奔嚮也、太倉、胃也、下口、胃之下口也、在臍上二寸、下脘之分、幽門謂幽下之處、大腸小腸會在臍上一寸、水分穴處、闌謂遮闌、以泌別清濁、所謂下焦者、當膀胱上口、主分別清濁、即此處也、下極、肛門也、魄、前謂肺藏魄、肺與大腸相爲表裏、故下極謂之魄門、人之飲食、一入一出、俱由此衝要之所、故曰七衝門也、

四十五難曰、經言八會者、何也、然府會太倉、藏會季脇、筋會陽陵泉、髓會絕骨、血會鬲俞、骨會大杼、脈會太淵、氣會三焦外一筋直兩乳內也、熱病在內者、取其會之氣穴也、

會、相會合也、太倉、即胃之中脘、在臍上四寸、六府取稟于胃、故爲府會、季脇、章門穴也、在大橫外、直臍季肋端、爲脾之募、五藏取稟于脾、故爲藏會、足少陽之筋、結于膝外廉、陽陵泉也、在膝下一寸外廉陷中、又膽與肝爲配、肝者筋之合、故爲筋會、絕骨一名陽輔、在足外踝上四寸、輔骨前、絕骨端、如前三分、諸髓皆會于骨、故爲髓會、鬲俞在背第七椎下、去脊兩旁各一寸半、足太陽脈氣所發也、太陽多血、又血乃水之象、故爲血會、大杼在項後第一椎下、去脊兩旁各一寸五分、太淵在掌後陷中動脈、即所謂寸口者、脈之大會也、故脈會太淵、氣會三焦外一筋直兩乳內、即膻中、爲氣海者也、在

玉堂下一寸六分、熱病在內者、各視其所屬而取之會也、三焦者、手少陽經之總名也、其氣會三焦、當作上焦、方與直兩乳內之義相合、據四明陳氏曰、髓會絕骨、髓屬于腎、腎主骨、于足少陽無所關、腦爲髓海、腦有枕骨穴、則當會枕骨、絕骨誤也、血會鬲俞、血者心所主、肝所藏、鬲俞在脊之第七椎下兩旁、上則心俞、下則肝俞、故爲血會、骨會大杼、骨者髓所養、髓自腦下注于大杼、大杼滲入脊心、下貫尾骶、滲諸骨節、故骨之氣皆會于此、亦通、又古益袁氏曰、人能健步、以髓會絕骨也、肩能任重、以骨會大杼也、考此二說、皆屬有理、故並存之、

四十六難曰、老人臥而不寐、少壯寐而不寤者、何也、然經言少壯者、血氣盛、肌肉滑、氣道通、榮衛之行、不失於常、故晝日精、夜不寤也、老人血氣衰、肌肉不滑、

榮衛之道濇故晝日不能精夜不得寐也故知老人不得寐也

老人之寤而不寐少壯之寐而不寤係乎氣血之盛衰故也經言者榮衛生會篇之所來也

四十七難曰人面獨能耐寒者何也然人頭者諸陽之會也諸陰脉皆至頸胸中而還獨諸陽脉皆上至頭耳故令面獨奈寒也

人之手足三陰三陽十二經之行走于身手之三陽從手走至頭手之三陰從胸走至手足之三陽從頭走至足足之三陰從足走入腹此所以諸陰脈皆至頸胸中而還獨諸陽脈皆上至頭耳也人面獨能耐寒者以諸陽脈皆上至頭面故也

四十八難曰人有三虛三實何謂也然有脉之虛實有病之虛實有診之虛實也

虛實者真氣奪則虛邪氣盛則實然有三虛三實一有脈之虛實一有病之虛實一有診之虛實也

脉之虛實者濡者爲虛緊牢者爲實

濡軟同濡者脈來軟而無力病主真元不足故脈濡者爲虛緊者脈來緊而有力牢者按之沉實有力而牢守其位皆邪主有餘病主寒主痛故緊牢者爲實

病之虛實者出者爲虛入者爲實言者爲虛不言者爲實緩者爲虛急者爲實

病自內傷而出于外故爲虛邪從外來而入于內故爲實邪言者爲虛以五臟自病不由外邪故惺而不妨于言也不言者爲實以人之邪氣內蔽故昏亂而不言也緩者爲虛謂病勢不急從緩而來者故爲虛急者爲實謂病卒然而至此屬外邪有餘故爲實此病之虛實也大凡緩者易治實者難治

診之虛實者濡者爲虛牢者爲實痒者爲虛痛者爲實外痛內快爲外實內虛內痛外快爲內實外虛故曰虛實也

診按也候也按其外而知之非診脈之診也按之皮肉柔軟者爲虛牢強者爲實按病者之處所知痛者爲實但痒而不痛者爲虛又知外痛而內快夾者爲邪盛之在外內痛而外覺快者爲邪盛之在內矣所謂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故曰虛實也

四十九難曰有正經自病有五邪所傷何以別之然憂愁思慮則傷心形寒飲冷則傷肺恚怒氣逆上而不下則傷肝飲食勞倦則傷脾久坐濕地強力入水則傷腎是正經之自病也

五臟各有所主憂愁思慮喜怒作勞情之所關人所不能免也言正經自病者皆緣務不中節所以傷人夫心者君主之官原主思慮若過于當則心反自受傷矣肺爲華蓋外主皮毛肺固喜清而惡熱若今過受于寒又兼飲冷則肺反自受傷矣肝爲將軍之官其性主怒若人過于太怒則氣逆上而不能下怒氣不泄則肝反自受傷矣脾主消磨飲食入胃必賴脾氣健運之力以消化若飲食不節過于勞力則脾反自受傷矣腎主骨而屬水久坐傷腎況濕地乎強力傷骨況入水乎若此者

則腎反自受傷矣去泰去甚適其中而已耽者尚焉此上五傷皆屬正經自病也

何謂五邪然有中風有傷暑有飲食勞倦有傷寒有中濕此之謂五邪

此言五邪從外來者風邪傷肝暑邪傷心飲食傷脾寒邪傷肺濕邪傷腎此五邪所傷自外而至也若勞倦者即前之正經自病也

假令心病何以知中風得之然其色當赤何以言之肝主色自入爲青入心爲赤入脾爲黃入肺爲白入腎爲黑肝爲心邪故知當赤色其病身熱脇下滿痛其脈浮大而弦

此以心經一部設假令而發其例也肝主色肝爲心邪故色赤身熱脈浮大心也脇痛脈弦肝也

何以知傷暑得之然當惡臭何以言之心主臭自入爲焦臭入脾爲香臭入肝爲臊臭入腎爲腐臭入肺爲腥臭故知心病傷暑得之當惡臭其病身熱而煩心痛其脈浮大而散

心主臭心傷暑而自病故惡臭而證狀脈診皆屬乎心也

何以知飲食勞倦得之然當喜苦味也虛爲不欲食實爲欲食何以言之脾主味入肝爲酸入心爲苦入肺爲辛入腎爲鹹自入爲甘故知脾邪入心當喜苦味也其病身熱而體重嗜臥四肢不收其脈浮大而緩

脾主味脾爲心邪故喜苦味也不欲食脾虛也欲食脾實也身熱脈洪大心也體重嗜臥四肢不收脈緩脾也

何以知傷寒得之然當譫言妄語何以言之肺主聲入肝爲呼入心爲言入脾爲歌入腎爲呻自入爲哭故知肺爲心邪當譫言妄語也其病身熱灑灑惡寒甚則喘咳其脈浮大而濇

肺主聲肺爲心邪故譫言妄語身熱脈浮大心也惡寒喘咳脈濇肺也

何以知中濕得之然當喜汗出不可止何以言之腎主濕入肝爲泣入心爲汗入脾爲涎入肺爲涕自入爲唾故知腎邪入心爲汗出不可止也其病身熱而小腹痛足脛寒而逆其脈沉濡而大此五邪之法也

前三十四難五藏聲色臭味言腎主液茲言腎主濕液者水之化也即水就濕之義腎爲心邪故喜汗出不可止身熱脈大心也小腹痛足脛寒而逆其脈沉濡者腎也此五邪爲病之大法也

五十難曰病有虛邪有實邪有賊邪有微邪有正邪何以別之然從後來者爲虛邪從前來者爲實邪從所不勝來者爲賊邪從所勝來者爲微邪自病者爲

正邪、

此即上文五邪爲病之義、五行生剋之理、凡生我者、如水生木、謂之從後來者爲虛邪、我生者、如木生火、謂之從前來者爲實邪、我所不勝者、如木遇金爲賊邪、我所勝者、如木遇土爲微邪、如肝木自病者、爲正邪也、

何以言之、假令心病、中風得之爲虛邪、傷暑得之爲正邪、飲食勞倦得之爲實邪、傷寒得之爲微邪、中濕得之爲賊邪、

假令又以心病爲例、以發明之、中風爲虛邪、木生火也、傷暑爲正邪、乃本經自病也、飲食勞倦爲實邪、火生土也、傷寒爲微邪、火剋金也、中濕爲賊邪、水剋火也、舉一心藏而言之、其餘皆可類推矣、

五十一難曰、病有欲得溫者、有欲得寒者、有欲得見人者、有不欲得見人者、而各不同、病在何藏府也、然、病欲得寒而欲見人者、病在府也、病欲得溫而不欲見人者、病在藏也、何以言之、府者陽也、陽病欲得寒、又欲見人、藏者陰也、陰病欲得溫、又欲閉戶獨處、惡聞人聲、故以別知藏府之病也、

此別藏府之病、以好惡可知矣、府病屬陽、陽病則熱有餘而寒不足、故欲得寒、又欲見人者、陽主動也、藏病屬陰、陰病則寒有餘而熱不足、故欲得溫、又欲閉戶獨處惡聞人聲者、陰主靜也、

五十二難曰、藏府發病、根本等不、然、不等也、何然、藏病者止而不移、其病不離其處、府病者彷彿賁嚮、上下流行、居處無常、故以此知藏府根本不同也

此言藏府之病不同、藏爲陰、陰主靜、故藏病止而不移、府爲陽、陽主動、故府病彷彿賁嚮、上下流行、居處無常也、

五十三難曰、經言七傳者死、間藏者生、何謂也、然、七傳者、傳其所勝也、間藏者、傳其子也、何以言之、假令心病傳肺、肺傳肝、肝傳脾、脾傳腎、腎傳心、一藏不再傷、故言七傳者死也、

七傳者、言我所勝也、如心病傳肺、火剋金也、肺傳肝、金剋木也、肝傳脾、木剋土也、脾傳腎、土剋水也、腎傳心、水剋火也、心火受水之傳、一也、肺金復受火之傳、再也、自心而始、以次相傳、至肺之再、是七傳也、故七傳死者、一藏不宜再傷也、

假令心病傳脾、脾傳肺、肺傳腎、腎傳肝、肝傳心、是子母相傳、竟而復始、如環無端、故曰生也、

此明間藏之義、間藏者、如心不傳肺而間傳于脾、是火生土也、肺不傳肝而傳于腎、是金生水之義、皆子母相傳、故曰生也、

五十四難曰、藏病難治、府病易治、何謂也、然、藏病所以難治者、傳其所勝也、府病易治者、傳其子也、與七傳間藏同法也

此難若依本文而言，則前之七傳間藏者之善惡，則以爲不然，所謂藏病難治者，言藏屬陰，其經王裏，其神內守，邪不易入，若人不善攝生，內有七情所傷，外有六淫之感，如中風症，中藏者死，謂之藏病難治，中府者成廢人，中經絡者可調理而愈，即府病易治也，又如寒邪直中陰經，其症多危，是屬藏病難治，若從陽經所感，汗出而愈，亦即府病易治也，若云藏病難治，傳其所勝，府病易治，傳其所生，其曰間藏者生，豈非藏病亦有生者乎，要知藏病傳其所生，亦屬易治，府病傳其所勝，亦難治也，總之藏病深，故難治，府病淺，故易治，不可泥于同所勝之法也。

五十五難曰：病有積有聚，何以別之？然：積者陰氣也，聚者陽氣也，故陰沉而伏，陽浮而動。氣之所積名曰積，氣之所聚名曰聚，故積者五藏所生，聚者六府所

成也。積者陰氣也，其始發有常處，其痛不離其部，上下有所終始，左右有所窮處；聚者陽氣也，其始發無根本，上下無所留止，其痛無常處，謂之聚。故以是別知積聚也。

積者五藏所生，藏屬陰，陰主靜，故其病沉伏而不離其處，蓋緣血脉不行，漸以滋長，蓄積而成形者也。聚者六府所成，府屬陽，陽主動，故其病浮動而無所留止，蓋緣氣道不通，病之所在，與外邪偶然觸發，奔走流行而作楚，故無常處，是以別知藏府積聚之爲病也。

五十六難曰：五藏之積，各有名乎？以何月何日得之？然：肝之積名曰肥氣，在左脇下，如覆杯，有頭足，久不愈，令人發咳逆痎瘧，連歲不已，以季夏戊巳日得之。何以言之？肺病傳於肝，肝當傳脾，脾以季夏適王，王者不受邪，肝復欲還肺，肺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肥氣以季夏戊巳日得之。

此言五藏之積，本于藏氣適王之日而成也。肥，厚也。肝之積，其形如覆杯，有頭足，故名肥氣。其積蓋緣肺病傳肝，肝復傳脾，脾以季夏六月未上正王之時，又兼戊巳土王之日，王不受邪，其邪因而留結以成積，故病主咳逆痎瘧。咳逆者，咳而氣逆上行也；痎瘧者，瘧隔二日一發也。五藏皆有瘧，肝之爲瘧，以病在左脇，以府屬少陽膽，少陽主半表半裏，瘧爲寒熱故也。

心之積名曰伏梁，起臍上，大如臂，上至心下，久不愈，

令人病煩心，以秋庚辛日得之。何以言之？腎病傳心，心當傳肺，肺以秋適王，王者不受邪，心復欲還腎，腎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伏梁以秋庚辛日得之。

伏梁，伏于心部之下，如梁木然，伏而不動也。煩心者，心時煩躁不寧。肺王于秋，其義同前。

脾之積名曰痞氣，在胃脘，覆大如盤，久不愈，令人四肢不收，發黃疸，飲食不爲肌膚，以冬壬癸日得之。何以言之？肝病傳脾，脾當傳腎，腎以冬適王，王者不受邪，脾復欲還肝，肝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痞氣以冬壬癸日得之。

痞氣者，痞塞而不通也。脾在中央，其病在胃脘，迸膝如盤。脾王于四肢，故王四肢不收。黃，脾之色。疸，濕熱之爲病也。

肺之積，名曰息賁，在右脇下，覆大如杯，久不愈，令人洒淅寒熱，喘咳，發肺壅，以春甲乙日得之。何以言之。心病傳肺，肺當傳肝，肝以春適王，王者不受邪，肺復欲還心，心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息賁以春甲乙日得之。

賁奔同，息賁，或息或奔也。右脇，肺之部也。肺主皮毛，故洒洒惡寒，淅淅發熱。肺主氣，故作喘咳。壅者，喘氣奔明而不適，故久發爲壅也。所謂息賁者，非居處無常，如府病之奔行，特以肺主氣，故其病有時而動息耳，其後奔豚亦然。

腎之積，名曰奔豚，發於少腹，上至心下，若豚狀，或上或下無時，久不愈，令人喘逆，骨痿少氣，以夏丙丁日得之。何以言之。脾病傳腎，腎當傳心，心以夏適王，王者不受邪，腎復欲還脾，脾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賁豚以夏丙丁日得之。此五積之要法也

腎積名豚，何所取義，蓋言腎主水，位在亥，豚，猪豚也。豚性喜攻于物，故以名之。令人喘逆者，蓋緣足少陰之支，從肺出絡心，注胸中故也。賁豚之發，自少腹作楚，上至心下，上下無時，故上至心下。腎主骨，腎病，故令骨痿少氣。此五積爲病之大法也。

五十七難曰：泄凡有幾，皆有名不。然：泄凡有五，其名不同。有胃泄，有脾泄，有大腸泄，有小腸泄，有大瘕泄，名曰後重。

此五泄之目，下文詳之。

胃泄者，飲食不化，色黃。

胃受病，故食不化。胃屬土，故色黃。此胃泄之見症也。

脾泄者，腹脹滿，泄注，食即嘔吐逆。

脾主運動，脾病，故令腹脹滿。脾氣不實，故泄瀉如注。脾氣寒，故食嘔吐而氣上逆也。嘔爲有聲無物，吐爲有物無聲。此脾泄之見症也。

大腸泄者，食已窘迫，大便色白，腸鳴切痛。

食方已，即窘迫欲利也。大腸爲庚金，白者，金之色也。腸鳴者，虛也。切痛者，寒也。此大腸泄之見症也。

小腸泄者，溲而便膿血，少腹痛。

溲，小便也。便膿血，言小便時有白物如膿之狀，又有尿血之症，謂之便膿血。少腹者，小腸之分也。痛屬火。此小腸泄之見症也。

大瘕泄者，裏急後重，數至圊而不能便，莖中痛。此五泄之要法也。

瘕，結也。謂因有凝結而成者。裏急，謂腹內急迫，欲便而不通也。後重，謂肛門之氣下墜，氣閉而不利也。圊，廁也。惟其裏急後重，所以數至圊而不能便。莖中痛，小便陰莖亦作痛也。此大瘕泄之見症也。

義與痢疾相同、

五十八難曰、傷寒有幾、其脈有變否、然、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其所苦各不同、

傷寒者、謂霜降以後、春分以前、其時有觸冒寒邪而卽病者、謂之傷寒、不卽病者、謂之變病、故發問傷寒有幾、脈有變否、言傷寒有五者、正發病之詞也、凡汗出惡風者、謂之傷風、無汗惡寒者、謂之傷寒、一身盡痛、不能轉側者、謂之濕溫、時值濕令太過、所感濕邪之爲病也、傷寒冬不卽病、至春變爲溫病、發熱不惡寒者是也、至夏變爲熱病、熱病重于溫也、故經曰、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若非其時而有其氣、一歲之中、病多相似、謂之時疫、是則運氣之爲病、非傷寒也、

中風之脈、陽浮而滑、陰濡而弱、濕溫之脈、陽浮而弱、

陰小而急、傷寒之脈、陰陽俱盛而緊濇、熱病之脈、陰陽俱浮、浮之而滑、沉之散濇、溫病之脈、散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各隨其經所在而取之、

上文言傷寒之目、此言脈之各不同也、陰陽二字、皆指尺寸而言、寸部脈浮而滑、尺部脈軟而弱、此中風之脈也、寸部脈浮而弱、尺部脈小而急、此濕溫之脈也、陰陽俱盛而緊濇、盛大貌、謂傷寒之脈尺寸左右俱過於常時、所謂脈盛身寒、得之傷寒、脈緊曰傷寒、故脈緊、寒傷榮、故脈濇、熱病者、夏時之變病也、夏時陽氣在外、故脈浮而滑、若邪入于裏、脈主沉而散濇、火之象也、此溫病乃指流行疫癘傳染之症、非于春變爲溫病之混、故其脈行在諸經之無定、故言不知何經之動也、當各隨其經而取之、取之、卽刺之也、用針用藥、理亦相同、言傷寒有五、除陰陽俱盛之正傷寒、餘皆類似傷寒、名雖傷寒、實非傷寒、故時人有四時傳變之傷寒、其義正謂此也、

傷寒有汗出而愈、下之而死者、有汗出而死、下之而愈者、何也、然、陽虛陰盛、汗出而愈、下之卽死、陽盛陰虛、汗出而死、下之而愈、

傷寒邪在表則汗、邪在裏則下、治當則愈、指反則死、所謂桂枝下咽、陽盛則斃、承氣入胃、陰盛乃亡、此陰陽二字、指邪在表裏之陰陽也、

寒熱之病、候之如何也、然、皮寒熱者、皮不可近席、毛髮焦、鼻槁、不得汗、肌寒熱者、皮膚痛、脣舌槁、無汗、骨寒熱者、病無所安、汗注不休、齒本槁痛、

此言肺脾腎病之淺深、因以寒熱之病而以類附之、肺主皮毛、若邪在肺而發寒熱者、主皮痛不可近席、毛髮乾焦而鼻枯槁、欲汗不得、此是肺經之候也、脾主肌肉、若邪在脾而作寒熱者、主皮膚作痛、脾主脣四白、故脣舌枯槁無汗、而脣燥舌乾、此是脾經之候也、腎主骨、若邪在腎而作寒熱者、主病無所安、而汗流注不休、齒乃骨之餘、故齒本枯而痛、此是腎經之候也、寒熱之病、以此辨別而候之、亦各隨其經而取之之義也、

五十九難曰、狂癲之病、何以別之、然、狂疾之始發、少臥而不飢、自高賢也、自辨智也、自倨貴也、妄笑好歌樂、妄行不休是也、癲疾始發、意不樂、僵仆直視、其脈三部陰陽俱盛是也、

狂疾發于陽，故其狀皆自有餘而主動；癲疾發于陰，故其狀皆自不足而主靜。其脈三部陰陽俱盛者，謂發于陽爲狂，則陽脈俱盛；發于陰爲癲，則陰脈俱盛也。此與二十難重陽者狂、重陰者癲義相同也。

六十難曰：頭心之病，有厥痛，有眞痛，何謂也？然：手三陽之脈受風寒，伏留而不去者，則名厥頭痛；入連在腦者，名眞頭痛。

厥，逆也。手三陽之脈，從手走至頭，若受風寒之邪，伏留而不去，則三陽之經絡氣逆不通而作痛者，謂之厥頭痛。若痛入連在腦者，手足青至節，主死不治。蓋頭爲髓海，眞氣之所聚，邪不能犯，受邪則死也。

其五藏氣相干，名厥心痛；其痛甚，但在心，手足青者，即名眞心痛。其眞心痛者，旦發夕死，夕發旦死。

靈樞厥心篇載厥心痛凡五，有胃心痛、腎心痛、脾心痛、肝心痛、肺心痛，皆五藏氣相干，故爲厥心痛。若眞心痛，手足青至節，即名眞心痛。少陰者心也。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心爲君主，精神之所舍。其藏堅固，邪不能客，客之則傷心，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其頭心二者之病，若係眞痛，主旦見夕死，夕見旦死，甚言其不可治也。

六十一難曰：經言望而知之謂之神，聞而知之謂之聖，問而知之謂之工，切脈而知之謂之巧，何謂也？

此言望聞問切四診之要，以致精義入神之妙。蓋難而易者謂之巧，得其精者謂之工，太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然：望而知之者，望見其五色，以知其病。

四診之法，以色爲先。素問五藏生成篇曰：色見青如草茲者死，黃如枳實者死，黑如炲者死，赤如衃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藏之敗色也，故皆曰死。青如翠羽者生，赤如雞冠者生，黃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烏羽者生，此五藏之彩色也，故皆曰生。又如驗產婦，面赤舌青，母活子死；面青舌赤，母死子活；唇口俱青，子母俱死之類。所以扁鵲視桓之疾，知其不可治也；倉公見齊相舍人奴食閨門外，望其色而知其傷脾氣也，當至春甚，夏病泄血死，至期果然。此所謂望而知之者謂之神。

聞而知之者，聞其五音，以別其病。

聞者，聞其人之五音，以分別其五藏之病。五藏各有聲，而聲各有音。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肝木音角，心火音徵，脾土音宮，肺金音商，腎水音羽。故肝聲呼，其音應角；心火笑，其音應徵；脾聲歌，其音應宮；肺聲哭，其音應商；腎聲呻，其音應羽。各因其五音之清濁，以辨別其五藏之病也。師曠之聰，能知用兵之勝負，而況于醫之聽聲乎？聞聲別病，以知人之死生吉凶，此所謂聞而知之謂之聖。

問而知之者，問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所起所在也。

五味者，酸苦甘辛鹹也。五藏各有所欲，如肝欲酸，心欲苦，脾欲甘，肺欲辛，腎欲鹹，欲，喜好也。靈樞五味論篇曰：五味入口，各有所走，各有所病。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癃；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推此則知問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之所起所在也。五味有偏嗜，偏多則藏氣有偏勝偏絕之候，此所謂問而知之者謂之工。

切脉而知之者、診其寸口、視其虚實、以知其病、病在何藏府也、

寸口者、脉之大會、故切脉以寸口爲知、虚實者、脉之微弱乳軟爲虚、大動牢滑爲實、叔和脉法贊曰、脉有三部、尺寸及關、榮衛流行、不失衡銓、腎沉心洪、肺浮肝弦、此自常經、不失銖分、出入升降、漏刻周旋、水下二刻、一周身旋、復會寸口、虚實乃見、至如雀啄屋漏、鰕遊魚翔之類、以决死生吉凶、此所謂切脉而知之謂之巧、

經言以外知之曰聖、以内知之曰神、此之謂也、

此又總結上文之義、

六十二難曰、藏井榮有五、府獨有六者、何謂也、然、府者陽也、三焦行於諸陽、故置一俞、名曰原、府有六者、亦與三焦共一氣也、

藏之井榮有五、謂井榮俞經合也、府之井榮有六、以三焦行于諸陽、故又置一俞而名曰原、所以府有六者、與三焦共一氣也、三焦爲原氣之别使、故名曰原、

六十三難曰、十變言五藏六府榮合、皆以井爲始者、何也、然、井者東方春也、萬物之始生、諸蚑行喘息、蜎飛蠕動、當生之物、莫不以春生、故歲數始於春、日數始於甲、故以井爲始也、

十二經所出之穴皆爲井、以井主東方木、木者春以爲榮俞之始者、發生之始、諸蚑者行、喘者息、息謂噓吸氣也、蜎者飛、蠕者動、皆蟲豸之屬、凡當生之物、莫不以春而生也、是以一歲之數、則始于春、一旬之數、則始于甲、而人之榮合、則始于井也、

六十四難曰、十變又言陰井木、陽井金、陰榮火、陽榮水、陰俞土、陽俞木、陰經金、陽經火、陰合水、陽合土、陰陽皆不同、其意何也、

十二經起于井穴、陰井爲木、故陰井木、生陰榮火、火生陰俞土、土生陰經金、金生陰合水、此陰井之相生、木火土金水之序也、陽井爲金、故陽井金、生陽榮水、水生陽俞木、木生陽經火、火生陽合土、此陽井之相生、金水木火土之序也、此相生之義、即五行合化之理、何者、蓋陰井乙木、陽井庚金、謂乙庚化金、陰榮丁火、陽榮壬水、謂丁壬化木、陰俞己土、陽俞甲木、謂甲己化土、陰經辛金、陽經丙火、謂丙辛化水、陰合癸水、陽合戊土、謂戊癸化火、人身十二經絡之中、各有井榮俞經合之穴、而一陰一陽、一剛一柔、一生一合、而化理在其中矣、故下文云剛柔之事也、

然、是剛柔之事也、陰井乙木、陽井庚金、陽井庚、庚者乙之剛也、陰井乙、乙者庚之柔也、乙爲木、故言陰井木也、庚爲金、故言陽井金也、餘皆倣此、

剛柔者、謂乙庚之相配也、十干所以自乙庚而言者、蓋言藏府之穴、皆始于井、而陰脉之井始于乙木、陽脉之井始于庚金、故是乙庚而言剛柔之配也、其餘五行之配皆倣此也、其合化之理、出于素問五運行大論篇所自來也、此義甚深、非易窺測、

六十五難曰、經言所出爲井、所入爲合、其法奈何、然

所出爲井井者東方春也萬物之始生故言所出爲井也所入爲合合者北方冬也陽氣入藏故言所入爲合也

此以經穴流注之始終言也所謂井滎俞經合肝心脾肺腎五藏經脈流注之穴井屬木井者在藏應肝在時應春出者如泉之始出春時萬物發生之始故言所出爲井合屬水合者在藏應腎在時應冬合者如水之歸藏冬時陽氣入藏故言所入爲合也

六十六難曰經言肺之原出於太淵心之原出於大陵肝之原出於太衝脾之原出於太白腎之原出於太谿少陰之原出於兌骨膽之原出於丘墟胃之原

出於衝陽三焦之原出於陽池膀胱之原出於京骨大腸之原出於合骨小腸之原出於腕骨

此本靈樞第一篇九鍼十二原與本輸第二篇之經言也按經絡井滎俞經合之穴名其肺經之井穴乃少商也滎穴乃魚際也俞穴乃太淵也經穴乃經渠也合穴乃尺澤也其第三穴名俞餘藏皆同此言肺之俞也心之俞乃心主包絡之俞包絡之井穴乃中衝也滎穴乃勞宮也俞穴乃大陵也經穴乃間使也合穴乃曲澤也肝經之井穴乃大敦也滎穴乃行間也俞穴乃太衝也經穴乃中封也合穴乃曲泉也脾經之井穴乃隱白也滎穴乃大都也俞穴乃太白也經穴乃商丘也合穴乃陰陵泉也腎經之井穴乃湧泉也滎穴乃然谷也俞穴乃太谿也經穴乃復溜也合穴乃陰谷也少陰手少陰心也心經之井穴乃少衝也滎穴乃少府也俞穴乃神門也茲言兌骨即神門之穴一名兌骨故云兌骨經穴乃陰郄也合穴乃少海也此藏之井滎俞經合皆以第三之俞穴爲原也膽經之井穴乃竅陰也滎穴乃俠谿也俞穴乃臨泣也原穴乃丘墟也爲原六府多一原故以第四穴爲原經穴乃陽輔也合穴乃陽陵泉也胃經之井穴乃厲兌也滎穴乃內庭也俞穴乃陷谷也原穴乃衝陽也經穴乃解谿也合穴乃三里也三焦經之井穴乃關衝也滎穴乃液門也俞穴乃中渚也原穴乃陽池也經穴乃支溝也合穴乃天井也膀胱經之井穴乃至陰也滎穴乃通谷也俞穴乃束骨也原穴乃京骨也經穴乃崑崙也合穴乃委中也大腸經之井穴乃商陽也滎穴乃二間也俞穴乃三間也原穴乃合谷也經穴乃陽谿也合穴乃曲池也小腸經之井穴乃少澤也滎穴乃前谷也俞穴乃後谿也原穴乃腕骨也經穴乃陽谷也合穴乃小海也此府之井滎俞原經合皆以第四之穴爲原也蓋府爲陽故多一原原者三焦所行之俞故名曰原詳見下文

十二經皆以俞爲原者何也然五藏俞者三焦之所行氣之所留止也三焦所行之俞爲原者何也然臍下腎間動氣者人之生命也十二經之根本也故名曰原三焦者原氣之別使也主通行三氣經歷於五藏六府原者三焦之尊號也故所止輒爲原五藏六府之有病者皆取其原也

言上五藏之原皆本五藏之俞皆以俞爲原者其義何也然五藏之俞者皆三焦所行之俞氣所留止之處也三焦所行之俞爲原者以臍下腎間之動氣乃人之生命十二經之根本也三焦爲原氣之別使者蓋命門爲相火之原三焦爲相火之用故云三焦爲原氣之別使其三焦之氣主通行上

中下三焦之氣而升降流行經歷于五藏六府之間其名原者乃三焦尊稱之號也故所止之處輒名爲原五藏六府之病故皆取其原取刺也腎間動氣與第八難之義同、

六十七難曰五藏募在陰而俞在陽者何謂也然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令募在陰俞在陽、

註募與俞五藏空穴之總名也在腹爲陰則爲之募在背爲陽則爲之俞募猶結募之募言經氣之聚于此也俞猶委輸之輸言經氣由此而輸于彼也五藏募在腹肺之募中府二穴在胸部雲門下一寸乳上三肋間動脉陷中心之募巨闕一穴鳩尾下一寸脾之募章門二穴在季脇下直臍肝之募期門二穴在不容兩傍各一寸五分腎之募京門二穴在腰中季脇本五藏俞在背行足太陽之經肺俞在第三椎下心俞在五椎下肝俞在九椎下脾俞在十一椎下腎俞在十四椎下皆俠脊兩傍

各一寸五分陰病行陽陽病行陰者陰陽經絡氣相交貫藏府腹背氣相通應所以陰病有時而行陽陽病有時而行陰也針法曰從陽引陰從陰引陽

六十八難曰五藏六府皆有井滎俞經合皆何所主然經言所出爲井所流爲滎所注爲俞所行爲經所入爲合井主心下滿滎主身熱俞主體重節痛經主喘咳寒熱合主逆氣而泄此五藏六府井滎俞經合所主病也、

註謂所主何病井谷井之井水源之所出也滎絶小水也井之源本微所流尚小而爲滎俞輸也注也自滎而注乃爲俞也由俞而經過于此乃謂之經由經而入于所合謂之合合會合也經脉十二絡脉十五凡二十七氣所行皆井滎俞經合之所係而所主病各不同井主心下滿肝木病也足厥陰之支從肝別貫膈上心下故井主心下滿滎主身熱心火病也俞主體重節痛脾土病也經主喘咳寒熱肺金病也合主逆氣而泄腎水病也此舉五藏之病各以一端爲例餘病可以類推不言六府者舉藏足以該之、

六十九難曰經言虛者補之實者瀉之不虛不實以經取之何謂也然虛者補其母實者瀉其子當先補之然後瀉之不虛不實以經取之者是正經自生病不中他邪也當自取其經故言以經取之、

註此引靈樞經脉篇用針瀉實補虛之法而言也虛者補其母實者瀉其子假如肝虛補腎即以本經

合之而補肝經之合穴曲泉是也合主腎腎爲肝之母是爲虛者補其母肝實則當瀉心而瀉肝經之滎穴行間是也滎主心心爲肝之子是爲實則瀉其子也舉肝爲例則餘藏之穴補瀉之法皆可類推當先補之然後瀉之謂當先補其不足然後瀉其有餘不虛不實以經取之者謂肝本經自生之病不干他經之邪當自取其本經病之故言以經取之謂刺之也

七十難曰春夏刺淺秋冬刺深者何謂也然春夏者陽氣在上人氣亦在上故當淺取之秋冬者陽氣在下人氣亦在下故當深取之、

註此言用針之法因時而施也春夏之時陽氣浮于上人之陽氣亦然故當淺刺之無令太過也秋冬之時陽氣沉在下人氣亦然故當深刺之無令其不及也經曰必先歲氣無伐天和此之謂也、

春夏各致一陰、秋冬各致一陽者、何謂也、然、春夏溫必致一陰者、初下針、沉之至腎肝之部、得氣引持之陰也、秋冬寒、必致一陽者、初內針、淺而浮之至心肺之部、得氣推內之陽也、是謂春夏必致一陰、秋冬必致一陽、

致、取也、春夏氣溫、必致一陰者、春夏養陽之義也、初下針、即沉之至腎肝之部、俟其得氣、乃引針而提之、以至于心肺之分、所謂致一陰也、秋冬氣寒、必致一陽者、秋冬養陰之義也、初內針、淺而浮之、當心肺之部、俟其得氣、推針而內之、以達于腎肝之分、所謂致一陽也、

七十一難曰、經言刺榮無傷衛、刺衛無傷榮、何謂也、

然、針陽者、臥針而刺之、刺陰者、先以左手攝按所針榮俞之處、氣散乃內針、是謂刺榮無傷衛、刺衛無傷榮也、

臥針、謂用針之法、以針淺刺之也、榮為陰、衛為陽、榮行脈中、衛行脈外、用針之道、各有淺深、然針陽必臥針而刺之者、以陽氣上浮、過之恐傷榮也、刺陰者、先以左手攝按所刺之穴、良久令氣散、乃內針、不然、則傷衛氣也、無、毋通、禁止辭、

七十二難曰、經言能知迎隨之氣、可令調之、調氣之方、必在陰陽、何謂也、然、所謂迎隨者、知榮衛之流行、經脈之往來也、隨其逆順而取之、故曰迎隨、

此引靈樞第一篇之經言也、迎隨之法、補瀉之道也、即所謂迎而奪之、惡得無虛、隨而濟之、惡得無實、迎之隨之、以意和之、然必知榮衛之流行、經脈之往來、所謂逆順者、往者為逆、來者為順、明知逆順、正行無問、所以隨其逆順而取之、取之、即刺之也、然必知刺之道、而後可以觀夫病之逆順、隨其當然而補瀉之也、

調氣之方、必在陰陽者、知其內外表裏、隨其陰陽而調之、故曰調氣之方、必在陰陽、

方、法也、在、察也、內為陰、外為陽、表為陽、裏為陰、察其病之在陰在陽而調治之也、如陰虛陽實、則補陰瀉陽、陽虛陰實、則補陽瀉陰、或陰陽俱虛俱實、亦各隨其所見而調之、此所謂調氣之方、必在陰陽也、

七十三難曰、諸井者、肌肉淺薄、氣少不足使也、刺之奈何、然、諸井者木也、榮者火也、火者木之子、當刺井者、以榮瀉之、故經言補者不可以為瀉、瀉者不可以為補、此之謂也、

諸經之井、皆在手足指稍、肌肉淺薄之處、氣少不足使為補瀉也、故設刺井者、只瀉其榮穴、以井為木、榮為火、火者木之子、托此法專為瀉井者而言也、若當補井、則當補其合、合為水、水者木之母也、故引經言補者不可以為瀉、瀉者不可以為補、各有攸當也、補瀉反施、則病更篤、而有實實虛虛之患、可不謹歟、

七十四難曰、經言春刺井、夏刺榮、季夏刺俞、秋刺經

冬、刺合者、何謂也、然、春刺井者邪在肝、夏刺滎者邪在心、季夏刺俞者邪在脾、秋刺經者邪在肺、冬刺合者邪在腎、

滎俞之繫于四時者、以其邪各有所在也、

其肝心脾肺腎、而繫於春夏秋冬者、何也、然、五藏一病輒有五也、假令肝病、色青者肝也、臊臭者肝也、喜酸者肝也、喜呼者肝也、喜泣者肝也、其病衆多、不可盡言也、四時有數、而並繫於春夏秋冬者也、鍼之要妙、在於秋毫者也、

言五藏各有一藏之病、見其聲色臭味之別、可知某藏之爲病矣、然五藏各有聲色臭味之不同、今但以肝爲例、而他藏不必盡言、故曰其病衆多、不可盡言也、四時各有其數、而井滎俞經合之穴、肝心脾肺腎之病、則必並繫于春夏秋冬者也、秋毫秋之毫毛也、言明足以察秋毫之末、故用鍼之要妙在于秋毫、而不可失也、

七十五難曰、經言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何謂也、然、金木水火土、當更相平、東方木也、西方金也、木欲實、金當平之、火欲實、水當平之、土欲實、木當平之、金欲實、火當平之、水欲實、土當平之、東方肝也、則知肝實、西方肺也、則知肺虛、瀉南方火、補北方水、南方火、火者木之子也、北方水、水者木之母也、水勝火、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故瀉火補水、欲令金不得平木也、經曰、不能治其虛、何問其餘、此之謂也、

此言瀉實補虛之理、使五行各得其平、而無偏勝之患、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者、木金水火欲令更相平也、其木火土金水之欲實、云五行之偏勝而爲邪也、金水木火土之當平、云五行之所勝而制其邪也、東方肝也、西方肺也、東方實、則知西方虛矣、若西方不虛、則東方安得過于實耶、瀉南方火、火者木之子也、所謂實則瀉其子、補北方水、水者木之母也、若虛則補其母、當補脾土矣、而反補水者何也、正惟補北方水、以水勝火、則金不虛、故曰子能令母實、瀉南方火者、因其木實而瀉火、則火不實、故曰母能令子虛、故瀉火補水之法、正欲令金不得自平其木、而木金之氣、自能兩得

其平矣、故經曰、不能治其虛、何問其餘、正此之謂也、經云、母能令子實、子能令母虛、此五行子母相生之道也、茲云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此鍼家予奪巧妙之法也、能悟此理、則鍼道畢矣、篇內欲令金不得平木之不字、若滑氏以不爲衍文、則何以謂之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歟、不字必不可去、

七十六難曰、何謂補瀉、當補之時、何所取氣、當瀉之時、何所置氣、然、當補之時、從衛取氣、當瀉之時、從滎置氣、其陽氣不足、陰氣有餘、當先補其陽而後瀉其陰、陰氣不足、陽氣有餘、當先補其陰而後瀉其陽、滎衛通行、此其要也、

補則從衛取氣以補虛瀉則從榮棄置其氣而不用也然人之病虛實不同補瀉榮衛之法亦異補瀉陰者使陽不虛而陰不實也補陰瀉陽者使陰不虛而陽不實也如此則榮衛自然通行此其要旨也

七十七難曰經言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者何謂也然所謂治未病者見肝之病則知肝當傳之與脾故先實其脾氣無令得受肝之邪故曰治未病焉中工者見肝之病不曉相傳但一心治肝故曰治已病也

五藏之邪必傳所勝假如見肝之病勢必傳脾治者必先實其脾使邪無所入謂之治未病也故稱

上工如見肝之病不知傳脾但一心治肝謂之治已病也故爲中工故曰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此之謂也

七十八難曰鍼有補瀉何謂也然補瀉之法非必呼吸出內針也知爲針者信其左不知爲針者信其右當刺之時先以左手厭按所針榮俞之處彈而努之爪而下之其氣之來如動脉之狀順針而刺之得氣因推而內之是謂補動而伸之是謂瀉不得氣乃以男外女內不得氣是謂十死不治也

彈或爪曰彈努用力曰努爪而下之謂爪掐指重欲致其氣之至也氣至指下如動脉之狀乃乘其至而刺之猶循也乘也停針待氣氣至針動是謂得氣也因推針而內之是謂補動針而伸之是謂瀉若停針候氣久而不至乃以男子則淺其針而候之衛氣之分女子則深其針而候之榮氣之分如此而又不得氣是謂其病終不可治也前言氣之來如動脉狀未刺之前左手所候之氣也後言得氣不得氣所針下候之氣用針者不可不辨也

七十九難曰經言迎而奪之安得無虛隨而濟之安得無實虛之與實若得若失實之與虛若有若無何謂也

此亦引靈樞第一篇之經言也得求而獲也失縱也遺也言實與虛若有若無者謂實者有氣虛者無氣也言虛與實若得若失者謂補者怳然若有得也瀉者怳然若有失也此第二篇之經文也

然迎而奪之者瀉其子也隨而濟之者補其母也假令心病瀉手心主俞是謂迎而奪之者也補手心主井是謂隨而濟之者也

迎而奪之者瀉也隨而濟之者補也假令心病心火也土爲火之子手心主手厥陰心包絡也心主之俞乃大陵也實則瀉之是迎而奪之瀉其子也木者火之母手心主之井中衝也虛則補之是隨而濟之補其母也迎者迎于前隨者隨其後此假心爲例而補瀉則云手心主即靈樞所謂少陰無俞者也此篇與六十六難義同

所謂實之與虛者牢濡之意也氣來實牢者爲得濡虛者爲失故曰若得若失也

氣來實牢濡虛、以隨濟迎奪而爲得失也、前云虛之與實若得若失、實之與虛若有若無、此言實之與虛若得若失、蓋得失有無、義實相同、互舉之、省文耳、

八十難曰、經言有見如入、有見如出者、何謂也、然、所謂有見如入者、謂左手見氣來至乃內針、針入見氣盡乃出針、是謂有見如入、有見如出也、

所謂有見如入者之下、當有見如出四字、有見如入者、謂左手按穴、待氣至乃下針、有見如出者、謂針入候其氣應盡、而後出針也、

八十一難曰、經言無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是寸口脈耶、將病自有虛實耶、其損益奈何、然、是病非謂寸口脈也、

謂病自有虛實也、假令肝實而肺虛、肝者木也、肺者金也、金木當更相平、當知金平木、假令肺實而肝虛微少氣、用針不補其肝、而反重實其肺、故曰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此者中工之所害也、

此言用針虛實補瀉之訣、肝實肺虛、金當平木、即七十五難之義、若肺實肝虛、則當抑金而扶木也、用針者、乃不補其肝、而反重實其肺、此所謂實實而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殺人必矣、中工、猶粗工也、此篇序于末後、而言中工之所害、非獨爲用針之戒、凡爲醫者、皆所當戒、此扁鵲絕筆之微意也、學者、所當知之、

難經直解卷下終

〔清〕魏荔彤撰

傷寒論本義十八卷
卷首一卷卷末一卷

清雍正刻本

張仲景先生原本

柏鄉魏念廷先生

註釋傷寒本義大全

傷寒論金匱要略釋義自序

語云醫者易也故病之有綱易之卦也綱中有目易之爻也其證於脉色形狀者象之可觀也其審於標本從逆者占之可玩也而病之消長進退生死之機遠之取於天地運會近之

比於天下國家無不以扶抑為體以補救為用雖病情剛柔變化無窮極矣而俱可以陰陽之至易簡者盡之何不與易相通乎是以三代以後聖人之精意當於醫卜中求焉奈學士大夫鄙為技術之微斯其本源遂大

眛而流末不競既迷於汗牛充棟之方書溲澈於道聽塗說之市儈上下數千百年淂一長沙太守仲景先師闡微言明大意名為總軒岐而起其實開乾闢坤分三才立人極而宗萬世也軒岐之書類春秋戰國人所為而託於上古文義順澤篇章聯貫讀之儼如禮經也仲景所著起於漢代文義似乎順而折與篇章似散碎而通會讀之反難於淂解且易於疎漏其書具在試披閱而自淂其可疑可信之故焉世人業此者以讀後人方

書之法讀仲景諸書其文朴而不華其言淡而無奇終莫淂精微廣大所居焉隨以求後人諸方之法用仲景諸方亦謂頭病但治頭脚病但治脚斯已耳而百無一效於是競言仲景之方不可用遂置仲景之書為不可讀而荊棘陷穽遍於寰宇二氣失其良能萬物斵其生命可勝慨哉此何故也不於仲景之書先求明其理乃規規焉取用其方刻舟覔劍膠柱鼓瑟未有淂當者矣余自垂髫喜玩軒岐之書既乃知讀仲景所著往往以

仲景所言釋軒岐不明者而以軒岐所言釋仲景方得明以此知仲景之書不易了了也雖然畏難茍安私心竊憾蓋不能批郤導窾得迎刃而觧之道則終莫獲諜然之快甲午乙未間守漳逾五六年矣時和年豐訟稀

事簡清齋下簾嘗試熙易久而悟其闢務成物首在於醫而合乎易簡以得天下之理者舍仲景先師奚覩乎乃不揣固陋以讀易之心思識解讀其傷寒論金匱要畧諸著先為字櫛句比焉次之條分縷晰焉次之分章

別段焉次之条證互明焉次之要終原始貫串通徹焉而知仲景之書真與易無二義也自童及艾讀之數十年註之旬月而畢人以為敏不知由來者漸矣然其間吏塵嬰人殊少靜耑譌多舛略惟願觀者細玩原文各

得心解平日者靜也觀病之象而玩仲景之文文即辭也臨時者動也觀病之變而玩仲景之法法即占也然後於仲景參伍錯綜神明變化於醫者能無不相合於易則吉凶得失悔吝憂虞之故惠迪從逆亦必曉然大

白矣於予之註不過胼拇枝指視為贅物云爾何足與於有無之數予用是敘其意於首

旹

康熙辛丑季夏栢鄉魏荔彤念庭氏

題

續刻傷寒論本義小引

余束髮學醫忽忽垂老少治舉子業中歲服麤官栝帖吏牘間不離軒岐仲景之書四十餘年矣用心既久寧無所得聖賢理旨頗有發明已刊金匱雜症本義問世傷寒定本久成之

資置之笥中梓人進曰君何未達乎士大夫所自託者功名文章道德耳君文章未列於科第功名不登乎臺閣然曾手著大易靈素道德南華陰符五經嘗語人以為悉由心血嘔出不襲陳言隻字是可與於道德矣然

皆秘之名山後世大力者率於巍榜高班中求傳業烏有問藏壑之舟者哉且功名文章皆以科第臺閣重惟道德一途表行著論率皆不得志於當時方不朽于後世此天地豐嗇之權衡也君其酌之凍餒之慮不過百年老而無聞羞同草木顧可不求獲自重于天下後世者乎余聞而聳然因先以所釋傷寒論本義付刻自念在艱虞中無所尤怨不效殷浩投札徒為虞卿著書或於向者誦釋五經略有會心耶盖道明則遇不足感理

小引　二

存則情有所制雖未謂附於道德以傳庶幾須悉於聖賢者廣之學人云爾

雍正甲辰長至前柏鄉魏荔彤念庭氏撰

小引　三

傷寒論跋語

六經既叙仍得而彙言之先言表裏之義三陽固爲表而太陽非表之表乎陽明非表之裏乎少陽非表中之半表裏乎三陰固爲裏而太陰非裏之表乎少陰非裏之半表裏乎厥陰非裏中之裏乎再言經與臟腑之表裏太陽經與膀胱也陽明經與胃府也少陽經與胆府也非表中之表裏乎太陰經與脾臟也少陰經與腎藏也厥陰經與肝藏也非裏中之表裏乎表裏之義得而汗下之法可明矣在表俱可汗是陰經可汗也在裏俱

可下是陽經可下也請再言其升降之義人之一身胸膈居上心居中之上腹居中之下少腹更在下邪在上則越之可也邪在上之中則瀉之可也邪在中之下下之可也邪在下洩之可也越者升而散之也瀉者徐而滌之也下者攻而除之也洩者就勢而推致之也故除發汗解肌治表之外又有瀉心諸方以瀉中上之邪有承氣諸方以下中下之邪有抵當等湯以洩少腹在下之邪外有和解一方以治半表裏之邪皆審邪所在順邪之性而治之之法也俱不外升降之義也請再言寒熱虛實之辨正實則邪必虛正虛則邪必實其常也正虛而邪亦虛正實而邪亦實其變也治其邪實而必不妨於正治其正虛而必無助乎邪方爲善治也熱則脉證俱熱寒則脉證俱寒其眞也熱而脉證似寒寒而脉證似熱其假也治其熱而必兼顧其陽治其寒必兼顧其陰方爲妙法也其間有寒熱雜錯之邪爲患者則又有寒熱雜錯之治而救陰救陽之理愈可明矣陰盛而陽衰必馴至有陰而無陽此扶陽抑陰應圖之於早也陽盛而陰衰必漸成陽亢而陰亡此濟陰和陽應識之

於預也陽無而陰不獨存陰亡而陽不孤立相維則生相離則死此又陰陽不可偏勝之大綱也明乎此則傷寒論六經之理已盡而凡病俱可引伸觸類其理反無盡矣此余之所以再爲申言也乎

乙巳上元日古鄀南魏荔彤念庭氏再題

傷寒論本義目錄

卷之首

序例 成註

辨脉 前有冐語

平脉

方氏圖 並說

閔氏傳經論

閔氏六經七日病愈篇

書後 附張景岳說

卷之一

傷寒論總論

太陽上 總論

卷之二

太陽中 總論

卷之三

太陽下 總論

卷之四

陽明上 總論

卷之五

陽明中 總論

卷之六

陽明下 總論

卷之七

少陽全 總論

卷之八

合病 合病併病壞病痰病過經不解病總論

卷之九

併病

卷之十

壞病

卷之十一

痰病

卷之十二

過經不解

卷之十三

太陰全 總論

卷之十四
少陰前 總論
卷之十五
少陰後 總論
卷之十六
厥陰全 總論
卷之十七
差後勞復 差後勞復陰陽易霍亂總論
陰陽易

卷之十八
霍亂
卷之末
辨不可發汗
辨可發汗
辨發汗後 凡三十一證前有詳說
辨不可吐 合四證已具太陽篇
辨可吐
辨不可下

辨可下

傷寒論諸方目錄

太陽上

桂枝湯　五苓散　桃核承氣湯　抵當湯　調胃承氣湯　十棗湯　眞武湯　桂枝加附子湯　桂枝人參湯　葛根黃連黃芩湯　桂枝去芍藥湯　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　桂枝加厚朴杏仁湯　大陷胸湯　大陷胸丸　桂枝加桂湯於桂枝湯方內更加枝二兩成五兩餘依桂枝湯法

太陽中

麻黃湯　禹餘糧丸　小建中湯　桂枝甘草湯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芍藥甘草附子湯　茯苓甘草湯　抵當丸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　生姜瀉心湯　旋復代赭石湯　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參湯　桂枝新加湯　小陷胸湯　柴胡加桂枝湯　半夏瀉心湯　梔子厚朴湯　梔子乾姜湯　梔子豉湯　梔子甘草豉湯　梔子生姜豉湯　大黃黃連瀉心湯　附子瀉心湯　甘草瀉心湯　赤石脂禹餘糧湯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　乾姜附子湯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　炙甘草湯　桂枝附子湯　桂枝附子去桂枝加白朮湯　甘草附子湯　麻黃連軺赤小豆湯　梔子蘗皮湯

太陽下

大青龍湯　小青龍湯　桂枝麻黃各半湯　桂枝二越婢一湯　桂枝二麻黃一湯　桂枝湯去桂加茯苓白朮湯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　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　甘草乾姜

湯　芍藥甘草湯　四逆湯　茯苓四逆湯　黃連湯　白虎湯　白虎加人參湯

陽明上

吳茱萸湯　豬苓湯　茵陳蒿湯

陽明中

麻仁丸　大承氣湯　小承氣湯　蜜煎導方　豬膽汁方

陽明下

少陽全

小柴胡湯　柴胡桂枝乾姜湯

合病

桂枝加葛根湯　葛根湯　葛根加半夏湯　黃

芩湯　黃芩加半夏生姜湯

痰病

瓜蒂散

過經不解

大柴胡湯　柴胡加芒硝湯

太陰全

桂枝加芍藥湯　桂枝加大黃湯

少陰前

甘草湯　桔梗湯　半夏散及湯　苦酒湯　黃

連阿膠湯　桃花湯　猪膚湯　四逆散

少陰後

麻黃附子細辛湯　麻黃附子甘草湯　附子湯

白通湯　通脈四逆湯　白通加猪膽汁湯

厥陰全

烏梅丸　乾姜黃連黃芩人參湯　麻黃升麻湯

白頭翁湯　當歸四逆湯　當歸四逆加吳茱萸

生姜湯

差後勞復

枳實梔子豉湯　牡蠣澤瀉散　竹葉石膏湯

陰陽易

燒裩散

霍亂

理中丸　四逆加人參湯

傷寒卒病論集

仲景先師著

論曰余每覽越人入虢之診望齊侯之色未嘗不慨然歎其才秀也怪當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但競逐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崇飾其末忽棄其本華其外而悴其內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焉卒然遭邪風之氣嬰非常之疾患及禍至而方震慄降志屈節欽望巫祝告窮歸天束手受敗賫百年之壽命持至貴之重器委付凡醫恣其所措咄嗟嗚

呼厥身已斃神明消滅變爲異物幽潛重泉徒爲啼泣痛夫舉世昏迷莫能覺悟不惜其命若是輕生彼何榮勢之云哉而進不能愛人知人退不能愛身知己遇災值禍身居厄地蒙蒙昧昧惷若遊魂哀乎趨世之士馳競浮華不固根本忘軀徇物危若冰谷至於是也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采衆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并平脈辨證爲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夫天布五行以運萬類人稟五常以有五藏經絡府俞陰陽會通玄冥幽微變化難極自非才高識妙豈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農黃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師仲文中世有長桑扁鵲漢有公乘陽慶及倉公下此以往未之聞也觀今之醫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省疾問病務在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短期未知決診九候曾無

髣髴明堂闕庭盡不見察所謂窺管而已夫欲視死別生實爲難矣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學則亞之多聞博識知之次也余宿尚方術請事斯語

醫林列傳

張機

張機字仲景南陽人也受業於同郡張伯祖善於治療尤精經方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後在京師爲名醫於當時爲上手以宗族二百餘口建安紀年以來未及十稔死者三之二而傷寒居其七乃著論二十二篇證外合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二方其文辭簡古奧雅古今治傷寒者未有能出其外者也其書爲諸方之祖時人以爲扁鵲倉公無以加之故後世稱爲醫聖

歙人方中行[illegible]著 [illegible]梓
郊倩原註內有[illegible]新議附載
廣平冀[illegible]評定
[illegible]氏纂釋

論傷寒例

傷寒例叔和氏修緝醫聖之書發其凡例也列於論首名之曰例標題原未有序字後人以其文近於序故更名之曰序例成氏註之方氏刪之喻氏駁之程氏嗤笑且怒罵之以爲僭濫以爲悖謬愚平心靜氣論之其意亦未大舛特欲推廣傷寒於傷寒外耳不知傷寒論原非當論傷寒內也例之大槩謂四時皆有外感之氣惟冬月乃正傷寒之名欲推廣而反成拘執矣更爲引伸春溫夏暑瘧病熱病疫病原思於傷寒外多所論列因醫聖自序中言傷寒疑似之間誤人階厲故欲辨其是非以附益原書之義也但於諸証不爲條分縷晰一如凡例之製乃參襍反覆籠統鋪叙以成文既無太史公自叙列傳手筆必見方鑿圓枘否則重樓叠嶂矣例不成例序不成序是其

才力之不逮體認之未真以尊崇闡發之心竟成儒者談禪自分兩岐迄難合一何也以醫聖原兼萬病而論其一叔和之例欲分萬病爲萬也至於詳明時令氣化以別疾病感受仍是分晰異同之見何其冗亂無紀乎因而及於藥治之遲早風土之涼燠似爲明切實皆郛廓不能得傷寒論之精深雖欲有言不能不流爲冒語也復敘六經傷寒及兩感之脈證與各有愈期不治之故在傷寒論中已明此非贅疣耶最是初感風寒二耶大關巨節默無分剖又何疎乎

郤將壞證牽入溫瘧等症既明溫暑瘧熱疫證不同傷寒分時異感各成一病又忽有四變之說殊覺自相秦越更及遲治誤治諸條曰若曰凡縱再增益千百亦苦於挂少漏多發凡起例不言全書持綱携領之處而以己意泛濫衆之曰此書之例書自書而例自例何以使人讀例而得書之簡潔精微乎將徒畫蛇之足續鳧之脛而已末雖明生愈死亡之機終亦不可勝言總因不能合全書以爲體會撮其易簡之旨著爲知從之法乃以爲既緝是書不可不以推廣

爲發明本欲附驥名彰立言不朽抑知後人不少假借細加指摘也耶愚故原其初念本在遵循非蒙遠展而智淺才薄不能心得全書精義乃欲以多求勝備其闕略豈知醫聖之文言近而指遠辭簡而意該乎然醫聖數千年正學賴此不墜其功亦不在衛敬仲序詩之下詩序雖經朱子刪駮而古遠所傳於今不泯則叔和之例可以比照杜氏以例例春秋矣至可例與否例之當否其例具在叔和不能自違其意者後之讀例君子可以代明何必削之不許天下共

見聞而求其公是耶凡例未聞有註成氏註之亦姑存副方氏謂以傳先經非體愚謂例也非傳也傳必附經例則仍可首列也倘叔和當日能將所謂溫暑瘧熱疫諸證各就當門分撰附經詳其脈論精言治法以述寓作如朱子之補太學豈非醫聖之高弟醫門之功臣乎不能爲此而於例中叢脞言之吾知其於此數證原委亦未大明約略敷衍不意乃成罪案因此沒其緝書原志則亦大可惜矣故代明其意於例之簡端云爾

傷寒例　王叔和著　成無己注

陰陽大論云。春氣溫和。夏氣暑熱。秋氣清涼。冬氣冷冽。此則四時正氣之序也。春夏爲陽、春溫夏熱者、以陽之動始於溫、盛於暑故也、秋冬爲陰、秋涼而冬寒者、以陰之動始於清、盛於寒故也、冬時嚴寒。萬類深藏。君子固密。則不傷於寒。觸冒之者。乃名傷寒耳。冬三月純陰用事、陽乃伏藏、水冰地坼、寒氣嚴凝、當是之時、善攝生者、出處固密、去寒就溫、則不傷於寒、其涉寒冷、觸冒霜雪爲病者、謂之傷寒也、其傷於四時之氣。皆能爲病。春風、夏暑、秋濕、冬寒、謂之四時之氣、以傷寒爲毒者。以其最成殺厲之氣也。熱爲陽、陽主生、寒爲陰、陰主殺、陰寒爲病、最爲肅殺毒厲之氣、中而卽病者。名曰傷寒。不卽病者。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爲溫病。至夏變爲暑病。暑病者。熱極。重於溫也。內經曰、先夏至日爲溫病、後夏至日爲暑病、溫暑之病、本傷於寒而得之、故太醫均謂之傷寒也、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溫熱病。皆由冬時觸寒所致。非時行之氣也。凡時行者。春時應暖而復大寒。夏時應大熱而反大涼。秋時應涼而反大熱。冬時應寒而反大溫。此非其時而有其氣。是以一歲之中。長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也。四時氣候不正爲病、謂之時行之氣、時氣所行爲病、非暴厲之氣、感受必同、是以一歲之中、長幼之病、多相似也、夫欲候知四時正氣爲病。及時行疫氣之法。皆當按斗曆占之。四時正氣者、春風夏暑秋濕冬寒是也、時行者、時行之氣是也、溫者冬時感寒、至春發者是也、疫者、暴厲之氣是也、占前斗建、審其時候之寒溫、察其邪氣之輕重、而治之、故下文曰、

九月霜降節後。宜漸寒。向冬大寒。正月雨水節後。宜解也。所以謂之雨水者。以冰雪解而爲雨水故也。至驚蟄二月節後。氣漸和暖。向夏大熱。至秋便涼。冬寒春溫夏熱秋涼、爲四時之正氣也、從霜降以後。至春分以前。凡有觸冒霜露。體中寒卽病者。謂之傷寒也。九月十月寒氣尚微、爲病則輕、十一月十二月、寒冽已嚴、爲病則重、正月二月、寒漸將解、爲病亦輕、此以冬時不調、適有傷寒之人、卽爲病也、此爲四時正氣中而卽病者也、其冬有非節之暖者。名曰冬溫。冬溫之毒。與傷寒大異。冬溫復有先後。更相重沓。亦有輕重。爲治不同。證如後章。此爲時行之氣、前云冬時應寒而反大溫者、是也、從立秋節後。其中無暴大寒。又不冰雪。而有人壯熱爲病者。此屬春時陽氣。發於冬時伏寒。變爲溫病。此爲溫病也、內經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從春分以後。至秋分節前。天有暴寒者。皆爲時行寒疫也。三月四月。或有暴寒。其時陽氣尚弱。爲寒所折。病熱猶輕。五月六月。陽氣已盛。爲寒所折。病熱則重。七月八月。陽氣已衰。爲寒所折。病熱亦微。其病與溫及暑病相似。但治有殊耳。此爲疫氣也、是數者、以明前斗曆之法、占其隨時氣候、發病寒熱輕重不同耳、十五日得一氣。於四時之中。一時有六氣。四六名爲二十

四氣也節氣十二中氣十二共二十四氣內經曰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然氣候亦有應至而不至或有未應至而至者或有至而太過者皆成病氣也疑漏或有至而不去此一句按金匱要略曰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太過何故也師曰冬至之後甲子夜半少陽起少陽之時陽始生天得溫和以未得甲子天因溫和此爲未至而至也以得甲子而天未溫和此爲至而不至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此爲至而不去也以得甲子而天溫如盛夏五六月時此爲至而太過也內經曰至而和則平至而盛則病至而反者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卽是觀之說漏明矣但天地動靜陰陽鼓擊者各正一氣耳內經曰陰陽者天地之道清陽爲天動而不息濁陰爲地靜而不移天地陰陽之氣鼓擊而生春夏秋冬寒熱溫涼各正一氣也是以彼春之暖爲夏之暑彼秋之

忿爲冬之怒春暖爲夏暑從生而至長也秋忿爲冬怒從肅而至殺也是故冬至之後一陽爻升一陰爻降也夏至之後一陽氣下一陰氣上也十月六爻皆陰坤卦爲用陰極陽來陽生於子冬至之後一陽爻升一陰爻降於卦爲復言陽氣得復也四月六爻皆陽乾卦爲用陽極陰來陰生於午夏至之後一陽氣下一陰氣上於卦爲姤言陰得遇陽也內經曰冬至四十五日陽氣微上陰氣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陰氣微上陽氣微下斯則冬夏二至陰陽合也春秋二分陰陽離也陽生於子陰生於午是陰陽相接故曰合陽退於酉陰退於卯是陰陽相背故曰離內經曰氣至之謂至氣分之謂分至則氣同分則氣異陰陽交易人變病焉天地陰陽之氣既交錯而不正人所以變病內經曰陰陽相錯而變由生也此君子春夏養陽秋冬養陰順天地之剛柔也內經曰養生者必順於時春夏養陽以涼以寒秋冬養陰以溫以熱所以然者從其根故也小人觸冒必嬰暴疹須知毒烈之氣留在何經而發何病詳而取之不能順四時調養觸冒寒溫者必成暴病醫者當在意審詳而治之是以春傷於風夏必飧泄夏傷於暑秋必痎瘧秋傷於濕冬必咳嗽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此必然之道可不審明之當春之時風氣大行春傷於風風氣通於肝肝以春適王風雖入之不能卽發至夏肝衰然後始動風淫末疾則當發於四肢夏以陽氣外盛風不能外發故攻內而爲飧泄飧泄者下利米穀不化而色黃當秋之時濕氣大行秋傷於濕濕則干於肺肺以秋適王濕雖入之不能卽發至冬肺衰然後濕始動也雨淫腹疾則當發爲下利冬以陽氣內固濕氣不能下行故上逆而爲咳嗽當夏之時暑氣大行夏傷於暑夏以陰爲主內暑雖入之勢未能動及秋陰出而陽爲內主

然後暑動傳陰而爲痎瘧痎者二日一發瘧者一日一發當冬之時寒氣大行冬傷於寒冬以陽爲主內寒雖入之勢未能動及春陽出而陰爲內主然後寒動傳陽而爲溫病是感冒四時正氣爲病必然之道傷寒之病逐日淺深以施方治內經曰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今世人傷寒或始不早治或治不對病或日數久淹困乃告醫醫人又不依次第而治之則不中病皆宜臨時消息製方無不依也今搜採仲景舊論錄其證候診脈聲色對病真方有神驗者擬防世急也仲景之書逮今千年而顯用於世者王叔和之力也又土地溫涼高下不同物性剛柔湌居亦異是黃帝興四方之問岐伯舉四治之能以訓後賢開其

未悟者臨病之工宜須兩審也東方地氣溫南方地氣熱西方地氣凉北方地氣寒西北方高東南方下是土地溫涼高下不同也東方安居食魚西方陵居華食南方濕處而食酸北方野處而食乳是飧居之異也東方治宜砭石西方治宜毒藥南方治宜微鍼北方治宜灸焫是四方醫治不同也醫之治病當審其土地所宜

凡傷於寒則爲病熱熱雖甚不死內經曰風寒客於人使人毫毛畢直皮膚閉而爲熱是傷寒爲病熱也鍼經曰多熱者易已多寒者難已是熱雖甚不死

若兩感於寒而病者必死表裏俱病者謂之兩感

尺寸俱浮者太陽受病也當一二日發以其脉上連風府故頭項痛腰脊強太陽爲三陽之長其氣浮於外故尺寸俱浮是邪氣初入皮膚外在表也當一二日發風府穴名也項中央太陽之脉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是以上連風府其經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故病頭項痛腰脊強

尺寸俱長者陽明受病也當二三日發以其脉俠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疼鼻乾不得臥陽明血氣俱多尺寸俱長者邪併陽明而血氣淖溢也太陽受邪不已傳於陽明是當二三日發其脉俠鼻者陽明脉起於鼻交頞中絡於目陽明之脉正上頞頞還出繫目系身熱者陽明主身之肌肉鍼經曰陽明氣盛則身以前皆熱目疼鼻乾者經中客邪也不得臥者胃氣逆不得從其道也內經曰胃不和則臥不安

尺寸俱弦者少陽受病也當三四日發以其脉循脇絡於耳故胷脇痛而耳聾內經曰陽中之少陽通於春氣春脉弦尺寸俱弦者知少陽受邪也二三日陽明之邪不已傳於少陽是當三四日發胷脇痛而耳聾者經壅而不利也

此三經皆受病未入於府者可汗而已三陽受邪爲病在表法當汗解然三陽亦有便入府者入府則宜下故云未入於府者可汗而已

尺寸俱沉細者太陰受病也當四五日發以其脉布胃中絡於嗌故腹滿而嗌乾陽極則陰受之邪傳三陽既遍次乃傳於陰經在陽爲在表在陰爲在裏邪在表則見陽脉邪在裏則見陰脉陽邪傳陰邪氣內陷故太陰受病而脉尺寸俱沉細也自三陽傳於太陰是當四五日發也邪入於陰則漸成熱腹滿而嗌乾者脾經壅而成熱也

尺寸俱沉細者少陰受病也當五六日發以其脉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少陰腎水也性趣下少陰受病脉尺寸俱沉也四五日太陰之邪不已至五六日則傳於少陰也是少陰病當五六日發人傷於寒則爲病熱謂始爲寒而終成熱也少陰爲病口燥舌乾而渴邪傳入裏熱氣漸深也

尺寸俱微緩者厥陰受病也當六七日發以其脉循陰器絡於肝故煩滿而囊縮緩者風脉也厥陰脉

微緩者邪傳厥陰熱氣已劇近於風也當六七日發此以少陰邪傳於厥陰煩滿而囊縮者熱氣聚於內也

三經皆受病已入於府可下而已三陰受邪爲病在裏於法當下然三陰亦有在經者在經則宜汗故云已入於府者可汗而已經曰臨病之工宜須兩審

若兩感於寒者一日太陽受之即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煩滿而渴二日陽明受之即與太陰俱病則腹滿身熱不欲食譫語三日少陽受之即與厥陰俱病則耳聾囊縮而厥水漿不入不知人者六日死若三陰三陽五臟六腑皆受病則榮衛不行府藏不通則死矣陰陽俱病表裏俱傷者爲兩感以其陰陽兩感病則兩證俱見至於傳經則亦陰陽兩經俱傳也始得一日頭痛者太陽口乾煩滿而渴者少陰至二日

則太陽傳於陽明而少陰亦傳於太陰身熱譫語者陽明腹滿不欲食者太陰至三日陽明傳於少陽而太陰又傳於厥陰耳聾者少陽囊縮而厥者厥陰水漿不入不知人者胃氣不通也內經曰五臟已傷六府不通榮衛不行如是之後三日乃死何也岐伯曰陽明者十二經脈之長也其血氣盛故云不知人三日其氣乃盡故死矣謂三十六經俱病榮衛之氣不得行於內外府臟之氣不得通於上下至六日府臟之氣俱盡榮衛之氣俱絕則死矣

其不兩感於寒更不傳經不加異氣者至七日太陽病衰頭痛少愈也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歇也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也十日太陰病衰腹減如故則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舌乾已而嚏也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少腹微下大氣皆去病人精神爽慧也六日

傳遍三陰三陽之氣皆和大邪之氣皆去病人精神爽慧也

若過十三日以上不間尺寸陷者大危間者瘳也十二日傳經盡則當瘳愈若過十三日已上不瘳尺寸之脈沉陷者即正氣內衰邪氣獨勝故云大危

若更感異氣變為他病者當依舊壞證病而治之若脈陰陽俱盛重感於寒者變為溫瘧異氣者為先病未已又感別異之氣也兩邪相合變為他病脈陰陽俱盛者傷寒之脈也難經曰傷寒之脈陰陽俱盛而緊濇經曰脈盛身寒得之傷寒則為前病熱未已再感於寒寒熱相傳變為溫瘧

陽脈浮滑陰脈濡弱者更遇於風變為風溫此前熱未歇又感於風者也難經曰中風之脈陽浮而滑陰濡而弱風來乘熱故變風溫

陽脈洪數陰脈實大者遇溫熱變為溫毒溫毒為病最重也此前熱未已又感溫熱者也陽主表陰主裏洪數實大皆熱也兩熱相合變為溫毒以其表裏俱熱故為病最重

陽脈濡弱陰脈弦緊者更遇溫氣變為溫疫以此冬傷於寒發為溫病脈之變證方治如說此前熱未已又感溫氣者也溫熱相合變為溫疫

凡人有疾不時即治隱忍冀差以成痼疾凡覺不佳急須求治苟延時日則邪氣入深難可復制千金曰凡有少苦似不如平常即須早道若隱忍不治冀望自差須臾之間以成痼疾此之謂也

小兒女子益以滋甚小兒氣血未全女子血室多病凡所受邪易於滋蔓

時氣不和便當早言尋其邪由及在腠理以時治之罕有不愈者腠理者津液腠泄之所文理縫會之中也金匱要略曰腠者是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為血氣所注理者是皮膚臟府之文理也邪客於皮膚則邪氣浮淺易為散發若以時治之罕有不愈者矣金匱上函曰生候長存形色未病未入腠理

針藥及時服將調節委以良醫病無不愈

患人忍之數日乃說邪氣入臟則難可制此為家有患備慮之要

邪在皮膚則外屬陽而易治邪傳入裏則內屬陰而難治內經曰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膚其次治筋脈其次治六府其次治五臟治五臟者半死半生也昔桓侯怠於皮膚之微疾以至骨髓之病家有患者不可備慮

凡作湯藥不可避晨夜覺病須臾即宜便治不等早晚則易愈矣千金曰凡始覺不佳即須治療迄至於病湯食競進折其毒勢自然無差

若或差遲病即傳變雖欲除治必難為力傳有常也變無常也傳為循經而傳如太陽傳陽明是也變為不常之變如陽證變陰證是也邪既傳變病勢深也本草曰病勢已成可得半愈病勢已過命將難全

服藥不如方法縱意違師不須治之內經曰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惡於針石者不可與言至巧病

不詳治者病必不治治之無功矣

凡傷寒之病多從風寒得之凡中風與傷寒為病自古通謂之傷寒千金曰夫傷寒病者起自風寒入於腠理與精氣爭分榮衛偏隔周身不通而病始表中風寒入裏則不消矣始自皮膚入於經絡傳於臟府是也未有溫覆而當不消散者風寒初客於皮膚便投湯藥溫暖發散而當者則無不消散之邪不在證治擬欲攻之猶當先解表乃可下之解表而後下之則無復傳之邪也若表已解而內不消非大滿猶生寒熱則病不除表證雖罷裏不至大堅滿者亦未可下之是邪未收斂成實下之則裏虛而邪復不除猶生寒熱也若表已解而內不消大滿大實堅有燥屎自可除下之雖四五日不能為禍也外無表證裏有堅滿為下證悉具外臺云表和裏病下之則愈下證既具則不必拘於日數

若不宜下而便攻之內虛熱入協熱遂利煩躁諸變不可勝數輕者困篤重者必死矣下之不當前輕者證猶變易而難治又矧重者乎夫陽盛陰虛汗之則死下之則愈陽虛陰盛汗之則愈下之則死表為陽裏為陰陰虛者陽必湊之陽盛之邪乘其裏虛而入於府者為陽盛陰虛也經曰尺脈弱名曰陰不足陽氣下陷入陰中則發熱者是矣下之除其內熱而愈若反汗之則竭其津液而死陰脈不足陽往從之陽脈不足陰往乘之陰邪乘其表虛客於榮衛之中者為陽虛陰盛也經曰假令寸口脈微名曰陽不足陰氣上入陽中則洒淅惡寒者是矣汗之散其表寒則愈若反下之則脫其正氣而死經曰本發汗而復下之此為逆也本先下之而反汗之為逆夫如是則神丹安可以誤發甘遂何可以妄攻虛盛之治相背千里吉凶之機應若影響豈容易哉神丹者發汗之藥也甘遂者下藥也若汗下當則吉汗下不當則凶其應如影隨形如響應聲況桂枝下咽陽盛則斃承氣入胃陰盛以亡桂枝湯者發汗藥也承氣湯者下藥也金匱玉函曰不當汗而強與汗之者令人奪其津液枯槁而死不當下而強與下之者令人開腸洞泄便溺不禁而死死生之要在乎須臾視身之盡不暇計日投湯不當則災禍立見豈暇計其日數哉此陰陽虛實之交錯其候至微發汗吐下之相反其禍至速而醫術淺狹懵然不知病源為治乃誤使病者殞歿自謂其分至令冤魂塞於冥路死屍盈於曠野仁者鑒此豈不痛歟凡兩感病俱作治有先後發表攻裏本自不同而執迷

妄意者乃神丹甘遂合而飲之且解其表又除其裏言巧似是其理實違夫智者之舉錯也常審以慎愚者之動作也必果而速安危之變豈可詭哉世上之士但務彼翕習之榮而莫見此傾危之敗惟明者居然能護其本近取諸身夫何遠之有焉兩感病俱作欲成不治之疾醫者大宜消息審其先後次第而治之若妄意攻治以求速効者必至傾危之敗凡發汗溫服湯藥其方雖言日三服若病劇不解當促其間可半日中盡三服若與病相阻即便有所覺重病者一日一夜當晬時觀之如服一劑病證猶在故當復作本湯服之至有不肯汗

用服三劑乃解。若汗不出者，死病也。發汗藥須溫暖服者，易為發散也。日三服者，藥勢續也。病勢稍重，當促急服之，以折盛熱，不可拘於本方。設藥病不相對，湯入即便知之。如陰多者，投以涼藥，即寒逆隨生；陽多者，飲以溫劑，則熱毒即起。是便有所覺。晬時者，周時也，一日一夜。服湯藥盡劑，更看其傳，如病證猶在，當復作本湯，以發其汗。若服三劑不解，汗不出者，邪氣大甚，湯不能勝，必成大疾。千金曰：熱病，脈躁盛而不得汗者，此陽脈之極也，死。

凡得時氣病，至五六日，而渴欲飲水，飲不能多，不當與也。何者？以腹中熱尚少，不能消之，便更與人作病也。至七八日，大渴欲飲水者，猶當依證與之。與之常令不足，勿極意也。言欲飲一斗，與五升。若飲而腹滿，小便不利，若喘若噦，不可與之。忽然大汗出，是為自愈也。熱在上焦，則為消渴，言熱消津液，而上焦乾燥，則生渴也。大熱則能消水，熱少不能消之，若強飲，則停飲變為諸病。至七八日，陽勝氣溫，向解之時，多向生大渴，亦須少少與之，以潤胃氣，不可極意飲也。若飲而腹滿，小便不利，若喘若噦者，為水飲內停而不散，不可更與之。忽然陽氣通，水氣散，先發於外，作大汗而解。

凡得病，反能飲水，此為欲愈之病。其不曉病者，但聞病飲水自愈，小渴者，乃強與飲之，因成其禍，不可復數。小渴者，為腹中熱少，若強與水，水飲不消，復為諸飲病也。

凡得病，厥脈動數，服湯藥更遲，脈浮大減小，初躁後靜，此皆愈證也。動數之脈，邪在陽也。湯入而變遲者，陽邪愈也。浮大之脈，邪在表也。而復減小者，表邪散也。病初躁亂者，邪所煩也。湯入而安靜者，藥勝病也。是皆為愈證。

凡治溫病，可刺五十九穴。五十九穴者，以瀉諸經之溫熱。鍼經曰：熱病取之諸陽五十九穴，刺以瀉其熱，而出其汗，實其陰，而補其不足。所為五十九，足亦如是。頭入髮際一寸，旁三分，各三，凡六痏；更入髮三寸邊五，凡十痏；耳前後、口下，各一，項中一穴，凡六痏；巔上一、顖會一、髮際一、廉泉一、風池二、天柱二。又內經曰：熱俞五十九，頭上五行行五者，以越諸陽之熱逆也；大杼、膺俞、缺盆、背俞，此八者，以瀉胸中之熱也；氣衝、三里、巨虛上下廉，此八者，以瀉胃中之熱也；雲門、髃骨、委中、髓空，此八者，以瀉四肢之熱也；五臟俞旁五，此十者，以瀉五臟之熱也。凡此五十九穴者，皆熱之左右也。

人身之穴，三百六十有五，其三十九穴，灸之有害；七十九穴，刺之為災，并中髓也。穴有三百六十五，以應一歲。其灸刺之禁，皆肉薄骨解之處，血脈虛少之分，鍼灸并中髓也。

凡脈四損，三日死。平人四息，病人脈一至，名曰四損。脈五損，一日死。平人五息，病人脈一至，名曰六損。四臟氣絕者，脈四損；五臟氣絕者，脈五損；五臟六府俱絕者，脈六損。

脈盛身寒，得之傷寒；脈虛身熱，得之傷暑。內經曰：脈者，血之府也。脈實血實，脈虛血虛。寒則傷血，邪併於血，則血盛而氣虛，故傷寒者，脈盛而身寒；熱則傷氣，邪併於氣，則氣盛而血虛，故傷暑者，脈虛而身熱。

脈陰陽俱盛，大汗出，不解者，死。脈陰陽俱盛，當汗出而解；若汗出不解，則邪氣內勝，正氣外脫，故死。內經曰：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千金曰：熱病已得汗，脈尚躁盛，此陽脈之極也，死。

脈陰陽俱虛，熱不止者，死。脈陰陽俱虛者，真氣弱也；熱不止者，邪氣勝也。內經曰：病溫虛甚者，死。

脈至乍疎乍數者，死。為緊亂而不軌，是中無胃氣，故不出其日而死。

譫言妄語，身微熱，脈浮大，手足溫者，生；逆冷，脈沈細者，不過一日死矣。譫言妄語，陽病也；身微熱，脈浮大，手足溫，為陽病相應；若身逆冷，脈沈細，為陽病見陰脈，

脈病不相應，故不過一日而死。難經曰：脈不應病，病不應脈，是爲死病。此以前是傷寒熱病證候也。

辨脈平脈二篇中韻語

按辨脈後平脈前，有韻語一段，似叔和氏所撰，因置之二篇之首，蓋冒語之體也。辨者辨論以別之，平者平章以定之也。務在解其疑惑，明其確當，惟診視之無舛，斯施治而悉協矣。蓋信好之懷，既乎古人，眞贋之識，遑恤來者乎。況前卷立議發明，宣導其志，有可尚焉，即果出王氏，亦可首列也。

問曰：脈有三部，陰陽相乘，榮衛血氣，在人體躬，呼吸出入，上下於中，因息遊布，津液流通，隨時動作，效象形容。春弦秋浮，冬沈夏洪，察色觀脈，大小不同，一時之間，變無經常，尺寸參差，或短或長，上下乖錯，或存或亡，病輒改易，進退低昂，心迷意惑，動失紀綱，願爲具陳，令得分明。師曰：子之所問，道之根源，脈有三部，尺寸及關，榮衛流行，不失衡銓，腎沈心洪，肺浮肝弦，此自經常，不失銖分，出入升降，漏刻週旋，水下二刻，一週循環，當復寸口，虛實見焉，變化相乘，陰陽相干，風則浮虛，寒則牢堅，沈潛水滀，支飲急弦，動則爲痛，數則熱煩，設有不應，知變所緣，三部不同，病各異端，太過可怪，不及亦然，邪不空見，中必有姦，審察表裏，三焦別焉，知其所舍，消息診看，料度府臟，獨見若神，爲子條記，傳與賢人。

辨脈法

問曰脈有陰陽者何謂也答曰凡脈大浮數動滑此名陽也脈沉濇弱弦微此名陰也凡陰病見陽脈者生陽病見陰脈者死

(按)人原稟天地之陰陽二氣以生陽在人為氣陰在人為血脈者週行一身之氣血也元陽為氣元陰為精脈者不離於氣血而不雜於氣血而結乎精氣而得神之名也氣血有盛衰精氣隨有虧盈於是神亦因之各異矣故未辨病而先辨脈脈雖合陽氣陰血而成既成又必分而為二不分則不見其合也於是脈有陰陽焉於此言辨者就脈辨陰陽於過不及之間假為問曰脈有陰陽何謂乎答曰盛而盈者陽脈也為血氣之有餘也診之大浮數動滑是也衰而虧者陰脈也為氣血之不足也診之沉濇弱弦微是也無論左右各三部每部各三候兼見單見皆以此陰陽各之脈為分辨也辨脈極其詳然後審病極其真脈有陰陽病亦有陰陽脈為人生稟受天地之氣病亦人身感受天地之氣而已天地以陰陽成人人得其正氣以生得其過不及之氣以病天人邪正歸論於氣則一也病氣之陰陽既成而脈之陰陽必應因以陰陽之病千頭萬緒不外陰陽陰陽二氣皆歸於一也辨脈察病為一以貫萬之理也故人凡有病審其病為陰陽也感天地陰邪之氣以成陰臟在裏之病也必得陽脈所謂氣血盛而盈者正氣有餘足以制敵病氣必易治而可生也如審其病為陽病感天地陽邪之氣以成陽腑在表之病也若得陰脈所謂氣血衰而虧者正氣不足以禦侮病氣必難治而可死也推之陰病在臟在裏原難治得陽脈知正氣有餘尚可生況陽病乎陽病在腑在表原易治若得陰脈則知正氣不足尚可死況陰病乎可見不患病氣之加而患正氣之消如國家不患內敵外患之侵凌而患德政紀綱之不立也此首條辨脈所以端持身應世之本務也至於陰陽脈名以五診之論者周乎一日一氣五行之精妙合而凝以生萬物人惟最靈故二氣分陰陽脈五行合成五診亦參天兩地合二為一之定數也

問曰脈有陽結陰結者何以別之答曰其脈浮而數能食不大便者此為實名曰陽結也期十七日當劇其脈沉而遲不能食身體重大便反鞕名曰陰結也期十四日當劇

(按)陰陽脈辨則陰陽病分矣此就陽氣陰血之流行者察識也如或結而不通遂有陽結陰結之脈何以別之答曰亦就陰脈陽脈以辨之也再參以陰陽之病以證之而已脈浮陽脈也能食不大便陽病也凡陽皆實在易言之矣可以名之曰陽結也脈沉陰脈也不能食身體重大便反鞕陰病也凡陰皆虛在易亦言之矣可以名之曰陰結也陽實而結陽邪有餘也陽邪有餘則陰正不足可知陰不足則津液消耗而陰亡陰亡陽何所依乎陰虛而亦結陽正不足也陽正不足則陰邪有餘可知陰有餘則陰寒凝濇而陽無陽無陰何所主乎故皆期以劇日知病邪日盛而正氣日衰矣陽結期以十七日者少陰之數八二八十六日而陰為陽邪所耗將以亾故劇也陰結期以十四日者少陽之數七二七十四日而陽為陰邪所痼將滅故亦劇也陽實故數常贏十六日間增一日方應陰虛故數常縮足十四日即應矣則是病邪與正氣雖相為仇而亦不外於陰陽而已此段論結俱驗大便似乎專論陽明但不必定謂傷寒病之陽明則凡結證皆可以陰陽辨之於脈證之間矣醫之道如大路然況之則一通之四達矣

問曰病有灑淅惡寒而復發熱者何答曰陰脈不足陽往從之陽脈不足陰往乘之曰何謂陽不足答曰假令

寸口脈微，名曰陽不足，陰氣上入陽中，則洒淅惡寒也。
曰何謂陰不足。答曰：假令尺脈弱，名曰陰不足，陽氣下
陷陰中，則發熱也。
按天地陰陽之邪氣，能傷人身之正氣，因然抑知人身
陰陽之氣，即能互相爲病乎。蓋人身陰陽之氣，均平
則相合而和，少有過不及，則相加而爭矣。陰陽二氣
相爭即病也。又不必定有邪氣外犯也，於是陽氣過
則以盛氣加陰氣之不及，陰氣過則以盛氣加陽氣
之不及。何也？軀殼之內，隧道之中，皆有部位，有界限，
也。此不足則虛，彼有餘則實，實不就虛，則虛處無氣
天地之內，人身之中，凡有空處無非氣，寔無無氣之
空處也。此部位界限內既不足而虛，則彼部位界限
內有餘者，必來奏實，一定之理也。是故周身祇有一
氣，氣中必分陰陽，既分，難得常勻，必有有餘不足，於
是相從而偏矣。少偏則可，大勝則病，此就人本身之

氣可辨脈之陰陽，而知其損益之消息矣。遂設爲問
答以明之。問曰：病有洒淅惡寒而後發熱者，何？答曰：
陰脈不足，陽往從之；陽脈不足，陰往乘之。即以此之
有餘奏彼之不足之謂也。陽云從，而陰云乘者，從者
求婚媾也，乘者柔掩剛也。易亦明之。然爲從爲乘，亦
不外以此奏彼也。二氣原屬一氣，相奏何謂陰陽不
足，而互作寒熱耶？答曰：假令寸口脈微，名曰陽不足。
陽之部位界限，在人身之上半，及陽分之表，陽脈寸
口見微，知陽不足矣。陽不足而陰氣來乘，上入於陽
之部位界限內，則陰氣盛，陽氣衰，陽衰必生外寒也。
假令尺脈弱，名曰陰不足。陰之部位界限，在人身之
下半，及陰分之裏。陰脈尺見弱，知陰不足矣。陰不足
而陽氣來從，陷入於陰中之部位界限內，則陽氣盛，
陰氣衰，陰衰必生內熱也。寸口脈微，陰脈也，而見
于寸口之陽，即以候陽病。尺脈弱亦陰脈也，而見
於尺之陰，即以候陰病。此又就寸尺之陰陽以爲脈
之陰陽，不可執前言各五種脈之陰陽以爲辨也。至
於惡寒陽病也，必得前五種之陽脈，方爲治發熱陰

病也，亦必以得前五種之陰脈，爲難治。此又與首條其
理相通矣。載錄楞伽經一段，足明凡是空處皆氣之
理。楞伽經第二卷佛云：阿難，譬如有人取頻伽瓶，塞
其兩孔，滿中擎空，千里遠行，用餉他國，如是虛空，非
彼方來，非此方入。阿難，若彼方來，則本瓶中既貯空
去，於本瓶地，應少虛空；若此方入，開孔倒瓶，應見空
出。在釋氏另有宗旨，然可借此見天地間無處非空，無
空非氣。人身軀殼隧道亦猶是耳。至於本條之證，合
少陽腑中有寒熱往來，厥陽藏中有厥熱相尋，似與
上下部位界限未合，然少陽之半表半裏以出入爲從
乘，即上下也。厥陰雖是裏，而以少陽爲表，以升降爲
從乘，愈爲上下矣。但辨脈之問答，未可當言一病，凡
寒熱之理，皆本於陰陽從乘耳。即單寒單熱，亦從乘
也。如中風寒之畏惡風寒，表陽病也，而其脈必浮，如
少陰之虛勞，裏陰病也，脈必數，陽浮則陰來乘斯惡
寒矣，陰數則陽必從，斯發熱矣。無寒熱病，不是此義
也。如必執焉，是一脈祇該一病矣，易之三百八十四
爻，祇該三百八十四件事乎。

陽脈浮，陰脈弱者，則血虛，血虛則筋急也。其脈沉者，榮
氣微也。其脈浮，而汗出如流珠者，衛氣衰也。榮氣微者
加燒鍼則血流不行，更發熱而躁煩也。
按此一段，是從上文陰陽相從相乘說來。如陽脈浮診
于寸，而知其陽有餘也。陽有餘則陰必不足，於尺診
之而適得弱，知氣實于衛，而血虛於榮也。成注引難
經曰：氣以呴之，血以濡之。二之字指筋骨肌肉言。而
筋猶爲陰柔，血虛失濡而筋急矣。推之反乎是，脈陰
實陽虛，氣無以呴，骨而骨痿可知也。沉浮字接陽脈
浮來，陽脈浮，陰脈沉，可知也。言榮氣微，衛氣也，榮血
也。何以言榮氣血，亦氣之所化，言氣則合二爲一，言
氣血則分一爲二。天地人物之陰陽，槩如是也。然陽
脈主衛，主表，本浮；陰脈主榮，主裏，何以沉即知榮微
乎。此蓋就兩手寸口以候上，兼候表言之也。右寸口
候肺，肺爲氣主；左寸口候心，心爲血主。氣屬陽，反右

候血屬陰反左候丙之心肺二臟分前後也心在前左候之肺在後右後之亦天造地設陰陽互根而在人為左右亦交泰之義也於左寸候得弱知其榮血中之氣微也其脈浮仍是此條首句陽脈浮耳然浮為有餘則汗不出浮為不足則汗出甚且如流珠以陽脈過浮則膻中宗氣不足宗氣不足則過身衛氣俱衰故汗出凝而不流氣散於外也此以浮而知必候之於右寸肺為氣之主臟也反乎此則陽脈沉知其身疼體痛矣陰脈浮知心亂神散矣診得此者衛氣衰宜補氣補氣莫如壯陽榮氣微宜生血生血莫如滋陰然榮氣亦氣補氣壯陽未嘗非滋陰也如因筋急而加以燒鍼火邪入榮之患傷寒太陽篇中追虛逐實焦骨損筋曾言之切矣必致火邪逼血其流也不行於榮中正陰方微火之陽邪獨熾發熱而更躁煩皆正陰微弱之誤治也所以因前條而及者以血虛筋急知陽有餘者從陰不足生風於榮中也以汗出如流珠知陰有餘而乘陽不足逼陽於外散也以加燒鍼血流不行更發熱躁煩者陰本不足陽已

來從而又助以火邪陰血愈大虧也莫非於陰陽脈中明審陰陽之病於陰陽內外表裏上下左右之部位界限也故師舉一二以推暨於無盡也若必謂陰亡於三陽經病陽絕于三陰經病亡陽多在太陽少陰厥汗絕陰多在陽明厥陰候下也則亦舉一以廢百也再繹陽脈陰脈浮即陽脈也沉即陰脈也不必定執右候氣左候血之說亦可以辨脈之陰陽以定氣血之或過或不及矣

脈藹藹如車蓋者名曰陽結也脈累累如循長竿者名曰陰結也脈瞥瞥如羹上肥者陽氣微也脈縈縈如蜘蛛絲者陽氣衰也脈綿綿如瀉漆之絕者亡其血也

按此段亦根上文來前言陽結脈浮以藹藹如車蓋象其浮而動也前言陰結脈沉弦以累累如循長竿象其沉而弦也此二脈雖病脈而浮沉中俱有力結雖病邪必有氣聚之處故邪反可助脈而見力焉至

如前言汗出如流珠之浮脈浮雖同而瞥瞥如羹上肥之狀是陽脈中見弱也知其陽氣之主於中而衛于外者甚微也再如前言榮氣微脈沉沉雖同而縈縈如蜘蛛絲之狀是陰脈中又兼見微弦細也知其榮氣雖屬陰而實陽氣不足以化榮而衰也陽微則不足以行其氣陽衰更不能化血可見乾元統天而坤元亦乾元所統也天地如是人何異哉至前言陽脈浮陰脈弱知其血虛筋急此言弱脈之象似綿綿如瀉漆之絕者則陰弱脈中兼弦而得細也諸註皆以為前大後細成注引正理論云陽氣先至陰氣後至則脈前為陽氣後為陰氣脈來前大而後細陽氣有餘而陰氣不足是知亡血愚謂浮雖陽脈未見必有餘而後浮也況先至後至亦與陽浮陰弱不同太陽中風有陽浮陰弱之脈矣原文自註曰衛不與榮和此脈之陽浮陰弱正如是也蓋浮取得浮沉取得弱何有先後至乎故愚謬謂此即上文之陽從陰也陰弱陰不足也陽來從陰於榮是來湊陰榮之虛虛而實其隧道也則可知陰血虛矣今脈綿綿如瀉漆

之絕亦是沉取見此象定因平日亡血而後血虛遂有欲絕不絕之勢耳此象之血如水在沙石之間一線之脈綿綿欲絕祇成為細耳先大之說原文所無雖有引據先後之義與此浮沉同取亦不甚合不敢悖原文而從諸註也諸註意謂縈縈如蜘蛛絲既釋細矣所以先大後細別之不知縈縈如蜘蛛絲無將斷不斷之勢其細尚均勻也此綿綿如瀉漆之絕忽細忽微細甚緊尚有力細不緊而微則更無力矣此所以細同而細之中又不同也不必以先大後細無其診者增入原文祇圖為立說之不復求夫病不同脈同不厭其義之複況原未嘗複乎

脈來緩時一止復來名曰結脈來數時一止名曰促陽盛則促陰盛則結此皆病脈

按結促脈名原文自釋之矣此結因陰盛而緩太緩無力而結將為結代之結也此促因陽盛而數太數無

力而促將代也成氏言謂陰陽氣勝陰氣勝者陽氣
負也故緩而復無力至結也陽氣勝者陰氣負也故
數而復無力至促也見諸診者人雖未病脉已病矣
脉病人未有不病者較之結代雖尚可治方氏曰退
則吉進則凶前然乎此正辨
脈必應察識明而圖維預也

陰陽相搏名曰動陽動則汗出陰動則發熱形冷惡寒
者三焦病也若數脉見於關上上下無頭尾如豆大厥
厥動搖者名曰動也

按此段是明五陽脉中之動脉及動脉之主證因而專
擬動脉之形狀以爲辨脉見動知其陰陽相搏矣爲
從爲乘甚則相搏亦如天地運氣亢害承制之義也
陽不足陰乘而搏陽則沉取之脉必見動陰脉動則
陰强陽弱陽不固而汗自出陰不足陽從而搏陰則
浮取之脉必見動陽脉動則陽强陰弱而榮不斂熱

徐發此皆陰陽有太過不及不能均平之故也然又
有既不汗亦不熱而但形覺冷身惡寒者何也此蓋
三焦之裏氣有損傷也三焦無形以軀殼爲包羅以
脂膜爲界限以元氣爲充塞而立根基于少陰之少
火故以三焦名之少火所生之氣充周三焦則氣又
能生少火溫煖臟腑融和榮衛皆是物也或壯火食
氣則氣不能生少火或火衰而並壯火亦漸就澌滅
臟腑成冱寒之氣侵榮衛如霜雪之剝膚有不形冷
惡寒者乎此非就動脉言證乃就陰陽相搏之至極
者充類至義之盡也反此陽搏陰之極又有大發熱
汗出病不能寧息之證可以不言而喻矣而爲指
明動脉之部位形容其形象其部位則關上也關上
有以寸口言者然寸口即有則言寸脉之原文矣何
必云關上是關上即關脉也況有上下無頭尾之原
文在關言關上無疑矣其形象則數脉之有力者也
但數獨見於關部上下俱無頭尾如豆大厥厥動搖
則形則如豆應指有力不徒數且兼滑矣此動脉之
形象故名之曰動也此動脉浮取於關而得之則陽之

動也沉取於關而得之則陰動也或右取於關胃而
得之則陽搏太陰動也或左取於肝膽而得之則陽
搏厥陰動也脾胃脉見動陽明之汗由於肝膽脉見
動厥陰之發熱也不必定謂是傷寒陽明厥陰中有
此二證而傷寒中二經二證亦在其內焉蓋所辨者
脉也因論脉而論及證也證無定名脉有定象故貴
於化一
爲通也

陽脉浮大而濡陰脉浮大而濡陰脉與陽脉同等者名
曰緩也

按此段言平脉也平人之脉一呼吸四至三至下爲遲
六至上爲數遲數之間不疾不徐則緩也陰陽中和
則緩脉應然緩又論有力無力又論兼浮兼沉如陽
脉陰脉左右診之俱浮而大也則有力可知兼見濡
也則有力而和柔可知浮中見大所謂濡者何在自
是兼浮沉取之更知所謂大者且速沉取見大方爲

有根也浮診大而浮恐其直硬弦緊見於沉取則浮
大乃亢而非和必兼沉取之濡則浮取不陷中取無
弱沉取有根斯可謂無病之平脉也陰陽五脉中無
緩且無遲亦無濡蓋緩者中和也所謂胃氣也不可
同於陰陽偏勝之脉名之也遲者三息一止太遲常
止則病脉近緩之微遲尚未可名爲病脉也濡者柔
軟也今人得之以爲有濕邪矣然濕邪之濡寒濕水
飲俱兼細緊濕熱則兼數此言濡乃單見和柔之象
非濕邪之所謂濡也大率辨脉首在神氣執一字以
論爲兼如二十四脉之說則後世之論非先哲本意
也學者
詳焉

脉浮而緊者名曰弦也弦者狀如弓弦按之不移也脉
緊者如轉索無常也脉弦而大弦則爲減大則爲芤減
則爲寒芤則爲虛虛寒相搏此名爲革婦人則半產漏

下。男子則亾血失精。
(按)此段辨弦脈。而因論弦脈之主。陰脈浮而緊。觸弓之
弦。弓弦按之直。緊不動。故因其象而立名。然又別於
緊。則按之移動。如轉索是弦。乃緊之有力而硬直者
也。然乃弦之無力而細直者也。弦脈兼緊浮緊按之
知其形象實不同。則弦自爲弦。而緊自爲緊明矣。若
弦脈似有力而大。非按之硬直。又非單弦單緊者。浮
而見緊兼大。則中取不緊。有漸微之象。是減也。減者
損也。如十分之物。減去一二分也。然見于浮。其損輕
見於沉。弦且大。形大而力薄也。則不止于減損。且知
其中有虧傷矣。名之曰芤。如物中空外實之形象也。
見減則知爲寒。何也。弦緊俱陰脈也。陰脈見則乘陽
而寒盛。見芤則知爲虛。何也。浮大之弦漸成形大力
薄。則陽不足而氣中虛。弦爲減。減陽氣。則脈不能和
柔。大爲芤。虛中氣。則脈不能充實。虛寒相搏。猶言圖
聚也。中陽既虛。必聚陰寒。可名之爲革矣。革如八音
之鼓革。外硬中空。諸註則以爲改革之革。愚謂改革

之說。似乎不切。蓋此脈尚非更改其生命之脈也。
見此中空外實之革脈。知爲中氣虛寒而已。如在婦
人中空者。血虛也。血虛者。氣寒不能生血也。故有孕
則必半產。血虛不能養胎也。無孕則成漏下。而虛證
由氣寒。而血虛則生內熱。血少而熱。則不及月期常
漏而下矣。此婦人見革脈之證也。若爲男子中空者
必氣虛。氣虛不能生血。血亦虛也。血虛亦因氣寒而
血虛亦生內熱。血熱妄行。邪害空竅。上溢下瀉不定
所出何路。此亾血也。不然。內熱耗血。耗久陰精亦亾
血也。若失精者。當主於氣矣。老人中虛氣寒陽氣不
振。陽痿精枯。可謂之失精矣。如其人少壯。氣不足則
血不生。中空必生內熱。熱生於中。心火相火交熾。不
必豔妻嬌嬈。以入房。即尸居可以龍見。淵默可得
雷聲。心火動。相火用。相火熾。陰精暗此皆革脈之見
證不外乎中空外實之義也。中空固正氣空矣。外實
者何物也。陰氣也。陽內包陰。如天與地。然則陰陽以
交泰。而天地位。萬物育。如陽之根空於中。則外陽盡
陽不能包陰。所包之陰反散於外。此天地陰陽俱失

其位。而血竭精枯。何非馴致之理乎。以此言革。能謂
爲改革。亦可至脈弦而芤。未嘗言浮沉二取也。於後
條乃云。脈浮而緊。按之反芤。可知爲浮與沉兩診之
矣。所謂按之大。大而空。故謂之芤。可謂言簡意該。正
難令學者一
見了然耳。

問曰。病有戰而汗出。因得解者。何也。答曰。脈浮而緊。按
之反芤。此爲本虛。故當戰而汗出也。其人本虛。是以發
戰。以脈浮。故當汗而解也。若脈浮而數。按之不芤。此人
本不虛。若欲自解。但汗出耳。不發戰也。問曰。病有不戰
而汗出解者。何也。答曰。脈大而浮數。故知不戰汗出而
解也。問曰。病有不戰不汗出。反解者。何也。答曰。其脈自

微。此以曾經發汗。若吐。若下。若亾血。以內無津液。此陰
陽自和。必自愈。故不戰不汗出而解也。
(按)此段亦辨脈非辨證也。因脈而知其證。故爲辨脈也。
浮而緊。弦也。按之反芤。知得弦而大之謂芤。爲兩取
矣。非余臆說也。芤則爲虛。必身戰而後汗出。中氣不
足。不能使邪透表。邪欲透表之甚。中氣方振作隨之。
身戰而汗出。可以診得也。若汗出不戰。則氣未虛於
中。診之浮而非緊。必數也。邪已將透表也。按之中取
也。復得實而非芤。則正氣足以逐邪。汗必出。不致於
身戰矣。再問不戰而汗出。乃於浮數之中。見一大字
不惟無弦緊。且浮數者。亦有力。於此言大。知與乎沉
取之弦而大也。彼弦緊之弦。陰脈陽盛。此浮數之數
陽脈陽盛也。彼浮緊之弦。得於浮取。沉取則弦者大
大而空也。此浮數之數。不待沉取。即見大。大而實也。
彼此浮沉。爲緊爲弦。爲數爲大。俱辨脈之必精者也。
再問不戰不汗。而病可解。亦可於脈辨之。何也。其脈

相微也，非正氣微，乃邪氣退而脈得寧靜，不見緊弦，亦不浮數，虛之大，及實之大，俱平也。故謂之微也。既謂之微，雖弱脈而非病脈。不過因病而得微焉。其人必曾經發汗吐下，亡血，則正氣弱，津液無，故脈見微也。然無他病，脈偏勝左右浮沉，一例微診，則陰陽之氣雖微，而自均平，相合也。有未全愈者，亦必徐愈矣。故不戰不汗而解，以辨脈而知陰陽已和耳。

問曰。傷寒三日，脈浮數而微，病人身凉和者，何也。答曰。此爲欲解也。解以夜半。脈浮而解者，濈然汗出也。脈數而解者，必能食也。脈微而解者，必大汗出也。

(按)此段辨脈知解之時，解之狀，令人察識也。傷寒者，見病在表，亦可以類推焉。脈浮，已有邪欲透表之勢。不必兼數兼微也。然兼見單見，亦各有義，皆當辨也。故辨脈以辨證，猶必徵之證，如脈浮數而微，病人身凉

意和者，可知其夜半病解，蓋浮數恐身熱，浮數而微恐正虛而煩。今身凉，意和，不熱不寒，知此浮數乃邪急向外，病後正虛之微，俟夜半陽生，陽不微則驅邪有力。邪必透表而浮數必罷矣。此浮兼微之診也。或但見浮無數，則邪不盛；無微，則正不虛。濈然汗出而解，可以不須大汗而自愈，蓋正不虛，汗雖出，衛氣固。亦不致大汗流淋耳。若單見數脈，並不見浮，是邪尚不能自然透表矣。然無微則中氣足，必能食，食能助氣，氣能驅邪，將愈時必更能食。邪不在裏，食又不深熱，知非除中，得此數脈，知陽盛氣充而表邪可解矣。再知單見微脈，似乎難解，然此微即前段其脈自微之微。既無病脈，不過正氣經病少弱而已。其爲欲解亦可審也。雖解時必大汗出，不同濈然汗出者，以其正氣微而衛氣稍疎也。既汗出則表證愈矣。此三者皆於辨脈而得其證之本原，自能預知其解之時，解之狀也。雖原文云傷寒，不過言表證耳，勿定指傷寒爲太陽爲陽明，可汗不可汗，書此足也。

問曰。脈病，欲知愈未愈者，何以別之。答曰。寸口關上尺中。三處大小，浮沉遲數同等，雖有寒熱不解者，此脈陰陽爲和平，雖劇，當愈。

(按)此段推言陰陽自和，必自愈之理，亦於脈辨之也。前段不戰不汗而解，明其爲陰陽自和，於何知之，則不外於辨脈焉。寸口關上尺中，三處言三處則各有三診也。其脈大小浮沉遲數同等，所謂和也。和而均平者，在脈則中而無過不及，在陰陽矣。故大小浮沉遲數皆可名病脈。至於三處同等，則大小浮沉遲數俱爲和脈也。曰脈病以病時脈爲問也。今見此診，竟可以和脈答之矣。即或病寒，或病熱，未愈不等，而脈已同等，陰陽和平，得愈非難也。即病劇亦直決之爲愈而已。此又辨脈察病進退之機也。

立夏得洪大脈，是其本位，其人身體苦疼重者，須發其

汗。若明日身不疼不重者，不須發汗。若汗濈濈自出者，明日便解矣。何以言之，立夏得洪大脈，是其時脈，故使然也。四時倣此。

(按)此段明辨時旺之脈，以察證進退之勢也。立夏後脈宜洪大，此時旺之脈也。病者雖病身疼體重，爲陰寒邪氣所傷，但見時脈，則邪不勝正，病可無虞也。故原須發汗，明日身不疼重，竟不須發汗，而汗自濈濈出，又不致汗大出，是以其病明日即解，此惟得時脈洪大之吉徵也。甚矣時脈之可貴，而時脈在病人亦甚難得，非遵時善養，焉能得時脈，長錫時致使然，其實亦得此時脈者，持身謹慎使然也。推之四時倣此，可見辨脈之意，皆舉一隅，必以三隅反，且貴與聞一而知十。何取於摘傷寒雜病論中之條，一一比附之，以爲善註書乎。

問曰凡病欲知何時得何時愈答曰假令夜半得病明日日中愈日中得病夜半愈何以言之日中得病夜半愈者以陽得陰則解也夜半得病明日日中愈者以陰得陽則解也

按此段是因時脈而論及每日皆有陰陽衰旺可以辨察也又不盡求之於脈矣故欲知何時得病何時得愈亦以陰陽往來復始相尋論之可明焉夜半得病期以明日日中愈夜半陽生於子而病必陽勝而陰負明日日中陰生則陰能濟陽而和可知愈矣日中陰生於午而病必陰勝而陽負夜半陽生則陽能調陰而和亦可知愈矣前條明時旺脈即六經各有旺時之義此又就陰陽出入皆以七日來復推明乎病機也人生不外於陰陽人病亦不外於陰陽病愈亦不外於陰陽然則天地萬物終始於無終始者何非陰陽之往來也哉

寸口脈浮為在表沉為在裏數為在府遲為在臟假令脈遲此為在臟也

按前言診脈之要不越大小浮沉遲數六者此又明其各有考驗除大小之脈隨在必審外其浮沉遲數四者隨乎人身之內外深淺而為辨別也如寸口者併兩手之寸口而歸一得名也寸關尺三部雖三候而寸口又為氣之所聚易得察識也於此得脈浮病必在衛表也於此得脈沉病邪必在榮裏也此就經脈分表裏也於此得脈數病邪必在陽府也於此得脈遲病邪必在陰臟也此就臟腑分表裏也故脈之辨而證可坐照以知證則所注之邪得當甚矣脈之當辨也論脈浮在表沉似在臟腑矣然寸口之沉非關尺之沉故云裏亦表之裏而非裏之裏也表裏之義無盡未可執經絡臟腑之一大表裏而不研究於焉

寸口脈浮而緊浮則為風緊則為寒風則寒衛寒則傷榮榮衛病骨節煩疼當發其汗

按此因上文寸口診辨諸脈就寸口脈浮在表一語申明之示人推暨其餘如舉夏以該三時之義寸口脈浮而兼緊浮為太陽中風兼緊為太陽兼傷寒風陽邪故中衛氣寒陰邪故傷榮血所以榮衛俱受病經絡拘急骨節之間覺煩疼也煩在肢體言其不安耳此證言治邪在表宜驅於外發汗乃遵成憲也亦不過籠統言之示人知辨脈為要與前段一勢敘下故下段稍易前後焉

趺陽脈浮而濇少陰脈如經也其病在脾法當下利何以知之若脈浮大者氣實血虛也今趺陽脈浮而濇故知脾氣不足胃虛也以少陰脈弦而浮纔見此為調脈故稱如經也若反滑而數者故知當屎膿也

按辨脈之法不止於手三部且有辨於足跗骨上之趺陽動脈者矣趺陽胃脈也經為胃脈而四肢屬脾故脈之行也以胃氣之緩為主亦因與脾表裡脾胃二氣互行得用也又以候少陰者傷寒論中皆明之曰少陰負趺陽少陰之脈必常負於趺陽土厚則水深水深則火蓄火蓄則水溫水溫則土暖土暖斯足以化食生氣却病延年此一定之理也故於趺陽候胃及腎胃者就經以候腑腎者就下以候下也如趺陽診得浮而濇其浮不同於手三部之浮矣寸口脈浮在經絡之表趺陽脈浮則在腸之裡然在臟雖為裡就脾臟言則仍表也是浮者指胃表論在趺陽猶然也趺浮而大則為氣實血虛氣實指胃而虛指脾胃為水穀之海故主氣脾統血故主血也氣實血虛何病乎以血家也此大脈乃外實中虛所謂浮而按之

得空之芤脈也若表亦虛則爲婦人之半產漏下男
子之亡血失精今氣寬血虛故但爲亡血而已此原
文所無推廣之以見不同於脈浮而濇之證而已如
脈浮而濇或者腎臟病乎但診其浮而濇之在乎者弦
而浮弦似寒而按之不緊且浮則非寒而弦也乃少
陰之氣通於少陽厥陰寒水上逆風木水木相生不
可言爲病脈也然則不得不歸其證於脾矣蓋趺陽
浮者胃氣也兼濇者脾病也濇爲血不足血不足仍
是氣不足也脾陰臟陰爲體而用陽脾之陽氣不足
則濇見實由胃之陽氣虛而不盈脾表裏俱虛上不
能水提防失禦下利必矣因趺陽屬胃又屬腎求之
少陰脈調如經如經卽如常更求之胃之陽浮卽得
脾之陰濇也設下利必久忽浮而濇者反滑而數焉
知向脈之浮陽虛外散者因下利而隨陰下趨盡歛
而陷入陰分爲挾熱之利且當便膿血矣其趺陽之
脈雖兼腎而候胃但便腎亦必少陰常負趺陽方爲
調脈如經故求之腎不得病脈而見調脈卽求之胃
可見先浮而濇繼滑而數知病在脾脾不離胃應於

趺陽脈辨而病邪無所逃焉此辨脈於精微多方求
其至是不惟表裏臟腑失勢可明卽細微曲折無不
可明也辨脈之事何仁之至義之盡也諸註將脈滑
而數歸於少陰原文已言胃脈調而如經矣何忽濇
而數且少陰雖開竅二陰却不司屎之軟鞕有無膿
血也明係自上文浮而濇來故云反滑而數則下利
變爲挾熱利便膿血病在脾胃無二義也如少陰有
病在臟雖有數脈未有不沉細者兼下利未有不濇
者今滑而數且根前浮字來何可名爲少陰乎愚因
以釋滑而數卽浮而濇之反皆爲脾胃言不歸責於
少陰此段前
後如一也

趺陽脈浮而緩胃氣如經也趺陽脈浮而數則傷胃數
則動脾此非本病醫下之所爲也榮衛內陷其數先微
脈反但浮其人必大便鞕氣噫而除何以言之本以數
浮動脾其數先微故治脾氣不治大便鞕氣噫而除今
脈反浮其數改微邪氣獨留心中則饑邪熱不殺穀潮
熱發渴數脈當遲緩脈因前後度數如法病者則饑數
脈不時則生惡瘡也

按此段再就趺陽明其爲胃脈表裏乎脾病必連及可
於辨脈識之如趺陽脈遲而緩此遲字渾于緩內非
三至之遲故曰胃氣如經爲調和之常脈也如浮而
兼數則不如經矣浮則正陽外散而中氣必虛故曰
胃傷數則邪熱入裏而中陰必耗故曰脾動夫脾原
主乎動而無取於病邪觸犯之使動也然此非屬本
病乃醫誤下之耳庸人粗工必因數以爲內熱而妄
下不知脈浮則雖兼數亦未可下也何也浮固在表
無下理也數雖屬府然數而滑大方爲實熱可下數
而微小尚爲虛熱亦未可下也今浮數非沉數何可

輕下之浮爲在表之邪榮衛所受者反內陷於腑臟
矣虛熱浮游經下而數不能持久故先罷脈反但見
虛浮則榮衛之邪內陷變熱在裏必通胃陽出表爲
陽明之大汗身熱胃中津液煎熬根耗是以脈浮而
證患大便鞕脈浮則氣浮氣浮則上逆噫而上除必
更噫也皆爲下之傷陰而陰虧則陽擾矣何以言其
義乎先言數則動脾蓋脾之用雖動體本至靜若脾
爲邪觸動則陰虛必生內熱熱耗陰胃津液少大便
鞕氣不得通順必上逆言噫何非脾氣之不治乎不
治卽不調和也前段因脾不足而知胃弱此段因脾
不治而知胃氣可知表裏相關之義矣所以浮數改
爲但浮而數已漸微先罷正氣固日不足邪氣亦日
衰散故數去浮存仍可治表驅邪而返乎遊移之正
脈也如正衰於中而邪自存於內邪氣不陷且氣消
滅可謂之獨留矣於是心中則饑而日不能飯食亦
不能用飽邪熱只能耗津却不能殺穀也津耗則陰
虛而熱必潮渴必發於是汗隨大出邪可隨汗外散
亦不幸中之幸矣惧下而正衰邪盛正復而正盛邪

衰亦正邪爭勝之理也是以其趺陽脈復當遲緩即諸脈在手者亦必六診同等而前後變致知法矣審其證而病者饑饑自能食矣辨脈於此可知病邪悞治而加病正氣自復而自愈皆不可不精研而更推廣之也然或有其素日熱邪內勝悞下之後難暫收微而病愈然恐不時又起亦不可因病愈而忽之也熱內存於臟腑或外客於衛榮皆可生惡瘡為患也是邪熱不但能為疾病且能為瘡瘍惡瘡不但因榮衛生於肌肉骨節且可生於臟腑豈不重可畏惡哉此亦可因辨脈得悉而當思患預防也原文顛以轉變見義諸証多以順講行文恐未能盡合委曲婉轉循循善誘之旨也愚敢立異乎期盡原文所言之遷變無常歸於一是而已

師曰病人脈微而濇者為醫所病也大發其汗又數大下之其人亡血病當惡寒後乃發熱無休止時夏月盛暑欲着復衣冬月盛寒欲裸其身所以然者陽微則惡寒陰微則惡熱此醫發其汗陽氣微又大下之令陰氣弱五月之時陽氣在表胃中虛冷以陽氣內微不能勝冷故欲着複衣十一月之時陽氣在裡胃中煩熱以陰氣內弱不能勝熱故欲裸其身又陰脈遲濇所以血亡也

按此段就脈之微而濇知為醫所病而致然而多虛之證也大汗則傷陽氣大下則致陰虛觀言其亡血者血有形氣無形血之亡可見氣之亡難覺故言亡血而下即云病當惡寒後發熱若獨亡血不過陰虛生內熱發熱而已何以復陽虛生外寒而先惡寒後發熱耶但外感之邪亦有先寒後熱何以知其陰陽

兩虛此又就證之寒熱無休止時而可知矣夏月盛暑反欲著重複之衣冬月盛寒反欲裸其身所以知其因陽微故盛暑惡寒而後發熱也此醫發其汗病其陽令其微也大下之病其陰令其弱也就原文言義不過示人知悞汗下之禁其實悞汗何常不病陰悞下何常不病陽汗即血也多出焉得不病陰所下之津液氣之化也大下焉得不病陽耶此可以推廣悞汗下陰陽交病之理也兼以天時言之五月盛暑而陽氣在上微陰生下故人身陽氣在表而伏陰已生於裡中陽素微則胃中必虛冷可知陽氣因病內微不能勝陰氣之冷故欲着複衣而惡寒也十一月盛寒而陰氣在上微陽生下故人身陰氣在表而潛陽已生於裡中陰素弱則胃中必煩熱可知陰氣因病內弱不能勝陽之熱故欲裸身而發熱也此亦就原文言義示人陰陽來復之道其實陽微則當陰生已病純陰之時更篤可知陰弱當陽生已病純陽之時更篤亦可知再陽微至十一月陽生可漸復陰弱至五月陰生亦可漸復亦俱可推廣陰陽來復而知病之加損矣於是可以再申言之脈之微者寸口浮取之也脈之濇者尺部沉取之也微濇皆陰脈而侯之於寸尺浮沉則分陰陽矣故浮而濇陰陽俱病也言亡血者其陰脈濇之中又兼遲也遲而濇沉取於尺部而得之可以尚言血亡但既兼遲氣不足運脈不如經過於緩而得遲血亡由於氣衰悞為汗下可以一經而兼得之柰何業醫而不辨脈輕以人命為嘗試屢致無病為有輕病為重耶

脈浮而大心下反鞕有熱屬臟者攻之不令發汗屬腑者不令溲數溲數則大便鞕汗多則熱愈汗少則便難脈遲尚未可攻

按此段亦就脈辨病屬臟屬腑分在裡之表裡以求病邪病邪既得猶必辨脈以為施治焉蓋始終辨證必詳必慎也脈浮而大寸口得之雖病在表然心下鞕邪已入裡且內存熱必煩必渴此屬臟也何臟乎肺

臟也心臟也此在胸則結胸雖不入腑而礙於肺在心則痞雖不入心而廹於心故同屬臟審於脈浮大在表原應令汗出病解至於發熱不可[illegible]攻不待言矣攻法不可盡言盡言則非辨證又是辨證辨治矣此因浮大之脈既悉又審之於發證無非辨脈耳其屬腑者一段亦根浮大之脈亦浮大本宜汗既邪已變熱入裡幸不成結胸痞諸近臟之證惟轉入陽明之府則不可因內熱而利小便以爲清理也小便利則大便鞕津液從清道洩無以滋潤腸胃大便所以難也是仍宜發其汗使邪從陽明轉太陽而去體明矣論熱入胃府似宜攻下但脈見浮大仍從表治在傷寒論中太陽陽明屢屢言之以胃尚未成實切禁下也故必令汗出徹則邪熱入裡者還從表解如汗出不徹邪不透表日久在胃消耗正津大便鞕者且漸難必至成實有無所復待之危症矣此時方言下已稍遲况下之時猶必辨脈若脈帶遲胃氣虛冷亦未可下邪日實而正日虛何以施治乎所以當初入胃腑邪猶在表一汗而熱愈爲不易之法也此亦

就辨脈而申論之意大槩示人讀此而可知辨脈爲先務也註家苟簡則不明蔓引則失旨惟就原文順叙梗槩可推廣者一爲推廣此言辨脈又不同於泛傷寒論及雜病論也

脈浮而洪身汗如油喘而不休水漿不下體形不仁乍靜乍亂此爲命絕也又未知何臟先受其災若汗出髮潤喘不休者此爲肺先絕也陽反獨留形體如煙薰直視搖頭者此心絕也脣吻反青四肢漐習者此爲肝絕也環口黧黑柔汗發黃者此爲脾絕也溲便遺失狂言目反直視者此爲腎絕也又未知何臟陰陽前絕若陽氣前絕陰氣後竭者其人死身色必青陰氣前絕陽氣後竭者其人死身色必赤腋下溫心下熱也

按此段似辨證然由辨脈而知其浮而洪此必三部皆浮而無根洪乃大而散也陽將外脫上越陰不能維持於中以致離卻其交紐一也再或陰寒內盛自下逼上孤陽外亡獨陰無陽亦成離判二也此皆辨脈可知其大命之將傾也下復就證辨其五臟何臟受災爲先絕之臟又辨陰陽先後盡竭皆至精細之論也如此辨之豈徒逞聰察乎欲人知其生死關重而早爲察識預行匡救也原文甚明不必逐字句詮之。漐習成註謂振動搐搦手足時引縮也柔汗冷汗也

寸口脈浮大而醫反下之此爲大逆浮則無血大則爲寒寒氣相摶則爲腸鳴醫反不知而反飲冷水令大汗出水得寒氣冷必相搏也其人即䭇

按此段辨脈亦就寸口浮大立論脈亦多端一寸口浮大辨之不已則可知左右三部九候應辨者實繁也即就寸口浮大一脈可推暨於無窮而非謂祇此是究也如寸口脈浮自是邪在表不治表而下之自犯大逆也且凡言浮則必過於浮而不得中道凡言大必過於大而不能如經故見浮脈於寸口可知氣勝而血亡陰不能維陽使靜故祇見浮而且大可知所謂氣勝者亦非正氣乃挾外感風寒之邪參雜而成大脈是外感風寒之邪寒與正氣相摶而成病者也中表固爲寒與正氣相摶即直中於裡因腸胃素有虛風風亦氣也亦與時感之寒相摶遂成腸鳴之症即不下之且將下利可下之乎既不可下必以爲可汗然發汗須如法如因診得浮大謂爲實熱在內飲以冷水令大出汗不知冷水祇可消實熱焉能治寒氣如果浮大爲實熱冷水發汗亦白虎湯發汗之義但此浮大乃寒與氣相摶已見腸鳴爲脈作證據矣再飲以冷水水得寒氣又必相搏搏於胸胃陽滯陰凝其人飲食入而必䭇以寒邪格於陽部拒而不入

故成阻隔也。此段再言相搏，則以醫冷水飲之，使水邪與內存之寒氣相搏於胸胃也。餲即噎也，多成於飲冷，或成於飲甚熱之蒸酒，無非寒熱與虛氣相搏而成也，可於此段證之而知禁焉。至於冷水發汗，今未見有，余循原文註之，比義於白虎，未能自信，諸詩於此等槩置之不論，更思得高明進而教之。

趺陽脈浮，浮則爲虛，浮虛相搏，故令氣餲，言胃氣虛竭也。脈滑則爲噦，此爲醫咎，責虛取實，守空迫血，脈浮鼻中燥者，必衄也。

按此條辨脈，仍承上段申言氣逆之餲，再審之於趺陽胃之爲主，見浮不必兼大，即知爲虛也。以趺陽見浮，即是虛而無實邪體之診，浮即爲虛，不同寸口也。何云相搏，則胃氣虛而有寒可知，虛寒之胃氣自相搏也。是以氣必上逆而爲餲，不必定成噎證。凡胃虛寒，胸膈必反有浮游之熱逆而上衝，重可以噎飲食，輕

亦可以逆膈氣也。知此則知胃氣已虛，不治則將竭矣。知浮而帶滑，滑近於數，知邪熱上衝，爲嘔爲噦，又視其人有無痰飲食積矣。至於空噦而無物可吐，則胃虛氣逆更甚於嘔矣。此俱令醫家任咎也，何也？以其或悞汗，或悞下，或悞飲以冷水也。胃本虛而以爲實，是有違於虛者責虛而反責虛以取實，其爲大逆如前段所云也。於是胃氣內空，則陽不足而越於外，陰之守內者亦不能自固於中矣。陰既內虛，又生邪熱，熱入陰中，迫血妄行，俾血爲陰類，親下而流者，可使過顙，可使在山，隨邪熱而害空竅，是處可出，驗之於諸空竅，若鼻先覺燥，必從鼻而出也。血亡而陰之守更亂，如戰敗而城愈不可守也。是趺陽得一浮脈，可知胃氣之虛竭；兼一滑脈，可知邪熱之妄行。苟辨之詳明，自無悞治，柰何醫之甘於任咎而奏技視人之死亡乎？此段言胃虛，大約虛寒則噎食，虛熱則吐血，於浮脈兼大兼滑而辨之，大即芤也，滑即數也，可體原文上段言芤言革言數而明之。

諸脈浮數，當發熱而灑淅惡寒。若有痛處，飲食如常者，畜積有膿也。脈浮而遲，面熱赤而戰惕者，六七日當汗出而解。反發熱者，差遲，遲則無陽，不能作汗，其身必痒也。

按此段又就數浮脈辨論，該以諸脈，則兩寸可候，六部皆可候也。然必以寸口爲氣之聚、脈之歸焉。浮而兼數，知爲邪在表，必發熱兼惡寒，以其傷於寒也。傷寒必身痛、骨痛、骨節煩痛，今不見如此，而若別有痛處，却不甚痛，按之方痛，則非表感風寒之證矣。徵之於飲食，傷寒必不能食，而其人飲食如常，因知其必有瘡瘍，非在外肌肉，必在內藏腑。所以作寒熱者，瘡亦寒熱而成，既成則困滯榮衛，所以亦作寒熱，特不同於表證之發熱而惡寒也，以其瘡已成形而膿畜於內將潰耳。此浮數之脈，辨之可知證也。如脈兼遲，又

非數矣，宜別有辨，審之於證也。熱色赤，陽浮虛因也。身體戰慄者，衛弱自振也。六七日之久，汗方出而得解，已爲陽餒不足逐邪透表矣。又不能出，致仍發熱。差者，減退也。痛差甚遲，合脈與證，知似無陽矣。其無陽，陰獨之無陽，乃微弱不足以名陽，如周徹東而王綱墜，不足以爲陽也。是以陽不充，令不行，而汗不應也。然循能作痒，陽氣憤鬱，與表之風寒相搏，欲透不透，汗未出而痒生，亦可汗之機也。此又就脈浮而遲辨之，可知證也。一浮同也，而爲數爲遲，可辨邪氣之所畜有內外，陽氣之居中有盈乏矣，故脈不容不辨也。

寸口脈陰陽俱緊者，法當清邪中於上焦，濁邪中於下焦。清邪中上，名曰潔；濁邪中下，名曰渾也。陰中於邪，必內慄也。表氣虛微，裡氣不守，故使邪中於陰也。陽中於

邪必發熱頭痛項强頸攣腰痛骽酸所謂陽中霧露之氣故曰清邪中上濁邪中下陰氣爲慄足膝逆冷便溺妄出表氣虛微裡氣微急三焦相溷內外不通上焦怫鬱藏氣相熏口爛食斷也中焦不治胃氣上衝脾氣不轉胃氣爲濁榮衛不通血凝不流若衛氣前通者小便赤黃與相搏因熱作使游於經絡出入臟腑熱氣所過則爲癰膿若陰氣前通者陽氣厥微陰無所使客氣出入嚔而出之聲嗢咽塞寒厥相逐爲熱所擁血凝自下狀如豬肝陰陽俱厥脾氣孤弱五液注下下焦不闔清便下重令便數難臍築湫痛命將難全

按此段辨脈祇有陰陽俱緊一語餘俱論證似辨證非辨脈矣抑知此一語迥異於他診乎何也寸口脈陰陽俱緊浮中沉取之俱緊乃三焦陰寒溷沍之象爲得不將表裡上下槩明其證所以爲脈之驗也因以脈緊之法申言之浮之緊法當清邪中於上焦也沉之緊當濁邪中於下焦也邪何有清濁本天者清邪親上本地者濁邪親下故各中人之上下焦焉清邪名曰潔不雜乎水土之氣也濁邪名曰渾兼水土而言之也然則清潔之邪即原文自明霧露之氣濁渾之邪固經所謂寒濕之氣耳此由陰陽緊脈而知其上下分中霧露寒濕之邪也夫上焦受邪自表入而下焦受邪則直中乎裡至於直中寒濕之邪於下焦邪入必內慄何也以表陽微而裡陽亦素虛也表陽既虛平日多致汗出易招邪入惟其多汗知裡氣不能固守常有宣洩裡陽既爾外越內反空虛所以霧露易犯於上表而寒濕易襲於下裡矣試爲明其中

表之證則發熱頭痛項强頸攣腰痛骽酸此陽表中霧露之邪氣所謂清邪中上也不言焦者原從表入也且自中於上下霧露水土之邪不同於風寒故不曰陽邪陰邪而爲清邪濁邪也再明其中裡之證濁邪中下水土寒濕之氣足以令人外惡寒而中怯濕中表不惡風惡寒但曰慄中氣虛怯表惡寒濕之情狀可想見矣是以有足膝逆冷之證更見寒濕中下濕邪中人必重於下也便溺妄出非泄非淋自有不如常人便溺之故細察可知此表中上裡中下必分言其證方明也此何因乎亦不過如前言表之陽氣虛微裡之陽氣微急故易致外邪相侵侮耳表陽虛微霧露之寒濕自上之中裡氣微急水土之寒濕自下中之裡氣微急者裡陽素微少陰陽明俱冷故中氣急急者寒使失和也平日中裡微寒而臨時又中寒濕豈不陰陽俱緊乎於是三焦寒濕之氣相溷爲一濕邪兼寒凝滯充塞亦如重霧迷空濕氣遍野內外不通則便溺不經於是濕甚在上必變爲熱先見於上焦上焦怫鬱熱生胸膈心火必炎因成頰熱熏蒸肺臟雖係濕熱如心尅肺故曰臟氣相熏因而邪害空竅口爛食斷也此寒濕之邪上下受之溷於三焦變熱先衝上焦之故也然中焦先爲寒濕所溷既已變熱必留根於中焦中焦失其氣化之令故曰不治胃氣得邪熱而上衝將爲嘔吐諸證脾氣得濕熱而不運將爲脹滿等證於是胃中水穀不清濁氣中存衛榮之間因脾氣不運亦將爲濕熱滯泥行不通暢榮血且粘黏於經隧之間不流矣於是四肢浮腫身黃體重水氣黃疸諸症將作矣如久而衛氣爲濕熱所溷不能暢行或前得通必從小便而出輕者赤重則黃此黃病之小便黃也蓋因正氣與濕熱相搏溷爲熱使作既不能透表而散不得不由前陰而出如果成發黃得從醫治除濕清熱猶可爲也不然則邪熱無可發洩必周遊於遍身經絡且出入於臟腑之中濕熱蓄久遂爲熱毒毒氣所過即爲癰爲膿着於臟腑經絡皆可成癰着於肝下胃中膈間血海皆可成膿濕熱之毒至此可畏惡已甚矣此陽氣雖云前通究未嘗通之致證也如陽氣究不能通陰氣前

通焉則文與先陰陽之前通者前字作先字看如直段言陰前絕陽後竭陽前絕陰後竭之前後非以小便爲前大便爲後也陰氣前通陽氣更陷而漸微於是厥逆之證見而陽微熱亦微將致厥多熱少漸致有厥無熱矣獨陰無陽孤陰亦無能自運何能卒通遂成一陰寒涸冱之身其中關塞堅凝與天地之氣竟不相通矣然鼻竅尚開必受外氣客氣雖入不過三焦入鼻即噴而出一息浮游無根僅在胸上鼻間何能久生乎於是聲亦漸嗌不響亮也咽亦漸塞不順利也內寒外厥上中二焦祇此陰寒之邪與未盡之正氣相逐不容不正盡而命絕也其變熱之邪此時下陷之陽深入下焦驅擁乎素爲寒濕所凝之血隨之自下狀如豬肝蓋久淤之血也何以致之寒之所結濕之所釀也血隨邪熱自下而正陽愈衰於內無論寒厥熱厥厥熱相尋者至此俱成有厥不還之厥矣故曰陰陽俱厥尚何脾氣足以維持提防乎脾臟之土氣孤弱而五臟之津液下頹注下如雨露之不可止如流水之不可遏下焦如潰者且爲漏卮開

而不闔矣膿血既盡清便水谷久之水穀亦無下重便難氣將下脫惟存邪熱之未盡者結於命根之臟蓋尚有本生元氣一綫未斷故與邪相搏於生命之處堅硬如築而湫然作痛築湫即堅深二字之義耳至此陽氣全消三焦陽腑塞滿陰邪陽盡則死命其將難全乎本因內陽原微外陽斯疎腎陽素衰三焦不溫故上中霧露下中寒濕霧露水土之寒濕交中於上下三焦之陽又不足消化且與相涸因變爲熱留於臟腑遊於經絡化成癰膿上衝下洩小便難閉不能消大便挾熱利不止初猶氣未盡而濕熱盛行繼則正氣衰而濕邪亦微寒濕變爲濕熱者邪熱又變爲陰寒雖成上厥下竭之死證一綫本生之氣未斷猶與邪爭臍間作痛哀哉無怪乎世人一息尚存爭競名利不肯放下也此段外感內傷俱爲寒濕所得陰陽俱緊之脈諸註順文釋意殊欠詳明恐論寒寒濕釋之正見非此則脈不陰陽俱緊且不致二焦一時俱涸爲一邪不分經絡不論臟腑橫行豎撞上沖下決如此之始而濁淆迤而齊突也特爲明其初寒濕變濕熱繼邪熱變陰寒與此段自首至尾敘證似頗相合焉

脈陰陽俱緊者口中氣出唇口乾燥蜷臥足冷鼻中涕出舌上胎滑勿妄治也到七日以來其人微發熱手足溫者欲解到八日以上反大發熱者此爲難治設使惡寒者必欲嘔也腹之內痛者必欲利也

【按】此段就上段寒濕中人上下成病申明之也脈陰陽俱緊其證候次第病情轉變大命生死俱明言之猶必再申論者論其初病之情狀也脈既陰陽俱緊觀上段可知爲霧露水土寒濕之邪中於上下涸於三焦矣但驗之其鼻必塞何也濕氣充塞則正氣不通之一也內經所云苛軫鼻也於是口中出氣而唇口乾燥鼻雖氣塞不盡全無故煎爲清涕也再驗其舌必有滑胎不言紅白濕即生滑胎寒未變熱紅白難

預言也或以不可妄治恐悞以爲太陽中風寒大發汗或見舌胎疑爲傳經裡熱而悞下也若到六七日寒濕之邪必變爲熱且七日陰陽一番往復於此可辨其證設微發熱而手足溫則正陽尚未全衰診之或緊脈稍退則爲欲解可以除裡濕爲主散表邪爲副是因其欲愈治之可全愈也如至七日未見其證遷變八日以上忽發大熱則寒濕之邪已變成熱汗之不可下之不可此證必須大明其中陽虛外邪盛初濕寒變濕熱得其治法尚不易治況不能深明其法治之不亦難乎邪既變熱不上沖爲嘔吐必下走爲下利腹內痛者濕熱雜錯欲作挾熱利設下利不止漸如上段危證更不可治矣

脈陰陽俱緊至於吐利其脈獨不解緊去人安此爲欲解若脈遲至六七日不欲食此爲晚發水停故也爲未解食自可者爲欲解

按此段又根上二段來言脈陰陽俱緊初盛之證既敘明而其變證更可申言之前段言邪上衝欲嘔吐邪下注欲作利今既吐既利矣而脈之陰陽俱緊猶不退減所以吐利仍不遽止也必也診之脈緊漸去吐利方可息而人方能病愈得安也則脈之宜辨證正所以證脈耳若脈之緊者不見去六七日之久應寒濕變熱而脈見緊數矣乃不數而反遲此豈寒濕之邪不盡變熱乎非也當問其人能食否如不能食則非濕邪歷久不變熱也此熱特因脈見遲故發晚耳以其人素停水飲與寒濕之邪相涵故不能發熱易直也水飲停畜雖亦濕邪而有形之水邪不可即謂同於無形之濕邪水停雖爲害於平日却能使濕邪不即變熱必久需時日與水邪亦相涵爲一二邪斯皆變熱故其發較晚也發遲則害大反不如發速害小邪之相連害正與敵國外患同一理也何以知有水停以不能食得知也且以脈遲知之也遲則爲寒遲見於緊中外濕內水兩相爲患可於此決發熱之早晚爲害之輕重也如忽能食身亦少可自適此必

水邪漸消而濕邪亦必衰朋矣再診之緊亦漸去遲中更得緩象此可其知病爲欲解耳

病六七日手足三部脈皆至大煩而口噤不能言其人躁擾者必欲解也若脈和其人大煩目重瞼內際黃者此爲欲解也

按此段亦根前二段來辨脈寸口陰陽俱緊遂成上三段所敘之證及可愈可治與否之理再申言之如前病至六七日手足三部皆至所謂緊退也手足三部者六經表裡俱在內矣可見首段脈寸口陰陽俱緊不止兩寸口浮取沉取將左右手三部俱取而得緊也故此段云三部皆至不然前祇言寸口何忽後言手足三部手六部皆至可以解矣然證則大煩口噤不能言燥擾不寧者何也此欲汗出也故明其欲解正陽在內七日來復驅邪透表煩禁躁擾與振慄身戰而汗出邪去同一理也再若如其人診之脈和不

但緊去而六脈同等矣其病更知當愈但不見有煩躁之證且面目黃色發黃何也此欲作黃病也黃病雖未可謂解而黃病利水清熱可以治之得愈也脈既緊去得中則中陽尚足平氣未虧汗其表以除上紀之邪利其小便以除下紀之邪自不至有因循而至危險死亡之病矣故亦曰此爲欲解也發爲黃病諸註不肯明言愚直書之正苦模稜不慣耳自寸口脈陰陽俱緊至此皆濕邪中人自上自下初爲寒濕變爲濕熱因循更變爲輕爲重至幻至深非易測識必隨時辨脈隨脈驗症方可施治期以時日可望謹慎可謂至矣乎愚謂應與雜病濕病診治相參看也末段大煩目重諸註未釋豈黃色在目獨重乎又疑重字或矇字之誤

脈浮而數浮爲風數爲虛風爲熱數爲寒風寒相搏則灑淅惡寒也脈浮而滑浮爲陽滑爲實陽實相搏其脈數疾衛氣失度浮滑之脈數即發熱汗出者此爲不治

按此一段辨脈之浮數明輕重之症不同也風邪外感之浮數其病在表易治其浮者衛受風而數者榮血虛風陽邪故中人則發熱易愈兼陰血爲衛風所勝故虛怯而生寒是風邪在衛因不與榮和亦名爲相搏故灑淅惡寒也此浮數之脈因受邪在表可汗出自愈治之原易焉再有浮數同而浮大數急則浮而滑矣病非外感表而爲內傷裡者矣滑非外風乃內陽外越也滑非血虛乃內陰結實也陽微則外越陰盛則內實微陽與實陰相搏居中之陽氣不勝於陰實而外走衛外之陽氣遂失其流行之常度極虛而大按之必空極數而疾一息七八至於是陽盡向外陰獨於內發大熱汗出如油此陽已脫而命難全不治之證也故浮脈見必辨其有無根底診兼數須辨其衛氣是否失度辨數必帶緩意不可遂至數疾因知其症之外感內傷可治與否矣蓋浮脈爲諸脈之首故辨脈辨浮獨詳令人因此可推諸脈且於寸口

下手便見愼於初下手者示以愼始終也

傷寒欬逆上氣其脈散者死其形損故也

按此段結辨脈之終以傷寒欬逆上氣之證辨脈可知其死脈可不細辨乎傷寒之欬肺受風寒外襲於表熱生於裡熏肺作欬轆證也至於欬而逆必兼嘔吐亦不爲甚重又加以上氣則喘急矣諦其息審其在胸在臍如息高在臍其脈必浮數即大而空亦尚未必即死若息高在胸診其脈已根絕下微而上浮是散脈也何也氣將絕則脈將散也是必傷寒慢治大吐大汗大下傷其中氣孤陽飛衛上作欬逆逆極而氣不能返降陰起於下隨陽漸高虛陽飛舉于寸遍之陽從土脫而死又與陽從表越而脫證異而理同也故原文自明之曰其形損故也傷寒慢吐下發熱非損其形者乎損不止於形之氣血氣血盡而神亦傷矣形損神傷所以死也成注謂此段爲心火形肺金是就五行生剋言病多涉泛而不切余根上段陽脫於外釋此爲陽脫於上蓋因火形肺金之說不與原文末句相合也亦不與上段相合也

辨脈一篇的是醫聖原文其辭簡括其義深長與傷寒雜病論心思筆致皆足令人紬繹不盡推暨無方焉前注傷寒雜病未及此今注之令人知辨脈爲論證之先務所以叔和叙次爲第一不可謂以傳箸經也旣非叔和所能擬議原爲醫聖高文巨典不如置之諸論之首以重診視之事矣至於平脈分篇是否醫聖本意或叔和效顰書中分二典之智乎但忽首爲韵語似反覺膚廓淺近不類一手豈少陵不能作散文而醫聖不能作韵語耶眞贋已無可考孰得而屛之屛之反爲僭矣故愚推方氏改序平脈篇於辨脈篇上之意置此段不注而列於兩篇之首然後叙辨脈平脈旣不顚倒古經而於義理無所悖繫諸家次序三百九十七法各爲前後此例亦未可負自愚首創也謹明其意於辨脈之後平脈之前以質之同學云

平脈法

前有韵語一段自問曰脈有三部起至傳與賢人止計二百六十八字似論脈習語後叙於辨脈法前以冒辨脈平脈援方氏語將平脈法改置於辨脈法上未爲割裂而韵語與散文體裁亦衍別矣況此一段自成首尾並之平脈法首交於前後二篇之中非承非乘何所取義移之作冒無論是否出於醫聖皆可作楔子矣楔子者以物出物之謂也自師曰呼吸者脈之頭也叙注之儘可以作起句前段似今人應試策論前半篇含弘博大包羅萬象無題不可用至後半篇方點破題面切實發明也

師曰呼吸者脈之頭也初持脈來疾去遲此出疾入遲名曰內虛外實也初持脈來遲去疾此出遲入疾名曰內實外虛也

按起首一段明凡人之脈生於呼吸一呼一吸謂之一息脈行六寸平人之脈一息四至來去之際又間一至四五至之間爲緩爲平三至爲遲六至已上爲數矣故論脈有所自始此則脈之頭也脈頭始於呼吸以人之元氣爲脈之本源自在母胎中即藉母之息與天地之氣相通有生以後自以息氣與天地之氣相通蓋人之後天生氣本於先天而爲脈之頭耳試論之平人之脈亦可驗內外虛實何也人生以後陰陽毫釐不偏不倚爲不得一必有過不及則分虛實特平人與病人過不及輕重不同而已如初持脈脈來疾去遲者此出之易而疾去之難而遲名之曰內虛外實內者裡也外者表也內虛故出之易疾裏實故去之遲重也如初持脈反是而出遲去疾則表裡虛實實皆與此相反此於平人診視亦可得其表裡虛實而推之左右陰陽推之三部九候無非從表裡虛實中爲察審之始參是雖論平章人脈何嘗非辨脈乎故二篇愚以爲似眞書中有義典可以不分辨典也

問曰。上工望而知之。中工問而知之。下工脉而知之。願聞其說。師曰。病家人請云。病人若發熱身體疼。病人自臥。師到診其脉。沉而遲者。知其差也。何以知之。若表有病者。脉當浮大。今脉反沉遲。故知愈也。

按此段因脉辨病。發熱身體疼。自是表感風寒之證。師至。望其人。自臥不畏惡風寒。不令人捫按身體。既不發熱。又不踡足。不似感太陽。亦不似中少陰。診之得沉而不浮。遲而不數之脉。故知其昔病而今愈矣。如論沉遲不發熱。似直中少陰之證。但此所謂沉遲。是就初持脉寸口浮取而言。不浮故曰沉。不數故曰遲。非按之而得沉遲。故以為病愈也。此等大有關係。不容不申明之。

假令病人云。腹內卒痛。病人自坐。師到脉之。浮而大者。

知其差也。何以知之。若裏有病者。脉當沉而細。今脉浮大。故知愈也。

按此段亦是因脉而知證。腹痛在裡。自應沉。痛皆結聚。自應細。外證腹痛。自應臥亦不寧。何得安坐。故就證之情狀。脉之消息。而可知其已差也。差者漸次減退之義。雖未全愈。亦必差減矣。此脉浮大。亦祇就反乎沉細言。非遽於浮大。將另有他病也。至云更有病者。更即仍字之義。非更別有病也。

師曰。病家人來請云。病人發熱煩極。明日師到。病人向壁臥。此熱已去也。設令脉不和。處言已愈。設令向壁臥。聞師到不驚起。而盼視。若三言三止。脉之嚥唾者。此詐病也。設令脉自和。言此病大重。當須服吐下藥鍼灸之數十處。乃愈。

按此段就病人情狀。察識其證之真偽。而必以脉為定見也。發熱可以揣摩。即知身涼向壁臥。則向醫得靜可知。不復煩也。再診之。設令疑辭。縱脉稍不合。亦可審處而言其已愈。何也。病方愈而尚微有不和。亦可知徐徐自平矣。設令向壁臥之病人。師到不知驚而致敬。起而請診。豈神識昏迷乎。然卧而盼視。目光如常。問之。每發言不竟而自止。豈氣弱乎。及脉之。乃嚥唾。唾足則津盛。津盛則氣調。又非氣歉。然則有意三言三止。詐病欺師。以相嘗試耳。脉之其脉自和。亦可審處而言。豈其欺師相嘗者。即轉相嘗耶。師曰。此有大病。當須服吐下之藥。且鍼刺火灸數十百處。受盡痛苦方愈。彼詐病者驚聞痛楚。必不敢見欺矣。

師持脉。病人欠者。無病也。脉之。呻者。病也。言遲者。風也。搖頭言者。裡病也。行遲者。表強也。坐而伏者。氣短也。坐

而下一脚者。腰痛也。裡實護腹。如懷卵物者。心痛也。

按此段就病人聲音形狀辨病也。欠者引伸其兩臂也。勞或有之。病則未有此狀也。蓋表與裏皆安舒。方引申而欠也。脉之呻者。中有所苦。故呻吟。即莊舄病而越吟也。言語遲滯。風邪中人。志識昏昏不了了也。搖頭言者。裡痛也。裡痛必消阻。必煩心。是以搖頭方語。如在憂患疾首蹙額之狀。行遲者表強也。表受風寒。如頭痛項強。身疼體痛。身體沉重。几几然皆行遲之象也。坐不能坐。身必伏。中虛氣弱。不能直豎其腰背也。坐而下一脚。腰痛則兩股不能並屈。故伸一屈一。以趁腰之硬直也。再者病情狀如腹裡有實物。抱護之如懷卵藏物者。心痛也。心痛難撫。抱腹護裡。以安心也。此皆因病人形體之外。而深求其病之在裡也。亦所以佐辨脉而察病之一也。

師曰。伏氣之病。以意候之。今月之內。欲有伏氣。假令舊

有伏氣。當須脈之。若脈微弱者。當喉中痛似傷。非喉痺
也。病人云。實喉中痛。雖爾。今復欲下利。
按成註。冬時感寒。伏藏於經中。不即發者。謂之伏氣。至
春分之時。伏寒欲發。故云今月之內。欲有伏氣。假令
經所謂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也。云欲有伏氣。爲時令
而言。假令舊有伏氣。診於人而得之。脈之而脈微弱
者。亦必指少陰也。寒中於藏。在冬不發。鬱久爲熱。乃
發於藏。藏必腎也。辛苦之人。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富
貴之人。冬不藏精。春亦病溫。又有既傷於寒。又不藏
精而春病溫者。此喻氏瘟證朗照一書。所立三大法
也。伏氣何以腎脈微。則言腎臟正陽也。必按之沉而
微弱。得此脈者。若是腎弱無邪。喉中不痛。若非伏氣
之喉痛。或是喉痺。今其喉痛如物傷之。而不如喉痺
之火邪壅腫。着於喉間。空喉覺痛。此正伏氣久已變
熱。承雷動陽升。如蟄龍奮氣上衝之勢。已露其朕兆
矣。病人果云實喉中痛。辨脈驗證。伏氣已眞。可以斷

之。云。雖爾喉痛。爲伏氣上衝。且必下泄。欲作下利矣。
此在論脈。故不言治法焉。
問曰。人痛恐怖者。其脈何狀。師曰。脈形如循絲。纍纍然。
其面白脫色。問曰。人不飲。其脈何類。師曰。脈自濇。脣口
乾燥也。問曰。人愧者。其脈何類。師曰。脈浮。面色乍白乍
赤。
按此三候。合一段。皆辨脈而兼望色。可知病之情狀。人
病恐怖。自屬心臟。神明之宅。血虛不能養心。神志擾
亂。易於恐怖。診之脈形如循絲細也。纍纍然弱也。必
於寸口得之。其人必有驚疑恍惚之病矣。再望之。其
面白。面白亦人之常。但面白不可脫色。色脫則血虛
可知。惟血虛。所以有心臟之疾也。此辨脈望色知病
之一也。如或其人。終日不欲飲水。其脈何類。其脈必
濇也。濇則中有停水。寒痰。凝滯膠固。胃陽不足。而氣

行不暢。故見濇也。望之。其脣口必反乾燥。何也。水濕
之邪。隔阻正津。不能化津。滋潤喉舌。而脣口外露。必
致乾燥。此又辨脈望色。知病之一也。再名人愧。亦有
脈。脈何類乎。其脈必浮也。望之而色必乍白乍紅也。
脈不浮。何以愧。則汗流浹背。乎色乍紅白。愧起於心。
心動則面紅。乍白者。乍紅之相映而成。或愧深而恐。
則乍白又爲恐怖之驗矣。愧雖非病。而亦神志之病
也。此又辨脈望色。知病之一也。
問曰。脈有三菽六菽重者。何謂也。師曰。脈者。人以指按
之。如三菽之重者。肺氣也。如六菽之重者。心氣也。如九
菽之重者。脾氣也。如十二菽之重者。肝氣也。按之至骨
者。腎氣也。
按此段明診法。下手分輕重。以求脈於淺深也。菽豆也。
指力如幾菽之重。以菽衡脈。較指力。猶以石衡弓。較

臂力也。以五臟在軀殼之裡。有高下。定用指力按之
求輕重。不言六府三焦。各以其定位。配附五臟而求
之可也。不外內經所言。上下左右。以候上下左右之
義而已。按之至骨。則其深至矣。更無事復言輕重矣。
所以不復
以菽爲計。
假令下利。寸口關上尺中。悉不見脈。然尺中時一小見
脈再舉頭者。腎氣也。若見損脈來至。爲難治。
按此段申明少陰下利難治之證。少陰見下利。病恐成
上脈下竭。已爲厘虛。診之三部皆不見脈。而尺中尚
時一小見。又常中止。而再舉頭。此代脈也。更爲危候。
如再見損脈來至。損脈者。即下文所言。懍界相傳名
曰損也。懍界之義。詳下文。蓋弱脈也。時一至又止而
復來且兼弱焉。腎氣將絕。自無易治之理矣。故曰難
治。補敘此段。見少陰之伏氣。由於元陽素虛。寒邪直
久緩成邪熱。上衝不能上透。下趨必致下脫。不利不

上致脈絕而
證主危也。

問曰。脈有相乘。有縱有橫。有逆有順。何也。師曰。水行乘火。金行乘木。名曰縱。火行乘水。木行乘金。名曰橫。水行乘金。火行乘木。名曰逆。金行乘水。木行乘火。名曰順。

按此段就五行生尅之理。辨脈之衰旺。乘者。爲病邪。而所乘者。爲正氣也。五臟之邪。即乘犯五臟之正。以乘所勝者爲縱。放縱欺侮之也。以乘所不勝爲橫。亢橫凌犯之也。乘生我者爲逆。邪盛犯本也。乘我生者爲順。邪衰轉屬也。病證百端。四乘可盡。以此察正與邪之盈絀。可知治法之難易。所謂言簡而意該。守約而施博也。○上段成註。尺中時一見。謂脾虛爲腎所乘。似此段所言橫脈。但尺中不候脾。原文又無脾義。不如祇就腎氣也三字。就腎脈論腎絕也。損脈明有下文。自爲註明。亦必另釋爲減損。何前後不相照乎。

問曰。脈有殘賊。何謂也。師曰。脈弦、緊、浮、滑、沉、濇。此六者名爲殘賊。能爲諸脈作病也。

按此段申明病脈。有害於如經之脈。故曰殘賊。弦緊者。陰病脈。殘賊陽正脈之柔緩也。浮滑者。陽病脈。殘賊陰正脈之和緩也。浮而兼滑大而芤也。沉濇者。亦陰病脈殘賊陽正脈之流行充暢也。舉此六者。以槩之然凡病脈皆能殘賊正脈。使之變動而弗安其常者也。故正脈不調而病證日加也。特爲害有大小而已。此六脈爲關要。故舉而示人。如常察審焉。再此六脈按寸關尺三部各舉二脈言之。弦不宜緊。寸也。滑不宜浮。關也。沉不宜濇。尺也。

問曰。脈有災怪。何謂也。師曰。假令人病。脈得太陽。與形證相應。因爲作湯。比還送湯如食頃。病人乃大吐。若下利腹中痛。師曰。我前來不見此證。今乃變異。是名災怪。又問曰。何緣作此吐利。答曰。或有舊時服藥。今乃發作。故名災怪。

按此段見脈證。辨察既詳。仍有災怪變異。業醫者必當至難至愼。可悉一斑矣。脈與太陽證相應。作湯治太陽之表。無關於裡可知。而送湯食頃。忽吐利交作。腹中更痛。純是裡證。師乃良工。前來時全未見此證。且不見此脈。何變異倏忽如是。可名之爲災怪矣。災怪者。非理法之常也。然此利何由而作。或者作湯治表之惧乎。乃舊藥之惧也。必舊服寒凉之藥。存於裡。得治表之藥。必散邪升陽之品。寒邪在表。未及驅逐。而寒藥在裡。先發作矣。上吐下利。湯之辛溫。破陰行陽所致。故曰災怪。然寒藥中存者。得發作而吐瀉。表邪亦不治必自除矣。何也。裡氣自內發作。邪不能戀於表。吐上越。必有汗。可以解也。則此湯似惧。實有大功也。

問曰。東方肝脈。其形何似。師曰。肝者木也。名厥陰。其脈微弦濡弱而長。是肝脈。肝病自得濡弱者。愈也。假令得純弦脈者死。何以知之。以其脈如弦直。是肝臟傷。故知死也。

南方心脈。其形何似。師曰。心者火也。名少陰。其脈洪大而長。是心脈。心病自得洪大者。愈。假令脈來微去大。故名反。病在裡也。脈來頭小本大。故名覆。病在表也。上微頭小者。則汗表。下微本大者。則爲關格不通。不得尿。頭

無汗者可治。有汗者死。
西方肺脈。其形何似。師曰。肺者金也。名太陰。其脈毛浮也。肺病自得此脈。若得緩遲者皆愈。若得數者則劇。何以知之。數者南方火。火尅西方金。法當癰腫。爲難治也。

發此三段就辨脈而知臟病示人宜察審也東方肝屬木天三之陽氣生之地八之陰氣成之也名爲厥陰盡陰也厥陰其經名而肝則木臟也木氣者曲直也曲而必直直則暢茂條達矣喜和柔而忌堅硬和柔者生木之水氣也堅硬者剋木之金氣也是故其本脈微弦而濡弱以直也然微弦不甚弦且帶濡弱此濡弱乃和柔之象也微則而帶弱濡如短促亦非木脈之本性又必兼長脈是象木之柔和而修長此肝臟之本脈肝脈見此肝臟無病如有微疾亦易愈也假令所謂弦者頭不和柔乃得弦而緊之純弦

此木不得春令而受氷霜之寒烈水凍土寒木無生氣如樹木將枯枝幹乾硬所以可知其死蓋肝臟純寒厥陰中無少陽以煦之也所以其脈如弓弦挺直而堅硬此肝臟之生氣傷而將絕故可卜其死也此段微弱之弱方氏曰微非脈名極是南方心脈形何似乎心者火也乃地二之陰氣所生而天七之陽氣所成也經名少陰臟則壯臟壯陽也故屬火也此火乃吾心之性靈即所謂形生神發之神也存於中而無物不照故其本脈爲洪大洪大者非五臟病脈之大也其象如日之明如火之光形洪而力大也亦必兼長長者肝之木氣心火之生氣也此長又與肝脈之長微不同此長副乎洪大而肝之長主乎弦而微濡弱也此心臟之本脈心臟見此必無病如有微疾亦易愈也假令脈來不見洪大而見微微者於洪大中見不甚洪大也乃去仍洪大此脈名反偏謂反心脈本洪大何來微而去洪大故名之曰反見此反脈必心臟之氣有不足矣故曰病在裡此心虛血短之候也程氏謂此脈不兼長故病亦是惟其不長故來

去不一矣此於脈之一息四至驗其來去於始終也如更有脈來頭小而本大亦洪大之稍微也大亦洪大之本脈也就浮沉取之故火之炎上者爲頭而火之下根者爲本也如浮小沉大此其脈名之曰覆覆伏也臟本無病故仍心大頭有疾故微見小本爲裡而頭爲表即浮取爲表沉取爲裡也故知爲表病也此必寒邪外鬱心火不能發也故名曰覆成氏以裡原有邪今還於表何所據而知裡有邪乎若然原文何以不與反脈對言知非言脈之來去乃言脈之上下以故愚不敢從惟遵原文証之再繹此脈頭小本大乃上尖下圓之象亦不兼長爲病也觀下文言上微頭小則可知此覆非反復之復乃覆壓之覆也頭小本大者以比六菽稍輕取之得其洪大而脈頭微微不甚洪大其本自洪大也此寒格心陽火性上炎勢必上衝在表之證必見汗出矣再按之如六菽重此候心脈之正法亦得其洪大而爲心之本脈然微微大於心脈之頭此心火見鬱不能發揚熱甚於心臟之裡合表病論之則名其病爲關格也關格者心

氣不能上達有寒邪以阻格之也鬱而成熱津液內耗又不能下達自爲關鎖而不能開也蓋成其爲上下陰陽閉阻不通而已下有關而陽不下濟入陰分則與心表裡之小腸氣化不下行故不得尿上成格而陰不上升至陽分則切近心之上焦邪熱欲上熏故汗出外證如此關格之病成矣如但無尿而頭亦無汗陽氣尚鬱於內或醫能引其陽氣而陽終必下行尚可治如頭有汗則陽氣久鬱上衝將上飛矣發驟日上汗出不止而陽氣終不下行坐耗於裡陽離陰而上脫陰居中而愈竭則不可治而必死也人身陰陽陽居上賴陰氣上行以和陽陰居下賴陽氣下濟以和陰易所謂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也故成交泰之象而躋一身一世於仁壽焉今此證陽自上而不下故汗但頭出陰之路遂不通因而無尿陰陽不交則必離散反泰成否天下與國何望治而人命焉望生乎此段嵩論心臟之脈病而以關格病成嵩爲之心心爲君火泰否成於一心如治亂成於一君耳上焦初爲陰寒下閉鬱火不降如近君之

小人婦寺朦蔽爲奸也。心火鬱熱，耗津竭液，如君心倦耆，好盛財用匱，而國計絀也。前陰不通，津道不行，如澤不下逮也。及成關格，則上恩不下施，下情不上達也。於是君德日渝，惠愛日絶，民患如焚，而王室如燬。吏且君心日驕，行督責之令，嚴刑誅之法，親離衆叛，怨氣騰天，如尿終不得，而頭汗自出也。不久陽越於上，如國滅君奔，而陰不能獨存，如無君則民散也。此關格一證，比之秦隋，無一不肖，有身有國者，可不知醫乎。

西方肺脈，形何似。師曰：肺者金也，乃地四陰氣所生，天九陽氣所成也。經名太陰，其臟爲肺，其正脈毛。毛者浮也，上文所謂三菽之重，取之即得也。得此正脈兼以緩遲，則得胃土相生也。遲即緩也，非三至之遲也。得此肺之本脈，爲無病，有小疾亦易愈也。若反是而得數，則病必劇。以數者南方火脈也，火剋金，而肺大腸必生癰腫，癰毒內生於臟腑，豈易治乎。得胃土脈而生，得數脈火剋肺而死，亦五行生剋之正理。於前縱順逆已詳言之矣。且五臟祇言其三，則餘二臟者，亦如上文四時但言夏令，推及乎三時也。甚矣醫之貴於告往知來，聞一知十也。焉得聖門高弟如顏子子貢者，與之從事乎。

問曰：二月得毛脈，何以處言至秋當死。師曰：二月之時，脈當濡弱，反得浮者，故知至秋死。二月肝用事，脈應濡，反得毛浮，是肺脈也。肺屬金，金來剋木，故知秋死也。他皆倣此。

(按)此段因五臟辨脈，而及於四時。如春仲二月，肝木用事，脈毛浮，木受金剋明矣。然於肝脈見毛浮，方處以秋死，非於別部但見毛浮，即云然也。春木旺，即見金脈，至秋金旺，木之生氣必絶矣，故決言之。他皆倣此，亦貴於類推於無盡也。

師曰：脈肥人責浮，瘦人責沉。肥人當沉，今反浮，瘦人當浮，今反沉，故責之。

(按)此段就人之軀體，辨診脈之輕重，以處乎責之之法也。肥人肌肉厚，脈必沉，較常加一半菽之力，取之方得正脈。瘦人肌肉薄，脈必浮，較常減一半菽之力，取之方得正脈。今反乎是，肥人當沉而浮，其浮即較常更浮矣。瘦人當浮而沉，其沉較常更沉矣。既較常更浮更沉，焉得不責之，以求其病之所在乎。責之者，如今俗言着落也。經曰：虛者責之，實者責之。責其虛實治法，即着在此虛實上，而更不他移轉之謂也。

師曰：寸脈下不至關，爲陽絶。尺脈上不至關，爲陰絶。此皆不治，決死也。若計其餘，有死生之期，期以月節剋之也。

(按)此段因上文關格病，推言其陰陽不順接，上下不交通，則凡病皆可決之於脈，而得其死生焉。乎脈三部三位雖分，其實一氣相貫。如寸脈下不至關，是陽不下降也。陽不降而飛越於上，上脫遂絶。再尺脈不上至關，是陰不升也。陰不升而漏洩於下，下脫遂絶。陰陽相交，則其中結絪成一太極圖。上脫陽絶，陰無所麗；下脫陰絶，陽無所附，故可以決其死也。至於將絶未絶之間，離脫之勢已成，則不可復治，惟有決其餘命死生之期而已。斯以月節剋之之時，可定其死期也。月節輕時令更速，將絶餘命，不能久延，故祇以月節相剋之氣決爲。成註猶云兩季，何能迂回如是乎。愚謂月節相剋，如陰絶必死於子寅辰午申戌陽建之月，陽絶必死於丑卯巳未酉亥陰建之月也。蓋陰陽交，則陽得陰，陰得陽，有相濟之義；如不交，則陽見陰爭，陰見陽奪，必相剋也。

師曰：脈病人不病，名曰行尸，以無王氣，卒眩仆不識人

者短命則死。人病脈不病名曰內虛以無穀神雖困無
苦。

按此段因上段辨脈皆識知首重在脈而證乃證之耳如脈已病而人未病何以憑證惟信脈矣其人雖行動乃死尸也何也已無王氣在中性命之本所謂陽氣陰精聚而為神者已離腠軀殼矣人雖無病必卒然眩暈跌仆目不識人神明已晦故短折其生命以死也云短命命何物也生人元氣也脈者元氣之可以徵驗者也短命者絕乎元氣也故短乎元氣則死也如脈不病而人現有病究非病也內虛也內虛即氣虛氣虛則胃中虛寒飲食不多五穀入胃既少其氣不能滋養榮衛故身體易於倦怠精力不能勞作此穀神不能充實而流動也穀何以神名五穀亦天地之氣所生其氣較他草木獨能養人胃氣胃氣得養充積於內氣之所聚儼若神明如人心之神明亦因氣聚而有胃氣結聚自有神存穀雖非神而得人

之胃氣則可以神名之與老氏所言谷神雖非一義而中空虛無氣亦無神也必滿谷皆氣其神方王然則穀神與谷神皆以氣得名其理不相通乎內虛氣餒故謂之無穀神氣不足則神不王也所以不耐煩勞時覺困憊而非別有他病以苦之也其人似病而非病也恐害與世醫言虛非病也如婦人產後易于大病後有虛無病必善調養可以無事醫者人以為否泯之談觀此可知亦有所本也

問曰翕奄沉名曰滑何謂也沉為純陰翕為正陽陰陽相合故令脈滑關尺自平陽明脈微沉食飲自可少陰脈微滑滑者緊之浮名也此為陰實其人必股內汗出陰下濕也

按此段論辨脈之沉並為滑為浮為緊俱兼論之似為脈有殘賊一段申明之也翕者合也與闢對奄者與發對論語云翕如也易云柔揜剛也脈屬氣氣屬陽陽為陰所翕合而從揜之則脈沉也再重按之形圓頂指此沉乃流動有力而滑也脈雖主氣氣雖屬陽而氣中又分陰陽行衛表者純陽氣之脈也行榮裡者純陰氣之脈也陽上升為浮陰下降為沉一定之理也故沉為純陰而浮為純陽可推矣純陽純陰不能孤立必相合焉故合而奄者乃純陰合乎純陽陽得陰以相濟則不為亢陽故之曰正陽陰陽相合則和矣故謂之為陰陽和合所以得此滑脈流利充暢為如經之脈也然此沉滑之脈自應在尺部候之不必復言寸矣在尺候得此沉滑腎臟之氣王可知矣猶必於陽明候之彼此相衡如關脈之陽明腎脈之少陰皆得其毛方為盡善此即趺陽與少陰相校勝負之義也如但腎沉滑而陽明脈微則少陰勝而陽明負矣在少陰負趺陽一條諸註皆言少陰直中寒邪宜脈負趺陽中陽勝而少陰負為佳愚謂少陰傳行熱邪亦宜脈負趺陽則邪熱不熾而胃津有餘也故斷以少陰常宜負趺陽不但少陰直中寒邪一

病為然也茲註此段可知病不同而無二脈即無二理少陰沉滑而陽明脈微雖未至於有妨飲食飲食自可而少陰脈之沉滑恐不可作陰陽和合之沉滑一例觀焉何也恐此滑非流動有力之沉滑乃兼緊似浮之沉滑則大與陰陽和合判兩途矣此乃少陰陽不足而虛陰偏盛而實也陽虛陰實焉得不沉陽虛陰實其滑必帶緊緊乃為寒既緊則似浮此假沉滑之脈以亂真也如紫之奪朱鄭聲之亂雅樂也可不慎為辨察乎再證之於證證必股內汗出腎陽虛斯股汗出陰下常濕陰實也腎陽不足不能收攝汗出陰濕少陰有病又何疑焉合之陽明微則少陰勝趺陽矣竟可認為陰盛陽衰之脈矣可不急扶壯其胃腎之陽以制陰之勝而調濟[illegible]權衡之至乎此段神理非醫聖不能以道[illegible]辨脈二篇愚不敢謂皆王氏所能擬議

問曰曾為人所難緊脈從何而來師曰假令亡汗若吐

以肺裏寒故令脈緊也假令欬者坐飲冷水故令脈緊也。假令下利以胃中虛冷故脈緊也。

按此段從上段來前段論關尺二部之沉滑於尺中辨陽虛陰實之緊脈此段言寸脈之緊及胃中虛冷之緊皆明三部之陽虛陰實也假令亡汗或經吐則肺中陽虛肺爲陰臟必生裡寒故脈必緊而或咳者肺爲寒阻氣逆斯欬坐以素飲冷水傷肺存寒故亦得緊脈也此俱在寸以候之也假令其人曾人下利則胃虛必冷若下利出於誤下之寒藥則其虛冷更甚此脈亦必緊可於關上候之也合上二段所言將三焦陽虛陰實之證盡發則無遺矣得一緊脈可知陰實故名曰殘賊之爲脈六其實分三部候之緊則弦也候於寸此段首言之浮滑即大而芤也候於關合二段言陽明微言胃虛冷則微即浮也關脈何宜見浮非微而何胃中虛冷其滑亦即陰實之滑非陰陽和合之滑可知沉濇之候在尺不須更明濇則較

陰實之滑更甚濇涸迍矣故愚謂此段乃申明六種殘賊脈而立言也。

寸口衞氣盛名曰高榮氣盛名曰章高章相搏名曰綱衞氣弱名曰惵榮氣弱名曰卑惵卑相搏名曰損衞氣和名曰緩榮氣和名曰遲遲緩相搏名曰沉。

按此一段就脈辨其過不及與得中相和而察病機也衞言寸口寸口者諸脈總會之首該三部九候而辨之也如得陽脈盛衞氣太過也名曰高高者陽不平也如得陰脈盛榮氣太過也名曰章章者陰不秘也而或陰陽脈俱盛則陽之高與陰之章相搏是名曰綱如綱之綱粗直剛硬之義氣也此氣之太過遂成陽邪附於陽氣以傷陰分故脈見綱也而或得陽脈弱衞氣不及也名曰惵惵者恐懼之貌陽不振也陽衰則人多恐怖上文明之矣得陰脈弱榮氣不及也名曰卑卑者陰不立也地之卑也卑而不可踰陰脈坤象應卑然弱則卑而可踰陰不能如易言敦坐與地勢也更或陰陽脈俱弱則陽之惵與陰之卑相搏名曰損損對綱言亦不及之義而已又有陽脈得和則衞氣和也陽和則平不見暴勞之象名之曰緩陽脈之和也又有陰脈得和則榮與和也陰和則秘不見堅緊之象名之曰遲較緩少遲亦陰脈之和也此和俱爲調脈也此陽緩陰遲亦言相搏者即合爲一亦相搏也可以名之曰沉沉非脈名乃形容脈之神情沉靜淵穆之謂也蓋脈在人身根於藏腑之裡行於皮肉之內原應沉靜安詳所以此見陽緩陰遲而謂之曰沉也即下文所言之強脈也但脈得此和亦至難矣何也人生於陽而死於陰有生以後原有日趨於陰之勢故中正之和如日之中不常得也日中則昃人老陽衰即爲君子亦嘗衞就於末路況是小人必多改節於殘年人生之性情與表裡之疾病同主於陰又焉有二道乎如此言之是天地間乃一陰勝陽衰之區乎非也人自生而死如此言之若自死而生亦必反此而成陽日見升進之勢矣特天地無

心故無言人雖有言多不能知由死而生之故所以爲扶陽抑陰之說祇爲人生以後日趨於死者主持而匡救之但言之雖力無救於死不如信大化之往來絕朋從之私慮生順死安可以處世可以治身可以安心也此段中分三段無過不及方得和然和必兼內外人己而得其中正方爲和則和原至難矣及其方和旋致彼此參差不能無過不及又復不和可見人世之泰運君臣朋友之相與立心行事之規則易於不和而難於和中庸之所以不可能也此一段所言與易之理深通小道乎哉。

寸口脈緩而遲緩則陽氣長其色鮮其顏光其聲商毛髮長遲則陰氣盛骨髓生血滿肌肉緊薄鮮鞕陰陽相抱榮衞俱行剛柔相搏名曰強。

按上段遲緩相搏名曰沉若照程氏註謂爲尋常之脈所謂如經之調脈也陰陽榮衞均勻平靜故遲緩爲

沉。沉靜安和之謂也。似是左右六部悉爲同等。言寸口者。分以兩寸。統各三部也。陽脈緩則陽氣長。色鮮而顏光。色是通面之色。顏是額也。而色鮮明。而顏額光亮也。面顏皆陽之部位。陽盛則顏色光鮮也。其聲商。五音以商爲陽。乃開口發音是也。毛髮長者。毛髮屬血。氣盛則血行。毛髮所以長也。此陽盛之証也。陰脈遲則陰盛。骨髓生。骨陰而髓則陽。陰足則髓生於骨內矣。血滿亦陰盛之義。陰主血也。肌肉緊薄鮮硬。緊者不疎。薄者不浮。鮮者不暗。硬者不脆。此陰盛之証也。如是則所謂相搏者。如易云。水火之不相射。名之爲相抱。陰陽互根之理也。所以榮衛相和。而俱行。兩行甚齊。無有參差也。此亦可名爲相搏。又如易云。水火相逮也。此人陰陽之正氣俱盛。是壯勝之體也。故此脈可以名之。曰强。按此段緊接上段。以强名之。則前段之遲緩相搏曰沉。確知非病脈之沉。而爲安和之沉矣。沉之一脈在前段候陽明少陰。師有兩義一則沉滑。一則沉緊。沉滑則吉。沉緊則凶。可知沉於陰脈。如陽脈大之爲義。可以爲洪大之大。可以爲大

而空之芤脈。是何以辨之。亦辨之於脈之神而已。脈無氣不行。氣無神不王。有神則爲大爲沉。自皆吉。微無神則爲沉而緊大而芤矣。業醫者。存心靜思。脈之神氣。有合六部以爲一體者。王與不王。是如何景象自得於心。而於辨脈原文。再極深研幾焉。庶乎不以一脈互見於兩證。或三脈雜見於一證。其間參伍錯綜變幻游移。有至難詳盡者。爲其所惑。而悞於用法也。

趺陽脈滑而緊。滑者胃氣實。緊者脾氣强。持實擊强。痛還自傷。以手把刃。坐作瘡也。

㊣按此段承上段言强。並前段言陰實。乃論脾胃表裏以明脈。見實與强。有時可以爲平脈。有時亦將爲病脈。是在人善於體察耳。如趺陽候之滑而緊。知陽明胃陽之盛而實。並太陰脾陰之盛而强。何以知之。滑者洪大也。故曰陽實。緊者弦長也。故曰陰强。一實一强。似乎吉脈。不知皆病也。胃爲陽府。陽體而用陰。脾爲陰臟。陰體而用陽。一臟府自爲表裏。相合相生。則脈必和平。何取於實於强也乎。如持陽實以擊陰强則水火相射。不相逮者。真爲相搏矣。雖似仇敵。然非外患。自相殘傷耳。如以手把刃。坐而自戕其軀。譏以成瘡瘍也。單言持實擊强。不言持强擊實。省文而可以互明之矣。故有均平之脈。必其人以中養心。以和養氣。而後能常得其吉祥安和之用。如彼此持擊。未有不有餘者日過。而不足者日不及矣。甚矣人之貴於守中也。

寸口脈浮而大。浮爲虛。大爲實。在尺爲關。在寸爲格。關則不得小便。格則吐逆。趺陽脈伏而濇。伏則吐逆。水穀不化。濇則食不得入。名曰關格。

㊣按此段辨兩種關格病。就脈以辨證也。如寸口脈浮而大。浮必靄靄如車蓋者。大必逢逢如蒙鼓皮者。此陽

虛結於上。陰實結於下也。在寸得之。則爲關。陽閉而不出也。在尺得之則爲格。陰阻而不通也。陽關於上不降。則濇陽之氣不至下焦。故不得小便。陰阻於下不升。則凝陰之氣不復開解。而陽氣鬱爲邪熱。上衝爲吐逆。此爲關格。與上但頭汗出。下不得小便之關格。其證大同小異。然而吐逆者。尙輕於但頭汗出之關格。何也。陽邪上衝爲吐逆。尙有力作吐逆。且吐逆陰氣亦尙能動作於下。不至結聚膠固。無望開破也。蓋陰動而上升。陽或有降機。則此關格尙可施治焉。再候於趺陽脈伏而濇。伏則胃陽衰弱。胃虛蚘動。故亦能作吐逆。由於水穀歸海。不能消化。多存穢濁。是以蚘居食上。則吐。腐食邪氣上衝。則逆。亦有無蚘而飲食入胃。不能消受。朝食暮吐者。皆胃陽衰而力薄故伏脈見也。兼以濇。並流動之力亦無矣。焉望食得入乎。此亦名曰關格也。陰陽不升降之關格。是二氣爲病。病在中氣。此關格陽衰爲病。病在胃中。治法在彼則進退陰陽在此。則一力扶陽溫胃。升此二證。爲因胃陽衰弱。無雜錯之邪。此格爲患。故比下無承上

頭汗出之關格稍易治耳。

脈浮而大。浮爲風虛。大爲氣強。風氣相搏。必成癮疹。身體爲痒。痒者名泄風。久久爲痂癩。

按此段又就浮而大之脈。辨癮疹痂癩之證。亦於寸口候表也。寸口脈浮而大。浮爲表陽虛。風乘而入。故曰風虛。大爲衛得風邪。助其氣盛。故表氣反強。强有平去二聲。此強似項強之強。作去聲讀。衛氣挾風在表。則皮膚分肉皆強硬而不和柔。旣風邪與衛氣相搏。則於表亦必變熱。熱鬱於表。則生癮疹。如熱鬱於裡。則生癰腫也。風熱之邪在表。皮膚筋肉。此時不強矣。變痒爲患。名之曰泄風。因陽不固。身必多汗。風乘疎隙而入。益由陽常宣散。得風愈泄。故名之曰泄風也。若不驅邪因表。則癮疹久久。必爲痂癩。陽愈外泄。風愈內乘。熱不解。瘀不平。周身痂癩乃成惡疾。豈細故乎。

寸口脈弱而遲。弱者衛氣微。遲者榮中寒。榮爲血。血寒則發熱。衛爲氣。氣微則心內饑。饑而虛滿不能食也。

按此段亦辨脈論證。總不陽虛陰實之義。寸口脈弱而遲。自必於浮沉兩取而得之。浮取見弱。陽不足於中。則衛外之陽氣弱也。沉取之見遲。陽不足於氣。行血之氣在榮中亦寒矣。故遲也。榮雖屬血。然賴氣以行。賴陽以溫。如陽氣衰。榮血寒。其證反見發熱何也。寒在血則行遲。遲則必鬱。鬱則必熱矣。此血寒陰實之證也。至於衛氣之微。由於胃中氣不足。充塞故心常饑。饑而飲食不化。則滿虛氣亦能作滿。虛氣滿布。正陽無力。雖饑焉能食耶。此氣弱陽虛之證也。此二證或兼見。或分見。又在於臨時諦之。可知其治法矣。

趺陽脈大而緊者。當即下利。爲難治。寸口脈弱而緩。弱者陽氣不足。緩者胃氣有餘。噫而吞酸。食卒不下。氣填於胸上也。

按此段辨脈論證。總不外陽虛陰實之義。當以胃之實驗病之輕重也。趺陽脈大而緊。大即浮也。趺陽脈固不宜伏而沉。亦不宜浮而且大。兼見緊脈。大爲虛。緊爲寒。胃中虛寒。可診之而得矣。當即下利。陽虛陰實。再經下利。此非不可治。然亦難遽治得愈矣。再如寸口脈弱而緩。寸口雖候胸膈。然膻中陽氣足。亦由於胃中陽氣足也。今見弱。則上焦之陽氣虛。而中焦之陽氣亦必不足也。然兼見緩。胃之本脈。胃之陽氣雖弱。尚有根本。不過虛弱。所以飲食入而不達若消耳。飲食實物。在胃能助胃氣。亦能滯胃氣。正氣滯不足。則食物之氣。勝於胃氣。善噫者。食物不消。氣上逆也。氣上逆而食物在內變熱。作酸上不能吐。復下而爲吞酸也。此由於食卒不能化而下腸。故遂逆氣填於膈上。漸有噫而吞酸之證也。胃氣似有餘。乃食物之氣。非胃正氣。胃正氣終不足也。雖得緩之本脈。恐氣日消。陽日微。緩變遲。遲兼緊。則不易爲治矣。此證

巳得本脈。尚易治。但恐人以噫氣吞酸爲熱邪。誤爲胃氣有餘。而下之。所以明其似有餘而實不足。且爲陽虛陰實之見端也。故歷叙胃病之輕重。示人如須討。且此證在胃。而脈見寸口者。正見氣填於胸中。故脈見寸口也。其脈雖弱。然是陽虛眞象。無陰盛作實之浮緊。亦無陽微反見之浮大。較之趺陽脈大而緊天淵矣。學者將此等即作現在經治之病。看求其如何施治奏功。則日進於高明矣。

趺陽脈緊而浮。浮爲氣。緊爲寒。浮爲腹滿。緊爲絞痛。浮緊相搏。腸鳴而轉。轉即氣動。膈氣乃下。少陰脈不出。其陰腫大而虛也。

按此段就趺陽脈。辨少陰之證。而胃脈兼在。可以察證矣。趺陽脈緊而浮。浮者陽氣虛也。緊者陰寒實也。陽虛則主胃弱。而脾藏與胃表裡。亦必弱矣。故若見太陰之腹滿。陰實則寒邪上攻。而腹中絞痛者。陰邪在

腹內腸間與陽氣相繚繞故其痛如結而所行無定也此陽虛陰邪正相搏也是以久必腸鳴而轉轉者上下往來也皆邪正二氣相攻擊也下氣動於腹裡而攻膈上氣亦動於中焦而下轉陰實之邪有駸駸日上之勢矣再候之於尺部少陰脈不出則腎氣虛寒為此證之根柢也外證其陰必腫大而實不堅硬但虛腫致大而已胃陽虛於上連及於膈腎陰實於下腫見於陰洵知此亦陽虛陰實類病矣非於脈辨之何由得明耶程氏謂陰腫兼有水畜亦是腎已陽衰無濕不作虛腫也然此水畜必在膀胱氣盛陽足則自宣洩不可作濕熱治也

寸口脈微而濇微者衛氣不行濇者榮氣不足榮衛不能相將三焦無所仰身體痹不仁榮氣不足則煩疼口難言衛氣虛則惡寒數欠三焦不歸其部上焦不歸者

噫而酢吞中焦不歸者不能消穀引食下焦不歸者則遺溲沉而數沉為實數消穀緊者病難治

按此段辨脈得陰陽兩歧之義就表之榮衛裡之三焦以明之也寸口脈微而濇是兼關尺輕重取之而得也不止寸口寸口候表營衛可察至於三焦必兼關尺以候之微者氣虛衛氣自不能暢行濇者血虛榮自不能充足榮必言氣然則血虛亦氣虛耳於是榮衛皆虛不足則不能於表裡之間相為匡濟榮衛如轄車之依彼此皆衰弱何能相拯救乎此不能相將之養也然榮衛之氣在表不能相將衹由中衰衰弱榮衛者中氣之用中氣者榮衛之體中氣在虛衰之中三焦即於軀殼之內立形得名陽氣不能行榮衛三焦又何所仰給乎三焦之如霧如漚如瀆者果何物耳氣耳夫正氣充塞周布於軀殼之內則三焦之氣皆滿氣虛則無處非無人之境矣及是其人表虛而外邪易入中於分肉者成痺中於經絡者半身不遂但臂不舉皆謂之不仁不仁者志動而氣不隨也不足以帥氣邪之所居不聽正令也心之所及卽在之所至心所及而邪阻之不能及則謂之不仁也余在金匱要略內註中風不仁名義云心不用於人於物皆非仁也心不用於手足肌膚亦可謂之不仁矣此皆衛氣不行之因也榮不足在表之裡矣邪入衛而侵榮筋中血少有邪內犯則心煩而筋骨疼痛心煩者雖非心病乃因疼而煩也然亦中氣虛心血不足故疼而易致於煩焉不然言者心之聲也其心何以口難言乎金匱要略謂風中臟卽為口難言復乃另一義此謂難言非風中府也風在榮血而血主於心之藏血氣原不足故痛在榮而煩生於心心煩故口乃難言所以與風中藏口卽難言當分輕重也此皆榮氣不足之固也然榮血必統於衛氣榮衛受邪由於表虛表虛則必惡畏風寒氣不足而邪在表則拘攣束縛不能安適所以數欠伸以取快也此猶未言肌膚肢體不仁但表虛受邪卽有此形更宜察證辨脈早為固表驅邪矣皆就外證明其榮衛之不足

不行也至於本於中氣之虛何以明之此必驟發內三焦氣皆不足也言不歸其部卽不充其部三焦各有原足之氣氣卽數之主也今氣不足以數元氣可以氣數之義明之不歸者不歸其原氣之數也如元氣十分今祇六七豈非氣不歸原數於其部乎三焦本是一氣分為三則各有部三部皆不歸其元氣之數則由於中氣之數久不足也如此釋不歸方明上焦不歸者善噫氣不足反逆上膈上存熱故作酸隨噫氣而欲吐又復吞之酢者酸物之名酸者酢之味也中焦不歸胃中氣不充滿必不流動是以不能消谷腐物存胃何能徐引飲食使之源源而入入而卽消胃氣自能引食食不消為阻於胃氣虛物存所以不能徐引食物乃食日減氣日虛之機兆也下焦不歸膀胱之氣化不清則為小便溺赤蓄兼熱邪也今中氣不足無邪熱而惟正寒致腎氣不能關鎖洩多而或自遺真氣日洩陽日消而虛陰日盛為實將為無陽陰獨之證尚可視為緩圖哉此段陽虛陰實之類而以氣為崙論氣盛則陽自不虛氣寔為陽所生

也故雜列表裡諸證各於氣虛之所在而明之總之歸於中氣之虛可見人本氣所生氣所生命也可不以爲至寶乎此於寸口辨脈之浮而濇也若更得沉而數之脈沉者陽虛陰實已成矣沉中帶數非陽氣之熱乃陰實於中胃虛之極其微陽將盡欲作中消之證也中消者谷食入胃即消而內不生津液外不生肌肉亦俱消歸烏有此陽將絕而作假熱不亡於外而消於中也非因他邪以驅逐之實因中空而自作故中消一證雖爲假熱又不同於內眞寒外假熱藏是中空之極自生此熱消穀而不生氣也兼見緊則陰寒愈加陽氣必盡此病淵難治亦陽氣之根已斷於內耳此又中氣空虛之極所致較浮而濇者更加等矣然皆不爲預圖之故也不以重可悔恨哉

寸口脈微而濇微者衛氣衰濇者榮氣不足衛氣衰面色黃榮氣不足面色青榮爲根衛爲葉榮衛俱微則根葉枯槁而寒慄欬逆唾腥吐涎沫也

按此段又就寸口脈浮而濇明病情與面色乃陽虛陰實而兼痰飲之候也浮主氣虛濇主血短前言之矣然面色亦可驗也氣虛面黃胃不足而脾藏之色見也血虛面青肝血虧而肝藏色見也夫血主於氣何反言榮爲根衛爲葉就面色言也凡色主血榮血不足由於臟血不足脾統血肝臟血俱臟陰也俱血類也故就血論面色則榮在裡衛在表因血不足於裡發爲色而透表根源是榮也衛不過因氣亦衰附榮成色耳一面色也言根葉表裡亦至細矣恐人悞以血主氣也故又統言曰榮衛俱微則根葉枯槁見面色屬衛在表附榮則根於裡發爲枯槁之義與以氣主血之理彼言其陰中陽根此言其陰俱陽葉也再證之於病表氣衰則惡寒故寒慄皮膚之間亦必因惡寒毛聳膚蔣起粟也其裡血虛則由氣衰氣衰由於陽微陽微故水飲痰涎積於胸胃寒濕在上其邪上衝所以咳嗽氣逆唾腥吐涎沫或兼見或常見皆

陽氣不足也陽又主陰陰又根於陽其理不更於此太陽愈故以爲仍是陽虛陰實之類證也何也寸口脈仍是浮而濇則證雖不一者枝葉也其根則一也

按唾腥爲肺熱無虛寒而唾腥者此則濕甚上爲熱浮游之熱在胸上熏肺而唾腥且恐生肺癰矣

趺陽脈浮而芤浮者胃氣衰芤者榮氣傷其身體瘦肌肉甲錯浮芤相搏宗氣衰微四屬斷絕

按此段又就趺陽辨脈明榮衛之衰氣即可明其中氣矣趺陽胃脈即中焦亦主之中焦之氣出於胃也脈見浮中氣虛而衛氣自衰見芤中氣虛而榮氣必傷傷亦虧損之義然或指諸亡血而言芤即前言之大而空也榮衛衰傷見於面色必施於四體於是身體則日消瘦肌肉間氣血凝滯而爲甲錯皮膚不潤澤而乾燥撫之如鱗甲之雜錯也此浮與芤之陽虛陰實者相搏也搏之義或相攻或相合皆可名之曰相搏也知其宗氣微矣宗氣在膻中處上焦經曰五穀入胃則糟粕津液宗氣分爲三派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則宗氣者主一身四肢百體無不統焉故謂之宗氣如百脈之大宗以此主其族也宗氣既微於裡股肱四肢榮衛之氣豈止不足將斷絕矣四屬謂絕榮衛不行則爲半身不遂一臂不舉猶綴也宗邦日微而外之親能獨存乎此又由根葉枯槁可知其根亦必剝其生意矣陽氣一見虛弱證蕃有不可勝言者姑就一二以明之餘可類推可知陽爲生人之本焉

寸口脈微而緩微者衛氣疎疎則其膚空緩者胃氣實實則谷消而水化也谷入於胃脈道乃行水入於經其血乃成榮盛則其膚必疎三焦絕經名曰血崩

按此段因前二段寸口趺陽候得榮衛俱微遂論衛微而榮盛之證亦於脈辨之寸口脈微取之於浮也

兼緩取之於沉也。是氣見弱而血獨盛也。氣微則必裡弱而表斯疎，衛氣不能固護也。雖有皮膚而氣不足，如有長城而乏戍兵也。然何以兼緩則其人胃氣正脈見，胃中之氣尚實也。於此可悟胃中非人身之中，胃氣非中氣矣。於此更可悟中焦不在胃中矣。三焦者原無形，於人身軀殼內分三段，皆氣以充之，氣即陽也，故謂之三焦。因陽氣足而自生溫煖，則藏府脂膜皆一溫和之域也。胃乃在中焦，中焦豈在胃中乎。若云中焦之氣根於胃則可矣，至於人身之中，乃臍上三寸，在人身上下之中，又在脊前腹後之中，豈胃之中可混乎。故中氣自微，乃中焦之中，非指胃中也。中焦之中氣微，而胃中之陽氣尚實，所以能消所食之穀，化所食之水。穀入胃而生氣，行於脈道，此又非衛也，即所謂榮氣也。榮行者脈道中有氣至此榮血以周流於經絡也。水入胃而化血，以散布而入於各經絡，榮血所以自成。衛因中氣虛而衛氣不足，故胃實消穀化水，歸於榮者多，歸於衛氣少，榮日盛衛日衰，其膚不得不空疎也。膚空衛疎，外邪易入，人知之矣。抑知裡榮無所統攝，多入於經者，亦易亂出於經乎。何也。氣有行於榮中者，榮氣也。氣有護於榮外者，衛氣也。衛氣既疎，則裏血無力，血易泛溢，不由經道而下洩也。此乃三焦經道也。表之榮衛，即言及胃之裡，言胃之裡，因及於三焦，此旨微矣。成注謂三焦為氣之道路，極是，而於發而敗中言之，言三焦經絕，正為三焦皆陽氣充塞，而其根則在中焦之中。中氣不足，則三焦之氣俱不足，而衛氣亦因之以疎，正與胃中實榮自盛衛自衰，分別言之，見胃氣所生之氣是後天之氣，中氣乃先天之氣也。後天之氣有多寡岐趨，先天之氣惟中立而已。此氣微關乎三焦，關乎榮衛。榮得後天之附益，衛仍先天之舊觀，彼日增而此雖不減，彼已漸盛，況衛氣已浮而致疎乎。此所以言衛必言三焦，明其裏血統經之氣絕也。絕，斷絕乎，正是疎意，有不及統維收攝之處也。堤防疎則水泄漏，水泄漏必趨於下，斯血由下陰而出矣。人不按月期，男子大便便血，皆衛氣疎也，名之曰崩。由分為二，如兩月之大小，此多彼少也。蓋山崩非盡隳落，乃山裂耳。今俗名婦人陰血大下為血山崩，是血崩而崩義取於山也。血聞有海，而未聞更有山焉，此亦可謂之陽虛陰實也。或問胃陽府也，今胃實何謂陰實。荅曰：陰實非以胃言，乃指血也。血盛非陰實乎。血盛而妄行，由於衛疎，衛疎由於氣虛，非陽虛乎。不必深求衛氣虛，由於中氣虛，即可知虛實之說矣。究守氣在中焦之中，由中虛而三焦氣俱虛，衛氣方虛而疎，固是一串一貫之者也。醫聖深文奧義，括於一字一句中，已徹內外終始，又豈鹵莽滅裂之學可以得其一二哉。故曰此段亦陰虛陰實之類證，亦於辯脈得之也。不言榮不足衛盛者，如有氣盛而血不足者，亦可以推論。

趺陽脈微而緊，緊則為寒，微則為虛，微緊相搏，則為短氣。少陰脈弱而濇，弱者微煩，濇者厥逆。趺陽脈不出，脾不上下，身冷膚鞕。

按此段又就趺陽脈脈得陽虛陰實之一證以類明之。趺陽主胃，脈微陽虛，兼緊陰實，虛寒在胃明矣。然非止在胃也，中氣不足也。胃中之氣，乃此中氣所統貫，而又自成為胃中之中氣也，亦一物一太極，萬物一太極之理也。中陽氣虛而微，與陰寒相搏，則為短氣。短氣者，息雖未高，而呼吸短促，知元氣不深長，而鼻息乃奔急，以至人之息以踵較之，可知元氣短長深淺為壽夭之微矣。再候其少陰脈弱而濇，輕取則弱，腎陽亦微，重取則濇，陰邪盛實，存於少陰者，必氣連厥陰，定為厥逆。蓋此二臟母子一氣，每相因而得冷厥四逆之證也。再趺陽脈更不能微而緊，且不出矣，按之不能得也，則胃氣中虛陽衰，而脾臟之氣亦失運矣。脾氣不運，則陽氣不能流布於四肢白體，身不上冷厥，皮膚亦皆堅硬，失其溫潤和柔，皆陰實之象，而陽虛不為其根乎。按趺陽候胃，得對少陰言，是否既候趺陽於足，再候少陰於手乎。抑俱在趺陽，輕取之則胃，重取之則腎耶。經無明文，時醫不知，余妄以為兩候固可，即在趺陽輕重取之，較診手而稍加

重或可以輕取得胃重取得腎邪敢質之高雅並於
後段申論之。

少陰脈不至腎氣微少精血奔氣促迫上入胸膈宗氣反聚血結心下陽氣退下熱歸陰股與陰相動令身不仁此爲尸厥當刺期門巨闕

按此段辨少陰脈論腎虛之證也少陰脈不至非就上文趺陽脈不出成義乎然則趺陽可以候少陰原文已自明之矣少陰腎氣旣微則陽微少精陰盛亦少血血者氣所化盛陰不化血如列陽不生氣壯火反食氣邪陽不消穀同一理也陰實於下必上衝如奔豚亦是其一證奔豚其發暴此但言促迫則稍緩耳直衝入陽分最高之處而溷入宗氣之中反相結聚宗氣雖有部位郄無形體亦陽氣也虛則陰實者乘之以塡其虛仍余前注陰陽相從乘以有餘湊不足之說也血得陰寒而結心下血寒則凝也陽氣之在

胸膈者勢虛力弱不得不退而下行陰升則陽必降以往來自然之機軀殼內祇有如許之大其間皆氣之所塡旣分爲陰陽則此來彼必去此進彼必退仍是從乘以有餘湊不足之義也於是陽氣降退乃歸陰股之中陰來奪陽所居陽自遜入陰分矣陽氣所至熱必生焉所以陰股內熱熱氣與陰血相搏陰血必動動則非外出必內耗榮血遂亦空虛熱發於表衛表原疎得熱而腠理時開風邪乘入居於榮衛則中風不仁倏忽風入倉卒得厥名之曰尸厥厥則似尸固爲不仁言其狀但平日之不厥亦行尸耳此時方厥故亦可謂之尸厥也亦根枯而葉落之說也是證也覺陰股內熱卽宜壯火本以固眞陰驅邪熱以禦風邪陰股之內非湯丸可以遽至法當用鍼刺其期門所以洩太陽之風熱也期門方注二穴在不容兩傍各去同身寸之一寸五分肝之募也募俞也肝腧在脊骨第九椎兩旁巨闕方注在上脘上同身寸之一寸五分刺期門肝腧所以驅熱邪刺巨闕所以開陰寒勿溷宗氣久聚也觀此段言少陰脈不至可

知卽上文趺陽脈不出也必重取之不見方謂之不至也然則前段言少陰脈弱而濇亦在趺陽輕取而得可知矣

寸口脈微遲尺脈緊其人虛損多汗知陰常在絕不見陽也寸口微亡陽諸濡亡血諸弱發熱諸緊爲寒諸乘寒者則爲厥鬱冒不仁以胃無穀氣脾濇不通口急不能言戰而慄也

按此段辨脈申言陽虛陰實之病更推類以結之寸口脈微已屬陽氣衰弱矣兼遲則陰實於中焦也尺脈復緊下焦亦陰盛而陽衰其人卽無證可名而虛甚且損虛可爲而損難爲矣就多汗驗之陽欲外越陰久內結是陰常在體所見皆陰之病脈求陽之病脈且絕不可得而見則其人陽氣存焉者必寡矣因推

之寸口關尺俱可附論凡見諸微其陽必先外越而陽亡凡見諸濡其陰必留亡血而血亡凡見諸弱指陰臟脈言必陰虛而發熱凡見諸緊必陽氣虛寒陰邪因而乘之則爲厥逆在諸陽爲邪所鬱則必冒眩邪散於榮衛之表則爲陽滯小則肌膚大則肢體不能隨心而動則有不仁矣不仁之證中風也亦謂之乘寒者中風亦有先受寒爲痺者言諸以該之總爲外邪也不仁之證何因乎葢由胃虛也胃虛則脾氣不運胃中多冷飲食必減穀氣漸無脾脈必濇不復流動快利因而不能通於榮衛穀氣後天之元先天之元氣旣衰後天之元氣又無何以資生何以禦邪邪自來乘如取如攜矣雖風中於表而邪攻其裡脾開竅於口而心主於舌筋骨拘攣口唇喎舌本強不能言卽金匱要略所云邪入於藏舌卽難言口流涎也其表原虛諸寒乘之必惡風寒半身但背已不遂仍時戰心常恐怖而慄皆諸寒因內寒而集於一身先表後裡馴至於無陽陰獨必矣卽陽虛陰實亦不可望矣言諸而歸重於此段率皆二篇所已言更爲

叮嚀以致慎
於終始云耳。

問曰濡弱何以反適十一頭師曰五藏六府相乘故十一。問曰何以知乘府何以知藏師曰諸陽浮數爲乘府諸陰遲濇爲乘藏也。

按此段言脈之通於藏府邪之乘於脈虛以通結辨脈平脈之文。脈者氣血之交會按之亦甚濡軟細弱矣何以反適於十一頭此濡弱不過言氣血氣無形也如水皆軟細之物非指病脈爲濡弱凡人脈皆如此也反適卽往來也適卽往也反卽來也然其來乃往而又來故可以反言正見往來無終始如循環也頭卽處字之義文是道字之義十一頭原文自明之言相乘卽表裡之謂也五藏六府皆陰陽相配爲表裡而以三焦統之成十二經又分上中下爲三上焦心肺二藏配以心包絡一府卽身裡上段之大膜而就其包裹心者主之包心絡者不止包心通於全裡遂更通於表矣中焦肝脾二藏配以胃胆二府兩腸之間胃腸之際又有脂膜以連之胃之下口通於中焦之小腸大腸下焦膀胱二府獨腎一臟此十一頭之部位也上焦肺稍後心稍前而肺下心上是爲胸膈其中爲膻中宗氣居焉中焦肝胆在左脾在右胃居中胃之下小腸之後大腸之上是爲人之中臍上三寸三分是其處居於身左右前後之中乃受天地父母之元氣而生身者故與臍對有竅而不開雖其氣無不通而無可通之竅所以深藏而永固之也下焦則腎居後膀胱居前腎藏兩丸附於脊骨而中虛者是爲命門膀胱之上臍之下亦有空處是爲關元命門水中存火以溫三焦三焦無形以軀殼爲形以脂膜分界其實一物故亦附名於腑經爲手少陽正配腎足少陰以命門之火同爲相火其奉心爲君火也關元之中有氣嵩司分清濁二路故曰關而名其氣爲胞中此十一頭而相乘得十二經之義也其中爲膻中爲胃中爲身中之中爲胞中之中爲命門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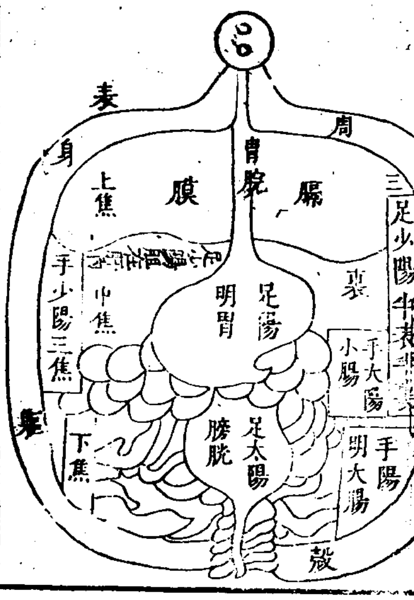
皆形虛而有氣以實之惟虛故能實而化起於中靜者動之本也至鼻下口上亦名人中則以人之開竅上下者分中人中之上耳目鼻皆兩竅陰偶數三偶合乎坤也人中之下口與前後陰皆陽奇數三奇合乎乾也坤上乾下乃成泰故陰陽上下左右皆以交而生以不交而死也此十一頭三焦五中皆氣之充塞則皆脈之流通故脈之濡弱而實氣之所灌流行也此醫理於辨脈平脈之終而明其貴重也然有正氣爲脈必有邪氣相乘何能於脈之而知邪乘十一頭爲藏爲府乎不外於藏府陰陽求之而已府脈陽脈也如見浮數知邪在裡之表而乘府也藏陰脈也如見遲濇知邪在裡之裡而乘藏也此亦言其大法於二篇之末以總結診諦之裡也其實府又與府之經分表裡藏又與藏之經分表裡凡見浮數遲濇又必審焉然後知邪來府乘藏又各判然也由此推之至詳至盡皆可極深研幾於無窮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醫之爲道原卽易道也仲景於醫尊之爲聖讀易必以孔子爲集易之大成讀醫書必以仲景立醫道之極此語想千古不移矣。

愚再繹辨脈平脈二篇亦非後人妄分爲二也蓋於辨平二字之義未能深悉也辨者分別之也平者較量之也平如平章之平非平人之脈如謂篇中首言平人之脈試觀之何其言平人之脈十之一二言疾病之脈十反八九乎然則辨者始條理也分爲二推至於無窮也平者終條理也衡如一究歸於不二也氣有陰陽邪亦有陰陽病必分陰陽脈必辨陰陽故必分爲二以辨之氣之陰陽有有餘不足邪之陰陽亦有衰盛病因而有輕重脈必平陰陽故權衡如一以平之細玩二篇洵是此義不可悉舉略觀大意可知矣至於其文古穆簡潔其義精微廣大惟醫聖衡擅其能非王氏所可替之辭合傷寒例觀之亦自明編次於六經論之首先脈後證先辨平乎脈以審證後條列乎證以處治次序亦未紊也謹仍舊規加以箋注與勤求此道者共商之。

方中行陰陽表裏圖 有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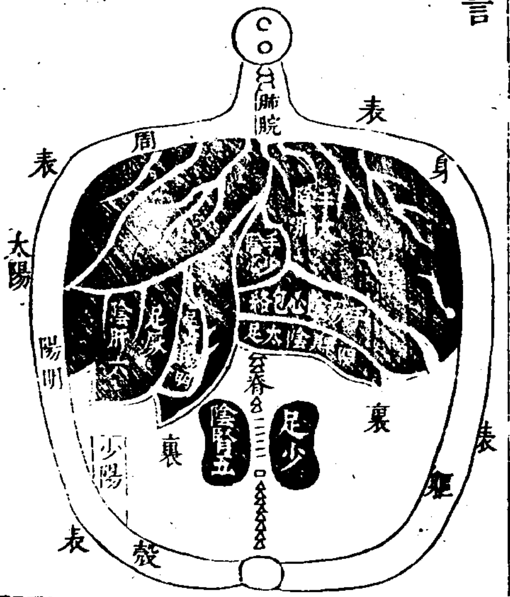
表以軀殼言

府爲陽表亦陽故府合表而曰陽病



裏以藏言

藏爲陰裏亦陰故藏主裏而曰陰病



圖說

經絡筋脉類皆十二配三陽三陰而總以六經稱六經之經與經絡之經不同六經者猶儒家六經之經猶言部也部猶今六部之部手足之分上下猶宰職之列左右聖人之道三綱五常百行庶政六經盡之矣天下之大事物之衆六部盡之矣人身之有百骸之多六經盡之矣繇此觀之則百病皆可得其原委而斯道之一貫不在掌握乎但六經之於人身無所不該今在人隨處理會靈樞曰能別陰陽十二經者

知病之所生又曰能知六經標本者可以無惑於天下正謂此也若以六經之經斷然直作經絡之經者則不盡道惑悞不可勝言後世謬訛蓋由乎此

太陽者風寒之著人人必皮膚當之當之則發熱熱在皮膚皮膚在軀殼之外故曰表有汗無汗在榮衛榮衛亦在表表合太陽足膀胱經合者何膀胱不與諸府通筋膜聯絡耳故曰孤府開竅於前前者表陽之道故合之也言太陽而不言膀胱經與皮膚者不待言而可知也然太陽尤有手小腸經安知所言非

此手小腸經不與皮膚合不合則不主病不主病則不足言不足言則不在言內亦可知也

陽明者風寒之邪過皮膚而又進接皮膚者肌肉也不曰肌肉而曰陽明者肌肉居五合之中爲軀殼之正內與陽明足胃合也合謂何胃亦中爲五藏六府之海合內外之正以正合正也故又曰正陽然則陽明雖有二經其手大腸經不與肌肉合不在言內而所言者爲胃經可知也夫惟以正合正故始終任重風寒一至胃實則不復再傳而吉凶死生機焉有以

哉

少陽者邪過肌肉而入進則又到軀殼之內府藏之外所謂半表半裏者少陽足膽經之合也合者何膽不自立粘連於肝而不離與外不屬軀殼而不離軀殼內不屬府藏而不離府藏者爭奇衒巧者紛紛然矣安得心志存乎作德有主而不惑者吾與之共論言外之道而數此

太約府低下陽根於陰而不離乎陰也胃當脾前稟水穀而應上其脘上通咽主內而不出出則病小腸

近有著書攷覈昔賢謂膀胱有上口者誤矣甚

次胃而受盛大腸次小腸而傳送穀道肛門其下口也二腸通胃而一道故承胃下出重濁以應地陽以行陰也膀胱無上口當腎前居闌二腸之門泌別分清滲而爲溺以出前竅水道莖垂其下口也膽在肝內而前向有入無出故稱實

大勢藏高上陰根於陽而不離乎陽也肺總府藏而華蓋其脘上出喉主出而不內嫌內則必刻不出不已心次肺而前向脾次心而中居府次脾而左舜心肝同肺系故從肺上通輕清以應天陰以和陽也脾

當胃後無出無入孤中而鼓胃故胃實則脾約腎當膀胱後次脾而綴脊呂其中則人受生之命之門婦人花開蒂結娠妊於此恐必腰痛瓜果成熟蒂脫而落故也脈訣以右腎爲命門非但有出無入故曰虛天生萬物人爲最靈府陽藏陰緣得其正褚氏有言同化五穀故胃爲脾府而脈從脾同氣通泄故大腸爲肺府而脈從肺同生精血故膀胱爲腎府而脈從腎同感交合故小腸爲心府而脈從心同以脈爲竅故膽爲肝府而脈從肝如此則是以五府五藏言也

以六府六藏言之素靈以心主配三焦脈訣以命門配三焦心主配者主經絡而言也命門配者主脈而言也各就所主而言雖不同其爲用火用虛而所以言之意則一雖皆曰虛虛者大也嗚呼古之君子必求成德德成莫要於精藝藝精莫要於識病識病莫要於知脈知脈莫要於窮理斯理未明愛詢難詳欲愈衆疾罔云而已德可言哉

覽圖披說弘綱大領已自心目了然 北海

閔芝慶傳經論 二論於傳經之義大見明切故錄之以爲準則焉　念庭

傷寒傳經邪熱漸入而六經以次受之六經傳盡無出而再傳之理也欲知其傳始末先別入身六經足太陽爲三陽最在外陽明爲二陽在太陽內少陽爲一陽在陽明內此三陽爲表也太陰爲三陰在少陽內少陰爲二陰在太陰內厥陰爲一陰在少陰內此三陰爲裏也皆由內以數至外故一二三之次第如此傷寒由表入裏邪氣以漸深傳故一二日始於太陽二三日傳至陽明三四日少陽四五日太陰五六日少陰六七日厥陰也此論其常耳變則不可拘以日數其傳至厥陰爲傳經盡不復再傳成氏曰六日厥陰至六日爲傳經盡七日不愈者謂之再傳再自太陽傳至十二日再至厥陰爲傳經盡十三日當愈十三日不愈者謂之過經言再過太陽經亦以次而傳也謬矣馬仲化曰自太陽以至厥陰猶人由戶升堂入室厥陰復出傳於太陽柰有少陰太陰少陽陽明以隔之豈有遽出而傳太陽之理此斥再傳之非誠千載斷案惜乎釋七日病衰猶有未明使後人於

傳經不能絕無障蔽耳辨見六經七日病愈篇然則邪氣之入果無自裏而出於表者乎無欲傳之出有欲愈之出也太陽中篇曰欲自解者必當先煩乃有汗而解何以知之脈浮故知汗出解也此以脈浮爲邪氣還表知是向安之兆不待更用湯藥邪自外散者散則復何傳焉須知裏邪不出則已出則欲愈非復欲傳也或曰太陽篇云太陽病頭痛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若欲再作經者鍼足陽明經使經不傳則愈此非一日至六日傳三陽三陰經至

七日當愈不愈則太陽之邪再傳陽明者歟曰傷寒始於太陽受病以次而終於厥陰爲傳經盡諸經受病凡七日自愈者爲行其經盡太陽病至七日頭痛自愈者以行太陽經盡故也邪氣行來始終只在太陽一經而盡其七日當愈之數也太陽篇云發於陽者七日愈以陽數七故也若七日以上不自愈欲過太陽一經再傳一經當鍼足陽明迎而奪之使不傳陽明經則愈細玩行其經盡之句不曰傳經盡則仲景之意昭然矣成氏謬以行其經盡爲傳遍六經乃

此明言讝語爲陽明病矣何云泛言不指何經但可以此推之各經則不必定指一經盡也

有自太陽再傳之說耳若果傳遍六經厥陰之邪再傳太陽太陽再傳陽明則宜厥陰未傳太陽之前預鍼太陽矣何必待欲傳陽明而後鍼陽明哉或曰霍亂篇有曰十三日愈所以然者經盡故也此非傷寒六日傳遍三陽三陰後六日再傳經盡十三日當愈者歟太陽篇有曰傷寒十三日不解過經讝語者以有熱也當以湯下之此非十二日再傳經盡十三日不愈謂之過經者歟曰經盡者如太陽行其經盡之謂也由太陽受病於一日至七日爲行太陽經盡之

例推之則諸經皆可屈指而期矣陽明受病於二日至八日自愈者爲行陽明經盡少陽受病於三日至九日自愈者爲行少陽經盡卽四五日至三陰經上次第至十二日自愈者爲行厥陰經盡十三日當大氣皆去精神爽慧之期也故曰若過十三日以上不間尺寸陷者大危其曰十三日不解過經讝語者止以當解之期不解乃過於經而入於裏讝語者此爲內實而結於裏也當以湯下之此泛言過經不偷指何經者也何嘗有再傳經盡謂之過經之旨哉詳考

所謂過經者、或有言過太陽經成裏證者、或有專言過太陽經者。或有泛言過經者。敢引而證之。陽明篇云、汗出讝語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為風也。過經乃可下之。蓋謂燥屎在胃中而讝語。其風邪在表而汗出、其燥屎在胃、則當下之、過太陽經無表證。而結於裏。乃可下之。此言過太陽經。成裏證者也。果如成氏十三日再傳經盡謂之過經、則燥屎在胃、必待十三日乃可下乎、於此則註曰、須過太陽經、無表證、乃可下之、則與再傳經盡謂之過經自相矛盾矣。太陽篇

曰、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反二三下之、後四五日柴胡證仍在者、先與小柴胡湯、蓋謂過太陽經、無太陽表證、然裏證未具、未可下、反二三下之、後四五日尚有少陽之柴胡證者、亦須與小柴胡湯、此當言過太陽經者也。霍亂篇曰、下利後、當便鞕、鞕則能食者愈、今反不能食、到後經中頗能食、復過一經能食、過之一日當愈、不愈者、不屬陽明也、此承上文而言霍亂下利後、亡津液、而當便鞕、鞕則能食者、愈屬陽明胃氣和也、今反不能食、傳入後一經中頗能食、是復過一

不屬陽明則非陽明氣和亦不足以釋明其義矣蓋云此病不在陽明耳

經能食矣、如屬陽明氣和、則其過之一日當愈、不愈者、暴熱使之能食、非陽明氣和也、此泛言過經者也、何嘗有再傳盡謂之過經之旨哉、況邪傳六經、豈有三度之理哉。成氏釋仲景書、闡明奧旨、惠及後世多矣、獨於傳經少差、乃致穿鑿之甚、蘊要祖成氏之註、其過經不解例曰、經言傷寒十三日不解、謂之過經、仲景焉有此語。是以成註為經矣。其六經傳遍論又曰、過經不解、則為壞病矣、夫仲景所謂壞病者、言為犯逆所壞也。蘊要之說、訛上之訛矣、附尚文曰、傷寒

汗不愈、而過經、其證尚在、而不除者、亦溫病也、此說更不可曉、

六經七日病愈篇

六經以漸受病、其愈皆以七日為期、陽數七故也、傷寒例曰、其不兩感於寒、更不傳經、不加異氣者、至七日太陽病衰、頭痛少愈也、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歇也、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也、十日太陰病衰、腹減如故、則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舌乾已而嚏也、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少腹微下、大氣皆去、病人

精神爽慧也。此論六經七日病愈，本諸素問熱論篇。柰彼此註釋者，皆不能無誤，旨未明也。故重釋之曰：其者，指傷寒也。不兩感於寒者，非一日傳二經之證也。更不傳經者，邪在此經，更不傳彼經也。不加異氣者，傷寒病熱，不重感寒、感風、感溫、感熱、感濕而變為他病也。夫如是，則可期六經愈日矣。太陽篇曰：發於陽者，七日愈。以是數計之，乃知六經之病，自一日受者七日當衰，二日受者至八日，亦是七日而當衰。故七日邪在太陽者，而更不傳陽明，更無變證，則至七日

太陽病衰，頭痛少愈。如或二日邪傳陽明，更不傳變，至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歇。又或三日邪傳少陽，更不傳變，至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又如四日邪傳太陰，更不傳變，至十日太陰病衰，腹減如故，則思飲食。又或五日邪傳少陰，更不傳變，至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舌乾，已而嚏。又或六日邪傳厥陰，傳經盡而更不傳變，大氣皆去，病人精神爽慧。此二句總承六經而言。如在太陽，更不傳變，當七日病衰，頭痛少愈，漸而大氣皆去，頭痛悉除，精神爽慧也。餘經不傳之

傳病是初感即太陽陽明二經俱感與太陽已傳陽明而太陽病未盡者亦有異，但治之仍用治併病法

例向成氏註曰：六經傳遍。則與更不傳經之句背矣。素問註證七日之際，巨陽病衰，頭痛少愈，止以初時所感之邪太甚，既於二日傳之陽明矣，而其未盡傳者尚在太陽，則至此而比之一日之際少愈焉。果如傳之陽明云云，則由此而六日傳至厥陰，為傳經盡，將曰七日傳何經？其未盡傳者尚在厥陰，至十二日比之六日之際少愈焉。又思果如傳之陽明云云，則由此而傳至厥陰，當六日之時，前之邪氣未盡傳者，俱如太陽之尚在，自頭痛以至囊縮，諸證紛紛，甚於

兩感七日之際，豈得不死，反曰病衰乎？況太陽受病，若必傳遍六經，則二日陽明，三日少陽，本經固有頭痛者，至四日傳太陰，太陰經不至頭，當腹滿嗌乾之時，不得有頭痛矣，何必至七日而頭痛少愈也？或曰：太陽傳陽明，其未盡傳者尚在太陽，豈無是証歟？曰：有之，是太陽陽明併病之證也。若釋七日太陽病衰，而曰傳之陽明，如此則非矣。由岐伯無更不傳經、不加異氣二句，而馬氏註素問，失合仲景旨耳。或曰：所謂更不傳經者，謂六經傳遍，七日當再傳太陽而不

傳也。噫，此因成氏註釋之謬，後世有是說耳。已辨之詳矣。或曰：子謂更不傳經，如曰太陽更不傳陽明者，有據乎？曰：太陽篇云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爲不傳也。傷寒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爲不傳也。少陽篇云傷寒三日，三陽爲盡，三陰當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嘔，此爲三陰不受邪也。是皆當傳不傳者也。要知仲景之論本諸素問，舉其大體而已。即六經病衰之期，寧無先之者乎？後之者乎？傷寒。原不可以日數拘也。况傳經六日，至於囊縮，危且急矣，得至十二日，病衰囊縱者，不可爲常也。學者當以圓通得之。

方閔二家論書後

魏荔彤

按方氏之論，臟腑表裡，皆爲傷寒傳經言也。故不言手六經，但張氏景岳有傷寒手足經傳之辨矣。人身之氣，不外陰陽，陰陽又各分三，是謂六經，手足同經，原是同氣。病邪在足經，內連於藏府，手六經焉得全無干涉乎？然傷寒論言足六經，以足太陽膀胱，足陽明胃，足少陽胆爲表三陽，以足太陰脾，足少陰腎，足厥陰肝爲裡三陰，置手六經不言者，蓋有說焉。足太陽膀胱，其經行身之背，初感風寒，多感於背，爲足太陽之經分，故病邪在

是治亦在是。况足太陽主皮膚，如天之無不包，且不止於行身後也。若手太陽小腸，非病邪所及，故不必治也。倘邪或犯本，則除濕清熱，滋乾，何嘗不治小腸乎？足陽明胃，受足太陽之表邪，變熱入裡，因營衛在表者，原出於胃，故邪熱得從營衛通胃之絡入胃，病邪在胃，自當治胃。若手陽明之大腸，病邪及之，亦不必治及。其病邪內盛成實，用調胃大小承氣，何嘗不並治大腸乎？足少陰胆，本爲著天生氣，凡一身之氣，無論邪正，皆由少陽而升，故陽胃之邪，欲上升者，必傳於胆。病邪在胆，若手

少陽三焦主行一身之氣上焦上行中焦隨上焦上行而外布下焦則下行矣以其無形藉軀殼之形爲形故不能耑受傳經病邪卽病及之亦不可耑治況足少陽胆之正氣上升散邪手少陽三焦經上中二焦之氣有不隨胆氣上升散邪者乎且治足少陽經病之小柴胡湯其中升陽降陰何嘗不三焦並用其升降耶此傷寒病三陽經言足以該手之義也至於三陰太陰爲三陰之表初受少陽之傳邪少陽之邪不升散而傳裡如木之發火其烟必投濕土又如暑氣必中脾濕之人又如

燥氣着水則不傷人皆一理也不然當病在胃時與脾只隔一膜何不傳脾而傳胆耶胃以燥土之熱上升則屬陽故必傳陽木胆以陽木之邪下降則屬陰故傳陰土此陰陽升降一定之理又不在臟腑部位高下前後之論矣病邪在脾則治在脾若手太陰肺卽有連及之邪亦不必耑治況脾經之邪下利由於大腸肺之氣何嘗不下洩設利止而邪仍由少陽而散肺之氣何嘗不上升耶再足太陰受邪多卽傳足少陰濕性趨下不能久留故自足太陰經得愈之傷寒病常少而在足太陰

經久存之傷寒病亦常少少陰在下以水承土其邪最易入也邪入足少陰卽治在足少陰矣若手少陰心經非邪直犯心無論何病俱不受邪皆以手心主代之不必治也顯然矣況二火同氣腎與心生則俱生死則俱死更可無分特以腎經受病斯耑治腎心經受病斯耑治心耳足少陰受邪無論寒熱皆傳足厥陰腎水中有火其氣無論邪正必緣木而上也直中寒邪且然況傳經熱邪遞傳善變者哉病邪在肝治必在肝若手厥陰心包絡亦惟代心受病並不受他經之邪非至危急邪

無卽犯宮城可以不必治之故傷寒邪至足厥陰邪入已深更至足經深已極矣非從其表裡少陽而升散則邪深陷不出始耗陰繼損陽則大命難全矣此傷寒病陰陽六經言足不言手之義也病邪必歸於是者則耑論乎是耑治乎是同氣者不必治而自治矣旣爲一氣同居軀殼之內豈手足判然無干哉然病邪與治法俱在足不在手是以古聖立法言足不言手何得有手足經並傳之說乎方氏之論亦以爲手經不必言但未明不必言之故余因得而申論之至於命門之說獨揭如

日月云腎居膀胱後次脾而綴呂其中則人受生立命之門足破千古以腎兩丸分水火之謬矣然又云婦人花開蒂結娠姙於此既必腰痛瓜果成熟蒂脫而落語殊含混若不申明恐人以命門即爲娠姙之所矣蓋男子出精女子受胎皆在胞中乃任督衝三脈起根之所即關元穴之內通者在命門之前稍下此爲根於命門而非即命門命門自在腎兩丸之中也在臍之後與臍正對胞中在臍下之前與關元正對也又云脈訣以右腎爲命門却不辨正何一口兩舌乎余有五中論據內經七節之傍中有小心定命門在中不在左右當參觀之自明命門正位矣

閔氏傳經之說亦能獨發微旨其六經傳盡不再傳之說實本於內經病邪遍傳一藏不兩傷兩傷則死之理其切要之語謂傷寒病傳經凡言日者槩不可以日數拘也尤爲破的但亦有應申明者經云一日太陽受之不過云太陽病始於此一日耳在太陽數十日不罷皆可謂之在太陽一日分內也故有始終生死於太陽者矣此傷寒論仲師設有過經不解併篇乃爲傷寒論不

傳經病言也二日陽明受之者亦以太陽傳陽明之始爲二日在太陽者暫即日傳陽明固陽明之二日也在太陽者久七八日始傳陽明亦爲陽明之二日也其餘各經遍傳言三四五六日槩如是矣必言七日者自太陽始受病計至七日太陽愈藉日以明其遍傳之次耳如人自此起行至某處七日之程其行之遲速至之先後則不可計也此七日太陽病當愈之義也閔氏以爲七少陽之數仍似執論余謂太陽病愈之日即爲七日更覺明爽耳是凡陽明受邪之日皆爲二日也不過計太陽始傳於陽明之次耳然則在陽明爲久爲暫得愈之日皆八日也亦不必謂七日合少陽之數也諸經得愈之日亦皆如此如此似不合經文而深合於經旨也何也經文示天下萬世以成憲故不得不藉日以明其次第使人知六經受病及愈日之紀也其實病邪遷變倏忽無常加甚得愈且無定時諸病皆然傷寒尤甚何可以日計乎所以仲師又設合病併篇見兩三經同感則一日已滿三陽之分又烏從計日乎即直中陰經之寒邪亦嘗初起即遍三陰何一日中太陰二日方及少

陰三日方及厥陰耶。寒邪常易中少陰，以陰起於下，腎經在下，體也，直中少陰，常並及三陰，少陰厥陰並中者更多，豈以日可計乎。知計日以言經，却不計日以察病，斯可與言遵經治病矣。及病邪已入厥陰，重言復傳太陽，則合內經靈素搜求，再攷仲師之論，並無此說，稍知醫理者，可明其妄。蓋人身內而臟府，外而經絡，邪無自厥陰得入太陽之道路也，如邪已透表，則升散矣，焉有自裡透表，復自表入裡者哉。試問古今來，自厥陰復傳太陽者，何人曾經治此傷寒病乎。以余觀之，今人患傷

寒病，在三陽經，或生或死，即決矣，直中陰經者，反有之，傳經至陰經者已少，況六經傳遍乎。以今人氣稟虛弱者多，世醫揉術不明者不少，不俟傳遍，已死矣，所以見治六經傳遍之傷寒病者，竟寥寥也。況傷寒論，雖如是分別六經，而病此者，未必盡分疆畫界，如此井井。初得之時，兩經皆病者，三經皆病者，甚多。此未盡而彼已傳者，亦復不少。陽經未盡，亦有入於陰經者，至陰經矣，又常見太少兩陰經俱病也，又常見三陰經俱病也，所以仲師未嘗不設合病篇，以論病，併病篇以論治也。合病

所引諸症雖合乎手諸經但論傳變皆六經首條揭病原文所無經絡雖手足有能周不能病之說臟腑則無不周也傳經之邪雖各經亦無全不關臟腑之也祇據此一論亦不能前發說之此也

併病，雖獨有三陽，乃舉一隅也，寧言可推之三陰乎。若不能推，則雖有書充棟，亦無用矣。如能神明，必於斯言，有會一耳。

張氏景岳論傳足不傳手，亦未得明切，附錄之以備參攷。傷寒傳變，止言足經，不言手經，其義本出素問熱病論，奈何草窓劉氏，不明其一，遂謬創傷寒傳足不傳手之說，謂足經所屬，皆水木土，水寒則冰，木寒則凋，土寒則坼，是皆不勝其寒也。手經所屬，皆金與火，金得寒則愈堅，火體極熱，而寒不能襲，所以傷寒只傳足經，不傳手經，巧言要譽，昧者稱奇，妄誕欺人，莫此爲甚。夫人之金火兩藏，不過以五行之氣，各有所屬耳。豈即真金真火，不能毀傷者耶。斯言一出，遂起人疑。我有謂足經在下，手經在上，寒本陰邪，故傳足也。有謂足之六經，皆東北方四時之氣，手之六經皆西南方之氣，寒氣中人，必在冬春，同氣相求，故先

自水經以及木土，而金火則無犯也。有謂無奇經無傷寒，奇經惟附于足也。紛紛議論，爭辨不明，其說皆謬。夫人之血氣，運行周身，流注不息，豈傳遇手經而邪有不入者哉。且寒之中人，必先皮毛，皮毛者肺之合，故在外則有寒慄，身寒等證，在內則有欬喘短氣等證，謂不傳于肺乎。其入手少陰厥陰也，則有舌胎拂鬱，神昏錯亂等證，謂不傳于心主包絡乎。其入手陽明也，則有泄瀉秘結等證，謂不傳于大腸乎。其入手太陽也，則有癃閉不化等證，謂不傳于小腸乎。其入手少陽也，則有上下不通，五官失職，痞滿燥實俱全等證，謂不傳于三焦乎。再觀本節三陰三陽五藏六府，皆受病，豈手經不在內乎。所以仲師有肺心肝脾腎五藏絕症，義又可知，然本經之不言手者，何也。蓋傷寒者表邪也，欲求外證，但當察于周身，而周身上下脈絡，惟足六經則盡之矣，手經無能偏也。且手經所至，足經無不至者，故但言足經，則其左右前後陰陽諸證，無不可按而得，而手經亦在其中，不必言矣。此本經所以止言足者，爲察周身之表證也。義

本易見而擬辨至今皆惑于劉氏之妄
言耳井蛙蠡道之評孰爲評之過也

三焦三中四穴論

人身軀殼之內藏府部位方氏繪圖立說以示人然有不盡者皆秘要之義不揣愚陋而申明焉則三焦三中及四穴內通之類是也三焦者無形而以軀殼爲郛郭是軀殼即其形也本一氣而分三亦以軀殼之上中下分之也經雖云上中二焦出於胃其實胃亦在中焦之中肺與心居上焦之中肝胆脾胃俱居中焦之中腎與大小腸膀胱居下焦之中上中二焦分界處有上連心主包絡之大膜爲護衛中下二焦分界處有滂連兩脇下後連脊骨輔裹腎之脂膜爲周布截然三界原有天人地之義也此其部位即其形象也至於其氣本爲少陽乃著天之生氣也無形而有經有穴是爲六府之一既無形經穴之在表何所本則以其氣化所行爲經有經必有穴矣凡內溫藏府外溫營衛皮肉筋骨皆此氣化也同胆府俱爲少陽一氣胆自下升上乃雷火之少陽三焦內布外散乃春氣之少陽故春雷起地下屬足三陽之首經春氣行天下屬手少陽之首經也配以手厥陰心主爲表裡者猶之足少陽胆配以足厥陰肝

爲表裡也雷龍之火相維於厥陰風木必風動而雷方行故月令東風解凍之後雷乃發聲也陽春之氣相維以厥陰風木者亦因風動而煖氣始布於天下也風非元陽之氣鼓動無以成風即雷之動於地下亦非此蒼天首出於震之陽氣無以成雷風雷豈可分爲二乎即二厥陰亦非二氣肝主筋膜心主實爲脂膜之首是煖氣與雷火非二火三焦與胆亦非二陽風與木亦非二物厥陰肝與心主包絡亦非二氣也豈不大明哉然必分配以手足者煖氣在天下雷火在地下也肌伏於肝下者雷火應升不宜常升三焦隔以包絡者煖氣宜散不宜過散也此三焦配表裡之義也若其標本猶有切要之義本爲相火孰爲其君而相之自是少陰君火爲君矣少陰君火亦分手足二經上爲心而下爲腎三焦在軀殼內外上下宣布陽氣正所以相二君火之行化也此本爲相火之義也至於少陽之標何本乎亦木於少陰腎中命門之火以此爲根底在下焦則溫下部經曰下焦者別迴腸注膀胱是也在中焦則溫中部經曰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是也在上焦則溫

上部經曰出於胃上口並咽以上貫膈而布胸中走腋循太陰之分而行還之陽明上至舌下是也但經曰上焦出於胃上口中焦亦并胃中出上焦後此出乃出入之出非謂自胃中生出也此旨猶須體認蓋經文所謂出者皆流行之義故下焦不言出於何處但云別於迴腸注於膀胱可見言出即言行也既有氣行自必有經有穴三焦分三實爲一在軀殼之裡徹通上下所以焦分三而其經穴祇歸於一耳經於上焦言出於胃上口者言自中焦上行也於中焦言并於胃出上焦後者言自下焦并於胃隨上焦之氣上行也於下焦則言別於迴腸者乃言在下盤桓而後上行也總見三焦互爲流通一氣而已必分之爲三以定部位合之原一以明氣化有氣因有經穴無形而有部位此爲三焦之定論也至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之說正於無形中取象也如霧者凝之天氣之正象論人身溫熱之氣浮而上也如漚者氣在水上論人身中段氣在血中之象也如瀆者氣洇於血中如水之在地而水中莫非氣也此論雖淺薄而三焦之形象氣化表裡標本爲經穴爲府

似俱詳明矣

三中者俱屬清虛之氣亦俱無形而以軀殼爲寄分寄於三焦之部位者也寄於上焦者宗氣也主於肺外通天氣於呼吸內存膻中爲藏府經絡存積流行之主氣也寄於中焦者中氣也黃庭經所言上有黃庭下有關元前有幽闕後有命門是也上下前後四面四穴之中爲人之中此中存氣爲中氣人多以胃氣爲中氣誤矣上有黃庭即中庭穴通於胃府胃土色黃故曰黃庭以其部位觀之在人身之中稍上爲中氣非胃氣明矣胃氣雖爲一海究是藏府之一不可謂人之中也人之中在中庭穴之下也下有關元任脉穴名在臍下寸半人之中又在此穴之上也前有幽闕即任脉之神闕穴人之中在此穴之後也後有命門固督脉穴名而腎中命門亦原在骶骨自下上數第七節人之中又在此穴之前也此上下前後四穴之中爲天地父母生人之氣陰陽結聚於此正人身之太極也且前有任脉後有督脉橫有帶脉豎有衝脉四脉之中即爲人之中合之左右共成六合之中此處中氣聚焉老氏以爲谷神道家以是爲守中此人生大命之元秘要之旨古之聖賢皆不欲洩如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也寄於下焦者胞中也胞中與膀胱無涉自成一中在關元穴之深處膀胱在前迴腸在後小腸又在膀胱之上此中爲胞中如隱中人中俱無形質以虛爲中也前通關元後通命門男子陽動於此洩精女子陰靜於此受胎稍下而行外道之竅方爲男子宗筋女子牝戶也皆任衝三脉俱起於此也此三中之氣寄於三焦三焦無形三中亦無形眞以其氣命名也氣之行者爲焦氣之存者爲中也是故一身之氣通於肺聚於膻中而根於腎者即根於胞中也且腎中少陰之少火生氣先足於胞中隨衝脉上行至於胸中此氣元之上下本末也至於人身之中所聚之氣陰陽平正則上下之氣往來升降無不通順中氣稍偏則氣有順逆故中氣交紐則常安和而藹中氣一散則上下氣絕而死矣此三中尤以胞中爲主賴而以一元氣貫通如三焦以一少陽行令也惟三焦中存此三中故其氣各相通也惟衝脉直行乎上下以通三中之氣以爲血脉之海故與五藏六府無不相關也但三中自

成三中却與藏府各別各有部位言三焦尚易明白言三中寄於三焦必精思深造者方能體會焉其氣爲人生大命體立用行之所猶不可置之不論也

四穴者上中庭即黃庭下神闕即幽闕前關元即丹田後命門即腎藏水中之火也其穴雖外屬任脉者三督脉者一而其內通之氣則不屬之二脉矣中庭所通者胃氣也即胃中後天之元氣也幽闕所通者臍內之氣也即先天之氣人中之氣也關元內通者即胞中之氣也命門內通者即腎藏雙丸之中命門之火也經云七節之傍中有小心是也腎在骶骨上循脊骨第七節正中係焉謂之傍者腎之兩丸居脊骨兩傍也兩丸之中虛處存氣爲水中眞火以命門名穴即以命門名火門者穴而命者火也謂之小心者同手少陰爲一火分主上下其中以中氣爲太極心之火發於血之陰中腎之火發於水之陽中也故在心之君火爲陽中之陰在腎之君火爲陰中之陽也以心腎二藏分論之則上下火中又分陰陽而兩儀生四象矣故爲通身一太極者中氣也心與腎又各有太極也凡小心之義兩藏表裡亦

可並論焉心有心主厥爲表裡以包絡護衛之腎以膀胱太陽爲表裡亦以包絡護衛之心之包絡爲大膜人知之腎之包絡何所據以經曰輔之裏之而知之也大陽何有包絡以太陽主皮膚知之也故凡皮膚皆以膀胱之薄皮包溺者爲之主而腎之護衛有輔之裏之者可以曉然矣如今羊豕之腎無不有脂膜輔之裏之則更可知心腎如一矣有此輔裏護衛則兩丸可對中虛者火存之處也不有虛處何以存火火居於虛日用之事夫人知之也心火存於包絡內根於心竅中故神於此寓焉腎火存於輔裏內根於兩丸中故智於此出焉小心之經文所謂富哉言乎或謂左腎水右腎火眞不知水火無偏寄之義也且謂胞偏係於右腎豈不更爲大膠胞中無形之處以虛而聚氣謂之一中果何所係耶不過以氣通於命門耳男子中精女子受胎先合氣血爲一蚘蚘之中陰陽自爲包裹而其中太陽早已先受胎胞子生時隨下胞中又空虛可以再受胎矣如謂有形如膀胱也則上下有竅乎無竅乎何古聖賢無會論之也可知爲一氣之聚於下焦而無皮肉成形者

也況男女媾精生人之始聖賢帝王無不由此立身成德建業寧有其根偏繫於右之理乎五臟之生稍不得位則其人不能成德立行心生稍偏其人領邪不端乃謂斯人俱生於偏係右腎者耶覩人參天地之義何如不經之論莫此爲甚矣但此胞中聚氣何所本乎本於命門之君火也腎中眞火居下升上散而行者謂三焦居後行前聚而成者爲胞中之陽氣此陽氣聚於胞中亦非不動亦有上下上而爲任督衝三脈之根下而男子爲出精之本女子爲月事之下也其理其氣固自照然也於是知腎之君火爲三焦之根即爲胞中起三脈之根三焦爲火之剛氣故散布上下內外胞中所起之脈爲火之柔氣故直行而上循前後而下亦於火中分剛柔而異其用耳蓋男子出精女子月事皆陽氣也精固氣化即月事之血亦陽氣所化也陽氣衰則精血俱不足而男子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雖經曰二陽之病發心脾然其根在腎三焦溫之衝脈行焉胃陽方盛如竈底無薪陽明自病經言二陽之病爲男女病根此又論胃陽之根也推之人身前後無非一陽氣耳天地之

生氣父母之生氣皆先天之陽氣也生身之後先天之氣存於中氣之中爲體而分寄於心腎爲主陽之君火君火又任相火而行陽氣之令三焦與膽春氣春雷又自君火動而發用也豈無陰哉陽自能生陰也陰氣與陽氣配而統於陽如地配天而統於天母配父而綱於父也論無人無物之始陽動原自陰靜中起論有人有物以後則陽包陰於中陰附陽爲用皆以陽氣盛衰爲生死也故三中之中無非陽氣所聚以居中者靜而不動以居上下者往來升降此又爲體用之義也且此陽氣所聚處皆自有陰氣以配合無陰則不能聚矣然既統於陽則不必復言陰也況中氣之聚猶見二氣爲一太極之本體天地父母生身之時此氣即存於中故居中爲體者仍合陰陽爲一終身不散也散則死而其人之生氣盡矣凡氣俱有數故謂之數盡是命與性也本一物一理一氣也惟聖人盡性以立命惟君子居易以俟命常人則不能盡性而亦聽壽夭禍福於命小人則失其性又不安命而圖僥倖者也其間賢愚不一壽夭亦不一非賢定壽愚定夭作善定豪福不善定被禍也

又有性自性命自命之理氣也此論論言陽氣爲生命大數之本學者姑就此以明三焦三中四穴內通之義以爲養身之據可也至於修德凝道盡性立命則非余此論所及也

內景賦

嘗計夫人生根本兮由乎元氣表裡陰陽兮升降沉浮出入運行兮周而復始神機氣立兮生化無休經絡兮行乎肌表臟府兮通於咽喉喉在前其形堅健咽在後其質和柔喉通呼吸之氣氣行五臟咽爲飲食之道六府原頭氣食兮何能不亂主宰者會厭分流從此兮下咽入膈藏府兮陰陽不侔五藏者肺爲華蓋而上連喉管肺之下心包所護而君主可求此即膻中宗氣所從膈膜周蔽清虛上宮脾居膈下中州胃同膜附胃左運化乃功肝葉障於脾後膽府附於葉東兩腎又居脊下腰間有脈相通主閉蟄封藏之本爲二陰天一之宗此屬喉之前竅精神須賴氣充又如六府陽明胃先熟腐水穀胃脘通咽上口稱爲賁門穀氣從而散宣輸脾經而達肺誠藏府之大源歷幽門之下口聯小腸而盤旋再小腸之下際有闌門者在焉此泌別之關隘分清濁於後前大腸接其右導渣穢於大便膀胱無上竅由參泄而通泉羨二陰之和暢皆氣化之自然再詳夫藏府畧備三焦未言號孤獨之府擅總司之權體三才而定位法六合而象天上焦如霧兮靄氤氳之天氣中焦如漚兮化營血之新鮮下焦如瀆兮主宣通乎壅滯此所以上焦主內而不出下焦主出而如川又總諸藏之所居隔高低之非類求脈氣之往來果何如而相濟以心主之爲君朝諸經之維係是故怒動於心肝從而熾慾念方萌腎經精沸構難釋之苦思枯脾中之生意肺脈濇而氣沉爲悲憂於心內惟脈絡有以相通故氣得從心而至雖諸藏之歸心實上係之聯肺肺氣何生根從脾胃賴水穀以敖倉化精微而爲氣氣旺則精盈精盈則氣盛此是化源根坎離藏眞命雖內景之緣由尚根苗之當究黃庭經曰幽闕在前命門在後水中有火而水陽行左火爲水養而火陰行右水火爲陰陽之首生同居則坎離之交姤腎爲牝藏元氣之根火即中存元陽之資男出精女懷妊別在胞中通水火裕化源關乎天壽土水之內信有由聲方悟春光彌綸宇宙

張氏景岳類經中有圖及賦獨以胞中爲命門非是余僭易數句餘悉照舊錄出附於論後

五臟六腑十二經絡論

天地以陰陽生五行以陰陽五行生萬物人得陰陽五行理氣之全故肖形天地而爲萬物之靈於是以陰陽爲氣血以五行爲五臟而心肝脾肺腎具焉其成形也本於父母之精血固生則俱生如天地以陰陽生五行一生俱生也然五行之生亦有次第則人五臟之生亦必有次第矣是不可不爲論悉者有天地先有水火是皆以二臟先生也腎形二片中有命門心形一丸中有靈孔腎中虛存陽一陽在二陰中坎也心中虛存陰一陰在二陽中離也有水火方有木金水土合而生木也肝形一片而實火土合而生金也肺形一片而虛金者陰而實者陽也生葉者震陽而有口者兌陰也皆夫土則脾臟乃母血之所化得父之精而成形爲後天之根其實爲先天之本物也此五臟之本氣也何以有六腑有脾則生胃脾實而胃虛胃陽而脾陰以相配爲土也有腎則生膀胱腎實而膀胱虛膀胱陽而腎陰以相配爲水也有心則生小腸心實而小腸虛小腸陽而心陰以相配爲火也有肝則生膽肝實而膽虛膽陽而肝陰相配爲木也有肺則生大腸肺實而大腸虛大腸陽而肺陰相配爲金也皆以二成五成五而復各有二所謂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以成物也無物不爲二所生後無不有五陰陽生五行五行內各有陰陽一定之理氣也至於虛實之論陽原實而陰原虛其本氣也及成物之形則虛爲陽而實爲陰故人形質爲陰而氣脈爲陽骨骼爲陰而精髓爲陽血肉爲陰而中貫榮衛之氣爲陽根原於臟腑者本如是也何以有十二經絡五臟六腑配以三焦成十二經絡以配五行也五行土木金水各一而火有二主以君火佐以相火與寒水風木濕土燥金合成六氣也五行者氣化之體六氣者氣化之用也風寒暑濕燥火在天地有此六氣在人身有十二經以十二經配六氣又於每經中分爲二在手者六在足者六仍是分一爲二合二成一之理氣也此亦人盡知之何有於論論其相生之次第而已寒水之氣在人身則爲膀胱小腸二腑皆同氣化天一之初生也相火之氣在身則爲三焦與膽二腑皆司火之標君火之氣在人身則爲心與腎二臟皆主火之本皆地二之所生也

風木之氣在人身則為心包絡與所一腑一臟主者筋募天三之所生也燥金之氣在人生則為胃與大腸二腑主者木穀地四之所生也濕土之氣在人身為脾為脾二臟爲主氣血天五地十之所生成故分主氣血爲陰陽之總會也是寒水之生乃天之三陽成乾金之所生故為太陽相火之生乃天之一陽寄震木所生故為少陽燥金之生乃天之正陽所化故為陽明君火之生乃地之一陰成離火之所化故為少陰濕土之生乃地之三陰坤土所化故為太陰風木之生乃地之至陰故為厥陰是陰陽又各成三以為天地之交化生之本焉再論其流行之序以天干十數為五運以地支十二數為六氣甲己土運乙庚金運丙辛水運丁壬木運戊癸火運亦人人所知也何必論論其配合之對待以為流行而已甲木必合己成土者甲木之剛原生於己土之柔也乙木之柔化火火土合而生金也丙火必合辛成水者丙火之剛合柔金而生水也丁火必合壬而成木者丁火之柔合壬水之剛而生木也戊土必合癸而成火者戊土之剛合癸水之柔水土合而生木乃轉生火

也天地氣化之合如此人身之五行應之以得運之臓腑為旺氣因而有我勝勝我順傳逆傳之臟腑各以克害承制為氣化矣十二支之流行亦同於十干起於己亥合天地之門戶也陰先於陽為立體以行用足先於手見陰陽自下始足厥陰在巳為心主經巽木本位也少陰在午為心經陰生於午火旺於南八卦之離位也太陰在未為肺經肺經生於坤土中也少陽在申為三焦經濕土正位得少陽之氣乃能養物也陽明在酉為大腸經恰是燥金正位也太陽在戌為小腸經乾兌二金所生也手厥陰在亥為肝經乾父本位寄用於長子也少陰在子為腎經陽生於子旺於北八卦之坎位也太陰在丑為脾土萬物成終始於艮也少陽在寅為胆經帝出乎震龍雷之火也陽明在卯為胃經陽旺於卯陽大壯之時故明且與燥金正對為陰陽之道路故為腐化傳送水穀之所司也太陽在辰為膀胱經辰為龍游水滙之域也以此十二經絡流行於周身與此生以俱永如天地之氣周流與天地俱永也其臟腑表裡之理氣亦有應論者脾裡胃表相附無可論而脾之濕土

與胃之燥金必相濟宜知也肝裡胆表相附無可論而胆之陽升肝之陰降必相通宜知也肺裡大腸表無可論而肺為胃之由入腸為胃之由出順則俱順逆則俱逆宜知也心裡小腸表無可論而少陰之標火少陽之標火上下相交即為心腎二火相交之媒宜知也三焦一腑根於命門命門即三焦之本三焦即命門之標同為裡而以膀胱為表亦必論而後明也蓋膀胱之水與三焦之火又以心腎之真水火為根本心腎交而後膀胱三焦之水火不相射更宜洞然者也所以各表裡之裡氣亦在必論也再者十二經絡本於五行五行化為六氣乃天地之正氣也然天地之邪氣忽得而乘之則為六邪君火火邪也相火暑邪也風木風邪也俱陽邪也寒水寒邪也濕土濕邪也燥金燥邪也俱陰邪也寒火燥三邪實邪也風濕暑三邪虛邪也或發為時令之厲或乘其衛榮之衰各有所感受各有所偏兼則雜更僕數亦統論之以明其陰陽虛實之異同而已更有表裡標本當論宜參觀焉庶幾天地陰陽受生成形之道可因此管窺錐指而有得也

附診治要法

凡診脉左右俱病者，治在右，以天地之氣自右行左耳。上下俱病者，治在下，以萬物之氣自下行上耳。故心肺俱病治在膻中，肝脾俱病治在胃，兩腎俱病者治在右腎，此重在右也。心肝俱病治在肝，肝腎俱病治在腎，心腎俱病亦治在腎，肺脾俱病治在脾，脾腎俱病治在腎，肺腎俱病亦治在腎，此重在下也。又肺與左腎病亦治在左腎，心與右腎病亦治在右腎，亦重下也。肺與肝病亦治肺，腎與脾病亦治脾，亦重右也。或曰心脾俱病治火補土，何反言之。然治火補土乃治足少陰，亦上病治下也。若治手少陰不能補脾，且將尅肺，故心脾俱病治土除濕，心邪自退，脾土亦燥，二臟俱理，所以治下可以理上，治右可以理左，均爲本

治其標治不與此並論焉

傷寒論總論

傷寒病外感之邪也。天地之六氣，其正者足以資物之生，其邪者足以致物於死。天地無容心焉，故育之以仁，正之以義，聖人之教也；始之以元，終之以貞，天地之化也。然非義將無以全其仁，非貞將無以起其元，天地聖人寧可窮乎。故知六淫之邪，無非六氣之正濟其偏駁，消其沴戾，神聖且藉以成能焉。下此方究遷避之術，彌攝之道，而醫藥有功矣。但六氣皆能感人，仲師獨以傷寒立論何哉。蓋暑濕燥熱四邪雖

能感人致病，其邪每中於一經，而始終於是，亦有輕重異同之致，迄無流傳遷變之虞，故求病尚易於測識，而用法可尚於取攜，所以不得與風寒二邪共成定論。若夫風寒二邪，久暫則寒熱之情迥別，出入則表裏之分莫測，諦陰陽而虛實眞假倏忽無常，審攻解而標本先後緩急難定。以爲病在表也，而裏已屬；以爲病在裏也，而表未盡；以爲證在經也，而臟腑係之；以爲證在臟腑也，而經通之；且以爲證在陽也，而三陽有尚兼之故；以爲證在陰也，而三陰亦有連屬

之理其間爲初得爲日久邪有暴緩正斯有盛衰其邪爲直中爲傳經氣有寒熱病又成獨亢况方其初入此經於所施之經未必悉然全來及其將去此經於所受之經何能斬然不犯成於疾病之氣者已覺頭緒紛繁壞於醫治之悞者更爲怪變叢脞此仲師傷寒論隮天下萬世仁壽之域功不在禹稷下始以風寒二氣明外感之因繼以陰陽六經盡遞傳之異又必辨其兼挾之邪以察識其正變又必救其攻裁之悞以顯示其順逆令人按證脈之淺深識經之陰陽究陰陽經之亢制諦腑臟之安危於是法可以施於有邪之經而得與邪遇藥不致傷乎無邪之氣而與正相侮也但其論言簡而意該辭達而理奧傳人甚少近者方喻諸家稍稍出而講習其業余亦不揣謬爲註明復按經切條比屬其義而論之庶知仲師之書於條分縷晰之中有聯絡貫通之旨如句節字比妙義固各具倘參觀互考至理亦相通而後施治得其次序用法可以綜核更且引伸觸類將神明化裁於無方也試於太陽經首論之

太陽經上篇總論

太陽經有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發熱汗出惡風脈緩之一證名爲中風宜桂枝湯主之服後反煩不解者有先刺風池風府之一法其間以脈浮緊發熱汗不出不可與爲犯桂枝湯因表之禁以酒客不可與爲犯桂枝湯甘辛之禁以七日以後行其經盡自愈爲不必生事悞治之禁而以太陽病愈時脈浮汗自出而解及風家表解後不了了十二日愈以申明之以大下後復發汗小便不利亡津液聽其自復爲勿輕混治之禁而以凡病之爲吐爲發汗爲下爲亡血爲亡津液陰陽自和必自愈以申明之以太陽病先下之後發汗表裏俱虛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爲表證悞下之禁而以裏不和方可下以申明之此其就太陽中風病用桂枝湯之一法以解肌驅風爲治者也此後則有失於解肌治表遂有風邪傳裏干犯太陽之府引動膀胱寒水之邪上逆一證名曰水逆即太陽犯本之邪也五苓散主之治其府而經邪兼治之表裏兼治之法也再不解而風邪變熱結於膀

胱寒水成爲熱血則有血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之一證法當先治在經風邪後治在府熱邪見少腹急結之證有桃核承氣湯一法再不解而血熱更深入下焦血瘀則有其人發狂少腹實鞕滿一證乃小便自利知非水邪而爲血邪血不能自下下之乃愈是名爲隨經瘀熱在裏之證因又有抵當湯之一法其間以小便利不利辨水邪血邪此又皆犯本之邪次第因經及於府因府及於下焦初變寒爲熱蓄變水爲血因證以施治者也表未解之證傳犯本府者爲犯本之邪傳犯他經者爲傳經之邪犯本之邪在本經爲表裏傳經之邪介他經爲表裏不可不明外解內調之法也於是爲陽脈微汗出而解陰脈微下之而解用調胃承氣湯之一法爲陽明經欲傳之證言之也其發汗汗大出胃乾煩燥脈浮內熱消渴之證則仍本經表裏之治也於是仍用五苓散之前法導水清熱滋乾且兼祛風治表之用也若夫犯本之邪亦有正陽盛衰之別於是有飲水多心下悸一證更有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更發汗吐下不止之

誇皆汗過出陽已微之徵也甚者有下利嘔逆汗出有時心下痞鞕滿引脇下痛短氣不惡寒之一證表雖解而裏陽微水邪盛而正氣衰十棗湯主之皆爲水邪逆犯之治也陽既微矣其變多端有水而便不利則爲水逆無水而汗大出則爲亾陽於是有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一證更有汗多漏風小便難四支急難屈伸一證一主眞武湯一主桂枝加附子湯無非爲汗多風不解氣散陽將亾救援之法也究厥所由則悞汗之治貽之害也悞汗之外又有悞下病發於陽悞下則成結胸病發於陰悞下則成痞試其下後氣衝不衝以决其風邪寒邪桂枝湯之法仍可施也及數下而爲挾熱利之一證猶以升陽驅風出表爲義桂枝人參湯之法是也日久風邪變熱下利不止而表未解葛根連芩湯主之治挾熱利之甚者也此皆悞下而熱盛者也至於悞下而陽微有脈促胸滿之一證更有微惡寒一證桂枝湯如法一去芍藥一加附子無非爲下後升陽計耳其人猶有表未解者下之有喘作一證桂枝湯加厚朴杏仁爲氣壅上逆主治也悞下而病變至於如此即不遽至成結胸之證而脈證之龐雜非一矣脈緊必咽痛脈弦必兩脇拘急脈細數頭痛未止脈沉緊必欲嘔脈沉滑必作挾熱利脈浮滑必下血此皆外證未解而下之爲逆也此猶當解其外桂枝湯依舊用之升陽驅風不必疑其運而不效也倘竟成結胸則證受悞下之害滋大矣診之有動數變遲之脈諦之有膈中拒痛短氣煩燥心中懊憹心中因鞕成爲結胸之證矣主之以大陷胸若不成結胸身必發黃不則必爲挾熱利總由不解肌而悞攻其裏之過也如或既成結胸證矣有下之則和者項强如柔痓狀者是也有下之則死者脈浮大者是也又從表裏辨之者也甚乃至於結胸證具煩燥而死何非悞下之罪哉乃有既悞汗復悞下而表證仍在仍當與以桂枝湯之法者又豈可以曠日遲久而變其初治乎則脈浮知病在外解外而愈以桂枝湯主之之證是揆救於再悞之後一法也悞下之外復有悞吐不解肌治表而吐之令人胃氣虛寒輕則有腹中飢口不能

食之一證重則有朝食暮吐之一證雖爲小逆而不救將他變後生矣更有吐後虛煩不惡寒又惡熱不欲近衣一證又因虛而熱因熱而煩總由悞吐之爲患也悞吐之外又有悞火熏之一證名爲火邪其人必燥至於圊血熱實則爲追虛逐實血散脈中之一證虛處傷寒必發奔豚氣從小腹衝心之一證無非火邪之流毒也舍桂枝湯解肌治表之正法不用而悞汗悞下悞吐悞火熏悞灸悞溫鍼種種謬妄致變成患何屑見疊出乎其示禁戒也切哉一悞尚延日再悞促命期三悞必不可救矣未列三條一爲火刼發汗之悞至於驚而捻衣摸狀其危已極獨視小便之利以爲津存之生機一爲火熨其背大汗逼出之悞又視胃中津液能復與否以爲存亾一爲悞汗復汗下復悞燒鍼陽竭陰獨不治之證猶視手足溫和爲陽有一綫之微危險如此何非不解肌治表之流獘也哉可見太陽經中風病舍桂枝湯無二法也

太陽經上篇

(一)太陽之為病，脉浮，頭項強痛而惡寒。

(方)膀胱經，其脉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連風府，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難經曰：浮脉在肉上行也。

(按)此條乃申明傷寒太陽經表受外邪之為病，總揭之以示人也。人之軀體，而陽而背陰，猶天地陽南而陰北也。惟坎水之位在北，故太陽寒水之經，亦行人身之背。風寒所感，中於身前者少，中於身之後者多，此太陽所以為受病之始也。北乃陰位也，而水為太陽，膀胱屬太陽也，而曰寒水。別有餘論，學者詳焉。就太陽所感而言，則在榮衛，就榮衛所受而言，則通臟腑也。至脉浮病在表，方註明之矣。然同一浮，而浮緩浮緊，適別則內之榮衛受者分，而外之風寒感者異矣。兼之頭項強痛而惡寒，是邪傷太陽經，而其脉行之處先病，邪傷於皮膚，故其身外先怯於寒。天地之以氣感人，人本無心，而人之受邪，必有驗此病之所由作，而醫藥之事，所以與也。故經文於受病之始，首揭焉，於下條即叙明風傷衛之脉證並治法以辨之，所以示人知嚴愛身之道也。

(二)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脉緩者，名為中風。中風即是傷風

(按)此條乃申明傷寒太陽經傷於風邪，標舉其脉證以辨之，使人知辭證而明法也。太陽之為病，表受外邪，脉必浮，經行之處既病，必頭項強痛，皮膚受邪，必畏惡外寒，前條明之。然表受之邪，有風有寒，為陽邪，為陰邪，不容不辨。如兼發熱汗出惡風脉緩而言之，則為太陽之中風，為衛受病也。與傷寒榮又分表裡，知其為表中之表矣。其證發熱，與下文傷寒同，似難辨，而汗出自別也。惡風惡寒，亦與下文傷寒同，似難辨，而脉緩自別也。觀此則風傷衛，寒傷榮，昭然大明，而中風之治法得矣。所以發熱汗出脉緩之故，經文自詳。

(三)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嗇嗇惡寒，淅淅惡風，翕翕發熱，鼻鳴乾嘔者，桂枝湯主之。

桂枝湯方

桂枝三兩去皮　芍藥三兩　甘草二兩炙　生薑三兩切　大棗十二枚擘

右五味，㕮咀，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適寒溫，服一升。服已須臾，歠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覆令一時許，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不必盡劑；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後服小促役其間，半日許令三服盡；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劑。禁生冷、粘滑、肉麪、五辛、酒酪、臭惡等物。

(方)桂枝其性味雖辛甘而尠乎陽其能事則在從陽而斂於走衛也芍藥味酸寒而下氣快收陰而斂液夫衛氣實而腠理開疎矣非桂枝其孰能固之榮血虛而汗液自出矣非芍藥其誰能收之以芍藥臣事桂枝而治中風則榮衛無有不和諧者佐之以甘草而和其中則發熱無有不退除者使之以大棗而益脾使之以生薑而止嘔皆用命之士也微火者取和緩不猛而無沸溢之患也滓澱垽也古人藥大劑釜鐺中煮綿絞漉湯澄濾取清故曰去滓歠大飲也熱稀粥者桂枝湯却敵之奇兵應赤幟於必勝之陣也助藥力微旨也醫家之心法也漐漐和潤而欲汗之貌微似二字最爲要緊有影無形之謂也不可禁止之詞也如水流漓言過當也病必不除決言不遵節之制則不效驗也小促役催速催事也禁者若物皆病之反也

(喻)雖寒與風並舉義重惡風惡風未有不惡寒者所以中篇傷寒證中亦互云惡風又見惡寒未有不惡風者後人相傳謂傷風惡風傷寒惡寒苟簡辨證誤人多矣

(程)陰陽以浮沉言非以尺寸言觀傷寒條只曰脈陰陽俱緊并不着浮字可見

(四)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桂枝湯主之

(按)此二條乃申解太陽中風之爲病細爲釋辨其脈證以示人知立法而嚴悞認寒邪之禁也脈之浮爲傷寒在太陽初感爲風爲寒尚在疑惑故上條揭示中風之脈證甚細苟諦觀之則陽强陰弱與脈之陽浮陰緊而不弱者其異如是也陽浮之熱爲自發而快捷陰弱之汗爲自出而甫易熱爲翕翕之濕熱與或已發或未發遲遲之熱其異如是也嗇嗇淅淅之惡風寒與惡風無汗其異又如是也鼻鳴乾嘔與嘔逆而喘同爲陽鬱而大分緩急其異又如是也辨之既詳主之自決桂枝一方不容再疑其藥味及服法詳方論二說矣知此則不致悞認爲寒邪切不可輕爲大發其汗致陽邪與陽藥相併汗出而太陽之中風並不解且變爲他證也可不慎歟

再或太陽中風病而發熱汗出惡風與前悉同兼患頭痛卽頭項强痛而耑言於頭者也風邪少盛諸陽聚處必多亢烈之患正爲桂枝湯對證之藥主之無疑矣必指出頭痛者所以見其身疼體痛骨節疼痛異也此其所以不同於寒邪之治也

(五)太陽病外證未解脈浮弱者當以汗解宜桂枝湯

(六)太陽病發熱汗出者此爲榮弱衛强故使汗出欲救邪風者宜桂枝湯主之

(按)此二條乃申解太陽中風病外證未解汗出而病不愈之故明其脈證以立治法也太陽中風固以桂枝湯爲正治矣然有久在太陽而未傳裡終爲表證是不可以日久而誤認爲裡證也診之脈必仍浮浮者表證未解兼弱弱者陰虛熱發陰何以虛陽盛也陽何以盛風入於衛助衛而盛也此陽浮陰弱之所以見諸脈也是必當以汗解驅邪出衛則陽不盛不浮

陽邪既平則陰並不弱矣桂枝所以爲太陽中風之主治也請再爲申解汗出而病不解之理惟其陰弱故榮血不能內守惟其衛强故衛氣不從內護此皆汗之所以出也然所謂强者邪風在衛之强也所謂弱者正陰不足之弱也天地之風有何邪正人物感受不同而風以之爲邪正矣所謂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也不然天地長養發生萬物無非此風何爲邪風而仲師名之乎名之曰邪風所以爲人加謹示戒者切哉

(七)病人藏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者此衛氣不和也先其時發汗則愈宜桂枝湯主之

(八)病常自汗出者此爲榮氣和榮氣和者外不諧以衛氣不共榮氣和諧故爾以榮行脈中衛行脈外復發其汗

榮衛和則愈宜桂枝湯

按此二條乃申解太陽中風病汗出而表不愈就其時發熱常自汗出二證明其榮衛和不和之故審證正所以爽其立法之義也太陽中風之爲病證莫要於發熱汗出然發熱有時熱時不熱者汗則常常自出此非明究其理難於决於用桂枝湯也請先言時發熱發熱何以有時則風邪在衛原有至變之情而衛氣亦隨風邪爲變不拔其循行之序但隨邪緩急無常緩則熱微急則熱甚此仲師責之衛氣無疑也法宜先其發熱之時以桂枝湯發汗則熱可止而病愈矣

再請言其常汗出汗者榮血之所化今常使外泄榮不和甚矣經文乃言榮氣和者何也又爲自明其故榮氣和者外不諧也以衛氣不共榮氣和諧故也見榮無病本和也衛氣不和內雜風邪故不能與榮氣和諧也榮衛本相依病則俱病此過彼不及不及循過也再言榮行脈中衛行脈外者申明屬毛離裡之

意而其理愈明言復發其汗者明乎常自汗出不外於衛不與榮血諧和故復發汗使衛諧其榮之和此一症可愈矣前以桂枝解肌者和其衛而時發熱止今以桂枝發汗者和其榮而常自汗止而表中之表裡治俱得矣故總結之曰榮衛和則愈觀兩條雖榮衛之治不同而宜桂枝湯之法則一也至於發汗之異於麻黃一則助衛升陽虛回正宣之汗一則透表祛和之汗程注之說甚明也愈說藏無他病見太陽中風未入裡以桂枝爲主而凡裡有宿病禁忌見在汗者不可汗明矣凡表有留病禁忌在下者不可下也明矣程說主衛氣不和見病即非太陽中風而凡屬衛氣不和皆可用桂枝此猶推廣而言之若單言本證則不必頭定疼項定强病定鼻鳴乾嘔而但時爲發熱汗出者皆宜用桂枝故於此條前言之而非複也至程說補出纏綿日久不休猶爲精切。此時發熱自汗出因熱汗出也常自汗出者熱亦可以不發矣前條乃無別證而單留一發熱時汗出後條並發熱亦無矣汗既屬榮則治其

榮無論病始於中風否也即非中風而可以桂枝湯主之其爲中風證後餘病主桂枝湯又不須再言

太陽病初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先刺風池風府却與桂枝湯則愈

方風池二穴在耳後陷骨中按之引於耳中手足少陽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風府在項上入髮際同身寸之一寸大筋內宛宛中督脈陽維二經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

按此條乃申解太陽中風病風邪太盛於藥力外兼施刺法以驅邪示人法外有法也太陽中風之證治或服藥不如法出汗不如經故煩而不解者有之亦有風邪太盛遽難得解反增煩者有之恐人認此煩爲已傳裡之躁煩故標出爲示言不解則太陽之證俱在但添一煩如其非傳裡之煩而仍爲表未解之煩也必先刺風池風府者正是因肌未得解熱爲風鬱故刺二穴以洩之却仍與桂枝湯而服藥仍必如法

出汗仍必如經表解而病即愈蓋風邪之盛已經刺法洩其半則治之易爲力故桂枝之未效者至此必效矣慎不可混責之裡而誤施吐下以誤人也

以上皆應用桂枝之法以下皆不應用桂枝之法

桂枝本爲解肌若其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也常須識此勿令誤也

按此條乃著明太陽中風病用桂枝湯解肌二字之義令人於表病中分表裏而得一解一發之治也用桂枝者以陽助陽解其在衛分之風邪淺而逐之也用麻黃者以陽入陰發其在營分之寒邪深而奪之也判然兩途毫釐千里故風傷衛如賊入其關順而逐之可耳寒傷榮如賊近於郊必須强而奪之乃反在疆外把持則賊無路可出惟有攻城掠郭而已此於最明仲師所以示人從浮緊之脈汗不出之證認明寒邪之傷榮與太陽中風同在一經而兩分不侔非

常識之未有下手不混者也一悞於此向後與是錯路矣可不慎歟。

(十二) 凡服桂枝湯吐者其後必吐膿血也。

按此條乃申解太陽中風病應用桂枝湯而桂枝又有必禁之故示人知所禁而用法愈明矣程註謂以寒傷榮而誤用桂枝所以邪無出路熱為上焦之鬱熱而為吐膿血之證方喩二註謂濕熱家不宜用桂枝病情之多何所不有三家兩説固皆是矣但濕熱家若風傷於衛桂枝既不可用并以濕之亦且必待其吐而復知禁用則又何以救之後之必且辨而此處與無一語救正不幾令主治者茫然耶愚謂濕熱家中風當早於脈於證求之不應吐後方卜其後吐膿血以神不幸而中之言也濕熱家或中風脈亦浮必兼濡濇而帶數於脈可以知其熱也雖頭項強痛必兼身重骨節煩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雖汗出必兼短氣雖惡風必兼小便不利於此證可以知其濕也辨之既明何至必於吐後始知其悞服桂

枝而又靜聽其後吐膿血哉則濕熱家之中風於用桂枝之內必佐以五苓之治法矣或易桂枝為葛根即葛根連芩湯之義也是在臨時斟酌為施治所謂桂枝湯主之者原貴變通神而明之豈異人任哉至程註謂傷寒而用桂枝湯則悞治之害將其變未必吐膿血一證可盡是在隨其逆而救之亦如仲師言治壞病之説也學者識之。

(十三) 若酒客病不可與桂枝湯得湯則嘔以酒客不喜甘故也。

按此條乃申明太陽中風病桂枝湯有用之不效則未嘗細察其人平日畜有濕熱之故也酒家病麴蘗之毒積為淫濕自壅盛于內辛甘兩有不宜病雖中風應與桂枝其如濕熱先拒而不受於胸膈之間矣仲景發明酒客不喜甘之理正所以善桂枝湯之用也喻説若遇是證易辛甘為辛涼辛苦則於前説桂枝湯加連芩葛根之類是也雖程説謂酒客脈浮汗自出似風傷衛實非風傷衛然酒客汗自出脈數而大則有之未必浮也浮則為風傷衛矣況酒客焉有惡風之一證是雖發熱汗出酒客之常並無惡風必傷風而後惡風自以酒客傷風為正義也所以用桂枝湯必應斟酌於其間方可奏效也。

(十四) 病有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發於陽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以陽數七陰數六故也。

按此條乃申明太陽病風傷衛寒傷榮愈期之理以見愈期有定日也則治法更可以推詳矣是此條兼中篇而言叙於此首原文不便割裂也其云發熱惡寒者即言發熱之快捷也其言無熱惡寒者即言或已發熱或未發熱也要之風傷衛寒傷榮既皆在太陽則未有不發熱者但遲速有間耳至發於陽發於陰

之義不過就風陽衛亦陽寒陰榮亦陰而言殊未及於三陰也程説謂無熱惡寒謂三陰之病似屬牽混矣若此條義兼三陰而俱定愈期其間病入三陰傳變不測何能預料之哉至六日七日之説固陰陽進退之道也然方喻二家於此亦有擇焉不精語言不詳之弊閔氏芝慶傳經一論言之詳矣蓋六日七日之愈者或風傷衛或寒傷榮總在太陽未嘗傳變故行其太陽經盡不傳陽明而愈耳並非一日一經傳遍六經而預卜其愈期也主治者遇之苟病在本經或解肌或發汗之後雖未全愈但無他變唯有靜以為俟而已慎不可喜事好功貽悞非小也若遵程説則陰陽之間大須調濟豈堪緩至六七日坐悞乎

(十五) 太陽病頭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若再作經者鍼足陽明使經不傳則愈。

按此條乃申解太陽病經盡得愈之故示人知所以立法也上條但言發熱遲早此又補出頭痛之證上條

分言六日七日得愈此又補出所以愈之理其言七日以上該六日在內矣其言頭痛太陽諸證在內矣所以愈者何因病氣行太陽經盡不再傳陽明而愈也若欲再傳經則必係陽明受之故鍼足陽明也方謂鍼以遏其邪喩謂鍼以竭其邪然言遏言竭不通言洩也凡鍼刺者皆洩其盛氣也故前言刺風池風府亦主洩其風邪暴甚因刺法乃治熱之善策不欲人妄施汗下溫也然則仲師申明愈期之意主治者應靜而不應動也確然無疑○言足陽明自是胃之經穴必有實欲再傳之勢方可刺謹識之

(十五)太陽病欲解時從巳至未上。

(十六)欲自解者必當先煩乃有汗而解何以知之脈浮故知汗出解也。

(按)此二條教人於愈期愈時之際當明辨其是傳經盡不復再傳不也此條不惟言其日而且言其時言其

日者就本經之陰陽合於日之數也言其時者就本經之氣合於時之王也無非欲人靜以候之而已於何辨其傳不傳解則不傳於何辨其解不解汗則解於何辨其汗不汗先煩則汗於何辨其欲汗之先煩非入裡之躁煩脈浮則先煩爲欲汗之煩而非入裡之煩此仲師最詳明之訓也不然傷寒原無汗猶可以知其汗而解傷風原有汗何以知其汗爲必解之汗乎故當於脈浮二字求之入裡之脈必不浮而忽浮之脈必非入裡傷風原脈浮有汗之證忽添一煩又不得入裡之脈則爲欲解而不可悞施其治也明矣然則入裡之脈爲何即別條所謂脈數急是也此煩必與前躁煩之煩不同亦全在脈數急三字上看別條明言脈靜者爲不傳也脈數急者爲傳也今言脈浮乃自靜而忽浮必非自靜而忽數急也於此求詳經文教人辨傳不傳之法盡矣粗工一味鹵莽人乎何尤

(十七)風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

(按)此條乃申明太陽中風病愈後風邪留滯之證應聽其自愈而不必又動也言風家即傷風之人也蓋中師申明愈期之意總恐人喜事好功悞加施治耳使嘗過言有風病者傷風各另有治法哉知此則蛇之無足明矣至所以不了了之故不外於風邪屬熱能惛人之神識如天風初息而塵埃未淨非能遽得擴清之象推之人身何獨不然乎故不須妄治貽悞也十二日愈者六七日推之也七日愈者太陽中風也連病愈之日計之更得六日其實五日除此病愈之後陰氣復於六而神清氣爽矣

(十八)大下之後復發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

(十九)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陰陽自和者必自愈。上三若字作或字看　下一若字作倘字看

(按)此二條乃申解太陽中風病病後善爲安全之計不必多事貽悞也仲師附於愈期之次正見悞治之後尚有靜俟一法況未悞之前病無傳變寧可妄生事端乎方喩二說詳言津液之義更不必贅矣然方言復者反也愚謂復者非反也反者應汗而下應下而汗之謂也今謂復者正因應汗而下故下後猶復可汗耳下後復汗幸其人素稟優勝悞下而不至結留復汗而不至陽微但少便不利並無他證則惟有靜俟其津液內生病邪漸愈而已勿治之者固是勿治其小便然於此遽用甘溫恐汗後表邪未盡遽用寒凉恐下後裡寒猶存一悞不堪再悞故以得且住爲佳至程說云雖具五苓散證亦勿以五苓散治之此言亦未明盖用五苓有二義一因日久不解肌致熱鬱而水逆故用五苓利水以滌熱使邪不自表出而自小便中出也今此條既於下後復汗則邪熱無容蘊蓄於中豈復有不解而煩兼表裡之證哉再者脈浮小便不利又微熱消渴者與五苓散所重在微熱消渴四字今下後復汗脈不致結已幸矣焉有微熱

消渴之證，則此證必與五苓證無可以相惑明矣。程說意在旁通，每每牽扯，反有害正義，故謹辟之。○因大下後復汗之，亡津液，遂推及於若發汗若吐若下後之亡血、亡津液，爾因亡津液小便不利無他病者宜勿治自愈，更推及於凡病之陰陽不和無他病者俱宜勿治自愈。言愈又言自愈，且言必者，見經不得妄生事端也。程說充其津液，求諸生成化育，總是要治，非原文勿治之必自愈之義也。

（三十）太陽病，先下之而不愈，因復發汗，以此表裏俱虛，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得裏未和，然後下之。

（按）此條乃申解太陽中風病病經誤治當審愈不愈而知表裏虛實之故，仍須詳慎以用法也。太陽中風病在表，不解肌而誤下，不愈復誤發汗，致變幸無大證，猶可俟其自愈，無庸多事焉。太陽中風原應解肌，乃

先下之，自不能愈，然表在仍可治表。又因誤下而復汗，所以表裏未有不虛者。冒者陰虛於裏而不收，陽虛於表而不固也。浮而上升，頭目間昏蒙如有物以覆之，故曰冒也。然冒者，陽升也，陽升則表透也，表透邪脫，可自愈矣，何必復治之，以傷其正乎。故經文中言云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言此證原屬表不和，表既和，雖從前誤治而表裏虛，亦聽其自復可矣。世人往往於應治表而先下者，何也，以其不識表裏之和不和也。表未和，治表不必治裏，倘下之誤矣，苟欲下而治裏也，則必實得知裏未和之故，而後下之可也。其故未得，何可以人之性命為試乎。況裏未和之故多端，而下之亦不一法。如水逆，如消渴，如蓄血，如發黃，如結胸，如胃實，皆裏未和也，如五苓，如抵當，如陷胸，如調胃等承氣，皆所以下裏未和也，顧容槩論混言乎。必實實得之而後可言下之也。仲師不出方，其示人下之應慎也切矣。

（三二）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裏證，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

五苓散　猪苓十八銖去皮　茯苓十八銖　澤瀉一兩六銖　白术十八銖　桂半兩

右五味為散，以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多服煖水，汗出愈。

（方）澤瀉長於行水，由其鹹寒，能走腎也。术性最善勝濕，以其苦甘而益脾也。二苓淡滲利水以滋乾，桂性辛甘，祛風而和表，故五苓散兩解表裏，而得汗者，裏屬府，府者陽也，表本陽，所以一舉而兩得，汗出愈也。

（程）太陽一經，有標有本，何謂標，太陽是也；何謂本，膀胱是也。中風發熱，標受邪也，六七日不解而煩，標邪轉入膀胱矣，是謂犯本。

（按）此條乃申解太陽中風，日久不解肌，致有犯本變證，

示人失治，而當隨證以為救法也。日久不解肌，則邪由太陽經之標傳入膀胱府之本矣，所以謂之犯本。蓋經者表也，府者裏也，此膀府之邪雖已傳，而經之邪尚未盡，故曰有表裏證。裏證何，即此條所謂煩渴之飲水，水入即吐是也。表證何，即前條所謂頭項強痛而惡寒，發熱汗出是也。若非表裏兼治，無良法矣。於是用桂枝以驅表邪，佐以术苓澤瀉以固土逐水，加以多飲煖水，使汗出而表解，水既不逆，小便利而裏解，而病有不愈者乎。程說補出小便必不利五字，猶見太陽犯本裏證之真，非小便不利，何以水逆而上行，非水逆而上行，何以水入即格而吐，即至於經文此方服藥之法之妙，三賢俱未發去，五苓必為散以白飲調服，方能多服煖水而汗出始愈，設煎湯而服則內外迎拒，藥且不下，又何能多服煖水，不吐乎。故必服藥如法，然後可效，豈止一桂枝湯而已耶，再者此條之由表入裏者，乃由太陽之表傳入本府膀胱之裏，又非由太陽之表傳入陽明之裏可比也。學者詳焉，必於前言太陽諸表證認表，必於前言太陽諸裏

證認裡斯不混入陽明少陽之裡而悞治矣。

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解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結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氣湯。

桃核承氣湯　桃仁五十個去皮尖　桂枝二兩去皮　大黃四兩　芒硝二兩　甘草二兩炙

右五味以水七升煑取二升半去滓內芒硝更上火微沸下火先食溫服五合日三服當微利。

按此條亦申明太陽中風證日久不解肌致有犯本證復不用五苓散更致有蓄血證乃示人失治中又失治之救法也不解肌邪已移入膀胱府之裡又日久不出蘊蓄爲熱結而不散而小便必更不利小腸與心相表裡二火俱熾其人遂如狂正見太陽犯本之水不能利導則向之煩渴必變爲如狂心者神明之官一爲邪熱所犯即神明失職是即犯本之邪且上干君主非有二邪也方謂心火無制侮所不勝走下焦與血搏支離之甚火性炎上豈能下走乎喻謂水得熱邪上侮心火似近之矣而亦不盡至自下血得愈之故則程說爲是膀胱爲多血之經下連血海熱積既久前無出路不得不連水和血趨於後而自下前如狂者所謂可使在山也今自下者所謂川壅而潰也均非水之性也倘早爲利導順水之性何至泛溢若是哉此俱小便不利之變證程忽妄分小便利不利何明腠倏忽若是夫水亦血也血亦水也固分氣分血分而熱邪鼓蕩於內衝决而出涉水俱潰寧可細分也耶如云小便利則無熱可蓄有何血可下乎迨至一潰而愈而其人善後之計亦如築堤背潰費力不貲凡幾焦頭爛額可勝嘆乎再者或有血不

能自下而不愈也或血已自下尚未盡而仍不愈也將何以救之則表裡之間尤當加意矣言先解外者仍用桂枝也言外解已少腹急結者血未盡也桃核承氣中復兼桂枝猶恐裡邪未全盡而表邪亦未全盡也表邪既未全除百轉千思不出解肌二字之妙蓋邪原自表入雖日久壞敵仍須自表出舍此將何從哉太陽犯本一病原因小便不利而有於血小便利則非太陽犯本矣迨血已淤而小便方復利此間有先後次第所以程作一時分言非是。

太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脈微而沉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鞕滿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裡故也抵當湯主之。

抵當湯　水蛭三十箇熬　虻蟲三十箇熬去翅　大黃三兩　桃仁三十箇去皮尖

右四味爲散以水五升煑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不下再服。

方抵至也水蛭虻蟲攻堅而破瘀桃仁大黃潤滯而推熱四物者雖曰比上則爲較劇之重劑然亦至當不易之正治也

喻蓄血而至於發狂則熱勢攻心桃仁承氣不足以動其血桂枝不足以散其邪非用單刀直入之將必不能斬關取勝故名其湯爲抵當者至也乃至當不易之良法也

按此條乃申解太陽中風病日久失治邪入本經愈深更爲詳明立法以示人也太陽經之邪傳入膀胱府裡又自膀胱府裡傳入下焦者請復明辨其證以救之邪在膀胱府有表裡證可以兼治邪在下焦之裡即表證仍在亦重在治裡而不必兼治其表矣故其

脈則微而沉也。微者已不可汗，沉者乃正可下也。故其證反不結胸而發狂。反不結胸者，雖宜下，不宜下上焦也。發狂者，如狂之變，重熱，邪所入愈深，下宜愈速也。何以知隨經瘀熱在裡，爲下焦哉？經文早已詳示之曰：熱在下焦，少腹當鞕滿也。於脈之沉，於證之少腹鞕滿，辨之非下焦將焉求乎。然復言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何也？正與前條互相發明。前條言小便不利，則熱無出路，必和血奔後，故云血自下，下者愈。此條言小便自利，則熱邪雖留而氣已分洩，血必不能自下，故曰下血乃愈。與血自下，下者愈，同一理耳。且前條之熱，由經入府，此條之熱，復由府入下焦。熱在府，小便必不利，以其爲熱壅而耗之也。熱在下焦，則已不在膀胱，而散入如瀆之中，小便反得利，所謂以降爲塋也。直用抵當之猛劑，不下再服，表證全不治，當治其理，且當治裡中之裡，爲法亦神矣哉。所以不治表者，何也？血下而濁氣下降，清氣必升，上作微汗，裡治而表亦治。上條血自下，下者愈，亦未嘗言治表，而表未嘗不愈，此處更不必贅言矣。濁氣降則清氣必升，上作微汗。三賢亦未言及，後學將昧不治表之意矣，故著明之。

此條當與陽明上篇陽明下血譫語者，熱入血室也，一條參看。彼云隨其實而瀉之，濈然汗出則愈，可知余非妄談。清氣上升作汗，表解矣。

隨經二字，亦未明晰。隨經者，隨太陽之經，可以犯本府，亦可以不犯本，而入下焦血海，病變不一。如下之不結胸成痞，而成他證，不必定結胸成痞也。然其源頭則皆隨太陽之經，初受邪耳。○程說猶以小便不利、自利，爲氣分，蓋不知此證乃邪由府傳焦，入而愈深，膀胱不當受邪，故氣化得行，下焦方當受邪，故少腹鞕滿。二條所分小便利不利者在此，不在氣分血分也。學者識之。

未知正緣溺溢，所以深入耳。及其已深入，而小便反利矣。

（廿四）太陽病，身黃，脈沉結，少腹鞕，小便不利者，爲無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證諦也，抵當湯主之。

（喻）小便不利，何以見其非血證耶？蓋小便不利，乃熱瘀膀胱，無形之氣病，爲發黃之候也。小便自利，則膀胱之氣化行，然後少腹滿者，允爲有形之蓄血矣。[illegible]了不能辨一實，於此等處未着眼耳。

（按）此條乃申辨太陽中風病邪傳入裡，其證爲有無血而施治也。諦即審辨之意也。邪傳入裏同，而在膀胱府、在下焦不同。於何諦之？必先諦其身黃。既有身黃，即脈沉結，少腹鞕，而小便不利矣。於此知邪在膀胱府中，應於利水，用五苓、茵陳等劑矣。抵當、承氣在所禁矣，故曰無血。無血者，非亡血也，明其無蓄血不待下也。須謹識之。設脈亦沉結，少腹亦鞕，而小便自利，更加以其人如狂，或發狂，則知邪又由膀胱府傳入下焦之裡矣。前條抵當之設，允合矣。諦之既眞，用之寧可緩乎？然則有血無血之關，全在小便利不利。喻說言有形者血，無形者氣，無血之證根源，較程說分氣分血分，大勝矣。所差[illegible]無多，而是非自逕庭。學者於此處當細心體察，不可全恃口耳，方能深解。蓋言有形無形，則知膀胱與下焦所蓄之不同。若言氣分血分，則氣血豈能判離哉？惟明喻說，而觀于前條之當言小便利不利，乃益知其非臆也。所以三焦無形，而所蓄則有形；膀胱有形，而所化本無形。學者識之。至於身黃之諦非諦，其脈其證，乃諦其色也。太陽主皮膚，黃乃濕熱之所化。太陽濕熱之邪，小便不洩則溢於皮膚而成黃色。故余言脈沉結、小腹鞕二者，爲有血無血所同，而身黃、小便不利，爲無血家所獨也。喻說三者，所言非是，學者又須識之。氣分血分之說亦是，但須知膀胱之熱不洩，久方移下焦爲蓄血，非一時之病。分投氣分血分也。

（廿五）太陽病未解，脈陰陽俱停，必先振慄，汗出而解。但陽脈微者，先汗出而解。但陰脈微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調胃承氣湯主之。

（方）先汗出，脈經作先汗之。但陽脈微，先汗出而解者，蓋經曰：陽虛陰盛，汗出而愈是也。但陰脈微，下之而解

此盛非正氣乃邪氣盛邪
氣盛正氣非微而何

知此釋陰陽微俱分於汗下之辨歟然大功

者難經曰陽盛陰虛下之而愈是也滑氏曰受病爲虛不受病爲盛唯其虛也是以邪湊之唯其盛也是以邪不入即外臺所謂表病裡和裡病表和之謂學者玩味而有得焉則於治也思過半矣

虛盛就陰陽之本氣言

唯其虛也四句甚明

按此條乃申解太陽中風病其邪在表入裡之辨以爲審治者之權輿也病未解而脈之陰陽俱停言陰陽則左右各三部可知言停則六部和勻可知矣藥斯有喜矣程言停者止也停固可以止言而非止而不見之謂停者陰陽之氣無所進退于凌各安其分極其勻停即調脈之別名耳然陰陽俱停猶必振慄汗出方愈者太陽在表之邪病由表入者愈必由表出故未愈而先汗出未汗出而先湊理開張及其湊理開張未有不畏風寒而振慄者迨至汗旋出而湊理旋合振慄旋止而表邪已旋脫體矣方喩俱云振慄者虛也余謂虛故應然然此將解之病狀不可作未解之病證觀也至於陰陽二脈有不能停則何以處

之不能停則非陽微而在表則必陰微而在裡陰陽之氣本微者陰陽脈雖不微亦微而已故在表必汗之而解在裡必下之而解方註脈經云汗出爲汗之甚明汗之而不處方者風傷衛用桂枝寒傷榮用麻黃風寒兩感用大小青龍隨時斟酌難於預定也

此條表裡汗下必兼中篇下篇

盜言非爲謂風傷衛也識之

在裡者必下之而解下之必用調胃承氣主之者太陽之邪且有傳陽明之勢不必猛劇之劑即可奏功矣所謂爲王者之師有伐無戰是也倘於此由表入裡之間詳求其辨何致汗下誤施危人性命乎願學者於此謹慎始之心焉至於陽微陰微之意皆病家之元氣言方說引滑氏詳矣然經曰陽虛陰盛汗出而愈陽非衛外之真氣陰非風寒外感之陰邪乎經曰陰虛陽盛下之而愈陰非胃中之真氣陽非風寒內傳之鬱熱胃實乎此則汗之下之不容紊也雖然

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眠欲得飲水

太陽中風無論不解肌而發汗爲誤汗即用桂枝湯出汗不如法而過多亦有此變證此不可不知

水逆消渴以濕熱多少分言頗明未發

者少少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與五苓散主之

按此條乃申明太陽中風病不解肌而發汗既誤治而設法以救之也發汗後大汗出所謂如水流漓也於是胃中津液受傷而乾因乾而燥因燥而煩因煩燥而不得眠此一串而至者惟恐人誤認爲傳裡之燥煩而又誤下也於是標出欲得飲水者一證以見非傳裡之燥煩乃亡津液之燥煩但少少與水飲之令其胃氣和則可望愈不必另生事致變矣言少少與之則水以漸入胃以漸和病以漸愈燥煩不得眠者亦必漸就安息主治者於此如法少少姑試以水而其證必得明其效可徐奏也就其中又有少少飲水同而竟非此證此治者則太陽犯本中之消渴也太陽膀胱屬寒水傳入外邪則挾熱挾濕爲一病名熱少水入即拒則爲水逆熱多濕少水入即消則爲消渴此與前言少少飲水者迥不同豈容認此爲彼

而誤多與水以致水蓄爲害也又豈容認彼爲此而誤用五苓重傷其津液也故經文列爲一條以明之婆心切哉學者於此須明辨之於小便不利微熱之證再辨之單浮之脈知脈浮而微熱者邪尚在經而小便不利者邪已在府此證全類犯本之水逆但一吐一消不同耳知其熱勝濕勝未是一裡同爲五苓之證表裡兩解亦無二法也又何嘗有亡津液者煩燥不得眠之證可惑乎認此爲彼邪水難除認彼爲此真水立盡可不愼哉

太陽病小便利者以飲水多必心下悸小便少者必苦裏急也

按此條乃申解太陽中風犯本之邪濕熱熱勝不同解之於小便以定治也同爲犯本之水邪矣挾濕多者以蓄水多也於是小便雖利而心下必仍悸宜用五苓以導濕也挾熱多者以消水多也於是小便不利

在裡必急亦宜用五苓以清熱也喩言五苓導濕滋乾清熱若全功蓋濕除熱清而乾自滋矣濕在則正氣不通熱在則正氣不長於此可知滋乾非正氣通長之義也學者詳此五苓之能事盡矣

(三六)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為逆若更發汗必吐下不止

(按)此條乃申明太陽中風病已由經傳府不用五苓兼治表裡而誤發汗之變證故言之以見不容再誤也太陽風在表宜桂枝湯寒在表宜麻黃湯至於已由經入府之後則惟有用五苓一法兼治外經內府使在表者汗出而解在裡者小便利而解此外無可下手也若不治則久而為血自下下者愈一條又久而為下血乃愈一條其中有言先解外然後可攻者有言下血竟愈者無非審酌乎表裡淺深之間以出治而已今此條與二條同失於先在經不解既後在府不利水也而此條所言邪不下入下焦反上胸膈為嘔吐者則亦辛甘之品引之而上即水逆一條水入口即吐之證而又誤治表所以水藥今且俱不得入

口其逆愈甚矣變至如此容不急求減水之勢以捍逆上之邪顧復治表發汗以動其胃中眞氣使拂亂而上溢下流喪厥生意耶或言發汗過多當津液內亡何反吐逆且吐下不止水竟不竭何耶不知此水逆之證小便必不利正余所謂濕勝於熱者惟但發汗而不利水太陽寒水之邪俱挾辛甘之藥力上升胸胃吐豈有止時乎及滿而下注大腸上吐下瀉小便反無明矣此五苓導水清熱所以為滋乾之義也學者詳焉

以上太陽犯本誤汗變證以下詳列太陽在表誤汗誤下各變證

非此一問幾忘胃中津液乾一條彼此大起疑義

(三九)太陽中風下利嘔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漐漐汗出發作有時頭痛心下痞鞕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裡未和也十棗湯主之

三實誤未及此

十棗湯　芫花熬　甘遂　大戟　大棗十枚擘

右上三味等分各別擣為散以水一升半先煮大棗肥者十枚取八合去滓內藥末強人服一錢匕羸人服半錢溫服之平旦服若下少病不除者明日更服加半錢得快下利後糜粥自養

(方)此蓋邪熱伏飲摶滿胸膈與結胸雖涉近似與胃實則大不相同故但散之以芫花遂之以甘遂瀉雖宜苦用則大戟勝之必甘湯斯大棗是皆蠲飲逐水之物而用情自爾殊常羸瘦劣也糜粥取糜爛過熱易化而有能補之意

(按)此條乃申解太陽中風病邪雖入裡宜下應明其邪之所在而施治應下之無誤也太陽之邪既入裡宜下矣又有不下胸膈不下腸胃而下心與脇下者較

下結胸部位少卑較下胃實部位又少高此下中之又一法也須認明法同為下而證不同證既不同法自不同無用混施矣然其中亦必更有辨與太陽陽明之交必辨表裡而施汗下無二理彼之在裡應下為邪熱挾食物為實此之在裡應下為邪熱挾水飲為虛此不同也彼之應下必表解此之應下亦必表解此大同也故必先於漐漐汗出發作有時者明其表中風者原有汗忽有時無汗則風邪已漸衰矣推之中寒者原無汗忽有時有汗寒邪寧不漸息乎有表無表已可見一班猶恐水氣上衝之頭痛誤為在表之頭痛也又必於汗出不惡寒審之然後前之漐漐汗出發作有時為無表證至此大明矣再從之下利嘔逆心下痞鞕滿引脇下痛乾嘔氣短諸裡證下之斯無庸疑阻耳雖然何以知其與結胸胃實兩證異耶於心下痞脇下痛知其非結胸也別條云若心下滿而鞕痛者此為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但滿而不痛者此為痞也柴胡湯不中與之宜半夏瀉心湯今心下痞鞕滿非痛也痛又在脇下非心下也於

此知非陷胸柴胡二方證也。又於下利知其非胃
也。下利則胃不實可知。非承氣諸方證也。則同一下
法，而十棗一方獨迥不同。有如此者。前之漐漐汗出
猶有頭痛，可混。今之汗出不惡寒而表解，方大明此
汗出二字。申明漐漐二字之義，非複文也。蓋此句應
連上文漐漐汗出作一句讀。言有時作汗，有時無汗
也。所以不同風在表之常有汗矣。在表之常無汗也。
正當辨此而知其將解也。

（辛）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
動，振振欲擗地者，眞武湯主之。

眞武湯　茯苓三兩　芍藥三兩　生薑三兩切　白朮二兩
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方）發汗而病不解者，其為悞汗可知也。仍發熱，言汗雖
出，病依舊在也。悸，怔忡也。眩，昏暈也。瞤，瞤動也。振振，
振作也。擗，拊心也。言心怔而忡，頭昏而暈，肉瞤而動，
手拊心而無可柰何，厥逆筋惕肉瞤變文之互詞也。
夫太陽中風，陽浮陰弱，汗出惡風，倒雖名曰發汗，義
則實在解肌。解肌者，桂枝湯也。法曰遍身漐漐微似
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苟至流漓，豈
惟病不除，多見亡陽而虛甚也。微弱與浮弱大畧相
彷彿，亦互文也。汗出惡風，桂枝證也。服大青龍，勢必
流漓可知。仍發熱，翕翕不除而變甚也。厥逆而至於
振振欲擗地，嗇嗇淅淅，變劇也。病變劇矣，亡陽虛甚
矣。大敵在前，良將重選，是故茯苓行水，朮性導濕，濕
導水行，祖龍歸海也。芍藥收陰，附子回陽，陽回陰收，
鐵甲當關也。生薑以醒其昏，為救厥逆之劇。蓋龍之
為龍，方其旱也，固奮然升天，行雨以顯諸仁。及其澇
也，則又幡然蹈海，潛淵以藏諸用。行雨者致水也。潛
淵者伏水也。然則水也者，龍之所以靜其變化者也。
而眞武者，則又專位乎北，而為司水之神者也。龍既不
能外水以自神，水必由眞武以神其至。犬哉青龍，
吾知其不能不降於眞武矣。道之所符，自然之驗，固
如是夫。是故誤服神湯而變劇者，必有神湯而後救
也。

（喩）此本為誤服大青龍湯因而致變者立法。然陽虛之
人纔發其汗，便出不止。即用麻黃、火刼等法，多有見
此證者。所以仲景於桂枝湯中垂戒不可令如水流
漓。益見解肌中且有逼汗亡陽之事矣。太陽下篇大
青龍證中垂戒云：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服
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正與此段互發。振振欲擗地五
字，形容亡陽之狀，如繪。蓋擗者闢也，避也。汗出過多，
衛氣解散，其人似乎全無外廓，故振振然四顧彷徨，
無可置身，思欲闢地而避處其內也。陰證似陽者欲
坐井中，避熱就冷也。汗多亡陽者欲入土中，避虛就
實也。試觀嬰孩出汗過多，神虛畏怯，常合面偎入母
懷者，豈非振振欲擗地之一驗乎。從來皆以為驚風
誤治，實繇未透傷寒證中之大關耳。

擗地之理，喩說最精，宜從之。

（按）此條乃應解肌而發汗，治悞汗之救法也。其義方喩
二說已精晰入微，但宜細玩，不必贅叙。至汗多陽亡
之故，不必但言中風，凡病
皆忌也。主治者愼之哉。

（王）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支微急，難
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主之。

桂枝加附子湯方：於桂湯方內加附子三枚，餘依桂枝
湯法。

（按）此條乃申明太陽中風病應解肌而悞發汗，悞汗中
之又一變證也。言漏不止，則衛外之陽大傷矣。於是
惡風者，在經之表氣虛也。小便難者，在府之裡氣虛
也。俱仍是太陽之證也。至四肢微急，難於屈伸，則固

表虛而風邪復乘之故用桂枝以驅復乘之風邪附子以回散去之陽表裏兼治之法也徐說爲風所襲入而增劲最是前條表無風邪而但內亾陽故用眞武忌在用表藥此條內亾陽而又外感風故加回陽之品於表藥之內無非表裏二字諦視爲治也學者詳焉前條亾陽之甚正因外無表証而汗出不止汗皆正氣此條陽不甚外越正因有表邪而汗出非正氣外散所以用固裏治表不同四肢微急難於屈伸近於半身不遂故治於驅風中固陽也前條純是脫症故必回陽固本焉。

(卅二)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所以成結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

按此條乃申解太陽病風寒尚在表應解肌發汗而悞下之變證也此篇惟言中風而傷寒原亦附論於此病發於陽有熱惡寒爲表感陽邪陽邪必熱不驅之於外而反納之於內於是熱入矣風邪之陽爲胸膈

氣分之陽相拒而成結胸矣病發於陰無熱惡寒爲表感陰邪陰邪無熱不驅之於外而反陷之於內於是寒入矣寒邪之陰爲心下血分之陰相搏而成痞矣結胸者其邪尚在表分或已傳裏而未盡去表此時悞下寒藥與表外變熱之邪錯雜而結於胸故曰結胸者下之早也痞者其邪尚未變熱較陽邪之變胃實尚欠一層則無可下之理愈明故不言下之遲早總見不可下矣此條分發陽發陰受病於始復分結胸與痞變證於終井井不紊主治者庶可昧其治乎。○經文於發於陽之下言熱入於發於陰下之不言熱入亦不言寒入者何也蓋發陽言熱入顯而易知發陰言寒入恐人將發陰傳裏之邪俱以寒論則所失大矣故言痞而寒入之文可省意微哉至結胸言下早而痞更不言早者亦因寒邪之變久方變熱無定時原貴臨時諦觀不可以遲早言也非神明者孰足以知之。

(卅三)太陽病下之後其氣上衝者可與桂枝湯方用前法若不上衝者不可與之。

按此條乃申明太陽中風不解肌而悞下之又一變證也病發於陽下之應成結胸今不成結胸而氣上衝若不治則將成結胸矣蓋上衝者陽邪被苦寒之品引入胸膈其人胸膈之陽素盛不受陷故上衝方與陰寒之藥方相拒爭耳設陽氣素微則不能爭而衝斯凝而結矣經文言可與桂枝方用前法三賢皆謂前法爲合所下湯藥此不知何所據也以愚觀原文及諦審證理乃桂枝之本方服如前法非合誤服之下藥甚明蓋病在表而下之則陽已陷入幸而不結胸而上衝則陽氣仍欲透表故仍用本湯服依原法使陽仍透表而出矣考別條云太陽病下之其脈促不結胸者此爲欲解也方註謂陽邪未陷可勃勃必待散而欲愈驗註謂陽邪上盛不結胸從表出與此正是一義特彼條脈促者陽邪盛見於脈此條上衝者陽邪盛見於證耳盛見於脈者可聽其自愈盛見於證者仍須治而愈所以言與桂枝也今不急驅

之於表而乃謂表裏兼治復雜以大黃之苦寒失仲師之意遠矣非引經文別條及二賢之註何以訂余說之非聽耶然仲師又云若不上衝者不可與之何也此殆爲寒傷榮而悞下言之寒傷榮乃病發於陰應發汗而悞下則陰邪陷入豈能上衝縱無他變仍應治表亦惟有麻黃湯可用而已豈桂枝固肌閉邪之可與乎所以言不可與又與別條桂枝本爲解肌若其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也常須識此勿令悞也恰是印證尚何言混入下藥杜撰貽悞乎因令學者常須識此勿令悞故又申言不可與見寒傷榮雖悞下後應治表亦不可與何常不再三示禁哉三賢一時悞解學者愼勿貴耳而賤目仲師心怡矣。○別條言脈促喻謂脈浮字言浮而促則陽將透表可知故可以俟其自愈今此證不見促脈而但氣上衝其脈既爲太陽中風則浮緩而非浮促又可知故仍用桂枝而服藥必如前法所以脈浮促不須治而脈浮緩必治之也。○愚再閱此條乃得前條言成結胸爲下之太早之語其義在下字尤在太字成結

胸因太陽中風發熱易直誤下者多見其結熱以爲內熱耳太陽傷寒發熱稍遲誤下亦在發熱後若表發熱人亦無認爲內熱而遽下之之理故病發於陽言熱入言成結胸由於下之太早病發於陰不言寒入而該於熱入之內以其人誤下時必已變熱矣結胸言下太早成痞之誤下雖未必太早因寒邪變熱已須時日也然即不太早亦可以太早該之此仲師本意方注互推雖未大明亦覺未錯

（廿四）太陽病外證未除而數下之遂協熱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鞕表裏不解者桂枝人參湯主之

桂枝人參湯方

桂枝四兩去皮　甘草四兩炙　白朮三兩　人參三兩　乾薑三兩

右五味以水九升先煮四味取五升內桂更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服夜一服

（方）悞下則致裏虛外熱乘裏虛而入裏裏虛遂協同外熱變而爲利利即俗謂泄瀉是也不止裏虛不守痞鞕者正虛邪實中成滯礙否塞而不通也以表未除也故用桂枝以解之以裏下虛也故用理中以和之乾薑兼能散痞鞕之功甘草亦有和協熱之用是故方從理中加桂枝而易名義則取表裏兩解之必効也

（按）此條亦單指太陽中風病法應解肌而下凡數下之又一變證也風邪初感在表不治變而爲熱故傳經之熱爲熱邪今云數下之其日久可知此應透表之風邪變而爲陷入之熱邪又屢爲苦寒之劑所鎮墜於是病之熱邪下於下焦而藥之寒邪反留於心下下熱入下焦斯爲協熱之利不止寒留心下斯爲協寒之痞鞕非用理中則協熱之陽不能升協寒之陰不能散矣故用理中者理中氣以升陽降陰所謂握樞而運也然外證未除又何以治故加桂枝於理中之

中表裏成兼治之效法亦至神矣乎余詳此條前言風傷衛何也以見風邪爲熱邪與協熱之利恰合故不可以病發於陰寒傷榮之寒邪相混程說未明乎此妄以表熱不罷者爲協熱則凡協熱利俱用理中乎悞人多矣且此條表裏不解四字以之正前條三賢之說悞謂用桂枝於理中湯中者救陽爲苦寒之陰藥所陷應用桂枝於下藥內其理愈明下後治表裏也斯爲表裏兼治也未聞人於陰藥中令救被陷之陽也學者須細觀之余非敢屈人而伸己理在則然○寒傷榮之邪亦鬱久而成熱然必變熱始爲熱邪其在表則終爲陰邪故悞下多但成痞而不作協熱之利若復利則必有厥逆之證又與此條不同證治矣或疑若爲中風悞下則或結胸今何以心下痞鞕惟其下利所以不成結胸惟其下利不成結胸故成心下痞鞕此其人濕邪素盛心下宿有水飲痰涎故中風悞下即下利不止而不成結胸痰飲在脂膜得苦寒藥性而成痞鞕矣程說以表熱不罷以證協熱利其義殊未通順如痹痢之表多熱而痢之身熱猶多皆以爲此條之協熱痢可用理中乎不明協字正是指內熱偕同寒性之藥下利耳余注此條以爲乃指中風悞下因用桂枝於理中內耳然傷寒悞下何以知必無協熱利前注亦尚未盡蓋傷寒變熱之後悞下亦即協熱利不止所用之方亦不外是表證論陰陽風寒及變熱傳裏一一熱而已在胃實證無論初感風寒皆用承氣在協熱悞下而成故亦無論初感風寒皆須升陽溫中也其用桂枝乃用以升陽透表又不同解肌之義矣此爲協熱痢而心下痞鞕者言法如不痞鞕下條另明

（廿五）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連黃芩湯主之

葛根黃連黃芩湯方

葛根半斤　黃連三兩　黃芩二兩　甘草二兩炙

右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葛根減二升。內諸藥。煮取二升。
去滓。分溫再服。

按此條卽前條太陽中風表證悞下之。又一變證也。方
云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卽上條上節
互相發明之詞是也。然彼則心下痞鞕者。以陰寒之
藥味。留於心下也。此則脈促而喘汗出者。陰寒之藥
味已隨下利而下。胸胃閒純是風邪之熱入而作喘
也。此人必胸胃夙有蓄熱。使陰不能留而成痞鞕耶
變而爲胸胃陽盛之證也。別條云。太陽病下之。其脈
促不結胸者。爲欲解也。今乃言脈促者。表未解。何也。
彼條脈促。必兼浮。惟無他證。故陽漸平。此爲欲解也。
此條脈促。亦必兼浮。乃加以喘汗出。則陽太盛而心
所受傷。反不得解矣。故必有以救之。救之者。去其太
盛之陽。不求解而自解。黃連黃芩者。瀉其太盛之陽
邪也。加以葛根。似非太陽病所宜。然此時之表病。雖
太陽。而裡病已入胸胃。用葛根者。避桂枝之辛甘。治

同酒客。其人胸胃素有濕熱。桂枝宜忌。別條云。凡服
桂枝湯吐者。其後必吐膿血也。與此正是一義。彼處
不出方。而於此表著之。學者可以類推矣。余詳前條
不敢輕言葛根。觀此則可壯其胆識。而用葛根。亦正
治也。方論並謂病入胃府。陽明宜用葛根。固是。然亦
非當陽明之謂也。

太陽病。下之後。脈促胸滿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若微
惡寒者。去芍藥方中加附子湯主之。

桂枝去芍藥湯方。於桂枝湯方內。去芍藥一味。餘依桂
枝湯法。

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方。於桂枝湯方內。去芍藥。加附
子一枚。

論誤下脈促。與上條同。以無下利不止。汗出等證。但見
胸滿。則陽邪仍盛於陽位。幾與結胸同變。然滿而不
痛。且諸證未具。胸未結也。故取用桂枝之芳甘以亟
散太陽之邪。其去芍藥之意。酸收二字不足盡之。以
誤下故。不敢用。惡其復領陽邪下入腹中也。設微見
惡寒。則陽虛已著。而非陽邪上盛之比。去芍藥方中
卽當加附子。以回其陽。是雖不言汗出。然𧗠此條之
微惡寒。合上條觀之。則脈促胸滿。喘而汗出之內。原
伏有虛陽欲脫之機。故仲師於此條特以微惡寒二
字。發其義。可見陽虛則惡寒矣。又可見汗不出之惡
寒。卽非陽虛矣。傷寒證中。多有下後魄汗不止而釀
亾陽之變者。必於此等處參合以求神髓。庶幾可進
於道耳。

若是陽邪則結胸矣。不然。則喘而汗出矣。今滿者
卽虛痞也。非陽邪也。故不用芍藥而單用桂枝。若
陽邪則桂且如上條忌用矣。豈可單用乎。

按此條亦太陽中風表證悞下之之一變證也。前二條
下利不止。同而心下痞鞕。變爲脈促喘而汗出者。變

陰證爲陽證也。法用陰以救陽。今條脈促同無下利
喘汗。但爲胸滿者。變陽證爲陰證也。蓋鞕滿者屬陰
結不喘汗者。無陽氣也。故不但連芩不可用。卽芍藥
之酸收微寒。且不可用。尙求桂枝辛甘。以散胸中陰
邪。不言透表而表自透矣。至於脈促一診。程注甚爲
精細。脈促而兼浮喘汗出。陽盛於上焦。實熱之證如
是。陽衰於下焦。虛熱之證亦類是。此乃毫釐千里。生
死之關。可不慎歟。故經文比屬而言之。以見層疊病
機變動不測。非可執同以貽悞。而歸罪古人也。於是
於微惡寒三字。示其端倪。令人纔見惡寒。便察其陽
虛實。而察之之道。要非止於微惡寒二字。貴於精嚴
而詳盡也。審矣。其脈之浮取爲促。沉取又何如。證之
微惡寒。汗出不出。又何如。滿而不喘。而與唇赤白又
何如。四肢令煖又何如。眞渴假渴。竟不渴。又何如。皆
當一一諦視。以定寒熱虛實。附子之加。溫經散寒。表
裏純陽以救陰證。與前條同一太陽中風悞下之證
治法迥不同矣。粗工安能測識哉。喻注申明陽微之
義。扶陽有功。爲有得於君子道也。

(三七)太陽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仁湯
主之喘家作桂枝湯加厚朴杏子佳（佳一作仁）
桂枝加厚朴杏仁湯方於桂枝湯方內加厚朴二兩杏
仁五十箇餘依桂枝湯法
(徐)此證不云下利但云微喘表未解則是表邪因誤下
上逆與虛證不同故仍用桂枝以解表加厚朴杏仁
以利下其氣亦微裏之意也此訣風邪悞下作喘治
法之大要其寒邪誤下作喘當用麻黃石膏節此可
推故中篇不復贅也
(按)此條亦太陽中風不解表而悞下之又一變證也此
證無挾熱之利不止又無邪熱上壅之大喘則病不
在裡而仍在表表閉而氣不快故微喘耳縱有汗出
必不如前條汗出之甚仲師言其表未解故也推應
仍從表治而已桂枝一湯仍必用矣然何以定其喘

乎厚朴杏仁下氣則喘定桂枝原方透表則風散旣
無變出難治之證仍舊貫不改作理在則然何必矜
奇立異也推而言之於凡喘家用桂枝加厚朴杏子
者佳凡病人素有喘證每感外邪勢必作喘謂之喘
家亦如酒客等有一定之治不同泛常人一例也徐
說又推之於寒傷榮作喘用麻黃節余前條註若不
上衝不可與桂枝之意也
可以證余前註非臆說也
(三八)太陽病下之其脈促不結胸者此爲欲解也脈浮者必
結胸也脈緊者必咽痛脈弦者必兩脇拘急脈細數者
頭痛未止脈沉緊者必欲嘔脈沉滑者協熱利脈浮滑
者必下血
(按)此條乃兼言太陽中風中寒邪仍在表俱不可下下
之變證不一端有歷歷可指也脈促而不結胸雖悞

下而其人胸中陽氣充周流動不能爲陰藥所結旋
欲透表而愈所以脈見乎促爲欲解猶別條云脈陰
陽俱停必先振慄汗出而解也但彼則未經下故脈
陰陽停此則悞下故見促耳而汗出陽透得解其理
一也此下之無悞於事者幸也外此則脈浮病雖在
表而風邪已爲陰藥引之入胸與陽相結故成結胸
也若脈雖浮而不緩乃緊此寒傷榮而悞下也故寒
邪入胸與肝熱相激而咽痛結胸者不咽痛陷胸之
證也咽痛者不結胸非少陰甘草桔梗湯之證仍太
陽麻杏甘石湯之證也此猶下後之易審治者也至
脈弦者陰藥引寒邪入脇爲拘急全似少陽矣然非
少陽柴胡湯之證仍太陽之證而施治者惟宜於太
陽脇下滿痛諸條內比類而求治法不應混入少陽
以悞治也脈細數者全似少陰矣然而證頭痛不止
頭痛證仍太陽雖見少陰細數脈乃下後之陽伏鬱
而爲細數仍應於太陽誤下諸條內求表裡兼治之
法也然此數者其脈爲緊爲弦爲細數俱仍帶浮也
猶易認也更有脈沉緊全非太陽矣然悞下後之沉

緊陽爲陰鬱逆而上衝作嘔則仍應從太陽諸條內
求表裡兼治之法也更有脈沉滑亦全非太陽矣然
悞下而爲挾熱利應於太陽下利諸條求治法也此
二者不可因脈沉而不浮遽謂非太陽也至於脈或
有浮滑爲表爲裡之間者又似難認矣然於必下血
知其爲太陽犯本惟應於太陽犯本下血諸條求治
法不當另尋道路也總見太陽或傷風或傷寒應治
表而悞下變證多端要人細爲審諦總不容舍太陽
別求一悞再悞促人命期而已其間或以太陽爲別
經或以別經爲太陽經支豈能盡言乎舉一隅不以
三隅反則不復矣然當日於此一條已縷陳備細如
此人能於太陽三篇一百三十五條反覆詳求又焉
患認太陽之悞爲別經乎粗工心粗眼瞎目迷五色
烏足與言仲師哉首標太陽病三字任其變遷若未
傳經則太陽之病自有存者但脈證之開參雜而見
別經恐人悞爲傳經故詳細言之令人不離太陽求
治而
已

太陽病，外證未解者，不可下也，下之為逆，欲解外者，宜桂枝湯主之。

按此條總言太陽風傷衛病，無論未下已下，但表證不解，除桂枝更無治法也。初則失於解肌，屢有變證矣，繼則誤發汗，誤下，誤吐，誤針灸，火薰種種為變不一，然仍應審諦其太陽中風之本證，自外而為證者，仍治外以為救，故再申明桂枝一方，以見千頭萬緒，本源自在，向來蹠彼鐵轄，徒為旁若耳。然此為風傷衛而言，推之至於寒傷營，外證未解，麻黃湯亦無容更易其法矣，學者識之。

太陽病，脈浮而動數，浮則為風，數則為熱，動則為痛，數則為虛，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反惡寒者，表未解也，醫反下之，動數變遲，膈內拒痛，胃中空虛，客氣動膈，短氣躁煩，心中懊憹，陽氣內陷，心下因鞕，則為結胸，大陷胸湯主之。若不結胸，但頭汗出，餘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身必發黃也。

大陷胸湯方　大黃六兩去皮　芒硝一升　甘遂一錢另末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煮大黃，取二升，去滓，內芒硝，煮一兩沸，內甘遂末，溫服一升，得快利，止後服。

方 大陷胸湯，芒硝之鹹，耎其堅鞕也，甘遂之甘，逵之飲所也，然不有勇敢之才，定亂之武，不能成二物之功用，故以大黃之將軍，為建此太平之主將。

按此條乃正言太陽中風病不解，肌下之早，成結胸之證，而出治以救之也。前條言誤下之變證多矣，此則單言結胸之證，敘其由，給其狀，而明其治也。太陽中風，脈本浮，合言動數，則日久不解，肌膚邪鬱而成內熱也，故仲師言風為浮，初病也，數為熱，積病也，動則陽鬱而不舒，必痛，數則陰擾而不寧，必虛，故痛必見於頭，頭為陽之首也，虛必分見於發熱汗出，汗為陰液，而熱從陰發也，發熱汗出，未有不衛氣受傷而畏惡風寒者，全具太陽初證，雖日久猶當如前條用桂枝也，乃反下之，結胸之所以成矣。下之而苦寒之劑抑隆其陽，動數變為遲，下之誤見其脈矣，陽為陰抑，陷入胸膈，頭痛變為膈內拒痛，下之誤見於證矣。既下而胃必空虛，正氣衰也，既下而陽邪陷入，客氣盛也，於是向之擾陰於外之陽邪，又而擾陰於胸膈，通近上焦之心，肺先受病矣，為短氣，肺病也，為躁煩心中懊憹，心病也，於是病邪之鬱鬱於膈上，而藥邪之陰留於心下，心下鞕而膈上結，此結胸當然，而即結胸之所以然也，非大陷胸湯之開疑破聚，俾團結之邪何由下達胃腸，而使上焦收擴清之功乎。向者邪在表，不於表驅之，乃引邪入胸，不得不變計從裡而驅之，驅邪之路不同，而驅邪一也。方註前條所謂即其病之所在而療之之謂也。然病家之氣稟不齊，如其人平素上焦陽氣流動充滿，則誤下之陰不能結其膈上之陽，遂使太陽在經之邪陷入太陽在裡之府，邪入而熱，熱瘀而小便不利，身必發黃，前條歷言之詳矣，導水清熱，滋乾無可疑矣。然此條獨言但頭汗出，餘無汗，劑頸而還，何也？即別條云但頭汗出，身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渴飲水漿者，此為瘀熱在裡，身必發黃是也，言其邪熱不結於胸，而瘀於裡也。然裏又不同，彼條言裏，乃中下二焦，此條言裏，則下焦及膀胱本府耳，故彼條言渴飲水漿，而此不言，蓋下後小便不利，犯本之熱，有熱膀胱濕勝，二義不定，其渴不渴也，學者正當於此辨其渴不渴，而或導濕，或為清熱之分治，如前條水逆消渴分理也，故為仲師於此更不出方也。

結胸者，項亦強，如柔痓狀，下之則和，宜大陷胸丸。

大陷胸丸方　大黃半斤去皮　葶藶半升熬　芒硝半斤　杏仁

半升去皮尖熬黑

右四味，搗篩二味，內杏仁、芒硝，合研如脂，和散，取如彈丸一枚，別搗甘遂末一錢匕，白蜜二合，水二升，煮取一升，溫頓服之。一宿乃下。如不下，更服，取下為效。禁如藥法。

(參)結胸而至頸項亦強，證愈篤矣。蓋胸間邪結緊實，項勢常昂，有似柔痓之狀，然痓病身手俱張，此但項強，原非痓也，借此以驗胸邪十分緊逼耳。胸邪緊逼，以大陷胸湯下之，恐過而不留，即以大陷胸丸下之，又恐滯而不行，故煮而連滓服之，然後與邪相當，而可施戰勝攻取之略。觀方中用大黃、芒硝、甘遂，可謂峻矣，乃更加葶藶、杏仁以射肺邪，而上行其急，煮時又倍加白蜜以留戀而潤導之，而下行其緩，必識此意，始得用法之妙。

(按)此條乃申明太陽中風，悞下成陷胸之證，有上逆增盛者，故承上條而另出一治法，以示人也。言項亦強者，仍太陽中風之項強也。言如柔痓狀，所謂上逆增盛，如柔痓實非柔痓也，不必用柔痓之驅風燥濕，惟用陷胸下之則和也。和字對強字言，而胸膈沖和在其中矣。然彼用湯而此用丸者，何也，驗証詳矣。

結胸證，其脈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則死。

(按)此條又申明太陽中風，悞下成結胸證中，不可下之證，示禁忌以為治也。結胸必應下矣，程注所謂勢連甚於下者，大陷胸湯，勢連甚於上者，大陷胸丸，亦方証即其病之所在，而變之之意，又加以順其勢而奪之之意也。得病之所在，病無所遁，識病之為勢，治無所拂，此皆醫家必應知之道也。今此條申言結胸證，脈浮大不可下，又示之以下之則死，順其病勢，治無所拂，其理更著明矣。何也，結胸之成，因在表陽邪不從表驅，而悞下也。今陽邪因陷而結胸，然脈則不止於寸上浮也，關上又不見沉也，兼見浮而大，則邪陽上盛，而仍欲透表，可知也。雖在結胸證中，仍當求治表之道，也不可下也。不然則兼見浮而大，必真陽下衰，而思欲飛越，可知也。雖在結胸證中，仍當求回陽之道也，亦不可下也。二者下之，上邪盛與陷者愈陷而不出，下真衰則脫者愈脫而不返，其死俱可必，主治者容圖僥倖一試乎。不出方者，正見邪盛於上，正衰於下，主治不同耳。學者識之，浮大之中，要看有力無力，沉取如何，方可定是邪盛，是真衰，而以為治也。

結胸證悉具，煩燥者，亦死。

(按)此條申明太陽中風，悞下成結胸證之變危可駭，以見庸醫悞治之促人命期，不可不慎之於早也。及夫災人害雜然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千古之有身有國者，所同嘆也。結胸證備具，而煩燥獨甚，津液內枯，驅之使透表，汗即出而陽必盡，下之雖病去，陰隨脫而陽亦亾，故不下亦將死也，下則速其死

而已。愚謂此條乃跟上條脈見浮大而言，必結胸證具，脈兼見浮大而又煩燥，必不同胸初結之煩燥也。且合數者方可卜其死，不然煩燥亦前條結胸諸證中之一也，何遽云死也。顧質之海內高明者，其浮大之脈，必無根，方為死徵，若有根，仍宜從表治，即煩燥亦未必死。既云結胸證具，則其脈已變遲，遲則難言兼浮，更難言兼大，忽而浮大，非陽邪欲透表，則正陽上越耳。

太陽病，二三日，不能臥，但欲起，心下必結，脈微弱者，此本有寒分也。反下之，若利止，必作結胸，未止者，四日復下之，此作協熱利也。

(按)此條乃太陽中風，邪在表，不治表而悞下，不成結胸，則成協熱利，故次第言二證，以出治也。太陽病言二三日，其邪未傳裏，仍在表也，明矣。不能臥，但欲起，似陽邪內陷然，非陽邪內陷也，經文於心下必結一語

標出之見此不能卧但欲起者為心下結寒之所迫也既心下結寒矣非陽邪而何經文於此本有寒分一語標出之見此心下必結非陽邪陷擾乃本有寒痰寒飲素蓄於心下也猶恐人疑為陽邪故又標出於診法脉微弱者一語見陽熱實內則必不然也此證惟宜急透其表使陽不變於外心下結可除矣何也以桂枝生薑之辛溫原兼治寒分之結也雖大棗甘草中滿忌用芍藥酸寒寒分忌用然虛寒則不忌矣又在臨時亦加斟酌不出驅邪出表之義可耳至苦寒之下劑則必不可用也反下之外之陽邪未散內之陰邪更結初服藥雖下利旋利止而成結胸此不治表之一誤也乃有竟不結胸者何也利未止也利不止則胸不能結可知蓋因其人素有寒分之痰飲在內陽不能與苦寒相拒而痰飲滑利蕩滌遂不能結於胸利遂不止遷延至二三日已久矣醫於此時又不可仍從表治矣何也邪已下陷入下陰分也邪在下則又宜下之而利自止四日後下之協熱利可不作矣經文又於此作協熱利一語標出之以見

此不治表之誤而從誤以救誤也仍是在表之熱邪入胸不結者更下胃腸協本有之寒痰寒飲而下利不止也故在表在裡原分寒熱誤下之後熱邪陷入而與寒濕不結於胸斯協為利言結言協皆寒熱錯雜之謂此理之最明者又何疑焉此證可謂之曰痰飲家初感即應另為設法然不出桂枝解肌之本意而忌用甘寒則臨時酌定與酒客等證同類不與常人一例也協熱利本條治法原有葛根連芩湯亦下法耳不必定大黃芒硝也此為先有寒分後因陽邪入而成協熱痢立法

(四五)太陽病先發汗不解而復下之脉浮者不愈浮為在外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脉浮故知在外當須解外則愈宜桂枝湯主之

(按)此條承上條言或誤汗或誤下表證不解表脉猶現者仍須治表此一定不易之法也方註謂反復丁寧之意也汗而病不解太陽之證只在可知矣下而脉仍浮結胸下利諸變證未見可知矣則其人必素稟壯盛故一誤再誤下而本病本脉無毫髮之變也此外則惟有仍依前法服桂枝湯以解肌透表而已此外更可求乎○總見以太陽經表入者未傳而入他經之裏則仍治太陽之表也已犯本則兼表裏治亦治表也陷胸未成則亦治表使之邪從表越也已成陷胸已入下焦成蓄血證已經傳入陽明少陽已誤下作協熱利等證但表證表脉仍在者亦未有不從表裏兼治者也逐條註之甚明學者須勿粗求焉

(四六)太陽病重發汗而復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熱從心上至小腹鞕滿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湯主之

(按)此條乃申解太陽中風病結胸雖成而不終在胸有漸入陽明之勢故另出法以治之也結胸將成仍帶

表證者先治其表治表而胸自不結矣陽明將病已見結胸者先治其胸治胸而胃自不實矣仲師皆於結胸內比屬而言之甚悉也諸證如燥如渴如心上連少腹鞕滿而痛不可近者悉是結胸惟日晡陽明時分小有潮熱一證獨為陽明所以小有潮熱者正因將入陽明耳不治則大熱至矣且發熱二字即為在表為結胸為胃實之辨正不可不察初在表發熱者及成結胸則邪熱陷胸矣於是在表之熱必反減別條云發熱微盜汗出而反惡寒者表未解也此必未成結胸而先治表之義也及已成結胸則經文諸條並不言及發熱二字知其太陽表邪已入陷胸膈不復發熱矣殆日晡小有微熱而太陽入陷胸膈之邪又將轉傳陽明於是不待其胃大實而大陷胸即可用也蓋其人汗下之後胃家津液已傷如必待其實而耗之於病復下而耗之於藥也其存焉者寡矣不如先時為治胸中之痰飲與陽邪相搏結者猶可轉借為攻催之先行建瓴之勢既得胸中之痰飲盡而胃之正液不致耗邪液無可留陽邪已下陽氣自

上不惟胃不治而治節表亦不治而治也仲師之意亦神矣乎。

（四十八）太陽病當惡寒發熱今自汗出不惡寒發熱關上脈細數者以醫吐之過也一二日吐之者腹中饑口不能食三四日吐之者不喜糜粥欲食冷食朝食暮吐以醫吐之所致此爲小逆。

（按）此條乃申明太陽中風病不解肌而誤吐之變證也喻註言吐中亦有發散之義最是此所以太陽病當惡寒發熱而今自汗出不惡寒發熱也然吐後雖表解而內傷矣故診關上脈見細數全不浮矣以此知醫不解肌而吐之之過也一二日者言其在太陽也此時全應解肌也乃誤吐之則胃原無病故能饑而胸膈之氣上逆故口不能食雖表亦能解終不如解肌之解胸膈空快也三四日病漸入陽明矣此時胃

必未大實必證仍帶太陽則仍應表裏兼治以解肌也乃誤吐之於是胃中將實之熱邪越入胸膈不喜糜粥入而助其熱壅之勢欲得冷食以快胸膈但胃陽已升胃中反冷朝食冷物暮則必吐皆醫誤吐之過也仲師再申言之復曰小逆見一二日病在表雖吐亦散法而實逆也三四日吐亦類於散下二法而實亦逆也故曰小逆也言病雖可去而治法則小逆於理也於此不出方者見口不能食治當在胸膈邪氣上逆欲食冷食朝食暮吐治當在溫理胃氣之虛證非一證法不一法何以主之乎在學者審用而已矣至一二日三四日言太陽陽明之病所屬也非可以日爲計筭而執固言之也學者審諸。

關上脈細數方註爲細則爲虛數則爲熱此脈兼一二日三四日二段言下方分列其證而未出治法余謂治胸當小陷胸治胃則桂枝去桂如茯苓甘草湯證也如胃果虛則人參乾姜皆可用矣

（四十九）太陽病吐之但太陽病當惡寒今反不惡寒不欲近衣此爲吐之內煩也。

（程）不惡寒反惡熱以其熱入裏故於青龍白虎外專主調胃承氣然入裏之熱又有中上焦之分不可不辨如太陽病吐之以當惡寒之太陽而不惡寒或曰表已解也何至煩而不欲近衣是其人反惡熱矣不惡寒反惡熱與上條胃實證頗相似然而彼得之汗後中焦之津液亡熱在胃府也此則得之吐後上焦之津液傷須在膈內白虎庶幾近之然而猶須相及津液調之復之調胃承氣益非所宜而大青龍益非所宜矣

（按）此條乃申明太陽中風病不解肌而誤吐之又一變證也太陽病爲醫誤吐之矣復言但太陽病當惡寒今反不惡寒則仍前條所言吐亦有解散發越之義也不惡寒者表解也然不欲近衣則表邪解而裏邪作矣其人必津液素虧一吐之後胸胃乾燥煩熱內生故熱從中發衣不可近正見粗工不加詳諦病家之津液虧乏而誤趨捷經以誤人也上條言逆言小

此不言小者津液內亡非小逆矣程註復詳辨熱入於裏之主治不同亦大有功後學學者當細審之仲師不出方而方得矣

津液內枯作煩發熱不過虛熱二字熱勝於虛者乃炙甘草湯證也熱大盛以白虎佐之至於虛勝於熱則又建中湯茯苓甘草湯之證矣仲師何能預定乎。

（五十）太陽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經不解必清血名爲火邪。

（喻）火邪入胃胃中水液多者必奔迫下利其漸解悉如上條矣若胃中津液素乏之人復受火邪則漫無可禦必加躁擾不寧繇是深入血室而圊血也蓋陽邪不從汗解得以襲入陰中動其陰血倘陽邪不盡其圊血必無止期故申之曰名爲火邪示人以治火邪而不治其血也。

不治血而治火邪則血證自愈

按此條乃申明太陽中風病不解肌而誤用火熏之變證也解肌之義以辛溫之味由內而驅表邪於外故得汗今用火熏乃由外而逼熱入內也汗安從出汗不出而火邪反入矣於是其人為火邪所內迫變動其陰而燥煩不寧矣然火邪入內必散到經絡之間為害經絡之間氣血所行為火所催急而下奔圊血者非蓄血及血自下之病也乃火邪迫之使然也名之曰為火邪示禁也明且深矣故喻氏治火邪即治血之善方洵為有得也矣

(五十二)微數之脈慎不可灸因火為邪則為煩逆追虛逐實血散脈中火氣雖微內攻有力焦骨傷筋血難復也

程脈浮熱甚不可灸者以榮分受邪東血為實故也若血少陰虛之人脈見微數尤不可灸虛邪因火內入上攻則為煩為逆陰本虛也而更加火則為追虛熱本實也而更加火則為逐實夫行於脈中者營血也

血少被追脈中無復血聚矣艾火雖微孤行無禦內攻有力矣無血可逼焦燎乃在筋骨蓋氣主呴之血主濡之筋骨失其所濡而火所到處其骨必焦其筋必損蓋內傷真陰者未有不流散於經脈者也雖更滋榮養血終難復舊此則枯槁之形立見縱善調一一亦終身為殘廢之人而已可不慎歟

程註甚明宜細玩之

按此條又申言不可熏灸之故示變證以為禁也浮數之脈不可熨熏矣犯之則血分必受傷於火邪而為閒血微數之脈更不可熏熨及艾灸犯之則血分為害更不可救所以然者因火邪入內煩逆必作即乘陰分之虛而追之且並力於火邪之實而逐之以致營血行於脈中者為火邪鼓蕩而不守但解奔流無能禦侮火氣雖微皆成勁卒驅血既盡焦骨傷筋所謂屠其人民而復夷其城郭者也兵燹之餘生聚繼艱求其復見太平之繁盛何易得哉總有招集亦滿目荒涼殘山剩水全無舊觀矣有身有國者可不慎哉

(五十三)燒鍼令其汗鍼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豚氣從少腹上衝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壯與桂枝加桂湯更加桂

桂枝加桂湯方

於桂枝湯方內更加桂二兩成五兩餘依桂枝湯法

喻奔豚者腎邪也腎邪一動勢必自少腹上逆而衝心狀若豕突以北方亥位屬豬故也北方腎邪惟桂能伐所以用桂三倍加入桂枝湯中外解風邪內泄陰氣也嘗即此例推之凡發表誤入寒藥服後反加壯熱肌膚起赤塊畏寒腹痛氣逆而喘者或汗時蓋覆未週被風寒復使紅腫喘逆其證同者用此法良驗一婦病外感服表藥後忽面若裝朱散髮叫喀雙手上揚余知其腹作奔豚也用此方頃之即定

按此條乃申明太陽中風病不解肌而誤燒鍼取汗後之變證也前條言用火熏灸取汗汗不出而火邪入矣此條言亦有燒鍼令其汗外出者其人陰必素虛則火邪易入其人陽必素虛則汗易出今令其汗汗出而陽愈虛矣陽之所以虛者以其性浮而善升汗出而陽升越於上者陰必蠢動於下於是乘針穴風寒一入起核發赤而腎家陰邪從少腹上衝心寒水之勢直犯天君如豚之忽奔不可拴收豈非危道也哉故救法必灸其核杜其續入之寒邪桂枝加桂御其上凌之陰邪加而復加表裏兼治而陰陽俱理矣柰明何氏云奔豚一證乃寒邪自針孔入風邪不能外出直犯太陽本府引動腎中素有陰寒因發而上衝亦似有理

(五十四)太陽病中風以火劫發汗邪風被火熱血氣流溢失其常度兩陽相熏灼其身發黃陽盛則欲衄陰虛則小便

難。陰陽俱虛竭。身體則枯燥。但頭汗出。劑頸而還。腹滿而喘。口乾咽爛。或不大便。久則讝語。甚者至噦。手足躁擾。捻衣摸牀。小便利者。其人可治。

按此條亦申明太陽中風病不解肌。而㑊以火劫發汗變證之危者也。云火劫則劫奪使汗。一味霸術。傷其陽分必矣。邪風之熱。被以火劫之熱。兼熾於榮衛之間。而血氣之流溢。失其行經之常度。不待智者。陰傷亦可知矣。風邪陽也。火邪亦陽也。兩陽熏灼。不惟外傷其陽。且更內傷其陰。脾為太陰。欲色為黃。散見於周身者。太陰之眞氣為二陽所逼迫。而不能內守。故散見於皮膚之間也。陽盛則血逆而上。為衄。陰虛則津短而下。為小便難。陽盛則壯火食氣。陰虛則津液內亡。於是陰陽虛竭。而身體枯燥矣。陽盛之極。逼氣飛越而汗見於頭。齊頸而還。陰虛之餘。被火煎熬而口乾咽爛。或不大便。便亦乾硬。且因陽盛氣逆而喘

也。又因陰虛小便難。而腹滿也。且因陽盛陰虛。而神明內亂。久則讝語也。胃氣將竭。而噦也。眞陰立盡。而手足躁擾。捻衣摸床。無可奈何之狀。悉見於五官四體也。此至危之道也。可以言治乎。雖然。主治者之婆心。顧能恝然而已哉。是當驗其小便之利不利。如小便尚利。則化元猶存。眞陰未盡。急救其未絕之一綫之陰。以維其高亢欲越之陽。此亦起死回生之力也。不解肌而㑊火劫。其變至於如此之劇。可勝嘆哉。

太陽病二日。反躁。反熨其背。而大汗出。大熱入胃。胃中水竭。躁煩。必發讝語。十餘日。振慄自下利者。此為欲解也。故其汗從腰已下不得汗。欲小便不得。反嘔。欲失溲。足下惡風。大便鞕。小便當數。而反不數。及多。大便已。頭卓然而痛。其人足心必熱。穀氣下流故也。

方註謂失溲為糞洩非

按此條亦申解太陽中風病不解肌。而誤以火熨劫汗之變證也。二日病在表。因躁知有欲傳裏之勢。此亦就病之機言之。不可以日計算也。法仍宜治表。乃不解肌而火熨其背。火逼而大汗出。已失解肌之義矣。然汗既出。則在背之表邪雖因得解。而火邪之熱乘之入胃。胃中津液枯耗。躁煩讝語。表解而裏病在胃猶如未解而已。及在胃久。至十餘日。又無救治之法。於是其火邪下走空竅。見振慄自下利之證矣。振慄者火邪欲下。而上身反寒戰也。自下利者。火邪下趨也。此時之證。無在表之風邪。但有逼入之火邪。與上條所言兩陽相熏灼有閒矣。故為欲解之機也。前既言大汗出而表解矣。至此又言為欲解者何也。不知前之大汗出而解。只就背而得汗於腰以上耳。經文特申明之曰。故其汗從腰以下不得汗。此所以從腰半身以上之表邪雖解。從腰半身以下之表邪仍未解耳。半解半不解。故復曰欲解。欲解者。欲身上身下皆全解也。當此半解半未解欲解未全解之際。而諸證雜出。要不外下半身之風邪未解。陽鬱不伸而已。更

不外於胃中之火邪欲下。陰擾不寧而已。所以欲小便不得者。火邪內熾。寒水之化不行也。反嘔者。胃家火邪之本證也。欲失溲者。陽鬱裹急。而實無溺之可洩也。足下惡風。正見下體之表邪仍存也。大便鞕者。陽胃之陰津。為火邪所耗也。大便鞕。小便當數。而反不數。則火邪之傷陰分。亡津液。二便俱見短澁之證也。此下體之表邪亦未入內。故較前條輕而易愈也。當其十餘日間。早應與以承氣矣。乃任其煎熬。自尋出路。及忽而大便。及忽而且多。此火邪得從下洩也。火邪下洩。而陽氣不鬱。斯上升矣。故大便已而頭卓然而痛。言卓然。則痛在巔頂可知。仍是胃家之陽火邪逼而下走者。今火邪既洩。斯得浮而上達耳。方喻二家俱謂陰氣上升。謬矣。然胃陽雖升。而下利之火邪仍必散走下體。於其人足心熱知之。蓋胃中之穀氣協火邪而下。大便所洩之餘。必流注於兩足之底。陽氣既布於下體。腰以下。亦必得汗出而表解向之欲解者。此時方可謂之全解也。其人之陰陽並受火邪之傷已甚矣。火劫之為害類如此。顧可忽諸。

既然火邪從大便下洩則亦無關於汗出不出而可解矣即抵當之下血愈不治表一理也胃實下後亦不須更出汗方愈此因熨背已發汗汗至腰下不得故云汗下兩解非謂下與汗必兼治也

太陽病醫發汗遂發熱惡寒因復下之心下痞表裏俱虛陰陽氣並竭無陽則陰獨復加燒鍼因胸煩面色青黃膚瞤者難治今色微黃手足溫者易愈

(按)此條太陽中風不解肌而誤汗誤下誤加燒鍼疊誤疊變而成此危證也太陽中風應解肌爲醫發汗汗出仍發熱惡寒正陽虛於表而風邪仍在衛故解肌之義與汗出不出全無關於病之去留也既有發熱惡寒之證仍應解肌矣又爲醫因發汗不解認爲宜下遂復下之而心下痞成矣夫傷風誤下則成結胸傷寒誤下則成痞前已屢言之今傷風誤下何因成痞則因誤汗在先中陽已微故陰藥下至心下陰分而成痞此又病機之變而不可執者設非先誤汗使陽微則縱誤下亦結胸而已此理何人能識之一汗而表虛再下而裏虛虛則竭矣然陰陽之正氣雖俱竭而陰藥之性痞塞於心下之陰分者獨不散故曰無陽則陰獨此時乃附子半夏等瀉心之證也醫又見汗下俱不效不得不試之以燒鍼以求一當矣不意其又大誤也火邪入胸因而煩作陰之痞在心下者而色見青火邪入胸而又作黃色火邪陽也陰痞陰也正氣之陰陽俱竭於前邪氣之陰陽交戰於中易所謂龍戰於野其血元黃於此證見色何相符若是耶可見陰陽之理無微不著矣再加以膚瞤則陽之竭者將外亡而脫陰之竭者將內獨而滅陽有何治法可奏功乎故曰難治也難者從前之醫屢誤之也然主治者之婆心終不忍然於是復視其色今但微黃而不青則仍陽虛之正色尚未至陰獨無陽而見青則陽仍可復也再試之於手足四支溫者亦陽未外亡而陰中仍有陽以爲之主持於是明言其易愈雖表裏俱虛陰陽俱竭仍當主治於回陽急求

復其正也陰之竭不治而亦治陽能生陰之義也不出方者當於治痞諸方升陽散陰者明其法又何可一言以蔽之乎○膚瞤者即振慄之義然振慄者陽盛有力之象而膚瞤者陽微無力之象故不能振慄而但瞤耳盛則汗出而解微則陽亡而死矣

太陽經中篇總論

太陽經文有或已發熱或未發[illegible]節疼痛嘔逆脈陰陽俱緊無汗[illegible]主之以麻黃湯發汗治表雖汗[illegible]湯解肌而亦無取乎太過亡陽也[illegible]違不可發汗之禁汗家不可重發汗之禁咽喉乾燥不可發汗之禁淋家瘡家衄家亡血家俱不可發汗之禁所以示發汗之謹嚴者返似過於失於發汗蓋陽虛之人方易感寒故發汗非可草草也乃或不出發汗之法而悞施乎溫鍼火灸之治火邪之逆亦同於中風病此又不避發汗之制而悞人者也然陽虛家既不可發汗而陽虛家感寒又不可不發汗於是有二三日心中悸而煩一證出小建中湯一法爲發汗家預立其根基而後無發汗之悞也倘不預爲經營必犯發汗過多之戒於是有叉手自冒心心下悸一證甚至於汗過多上虛而耳聾無所聞急與以桂枝甘草湯升陽補中亦彷彿建中湯之意從其既悞而救之也然表虛之人汗易出[illegible]風必易入發汗後復煩既非傳裡仍是在表風邪乘腠理開張而襲之主以桂枝治風非以治寒也更無取於犯汗家重發汗之禁也其或再有汗出而不解且加喘者熱盛於內而犯上逆也與以辛凉發汗而非發汗更清熱止逆而當本之水邪可防也若發汗後轉惡寒又非表證而當責之裡虛矣芍藥甘草附子收陰回陽無非爲發汗者善其後也此皆爲過於發汗示戒也然發汗不徹寒邪留表變熱入裡其犯本之證及蓄血之證辛與中風同故五苓抵當之法無二理也過此則當審其表裡之邪傳不傳之義而救表攻裡不容紊矣脈靜而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爲不傳愼不可舍其表治而悞攻裡致變也故應汗而下遂有身重心悸不可發汗之一證俟其津液復而自和汗乃自出而愈不必好事喜功一悞再悞矣或其人煩欲出若燥煩脈數急有欲傳之義而陽明證少見者胃病雖可下而未成實則切不可大下調胃承氣湯取其生津消熱而無所用攻堅破積之治也於何辨之辨之於其人惡寒惡熱惡寒裡虛芍藥甘草附子湯證惡熱裡將實

前言寒邪自人成結胸亦有悞下成結胸

調胃承氣湯證也此俱爲有欲傳之證言之也惟是病非欲傳却因發汗而變怪叠出如發奔豚一證是也如心下痞鞕乾噫食臭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一證是也更有發汗若吐若下後心下痞鞕噫氣不除一證是也有發汗後腹脹滿一證是也有發汗後身疼痛脈沉遲一證是也皆發汗而病不解無乃平日之陽氣不可令之虧感寒後之汗不可令其過爲要旨乎茯苓甘草桂枝大棗等次第五方之用非治邪盛乃治正虛也先本而後標有緩急之道也發汗後虛寒之證救法類如此又有發汗不徹而寒邪變熱入裡諸證入裡也而非傳經之入裡者則又爲結胸熱實脈沉緊心下痛按之石鞕之一證又有脈浮滑按之則痛止在心下之一證大小陷胸亦同於中風之治也但中風自悞下而成而傷寒有不由悞下者寒邪自入與胸陽相拒而結也以其來路微有不同耳結胸之證義取於下而又不同胃實之下爲其就胸膈祛逐順其勢而導之腸胃不傷也此邪之不得不趨之使下者也苟有邪先據於至高之分者則升陽與泄熱又分兩治矣或有往來寒熱熱結在裡之大柴胡湯證傳從少陽散邪也或有水結胸脇但頭汗出之大陷胸湯證傳從高分下邪也是知寒邪亦從表入但有路可以透表使之出則仍不外治表之法與中風無二理也柴胡加桂枝湯之所以爲發熱微惡寒表證未全微者設也乃竟不從外治而返下之柴胡證具仍與柴胡不爲逆也結胸證成則與陷胸痞證成則與半夏瀉心皆不治表逐邪於外而反陷邪於裡之救也中風中言之切矣傷寒何得不然乎況悞下之證猶非一端有心煩腹滿臥起不安一證有丸藥大下後身熱不去微煩一證有身熱不去心中結痛一證有發汗若下之煩熱胸中窒一證有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復顛倒心中懊憹一證有少氣一證有嘔一證出梔子厚朴湯等五方以救粗工悞下表邪變熱入裡同寒藥雜合在心胸間於結胸痞證之外另成一邪者也病人微溏梔子忌用邪熱盛正陽虛又有斟酌之法矣次此則有痞證瀉心諸方之法或大黃黃連之苦寒或附子

之辛溫。或甘草之甘平。皆就痞證中。分寒熱虛實而救之。然究不出救誤下之誤而已。表證不治。表混攻裡者。尚不廢然自返哉。誤下之變。仍不止此。又有下利不止一證。與理中。利更甚。下焦滑脫。非赤石脂禹餘糧湯主之。不能澀而塞之也。利仍不止。利其小便。一塞一通。陰陽可分理矣。但何非誤下致危乎。又有下後水邪格阻正津。渴而口燥。一證。五苓散證也。又有下後胸滿煩驚。小便不利。讝語。一身盡重。不可轉側一證。柴胡加龍骨牡蠣湯證也。一導水清熱。一升陽制水。下後陰柔之藥。助水爲之邪者。其變益如是。仲師於此。猶必明其表裡。以示人。表證仍在。雖日久變證多端。猶以解表爲急。表罷而後痞可攻也。解表用桂枝湯。非但傷寒禁也。以下後陽陷。故用以升陽透表。而非固衛閉邪之謂也。若下後至於下利清穀不止。兼身疼痛。內外無陽可知矣。四逆湯之救裏下之甚者。陽回利止。方可升陽透表。桂枝所以續用乎。嗣此又詳叙誤下後陽微陰盛諸證。下後復汗內外俱虛必也。不嘔不渴。身無大熱。而脈沉微。陽之

衰弱可徵也。乾姜附子湯證也。若吐若下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脈沉緊。再誤發汗。則動經。而身振振搖者。苓桂朮甘湯證也。甚乃吐下後。復發汗。虛煩。脈微。心下痞鞕。脇下痛。氣上衝咽喉。眩冒。而經脈動惕。久而成痿。誤下誤吐而復誤汗。變遷無常。要之皆不識麻黃湯治傷營之寒。有正法耳。迨至藏結之深。結代脈見。危急難治之證。之救援之策。迫悔前失。已無幾矣。外此則有寒邪而兼風濕者。桂枝附子湯證。大便難。小便自利者。桂枝加白朮湯證也。骨節煩疼。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甘草附子湯證也。雖屬寒邪。而與麻黃湯證無與。不容混施者也。及風濕甚而變熱。熱瘀在裡。身必發黃。驅邪之中。又寓除濕之法。亦與麻黃湯證。逈不相合也。中風病中。亦有發黃之證。然風邪變熱易而淺。寒邪變熱緩而深。要非兼濕則無發黃之病。此兼病不同。于病未嘗不同也。試觀寒傷營一證。主以發汗者不過首一二條耳。下此則誤汗誤下。誤吐。一誤再誤。戕人生命。非仲師一片婆心。為天下後世著論。鮮不走斯棘入陷穽矣

傷寒論本義卷之二

太陽經中篇

(一) 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

按此條乃揭出寒傷營之證脈。以定病名也。人之軀體所以流通其氣血者。營衛也。衛爲陽屬氣。故行脈外。營屬陰屬血。故行脈內。脈者。不離乎陰陽氣血。而又以神爲行者也。知衛爲陽爲外。則風之陽邪從類而傷之之理明。知營爲陰爲內。則寒之陰邪從類而傷之之理亦明。故辨其傷人之故。仍不外於脈與證之間而已。傷風初病則發熱。而傷寒初病或已發熱。或尚未發熱。久則陽鬱亦同歸於發熱也。特與傷風遲速不同耳。傷風惡風。必兼惡寒。傷寒惡寒。必兼惡風。然傷風之惡風寒也。嗇嗇淅淅而已。傷寒之惡則

較甚矣。二者辨在神志之間。固可互言以見義。而辨之者實在汗出不出。其要也。體痛則不止於頭項強痛矣。嘔逆則不止於鼻塞乾嘔矣。證之不同如是。再診之於脈。而兩手三部俱緊。與傷風同一浮。而彼爲浮緩。此爲浮緊。陽邪舒散故緩。陰邪勁急故緊。同爲在表之浮。而一緩一緊。風寒逈異矣。故得名之曰傷寒。此病名乃於脈證問考定之於始者也。

(二) 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

麻黃湯方

麻黃三兩去節　桂枝二兩去皮　甘草一兩炙　杏仁七十箇湯浸去皮尖

右四味。以水九升。先煑麻黃減二升。去上沫。諸藥煑取

二升半。去滓。溫服八合。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法將息。

(方)無汗乃對上篇之有汗而言。以見彼此兩相反。所以爲風寒之辨別。不然。無足證者。則不言也。然所以無汗者。汗乃血之液。血爲營。營強則腠理閉密。雖熱汗不出也。麻黃味苦而性溫。力能發汗以散寒。然桂枝湯中忌麻黃。而麻黃湯中用桂枝。何也。曰麻黃者。突陣擒敵之大將也。桂枝者。運籌帷幄之參軍也。故委之以麻黃。必勝之筭也。監之以桂枝。節制之妙也。甘草和中而除熱。杏仁下氣而定喘。惟麻黃有專功之能。故不須啜粥之助。

(按)此復申言前條之證。而兼明前條未及者。惟脊之詳細。乃可出治主方。不復疑也。言頭痛發熱惡風喘。俱前條所未言。見頭痛亦體痛之一。且爲傷風所同。而身疼腰痛骨節疼痛。則大異於傷風也。更見或未發熱者。亦必終歸於發熱。與傷風之始得即發熱大異也。又見惡風爲傷風所同。而惡寒亦同。惟無汗而喘與傷風大異也。兼兩條而諦視之。病名定於前。主治定於後矣。○再詳惡風惡寒之理。風可無寒。寒單行。寒則必藉風行。故中風惡風。未必惡寒。傷寒則必兼惡風也。所以仲師處方。麻黃湯內有桂枝。桂枝湯內無麻黃耳。蓋風爲百病之首。且四時兼行者也。

(三)脈浮者。病在表。可發汗。宜麻黃湯。脈浮而數者。可發汗。宜麻黃湯。

(按)此條乃申言脈與證有不應。以著其變而未變。見主治之法。仍不可易也。寒傷營一證。惟有麻黃湯一方。別無可用。如前二條所言。脈證悉符者。宜用不須言矣。即脈緊少而浮多。但寒傷營諸證俱在。則不可因一而廢百。其仍用麻黃。不必致疑者。其一也。即或全無緊而但浮數。寒傷營諸證仍在。亦不可因變而改常。其仍用麻黃。不必致疑者。又一也。蓋言浮則表證治表。原不爲悞也。況有外證可明。何必膠固於脈之浮者定緊乎。此仲師申明之本意也。方喻謂脈浮數爲欲傳。然必兼躁煩頗欲吐。方可言傳。未傳則仍治表而已。

(四)脈浮緊者。法當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遲者。不可發汗。何以知之然。榮氣不足。血少故也。

(按)此條乃申言發汗之忌也。見不獨傷風應解肌不宜。不察而發汗。即傷寒宜發汗。亦必詳察其素無他病。然後可發其汗無害也。今其人尺中遲。血固短。陰不足矣。然遲則爲寒。非氣微而陽不足乎。此而發汗。不竭其陰。定亡其陽矣。故必知其禁而先理其陰。則然後發汗治表。斯不致邪去而真亦喪矣。雖然仲師明言榮血不足。血少故也。今乃言陽亦不足。何哉。此推廣仲師之意也。試思尺中遲是否陽不足之脈乎。則可知陽不足之說。非敢與古賢相左。況營不足而血少。所以見遲於尺部者。正以少陰腎家之真陰不足。非止如脈脾血短之證也。腎陰不足。非陽不足。氣不足乎。乃知余說似爲仲師推廣。而實發明仲師言內之秘者也。此而悞汗。不止亡血。當與悞發少陰汗同忌。則治之之法。建中而外。少陰溫經散寒諸方。猶不可不加意也。

(五)汗家重發汗。必恍惚心亂。小便已。陰疼。與禹餘糧丸。

(按)此條亦申明發汗之禁也。汗出過多。無論平素臨時。俱爲汗家矣。必傷心液。心失其養。恍惚而亂。陰血既耗。宅陽者淺。而神明之陽不安矣。心血之真陰既不足。而心火之邪熱反下注。心與小腸表裡。因見小便已陰疼之證。無非心血受病耳。禹餘糧丸闕矣。喻謂生心血。利水道。可以意會。余恐心虛而更利其水。似非治也。因其衛爲主其營陰。如苓桂朮甘湯等方之類。方爲正治耳。○禹餘糧丸方闕。恐臆度之。即赤石脂禹餘糧湯耳。意在收澁小便。以養心氣。氣足而血生矣。且有鎮安心神之義也。是否質之高明。如理中

湯可以制丸也。

(六)咽喉乾燥者，不可發汗。

(方)咽喉乾燥者，胃中無津液，腎水亦耗衰，少陰之脈循喉嚨也。發汗則津液愈亡，而腎水益衰，故致戒如此。

(喻)叔和重集不可發汗篇有咽中閉塞不可發汗，發汗則吐血，氣欲絕，手足厥冷，欲得踡臥，不能自溫一條，與此似同而實大異。此戒發汗以奪陽明之津液，彼戒發汗以奪少陰之血。

(程)咽喉乾燥者，燥氣乘金，液衰衛乏可知，更發以奪其液，其傳爲索澤爲膈消，凡遇可汗之證，必當顧慮夫上焦之津液有如此者。

(按)此條亦著明發汗之忌也。咽喉乾燥，亦其人素有津枯之證也。寒傷其榮，必陽鬱而乾燥更甚，此而發汗，津液立竭矣。此爲上焦之陰不足言之也。方註推及少陰之脈循咽喉，喻註又引別條言戒發汗以奪少陰之血，俱與余前條所言顧慮少陰者相符。方言腎

水，喻言少陰之血，卽余所言腎家之眞陰也。然腎家之眞陰，卽眞陽所化者，豈可二視之乎。程註推及凡燥病，如秋傷於燥之類，而誤認爲傷寒者，亦忌發汗，其說亦明，學者均宜謹識之。

(七)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必便血。

(按)此條亦申明發汗之禁也。膀胱氣化，何故有血？以其人素日膀胱府中原有蓄熱，以傷其寒水之化元，再發太陽經之汗，標傷連屬於本，水不足而血妄溢，此血與傷風犯本之圊血相類，而實不相同。彼爲標表不解所鬱，犯及本府之陰分，此爲標表汗出所累，傷及本經之陽分。陰分之血屬在下焦，血海所注，故從大便出，陽分之水化氣不充，血熱溢入，故從小便出，如黃河倒灌，清淮之水，由於淮弱黃强之故耳。此非大助清水之力，則沙墊泥閉，失其故道，黃流泛溢不息矣。學者愼勿忽諸。

明乎此道可以治漕

(八)瘡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發汗則痓。痓痓也

所謂有故不和

(按)此條亦申明發汗之禁也。瘡家表虛血熱四字盡瘡之義矣。今感寒邪，應發汗，恐汗出而虛者益虛，必至感濕而成痓也。夫汗出於肌膚，必沾濡於衣衾之間，及氣斂汗收，而濕已隨入矣。不必別有外氣之寒濕相中，而汗卽爲濕，適爲表虛者招來納之，而已。此證所以解太陽之表，必兼清熱，葛根黃芩黃連湯之所以立也。然瘡家既感寒，則不必更言其表虛矣，何也？寒邪卽實其表者也，特不可以純陽之品散之耳，必兼顧其陰以清裏，乃可以治其表，斯不致熱熾於內，而表汗大出，自不致表正益虛，而汗濕乘入矣。不然表虛感寒，寧有固其表以閉邪者乎？既難固表，又難發汗，果將何以爲治耶？豈終聽其在表而不治耶？學者詳焉。

(九)衄家，不可發汗，汗出必額上陷，脈緊急，直視不能眴，不得眠。

(按)此條亦申明發汗之禁也。衄家血常上溢，則陰不足可知，陰不足者，血中素有熱，以鼓蕩之，使不循其經，而常在顙，過山也。今復發汗，以傷其陰，而動其熱，於是邪熱上干諸陽之首，陽隨汗出而亡於外，額上氣遂陷入。脈緊急，無陰以制陽也。直視不能眴，無血以榮筋脈也。不得眠，無陰而陽亢，有躁煩而無寧息也。此俱應急救其陰以維亡而未盡之陽，所謂諸證宜救陽而傷寒獨宜救陰，此其一也。豈知救陰正所以救陽耳。無陰則陽無所離而脫矣。諸賢註俱謂傷清陽之素，又謂顱陽經之榮混而不明，難與後學言治法矣。○額上似是顖，小兒必陷，至能言則合而滿矣。○急救其陰以維欲亡之陽，乃在誤汗後，勘出此條證以立說也。

按額上陷祗是氣虛陷入腦內非如小兒之顖陷下也。

(十)亡血家，不可發汗，發汗則寒慄而振。

(按)此條亦發汗之禁也，當與中風誤汗之振振欲擗地，參看。此言寒慄而振者，寒在表爲實邪，發汗原非誤。

故振振同而不致如欲擗地全無護外之陽也推其
素因亡血致陰虛而陽孤所以一發汗而變爲此證
見主治者當諦之早解表之時即應收攝其陰以根
固其陽也汗既出而亡陽方病在陽汗未出而素有
亡血之病則病尚在陰汗既出陽病方救陽汗未出
陰病祇救陰所以救陽也學者勿惑於亡血家忌後
亡陰亡陽之治斯可謂能達仲師之意者。與其汗
出陽亡方救陽何如汗未出先救陰以維陽不令出
亡之
爲愈。

（十一）太陽傷寒者加溫鍼必驚也

〔按〕此條乃太陽傷寒不發汗而用溫鍼之變證也太陽
傷寒苟無他犯禁之條惟有發汗一法耳今不發汗
而用溫鍼寒雖在表而內實鬱而爲熱燒鍼之溫入
助其勢雖未必如艾灸火邪薰灼之甚而陰分擾亂
神明不寧必作驚惕之狀矣救此仍宜治其未解之
表表寒除則內熱洩不必更妄治其心以引賊入室
也。

（十二）脈浮宜以汗解用火灸之邪無從出因火而盛病從腰
以下必重而痹名火逆也。

〔按〕此條乃太陽傷寒不發汗而用火灸之變證也太陽
傷寒苟無他犯禁之證惟有發汗一法前條言之矣
今非用溫鍼則用火灸意謂傷寒於表以火之熱治
之可愈矣所謂寒者熱之也不知寒傷於表而發汗
者乃由內而驅逐之使出也若用溫鍼內增其熱表
邪不能去表更使在表寒邪同火邪併力於榮血之
間而結聚以爲害仲師言邪無從出因火爲盛其旨
微哉邪無從出斯仍留於原傷之榮分而未散矣因
火爲盛火亦併於寒傷之榮分而相搏矣寒邪與火
邪俱在榮血爲害寒凝營血中則滯而相結其火邪
又迫走榮血間斯流而趨下腰以下必重而痹全似
痹家之傷於寒濕矣仲師明告之曰此非然濕也名
爲火邪乃不發汗而既用火灸之逆也主治者審其
寒仍在表仍發汗以治其表或兼清血分之熱以治
其痹不可泥痹家爲寒濕而復誤用辛溫燥熱之品
以更助其邪而傷其正也學者識之。痹病在肌肉
內正榮血所行之道寒熱雜合所以成疼痛而似痹
必腰以下重者血爲火逼入裡則固血在表則下體
重血如水性
之趨下也。

血亦水也故同主耳與火邪併如濕邪爲病何疑

（十三）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者小建中湯主之。

小建中湯　桂枝三兩去皮辛溫　甘草三兩炙甘平　大棗十二枚擘
芍藥六兩酸微寒　生薑三兩切辛溫　膠飴一升甘溫

右六味以水七升煑取三升去滓內膠飴更上微火消
解溫服一升日三服。

〔方〕小建中者桂枝湯倍芍藥而加膠飴也桂枝湯扶陽
而固衛衛固則榮和倍芍藥者酸以收陰陰收則陽
歸附也加膠飴者甘以潤土土潤則萬物生也建定
法也定法惟中不偏不黨王道蕩蕩其斯之謂乎。

〔按〕此條亦申明發汗之禁也前諸條言素有他證忌發
汗矣然素即無他證而但見陽虛於二三日將傳未
傳之際心中悸而煩者亦不可遽發其汗也心下悸
而煩亦太陽中風所有之證然彼之心下悸而煩水
逆犯也此之心下悸而煩陽本虛也但見心下悸即
忌發汗也將傳未傳亦不在論即水逆犯本亦不宜發
汗也當此之時謂已傳而表證必尚在謂未傳而已
見煩爲汗爲下俱與陽虛有得汗則陽亡下則陽陷
非建中湯一方何以爲治乎建中者治其本也與建
中後徐審其在表則仍發汗中建雖發汗陽不致亡
矣審其傳裏則應下之中建而雖下陽不致陷矣所
謂急則從標治而緩則從本治也必先治其本方可
治標似緩而實未嘗緩耳如圖速效賊人之子。
桂枝乃寒傷營所忌用今因中虛用以固陽之基以

便施汗下之治於後耳。此義不可不知。

(十四)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湯主之。

桂枝甘草湯方　桂枝四兩去皮　甘草二兩炙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

(按)此條乃發汗過多之禁也。風傷衛。固不宜汗出如水流漓矣。即寒傷營。宜發汗。亦不過汗出表解斯已耳。何必聽其大出不止。而致有陽虛之變證乎。仲師言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形容汗多陽亡之病象也。與以桂枝甘草。扶陽氣。歛陰液。治陽正所以治陰也。汗屬陰血。衛陽不固。出之不已。陰與俱虛。此二物者。雖名爲二。氣而實不相離。屬衛徃來。豈判然二事哉。學者詳之。

(十五)未持脈時。病人叉手自冒心。師因教試令欬。而不欬者。此必兩耳聾無聞也。所以然者。以重發汗虛故如此。

(按)此條即前條復申言發汗過多之禁也。叉手自冒心。試教令欬。而不欬者。必兩耳聾無所聞。蓋陽虛之甚。兩耳無聞。則陽浮於上。根離於下。待時而脫。昏蒙之狀。神明已亂矣。重發汗之致虛。貽悞其變如此。非急救其欲脫之陽。別無治法也。輕則桂枝甘草。重則加參附矣。此仲師條末不出方。又在人神明之也乎。

(十六)傷寒發汗解。半日許。復煩。脈浮數者。可更發汗。宜桂枝湯主之。

(按)此條乃傷寒發汗後。復感風邪。不應再發汗之禁也。寒傷營。如法發汗。解半日許矣。寒之在營者已去矣。然忽煩者。證屬而脈浮數。不可謂爲欲傳之煩悸也。蓋有浮脈尚在。則不宜從裏治。而當言之腠爲今因

復而煩。煩而脈浮數。則知其寒邪既去之後。風邪又乘之。而入。麻黃于不當用。與初感風寒。判然兩途也。但與桂枝解肌。照服法。照前不致如水流漓。即有重感風邪。亦可解矣。此番汗後之復。非比初病。即爲寒邪。麻黃尚忌用。況數煩。脈浮數。原屬傷風。其不宜發汗的然也。學者識之。

(十七)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主之。發汗後。飲水多者。必喘。以水灌之。亦喘。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方　麻黃四兩去節　杏仁五十箇去皮尖

甘草二兩炙　石膏半斤碎綿裹

右四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

(按)此條以傷寒發汗後。寒邪猶在。不應重發汗之禁也。傷寒應發汗。而發汗後矣。或已解復感。或未解仍在。雖汗未嘗不出。乃內陽鬱爲喘急。又無大熱者。知其寒邪仍在表而不在裏。應汗而不應下也。然前何以其重感用桂枝。而今云不可更行桂枝湯。蓋前條有煩證似裏。而脈浮數。知爲汗後復傷風。故中言用桂枝。一恐因煩而悞用下藥。再恐因浮而悞發汗。故特明上篇之法。以治之。恰與復感之風邪。相值。可矣。今發汗後汗出喘。無大熱。知非陽明之汗出大熱可混。而喘之一證。又是傷寒初感即有者。下之固不可。解肌亦不可也。且用原傷寒之黃麻湯亦不可也。仲師於發汗之中。商處麻杏甘石一方。旨微哉。既以麻黃治其在表之寒。復以石膏杏仁。治其在裡之熱。治陽調陰。陽不致外亡。治陰主陽。陰不致內結。加以甘草和之。使妙入無間。法何其神乎。是於傷寒傷風始終分治。未嘗相淆。而傷寒發汗後。仍應明辨而無紊雜

之傷風亦然。可不慎歟。仲師復言發汗後飲水多及以水灌之皆喘者，何也。此申明本條喘急一證有因水而成者。雖渴而自飲多，與不渴而灌之多，俱同而喘急致病。則一也。蓋人於傷寒發汗後，多渴，別條所謂大汗出。胃中乾是也。不止為傷風而言也。表寒未盡則陽鬱於內。水必挾內熱之邪上逆。言喘者知其表未解，必當汗之也。又有因欲得飲水之故，而竟灌之者，亦有因汗未大出，而以冷水灌之取汗者，總之在表寒邪未除，故作喘。當汗之治，可因一喘而反復言之。今人測識之發汗無慣而已，不然。忽贅二句於義何居。至於因喘而發汗，不用麻黃而用麻杏甘石所以守陰而固隊，其義乃諸賢共喻者矣。如果桂枝辛熱，可以蒸遁成汗，則傷寒證何必忌用乎。况桂枝湯之忌傷寒者，仍在芍藥之酸收加以桂枝之固衛所以服之不能得汗。今仲師既云汗出則非曾慣服桂枝可知，諸賢因不可更用四字，遂定謂其已慣用桂枝，不知言不可更用者，為前條傷風解後，須復應用桂枝者。發耳。言如彼則宜用此則不可更用也。

豈定謂此證曾慣用桂枝蓋臆度之詞。不見於原文者余不敢從。驗汗飲水過多。水氣上逆是而以水灌為沃其皮膚大謬

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若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主之。

(餘)蓋太陽中風與太陽傷寒，一從桂枝，一從麻黃，分途異治。䜈中風之慣下而喘者，用厚朴杏仁加入桂枝湯中。觀之則傷寒之慣下而喘者，用石膏加入麻黃湯中。乃天造地設，兩不移易之定法。仲師所以諄諄告戒者，正恐人以傷寒已得汗之證，認為傷風有汗，而慣用桂枝，故特出誤汗慣下兩條，示以同歸麻黃一治之要，益見榮衛分途而成法不可混施矣。

(發)此條乃傷寒發汗後寒邪猶在，不應重發汗之禁也。傷寒應發汗而發汗後矣，或已解復感，或未解仍任

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一條無解後以傷寒發又乃推廣言之以盡病變耳

雖汗出喘急，身無大熱，惟應變麻黃發汗之法，為麻杏甘石。前條言之詳矣。今有不用此法，而下之者，其證仍汗出喘急，身無大熱，悉與前條同，乃慣下而幸係無他變者也。惟恐下後汗出之救，多主升陽和裡桂枝芍藥俱在可用，不知喘急無大熱，則寒邪仍在表，桂枝仍在禁用之例也。寒仍在表，則熱仍鬱內。喘逆乃證之急者，仍以前條麻杏甘石為用，理之一定不移者矣。二條原未必已服桂枝，但云不可更行者，前條根傷寒解後復感風邪而言，此條又根前條而通及之。不必定謂先慣服桂枝後又慣下。釋仲師之旨若是，其固也。故前條余言傷風用桂枝，傷寒用麻黃，判為兩途，仲師特申明其辨而示禁耳，非謂已慣服桂枝，乃言不可更行也。喩註此條明標其旨，炳如日星，殆總發於此以結之乎。十六七八三條，十六條因傷寒後復中風，故用桂枝湯。十七十八二條因寒邪未盡，宜仍發汗，故忌用桂枝湯。十七十八二條核承十六條用桂枝，故云不可更用。因一喘字知寒邪未盡，不可。如復感風者，更用桂枝，原文甚明，何浮誤之多耶。

發汗病不解，反惡寒者，虛故也。芍藥甘草附子湯主之。

芍藥甘草附子湯方　芍藥三兩　甘草三兩炙　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已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服。

(按)此條發汗後病仍不解，亦不應發汗之禁也。太陽傷寒發汗後復傷風，應用桂枝，不宜發汗，一也。發汗解後復傷寒，及寒仍未盡去，應用麻杏甘石，不宜重發汗，二也。至於病全未解，而反增其惡寒，則陽虛將亡可知，追恤其表邪乎。惟以附子之熱，佐以甘草之和，合芍藥酸收引陽入榮血陰分，以驅其寒邪而已。一切發散之品不敢用矣。但以附子善走之陽，隨芍藥能收之性，入於榮血之中，溫經回陽，所以散寒而毫無

犯豫越之禁。仲師處方。何神奇如是乎。學者當日互拜而祝之。

〔二十〕發汗已。脈浮數煩渴者。五苓散主之。

（按）此條乃太陽傷寒犯本之證。汗下俱宜禁者也。犯本一證。不獨見於傷風。即傷寒亦有之。蓋營衛雖分。而屬太陽膀胱之府則同。表邪不遽罷。犯而入太府之裏。其爲熱勝消渴。濕勝上逆。與傷風無二理。既無二理。斯無二法。五苓導濕清熱。滋乾必用之劑也。此不言小便不利者。證煩脈數。渴欲飲水。不必更問之小便其不利者。同宜用五苓。即微利者。將來亦必不利。何必俟其耗液已甚。而始爲救乎。學者詳之。

〔二十一〕傷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湯主之。

茯苓甘草湯方　茯苓二兩　桂枝二兩去皮　生薑三兩切

甘草一兩

右四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按）此條亦太陽傷寒犯本之證。與前條分熱勝濕勝分治之。一如傷風之法。汗下俱宜禁也。傷風之犯本。詳有熱勝者。爲消渴證。有濕勝者。爲水逆。上篇言之詳矣。此言傷寒之犯本。亦然。熱勝者。即前條之脈浮數而煩渴之證。於上節再申明其渴。故用五苓以清熱。濕勝者。即此條之不渴。下節更鄭重其辭。故不用澤瀉豬苓。而惟以茯苓甘草姜桂之屬。以燥濕治法。井井不紊也。或曰濕勝之證。反去澤瀉豬苓導水之藥。何也。答曰。此又與傷風中導濕之法。有應辨者。傷風之犯本。陽邪也。傷寒之犯本。陰邪也。陽邪導引之。而濕去。陰邪則溫燥之。而水行。且傷風之水逆水勢上溢。挾陽邪也。故用導水。傷寒之水。不甚逆。亦無上溢之勢。但爲不渴而已。挾陰邪也。爲用澤瀉豬苓。帶陰性之藥。增其膀胱內陰寒之固閉乎。惟使膀胱之陽氣充暢。則化元已調。不必導。而水自順其性而潤下矣。此理何人能識。仲師千古之上。應爲予首肯也。

〔二十二〕傷寒有熱。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爲有血也。當下之。不可餘藥。宜抵當丸。

抵當丸方　水蛭二十箇熬　蝱蟲二十五箇熬去翅　桃仁二十箇去皮尖　大黃三兩

右四味。杵分爲四丸。以水一升。煮一丸。取七合服。晬時當下血。若不下。更服。

（按）此條乃太陽傷寒。表邪犯本成蓄血之證。當審其下法也。太陽傷風之犯本。詳於上篇矣。今傷寒之邪犯入本府者。亦能變爲蓄血。緣之邪。在表。則爲風寒。入裏。則成熱。同一理也。然風邪本陽邪。熱入而走血。其

勢快。寒邪本陰邪。鬱而變熱。亦入而走血。其勢滯。仲師變抵當爲丸。而復煮之。服不餘藥。從緩以求治。而實用力加倍也。至小便利而少腹滿。以驗犯本之蓄血。上篇亦此法也。不必贅注。當於上篇參看可矣。

〔二十三〕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爲不傳。頗欲吐。若燥煩脈數急者。爲傳也。傷寒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爲不傳也。

（按）此條乃太陽傷寒。傳經不傳經之辨。以便分汗下之治也。上篇太陽傷風別條云。太陽病頭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行其經盡故也。若欲再作經者。針足陽明。使經不傳則愈。此就太陽傷風之傳經不傳經言之也。今此條。乃就太陽傷寒之傳經不傳經。處其辨也。一日太陽受之。約略其初感之時。非可一日計也。脈若靜者。仍爲浮緊。無他變也。如此則雖由一日至日久病仍在太陽。仍當從初病之治治表也。故曰不傳

也不傳者尚在太陽而未傳他經不可攻他經之治也此於脈審之而知也則本經諸證俱在亦可知矣若見之於證謂中之陽爲寒邪在表所變爲逆上爲煩欲吐爲燥煩其脈又不數而變浮緊爲數急矣如其太陽經之邪漸入裏而犯陽明故曰傳也於吐於躁煩知皆胃經之證傳者傳陽明也此於證脈兼審之而胃實與未實之間表裏之治一如上治傷風傳陽明所言無容混也仲師惟恐人以日數拘滯也又申明之曰傷寒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爲不傳也正見此二經之證既不見於必不變而由二三日至日久何非太陽表邪之治乎慎忽刻日爲期斯可矣內經云熱病者傷寒之類也亦須活看見熱病乃傷寒之變而成者風寒感人初則爲寒久則爲熱在表爲寒在裏成熱故熱病乃傷寒之變不可前作一病觀也程註傳經不可拘日之說與閔芝慶論同而言熱病與傷寒分須申明又言傷寒不傳經則爲自用雖其言熱病傳受之義亦明然而溫證可不同於傷寒熱證亦未同於傷寒若論其風寒傳變爲熱則同耳惟冬傷於寒至春發爲溫或三四月間發爲熱病者則又爲一病曰類矣程氏以溫症爲熱症卽混矣如果溫症與熱症更無經可傳一起而兩三陽矣蓋傷寒之中風傷寒發之速故遍傳溫熱證經冬而春夏春發之遲故一發而三陽俱病傷寒溫症熱病俱熱病名之一如隣火相近沿燒一如野火連天烘起耳是以余正之曰溫證並無傳經而傷寒無越經之傳也程氏又以傳經爲轉屬抑知仲師言轉屬於陽明與傳經無二也

脈浮數者法當汗出而愈若下之身重心悸者不可發汗當自汗出乃解所以然者尺中脈微此裏虛須表裏實津液自和便自汗出愈

按此條乃太陽傷寒誤下後不宜發汗之禁也太陽傷寒脈浮數應當發汗汗出斯愈矣若誤下之則陽必

內陷於陰中而在表之寒邪亦隨之入裡身重者宗邪由表而入肌肉之內凝滯於營血之分使身不輕快之致也心悸者正陽被陷爲陰所制其勢孤危驚怖乃作使無安貼之象也今若因脈浮數未改仍照原法發汗而陽更亡於外不可收拾矣惟有不必施治聽其陷入之陽徐徐自升而透表則自能汗出而解矣雖然陽既誤下而陷入何能自升乎不知下後脈尚浮數則知其人陽氣尚勃勃欲發未能鬱久居也此所以應俟其自復也邪然豈坐視貽誤乎仲師猶恐人見證不察也又指示之曰所以然者尺中脈微此裏虛見寸脈雖浮數陽可徐升尺脈必微弱陽虛內損特標裏虛二字知在表可徐圖在裏不應再誤矣須俟眞陽自升極上返下週身流通則表裏可實津液自和自汗出而得愈矣程註謂須用表和裏實之法治之亦兄匡補仲師之法而未出方愚謂建中新加之屬可以斟酌而用要在升陽透表溫中和裏而已方兪俱謂此證乃陰虛則非余所敢宗矣別條所云心下悸亦非陰虛之故況陰虛躁煩豈倦怠耶卽津液之和亦和於陽而不和於陰惟其陰氣閉塞陽氣流布之路故不和耶乎此則五苓滋乾之義亦得矣尺脈微腎陽不足恐發汗則陽亡也脈所謂浮數者必在寸關矣按之不流細浮數而欲動蓋上中焦之陽氣仍有自汗自愈之機耳故於此以不治爲治無爲而無不爲也老氏之訓乎

發汗病不解反惡寒者虛故也芍藥甘草附子湯主之

發汗後惡寒者虛故也不惡寒但熱者實也當和胃氣與調胃承氣湯

按此條乃太陽傷寒發汗後宜審其在表傳裏而誤下之禁也發汗後表解斯愈矣若不解而惡寒則上條所云虛之故於此條再言也芍藥甘草附子湯主之更不須疑然或不畏寒但惡熱何哉此乃太陽表邪欲傳陽明之裏表邪已減故不惡寒裏實欲成故但患熱法當下之矣不知熱初入胃實而未實承氣

之法。變以調胃。不必定大下。其半實不實之胃氣。使邪與正俱傷也。亦同上篇太陽傷風初傳陽明。宜與調胃承氣。共一法。一理也。學者識之。

發汗後。其人臍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主之。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方　茯苓半斤　桂枝四兩去皮　甘草二兩炙　大棗十五枚擘

右四味。以甘瀾水一斗。先煑茯苓。減二升。內諸藥。煑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作甘瀾水法

取水二斗。置大盆內。以杓揚之。水上有珠子五六千顆相逐。取用之。

按此條乃申明發汗後。陽虛之變證也。汗出過多。陽浮於上。陰。陽二者。相維而不相離。陽既上浮。陰即下動。其臍下悸者。陰氣欲上乘而作奔豚。容不急溫中。固陽以禦之乎。陽盛於中。陰自安於下。益賊本乘國中空虛。故欲來攻襲。今兵威大盛。外侮潛消。斯奔豚欲作而終不能作也乎。

傷寒汗出。解之後。胃中不和。心下痞鞕。乾噫食臭。脅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生薑瀉心湯主之。

生薑瀉心湯方　生薑四兩切　甘草三兩炙　人參三兩　乾薑一兩　黃芩三兩　半夏半斤洗　黃連一兩　大棗十二枚擘

右八味。以水一斗。煑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按此條乃太陽傷寒。表病解後。不可誤下之禁也。汗出解後。心下痞鞕。乾噫食臭。脅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俱有似於應下之證。仲師特先明之曰。胃中不和。見汗後正陽外洩。津液內傷。津液短而胃虛。則不能消。正陽微而脾虛。則不能化。諸證皆疑聚停蓄之象。即雷鳴。下利。亦是中氣運行不健之故。鳴則為虛。利則為熱。痞鞕少氣為虛。乾噫食臭為熱。虛熱二字。合成此證。此生薑瀉心。以苦治熱。以甘補虛。以辛散痞。為對證之劑也。與彼誤下之痞。同一名。同一胃虛。則無論誤下與未誤下。應無二法矣。學者慎不可認為胃實。有承氣諸方之見。使胃氣大壞也。

傷寒。發汗。若吐若下。解後。心下痞鞕。噫氣不除者。旋復代赭石湯主之。

代赭石湯方　旋復花三兩　人參二兩　生薑五兩　代赭石一兩　半夏半斤洗　甘草三兩炙　大棗十二枚擘

右七味。以水一斗。煑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按此條亦太陽傷寒。表病解後。不可誤下之禁也。前條言汗出之解。此則申言若吐若下。但解後。俱一理也。解矣。仍心下痞鞕。噫氣不除者。胃。陽虛。而為陰所格阻也。陽足。則充。周。流。動。不足。則膠。固。格。阻。矣。前條兼乾噫食臭。脅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知猶為寒熱雜合。虛而協熱。今獨餘痞鞕噫氣。則並無熱可雜。單為胃虛已甚矣。於是不惟承氣諸方不可用。即瀉心諸方亦不相也。何也。黃芩黃連之苦。益陰而損陽。必

不容與也故仲師另出一法名曰旋復代赭石湯以二物為處方之主將參甘大棗生薑半夏皆偏裨耳仲師意謂此胃中之陽非補不可而陰氣閉塞為痞鞕至於噫氣不除補其陽而陰拒不受將如之何故用旋復花之力旋轉於上使陰中格阻之陽升而上達又用代赭石之力鎭墜於下使戀陽留滯之陰降而下達然後參甘大棗可施其補虛之功而生薑半夏可奏其開散之效仲師蓋爲人腹而能移腸換胃者豈非神人乎後賢不解乃謂專治噫氣為伏飲作逆如有伏飲前條言噫證脇下有水氣尚標出之豈此條言主證反秘而不宣耶方註倡之二家附和究不知何所據為伏飲作逆也如上條所言水逆之證亦未言噫而言吐蓋有水飲斯吐水飲有形之徵也今噫而不吐知為無形之虛氣上逆何可混言哉

發汗後腹脹滿者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主之。

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方

厚朴半斤去皮炙　生薑半斤切　半夏半斤洗　人參一兩　甘草二兩炙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按此條亦申明發汗後之變證也汗出過多陽浮於上者則陰動於下上條欲作奔豚是也又有陽散於外而陰結滿於中者則此證之腹脹滿是也倘認為實邪而施推下之治必大誤矣仲師主之以生薑甘草人參溫其中培其陽開以半夏之燥苦洩以厚朴之溫苦未敢少佐以寒涼所以使由陰分內散出之陽仍入陰分之中則陰歛而脹滿消矣陰何以脹陽散而陰亦散也又何以消陽歛而陰亦歛也可見此二物非可頃刻相離者也推之凡滿凡鞕而未見痛楚者皆是理也學者詳焉。前條用桂枝固外者恐陽仍上浮故固于外而安其中則在下之陰不犯上也此條不用桂枝正籍厚朴半夏開導之力引生姜甘草人參之陽藥入陰中耳安用桂枝復引陽於外乎仲師制方之意千古誰能識之

發汗後身疼痛脈沉遲者桂枝加芍藥生薑各一兩人參三兩新加湯主之。

桂枝新加湯方

桂枝三兩去皮　芍藥四兩　甘草二兩炙　人參三兩　生薑四兩切　大棗十二枚擘

右六味以水一斗一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分溫服如桂枝法。

按此條亦申明發汗後之變證也汗出過多前條言陽氣一浮於上一散於外浮於上者犯於下散於外者結於中俱就裏而言言其軀殼之內也此條發汗後身疼痛脈沉遲乃就表而言言其營衛之間也軀殼之內之陽微而為陰所侮見前二條之變證營衛之間之陽微而為陰所侮見此條之變證所以身疼痛

脈沉遲者營衛之間陽微而陰盛凝滯閉塞而氣血不通暢斯身則疼痛而脈則沉遲耳此正开陽不足於周身之衛而陰獨凝於周身之營法當培其陽以和其陰則氣血溫暖而屈伸快利診亦因之易沉遲陰寒之象為冲和流暢之平脈矣所以桂枝生薑加芍藥者引陽藥入營血之中又恐無力助以人參蓋寒邪未傷其營今汗出多而衛陽斯衰營血將自生其陰寒所謂無陽則陰獨不必皆言臟腑營衛留無非此理也喩乃謂在表寒邪未盡何其謬乎桂枝人參之固表芍藥之酸收無一為治表之品仲師不若是之憒也或謂喩意以為三者皆治其裏而表自解然究未明此證係營血自生之寒凝聚為害故為含糊影響之說而已苟明乎薑桂芍藥之用為升陽藥入營陰而以人參大力者負之而趨則不必支離其辭而大白矣通則不痛痛則不通今痛則陰凝而不通也在表為浮在裏為沉今沉而不浮則非在表之邪未盡也陽為數為浮陰為沉為遲今陰凝則沉遲脈見是必不可以表言也不明此證身疼痛脈沉

遲之義而遵用仲師之方猶可也苟信喻在表寒邪未盡之言而復發其汗則悞人大矣客不急辨正之。寒邪不盡喻說非是傷寒忌桂枝亦猶傷風忌麻黄也今謂寒邪不盡而用桂枝則回謂其邪何日能出仲師必不自相矛盾如是喻亦自知難行又爲之說曰悞汗悞下後可以用人參人參因固表而不用者悞後可用則桂枝固表而不用者悞後可用明矣不知傷風之悞汗後風邪仍在皆用人參助桂枝之力耳而所用仍桂枝非人參也此則全因營寒而用桂枝加人參助力而已。

傷寒六七日結胸熱實脉沉緊心下痛按之石鞕者大陷胸湯主之。

按此條乃太陽傷寒表寒邪入應下而不宜悞下之禁也太陽傷寒陰邪也六七日之久表寒不解而內熱大盛於是寒邪能變熱於裏在胃則爲傳陽明在胸則爲結胸矣入胃則爲胃實入胸則爲胸實實者邪熱已盛而實也然上篇傷風證中亦有結胸乃悞下所致此不見標出悞下何也所以見傷寒傷風判然二路也傷風爲陽邪表不解者悞下以苦寒而邪始結於胸陽爲陰所鬱也傷寒爲陰邪表不解者其邪自能鬱陽爲害結聚於胸何用復藉苦寒之藥性乎此所以傷風之結胸必悞下而成而傷寒之結胸久至六七日可以自成也喻謂傷風傷寒原有互見結胸而有多少亦識其理未暢耳夫傷寒之陰邪既入而爲結胸矣其脉證亦與上篇迥不同脉自帶緊不離寒診心下自石鞕不離寒象俱爲傷風之結胸所無可見判然之義矣然何以亦用大陷胸乎蓋結胸之所由起者不同而已成結胸則其病同病同斯治同耳苟非深明其源何以逆測其流學者未辨方先辨證正因方同證異證同方異必細審審諦非可草草而已當須認定此爲寒邪變實熱入胸而非入胃用陷胸而不用承氣斯可與言證治矣。在胃爲傳經假由外入其實亦胃中久鬱自生熱耳在胸爲結胸亦似自外入其實胸中必素有痰涎停滞膈上故

不能下入於胃而遂結於胸耳何非易簡之可知從者乎。

小結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則痛脉浮滑者小陷胸湯主之。

小陷胸湯方

黄連一兩　半夏半斤洗　括蔞實一枚大者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煑括蔞取三升去滓內諸藥煑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按此條亦太陽傷寒在表邪入應下而不宜悞下之禁也前條入胃入胸之辨詳言之矣乃有邪雖入胸而證則不同者此固非承氣湯所宜用且並非大陷胸之湯丸所宜用也何也以其無實熱之邪但微熱而協痰飲爲患故雖結胸而不能高踞胸巔但正在心下而已不能實力作痛按之痛而已診之不能沉而深浮而輕淺而已不能作石鞕虛爲結阻而已所以大陷胸不應用而另設小陷胸以治之高下堅軟輕重沉浮之間病機治法昭然矣或問曰大小陷胸分治明矣然正出心下何以異於痞乎答曰此於按之痛不痛辨之別條云若心下滿而鞕痛者則爲結胸但滿而不痛者此爲痞上篇已詳矣故知痛則爲結胸而又分大小痞則無痛之可名矣陰邪與陽邪相参雜有淺深然二邪相搏必作痛若痞則但陰邪閉塞耳故不作痛陰陽之性如是不可强也學者沓之於凡寒熱雜合之證無大實大熱則宜斟酌其下法不可孟浪貽悞也。

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見傷寒之邪由表入裏應入陽明作胃實也。復往來寒熱者與大柴胡湯見前已表入熱减傳胃又不至胃實而發大熱今復寒熱往來者知在少陽也。但結胸無大熱者此爲水結在胸脇也但頭微汗

完上節　完中節　完下節

出者大陷胸湯主之。見未入陽明少陽仍在太陽但成結胸之證也未至胃實不應大下已傳少陽愈不應下留爲結胸應下矣又不應下胃此仲師申明本條之意也

按此條乃太陽傷寒在表邪入應下必先分辨其證而後不犯下禁也太陽傷寒之寒邪至十餘日之久必變爲熱邪而結於裏外寒重則內熱盛此理已前言之矣然在表應汗在裏應下此常經也而表裏之間及胸胃之際非分其部位甚明亦難槩言下之也有如熱結於裏而成胃實矣則爲傳入陽明應以大小承氣下之矣或初傳胃而熱尚未實又應以調胃承氣下之矣今傳胃雖久而竟不能成胃實前者表邪入裏發熱已減至胃因不能實亦無大熱忽然復作寒熱往來之證何也知其由太陽而傳陽明更由陽明而傳少陽矣仲師明示之曰與大柴胡見邪在可出可入之間於此不回太陽而透表則更傳三陰而入裏矣名之曰半表半裏與以柴胡使之返於太陽不入三陰之裡也其不可指熱結在裏必用大下者

一也然亦有熱結在裏既久不傳陽明少陽而仍留太陽者則入胸成結胸是也入陽明斯大熱作入胸則無大熱可作何也蓋熱邪入胃則傷眞陰而勢愈熾熱邪入胸則爲胸間痰飲水濕陰邪所涸其勢雖結而不能作熱此又不可指熱結在裏必用大下者二也又恐人認入胸入胃不切仲師復標出但頭微汗出一證以明之見入胃則大熱而通身汗出入胸則無大熱但頭上微汗而已蓋入胃則中焦邪熱蒸逼胃陰之津液肆出而爲通身之汗入胸則但上焦陽鬱胸膈以下俱爲痰飲水氣所困矣故但頭見微汗而已入胸入胃熱不同汗亦不同如此陷胸與承氣迥然分治不容混也明矣此又不可指爲熱結在裡而必用大下者三也仲師於表邪變熱結而在裡辨其部位明爽至是而諸賢語多含糊不能得其神髓何怪後學之茫然乎

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支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外證未去者柴胡加桂枝湯主之

柴胡加桂枝湯方

柴胡四兩　桂枝一兩半去皮　人參一兩半　甘草一兩半　半夏二合半洗　黃芩一兩半　芍藥一兩半　生薑一兩半切　大棗六枚擘

右九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服

按此條乃太陽傷寒之邪未離太陽表已微入少陽裏不宜攻下之禁也傷寒六七日宜傳裏矣乃有半未離太陽之表而半已微入少陽之裏者不離太陽故微惡寒支節煩疼微嘔所謂外證未去者於此辨之也且不離太陽故結胸之結變而結於心下復不正在而偏出微入少陽兩側之界因謂之曰支結雖云帶少陽而實皆太陽表裏之證也蓋支結之結亦結耳特與結在胸及結在心下部位略不同而已不可

謂非結胸之支系也於此則承氣等方固秦越矣即大小陷胸亦無當於病之所在仍照前條少陽柴胡之治外解其表內開其裏爲合宜也然何以又加桂枝於中也前言傷風傷寒兩途判然今因傷寒而成支結且外證未去寒邪仍有在表者何以更用桂枝而言解寒邪乎不幾與前言相悖乎不知仲師於此用桂枝必更有說非用以驅在表之寒邪乃用以助柴胡之力耳柴胡解半表半裏之邪然苦而寒入裡多而出表少今此證太陽多而少陽少非柴胡之苦而微寒可能盡散矣於是佐以桂枝之甘辛所以濟其苦而益以甘因其辛而攻其寒使柴胡之性入裏分之力反少出表分之力反多正與病之所在相遇有不奏功者乎仲師用藥所以爲神也若云此爲治寒忌用桂枝則執固難與言醫矣然果何以見其太陽多少陽少也請觀仲師正文發熱微惡寒支節煩疼微嘔太陽有四獨心下支結一證侵入少陽其實又係大小結胸之流派惟以部位在少陽故治少陽正所以治太陽也用柴胡加入桂枝者猶如太陽之

或使少陽界。也。用太陽之兵。協同少陽之兵。捕方。可治。太陽少陽兩界之賊寇也。此仲師之神奇也。後學孰得而識之。

(三五)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爲逆。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若心下滿而鞕痛者。此爲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但滿而不痛者。此爲痞。柴胡不中與之。宜半夏瀉心湯。結胸不言柴胡湯不中與、痞證乃言柴胡湯不中與者、何也、結胸證顯而易認、痞證甚微難認、且大類於前條所言、支結、故明示之、意詳哉。

半夏瀉心湯方。

半夏半斤洗　黃芩三兩　乾薑三兩　人

參三兩　黃連一兩　甘草三兩炙　大棗十二枚擘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按此條乃太陽傷寒。逓傳少陽。不可悞下之禁也。然兼傷風而言。傷寒二字。原爲統冒之辭也。故上下篇中俱用之。蓋悞下而成結胸與痞。在上篇傷風內已明示發於陽發於陰之故矣。又發明於此。則不必更分言傷風傷寒。卽可知也。或曰既言於太陽上篇。此又言之。非複乎。不知非複也。彼爲邪在太陽之表言之。此爲邪在少陽之半表半裏言之也。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猶帶太陽。且入陽明也。然而柴胡證具。則逓傳入少陽矣。在太陽固應汗而解。初到少陽亦應和其表裏而解。而以他藥下之。非治矣。使下之而無他變證也。仍柴胡之證全在。復與柴胡湯正對病之藥。雖已下之。亦用而無所疑畏。蓋柴胡證仍在。則柴胡湯。仍與。何逆之有。用後俾其少陽半表半裏之邪。必還太陽之表。蒸蒸而發熱。振而汗出。柴胡湯原所以和陰陽也。至斯則陰陽榮衛得和而解矣。此正不察病機。而悞下之所致。幸而未變他證者也。如或以他藥下之。而竟變少陽爲別證矣。則其人由傷風而傳少陽。證具者。下之。必心下滿而鞕痛。此猶上篇所言病發於陽。陽邪陷入胸膈。陽分而成結胸者也。此大陷胸湯主之之證也。抑其人由傷寒而傳少陽。證具者。下之。必但滿而不痛。此猶上篇所言病發於陰。陰邪陷入心下。陰分而成痞者也。此半夏瀉心湯之證也。條首雖未分言。條尾仍分言井井。可見傷風傷寒。仍判然兩途。不得相混者也。又何容不分太陽少陽陽明爲何物。而亂下之乎。學者於此綱領所在。務精察而詳識之。不爲諸賢敷衍支離之注所惑。其可矣。病在三陽。惟陽明宜下。但下之太早。胃實未成。仍爲結胸。此上篇傷風證中已言之。則傷寒未至胃實下而成痞。不須再言。況在太陽少陽。下之漫無去路。所以發於陽。下之成結胸。發於陰。下之成痞。太陽有之。

少陽亦有之也。且傷寒中風。皆能互有之也。學者識之。在太陽分兩途。至陽明後難分也。今於太陽中篇寒傷營病中。置此條則因傷寒中。兼有結胸痞二證也。然傷寒中結胸由悞下。痞則自成。前已明之。中風中結胸與痞。皆由悞下。而無自成之痞也。此又判然分途。不可不明者也。至於已歷陽明。將傳少陽矣。悞下而爲結胸爲痞。自不必更辨初病何因。又視其人胸與心下。痰飲何有。而分二證矣。卽或病情尚因初感各成。已不可知。則不必鑿矣。蓋陽明初入爲太陽陽明。猶可分認兩途。至正陽陽明。已不可辨。況入少陽乎。○按太陽證未罷傳入陽明爲正。然亦有甫陽明。卽傳少陽者。此入胃氣盛一班也。故三條云然。

(三六)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中痞。鞕。嘔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湯主之。

按此條乃太陽傷寒。已傳裏應下。猶當明下之之法者也。傷寒發熱汗出不解者。太陽已傳陽明也。發熱汗

出二者皆陽明證也。乃復未經悞治，而心下即痞鞕，嘔吐下利，蓋太陽所感之寒邪入心中作痞鞕，而來鬱內生之熱邪作嘔吐，反下利也。是病全離太陽，已入陽明也。然既發熱汗出，爲陽明證矣，何以不成胃實而成此證哉？因惟其心中素有痰飲，故邪其邪已結於彼而成痞鞕，則胃中自不能復結聚爲實，此理之固然者也。是此證已傳陽明，而未全在陽明，究未可用大承氣下之也。痞結心下，於是中氣不通，則上爲嘔吐，下爲下利也。仲師於此另出一法，另製一方，曰大柴胡，於下之中兼升散四破二義。柴胡苦而微寒，入陰分而性能升陽；半夏枳實辛而微溫，行陽氣而性能破陰，使太陽傳入之邪痞塞於心中者，陽氣達於少陽而升之，陰氣開於陰分而破之，則心中痞鞕一證可除矣。且更可以兼治其嘔吐下利，令陽已得升，而生薑等四物復佐柴胡上達，則嘔吐止；陰已得降，而芍藥等二物復助大黃下達，而下利息。三證俱愈，即發熱汗出之證，不解而自解矣。蓋陽明之邪，柴胡已驅之於少陽而表解，大黃復逼之於大便而

裏和，尚有何陽明之證足留乎？此所謂兩解之法也。是不必耑言柴胡治少陽也，而柴胡之用已神；不必耑言胃實方可下也，而大黃之用已得。非仲師孰能具此手眼乎？夫子其聖矣乎！

傷寒下後，心煩腹滿，臥起不安者，梔子厚朴湯主之。

梔子厚朴湯方　梔子十二枚擘　厚朴四兩薑炙　枳實四兩湯浸去穰炒

已上三味，以水三升半，煑取一升半，去滓，分三服，溫進一服，得吐，止後服。

按此條即前條而申言加添變證，以明悞下之禁也。前條之心煩，即痞之變證，而結於心間者，乃陰邪爲陰藥所鬱閉而成之證。陰邪結心間，陽亦鬱於心間，於是陰結而腹滿，陽鬱而臥起不安，無非悞下之變證也。然較前條身已熱退，無汗，知陽鬱之邪熱輕於裏矣。但雖陰邪爲固閉，陰一日不開，陽一日不達，病一日不解也。仲師又從易前法，耑以梔子湧其心間之邪，而其苦寒之性，原帶瀉心之意，佐以厚朴枳實，開散其陰陽雜合之邪，斯悞下所結可以已也。此又變法而不離原法者也。

傷寒，醫以丸藥大下之，身熱不去，微煩者，梔子乾薑湯主之。

梔子乾薑湯方　梔子十四枚擘　乾薑二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半，煑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溫進一服，得吐者，止後服。

按此條乃太陽傷寒悞下之禁也。傷寒宜從表治，乃以丸藥下之，身熱不去，即初病之發熱未除，加以微煩

則似欲傳之證，而非傳也。知悞下而不成痞，又成此心煩之二證也，無非表邪陷入之爲害者也。陷胸瀉心二方，又不能達其病之所在矣。仲師遵內經高者越之之旨，湧以梔子，病在至高之爲，使即上篇所言順其病之勢而治之較易之法也。然陷入之陽爲丸藥陰邪所閉，必更有以破之，佐以乾薑之辛溫，開陰益陽，心煩之證必除矣。悞下而成者，治其悞下，而初感之病可以自愈，設不愈也，仍尋其本源而治之可也。此乃救悞下成心煩之法也。此後不言愈不愈者，愈不愈，仍應再審之以爲治也。傷風悞下成結胸，傷寒悞下成痞，痞在心下，心煩在心間，部位相去亦不遠。蓋丸藥凝滯，故至心間，即鬱閉其陽爲患，不能更至心下成痞矣。若傷風之結胸，則更在心上，陽邪本上親上，不能至心下方結；陰邪本下親下，非結於心間而煩，則結於心下而痞耳。學者須細辨之，仍是判然兩途也。其傷寒亦有成結胸者，則必日久變熱，下而陷之，同於陰邪自陷爲痞也，前條詳言之矣。總之表證悞下，無論風寒，但視其人裏氣衰盛，及何

處素有痰飲遂因其部位各成一病而異其名故必
因其結聚高下實虛以別其治耳。

傷寒五六日大下之後身熱不去心中結痛者未欲解
也梔子豉湯主之。

梔子豉湯方　梔子十四枚擘　香豉四合綿裹

右二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得二升半內豉煮取一升
半去滓分爲二服溫進一服得吐者止後服。

發汗若下之而煩熱胸中窒者梔子豉湯主之。

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
憹梔子豉湯主之。

若少氣者梔子甘草豉湯主之若嘔者梔子生薑豉湯
主之。

梔子甘草豉湯方

於梔子豉湯方內加入甘草二兩餘依前法得吐止後
服。

梔子生薑豉湯方

於梔子豉湯方內加生薑五兩餘依前法得吐止後服

凡用梔子湯病人舊微溏者不可與服之。

按此數條皆申言誤有改易法有斟酌以明慎下之禁
也前二條身熱不去而微煩者仍有表證心煩腹滿
臥起不安者全是裏證今五六日大下之後身熱不
去猶前條帶表證也乃心煩變爲心中結痛是表證
仍未解而裏證已迫也在表原屬陰邪久未除任裏
斯爲陽邪久成鬱梔子苦寒治心中成鬱之陽邪香
豉香辛治在表未散之陰邪而此證又可急矣其或
發汗若下之後而煩熱胸中窒者雖未至於結痛而
室久必痛也亦可早爲之計而仍主此一法也、
乃有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
心中懊憹此又爲邪全在裡卽前條心煩卧起不安
之證也特以不見腹滿則不必開破其氣且汗下吐
後之煩的是虛非實有表亦不可汗有裏亦不可下
惟有仍用前法以梔子主裏以香豉主表斯不犯虛
虛之戒是又兩解陰陽之微妙爲用者也
再有少氣一證益以甘草以補其中再有嘔者一證
佐以生薑以開其滯病雖有少異而大同法則亦少
變而不失其正而已倘或其人素有微溏之病則梔
子苦寒原在禁例又當另商治法神而明之矣仲師
未出方喻註以炙甘草湯方補之後學臨證細參非

可一言盡也梔子性原苦寒易泄非吐藥也仲師用
以格阻其氣使之成吐耳以上數條用之之意殆意
在吐而不止在吐又在半散半吐半洩也明矣。自
三十六條至此皆審證以辨邪之所在而治法不外
兩解表裏而已大柴胡之證從中焦而解其裡陽明
表少陽也梔子厚朴湯證從上中焦而解其表太陽
裡陽明也梔子乾姜湯證從上焦解其表太陽裡陽
明也梔子豉湯從上焦解其表太陽也梔甘草證從
上中焦解其表太陽裡陽明而以補中爲吐散也大
柴胡證因有下利故從中焦治上下焦其餘皆虛湧
餘邪在上焦故不離高則越之之法其間法不同而
意則一也。

脈浮而緊而復下之緊反入裏則作痞按之自濡但氣
痞耳。

心下痞按之濡其脈關上浮者大黃黃連瀉心湯主之

大黃黃連瀉心湯方　大黃一兩　黃連一兩

右二味，以麻沸湯二升，漬之，須臾，絞去滓，分溫再服。

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附子瀉心湯主之。

附子瀉心湯方　大黃二兩　黃連一兩　黃芩一兩　附子一枚，炮去皮，別煮取汁

右四味，切三味，以麻沸湯二升漬之，須臾絞去滓，內附子汁，分溫再服。

按此條乃太陽傷寒，陰邪在表，宜汗而悞下之禁也。脈浮而緊，即此篇首條所指傷寒之正脈，應汗而解者。不汗而復下之，緊脈之陰邪，反入裏為害矣。此痞之所由作也。蓋傷寒者，陰邪，隨陰藥入於心下，而心下血氣為所凝格，斯成痞。若兼按之石鞕，則必血為寒藥所凝，若按之濡，則但氣為寒藥所格，仍有兼痛者，則又素有痰飲濕熱，雜合而成者。此瀉心治痞，同而瀉心之所以治痞，用藥大不同也。今心下痞，按之濡矣。再診其脈，關上見浮，沉方為陰，浮則為陽，痞為血凝，其脈必沉，痞為氣格，其脈斯浮，是陽格於陰之上，陰凝於陽之下，兩相阻而不相合也。主以大黃黃連瀉心湯，陽在上，無事於升，陰在下，就勢而降，大黃苦寒，以洩入裏之緊，黃連苦燥，以開虛格之氣，而痞證可除矣。或曰，傷寒陰邪，又為陰藥所陷入心下，陰分何可復用此等陰藥為治乎。答曰，是於關上浮診之，斯用而無疑也。關脈浮，則陽氣勃勃欲動，非無陽陰獨也，乃陽為陰格也，故仲師名之曰氣痞。氣者，陽也，格於陰上，必作熱於上，焦使更以升陽之藥濟之，非治矣。且升陽則陽更浮而上，陰必更沉而下，陰陽兩截，不幾成關格之證乎。仲師急瀉其陰，而陽亦隨之而下，邪陰之凝滯者既去，則真陽之流布者可行矣。總以升降其陰陽，俾之上下無阻而已。即關格病中紛之用，進退黃連之法也。學者須與關格證參看。方知仲師用法之神耳。

乃有痞證相同，而其幾微有異者。仲師必比篇而言之，以明示後學，為之津梁。心下痞矣，按之濡，不待言矣。而復惡寒汗出者，其關上脈亦必浮，蓋表陽外虛，而裏陰內盛也。仍是前條陽浮於上，而不能固守於上焦，為其下陰邪所逼，有飛越之意矣。故陽出而汗必出，汗出而寒必惡。此若止洩其陰，是又助其上逼孤陽之力也。仲師更於苦寒中用附子之辛熱，領上浮之陽，疾走涸陰沍寒之中，不令陰上逼陽而上越，反率諸藥下驅陰而下洩，弄二氣於股掌之上，如兒戲，非造化在手者，能如是乎。諸賢合揃而言之，雜而註之，仲師應浩嘆於傳道無人矣。蓋講理必如列諸掌上，而後後學信好不悞。弗然，則言多而愈晦，何以註為。

關上浮三字，診之妙不可言。蓋此證陽自浮於上，陰自沉於下，若診之，其關上連寸，必浮，則關下連尺，不浮而或見沉，可知也。所以余言當與關格參看也。

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下痞鞕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醫見心下痞，謂病不盡，復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結熱，但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故使鞕也。甘草瀉心湯主之。

甘草瀉心湯方　甘草四兩，炙　黃芩三兩　黃連一兩　乾薑三兩　半夏半升，洗　大棗十二枚，擘

右六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按此條兼言太陽傷寒傷風，邪在表，應解表而悞下之禁也。傷寒傷風表證宜解表，不宜攻裏，屢言之矣。醫

反下之庸醫也。致其人下利日數十行，久且穀不能化，腹中則雷鳴，心下自痞鞕而滿，中焦格阻之病既成，見於下焦之證紛出如此，見於上焦者，則乾嘔心煩不得安，又如此，即余前條所言陽浮於上，陰沉於下，兩相背違之義也。庸醫仍以為下之不盡，力復下之，痞自益甚，而諸證何一能罷乎。仲師憫庸醫借人命，慨示之曰：此非結熱也，悞下而胃中虛，客氣上逆，故使鞕也。客氣者，乍來之氣，非本有之氣也。傷寒傷風者，原無此陰邪之氣，格於心下，乃庸醫不治表而悞下，贈貽使得之也。為痞鞕而滿，腹鳴下利者，陰沉於下也。為乾嘔心煩不得安者，陽浮於上也。法仍用瀉心，而異其術，主以甘草，佐以大棗，甘不益滿而反治滿，補其虛也。黃芩黃連，仍是下瀉其陰之義，乾薑半夏，則救數下虛寒之悞，而痞之為痞可除，諸證自已矣。知此則凡下瀉中滿之證，必察其虛實，非可輕恃攻催，使成莫救。又不止在表而禁下矣。○前條因惡寒汗出，陽隨汗出在表，恐亡陽於外，故用附子以回陽。此條重在胃虛，陽微於中，故用甘草乾薑以益

陽。亦表裡分治，其急務也。而其固陽以為瀉邪之本，則一意耳。

傷寒，服湯藥，下利不止，心下痞鞕，服瀉心湯已，復以他藥下之，利不止。醫以理中與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餘糧湯主之。復利不止者，當利其小便。

赤石脂禹餘糧湯方　赤石脂一斤，碎　禹餘糧一斤，碎

已上二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三服。

按此條即上條悞而再悞之變證，所以示悞下之禁也。言傷寒而傷風亦在其中，不解表而悞下，致上條之下利不止，心下痞鞕，惟宜用前法，服瀉心，無疑矣。乃不能固守正義，而欲速改圖，遂易以他藥下之，利之不止，宜也。醫又臆度數下必虛，與以理中丸，而利益甚。蓋浮上之陽，不能下攝，致沉下之陰不能上升，下焦滑脫，徒理中焦無用。仲師處以理下焦之方，以赤石脂禹餘糧湯主之。蓋先澁塞其下焦滑脫，方可言治中焦之痞也。服之更不止，惟有利小便一法，五苓之用，桂枝升陽，豬苓澤瀉降陰，茯苓白朮，仍是理中之意，乃合前條之理陰陽與理中兼施其用者，可以已其下利必矣。利止後，方可徐觀其餘證在否，而另主其治也。悞下之弊如此，可不慎歟。

本以下之，故心下痞，與瀉心湯，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

按此條乃上數條悞下成痞，服瀉心不效之變證，明之以示悞下之禁也。瀉心諸方之意，無非使陽浮於上者，引之入陰，陰沉於下者，舉之濟陽，成天地交泰，而否除矣。乃竟不解，其人復渴而口燥心煩者，方注

謂有水飲停滯，濕勝而陰陽雜合凝聚，極是。故以除濕為主，而表裏分治次之。蓋上浮之陽，應升之於表，而下沉之陰，應洩之於小便，亦不外瀉心之義，而另開一門戶也。又必小便不利，見下焦之陰已無路可出，合之口燥心煩，而上焦之陽更無可越，五苓兩解表裏，仍是瀉心弄陰陽於股掌之技也。學者詳之。

傷寒八九日，下之，胸滿煩驚，小便不利，譫語，一身盡重，不可轉側者，柴胡加龍骨牡蠣湯主之。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方

柴胡四兩　半夏二合，洗　龍骨一兩半　牡蠣一兩半，煆　人參一兩半　茯苓一兩半　鉛丹一兩半　桂枝一兩半，去皮　大黃二兩　生薑一兩半，切　大棗六枚，擘

右十一味以水八升煑取四升內大黃切如碁子更煑一二沸去滓溫服一升

按此條乃太陽傷寒日久不治表而悞下之禁也傷寒八九日未治其表粗工意爲傳裏矣邪非實見其傳裏也不過計日而臆度之耳下之遂胸滿既不成結胸於上亦不成痞於下胸雖滿而邪實入膻中爲患煩驚並見可知適近心臟矣心主之陽爲下藥之陰邪引在表之陰邪二陰所乘陽氣不能流布心與小腸相表裏之氣不得通行而小便不利矣心陽既爲陰邪所乘斯內亂而譫語矣二證是皆煩驚所旁見者而煩驚實由於胸滿胸滿由於陰藥引陰邪入膻中耳所謂一串而及之病也然其人復一身盡重不可轉側者何也則陰邪凝滯於君主之位故周身陽氣俱不能流布也與別條云發汗後身疼痛脈沈遲者可參觀也彼陰邪入於營血之中尚過身疼痛余謂無陽陰獨之象今一身盡重不可轉側非陰邪

在心而何心爲陰血之宗所以相類若是也特在心則攝伏群陽於主位非同凝聚營陰於經絡故重而不疼譬如屠豬以水注內但注於心而周身皆木矣於茲可見此證一身盡重不可轉側之義亦必素有積飲爲然耳仲師另出一方純以鎮心爲主鉛丹龍骨牡蠣而外佐以益陽補中之生薑桂枝人參大棗除熱之半夏茯苓且龍骨牡蠣亦除心經陰濕之邪者乃深明陰邪居於重地故特出奇兵直救根本遂冠亂奏擴清功神矣哉其中加大黃一位者乃圍城三面之意使賊離而出走毋久踞躪宮闕之下耳前條云傷寒醫以丸藥大下之身熱不去微煩者之證亦悞下而不成結胸亦不成痞獨留於近心下之處爲患者然彼輕而此重彼尚在支絡之間此直逼膻中之內故爲證危急若此學者當詳陰邪所犯之部位斯可知治法矣。其入心藥五物皆治濕邪之品其餘四物上下分驅之且大黃陰寒借之開河放積水也五物築坊衛城

四物如疏濬河渠耳

(四五)傷寒大下後復發汗心下痞惡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當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湯攻痞宜大黃黃連瀉心湯

按此條乃太陽傷寒悞下致表裏兼有之證明其治法以嚴其禁也傷寒不先汗而大下下後不愈復發汗大下之下乃誤下耳傷寒悞下必成痞雖更發汗而痞不除反增惡寒之證仲師示之曰表未解也言汗後之寒邪雖去而在表之正陽已傷衛氣不充惡寒寒至表病何嘗解乎此時攻痞再用苦寒是無陽矣故云當先解表解表者急益衛外之陽使風寒不乘表虛再感成難救之危候也然桂枝雖云益衛而扶陽於內亦藉以仔肩其任矣迨服後表陽已固惡寒已除乃可攻痞大黃黃連瀉心湯之義前條已詳明驅洩而降沈下之陰即引導而使浮上之陽下濟也易所謂天道下濟而光明也設非先用桂枝益其陽於內又安有下濟之力乎惟有愈助其陰邪閉塞而已故桂枝一方非獨治表之惡寒正所以治裏之痞也若定謂桂枝爲解肌已非仲師之意况云傷寒證中亦可用桂枝奏效令人縱橫曲折而用之夢囈之談更誤天

下後世矣

(四六)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急當救裏後身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救裏宜四逆湯救表宜桂枝湯

按此條亦太陽傷寒悞下獨成裏證明其治法以示禁也前條悞下而復發汗故成表裏證此條悞下而未發汗故獨成裏證然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裏陽大傷表陽亦憊因成身疼痛一證是表陽因裏陽貽累之病也裏陽王也表陽輔也裏陽已因滑洩將脫表陽寧能充周而暢快乎此身疼痛即余前証別條身疼

痛脈沉遲無陽陰獨之義也裏陽爲主故宜先乎裏救之者復之也如李郭之克復兩京也四逆回陽於中宜用矣表陽爲輔宜後乎先服四逆救裏之後潜脫得止清便自調矣但身疼痛是衛之間仍無陽也京國購清而州郡沉陷亦弄計也救之者亦復之也如田單之收復全齊也但使國陽於外宜明矣所謂知所先後者此也然上條何以先治表以其成痞也痞者陽原在上陰原在下必陽實而後可滌邪也先治表使在上之陽稍然後可興征伐用大黃黃連瀉心之師也此條則楚國已有問鼎之意非擒王之兵神速而至無救於宗邦矣醫道明則出將入相何不可之有

四七 下之後復發汗必振寒脈微細所以然者以內外俱虛攻也

按此條亦太陽傷寒誤下復發汗表裏俱虛之證明言以示禁也應汗者先汗乃攻其裏內已虛矣病仍不

解方發其汗外又虛矣誤下後之發汗必有不同於初病之發汗者仍照麻黃例大發其汗則前誤下固誤今應汗亦誤也於是表裏之陽俱傷而證則振寒脈則微細寒邪雖除正陽大虧非急回其陽如前條四逆湯之屬先治其內再佐以桂枝湯之屬後治其外或一方而內外並治不能奏回天之效也此皆誤治之貽害也可不慎哉合傷風振振欲擗地一條而觀下之汗之俱應斟酌其陽不待再言矣

四八 下之後復發汗晝日煩燥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沉微身無大熱者乾薑附子湯主之

乾薑附子湯方　乾薑一兩　附子一枚去皮生用破八片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

按此條亦太陽傷寒誤下後復發汗之危證明言救法以示禁也誤下而汗汗亦爲誤內外俱虛之故詳於前條矣然虛脈虛證在前條易識虛脈而若非虛證如此條當詳辨之矣下之後復發汗其人晝日煩燥不得眠似乎有寒邪在表內有鬱熱作患矣乃入夜則安靜而日間雖煩燥亦不嘔不渴則非陽鬱成熱之爲患乃陽爲陰所逼不能安處之爲患也晝陽勝尚與陰爭而擾亂夜陰勝已不能與陰爭而甘於順受其侮矣不嘔不渴知無表證非陽鬱也診脈沉微非浮數也身無大熱非太陽發熱並非陽明大熱也洵是陽虛於內露假亂真耳急以辛熱直入力救其陽無他顧也補出晝間雖煩燥亦不嘔不渴更明嘔亦有寒逆而渴不容假渴亦有陰逼陽浮面赤口燥之渴但與水不能飲則真寒立見矣

四九 傷寒若吐若下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脈沉緊發汗則動經身爲振振搖者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主之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方　茯苓四兩　桂枝二兩去皮　白朮二兩　甘草二兩炙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按此條乃太陽傷寒誤吐誤下後復發汗之變證明之以示禁也傷寒原應汗解若吐若下皆誤治也於是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之證見矣蓋誤吐則陽浮於上誤下則陰逼於下皆能作此三證診其脈沉而緊沉則爲裡緊則爲寒是裡虛陽微而邪陰爲患也原在經絡之證誤吐誤下乃爲在臟腑之證矣復不從裏治而又發汗以傷動其經絡之表衛外之陽亦因汗出而虛身爲振振搖者欲擗地而亡陽之兆也仲師主以苓桂朮甘湯以治其沉緊陰寒上逆之邪可除外治其振搖表虛惡寒之象可止四物俱從陽分治表裏之陰邪至當不易之劑也方喻謂挾飲爲患不知陰邪內孫有飲固然無飲亦然飲或因

陰盛而起非飲獨爲病陰消而飲亦安非飲自爲安則亦不必論到於飲矣如奔豚者何須於飲哉悸吐悸下致陰盛陽微之變蓋如此。脈之沉緊沉爲寒緊即弦苓桂朮甘倶皆驅飲也濇而逆起頭眩皆飲證也不可謂盡同前條之亾陽救裏也如與前條同何不用四逆湯乎故此條仍以素有留飲爲正所証

(文)傷寒吐下後發汗虛煩脈甚微八九日心下痞鞕脅下痛氣上衝咽喉眩冒經脈動惕者久而成痿。成痿必兼濕久變熱

按 此條即前條之證失治不救而坐成痿疾明之示懼也懼下汗之禁也前條之證如是危殆而苓桂朮甘湯不用以急扶其陽證則虛煩脈則微弱至八九日之久陽虛更不能支心下逆滿者成痞鞕連脅下爲痛陰與愈固也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者氣更上衝咽喉不起時亦眩冒陰乘愈急也前之汗後動經振搖者至是更陰氣閉塞於隧道之中全無陽氣流布而寒濕沉墜必先中於下部兩足成痿皆陽從一卑而

至之證也主治者可不先務扶陽而收履霜之效乎易云履霜堅冰至防其漸也故醫道易道也。○此條較上條證脈雖加重但未治表而表證在仍治表但宜仍用前條之藥或加附子倍加桂枝爲對也。

(平)病脅下素有痞連在臍傍痛引少腹入陰筋者此名臟結死。臟結無陽證不往來寒熱其人反靜舌上胎滑者不可攻也。

按 此條亦太陽傷寒悸下之危證明之以示禁也病人脅下素有痞則陰邪原盛於下焦可知矣下之會其盛陰陰邪肆出連在臍傍痛引少腹下入陰筋是下焦無陽則陰獨之證也名之曰臟結陰臟之中爲陰邪所結而得名也下焦無陽本已剝矣自有應死之道也然其爲證也問有陰無陽矣而舌上生胎何也舌生胎者熱結於中傷寒三陽經之證也今臟結所見諸證無太陽經證也又無往來寒熱少陽經證也又其人反靜無陽明煩燥之證也三陽證俱無而舌上生胎必滑則非熱結而寒結耳心下内結不論寒邪熱邪舌上俱可生胎特滑膩與澁燥不同耳淡白與赤黃不同耳言胎滑色必淡白故下條補出白字今言滑而不言燥黃陰寒之結於内不必再疑矣仲師不出方惟有急以純陽辛熱之劑開其閉秘而回絶陽於一綫亦起死回生之法也閱原文全無一毫熱氣不知方除二註謂熱在丹田出於何書程註亦駁之矣余學識淺薄不敢妄議但思脅下臍傍少腹陰筋俱爲陰邪固沍之所丹田固留受敵何處容此熱氣着跡然二家並造臆爲說者姑存闕疑之義可耳。

(平)問曰病有結胸有臟結其狀何如答曰按之痛寸脈浮關脈沉名曰結胸也何謂臟結答曰如結胸狀飲食如故時時下利寸脈浮關脈小細沉緊名曰臟結舌上白胎滑者難治。

方 此設問答以明結胸臟結之同異時時下利者陰邪結於陰臟而寒甚也以寒甚故脈多小細與緊此其所以不同蓋結胸以陽邪結於陽臟結以陰邪結於陰故也。

愈 胸位高臟位卑其脈之寸浮關沉兩俱無異乃臟結之關脈更加小細緊者以關脈居上下二焦之界外邪繇此下結積氣繇此上干實往來之要衝所以病在下而脈反困於中也此證全以外受之邪定輕重若舌上有白胎滑則所感深重其互結之勢方熾單表單裏及兩解表裏之法俱不可用所以難治然溫中散邪俾陰氣漸下而內消客邪漸上而外散兩相開解則良工之爲其所難乎。

程 凡人衛氣出於下焦升陽而行其濁陰者中焦也宗氣出於上焦降陰而行其清陽者中焦也今關脈小細沉緊則沉寒内格有陰無陽陽不下入則濁陰者而不化是爲死陰臟結所由名舌上白胎滑者寒久

之氣浸浸乎透入心陽矣故爲難治溫中散邪治其急益火之原圖其緩或亦良工之爲也其所難乎。

按此條即上條臟結之危證備結胸以明之示禁也形容其證診視其脈仲師言之加詳矣三家註頗明然庸再贅獨是舌上白滑之胎斷非丹田有熱即方喩二註於此亦不敢明言有熱矣溫中散邪喩昌之重程卿之豈有熱之治乎前瀉心諸方有陰在下而陽在上者爲治痞言也人知仲師辨結胸非臟結熱論不知仲師正謂臟結與痞有相須而與結胸實不同耳蓋結胸者陽邪也痞與臟結陰邪也痞則尚有陽浮於上臟結則上下俱無陽獨陰矣豈無陽哉一綫之陽如周赧漢獻不久即亡縱施其治恐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是皆誤吐誤下誤汗之流毒也可不愼歟。陰氣內滿四逆湯證之對也客邪外散或仍桂枝歟然客邪豈能自散則亦內陽生而逐邪使散矣。

傷寒。脈結代心動悸者炙甘草湯主之。一名復脈湯脈按之來緩而時一止復來者名曰結又脈來動而中止更來小數中有還者反動名曰結陰也脈來動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名曰代陰也得此脈者必難治。

炙甘草湯方　甘草四兩炙　生薑三兩切　桂枝三兩去皮　麥門冬半斤　大棗十二枚擘　人參二兩　生地黃一斤　阿膠二兩

右九味。以清酒七升。水八升。先煑八味。取三升。去滓。內膠烊消盡溫服一升。日三服。一名復脈湯。

按傷寒病而至脈結代心動悸其陰已亡微邪傳聚者欲散不散故宜炙甘草湯補胃生津潤燥以復其脈

因言精確可名爲傷寒筏

少加桂枝以和榮衛少加清酒以助藥力內充胃氣外達肌表不驅邪而邪自無可容矣。後段本爲結代二脈下註腳後人不解疑爲闕文但以虛多實少混說殊不知脈者氣血之先仲師於津液內亡之脈名之爲結陰代陰又名無陽原有至理何得憒憒然不識耶爲四言俚句以明其義胃臟津液水穀之海內充臟腑外潤形骸津多脈盛津少脈衰津結病至津渴禍來脈見微弱宜先建中汗則津越下則津空津耗脈和不可妄攻小便漸減大便自通陽明內實急下救焚少緩須臾津液無存陽明似實少用調承驅熱存津此法若神腎中眞陽陰精所栽胃中眞陽津液所胎津枯精盛洌泉可溉陰精衰薄瓶罄罍哀何謂結陰無陽脈閟何謂代陰無陽脈乖經揭無陽津液所括較彼亡陽天地懸濶。

按此條雖於太陽傷寒見之而不止太陽爲然傷寒爲然蓋諸病病後俱然明言之以立法也傷寒脈見結代證見心動悸則氣血爲病而及於神志之間焉道家嘗云精氣神精屬陰氣屬陽而脈則雜於陰陽又不離於陰陽者即所謂神也今見結代神力不足而神明內撼矣心爲神所宅脈爲神所麗二者正神之爲病病豈淺鮮者乎仲師用炙甘草湯蓋不問其表裏而問其陰陽不治其氣血而理其神志然究何嘗外於補陽益陰生衛養營之爲治乎甘草生姜桂枝參棗補陽生衛助其氣也麥冬麻仁生地阿膠益陰養榮滋其血也氣即精足而神有不昭昭朗朗者乎緣此證不見氣血之爲病而實爲病甚大仲師用陰陽兩補之法較後人所製八珍十全等湯純美多矣學者當體認其意而推引之可也諸家有謂亡陰又謂炙甘草湯爲養營血余所不解按結代俱曰陰即脈也脈雖合陰陽而成然主於心屬血故曰陰。

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脈浮虛而澀者。與桂枝附子湯主之。

桂枝附子湯方　桂枝四兩去皮　附子三枚炮去皮破八片　生薑

三兩切　甘草二兩炙　大棗十二枚擘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若其大便鞕，小便自利者，去桂枝，加白朮湯主之。

桂枝附子去桂枝加白朮湯方

於桂附子湯方內，去桂枝，加朮三兩，餘依前法。

按此條乃太陽傷寒後風濕兼傷之證，立法以示禁也。傷寒八九日，或已發汗，而不易衣衾，不容擦覆，致濕與風兼襲於表，本乘陽虛而來者，入而遂相搏為害，仍是陽微不能禦之之故也。身體疼痛，不能自轉側，則兼身重矣，雖似傷寒，然濕亦寒邪，原與寒同類，再兼風邪雜合，而陽氣又不能推散，所以身疼痛證重之閒，證與傷寒相似，但就不嘔不渴審之，知其非表有感寒，裏有鬱熱，與麻黃之治嘔逆而喘大不同也。再診其脈浮虛而濇，與陰陽俱緊者又不同也，則斷不可謂為重感寒邪，而更發其汗也。於是就脈言證，虛浮為中風，虛濇為中濕，而虛字則又當主陽微之義，非桂枝驅風，附子扶陽燥濕，甘草生薑大棗理脾益中也，何以為救乎。是風濕之證雖有自傷寒後八九日得之者，而實不與傷寒相涉也，學者識之。○傷寒證嘔逆而喘，內熱盛也；傷寒脈浮緊，表邪在也。無此二者，而身疼體重俱，不作表治矣。此一要諦也。

(三十四)風濕相搏，骨節煩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甘草附子湯主之。

甘草附子湯方

甘草二兩炙　附子二枚炮去皮臍破　白朮二兩　桂枝四兩去皮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得微汗則解，能食，汗出復煩者，服五合，恐一升多者，宜服六七合為妙。

按此條亦風濕兼傷之證，而不定得之傷寒之後者，明之以示禁也。病有初感，類於傷寒之身疼體重者，其人骨節煩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是也。復有兼似於中風者，其人汗出短氣，惡風不欲去衣者是也。仲師明示之曰，斯風濕相搏使然，何與傷寒無涉，亦非前言風邪所可盡也。於何知之，於小便不利，又或身微腫，其有濕乘之，與風兩相為患也。其雜乎傷寒者，必以前條證之不嘔不渴脈之不緊者辨之，其雜乎中風者，即以此條證之小便不利，或身微腫，及前條脈之虛浮帶濇者辨之，可識風濕二者為病，而濕尤可慮也。蓋其人亦必陽氣衰微，所以濕得中之於周身營衛之閒，而不能推布，風邪為陽邪，傷表雖見汗出惡風二證而已，亦其常也。濕邪為陰邪，既散見於周身，凡煩疼掣痛，不得屈伸，短氣浮腫諸證，皆濕為患也，豈小故哉。惟有急治其濕，而兼理其風，分輕重緩急而共理之可也。主以附子，附以甘草白朮，全以振陽除濕為義，加以桂枝驅風，仍帶扶陽之性，是雖表裏兼治，而實治裏，正所以治表也。此證不惟麻黃不可用，即大小青龍亦無涉，而桂枝一方，亦但能理表，而不能治裏，前方之生薑且恐性散，大棗且恐性膩，與虛家濕家不合，況桂枝湯中芍藥之酸寒乎。必純陽辛燥之品，方能中其要害也。處方之義，豈易識乎。學者凡遇風濕之病，或水腫鼓脹等，亦可以得其端倪矣。

(三十五)傷寒發汗已，身目為黃，所以然者，以寒濕在裏不解故也。以為不可下也，於寒濕中求之。

按此條乃寒濕兼傷之證，立法以示禁也。傷寒發汗已，得汗而表邪可愈矣，何以身目為黃，知非寒邪在表

爲患而外感寒邪挾在裏之濕邪爲患也仲師明示
其所以然曰以寒濕在裏不解故也見人當於裏求
治也瞭詮裏謂軀殼之裏與臟腑無涉即前條風濕
之搏於周身者但骨節肌肉之間爲煩疼掣痛微腫
亦止於軀殼言之也身目之黃亦此義也蓋此證雖
非在表亦非在裏特在表之裏而不在臟腑之裏故
仲師又以爲在裏而不可下也於寒濕之中求之不
出方者方分出之於後也寒爲陰邪濕亦陰邪二陰
相搏於裏何以不發青白色而成黃色則寒邪鬱而
變爲熱邪合之濕邪相蒸而見於外者也故下條總
無治寒之藥學者詳焉不然寒濕二陰邪爲患何反
不用前條之桂附等藥也耶故下文即云傷寒瘀熱
在裏身必發
黃可以見矣。

(五六)傷寒。瘀熱在裏。身必發黃。麻黃連軺赤小豆湯主之。

麻黃連軺赤小豆湯方　麻黃二兩　赤小豆一升　杏仁

四十枚去皮尖　連軺二兩連軺根也　大棗十二枚擘　生薑二兩　甘草一兩炙　生梓白皮

已上八味。以潦水一斗。先煑麻黃再沸。去上沫。內諸藥。
煑取三升。分溫三服。半日則盡。中風挾濕亦能成此證。風寒原論初感者以發
汗解肌不同治也變熱入裡則亦無從解之矣豈可見
方有麻黃便謂此證定是初傷寒於營哉、

(五七)傷寒七八日。身黃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滿者。茵陳
蒿湯主之。

(五八)傷寒。身黃發熱者。梔子蘗皮湯主之。

梔子蘗皮湯方　梔子十五枚擘　甘草一兩炙　黃蘗一兩

右三味。以水四升。煑取一升半。去滓。分溫再服。此條濕在分肉
而熱在臟腑亦是風寒變熱入裡同於陽明之不可汗
而可下也故不用麻黃而用大黃又與前一條以爲不
可下也不同原文不可下也上以爲[illegible]虛活之極意
謂此以爲不可下仍有可下者則不便直言不可下矣
故令人於寒濕中求之求知在表則不可下求知在裏
則不可汗而可下與傳裡入胃一理非諸證及余前訂
皆未及此、

(按)此三條俱寒濕兼傷之證。分別出治。以示禁也。寒濕
二邪相兼。寒能變熱。遇濕則蒸。此身必發黃之由也。
是病仍在表者。半而在表之裡者半也。治寒邪以麻
黃。仍治表也。赤小豆連軺治寒邪之變熱在裏者也。
杏仁甘草大棗生薑益中補土以除濕也。生梓白皮
治寒濕之邪在表裡之間爲患者也。此麻黃小豆連
軺湯主之之義也。其有在表之寒。變熱已久。斯在表
全無而入於表之裏。已深挾其濕邪。更入腹之裏。小
便爲濕熱所阻。則不利。水無出路。則腹微滿。而在身

之黃爲熱所蒸。愈益鮮明。是又寒邪變熱挾濕入裡
之甚著者。既不在表。麻黃忌用。茵陳梔子。除濕清熱。
利其小便以洩水。加以大黃蕩滌其濕瘀熱壅之邪。
通其大便以消黃。是小便不利腹滿二證。已兼臟腑
之裏。故又帶下藥以治其軀殼之裏也。又有傷寒身
黃而發熱者。則爲寒邪變熱爲多。濕邪相戀尚少。故
身黃而熱得宣散於外耳。是不必重治其濕也。但清
熱而小便自利。小便利而濕可除矣。故用梔子黃蘗
之苦寒。以洩瘀熱。用甘草補中。以濟其苦。而並不及
於除濕之品也。是三者。雖皆寒邪挾濕變熱成瘀之
證。而分在表在裏。濕勝熱勝。尤當加意也。可緊以爲
裏證而混下也耶。○前五十六條。半在表。半在軀殼
之裏。第五十七條。半在軀殼之裏。半在臟腑之裏。乃
濕勝於熱者。第五十八條。濕在軀殼之裏。而熱入臟
腑之裏。外透於表。乃熱勝於濕者。○此三條歷來不
敢以爲中風內。亦有此證者。以原文有寒濕中求之
之辭也。此句要善看。寒濕者就衣傷寒內挾濕言。固
然但寒濕不變熱。祇爲苓桂朮甘湯之證。何與於黃

病惟其挾濕而寒邪變熱入裡故有黄見於色既外感之邪變熱入裡成黄病又焉知其初感爲何邪乎故原文寒濕中求之非執寒濕不同風濕變熱入裡成黄證也余所以言中風挾濕未嘗不同有此證而亦同此治不防推原文之意曰當於風濕中求之矣至麻黄一物似又當爲傷寒而用但用麻黄於連軺赤小豆方中外除濕熱不當散表寒也表寒瘀熱則入裡入裡雖不在胃亦無可汗之理非散濕熱何謂乎猶有說焉中風所以不多見此證者以有汗故有汗則濕熱易散傷寒無汗故多瘀熱成黄焉不知中風至變熱入裡素有濕邪者亦可成此證蓋傳陽明大熱汗出方不成黄若入裡而不傳陽明挾熱而自成黄證人孰能定從入胃耶此與結胸痞二證傷寒中風皆同爲互有之證其理自無容更疑况外邪入裡黄從考辨初感的爲何邪則亦在黄病言黄病之治未嘗不可或疑麻黄散濕熱獨非汗之乎此有故無頗之謂何疑

第五十三條後有原文云若其大便鞕小便自利者去桂枝加白术湯主之一段遺失而未註今補註之蓋此證不兼風邪乃水濕之邪獨盛也大便鞕者正是寒水獨趨清道以致濁道反乾枯耳無風邪則可以不用桂枝加白术以燥濕益土堤坊既固則水不盡如决川下流而大便之鞕亦漸潤而軟矣此如五苓導濕即滋乾之義也

太陽經下篇總論

太陽經又有中風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一證及傷寒脈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一證俱爲風寒兩傷一則中風而兼寒一則傷寒而惡風者勿服大青龍有厥逆筋惕肉瞤之禁中風寒而兼風故見少陰證而脈沉緊身重無輕時者勿服大青龍犯發少陰汗之禁除此二禁則大青龍爲風寒兩傷對證之劑也其表兼風寒裡兼水氣者變大青龍爲小青龍意在兼治在裡之濕邪即表寒去而裡濕不除者亦爲小青龍對證之施也此外風多寒少者宜服桂枝湯治風陽氣偏重必作衂衂而風少解寒不解則仍以麻黄湯治其不解之寒寒多風少者不發汗亦致衂衂亦風解而寒不解亦以麻黄湯治其不解之寒二條見風寒宜斟酌多寡當兼治之方得當也不治而表邪傳裡未成胃實始與承氣以調胃清熱若仍未傳裡而在表則仍從表治頭痛必衂者風多寒少也桂枝治風不須疑矣再或其人一風寒兩感八九日不解如瘧狀然不嘔而清便自調一日二三度發脈得微緩表邪將透而愈矣如脈微而微惡寒則邪雖微而正亦衰也汗下吐俱禁審其面有熱色發其小汗則欲解者方解桂枝麻黄各半湯從風寒兩感之治也其中有風多寒少者又無取於大發汗而一在於偏解肌桂枝二越婢一桂枝二麻黄一皆慎於發汗之條也若夫風寒兩感無論孰多孰少一經誤施汗下見心下微滿小便不利之裡證則以救裡爲急桂枝湯去桂加茯苓白术主之爲下藥陰寒拯救之術也更加火邪迫劫取汗汗出陽亡心神驚亂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一方桂枝甘草龍骨牡蠣一方無非爲火邪之擾陰亡陽救援之法也乃或有風多寒少而加附子於桂枝湯中復增桂以取汗雖非火劫之辛熱與火邪同通汗大出而陽亡急用乾姜甘草湯以扶裡陽而徐以甘草芍藥湯及調胃承氣救其偏弊要皆爲風多寒少誤發大汗申禁也再如誤發汗而汗大出煩燥內生陽亡也立見矣茯苓四逆湯同陽制陰何非誤汗之弊哉其風寒兩感不治而變熱傳裡一留於胸

刺期門瀉太陽之熱邪也為風為寒為兩感但邪熱大盛俱可刺

歸於胃而成上下寒熱阻格之邪者則有黃連湯一法寒熱之品並用以治寒熱雜合之邪發大青龍表裏分治之法為上下兼治之法也再者風寒兩感不治俱變熱入裏而未離太陽之經者則有白虎湯一證又申大青龍辛涼發汗之意而純以辛涼用事乃治表中之裏之法也此後有邪全入裏渴欲飲水而無表證者有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者有大汗出復大煩渴脈洪大者有若汗若吐若下後熱結在裏者雖表裏俱熱即或熱而挾虛或熱而津亾大約不離太陽之經則仍以辛涼發汗為義白虎加人參一定不易之治也末敘風乘上金二證曰縱曰橫俱刺期門則為兩感風寒而邪熾盛者立法亦可單作上篇中風之治必附見於此篇者腹滿之證浮緊之脈已兼寒邪故雖風寒兩感而篇其治於熱又不在寄諸多寡輕重之間而已此所以風寒兩感必詳其陰邪陽邪在表傳裏而後施治不悞也仲師於太陽一經出三大法門其於風寒外感之道亦庶幾盡矣乎

傷寒論本義卷之三

太陽經下篇

太陽中風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為逆也[illegible]

(方)末後六字舊本大青龍湯主之黃氏正之如此蓋既曰不可服服之為逆則安得又復有大青龍湯主之之文傳寫之誤甚明黃氏正之甚是當從之後人又因其更改致疑併六字皆刪之刪之則上篇第二十五條無憑證據故存殊以備通考然此與下條互相發明而同一治故合二說併見於下

(徐)天地鬱蒸得雨則和人身煩躁得汗則解大青龍湯證為太陽無汗而設與麻黃湯證何異因有煩躁一證兼見則非此法不解蓋風為煩寒為躁故用之發汗以解其煩燥也究竟本風原於無汗者取微似汗若有汗者之煩燥全非鬱蒸之比其不藉汗解甚明加以惡風脈微弱則是少陰亾陽之證若脈浮弱汗出惡風而不煩燥即是太陽中風之證皆與此湯不相涉也誤服此湯寧不致厥逆惕瞤而速其亾陽之耶仲師不能必用法者盡如其法更立真武一湯以救其誤學者能識其鄭重之意即百用不致一誤矣特為剖析疑義相與明之

解肌兼發汗而取義於青龍者龍升而雲興雲興而雨降鬱熱頓除煩躁乃解匪龍之為靈何以得此乎觀仲師製方之意本是桂枝麻黃二湯合用但因芍藥酸收為興龍致雨所不宜故易以石膏之辛甘大寒辛以散風甘以散寒寒以勝熱一藥而三善俱備且能助青龍升騰之勢所以為至當至神之法也然而去芍藥之酸收增石膏之辛散外攻之力猛而難制在寒多風少及風寒兩停之證則用當而通神其有風無寒之證及微弱之脈若不知辨而槩用之有

厥逆惕瞤而亾陽耳。此疎庸之輩所爲望而畏之乎。詎知仲師於風多寒少之證。而見微弱之脈。仍用桂枝二、越婢一之法。桂枝全方。不去芍藥。取用其二。全是不欲發汗之意。復收麻黃一湯。爲越婢一者。畧用麻黃石膏二物。示微發於不發之中耳。夫婢女子之卑者也。女子固以順爲正。况於婢。則惟所指使。更無專擅矣。以大青龍之升騰變化。不可駕馭之物。約畧用之。乃至性同女婢之卑柔。此仲師通天手眼也。只一方中。忽焉去芍藥爲大青龍而升天興雲雨。忽焉存芍藥爲小青龍而蟠泥潤江海。忽焉爲桂枝二越婢一。而細雨濕泥沙。精義入神之道。比仙經較著矣。後人不窺作者之藩。妄望其能用之也哉。

再按。誤服大青龍湯。厥逆筋惕肉瞤者。既有亾陽之逆矣。亾陽即當用四逆湯以回陽。乃置而不用。更推重眞武一湯以救之者。其義何居。葢眞武乃北方司水之神。龍惟藉水。可能變化。而水者眞武之所司也。設眞武不與之以水。青龍之不能奮然升天可知矣。故方中用茯苓白术芍藥附子。行水收陰醒脾崇土之功。多於回陽。名之曰眞武湯。乃收拾分馳離絕之陰陽。坐鎮於少陰北方之位。其所收拾者。全在收拾其水。使龍潛而不能見也。設有一毫水氣上逆。龍即得遂其升騰變化。縱獨用附子乾姜以回陽。其如魄汗不止何哉。厥後晉旌陽祖師以仙術斬蛟。擒至蛟龍遁跡之所。戒其家勿蓄勺水。乃至從硯水中遁去。可見水怪原有尺水丈波之能。向非眞武坐鎮北方。天壤間久爲龍蛇之窟矣。即此推之。人身陽根於陰。其亾陽之證。乃少陰腎中之眞陽飛越耳。眞陽飛越。亟須鎮攝歸根。陽既歸根。陰必翕然從之。陰從則水不逆矣。陰從則陽不孤矣。豈更能飛越乎。故舍天人一致之理。以譚醫者。非其至也。

㊣按此條乃風寒兩傷之證。詳其證脈立法以示禁也。風傷衛寒傷營俱有論。見於上中二篇矣。然天地之風氣多有兼行。風寒二者猶相比附。獨感者尚難明其挨並中者。容不細爲標出證能昭其治法乎。仲師於是總括而言之。既曰太陽中風。復曰脈浮緊。浮爲在表。緊爲寒邪。則是合中風與寒邪在表爲一證也。更

見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燥諸證。大率傷寒之證多。然言太陽中風。而中風諸證亦在矣。王以大青龍仍傷寒麻黃湯發汗之義也。但既兼中風。則芍藥之酸收不用。惟恐邪在表。有營衛二層。發之不盡也。又於方中加石膏一味何也。以辛凉之性。易其酸收。而濟其辛熱。此知白守黑。治陽顧陰。一定之理也。名之曰大青龍。而興雲雨解欝熱。人與天地氣化何殊乎。至於脈見微弱。即上篇之陽浮陰弱也。又兼汗出惡風矣。此乃純爲傷風之脈證。不則亦風多寒少之脈證也。麻黃湯原在不可服。大青龍自亦不可服也。服之犯悞發大汗。如水流漓之忌。其人陽素虛者。必筋惕肉瞤。陽亾不守。眞武回陽鎮陰。陰不上逆。陽得返舍。所以謂爲救之也。諸註既發明已多。談空說有。極盡理致。余惟就風寒淺易明之可耳。然高深正在此。學者仍當謹誌。風傷衛之不可大發汗。則此條仲師之意可明矣。

傷寒。脈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證者。大青龍湯發之。

大青龍湯方　麻黃六兩去節　桂枝二兩去皮　甘草二兩炙　杏仁四十個去皮尖　生薑二兩切　大棗十二枚擘　石膏鷄子大綿裹碎

右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出多者。溫粉撲之。一服汗者。停後服。汗多亾陽。遂虛。惡風。煩燥。不得眠也。

㊣按此條亦風寒兩傷之證。復詳其證脈立法。以示禁也。前條中風而脈證俱傷寒。此條傷寒而脈證皆中風。正見風寒兩者兼行並中。難於細分風多寒少。寒多風少。既二者之脈證或互見或並見。則從兼治之法

而已矣。不必更爲築舍之謀於道傍也。今其人傷寒
而脈則浮緩，寒證兼風脈矣。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
惟寒邪挾風邪，斯不致涸泣其營血，而致身疼腰痛
骨節疼痛矣。脈證俱見兩傷，大青龍主之，與前條無
異法也。獨是身重一證，必須明辨，但欲寐而常重，則
屬少陰。俟發其汗，變必上厥下竭，雖前條變證之筋
惕肉瞤不同，而犯俟汗之忌一也。仲師示之曰：無少
陰證方可用大青龍發之。發字，諸賢多置議，然不過
發汗之義耳。不必深言之，反晦也。蓋謂若無但欲寐、
常身重二證，方可與大青龍發汗耳。原文雖與義紬
繹不盡，而大旨則甚了然。如含糊而論，及穿鑿而言，
或附會而成說，其失維均也。

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欬，或渴，或利，或
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滿，或喘者，小青龍湯主之。

小青龍湯方　麻黃三兩去節　芍藥三兩　五味子半斤　乾

薑二兩　甘草三兩炙　半夏半升洗　桂枝三兩去皮　細辛三兩
右八味，以水一斗，先煑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煑
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加減法，或爲諸證之治。

若微利者，去麻黃，加蕘花，如鷄子大，熬令赤色。麻黃發汗，汗利則不宜，而或爲諸證皆去者，以汗則重亡津液也。利水橫行也，加蕘花導水也。若渴者，去半
夏，加栝蔞根三兩。渴，津液不足也。去半夏，以其燥津液也。加栝蔞根，以其微熱而生津
也。若噎者，去麻黃，加附子，炮。噎與餇咽同，水寒窒氣也。附子者，利氣散水寒
也。若小便不利、少腹滿，去麻黃，加茯苓四兩。水停下焦而不
行，則小便不利而少腹滿。茯苓
淡滲，故能通竅而利水道也。若喘者，去麻黃，加杏
仁半升，去皮尖。喘，水氣射肺，而肺息不和也。加杏仁潤肺以下其氣也。

(翻)如傷寒表不解，只應見表證而已，而無奈心下素積
有水氣，水氣不止於飲，而飲亦其一也。水寒相搏則
不止僅見表證而已，兼見裏證，水氣衝而上逆則乾
嘔發熱而欬，水氣內漬而傳走不定，則或渴或利、
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滿而或喘之證，種種諸證見
于陽陰挾雜，大青龍湯中不容不加之藥，推原於表
氣，則陰邪附陰，若因其飲陽者亦陰也，寒與表而陰
相搏，表裏分解之不可緩發，一如從中何處罰非，唯
以小青龍湯外散風寒，內滌水飲爲主，於大青龍湯
中華去石膏，不容比暱，而所換內外奔走者，若細辛
五味乾薑，一皆陽神供服役，先斷去白虎中之禍胎，
其局不翻而自翻矣。

(按)此條乃風寒兩傷，表未解，而心下兼有水氣之證，立
法以示禁也。言傷寒而中風括於內矣。其人心下素

有水氣，則陽素虛而不能馭陰，陰素盛而乘隙變陽，
乃必然之勢也。於是因表未解，而陽鬱於內，裏而不
能變大熱，逆而但能引積水乾嘔發熱而欬，腑肺之
間，亦少帶表未解之鬱熱也。而水氣因之大起爲患，
或渴或小便不利，水氣阻正不化於上下也；或利或
噎、少腹滿而喘，水氣爲害，肆行於上下也。水陰橫行，
無陽節制，豈大青龍可發汗治表而中有石膏，豈復
宜清熱治裏乎？仲師變其法爲小青龍，仍用麻桂兼
治其表，而以芍藥五味子收其肺金之氣，水邪不得
與正氣爭道；乾薑炙甘草細辛半夏理其脾土之氣，
水邪不得不受后土之制。此一方也，既兼治表裏，而
復兼治風寒之神法也。大青龍與實致兩意在發
汗，小青龍蟠泥歸海，意在收水，此仲師二方大義也。
〇麻黃入小青龍湯，驅濕邪外散之意存焉，不論爲
治表也。觀下條寒去欲
解，仍用之，可知其旨矣。

傷寒心下有水氣，欬而微喘，發熱不渴，服湯已渴者，此

寒去欲解也。小青龍湯主之。

(按)此條即前條之證，服小青龍而表欲解，立法以明不宜遽變之禁也。前證外感風寒，內兼積水，服小青龍兼治表裏，已明矣。仲師再申明其證如欬如喘如發熱，皆似陽邪爲患，而非陰邪爲患，已難恐人之誤認矣。況前之不渴者猶爲陰邪易識，今又服湯而渴，陽邪之類逼眞矣，庸夫俗子，寧不見小青龍而咋舌乎。故特告之曰，此非內熱也，乃寒去欲解也。前證風寒既傷於表，內中不無鬱熱，特以水氣橫行，故熱不行。今服湯後，水患少息，高原之上，懷襄之勢雖退，而泛溢於江河者，尚未全行地中也。胸肺之藪雖已見渴，而其腸胃之下，仍爲澤國，顧可已其決導疏排之功乎。惟有八年於外，三過不入，而後成九載平成之績耳。仍用小青龍，何容變易哉。是方也，以治水氣者治在裏久積之陰邪，以治風寒者治胸膈暫鬱之熱邪。程氏謂下寒者類多上熱之一句，破的矣，學者識之。

(四)太陽病，脈浮緊，發熱，身無汗，自衄者愈。

(五)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證仍在，此當發其汗。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麻黃湯主之。

(六)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黃湯主之。

(按)此三條乃太陽傷寒兼中風邪有輕重之證，明之立法，以示應發汗不應發汗，各有所禁也。如太陽病脈浮緊發熱無汗，純是寒邪傷營矣。然寒邪輕微，着營而不致涸沍其血，所以不致身疼腰痛骨節疼痛。且兼中風，則陽邪摻入，勢足流散，而無膠滯，此俱身不疼痛之所以然也。故見此證者，知其雖似寒邪，而不純是寒邪，不宜麻黃之辛熱發汗，大青龍之用亦得當而不可盡劑者也。如或其人寒邪本輕，而風入之，陽邪變熱上衝，其勢迅速，血自鼻衄者，則中風陽邪已上越而出矣，而傷寒之陰邪本在血分，亦隨血而去。仲師言自衄之後則必愈，更不必再發其汗矣。問愈不愈何以辨之，答曰，脈不浮緊，身不發熱，而濈濈汗出，此之謂愈也。學者識之。方與上條不悞。

其或脈浮緊無汗，發熱而身竟疼痛矣，則寒傷者重矣。八九日不解，表證仍在，未至傳裏，總應治表，此當發其汗，麻黃湯又宜矣。服已微除，而不全除，其人發煩目瞑者，知非麻黃湯治寒邪不效也，其人亦少帶中風之陽邪，故用麻黃辛熱發汗，至於發煩目瞑，劇者更必衄血也。設當日預審之精，知其寒重風輕，斟酌青龍用之，不致是矣。然寒邪雖因發汗未盡除，而風邪却因衄血已盡去。言乃解者，風邪乃解也。仲師又爲之明示其所以然，曰陽氣重故也。以前感之寒邪原帶風邪，本有陽氣，及獨用麻黃之辛熱，不濟以大青龍之辛涼，是陽以助陽，其勢必重，陽氣盛重則必上升，驅血飛越，而衄。職此故也。因知大青龍爲風寒兩傷之聖藥，用之則一了百當，不用則奏效迂回矣。

條尾綴以麻黃湯主之，方喩皆謂復用麻黃湯，以發其未盡之寒邪。此處尤宜斟酌，應審其衄血之後，風邪已解，不發煩，不目瞑矣，而傷寒之表證仍在，方可再用麻黃湯。如風證亦未全解，則仍大青龍是用，而已不可泥麻黃湯主之之說爲仲師門下奇叟也。況亦有前服發汗藥微除，而寒邪必少輕，如上條所云，及一衄而風寒俱去，則解乃全解，又當體上條仲師明示之意，不必多事施治矣。此等最要變通，不可拘執。如風寒俱解，而泥原文，與麻黃湯，豈不悞哉。再或傷寒脈浮緊，失治而未發汗，其人兼中風邪，則必陽鬱於內，變熱上衝，如前條所云，因致衄血。風邪之熱隨血上越可去，可以不治其風邪，而獨治其寒邪。此時又不可執大青龍爲必應風寒兩治之用也。風邪仍在，兼治風寒，用大青龍。風邪既去，則當治寒，仍用麻黃湯，仍是傷風用桂枝，傷寒用麻黃，判然兩途，兼以風寒兩傷，用大青龍，成三大綱領，如大學之道也。醫者容昧其施治，而自甘以爲小道，不足爲乎。

合三條觀之，祗因一衄，足知其人兼中風邪，蓋衄

血乃熱妄行。不兼風邪則邪不遽變熱。且不能挾血上越。陽性升而陰性沉。升者陽也。血升者。陰邪挾陽邪也。問陽邪之性上升固矣。何以上篇單言中風原為陽邪而不見衄血證也。答曰。中風之邪在衛屬氣。傷寒之邪在營屬血。惟傷寒而兼中風且寒多風少。故寒邪挾風邪入營血之中。鼓之上升耳。若單中風邪者則在氣分。何血之可升乎。及後變周血蓄血等證。則又日久熱瘀傳入本府。深歸下焦之血海。方有血證。非如寒邪之傷營本在血分也。學者當細合三篇而詳辨之。

程註謂經文云此當發其汗。服藥已微除。乃悞用辛熱而不用辛凉也。則誠卓見。余又因註陽明下篇末條見程註謂類於此條之陽氣重。逆反復細閱而知余前註猶未盡也。蓋此條經文麻黃湯主之五字。乃仲師言前當發其汗之時。所以致陽氣重者。以當用麻黃湯主之也。所以寒雖去而風猶作發煩目瞑衄血之患也。以麻黃湯之陽藥。治兼風之陽邪。所以能致陽氣重劇而作衄也。衄則解。謂寒邪先服藥而解。

風邪後衄已解矣。不必更多事矣。如云於此後再用麻黃湯。或者前言服藥已微除者。寒邪究未盡除而用之乎。則非熟審其脈浮緊。其證無汗。發熱身疼痛俱有。微除不除之勢。方可云然也。而不可拘滯為用以亡陽也。

學者慎之。

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其小便清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當須發汗。若頭痛者。必衄。宜桂枝湯。

（按）此條乃風寒兩傷。辨其表裏而出治。即所以示禁也。言傷寒固兼中風矣。不大便至六七日之久。頭痛有熱證可見。則風寒之邪已傳裏作胃實之證也。與承氣湯方。註謂承氣四方斟酌用之是也。問有熱又何以驗之。答曰。程註小便赤黃短澀是也。然胃實之熱證。太陽陽明二病中言之詳矣。有熱無熱當於二篇

各條在表在裏處參看可也。其或小便清長。熱未入裏。風寒仍在表。已審仍須發汗無疑矣。乃此發汗之義。亦如與承氣之意。大青龍尤當審明為風寒兩傷用之可耳。若不見兼風之證。則仍麻黃發汗之用也。顧可混言發汗也。再若其人頭痛而身無疼。腰無痛。骨節無疼痛者。此風邪之中人居多。故陽升挾血如前條所云之衄。惟宜桂枝驅其風邪而已。非可用麻黃重傷其陽矣。一在表之證。而審機觀變。非可固執如此。仲師歷歷言之。雖明而究未可盡言也。學者詳焉。

問前條衄後與麻黃湯。此條衄後又與桂枝湯。將何以為辨耶。答曰。前條脈浮緊。即脈以緊證知為寒多風少之證。故衄而風解。仍當以麻黃發其寒。此條頭痛而不身疼腰痛骨節疼痛。即證以緊脈知為風多寒少之證。故衄而風未必盡解。仍當以桂枝驅其風。風寒二病。麻黃桂枝二方。天開地闢。為兩途也明矣。

。此三條雖皆言治出方。然臨時諦審。尤當虛活。如程氏立意竟主某方。固不可。即原文之立治出方。亦

未可盡拘泥也。必於麻黃桂枝二湯中。神而明之。方為萬全。然則表裏風寒已解未解。可不再三致慎也哉。再繹此條之衄。意料之辭。非已見之證。用桂枝湯則可不衄而解。與用麻黃湯一條亦有別。

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其人不嘔。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發。脈微緩者。為欲愈也。脈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熱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癢。宜桂枝麻黃各半湯。

桂枝麻黃各半方　桂枝一兩十六銖去皮　芍藥一兩　生薑一兩切　甘草一兩炙　麻黃一兩　大棗四枚擘　杏仁二十四箇

蓋此條原文三段故按次明之

去皮尖

右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一升八合。去滓。溫服六合。

按此條亦太陽風寒兩傷分輕重之證。方治法以示禁也。言太陽病兼風寒傷表爲害也。延至八九日。失於大青龍之治。而陰陽二邪。交錯於表。因作寒熱如瘧狀。瘧者邪在半表半裏。出入與正氣相爭而作也。今陰陽之邪在表。交爭。故其病狀亦如之。蓋發熱熱也惡寒寒也。然熱多寒少。寒之輕也。不嘔清便熱之微也。所以欲自可。一日二三度發。二邪近在營衛之間合則爭。離則息。作輟無時。非同眞瘧之周身迂遠間日、一發。一日一發。有定時也。再診其脈而微緩。亦爲陰陽二邪輕微之象。所以不必施治。可以聽其自愈矣。問風寒兩傷八九日。不傳裏何也。答曰此正所以見二邪之受病者輕。故積久無傳。但仍在表交爭作

如瘧之狀而已。邪既輕微。亦不必大興殺伐。以傷正氣。若脈亦同此微也。不如瘧之寒熱往來。但常常惡寒者。此則陰陽俱虛之證。與如瘧狀之證。迥不同也。前之脈微。正氣固微。然有發熱。有惡寒。邪氣交爭。而正氣能與之互勝。所以卽言不可過於誅邪。惟恐其傷正。但勿治可矣。今不熱但寒。是陽虛於表。故惡寒也。陰虛於內。故無熱也。而脈力微。豈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以犯虛虛之戒哉。扶陽益正。治裏卽治表之法前二篇屢言之。如建中甘草茯苓桂枝白朮等湯之類。容不斟酌用之。細心浮氣。混用太陽三法乎。而者脈雖微。身雖惡寒。而色反有熱色。發見。則又與不發熱。但惡寒者有間矣。仲師示之曰未欲解也。又曰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癢。蓋其人陰陽雖虛而陽氣尚能內鬱爲熱。見於面色。惟其正氣不足。故不能驅邪未出。故未欲解耳。未欲解者。邪氣欲解而正氣不能充足。遂其欲而解也。故不能得小汗出。亦因其正氣不足爲然也。又恐內眞寒外假熱。假熱之色見於面。惑人於微茫之間。復以身必癢三字。徵之周身作

癢。陽氣欲出而不能。必須藥力佐之。明矣。惟其風寒兩輕。正氣又微。故無所用其偏勝及重劑。乃桂枝麻黃各半而配屬均停。爲恐其過不及。而陰陽俱不耐重傷也。處方之意。蓋如此之詳愼。學者可不體諸。至於得小汗出。小字亦須留意。見正邪俱微。俱發大汗流漓。必在所禁也。此尤不可忽者。

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脈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更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湯。

桂枝二越婢一湯方　桂枝十八銖去皮　芍藥十八銖　甘草十八銖炙　生薑一兩三錢切　大棗四枚擘　麻黃十八銖去節　石膏二十四銖綿裹碎

右七味。㕮咀。以水五升。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內諸藥

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本方當裁爲越婢湯桂枝湯。合飲一升。今合爲一方。桂枝二越婢一。

按此條亦太陽風寒兩傷。辨其證脈。出治。而復示禁也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脈復微弱。則風多寒少之病也。何以見之。無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是寒之傷營也輕。脈微弱。卽陽浮陰弱之診。是風之傷衛也重。旣如此。則未見有寒也。不知陰弱發熱。熱多寒少。而不見汗出。則亦有寒之爲病在於營分也。明矣。旣有風。復有寒。大青龍之用。不須計矣。但脈已見微弱。則平日之陽虛浮易動。必矣。大青龍辛熱之劑。重發其汗。不幾驅陽出走乎。仲師示之曰。此無陽也。不可發汗。見當於發汗之中。寓不發汗之意也。乃於大青龍湯中。去杏仁之辛散。加芍藥之酸收。不知者謂爲收陰斂者。謂其固攝易動虛陽之根耳。明之曰宜桂枝二越婢一湯。以桂枝主風多之治。以麻黃主寒少之治。以芍藥主脈微弱之治。一方而三善備矣。或問曰。

仲師言無陽而藥乃益陰何也答曰無陽者言平日陽虛而已周之黎民靡有孑遺豈周無遺民也陽虛則無根而易動辛熱之劑能驅之飛越惟固攝眞陰足以維陽之根蒂雖發汗去邪而正陽不致上浮此仲師處方之本意也平日腎陽虛故不敢輕發其汗恐腎陽上越耳至於石膏乃治上中焦邪熱且維諸陽之根與芍藥同力共濟與下焦腎陽無礙也。

服桂枝湯大汗出脈洪大者與桂枝湯如前法若形如瘧日再發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黃一湯。

桂枝二麻黃一湯方　桂枝一兩十七銖去皮　芍藥一兩六銖　麻黃十六銖去節　生薑一兩六銖切　杏仁十六箇去皮尖　甘草一兩二銖炙　大棗五枚擘

右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黃一二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服。

按此條乃太陽風寒兩傷營衛其風寒孰去孰留孰重孰輕出治即所以示禁也病即前條之證矣服前條之桂枝二越婢一湯矣乃大汗出脈洪大者何也緣前條之證純似中風不見傷寒惟有不汗出一證知其風中有寒故兼理其風寒今乃大汗出寒已去而風獨留也發熱汗出乃傷風本證也再脈之微弱者忽洪大脈之微弱即前言陽微陰弱兼有寒邪凝滯於隧道其脈自見斂退之象今寒去陽氣得行斯變微弱為洪大究與中風陽浮之本脈相類也既營證復營脈風尚留而寒已去不須疑矣於是應與桂枝湯如前法也乃諸賢茫然此句之義喈謂以此探之仲師豈以病人為嘗試之物如時流鼓程聞再與桂枝二越婢一湯則大汗出者即平世無六方而汗忽出忽斂脈忽大忽小皆可治之理此皆不明仲師之意也意本昭如日月諸賢不於明顯處求之所以言愈多而理愈晦夫所謂桂枝湯如前法者仍上篇太陽風傷衛所用之桂枝湯如前法者仍是服桂枝湯歠熱粥勿令大汗出如水流漓之法何嘗不明白淺易又奚必另求深文乎蓋初為風多寒少之證而脈見微弱故用桂枝二越婢一湯今寒去風留而見脈洪大類於浮緩之象故獨用桂枝湯桂枝者升陽固衛而解肌既無碍於脈之浮大且能護救陽之虛浮豈非恰合之劑仍自始終不悖也哉觀此則上篇別條所云服桂枝湯方如前法非合於下藥之中愈可見矣然病機不一或者其人服桂枝二越婢一湯而大汗不出但形如瘧日再發者此即上條如瘧狀之謂也方兪俱言少有之寒邪持多有之風邪欲出不能出者是也又變一法用桂枝二麻黃一湯桂枝倍以治風多麻黃約以治寒少又一方兩治而不失其輕重之分量者也仲師其心細如髮其旨明如鏡其道淺近平易無牽紐艱深之故此所以為醫之聖也後賢乃索隱以求怪為由之瑟而已矣

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强痛翕翕發熱無汗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湯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主之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方

於桂枝湯方內去桂枝加茯苓白朮各三兩餘依桂枝湯法煎服小便利則愈。

按此條亦太陽風寒兩傷誤治而成表裏之證明其治以示禁也太陽傷風之為病頭項强痛翕翕發熱而汗出今汗不出而頭項强痛翕翕發熱者則中風而兼傷寒矣理應兩治其邪若但與桂枝治風不效矣再復下之是誤而再誤也曰仍者從見其表證未解不涤裏證而已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乃下藥陰寒之氣挾寒邪入心下作痞挾風邪作痞動積飲而阻閉陽氣上下不能動流之故耳雖云表證在應治表

然表證輕，則應治裏，桂枝湯去桂，加茯苓白朮，爲主補土滲濕，使在裏下藥之陰邪先除，然後可徐徐治其表邪耳。緣表證不過頭項强痛，發熱無汗，幸再誤而未變，其輕微易治可知，故先以誤下之陰邪入裏爲患是急，即厥陰所云先溫其裏乃攻其表，亦此義也。當叅觀之自明。

傷寒脈浮，醫以火迫刼之，亡陽，必驚狂，起臥不安者，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主之。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方

桂枝三兩去皮　甘草二兩炙　生薑三兩切　牡蠣五兩熬

龍骨四兩　大棗十二枚擘　蜀漆三兩洗去脚

右爲末，以水一斗二升，先煮蜀漆減二升，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按此條亦太陽風寒兩傷之證，誤加火刼取汗，致變立救法以示禁也。傷寒證而脈浮不緊，此風多寒少之證，應斟酌青龍越婢之間發汗，乃以火迫刼取之，火邪入而真陽出，名曰陽亡。真陽出而神明亂，驚狂遂見，程註所謂汗者心之液是也。以火刼取汗，火邪入心，陽隨汗亡，驚狂而起臥不安，皆有傷心液，無以養心之神，而空虛之地，邪火更易爲害也。法不可單治其表，急當兼治其裏，仍用桂枝以驅風多之邪，復去芍藥，加蜀漆以奏迅捷之效，生薑大棗補其中，牡蠣龍骨鎮其神，謂之救逆，正救天君之勤王兵耳。或問汗液陰也，誤發而何以陽亡，所用方中諸藥俱陽品也，又何以能益陰生液。答曰，汗液爲陰，而實由陽化，故汗出而陽從，諸藥爲陽生陰所以安陰，陽氣聚則陰斂生津，陽氣散則陰擾耗津，陰陽相濟，吉相倚凶，雖分陰陽，皆有邪正，切無二氣，能於屈伸往來間調停均平，此大壽之基也夫。

問龍骨牡蠣治水邪之品，何以復能治火邪？答曰，水邪侵擾於心下，用其澁以成淡滲之功；火邪擾亂於心中，用其澁叅收攝之效，[illegible]。患在發越者，用芍藥之酸，斂其不足，扶陽氣以龍骨牡蠣之澁，著其足，以收陽氣，不發越於外，而汗[illegible]則復收於心內，生液矣；心液既足，心神復安矣。

問此證既風寒兩傷，方中用桂枝治風，何以不見治寒之品？答曰，此因以火逼迫取汗，汗出陽亡，然寒邪亦必隨陽俱亡，惟餘表虛衛弱，急宜固護之而已。用桂枝乃固護其陽，而驅風之義寓焉，並非當在治風也。風之多而獨存者，且不必當治，況寒之少而已去者乎？學者當審觀之，可得治表裏之訣矣。

汗即氣之外洩者，氣陽也，而汗又由心發，故曰心之液。此液與肉存之津液作兩條看，津液存於心者屬陰，汗液旋發周身者，心火所化也，屬陽，故用陽藥助陽氣，正所以滋陰，且以鎮鬲其心，則用滋品也。

火逆句作一下之句作一因燒鍼句作一煩躁者，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主之。

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方　桂枝一兩去皮　甘草二兩

牡蠣二兩熬　龍骨二兩

右四味，爲末，以水五升，煑取二升半，去滓，溫服八合，日三服。

按此條亦太陽風寒兩傷，誤而致煩燥之變，立法以示禁也。言火逆，即上條以火迫刼取汗致逆之謂也。其或不由火邪而由誤下者，更有誤用燒針者，皆誤治也。誤治之故有三，而煩燥之變證既一，則惟立一法，以救三誤，不必更問其致誤何由矣。此即上篇所云若吐、若下、若發汗，及壞病所云若吐、若下、若燒針，同一論列之意。而少變其句法，諸賢遂茫然矣。乃謂火逆之後復下，下之後復燒針，如是則其人寧有不譫

愈變重乎用藥救之寧有不加方者乎何以驗云元神未至飛越無取追急滋擾方又云方物反差心也一誤反輕此必無之理也惟其或火逆或下或燒針一誤反重三誤之後幸而未至變證如上條見驚狂及臥起不安但煩燥而已所以只須此條救之之法也然煩燥即前條發狂臥起不安之漸也故用四物以扶陽安神為義不用姜棗之溫補不用蜀漆之辛快正是病輕則藥輕也何謂賢之勝因若此乎學者審於上下二條變證輕重之間可知此條三誤之變證必不能輕於前條一誤之變審不待余言而曉然矣

觀太陽上篇州條云太陽病醫發汗遂發熱惡寒因復下之心下痞表裏俱虛陰陽氣並竭無陽則陰獨復加燒鍼因胸煩面色青黃膚瞤者難治三誤後變證之危如此豈此條經三誤變證反輕乎總氣稟有不齊亦不致懸珠如是可見三句是歷舉之辭無疑

傷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反與桂

枝湯欲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燥吐逆者作甘草乾薑湯與之以復其陽若厥愈足溫者更作芍藥甘草湯與之其脚即伸若胃氣不和譫語者少與調胃承氣湯若重發汗復加燒鍼者四逆湯主之

甘草乾薑湯方　甘草四兩炙　乾薑二兩炙

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再服

芍藥甘草湯方　白芍藥四兩　甘草四兩

右二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溫再服之

調胃承氣湯方

大黃四兩去皮清酒浸　芒硝半斤　甘草二兩炙

右三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芒硝更上微火煮令沸少少溫服

四逆湯方　甘草二兩炙　乾薑一兩半　附子一枚

右三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強人可大附子一枚乾薑三兩

問曰證象陽旦按法治之而增劇厥逆咽中乾兩脛拘急而譫語師曰言夜半手足當溫兩脚當伸後如師言何以知此答曰寸口脉浮而大浮則為風大則為虛風

則生微熱虛則兩脛攣病證象桂枝因加附子參其間增桂令汗出附子溫經亡陽故也厥逆咽中乾煩燥陽明內結譫語煩亂更飲甘草乾薑湯夜半陽氣還兩足當熱脛尚微拘急重與芍藥甘草湯爾乃脛伸以承氣湯微溏則止其譫語故知病可愈

(按)此條乃太陽風寒兩傷風多寒少誤治之變證既言之復自申解之以示禁也傷寒而脉浮不緊自汗出知風為主而寒為附然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表證雖係風多裏證已見陽微舊與以桂枝湯主治風復加附子參其間名曰陽旦湯以治陽微更增桂令汗出以攻其表可謂按法治之矣乃得之便厥咽中乾煩燥吐逆不惟不效反增劇者何也師曰夜半手足當溫兩脚當伸後遂一如師言也問師何以知

其然也師答曰寸口脉浮而大浮則為風大則為虛
風生微熱虛則脛攣此風熱陽虛之證也風證象桂
枝虛證象桂枝加附子之陽旦桉治無疑而爲何增
劇師又曰因加附子桂枝湯中參雜其間而增桂枝
辛熱之力令驅汗外出所以致變也夫陽虛回陽用
附子正合矣何以云因加附子參其間致變蓋人但
知附子能溫經而不知附子能亡陽附子加於人參
白术乾薑甘草之屬則亦辛熱入溫補之中而回陽
如入桂枝麻黃等藥中則惟有驅陽直走而已何回
陽之有況有陰寒在表尚可借以驅陰所謂有故無
殞也今風熱陽虛之證本少陰寒為用附子辛熱善
走之物逼陽外越所以師明示之曰附子溫經亡陽
故也因而致變厥逆咽乾煩躁陽盛於內讝語煩亂
諸證遂肆出也諸證悉屬邪熱與正虛相搏之故師
知之而更飲以甘草乾姜復炮盡去辛散之性以溫
其經而不亡其陽然後可以預卜夜半陽氣必還而
兩足當溫耳其人正陽外出乃為辛熱所驅非同陰
寒內逼故不必藉回陽之藥復益其驅逐之力但乾

姜溫其中甘草緩其性夜半天地之陽生而人身之
陽亦生此師通天之手眼也不然何不大用溫補而
惟特乾姜甘草迂緩之用也陽回足溫矣脛尚拘急
此下虛風乘也重與芍藥甘草甘草之用乃前義也
芍藥酸寒收陰下降然收陰正所以收浮越之陽而
已而脛已遂伸矣獨餘辛熱之毒留於陽明之內結
而為讝語煩亂再與以調胃承氣令其微溏以洩附
子之毒以止讝語而知諸病可盡愈矣此仲師深言
附子之不可進用與大黃等也於條末復申之言亦
有應用附子者如重發汗而陽亡及復加燒鍼而逼
取大汗者四逆湯中乃可用之如風熱陽虛證中斷
不可用以致變也問同一亡陽也何以彼宜用而此
不宜答曰重發汗復燒鍼皆自內逼陽於亡者故用
附子而以甘草為主乾姜佐之所以回陽也今風熱
陽虛之證用於桂枝湯中無迂緩之柔有疾走之剛
豈可同日而語乎喻註謂陽旦乃桂枝湯中加黃芩
無據之說恐不足信於人又謂古法失傳既失傳矣
何從而知之試觀因加附子參其間增桂令汗出附

子溫經亡陽故也三句正文及證象陽旦病證象桂
枝二句正文則陽旦為桂枝湯加附子而非加黃芩
之臆說明矣余惟知言其有原文可據者而已不敢
從無徵不信之論也且既云用黃芩陰寒入口便厥
黃芩之寒亦未必致害若此之甚況黃芩致厥於前
回陽之後又與芍藥更與大黃寧有如此之苦寒尚
可恣用者乎喻說不經自可明矣近日學者過虛熱
之證皆知不可肆行辛熱耗其真陰不知汗亦陰液
液出而陽即飛越百變遂起豈第耗陰正所以亡陽
之根也二氣互根先儒言之詳矣審此則附子亡陽
四字師之指示誠切乎哉奈不信仲師而信後人之
說不謂喻不識經文本意而謂余不善附會則亦聽
之而已或問陽旦陰旦之說林北海先生亦言喻說
甚佳子乃不從何也答曰余非不從也聖人曾言之
矣不徵不信不信故不從而不信正以其無徵也又
問子之說陽旦為桂枝加附子非加黃芩何所徵信
乎答曰徵信於仲師之原文一曰反與桂枝湯又曰
證象陽旦按法治之增劇又曰病證象桂枝因加附

子參其間增桂枝令汗出附子溫經亡陽故也則知
桂枝湯非別乃陽旦之桂枝湯也陽旦之桂枝非別
即因加附子參其間者也此所以從之無疑也又問
曰子言桂枝陽旦湯為加附子桂枝之陰旦湯將何
所加子能知之言之乎答曰即陰旦之名亦喻註中
所有未暇詳考別有徵信何以敢知之敬言之而從
之哉陰旦之說亦闕疑可耳
桂枝湯中用附子治風熱其變證咽乾煩燥吐逆無
非熱之可見獨厥似陰寒正陽重陰微不順接之厥
所以芍藥大黃善其後也至仲師亡陽之說亦就汗
多心液大洩陽浮於外中虛於裡耳然中之虛而熱
非中之虛而寒如四逆湯證也所以後用芍藥大黃
而不禁也其救亡陽用甘草乾姜湯非溫中也乃救
附子驅出之陽外亡者復歸於裡與四逆湯用意迥
別彼是治寒邪滅陽此是治熱邪驅陽四逆救滅陽
是狄滅衛而齊桓來救甘草炮姜回陽是秦穆納晉
重耳也再繹此證內陽為附子逼亡雖虛而並無寒
症以其未經吐下耳其厥為熱厥如傷暑病中亦有

厥內熱病中亦有厥若惧以此厥爲寒逆之厥則不得不歸罪於黃芩矣其實仲師言病固不止云因加黃芩參其間也又曰反與桂枝湯欲攻其表此爲惧也可見用附子入桂枝湯內重陽劫汗爲惧矣

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燥者茯苓四逆湯主之

茯苓四逆湯方　茯苓六兩　人參一兩　甘草二兩炙

乾薑一兩　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

右五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按此條乃太陽風寒兩傷之證而風多寒少誤而致變立法以示禁也病有在表風寒未解而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者則下之固誤而發汗亦必誤也非風多誤用麻黃即陽微誤用大青龍耳更見煩燥之證又與風寒兩傷之煩燥相似不幾疑爲表病仍在而復思治表乎如再治其表立成不救矣仲師主之以茯

苓四逆湯全無辛熱治表之藥亦無辛京治煩燥之藥純用甘溫其義何居蓋此煩躁近於陰燥也汗下後表病雖仍在而裏證已內逼汗下傷其津液陽虛而生之煩燥與大青龍所治之煩燥邪熱內熾者逈不相同用人參甘草乾姜以溫補其中以茯苓制水邪而奔豚水逆等證不作以附子走營衛而上厥下竭久而成痿等證不成此雖未言治煩燥而陽足津生神安其宅煩躁自止此雖未言治表而內陽既復再攻外邪表證亦解

乃標本兼治之法也

傷寒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吐者黃連湯主之

黃連湯方　黃連三兩　甘草三兩炙　乾薑三兩

人參二兩　桂枝三兩去皮　半夏半升洗　大棗十二枚擘

辛則散而出表苦則然而入裡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夜二服

程如病屬傷寒表間不必有熱也而熱反在胸中熱在胸中不問而知有煩躁鬱悶之證可知胃中反有邪氣以寒邪被格在下故也此證寒熱俱有而熱非假熱寒非假寒似於大青龍湯證無異然而較之大青龍湯之寒熱已向近裏一層故其證不復見之表裡際而只見之上下際腹中痛者陰不得上而寒乃獨治於下也欲嘔吐者陽不得下而熱乃獨治於上也較之大青龍之寒熱彼爲表裡相持此爲上下相格則治法雖亦寒熱並施而辛寒易以苦寒辛熱加以苦熱不同矣況用人參半夏以補宜中氣升降陰陽比大青龍湯中之杏仁純降無補者逈別蓋彼則表裡俱實此則虛實相兼自此條而互及諸瀉心湯皆其法矣

表裡上下之說此屬大青龍言之似明矣然不若

喻言表裡大青龍者攻表也黃連湯者和裡也蓋辛則散而出表苦則下而入裡也

按此條亦太陽風寒兩傷入裡之證立法以示禁也風寒兩傷營衛宜用大青龍分理之然在表失治而其邪已入裡風陽邪入於胸而變熱寒陰邪入於胃而作不正之氣於是陽浮於上而未成結胸欲嘔吐而上越陰沉於下而未成痞而腹中痛而下陷其痛者不止陰邪亦有熱邪故胃中之邪不曰有寒而曰邪氣邪氣者不正之氣不正之氣者寒熱雜合之氣也仲師以黃連湯主之大青龍以辛爲義主散而治表黃連湯以苦爲義主洩而治裏佐以甘草人參大棗以補其中正氣足而不正之邪氣自散矣乾姜以溫其寒半夏以開其熱半夏非治熱之藥然熱雜寒邪入胃必兼乎濕除濕即所以開鬱清熱也桂枝升胸中之陽黃連又洩腹中之熱俱在從上下分理恰與大青龍表裡分治同義而各具手眼並非立法之奇神奇而至平易者乎程注甚明瀉心諸湯主黃連之義亦仿於此學者識之

白虎所以爲兩解之法者，風寒兩感於營衛，固然，既俱變熱入裡，亦以涼解內，而兼解外也。

傷寒，脈浮滑，此表有熱，裡有寒，白虎湯主之。

白虎湯方　知母六兩　石膏一斤碎綿裹　甘草二兩炙

粳米六合

右四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按此條亦太陽風寒兩傷入裡變熱之證，診脈立法以示禁也。言傷寒則傷寒證具矣，然診之而脈見浮滑，非緊則不止於寒，過滑則有類於數矣。浮而數，其熱尚淺而在表；浮而滑，其熱已深而入裡，故仲師明之曰此表有熱，裏有寒。三家註方喻合混，程謂錯簡，余心俱有未安，因另立一說，悉遵原文，不敢改易，亦不敢牽扭。夫所謂表有熱者，風邪傷衛也，風邪爲陽邪，在衛之久而能成熱也。所謂裡有寒者，寒邪傷營也，寒邪爲陰邪，在營之久，亦能成熱也。二邪俱變而成熱，上下兩篇言之甚詳，非余之妄說也。以此知仲師原文所言表裡，乃營行脈中，謂之裡；衛行脈外，謂之表也。此未嘗非表裡也，固不必謂之錯簡，亦不若方說之牽混費力。自有自然而然之義理，何須報深而變易乎。白虎純用辛涼，涼以清內，辛以解外，內熱去津生，外熱解汗出，所謂以涼藥發汗，又不止於大青龍中石膏爲然矣。推之至於內中實熱極盛之證，皆當主之也。學者識之。

風陽邪，誤下以苦寒則成痞；寒陰邪，誤下以苦寒則成結胸。此皆在表而未入裡，因下方入胸胃之裡。今白虎證乃二邪並感，在表已久，變熱而自入裡，故可以治其裡矣。然治裡終用辛涼，非用苦寒，學者勿以辛涼之散解，與苦寒之沉陷，作一例觀，則可明仲師之法矣。又問二邪入裡，何以不成胃實？答曰：此裡尚爲經絡之裡，非臟腑之裏，亦如衛爲表，營爲裡，亦非指臟腑言，蓋表裡二字，非一端也。所以不成胃實者，必其胃津素足耳。然久在經絡之裡，津日亡，則胃必實，所以貴於早治以辛涼，且使邪中消並外越也。

傷寒，脈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者，不可與白虎湯。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白虎加人參湯方

於白虎湯方內加人參三兩，餘依白虎湯法。

按此條亦太陽風寒兩傷，有表證在，不可治裡，申言以示禁也。前條之證表有熱，邪裡有寒，邪俱變爲熱，深入經絡之裡，宜用白虎矣。然風邪寒邪仍有在表不解者，其脈浮而不至於滑，則熱未變而深入，且發熱無汗，表證顯然如此，誤用白虎，不幾令辛涼爲患，同於苦寒哉？仲師示之曰不可與白虎湯，言當於大青龍及桂枝越婢一二之間求治法也。如其人渴欲飲水，與之水，果能飲者，是表邪變熱已深入矣。再診脈無浮緩浮緊之表脈，審證無頭身疼痛發熱無汗之表證，即用白虎前方，但加人參補中益氣，止其燥渴，仍藉辛涼爲半表裏之治，然後用白虎不致貽誤。學者詳焉。有表在，不應治裡，先治表者，亦有表在，不應治表先治裡者，輕重緩急之間，非熟於法，未可與權參。

傷寒，無大熱，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按此條即前條渴欲飲水之證，更爲申明其義，立法更推以示禁也。前條言欲飲水，爲邪已變熱入裡，應用白虎矣，然必深明無表證之故，方用之無疑。故此條又言傷寒宜發熱，而無大熱，知二邪變熱，向在表而表熱，今入裡而表反無大熱矣。此乃審表證之大端也。加以口燥渴而熱入之勢愈顯，白虎對證之劑，何須畏顧哉？然猶有背微惡寒一證，似是表證未全除，但表證在之惡寒，必不止於在背，今只言背微惡寒，則是無大熱者，正兼裏陽虛也。且加心煩，亦虛熱傳裡之據，斯主以人參之溫，以助辛涼之用，得溫補而

辛涼無損於正。方能解乎邪。可知白虎能中的也。如內熱外寒之症。必知大熱於裡。表反微惡寒。原有此證。內熱則皮毛腠理亦易開張。猶淺義也。內陽逼陰在外。亦可得惡寒。而見於背上至陰之地。從類也。亦如大熱之厥。寒反見於四肢。爲陰陽不順接。陽逼陰散。不相和則不順。不順所以不承接也。凡此皆內熱外示以寒。內經所謂重熱則寒也。雖與本條經文非一證。而可相推焉。

服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按此條乃太陽風寒兩傷。悞服陽旦致變之證。立法以示禁也。言服桂枝。即服加附子。參其間增桂。令汗出之陽旦。桂枝也。惟其加附子能溫經亡陽。增桂枝之辛熱逼汗大出。故大汗出後大煩渴而病仍不解。脈益洪大。則附子桂枝辛熱之性。入裡傷陰耗液之故也。所以汗雖大出在表風寒之邪雖辛去。而在裡之

熱邪愈熾矣。病何能解。仲師以白虎加人參湯主之。白虎之辛涼內解辛熱之毒。且外散入裡之熱。加人參以補大汗出之虛。一方而三善兼備矣。是用白虎一法。而所以用之之法。正非一法也矣。或問予何以知此爲加附子之陽旦湯。答曰。於大汗出後大煩渴知之也。大汗出者。以附子參其間增桂枝令汗出也。大煩渴者。即胃病津亡讝語之輕者也。苟非加附子。但服桂枝乃斂汗固表之藥。何以大汗出。內有芍藥收陰斂液。何至大煩渴乎。故知爲陽旦之桂枝湯也。即前條仲師原文曰證象陽旦。又曰證象桂枝可知。言服桂枝即服陽旦之桂枝湯也。無可疑也。

或問即如予言此條原文所謂服桂枝湯條加附子增桂枝之陽旦。然彼條救悞用甘草乾姜湯。此條何忽用人參加白虎。是有說乎。答曰以診別之耳。彼條之脈浮。此條診之脈洪大。中陽強弱已不同矣。又以證別之耳。彼條自汗出。此條大汗出。當辨也。彼條煩燥。此條大煩而渴。彼條雖咽乾而不能大飲水。此渴則自欲得水以救焚矣。何以知彼條不能大飲水。以彼有吐逆。故知不能大飲水也。彼皆中虛陽浮。此皆中實熱盛。何可同日而語乎。

傷寒病。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時時惡風。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按此條亦太陽風寒兩傷。悞吐悞下。變熱入裡之證。立法以示禁也。傷寒病若經吐若經下。後七八日仍不解。則吐下俱非法可知矣。風寒之邪。久而變熱。熱又久而結聚在裡。在表之風寒俱變而成熱。在裡之氣血俱鬱而生熱。所謂表裡俱熱者也。內熱盛則外陽疎。時時畏風。若似表證尚存。然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俱是一派實熱結裡之象。惡風之表證無論。係內熱所形。非有風寒在表。即果有風寒在表。亦當以裡證爲急矣。不止陽虛之裡。當急救陽。即陰消之裡。寧容不當急救陰乎。仲師仍主以人參白

虎。辛涼之義。原兼內清外散二者。益以人參。白虎亦彼君子仁厚之化馴服如犬馬矣。治裡正所以治表矣。此同與大青龍毫無干涉者。顧可言表而悞汗立致絕哉。學者識之。

傷寒。腹滿。讝語。寸口脈浮而緊。此肝乘脾也。名曰縱。刺期門。

方 寸口。氣口也。五臟別論帝曰。氣口何以獨爲五臟主。岐伯對曰。胃者水穀之海。六府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於胃以養五臟氣。而變見於氣口也。故寸口主脾胃。浮緊爲弦。是肝脈也。乘脾者。肝木自盛。脾胃之土受制也。縱見辨脈法上篇。期門見太陽上篇刺之者。瀉木以救土也。

傷寒。發熱。嗇嗇惡寒。大渴欲飲水。其腹必滿。自汗出。小便利。其病欲解。此肝乘肺也。名曰橫。刺期門。

按此二條俱太陽風寒兩傷，而風邪爲害，申言病名，另立鍼法以示人也。傷寒診寸口脈浮而緊，是風寒兩傷而表證仍在矣，何以遽有腹滿太陰證，譫語陽明證，豈遽邪傳入裡乎？不知非表邪傳裡也，乃天時之風木傷人，人身厥陰肝經之氣應之，作患於裡也。肝氣盛必尅其所勝戊土，爲胃受之，而爲陽明之譫語；己土爲脾受之，而爲太陰之腹滿，皆盛木尅土之故。仲師示之曰：此肝乘脾也。言脾而胃相表裡矣。其名曰縱，乃順其性而直乘之之謂。證既爲風邪在裡作害，此雖人身氣血之病，而實兼天時氣化之邪，湯藥用之，恐不能盡驅，所以仍用太陽上篇刺法，以洩風木之邪，期門肝俞刺之，而天人之木邪俱衰，肝不乘脾，土安其位，斯可再商湯藥之治也。至於傷寒發熱，嗇嗇惡寒者，亦風寒兩傷之證，然而大渴欲飲水，其腹必滿，亦似表邪傳裡，不知此亦風邪爲患，如上條所云天時之風木，人身之厥陰肝氣相搏作病也。大渴欲飲水，與譫語同，俱爲陽明胃亡津液之徵；而腹自滿，仍是太陰證，即前條所謂縱者。於此更言其變

也。風木之邪既尅其所勝而成上條之縱病矣，其邪不斂，更欲逆而上犯，於是風邪上行，竟凌乎所不勝之肺金。肺氣爲風邪所侮，上爲自汗出，下爲小便利。蓋汗與小便俱屬氣化，而肺爲氣之總司，肺受風邪，宣蕩汗液小便，以洩其真。仲師示之曰：此肝乘肺也，名曰橫，取橫逆相加犯上作亂之義。亦無非風邪之妄行而已。然乘所不勝者，則風邪易熾，所以難愈；乘所不勝者，則風邪終不離，所以易愈。況汗自出而風邪亦外散，惟入裡之風邪未袪耳。亦刺期門，洩其鼓蕩餘勢，此亦非湯藥可以奏功，仍責之鍼法而已。仲師於用藥之外，別出一策，直窮受病之源，而擒王妙手也乎。五臟不並敘者，蓋內經難經皆詳言此義，故仲師例示之而已。○橫之義亦見於辨脈篇

陽明經上篇總論

陽明經自太陽初傳而入，則有身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之證，仲師設爲問答，而以始惡寒，二日自罷，即汗出而惡熱，以明之。又總揭陽明居中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之理，以明陽明病之所關滋大，而其所以傳入陽明之由，則不外病在太陽失於治表，解肌發汗而已。誤下傷利小便，亡其津液，更易致胃乾內實，大便漸難，而陽明病成矣。然將成未成之間，其因風傷太陽衛而傳陽明者，則脈陽微而汗出多之故也；其因寒傷太陽營而傳陽明者，則陽脈實，因發其汗出太過之故也。又有本太陽表病，而解肌發汗不如法，汗出太少，而邪不徹，爲太過爲不及，俱轉屬陽明之所以然也。但將成未成，仍帶太陽居多，故有太陽陽明之編。風因者表未解，仍以解肌爲發汗，桂枝湯爲宜；寒因者無汗而喘，仍以發汗爲發汗，麻黃湯爲宜，一定不易之法也。雖已傳陽明，而未全罷太陽，仍分用爲當也。求全罷太陽矣，何以辨其風寒各別，則能食爲風因，不能食爲寒因，昭昭也。殆既傳陽明矣，又何

以辨其表裡各別，則潮熱一證，發作有時，又昭昭也。更爲叙已傳陽明之證，不惡寒，能食而欬者，風因也；因病自不能食，寒因也。反無汗而小便利，嘔而欬，手足厥而頭痛者，太陽未罷也；不欬不嘔，手足不厥，則必熱矣；頭不痛者，陽明已傳也。其有口燥，欲漱水不嚥，寒因爲陰邪，故衄；再者脈浮發熱，口乾鼻燥，能食一證，風因爲陽邪，亦必衄，蓋於初犯陽明，熱邪入裡而未甘伏服，尚欲升越，爲動血妄行之衄，俱陽氣盛而足以達邪，賴衄可以減邪之勢者也。故陽明胃氣平素旺勝，則雖邪入，必不能留，必穀氣與汗相遝還之太陽，奄然發狂，濈然汗出而解矣。所以口欲食而二便調，正見胃氣之有餘也。如或胃氣平素衰弱，陽明傳入，法多汗而反無汗，其身如蟲行皮中狀，則久虛之故，正欲祛邪，令其外達於表，而不能耳。仲師必就日晡潮熱一證，辨其表裡而行治法，辨必辨之於脈。脈虛浮與脈實，表邪之入裡在表判然，故發汗用桂枝湯，下之用大承氣湯。爲胃內以與陽外透者，分治也。不然則非風因終不用桂枝，胃未實終不用大

承氣也風因寒因成陽明病爲然矣又有風寒兩感而成陽明病者於是有陽明中風而腹滿微喘脈浮而緊之證雖審其邪仍在表則大青龍仍如風因之桂枝寒因之麻黃必當用也若下之則腹滿小便難成悞下之壞證矣蓋下原下其胃實未成實而悞下則熱在外而表邪未全除徒使寒藥格熱邪於表上梔子豉湯以上越爲發散之治悞下而不離解表之法也再或未爲太陽病而悞吐悞下悞發汗致亡津液已而成陽明病者急須調胃以去邪而存津液小承氣湯即之爲悞治已津液成陽明病而設也[illegible]寒雖有陽明病而嘔多則太陽必不全罷氣欲上必不可與攻裡再者傷寒悞吐腹滿則陽明已見衝已必當急與之調胃是皆爲悞吐悞下貽害於胃者補偏救弊也然其中有嘔同而屬胃屬膈不同又不可不辨食穀而嘔爲胃素虛寒之治則吳茱萸湯證也若傷寒傳裡之嘔則得湯反劇以傷寒傳裡之嘔是熱邪在膈上爲上焦而胃寒在中焦故吳茱萸湯又當另商治法也倘或脈見遲證見食難用飽飽則

微煩頭眩此欲作穀癉斯乃胃家虛熱之正病當不治胸膈仍當調助其胃氣矣有虛熱必有虛寒如陽明病中寒中字作平聲讀不能食小便不利欲作固瘕大便初鞭後溏是其證也如此而不治其寒乃攻其熱皆悞認陽明病爲胃實而不知有胃本虛冷之故者也胃虛冷脈雖浮必遲證必下利清穀四逆湯治虛者少治寒者多豈惟不能食水亦不能飲飲水尚噦顧可攻其熱哉所以陽明病有心下鞕滿者爲寒因不治表邪自入而成痞之證乃瀉心諸方中病也設過寒者且有附子瀉心之治矣悞攻之利不止而死豈非醫之罪乎胃中虛寒悞認爲胃實攻之害如此又有胃中燥熱津已而復利其小便者其不識治陽明存津潤胃之理耗津與悞下其失一何耶是故太陽陽明爲病已帶太陽屬因寒因經不同但不在正既入陽明則汗下燒針俱不宜用其八發熱汗出惡寒表證未罷而心下痞則悞下所成曉然矣如不惡寒而渴乃未經悞下而失於治表也由太陽而轉屬陽明又曉然矣小便數大便鞭不更衣十日無

所苦渴欲飲水而陽明病方漸成未成用調胃承氣既成用大承氣俱以法救悞之道也或渴不止者水氣之邪仍屬太陽犯本而非陽明胃實五苓散之用表裡兼治又非承氣諸方爲治裡之耑司矣不此之圖病已入陽明悞發汗則內燥心憒而譫語也加燒鍼則怵惕煩燥不得眠也下之則胃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憹舌上生胎也是太陽陽明原汗下燒鍼俱在忌禁而梔子豉湯梔子以滅香豉以散兩解表裡爲太陽欲罷未罷陽明已成未成之聖治也此傳裡之熱從下洩上發而不耑爲湧越之治也過此不治而熱入漸深矣熱多則即成胃實濕多則必成發黃之證何非瘀熱入裡爲患也然携濕者必兼熱而合赤色其色也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憹其證也皆濕熱之邪爲病而胃中素有水飲兼以傳入熱邪相溷而黃病成矣所以胃不實而成黃病則胃濕而不燥之故燥則成實而小便數大便鞭濕則不能成實而小便反不利矣此黃病與胃實不兩立之勢也或有因被火刼而發黃者又陽明病濕邪携火邪之熱所

因不同而濕熱內瘀發黃之理則維的矣更有太陽之邪變熱入裡不屬胃而屬脾則脾家素濕繫在太陰太陰亦陽明之表裡也不屬胃濕必屬脾濕小便不利則瘀熱發黃小便利則積熱成實脾胃一臟一腑分合之故又如此及其熱入裡更深終不成胃實又有熱入血室之證在太陽有之在陽明亦有者蓋太陽陽明總可作太陽一經論也故未成蓄血者祇以刺法洩熱既成蓄血則以抵當下血又從血室中辨虛實用下法與胃家無涉也如侯病人表證之太陽既全無而裡證之胃實亦未成於此而斟酌下法是在胃之下下固下其熱而非下其實也在血室之下下固下其實更非下其胃也推之挾熱之利亦必用下通因通用通以爲塞熱去利止雖下法種種究何嘗有一爲下胃實者乎甚至病在陽明而太陽尚與少陽已犯三陽彌漫俱爲邪故三陽見證俱爲病尤恃少陽一路爲邪出透表之門脈浮則生不浮不尿而加噦津已氣竭則將抵於無所復傳之陽明證矣何不愼取續浮之小柴胡但浮之麻黃湯無非使

陽明獨淺三陽之邪非少陽而升即太陽而透從表太者還表而愈其於太陽陽明始終以升解為如法以攻下為忌禁仲師諄切言之不啻至再至三也是太陽陽明胃終未成實總無下法縱有下法亦非下胃實此太陽陽明至要之訣也凡胃不成實誤下之禍至於莫救可不取仲師是篇而反覆詳慎以讀之乎

卷之四總論　四

傷寒論本義卷之四

陽明經上篇

(一) 問曰陽明病外證云何答曰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也

(二) 問曰病有得之一日不發熱而惡寒者何也答曰雖得之一日惡寒將自罷即自汗出而惡熱也

按此二條乃申明陽明之外證示人知所審辨也病有太陽中風不解傳入陽明者何以辨之仲師設為問答曰陽明未知其裡之何時傳必先驗其外之何所證答曰太陽病有身發熱汗自出而惡風者此非陽明病也蓋身發熱汗自出原為太陽中風之本證也乃太陽病身發熱汗自出竟不惡風寒而反惡熱矣

則病已去太陽而入陽明矣此陽明病由太陽中風而傳入者也再太陽傷寒亦有傳入陽明者又何辨之仲師更設為問答曰病有得之一日起初之一日不見發熱而但見惡寒者何病也答曰雖得之一日惡寒為太陽傷寒之證乃惡寒亦將自罷非愈也乃不惡寒反自汗出而惡熱也此陽明病之由太陽傷寒而傳入者也可知傷寒之惡寒為無汗而中風之惡寒為汗自出也可知陽明之由傷寒傳入初得尚惡寒陽明之由中風傳入初得尚惡風迨至汗自出而惡熱則無論風寒皆為入陽明已無疑也太陽中風則發熱惡風汗自出為正證太陽傷寒則惡寒無汗為正證太陽上中篇言之詳矣今傳入陽明則但以汗出惡熱為正證也學者詳焉

(三) 問曰惡寒何故自罷答曰陽明居中土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始雖惡寒二日自止此為陽明病也

按此條乃申解上條惡寒自罷之故，擧要旨以示治也。太陽病有惡風惡寒，傳陽明則變爲惡熱，此乃太陽陽明之大關鍵。仲師既示其辨，得明其旨，亦設爲問答以言之。問曰：惡寒至陽明何以自罷？答曰：陽明居中，屬胃土也，統五行而與四方，萬物生於斯，歸於斯，病由太陽入，亦遂歸著於斯矣。夫胃爲倉廩之官，大腸爲傳送之官，病入倉廩而胃與大腸無可傳送矣。善治者倘有所匡救，使倉之粟不爲紅朽，而後蕭何轉運之功可成也。觀其一日惡寒，二日自止，而惡熱難於日計，胃津日益病邪日益實，外不能透表，內不能滋裡，精窒中土，五行盡爾，此陽明病之所以無所復傳而爲害甚大也。苟明其要，而治法可急圖矣。再繹萬物歸土之義，祇因表邪變熱，由太陽之經絡近陽明，在表初變熱，必已犯陽明之經矣。及熱入裡，有不犯陽明之府乎？再胃主容納，物入其中，必稍停蓄，方下大腸，邪熱入亦如是，無二理也。此所以原文曰萬物所歸，又曰無所復傳也。無所復傳，正言胃成實結耳。若其邪入，苟氣足升散，自有少陽

門戶，何謂無所復傳乎？且大腸傳送之官，亦未嘗不可傳，惟其結實已成，則非推蕩不行，故無所復傳，正欲言傳以求得傳示人而已。

④ 問曰：何緣得陽明病？答曰：太陽病發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乾燥，因轉屬陽明，不更衣，內實，大便難者，此名陽明也。

按此條乃申解上條爲陽明病之因，歷擧之以分治也。陽明爲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之義已明其旨矣。然病何以由太陽得入陽明乎？仲師復設爲問答曰：何緣太陽病得爲陽明病？答曰：太陽病治之未善，所以得陽明病也。若發汗過多，若下，若利小便，皆致得陽明病之因也。汗出利小便，皆能使其人津液亡耗也。津液亦以胃爲歸，亡耗則胃中乾燥，而其熱生，裡熱生則在表之風寒亦隨變熱，裡熱外蒸，故自汗出惡

經文陽絕之義向是阻絕並謂陽盛阻陰也非斷絕之絕內經言絕多如此

寒變熱，故表惡熱，內外熱合爲一。此所以太陽之病轉屬於陽明也。雖然陽明固病矣，而其病亦有淺深異同，故其證亦不一。如陽明病不更衣證，乃胃亡津液而津枯乾燥也；如陽明病內實證，乃胃中邪熱大盛而結秘成實也；如陽明病大便難證，乃胃中燥熱半盛，尚有大便而艱難也。爲證不同，則治之法亦不同。一見此證者，當與太陽下篇別條所云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參看也。承氣四方，仲師並未明言，斟酌之間，神明之妙，存乎人矣。方喻二註謂此條係由中風而成，不知上條乃根第一二條中風傷寒總言其要，此條又根上條而別其證，原文未嘗有中風由來之言，何所據而爲單言中風方有此三證也。

⑤ 脈陽微而汗出少者，爲自和也；汗出多者，爲太過。

⑥ 陽脈實，因發其汗出多者，亦爲太過。太過爲陽絕於裡，亡津液，大便因鞕也。

按此二條乃申解上條發汗過多致陽明受病之因，分擧之以示禁也。上條言陽明三證成於若發汗若下若利小便以亡其津液矣。若下若利小便，本無二法，易知禁也。獨傷寒中風原爲二證，即發汗亦有宜不宜，何可槩言之？仲師故於此二條申明焉。其人脈陽微而汗出，中風之證也。中風證本有汗，然汗少出則肌自解而營衛和，若發汗而汗出多者，則爲太過矣。再其人陽脈實而無汗，傷寒之證也。傷寒證本無汗，然發其汗，汗既出則表已透而營衛亦和也。若發汗而汗出多，雖宜發汗者亦爲太過矣。斯二者宜汗不宜汗不同，而發汗過多致陽明病則同。津液耗於內而陽氣浮於外，陽浮於外則將絕於裡，津耗於內則其勢馴至於亡，倉廩之官失所守，傳送之官無可輸，大便因鞕，乃正陰日爍，邪陽日實，必至於無所復傳，穀氣垂盡而不救也。過多之汗可輕發哉。表邪內入，傳經自太陽而必歸於陽明者，原文有言萬物所歸

矣。然成胃實者十無一二，即傳少陽者十有八九，何也？蓋必其人胃虛熱甚，津液已而燥乾，故外感之邪變熱入裡，先與胃熱合成一熱，又因虛而不能氣達乎上，開少陽之生路，所以有無所復傳之義也。不能上達，焉得不下之以下達耶？但熱邪在胃不成實者，謂胃承氣之證之治也。成實必有物在胃，如飲食痰涎者，是熱邪得此痰成糟物，為有形之邪，則大承氣之證也。然既有痰涎，亦津液也，又不能遽成實矣，必大積飲食，方易成胃實。而能飲食之人，胃氣自足，邪入易於升達少陽，不致遽成無所復傳，此所以自陽明一過即傳少陽者十有八九，而入胃不成實又十有七八也，成實者十之一二也。

（七）本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也。

（按）此條乃就上條發汗過多致成陽明病，更言發汗過少亦成陽明病，歷舉之以示禁也。無論中風傷寒，汗出過多，津液內亡，陰燥陽實，轉屬陽明，上條言之詳矣。亦有知發汗過多為禁者，然中風則解肌未遍，傷寒則散邪未盡，自太陽初受風寒之時，發其汗而汗終出不徹者，則在表之邪亦可以日久變熱於外，內發之熱日久耗津於內，汗雖出未太過，而津已坐耗為多，其陽盛津亡，大便因鞕，轉屬陽明無二也。蓋天地之間惟有中庸之道，過與不及皆為病也，豈止陽明汗多汗少之故乎？學者詳焉。

（八）陽明病，脈遲，汗出多，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可發汗，宜桂枝湯。

（九）陽明病，脈浮，無汗而喘者，發汗則愈，宜麻黃湯。

（按）此二條乃申解上條太陽初得病發汗之出不徹，轉屬陽明而仍帶太陽者，分舉之立法以示禁也。太陽中風傷寒，解肌肌不盡解，發汗汗不盡出，外邪氣變熱，內正氣生熱，陰燥陽絕，太陽病已轉屬於陽明矣。然病有已入陽明而尚未離太陽者，則中風傷寒二邪尚在表而未盡除也，豈可遽舍太陽之表治而從陽明之裡治乎？仲師分舉之以立法，仍是風寒判然不相紊。其陽明病已成，脈應洪大矣，而兼似緩之遲；汗出多，應惡熱矣，而尚微惡寒，知此乃證未全歸陽明也，蓋風邪在表未解也。風邪在表未解，可解肌以發其汗，桂枝湯仍從中風之法治之，無二義也。再陽明病脈應洪大，又別見浮緊矣；應汗出，乃無汗而喘矣，亦知此病未全歸陽明也，蓋寒邪仍在表未散也。寒邪在表，可正發汗，麻黃湯仍從傷寒之法治之，亦無二義也。此乃太陽陽明之證，入陽明未深，故令其邪仍自表出，不致於歸於胃而無所復傳，是解肌發汗二法始終井井，又自太陽三篇至此，歷歷明之不爽者耳。

（十）陽明病，若能食者，名中風；不能食者，名中寒。

（按）此條乃申解上條陽明病本中風傷寒由來之辨，分言之以示人也。上條表邪未盡，分治風寒，必詳其脈證，不令悞矣。然既成陽明證，恐汗出惡熱是其證之常，洪大是其脈之常，縱有兼脈兼證，不易詳辨，恐致風邪在表與以發汗之麻黃，寒邪在表與以解肌之桂枝，為害滋大矣。仲師又於陽明病中推原二邪由來之據，於能食不能食決之，其津梁後學之心誠切哉。此處辨識既真，則凡遇陽明帶太陽者，必無悞施其法也。一名中風，一名傷寒，洶終始井井哉。方喻二註言化穀不化穀之義甚明，程獨出偏見，謂中風係胃中實熱，傷寒胃中虛冷，大謬。夫在表風寒同變為熱，在裡之熱同歸而深，何又有實熱虛冷之說乎？如此則程前註不更衣、胃實、大便難三證為實熱耶？抑為虛冷耶？臆說不相照應如此。余謂能食不能食，固是化穀不化穀之說，然風邪之熱散而虛，寒邪之熱聚而實；風邪之熱行乎氣，寒邪之熱着於血，亦能食不能食之故也。學者參焉。

（十一）陽明病，脈浮而緊者，必潮熱發作有時；但浮者，必盜汗出。

按此條又申解上條風寒二者致陽明病之由，復就脈證以詳其辨也。陽明病仍帶太陽，必應治表，故治表必明其成於何因。有上條能食不能食以別之，主治可無舛矣。猶恐陽明病去太陽漸遠，而成陽明漸多也，非就脈證以明之不著也。仲師更明以示之，言陽明病脈浮而緊者，由於太陽傷寒而成也。寒尚有一二在太陽之營，則發熱必沾滯而潮，有作有止，蓋寒爲陰邪，遲留起瘢，是其本象也。此寒傷營而成陽明之脈證也。或有脈但浮而不緊者，由於太陽中風而成也。風尚有一二在太陽之衛，則發熱必睡時汗出，熱無止息，蓋風爲陽邪，乘靜攻陰，是其本職也。此風傷衛而成陽明之脈證也。陽明病至此已將離太陽八九矣，而尚有一二太陽在，主治者欲從表治，固當顧審風寒二義，仍當始終毋忝而下之太早之戒，致成結胸、痞二證。

又在言外矣。

⑫陽明病，但頭眩，不惡寒，故能食而欬，其人必咽痛。若不欬者，咽不痛。

⑬陽明病，反無汗而小便利，二三日嘔而欬，手足厥者，必苦頭痛。若不欬不嘔，手足不厥者，頭不痛。

按此二條又申解上條太陽風寒兩成陽明之脈證，復各詳爲致辨也。陽明病已成，太陽病尚在，既於上條明其脈證陽明致成之由可識矣。然成陽明而證更有類於他經，又不可不詳其辨焉。如陽明病但頭眩，不惡寒，此風邪之盛致成陽明也，即前條所言之能食也。但風邪爲陽邪，雖流通無滯而能食，必衝逆上行而致欬，欬饒熱上衝，其人必因欬而咽痛。此陽明之咽痛因欬而成，非少陰之咽痛不因欬而自成也。若不欬者，熱邪犯上之勢弱，故咽亦不痛。正見少陰之咽痛不咳而痛，與陽明之咳而咽痛有別。風傷衛致成陽明，不可不知者此一也。再如陽明病宜有汗，反無汗，此寒邪之盛致成陽明也。而小便因熱發而自利，二三日在陽明少久，方能變熱，乃同陽邪逆衝而嘔而欬，然終無陽邪之烈，所以欬而不咽痛，又帶有陰邪之滯膩，所以嘔也。雖變熱之邪已在裡，而寒邪尚有留陰營之間者，所以手足厥。寒邪雖在陰營，而變熱之邪已上衝，所以苦頭痛與欬嘔。又頭苦痛，不必更言不能食，而其不能食自悉矣。此手足之厥與頭痛互見，非少陰之手足厥也。若頭不痛者，陽從無能上衝之象已見，故嘔而汗出，與反無汗亦不同。正見少陰之手足厥冷，有汗而不頭痛，嘔而不咳，與陽明之嘔欬而無汗，頭痛而手足厥有別。寒傷營致成陽明，不可不知者又一也。此二條皆陽明有類少陰，而又微帶太陽，後學皆茫然不知下手處。仲師苦心標出，奈諸賢不加細釋何也。問：少陰亦有咳，何以辨？答曰：少陰所云咳而下利讝語者，被火氣刼故也，原文詳之矣。不然何能上炎而咳？其言或咳而渴不得眠者，則必兼嘔渴不得眠，而見少陰之陰躁，不與陽明之嘔咳兼頭痛類也。其言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然必兼四逆者，諸證

雖有似陽明，而頭痛一證，必非少陰所有也。此少陰之咳與陽明所以不同也。故太陽之頭痛入於陽明之小便利、嘔咳、厥逆中，總屬陽證，又見陽能統陰，一陽存而羣陰悉化爲陽，在病氣亦如此，正氣之在人身者可識矣。陰陽不順接即厥，亦不必餘邪本乎傷寒留滯營間也。如陽旦湯內加附子增桂，入口便厥，彼條乃中風證，豈有陰邪留於表乎？此處尤宜通會。

⑭陽明病，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嚥，此必衄。

⑮脈浮發熱，口乾鼻燥，能食者則衄。

按此二條乃申明陽明已成之證，熱盛致衄之故，歷舉之以示人也。陽明未離太陽，已於上數條中列其辨矣。至陽明裡證已成，豈無所驗乎？陽明雖有胃實，胃實雖爲熱盛，但氣足而津未亡者，終不至於無所復傳而坐困也。氣足則陽足，津未亡則陰生，雖成陽明病，豈至邪漫無出路乎？如陽明病大熱汗自出則胃

燥而開竅之口亦必燥然但欲漱水而水不欲嚥此則胃中之血隨熱上行所以仲師言其必衄也此雖爲陽明熱盛之變然血既溢而衄則非已津液而胃陰絶可知卽衄後未可定其必解而熱勢已洩胃實自未必成矣此其一也再如脈浮發熱太陽病尚有存者而口乾鼻燥能食雖陽明裡證未全成陽明內熱已太盛熱盛則上逆上逆則引血血上則衄此又氣足陽充之故熱邪亦隨之而洩胃實亦無由得成者此又其一也愚意前條類寒傷營成陽明病故陰邪雖變熱已深入裡口燥而終不欲嚥水後條類風傷衛成陽明病故陽邪生熱未深入裡口乾鼻燥而卽動血雖二邪已入陽明變爲衄證而從入之路風寒自迥然不同醫家明審未衄之前旣衄之後尋其來蹤究其去跡不容紊其理而混其治也○前條但就漱水不嚥辨係陰邪本於寒傷營亦是復經旣謂不能嚥水則不能食必矣漱水非渴也口中黏也亦陰邪挾痰飲在胃卽後條所謂水也後條脈浮能食同是風傷衛之陽邪不須再論矣

陽明病欲食小便反不利大便自調其人骨節疼翕翕如有熱狀奄然發狂濈然汗出而解者此水不勝穀氣與汗共并脈緊則愈

按此條乃申解陽明之原本中風病兼水濕明其脈證以昭示也陽明病旣能別其疑似凡犯別經之兼證不得而淆惑矣乃陽明本病亦有兼見風濕者不可不審而悞治也如陽明病欲食此由中風而成者然陽明宜大便難今小便反不利大便反自調其人復骨節疼翕翕如有熱狀而實無大熱何也此皆風兼濕爲患也風邪在表雖變熱而入裡而爲濕家水邪所凋終不能成胃實故欲食一證仍兼風象至小便不利則濕盛大便自調則熱輕也其人骨節疼爲濕多翕翕如有熱狀爲熱少也此兼風熱與濕雜合而成之陽明與不可作胃實論治者也迨至胃實既不能成而風邪所變之熱性原善走入裡奄然發狂透

表而濈然汗出其陽明病亦遂解矣蓋胃家之熱邪既爲濕所間不能成實欲食而得令胃家之穀氣卽能扶正不解而自解仲師明之曰此水濕之邪干日爲害於內者至此遂爲勝熱之助惟俟穀氣得養胃陽已復水濕卽退舍不敢與正氣爭且能併力於汗俾熱邪透表而愈水濕其罪之魁而功之首乎又必診之過緩之病脈不見則在表之風邪亦愈不止陽明之內熱消矣緊者緩之對言脈緊者言其不若病脈之緩而已非必如傷寒之緊也學者愼勿執之

陽明病法多汗反無汗其身如蟲行皮中狀者此以久虛故也

按此條乃申解陽明之原本傷寒病兼胃虛明其證狀以昭示也陽明病兼水濕者胃不能實矣又有病兼胃氣本虛者胃亦不能成實更不可不審而悞治也陽明證法應多汗今反無汗此由傷寒而成者然傷

寒在表之邪已變熱而入裡因其人氣虛入裡之邪反不能透表發熱汗出現陽明之本證但見身如蟲行皮中狀者此邪熱欲出表作熱作汗而正氣衰弱不能達之也所以胃亦不能成實也仲師明之曰此以久虛故也至治者欲使其熱透表必令其汗透表然陽明已成裡證且中氣虛又無發汗之法惟有清其熱補其虛使正氣充足亦如上條濈然汗出則胃熱消而陽明病亦愈矣但此汗非發汗也亦非解肌也乃補虛清熱兩解表裡喩氏謂如人參白虎湯之類亦非少陽柴胡之所謂表裡也學者詳焉至此條之證言胃虛然則可言胃實則無據請細觀原文可見

再者太陽篇中病將入裡成胃實多言胃未成實不可遽下合此觀之可知病初傳入陽明亦多在經而不歸府不可遽謂陽明除下法無他治也此又學者所當審也○

病人煩熱汗出則解又如瘧狀日晡所發熱者屬陽明

也脈實者宜下之脈浮虛者宜發汗下之宜大承氣湯
發汗宜桂枝湯

按此條乃申明陽明脈證表裡之辨立法以示禁也陽明胃不成實總無下法前條言之詳矣然猶必就脈證之間審之而治表治裡庶不悞也如病人煩熱汗出則解解而復煩熱煩熱復汗出而解又如瘧狀之來去有時至日晡所即發者此見太陽之表邪已入裡而轉屬於陽明也蓋此陽明病原因風傷衛而成在太陽則煩熱汗出無止轉陽明則斯須熱汗出日晡即發如瘧狀矣此又太陽陽明分表裡之一大關鍵也病既轉屬陽明自宜下之矣而猶當審之於脈脈若洪大沉實則胃實已成法宜下之無疑脈仍浮緩虛弱則邪猶有在表未盡入陽明之裡也更宜發汗使邪還自太陽透越烏可重傷其胃津哉仲師分立兩法下之宜大承氣湯爲脈洪大沉實者言也發汗宜桂枝湯爲脈浮緩虛弱者言也緣此陽明因中風而成故從表治亦從治風之治桂枝湯解肌亦發汗也學者識之再者日晡所即煩熱如瘧狀似少陽證矣然脈實與浮虛俱未言弦則非少陽亦於脈別之不特表裡之辨爲然又仲師不言而可申言者也凡如瘧狀太陽下篇屢見亦可參觀焉

（九）陽明中風口苦咽乾腹滿微喘發熱惡寒脈浮而緊若下之則腹滿小便難也

按此條乃申明陽明病有兼風寒而傷而成者歷舉其脈證以示也陽明病有由中風成者有由傷寒成者前條俱詳言之矣然風寒之氣每相兼而中傷於人所以有太陽下篇大青龍湯之證在太陽爲然則由太陽轉屬陽明亦然故仲師示人以明其辨不致淆於中風之陽明或於傷寒之陽明而自爲風寒兩傷之陽明口苦咽乾爲少陽證以天行風邪協入身少陽木氣爲害也兼腹滿微喘一爲木乘土名曰縱所有之病也〇爲木乘金名曰橫所有之病也總爲中風之盛邪也然其人發熱而惡寒言發熱不言汗出則無汗矣言惡寒不言惡風則惡寒多矣又大類於傷寒再審之於脈浮而兼緊浮爲表緊爲寒是其人中風而不止中風也更兼傷寒明矣夫以風寒兩傷當病在表不用大青龍湯以致轉屬陽明則由來之故尤不可不詳諦也何也諸證與脈明是風寒二邪仍在太陽經而未全入陽明之府也亦猶中風風在表應治表用桂枝傷寒寒在表應治表用麻黄也今風邪寒邪俱在太陽合大青龍更無他法矣若下之有表證在而胃未成實下之斯爲逆也若悞下之必見腹滿小便難之證腹滿太陰證屬脾惟胃傷則脾病見矣小便難太陽證屬膀胱惟經傷則府病見矣〇一表裡一經府原有相通之義也〇以上二條隱括言之總見陽明病表症仍在者風因必桂枝寒因必麻黄風寒兩因必大青龍也

（十）陽明病下之其外有熱手足溫不結胸心中懊憹饑不能食但頭汗出者梔子豉湯主之

按此條乃申解陽明病胃未全實誤下之辨立法以示禁也陽明病表邪未盡胃未全實悞下之變上條已明之矣然胃實不實何所微據乎仲師示人曰仍以熱在裡在外爲驗也陽明若表邪所變之熱已全入裡府而作潮熱手足濈然汗出者此宜作胃實論而言下之也如表邪所變之熱尚未全入裡府乃即以爲胃實而遽下之則其外仍有熱究不能隨下藥而滌蕩也於是雖熱而不潮手足雖溫而無濈然之汗出則是在表者仍在表而復悞下之傷其裡耳即不致如全在太陽者悞下成結胸而心下懊憹饑而不能食但頭汗出其鬱熱之氣爲陰寒之藥所格俱凝塞於胸膈之上病證昭然矣但病仍帶表既不可再下且已入裡又不可復發汗惟有主以梔子豉湯仍從太陽治法以豉之香辛越表邪於上以梔子苦寒洩裡邪於下表裡兼治而不犯悞下悞汗之禁是又仲師之神於處方者也

(三十) 太陽病，若吐，若下，若發汗，微煩，小便數，大便因鞕者，與小承氣湯和之愈。

按此條亦申解陽明病胃未全實不可大下之辨，立法以示禁也。陽明病邪尚在表，胃未全實，不宜遽下，上條言之詳矣。乃有表邪已盡，裡邪已入，而胃仍未全實者，則雖似宜下，而仍不可大下也。如本太陽病，乃失於治表，若悞吐、若悞下、若悞發汗，致太陽既罷，而微煩作，是病已轉屬陽明矣。乃小便數，而大便因鞕者，合之微煩，則雖熱不在外而在裡，卻不能成實而惟帶虛。微煩者也，故氣虛而熱亦不大作也。小便數者，熱不大作，而津液未大耗也。大便因鞕者，小便數而腸胃漸燥澁也。正宜調其腸胃津液，使之大便亦不致難，而裡熱即可消矣，不必更用猛劑犯虛虛之戒矣。蓋悞吐、悞下、悞發汗，皆致裡虛之由，裡虛則胃亦不能成實，焉用大下乎。學者於宜下而尚當斟酌槩如此。

(三十一) 傷寒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

(三十二) 傷寒吐後，腹脹滿者，與調胃承氣湯。

按此二條乃申解陽明病有由風寒二邪致成者，胃未全實，總不可攻下，明辨之以示禁也。陽明病悞治而內虛，胃不能成實，不可大下，上條言之矣。然有陽明病內雖不虛，而證類胃實，究非胃實者，亦不可不明其辨，爲施治有悞也。如其人本傷寒而嘔多，則名曰寒邪，而實爲風邪也。雖失於治表，而致有陽明證，然嘔多仍見，則表邪仍未解散，而內熱仍上逆也。此太陽及本篇前條梔子豉湯之證也，不可攻之甚明也。再或傷寒不發汗，而悞吐，吐後腹脹滿者，此名曰傷寒，而洵爲寒邪也。蓋寒邪凝滯而沉墜，矣於發越，而悞吐，則陽氣傷於胃，而寒邪反侵乎腹，腹胃表裡原相通也。既由太陽經表而入陽明府裡，復由陽明胃府之表而累太陰脾臟之裡，裡病已成，攻而下之允宜矣。然此乃悞吐所致，正陽上浮，邪陰下墜，究非胃

熱太盛結而成實之證，亦惟與以調胃承氣，仍是以和爲下，而與攻之大下之義迴別也。學者詳焉。

(三十四) 食穀欲嘔者，屬陽明也，吳茱萸湯主之。得湯反劇者，屬上焦也。

吳茱萸湯方　吳茱萸一升洗　人參三兩　生薑六兩切

大棗十二枚擘

右四味，以水七升，煑取二升，去滓，服七合，日三服。

按此條乃申解陽明病中虛寒上焦熱之辨，立法以昭示也。陽明胃不實，不可攻下，上條又分風寒所因而詳言之矣。然嘔之爲病，雖屬風熱之邪，亦有因胃氣本虛，非屬風熱者，則尤不可不辨。悞而用攻下固非，即悞而梔子豉湯湧之亦非也。蓋食穀而欲嘔，似與嘔多相類矣，然欲嘔常有作嘔之意，而實未嘗嘔也，

大不與嘔多同也。故但言欲嘔而無力作嘔，則屬陽明虛寒可知矣。主之吳茱萸湯，正治也。何以得湯反劇耶？不知者以爲胃熱而非胃寒矣。仲師示之曰：此固有熱也，而熱不在胃脘之中焦，乃在胸膈之上焦。惟其中焦有寒，所以上焦有熱。吳茱萸、人參之辛溫，本宜於中焦之寒者，先乘於上焦之熱，此吳茱萸之所以宜用而未全宜耳。主治者見茲上熱下寒之證，則固有黃連炒吳茱萸、生薑易乾薑一法，似爲溫中而不僭上。一得之愚，不知當否。諸家註亦未合。喻謂得湯轉劇屬太陽，謬矣。程謂仍與吳茱萸，亦膠柱之見也。顧海內高明者參觀而教之。熱因寒用，以豬胆爲引，如用於理中湯之法，或亦有當乎。

(三十五) 陽明病，脈遲，食難用飽，飽則微煩頭眩，必小便難，此欲作穀癉。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脈遲故也。

按此條乃申解陽明胃虛病有寒有熱，明辨其脈證以立法也。陽明病胃虛，則不能成實，不應悞下，上條言

之矣然胃虛一也而虛寒與虛熱又迥不同尤不可不辨而悞治之虛者固不可作實而攻下熱者遽可以作寒而溫補乎仲師於上條食穀欲嘔中又示人以推類詳義之法如陽明病其人脈遲遲爲寒似屬虛寒之診矣但非不能食則已不須寒能食而難用飽飽則微煩頭眩者胃惟不寒故能食胃惟氣虛故不用飽不用飽者不受飽也用飽則以飽爲䊮不用飽則以飽爲苦微煩頭眩俱虛而兼熱之象以此辨胃之虛與上條同而熱與上條異示人至明矣然遲爲寒脈何云是熱不知此遲乃兼濇之遲非沉遲之遲謂之虛而兼濕熱則可謂之虛寒則大不可也故其人必又見小便難一證虛則氣不充而濕不除濕則氣不化而熱不消胃中穀氣不能化正養身醞釀濕熱蒸作癉黃之甚是胃中倉廩所積之谷霉爛熏黑太倉紅朽之廩在目前矣如不除濕清熱培土消癉爲治而妄下之徒使濕因陰寒之藥而愈增虛因攻下之傷而愈甚腹滿如故胃累及脾表裡受病而發黃身腫等證浸淫而成矣仲師乃明其所以然爲訓曰脈遲故也言遲則濡濇而不滑利虛而濕之義爲主而熱副之主治者以除濕培土補中爲君以清熱消癉爲臣佐之用斯爲得仲師心法者

內黃癉病諸條再參太陽篇黃病諸條通變自明

(三六)陽明病若中寒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濈然汗出此欲作固瘕必大便初鞕後溏所以然者以胃中冷水穀不別故也

(三七)陽明病不能食攻其熱必噦所以然者胃中虛冷故也以其人本虛故攻其熱必噦

(三八)脈浮而遲表熱裡寒下利清穀者四逆湯主之若胃中虛冷不能食者飲水則噦

按此三條乃申所陽明病胃中寒之變證歷舉之以示下禁也胃中虛寒虛熱俱不能成實法不應下上條言之矣然胃中平素虛冷外雖作假熱內却爲眞寒尤不可不辨以致貽悞也如陽明病若中寒則外見虛冷之證固不可攻下即外見虛熱之證尤不可攻下於何驗之仍在審其能食不能食不惟表寒在胃不能食即裡寒在胃亦不能食知此則醫家見不能食一證即宜諦觀而辨其在表在裡也明矣旣不能食則陽化不行而陰邪閉塞小便必不利雖手足濈然汗出似陽明欲愈之象然陽氣愈外越而寒邪愈內凝仲師明其欲作固瘕固瘕者陰氣堅凝閉秘之證也於是上考之能食與不能食下考之於大便鞕與溏其人手足濈然汗出所以津液下傷而腸枯必初鞕其人胃中虛冷所以水穀存而難消必後溏所以然者總由胃中冷水穀不別之故經文已明示之其人雖有陽明病而溫中補胃之不遑遑收下之使不救哉再如陽明病不能食即使有手足濈然汗出等證之假熱見於肩表面目之間一考驗之於不能食自不可妄言攻下若以爲胃實之熱而攻之則胃陽愈陷而脫寒邪愈盛而衝必作噦證谷氣將絕矣仲師再明其所以然者爲胃中虛冷之故以其人本屬胃冷而虛并非胃熱之實悞加攻下下陷上逆則醫不辨寒熱虛實而槩爲陽明病必當下下之之過也反復叮嚀辨胃中寒熱不出能食不能食二義是穀氣爲後天根氣不於此處尋求更何所得其要領乎更如其人脈浮而遲表有熱風寒尚在裡有寒中素虛冷至於下利清穀者則表熱固無下法而裡寒愈無攻法四逆湯溫中救胃主之正合宜也且胃中之虛冷不惟决於能食不能食甚者且决於能飲不能飲若胃中眞實虛冷之至不能食不須言矣飲水且噦況與以陰寒攻破之劑乎此雖有表證且不治表而治裡則雖有陽明假熱之證寧容不治眞寒而治假熱乎是皆學者所宜明辨而愼出之者也餘註謂五條二條屬中風致成陽明病三條屬傷寒致成陽明愚謂此五條中四條俱屬胃中虛寒獨穀癉一條係胃中虛熱此仲師爲就胃裡明其寒熱虛實在能

食不能食致辨至於中風傷寒能食不能食之故已於前分言甚詳今漸出太陽陽明說到正陽陽明攻下者多故預明應下而不應下者以示禁似不必復言太陽陽明以牽混反病矣。

陽明病心下鞕滿者不可攻之攻之利遂不止者死利止者愈

按此條以申解陽明病胃有不虛而似實之證為之詳辨以示禁也胃中虛冷不可攻下前三條歷言之矣乃有胃中正氣自虛而邪氣自塡如陽明病心下鞕滿者或由悞下或由自成似類胃實可以攻之不知正不可攻也若攻之則虛陽下脫利遂不止穀氣必絕而死矣若穀氣不絕而漸復利竟自止或如法治之使氣足陽回而利因得止乃可望愈也是胃不成實而悞為攻下之害其大如此可不愼歟或問心下鞕滿非類太陽之痞乎答曰言陽明病則發熱汗出之證具若胃實者鞕滿在中焦而痞之鞕滿乃在

心下今陽明病而見心下鞕滿非胃實可知矣有類於痞雖陽明亦可以痞論也主治者仍當察其虛實寒熱於瀉心諸方中求治法不當於承氣諸方中求治法也此本條之大旨也所以又於前條單言虛熱虛寒者不同仲師更不出方在人臨時審諦而已此證乃正虛邪實邪必雜合水濕痰飲以成其鞕滿也

陽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與豬苓湯以汗多胃中燥豬苓湯復利其小便故也。

按此條乃申解陽明病胃少津液之證見不惟不可攻下且不可利小便之故明之以示人也陽明病心下鞕滿似實非實不可攻下上條言之矣乃有陽明病津液日耗不惟不宜利大便以洩其陽更且不宜利小便以竭其津如其人陽明病已成則胃津已傷再汗出多而致渴則胃津愈耗若執五苓導水滋乾之義與以豬苓湯其胃津將立盡矣仲師明示其故曰以汗多胃中燥故致渴此證若見虛則炙甘草之證實則調胃承氣之證也何取於豬苓湯而復利其小便乎正見陽明病雖屬府裡而治之之法原不拘拘於治胃實主治者愼勿膠柱而鼓瑟斯可矣。

太陽病寸緩關浮尺弱其人發熱汗出復惡寒不嘔但心下痞者此以醫下之也如其不下者病人不惡寒而渴者此轉屬陽明也小便數者大便必鞕不更衣十日無所苦也渴欲飲水少少與之但以法救之渴者宜五苓散。

陽明病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發汗則燥心憒憒反讝語若加燒鍼

必怵惕煩燥不得眠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憹舌上胎者梔子豉湯主之。

若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人參湯主之。

若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豬苓湯主之。

豬苓湯方　豬苓去皮一兩　茯苓一兩　阿膠一兩　石膏一兩

澤瀉一兩

右五味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內下阿膠烊消溫服七合日三服。

按此二條乃申解陽明病感因寒因不同而兼太陽則俱不宜下兼少陽則俱不宜汗下燒鍼詳其脈證以

示禁也。陽明之虚熱虚寒，亡津液胃非熱，不宜攻下。俱於上數條，歷言之矣。然陽明凡帶太陽，胃尚未病，何有下法。陽明已屬府裡，胃實未成，又何有下法，汗法、燒鍼之法。是皆不可不詳爲諦驗於脈證之間也。如其人本太陽病也，診之而寸緩關浮尺弱，風傷衛之本脈也；更觀其證，而其人發熱汗出，復畏寒，此又風傷衛之本證也。桂枝解肌，治表可愈矣。乃太陽傷風應嘔，今不嘔，而心下痞者，知醫不言解肌，而言下，下之者之過也。即或不下，而爲人延悞時日，不惡寒而發熱，口渴矣。此太陽病已去，而轉屬陽明矣。陽明既病，熱氣內盛，小便必黄赤而數，津液內傷，大便必枯燥而鞕，雖不更衣十日，無所苦者，津液坐耗，腸枯便秘，故不覺其苦，而受傷深矣。於是枯燥之氣、鬱熱之邪相搏，作渴思欲飲水。經云少少與之，勿令飲多，恐有成水逆之變也。又言但以法救之，此法也，仍從太陽表裡兩解之法治之。五苓導水滋乾，且解太陽風邪，洵陽明猶帶太陽，必用之法也。再或陽明病已離太陽，胃已漸積熱成實，法宜攻下矣。然太陽在表之邪，雖入裡，而陽明在裡之邪尚未實，此不止攻下在所禁矣，仍當於脈證之間諦之。如診其脈浮而緊，寒傷營之本脈；麻黄湯發汗，治表可愈矣。乃失此不用，而致其人咽燥口苦，腹滿，已由太陽之表而侵少陽之半表半裡，復發熱汗出，而不惡寒，反惡熱，身重，未尚越少陽半表半裡，先成陽明之裡證矣。此乃正陽之病，病連首尾，正未可苟且從事。若以爲太陽表證乎，然已屬陽明，發汗則津亡胃燥，乎熱之藥性妄行，必心憒譫語，而見悞治太陽之變一也。若以爲太陽表證，發汗不可，當用鍼火燒刼取汗乎，則又津液亡而火邪入神，亂氣散，必怵惕煩燥，不得眠，此悞治太陽之變又其一也。若以爲陽明裡證，汗之不可，燒鍼之不可，必當下之乎。然熱未積深，胃未成實，若下之則胃中正氣空虛，於中脘客邪動膈，於上焦心中懊憹，陽爲陰寒所陷，舌上生胎，熱爲陰寒所遏，此悞治陽明之變又其一也。蓋三者，汗爲悞汗，燒鍼爲悞燒鍼，下之爲悞下之也。惟其不明湧越之一法也。今其人雖表邪尚在，而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純是表邪

變熱壅逆上焦之象，邪在上，自應從上達之法，必或半而功倍。仲師云梔子豉湯主之，仍是太陽香豉治表、梔子瀉熱之法。尤當有治於太陽之法，而陽明一治於五苓，再治於梔子豉，可見非拘拘爲治陽明者可愈陽明病也。神而明之，尤法昭然矣。

如或其人渴而欲飲水，口乾舌燥矣，則胃熱甚盛，將不待成實攻下，而津已枯竭矣，急爲救其焚灼，生津滌熱，熱去津回，而汗出治陽明，即所以治太陽陽明也。再或其人脈浮發熱，渴欲飲水，而小便不利者，又不可當治其陽明之府，而當治及於太陽之府也。蓋表邪未盡，而裡熱方盛，又有濕邪挾熱以涵之，攻必利其小便，使濕熱下洩，而陽明熱消矣。夫導水清熱滋乾之義，未嘗及於太陽之表也，而太陽之府邪去氣宜，其表亦不待再治矣。是又治太陽之府，即所治太陽之表，正所以治太陽陽明也。又可見非拘拘爲治陽明，可愈陽明病也。

（三三）陽明病，發熱汗出，此爲熱越，不能發黄也。但頭汗出，身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渴飲水漿者，此爲瘀熱在裡，身必發黄。茵陳蒿湯主之。

茵陳蒿湯方　茵陳蒿 六兩　梔子 十四枚擘　大黄 二兩

右三味，以水一斗，先煮茵陳，減六升，內二味，煑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小便當利，尿如皂角汁狀，色正赤，一宿腹減，黄從小便去也。

（三四）陽明病，面合赤色，不可攻之，必發熱色黄，小便不利也。

（三五）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憹，身必發黄。

（三六）陽明病，被火，額上微汗出，小便不利者，必發黄。

按此四條俱陽明病發黃之證明其所因而成之故立法以示治也陽明病因寒因風而成當詳辨其虛實寒熱而勿輕言汗吐下之法前二條言之矣然陽明病又有瘀熱已成於裡而究非胃實不可妄下者尤不可不歷舉之以示人也如陽明病本應發熱汗出則太陽傳入之邪發越於外故胃津內竭而邪熱在胃漸實雖能成胃實之正病却無發黃之變若發黃之病豈重於胃實而示戒乎仲師言病機另有更端則治法另有審諦不應執定陽明病宜下之一說以貽悞耳如其人雖汗出而但在頭身無汗劑頭而還者乃熱爲濕所留戀汗出不快也頭爲六陽之首濕邪陰邪不能上犯所以頭有汗而熱但得越於頭劑頭以還爲濕所欝通身俱無汗則熱不能越矣熱不外越應內盛而成胃實乃不成胃實而小便不利渴飲水漿者有濕與熱相參雜故其熱非壯熱而爲瘀熱壯熱在裡則傷津而成胃實瘀熱在裡則疑滯氣血而不成胃實另成發黃之病法在除其濕淸其熱洩其瘀仲師主之以茵陳湯知非承氣等湯胃實之法可瘳也已此就發熱汗出於身於頭而辨其瘀熱發黃者一也再如陽明胃病脈行於鼻其色合應於面面赤色者是熱瘀於內之驗也如胃成實則其色滯黯如火薰象而不能見鮮赤之色蓋火虛浮則鮮赤而實着反滯黯此日所以外明而內黯也見此鮮赤之色熱雖在裡而未成實可知豈可攻下乎兼見發汗而身無汗色黃而小便不利其爲瘀熱在裡明然矣茵陳湯容緩圖哉此就其色見於面而辨其瘀熱發黃者二也再如陽明病發熱無汗小便不利與前二條同兼有心中懊憹者知其人雖熱在裡而不成實有濕在裡而熱多鬱有濕熱必瘀有瘀熱無出身必發黃茵陳之用仍與前二條無異也此就心下懊憹一證辨其瘀熱發黃者三也再如病不待其成實乃被火攻刼迫取額上微汗其人既被火刼應通身大汗乃止額上有微汗而劑頭而還則仍是第一條濕勝於裡之故也有濕則小便必不利熱無出路瘀裡爲患言必發黃仍是茵陳湯之證用之無疑者也此就火刼之悞而汗出仍在頭辨其瘀熱發黃者四也總之發黃一證必合濕熱二者而成既有濕濁則熱雖在裡祇能瘀而發黃不能成實於胃必非攻下之術所可混用也學者識之。○穀癉一證輸於此條註謂胃寒愚謂穀癉既胃中穀氣作毒如倉中穀霉必因濕起必因熱變謂之胃寒則冬月何以穀度無變朽之虞必俟水消風煖以後哉既倉穀而言可知人胃中之穀氣作癉是熱非寒矣二麥將收或過細雨數日則穗色黯黃名曰黃癉此時已仲夏無寒候也乃梅雨將罷之期特地氣作霉南北少異耳此正濕熱合而成者又小兒病名火癉亦無寒理余亦識谷癉爲胃中虛熱似爲有據也。○又癉證兩癉亦是熱非寒俗醫中求之自明。

傷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溫者是爲繫在太陰太陰者身當發黃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至七八日大便鞕者爲陽明病也。

按此條申明病在太陽傳入陽明既辨其發黃不發黃之由復詳其致胃成實之故以示人也陽明病發熱汗出熱越於外則不發黃上條言之矣然又有其人本太陽病爲傷寒中風脈浮而緩表證猶存應發熱汗出今乃手足自溫却不見發熱汗出者是非太陽病中有不發熱之證中風中有不汗出之證也仲師明之曰是爲繫在太陰也此太陰指脾臟而言非指太陰經而言言其人脾臟素有寒濕故病在太陽應發熱汗出而爲寒濕所涵斯不能使熱越於外既不能外越所鬱而成瘀在裡矣所以仲師又言太陰者身當發黃見太陰濕上瘀熱於裡之故也然尤必更諦其小便設其人津液爲濕熱所涵則必不能下行而爲小便小便不利熱愈無所出發黃之病必成無疑如小便自利者則熱不越於外尚洩於下發黃所以不能成也此因太陽篇中發黃證曾言之陽明篇中發黃重申言之者有何不明而諸賢忽見繫之太陰四字謂病在太陰經豈不大相逕庭乎余嘗笑成無己陽結陰結濁入結胸中今將此條入太陰亦

如陰陽結入結胸之混豈知人明而自知睛乎再者其人病在太陽熱爲濕所鬱鬲聚於裡必有歸着既不能發黃小便又自利則邪何歸乎不得不歸之於萬物所歸之胃至於七八日小便自多大便漸鞕此津枯胃燥病入陽明故仲師又明示人曰爲陽明病也陽明病固成矣而胃之係熱盛而實係津亡而燥猶當斟酌不可槩爲陽明而妄言攻下斯可爲善用經旨矣傷寒傳經一事最爲了然由表而裡由陽而陰其間雖轉變多方亦必有出入道路一定不移太陰脾臟與陽明胃府雖相表裡而陽明經之邪必不能傳入太陰經在內經雖經言之甚悉此處不明何得妄言轉屬學者當詳觀閔芝慶傳經論自悉喻嘉之妄矣舊在陽明下篇甚謬今移在此

陽明病下血讝語此爲熱入血室但頭汗出者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濈然汗出則愈

陽明病其人喜忘者必有畜血所以然者本有久瘀血故令喜忘屎雖鞕大便反易其色必黑宜抵當湯下之

按此二條乃陽明病熱入裡而不成胃實下入血室之證明辨之以立法也陽明病熱入裡不成實於胃瘀於中焦而發黃不可妄下前四條歷舉示人矣乃有熱入裡不成實亦不發黃直下入血室者此尤不可認爲胃實而悞治也如其人陽明症具而下血讝語似乎熱實於胃必應攻下矣不知此熱未嘗在中焦之胃也乃深入下焦之血室爲患也故其證但頭汗出與上條瘀熱發黃之病同爲熱入於濕則發黃熱入於血則下血讝語與血俱不能外越於表而爲汗惟餘元首陽氣上載濕與血俱不能干故熱得出而爲汗此但頭汗出之義所以同也諸家亦俱不注出可謂混矣仲師言治法又出於刺期門者期門肝之俞刺以瀉其熱肝藏血在脇下爲熱入血室必由之道路絕其來路而來者莫繼則既聚者可以更設法以治之矣故又申言之曰隨其實而瀉之亦爲刺法言也不出方者抵當湯丸之間太陽之治法具在在人觸類傍通耳太陽篇別條云脉微而沉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鞕滿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裡故也抵當湯主之正應與此參看余註太陽此條云血下而濁氣下降清氣必升上作汗裡治而表亦治詳觀之則可知隨其實而瀉之必有濈然汗出則愈之效也太陽在下焦之裡爲瘀熱如是治法陽明在下焦之裡爲瘀熱亦爲如是治法病雖改經而瘀熱入下焦血室之裡未嘗改所以仍以太陽之法治之此固爲瀉而非胃實之所謂瀉也學者詳焉

再如陽明病其人喜忘者亦熱瘀於裡不作胃實而下入血室之證也上條肝藏血爲熱入血室之道路此條心主血爲熱入血室之宗主熱入血室至陰之分而神明惑亂見喜忘之證即如太陽之如狂發狂異出而同源者也故知其人必有畜血而畜血得有之故則本有久瘀之熱然在於血分也此令其人喜忘之由也熱入裡若成胃實則屎鞕而大便必難以胃與腸俱爲熱耗而枯則燥也今熱入裡而入血室則屎亦鞕而大便反易以下焦於腸俱有血畜且潤凡滑再審之屎色必黑知熱在下焦已明非胃實之證愈不可攻及於胃府也斷然矣仍用抵當湯同於上條當治下焦瘀熱更無疑焉

病人無表裡證發熱七八日雖脉浮數者可下之假令已下脉數不解合熱則消穀善饑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有瘀血宜抵當湯若脉數不解而下利不止必協熱而便膿血也

按此條亦陽明病熱入裡胃不成實而又不容不下之證更申明之以立治也陽明病熱瘀於下焦之裡宜下其血瘀而不宜下其胃府上條言之矣然亦有胃不成實而不得不下者尤當[illegible]之必詳也如病人

無太陽表證而太陽罷無陽明證而胃不成實乃發熱汗出七八日之久胃府之津液耗亡矣雖脈見浮數似乎表有太陽裡有陽明尚在參錯之間未遽宜下亦不可不下之矣何也以熱在裡則傷裡恐下津竭而方下無濟也但熱入於裡胃既不實多入下焦之血室與血相漏血瘀甚則雖下之而血必旋畜血熱甚則方下之而挾利不止此惟有隨證立法以救之不宜畏首畏尾恐其下後多變而袖手坐觀胃津亦立盡也仲師爲之分立下後二法假令其人下後而脈仍數病仍不解者入合是熱未盡除而見消穀善飢之證迨至六七日。穀入日益多大便終不行者方知熱半在胃而消穀熱半在血室爲畜血胃既已下不容再下畜血未下胃亦無須下下之以抵當湯使熱之半在血室者[illegible]瀉。則熱之半在胃者亦必隨之下行不須下胃。而陽明病愈矣再或其人下後六脈仍數病仍不解而見下利不止者必腸胃之間虛熱滑脫血協邪熱順流而洩熱連腸胃非頃刻可盡膿血協熱下利。故非旦夕可止。是非審其裡熱漸

衰急爲收挽則從流下而忘返矣太陽篇中協熱利仲師示以人參桂枝湯爲表邪未盡而言升陽透表補中養胃而協熱之利自止今此證雖見於陽明而陽明進於太陽亦協邪之出路下脫者必上挽仍從太陽升陽透表補中養胃之治未始非法也仲師不出方者以太陽已言之則不復矣。前注有不甚合處再釋此條所要在首何無表裡證四字則太陽並陽明無邪矣所以發熱亦不見汗出且七八日之久不見別有變證正是熱入血室至陰之分亦能發熱使汗自出耳故下以抵當湯瀉邪升正表裡俱淸矣再切下時未必下之如法或下胃而不及血室則存虛熱必至消穀善飢之如中消之症食多宜大便多六七日不大便似作胃實但仍不見陽明裡證明下有瘀血抵當之用更何容緩此是可下而下之不如法故至以用抵當而始可奏功焉此必用大柴胡及調胃承氣下之也非抵當之可以血下血室之邪也如下之而下利不止脈數如故必以大小承氣湯下之耳胃虛而下利不止血室之熱未去故脈應以數熱自以

蓄於下焦血變膿而雜血俱下名之曰協熱利焦下血室而㮚下胃府其變至於如此故明示之以分應下下㮚下之禁焉至於協熱利未出方似乎仍以下血室之邪爲正治不必恤胃虛下利不止矣迨血室下邪除下利必止徐調養之胃氣自平而浮數之脈自愈矣蓋脈之浮數原帶表邪既無表證識有發熱則此熱是在血室脈浮是火上炎耳故下之後浮去而數如故愈可知邪熱在下何也浮去則不在上中二焦明矣

陽明中風脈弦浮大而短氣腹都滿脇下及心痛久按之氣不通鼻乾不得汗嗜臥一身及面目悉黃小便難有潮熱時時噦耳前後腫刺之小差外不解病過十日脈續浮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無餘證者與麻黃湯若

不尿腹滿加噦者不治。

按此條乃陽明病熱入裡甚劇連三陽爲患而胃終不實亦無下法明辨之以知所用法也陽明病胃不成實不容不下之之故必歷明其救法上條言之矣乃有陽明病熱已大盛脈證三陽俱見而終非胃實者尤不可不辨妄下以貽㮚也如陽明本中風以成脈弦浮大三陽俱全是不止太陽中風矣腹滿鼻乾不得汗何又有太陽中寒之證耶嗜臥一身及面目悉黃小便難有潮熱時時噦洵爲陽明證矣而脇下及心痛按之氣不通是少陽證何亦並見耶是不惟三陽之脈全而三陽之證亦全矣合之耳前後腫三陽之脈經由之道路會於耳亦且病見於外刺之所以洩三陽之盛邪蓋不得已而姑緩其勢以徐圖救法之妙術也如但小差而外病今不解知其內病亦未能遽衰過十日而脈續浮弦大少息則陽明之邪漸入少陽急與小柴胡湯就半表半裡而雙解之此陽明病從少陽順而治之之法也如服湯後脈但浮而

少陽陽明證悉罷無餘者知邪由少陽之半表裏中又將越出太陽之表矣更急與麻黃湯發汗治表此陽明病從太陽逆而治之之法也初由中風而兼傷寒致成陽明病今自陽明順而驅之於少陽復自少陽逆而越之於太陽何以不用桂枝或大青龍而用麻黃蓋邪由少陽而出將透太陽之表惟須經清之品發之於外無所事桂枝之固衛也亦無事大青龍之辛涼收攝也此麻黃湯之用所以驅少陽半裡欲出之邪非治太陽風寒兼盛之邪也醫者必須細辨此理方知其義而非謂麻黃湯又可治風多兼寒及風寒兩傷之證也蓋皆因其脈之續浮而次第驅逐者惟其正氣未絶故能使邪自傳少陽而見浮脈所以可施藥力以扶持之若其人刺之後外不解病過十日脈並無續浮則正氣不能推致可知若再不尿而化元竭腹滿益噦氣散加噦而谷氣絶則中氣先已絶散所謂邪盛正虛者正此證也仲師曰不治又何人能治乎設在太陽之際及未至三陽瀰漫之時有法以早救之何至遽不可治哉有婆心者尚其念之。人之稟賦不齊或者過十日脈續浮而並弦大悉不見餘證悉不存知其病由陽明而卻欲透太陽矣斯可以竟與麻黃湯而驅邪外出矣則推廣之一法也如服柴胡湯已解則更無事必用麻黃矣此又申明之一也總在學者之善體經意而不貴於執一耳

未有全在陽明而可用麻黃湯者必其人正氣尚存能十餘日脈續浮由陽明而少陽方可與柴胡湯及見脈但浮而無餘證由陽明而太陽方可與麻黃湯此余言麻黃湯之與乃驅少陽之邪至太陽非病到少陽將越太陽何可遽發汗治表乎所以必次第而施之病由陽明到少陽先與柴胡湯解半表半裡之邪病後由少陽而越太陽與麻黃湯發半裡欲出表之邪正見漸積而入陽明瀰漫於三陽者亦必徐引其出路使之挨次而返實因三陽證脈俱見難於下手故仲師復立此盈科後進之法以收萬全之功而猶必審其人之胃氣絶否誠陽明病之舉一而可該百者也

陽明經中篇總論

正陽陽明之爲病胃實是也仲師已自明大其證先無汗今有汗則本爲寒因也先濈濈然微汗出者則本爲風因也此轉屬成實之兆也若診之不見大而見芤則胃生內熱津亡則陰亡陽無所附而絶矣再或趺陽脈澁胃津已枯是皆不待胃實而已有危道焉胃燥氣熱而脾陰亦消麻仁丸主潤脾約之證何非生津助胃而芤與澁之診可和矣此二脈如俟胃實方議治則延挨之咎誰其任之此後仲師乃言胃實之正陽陽明應下之法也又必明辨其徵論其不數而得遲之脈驗其不惡寒有潮熱種種之證手足俱濈然汗出而大便已鞕此大承氣應下之胃實也苟少帶惡寒其熱不潮承氣在所禁又類於太陽陽明之治矣即或腹大滿不通亦祇小承氣之和而無取大承氣之下蓋下法若是之宜愼重也仲師再爲明胃實之故又有大便已鞕而究非胃實應下者則醫發汗而亡津液也必審其小便之前多後少以爲津液得還之微亦不應遽爲攻下重傷其津也無已更用蜜導之法亦必自欲大便方可施之總爲妄爲攻下嚴其戒也然正陽陽明病必竟其邪在胃胃已傷則攻下不宜胃未傷則調和爲當不吐不下而心煩非胃虛津短而何調胃承氣洩熱生津至要之治也如不審表裡胃已受病表邪全無反發其汗以致有表虛裡實之證而譫語見雖是津亡全非熱實豈可復妄爲攻下以重傷津敗胃哉故其人多汗津越胃燥便鞕譫語所見純是胃實應下之證明者尚且審諦爲津亡爲熱實之間而與以小承氣志在和而不在攻顧可孟浪出之乎仲師又就譫語一證辨其證脈已潮熱脈已滑疾仍與以相試之術先與小承氣祇其轉失氣與否以定有燥屎無燥屎有屎則下燥屎無屎則傷正氣以致脈見微澁胃津欲枯難治之證已形而尚輕言承氣耶是譫語一證審於證脈尚嘗試之而後下豈可一見譫語不察虛實即爲攻下不知實爲譫語虛爲鄭聲槩可忽乎哉又於陽明病應與大承氣之中申明欲知有燥屎之法先與小承氣如

上條轉失氣有燥屎。大小承氣。可商其攻下也。如不轉失氣而攻下。則先鞭後溏。胃氣本虛。攻下之。恐致不能食而飲水亦噦。寧非庸工之咎乎。必發熱之久。大便鞭而漸少。斯小承氣和之。大承氣則必嘗試有驗。而後可一爲取利耳。推之下後心中懊憹而煩。猶下後胃陽尚旺者。有燥屎則攻之。大承氣不因下後而止。無燥屎初鞭後溏。雖未經下。尚不可與。況已經誤下耶。更推之譫語有燥屎應下已極。爲有胃風之宿病。太陽未過經於陽明。下病在太陽陽明。即有譫語燥屎之證。下之早。語言必亂。必俟過經在於正陽陽明。表虛裡實已定。而下之斯可愈也。此大承氣有必用之時也。再或即爲正陽陽明之病。診之脈弱。必太陽已罷。少陽未傳。洵爲正陽陽明矣。亦不過小小攻下。小承氣之與。仍是嘗試之法。一酌於小便利。再酌於大便定鞭。大承氣始可一試也。諸不可下。及不可輕下。不可大下之故。既明矣。然應下不下。又非正法。如病人不大便五六日之久。繞臍痛煩。燥時作者此有燥屎。應下其燥屎。總胃不實不傷胃也。再或不

大便煩不解。腹滿痛。此有燥屎而成於宿食也。亦應攻下也。小便不利。大便乍難易。時有微熱。喘冒不能臥者。有燥屎。宜攻下也。譫語潮熱。而不能食。胃中有燥屎。及能食而大便鞭定者。俱應下也。迨至發熱久汗出多。不下則胃津立盡矣。急下之。發汗不解。必是悞汗傷津。而腹滿痛不宜令邪存胃。以重耗其津。急下之。下之腹滿不減。減不足言。不可以下。後不敢再下。仍當下之。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大便難。身雖微熱。熱實在裡。亦應急下之。以上遇應急下之證即應急下。勿緩遇當下之證。即應重下。勿疑此又正陽陽明所以爲胃實之治也。亦不可遲滯猶豫。貽悞也。斯爲得仲師之神理者。苟不急爲治之。以至陽明病不解。不大便至十餘日。發潮熱。不惡寒。獨語如見鬼狀者。發則不識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視。則洵爲萬物所歸。無所復傳之陽明病矣。脈濇津枯。其死必矣。脈若帶弦。猶有欲透少陽之機。而陽明一府不至於津液立竭。或可望其生也。若微者。不過發熱譫語。則亦爲正陽陽明。應下之正病也。下之以大

承氣。胃實之正治也。然得便利而止。勿過傷胃氣。斯可矣。倘治之不善。以至失於不下。成直視譫語而喘之死證。悞下而成下利不止之死證。及發汗多而重發汗。成亡陽脈短之死證。皆醫之罪也。終之以脈和者不死。脈和則津足。津足則胃調。此仲師之大旨也。仲師立法於正陽陽明。不應下宜慎。應下宜決。二語足該一篇之意矣。

傷寒論本義卷之五

陽明中篇

(一) 陽明之爲病胃家實也。

(二) 傷寒三日陽明脈大。

(三) 傷寒發熱無汗嘔不能食而反汗出濈濈然者是轉屬陽明也

(四) 傷寒轉繫陽明者其人濈濈然微汗出也。

按此四條乃申明陽明胃家實之正病揭出示之復詳其脈證以示人也陽明病自太陽來雖病在陽明經而胃未成實則總非府病上篇歷言其禁以示不可妄爲攻下矣至此仲師方指出陽明府病之正更詳

示其脈若何其證若何見於此能辨之既眞方可言攻下之法篇中反復叮嚀者仍不一而足醫者可漫無諦審以從事乎蓋陽明由太陽而傳邪入裡無論風因寒因病總在陽明經與胃府究有表裡之分也迨至胃家果實則陽明經病方成於府病氣斯有所歸著而搏聚凝結爲患有定處矣以此求得其所而施推致之功庶攻邪無傷正之虞焉故仲師示之曰陽明之爲病胃家實是也何以驗之驗之於脈如其人本太陽傷寒三日之久表邪不解致變熱傳裡入陽明成胃家實則其脈浮緊浮緩者忽變爲大浮與緊緩俱不見矣既不浮則沉可知也既云大則沉而兼滑又可知也向者太陽之浮候於寸者多今者陽明之沉候於關者必多也關脈大而沉滑恰是中脘爲病則胃家之實可決也再驗之於證其人本傷寒發熱無汗嘔不能食此太陽之傷寒也今忽病未得解而反汗出濈濈然者是太陽傷寒之邪已傳而轉屬陽明也則太陽傷寒視汗出爲轉屬入陽明成胃實之候也或有太陽中風病其亦名爲傷寒其人原當自汗出而病亦未解忽自汗出者漸覺濈濈然汗出而微是太陽中風視汗出而微爲轉屬陽明成胃實之候也然必合之以脈陽明病胃家實之證斯無遁情至言傷寒而中風可兼言三日而日計則失前已屢明之不復贅。

(五) 陽明病欲解時從申至戌上。

按此條乃申明陽明病解時示人知病所分屬而不悮也申酉戌屬金陽明燥金之司也凡陽明病無論在經在府解必於此時則凡遇此時增重病勢而爲患較甚者亦可必其病屬陽明居多也學者當明仲師示人之意殆非止於令人袖手待時而觀成也乎以時推之於日月歲運無不可通又不止區區一時可盡耳。

(六) 脈浮而芤浮爲陽芤爲陰浮芤相搏胃氣生熱其陽則

絕。

(七) 趺陽脈浮而濇浮則胃氣强濇則小便數浮濇相搏大便爲難其脾爲約麻仁丸主之。

麻仁丸方　麻子仁二升　芍藥半斤　枳實半斤　大黃一斤去皮　厚朴一斤去皮　杏仁一斤去皮尖熬研脂

右六味爲末煉蜜爲丸桐子大飲服十丸日三服漸加以和爲度。

按門人問脾約一症胃强脾弱脾不爲胃行其津液如懦夫甘受悍妻之約束寧不爲家之索乎余曰何以見之曰仲師云趺陽脈浮而濇浮則胃氣强濇則小便數浮濇相搏大便爲難其脾爲約麻仁丸主之以

足知胃强脾弱也余曰脾弱卽當補矣何爲麻仁丸中反用大黄枳實厚朴乎子輩日聆師說而腹笥從前相仍之陋甚非所望也仲師說胃强原未說脾弱况其所謂胃强者正是因脾之强而强葢約者省約也脾氣過强將三五日胃中所受之穀省約爲一二彈丸而出全是脾土過燥致令腸胃中之津液日漸乾枯所以大便爲難也設脾氣弱卽當便泄矣豈有反難之理乎相搏謂脾弱不能約束胃中之水何以反能約束胃中之谷耶在陽明例中凡宜攻下者惟恐邪未入胃大便弗鞕又恐初鞕後溏不可妄攻若欲攻之先與小承氣試其轉失氣方可攻皆是慮夫脾氣之弱故爾躊躇也若夫脾約之症在太陽已卽當下矣更何待陽明耶

門人又問曰今乃知脾約之解矣觸類而推太陽陽明之脾約與少陽陽明之胃中燥煩實大便難者同是一症此其所以俱可攻下耶余曰是未可言觸類也因難之曰邪熱自太陽而陽明而少陽爲日旣久爍其津液大便固當難矣其在太陽方病之始邪未入胃何得津液卽便消耗而大腸燥結耶且太陽表邪未盡又何不俟傳經卽亟亟潤下而自犯太陽之禁耶門人不能對因誨之曰脾約一症乃是未病外感之先其人素慣脾約三五日一次大便者及至感受風寒卽邪未入胃而胃已先實所以邪至陽明不患胃之不實但患無津液以奉其邪立至枯槁耳仲師大變太陽禁下之例而另立麻仁丸一法以潤下之不比一時暫結者可用湯藥滌滌之耳此義從前瞶瞶凡遇素成脾約之人亦必俟經盡方下百無一生矣故因子問而暢發之

按此二條乃申解陽明病之變脈立法以示禁也陽明病胃實之脈證已明於首四條矣又復就天時以明之而理愈著然又有陽明病本應脈大浮而緩浮而緊俱不應見及診之而竟見浮且兼芤者何也蓋浮而芤卽大脈而中空者也以其人胃中眞陰素虧一遇太陽之邪傳入胃府則眞陰先傷熱邪更熾故陽氣傷於外而陰氣歉於內外大內空浮而芤所由來也得此者知其人胃中陽熱盛浮與眞陰虛芤者

於胃氣無陰則陽邪之熱愈生陰立盡於內陽隨絕其根而穀氣竭矣此由於素日不實津液遇病不早調濟以至此極也再或診其人趺陽之脈浮而澁浮亦盛大之象而澁則虛歉之形趺陽者胃脈之會也見浮胃中之陽盛可知見澁脾中之陰虛可知本胃病而通於脾表裡相關之義前屢言之矣如胃虛而腹滿是也胃陽盛則脾陰虛過汗於外者此也廼小便致數者亦此也浮盛之胃熱與澁虛之脾陰相搏則津液日耗大便必難其脾燥不能遲旋遂約省所出漸至於無此亦由於胃中津液虧脾中眞陰虛致一遇太陽邪入表裡兼病也然漸約漸少不至立絕則與上條有虛實多少之異也人寧可不以後天眞陰爲重哉法用麻仁丸以潤之而大便通胃熱瀉脾之眞陰得所守可以不致衰竭矣上條不言治法者浮芤兼行虛實兼有調胃承氣之證也半滋其陰半瀉其陽亦去邪而無害於正之法也

陽明病脈遲雖汗出不惡寒者其身必重短氣腹滿而喘有潮者此外欲解可攻裡也手足濈然而汗出者此大便已鞕也大承氣湯主之若汗多微發熱惡寒者外未解也其熱不潮未可與承氣湯若腹大滿不通者可與小承氣湯微和胃氣勿令大泄下

大承氣湯方　大黄四兩酒洗　厚朴半斤炙去皮　枳實五枚炙

芒硝三合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煮取五升去滓內大黄煮取二升去滓內芒硝更上火微一兩沸分溫再服得下餘勿服

小承氣湯方

大黃四兩酒洗　厚朴二兩炙去皮　枳實三枚炙大者

已上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二服。初服湯當更衣，不爾者盡飲之，若更衣者，勿服之。

按此條乃申解陽明病有可下不可下之分，有下而非下之義，立法以示禁也。陽明病之脈證有異者，當早識其機，而商調濟之策。上二條已言之矣，然太陽陽明表裡之間，又有分之應詳其辨而下之應酌其宜者，不容昧也。如陽明病脈遲，雖汗出不惡寒者，其身必重，蓋汗出太陽所有，而不惡寒則太陽所無也。身疼體痛，太陽所有，身重而不疼，雖有而不惡寒身重則太陽所無也，兼以短氣腹滿喘而潮熱，純見裡證而不見表證，知此外之太陽病欲解，而非解也，乃轉屬陽明，而陽明之胃實將成也。考驗於此入者，乃可攻裡無疑矣。但攻裡又非一途，更必於汗，於熱，辨之如手足濈然而汗出者，胃熱盛而逼汗於四末，津液

知其內亡矣，問其大便，大便必已乾鞕，胃實之成確乎不易，大承氣湯蕩積通幽，何容緩乎。若汗雖多而發熱反微，且帶惡寒，而非純發熱，太陽之外證未解仍存於表可知矣，再諦之於熱汗出雖多，熱邪輕淺無蒸鬱粘膩之勢，則知其人陽明之病未盡，今而胃實之故未盡定，未可與承氣湯，正非前乎足濈然汗出，大便已鞕者，可比也。醫者見此，仍當從太陽表治可也。其或病人患腹大滿不通者，則大便已有欲鞕之兆，胃家已有悶塞之徵，小承氣調和胃氣，下而非下，勿令大泄下，以傷正氣。此誠仲師愛人之深心乎。再思潮熱二字，原兼汗出而言，然發熱汗出爲太陽中風本有者，何以辨之，不知太陽之發熱汗出，自是汗陽明之大熱汗出，自是潮潮者潮潮之謂，汗者汗漫之謂，各有意象也。目今諺謂潮濕者，即此乃由熱氣薰蒸鬱悶而作，當每年梅雨之時，衣物之間無不潮濕者，此也。潮濕者熱也，濕既潮矣，焉有不兼熱者乎？濕不兼熱，則爲寒濕矣。觀此，則方驗潮熱在申酉戌三時，燥氣盛行，而作□矣，潮熱若於此三時

至不久，爲少陽之病乎？不然，爲太陽如瘧狀之證乎。何所取於陽明也？試觀本篇下條云太陽病三日，發汗不解，蒸蒸發熱者，屬胃也。詳蒸蒸之意，潮熱之義不必更貫之他人。還質仲師，可耳。方喻二家註云：蒸蒸熱，自內騰外，猶蒸炊然，可知其所以言潮矣。當參看。按遲脈不獨主寒，於陽明上篇最彰之爲證，已言之矣。蓋太陽脈浮緩浮緊，其將傳陽明，必帶數，不帶數何以變熱入裡乎？既病已變熱入裡，則無不帶數者，然帶數雖云入裡，不過入經絡之裡耳。迨至熱入胃府成實，而數者又不見數，不見數則沉大之中有遲澀之象，此正程註邪聚熱結之謂，而不可謂遲即寒脈也。觀此則余前註上篇可明。入胃後發大熱亦仍帶數，後條所言滑而疾也。既成實則變沉遲，又必兼洪大，然則此條言遲，乃應身重腹滿之證，以有水飲溷雜耳。既有水飲在裡，則不易成實，必待手足濈然汗出，胃熱已熾，方可下之，亦不延俟水飲盡而津液枯，方言下也，故此遲字非寒爲熱之辨。

太陽病三日，發汗不解，蒸蒸發熱者，屬胃也，調胃承氣湯主之。

按此條乃申解陽明病就發熱潮處辨其熱狀，立法以示禁也。陽明病由太陽而來，於發熱之潮不潮辨其胃內邪熱實不實，上條言之矣。然潮熱之狀，非善形容之，則後學終不明。如其人本太陽病也，三數日後雖經發汗，而病未解，必發汗不如法也，乃表證轉屬於裡，而蒸蒸然發熱矣。太陽之發熱自表而入裡之熱，陽明之發熱自裡而出表之熱，太陽之汗出而熱汗自汗，熱自熱；陽明之汗出而熱熱揣之有似汗汗揣之有似熱。大約其熱經胃府鬱悶而出，與在表衛疎自出之汗，形狀迥異，猶潮濕者於衣被必黏拔之手足，如蒸此乃汗熱二證合爲一證，以此驗胃熱洵要訣也。然此證胃熱固矣，而大實與不大實尚不同，調胃承氣湯主之，亦猶下而不下之義也。學者觀仲師自註潮熱之解，方喻二家謂三時作熱之非，不

必辨而明矣。王氏脉經云沾汗者。即潮熱也。

(十) 陽明病。本自汗出。醫更重發汗。病已差。尚微煩。不了了者。此大便必鞕故也。以亡津液。胃中乾燥。故令大便鞕。當問其小便日幾行。若本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行。故知大便不久出。今為小便數少。以津液當還入胃中。故知不久必大便也。

(十一) 陽明病。自汗出。若發汗。小便自利者。此為津液內竭。雖鞕不可攻之。當須自欲大便。宜蜜煎導而通之。若土瓜根及與大豬膽汁。皆可為導。

蜜煎導方

蜜七合。一味。內銅器中。微火煎之。稍凝似飴狀。攪之勿令焦著。欲可丸。併手捻作梃子。令頭銳大如指。長二寸許。當熱時急作。令則鞕。以內穀道中。以手急抱欲大便時。乃去之。

豬胆汁方

大豬膽一枚。瀉汁。和醋少許。以灌穀道中。如一食頃。當大便出。

按此二條。乃申解陽明病大便鞕。又有非胃熱成實者。不容不明辨之。立法以示禁也。陽明由太陽而來。胃

實不實。可下不可下。上條既言之。乃上條之辨陽明胃實。徵之大便之鞕。大便鞕。且無不可施之攻下矣。不知亦有大便雖鞕而胃熱不盛。亦難遽而言攻。此尤不可不諦審也。如陽明病本自汗出。是陽明或兼外證之太陽未盡解也。太陽未盡解。雖有應先治表者。有應表裏兩治者。何必重發其汗乎。醫乃重發其汗。所兼太陽病雖已差。而所傳陽明病必不了了。熱經汗散。所入者微。故作煩亦微。津經汗耗。所存者少。故大便必鞕。仲師言此非胃熱成實之大便鞕。乃發汗過多。亡津液。胃中乾燥。故令大便鞕也。此而言攻下。胃中津液愈傷矣。胃中熱果成實。則所攻下者實熱也。胃中津液亡而大便燥。攻下之。更無津液得復之日矣。因示醫家遇此既知其大便鞕。當問其小便。小便若數。有胃實熱逼而下行者。亦有胃非實熱而大腸燥者。既汗之後。小便日三四行。乃胃氣燥而大便鞕。故小便猶得化而如常也。忽而其數漸減者。似小便亦失令矣。不知非小便漸減也。乃胃津漸復。大腸中枯燥者漸潤。則膀胱之水。下逮者漸少耳。如上

流。用水灌田。而下流之水必細。此一定之理也。胃津日復。大腸必日潤。知其大便不久出矣。不必為攻下。使胃中津不能復。其害滋大。醫者詳焉。再如陽明病或自汗出過多。或發汗已甚。大便既鞕。小便斯數。此又如黃河既瘀。清淮反漲之理也。故知其為津液內竭。亦如前條。不可妄施攻下。以俟胃津自復。大腸自潤。而小便之數必遞減。或有日久而小便不見遞減者。亦有小便減。欲自大便而不能者。此大腸之枯燥。必有法以助其宣通也。不宜自上下下。卻宜自外內通。蜜導通之。土瓜根豬膽汁之屬。又除瘀去塞之法也。○以上二條。大便已鞕。而究非胃熱成實。切不可攻下。以此推之。下之之法。洵不可輕率從事乎。學者識之。

(十二) 陽明病。不吐。不下。心煩者。可與調胃承氣湯。

按此條乃申解陽明病未經吐下見心煩之證。應調胃承氣立法以示禁也。陽明病既驗其大便。復諦其小便。

以定應下與否。前條俱詳之矣。然有不驗之於外而驗之於內者。如陽明病有心煩一證是也。心煩如經吐下。則爲胃虛。心煩未經吐下。則爲胃實。今大便已鞕。小便已數。手足汗出。濈然而大熱。所謂陽明病者俱在也。乃未吐未下而心煩。是胃將實。而作讝語之兆也。胃實宜大下。此證係胃將實。雖下而不宜大下。調胃承氣。所以調和津液。消熱通幽。邪已除而無傷於正。此又可下而不可大下之一法也。

(十三)傷寒。四五日脈沉而喘滿。沉爲在裏。而反發其汗。津液越出。大便爲難。表虛裏實。久則讝語。

(十四)陽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必鞕。鞕則讝語。小承氣湯主之。若一服讝語止。更莫復服。

(按)此二條。乃申解陽明病讝語之由。津耗胃燥。宜調而不宜攻下。立法以示禁也。陽明病由外考驗。已備悉

前條。而讝語一證。爲陽明必有。不可不明其由來。以商其調治。非可槩施攻下之劑也。如其人本傷寒太陽表病。至四五日失治。其邪傳裏。脈之浮者變沉。病之自表入於裏者。作喘滿。此陽明之轉屬已可徵矣。乃反治表發汗。使胃中津液越表而出。胃燥腸乾。大便必難矣。所以其人表誤汗而虛。虛則汗益出。裏誤汗而實。實則津益亾。此讝語之所由來也。然實乃燥氣實也。而非胃熱實也。胃熱之實作讝語宜下。燥氣之實作讝語。不宜下。而惟宜調。設再悞下。胃津立盡。至於無所復傳而後已。雖悔何及。○程註多不爲得當。喘滿雖太陽所有。而太陽之滿。多由悞下。今陽明之滿而喘。似與太陽同。其實陽明之喘因滿而致。而滿又因表邪入裏而成。非太陽之喘滿甚明。程謂帶表證宜小發汗。亦無據也。又謂實則讝語。爲大承氣湯證。下條云陽明病其人多汗。津液外出。大便必鞕。鞕則讝語。此津液短少而致大便鞕。非胃熱盛而實可比。所以仲師言用小承氣主之。程乃謂此條宜大承氣。因帶表證。故不出方。豈非夢譫。況即脈沉一字

已見無表證矣。何必粗眼瞭如是。而故詿書乎。再或其人已成陽明病。本自多汗。津液爲裏邪所逼。日益外出。胃中因津液外出。日益枯燥。大便因之鞕。讝語因之作。此雖自汗多出。非由悞發。而爲致讝語之由。一也。小承氣主之。謂其胃中津液。下而非大攻下可比。且戒以一服讝語若止。更莫復服。仲師於胃津寶之如珍蓋如此。後學常須切念勿悞可耳。

(十五)陽明病。讝語發潮熱。脈滑而疾者。小承氣湯主之。因與承氣湯一升。腹中轉失氣者。更服一升。若不轉失氣。勿更與之。明日不大便。脈反微澁者。裏虛也。爲難治。不可更與承氣湯也。

(按)此條乃申解陽明病讝語一證。當更考辨其脈。立法以示禁也。陽明病致讝語之由。已詳上二條矣。乃有

陽明病讝語已見。而猶當斟酌調和。得攻下之宜者。不容茍也。如陽明病讝語發潮熱。胃實宜攻下。可知。但診之而其脈滑而疾者。仍不宜大攻下也。蓋滑雖熱盛於裏之兆。而疾則熱未成實之徵。熱之初傳入府。脈又變沉大而兼帶遲滯之象。遲滯者不復如前數也。如此方可用攻下之大承氣湯。斯不致驅邪而傷正。今脈見滑疾。是猶帶數熱變而傳入。尚未堅凝結聚。小承氣湯主之。消熱調津。足以已病矣。因與以一升許。腹中候其轉失氣。斯用小承氣無疑。更服一升。若不轉失氣。則連小承氣湯亦戒令勿與。何也。以胃中虛實不易見。而嘗試之術。必應深明也。服之而轉失氣者。腸有燥屎而待津生。斯可與以潤燥之品。服之而不轉失氣者。腸無燥屎。祇待津亾耳。豈宜再用陰寒以滋閉秘。惟有扶陽以生津。補胃以養正。以徐俟其氣通津回。大便自調耳。烏所用其推致之力乎。且有明日並不見大便。脈反變滑疾爲微澁者。胃裡虛寒。可信也。此固非一下可收功。更非一調可奏效。緩緩補胃。徐徐生津。非旦夕可望大便之通。仲師

示之曰為難治。言近功小效必不易治也。設更與承氣諸方以博一當必致僨轅矣明言不可更與其示人也切哉。凡病未成宜早籌乃不早籌殆病既成宜緩理却不緩理後世醫藥盛而夭札愈多可慨也夫余言遲字非寒乃疾之對向之滑疾今乃沉大而遲滯斯見胃以成實矣如尚帶疾則為邪初入裡變數之脈於此遲疾之間辨胃之實與不實與虛寒之沉遲迥異也或問一遲沉也何以辨異答曰異在大之一字。虛寒之沉遲必微細實熱之沉遲必實大此其所以迥異也。脈滑而疾滑者大之漸而疾者數之稱病由太陽轉屬陽明必在表之邪變熱入裡脈之浮者必變大其緊與緩者必俱變疾疾數也數熱也非變熱入裡無以致成陽明也如此則余前條謂病邪入經脈必變緊緩為數病邪入府脈又易疾數稍遲愈曉然矣

夫實則譫語虛則鄭聲鄭聲重語也。

按此條又申解譫語之異同以定胃府虛實辨其可下不可下以示禁也陽明胃病既於譫語詳辨矣然譫語亦有虛實不同尤當細為諦聽不可槩施攻下夫譫語固譫語惟胃中實熱津液不足方神明昏昧而胡亂作語此譫語也若其胃熱不實則神明不至甚亂而口語亦不甚糊塗但說了又說絮言絮語失其常度耳蓋其中虛氣弱詞不達意故語至再三此真為虛歉之象不止傷寒證中有此雜病氣虛者多有之以此為譫語而攻下之賊夫人之子矣仲師必詳為立辨令人認明譫語是胡言亂語鄭聲是重言復語故自解之曰鄭聲重語也。重字當作平聲讀方是方喻二註乃謂聲出重濁氣虛之人焉能有重濁之聲乎

再攷漢書王莽傳云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註謂鄭重猶頻煩也此余言鄭聲為重言複語之據也若如此解則重字作去聲讀亦可

陽明病潮熱大便微鞕者可與大承氣湯不鞕者不可與之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與小承氣湯湯入腹中轉失氣者此有燥屎乃可攻之若不轉失氣此但初頭鞕後必溏不可攻之攻之必脹滿不能食也。欲飲水者與水則噦其後發熱者必大便鞕而少也以小承氣湯和之不轉失氣者慎不可攻也。

按此條乃申解陽明病嘗試下法就轉失氣而辨之立法以示禁也陽明病辨之於發熱汗出譫語就外證而歷言之可謂詳且盡矣然胃之實不實仍有嘗試之法即於下之中寓焉此尤醫家之金針也如陽明病潮熱大便微鞕胃已成實當施攻下也即可與大承氣湯不必大便甚堅硬而後服使邪熱在胃者早去則正津在胃者得留此陽明胃實之本治也若尚有大便及大便不鞕且勿輕與恐其胃熱尚未全

實致除邪而正亦傷也若六七日之久竟不大便矣此似胃已成實然胃究未必實胃燥腸乾中塞鞕屎此胃終非實而燥屎為害滋大也惟有少與小承氣湯行嘗試之法以除燥滋乾設湯入腹而轉失氣有形之屎難動而無形之氣易洩驗之於轉失氣則燥屎有無可决矣此而攻之屎去氣通津生燥潤而病愈條中言乃可攻之即後條所出方大承氣也倘與小承氣湯不轉失氣或大便雖鞕而但初鞕終溏胃固非實屎亦無燥焉可妄為攻下攻之必脹滿不能食胃虛無邪可除則徒傷其正何貴於急圖速效乎此就陽明病已成言之也再或有太陽病初傳陽明者其人如胃弱津衰則邪熱一入必先作渴思欲飲水及以水與之而方飲遽噦知其中虛熱不成實作渴而水入不消所以逆而上噦惟有升陽養胃從太陽陽明治之可耳又奚必攻下為施哉且胃虛氣弱熱邪初入竟不能大發其熱其後方漸漸發熱漸漸大便鞕漸漸由鞕而少此熱邪不能遽實於初轉屬之時而徐成於日久之後亦不可執一不下以致生

耗胃液夫胃虛之人成實固難而成實後得傳亦大不易而死生機關也況傳之無所傳更下之難大下亦以小承氣湯嘗試之法以調和其胃除邪者在此留正者亦在此試其有無燥屎者亦在此設試之而轉失氣爲有燥屎乃攻之亦不爲過何也胃雖虛至此有屎塞阻於內下之爲有故無殞也倘不轉失氣則旣無燥屎兼胃本虛仲師言不可攻加一愼字比首條陽明病已成之證不可妄下更爲鄭重又焉可逞臆妄行廿悖古人成憲乎學者識之

欲飲水者以下細玩原文明係另起一頭腦而三家含混詿之遂致支離愈甚至不可通之處雖附會爲說更覺離叛然則余何以知其另起一頭腦乎即以原文知之若照三家言下後欲飲水其後方發熱則末段不轉失氣者愼不可攻也爲複文本條中段旣言之又何須再贅此二句可知爲另是一證而同一試法也

陽明病下之心中懊憹而煩胃中有燥屎者可攻腹微滿初頭鞕後必溏不可攻之若有燥屎者宜大承氣湯

按此條乃申解上條言陽明病之宜攻下與否更宜審諦立法以示禁也上條言陽明病應先以小承氣湯嘗試之以其轉失氣與否定其有無燥屎旣詳言之然與小承氣湯後又有心中懊憹而煩者加以轉失氣愈明其胃中有燥屎矣如此者可攻宜大承氣湯繼之勿疑懊憹而煩爲胃虛而不敢用以坐悞也設有與小承氣湯後腹即微滿其不可攻下已見大意再參觀之以先鞕後溏之屎屎無燥而胃本虛不可攻之有斷然者此仲師分示人以驗轉失氣法後又加詳愼者也末二句爲可攻者出方也下條同

汗出譫語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爲風也須下之過經乃可下之下之若早語言必亂以表虛裏實故也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

按此條乃申解陽明病譫語由於燥屎之辨更詳應下與否立法以示禁也陽明病旣驗之於譫語復決之於燥屎以決應下不應下旣詳於上條矣然陽明之爲病原自發熱汗出必裏熱盛汗出多然後胃津耗亡腸枯屎燥而譫語始見此所以有大承氣湯攻下之法也若乃太陽尚未全罷陽明初類轉屬手足方濈然汗出而即譫語者以平日本有燥屎在胃不關太陽表邪入裏而成也所以然者胃中血短陰虧虛風在內鼓盪以致津液素傷不能滋潤食物之故仲師示之曰此爲風也言燥屎成於胃風而非成於太陽傳裏之風寒二邪也旣有燥屎必須下之無論其何因矣但下之之法亦同於陽明胃實必太陽之經旣過陽明之胃實已成乃可下之下之若早太陽未全罷陽明未全實則蕩滌之劑重傷其胃津而風燥之性愈肆害於中脘語言者心之聲也心爲陰血之主風燥傷陰神明必擾語言必亂以風燥內擾其眞陰顧可認爲邪熱內耗其眞陰乎惟過經乃下下之得宜太陽之在表者已離則表虛陽明之入府者已

結則裏實職此之故下之斯愈大承氣湯不容改圖矣再攻表虛裏實卽本篇前條所云表虛裏實久則譫語也然彼之譫語必表虛裏實久之方見此條之譫語于濈然汗出初傳陽明時已有矣譫語之有有於燥屎有燥屎必須下然表虛裏實之譫語胃熱盛而有燥屎方可下若濈然汗出時卽有之譫語胃津亡而有虛風雖有燥屎不可下之早也必俟過經之後果然表虛裏實乃可下也此就譫語一端而詳愼其遲速以定應下與否又豈可以爲但有譫語卽有燥屎有燥屎卽應攻下而言放手乎仲師之叮嚀示戒也如是周詳諸賢不達本意率意作註使後學茫然失其旨歸誠爲可慨也夫

再查不惟內經有腸風胃風之症卽除法律內中風篇有胃風湯一證卽此條所謂此爲風也之證當與參看獨怪喻能詳之於彼何略之於此乎 ○ 過經者去經入府也在經猶爲太陽陽明入府方爲正陽陽明因其人胃虛風存易有燥屎故邪方自太陽來陽明之經已有燥屎矣然必俟其過陽明之經入陽明

之府。方可下也。故曰
過經乃可下之耳。

(廿) 得病二三日，脈弱，無太陽柴胡證，煩燥，心下鞕，至四五日，雖能食，以小承氣湯少少與，微和之，令小安。至六日，與承氣湯一升。若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少者，雖不能食，但初頭鞕，後必溏，未定成鞕，攻之必溏。須小便利，屎定鞕，乃可攻之，宜大承氣湯。

(按)此條又申解陽明病有脈弱之診，即宜斟酌下法，以示禁也。陽明病讝語之遲早，辨胃弱之虛實，上條歷言之矣。脈者證之主，既得陽明病，脈應大而實，今雖得陽明病，然脈大而弱，豈應遽爲攻下乎。且弱亦太陽病之脈，或其病仍帶太陽，再者不實而大，有類於弦，似又兼少陽之柴胡湯證。既見弱脈，必宜諦之於

證，有帶太陽而類柴胡證也，則不當屬正陽陽明也，必無太陽柴胡兩證，煩燥而心下鞕，知正陽陽明已成矣。又恐其初轉屬時，未必胃即成實也，必至四五日之久，方可商及下法也。但其人雖能食，已見弱脈，不作實論，下之而寓不大下之意。試以小承氣湯，復少少與之，微調和其胃，而不令傷正，得湯小安，應煩燥微寧，而心下鞕亦少爽，惟餘大便未通，可以徐圖之矣。再候之六七日以上，仍與小承氣湯升許，以驗其大便通否，倘得湯一升而通也，無庸再與也，如仍未通，既不大便，更由六日至七日以上矣，爲日已久，似乎胃必實而可攻，猶當諦之於其人之小便，小便少者，以脈弱氣分不足，胃必不能成實，雖其人不能食，以爲有燥屎之故，宜施攻下，亦未可造次也。設下之，則但初頭鞕，後必溏，蓋小便少，則大腸未甚乾，胃未甚燥，所以屎未定鞕，攻之必溏，而胃弱增甚，可柰何。仲師明示之曰，須小便利而胃斯漸實，腸斯漸乾，屎斯漸燥而鞕，乃可攻之無疑忌也。大承氣湯必至此而始用也。試觀經文於一攻下之故，見一弱脈，其

立訓委曲煩重，若是醫家
言放手者，亦可以返矣。

(廿一) 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煩燥，發作有時者，此有燥屎，故使不大便也。

(廿二) 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者，此有燥屎也。所以然者，本有宿食故也，宜大承氣湯。

(廿三) 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難乍易，時有微熱，喘冒，不能卧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氣湯。

(廿四) 陽明病，讝語，有潮熱，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若能食者，但鞕爾，宜大承氣湯。

(按)此四條，皆申解陽明病有燥屎應下之辨，分言之立法，以示禁也。陽明病應下與否，必斟酌盡善，幾爲探試而後可施攻下之術，前條已詳，是皆驗胃之虛實於證脈也。然陽明病又有燥屎爲患，必應下者，則其人胃府之虛實，又當姑置之，止就病論病，雖攻之下之，而正氣不爲傷，則亦有故無殞之義也。如病人不止於傷寒，凡不大便五六日之久，繞臍痛而煩燥發作有時者，不必論胃府之熱成實與否，而燥屎在腸爲患，至於濁氣中結，繞臍而痛，邪上干，煩燥作，忽發忽止，迄無有定，知其燥屎阻塞，氣不流通，故五六日不大便耳，不必胃定熱結成實，而後不大便也，醫家見此，即應斟酌下法，除滌其燥屎，而勿傷其正氣，斯爲正治也。此於繞臍痛煩燥發作有時之證，而辨其燥屎應下者一也。

再或有胃未成實，悞大下後，六七日之久，復不大便，煩不解，腹反滿痛者，前云悞大下，徒傷其胃腸津液，故胃枯腸乾，正虛氣散，大便雖暫通而復閉，心煩更不解而難瘥，加以腹內滿痛，滿或有虛，痛則爲實，此

有燥屎之故驗之諸證可知矣仲師示之曰所以然者因非胃熱成實其有燥屎以本有宿食留畜於胃之故也大下後津液已耗宿食遂乾結爲燥屎所謂腸間滿痛之由來昭然矣容因已大下後而補乎於此言宜大承氣湯推垣倒壁瀉去燥屎使正氣流通而無窒礙之法也此於煩不解腹滿痛之證以辨其燥屎應下者又一也

再者有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不至全無且不全難忽難忽易時有微熱氣喘頭冒不能寧臥者似乎小便少大便難不可攻下如前條所云矣然小便少大便難不可攻者以其數日之間常如是而言也知胃未成實屎未定鞕故不可下之早也今小便不利而大便忽難忽易胃固不成實不應下而燥屎爲病滋甚叅狀觀乎加以時有微熱即煩燥發作有時之兆也乃更下不通而上逆作喘陰不降而陽升爲冒臥則不寧坐則少息其胃腸有燥屎曉然矣此亦無論胃府熱積實與不實但從燥屎起見則無不可攻仲師又示人曰宜大承氣湯亦蕩滌濁污使清氣流行此

於大便乍難乍易時有微熱喘冒不能臥而辨其燥屎應下者又一也

再或其人陽明病具讝語有潮熱胃之成實應下夬矣然胃實固不能食而胃虛亦不能食設見其人陽明病讝語潮熱俱作疑爲應下復見不能食或悞認胃虛而遂游移不敢主之是貽悞於燥屎也多矣蓋胃不能食不盡正弱也有濁氣滯塞亦不能食也如不見衰弱之象而見成實之形不必胃定熱積成實也中有燥屎爲患則甚明仲師示人曰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阻塞於胃底腸間容不急除去之以收暢達之效乎又有陽明病讝語有潮熱而仍能食者何也此洵胃中熱積漸欲成實之候也熱盛易消故漸能食及其胃中漸實則雖熱仍大盛而亦終歸於不能食矣試驗其大便所以燥但鞕而未至於無則亦應急圖攻下以思患預防焉不必定屎已全燥而人已不能食方施下法也能食不能食二者俱知津必立枯屎必盡燥日久愈耗液傷正仲師曰宜大承氣湯此又於不能食而辨其已有燥屎於能食而辨其將來必有燥屎俱應攻下又其一也

以上四條俱因燥屎起見而言大下與胃則相關而却非因胃實而言下也其中有燥屎在則放手攻下亦未爲過仲師既恐人不應下而下又恐人應下而下之太早太甚令且恐人應下而不下或不敢大下也故就燥屎以示之令人既知詳愼又忌遲疑中庸所以不可能也夫

本篇前條既言雖能食雖不能食俱應斟酌不可大爲攻下今此條又言反不能食者若能食者俱應直捷而大爲攻下非自體驗能深得仲師之心從孰問津乎

(三十五) 陽明病發熱汗多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三十六) 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三十七) 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按) 此三條乃申解陽明病胃已成實應急下之正證立法以示禁也陽明病胃不成實不應下下之宜斟酌於至當及胃不成實有燥屎又應下下之宜勿致遲疑本篇歷條詳言之矣若夫陽明病胃熱已盛結而成實乃正陽陽明之正證急當攻下之法尤不容不申明之陽明之爲病發熱汗出者初病也胃成實否尚未定也迨發熱久而汗出多則津液內耗邪熱大熾必腸乾屎鞕而成實矣此猶不急爲攻下真爲無新復傳之證矣急下之以大承氣湯除陳生新實熱既滅新津自生愼不可迂迴觀望致成不救也此爲汗之自出津亾者言也再或因病在太陽時發汗而病不解致日久轉屬陽明見腹滿痛一證腹滿者由於胃不成實早爲悞下容有之若未經悞下而腹滿且兼痛則胃已成實可知蓋當發汗不解已屬悞汗而傷其津故致胃乾津亾邪熾熱盛作滿作痛大便艱澀急下之法亦如前條無二義也發汗與自汗傷液耗津致成胃實惟宜急下無二義也更有其人患胃實腹滿亦曾小爲調除而滿不減減亦不足言則

藥輕病重，杯水車薪也，仍當下之，以大承氣湯藥與
病對，而疾瘳矣。陽明一病，不應下則斷不可下，應下
則急宜下，而勿緩，且下之必須盡力。仲師諄諄於法
如此，豈庸醫多顧忌坐貽悞者所可同日語乎。學者
亦熟讀而精思之，庶幾取之左右逢其源也乎。○未
成實有不可下，不可下之早，不可下之甚，三禁既成
實有不可不下，不可緩下，不可下之留餘，亦三禁也。
且已成實而猶有斟酌，勿下之法，裡虛難治之條是
也。未成實亦有斟酌，應下法，燥屎之條是也。一陽明
胃實，而下不下，如是之繁重，顧可不致慎乎。

（廿八）傷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無表裡證，大便難，身
微熱者，此為實也，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按】此條乃申解陽明病，有就目中不了了一證，驗其胃
實應施攻下，立法以示禁也。陽明燥屎應下，胃實應
下，俱詳考其脈證矣，乃有表裡無他證可混，獨於陽
明胃脈所發見端倪處體認其色，知其胃已成實，急

宜攻下。如傷寒六七日，太陽已罷，陽明已成，目中審
觀之，昏瞶朦昧，若隔雲霧而不了了，明白者，此證名
為睛不和也。陽明之脈絡於目，陽明熱盛循經絡而
發其昏朦之象，以致睛失其光，此內熱盛而沉實結
聚，其機已兆，既非太陽表證之眩冒，又不類少陽裡
證之目眩，兼以大便艱而難，身有微熱者，則陽明之
胃實已真，不須疑畏於下矣。仲師示人曰，此為實也，
急下之，宜大承氣湯，見少緩則胃津立盡也。上條就
其脈證而言，此就目中之色而言，望聞問切之義無
有不宜審諦者，學者詳焉。

（廿九）傷寒，若吐若下後，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餘日，日
晡所發潮熱，不惡寒，獨語如見鬼狀。若劇者，發則不識
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視，脈弦者生，澀者死。微
者，但發熱讝語者，大承氣湯主之。若一服利，止後服。

【按】此條乃申解陽明病危篤之候，分別死生之脈，仍立
法以救之，正所以示失治之禁也。陽明病應下即下，
急下之，若因循觀望，必至胃津枯竭，成無所復傳之
證，遂至不可救矣。況有在太陽即失治者，如其人本
傷風寒，表證在大陽，即治之不如法，若吐若下，津液
傷而病不解，乃轉屬陽明，不大便延至五六日以上，
十餘日之久，日晡所發潮熱，不惡寒，獨語如見鬼狀，
陽明之病備具，此胃中邪熱已盛，病已成實，急宜攻
下以救胃津矣。若逡巡畏縮，坐致病劇，熱邪大盛，擾
亂神明，時發狂疾，不能識人，循衣摸床，驚惕不安，微
喘直視，津已將竭，陰已垂絕，此際雖欲急下，恐正絕
則邪去亦無救於死矣。然婆心者猶必診諦而思一
得，倘脈見弦者，邪尚有傳少陽之出路，且弦則長而
生機尚存，故曰生。若見澀，則邪熱已耗陰至盡，無復
流利，但見枯澁，有何神香能返魂乎。則從前一悞於
太陽，再悞於陽明，戕生害命，豈可盡委之於數耶。此
危證之決生死於脈，以求救法也。設其人病勢尚微，
但發熱讝語，此即危證將來之朕兆也，仍可袖手觀

成乎。大承氣急下，勿令有悞，若一劑而大便利，可以
止後服矣。何也，發熱讝語，陽明胃實病之輕者，為攻
去其太甚而已，何過求焉。故知急下與下之不宜盡
力，又有酌於至當者，洵不可輕言放手哉。

（卅）直視讝語，喘滿者死，下利者亦死。

【程】然則辨讝語者，須辨其兼證，有如直視讝語，人皆以
為陽熱證矣，然而神散則亂，亦令直視兼讝語而見，
加以喘滿者，必從誤汗得來，故氣從上脫而死，加以
下利者，必從誤下得來，故氣從下脫而亦死，此證之
虛實宜辨也。

【按】此條乃申解陽明病之死證，以示貽悞之禁也。上條
之危證原有直視讝語，微喘矣，若再大喘而患滿，則
胃府之津液已竭，睛無所養而視直，神有所擾而語
亂，陽無附而上越則喘，陰已絕而下散則滿，陰陽竭
絕離脫，其死也必矣。此皆不急下之之故，所以坐致
不救也。乃或下之不如法，非過於早即過於遲，早則
正氣傷，遲則正津竭，雖下利而陽明病不解，且下利

不止則陰陽失關紐之義成解脫之致矣亦必死不可救也業醫者遇陽明病顧可漫不經心乎。細玩自注及三家注釋此條似以程注爲是蓋直視讝語是陽明熱極之證加以喘滿上脫而死加以下利下脫爲死洵得解也

發汗多若重發汗者亡其陽讝語脈短者死脈自和者不死

(門)人問亡陽而讝語四逆湯可用乎答曰仲師不言方而予欲言之曷不詳之仲師耶蓋亡陽固必急回其陽然邪傳陽明胃熱之熾否津液之竭否裡證之實否俱不可知設不辨悉欲回其陽先竭其陰竟何益哉此仲師不言藥乃其所以聖也然得予此問而仲師之妙義愈彰矣

(按)此條乃申解陽明病誤發大汗致人於死之慘驗於脈以決之而示禁也凡表證在太陽無論中風傷寒

已不可過於發汗至多若更轉屬陽明則以胃津爲實奚可重發陽明之汗乎若在太陽發汗過多陽亡而胃津將枯更在陽明重發其汗則津亡而胃陽必絕故驗之於證而讝語驗之於脈而短見讝語尤可治也脈短不可爲也短者氣盡津竭促其壽命之元也所以決其死而不可救也若汗雖多胃病雖成讝語雖有而脈自和者可以斟酌其法而救之俾不至於死然救之之法誠如愚註不可專言回陽陽明之病以津液爲珍寶陽者津液所由生而陰者亦津液所由長陰陽二者當察其偏勝而施救津以救胃之法仲師所以不出方神明之義有望後人多矣脈短正是前所謂脈弦之應脈長則弦不弦則短短則亦必澁矣和又自非澁雖不見甚弦而滑利流動則和也三處言脈各別究是一理

大約正陽陽明救津液除胃實之治非下則和其虛者則生津養胃徐俟津回而商調下頭緒雖多二者盡之矣

陽明經下篇總論

少陽陽明病乃邪欲有所傳而不至於無所復傳爲陽明病中出生入死之關也外發潮熱病正陽陽明也大便溏熱實已減矣小便自可無津亡氣格之邪矣惟覺胸脇滿不去則病已離陽明之正區而別侵少陽之邊界小柴胡升陽降陰升清降濁和解之法必不易之治也即或脇下滿仍不大便其邪既侵少陽必嘔舌上結白胎則熱邪在二陽之域可知小柴胡仍正法也仲師明其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迫周身濈然汗出邪自太陽入者仍由少陽返太陽而出而病可解矣仲師又爲申明陽明三大條以結陽明之證太陽陽明脾約是也就胃未成實津亡脾約而言是太陽未罷而脾已約不可作胃熱成實應下觀也餘者太陽未罷不應下可該之矣正陽陽明胃實是也必胃之熱邪真已成實始可下可下諸不應延悞也少陽陽明者發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煩實大便難是也言津亡胃燥心煩熱實大便因難此俱正陽陽明之證而此邪不久居於胃方能漸達少

陽陽明以傳於少陽之經庶胃府少卻其責不致成無所復傳之危證耳倘審其病在正陽陽明諸證俱見之時急爲下之其邪自去矣又何有少陽陽明之證乎必證如此而又不治聽其正氣與邪氣爭拒遁相轉屬故叙少陽陽明之證不外正陽陽明之證俱見而已所以懲醫無攻下之胆識也然或其病終於正陽陽明無所復傳或終於少陽陽明不能透表則又醫家猶豫之咎也故仲師於少陽陽明急出小柴胡一方服後渴見仍屬陽明津虧之故更設加減一法其欲邪自正陽陽明而少陽陽明自少陽陽明而還太陽透表病脫身愈也乃仲師示醫家明切之婆心也

傷寒論本義卷之六

陽明經下篇

（一）陽明病，發潮熱，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脇滿不去者，小柴胡湯主之。

（二）陽明病，脇下鞕滿，不大便而嘔，舌上白胎者，可與小柴胡湯。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身濈然而汗出解也。

按此二條，即三等中言少陽陽明之本證，復分言胃已未成實，而傳少陽之故，立法以示禁也。少陽陽明之為病，既列於問答三等之內，尤必辨其證以立治。如陽明病，發潮熱，大便溏，小便自可，此雖為陽明病，而胃並未成實，不可謂之正陽陽明，而施攻下矣。乃其人胸脇患滿，不能除去者，知陽明之邪，不俟胃實，而即有欲轉傳少陽之機也。脇滿為少陽證，邪方犯其界，而證已獨見於斯，不必定少陽病成，方治之矣。小柴胡湯主之，以和解為治，使邪在裡之正陽陽明者，由半表半裡之少陽而出，庶幾胃實可以不成，而陽明已罷矣。再或陽明病，脇下鞕滿，較前胸脇滿不去，少甚矣，兼之不大便而嘔，舌上生白胎，是陽明病，胃已成實，而邪復轉傳少陽也。此諸證中，惟不大便為正陽陽明，其餘盡少陽陽明所應有之病，是病在正陽陽明，較前已甚，即病入少陽陽明，較前更深，但俱屬欲轉少陽，而未全成少陽一也。治之不令久在少陽，如前法，與以小柴胡湯，仍以和解為用，使正陽之邪，由少陽而出，胃不成實，陽明得罷，總無異也。雖然仲師終恐人不解少陽陽明，以和解為袪邪之意，故又釋之曰，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身濈然而汗出，解也。上焦何以鬱而不通，以陽明邪在結聚為患也。其邪初入陽明，尚帶表，則汗之。其邪終在陽明

結實，則下之。今離太陽已遠，入陽明已深，忽爾邪又有轉傳少陽之機，於是見少陽陽明之證，汗與下俱不可用矣。惟用柴胡湯，以和解為升發，此發又與太陽發汗不同，乃於陰分發邪，非於陽分發邪也。逆與邪發而上焦之鬱通矣。向者邪結在胃，津液坐耗，今邪有所發，則存在胃者可出，而津液不為邪耗，自然流潤於胃底腸間，所以云津液得下。津液在胃中，必充有餘，方可下而潤腸，故津下腸潤，而胃未有不和。胃和津足，正氣四布，通身濈然汗出，邪之結於有形者，隨津液下而由腸以洩，邪之涸於無形者，隨汗而由表以透。此所以正陽陽明之邪，由少陽陽明半表半裡，以和解而為其出路，一同於盡傳少陽經治之之法也。醫者審乎此，又何必俟其盡傳少陽而後施治哉。此少陽陽明之所以立名也。前余註太陽篇中臟結舌上白胎為寒，今少陽陽明舌上白胎，似不可以言寒矣，不知此正見少陽陽明之胃實非實熱也。正陽陽明之胃實，尚有若許之胃不成實，實而非熱者，況少陽陽明之胃實，全由津枯燥結，並無實熱固

聚氣血在胃，故不可用下而用和解，則此條之白胎純是燥氣所結，故較之臟結之舌胎，但不滑耳。雖非屬寒，而洵大遠於熱矣。且正陽陽明之胃實，仲師常謂之為萬物所歸，無所復傳，何能驅之由少陽而去，惟有下之而已。惟其胃不成實，及雖成實，乃係胃虛燥氣所結，所以邪能隨氣流傳入於他經，以少陽陽明為之出路也。如是正陽陽明之實，凝滯膠固，何能走入少陽乎。此正陽陽明與少陽陽明胃實之不同大關鍵也。故舌上白胎，此處可以燥言，仍未可以熱言也已。○陰分發邪，指表裡而言，陰即少陽之半裡也。然少陽半裡陰分之邪，又必由少陽半表陽分而出，以透太陽之表而解，此義亦須注明，不然恐混於陰經，悞人多矣。

（三）問曰：病有太陽陽明，有正陽陽明，有少陽陽明，何謂也。

答曰：太陽陽明者，脾約是也。正陽陽明者，胃家實是也。

少陽陽明者發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煩實大便難是也

少陽陽明者發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煩實大便難是也

此條複列之者以前條爲陽明三篇之總揭此爲下篇之總揭如中篇胃家實一條總揭正陽陽明也雖分列之而可以不分注之

按此二條乃發明陽明病三等之次第示人知病之所在而立治法以示禁也陽明病有宜從表治者有宜從裡治者又有宜從半表半裡治者爲法既多恐人淆惑故仲師設爲問答立爲三等以示人知所以究審之大原問曰病有太陽陽明有正陽陽明有少陽陽明何謂也答曰太陽陽明者脾約是也太陽陽明原以尚帶風寒表邪爲言今謂脾約者當病在太陽時悞汗傷津胃津亾而邪強脾陰燥而正弱致有脾約之一證也是獨就悞汗一端而言之其所以詳[illegible]原感太陽之風寒及細諦轉屬陽明之表裡可不[illegible]此一語而推致之哉正陽陽明者胃家實是也胃實亦正陽陽明之大端其間已實未實正虛邪盛爲津液枯爲燥屎鞕尚有無窮機變亦未可以胃實之詞盡其義也亦在王治通變之耳少陽陽明者發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煩實大便難是也汗與小便俱屬正氣所化一越於外一洩於下致氣不足而胃津亾爲燥爲煩甚而成實以致腸枯屎鞕而大便難種種證具仍是正陽陽明胃實之病何以屬之於少陽蓋少陽陽明之胃實究不同於正陽陽明之胃實正陽陽明之胃實邪熱盛而成也少陽陽明之胃實正津亾而成也正陽陽明之胃實一下而熱去津存其病愈矣少陽陽明之胃實非可一下便諸證俱瘳尤必使其已耗之津因邪解而生然後已實之邪自由下而洩從半表半理爲治重濁之積固在所滌除而輕清之涸尤當以升散病已近少陽之經法當從少陽之治故仲師於此開陽明無所復傳之生路俾胃陰不致終絕亦猶初轉陽明時尚帶太陽仍從太陽爲治之法也學者詳焉論分少陽陽明一段另叙一條今

總解既明不必分註

太陽者陽明之來路少陽者陽明之去路知此則上下二篇之義既然矣知其來路必辨風因寒因在表在裡爲經爲府知其去路必諦應下應調應和解庶乎不負仲師分三等示人之心矣

服柴胡湯已渴者屬陽明也以法治之

按此條乃申解少陽陽明病服小柴胡湯後渴證立法以示禁也少陽陽明宜從少陽證爲治前二條詳之矣然有服小柴胡湯已而渴作者何也此非柴胡湯與少陽陽明相左也仲師恐人生疑故示之曰屬陽明也諸家皆謂病由少陽陽明又轉屬正陽陽明斯言遠甚竊嘗答其門人言傷寒之初恐其傳經則恐其不傳經自謂言簡意該何至此因循舊說而不東之於理夫病在少陽陽明與以小柴胡則濁者下洩清者上越下洩而罷者陽明上越而解者少陽也合而言之則爲少陽陽明分而理之仍是陽明自陽明少陽自少陽此小柴胡湯一方以和解而兼治之所以爲奇若又轉屬陽明是邪漫無去路有無所復傳之義矣傷寒無此傳法仲師焉有此治法豈又因仲師不出方更爲之說言調胃用五苓白虎等湯更足貽害後學不淺不知仲師所謂屬陽明者乃言服小柴胡湯非治少陽陽明不對也乃服後少陽陽明之證雖可愈而陽明之津液未必遽復所以用小柴胡本有加減之法立此條令人勿惑於一渴而謾議小柴胡有悞終是顧慮陽明之津液未能盡善所致耳苟知此渴係胃中津亾之故則用小柴胡湯時已如法矣何必又言以法治之乎仲師所言以法者豈有他法請試觀小柴胡湯下原有加減之法明言若渴者去半夏加人參栝蔞根則見經文本有成憲諸註自不細心而謬爲自用利[illegible]前賢猶小殘傷物命豈細故乎胃中津亾則渴五苓用之津益亾胃中燥氣作渴迥非實熱可比白虎用之虛且兼寒矣此不細體古人原有成法而另立己見大悖作者有註所以不如無註也夫然則余何敢度越前賢不過[illegible]

仲師原法詮之。無所苟而已矣。

且上條仲師設爲問答，自言少陽陽明，發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煩實，大便難，是也。今復於用小柴胡湯後再用五苓，不知於前條謂利小便已，津枯胃燥，有合否。高明請自觀之，可以不須余嘵嘵。

少陽經總論

少陽經，乃自陽明傳入也。在陽明經，即有少陽陽明之證，漸入少陽，則往來寒熱之證必見。以少陽之氣本曲直，以屈伸爲義也。胸脇苦滿，口苦咽乾，目眩不欲食，心煩喜嘔，皆必有之證。或胸中煩而不嘔，或腹中痛，或脇下痞鞕，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或欬者，其兼見之證也。或有或無，見一證便是。不必如往來寒熱等必有之證悉具也。統以小柴胡湯主之，使清邪自表而透，濁邪自裡而泄，則少陽之半表裡證可愈矣。陽明至此，始有出邪之門戶。而不至無所復傳矣。再診之，其脈必弦細。弦者風木之本脈，而細者傳經之邪已離陽明大者變細，即發熱頭痛，仍兼陽明太陽之證，而少陽已合盤托出矣。於此不從升清降濁和解爲治，而悞發少陽之汗，發汗則陽明之津液先受病，邪已傷者，至此復重傷之。有不譫語再見者乎。此雖屬胃，而不可謂之胃實，又悞下也。知其胃不外生津益氣，慎勿令胃津日耗，而有煩悸之證。斯爲善治少陽者矣。甚或少陽證反似太陽之中風，兩耳無聞，則陽邪盛而陰血衰之故。吐下重亡其津，則陰氣益枯，悸而驚者，傷其陰也。亦小柴胡證，不用小柴胡湯，而悞治之也。所以傷寒四五日，身熱惡風，雖似帶太陽頭項強，又似帶陽明脇下滿，手足溫而渴，則三陽瀰漫皆邪矣。邪在三陽瀰漫，亦必從少陽出邪，小柴胡仍當急與也。三陽兼病者如斯，況爲在少陽，舍小柴胡奚取乎。再或少陽未傳之前，悞經汗下，胸微結，而成往來寒熱心煩之證，則邪雖入少陽，因悞汗而陽中虛，悞下而陽下陷，柴胡桂枝乾姜，用之切當。於少陽而兼救治之法也。更有陽脈濇陰脈弦，腹中急痛之虛證，欲用柴胡上散下泄，因虛未敢遽用也。則小建中先之，後用小柴胡，亦猶太陽篇中所言之理也。此俱未成少陽，即經悞治之過也。若夫既成少陽，又有爲醫悞下者，柴胡證不罷，則復與小柴胡湯，亦同於太陽表邪未罷悞下後仍從表治之義也。如下後另成結胸與痞之證，則陷胸瀉心，又各有當治，與小柴胡無與矣。必審病在太陽，悞下，結胸痞證不成；既傳陽明，復不成胃實，已犯

少陽。斯小柴胡用之。一了百當矣。再者少陽證中又有陽微結一證。邪雖結於太陽。而證復見於少陽。則除少陽爲治。使邪從半表而升。半裏而瀉。更無別法。必辨有汗無汗。有表無表。以定少陽少陰之陽結陰結。則小柴胡可用。設不了了。且以得屎而愈。大柴胡小承氣俱可用矣。豈可同於少陰陰結之治哉。以此觀之。在表應發汗。而下之爲逆。先發汗則順治也。在裏應下。而反發汗爲逆。先下之則順治也。凡病皆然。又必視其津液之饒枯。陰陽之乖和。小柴胡者。內洩熱以存津液。外散邪以和榮衛。在少陽陽明中不云乎。與小柴胡湯。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身濈然而汗出解也。此之謂也。推之凡病涉於少陽者。且然。况在傷寒耶。再叙婦人四條。就經水適來適去。感受風寒。變熱傳裏之邪。多不成胃實陽明病。而成熱入血室之病。所以不容攻犯其胃。及上中二焦。當於少陽半表裏治之。蓋此證雖不盡屬少陽。而血室之邪必由少陽升降。肝又藏血。與少陽相連。邪則由少陽而出入。病則結於血室。作痛邪高痛下。仍主之以

小柴胡湯。不過欲使血室之邪。由少陽升散而已。與傷寒傳經之邪。使之由少陽升散一理也。清邪自升。濁邪必降。熱結必散。如瘧狀亦可已矣。其隨邪實爲刺。治其邪入血室之淺者。小柴胡湯治其邪入血室之深者也。小柴胡湯既與則弦細之脈。漸變衰小。少陽之邪去。可知欲愈矣。欲解時從寅至辰。少陽升之會也。苟失其治。邪未能由太陽而達表。反由太陰而入裏。以能食不能食。嘔不嘔。辨三陰之受邪。如病人六七日。無大熱而煩燥。則表陽之邪衰。裏陰之邪盛矣。邪由陽經入陰經。非醫所貽悞乎。故三陽之證必以太陽爲入。以陽明爲歸。以少陽爲出。此而得出則愈。此而不出。非留於陽明成無所復傳之危證。則必漸次內陷。深入三陰。受邪之害。愈深矣。少陽爲陰陽出入之關。又爲邪正升降之路。於此能識少陽即卯酉之位。天地氣化之門戶。斯可與言少陽之治無難也。

傷寒論本義卷之七

少陽全篇

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胸脇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脇下痞鞕。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或欬者。與小柴胡湯主之。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

小柴胡湯方

柴胡半斤　黃芩三兩　人參三兩　半夏半升洗

甘草三兩炙　生薑三兩　大棗十二枚擘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

服一升。日三服。

後加減法

若胸中煩而不嘔。去半夏人參。加栝蔞實一枚。煩熱悶也。去人參、熱聚而悶、不宜固氣也。不嘔、無伏飲以爲逆也。去半夏、既無伏飲爲逆、不須辛散也。栝蔞實者、寒以泄熱、苦以散滿也。若渴者。去半夏。加人參。合前成四兩半。栝蔞根四兩。渴、津液不足也。半夏燥津液故去之。人參生津而止渴、栝蔞根微熱而益津、所以加之也。若腹中痛。去黃芩。加芍藥三兩。腹中痛、血澀而內寒也。黃芩苦堅而寒中、故去之。芍藥通血而愈痛、故加也。若脇下痞鞕。去大棗。加牡蠣四兩。脇下痞鞕、邪熱伏飲搏聚爲實也。去大棗、甘能聚氣而令人中滿也。加牡蠣、鹹能耎堅而上除寒熱也。

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黃芩加茯苓四兩悸心動也水停心下則悸所以小便不利也腎主水黃芩堅腎堅則水愈蓄故去之茯苓利竅竅利則水滲泄故加之若不渴外有微熱者去人參加桂三兩溫覆取微似汗愈不渴津液無虧也故不須人參以爲潤外有微熱表未全罷也故加桂以解肌若欬者去人參大棗生薑加五味子半升乾薑二兩欬氣逆而嗽也

去人參大棗者甘能益氣也水寒室氣則欬本方有半夏水可燥也寒宜熱散故易生薑以乾薑之熱散其寒也然欬屬肺肺欲收加五味子者酸以收之也○太陽一經惟榮衛之不同所以風寒分異治陽明一經雖屬經絡藏府最爲切近太陽榮衛之道在通屎實之辨尚嚴少陽一經越陽明去太陽遠榮衛無相關經絡藏府而已經絡藏府無不同者經絡藏府間風寒無異治經以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交五爲文者發明風寒至此同歸於一治也斯道之精微其在於斯乎

按此條乃申解少陽病所由來悉列其證之綱目以詳之立法即所以示禁也傷寒之爲病太陽罷則傳陽明陽明無所復傳則危矣幸賴少陽居於半表半裡爲之出路病邪遂轉屬少陽轉屬即傳經之謂也程註前分而二之謬矣然病在太陽有發於陽發於陰傷寒傷風之不同辨之必詳立法亦異及病傳陽明其始尤嚴風寒二因之分路其後歸於胃府俱潮成一邪所以在正陽陽明即無分治之法矣迨復遞傳少陽愈無用更言其本於傷寒本於中風但詳言本證可也病有五六日見往來寒熱之證即知病已涉少陽之經其往來寒熱之義即在半表半裡固矣而少陽乃陰陽往來之道路行乎兩側如天地之卯酉陰陽貞元於子午而往來於卯酉故證見往來寒熱少陽病成矣胸者少陽脈所循脇者少陽位所主苦滿者邪在則然默默不欲飲食木邪乘土有類於縱也心煩喜嘔木邪上衝又近於橫也此少陽之正證也然病既間於陰陽之界則雜見多端而邪爲風木相火之因又變動不一或胸中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脇下痞鞕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微熱或欬俱因其人平素氣血偏勝各有所兼挾以爲病試歷爲諦之煩而不渴必兼虛熱或渴則熱實而津亾不然則爲水氣隔阻或腹中痛多係寒熱雜合或脇下痞鞕則爲木氣鬱結或心下悸小便不利陽虛而有水積可知或不渴身有微熱濕勝而瘀熱在裡可知或欬者亦木氣上乘陽欲升而不能所致也凡此又皆附於少陽而見之證也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仲師正爲少陽內證多雜岐令人一切認寒熱往來胸脇苦滿一一切要之處即宜主之以小柴胡湯正不必因雜見紛出者淆惑也縱有應兼治之病自有小柴胡佐使之任更立加減一法以匡正方不逮又何患亾羊之嘆乎在學者識其旨歸則末之紛者無亂於本之一矣

此條係少陽由來之故故首叙之也其病爲綱爲目已一一詳言下條乃補口苦咽乾目眩之府病附於往來寒熱胸脇苦滿二大證後以足少陽病之大綱也程之編次顛倒未明其義耳學者細審原文自見

知少陽經與膽府爲半表裡則太陽經與膀胱陽明經與胃俱可謂半表裡矣此條當再考而知程說之

(二) 少陽之爲病口苦咽乾目眩也

按此條乃補叙少陽病必有之府證以附經病二主證之後亦所以立法示禁也少陽之爲病原自陽明而來但病初入少陽祇在經在經斯必有往來寒熱胸脇苦滿二證以爲綱又有默默不欲食心煩喜嘔以爲之目再或兼挾他病則有無不常矣此俱就少陽經絡病之所在而言之所以歷明其故於上條然經既有病府亦相通膽府邪侵見證於外所謂合少陽經膽府爲病而少陽病之名始成也膽府與少陽經兩爲表裡而非半表半裡之謂半表者對太陽全表言半裡者對陽明全裡言故少陽間在半表半裡之間總以經絡爲言程註乃謂合膽府與少陽經爲半表半裡也失之遠矣學者切須識此勿悞也仲師叙此二條蓋謂少陽經病必有往來寒熱胸脇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也少陽膽府病必有口苦咽

乾目眩也其餘則或有或無不可以爲典要惟變所適者也即所謂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亦就或中餘證而言至經府之見證則固有則俱有必不同餘證見一端可槩全體若非就或中餘證爲論則經病如往來寒熱太陽如瘧狀所有也胸脇滿太陽結胸痞諸病俱有也不欲飲食太陽傷寒陽明寒因燥屎病中所有也心煩而嘔太陽陽明俱有也府病如口苦咽乾陽明所有也咽乾又太陽陽明俱有也目眩太陽亦所有也於此中但見一證何能知爲少陽而爲至小柴胡乎此必無之理也故知仲師所謂不必悉具者指或中餘證而少陽經府之主病未有不悉具而謂可指之爲少陽病成者此皆大有關係諸註亦不[illegible]透何以見仲師立少陽證標的之義也所以前條少陽經病之後即補叙少陽膽府病有栢逆之語見合經府而少陽之證悉具其餘或煩而不嘔或[illegible]不渴或脇下痞鞕或腹中痛或心下悸或小便不利或身有微熱或咳種種龐雜苟少陽經府病具可有可無可兼可當但見一證便是少陽無疑耳非細心玩原文百遍烏足明意哉

(三) 傷寒脈弦細頭痛發熱者屬少陽少陽不可發汗發汗則讝語此屬胃胃和則愈胃不和則煩而悸

(四) 少陽中風兩耳無所聞目赤胸中滿而煩者不可吐下吐下則悸而驚

按此二條申明少陽病不可發汗不可吐下之義分言之以示禁也少陽之爲病在經在府爲綱爲目爲兼挾雜見之證俱悉前二條矣然病在太陽之表者應汗而少陽之半表不可發汗也病在陽明之裏者可下而少陽之半裏不可下也病在太陽或陽明可上越者應吐而少陽則不可吐也仲師所以有和解之法有和法則無須於下而自洩有解法則無須於發汗與吐而自升試先明其病有類於太陽之傷寒應發汗者診之脈見弦細似於緊而非緊緊者近於浮弦者鄰於細頭痛發熱全爲太陽所有自當發汗無疑矣然此脈弦細而證頭痛發熱則其熱必有止息作往來之寒熱其頭痛必兼心煩目眩胸脇苦滿木邪上衝等證則知非太陽而屬少陽也少陽斯未可言發汗也少陽之邪在半表半裏由於陽明而來邪在陽明時已傷耗胃津至少陽更發其汗邪不在表汗之而病不已津已內虧發之徒重其亾所以仍現陽明讝語之證也仲師示人曰屬胃見病在少陽而治在太陽乃其所傷反在陽明此醫家不明病之所在而治之之過也乃讝語之胃屬即是津屬津復而胃和讝語可愈津亾而胃不和內枯燥而煩生必陽虛而驚悸皆從發少陽之汗所致也問何以病在少陽治太陽而病陽明答曰陽明已病而少陽仍未解發少陽汗則胃益虛邪熱熏心讝語必作矣其人或胸中煩或心下悸即少陽第一條所謂諸或中之雜證也但見一證便是即指此等而言之也少陽病仍不解祗益胃虛而已仲師未嘗立法以救之而於太陽傷寒未發汗先煩悸出建中一方程註引用於此或以佐小柴胡之不逮者乎但加減法中已爲煩悸嘗言之矣神明於經文之內括蔞實生津潤燥茯苓除濕補中虛則益以參棗氣散則歛以五味又何必另言出治乎與其太陽中篇求建中湯佐小柴胡不如於本篇求柴胡桂枝乾姜湯佐小柴胡矣此爲類於太陽傷寒應發汗且不可發汗如此況類太陽中風原不應發汗而不可發汗也不須更言矣再或其人病原起於陽明之風因迫至遞傳少陽而爲少陽之本於中風熱行兩側鬱滯結集耳遂無所聞目眩者久則通赤胸脇連滿而心中煩亂純是陽邪上壅自當吐下撑施矣不知少陽之風邪虛而無形雖能作熱究是無形之氣在太陽已不可下而尚可或汗或吐今自太陽而陽明自陽明而少陽日久歷傳其性雖善變而體終不改爲吐爲下越之發之洩之俱不可爲亦惟有和解以爲發爲越爲洩而已設爲吐下則驚悸成驚悸之義亦由吐下傷其正而風邪愈肆也仲師仍不出方小柴胡中既有心下悸之加減

想可無事他求也。蓋悞治之證雖變，如病未離經者，仍宜以本經之主方加減，則隨其所悞而救之。在太陽陽明合之三陰，無不皆然，不止太陽悞汗悞吐悞下之後變證，不須改法也。此又就證有應吐下之形而亦不宜吐下者言之也。則無吐下之形者不宜吐下，又不須言。人既知汗吐下三法俱不可行，而邪猶之小柴胡湯為少陽經對證之藥，斯用之可致決耳。傷寒二字，原兼傷風而言，風寒之邪從類而投太陽之營衛，在肌膚之表而已。感之者淺，故曰傷，所以日久不治，漸入而漸深，由三陽歷三陰，有經盡而解者，有過經而傳者，其熱迂徐遍遍，循行出入，皆有一定之道路。此傷寒之所以有傳經無傳經，則非傷寒病矣。若夫中風中寒，則直突而來，並無次第，然風必中於三陽之少陽，寒必中於三陰之少陰，仍是各從其類，又為從少不從老之理。其邪較太陽營衛之傷甚深且速，故曰中，所以卒遇即病，有立盡者。此與傷寒傳經之病大不同也。雖天地之風寒無二物，而人身之經絡有淺深，曰傷曰中，能就淺深而言之，甚較然

耳。至於經絡與臟腑相通之故，傷寒傷風中風中寒，亦俱無異，但傷寒傷風病在經絡者，必徐徐方侵及本臟本腑；若夫中風中寒之病，其經絡與本臟本腑一時俱犯，亦迥然相判，何程註肆言亂經，大可畏也。仲師於傷寒論中，純是明傳變之理，惜乎卒病論亾矣。喻嘉言中寒為卒病，豈知金匱之中風即卒病論之一也。人觀中風而不明別於傷風，則卒病論雖存，未必嘗言中寒，所嘗言中寒，人亦不明別於傷寒也，可柰何！此醫道之所以久晦也。夫中風亦有經絡腑臟淺深不同，金匱中風另有詳注，中寒雖無仲師嘗書，然內經言自外及內，層次井井，自同一理。天地之氣有疾徐，人身之氣有強弱，二氣相值，病之輕重分焉。百病皆然耳。

傷寒四五日，身熱惡風，頸項強，脇下滿，手足溫而渴者，小柴胡湯主之。

按此條乃申解三陽俱見之證，應從少陽為治，立法以示禁也。少陽病不可汗下吐，前已言之矣。然病三陽俱兼，類於合病，則應嘗治少陽，以和解其邪者，又類於併病之治也。如傷寒四五日，身熱惡風頸項強，太陽之表證未全罷；脇下亦患滿，又似侵及少陽之位界；兼以手足溫而渴，則陽明之內熱方勝，可知矣。在表者不見汗出，則熱無能發越，勢必在內煎耗胃津，於此汗之，則陽明少陽病俱不宜，重傷津液；若下之，則胃未成實，邪不能下洩；若吐之，則邪不嘗在胸膈，不能上越。是汗下吐三法仍不可行也。無已，仲師仍尊少陽作驅邪之出路。太陽在表之邪，可附少陽之清氣上升，而透於表；陽明在裡之邪，可附少陽之濁氣下降，而洩於下。主之以小柴胡湯，策勵半表之清氣，逐太陽之表邪；復使半裡之濁氣，驅陽明之裡邪。是藉少陽半表半裡之正氣，而除表裡之邪，猶之以北兵征南，南兵征蠻，各因其勢而致之，易為力也。此仲師神於用和解之法。病不嘗在少陽且然，況純是少陽證者乎？諸註不明本意，即有是處，亦難示後

學的缺矣。

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復下之，胸脇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此為未解也。柴胡桂枝乾薑湯主之。

柴胡桂枝乾薑湯方

柴胡半斤　桂枝三兩去皮　乾薑三兩

栝蔞根四兩　黃芩三兩　牡蠣三兩熬　甘草二兩炙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微煩，復服汗出便愈。

按此條亦三陽並見之證，宜從少陽治之，而少變其法，亦示人知所禁之意也。三陽證俱見，應從少陽為出

路小柴胡湯用之當收其功矣然又有二陽證俱見雖應用小柴胡湯以和解而變通之道有隨時合宜不可拘執者且非加減一法所可盡也如傷寒本太陽病五六日之久已發汗而表未除復下之而裡邪入胸脇滿微結是太陽外感之邪因下而瀰漫於三陽胸滿太陽也脇滿少陽也因不能滿在胸故其結較結胸也微又可見陽明亦病小便不利渴而不嘔津液短而化氣衰其為胃病可知矣因誤汗而津亡故渴因誤下而氣降故不嘔此所以謂之三陽俱病也兼以胸後結則脈上之氣上逆但見頭汗兩側之路病邪為梗從來寒熱陽邪鬱抑於三陽之分而神機心煩種種雜出此不獨陽明少陽未解正是太陽傷寒表邪未盡解耳太陽未解何應治表然陽明少陽已病不可復發汗治表法應三陽並治而以太陽少陽為兩路出邪之門戶蓋少陽之邪終亦必由太陽透表故治少陽亦所以治太陽也陽明更不必當治矣仲師處一法以柴胡湯為主意在少陽入桂枝太陽之治寓焉去人參加乾姜下藥寒結可開易半

夏為栝蔞根已傷之津液可復牡蠣以制水安神小便利心煩除小柴胡湯以升清降濁使半表解半裡和者是又小柴胡湯加減法外神明之一法一了百當者也學者能於此一二法深造而有得焉何患不時措咸宜乎

病原在太陽之表誤汗誤下而瀰漫於三陽故從少陽使之還太陽復從太陽使之透表猶太陽篇中言誤下而表證仍在者仍從表治之義也學者當詳與太陽諸條參觀之自見

將注末語作觀貼開話看便是無心目人蓄法有定則有盡而病機無窮總非言語可該故學貴心得而已

(七)傷寒陽脈濇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者先用小建中湯不差者與小柴胡湯主之

(按)此條乃申解少陽證有裡虛者宜先治裡後治半表裡之法以示禁也少陽三陽之證俱見宜從少陽為引邪之路上條明之然傷寒傳經至少陽宜用和解以治其半表裡而其人裡素虛寒陽脈以虛而反見濇陰脈以寒而獨見弦是陽微而陰盛之診若執一以用小柴胡湯恐半表者以虛而不能越於外半裡者以寒而更且陷下是用小柴胡非法非小柴胡不效也故當其證見腹中急痛時雖屬少陽病或中之一證亦且不治其表裡急治其裡虛仲師示人先用小建中湯以奠安內虛生助其胃陽使小柴胡湯之力有所憑藉然後能上升下降指揮如意所以服建中湯後少陽病不差仍與小柴胡湯主之法無改圖而道有先後亦即太陽陽明諸篇裡虛先治裡之義也三家獨程註少得其意亦未明晰方則公然謂小建中為不對亦可哂矣夫

(八)凡柴胡湯病證而下之若柴胡證不罷者復與柴胡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

(九)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為逆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若心下滿而鞕痛者此為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但滿而不痛者此為痞柴胡不中與之宜半夏瀉心湯

半夏瀉心湯方

半夏半升洗　黄芩三兩　乾薑三兩
人参三兩　黄連一兩　甘草三兩炙　大棗十二枚擘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按)此條乃申解少陽病悞下其證仍在猶宜如法治之
以示禁也小柴胡湯爲治少陽病即素虛之人必先
治其裡以固根本然爲治究不出此法之外前條言
之至於凡柴胡湯病證有不用和解而悞下之者若
證有他變自應按法尋悞救之恐亦不離柴胡湯爲
之主腦況證並不罷則是下之悞而未悞及於病也
復與柴胡湯無所疑焉然其人經下裡正必虛得柴
胡之升黃芩之降正氣爲所指使病邪爲所驅遣不
勝其鼓蕩之任遂蒸蒸而振之象見矣仲師言此非
失治也不旋踵而發熱汗出陽升表透陰降裡和少
陽之病解矣特以悞下傷正故現虛象既解須善後
之計又仲師不言之隱也學者詳之
喻編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一條在此下却於太陽
中篇已見余謂原應編次於此不宜叙之太陽中當
在少陽悞下成結胸痞亦推原風因寒因之故耳亦
同於病在太陽之論也喻此條原註下又云若悞下
而成結胸與痞則柴胡非所宜矣自是在太陽因悞
下而風因成結胸寒因成痞者至少陽悞下仍可成

結胸成痞也但病既由太陽陽明轉少陽其初感之
風因寒因似難辨矣惟推原之而已既至少陽以悞
成結胸者可知其風因成痞者可知其寒因也大陷
胸及半夏瀉心湯之用則猶之太陽之治法病必互
明於兩篇者以二經皆有悞下成結胸痞之證治法
則仍太陽中篇所明也故亦無須贅注末二段矣
傷寒五六日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
大便鞕脈細者此爲陽微結必有表復有裡也脈沉亦
在裡也汗出爲陽微假令純陰結不得復有外證悉入
在裡此爲半在裡半在外也脈雖沉緊不得爲少陰病
所以然者陰不得有汗今頭汗出故知非少陰也可與
小柴胡湯設不了了者得屎而解

(按)此條乃申解病有在太陽陽明而脈見少陽即應從
少陽治者當詳辨其陽結陰結之分立法以示禁也
病有三陽全見應從少陽治上條言之然有太陽陽
明二陽爲病但見少陽脈即當從少陽法治者尤不
可不辨明其陰陽虛實而妄爲汗下與溫補也如傷
寒五六日之久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是太陽病未
罷也復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鞕陽明病已見矣是
太陽陽明二陽俱病也病在二陽應以併病法治之
何取於少陽然脈見細診則邪亦有浸淫入少陽之
勢乘其來機截其去路誠至便之法也雖然倘不明
其陰陽虛實何以貿貿作少陽之治頭汗出而惡寒
手足冷安知非一陽虛上浮陰盛內凝兼以心下滿口
不欲食大便鞕一切虛寒秘閉之證悉見兼以脈再
見細或更見沉三陰病如繪矣詎可混言三陽而治
少陽耶仲師知此證易於惑人故特著示曰此爲陽
微結必有表復有裡也是二陽之邪微結於太陽陽
明之界故在太陽仍有表而在陽明已有裡也縱脈
見沉亦爲在陽明裡之故況細者少陽本脈斯可以

竟認爲陽結必微而不可謂之陰結而盛矣此微言
邪界在兩經非凝聚一處故微而不甚滴不可作正
陽衰弱觀矣尤恐人不能締而深信之又於諸證中
指出一證如似正陽虛微之頭汗出仲師言即此便
可知爲陽邪較微而非純陰內盛設爲純陰內盛而
結也不得復有外證在肌膚之表必悉入而歸臟腑
之裡矣今因二陽之邪結於兩經之交故兩經俱病
邪反以岐出者不能常篤不過半在陽明之裏半在
太陽之外所以不同於純陰凝聚內結者如此尚有
陽病之混爲陰治者乎然又有如此證即脈見沉緊
者愈似隣於少陰之脈不知此沉者陽明半裡之熱
邪也此緊者太陽半表之寒邪也知此則仍是二陽
爲病而非少陰病也仲師又於汗出示之陰證不得
有汗今頭汗出陽結於兩經上升而爲頭汗洵非少
陰之脈沉緊而無汗可比也此仲師詳示人以辨陰
陽虛實者也至此而二陽之爲病少陽之見脈庶乎
可諦而知之矣但治法又必詳求而後得焉二陽病
之不從併病法治之者正以脈見細耳邪微從少[illegible]

矣容不急引之出耶仲師言可與小柴胡湯升清以治太陽降濁以清陽明半在表之太陽病隨清氣而上越半在裡之陽明病隨濁氣而下洩一越一洩所謂二陽之徵結者開矣是不獨善治二陽且善治二陽之交會不使之久聚也豈非神於用法者乎再或二陽結久與柴胡湯後尚不了了則陽明之裡已有燥屎大柴胡兼調胃滌淤之用得屎而濁氣盡降清氣必盡升仍不出少陽之治法也此條反復委曲而言之婆心無量得屎而解亦有二義如其不了了旋復自能得屎則不了了者亦了了矣又不必言大柴胡湯火之治矣

(十一)本發汗而復下之此爲逆也若先發汗治不爲逆本先下之而反汗之此爲逆若先下之治不爲逆

(按)此條乃申明少陽病自太陽陽明遞傳而來從前治法順逆之故示人知所禁也傷寒之成少陽證未有

不自太陽陽明而遞及者然既成少陽病又未有不深明從前治法之順逆而可以耑執以論者蓋從前治之順而成少陽則不過順治其少陽而已如從前治之逆而成少陽則順治少陽恐不濟也必審得其爲逆之故以救之逆在悞下則救悞下逆在悞汗則救悞汗逆在於太陽則治少陽必兼治已悞之太陽逆在陽明則治少陽又必兼治已悞之陽明然後少陽可以耑治與邪相遇也此仲師所以明其病本發汗復下之爲逆若先發汗治不爲逆爲太陽言之也復明其病本先下之而反汗之爲逆若先下之治不爲逆爲陽明言之也及遞至少陽尤必推原其故如此况當在太陽在陽明時何容擇之不精用之無術致一悞再悞不可救藥乎所以余謂此條蓋爲三陽統言也且可以謂之爲傷寒六經統言也醫者詳焉

(十二)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津液陰陽自和者必自愈

(按)此條乃申解少陽病自二陽而來雖經悞逆苟無致乖逆者尤當辨之於脈證多事之禁也少陽之爲病必自太陽陽明遞傳其間積日必久治法未必合宜其順逆之故已明之然有治之雖逆而病不爲逆則其人稟質素盛氣血充盈故藥邪不能使病邪浸加正氣且能驅病邪漸去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津液宜其氣血大相乖戾矣然診之其人陰陽之脈調和平均如未經悞治者亦稟受獨厚則養攝素善耳其病必自愈可無庸好事喜功矣此條編雖在少陽亦統三陽言之也亦且統六經及百病言之也仲師所以不曰傷寒亦不曰少陽而言凡病也

(十三)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得之七八日熱除而脈遲身涼胸脇下滿如結胸狀譫語者此爲熱入血室也當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

(十四)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晝日明了暮則譫語如見鬼

狀者此爲熱入血室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必自愈

(十五)婦人中風七八日續得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者此爲熱入血室其血必結故使如瘧狀發作有時小柴胡湯主之

(十六)血弱氣盡腠理開邪氣因入與正氣相搏結於脇下正邪分爭往來寒熱休作有時默默不欲飲食藏府相連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嘔也小柴胡湯主之

(按)此四條乃申明婦人經血行止之時有偶病太陽者有病類陽明少陽者俱屬熱入血室之證治不同於男子當另立法而即所以示禁也婦人與男子同此六經同此臟腑似乎舉無所分別其治法矣獨是婦

人陰體在天應月之盈虧在地應潮之往來經血行止有定時與男子不同當此時而感病雖六經臟腑同於男子而經血為病迥別所以治法又必當另立者不可不逐條詳辨也如婦人中風發熱惡寒此太陽之表證也惟是當其經水適來而得之再表邪失治至七八日後變熱不入傳陽明而別有所歸於是身熱除而脈不數且遲身之肌膚已涼矣似乎太陽病罷矣獨見胸脇滿如結胸狀更加譫語此亦少陽陽明俱見耶不知非少陽陽明三陽俱見之證乃太陽變熱之邪深入血室也法當與太陽風邪犯本證中求先刺期門以瀉其風熱之邪亦同於太陽上篇風熱熾盛不便醫藥之治也復當諦審其邪入血室者結聚成實與否以為宜瀉之法亦如胃實不實之義也邪實於血室即隨邪實為驅逐不當更疑經水既來血室空虛致生阻惡也熱邪在內有物無殞抵當湯容或易其法乎此婦人病感太陽因經來而熱邪入血室不同於男子之傳陽明治法一也然究未嘗不同於男子太陽犯本血畜下焦之治法也

又有婦人傷寒發熱亦太陽表證也亦值其經水適至表邪未除忽而變熱不待七八日即見譫語者證似太陽病俱罷歸於陽明矣然晝日明了暮方譫語如見鬼狀者亦不可作陽明譫語治之也此以為熱入血室而非熱傳陽明必不可悞施攻下認為陽明之胃病且不可謂此熱在上中二焦為吐為汗也姑俟其邪深入血室中隨其適來之經水下行及經水盡邪未實而瀉不必如上條之既刺期門又瀉血實矣蓋此證乃經水適來邪熱即入血室故經水既盡而邪可盡豈如諸註所云再候匝月經水復行袖手靜候邪熱久存血室為患乎必如犯本之血積久化為臟血俱下矣上條之證所以必須隨實而瀉者以其經水適來得之於太陽道至七八日之久經水必早盡矣其表邪乃變熱而乘之以入經水早盡其室空虛熱邪乘入隨經盡而閉秘於血室熱必內生久而成實亦如胃實之積漸而成既成實矣容不急下之乎此條熱入血室遲速與之既不同經水行止復各別所以能成畜血證不能成畜血證其分關如此

之明何後賢一味含混無一語道着耶此又不同於男子太陽變之邪不傳陽明而入血室之一也然此又於太陽上篇血自下下者愈同一理也前條熱入血室血室已閉故必隨實而瀉邪此條熱入血室血室方開故邪不成實而隨血已瀉可以必其自愈而無用多事二義并井

又有婦人中風七八日之久續得寒熱往來發作有時者有類於太陽陽明遞傳少陽矣不知此非少陽證也蓋値其人經水適斷之時血室空虛太陽變熱之邪遂乘之入也前條經水適來得太陽病邪至七八日之久經來邪入者至經盡蓋見熱退身涼胸脇下滿如結胸狀譫語此條經水適斷太陽變熱之邪七八日之久經斷而入者亦能結血證見往來寒熱如瘧狀一入於初來而病於經盡熱入也深閉之也久故宜隨其實而瀉之一入於初斷亦病於經盡熱入也淺閉之也暫故宜和解其表裡以升降之此二證之所以不同治也但證非少陽證治用少陽治者使血室之熱隨少陽上升之清氣透越於表濁氣之結血室者必開脫而不凝聚矣所以然者血室空虛經水斷而邪方入無實可瀉非同上條血室雖空經水適來邪既得入不無留滯之血為熱邪所凋而成實蓋一瀉一散治有形之畜血者應瀉治無形之結者宜解也或曰血必結豈無形乎不知此血即結亦結在少陽胆府之間由得陰陽升降之路耳故寒熱往來之證見非同於血室中血實之邪縱欲瀉而少陽無可下瀉之門戶也故此條言熱入血室邪熱入血室之中言血必結者血自結胆府之側其結亦微而不實迥不同於上條之畜血有實可瀉也及至用小柴胡湯主之以為治少陽之結者開寒熱不作血室之熱隨之發越原無畜血在血室又何必瀉之乎此又受病不同於男子病在少陽證雖不見少陽決亦從少陽為治與男子無不同也

總見婦人經來經斷之時血既出而必弱血室中之氣亦隨之盡矣此際內虛則表疏腠理開而邪氣易乘之以入隨與正氣相搏正氣足則邪不可拒正氣虛則邪入相搏凡病皆然也既屬婦人血分之病則

肝爲血之常司。其部位。正在脇下。正氣忽盛而拒。正氣忽衰而迎。與邪迎拒。遂作分爭之勢。且梗塞阻滯。於陰陽升降道路之間。於是往來寒熱。休作有時。兼見默默不欲飲食。純爲少陽之證。誰知此非傷寒由太陽而陽明而少陽遞傳之邪乎。蓋熱入血室。可以在太陽卽入。亦可以太陽罷而入。迥非傷寒傳經必由太陽陽明。方入少陽也。此治法雖同於少陽病之來由。大不同於男子之得少陽病也。所以然者。肝木屬臟爲厥陰。胆木屬腑爲少陽。二木同氣。部位又相連。熱入血室。肝既司血。肝必爲邪所乘。胆附於肝。邪入肝分。必侵胆爲患。一臟一腑。臟腑既相連。病則俱病。又不比於別臟腑表裡之義矣。於是熱入而血結。血結而爲痛。痛則氣沉。氣沉則痛愈下。然少陽之胆。必竟屬陽。其性上升。厥陰之肝。必竟屬陰。其性下降。胆有邪自高而上衝。斯作嘔也。肝有邪自下而沉結。斯作痛也。邪高痛下。故使嘔也。何非熱入血室。血結少陽之所致乎。證固非傷寒之少陽。而婦人熱入血室。邪在少陽之本位。法寧不從少陽爲治。而顧容遂越耶。小柴胡主之。其升清降濁之義。已言之。不復贅矣。

此又申明婦人經來經斷。熱邪易入血室。與男子不同病之大旨也。然男子有病。卽非傷寒之遞傳。其病原屬少陽者。亦未嘗不可卽其法以通之也。此仲師當爲婦人熱入血室。明其來自太陽。無關陽明病結少陽所以然之故也。諸註含糊雜亂。一無足取。不禁掩卷而嘆。傳人之寥落也夫。

再繹熱入血室。卽結於血室。亦能作往來寒熱。如瘧狀。何也。亦是臟腑相連。邪高痛下之義。肝胆之血。與血室之血。一血也。結於下則上亦不通。不通則不能升降矣。所以寒熱作而如瘧也。不必定謂熱入血室而血結於肝下也。

傷寒。三日。少陽脈小者。欲已也。

傷寒。三日。三陽爲盡。三陰當受邪。其人反能食。不嘔。此爲三陰不受邪也。

少陽病。欲解時。從寅至辰上。

傷寒。六七日。無大熱。其人燥煩者。此爲陽去入陰故也。

此四條。乃申明少陽病愈不愈傳不傳之故。示人知所禁也。三陽爲病至少陽而用和解。使其邪因升降而散洩。前條言之。倘能如法爲治。自無不愈之理。設或治之不如法。則必更傳三陰。則爲病日深矣。所以爲已不已。爲傳不傳。亦必明辨之。而後可施拯救之方焉。如傷寒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迨三日以後。三陽爲盡矣。自此以往。則三陽經將卸其任。三陰經當受其責也。然三陰當受邪。而人之氣稟不齊。有受不受之分。三陰必先太陰。太陰屬脾。與胃相表裡。脾當受邪而胃反能食。且不嘔。則握樞而運者有餘力。邪不惟難於侵犯。更藉其斡旋少陽之氣。得以上下升降。驅逐無餘孽焉。仲師明此爲三陰不受邪。則三陽之邪。將無能得傳。且由少陽得已矣。於是諦之於其脈。傷寒由太陽陽明。三日以後少陽證具脈本弦。忽變爲小者。此陰不受邪。故邪在少陽之緩欲自已也。少陽之脈。本木形。因邪在而增助其弦長。今邪漸欲已。故脈見小弱。正爲邪退之象。不可誤以爲正虛脈微。妄爲溫補也。再爲考其欲已之時。則邪乘木而旺者。正氣以乘木而得復。寅卯辰木旺於三時。少陽病因之得解。凡此少陽病爲日爲月。悉准此焉。然此際未嘗可廢人力也。醫藥之設。原爲人代天工。病在少陽。乘其正旺。瞯其邪衰。如法治之。何病不已。乃延悞至六七日之久。其人外無大熱。忽內生燥煩。知三陰必受邪矣。三陽病在。則大熱作於表。三陰病入。則煩燥甚於裡。仲師明其爲陽去入陰之故。言邪去三陽之境。入三陰之域。皆醫家不急圖謀於早之過也。少陽處於半表裡。固陽入陰間。不容髮。主治者容不敬愼其事。而以人命爲草菅耶。至於凡所謂三日六七日等。俱不可以日計。前已屢言矣。

合病併病壞病痰病過經不解病總論

三陽有合病乃風寒之外邪不止感太陽之經亦有合感太陽陽明者也又有合感一太陽陽明少陽三經者也太陽陽明兩經合感則項背强一證為據桂枝葛根湯證為合感邪風設也葛根湯證為合感寒邪設也其太陽陽明合病不下利而嘔風邪也則瀉之葛根加半夏湯證也下利者寒邪也則升之葛根湯證也喘而胸滿則邪欲透太陽而去顧可下之麻黃湯散之透表為正治也不必復分風寒也亦不必疑慮陽明無可汗之治也此陽明祇為太陽陽明何不可汗之有進而更有太陽與少陽合邪即三陽合病之互文也下利者熱下趨也黃芩湯以徹熱瀉邪若苦嘔者熱上升也黃芩加半夏生姜以開鬱散邪亦同於二陽合病之法也進而更有陽明少陽合病則太陽已罷惟陽明少陽參錯而邪居其間必胃本土厚而少陽木不能尅胃用金旺少陽火不能尅胃乃不負而有所傳可以由少陽而升逆其邪焉若少陽已犯而脈滑數則因有宿食在胃不關於少陽陽明參錯之邪但下其宿食以治陽明而少陽可以俱罷也迨至三陽之邪合感變熱熾盛脈浮大上關上則三部俱浮大矣目合汗出陽盛陰衰滿身重難於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譫語遺尿三陽之證俱見於此俁汗則譫語更甚下之則額上汗不流手足逆冷俱非法也宜諦之自汗出合之脈浮大明其非陰證而為陽證本太陽風寒表邪變為三陽表裏俱熱之證白虎湯表裏兩解乃正治也此合病之所以另編也至於併病乃就醫家之治法以立名者太陽病汗出未徹因成陽明太陽未全罷者仍從太陽治之在表者解之熏之使陽氣之拂鬱者得越於外則脈滑而不還可免煩燥不知痛處等證此以太陽發汗併治二陽之併病也若太陽證罷但發潮熱手足漐漐汗出大便難而譫語則邪併於陽明矣下之而愈此以陽明攻下併治二陽之併病也更有三陽併病風邪為多以風邪性疾一感則三陽俱感風邪原無發汗之意而解肌亦未必能盡治三經刺於肺俞肝俞以瀉風熱猶之太陽風傷衛之治也或經俁發汗而津亾

譫語其脈乃弦則少陽之路將啟而三陽之邪俱可由之上達矣刺期門以瀉之使風邪勢衰自可從少陽小柴胡之治此以少陽和解併治三陽之併病也其三陽併病心下鞕頸項强而眩亦於刺法先瀉其風熱見此證者發汗固不可以治風邪下之更非所以治併病也反下之必成結胸不則心下鞕而成痞甚則有腹利不止水漿不入心煩何非併病不知治法而俁下之貽患乎是二陽併於太陽則汗之為宜併於陽明則下之為宜三陽併於少陽以刺法為先以和解為後除此則汗非所汗而下非所下矣此併病之所以另編也若夫壞病則本太陽病為發汗吐下溫鍼不如法皆足以壞其病本可謂風傷衛用桂枝而寒可推矣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是治太陽壞病之大綱也及太陽之邪或有已轉入少陽者少陽證具而脈見沉緊則非浮可知太陽病全罷矣小柴胡湯證也若吐下發汗溫鍼種種俁治致津亾讝語而小柴胡湯證罷是為壞病亦以知犯何逆以法治之是治少陽壞病之大綱也陽明不叙壞病者推首尾以該之則不止三陽為然六經百病凡經俁治而病未壞者仍從本治如經俁治而病已壞者則俱當審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之法也外此則有寒病一證雖病如太陽而胸有寒痰則當用吐以上湧其邪若以為太陽應發汗則胃氣虛冷必致吐蚘矣又有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似於太陽傷寒不知邪結在胸中心中滿而煩亦宜吐而不宜發汗此又就痰病中辨其另為一病而與風寒之感太陽無涉也知所以辨證之法庶不致俁此為彼而反以彼為此兩相岐俁焉三陽初感風寒時除當歸太陽本經外又有種種病證不同如此更有過經不解一證則又在陽明少陽似傳不傳之候矣於是太陽病有過經十餘日而成少陽證者不和解而反二三下之柴胡證仍在先仍與小柴胡以數下之故使之鬱鬱微煩則陽原從少陽升者以數下而不能升矣不能升則瀉之易小柴胡為大柴胡意在降濁而未嘗不寓升清之治也再或過經十餘日心下溫溫欲吐鬱鬱微煩如因極吐下而亾其津則太陽不解將

成陽明調胃承氣證也。不爾則調胃承氣未免帶下性。不可與矣。以但欲嘔而悞認爲少陽。不知胸中痛微溏。乃吐下後中虛之證。挾陽益胃之不暇。大小柴胡俱不中與。况諸承氣乎。此又爲太陽病過經不解嚴正虛祗邪不易之禁也。如傷寒十三日竟成柴胡證矣。悞與以丸藥。丸藥苦寒。不能上升其陽。祗以下陷其陰。潮熱仍在。則少陽仍在。先以小柴胡升其清後加芒硝降其濁。仍是少陽之正治也。再有傷寒十三日過經而譫語。則病不在太陽。又未犯少陽。祗爲陽明病而已。陽明病反下利者。亦醫未俟其成實而悞以丸藥下之也。下利脉當微厥。今反和者。胃陽有餘。不爲下藥所敗。仍以調胃承氣下之。不爲犯數下之禁。亦治陽明之正治也。治少陽。治陽明。俱爲太陽病過經十餘日不解之治。以其已離太陽。而陽明不成陽明。少陽不成少陽。雖有從少陽治者。有從陽明治者。祗爲之太陽病過經不解之治而已。足以該盡之矣。此過經不解之所以另編也。余謬列於三陽後推之三陰可以見其理同。而不可謂之於三陰有相涉也。

傷寒論本義卷之八

合病

㊀ 太陽病。項背强几几。反汗出惡風者。桂枝加葛根湯主之。

桂枝加葛根湯方

於桂枝湯方內。加葛根三兩。餘依桂枝湯法。

㊁ 太陽病。項背强几几。無汗。惡風者。葛根湯主之。

葛根湯方

葛根 四兩　麻黄 三兩去節　桂枝 二兩去皮

芍藥 二兩　甘草 二兩炙　生薑 三兩切　大棗 十二枚擘

右七味。㕮咀。以水一斗先煮麻黄葛根。減二升。去沫。內諸藥。煑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法將息。及禁忌。

㊟按此二條乃申明太陽陽明。合病。立法。師所以示禁也。傷寒傷風。其感人也。必首及於太陽。以太陽主表也。其有太陽陽明之病則太陽表邪傳入者。可謂之傳經。而不可謂之合病。若。合病之義。則風寒之邪。初感太陽。而陽明亦受病。所以。謂之。合病。與。太陽陽明。傳經之病。又不同也。仲師特另立一名以別之。使人知其治法。法當治太陽之表。且兼治陽明之表。夫陽明裡也。何以謂之表。正見與傳經之裡不同也。若爲傳經之太陽陽明。則先治太陽之表。另治陽明之裡。卽或同治亦必一表一裡。今合病則兩經同治表者。何也。蓋其風寒表邪。同中兩經之經絡。故治兩經必同治其表。而非同於。太陽。在表爲經邪。傳入陽明。爲裡

爲病邪分。一表。一裡。爲治也。知乎此，則合病之治法可以類推矣。然兩經合病，證於何辨。必辨之於項頸之間。項太陽也，頸陽明也。當太陽受邪，則項上連頭而強痛，兼陽明受邪，則項下連頸，而項頸強几几。几几，實重貌。項頸失其和柔，獨見強硬之象也。諦此則知兩經俱有表邪，而不同於太陽表邪之當治也。於是有汗惡風者，仍是風邪；無汗惡風，仍是寒邪。治法於太陽無異，而另以葛根從入陽明之分。傷風者佐桂枝，治太陽之風，而可愈陽明之風；傷寒者佐麻黃，治太陽之寒，而可愈陽明之寒。此仲師仍踵風寒兩岐之治，於兩經同感之中，而又區別葛根之力，分用之焉。離合異同之辨，精矣乎。學者欲察別其微意，渾而同之，所謂化不可爲也夫。○二條但言太陽病，以原爲太陽感邪，今連陽明同感，遂名爲合病矣。故見證不同於太陽，下文明之。○在太陽傷寒中風，原以有無汗辨陰陽邪，而畏風與惡寒，難於細辨。至合病感於太陽陽明兩經，其辨風寒，亦重有汗無汗，亦不以畏惡風寒多少爲準。畏惡風寒，不過兼言互言，以參酌之云耳。

(三) 太陽與陽明合病，不下利，但嘔者，葛根加半夏湯主之。

葛根加半夏湯方

於葛根湯方內，加半夏半升，餘依葛根湯法。

(四) 太陽與陽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

(按) 此二條乃申解太陽陽明合病風寒各因，當審其邪之所乘而治之。立法亦所以示禁也。太陽陽明合病之義，上二條詳之。然合病之爲風傷於衛者，風本陽邪，必炎上。故不下利而但嘔，仍以葛根湯用桂枝法，治兩經之風，內加半夏，以治風邪所挾之水飲上行者。合病之爲寒傷營者，寒本陰邪，必趨下。故必自下利，仍以葛根湯主麻黃法，治兩經之寒，而挽寒邪所降之水穀下行者。水穀豈可挽乎，氣越於表，而水穀自不下瀉矣。此就下利與嘔二證，辨合病之風因寒因，以出治，亦仲師神明於法之一義也。學者識之。

(五) 太陽與陽明合病，喘而胸滿者，不可下，麻黃湯主之。

(按) 此條乃申明太陽陽明合病，邪在表而胸肺壅盛之證，明其治法以示禁也。合病風寒各因，各從其邪以治之法，明於上矣。然有二經合病，獨見證於胸脇之間，喘而滿者，此正二經之表邪爲患，不可悞認胸膈屬裡，妄施攻下，如大小陷胸之類也。蓋太陽屬表，陽明屬裡，今二經合病，寒束於表，氣不舒越，則喘熱壅於裡，痰飲凝滯，則滿設。二經表邪治，則裡不治自治矣。仲師明其不可下，言證似結胸，而大不同於結胸。大小陷胸等且不宜，況諸承氣之劑乎。主之以麻黃湯，治二經在表之寒，而表氣得宣，斯不能作喘。內有杏仁，當主下氣寬胸，裡氣得降，而不能作滿。此又仲師神於用法之一也。此證所以謂之寒邪者，蓋無汗而喘，原是太陽寒傷營之證，故立法亦從寒治，仍是始終兩途，一絲不亂者。方註謂之以胸部之陽明，合

喘病之太陽，爲合病，似非此意。愚意二經合病，方能喘而胸滿。若止太陽受邪，但喘而未必即滿。至於結胸之硬滿，則又日久經下而成。與合病初感之時，即見喘且見滿，大不同也。故知合病之喘滿，必以二經合感寒邪爲義，不以胸陽明位、喘太陽病相合爲義也。識者諦之。

(六) 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與黃芩湯。若嘔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主之。

黃芩湯方　黃芩二兩　甘草二兩炙　芍藥二兩　大棗十二枚擘

右四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夜一服。

黃芩加半夏生薑湯方

於黃芩湯方內加半夏半升生薑三兩餘依黃芩湯法

按此條乃申解太陽少陽合病就其下利與嘔二證分爲立法以示禁也太陽陽明有合病俱屬二經之表同感外邪矣然又有太陽少陽二經合病則三陽首尾同感陽明豈能絶倫軼群獨不病乎是太少二陽之合病即三陽俱感之合病矣或問三陽同病爲溫證子何混入傷寒合病內不知溫證之三陽俱病乃冬傷於寒春必病溫蘊蓄已久之邪也傷寒之合病三陽同感即時俱病倏忽不時之邪也其受病之源有不同者如此既爲三陽同感雖名爲太少合病其實陽明獨受其邪其少陽邪多者則下利風木尅陽明胃土之故也其太陽邪多者則嘔表陽鬱熱而陽明氣逆之故也下利者與以黃芩湯以苦泄少陽之邪而陽明之邪得下行嘔者加半夏生姜以辛散太陽之邪而陽明之邪不上逆此黃芩即治挾熱利之餘法此半夏生姜即治結胸之餘法變而用之不過使邪或自上越或自下洩之意耳此又見病當受於

陽明而治之仍從太少蓋陽明無所復傳之邪仍自太少宣洩別無出路與少陽陽明篇及少陽篇所言無二理也在學者神而明之而已

陽明少陽合病必下利其脈不負者順也負者失也互相尅賊名爲負也脈滑而數者有宿食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按此條以申明陽明少陽合病就下利一證論其脈之勝負以定虛實立法以示禁也太少二陽合病病必連及陽明前條言之矣如其人太陽病全罷獨陽明少陽合病則又當另爲審辨而後可論治無悞或問太陽罷而陽明少陽病非所謂少陽陽明乎何爲另名爲合病答曰少陽陽明乃自太陽已傳陽明自陽明又欲傳少陽故名之曰少陽陽明今少陽陽明合病本三陽同時俱感而太陽表邪已罷陽明少陽尚受其患所以另名之曰陽明少陽合病未可即謂之爲少陽陽明也或又問太陽表邪已罷非傳經乎答曰太陽表邪已罷自是傳經而此合病原係三陽同時受邪即太陽已罷爲傳經入裡與太陽遞傳者理雖同名則異矣況陽明少陽二經亦尚各有表邪未解非同於太陽獨受邪者表邪已罷傳入陽明少陽皆屬裡證也表裡之間迥乎不同者如此知之則陽明少陽合病之下利爲陽明合少陽在經表邪作祟二經同受邪已見木動尅土腸胃虛風鼓煽作利之義非同陽明傳經府裡熱邪作利明矣是當診以諦之其病既在陽明少陽二經則二經之脈必不相負方爲順而易治設陽明之大脈少而少陽之弦脈多則土負而木勝下利必難遽止大有得失之關矣脈何以有負名陽明不能自全致受少陽尅賊所以爲負也且陽明金也既受尅賊於少陽之相火胃土也復受尅賊於胆木標本之間俱有受尅之義名爲互相尅賊職此之故倘見相負之脈知爲二經表邪則升少陽之邪使其弦脈漸減然後陽明不受尅下利

自止雖不與少陽陽明同病却與少陽陽明同治非此則少陽以下利而氣愈下陷陽明以下利而虛益不任尅伐不致不救弗已矣主治者寧能外小柴胡而言神明其治乎柴胡之升清固止下利也即黃芩之降濁洩熱即以除風無非止利之義也見此則前條太少合病內連陽明下利單與黃芩其理可知矣既爲在經虛邪並非在府實病慎不可妄下使陷者愈陷虛者益虛雖欲用逆流挽舟之法不可得焉如或其人脈滑則大之別名也兼數則陽盛之象也是胃陽不甚虛而有物留滯也此則裡證也府病也仲師言其有宿食蓋合病之所以與傳經之邪異治者祇久暫之分耳今陽明脈見滑數自不可作遞傳入裡之胃實熱盛聚結矣何驟而得之脈即見此是其人平日蒙於喫啜宿食留中偶有外感陽明爲病雖非傳裡熱盛之胃實有物實之於胃則應下同也仲師言當下之宜大承氣正見有物無殞非同於胃不成實之妄下豈諸註所言通因通用之說乎此條語意折輿故諸家見之茫然宜乎所言之支離也余豈

敢自謂能明古賢之意乎。聊以自信於心者，質之海內耳。故有宿食而脈見滑數，則下利爲宿食之故，所以宜下。無宿食而脈見負，則下利爲木剋土之故，不宜下也。明矣。仲師他處俱言逆順，此獨言勝負者，以知其勝負而後可言順逆也。又獨言失而不言得者，以順逆之故明，而得失瞭然矣。請得而申言互相剋賊之義。此得失順逆之大關乎。人之胃爲水穀之海，本爲陽土，標爲燥金。水穀入其中，而能腐化，燥金之氣爲用大矣。今使少陽相火乘之，則金氣柔而不剛，烏能熟糜水穀，且有濕膩粘滯之物，爲得不爲留停於內。故人知胃土受木剋賊者多，而知燥金受相火剋賊者甚少。仲師特明爲互相剋賊，其示人也切矣。況胃陽土也，雖津液與水穀相潤於其內，然實以津液消水穀，而又以水穀化津液，以消即爲化，以化即爲消。其理微妙，苟非燥金之氣流動充滿，何以爲消化乎。是此金氣即天一至清之氣，又與津液相附而不相離。在天之氣與在地之水共一理也。有時此金氣爲正氣，而生津液，有時此金氣爲寒燥，反耗津液。

此理又至約而至常，不可思億，其實在耳目之前也。非知此何以明陽明胃土爲本，燥金爲用乎。再者脾與胃相表裡，脾爲旋運輪轉之嗇司，但終在胃外幹旋其燥金之氣，則爲流行於胃中，而主消化之權者。何容有負而致賊乎。學者於六經之標本由此推詳，得其理解，以之言醫，庶乎有一得也。夫勝負之機，如用兵然，其勢以漸，必養之也，裕其力以強，必培之也，厚斯有勝而無負矣。若無能培養，必至於負也。非借外援以相救，則力攻其要害，使之自退而已。小柴胡湯之用小柴胡攻木之要害，使之自退也。用黃芩借外救以甦燥金之氣也。按乾剛至健之氣運於地外，而貫乎地中，所以統天地而資始生者，故胃中之燥金，即乾金之貫於坤土中者也，所以生化乎萬物者也。陽明燥金司秋令，萬物說於兌，戰於乾，二金之氣漸次生水，爲貞下起元，可以知人胃中之金氣矣。

三陽合病，脈浮大上關上，但欲眠睡，目合則汗。

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讝語遺尿。發汗則讝語，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者，白虎湯主之。

(按)此二條乃申明三陽合病之脈證，使人辨審之，依法爲治，即所以示禁也。前條太少二經同感，已連陽明見合病矣。然必竟彼條之陽明爲太少侵及之邪，非合三陽俱受邪也。若合三陽而俱受邪，當久內蓄，則發而爲溫瘧，然外乘則爲三陽合病，故診其脈浮，爲太陽；大爲陽明；其長上於關上，則弦可知矣，弦又爲少陽。是三陽之經同受邪，所以三陽之脈同見病。如此再諦之於證，但欲眠睡，陽盛氣昏，神思倦怠也。及目合則汗出，汗爲心之液，陰血之屬，目爲肝之竅，陰血之統，且心藏神，肺藏魄，目合而神欲安息，魄之陰精爲陽邪擾亂，不能寧貼，所以陰血散而爲汗，浸浸然乘其不覺肆越於外，此真足形容盛陽逼陰之情

狀也。此證不急救其陰，乃立盡之道也。然救陰之法欲從裡，而三陽合病之邪，仍在經絡之表，欲救表，而三陽熾盛之勢，方攻臟腑之裡，非明其法者，未易下手矣。再或三陽合病日久，失治，內邪漸盛，病勢漸重，其人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讝語遺尿，純見陽邪瀰漫表裡之間，幾不知何處爲扼要爭奇之地而施治矣。是非詳爲按證審明，不易言法也。腹滿者，內熱逼陰佈散也。身重難於轉側者，風邪在經不解也。口不仁者，齒緊舌強，口撮之類，風邪在經，其見證亦同於中風。口又爲胃之開竅，陽明之經有風，斯口不仁也。面垢者，陽盛內熇於府臟，陰之色逼而外見，更隨少陽之氣而升也。讝語則又陽明胃家本證。遺尿則太陽熱盛於膀胱，逼尿不由己而下也。其三陽同感邪於經，故三陽之邪同灼於臟腑，是與溫病之邪熱同一理，而特有蓄發久暫之分而已。主治者，將治其邪於太陽之表乎，汗之則津液愈枯，讝語大作。將治其邪於陽明之裡乎，下之則經邪未解，躋裡愈虛，額上汗出而不流，汗出不流者，陽升而裡虛

無陰以抱，將上越矣，手足逆冷者，陽氣不降而上熱阻陰為將厥逆矣，此汗下俱不可施也。方註於此推言治少陽一説，究之亦在一偏。蓋偏治少陽半表半裡，則三陽之經必不能盡解也。夫傳經之邪入裡有次第，故陽明之邪非反太陽透表，則由少陽越散，所以可治少陽以治陽明。今三陽合病，感則俱感，豈少陽半表裡之治可收全效耶？必深明乎此，而後合病與傳經病方可言分治也。於是汗下和三法俱不可施，遂有從陽明為治之一法，非白虎之秋肅必不能禁風熱之肆暴矣。大率三陽合病之邪多屬風而少屬寒，寒邪傷人遲滯，風邪傷人迅速，所以能三經俱傷。觀之本文言證，如身重難於轉側，口不仁而垢等，皆風邪所為也。若是寒邪，大甚其中人又多在三陰俱病，如卒病暴厥之類也。仲師於此示人必明其所感者為何邪。蓋寒邪傷表必無汗，而風邪傷表必自汗出，仍是太陽證所言之理也。諦明其人若自汗出，則風邪陽邪瀰漫三經之表臟腑之裡，俱是熱淫於內矣。收暑焰而息煩溽，白虎湯主之正法也。辛以治

三陽之經，涼以治臟腑之裡。一劑而轉朱夏為涼秋，百病俱除矣。此治陽明也，而實非治胃土之本也，乃助燥金之標，得其肅清之令，使胃熱去而津液存。津液存而裡解，更津液存而汗必出，汗出而表亦解。仲師用法之神如此。○或曰：子嘗以風感三陽為合病，似說一。汗自出雖為中風本有之證，然至三陽合病，如屬寒因變熱，亦能逼汗自出也。答曰：三陽合病，寒邪則將為卒病中寒之證，若論變熱，又為傷寒變熱入裡之證，與此俱未合，故以為風邪三陽同感，即成熱瀰中外之證，其中即有寒，亦風多寒少耳。故三陽變風邪為此條合病主因，非執也。○喻註從中治一語，應體認而明其義。凡謂三陽合病宜治陽明，治陽明者，從中治也。然治陽明之治不一，有以治太陽少陽為治陽明者，有以治陽明為陽明者，是在斟酌其偏勝，確知邪之所在，方可乘勢驅逐，易為力也。治太少以治陽明，如前條太少合病下利與黃芩湯，嘔加半夏生姜是也。治陽明以治陽明，如本條白虎湯是也。是皆從中治之法也。

傷寒論本義卷之九

併病

二陽併病，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續自微汗出，不惡寒。若太陽病證不罷者，不可下，下之為逆。如此可小發汗。設面色緣緣正赤者，陽氣怫鬱在表，當解之熏之。若發汗不徹，不足言，陽氣怫鬱不得越，當汗不汗，其人躁煩，不知痛處，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其人短氣，但坐，以汗出不徹故也。更發汗則愈。何以知汗出不徹？以脈濇故知也。

二陽併病，太陽證罷，但發潮熱，手足漐漐汗出，大便難而譫語者，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

按此二條，乃申解太陽陽明併病當從歸併之治，為詳其脈證立法，以示禁也。傷寒之邪在三陽分，有二經三經並感者，則為合病，前篇言之然。太陽之邪有獨感者，必傳於陽明，陽明之邪有遍及者，必傳於少陽，此傳經之異於合病。併病亦由此而得名。併病者，傳經之病，當遍傳之際，必歸併於一。○經然後可言。其治法治法亦必歸併於一法，而後其病可治。此併病之所以不同於合病，實與傳經之病不必分編焉。喻註謂合病為合璧，設三陽合病，則亦合璧乎，鼎立乎。此無據之談也。謂併病為連串，而為連串，設不知歸併之法，而言連串，又何從施治之道？此老負重名而杜撰如斯，可為浩嘆。此道之乏人也。仲師當日立此併病之名，不言並而言併者，並者相連兩經而言。併者歸統於一而言。併原與合另一義，併者兩經各

患一病不必病之同皆可曰併病也合者兩經同受一邪不必經之同皆可曰合病也明乎此則合病與併病之義了然矣請爲言太陽陽明併病之法二陽併病太陽未了已傳陽明也太陽初得病時邪在表應發汗乃汗出不徹則表邪變熱入傳於裡而陽明亦病所以陽明病汗出不惡寒之證見陽明之所以宜下者以太陽表證悉罷胃熱已成實也設太陽表證仍有亦不可遽爲攻下下之爲逆必見結胸心下痞等證矣如此將何以爲治法惟小發太陽之汗風邪治風寒邪治寒則陽明之已入者悉可返太陽透表而解矣此二陽併病而併治於太陽者一也設小發汗而面色緣緣正赤者此非小發汗所可濟矣寒氣怫鬱於表而熱邪發露於面解之熏之使令汗出表邪得解熱氣得散矣若終汗不出徹即出亦不足言徹於是陽氣怫鬱竟不得越於外其人之熱邪傳裡愈盛煩燥而作痛痛無定處乍腹中忽四肢按之又不可得純是熱邪內鬱又未嘗凿成實於胃壯火在裡食氣氣必覺短煩寃不寧之象全見仲師示人曰如此種種之證悉坐以汗出不徹之故也傳裡之熱雖已盛而向外欲越之勢有不能自已之狀乘其欲透之機更發其汗如所謂解之熏之之法汗出而熱消太陽表邪散則陽明內熱亦可隨太陽之汗而息此又二陽併病併其治於太陽如前法也再爲診其脈脈見澀仲師言此亦爲汗出不徹之故所以見澀脈仍當大發其汗用解之熏之之法無疑諸註謂澀爲血短之診遂改發汗爲小發汗設澀爲血短也則亡血家戒發汗血少戒發汗凡發汗在所必禁矣獨言宜小發汗之義何所本耶不明經義以已意臆度之無怪其顧此則失彼也不知此澀乃對滑而言滑者陽明脈也見澀不見滑則非併陽明之病仍當併太陽之治也亦猶遲對數言不可以寒論澀對滑言不可以虛論古賢論脈變動不拘極矣非如三家村醫動言脈訣而貽悞不淺也此條原因併病於太陽併治於太陽而立乃以血虛二字混亂大發汗原文後人見之坐致汗出終不徹使陰爲陽耗立盡於裡其害亦同於悞汗亡陽者也　緣緣者自淺而深自一處而滿面之謂古人善於用字故取象至妙此不可不知

此條在太陽陽明已言之曰本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即此二陽併病之謂也彼處因轉屬見義此處因歸併見義也又於太陽下篇風寒兩感病畧言之曰面色反有熱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癢宜桂枝麻黄各半湯較此緣緣正赤色爲少輕身必癢與煩燥不知痛處亦不同彼得小汗而解此必解之熏之以爲發汗而始汗出得徹此辨證有輕重故治之亦有輕重也至於仲師於彼出方於此不出方彼已定爲風寒兩感矣故出方爲桂枝麻黄各半湯此則風因寒因爲多少爲兩感必須更爲推求而後可言發汗風因仍用桂枝湯寒因仍用麻黄湯風寒兩感仍用桂枝麻黄各半湯不可拘一爲治故不可定方以貽悞也俞言用桂桂葛根湯未必合桂枝葛根湯分治太陽陽明兩經表邪之藥也乃合病之治法非併病之治法併者歸併於一豈可兩經分治乎若兩經分治則又不

得以併病名矣喻負盛名而錯訛若此豈不大奇二陽併病太陽重併於太陽既言之陽明重併於陽明尤須辨之也如二陽併病太陽證罷矣但發潮熱手足漐漐汗出大便難而譫語者則病併歸於陽明必應併治其裡而攻下之法在所必須也宜大承氣湯此併治於陽明之義也太陽宜治表汗之勿使汗出不徹陽明宜治裡下之勿使邪去不盡在太陽陽明本篇各詳言之於此立併病之名明併治之法亦反復叮嚀之意而已　再釋澀脈之義蓋重寒留於營際使營血流通不利故見澀脈此脈必在浮取浮而緊緊則帶澀也若尋常寒傷營何以發汗後熏之汗之而終汗出不徹耶所以仍應大發汗也如此脈得之中取則裡虛血短之謂矣仲師豈肯復令人發汗乎所以不言浮緊者太陽病既未罷則浮緊不須更言也兼明此義則改爲小發汗之說洵無當於原文矣　再釋此條所言之證的是寒因仲師不出方者屢言出汗不徹則非風因也風因之治太陽無發汗之治也如云寒多風少庶乎可而亦不然如兼風邪

則邪迅疾亦無濡脈故此條以麻黃湯爲正大青龍
未必合況桂枝乎桂枝解肌固表更爲所禁矣

(三)太陽與少陽併病頭項強痛或眩冒時如結胸心下痞鞕者當刺大椎第一間肺俞肝俞慎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脈弦五六日譫語不止當刺期門

(按)此條乃太少併病或併其病於太陽遂併其治於太陽或併其病於少陽遂併其治於少陽立法以示禁也太陽陽明併病或併其病治於太陽而宜汗或併其病治於陽明而宜下上二條言之矣然有太少併病則汗下俱不宜法當如何仲師必爲另立一法如其太少二經俱有病即是合病中之三陽俱感之說也三陽俱感太少在首尾之間故言其首尾而陽明不須言矣問何以太少二經俱病合病見而併病又複見不知非複也以病邪言之則合病於三陽也以治法言之則必歸併於一經也所以又明其法於併

病也問合病中太少合病未嘗無治法何復言治法於併病也不知亦非復也太少合病之條明其下利與嘔於合病中分部處言之也太少併病之條明其重太陽重少陽於併病中歸重處言之也問合併二病三陽俱病何以或言太少或言三陽不同何也此則經府之別也在經者三陽同在外言太少而陽明不必言矣在府者陽明爲萬物所歸獨立門戶故必並列爲三而參言之也凡此皆不可不辨者也試就太少併病之義詳之太少併病如其人頭項強痛或眩冒時如結胸心下痞則證全見於太陽而少陽之眩冒亦爲太陽所有是宜從太陽爲併治之法也太陽陽明併病於太陽者宜汗而太少併病於太陽者有少陽在原不宜汗即三陽俱感合病中亦無汗法仲師所以言慎不可汗汗之則太陽之經邪不除徒傷陽明府裡此譫語之所由來也但當刺其太陽之道路自上而下連及二三穴以洩太陽之邪太陽原宜汗而少陽在不宜汗仍刺太陽之穴以代汗不傷陽明少陽而太陽治此以刺法爲併治之法者也或或

悞汗而譫語或經邪失治傳府裡而譫語五六日譫語不止則三陽之邪內耗胃津又宜於急下矣然有少陽在而下又不宜法當歸併其治於少陽以爲陽明之去路亦如陽明下篇少陽陽明之法治而不用小柴胡湯者又以太陽之經復有邪非小柴胡可勝任也刺期門以洩少陽之邪而不傷太陽陽明二經又於刺法中見歸併之法者也攷之穴圖大椎爲督脈之穴居於身後肺俞肝俞俱屬太陽膀胱之穴亦次第由大椎而下同居於背是皆太陽行身後之道路也於此三刺皆洩太陽經之表邪而與肺肝膀胱之臟腑無涉焉諸註牽扯而傅會其說總由不知刺三穴洩經邪之義耳或問前註合病言合病爲二經三經同感外邪與傳經病不同及註併病之第一二條既是傳經之邪又云與合病同一病不幾自相矛盾乎答曰併病中太陽併陽明遞次而傳正理也太陽併少陽無此傳法矣太陽病即不罷不過既傳陽明太陽仍有餘邪耳未有自陽明復傳少陽而太陽猶未罷者故此條言可與合病中三陽同感作一病

而就歸重者分別論之亦無害於義也況人之病機千變傳經之邪亦有三陽同病者少陽已傳太陽仍在則尤不可不審所以爲併病併治之道致歧路亡羊也是在學者細辨而得其理法則合病併病分合異同皆明反不必拘泥詰難矣

原文大椎第一間攷穴圖大椎穴在背後脊骨第一節之間也爲督脈自項而下之第一穴

(四)太陽少陽併病心下鞕頸項強而眩者當刺大椎肺俞肝俞慎勿下之

(五)太陽少陽併病而反下之成結胸心下鞕下利不止水漿不下其人心煩

(按)此二條乃申解太少併病不宜汗復不宜下之故立法以示禁也太少二經併病之立名及不宜汗之理

上條已詳之見太少併病併於太陽但有少陽已不宜汗況併於少陽寧容悞汗乎推之太少併病併太陽原不應下更併少陽又豈有下法乎此仲師又必詳辨其證以示之證有太少二陽併病而心下鞕頸項强而眩者就頸項强論爲太陽眩爲太陽少陽兼有之證而心下鞕一證似陽明矣不知此正太陽之邪自入而作痞者傷寒陰邪不悞下亦能入而作痞太陽中篇有注太陽篇中嘗言之也且即前條所云心下痞鞕時如結胸言時如結胸者蓋太陽風因風邪善變或現或隱故時有時無更如有如無言心下痞鞕者蓋太陽寒因寒邪如常結則不開凝則不散此各就其所因而成有二證兼見者有獨見一證者惟傷風傷寒及兩傷風寒由來之不同故見證有不同耳今此條不言時如結胸但言心下鞕就其近於宜下者言之以見不應下之證易辨宜下之證難知宜下尚不可下不宜下自不容輕下矣汗既不可下又不宜仲師仍於刺法中求之如其人所見之證仍是併於太陽則雖有心下鞕似於宜下亦惟應併治

於太陽經之表而不容混也法當刺大椎肺肝俞如前法不外病併於太陽治亦併於太陽之道也故急示人以慎勿下切戒之也倘反下之前之風因時如結胸者必眞成結胸前之寒因心下痞鞕者必更堅鞕前之風寒兩因而時如結胸心下痞鞕兼有者必如結胸者成結胸心下痞鞕者愈堅鞕皆不明併治於太陽經表之法而悞下之害也下之而下利旋止則氣稟素盛猶可爲也倘其人素稟虛弱下之而遂下利不止下則下利不止上則結胸中心痞或崙見或兼見皆水槃必不能下之道也陽陷於陰分而不能升陰結於陽分而不能降上下膈絕津液不通中焦枯竭心煩則必作躁其去結胸證下利燥煩者死不遠矣豈非醫藥之咎乎苟明併太陽之法而併其治於太陽之經何事謬悞若是歟

傷寒論本義卷之十

壞病

(一) 太陽病三日已發汗若吐若下若溫鍼仍不解者此爲壞病桂枝不中與也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

(二) 本太陽病不解轉入少陽者脇下鞕滿乾嘔不能食往來寒熱尚未吐下脈沉緊者與小柴胡湯若已吐下發汗溫鍼譫語柴胡證罷此爲壞病知犯何逆以法治之

此二條乃申明傷寒悞治就太陽少陽言之而六經爲病可類推不立法所以神於立法示禁甚深也傷寒病分六經以太陽爲首其始風因寒因風寒兩因治之不過二三大法而已不明者悞用多岐變證亦

不一如太陽病初感約三日之間太陽必未必罷也此時或發汗若吐若下若溫鍼仍不解者自是治與病外故所治之病爲醫所壞亦如器物爲拙工所損也本風因者宜桂枝湯然治之既壞則桂枝湯未必中與矣推之而麻黃湯大小青龍皆然豈仲師太陽篇中立三大法有效有不效哉亦用之者悞之罪在醫不在方也於此不應執一而論當諦審其原何脈證作何治法成何脈證便知汗下吐溫鍼壞之之故何處爲逆即於何處爲救苟非詳求於望聞問切之中徒自高其神奇之術不明致壞之由輒思率意以圖未有不一悞再悞致不可救也醫者臨時審愼而出之仲師不能代爲區畫於千載之上矣再或本太陽病不解遞傳而由陽明轉少陽其證爲脇下鞕滿乾嘔不能食往來寒熱此尙爲少陽之證也再診其脈而未經吐下即得沉緊沉爲入裡而不浮緊爲不緩而帶弦則脈又少陽之脈也小柴胡湯必應與也若不出乎此而於少陽初傳之時即施吐下或發汗溫鍼則失所治半表半裡之義矣於是由陽明欲透

少陽而出之邪，復反於胃，又爲諸悞，內傷津液，𮞑語更作，以致柴胡證反罷，則在陽明之邪，無復能傳少陽，藉以宣洩矣。名之曰壞病，亦如太陽之謂，邪在醫而不在方也，亦當諦審而知其所犯者何逆，匡救者何法，以法治，不可執一。亦與太陽壞病隨證而治，無不同也。推之於三陽，更推之六經，更推之雜病，每逢悞治之壞病，皆當察其順逆之情，明其救正之治，何非業醫者所當究心乎。餘註因柴胡證罷，補出前條桂枝證罷，說是蓋有病經悞治，而其病未壞者，則所謂桂枝柴胡等證未罷，是也。仍用原法，仲師有明條矣。又豈可舍之別尋道路耶。此又仲師所不必言，而註家言之，亦不妨過明者也。○壞病之成，不必若吐若下若溫鍼，一悞再悞三悞，方謂之壞病，但應與不與，不應與而與，以致病變他證者，皆壞病也，即屢悞至再至三，而病未嘗變易，悞又何嘗壞乎，仍以本證之法治之。治其悞而壞否亦同法也，所以名之爲壞者，由於悞，悞必救之，救其逆而反於順也。故壞病不必論爲重爲輕，視其本病及悞壞之治，各有輕重焉。

治法亦救其可救，不必震於壞悞之名，遂束手也；不能救其不可救者，固以前醫藥之咎，然人生有命，正於此可參觀矣。

陽明不列壞症者，悞不過如太少之悞，即悞隨治，亦不過各如其經之證治，舉二隅而以一隅反，尚可言醫乎。

傷寒論本義卷之十一

痰病

(一) 病如桂枝證，頭不痛，項不强，寸脉微浮，胸中痞鞕，氣上衝咽喉不得息者，此爲胸有寒也，當吐之，宜瓜蔕散。

瓜蔕散方　瓜蔕一分熬黃　赤小豆一分

右二味，各別擣篩爲散已，合治之，取一錢匕，以香豉一合，熱湯七合，煑作稀糜，去滓，取汁，和散溫頓服之。不吐者，少少加，得快吐乃止。諸亡血虛家，不可與瓜蔕散。

(二) 病人有寒，復發汗，胃中冷，必吐蚘。

(三) 病人手足厥冷，脉乍緊者，邪結在胸中，心中滿而煩，饑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當須吐之，宜瓜蔕散。

(按) 此三條，乃申明痰病似於傷寒，實另爲一證，係內傷於寒冷，非外感於風寒，立法以示禁也。傷寒之爲病，以風寒自外而入言之也，然有寒冷自內積而爲病，有類於傷寒，則不容不辨，另爲立法。如痰病是也。凡病在桂枝證，則發熱惡寒，有汗可知，但頭不痛項不强者，則非風邪自表而傷，乃寒痰積於內爲患，其人非平素胃陽不治，則好飲食生冷，其胸膈之間爲寒所鬱，亦能作熱於裡，逼汗外出，然太陽之經未受邪，則頭項無從而强痛，是此似乎外感風邪，其實由於內傷寒冷而已。再診之，其脉亦浮，浮者爲何，胸中陽氣原爲流動之物，膈上痰邪又爲流動之象，痞鞕而氣上衝咽喉，至不得息，凡此純類於太陽之外邪，下陷爲結胸作痞等證矣。但脉浮知未經悞下，其陰寒原在胸膈，自不須陰藥之力，方陷結而不通，仲師示

之曰此爲胸有寒也明其全非外感慎不可妄施汗下也問胸中有寒何以名爲痰病不知寒在則痰凝人之胸胃誰無痰涎太甚則塞太寒則結此就其寒結而言之而熱壅之理爲傷寒風邪之鬱蒸而成原分兩途自無容混矣法宜吐之用瓜蒂散瓜蒂苦寒中之最輕淸者故以之治胸膈之上分然苦寒何以宜於胸有寒蓋此方原以香豉之香辛開疑結之寒痰特借瓜蒂引香豉煮成濕糜之性入寒痰之中誘之上越然後借赤小豆之酸收使痰聚爲一所不能流散得以乘勢一湧無餘此用苦寒以治中寒之意實熱因寒用而非用寒也學者凡遇此等皆須細審古人製方之義不可與衆浮沉循聲附和而不求心得也所以又云不吐者少少加得快吐乃止可見瓜蒂引香豉入痰中小豆聚寒痰爲快吐其理本昭然耳更必戒諸亡血虛家不可與之亡血必素有衂血吐血之證虛家恐惟氣寒未必有實痰在胸越而吐之不動其血必傷其氣所以俱云不宜見學者必當隨人隨證而用切忌子莫之執中也倘不明胸有寒

之故見發熱汗出惡寒之證更見浮脈必以爲太陽風邪發其汗矣汗出而陽外越陽外越則胸益寒胃中津液傷而蚘虫不安仲師戒以悞汗則胃冷吐蚘可不愼以辨之乎此爲類於太陽傷風之證言之矣若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者又似於太陽傷寒矣不知此亦因寒邪結在胸中故中陽無力而四末失溫診乍見緊不止在經寒見於脈即在胸膈之裡亦寒見於脈矣其證必兼心中滿如痞狀煩如熱狀飢不能食如胃火能消穀狀其實一味寒邪凝而痰飲結結者在胸滿者當心而饑者自在胃於此認爲表邪汗之固不可認爲裡邪下之愈不可仍當一吐而越就邪高居乘便以爲出路瓜蒂一散仍須用也此又寒痰近於太陽傷寒宜諦審而治之之故也仲師因此病近於太陽外邪恐人錯悞用法所以特發明之後學幸勿負其婆心之切哉

此條喻氏編入厥陰經中因有手足厥冷之故夫痰病之爲證之厥冷脈之浮緊雖似厥陰而實非厥陰也編入厥陰中何以示辨應於彼刪去之當見於此以示畫一之治

按桂枝證太陽上篇原文脈浮發熱汗出頭項強痛而惡寒也今但頭不痛項不強其餘證脈皆見方謂之如桂枝證仲師明之謂爲胸有寒本無痰字注家言痰痰亦寒耳非寒則痰不聚矣愚謂有關要者原文不明特注家未及加意耳所謂胸中痞鞕氣上衝咽喉不得息此尤異於桂枝證者必於此求根柢可也其氣既上衝至不得息焉得脈不浮爲寒爲痰皆可得浮脈不必定言鬱久成熱矣然寒不兼痰胸中痞鞕有之上衝恐無是理寒氣陰邪下而不上結而不衝也亦有上衝者則奔豚之類本自下焦少陰發邪未聞胸部陽分有寒不變熱而上衝者也惟其兼痰成爲濕邪濕邪之甚必上爲熱此經語也所以上衝咽喉且至令人不能得息於是發熱汗出表上虛亦必畏風俱可言爲必有之證與脈相應有則一俱有故恐人悞認爲太陽外感也獨不見頭項強痛一證此所以異於風感於衛之中風耳如此注之與原文胸中有寒相通而不相悖前注未能詳盡故再釋之至第二條悞汗吐蚘寒與痰可兼言可單言悞汗皆能致吐蚘也第三條原注已明不再贅

過經不解

(一)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反二三下之後四五日柴胡證仍在者先與小柴胡湯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為未解也與大柴胡湯下之則愈。

大柴胡湯方

柴胡半斤甘平 黃芩三兩苦寒 芍藥二兩酸微寒

半夏半升洗辛溫 生薑五兩切辛溫 枳實四枚炙苦寒 大棗二枚甘溫

大黃二兩苦寒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溫服一升日三服一方不用大黃若不加大黃恐不為大柴胡湯也。

(二)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心下溫溫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滿鬱鬱微煩先此時自極吐下者與調胃承氣湯若不爾者不可與但欲嘔胸中痛微溏者此非柴胡證以嘔故知極吐下也。

按此二條乃申解傷寒太陽病過經不解當分陽明少陽多寡虛實之間就證以立法為治也傷寒外感之邪先於太陽受之行其經盡則愈理之常也若夫實熱傳裡必及陽明陽明再傳必遞及少陽此三陽傳經病邪一定之道路也然人之陽明有經有府胃府為傳物所歸固矣氣弱而邪入經則府即病為胃實

無所復傳氣旺而邪入經則府不即病可以傳出不成實所以病有太陽已罷而未解傳入陽明並未成實即傳少陽者法既不能從太陽表分散邪自應從少陽半表分升邪亦三陽傳經驅邪之道路也仲師於此必示人以辨別之條當審其病在太陽罷後已傳陽明復傳少陽必明乎陽明多少陽少少陽多陽明少及陽明虛而有邪陽明虛而無邪然後可以隨其病邪之所在而治之此所以有過經不解之留言余敘之三陽之後又別於併病中歸併之治為盡一之治法外有法全在神明者善用之而已如其人本太陽病過太陽經十餘日此十餘日間太陽病在不治其表反二三數下以挫之又遲至四五日變為柴胡證是病由太陽必傳陽明方有柴胡相對之少陽證也今不言陽明證而言柴胡證仍在者則十餘日內太陽罷後必已傳入陽明之經因胃氣旺而未歸陽明之府遂更傳少陽之經矣所以此十餘日內曾見柴胡證至十餘日後又四五日柴胡證仍在耳先見柴胡證時曾與小柴胡湯乃其人嘔不止心下急

鬱鬱微煩何也蓋雖見柴胡證其病未盡到少陽邪在陽明經尚有留於胃府也故宜大柴胡湯於升舉少陽之中寓攻下陽明之法此斟酌於邪在兩經而兼治之者也乃以治陽明少陽之治太陽之過經不解者一也。

再或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心下溫溫欲吐則太陽經罷而傳陽明之經經病而府已有將病之勢也胸中痛太陽之邪方欲入陽明作實尚有留於胸次者大便反溏胃素虛不能作實成鞕屎也腹微滿邪氣由胃腑又有侵脾臟之患也加以鬱鬱微煩則其人惟胃虛不能成實故其邪汗漫如此仲師早識其病源矣言此人必先此時自極吐下也觀其自極吐下自字見其人自然為醫家於十餘日之間不知治表反極盡吐下之候也此時病固全離太陽然氣虛亦不能傳之少陽惟當治其陽明不必另犯他經與以調胃承氣湯治正虛而有邪在裡者不得不從實者責之也若不爾者指心下鬱鬱微煩言前條即因此鬱鬱微煩不用小柴胡湯而改用大柴胡湯矣此條仍鬱

是前義若不煩，七徵煩，則其人但正虛而無邪，以相涸，豈調胃承氣可用乎。又係建中、甘草、附子等湯之證矣。故仲師曰不可與，所以示虛而不煩，當補益其虛，不必蕩滌其邪，示禁甚深也。仲師復自敘明其證曰但欲嘔，胸中痛，太陽之邪上衝為逆，宜升散而不宜滲下也。便微溏，陽明之邪不能成實，宜溫補而不宜寒涼也。法當升陽益氣以治太陽，罷後陽徵之證，豈諸柴胡證可言乎。固非大柴胡升降之義，亦非小柴胡升散之治也。又何調胃承氣可言耶。益仲師知其極經吐下，中虛而胃不成實之故，所示虛虛之禁。此又太陽病傳入陽明，不必治少陽，亦不必治陽明，以扶正補虛為聽邪自除之法也。此二條見太陽病過經不解，邪在少陽則用小柴胡，邪在陽明少陽之間則用大柴胡，邪在陽明虛而有熱作煩則用調胃承氣，邪在陽明虛而無熱不作煩則人小柴胡俱不可用，況調胃承氣哉。此又太陽病後過經不解，辨其邪在何經，為虛為實，善其治者，又一也。又何以不出方乎。不知升湯益氣，太陽篇吐下後固有當言之者矣，在人擇而用其適當者可也，非仲師所能預定也。

㊂傷寒十三日，胸脇滿而嘔，日晡所發潮熱，已而微利，此本柴胡證，下之而不得利，今反利者，知醫以丸藥下之，非其治也。潮熱者實也，先宜小柴胡湯以解外，後以柴胡加芒硝湯主之。

柴胡加芒硝湯方

於小柴胡湯方內，加芒硝六兩，餘依小柴胡湯法。

㊃傷寒十三日不解，過經譫語者，以有熱也，當以湯下之，若小便利者，大便當鞕，而反下利，脈調和者，知醫以丸藥下之，非其治也。若自下利者，脈當微厥，今反和者，此為內實也，調胃承氣湯主之。

㊎再按傷寒證以七日為一候，其有二候、三候不解者，病邪多在三陽經留戀不但七日傳之不盡，即十日、十三日、二十餘日尚有傳之不盡者，若不辨證，徒屈指數經數候，汗下展轉差誤，正虛邪湊，愈久愈難為力矣。內經至七日太陽病衰，頭痛少愈；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歇；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十日太陽病衰，腹減如故，則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舌潤而嚏；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少腹微下，大氣皆去，病人精神爽慧之極期。適與矣所以過經不解，當辨其邪在何經而取之。仲師云太陽病頭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即內經七日太陽病衰頭痛少愈之旨也。可見太陽一經有行之七日以上者矣。其欲作再經者，鍼足陽明，使經不傳則愈。以太陽既羈留多日，則陽明少陽亦可羈留過經漫無解期矣，所以早從陽明中土而奪之，俾其不傳，此提法也。若謂六經傳盡復傳太陽，必無是理。後人墮落成無己阱中耳，豈有厥陰兩陰交盡於裡，復從皮毛外再入太陽之事耶。請破此大惑。

㊟此二條乃申解太陽病過經不解歸於陽明，達于少陽，應辨其實熱之為患，立法以治之也。太陽病過經不解，虛而有熱，無熱，應為分治。上二條言之，至於太陽已罷，少陽欲傳而未傳，病在陽明，其人有有實熱應為解散者，亦有應為推下者，必當如法為理，不解者，方不致蔓延無已也。如傷寒至十三日，則過經不解明矣。胸脇滿而嘔，本為少陽證也，但日晡所發潮熱，已而微利，則又類陽明矣。何也？邪在少陽無利法，邪在陽明，成胃實，有下之而不得利者，今反利，是證雖在少陽而陽明有邪未盡，此當以和解者治少陽，以瀉下者治陽明，如前法矣。醫者用非其法，以丸藥下之，故於潮熱已時微利，利而潮熱仍不已也。仲師於此恐人誤認為虛而無熱，直指之曰潮熱者實也。謂此熱為實邪在陽明，不同於虛而不煩之治也。此

實指熱之虛實而言非言胃已成實之實所以仍主小柴胡湯正以胃不成實邪已半在少陽故仍從前法半治少陽半治陽明而少變之也先宜小柴胡湯以解外使邪在少陽者從外而上透也後以柴胡加芒硝湯以滌內使邪在陽明者從裡以下洩也此就少陽證中兼治陽明胃中餘熱爲太陽病過經不解陽明有熱者言之也陽明有熱而不大下之乃於柴胡湯中用芒硝則非胃實大下之故也

再或傷寒十三日不解過經而譫語者有是有熱在陽明之故也當以湯下之若小便利大便鞕此所謂下之而不得利將成胃實之證者也如未成胃實自是陽明經正病不得以太陽病過經不解爲名矣今其人譫語而自下利脈又調和此所以陽明不成陽明祇爲太陽過經不解之病而已所以然者醫下之不如法丸藥爲下既不得於小柴胡之解外又不同於大柴胡之滌內以爲下而熱未除以爲未下而其人已下利蓋丸藥之性必多膠滯邪既留戀不去而在胃重濁之物又未嘗不下洩此丸藥之下所以

爲非其治也仲師又恐人認爲下利虛寒之證復爲明之若自利而虛寒脈當微下利當厥今反和和該脈證而言脈見調和證不見厥逆知此爲熱實於內而非胃虛無熱者比也亦以證非胃實且已見下利故不大攻下而與以調胃承氣湯正爲太陽病過經不解治之也却非治陽明之胃實愼毋以此內實爲陽明正病也或問邪熱內實與胃實何以不同答曰胃實有形之物成實於中熱邪包裡宿食及燥屎爲患府病也邪熱內實無形之氣爲實於裡但上衝爲煩下注爲利經病也此其所以不同也如云胃實則必列於陽明正病矣又何必另標出太陽病過經不解乎此四條俱不可作陽明亦不可作少陽且不定作太陽矣祇爲太陽病過經不解之證而已矣仲師所以另爲立法余故編之於三陽之後因其於三陽無涉也問何以不同於合病併病答曰合病者兼其初感而言之此則已經太陽罷而傳經矣故不同於合病也併病者就兩經爲病中擇其併於何經而治之之謂此則治少陽治陽明俱非治少陽陽明祇治

或問至末其見甚高

太陽之過經不解也所以與合病併病俱不同也。過太陽經而不解已見陽明證又不成胃實復不更傳少陽不名之曰過經不解將何以名之乎名之曰過經不解顧名思義便於出治也亦不必定謂太陽過經不解何也以其有陽明證直謂之過經不解也可至丸藥言係寒品熱品俱無可考不必武斷但膠固粘滯足以留着腸胃則下之不快邪不能盡去此義無可疑也。此治升而兼洩大柴胡主治也正丸藥下之必不帶升舉之品而純是寒苦之劑耳故少陽之邪不得罷此丸藥之下不同於大柴胡兩經兼治之妙也諸證不解丸藥之悞爲何事何也此不用大下者正是前丸藥下之悞於純用苦寒故救其偏弊而用小柴胡耳

太陰經總論

太陰經病其為傳經之邪則自三陽遞傳而至者三陽經病邪傳盡不解則由少陽而傳太陰以太陰為三陰之表也愚謂陽明之邪不致於無所復傳而由少陽而升是陽明在經之邪可傳之於少陽而傳在府之邪終不至成實之故耳若成實則為無所復傳之證矣必借力於下以為祛邪之路也故傳經之邪者經邪遞傳也是少陽經之邪由陽明經而來由太陰經而往亦祇為經邪而與胆府及脾藏尚隔一表裡之層次矣此歷來言傷寒傳經者未嘗明切言之故病入三陰為寒為熱極易朦混知此則入三陰經俱為寒邪之說必不敢輕出矣是故傳經之熱邪入太陰則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猶恐人認為寒邪仲師揭時腹自痛一證見傳經之邪為熱彰彰矣此本為陽熱之邪不治於三陽之表而陷入陰經下之則益陷胸下結鞕寒藥格陽於上太陰病何能升乎所以脈浮者必與桂枝湯慨下使之陷者仍使之升其理大著矣升者邪自三陽而來還使之升越三陽而去非傳經之熱又何以升為哉未聞有升其寒邪之說也再驗之太陰病得太陽中風浮緩之脈且證見四肢煩疼陽氣舒散可知矣陽微陰澀而長陰澀即行緩也故行緩而長為弦之別名少陽之路開太陽之表透而太陰經之邪復還三陽透表故為欲愈之機也仲師訓人如此明切而無所會心豈可尚言醫理乎雖然三陽有合病不必由太陽而可得外感之邪也三陰有直中亦不必由三陽即可得外感之邪也故自利而不渴則非傳經之熱必係直中之寒此寒必由脾濕所召此證可謂之太陰直中之邪當溫之用四逆輩與傳經之邪判然兩岐而不容混亂其施焉在太陰惟此一條者以脾家寒濕下利不渴為證亦足以該直中寒邪之義矣是傳經之邪為太陰之經而直中之邪雖亦在經而病本連藏矣仲師揭示之曰以其藏有寒故也此又經藏分屬之理也見此證脈必沉緊或沉遲如脈浮而緩手足自溫而下利不渴則雖係在太陰又為太陰脾藏之濕熱矣本當發黃小便利則不發黃七八日暴煩熱證

愈見下利日十餘行脾家實與藏有寒大分熱越是經邪之熱固與藏寒不同即藏邪之熱亦與藏寒迥異也此在三陰之為經為藏表裡之間寒熱之際其當詳諦其意而以太陰為例者也醫不知升陽還表之理反下之邪陷入陰分腹滿時痛是本傳邪在經又因誤下而及藏桂枝加芍藥升陽於藏中使自經而還三陽又費一番曲折矣大實痛者脾實已成藏邪實熱同於陽明應下而不同法仍以桂枝升陽而加大黃或脾實苟非熱邪何芍藥大黃恣用乎若見弱脈雖非寒邪因其人脾藏素虛大黃芍藥必減為減退亦無舍熱而治寒之說也其邪在太陰無論為經為藏俱於亥子丑為解時陽生而邪升陰氣不能固閉而陷之仍是為傳經之邪亦諦驗之法也慎無為陰經皆寒邪說所惑當於太陰經即首明之而三陰洞如觀火矣

太陰全篇

（一）太陰之爲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結鞕。

（按）此條乃申明太陰病應見之證因辨其由陽入陰之邪使人諦審而知所禁也三陽之邪傳經已遍從此則由三陽而更傳三陰於少陽篇末仲師自明之矣然邪之自外感也太陽先中之而邪之內傳也太陰先受之蓋少陽之邪原在半表半裏既不能由半表而達表必由半裏而入裏而裏三陰之太陰又爲三陰之表內經云太陰主開是也所以少陽之邪傳經必先及太陰亦不離內外表裏之義而已病既入於三陰太陰先受所見之證應歷舉之以爲審驗太陰爲病其人必腹滿太陰爲脾藏經邪入而藏應焉吐

而食不下脾既病而輸運無力胃腸之水穀無能分以致自利日久益甚且時腹中自作痛此純爲太陰濕土失鎮奠之令故證全見於腸胃肚腹之中本爲三陽之邪陷入陰經爲患法當升散其邪復還陽分若以滿痛爲實邪而下之則陽愈陷而陰愈凝而不散仲師言必胸下結鞕有似於太陽之結胸而在下有似於太陽之心下痞而又在上胸下結鞕顯以爲太陰誤下獨見之證者如此仲師雖未立法頗可或昧其理而貽誤乎夫傷寒傳經之邪無論在太陽爲風因寒因及遍歷三陽皆成熱邪程註不明此理謂爲寒邪而以火入水爲喻失之遠矣火與水皆一定之形也而病邪善變由風寒而變爲熱邪復由陽而入陰及其或誤下或誤汗又能變虛生寒如無陽陰獨等證豈可作水火火生之亦不易水不可爲火火不可爲水者乎況程所言亦水火之形而下者也至形而上者則水火有不相射之理矣又豈可執一而論故就其無形者言之則變易莫測也就其有形者言之則一定不易也豈可同日而語哉惟其爲熱邪所以作滿而能吐若寒邪但脹滿不食必不能上逆爲嘔吐矣自利而時腹痛利爲挾熱之利時痛亦熱邪若寒邪則痛隱隱無已時矣所以知其確爲熱邪也況凡病初得爲寒久病多熱亦理之常太陽風寒之邪當傳陽明之時已變熱矣未有無所因而忽又變寒又入三陰者如謂入三陰即爲寒也何以有聚在太陰之發黃也發黃亦爲寒邪又何以三陰篇中用苦寒之劑仲師立法不一而足豈智不足以及程邪總由傳經與直中之邪分路不明故見仲師立一溫散之法便謂傳經爲寒邪及至見仲師立一治用苦寒之法便自已亦說不周全遂含糊了事便罷即方喻二家亦不明言傳三陰經之邪爲寒爲熱豈不令後學失望歟余不得不於三陰之首發力爭之直中有寒傳經悉熱二語確乎不易再太陽篇內結胸心下痞等證皆誤下而成亦爲風寒在表之邪日久變熱不外驅逐而內下陷遂成結聚特風邪爲陽聚於高分寒邪爲陰聚於低分不同耳然風因寒因俱爲已變熱之邪無異也所以陷胸瀉心等方

內俱有苦寒之味今此證誤下胸下結鞕又豈能外陷胸瀉心別求門路乎則病在三陽之經爲熱三陰之經爲寒爲臆說無據也明甚矣或問仲師意在溫散而予言陷胸瀉心何也不知仲師言溫散爲太陰未誤下者言而非爲已下成胸下結鞕者言也亦如太陽未誤下治表用辛溫誤下治裏用苦寒之義也三陽爲表三陰爲裏固矣三陽有三陽之表裏三陰亦有三陰之表裏豈可一陽而盡表之理一陰而盡裏之道乎此乃傷寒中之大關捩也學者須細辨詳識之勿爲邪說所惑可矣

（二）太陰病脈浮者可發汗宜桂枝湯。

（三）太陰中風四肢煩疼陽微陰濇而長者爲欲愈。

（按）此二條乃申明太陰病驅邪回陽經透表之路立法以爲治也太陰爲三陰之表始受三陽之傳邪前條既言其證而示以下爲忌矣夫病忌在下則宜在升升者升之使仍還三陽之經以爲透表之門戶也故

麻黃湯之走陰分在營血則能入以在
夫陽之表入三陰之陰分則不能入以其升而不降還此亦宜知

邪原自太陽而陽明而少陽遞及於太陰當還升而致之少陽使之由少陽之半表透太陽之表亦兼在陽經之治也然又必審驗其邪或勢欲內陷或勢欲外越內陷者尚宜導引之使出況已有欲外越之機容不因之推致耶所以太陰病若診不見沉緩却見浮者則傳入陰經之邪復思還陽而去也可急發汗俾得外越而病可已矣在太陽麻黃爲發汗桂枝爲解肌此獨言桂枝發汗者非發汗即解肌之謂也蓋用桂枝湯中芍藥引桂枝生薑之辛溫入陰分而驅傳入之邪所謂陽因陰用也且桂枝芍藥俱能走肝更可引太陰之邪由少陽傳入者還同少陽而出此桂枝湯但見太陰脈浮即可用而未可混[illegible]因用桂枝寒因用麻黃之說矣邪在太陽陽明尚分風寒兩因之來路及由陽明而少陽已不可復分矣更遞傳三陰之太陰又豈能分風因寒因哉喻註未見及者此故也再者麻黃湯一味辛熱不能入陰分卻寒因可辨亦不宜用兼之無陷少陽而驅出太陽之理麻黃湯之力但輕清上升達於太陽亦不能假少陽之道也仲師不言麻黃湯非漏也亦非舉桂枝以槩之也喻註可以不必補也知此則太陰邪之出路必由少陽以返太陽而他說俱不足以惑之矣如或其人太陰病而類於太陽之中風四肢煩疼陽脈微而熱發陰脈澀而汗出純乎太陽中風矣然腹自滿有時痛下利自益甚吐而不能食自如故是非太陽之中風宜表散也乃太陰病而類於太陽之中風有陰證欲還復於陽證之機也再爲諦審其脈若見長則邪自太陰欲還少陽必矣脾爲臟裡經邪內陷則諸見腹滿痛吐不能食等證若經邪欲外出則諸見於四末而不入於內陷可知矣於是陽微陰澀邪已有浸浸透至營衛之勢兼以弦長脈見少陽之門戶開而生發之氣已動矣更得四末之間蠢然煩疼汗出發熱邪純回太陽矣邪不由太陽而去焉能自止乎仲師示之曰爲欲愈亦見太陰之邪必由少陽越太陽而出與前條無二理也至脈見長之意在陽明中篇已屢言之一曰脈弦者生又曰譫語脈短者死可見脈長即弦也弦長即非短也在陽明以少陽爲出路者見弦長爲生機在太陰亦以少陽爲出路者見弦長有異哉此余言長脈之據也觀後本太陽反下之屬太陰之條仲師出治云桂枝加芍藥湯主之以桂枝太陽藥也加芍藥引太陰回太陽病由誤下而入太陰者且復加芍藥引而還出之況未經誤下傳入之邪乎此余言不必用麻黃宜桂枝之據也

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藏有寒故也當溫之宜服四逆輩

（按）此條乃申明太陰病之臟有寒證以見異於傳經而入之熱邪另立法以別之也太陰爲臟屬陰而太陰爲經自是陰中之表傳經之邪本風寒而變熱遞傳自是熱邪前條俱辨之矣然有太陰臟中本寒而得病者則又當另爲諦審其證而治之不容混言熱邪以貽誤矣如其人自利者太陰病也自利未有不渴者其或自利而不渴則非太陰之經病而屬太陰之臟病也太陰之經爲標言土之用也太陰之臟爲本言土之體也故屬經者必竟爲裡之表屬脾臟者方爲裡之裡也以其人脾臟之陽平素不足寒濕凝滯則斡運之令不行所以胃腸水穀不分而下洩益甚此欲執升散經邪之法必不對矣仲師言當溫之溫之者溫其藏也服四逆輩不論主一方不出溫之二字爲主可耳蓋傷寒爲病凡六經之邪皆應論其爲標爲本以分經病臟腑病不然本經即混矣況合病併病及遞傳之間或盡傳或不盡傳之辨愈渺茫矣再者自利二字乃未經誤下誤汗吐而成者故知其臟本有寒而非藥味之所致也其渴爲熱不渴爲寒在太陽亦屢言之不復贅

此條既云自利又云藏有寒則非經誤治亦非傳經所謂之曰寒邪直中太陰矣少陰厥陰俱有直中少陰直中寒也厥陰直中中風也太陰直中者其此[illegible]下蓋太陰直中中濕也風寒濕雖分三邪俱以寒邪爲宗主也

傷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溫者繫在太陰太陰當發身黃

訂謂此條病自太陽初入，然由少陽入太陰亦同義，不必先自太陽來也。總與胃實分二而不合一也。

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至七八日，雖暴煩下利日十餘行，必自止。以脾家實，穢腐當去故也。

按此條乃申明太陰脾臟濕熱之證，明其來原去委，示人知所用法也。太陰病脈有實者宜濕，前條言之。然脾臟又有素畜濕熱者，既言太陰，凡經邪宜汗散，凡臟邪則宜下，則失之又遠矣。是不容不辨其表裏與其去路，辨何師未出治，而醫家當神明其意焉。如傷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溫者，此近於太陽中風，而手足不能發熱，則其人脾臟素有濕邪，與風寒變熱之邪相瀾，所以不能作大熱於外，而實畜深熱於內。明其繫在太陰，身當發黃，一同於太陽發黃等證。第熱於裡之義也。若小便自利，而濕氣下滲，然亦隨去，所以不能發黃。此在陽明篇中已言之，重見於此者，非複。人不知非複，彼以太陽初入陽明者言，其人脾素有濕，則不能成胃實，表邪熱入，脾為發黃之證。蓋胃實本為津液內亡，盛熱成實之證，既有濕邪，則亦

津液也。故不成胃實而成發黃，迨七八日之久，小便自利，濕已瀉，不能發黃矣。而熱邪久耗於內，津液復傷，所以漸漸復能成胃實之病，以大便鞕為驗。仲師於彼指之為陽明病，是見與太陰病迥不同也。此條亦以太陽初入而言，然其病終不歸於陽明，所以仲師不以陽明病立名，而指出太陰脾家實之義。當風寒表邪變熱傳入之時，原必入於陽明，特以其人脾家素濕，則邪熱之投濕，如炯之投水，俱趨於太陰脾分，而為患矣。濕熱相瀾，不發熱而手足溫，熱不外宣，則必內畜，必發黃者，理也。若小便自利，則濕熱得洩，而不發黃，均於陽明所言同。但此條至七八日，不惟大便不鞕，抑暴煩下利日十餘行者，何故？蓋病之初入同，而病之去向分也。熱勝於濕，則濕去而熱獨盛，遂成胃實，大便鞕之證。濕勝於熱，則濕不能盡去，而熱欲出，遂成脾實，下利日十餘行之證。此胃實脾實之分，關不非濕熱二字，諸家俱不能道破者也。以濕既與熱相瀾，濕陰邪，凝滯可以留熱，陽邪直捷必欲出，小便既復不盡，又不發黃，熱從何出，必隨濕下流，

歸於大便，平日為穢，為濕所停留，鬱腐之物，無不隨之而去，有不容自已之勢也。此脾實屬太陰，而胃實屬陽明，祇在濕熱分關，遂為兩經判然之證也。所以重見而非複也。至於仲師於此二條，俱未出方，蓋彼條既明為陽明病，則胃實宜下，可知，而隨人調濟之道，四承氣之用，難於槩言矣。此條明為槩在太陰，則脾實自下利，不同於胃實可知，而未自下利以前，如何除濕燥土，既自下利之後，如何補中益脾，或兼除濕清熱，亦又未可槩論焉。此仲師所以不出方也。況脾實下利，得瀉其濕熱，原文云穢腐當去，亦如胃實之一瀉，得愈，自可無事出方，而多事矣。學者明其所以然及將然之故，而所宜所忌，亦不必仲師諄諄矣。寒。濕第四第五二條，在太陰言太陰，皆脾家素有濕，但濕熱又不同。寒濕則上條所言四逆輩所治之寒自利不渴也。濕熱又辨其濕勝熱勝，隨證以治之。濕熱濕皆二邪相瀾，瀾而不容不分。溫寒與燥濕，在吾治者於輕重加減之間，亦必有一絲不紊者矣。則清熱與燥濕，亦必有輕重加減之法，於濕熱分輕重而得寒濕分輕重之義，方為傳人也。

（六）本太陽病，醫及下之，因而腹滿時痛者，屬太陰也。桂枝加芍藥湯主之。

桂枝加芍藥湯方　於桂枝湯方內，更加芍藥三兩，隨前共六兩，餘依桂枝湯法。

（七）大實痛者，桂枝加大黃湯主之。

桂枝加大黃湯方　桂枝三兩去皮　大黃一兩　芍藥六兩

甘草二兩炙　生薑三兩切　大棗十二枚擘

右六味，以水七升，煑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八）太陰爲病，脉弱，其人續自便利，設當行大黃芍藥者，宜減之，以其人胃氣弱，易動故也。

按此三條，乃申解誤下諸症。太陰腹痛之證，當明其升降，知其虛實，庶用法無誤也。太陰之爲病，本脾臟素有濕，而無實熱，必易其治。前條言之，然亦有經誤下而邪入太陰者，則又當另立一法，從其中審乎虛實，以爲升降，庶幾與邪相遇，而不致傷正。如其人本太陽表病也，不發汗解，以治表，乃誤爲攻下，以傷裡，因而腹滿時痛，知其邪因誤下而入太陰也。夫傷寒誤下，不或結胸、心下痞等證，乃獨成腹滿時痛之證，皆非亦脾臟素虛，而邪遂越胃，以直趨其所乎。百病乘虛而入，無在不然也。仲師明其證屬太陰，以桂枝湯加芍藥爲治，桂枝湯，太陽治表邪之藥也，用於此，非治風也，其義前條已辨之。今於加芍藥之中，更可見引陽入陰、由陰轉陽之治法，與病機矣。病由太陽誤下，而歸太陰，仍升而舉之，使返太陽，此理與風邪用桂枝、寒邪用麻黃，適不相涉也。學者識之。如或腹內大堅實而痛甚者，必脾家素多蓄穢腐也，故邪入而作堅爲痛，既不能下利日十餘行，使之去，則惟有急下一法，使之下利而去耳。但下之之法，究與陽明胃實殊，用升陽者七，降陰者三，加大黃於桂枝湯中，除脾家實之穢腐，以還病邪於陽分，而可奏膚功矣。然則其人脾實，終爲邪實而已，本虛本實，又宜諦觀試診之。而脉弱不見壯盛者，雖其人尚未自下利，續必如前言，自下利日十餘行也，是不可過於攻伐，以傷其正。節因實痛之故，不能候其自下利，法宜下矣，猶當於欲行大黃芍藥等法之時，量爲酌減，不可脾有病而更動其胃氣。氣弱本易動，動之則益弱，必宜慎爲斟酌也。仲師凡遇應下之證，無不叮嚀告誡，益下者難於援之復上，理勢則然。胃實證明之，脾實證寧能不重明之乎？喻註所以有互言致慎之說也夫。右三條，皆用陰寒之藥於太陰病中，本條雖脉見弱，亦不可溫之，不過於當行芍藥大黃者減之而已，則程註陰臟陰經俱屬寒當溫之說，然乎否乎？且此三條不同，同因傳經熱邪處治，是因誤下而來。誤下已用若寒，致入太陰，及救治之，仍以芍藥引入，大黃推出，則陰臟陰經無熱之說，又何如？

（九）太陰病，欲解時，從亥至丑上。

方亥子丑，太陰所王之三時也。欲解者，正王則邪不能勝也。

按此條乃明太陰病欲解之三時，使人知諳審其有欲愈之機者，當徐觀而爲持重之計，不可妄爲生事喜功也。如本篇中各條，有以治爲法，而應漸升其陽、漸溫其氣者，必不當見異思遷罔也。再有以不治爲法，如下利日十餘行，必自止，則穢腐未盡去之時，亦不可急圖溫補明矣。再如實痛而脉弱，續必自下利者，更不可大爲攻伐，致利不能止。凡此仲師明太陰欲解已時之義也，學者苟能斟酌於此，庶幾不致粗工僨事也乎。

右太陰經祇九條，而爲傳入、爲直中、爲濕寒、爲濕熱、爲脾實、爲脉弱，一一具備矣，何必多求乎？亦在學者細心體認，斯用無不當矣。

少陰經前篇總論

少陰經其爲傳經之邪則自太陰傳來之熱邪也其有直中之寒邪則感於少陰本經而有連及本藏者則寒熱分關也腎藏素日虛冷命門火衰之故也是傳經直中在少陰之爲經爲藏必分表裏寒熱亦同於太陰病無二理矣試先總揭其證脈而後就兩途分言之使人知所以立法出治庶無悞焉少陰之爲病其脈微細之中必以沉爲主其爲傳經之熱邪則帶數其爲直中之寒邪則但沉細而不數是爲少陰之總脈也其證但欲寐足以該寒熱二邪矣腎者作強之官邪入而昏故欲寐是爲少陰之總證也無論寒邪熱邪俱不可發汗言病在裡者較三陽經爲而言也本經中自有表裡寒熱當另於截然分編者識之故欬而下利讝語知傳經之邪本熱而被火邪助虐腎水枯則胃津亦亡小便難而讝語見以火封廹強責取少陰汗與發汗之誖謬同也再者少陰病但厥無熱者則必無汗強發之適動其血血爲發汗熱藥所逼妄害空竅亂出是名下厥上竭陽邪入陰分

方得厥而陽分之血又妄動而枯竭所以爲難治皆不知少陰無發汗之法而以治太陽者治少陰之過也其少陰有咽痛一證則熱邪上炎之義也甚則咽中生瘡聲不能出是甘草桔梗湯等四方之證爲傳經之熱邪設也二三日以上心中煩不得卧熱邪熾盛可知黃連阿膠湯證也亦爲傳經之熱邪設也至八九日之久一身手足盡熱而其熱深入近移膀胱又臟腑之表裡也重則必便血亦同於太陽之熱入血室也更或腹痛小便不利而便膿血利不止桃花湯主之外有刺法無非洩其熱而無實邪可下也至於熱邪盛於裡陷入深分爲下痢咽痛胸滿心煩等證欲升不能升欲降不能降則有豬膚湯一法亦使少陰之邪還升陽分透表散熱而已雖然傳經之邪固屬熱而或日久纏綿陽陷已深最難認識如四逆一證本爲寒證然見欬悸小便不利腹中痛泄利下重諸證卻爲陽邪陷入陰分而非寒證可明也主之以四逆散從陰分開破其陰陽內用柴胡芍藥而司升降濁者自下洩而清者自上升豈非仍是少陽經

目利清水色純青仍用大承氣湯陰經熱甚之治則爲子來

袪邪之法而少變其制者乎若於下利之中更見欬嘔而渴心煩不得眠之證腎之熱邪引動膀胱之水邪豬苓湯又與五苓散分陰陽經治水至當不易之法也如邪熱大盛腎水立竭則口燥咽乾之證見更有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痛口乾燥一證又爲少陰之熱邪進犯厥陰矣二證俱須下之令之少陰病六七日不大便腹脹滿者俱用大承氣湯除熱袪邪竟同於胃實之治也觀少陰傳經之熱邪甚則有進犯厥陰之證則傳經必傳厥陰已於少陰病中可諦矣熱邪如此寒邪亦然故少陰直中之寒邪亦有進犯厥陰爲二陰之合病者亦如三陽俱感風寒之合病可於少陰傳經熱邪內會通其理也經絡藏府相通往來不過此道路何不可融貫而明之哉柰何前人竟無一守道破也余嘗論三陰之中以少陰爲中處之勢故經以少陰爲三陰之樞所以有太陰少陰厥陰少陰之說今觀傳經之邪初入少陰而離太陰則升之舉之亦如太陽陽明之治也傳經之邪深入少陰將之厥陰則下洩之亦如正陽陽明之治也可愈

信余前言之非臆矣仲師於少陰病無論其寒邪熱邪又出診法以決其進退以少陰負趺陽五字爲眞訣熱邪而趺陽勝則在少陰之邪必微易於傾洩之邪而趺陽勝則在陽明之正旺可以支持故以之爲順反是爲逆可知矣此總傳經直中之邪於一言也逆少陰病欲愈必見太陽中風之脈陽微陰浮即陽浮陰弱也陰分之邪還於陽分無論寒熱俱可透表而愈矣以子至寅上定其解時者陽升氣旺俾少陰之邪得陽氣附少陽之升而散亦一定而不可移易天地自然之氣化也孰謂三陰之邪不同於三陽除少陽達太陽別有升陽散邪之門戶乎故除大承氣等湯下邪於裡即散於表之治而已在陽經在陰經一升一降同理則無疑焉

少陰前篇

(一) 少陰之爲病，脈微細，但欲寐也。

按此條乃申明少陰病之總證脈，示人知所辨以立法也。傷寒之爲病，自三陽遞傳至三陰，復自太陰遞傳於少陰，此傳經之邪，乃外感風寒，歷久變熱之熱邪也。其不由三陽，亦不由太陰，直中少陰之經與臟者，又非傳經之熱邪可比，乃陰寒之寒邪也。故三陽有合病，而三陰有直中。三陽分經與府，三陰亦分經與臟，一定不易之理也。有如其人爲少陰病也，則爲傳經之熱邪當辨也，爲直中之寒邪亦當辨也。方編傳經者在直中之前，爲上篇；論編傳經者在直中之後，爲下篇。然明其爲經爲府，爲寒爲熱，亦可不論篇之上下異同矣。若此條則合傳經直中二邪，而總標其證脈也，自應列於上篇之首，方可謂總揭之也。試就少陰之證脈辨少陰之爲病，脈必沉，三陰皆然，又兼微細，迥異乎三陽之爲浮爲大爲弦也。沉者浮之對，微者大之對，細者弦之微者，亦可言對也。此少陰之脈也，見此則三陰俱可識其端倪，程註言之得矣。至於少陰之證，惟其有寒熱二邪不同，故證不能槩言之，姑就其中取兩邪入而見證大同者標之，則但欲寐是也。腎爲作強之官，智巧出焉，邪入而失其智巧之司，昏現昏憹之象，沉沉睡夢，此其徵也。熱邪入而擾其陰，寒邪入而涸其陽，皆能致此也。仲師所以示人不辨寒熱之邪，先辨少陰之證，此至訣也。脈之沉微細，三陰俱有，而兼以但欲寐，少陰之爲病確然矣。所以此條必應首列於少陰之篇也乎。然愚謂沉微細雖三陰俱有，而太陰必多微，少陰必多沉，厥陰必多細。太陰在中，故微多；少陰在下，故沉多；厥陰近肝，故弦可變細而細多。此仲師於少陰不言沉，反言微細者，沉，少陰本脈，不須言，且沉亦非少陰獨有之脈，必兼太陰之微、厥陰之細，而少陰之脈始確也。再者，少陰處二陰之中，亦如陽明處二陽之中，陽明之爲

脈，本大，然兼太陽之浮多，則太陽陽明也；兼少陽之弦多，則少陽陽明也。推之于三陰，少陰之爲脈，何獨不然乎？然則少陰之沉兼微多，非太陰之少陰乎少？陰之沉兼細多，非厥陰之少陰乎？三陽之陽明，就遞傳而言之，有相通之義，仲師故分而爲三；三陰之少陰，亦就遞傳而言之，有相通之義，何不可引伸之哉？况仲師于三陽言之，則三陰亦當不必贅叙矣。或者因三陰各有直中，不及分言耶，亦一說也。或問少陰病脈，仲師未言沉，子何增之？答曰：請觀第二條原文及余註，便知仲師不言沉，正主于沉也，非余之臆說也。

(二) 少陰病，脈細沉數，病爲在裏，不可發汗。

(三) 少陰病，欬而下利，譫語者，被火氣劫故也。小便必難，以強責少陰汗也。

喻少陰之脈，從足入腹，上循喉嚨，縈繞舌根，故多咽痛之證。其支別出肺，故間有咳證。今以火氣强劫其汗，則熱邪挾火力上攻，必爲咳，以肺金惡火故也。下汗必爲利，以火勢逼迫而走空竅故也。內攻必譫語，以火勢燔灼而亂神識故也。小便必難者，見三證皆妨小便。蓋神爲火熱所傷，則膀胱氣化不行；大腸奔迸無度，則水穀併趨一路；心胞燔灼不已，則小腸枯涸不至耳。少陰可強責其汗乎？

腎有熱邪，其表府之膀胱必應，小便所以不利也。咳而下利，肺大腸表裏之義乎。

(四) 少陰病，但厥，無汗，而强發之，必動其血，未知從何道出，或從口鼻，或從目出，是名下厥上竭，爲難治。

按此三條乃申辨少陰病傳經熱邪入裏爲患，不可認爲直中之寒邪，俟治及强責其汗，以致難治也。少陰之爲病，有傳經爲熱邪，有直中爲寒邪，前既言之。然熱邪之傳，原在經也，而腎臟可以並見病，若直中之

名言千古

邪則必分為經為臟矣為臟者尚單用溫而不用散
為經者方既用溫而復用散是臟病原無散法也況
為傳經入裏之熱邪乎又豈可以溫散之法治之乎
故熱邪久而方熾必不可用溫又傳入裏而愈深更
不可用散此在太陽入陽明之裏已忌發汗矣再遞
傳三陰至少陰下之極深之盡為裏中之裏矣其忌
妄發強責其汗也何待言乎惟是少陰一經兼直中
之寒邪在內法有溫經散寒近于取汗之義仲師恐
人悞認以之治傳經之少陰故特標出示之正見附
子麻黃細辛甘草純為寒邪直中少陰經而設也寒
邪直中少陰藏只言溫而不言散也並非為少陰傳
經之熱邪病及于少陰腎臟者言也此乃大關鍵處
歷來無明白剖晰者學者不可不詳為考辨也如少
陰病首條揭脈本微細也今診之脈細如故而見沉
見數蓋細乃厥陰之少陰也而沉為少陰正脈也今
不見太陰之微而反見陽脈之數數者逆之對見為
微為數皆于沉中重取辨之也推此則為細為弦亦
于沉之輕取辨之也所以沉為少陰本脈也診其人

輕取之脈沉上見細重取之沉下見微此少陰直中
之寒邪也或宜溫中或宜散寒再徐察之而直中少
陰之臟病經病咸得矣若診其人輕取之脈沉上仍
見細重取之沉中不見微而見數矣此乃少陰傳經
之熱邪也就沉中重取一診而分少陰寒熱之二邪
此定訣也審乎此則知非直中之表病而為傳經之
裏病也蓋在風寒初感不論何經總為表證當發汗
故三陰即少陰亦可發汗如麻黃附子細辛甘草湯
證是也在傳經愈深不論何經總為裏證皆不當發
汗故三陽即太陽亦不可發汗如抵當湯五苓散等
證是也知乎此方可言表裏不致以三陽定為表三
陰定為裏執固不通之論所惑也且明乎不可發汗
之義則治傳裏之熱邪方有隨機應變之法而亦不
可執一故仲師但言不可發汗並不出方不出方者
方出之于後也但言不可發汗者妄發強責則為禍
不旋踵也請試申之如少陰病咳而下利譫語者此
傳經之熱邪遞及少陰也設妄發其汗雖不以藥而
以火劫取必陰經氣血本少熱邪再入而耗損之

又火劫而強責其汗則陰愈虧短津液內亡小便必
難也胃亡津而小便利者津亡于上而氣化尚行于
下此則腎陰有傷津亡于下而氣化不行矣強責少
陰之汗用火劫似邪祇傷其陽分表分而津亡氣耗
為害已如是
矣可不慎乎
再或其人少陰病而厥近于腎臟直中寒邪矣然腎
臟直中寒邪則陰寒之氣有厥必逆厥者風也逆者
寒也少陰之邪必輸厥陰風水相連陰寒下凝之象
也今但厥不逆是謂之曰熱厥厥仍風也不逆者熱
也亦風水相連熱邪上衝之象也但厥二字既知為
傳經之熱邪矣而又有無汗似寒以混之不知無汗
者其人陰血素虧也熱邪雖在少陰由厥陰上衝而
其人陽盛陰虧則無能化汗得出此少陰之熱邪所
以愈熾也設認悞為直中之厥逆而溫之大悞矣或
強發其汗汗不出而血動此血即不能作汗上分陰
分素虧之血也為溫經散寒猛烈之劑所鼓蕩而走
陰分血熱妄行邪害空竅不擇何道從耳目口鼻而

出此悞認為直中之寒邪而妄發其汗所致也于是
在下腎經之熱者愈熱而厥愈甚在上之血分虧者
遂竭而陰愈亡仲師名之曰下厥上竭上下陰亡則
孤陽無附必有脫離之勢矣故曰難治妄發少陰陰
分之汗其害之大又如此業醫者可不細辨少陰病
之為傳經為直中為寒為熱而混施之哉○厥而不
逆者手足涼也然就無汗言之亦集厥而有汗乃真
寒迫陽外亡之象故為直中之少陰無汗而厥則熱
邪伏于裏而不外越故厥者少陰有邪而無汗者邪
熱內耗也斯可議為傳經之熱邪無疑矣

(五)
少陰病二三日咽痛者可與甘草湯不差者與桔梗湯

甘草湯方

甘草二兩

右一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溫服七合日二服

（六）

桔梗湯方

桔梗一兩　甘草二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溫再服。

少陰病，咽中痛，半夏散及湯主之。

半夏散及湯方

半夏洗　桂枝去皮　甘草炙，以上各等分

已上三味，各別擣篩已，合治之，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若不能散服者，以水一升，煮七沸，內散一兩，方寸匕，更煎三沸，下火，令小冷，少少嚥之。

（又）

少陰病，咽中傷，生瘡，不能語言，聲不出者，苦酒湯主之。

苦酒湯方

半夏洗，破棗核，大十四枚　雞子一枚，去黃，內上苦酒，著雞子殻中

右二味，內半夏，著苦酒中，以雞子殻置刀鐶中，安火上，令三沸，去滓，少少嚥下。不差，更作三劑服之。

按此二條乃申明少陰病傳經之熱邪緣木而上為患于咽，立治法以示人也。少陰病由傳經而得者，為熱邪，前言之悉矣。然熱邪在下，而其熖性必上炎，上炎必緣厥陰而升，先見咽喉之證，亦邪害空竅之義，又為少陰經脉所循之處，所以見病如此。若少陰病具二三日之間，即見咽痛者，此惟宜緩其炎上之熱，使不致咽中受上衝之熱，或壅而結痺，或傷而生瘡也。仲師明其可與甘草湯，不差，加桔梗，甘以緩之，苦以開之，而二物氣最輕清，宜于上治，為對證之藥也。再或少陰病咽痛，覺痛正在咽之中，則熱邪上壅將結痺矣，又非桔梗可開、甘草可緩矣，必用半夏之苦開而兼洩，內有桂枝之辛，升散其熱，甘草之緩，緩其炎焰，亦火鬱發之之義，而迥非發汗可比，即于解肌之用亦取不相屬也。此又證之較重于前，或失治少進者，更有少陰病咽中不惟痛，且痛久而傷，熱灼之而瘡生矣，以致不能語言，熱邪壅悶于胸膈以上之故也。方註謂心熱則舌不掉，然心熱則神識昏懞，發在譫語矣，未必止于舌不掉。此不能語言，祇為膈熱氣塞之故而已。聲不出者，咽病而喉亦病，歸金火制而啞不能振作出音者，此證又重于咽中痛，皆治之進悞也。法用苦酒殺半夏之辛苦，雞子清之甘寒，以開以散，以潤以涼，皆二物之力也。此俱為少陰熱邪在經上衝為咽痛立證治之之法也。

愚謂少陰之邪，惟其緣木而升，所以于其傳也，必傳厥陰，亦升降之理也。太陰降而少陰，少陰升而厥陰。

三陰中之升降也，比之三陽之表裏亦然。蓋氣之行也，無論病氣與正氣，皆以往復屈伸為義也，詳在總論。

（七）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煩，不得卧，黃連阿膠湯主之。

黃連阿膠湯方

黃連四兩　黃芩一兩　芍藥二兩　雞子黃一枚　阿膠三兩

右五味，以水五升，先煮三物，取二升，去滓，內膠烊盡，小冷，內雞子黃，攪令相得，溫服七合，日三服。

方有治法

按此條乃申明少陰經傳經熱邪，其勢上炎，擾亂心臟，立法以爲治也。少陰之熱邪上衝爲咽痛，前條言之。然又有熱邪盛于腎，而炎焰發于心，手足兩藏二火同氣，腎水日耗，心火自煎，熱則俱熱之理也。内經云二火一水，不能勝二火，是也。如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以上，熱勢漸盛之時也。其人心中煩，不得臥，病雖在少陰，而上焦見熱邪矣，非急救其心，爲與陰必不能得寧以貼。仲師主以黃連阿膠湯，連芩以瀉火，阿膠雞子以濟陰，藉于黃芩藥俱結陰助陰之品也。其陰既復，腎水日生，君相二火消烟熄焰，豈非一定之良法哉。此爲降火滋陰之聖劑。攝之，則有熱虛勞，加參术，皆可以療之。程註屢言三陰盡寒邪，至此條竟無可措辭，不覺其窮而遁矣。

（八）少陰病，八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者，以熱在膀胱，必便血也。

（九）少陰病，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

桃花湯方

赤石脂一斤，一半全用，一半篩末　乾姜一兩　粳米一升

右三味，以水七升，煮米令熟，去滓，溫服七合，內赤石脂末方寸匕，日三服。若一服愈，餘勿服。

（十）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少陰病，便膿血者，可刺。

按此三條，乃申解少陰病傳經熱邪，移入下焦，近後而便血。又熱挾中焦濁汚之物，下行而便膿血。醫家以立法也。少陰經傳入之熱邪，逆衝于咽，則痛；上擾于心，則煩；前條言之。然又有不上行而逆移者，其在少陰，或自下熏灼腸胃，致挾濁汚之物，利不止者，其[illegible]陰之熱甚，不可不急治之也。如少陰八九日，[illegible]熱至是一身及手足盡熱，謂爲太陽之發熱，不[illegible]明之大熱矣。不知病在少陰[illegible]熱者，非陽經爲病，仍陰經[illegible]上腎爲陰藏[illegible]焦，與膀胱最爲切近。腎熱必[illegible]于膀胱，自然之[illegible]膀胱爲太陽之府，遂因府熱而散于太陽經之[illegible]以此而知病不在陽經，而在陰經[illegible]陰補最[illegible]可謂陰病得陽爲易愈也。仲師明其必便血，在太陰膀胱不經之熱證，言必便血，不在少陰腎經，移往下膀胱經之熱證，亦言必便血。膀胱一府，與腎表裏，下焦血游，皆相聯屬，與太陽有便血之機，就其切近者必之也。此非急瀉下焦之熱，不足以存少陰之陰也。未成血則豬苓，既成血則抵當，非此無以爲救，同于太陽犯本之義也。如已下血，熱瀉之，須斟酌。

再或有少陰病二三日至四五日，不等，其間有患腹痛而小便不利者，乃熱在下焦，而熏蒸中焦，使氣化[illegible]因熱鬱而不行，大便因熱盛而自利也。久而下利不止，將腸胃間穢濁之物，如膿帶血，盡隨大便而下[illegible]一日不消，利一日不止，此危道也。法用桃花湯方[illegible]以赤石脂之澀固之，少用乾姜粳米，非滋溫中補虛之益也。蓋石脂太澀，乾姜粳米以開以潤，而石脂之澀，方能及于下焦，以爲杜塞之用。不然，在上中二焦已凝滯不去，上凝下脫，何貴乎赤石脂？註家不明，見乾姜便謂治寒，見粳米便謂補虛，此[illegible]之所以無人不讀，而無人不殺命也。學者當法仲[illegible]于藥之性，則此等意見俱不足惑之矣。而者[illegible]湯後，倘有熱盛于下焦，總滋而因之，利止而熱不[illegible]爲患于內，將奈何。仲師又爲之出刺法，隨少陰經[illegible]之在下焦者，刺之以瀉其[illegible]熱，又開[illegible]出邪之[illegible]矣。屢言刺法，皆瀉熱邪之盛也。熱邪不盡，且刺以瀉實，豈生姜爲溫，而粳米爲補乎。學者識之。

少陰病，下痢，咽痛，胸滿，心煩者，豬膚湯主之。

豬膚 一斤

右一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去滓，加白蜜一升，白粉五合，熬香，和相得，溫分六服。

按此條乃申解少陰病，傳經熱邪上下充滿之證，立法以滋陰散熱爲義，示人知所救也。少陰病，咽痛，心煩，便血便膿，前俱言之，然少陰之邪上衝爲咽痛，爲心煩，熱之挾升也；爲便血，爲便膿，陰之挾降也。又有上下充周，熱邪瀰漫者，果何以施之？如少陰病下利，則猶之陰之降也；咽痛胸滿心煩，則猶之熱之升也。無非邪在少陰，既內耗其真，復變亂三焦，使之然也。于是非直趨賊庭，扶正驅邪，不足收功。法用豬膚湯主之，豬，亥水，腎畜也，其膚主太陽，能入腎滋陰兼透表散邪之用也；佐以白蜜，甘寒，而上炎之焰熄；白粉淡滲而下利之路分。一劑而三善備焉。蓋腎臟原無散法，散藥又必用辛溫，今熱邪在內，非散不可，辛溫又不可用，仲師于是另出一法，以甘寒之味，佐原屬腎經之物，帶太陽表性者，入其中以導之，出膚乃肉外皮中之薄脂，浮而外發之性也，亦如石膏以辛凉爲發散之義也。又能識其羣分類聚，從上從下之理，可謂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者矣。

少陰病，四逆，其人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

四逆散

甘草 炙，甘平　枳實 破，水漬，炙，苦寒　柴胡 苦寒

芍藥 酸，微寒

右四味，各十分，搗篩，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

加減法

欬者，加五味子、乾薑各五分；悸者，加桂枝五分；小便不利者，加茯苓五分；腹中痛者，加附子一枚，炮令坼；泄利下重者，先以水五升，煮薤白三升，煮取三升，去滓，以散方寸匕內湯中，煮取一升半，分溫再服。

按此條乃申解少陰病熱邪散見，因末熱極似寒，手足逆冷之證，更明列其或有各證不同，立法以示候證寒逆，衮治之禁也。少陰病熱邪能瀰漫于上下，亦必能流行于四肢，可以爲熱厥似寒，厥以惧人。此少陰病寒極似熱，熱極似寒，大有眞假，當合前後兩篇而詳爲考辨，不可就病言病，失之毫厘，謬遂千里也。如少陰病，四逆，本寒邪也，乃其人或咳，或悸，即熱邪上衝咽痛心煩之變出者也。或小便不利，腹中痛，或泄利下重，即熱邪下行，熱在膀胱，下血下膿之變出者也。然則此逆非寒逆，直可名之曰熱逆也。前言寒則逆，熱則但厥不逆，何以今又言熱逆？不知寒固逆而厥，熱逆亦厥，有陰陽不順接之厥在內，有眞熱似寒之厥亦在內，不容不嚴辨也。于此等證，必合脈與證以爲辨，前條沉數二字，原足以定傳經之熱邪，合觀脈沉微而緊細，又足以定直中之寒邪，再攷其證而口中和二字，亦足以知內爲眞寒，咽中痛三字，亦足以知內爲眞熱，明乎此則前篇少陰之人熱似寒，後篇少陰之大寒似熱，何可洞如觀火矣。此皆疑似之處，生死關頭，溫凉失度，頃刻人亡，豈細故乎？仲師于此用四逆散，名亦四逆也，而湯散之義不同，湯者冬日所飲，有溫之義，散者　有凉之之義，雖亦不必言之若是之鑿然，觀其用藥，皆可以意逆志而得之也。方用甘草以緩其上之急，枳實以破上逆之盛，而咳悸可差矣；柴胡以拔少陰之邪，進于厥陰

而上升苦藥以斂血分之行收其陰分而不走則腹痛泄利下重可已矣四物分理上下一緩一開一升一斂而少陰之熱邪可以潛伏矣論証謂用柴胡亦如少陽和解之義可謂有深心焉少陽之用柴胡使陽明之邪以少陽爲出路也少陰之用柴胡使少陰之邪以厥陰爲出路也肝膽同爲木屬陰陽邪正之升降樞由于此故三陽以少陽爲樞而三陰以厥陰爲盡其理則一此別無門戶矣此仲師神明于陰陽升降之旨者知謂之和解則似是而非也程註更不明晰柴胡之說豈不與仲師大相悖謬乎試觀四物中何一爲治寒邪之藥而徒聽妄言耶或謂加減法中用乾姜桂枝附子薤白皆治寒邪之品不知乾姜用于四物中開上焦之痺此治咳正火鬱則發之之理也非溫之也桂枝用于四物中升陽正以散熱治悸而非溫也附子用于四物中開中焦之結熱結于中用寒必阻之不納故用附子引陰藥入陽邪而濟之所謂寒因熱用亦非溫之也薤炮之令坼已去其猛烈之性而後用之可知用其辛而不用其溫矣薤白用

于四物中散下焦之痛亦藉辛臭之味發其畜伏之熱亦火鬱發之之治也均非溫也况正方之外加減不越正方主治一如小柴胡湯之加減爲主少陽也即乎此推見用寒治熱必寒因熱用而不可謂之寒見用熱治寒熱因寒用而不可謂之熱者始不愧耳登庸妄者所知乎凡厥逆中自有寒濕雜合所謂陰陽不順接也至于諸痛亦必雜合交結方痛故藥品亦多雜合然後爲寒爲熱之品可開結止痛也泄利至于下重節滯下之意在金匱要畧滯下小柴胡湯主用亦雜合寒熱之治故四逆散一方近小柴胡喻氏稍明程氏烏足知之

⑬ 少陰病下利六七日咳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豬苓湯主之

(註) 此條乃申解少陰病傳經熱邪有挾水飲爲患者爲辨其證立法以示悞認爲寒邪之禁也少陰之

熱邪充周于上下流布于四肢前言之然水飲一證亦有入熱邪而相溷者不止後篇直中之寒邪兼水飲爲患也如少陰病下利六七日咳而嘔此純類于少陰直中寒邪之證也然審之而其人口渴心煩至不得眠則非直中之寒邪而爲傳經之熱邪矣蓋陽煩而陰燥至不得眠煩而不燥則爲陽邪甚確也知此則其致渴之由與夫下利之故同熱邪爲之而水飲挾溷其氣化陰陽不分上下不通下利口渴之所以滋甚也仲師主之以豬苓湯不用五苓散除水飲者五苓散治太陽陽經之水飲豬苓湯治少陰陰經之水飲水飲何分陰陽二經病從是則水飲亦相溷于是所以分陰陽者職此故也五物無一非走陰經之藥淡滲陰經水飲推之三陰之水飲皆可用但加減引經之味可耳此所以不用五苓散而主以豬苓湯也或問原文並無水飲之證何以知其有水飲兼溷答曰觀其人咳而不咽痛渴而口不乾燥即知邪雖爲傳經而入之熱惟其有水飲相溷故熱勢不能甚肆其猛烈雖上衝爲咳嘔而不致咽痛膈阻正津

數三家之說

勿切模矣

爲口渴而不致乾燥兼以心煩不得寐于少陰但欲寐陰證中見陽證非傳經之熱兼水飲之濕何物乎其所以不發黃者則少陰病原有下利濕不能留熱不能畜故也如此觀之熱邪兼水飲昭然矣學者于此等最怕草率看仲師原文能于其中細細玩味義理自出特不可爲學而不思者道耳五苓兼表治法豬苓當裏治法欲邪透表則五苓上消也所謂開鬼門欲邪下滲則豬苓下消也所謂潔靜府在陽明上篇五苓豬苓有分用之條當叅觀之則二法自明此條所以用豬苓者邪在裏使下滲也

⑭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⑮ 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註) 熱邪傳入少陰逼迫津水注爲自利質清而無滓穢相雜色青而無黃赤相間可見陽邪暴虐之極反與

陰邪無與，但陽邪傳自上焦，其人心下必痛，口必乾
燥，設係陰邪，必心下滿而不痛，口中和而不燥，必無
此枯槁之象，故宜
急下以救其陰也。

(六六)少陰病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按)此三條，乃申解少陰病熱邪坐耗腎經真陰，急救之
法，同于救陽明真陰之治，立法以示延悞之禁也。少
陰病傳經而入之熱邪，若伏已久，潛伏已深，腎水素
稿尚可支應，腎水素枯，久即難堪，非急如救焚，不可
為矣。在陽明熱邪之耗胃津，津胃之真陰也，急為攻
下救其津以救胃；在少陰熱邪之耗腎水，水腎之真
陰也，亦急為攻下，救其水以救腎，無二法也。明乎此，
則喻氏嘗言傷寒當救陰，正于此等處用之也。推之
而喻氏溫病論中，真陰上下交不交之義，無非為陽
明少陰二物言之而已。蓋少陰腎病原同于冬不藏
精，春必病溫之理，故無二法以為治也。如少陰病得
之二三日，即口燥咽乾，津液短可知，津液不足，腎水

之不足更可知，非急救其腎陰不可也。救腎陰而不
瀉在裡熱邪，不可為救也，急用大承氣湯滌除邪熱，
以救腎陰
者一也。
再或少陰病自利，少陰之本病也，然其人自利者皆
清水，無他物，色又純青，此何以故？蓋少陰之熱邪移
于厥陰，母子同病，肝之色見于下利之中也。熱邪勢
必上衝，陰性又喜下降，于是不能上下，結而為心下
之痛，口乾舌燥，大見陰虛邪熾之象，亦非急救腎陰
以救肝，則二陰俱見焚矣。急下之以大承氣湯救腎
即所以救肝
者又一也。
再或少陰病六七日之久，熱邪彌漫，熏灼中焦，不惟
少陰水枯，而且陽明津亡，至于腹脹而脾陰已散，不
大便而腸胃皆乾，此是如何危急之候，陰之不絕一
綫耳。急下其熱邪以救其腎陰，救腎陰即所以救胃與
脾者又一也。夫凡大承氣湯之用，非至堅用之以破，
即至深用之以除，而滌熱邪保真陰，其為用一也。學

仲師望于腎
者有少陰有
兩邪寒一偏
言之以啟惑
乎然言約意
該學人抬所

者推此意，而大小承氣
諸方之神明在乎矣。

(七)少陰負趺陽者為順也。

(按)少陰水也，趺陽土也。諸病惡土尅水，而傷寒少陰見
證，惟恐土不能制水，其水反得以泛濫，水一泛濫，則
嘔吐下利，無所不至，究令中州土敗，而真陽外越，神
丹莫救矣。故予其權于土，則平成可幾，予其權于水，
則昏墊立至，此脈法中
消悉病情之奧旨也。

(按)此條乃申解少陰病兼論少陰趺陽，以辨順逆之故，
示人知所用法也。少陰病為傳經之熱邪，為直中之
寒邪，兩篇言之詳矣，然尤有統舉之以辨其順逆一
法，則診足少陰腎經在跗上動脈，與足陽明經趺陽
較其勝負者是也。少陰脈診于跗上，水也，陽明經趺
陽亦診于足跗上，土也。此固人人知之者也，然少陰
何以言必負于趺陽乎？則趺陽盛大，而少陰弱小之
謂也。其人為直中少陰之寒邪也，則是少陰之陽乎

日必不足，其弱小者宜見也。若趺陽之脈盛大，則胃
陽本于先天雖虧，而胃陽生于後天尚旺，縱有陰邪
在下，中焦陽盛，必不致直衝上犯，逼陽出亡，可以一
溫而愈也。故其證為順，而易治也。喻註明乎此義，而
推言之于少陰病傳經之熱邪，謂熱邪在少陰，則不
宜少陰負趺陽，不知仲師少陰負趺陽五字，原不單
為直中之寒邪在少陰言之也，乃合傳經之熱邪在
少陰而言之也。何也？傳經之熱邪在少陰，亦以少陰
負趺陽為順也。請申明之。夫傳經之邪，以脈言之，則
細沉見數之診也。見數即知其熱矣，若使少陰熱勢
盛大于趺陽，則腎家之邪熱寧可撲滅乎？故必熱勢
衰微，而後少陰脈弱小，不至勝于趺陽，方為與陰尚
有邪熱可滌，此所以少陰亦以負趺陽為順而易治
也。然則仲師此五字，當合傳經之熱直中之寒，統立
一則，以辨順逆之法也。後賢或不能識，或但見一邊，
有負明訓矣。愚創論之，不知有合于古賢否。○直中
之邪在少陰，必負趺陽，底胃陽不衰，而可以成鎮邪
之用，諸賢所明也。傳經之邪，亦在少陰，亦必負趺陽，

而後少陰之脉不甚數不甚有力庶邪不甚盛而胃中之津液足脉滑大有力足以灌溉上下臟腑此諸賢所未明也或問曰按喻氏水土之喻最明切但盡椎動喻篇所論動脉足少陰挾衝脉下行至跗上與足陽明胃經衝陽即跗陽穴皆在跗是足少陰所行與足陽明所行近在一處將何別其勝負不得不另于尺候足少陰矣或竟于跗上而候乎答曰浮沉候之同一處以候胃與腎也浮取爲胃沉取爲腎盡趺陽陽脉原不宜沉以浮取即得爲胃之趺陽勝以沉取方得爲負矣。

少陰中風陽微陰浮者爲欲愈。

少陰病欲解時從子至寅上。

(按)此二條乃申辨少陰病欲愈之證脉及解時示人知所以辨驗無悞也少陰病不外直中傳經寒熱二邪然于其入也分寒熱必清于其出也則不必分寒熱竟言出而得愈而已然其證脉亦必明辨之而後

陰時不致淆惑妄生事端也如其人本少陰病也何忽類于太陽之中風少陰有直中之寒必無直中之風如有直中之風也則自爲風中腎臟之證與傷寒中所言之傳經熱邪固不相涉即與傷寒中所言之直中寒邪亦不相涉也今言少陰中風乃少陰證忽變爲似乎太陽之中風也何以見之以其熱自發而汗自出是之也少陰病之反發熱反汗出乃內真寒外假熱直中寒邪內所有之證也此條仲師原文未言發熱汗出而余言之非杜撰耶不知此乃原文中所有也何以言之以脉見陽微陰浮而知其人必發熱汗出也在少陰直中寒邪之脉見沉緊是陽緊而陰沉也在少陰傳經熱邪之脉見沉數是陽沉而陰數也今陽見微是不緊也原爲直中之寒邪將散故變緊爲微且不沉也原爲傳經之熱邪將散故變沉爲微也再陰見浮是不沉也原爲直中之寒邪將散故變沉爲浮且不數也原爲傳經之熱邪將散故變數爲浮也此足見少陰病無論寒邪熱邪見此陽微陰浮俱爲欲愈之幾矣又何以知其發熱汗出也于太陽原文知之太陽中風原文云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少陰見陽微即太陽之浮脉也再陰脉浮而不沉非弱之義乎于此知其陰病轉陽裡邪達表必發熱汗出見欲愈之神理也發熱則陰寒已散見脉不見沉緊則非內陰逼陽于外之反發熱也汗出則裡病已除脉又不見沉細則非陰盛逼陽出亡之汗自出也此皆辨晰于毫厘而虛實寒熱進退真假之理躍如也非善學者又焉足言仲師原文而窮究其奧旨也耶又再言其愈時子丑寅爲陽生漸長之候病在少陰天一之陽自生方能自下驅邪漸上自裡驅邪歸表無論爲寒爲熱均是此理亦一定而不必分言之也故此二條乃合少陰病寒熱二邪而統言之者也學者詳焉。陽脉陰脉俱就少陰言陽脉者數也數減亦微之意正是少陰邪就負敗之候也故前條謂之少陰負趺陽順也至喻氏仍分中風傷寒到少陰亦可不必互推而自成一證矣。少陰原重真陽所以救陰正所以維陽若陰盡而陽何所附乎即五臟六府何處不重真陽但不可謂除源熱邪

所熏灼爲縱陰敗陽也不然則少陰負趺陽之說豈仲師欲人真陽常負乎。風亦不能直中腎藏直中厥陰則有之內風孕外風也而厥陰中風必及少陰風水各行而不相離在[illegible]其言之詳矣

少陰經後篇總論

少陰經傳經之熱邪既明然後可叙少陰經直中之寒邪少陰病始得之即初感也不由傳經而至故云始得之太陽寒邪發熱遲遲其脉浮緊今脉沉而反發熱知非太陽陽經之中寒乃少陰陰經之中寒也三陰俱有直中三陽皆有合病不由太陽皆有始得之之病特病名少則耳在陽明少陽之感必連太陽故謂之合病而三陰則自感其邪故謂之直中業醫者必應明此然後經與藏府表裡之義雖然而寒熱之故可得矣在太陰直中之邪必濕因在厥陰直中之邪必風因在少陰直中之邪必寒因惟脾濕故寒濕直中之惟肝虛故風邪直中之惟腎冷故寒邪直中之非有內因不召外邪所謂內濕召外濕內風召外風內寒召外寒耳不明者以傳經爲非熱邪則于始得之三字知之沸微故言之多牽混矣此少陰直中之邪以脉沉而不數證但欲寐驗之是以有麻黃附子細辛湯溫經散寒之治法病雖亦屬少陰之經而未歸少陰之藏故在經皆可發汗發汗之法亦不離溫經此所以少陰陰病異于三陽陽病之治也仲師言二三日無裡證可以微發汗少陰已爲裡何又云無裡證則經臟在少陰又分表裡矣在經可溫經散寒在藏惟有溫之而已寧有在臟而可散邪故少陰得之一二日口中和背惡寒即知其腎臟本寒火灸之法與附子湯並進乃溫臟寒而無取于麻黃細辛之辛散矣欲辨寒熱于少陰大約有要法欲吐不吐心煩自利而渴但欲寐雖似爲在經之熱邪而引水自救小便色白者少陰證悉具足下焦虛寒不能制水原爲在臟之眞寒祇見在經之假熱與傳經之熱邪迥不同也是小便赤白乃辨諸證寒熱之要法在少陰其更切乎至于少陰病脉緊至七八日自下利脉暴微是沉緊已去矣手足反溫雖煩而下利必自愈也以其臟陽已回故手足溫而脉雖暴微有經邪不足以累本藏也可知藏氣有餘則經不足以累之若藏氣本微則汗下俱非宜矣氣微則脉微發汗則亡陽陽虛尺脉弱而濇更不可言下勿汗勿下則溫之在所急矣是可知少陰之病以腎陽爲根本陽

存即下利必自止雖惡寒踡臥而手足必溫陽存斯可以扶陽爲治也更有煩而時欲去衣被者陽存更可知可治更可必也若腎陽已虧內外陰寒固亡陰陽之脉俱緊反汗出者陽已離舍其外必見咽痛之假熱證兼以吐利並行陽之存者有幾耶急溫其藏且恐不及矣再或先下利脉證嘔而汗出必仍前數更衣今大便反漸少者此寒邪盛于下而陽氣上越之故急溫之必用灸法者使陽自首下及周身庶不至上越也故少陰病不必定亡陽之危但見脉沉即宜急溫四逆之法豈可緩哉其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脉沉者寒邪中經而並及藏也附子湯溫藏使經邪自散之治也下利痛用白通湯升陽下利自止矣吐利手足厥冷煩燥欲死者腎陽虧而胃陽亦微吳茱萸湯溫胃升陽之法也再或寒邪在少陰而又動素有之水飲二三日至四五日見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或欬或小便反利或下利不止或嘔參錯之證是寒濕二邪溷于腹裡爲患眞武湯回陽制水又兼治水邪之法也再或寒邪在少陰而並結寒痰實邪于胸中遂有飲食入口即吐心中溫溫欲吐而不能吐一證此于溫法之中另出一吐法先吐其宿食實邪而後可溫也若止有痰飲而無宿食爲虛邪非同宿食之實邪故乾嘔而不吐此宜急溫之四逆湯便可散其虛寒痰飲既無實邪可吐何用傷其正氣乎再或寒邪在少陰內眞寒外假熱見下利清穀裡寒外熱手足厥逆身反不惡寒面赤色或腹痛乾嘔咽痛種種寒熱相混之證但診之脉微欲絕則必非熱邪在經而爲寒邪在藏可知通脉四逆湯以通不出之脉即以回欲絕之陽也故凡少陰利不止厥逆無脉之證陽絕在頃刻之陰寒格溫藥不能下雖欲溫而不能溫白通加豬膽汁湯所謂熱因寒用也服湯脉暴出者陽已離陰不可救也脉微續者陽尚有一綫之氣可以徐爲救援而望生矣總之少陰病其人生死俱脫腎中眞陽吐利手足不逆冷發熱者不死可知脉不至者陽將欲絕矣灸少陰七壯所以回其陽也試爲歷叙少陰陽絕之證惡寒身踡而利手足厥冷者不治之證也少陰病吐利躁

煩四逆者死證也少陰病下利止而頭眩時時自冒者死證也少陰六七日息高者死證也少陰病四逆惡寒而身踡脈不至不煩而燥者死證也少陰病脈微沉細但欲臥汗出不煩自欲吐至五六日自利復煩燥不得寐臥者死證也凡此皆腎陽素虛外邪得而中之其邪內外交互以致吐利兼行汗復外出所存之陽散盡成一純陰之軀殼矣豈能回陽于無所有之鄉乎是少陰爲經爲臟受寒俱可于此篇明之治法庶無悞耳若混幷傳經之邪爲寒既悞以熱爲寒必將以寒爲熱不致于自悞悞人幾希矣

傷寒論本義卷之十五

少陰後篇

(一)
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

麻黃附子細辛湯方

麻黃二兩去節　細辛二兩　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右三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二)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汗以二三日無裏證故微發汗也

麻黃附子甘草湯方

麻黃二兩　甘草二兩炙　附子一枚炮去皮

右三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一兩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按此二條乃申明少陰病病邪直傷本經之證又當辨其發熱有無立法以示人也傷寒之爲病必自三陽遞傳三陰固矣然有外感之邪直傷陰經者則又與遞傳之邪不同病斯治之不同法不容不急辨也在太陰言傳人之邪尚有脾臟本寒本濕之條不與傳入熱邪同其治法推之少陰本經本臟素日命門火不足而有寒及火不足而寒得中其臟其經者種種不一皆當逐爲究明之而後不爲變熱傳經之邪所混也故在經則溫經散寒在臟則溫臟回陽不知此義動云溫臟表邪在經溫臟無益亦如太陽在表而

然邪必自上
受之故無下
受風邪之必
暴病

俱補也。故溫經散寒。與溫臟補中。斷非一法也。如少陰病何以得名乎。始得之。反發熱。似爲太陽之病。發于陽而發熱。易直矣。然少陰病其證又全類太陽之傷寒。傷寒必發熱遲。今始得之即發熱者。見此即當細爲診其脈。以論其證。所謂如太陽傷寒營者無汗之證是也。其脈若爲太陽。則應浮緊。今診之即沉緊者。知寒邪不傷太陽之經。而傷少陰之經也。太陽爲表。爲膀胱。少陰爲裏。爲腎。一臟一腑。實爲表裏。此寒邪必自下而乘之。所以能傷腎之經。自不同太陽之風寒自上乘之。而傷膀胱之經也。傷膀胱之經者。爲太陽病。風寒原有之。故發熱有遲有早。傷腎之經者。爲少陰病。風爲陽邪。外附三陽。不能感。其陰邪爲陰在下。故獨能及也。發熱反速者。寒邪在內。反逼陽氣于外也。必其人腎臟素虛。命門真火不足。充周于經隧之間。寒方易入。而遇陽使出。所謂以內寒召外寒耳。于此執太陽散邪之說以爲治。大惧矣。將使正陽徒亡于外。而陰寒愈盛于內矣。法當于散寒之中。行溫經之法。麻黃以散寒。附子以溫經。細辛引之入

陰分。不惟使陰寒之邪去。且令作熱之陽回。更寒邪去而正陽不走。豈非少陰病正對之劑乎。此仲師所以必主之無疑焉。此就寒邪之直傷少陰經言治法也。雖與腎臟相通。而實非臟病。故或散或溫。兼行于一法之內。若腎裏臟寒之證。又豈麻黃可用乎。學者審之。。知是溫經不是溫臟。便明此方。如謂少陰無表。全然夢心。何有慧眼

再或少陰病也。得之二三日。而不見發熱。似太陽之病在于陰而發熱遲滯矣。而其人竟不發熱。至二三日之久。則亦非太陽之病發于陰。蓋亦爲少陰寒邪直傷本經之病也。寒邪傷太陽經。應發汗。寒邪傷少陰經。獨不宜發汗乎。總之。在經。即表證也。表證皆可汗也。特各經有各經發汗之義。不容混施。凡在三陽桂枝麻黃葛根柴胡。已不同矣。見三陰乎。知此則經與臟腑自有表裏。而又與陽表陰裏之道。不可混言也。仲師于少陰病發熱者。用前法。于少陰病竟不發熱者。用麻黃附子溫經散寒。與前同而不用細辛者

陰寒。未曾逼陽于外。無事于回陽返陽也。但用甘草甘緩。以緩其寒緊之氣于經。而病愈矣。用藥之法。一絲不亂。後賢皆不能發明其意。何怪乎千載晦窒耶。仲師猶恐人不識表裏之理。故又自明之曰。以二三日無裏證。故微發汗也。此裏字指腎臟而言。以其人病在少陰之經。而病不在少陰之臟。經爲表。表宜發汗。臟爲裏。裏方不宜發汗。其理始彰明較著矣。知乎此。則六經皆有可發汗之道。而不爲惧汗矣。學者顧可執一而論法哉。

上條始得之。即發熱。似病發于陽。爲太陽之傷風矣。而病在陰分者。必無汗。復診之得緊。知不似傷風。而似太陽傷寒也。再見沉緊。更非太陽傷寒。而爲少陰之傷寒也。以其傷寒之邪。不應發熱。易直。故曰反也。邪未入臟。祇在少陰之標。便不用細辛。引之入本。此義亦須注明。凡在標之邪。不必用本臟之品。反引入者皆可觀此不用細辛之故。而有得矣。

下條二三日不發熱。似病發于陰。爲太陽之傷寒矣。而二三日以後。果爲太陽之傷寒。亦必發熱。乃終不發熱。知非太陽之傷寒。爲少陰之傷寒也。此仲師辨少陰經邪之大法也。

少陰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惡寒者。當灸之。附子湯主之。

少陰病三字中。該脈沉細而微之診。見但欲寐之證。却不發熱。而單背惡寒。此少陰裡證之確據也。全篇亦視此句爲標的

附子湯方

附子 二枚去皮破八片　茯苓 三兩　人參 四兩

白朮 四兩　芍藥 三兩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四

少陰病，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屬少陰也，虛故引水自救，若小便色白者，少陰病形悉具。小便白者，以下焦虛有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也。

(按)此二條，乃申解少陰腎臟有寒之證，固與傳經而人之邪有殊，且與少陰在經之邪有分，不可不詳辨其證，而立法以知禁也。少陰之經邪爲寒邪，而表證宜溫經散寒，爲治法矣。若少陰本臟中有寒邪，此仲師所謂裏證也，法當如何下手，是不容不急就證而諦審之。如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不發熱，似乎少陰經病，而少陰然口中和，而單于背際惡寒，則非少陰經病，而少陰臟病也。少陰經病宜治表，少陰臟證宜治裏，口中和，無熱可知，既非傳經之邪矣，單背惡寒，非經可知，又非在經之病矣，裏病治裏，臟病治臟，溫臟回陽，有另法也。仲師既言灸之，復主之以附子湯，無非壯陽以治臟寒，立法全從陽分裏分治之，絕無及于經表。

其意與經病迥判，兩途也。仲師猶恐口中和、背惡寒二證，不足以盡少陰證，于是更爲聲明之。或其人少陰病，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則陰寒凝聚于下，而孤陽浮游于上，可驗矣。五六日之久，脾陽亦失令，而自利，胃津以利耗而作渴，且陰盛于下者，陽必逼處于上。仲師明爲虛，知下虛而上實，實邪實也，引水自救，以理論之，雖渴未必能多飲，水或多飲多，尿尿色淡白，則必陰腎臟爲真寒，而非假熱足以相淆惑也，明矣。以此知小陰病形悉具，全在小便色白，蓋赤白之色，寒熱之分，確然也。白爲下焦虛寒，寒水不能收制，將爲飲一溺二，有傾洩無禁之象，法容不灸與溫兼行，以上條所言附子湯主之耶。仲師爲少陰腎臟裏證言之，如此合之前二條所言，一經一臟，表裏井井，諸家俱未細心體認，鹵莽爲說，亦可嘆矣。再者少陰腎臟爲病，內素虛寒者，十之六七，外寒乘人者，十之三四，無內寒，則不能召外寒，君子平日寧可不以命門之火爲寶，而用嗇道乎。

若執一日傳一經之說，則此條七八日欲解，直不知何義矣。

在太陽別條，白虎湯證，背微惡寒者，加人參于熱證中，識微虛，虛者補之而已。在少陰本條，附子湯證，背惡寒者，更灸之，于虛證中識真寒，寒者溫之而已。蓋背者太陽之位，處至陰之高分，裏證虛寒，必首于此辨之，爲的。易于艮卦，卦辭云，艮其背，可見背爲一陽止二陰于下，似人背陰分之上有陽，陽虛則惡寒也。

五

少陰病，脈緊，至七八日，自下利，脈暴微，手足反溫，脈緊反去者，爲欲解也，雖煩下利，必自愈。

(按)此條乃申解少陰病，經邪有自解之故，明其脈證示人也。少陰病臟邪爲裏證，宜溫，經邪爲表證，宜解散，上條分言之矣。然經邪之感也，有淺深，而人之氣稟有強弱，若其人正弱而邪盛，則非醫藥不爲功，若其人正旺而邪淺，則經盡可以自解，六經皆然耳。如少陰病，本脈緊，至七八日，自下利，脈暴微，手足反溫，脈緊反去者，知非少陰臟病虛寒之下利也，乃在經寒邪欲散也，所以緊者失其緊，忽變而爲微，微者緩也，

平也，主緊字之對，非虛微之微也。且臟病下利，必手足冷，若利止，方手足溫，今下利而手足溫，知其邪不在臟，而在經矣。仲師明其爲欲解，則不必張皇多事，遽行治臟之法，以貽悞也，故其人雖煩而不燥，正不見陰盛而見陽回之象，即下利未自止，而經邪漸可消散矣。決之曰必自愈，其示人治少陰經邪不同臟邪如此。程註謂是腎臟寒邪，若邪在藏，焉有不溫而可僥倖之理。此爲經邪而言也，經邪有過經自解之理，故緊去而微，微者緩之別名，豈微細之云乎。但人氣稟不同，或臟病也，已出在經，則亦作經論矣。

六

少陰病，脈微，不可發汗，亡陽故也。陽已虛，尺脈弱澀者，復不可下之。

(按)此條乃申明少陰病應禁之于脈，而知其經病臟病，爲直中寒邪，爲傳經熱邪，而分應汗不應汗，應下不應下，示人知所禁也。少陰之爲病，直感乎外邪者，有經受之，臟受之不同，其流及于太陰者，又有傳經爲

熱直感爲寒不同皆不容不辨而混施其治也如少陰病其人脈不緊而微此爲經邪欲愈之診乎再審其證如手足溫則必自愈而無事發汗多事也不然則臟邪初感即見陽微之象矣再審其證如手足冷則必係臟寒更無事于發汗傷正也此而發汗無論其邪在經在臟陽必隨汗而亡出少陰陽亡必難治矣此應審其經邪臟邪而禁俟汗之義也再或其人陽本已虛診之尺脈弱澀或爲傳經之熱邪乎是必陰大承氣湯證也然見陽虛弱澀之尺脈不可下也明矣況爲直感腎臟之寒邪耶方用附子四逆等湯溫之不暇顧可下之乎此又就傳經之熱邪直感之寒邪諦審之而不可俟施下法也余前言六經皆發汗今仲師言不可汗者何也蓋少陰病陰陽俱緊審其爲在經之寒邪則附子麻黃甘草湯原爲發少陰之汗而設如不緊而微在經邪欲愈尚不可汗況臟邪乎至于別條陰陽俱緊而及汗出者則自是陰邪逼出之汗與發汗無與是又爲少陰臟病臟病不可發汗前余已言之詳矣。六經原俱可汗五臟原俱

不可汗何疑焉然六經見陽微之脈俱不可發汗不止少陰見微脈方不可發汗也又何疑焉

（七）少陰病下利若利自止惡寒而踡臥手足溫者可治。

（八）少陰病惡寒而踡時自煩欲去衣被者可治。二證在經宜發汗

按 此二條乃申解少陰病下利不下利不同但見陽存之證即明可治之理示人知其治法也少陰爲病分經臟寒熱禁俟汗下前條言之矣然少陰審其果非傳經之熱邪則爲寒邪無疑矣寒邪雖有在經在臟之不同治之之法必以存陽爲第一義臟邪溫之固存陽也即經邪汗之亦存陽也舍此無他計也然又必其人真陽自存補救之力斯易致如少陰病必下利利忽自止則陽盛于中焦不致陷陰沉陷于無所底矣其人惡寒踡臥雖純爲陰寒之象而手足能溫則真陽自在可仰也了此審其爲臟邪溫之固易也即審其爲經邪汗之亦易也故仲師示人曰可治臟也再或少陰病其人並不下利則陽更旺于中焦較

前條下利自止者又勝雖惡寒足踡亦見少陰之害象然陽時煩而陰不躁且欲去衣被內有陽存不須言矣不但當辨其經邪臟邪爲溫爲汗本易爲力且當識其煩而欲去衣被之故爲陽存之有餘而扶陽抑陰亦不可過爲猛烈矣此又陰病見陽證易治之一也

（九）病人脈陰陽俱緊反汗出者亡陽也此屬少陰法當咽痛而復吐利

（十）少陰病下利脈微澀嘔而汗出必數更衣反少者當溫其上灸之。

按 此二條乃申解少陰病本臟陰寒孤陽上越下陷爲證不同于溫法之中當知所變通也少陰病經邪臟邪正陽能存治之爲易前條言之所以人生之陽必當使之常有餘而無不足斯有病不易感感亦易爲

治如其人正陽素虛則易致外邪侵凌且一受之而力不能與爭非則非飛越于上即沉陷于下耳如少陰病其人脈陰陽俱緊此感受寒邪也反汗出者則寒邪在內而逼正陽于外也陰經病不應發熱反發熱甚寒則不應有汗而反汗出汗爲陰液而使之出者陽氣且陰液亦陽氣所化太陽篇余註中已明之見此則知寒邪在少陰本臟而非經病明矣以法審之其證必咽痛而復吐利利者少陰本證吐而咽痛則孤陽飛越欲自上脫也可不急回其陽鎮其腎經陰寒以救欲亡之陽乎真武四逆附子等湯斟酌用之可也蓋亡陽之亡即出亡之亡如國君失守越在隣封亡人之謂也註家何謂亡通于無也無陽者陽在內而如無周赧漢獻是也亡者陽出亡而不守也唐之幸蜀宋之南渡是也何可相通也醫家慎不可見咽痛汗出誤爲陽盛而一投即不救矣再或少陰病下利診之脈微澀註家謂澀爲血少此非理也蓋此證即前條所謂尺中之澀脈虛之象也脈微陽虧寒盛之象也脈微而澀即虛寒二字之確據也亦以

陽而汗出孤陽亦有上浮外越者皆陰寒之邪逼之也但其人下利而數更衣反皆滯而所下甚少此非陰弱也正是陰盛逼陽上走者少陰凝攝陽下陷者多孤陽急欲隨下利而盡雖不上脫必下脫也容不迅施挽救之力以取虛凋之日乎此陽又如宋之苗劉漢之李莊內亂割據非勤王義師疾趨速救則宋社丘墟矣故急用溫法無容諉滯也但仲師不出方而言灸者何也此理原文已自明言曰當溫其上因陽之下陷者深故灸其頂上之百會使陽氣自頂及運達于周身頭為六陽之首陽會于此而陰邪自消所謂紅日當空群陰盡歛之義也且陰凡見溫火不足而水亦非有餘純用陽性猛烈之劑下入陰分救陽又恐傷陰此仲師用灸之餘意也設灸之而陽升不致下脫則溫法必應別出其治矣豈可謂一灸而無餘事也乎

(十一) 少陰病脈沉者急溫之宜四逆湯。

(十二) 少陰病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沉者附子湯主之。

(十三) 少陰病下利白通湯主之。

白通湯方

葱白四莖 乾姜一兩 附子一枚生去皮破八片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溫再服。

(十四) 少陰病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方見陽明

按此四條皆申辨少陰腎臟之寒邪分就其脈證審其端倪以立法也少陰臟病寒邪逼陽上越下陷分出救法前言之矣然其脈證所著有見一端而即應治其全病者方不致陰寒瀰漫成亡陽滅陽等病至不可挽回也如少陰病具而脈獨見沉則緊與微俱不得矣緊雖屬寒然寒尚浮微雖屬虛然寒必輕今獨言沉則寒邪堅實沉固沍凝臟中將滅陽于內也是見脈之一端即宜急溫之以救陽不容泄視也法宜四逆湯再或其人少陰病脈沉兼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似為太陽之傷寒但脈無浮緊不發熱而手足寒則此身體骨節之痛非太陽之經且非少陰之一經竟屬少陰之臟骨屬腎腎寒故骨但痛也亦即此一端而必當急救其臟中之陽不為陰凌方為合法以附子湯主之更有其人少陰病下利者少陰之為病必有下利然下利不止了少陰病中危候也故遇下利之一端即應審其證脈果為下陷之下利乎升陽溫中之治必不宜緩也白通湯主之倘治之不早至于利而且吐手足厥冷寒邪之侵或逼陽之擾亂已見端矣甚則陽為陰侮而煩生陰欲凌陽而躁作內實真寒外現假熱此陰躁之死證欲成矣非急于助火之源何以消嚴寒之勢乎此火源在命門者居下焦急治之有益緩仍無益也又有火源在中焦胃是也吳茱萸以升厥陰之火餘以補中扶陽者濟之以腎為三陰之樞使陽由下升且火因木生陽寧則陰靜庶不致煩躁遂真至于死耳以吳茱萸湯主之。四逆湯與脈之沉也附子湯用芍藥引陽入陰术苓兼治脾土以勝腎邪白通湯升陽止利吳茱萸湯兼溫厥陰各溫法之不同也。

(十五) 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為有水氣其人或欬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嘔者真武湯主之。

真武湯方

茯苓三兩 芍藥三兩 生姜三兩切 白术二兩

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右三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五味子味酸斂肺下行則小便利而寒飲下泄矣

後加減法

若欬者，加五味子半升，細辛、乾姜各一兩。（水寒相搏則欬，細辛乾姜之辛，散水寒也。既散矣，肺主欬，而欲收，五味子者，酸以收之也。）若小便利者，去茯苓。（茯苓淡滲而利竅，小便既利，不須滲也。）若下利者，去芍藥，加乾姜二兩。（芍藥收陰而停液，非下利者所宜，故去之；乾姜散寒而燠土，土燠則水有制，故加之。）若嘔者，去附子，加生姜足成半斤。（嘔，氣逆也，去附子以其固氣也，加生姜，以其散氣也。附子性走，恐其助邪上衝，故改用生姜，且附子溫下，生姜溫上，止嘔也。）

按此條乃申解少陰病有水氣爲兼證，當于溫裡之中寓鎮眞之義以立法也。少陰病有見其端倪，即宜急爲申救，前言之然。又有兼水氣爲病，則不獨寒邪也，亦濕寓焉，不可不審其所兼而爲救也。如少陰病二

一日不已，此亦就藏邪爲言也。至四五日之久，腹中作痛，此痛必隱隱常痛，乃寒濕凝滯之象，必非時痛時止之熱痛也。且寒濕作痛，必兼滿，按之必可，而非熱痛不欲近人也。既辨乎此，又驗之于小便，小便不利，濕盛而氣壅也。單爲寒，則小便色白且利；兼乎濕，則雖色白而不利。此寒濕之可據者也。且單爲寒，則身體骨節痛而未必沉重；兼濕則沉重爲多，而疼痛爲少。故先言沉重，後言疼痛，就緩急言之也。或有自下利者，亦濕邪之下注也。惟小便不利，則大便濕行。種種審諦，知其人有水氣兼寒邪得中少陰，亦如太陽有水氣而更感風寒，以水氣爲兼病，而治法必當更爲推求也。于是其人或咳或嘔，則水氣上逆之故；亦有小便自利者，則又寒濕兼虛氣不收攝之故。無非水氣與寒邪相溷于下焦，膀胱與腎原相表裏，水氣浸淫于府，陰寒固沍于臟，豈細故哉。法當溫臟回陽，以治寒邪；又當燥脾燠土，以制水氣。附子治寒邪者餘，制水氣者，王以眞武湯。喩註合太陽府邪治法言之，其理愈著，程註更引小青龍以明之，義無餘蘊

（十六）

矣。註必如是，烏得不心折焉。再思小青龍之治，治經邪也。若大明經臟表裏分治之理，則必非小青龍可以混入此條矣。程之引來，正見未大了然。水氣者，平日之痰飲，豈腎水乎？腎雖水臟，無有形之水，若水氣，則終爲有形之邪，故能下利，此眞陰寒水濕交互爲病，溫中必制水方愈，豈有腎水可作下利者乎。

少陰病，飲食入口則吐，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脉弦遲者，此胸中實，不可下也，當吐之。若膈上有寒飲，乾嘔者，不可吐也，急溫之，宜四逆湯。

按此條乃申解少陰病有痰飲兼證，應辨其爲痰爲飲、虛實以爲治也。少陰病兼水氣，前言之矣，痰飲一證似于水氣而又不同。病人兼此，亦必細爲諦審而後可以治之無誤。如少陰病，其原不能食，食與飲入口即吐，心中溫溫然若有物在內格拒，欲吐而又不能得快吐者，知非但爲陰寒之邪，必有兼病之痰飲在

中，爲患矣。何也？陰寒之邪，不過止于不能食耳，何故飲食入而即吐，吐又不能快吐耶？于是再審之，知其人始得病，即手足寒，足見其吐，非陽爲格，實陰爲逆也。更診之，脉見弦遲，遲者寒也，陰寒之本脉也；弦者何故？蓋弦即浮緊而細也，其陰寒不在下而在上。少陰腎臟原在下也，若單爲腎臟中寒，則無此弦脉。既見浮緊帶細之弦，則邪必上在胸膈，仲師明之曰：此胸中實。見不惟少陰寒邪爲病，且兼痰飲積實于胸次爲病也。邪在上，自當順其勢而治之，不可下而可吐，乘其邪在高分，越之于上之義也，故曰當吐之。雖然，猶有未盡然者。若其人飲食入口，未必吐，但作乾嘔，而無可吐，則又非實痰積于胸中，乃寒飲浮于膈上。痰者堅實之物，格于胸中，陽氣不得宣達，故吐之病可已；飲者虛浮之物，存于膈上，陰氣逆而上衝，飲隨之而上，豈容復吐之，更增其逆邪。仲師故明其不可吐，急爲溫之，使陽氣宣通，陰弗上逆，則飲亦隨之而下，不須吐而其降邪自有善道也。宜四逆湯，名爲四逆，實治陰逆之神術也。再繹之，若陰寒自腎臟

有所中實之主亦可吐之宿食故兩存之醉椒攸錄識哉

上衝。但嘔而無物可吐。飲食入口即吐。心中仍溫溫然欲吐。而不能吐。氣不足。吐不快耳。故問其證。手足初得病時即寒。知中有宿食。爲之隔阻上氣。不得四達也。然不致四肢冷厥。心中復溫溫然。則非但寒邪在上焦中焦矣。又診之得弦遲之脉。遲爲寒。而弦則宿食蓋弦。即細脉也。必關上見此脉。則正是宿食爲患。故曰胸中實也。旣有實物阻于上部。吐之爲宜。吐無關于少陰。然實物吐于上。則陽氣升于下。少陰亦可治也。更不似升陽于上之湯藥。易于挑動腎陽。飛越矣。至于痰飲。雖亦有形之物。但虛物也。非實物也。實物阻塞致吐。其病在實物。故吐之。若虛物亦能上衝乾嘔而無可吐。則非此痰飲自能上衝也。少陰寒邪上衝此虛物。亦陰寒之類。故平日伏存于膈膜。今忽乘機作亂也。但治腎臟寒邪。不能上衝。則此物不能自作妖孽。溫其腎臟陽足而寒邪化爲眞陰。與陽相維而不動。則此痰飲不治而自行消矣。如妄吐之陰邪自腎隨吐之勢。愈起且恐微陽亦乘吐勢忽而騰翔矣。此所以不可吐。當溫之也。不然何宿食爲患宜吐。而痰飲爲患。不宜吐而胷之作祟哉。前註痰飲分言似未妥也。况論痰飲之脉雖弦。必滑而不遲。辨證于吐于嘔。診脉于弦遲。于弦滑應乎宿食與痰飲。瞭然矣。

(十七)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脉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赤色。或腹痛。或乾嘔。或咽痛。或利止。脉不出者。通脉四逆湯主之。

通脉四逆湯方

甘草二兩炙　乾姜三兩強人可四兩　附子大者一枚生去皮破八片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其脉即出者愈。

動病邪最細

微欲絕。惟外熱。故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赤色。腹痛。乾嘔咽痛。知此作假熱之孤陽。頃刻爲陰邪所逼外出而脫。無可救矣。此時即或利止。而脉必微而欲絕如故。原因陰寒下利所致。及危殆若此。即利止亦大費周折。况利尚不止乎。故見脉微欲絕。不能應指而出者。即應通其脉。使出方有生機也。脉者。本陰陽相合而無間之神也。今陰獨陽無。脉故微絕。必復回。其陽俾與陰兩相調勻。而後脉可得通。酌用四逆爲主。更增減之。使陽得復回。脉得復通。此于脉出不出。見愈不愈之機。從至險處立救法也。如或其人少陰病下利脉微。如上條所云。與白通湯。利竟不止。更加厥逆甚至無脉可診。仍見乾嘔而煩。是陽欲微絕之勢已成。且虛浮于上。陰寒固沍之極。堅塞于下。白通陽之劑也。陽上浮則不能入陰下結則不能交陽。何從回。脉何從復耶。仲師再爲設法。加人尿猪胆汁。以陰爲導。引入浮陽之中。以下開凝陰之寒。陽或得復回脉或能漸出。此其幸矣。蓋通脉四逆原以乾姜爲主溫中續陽之中。甫資乎此。此時尚爲陽未盡亡。就其中而生扶之之法也。若白通則恃葱白爲力。以救已絕未絕之陽。設陽已八九離中。但浮戀于軀殼經絡之際耳。服湯而所亡之一二微陽復返其舍。則陽必漸漸得回。脉斯漸漸而出。此生機也。若服湯而已離八九之陽竟外脫矣。脉反暴出。正見陽之戀于軀殼經絡者。亦外越不留。此必死之證也。陽回不回。原在脉出不出。而脉暴出者。非陽回于內。乃陽亡于外耳。設當下利之初。即以微陽爲念。何致不可救藥如此乎。此醫之罪也。夫故易云履霜堅水馴至。其道所致豈欺我哉。至此利忽自止。恐仍非佳兆。何也。陽主氣爲陰逼外走。則氣將外散。故身熱。陽性上升。故面色亦陽。既外散上升。則陰氣必隨陽爲驅逐。不暇下降。故利自止。則更危矣。此處尤宜詳審焉。

(十九)少陰病。吐利。手足不逆冷。反發熱者。不死。脉不至者。灸少陰七壯。

後加減法

面色赤者加葱九莖（面色赤，陽格甚也，加葱通陽氣也）腹中痛者去葱加芍藥二兩（腹中痛，其陰不足也，去葱惡其順陽也，加芍藥收陰也）嘔者加生姜二兩（見前）咽痛者去芍藥加桔梗一兩（咽痛氣結也，去芍藥聚氣也，加桔梗利咽也）

（十九）少陰病，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煩者，白通加豬膽汁湯主之。服湯，脈暴出者死，微續者生。

白通加豬膽汁湯方

葱白 四莖　乾姜 一兩　附子 一枚生去皮破八片

人尿 五合　豬膽汁 一合

已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膽汁、人尿，和令相得，分溫再服。若無膽汁亦可用。

（按）此二條，乃申明少陰病下利證，陰盛陽微，生死之關于脈，診之所以示其救法，而明回陽遲慢之禁也。少陰病兼水氣、飲食、痰飲，俱已言之，然少陰之本病爲下利，下利在少陰，實關生死，豈細故乎。當初得之時，苟不急爲升陽溫中，以救其根本，遲延觀望，必生致危殆矣。如少陰病下利清穀，知不惟下焦腎臟陰寒固沍，即中焦正陽已衰弱之極，不能復腐化水穀，分理陰陽矣。于是表裡寒甚者，外必現假熱，無他，陰寒在內逼處，不容孤陽同居，必擯擠之外走，如小人盈朝，必不容君子在列之義也。惟裡寒，故手足厥逆，脈

（按）此條乃申解少陰病吐利不致于死之原，亦復出其救治，又示延慢之禁也。少陰病下利，脈不出，爲生死之關，已言之，然脈雖有不能應指，即至者，固亦陽微陰盛之診，若尚有陽存，則可以救而復之，不致于莫能挽回也。如少陰病吐利，或並見，或單見，宜乎手足冷，而其人之手足不逆冷，宜乎惡寒，而其人反發熱，若但發熱，或爲陰盛逼陽于外之機，然既手足溫，則非陰盛逼陽，乃陽足抗陰也。陰盛而作吐利，自是病邪，陽雖微，尚能與之內拒，自是正氣，正陽猶存于中，陽氣尚見于四肢周身，陰病中得此，必無死理也。或有脈不至者，不過陽氣微弱，不克宣通，快行于經隧之間而已，非陽已離脫，脈見欲絕之比也。灸其少陰本穴七壯者，就其經行之道路，扶其陽氣，使能宣通，則吐利不止自止，脈不至亦必至矣。七壯必非一穴，凡少陰之經起止循行之處，皆可灸也。乃助陽氣之流通，使脈得之而流行，陽遂與陽微脈欲絕者大有逕庭也。此後仍須溫中扶陽，又不待言。陽微脈欲絕之診，與此條脈不至迥別，浮取中取俱不應手，沉取方得，或寸關不應手，而尺中方得，皆可謂之不至，非脈微欲絕之浮浮取即見而沉取乃欲絕也。

（二十）少陰病，惡寒，身踡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

（二十一）少陰病，吐利，燥煩，四逆者，死。

（二十二）少陰病，下利止而頭眩，時時自冒者，死。

（二十三）少陰病，六七日息高者，死。

（二十四）少陰病，四逆，惡寒而身踡，脈不至，不煩而燥者，死。

（二十五）少陰病，脈微沉細，但欲臥，汗出不煩，自欲吐，至五六日，自利，復煩燥，不得臥寐者，死。

（按）此六條皆申解少陰病不治之證，示人當早爲匡救，無致貽悞于噬臍也。少陰病于陽存知其可生，前言

凡余有利止亦不盡為作之謎也

之然陽絕知其必死尤可歷審之矣如少病惡寒身踡而利手足逆冷周身四肢並無一點陽氣豈可妄言救治乎故仲師曰不治再如少陰病吐利兼見而煩燥四逆者即前條言煩燥欲死而又進惧者也四逆無陽仲師所以決其死也再如少陰病下利雖止而頭眩時時自冒者此雖似太陽證而得之少陰病利止之際則孤陽飛越逼離其宅將與少陰病六七日之久息高氣逆者同一上脫也一眩冒而陽升不返一息高而氣根已刮同一理而分見其證者也故仲師但以死期之再如少陰病四逆惡寒身踡猶前條之證也兼以脈不至則異于手足不逆冷反發熱之脈不至近于脈微欲絕者矣兼以不煩而燥則陽已離陰陰孤求侶不得擾亂不寧所謂陰燥者也仲師明其死不治亦如前條煩燥四逆者為死證也再如少陰病脈微沉細但欲臥此少陰本病自初得即然也然應無汗而汗出則陽將亡于外矣雖未燥而煩陽已動而欲離其舍矣自欲吐而無可吐寒邪上逆陽浮而衝矣至六七日之久不為救治加以自

利則正陽益虛竭陰寒愈熾因逆至煩而且燥則下利煩燥之死證見但欲寐者反不得卧寐陰擾陽亂樞紐已脫亦必死之候也蓋此六條雖病機不一而以末條始終言之斯可以陰盛陽絕四字該之也苟識之于早救之及時何至坐視莫救耶凡業醫者見陰寒內盛正陽衰微之人平素即應培補其陽況在少陰病中又犯直中經臟之寒邪乎醫之為道重在杜漸防微若逮六合純陰朱子云元會之末天地且將突況于人物乎故扶陽抑陰者醫之要術而亦聖人之精思也

少陰兩篇分編一為傳經而入之熱邪不救陰則陰絕而陽無所維繫一為直中之寒邪不救陽則陽絕而陰無所主持皆足死也然熱邪寒邪為傳入為直中俱分經為表而臟為裡但治表而可愈則不必擾動其裡必邪在臟裡非治表可愈方前治裡猶必治表以通其裡無論寒邪熱邪皆一法也人生陰陽無處不宜均平腎臟之水火猶必其平如衡無病且然况病現在其中乎邪寒以溫治邪熱以寒治寒邪在經以溫經散寒寒邪在臟以溫臟回陽此溫治也熱邪在經以透表散之熱邪在臟以攻裡下之此寒治也不過使陰陽和調以還腎中水火之本然各安其位而已單言寒而不言溫非所以治直中之寒邪也單言溫而不言寒非所以治傳入之熱邪也言臟而不言經不知裡中仍有表也言經不言臟不知表中仍有裡也不分寒溫在經在臟不知治表即以固臟治裡即以通經也六經皆然而腎中水火陰陽寒熱真假獨更淆亂仲師歷歷言之猶有前言寒前言溫者猶有不知表中有裡裡中有表者人心不易格其明而斯道之不可得其中也淪可嘆哉

厥陰經總論

厥陰經三陰經之盡處如陽明[illegible]
之盛處也三陽盛處邪不能由[illegible]
無所復傳三經盡處邪不能[illegible]
症此少陽一腑厥陰一臟臟腑[illegible]
之門戶出生入死之關鍵也所以厥陰一經亦分寒
熱二邪熱邪來自少陰乃自三陽遞傳而至者寒邪
亦來自少陰乃直中少陰而侵犯者厥陰獨無直中
之邪乎厥陰直中則爲風邪另有金匱雜病中風之
編不在傷寒論中直中之邪相混也蓋厥陰有熱有
寒俱自少陰而起此又厥陰病不必分編之義也再
者厥陰病爲直中之寒邪有有陰無陽之證陽絕必
死即傳經之熱邪日久厥熱相尋亦能致邪陰日進
而正陽日退漸至于有陰無陽陽絕而死此又不必
分編之一義也又其中有熱氣有餘上衝下洩之證
亦足以耗腎肝真陰使陰盡而亦死固不與直中寒
邪同日而語亦不與傳經熱邪漸衰者同例而論明
乎此則必細辨孰爲陽不順接陰之厥孰爲陰不順
接陽之厥則四逆厥證爲虛爲寒凡厥之厥有寒有
熱俱可曉然大明不致外混其施矣如厥陰之爲病
但見消渴知爲傳經而入之熱邪矣兼氣上衝心心
疼熱饑而不食食則吐蛔胃府雖虛寒肝經邪實熱
此法在升陽散熱使其邪由厥陰達少陽而無取乎
反使之下陷也下之利不止則陽愈陷矣豈治厥陰
之法乎其渴而欲飲水少少與之使陽升而津盛則
汗出表透而邪袪矣至于四逆厥者多係少陰直中
之邪所侵犯也宜溫宜散亦不宜下推之虛家寒邪
即微因虛亦不可輕言下法也凡厥者所該寒厥熱
厥不一凡陰陽氣不相順接非陽盛陰虧即陰盛陽
虧俱可爲厥厥則必有手足逆冷之證而未必盡爲
直中少陰犯及厥陰之寒邪醫家見凡厥不可不詳
爲諦認者焉于何辨之辨之于脈脈滑而厥者裡有
熱白虎湯主之爲傳經熱邪入厥陰之經設也與寒
厥迥異自與肝臟亦非相關涉矣在經之邪散以辛
涼故言與肝臟不及耳有傳經熱邪入厥陰經其腹
裡舊有水濕之邪者熱邪與水邪相涸遂見厥而心

下悸之證先治水而後治厥厥陰患在下利則陽陷
難升有水邪浸胃則下利必作所以燥土煖胃爲水
邪立法即爲升陽散熱作地步也當四五日之際腹
中痛轉氣下趨少腹知爲欲下利之兆必當思患預
防審明其端倪矣既厥陰陽陷當防可知厥陰陽升
當喜下利有微熱而渴脈弱者不沉不細也知陽欲
升矣故且聽其自愈脈弱且然脈數而渴陽盛能升
必矣故亦决其自愈但如此不差則便膿血以有熱
而太過也非升之舉之使汗出而陽升邪散不能自
愈也于此可見脈緊則陰陷陽而不能出不弱不數
邪何能升陽何能透表而解哉試言熱氣有餘陽陷
入陰之證下利寸脈反浮數宜爲可愈矣但尺中自
濇則在上陽分之陽雖欲升而在下陰分陷入之陽
不能遽升也所以必清膿血耳如下利脈沉弦者陽
邪陷入之深也脈沉而大陽陷于陰下重必不遽止
脈微而弱弱則浮也浮而數陽升而不陷矣下重及
利必自止雖發熱爲下利所忌然陽升之發熱正吉
兆也故卜其必不死矣更爲明其陽陷入陰發熱厥
利之故傷寒始發熱蓋少陰經爲病不發熱傳入厥
陰始見發熱也發熱六日厥應六日乃厥九日而利
是陰盛陽衰之機也若爲陰盛陽衰必不能食能食
者恐竟爲有陰無陽之除中食以索餅不發熱則胃
陽猶存知此厥必愈矣以陽尚有可升之驗也又恐
熱暴至而復去則又爲有陰無陽矣後三日脈之熱
續在是發熱之日數與前厥九日之數前後相符陰
陽停勻未嘗偏勝可以期之旦日夜半陽升而愈
也再過三日之期脈之仍數其證熱不罷又爲熱氣
有餘又將耗陰爲病矣所以知其必發癰膿而受熱
邪之害也以此觀之有厥必發熱有發熱必厥一厥
一熱爲日之數前後可期亦如少陽之瘧證一寒一
熱互相往來一日一發間日一發或三日一發與此
厥陰證雖較淺深理無異同焉少陽爲府邪淺而時
速厥陰爲藏邪深而時遲仍是臟腑相連陰陽來往
之義邪于是出入正亦于是升降可以愈驗愈明矣
邪既入陰分已深不能上升其陽必急下洩其熱勿
使邪入愈深厥熱相尋愈久愈難理也故有厥應下

之之證者強發其汗汗出而津亡陰耗邪熱在內害
其空竅口傷爛赤乃悞汗之過也再爲敘明厥熱各
五日之期亦不過與前厥熱九日之期相印證而已
又爲明下利之故與厥相因是正氣隨邪下降也發
熱之故與汗出喉痺相因是正氣隨邪上衝也下降
必下利便膿血上衝必汗出喉痺無非邪熱之在厥
陰初犯其經久犯其臟日甚久而病漸深矣嗣後陽
氣未衰則能與厥相持而熱多厥少或厥熱相停
若陽氣漸衰則不能與厥利相持而厥多熱少甚至
有厥無熱此陰陽消長生死之機厥陰病中邪正進
退至要之處也所以厥陰病久正微而邪亦微則熱
少而厥微指頭寒而不四逆煩躁小便色白此傳經
之熱邪漸除先默默不欲食忽爾欲食則病有欲愈
之勢矣若厥而嘔胸脇煩滿則厥陰經之邪已侵犯
本臟重耗其陰熱在肝血必便膿血豈爲欲愈乎傳
經之熱邪大率以上數條盡其義矣至于寒邪有直
中少陰之寒邪侵及厥陰者又有傳經熱邪日久陽
衰厥多熱減成有陰無陽之厥陰者此俱爲虛寒之

證又當另明其脈證與治法矣厥陰證無過于厥先
就厥證以明之脈微而厥至七八日之久不發熱而
膚冷其人燥而不煩無暫安時者此眞肝臟虛寒之
厥而非蚘厥也蚘厥者當吐蚘病者靜而時煩此雖
爲臟寒而非肝藏之寒胃虛冷而脾臟寒蚘不安于
胃食入吐蚘而厥此猶爲熱在上寒在下之厥而非
厥陰藏寒有陰無陽之厥也故烏梅丸與四逆輩毫
釐千里也烏梅丸又主久利可見治厥陰以升降其
邪爲治凡厥之要義矣然藏寒之厥則不與焉推烏
梅丸寒熱雜和之法傷寒或寒下醫復吐下之致寒
在下能格熱邪于上食入即吐亦不同于藏寒之治
也乾姜黃連人參湯寒熱雜合之藥治寒熱錯雜上
下格阻之邪也此外有大下後寸脈沉而遲手足厥
冷下部脈不至似厥陰眞寒之證而咽喉不利吐膿
血泄利不止兼見其證又知非厥陰眞寒之故此爲
難治何也陽邪陷入陰分難于升舉矣復爲寒藥之
邪格于胸膈亦非寒熱雜合之藥不足破其陰而升
其陽也此麻黃升麻湯之法與前法相去不遠也其

或下利脈沉遲而面色赤身微熱乃下利清穀鬱冒
汗出是下眞虛寒上假浮熱名爲戴陽又寧可以寒
熱雜合爲治乎非急溫其裡則所載之陽有不頃刻
而飛越乎所以先發熱後厥厥至七日下利者陽漸
微陰漸盛難治之證也先發熱後下利厥逆躁不得
臥者陰躁之證死證也先發熱後下利至甚而厥不
止者亦死證也是皆傳經之邪日久而陽衰熱減陰
盛裡寒成有陰無陽之厥證乃醫家不識升陽透表
之理使之沉淪不返也可不以爲深戒哉故厥陰有
陰無陽盡爲危殆之候也于熱氣尚存之時正應治
之如法如下利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虛煩之證熱
微而正亦微也梔子豉湯亦從升降爲治竟同太陽
之治也越邪于上即邪透于表之意也嘔而發熱者
熱邪欲上升也即與以小柴胡湯使之由少陽而升
越亦梔子豉湯之意竟同少陽升陽透表之治也下
利而欲飲水與水實能飲即首條所云消渴之類也
並熱利下重者俱主以白頭翁湯又爲熱氣有餘之
治既慮其陽絕復顧其陰耗厥陰中實有必兼顧陰

陽之義也下利而譫語有燥屎在胃宜小承氣以下
燥屎濁邪下洩而清陽之氣方可上升也此又竟同
陽明經之治也右數條雖爲降洩其邪其實意在升
舉其正濁邪既去正陽斯有流動之機耳豈漫爲攻
下乎設不知其虛實之理而妄下之其人不結胸腹
濡脈虛復厥是乃陰虛亡血于平日而又悞下于病
後其死醫致之也再者脈遲爲寒而反與黃芩湯徹
其熱腹中冷必不能食如反能食是爲除中陽絕之
危證其死者醫妄徹其熱也更有其人病傷寒原不
利乃使發熱而下利又汗出不止陰盛于內于下陽
浮于上于外裡證已成有陰無陽之候死何可救乎
更有原下利日久忽脈絕手足厥冷晬時而脈還手
足溫者可生脈不還而厥乃有陰無陽之證也亦死
候也更有傷寒六七日脈微手足厥冷煩燥則陰燥
也灸厥陰以溫之使陽氣得還而厥還不還者死證
也更有下利手足厥冷無脈者灸之不溫脈不還似
微喘者陽已離氣已脫必死之徵也更有傷寒下利
日十餘行而脈反實者陽微而絕陰盛而實亦死證

也有數條死證若是可危究其始不過失于升陽溫裡坐致正絕豈非皆醫之咎乎此外有冷結關元一證雖非死證而回陽不力則亦殆哉蓋厥陰一經最難施治熱厥相尋之間熱氣有餘則急應救陰陽氣不足又急應救陽斟酌損益動關危亡非論證論脈于臨時明理考義乎素未有不動手便錯者也傾可輕言治厥陰乎請為詳其治法如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急先溫裡方攻其表溫裡四逆湯者回其陽于裡也攻表桂枝湯升其陽于外陽透表也厥陰諸證麗雜大約此二方可以得其要領矣設下利清穀裡寒可知更慎攻表汗出亡陽腹必脹滿而陰愈盛于裡矣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裡之虛冷可知即身有微熱乃陽越于外之故所見厥者陰增而陽漸減必為難治之證四逆回陽寧可緩乎乾嘔吐涎沫神寒胃虛可知吳茱萸湯溫裡益胃用之不容再疑但其中有嘔膿血一證則又熱盛于裡之證不可用溫藥以治熱妄引裡寒之條自悞也手足厥寒脈細欲絕裡寒而兼肝臟之血枯燥當歸四逆湯溫中生血陰陽並治之法也脈促而手足厥逆者灸之亦溫裡生陽之治也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疼又下利純是內真寒外假熱陽越于外陰凝于內矣四逆湯溫裡回陽亦正治也大汗大下利而厥冷者亦治之同法下利清穀裡寒外熱汗出而厥者四逆回陽兼以通脈無非欲使回陽于裡不致為陰所沒滅誠厥陰經起死回生之丹方也歷觀厥陰病為經病者多條自少陰傳經之熱為臟病者多條自少陰直中之寒是厥陰之表裡應分寒熱之大綱也其中傳經之熱在經者日久陰盛陽微遂亦歸于臟而漸成厥不還脈不至之證又當于厥陰表裡間細審其虛實寒熱以用溫清升降之法是又大綱內之大條目也其中雖見證多端而舉大綱大目可以該盡其法矣是在業醫者善為神明其意可參如厥陰病忽見太陽中風之脈證脈浮而證汗出發熱手足溫而不厥則為陽升于陰分邪透于表分也無論初得為寒邪為熱邪俱可有得愈之兆矣不浮則沉沉則邪尚在裡故又云不愈也其愈之時從丑至卯上陽生必于子

半之後而陽升必乘少陽之機其由陰返陽之理殆躍如也乎

厥陰全篇

厥陰自少陰傳來初至亦是邪在經及厥熱相尋厥深熱深方是肝臟受邪與三陽及三陰無異也

(一) 厥陰之爲病，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饑而不欲食，食則吐蚘，下之利不止。

(二) 厥陰病，欲飲水者，少少與之愈。

按此二條乃申解厥陰病傳經熱邪爲患，歷舉其證以驗之，示悞下之禁也。旣則不可下，而可引之透表之治也。傷寒之邪，傳入少陰，爲裏中之裏，及自少陰傳厥陰，又爲三陰之極盡處矣。陰盡處受邪，亦無所復傳。邪由同表裏之胆少陽爲升降之出路，故在陽明有下法，在少陰亦有下法，今陰盡之極，則少陽固無下法，厥陰更無下法。下之爲悞可知矣。然邪在少陰原分寒熱，邪在厥陰亦必分寒熱。邪由傳經入少陰

者爲熱，及遞傳厥陰，又不必問而可知爲熱矣。惟是厥陰病中，若直中寒邪，亦自少陰起而入厥陰，是寒熱皆由少陰而來，大足相混也。非諦審其證而詳辨之，未有不爲所惑者。試先言傳經自太陰而來爲熱邪者，能辨乎此，則由少陰直中而起之寒邪，自可徐爲考證而識之。厥陰之爲病，得于傳經爲熱邪者，其證何如？仲師首標消渴二字。凡熱必渴，然寒濕隔阻正氣，亦有渴欲飲水，必不能多，未有渴而飲，飲而仍渴，隨飲隨消隨渴者。故隨飲隨消隨渴，則爲傳經之熱邪傳入厥陰無疑也。少陰居下，厥陰居中，熱漸傳上，則上焦必受熏灼之害，爲消渴，爲氣上撞心，爲心中疼熱，皆少陰之邪熱緣木而升者，竟入肝爲病，木火交熾，而諸證見矣。然厥陰病又有饑而不欲食，食則吐蚘之證，此何故也？說者謂木邪尅土，固然，但祇就五行生尅言之，其理非不明，而未必實體之于身而有得于心也。請申言之：邪自少陰傳來，本自三陽傳入，病久胃虛，邪熱乘之，蚘因胃氣虛則不能安伏于胃底之下，又因熱乘之，反浮游于胃口之上，于是胃虛而熱則多饑，蚘在胃口，故不欲食，食入而食在蚘上則相安，食入而蚘反在食上則必吐蚘。此又厥陰病中旁及之胃病也。醫家或見熱證謂宜下，再見胃病又謂宜下，漫爲下之，大悞矣。少陰之傳厥陰，其勢駸駸日上矣，治之如法，則邪可從少陽而散，亦如陽明傳少陽爲邪出之門戶也。反逆其勢而下之，陰性本降，再經悞下，下利何能遽止乎？仲師于厥陰中首揭不可下之禁，見厥陰之爲病，無論爲寒爲熱，俱不可下，且熱證尚不可下，寒證更不可下愈明矣。此條列于厥陰之首，所以示厲禁也夫。

其或厥陰病欲飲水者，不致如消渴之甚，是熱勢少微者也。少少與水，能飲者不妨以續致之，使邪藉水之力，由少陽返太陽而透表也。蓋水亦氣化，汗亦氣化，水徐徐而入，汗漐漐而出，則少陰裡傳之熱邪，可以由裡之盡處漸達于外。仲師言愈，以其有愈之理也。此又爲熱邪歷傳而漸輕者言也。○太陽亦有稍稍與水飲之得愈之條，亦不過藉水力以送邪透表耳。

(三) 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虛家亦然。凡厥者，陰陽氣不相順接，便爲厥。厥者，手足逆冷者是也。

按此條乃申解厥陰病厥之爲證，有寒有熱，宜詳爲審而治之。其不可妄下之禁，則無論寒熱，維一也。厥陰病熱自少陰傳經而來，寒自少陰直中而起，俱不可下，而可引之透表，前言之然。厥陰病中以厥爲本證，凡厥陰病必厥，如不論其爲寒爲熱而槩言厥也，將何以立法爲治乎？故必先辨明兩邪，截然不惑，而後再嚴禁乎妄下之悞，方可言治厥陰病也。仲師示人曰：諸四逆厥者，乃厥陰病中必有之本證也。見此即知有犯厥陰經，切不可下也。蓋厥者風木之象，木屬于肝，肝主一身之筋膜，肝木病而筋必拘急，皆因直轉必然之理也。木性舒通暢遂，病則其氣曲而不直，屈而不伸，失其流行舒暢之性，而筋脉隧道之間必多壅塞阻窒矣。此所以致厥之由也。近于雜病中風之風淫末疾也。于此而下之，則陽氣愈陷，陰氣愈

[illegible]久[illegible]內
[illegible]一語爲
此中寒邪說
一更爲明[illegible]

凝寒將不可勝言也。然則素日中虛陽微之人，直中陰寒于少陰厥陰，並中陰寒之邪者，不可下，亦然也。故推之，凡厥者，其間爲寒爲熱不一，總由肝賊受病，而筋脈隧道同受其患。非陰盛而陽衰，爲寒邪所陷，則陽盛而陰衰，爲熱邪所迫，二氣之正必不相順接，寒可致厥，熱亦可致厥也。仲師既言諸四逆厥者，又言凡厥者，見人遇厥當詳其熱因寒因，而不可槩論混施也。夫厥之爲病何狀，仲師又自明之：手足逆冷是爲厥也。在陰經諸證，原以手足溫冷分寒熱，今凡厥俱爲手足逆冷，則是俱爲寒而非熱矣。不知大寒似熱，大熱似寒，在少陰已然，至厥陰之厥證，陰陽凡不順接皆厥也，又豈可槩言寒邪，反混施也。此仲師就厥陰病中厥之一證，令人詳分寒熱，便于立法以出治也。雖盧家又不止指厥陰一經，然言之于此，則指少陰腎陽素虛之家，直中陰寒，逮于厥陰爲病者居多也。學者細玩前後自明。○諦觀原文，陰陽不順接則厥，不必定寒熱假症矣。陽爲陰陷，陰爲陽阻，俱可成厥，厥亦有輕重，不必作危證看，斯得之。

傷寒論本義　卷之十六　三

不過對手足發熱而言耳。厥之本于肝，忽發熱忽厥，亦猶少陽往來寒熱之義也。但陽經病本于府，病淺在表；陰經病本于臟，病深在裏。此所以爲時之久暫不同也。觀于瘧證之一日、間日、三日發之遲速不同，則少陽之往來寒熱，厥陰之忽熱忽厥，皆肝經臟之本然也。

(四) 傷寒脈滑而厥者，裏有熱也，白虎湯主之。

(按) 此條乃申解厥陰病傳經熱邪熾盛于裏，立法急救其陰，勿悞認爲寒邪，以示禁也。傷寒中厥陰病，必有厥，厥之爲寒爲熱，迥乎不同，不可混治，前言之。如傷寒其人病在厥陰，而證得厥，似寒邪矣，然診之而脈見滑，滑者大而數也，與沉細遲微相反矣，知非寒邪在裏，而熱邪在裏也。此爲內爲真熱，外厥以現假寒乎。非也。其厥者，即上條所言之凡厥也，乃陰陽氣不順接所致也。不必陰盛陽衰，氣不順接可以成厥，即陽盛陰衰，氣不順接亦可成厥也。故必診之于脈之滑，而知熱在裏，當急救其絕陰，以制亢陽，不當目爲孤陽上浮之假熱明矣。仲師主之以白虎湯，純用寒凉以治熱，兼用辛散以發升，仰熱隨肝木之性發達于表，亦出邪之道路，乘勢宜然也。慎不可悞見厥即爲寒而妄治也。白虎內清外散，亦兩解表裏，如小柴胡湯用之于少陽也。

(五) 傷寒厥而心下悸者，宜先治水，當用茯苓甘草湯，却治其厥。不爾，水漬入胃，必作利也。

(六) 傷寒四五日，腹中痛，若轉氣下趨少腹者，此欲自利也。

(按) 此二條乃申解厥陰病預防下利之因，立法以示貽悞之禁也。厥陰爲病必厥，前言之。然厥陰病既厥而復利，則危道也，不可不思患預防之矣。蓋病至厥陰，以陽升爲欲愈之機，以陽陷爲將危之道，此其大關

傷寒論本義　卷之十六　四

也。若夫厥而下利，則陽無升之理，而有陷之勢，所以必以治下利爲第一義。無論其厥之爲寒爲熱，而俱以下利爲必不可犯之證。如傷寒病厥，厥陰病也，而心下悸者，亦如太陽之心下悸爲水邪乘心，心陽失御之故也。見此則治厥爲緩，而治水爲急。何也？厥猶可以觀發熱之多少，以審陽升降之遲速；水則爲患于下，而力能牽陽下墜者也。法用茯苓甘草湯以治水，使水滲而陽氣有升無降，此正從標水以治本陽也。程註何反言之？至其所以然，仲師已自明之，言不治水則水漬入胃，隨腸而下，必作利也。利作而陽有降無升，厥之爲厥，不知何所返矣。故治水氣即所以治其厥。陽不降則升，升斯愈矣。所以治之易爲力也。知此則凡在厥陰，必宜慎防其下利，不須言矣。其或傷寒四五日，腹中痛，其人若覺轉氣于中，下趨少腹者，爲寒爲熱，俱有此證也。凡傷寒證中見此，則知其欲自利也。然在陽明胃邪，則爲欲下行之機；在厥陰肝邪，則爲欲下陷之候。邪欲其去，以下利而逐；正欲上升，以下利而危，必然之理也。凡治厥陰而知預防

下利者能不于此加之意乎諸註此二條俱謂寒邪
然此二條重在預防下利而非辨寒熱也其辨寒邪
者自有別法此二條可以統言
之以見預防下利之旨可耳

(七)下利有微熱而渴脉弱者令自愈下利脉數而渴者令自愈設不差必清膿血以有熱故也下利脉數有微熱汗出令自愈設復緊為未解

(八)下利寸脉反浮數尺中自濇者必清膿血

按 此二條乃申解厥陰病下利中診脉以為審辨定邪之升降為愈否也厥陰之為病以陽升為吉陽降為凶要在下利一證前言之矣然下利之中亦有正陽升降之機不可不詳辨之以定其愈不愈未可因一下利而即謂厥陰病中之不可救藥者也如厥陰病下利矣其人有微熱而渴是證為陽而下利為因熱

也診之而脉弱陽氣上升脉必浮自無沉緊之象是陽升之本脉而非陽虛之病脉也且渴者亦陽盛而升熱越上焦之理合脉證而辨之可以勿藥有喜而令其自愈也此何以故蓋下利則脉應沉緊陰盛則脉必沉遲今其人病雖為厥陰下利而脉自弱中帶數是陽原易升表原易透病原欲罷之兆也仲師令其自愈所以不須醫家妄生事端也設不愈者其人必清膿血豈脉不應證乎非也以證論雖為陽脉見陰病中為易愈而不知熱邪入陰分中為已深因陰分有熱遂不能已所以不得愈也倘其人下利脉數有微熱而不盛則陽必上升透表邪隨汗出由厥陰竟達少陽而邪出矣此所以言應令其自愈也若熱不微而盛矣又入陰分深而留滯于中不能得脫矣則熱久內畜必致于便膿血亦猶少陰之便膿血為熏灼腸胃汚穢隨下均一義也診之設不弱而得緊緊即不弱之謂非寒邪復中于表裡而得緊也則為陽已深陷陽不易升表不易透豈可遽言解乎故曰為未解此診脉必審陽氣升降之故以明厥陰病之愈否此要訣也再就膿血一證言之求于診脉識之其人下利診之寸脉反浮而數其為陽升汗出病愈無疑矣更診之尺中自濇則陽雖浮于上而陰中有熱以洞之牽制而不能上達是熱入之深而壅閉不能出故于陰分中為患也所以必清膿血將使陽隨下利復有下陷之勢久其浮而復為緊以致不可遽解也學者識乎此則升其陽達其表之不遑又何以下為治乎此二條又就熱邪傳入厥陰致成下利而辨其正陽之升降以定病機進退也學者勿混謂正陽即熱邪又不可謂正陽升外別有熱邪應除斯為可與言治厥陰熱邪矣○末一條正是前條中段設不愈之征示人診得寸浮數應愈因尺濇故便膿血不愈耳原文並不出方知急辨證也證得明則用方之神明在人矣余謂可以少陽之往來寒熱治之以其升正陽祛邪熱同一理也觀後條下重之證且可知瘧痢病在少陽之治法矣

(九)下利脉沉弦者下重也脉大者為未止脉微弱數者為欲自止雖發熱不死

按 此條乃申解厥陰病中另有下重一證屬于厥陰肝不可不辨其脉證以定病之愈否也厥陰病以陽之升降明病之吉凶前條言之然其中有下利而下重一證即滯下之病俗言痢者是也此無論病在傷寒中不在傷寒中皆厥陰肝經所屬之證也醫家見此亦當以辨陽氣之升降為主陽升則愈陽陷則危此不可不知慎勿惟用苦寒傷其肝木暢達之性而日益陷下致難挽回也試審之于脉脉必沉弦沉為陽陷入陰弦為風木本病得此脉知下重之證已成也然沉弦之脉按之而力愈大則陽之陷陰也愈深故陽不易升而病不易止若沉弦之脉按之而微弱則陽之陷陰也尚淺陽原易升而病原易止兼之見數則陷陰之陽已蠢然欲動而上達矣此仲師所以定其下重欲自止也陽升者必發熱雖下重不宜身熱然脉微弱而數則發熱正見病愈之機所以可决其即日久留戀亦不至于死也此就厥陰肝病中指出

下重一證以驗陽升降爲愈否之大關則凡厥陰病豈不視此理有維均哉仲師于此舉一隅于學者令其三隅反也深矣。原文微弱數無沉字喩註添一沉字余前註因之然照原文則無沉字惟無沉脉所以易愈。觀此條下重證愈明少陽治癰之理法可與厥陰傳經病大相通矣

(十)傷寒始發熱六日厥凡九日而利凡厥利者當不能食今反能食者恐爲除中食以索餅不發熱者知胃氣尚在必愈恐暴熱來出而復去也後三日脉之其熱續在者期之旦日夜半愈所以然者本發熱六日厥反九日復發熱三日并前六日亦爲九日與厥相應故期之旦日夜半愈後三日脉之而脉數其熱不罷者此爲熱氣有餘必發癰膿也

按此條乃申解厥陰病厥與熱之多寡以定病勢之盛衰示人知所據以爲治也厥陰病中如下重一證亦必視陽氣之升降以爲吉凶前言之矣然厥陰病全以厥爲重而厥與發熱二者又必詳辨其時之久暫與氣之盈絀此乃病之進退大關不容不明者如傷寒之厥陰病始發熱六日陽在陽分也厥反九日而利陽已陷入陰分矣陽在陰內若爲無陽陰獨之證則當不能食矣今其人反能食知爲陽陷入陰而非無陽陰獨也然但就能食以識之又恐爲陰證中胃陽已亡之除中于是食以索餅以試之不發熱知胃氣尚存胃氣即胃陽陽存則厥爲陽陷入陰之厥而非無陽陰獨之厥也陽陷者凡其陽即陽陷者亦必自能出故知其有必愈之理也雖然仍有說焉食索餅以試之若發熱者何以知其胃氣亡則此熱乃暴來出而復去之熱也即知脉暴出者知其必死之義也陰已盛極于內孤陽外走出而離陰忽得暴熱此

袧微按矣而日前可明

如金匱雜症內經陽毒等證是也

此義分經別界亦其有關少陰熱不矣

傾刻而不救之證也故于厥九日後發熱三日內前脉之其熱續在即常在也蓋前熱六日翻厥九日再熱三日以足陰陽各均之數陽入陰九日陽出陰又九日一出一入即一屈一伸一屈一伸即一曲一直木之本性也在三陽之少陽爲往來寒熱屬府故陽陷者淺而往來之時暫在三陰厥陰爲出入厥熱屬臟故陽陷者深而出入之時久陰陽之旦日夜半愈陰陽數九極數也極必變夜半陽生可決其愈也所以然者仲師自明之云本發熱六日厥反九日復發熱三日并前六日亦爲九日與厥相應故期之旦日夜半愈此陰陽之數已極凡皆自無過不及所以可知其愈無疑也設發熱三日後再脉之而脉數其熱不罷則陽之盛于陰爲熱氣有餘矣雖厥陰病以熱爲貴而亦不宜過過則傷陰猶不及也肝爲血臟熱入其中久與相洇內發癰疽釀爲膿血必致之勢也此見厥陰病以陽陷爲病以陽升爲愈而陽升必透表而散方爲全愈若仍在厥陰灼炙爲患也是升猶之乎未升此仲師就厥熱二者驗陽之升降而又明

其以陰陽和平爲正令人知厥陰之治法也再者原文言厥陰病始發熱六日即知其邪自少陰傳來爲熱邪也何也少陰病無發熱發熱即爲愈機至傳厥陰必反發熱以少陰在三陰爲陰經之裡故熱不能發厥陰在三陰雖爲陰盡處而與少陽相連表裡故可以熱得發也。凡仲景言日皆約畧之辭如此九日之說亦未可拘總以熱與厥較其均平耳如熱七入日厥七八日亦可即熱五六日厥五六日俱可不過較量其陰陽盛衰非定謂必熱九日厥九日方可驗準也

(十一)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厥者必發熱前熱者後必厥厥深者熱亦深厥微者熱亦微厥應下之而反發汗者必口傷爛赤

前條九日及此條一二日至四五日皆設以爲驗之辭俱不可以日拘如筭法設爲問答以明其數使人得較量其虧盈也下條厥熱各五日亦然

(十二) 傷寒病，厥五日，熱亦五日，設六日當復厥，不厥者自愈。厥終不過五日，以熱五日，故知自愈。

(按) 此二條，乃申解厥陰病厥熱互見，以明其陽陷入陰之深淺，均應理其熱邪，毋傷陰分，立法以示慎治之禁也。厥陰病中厥熱互見之理，前條言之。然其陽陷陽升、陰消陰和之機，俱于厥與熱二者考驗之而可明。慎不可悞見陽陷爲厥，即以爲寒，亦不可見陽升發熱，即以爲可汗，而妄治貽悞也。如傷寒之厥陰病，一二日間至四五日，此不可以日數計，葢言歷傳而來之熱邪也。內經云久病非寒，此一二日至四五日，言爲日已久而已。于此時得厥者，知其人邪自少陰傳至厥陰也。在少陰之厥逆，有寒有熱，以證脉考之，則傳至厥陰而厥，其爲寒爲熱，猶必兼考脉證而後可定也。如其爲傳經之熱，陽陷于陰而得厥也，厥者必發熱，是因後之必發熱，知爲熱厥而非寒厥矣。更或如前條所云，始發熱即六日之前發熱，可以知其

傷寒論本義　卷之十六　九

後必厥，正見傳經之熱邪入于厥陰，欲升而不能升，欲降而不能降，發爲厥熱互見之證也。仲師于此更明言之，以決其病機之進退，亦不過就厥熱二者言之。厥深者爲日多也，此熱入陰分之深也，故其厥後必熱，熱亦因深而久也。厥微者爲日少也，此熱入陰分微也，故其厥後必熱，熱亦因淺而暫也。推之而熱後必厥者，亦如之。總爲陽陷之故也。陽陷應升之所謂火鬱則發之也。陽氣亦熱邪也，熱邪即陽氣也。邪與正有二名，無二氣也。然熱微則陷者淺，可以升舉；熱深則陷者深，不可以升舉。乘其陷入之勢，與以藥濟之。施是厥陰無下法，又未嘗無下法也。喻謂用小承氣者，下熱邪而淨陰分也。然大柴胡似尤爲對證。喻氏獨能明之，亦可喜也。不然，熱入之深，而反發汗，並失其升舉之道矣。升舉亦非用燥烈之品，發汗亡津，以重傷其陰分之謂也。妄施之，必陽熱之邪愈熾，口傷爛赤，邪害空竅，火盛炎上，一定之理也。試爲就其厥與熱互見之日，以明之。傷寒病厥五日，陽入也；熱亦五日，陽出也。設六日當復厥，陽又入也。不厥則

陽不入，而直出透表矣。所以知其自能愈也。倘復厥，其爲日亦不能過五，以前陽出之數計之。知陽入又必五日而出也。更推之，凡陽入幾日，厥幾日，必陽出幾日，熱幾日也。一入一出之間，業醫者既明其故，各聽其自爲厥熱，不已乎？抑將思有以濟之乎？是在明理之君子，必爲善用仁術矣。○邪在少陰，不發熱，及傳厥陰則發熱，故可因此一二日至四五日之發熱，而知邪所自來，又可因此一二日至四五日，而可識厥日之數，以定厥熱之深淺也。○均應理熱邪，亦未能盡，如漸厥多熱少，則又當理其寒邪，勿傷陽分矣。然厥多熱少，漸致有厥無熱，自各有當條也。

(十三) 傷寒先厥，後發熱而利者，必自止，見厥復利。傷寒先厥，後發熱，下利必自止，而反汗出，咽中痛者，其喉爲痺。發熱無汗，而利必自止，若不止，必便膿血，便膿血者，其喉不痺。

傷寒論本義　卷之十六　十

(十四) 傷寒發熱四日，厥反三日，復熱四日，厥少熱多，其病當愈。四日至七日，熱不除者，必便膿血。傷寒厥四日，熱反三日，復厥五日，其病爲進，寒多熱少，陽氣退，故爲進也。

喻程二註並存，以見理有明晦。

(喻) 以陰陽進退之義互舉，其旨躍然。

(程) 一或寒熱偏有所勝，便屬陰陽不相順接之病，尤害承制之間，與其陽不足而陰有餘，毋寧陰不足而陽有餘者，何以言之？病本于陽，熱多于厥則陽盛而愈，縱或熱不除，而便膿血，亦必熱鬱之久而後成，故厥應下之法，尚不嫌于遲也。病本于陰，厥多于熱則陰盛而病進，陰進由于陽退，故烏梅丸一方，必待病進

厥熱不分此病乃合陰陽爲一之義故私厥忽熱非分言所本之病也三陽失下則厥並是寒厥三陰之厥傳來正是熱厥程自謬稱三陰爲寒三陽爲熱耳不知二陽中寒證居多故于陽經故陽陰經故陰仲師之法不一自不

能當用之作此夢囈之訣何也教者陽出陰而非眞熱厥亦但入陰而非在實厥熱且見乃厥陰中之一證豈可分作兩端發熱時即以爲熱當厥時即以爲寒未有病能變化忽寒忽熱如此者也如此瘧病之寒亦爲兩邪

前用之，恐用之已無及也。或曰：諸烏梅丸主久利方條中無自利證，胡爲用之。不知前條發熱而利必自止，見厥復利，已列出眼目矣，豈更贅哉。但陽進病退，此是總結陰陽順接大關鍵語，必須互以陽進病退方爲該括，而不互者，意在起下文耳。○世人妄言傳經之厥爲熱厥，直中之厥爲寒厥，斯言謬甚。三陽之厥多得于失下，此爲熱厥。少陰之有厥，悉屬寒，至于厥陰之熱厥，雖有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而厥者一條，若熱少厥微指頭寒一條，實即是此條熱深則厥深，熱微厥亦微之註脚，外是更無發熱厥證矣。果如傳邪之說，則在四五日閒得矣，論中何云一二日至四五日乎哉。一二日不知何經之傳，而神速且若此。余再爲剖之，論中云陰陽不相順接便爲厥，此厥字內兼有發熱字在內，當其發熱，不復見厥與利，是爲陽勝，而陰退熱也，非寒也。及其變厥而利，不復發熱，是爲陰復而陽退，寒也，非熱也。熱則眞熱，寒亦眞寒，唯視夫勝復以遞爲先後耳，何得稱厥以熱之名哉。唯一二日至四五日而厥一條，其厥自夾發熱而來，且

有裡證可驗，與夫單發熱、單厥逆者不同，此孤陽獨勝，不容陰復之證，比之蜣厥一證，爲孤陰獨勝，不容陽復之證，對待而看，又兩與彼之厥而復熱，熱而復厥者不同，其曰厥應下之者，下其熱，非下其厥也，此外遇發熱則可下，遇厥則萬不可下矣。推緣其故，厥陰與少陽一府一藏，少陽在三陽爲盡，陽盡則陰生，故有寒熱之往來，厥陰在三陰爲盡，陰盡則陽接，故有寒熱之勝復。凡遇此證，不必論其來自三陽，起自厥陰，只論熱與厥之多少，熱多厥少，知爲陽勝，厥多熱少，知爲陰勝，熱在後而不退，則陽過勝，過勝而陰不能復，遂有喉痺便血等證，厥在後而不退，則陰過勝，過勝而陽不能復，遂有除中及亡陽等死證，所以調停二治法，須合乎陰陽進退之機，陽勝宜下，須待殘陰退盡方下之，觀小承氣湯中，業已去芒硝之寒，而有厚朴之溫，在厥陰中破陽以行陰，最爲合劑，陰勝宜溫，不待其勝也，縱有陽邪，一見厥利，便宜烏梅丸，萃辛熱之品而加苦寒之佐，在厥陰中破陰以行陽，雖有上熱如首條消渴氣上撞心等證，亦不慮其

不經之甚矣有條指陽正是熱邪上厥可用辛熱以治傳經之熱邪乎理不明則無法可與言矣厥陰有經與臟之分表裡何謂總無關表不能得直牽扯危混至于煩燥可下則程之杜撰從師不至也陰燥乃眞

病穀有可下之理哉

扞格也。一則治之不嫌遲，一則治之務須早，則又抉陽抑陰之微旨耳。○陰證脈沉，一見發熱，總無關表，在少陰便屬亡陽，在厥陰輒妨勝復。亡陽之熱固有煩燥諸熱證，然必兼汗出與自利，此爲陰寒；勝復之熱亦有煩燥諸熱證，然必不汗出與自利，此爲陰燥。唯曰陰燥，故不可發汗而可下耳。

註家之訛，未有如程，而程之不通，未有如厥陰篇中，厥陰篇中不通，未有如論厥之謬妄不經也。厥陰之厥，若爲寒邪，則但厥不熱，者是如瘧家之但寒不熱之寒瘧也，在少陽則如彼，在厥陰即如此。若夫熱厥，唯其爲傳經之熱邪深入陰藏陰分，故忽出而爲熱，忽入而爲厥，總是一熱邪出入陰分之故，原爲一病，與瘧家合寒熱爲一病同，豈有二病互爲變化，而出乎凡人之病，非寒即熱，總是一邪。唯是少陽之寒熱往來，及厥陰之厥熱互見，似爲二邪，不知正是一邪出入，而非兩端也。彼自夢想不及，而妄謂在厥即爲寒，在熱即爲熱，是一氣而五日能熱，五日能寒。又必如其數而兩端相停勻。

天下有如此之怪病氣乎。且于此五日厥時，用熱藥，于五日熱時，用寒藥，至厥後復熱，則前用之寒藥必爲患，熱後復厥，則前用之熱藥反助虐。天下又有如此之奇治法乎。彼又就一二日至四五日一語，辨駁謂非傳經之邪，仲景凡言日，皆不可以數計矣。惟此言一二日至四五日而厥者，正以日數計以示人也。見少陰之爲病，但有厥不發熱，傳至厥陰爲病，方發熱，乃厥後一二日至四五日不同，此計厥之日數，以定厥後之發熱，亦一二日至四五日不等之日數也，推之而先熱後厥者，亦然。彼乃謂爲之初得病一二日至四五日，即傳至厥陰，辨其不致神速如此，豈不大謬乎。仲景蓋言少陰之爲病不發熱，自少陰傳厥陰，其發熱日數，一二日至四五日不等，至此而忽厥，則此後厥之數，亦必一二日至四五日，以應其熱數，正是始發熱六日，厥反九日，復發熱三日，一條之執據，又是厥五日，熱五日，發熱四日，厥反三日，等條之引證，仲師之意一字看不出，而敢妄言乎。仲師明言熱深厥

亦深熱微厥亦微而後謂不得以熱名厥乃稱仲
師爲大怒大悲亦是痴人說夢耳又云不必論其
來自三陽起自厥陰只論熱與厥之多少以定陰
陽勝負此更不通之極矣來自三陽通傳少陰而
至厥陰爲熱邪者方論厥與熱之多少若夫起自
少陰遂中厥陰之寒邪則有厥無熱何以論多寡
乎卽此便知其于如何傳經爲熱如何直下爲寒
茫然不識而信口亂言連篇累牘適足爲醫家之
蟊賊更可笑者其註中忽云熱邪忽云寒邪忽隨
仲師云熱忽說已見言寒忽又執固而爲此不通
之論更見其目盲心瞎無疑○余前辨程說有未
盡處蓋未明言前條始發熱三字爲厥陰病之初
入也厥陰病未有不先熱後厥者前條有傷寒始
發熱六日云云一條後條言傷寒一二日至四五
日系接上文而言也見傳經熱邪一到厥陰始發
熱發熱始知自少陰傳厥陰矣及發熱後又厥則
一二日至四五日不同所謂一二日至四五日者
乃病到厥陰發熱後厥之日期豈傷寒初感太陽

之一二日至四五日乎在厥陰乃以太陽之日牽
混適見其不通耳其意謂是直中乎直中之邪有
厥無熱必無兼寒帶熱一二日間直中厥陰之邪
如果有此是爲何病何名仲師何不言乎惟少陽
之瘧近之然自是三陽之證與厥陰何與在瘧證
亦有三陰之瘧彼乃言三陰經之表非言三陰臟
之裡余注雜病金匱瘧疾詳言之
矣當與參看愈明程說甚不經矣

按此二條亦申明厥陰病厥熱互見並詳其傳經之熱
邪上衝下注不同卽此可知陽氣升陷之機而病勢
之進退決焉示人明其辨以出治也厥陰病傳經之
邪深淺升降前條言之然就深淺言此熱原爲傳經
之邪就升降言此熱又爲正陽之氣非陽氣升透則
熱入旣深漫無出路其患非上衝則下注豈可遽言
痊愈哉試以明其上衝下注之象就證辨之可也如
傷寒有先厥而下利者自是熱下陷陰分卽爲陽陷陰
中也及後發熱而利必止此又陽出陰分而卽陽升
上也苟不治之則熱後復見厥乃厥必再下利又

爲熱入陽陷之故也推之其人先厥後發熱利自止
者明知爲熱出陽升之候矣乃反汗出咽中痛則是
前條所云熱氣有餘是也熱氣有餘又不治之則熏
灼上部其喉爲痺亦由于醫家治熱邪無術不能使
陽氣透表升散而致爲害空竅也夫汗出應熱散矣
乃不散而發喉痺此何以故是汗出乃陰分之血爲
熱邪所逼而化者非透表陽升之汗適足以虧陰益
熱而已再者發熱無汗亦爲熱出陰分陽升陰中也
所以其下利亦必自止但又因無汗之故而熱不上
衝祗能下注其下利卽爲挾熱之利熱不能得消利
自不能得止甚之熏灼腸胃膿血兼洩則又熱邪下
注之見證而陽未升散可知也于是熱旣下注而不
上炎則喉中清寧無痺可見厥陰傳來之熱邪一日
不升陽透表必一日在內爲患非上衝而汗出喉痺
卽下注而無汗便膿血在陽升熱出見病尚如此況
熱後復厥厥後復熱熱勢愈深其厥愈深漸致陽微
陰盛厥多熱少愈難治矣主治者安可坐視其困殆
而不一升舉其陽宣導其熱乎傳經邪熱之爲害如

此而尚有言寒邪者豈非目朦心盲之輩乎
再或傷寒熱厥爲日之數參差不一正可于此辨陽
氣之升降以決病機之進退矣如厥陰病發熱四日
厥亦四日乃反厥三日復熱四日是厥少熱多陽
有漸升透表之兆也故仲師言其病當漸愈又惟恐
陽雖漸升而熱又漸盛致如前條所言上衝下注也
亦于發熱與厥之日數以辨之如發熱四日後並不
復厥而但熱矣至七日之久熱不除者是熱重于裡
必有注下之患矣仲師又言必便膿血亦如前條所
言當早爲升舉以救濟之也迨至便膿血見證則挾
熱之利又須小承氣及大柴胡爲治矣然則熱固宜
多于厥斯便于升之舉之俾其透表趨陽而愈而又
不宜熱邪有餘致有上炎下注之害非明其理者不
能治之適當其可矣若夫傷寒厥四日熱反三日復
厥五日則陽陷陰分者漸深熱耗陰分者漸熾其病
爲進矣于是升舉陽氣使之透表更非易易矣仲師
明言其故見寒多熱少陽氣日退不惟有陷之理且

有衰之機。陽氣衰退而病又不更進者乎。所以言其為進也。反此則熱多寒少。病為退而陽為進。可知矣推此則厥陰病之宜升陽于陰。分散熱于表。分為病退身安也。更可知矣。故除熱氣有餘之外。皆宜厥少熱多理為易治。此二條又在厥陰中。辨病勢吉凶之大關鍵也乎

傷寒。熱少。厥微。指頭寒。默默不欲食。煩躁。數日。小便利。色白者。此熱除也。欲得食。其病為愈。若厥而嘔。胸脇煩滿者。其後必便血。

(按)此條乃申解厥陰經傳經熱邪為病。熱少厥微之證決其得愈之故。復就厥證邪熱稍深者以對言之。示人知立法以為治也。厥陰病陽氣進退之機。即病勢吉凶之兆。前條言之。正見陽氣即熱邪升舉之斯為正陽陷之入之斯為邪熱。非有二物也。試就其邪熱之微。陽氣之出。易于升舉而得愈者明之。如傷寒

厥陰病熱固少。厥亦微則熱微厥亦微之證也。又不于是逆冷。但見指頭寒。則又非熱氣有餘矣。已兆可愈之理矣。但其邪尚所入陰分。熏灼胃中。壅塞鬱悶故默默不欲食。中焦與陰為熱邪擾亂。煩躁不寧者累數日之久。此皆傳經之熱邪在厥陰為患也。忽而小便利。色白者。知熱已漸除。而病將漸愈矣。此熱乃隨小便而滌滲。胃中開其鬱悶。知饑欲食。陽氣亦遂流布。為生津腐物之用。非若前日溺于熱邪中耗津食氣也。所以可卜其病為愈也。若不然。厥不能微。則熱亦必不微。于是邪熱上衝胸膈。作嘔。橫行于胸脇作煩滿甚。且下注腸而便血。又見熱邪少盛。即熱多厥少。亦必有上下衝注中焦熏灼之害。傳經之熱邪渠可忽哉。○若小便色不白。即熱少厥微。然有煩燥病在日久。鬱內無所宣洩。遂致上衝下注。且下肝臟之血。示人不可輕忽其熱微也。此條總是一串成文

傷寒脉微而厥。至七八日。膚冷。其人躁。無暫安時者。此為藏厥。非蚘厥也。蚘厥者。其人當吐蚘。令病者靜而復時煩者。此為藏寒。蚘上入其膈。故煩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者。蚘聞食臭出。其人當自吐蚘。蚘厥者。烏梅丸主之。又主久利。

烏梅丸方

烏梅三百箇　細辛六兩　乾薑十兩　黃連一斤

當歸四兩　附子六枚　蜀椒四兩去汗　桂枝六兩

人參六兩　黃蘗六兩

右十味。異擣篩。合治之。以苦酒漬烏梅一宿。去核。蒸之

五升米下。飯熟。擣成泥。和藥令相得。內臼中。與蜜杵二千下。丸如梧桐子大。先食飯服十丸。日三。稍加至二十丸。禁生冷滑物臭食等。

(按)此條乃申辨厥陰病熱厥互乘。久則必正虛陽弱成腎厥胃厥之證。致陽終陷而不出。竟抵不救。示人知進退之禁也。厥陰病以陽氣出入為熱厥。以陽氣升降為進退。是病在陰經。原以陽氣為主也。然余前言陽氣即熱邪。熱邪即陽氣。多異之。不知陽氣有餘則為邪熱盛。邪熱漸減則為陽氣衰。試觀仲師屢言厥熱多少。以定病機進退。何嘗不以治傳經為急。又何嘗不以扶助陽氣為本。庸醫不明。乃謂治邪熱則將傷陽氣也。于是在厥陰傳經熱邪中。一毫不敢指為熱證。則亦自昧于陽氣有餘不足之間。而混言扶陽抑陰。祗見為亢龍有悔。陰陽一氣。不宜偏勝。在陰經固宜扶陽。在陽經豈無純以扶陽為務之時。在陽經

固宜救陰在陰經又豈無備以濟陰爲治之理又何可拘執爲子莫之執中也耶故余註不敢毫忝已見惟照原文詮釋而闡發之至厥陰中凡遇傳經熱邪不得稍懷猶豫之見余豈願爲扶陰抑陽之小人乎誠以病在陽經則必濟其偏耳然陽豈能處常勝之勢乎況在陰經陽氣日久爲病消磨未有不衰弱漸致不振者此時熱邪自必隨之遞退而成厥多熱少之厥陰病矣夫陽氣即邪熱邪熱即陽氣固矣何以陽衰邪退而病不愈乎則以陽陷入陰分故也如陽升陽分而陽衰邪自退自是欲愈之厥陰如陽陷陰分而陽衰熱雖退祇成漸致有陰無陽之厥陰矣至此惟有可死之道不知欲愈之道也是又厥陰病中言傳經熱邪者不可不知也在三陽陽明經邪入爲陽傳入裡不能傳少陽透表則爲無所復傳之陽明必陰盡而死在三陰厥陰經邪入爲陽陷入陰不能升必陽透表則爲厥不能還之厥陰必陽盡而死此一定之理也明乎此則業醫家見陽漸衰熱漸退厥陰病不愈者必當辨驗之其證爲重爲輕爲易愈爲

難治而加意勿忽焉如傷寒厥陰病診之脈微法當陽升發熱乃反厥者則非陽升之微而乃陽衰之微也再驗之于證七八日之久不止手足冷逆而且膚冷其人反燥無暫安時則又非熱氣有餘而爲熱氣不足也乃陽衰邪退而陽陷入陰漸爲磨滅至盡故有此證之重者作燥者陰獨無侶求陽不得故燥擾無息時即陰燥也知此則厥非陰陽不順接之厥乃藏寒陰盛有陰無陽之厥也凡煩屬陽屬心而燥屬陰屬腎此藏乃腎家陽衰欲絕陰寒孤擾非同于胃陽不治蚘不安伏之故也仲師示人曰此爲藏厥屬腎爲非蚘厥屬胃也驗註謂見此即宜主以四逆回陽安燥誠爲能明仲師之法者乎若夫蚘厥固亦陽衰邪退而陽陷待升爲證之輕者其蚘因胃底虛寒浮游于上故有易吐之勢二證雖厥同而煩燥不同腎寒之藏厥燥而無暫安時胃寒蚘厥煩而有靜時也以此可辨其寒在腎在胃而分證以治之也仲師又爲申明蚘厥吐蚘之理亦屬之藏寒此藏字即指胃內經十二藏並府以言藏也況胃寒未有不脾寒者見蚘上入于膈煩有起止得食而嘔而煩而吐蚘藏寒而蚘不安伏之故也此雖胃氣虛寒但未至冷陰燥則傳經邪熱亦尚雜合于陰分之間膠固中而不能出不早治之亦必漸至于漸滅而後已爲開破其陰而升舉其陽不可也欲陽升舉非扶助陽氣又不可也欲陰開破非收斂陽氣又不可也烏梅丸一方從緩之治寒熱雜合之邪與以寒熱雜合之治而烏梅酸收以斂陰細辛辛熱以開陰黃連黃栢苦寒以降陰此使陰不能陷陽之意也用乾薑附子蜀椒以助陽人參以補陽之虛桂枝以升陽之氣此使陽不爲陰所陷也更用當歸引桂藥入肝經厥陰分際以奏功焉所以推之主治陽陷入陰爲滯下之病亦無不立效也可見厥陰病中雖陽衰邪退尤必以升陽透表爲治法蓋除少陽一路別無厥陰驅邪之門戶矣又豈可坐視其陽愈衰陷愈深致成厥不能還之厥乎或言藏厥亦有起自少陰並中厥陰而致者此說大是是又不待日久即可成也學者當于得病人暫辨之凡藏厥爲眞寒除四逆回陽無二

治也若傳經而得藏厥則陽漸消亡之證也其爲日必久若起于少陰兼中厥陰而得藏厥則始得一二日間即然乃不日陽素消亡之證也學者識之

(七) 傷寒本自寒下醫復吐下之寒格更逆吐下若食入口即吐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主之

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方

乾薑 三兩 去皮　黃連 三兩 去須　黃芩 三兩　人參 三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再服

(八) 傷寒六七日大下後寸脈沉而遲手足厥逆下部脈不至咽喉不利唾膿血泄利不止者爲難治麻黃升麻湯

王之

麻黃升麻湯方

麻黃二兩半去節　升麻一兩一分　當歸一兩一分

知母十八銖　黃芩十八銖　萎蕤十八銖

石膏六銖碎綿裹　白朮六銖　乾薑六銖

芍藥六銖　天門冬六銖去心　桂枝六銖

茯苓六銖　甘草六銖

右十四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一兩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相去如炊三斗米頃，令盡，汗出愈。

（喻）按寸脉沉而遲，明是陽去入陰之故，非陽氣衰微可擬，故雖手足厥逆，下部脉不至，泄利不止，其不得為純陰無陽可知。况咽喉不利，唾膿血，又陽邪搏陰上逆之徵驗，所以仲景特于陰中提出其陽，得汗出而錯雜之邪盡解也。

（程）青芩蕤冬，清上焦之熱；姜朮苓甘，補中焦之虛；芍藥知母，滋下焦之液；更佐麻升歸桂，引清冷之氣而直達乎營與衛。

（按）此二條乃申解厥陰病陽陷入陰，與陰相拒，寒熱二邪雜合為患，當明其悞治，辨其本虛立法，以示禁也。厥陰病中陽陷于陰，則厥；陽出于陰，則熱。熱厥相尋不已，則陽欲升而不能升，陰欲降而不能降，遂成錯雜交互之邪，最難辨審也。認為傳經熱邪之厥陰病，而其人本虛寒；認為直中寒邪之厥陰病，而其人有伏熱，烏可不明其證而善其施乎。其證何以遽至于寒熱錯雜，正邪交戰如此哉？則亦悞治之故使之然

耳。如傷寒其人雖熱浮于上，乃平素陽微于下，為寒下及傳經之熱邪，自少陰而來，或有熱邪為患，如上衝下注等證，則凡熱多厥少，總為厥陰可治之病，升之舉之不暇，何故吐之下之乎？庸醫妄認可見之熱在上，不知不可見之寒在下，吐下而勢愈逆，陽愈微，于是陰在陽外，寒在熱上，是陰藥之藥性消于胸膈，而上焦之陽氣傷丁務沖也，是謂之曰寒格。惟其陽宜升而反降之，正宜助而反泄之，所以更為逆也。于是吐下且更甚，甚則食入即吐，而下利或至不止，本為陰陽爭拒之證，吐下不已，馴致為有陰無陽之漸矣。法當急溫其中焦，使陽在內為陰所包裹，首力盛則自出。乾姜人參，是陽升之品也；且使寒在上而卷伏乎熱邪者，氣開則自降，黃連黃芩，降陰之品也。此一方而升陽降陰，溫中治逆，數善備焉矣。再或傷寒六七日，大下後，或經醫悞治，不則延挨日久，失于升舉其陽，陽陷不起，致厥利兼行矣。診其脈寸中沉而遲，寸上焦之部位，陽分之脈也，而見沉遲，寒格于熱上，熱伏于寒下，可知矣。再諦其證，手足厥

病作三段　蓋陽弱是虛　為病之本却　不是病陽陷　入陰是病之　標在下後熱　寒是病

冷，陽陷入陰，寒格熱伏，又可知矣。診其下部之尺脈更不至，平日之寒下腎虛，又可知矣。是腎陽素弱，陽陷于陰，熱格于寒之故，如縮于目前，何可任陽澌滅，不一為振拔乎。但陽必竟在陰中，雖弱，未嘗無也；熱必竟伏寒下，惟鬱故反能為害也。咽喉不利，唾膿血者，熱邪不甘屈伏，而上衝于肺為患也，即上條所言上衝之邪也。泄利不止者，熱邪既不能上達，不得不隨陰氣下降而為挾熱之利也，亦即上條所言下注之邪也。既是熱邪伏鬱于陰中，陽氣必然勃勃欲動，于陰分固極難為升舉，不易致透表散邪，治之得愈矣。然非有陰無陽，厥去不還之死證也，仍當以破陰升陽為主治，用麻黃升麻湯，與烏梅丸同理而各有義焉。烏梅丸意在緩以收功，治胃厥以安蚘；麻黃升麻湯意在急于奏捷，理肺熱以發汗。程註明藥性，喻註更直決其立法之原，故方義不必復贅矣。用之而陰開則陰不格于陽，陽升而陽不陷于陰，陽升于表而邪熱反散，不上衝而肺安，陰靜于裏而邪熱無逼，不下注而利止，寒熱不參，陰陽各正，又何病不已乎。

此二條雖見于厥陰中然凡六經中有寒熱雜合皆可推此爲治也卽陷胸瀉心諸方亦多寒熱錯合之品可見不止厥陰厥熱互乘之證爲然也學者識之

二條皆似有寒無熱之證然一則由下而不見厥一則脉似寒而嘔膿血知陽陷陰阻成其寒格而已餘曰格則陽尚欲升爲陰所格非無陽也吐膿血非同吐飲食痰飲有膿血則陽邪尚盛也故終以寒熱雜錯之藥爲治而不復疑焉○程註疑爲關格原文無此義關格上陽下陰此則上陰下陽不相順接與關格相返而有相似之義故仲師曰寒格

（九）下利脉沉而遲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熱下利清穀者必鬱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陽下虛故也

（按）此條乃申解厥陰病陽衰邪退而陽陷不出陰漸有通陽出亡之勢示人知援扶孤陽之法也厥陰病腎

厥胃厥總由陽氣漸衰陷陰不出爲害前條言之然少陰證中有下眞寒上假熱之象今厥陰病中下陽衰而陰盛上熱浮而陽脫者亦類于少陰假熱之病不可不辨也如其人下利脉沉而遲自是寒邪爲患矣乃面反赤身有微熱者此眞陰寒逼假熱氣于上而欲飛越之兆也設爲厥陰中眞熱之下利則身不不發熱若發熱而下利必便膿血豈有微熱反利清穀之理乎于此考辨之乃寒熱眞假之大關也惟其陽氣已衰漸爲陰寒所逼上越乎頭目故見鬱冒惜慘之證汗出陽散而鬱冒雖解其陽之亡也必矣或解後又鬱冒鬱冒後又汗出則孤陽寧不離脫在頃刻乎試驗其證汗後陽亡其人必微厥此微厥非厥輕熱輕也正陽欲飛越已無陷陰甚深之根其厥反微更不如陷于陰中尚有紐結不散之力也此至危之證也仲師明其所以然曰其面之赤乃戴陽于上無根之陽浮游失據也知其平日腎陽並無深根固蒂久病消衰隨汗而亡隨利而洩其存者幾希矣所以定其下虛也然則見戴陽一證可悞認爲實處之

熱邪而悞用寒凉殺命乎此條原無厥陰字亦無傷寒字則凡病其陽浮越皆有戴陽一證當在在細辨急回孤陽使安厥宅又豈止傷寒厥陰爲然乎○三家註皆輕描淡寫卽程氏素以陰經無熱爲在扶陽立說者此條都毫無成見隨聲附和可知其原無把柄也

（二十）發熱而厥七日下利者爲難治

（二十一）傷寒發熱下利厥逆躁不得臥者死

（二十二）傷寒發熱下利至甚厥不止者死註家皆謂此三條之證發熱而兼厥逆發熱卽不厥逆厥逆卽不發熱焉有一人之身而熱自熱厥自厥者乎余改正之爲發熱復厥如第十八條仲師原文之義則是

（按）此三條乃申解厥陰病陽陷入陰終不能升漸至漸滅之死證示人延悞之禁至厲也厥陰病傳經之熱

以陽升透表爲袪邪離經之法前詳言之若竟聽其厥而復熱熱而復厥無已時也則其入之陽氣必衰縱欲升舉且無力振拔矣于是終陷賊庭不能復闢如楚懷王之入秦宋二帝之北狩同一去而不返也學者可不早圖其挽救乎如傷寒厥陰病發熱而厥則前乎此者熱一二日至四五日熱之時可謂久矣及至厥亦必自一二日至四五日厥之時又可謂久矣此所謂熱深厥亦深爲病之重候矣乃至厥七日而不復熱又復下利則陽不惟陷陰不出且將入陰不起爲陰所滅没也豈易治之證乎則當一二日至四五日已爲厥而下利之間苟早計之何至難治耶此仲師扶陽于陰盛之中一片婆心也

再或傷寒厥陰病發熱應利止今發熱而利不止則熱非陽升邪散之象乃陽微爲陰所逼上越之兆也及熱後復厥自必下利如故遂致陰躁不得臥之證見卽前所謂無暫安時也此有陰無陽厥不能復還之證也仲師所以亦定其死也

再或傷寒厥陰病發熱時下利至甚其陽氣隨下利脫盡矣及至厥時厥遂不止不必有陰燥之證亦為厥不復還之證也故仲師亦言其必死也此皆失于破陰升陽扶陽益氣之故陽在表則桂枝柴胡等湯不用陽陷裡而烏梅丸四逆湯等法不施以至此極也惜哉

㉝ 下利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為虛煩也。宜梔子豉湯。

㉞ 嘔而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

㉟ 下利欲飲水者。以有熱故也。白頭翁湯主之。

㊱ 熱利下重者。白頭翁湯主之。

白頭翁湯方

白頭翁二兩　黃連去須三兩　黃蘗去皮三兩　秦皮三兩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不愈。更服一升。

（七）下利譫語者。有燥屎也。宜小承氣湯。

按此五條乃申解厥陰病傳經熱邪之治法在人神明之而善其用也厥陰病來自傳經其邪鬱久更熱至厥陰而入之深極矣六經已盡更無所復傳惟有透少陽使返太陽為邪之出路耳然又患為病日久陽氣已衰陽入陰中不能振拔故破陰升陽仲師屢示其法殆為熱氣漸覺不足者言也若夫傳經之熱邪氣本有餘則自有邪在上則越之之法又有邪在陰本經則升舉之使透少陽返太陽一法又有邪熱太盛以解散寒涼為用一法又有邪耗津液竟以滌除下洩為用一法仲師之治熱邪益皆順其勢而驅除之所以用力少而成功多也請歷為明之如厥陰病其人下利後不厥而更煩此熱上衝也按之心下濡則氣虛而熱留于膈上必有痰飲相涸不能使之自為升散也是為虛煩也法當乘邪在上之勢一湧而出宜與梔子湯以香豉為升散以梔子為開洩而病可已也

再者厥陰病嘔而發熱者亦不見厥知亦熱氣有餘而其勢上衝為患也厥陰血臟邪熱在斯熱發不已木火之性上行必嘔同于少陽之為病除從少陽以治厥陰無他法也肝膽相為所謂臟腑相連切近之治邑此注彼一轉手之勞耳仍主少陽之柴胡湯以升清為透表發汗以降濁為下逆滌邪悉如少陽之治凡熱邪正在厥陰標本俱可以之為主治也此治厥陰病之本方如太陽中風之桂枝湯中寒之麻黃湯陽明胃實之大承氣湯少陽和解之本方同一定而不移者也

再有厥陰病下利欲飲水者即首條所言消渴即邪熱下注之謂亦熱氣有餘消津而作渴于上挾熱而利于下之證也仲師言此下利既能飲水且消則有熱無寒可知也所以明其有熱故也主之以白頭翁

湯白頭翁秦皮俱有解散之性用以領黃連黃蘗之苦寒下入厥陰陰分陰氣開而陽出寒藥行而熱退熱退而下利自止津復而渴自息亦治厥陰陰分熱氣有餘之神術也

再有熱氣有餘不上衝而下注陽氣亦隨之下陷陰分有漸深之勢為下重之疾者即前條所言下重之證也設診之而脈大必不能自止矣知熱邪有餘陽氣陷入所以下重難止也亦以白頭翁湯主之解散而升陽苦寒以洩陰陽升陰降而下重可以愈也

再者厥陰病熱甚而譫語者以熱邪在厥陰而陰血虧移熱于陽明而津液耗此必日久熱熾失于救濟其陰也以致胃津乾而有燥屎有燥屎則汚濁之氣隨熱上逆斯神識昏懞譫語作矣此尤熱氣有餘之甚者也厥陰無下法然熱邪熾盛內傷胃津非滌除不為功宜小承氣下熱邪而不傷厥陰之陰且以救陽明之陰一舉而兩經獲安矣推此則凡汗凡下皆不可拘定為某經宜汗某經宜下且拘定某經無汗

法。其經無下法。
爲刻板傷寒也。

（十八）傷寒五六日。不結胸。腹濡。脉虚。復厥者。不可下。此爲亡血。下之死。

（十九）傷寒脉遲六七日。而反與黃芩湯。徹其熱。脉遲爲寒。今與黃芩湯。復除其熱。腹中應冷。當不能食。今反能食。此名除中。必死。

按此二條。乃申解厥陰病陽氣漸衰。熱氣不足而悮認爲有餘。寒之下之。必至不救。示人如切禁也。厥陰病傳經之邪。其寒熱錯雜者。仲景既立法以烏梅丸麻黃升麻湯主之矣。其熱氣有餘者。又立法如前五條所言。分其邪勢上下輕重而理之。可謂已詳且備。惟是熱氣有餘之厥陰。總爲易治之條。若陽氣衰而熱不足。再悮治之。必有死亡之禍焉。如傷寒五六日。其人不結胸。則知熱邪不能上衝也。腹濡。熱邪未嘗結聚也。脉虚。陽氣不足也。復厥。陰勝陽爲所陷也。此扶陽益氣。尚恐不能升舉之于陰中。顧可下以寒苦。使陽陷者愈陷。衰者遂絶乎。仲師明其不可下。而申言其故。曰此爲亡血。見肝家血虚耳。血雖陰而化血者氣。陽衰氣弱。則無可化血。所以只現虚寒。全無實熱。下之。乃醫家使之即于可死之道而已。再或傷寒脉遲六七日。或熱少厥多。或下寒上熱。醫不識。認悮以爲熱。反與黃芩湯。徹其熱。是脉遲爲寒。而與黃芩湯。以寒益寒。熱除陽衰。乃醫悮治之過也。此證如經悮治。止于不能食。胃中虚冷。是其常也。如經悮治。而反能食。則胃中冷極。而陽將去。是其變也。胃冷反能食。名爲除中。知胃中之陽已爲陰寒下逼。將亡于外。而爲發熱汗出不止等證。陽之中根已除。不能復續。所以決其必死。而無法以爲挽回矣。此二條。又爲陽虚陰寒家立法。見厥陰一證。原寒熱雜合。其盈虚消息之機。全在臨時斟酌。爲陽氣盛熱有餘則越之散之。甚且凉之下之。爲陰氣盛熱不足則升之舉之。甚且溫之補之。俱難執一以爲治也。此固爲厥陰傳經之邪言之。而不止此也。傷寒中何經不然。雜病中何證不然。故此二條。俱未嘗指厥陰也。學者果可昧其察審之原乎。

（二十）傷寒六七日不利。便發熱而利。其人汗出不止者。死。有陰無陽故也。

（廿一）下利後脉絶。手足厥冷。晬時脉還。手足溫者。生。脉不還者。死。

（廿二）傷寒六七日。脉微。手足厥冷。煩躁。灸厥陰。厥不還者。死。

（廿三）下利。手足厥冷。無脉者。灸之。不溫。若脉不還。反微喘者。死。

（廿四）傷寒下利日十餘行。脉反實者。死。

按此五條。乃申解厥陰病陰盛陽衰。遂至孤絶。明其證脉。決之以死。示延悮之禁至切也。厥陰病中。凡見陽衰。即宜急爲扶助。凡見陽陷。即宜急爲升舉。蓋惟恐陽勢日以弱。陰勢日以盛。至于不可扶助。不可升舉。則雖欲救危陽于欲絶之日。無法也。請爲歷言陰盛陽絶之脉證。見此則決其死亡不日矣。倘早爲圖維。何致噬臍莫追乎。如傷寒六七日不下利。此必見陽微之證于他端也。而人不及覺。遂延悮其扶陽之方。其人忽而熱發。利行。汗出。且不止。則孤陽爲盛陰所逼。自內而出亡于外。爲汗爲熱。自上而隨陰下泄爲利。頃刻之間。陽不守其宅。陰自獨于裏。有陰無陽。不惟與向之熱氣有餘之厥陰異。且與寒熱雜合之厥陰亦異矣。此陽脱于陰而死之證也。無可救也。

再或下利後脉按之已絶手足厥冷此亦有陰無陽之脉證也然有歷晬時周一日之間陽復回而脉復還手足復溫則生有可全之理也設脉不還則手足必厥不還其死又何疑乎驗註謂回陽非回于無可有之鄉微哉論回陽之義也

有方可回無則何可回乎

再或傷寒六七日脉微未至于絶也然手足亦厥冷而煩燥煩可有而燥不可有也灸厥陰經穴量其病之輕重爲壯之多寡厥冷還者即可卜其陽回而生葢脉固未嘗絶厥還則脉之微者必漸盛矣若灸之而厥不復還則已成有陰無陽之厥陰矣其死亦同于脉絶之證也

再或其人下利手足厥冷無脉死證全具仲師婆心尤必灸之灸之而手足溫脉漸自無而有尚可望生也乃灸之手足不溫脉竟不還而微喘者無根之陽隨火勢上升欲脫也亦有陰無陽之厥陰也死無可再救也

再或其人傷寒下利日十餘行利甚可知矣診之而脉堅實是陰邪固結于中無陽陰獨之象已見于脉者如此不久即現手足厥冷下利不止之證厥不復還脉遂至絶此亦有陰無陽爲陰所內藏更不能發熱汗出出亡于外矣如國君死社稷之明懐宗也何非秉國成者貽悞之哉自有身有家有國者鑑此寧不當思患而預防之乎。右五條無論直中之陰邪傳經之熱邪可以一槩爲例也葢傳經熱邪未路必至此此以下可作厥陰下篇矣

病者手足厥冷言我不結胸小腹滿按之痛者此冷結在膀胱關元也

(按)此條乃申解厥陰病直中之寒邪起于少陰之由明列其證以示人知所辨也厥陰病傳經之熱邪盛則爲熱氣有餘衰則爲有陰無陽前次第言之矣然有陰無陽之病本傳經熱邪而驟致者則爲日遲久若

千古隻眼看破從前俱是含糊

起自少陰直中寒邪于厥陰者則爲時迅急緩不過三二日速則一日半日之間而已由于腎陽素虛寒邪自下中之既中乎少陰遂達于厥陰水木之臟相連陰寒之邪直入此直中厥陰之所以爲病也而其實不外于少陰之中寒也如病者手足厥冷此本少陰病也其人自言我不結胸但小腹滿知不可以陽邪言而可以陰邪言也按之痛者陰氣凝結于下其脉尺中必沉遲也仲師名之爲冷結膀胱關元膀胱爲陽府關元在臍下俱近于腎臟少陰陽衰陰盛冷氣瀰漫于下集而膀胱在傍關元在前俱有冷邪結聚少陰之陽寧足振乎此所以漫及于厥陰而爲直中之病仍爲少陰之寒邪也故余註厥陰直中之邪仍謂起自少陰此仲師之原文非臆說也

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裏乃攻其表溫裏宜四逆湯攻表宜桂枝湯

下利清穀不可攻表汗出必脹滿

(按)此二條乃申解厥陰病直中之寒邪有急行溫裏之法徐可升舉其陽由厥陰而少陽以返于太陽之表示人知辨證以出治也厥陰病直中之寒邪起于少陰浸及厥陰前標出之所以辨別于傳經之熱邪者得明矣然何以爲治乎仲師必爲立法以示之如其人爲厥陰病則下利爲本證也邪之腹脹滿陰寒內結也身體疼痛寒邪在肝則筋脉拘急而掣疼也此必先使陽氣先回于少陰而後厥陰之侵及者可徐圖于後且寒邪本自少陰發源源頭之陽水既溫則灌溉于肝木者皆春泉矣豈復有寒冰凍木之象乎是溫腎即所以溫肝耳然溫其裡矣不攻其表則厥陰本經之陰寒尚留滯而不能宣散其筋脉之間先爲寒氣所膠凝之營血未必遽能開散于是又有攻表一法攻表用桂枝湯同于太陽之治而用之之意則另具手眼也葢用柴胡者治厥陰寒熱雜合爲傳經熱邪之厥陰病立法也用桂枝者治厥陰寒邪爲

謂桂枝法入繳

直中寒邪之厥陰立法也桂枝升陽行衛有餘功于溫裡之後內陽既足借桂枝透表行經之力敷布其陽氣于周身使隧道之間無陰寒之可留免寬生他患之虞此誠治厥陰直中寒邪之神術也若不遵其法如其人厥陰病作利或下利清穀則裏寒陽微可審矣不先爲溫裏回陽遽以發汗爲治汗出由于強發即能散邪亦必亡陽其陽愈衰而陰愈盛脹滿猶小患也馴至厥冷不還脉微至絕豈非失于溫裏爲患之義乎此又仲師爲治厥陰者立一深戒也再者桂枝湯一方治寒邪直中少陰達于厥陰固爲妙法然推之六經凡驅邪透表無二法也在少陽經用之乃使邪由少陽透太陽之表也在厥陰經用之乃使邪由厥陰升少陽之半表出少陽之半表再達太陽之表也即在厥陰經遇小柴胡證用小柴胡後或邪亦歸少陽而未能透表病愈亦可用桂枝湯無疑也邪由太陽而來必由太陽而出傳經之熱邪本然也邪由少陰而起亦由少陽而升由太陽而出直中之寒邪亦無不然也明乎此則用桂枝湯于此並非爲

此處若執太陽證論方便吳深伯

風治也是又未可執太陽中風而言桂枝湯也況厥陰證中又有用麻黃者又豈復辨孰爲寒邪孰爲風邪而用麻黃桂枝乎故醫家變通之道在時措咸宜而已斷不可按藥求方執方治病也

(三十八) 嘔而脉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難治四逆湯主之。

(三十九) 乾嘔吐涎沫者吳茱萸湯主之嘔家有癰膿者不可治嘔膿盡自愈

(四十) 手足厥寒脉細欲絕者當歸四逆湯主之

當歸四逆湯方

當歸三兩　桂枝三兩去皮　芍藥三兩　細辛二兩

通草二兩　甘草二兩炙　大棗二十五枚擘

右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若其人內有久寒者宜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主之。

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方

於前湯方內加吳茱萸半升生薑三兩

右九味以水六升清酒六升和煮取五升去滓分溫五服。

此証俱前賢所畏

按此三條乃申解厥陰病熱邪傳入厥熱相尋馴至陽微將成有陰無陽之證立法以爲救也厥陰病溫中

散邪表裡之治已言之固爲直中之寒邪言之也亦不止于爲直中之寒邪言也即傳經之熱邪末路不振之陽及欲出無路之邪亦舉視此溫中散邪表裡之治爲法也故又有熱邪傳入爲厥爲熱之際即宜諦觀而早爲圖維者亦有溫裏之中必宜顧忌曾經熱邪熏灼有所傷損在肺爲癰膿在肝爲亡血不可純用辛燥以救陽而復傷陰者俱當細爲辨詳而後可行溫法于熱邪之末路扶陽而即以全陰無悞也仲師用法至此眞神矣乎如厥陰病其人有嘔如少陰病其人有嘔同一本病皆火邪緣之上升作逆也但嘔之虛實必有辨嘔而脉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是陽虛上浮陰盛下固雖嘔而身微熱似熱而熱氣亦無餘況脉弱小便利見厥俱屬寒寒邪勢方長有微熱亦浮游之熱耳可不早爲圖維升扶陽氣致成有陰無陽之莫救四逆湯所以用之必貴預也

再或嘔而無所吐乾嘔而已亦太陽證所有然陰膈上有寒飲未嘗不乾嘔時又吐涎沫則虛寒可知

痰爲實而涎沫爲虛有膿爲熱而無膿有涎沫爲寒涎沫亦寒飲之屬耳主之以吳茱萸湯溫中生陽不使成有陰無陽亦預治之于早也然嘔家因不一厥陰中之嘔亦不一或有熱邪令雖無餘而當日原爲有餘曾經上衝熏灼肺必受傷瘀處成癰癰處成膿則熱邪爲患之故也所以嘔家在厥陰病中亦有吐膿者似涎沫而實大宜審辨矣此豈與以吳茱萸之辛溫以重傷其肺乎所以勿藥爲有喜也仲師明其膿盡自愈既恐人用辛溫又恐人用寒涼故寧以不治爲便也業醫者于此熟察其熱氣有餘不足癰膿之勢爲增爲減亦不可槩以不治爲延悞之禍也又大非仲師之婆心矣學者于此等處推詳之可也再如其人手足厥寒脉細欲絕者豈非四逆湯證乎然直中之厥陰用四逆宜也若傳經之邪先盛後衰漸至于不振見此者則此時之寒固宜急理而當日之熱尤宜回顧也病在厥陰一熱一厥互爭日久厥陰血藏血分未有不虧者故厥陰病之末不惟陽氣衰而陰血亦亡法當于救陽之中顧陰也不然陰亡

而陽亦終歸于亡何救之有所以仲師于厥陰傳經病熱邪衰卻正陽亦微絕之時救陽必兼補其血主以當歸四逆湯去附子之辛燥但用桂枝細辛通草入辛熱于陰分回陽而不傷陰用當歸芍藥生陰血于厥陰滋陰而不碍陽甘草大棗再加調和之而陰陽兩平矣設有陰盛于陽陽衰于陰其人內有久寒者加茱萸生姜于方中雖扶陽之力較多而養陰之意不失所以救肝血于熱邪既傷之後扶陽氣于厥多熱少之時此方內第一適用者也何非經仲師意匠經營于盡善者乎推之而陽虛血亦亡者凡病緊可主之以此矣學者識之

傷寒脉促手足厥逆者可灸之

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惡寒者

四逆湯主之

陰陽不順接之厥亦非常爲蚘厥而言總不識傷寒傳經熱邪入肝經可以得厥故說來終是不明一片支離荒謬之說說不去處只是回護自己短處不服焉能註古人之書

(程)但厥陰之因悞治而成厥冷其見證亦與陰陽不相順接者不同彼證見厥利則不汗出熱必去即厥熱並見者有之所云厥深熱亦深厥微熱亦微是也然必不下利更詳其兼證則有煩燥嘔而胸脇滿諸項今因大汗後汗雖出而熱不去熱不關表可知不惟無煩燥等證而且內拘急四肢疼自是寒熱殊途矣以此而見下利厥逆之證且復惡寒一團純陰主令自是四逆湯證而非烏梅丸證也○或曰此症大汗出熱不去何爲不在亡陽死證列曰亡陽由于寒虛此證內拘急四肢疼而惡寒尚兼寒實寒虛者陰陽脫離寒實者陽得陰戀故可行溫法也或又曰子欲剖陰陽不相順接之厥爲烏梅丸證四肢逆冷之厥爲四逆湯證誠鑿鑿乎言之矣不知先厥未熱之厥何從得其非手足逆冷之厥屏四逆而用烏梅也曰仲景首條所揭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饑而不欲食食則吐蚘之證單爲陰陽不相順接六字下註脚也彼以未見厥利故有下之利不止之戒其上句先著一筆曰食則吐蚘雖未出方而備寫出一上熱下

寒之證則烏梅丸一方已隱隱現在食則吐蚘句之前矣首條示烏梅丸之影蚘厥條乃現烏梅丸之形又恐世人祇從形上索摸不以烏梅丸爲主厥而徒以烏梅丸爲主蚘影反被形遮矣故又拖一筆曰主久利方益蚘厥條祇有厥而無利故也世人以此句爲絕筆不知仲景復出一條曰先厥後發熱而利者必自止見厥復利以後利字頂前利字眞是絕處逢生矣後利字既可頂前則前烏梅丸獨不可以接後乎前後互映並不露出揭證蓋以陰陽不相順接句作骨子則首條所揭之證內已包有厥利之機而凡厥利處皆具有首條之證仲景不必言而無不言矣具首條之證不下利而發熱則爲陽勝具首條之證不發熱而厥利則爲陰勝勝而復復而勝總是首條證爲之胚胎也故有首條一二證而發厥下利者乃陰陽不相順接之厥利烏梅丸證也無首條一二證而發厥下利者雜證之厥利非陰陽不相順接之厥利即非烏梅丸證也其于發熱也亦然蓋厥陰以陰藏爲主下焦寒其體也而所司者風所挾者相火熱

其用也體用俱選理故如此體則無形用因有象所以首條所揭者厥陰之用也而體即伏于用之中觀下之利不止一語危哉微哉故知烏梅丸一方即厥陰中主方厥應下之以云數耳有所法即有所禁故于中復夾黃芩湯一方合大下之利不止發汗則口傷爛亦是爲三禁耳其餘四逆湯而下隨證隨方以其寒之雜則亦應之雜在厥陰中直附肅置之故雖下利之證亦復星羅碁布而烏梅丸則槩不容假借吁其嚴乎

但陰陽氣不順接之厥自是合陽盛之熱氣有餘陰盛之有陰無陽同論故在傳經之厥爲熱而在直中之厥爲寒毫不可假借者其間又豈烏梅丸一方可總括乎程註總不肯言熱邪而以陰陽不順接爲言不知陰陽不順接即陰盛不與陽接陽盛不與陰接何嘗無熱邪在中乎至黃芩一湯原爲厥熱相尋不已陽氣漸微熱漸無餘者設禁又豈厥陰必禁黃芩乎觀仲景厥陰篇中且用小承

氣矣又柴胡湯中未嘗無黃芩矣白頭翁湯一方其苦寒更甚于黃芩湯矣何以悉用之無疑耶以此知程註只因不肯言熱邪不肯言傳經故愈辨愈不得明耳

雜病厥逆非陰陽不順接之厥利是何厥逆雜病與傷寒患者有兩副臟腑兩種陰陽乎何不通至此如此則何以烏梅丸又主久利豈爲傷寒內有久利也祇因要說厥陰之厥皆寒厥故牽强文飾如此亦可憐矣而其心術則不可問鄙夫之無所不至不過患失耳此不認錯即患失也故連篇累紙總無中肯綮處祇供其悖謬而已

所言以烏梅丸爲主方設遇無陽陰獨之厥不能同者亦用烏梅丸乎其意謂此等厥非陰陽不順接之厥夫厥在厥陰有兩厥乎初之厥熱相尋爲陰陽不順接之厥迨後有厥無熱有陰無陽然亦不順接也陽不能復來順接乎陰也何嘗有二厥耶即直中之寒厥亦是陽平日虛弱至感寒邪而

其力不能振故厥亦是不能順接乎陰耳蓋陰陽均平則馴順而交接彼此少偏則不順不順則不接何于此始終弗明耶至首條彼謂言用正是其不肯說傳經之故一味昧心護短傳經爲用直中爲體乎是二證皆用也肝臟乃其體傳經自少陰來直中亦自少陰來腎又爲體而肝又爲用矣彼何足語于體用而敢妄言乎

大汗若大下利而厥冷者四逆湯主之

(程)至若手足厥冷之厥純是陰寒用事多從少陰移來與本經陰陽不相順接之厥另是一種不得李代桃僵也蓋少陰之厥冷多得之自中厥陰無此也必因誤汗及誤下而來其治之之法一準于少陰而已如大汗若大下利而厥冷者固四逆湯溫之之一證也

亦不盡由悞汗悞下厥熱相尋不已則陽氣漸微而成厥多熱少之證馴至于有陰無陽厥不復還

乃厥陰之次第而得之病也此大汗大利亦未必經悞治陰寒在內陽氣在外則逼而爲汗陰氣在上陽氣在下則陷而爲利此程所總不明者但混言三陰盡寒邪皆當混之而已豈不悞人

少陰之厥冷與厥陰之厥冷有兩副手足乎抑知少陰之厥冷正因連及厥陰而厥冷乎心中有障礙處則難與言

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通脉四逆湯主之

(除)上條辨證此條用藥兩相互發然不但此也少陰病下利清穀面色赤者已用其法矣要知通之正所以收之也不然豈有汗出而反加葱之理哉

(程)外熱指面赤身微熱言上條出證此條出方唯汗出而厥句稍不同前證汗出解應均解何得復有厥證蓋陰寒之所持者重汗雖出而陽不能盡出也故用四逆加葱白濟陰助陽中兼通表氣

前條明言下利清穀則不可汗通脈乃回陽之劑豈作發汗之義乎謬妄之根總在師心自用而不甘猶人此大病也

按此四條乃申解厥陰病陽衰陰盛將成有陰無陽之證急立法以回陽示人當嚴貽悞之禁也厥陰病中救陽當爲願陰爲傳經邪熱勢衰陽退馴至不振者言之若見直中寒邪之厥陰即不可執當歸四逆爲法又有本爲傳經熱邪其後竟將成有陰無陽之厥陰亦不可執當歸四逆爲法試爲歷言之如傷寒脈促而手足厥逆者此少陰中寒上侵厥陰陰盛而陽微將至有陰無陽也可急灸之然仲師不言灸于何處則少陰厥陰經穴皆可灸也又必視其邪之上盛下盛爲重爲輕而灸法始用之無弊也

再或陰寒內固假熱外現大汗自出而陽出亡熱自不去而氣外越且筋脈拘急四肢攣疼又下利厥逆而惡寒是直中之邪在肝而筋脈縱道並病矣且陰寒下洩而孤陽將脫矣容不急爲挽救其陽于垂絕之際耶法仍主以四逆回陽于陰中陰破陽行而經溫邪散厥陰病可言愈矣

再或其人因誤治而大發汗或大下利始雖係傳經之熱邪至此必熱隨汗下而陰陽亦隨汗下而盡于是陰寒內盛正陽將亡同于直中之病矣故亦大汗不止大下利不止而更于足厥冷雖所因不同而病勢已同病同則治同而不必追論其始因何邪矣此四逆湯仍主之無疑者也

再或其人下利清穀裏寒可知然外熱之勢見于汗出則亦陰盛逼陽于外內爲固冱之寒外爲浮游之熱而已無論爲傳經之末路爲直中于寒然但見此證知將馴至有陰無陽矣惟其下利清穀更法用通脈四逆湯蓋回陽之中寓升陽之治以此溫中以此升陽以此止利收汗喻註言愼不可認加葱爲透衣發汗誠至言也此皆急救其陽而不復顧其陰惡岐路必亡羊也又不可執而法而膠守不變更當合後法神明無方矣○前條有肺傷癰膿以有汗遂脈一證可驗肝血傷血亡以有脈細之診可驗故欲陽之中必救陰今無此一證脈則可無事于兩岐之見矣

四五 厥陰中風脈微浮爲欲愈不浮爲未愈

四六 厥陰病欲解時從丑至卯上

按此二條乃申解厥陰病得愈之脈及經氣旺時以明厥陰病邪之去路標六經盡處以立治即傷寒六經之大法也厥陰病爲脈爲證爲治俱備言之然邪之盛者久必衰邪之入者久必出若其人陽氣原旺之病邪不能久處于中則必行其經盡而自愈矣但厥陰爲三陰之盡其邪行經盡而欲出也舍少陽無路也又舍太陽無門也故厥陰一經爲寒邪得自直中者由少陰而起還之歸之必由少陽之半表而透太陽之表爲熱邪得自傳經者亦由少陽而傳升之舉之亦必由少陽之半表直透太陽之表一定不移之道也其六經歷傳另具總論于首姑不悉敘今在厥陰言邪去之路則不論爲寒爲熱舉由此也試驗之于脈其人本厥陰病脈應沉中或見緊或見數俱非微脈也亦有陽微而脈微者則浮沉取之俱微也今沉取之不見緊不見數脈如平人知陰分之邪已離矣浮取之而見微知陽分之邪欲透矣此微即太陽中風之陽浮而陰弱也不爲厥陰病何可以中風言若眞是厥陰中風則爲手足不仁口眼歪斜舌不能言目不識人等證矣今脈見微而于浮取得之既非無根之陽外脫亦非厥陰之陽內陷是厥陰之邪隨陽氣由少陽達太陽欲愈之機也故可以厥陰中風名其病見厥陰而病具太陽中風之脈則陽升邪脫可識經盡得解之候也是全于浮之一診決之浮則愈不浮則未全愈可知邪透表則病已邪未全透表則病未全已主治者當此桂枝湯升陽驅邪之用仲師前條原文所言攻表者正此處爽緊也顧可坐視其欲浮未浮欲愈未愈而貽悞乎此又不待柴胡湯用之引于少陽而病可瘳矣何也邪已由少陽有達太陽透表之勢何用復從少陽爲治但治太陽即以治少陽且正所以治厥陰也仲師于此不出方蓋桂

枝湯攻表前已明言之不必贅叙矣雖然升舉者必俟醫之扶持誘掖之謂也若夫本經原有正氣氣若旺時自能擁正驅邪如必俟醫藥升舉也乘其旺時治之亦易厥陰旺時則丑寅卯是也丑者寒水之餘位寅者少陽之正位卯者厥陰之正位觀此知厥陰之邪原由于少陰必達于少陽其間由水而木由陰而陽原天地一定之位置也故其氣隨健順之運緣乎木而升于陽所以厥陰之邪必以少陽爲升舉之門戶非人力也天地之自然也則凡六經之傳爲入爲出雖云病氣何非應天地自然之運行乎余所以有六經傳經之總論雖前人未言而終不敢逆臆妄言也。正氣與病邪原非二物正氣者中道也過不及則爲病氣名之曰邪矣如民之爲盜盜亦民也民可流爲盜盜仍可化爲民一理也至于臟腑經絡則城郭道路也民必由此出入盜亦必由此出入故正氣血所行所存之處皆病邪所行所存之處也識此可與言正邪之氣可與論出入之方可以論主治之法矣凡病皆然寧止傷寒乎哉

勞復陰陽易霍亂病總論

大病後猶宜節飲食慎起居寡嗜慾養氣血生精神若有違忽其病必復至矣復者邪已退而復來也原有餘熱者在傷寒後更多內經所謂傷寒爲熱病之類也故仲師叙傷寒差後首及之以枳實梔子豉湯消滯清熱爲熱盛而正不甚虛主治也若兼以宿食不化內熱復生則大黃加用皆以寫實邪有故無殞焉即無宿食如強以進食爲養病則胃于病後不遽腐化將留爲夙食日暮微煩熱亦將復此不須醫治減穀損食則食消熱退矣至于外邪尤爲病後當謹避稍有侵犯必更發熱主以小柴胡湯爲有外邪而忽又發熱者言也若脈浮則爲有外邪必汗解脈沉者必下解但病後之汗下似以小柴胡升清降濁爲正治大汗大下雖有內外之邪亦宜斟酌況無邪而正虛餘熱未盡者乎其在病後腰以下有水氣者陽虛故水積也牡蠣澤瀉散鎮心神通水道勿令泛濫成患焉若虛而有熱其邪上衝者汗下吐俱不宜以

補虛清熱爲正治竹葉石膏湯一方尤見精妙之用取效者衆矣其虛熱在上而胃氣本寒者經言寒多爲痰飲故云胃上有寒然胃之虛寒可知理中丸溫中即以袪除痰飲也凡此六法神明而用之爲寒熱爲虛實爲外解爲下解要使邪進者復退此爲諸大病善後之計也既以勞言則凡勞心勞力皆在所必戒也大病初差性命方全遽多所營擾譬如已死將如之何我躬不閱遑恤其後乎此詩可爲大病後者日誦之如更以房勞復病則宛其死矣他人入室之詩尤宜吟咏于左右矣至陰陽易一證不更彰明較著者哉雖男女互服其褌襠以還精氣爲換之之法但或無人得知知而不及救者往往然矣有甫男女相離即舌短囊縮大汗出煩燥而死者已屢見之也霍亂一證宜附雜病但傷寒之吐利近于霍亂而不可謂之霍亂故歸之傷寒論後論之霍亂何以見澁脈氣滯也傷寒傳入陰經不宜見澁脈必陰精盡也即陽經之吐利見澁脈亦不爲佳然非不治之證而以調而爲之也皆條前論乎此下八條皆霍亂本病

中應有之症。但亦未可執爲霍亂病也。以第二條
其證。以命名。以第三條言其證。全類傷寒表邪。以第
四條歸用法于治裡。此其所以同病形而異病情也。
雖有加減。不外治裡。雖發熱頭痛身疼。或渴或不渴。
全與桂枝麻黄大小青龍無涉。不容悞也。第五第六
兩條又類陰經直中寒邪。四逆湯之治法。既爲寒中
惟當辯其眞爲內寒。則治其寒。其爲直中之傷寒。爲
霍亂之內寒。寒同治不異也。即非此二病。但內寒者。
皆無妨同法也。第七第八條。總爲脉微中寒立治法。
脉不出則通之。利不止則補之。亦就病脉用法。不必
執爲何病。凡病見此證。皆可用此法。又何執定名形
而忘其理法乎。第九條爲凡病後新虚者。申言之。亦
不當論傷寒及霍亂矣。卻此則叙于傷寒論中。與叙
與雜病中。亦無異也。明矣。且以六經傷寒論何條不可
移治乎雜病雜病諸法。何法不可以移治傷寒。驗氏
云。人雖有病。無兩副藏府經絡。尚至論也。然能通貫
者。方能變化隨心。神明在手。如未可與權。寧可守法
庶後學知所範圍。不致師心自用。此余謂師仲師二
書之意
也夫。

傷寒論本義卷之十七

差後勞復

大病差後勞復者。枳實梔子豉湯主之。若有宿食者。加
大黄如博碁子。五六枚。

枳實梔子豉湯方

枳實三枚炙　梔子十四枚擘　豉一升綿裹

右三味。以清漿水七升。空煮取四升。內枳實梔子。煮取
二升。下豉。更煮五六沸。去滓。温分再服。覆令微似汗。

按此下六條申解傷寒病愈後。血氣虛羸。餘熱未盡。飲
食起居。俱宜節慎。臚列之以示禁也。至房勞一事。更

關性命。故不必列于六條之中。其示禁更切矣。言大
病差後者。凡病皆然。而傷寒之爲病。亦大病而不可
忽者也。幸而得差。血氣必虛。或强其力作。或多爲酬
應。或不息心機。以靜養。或不卹家計。而經營。凡費心
費力。過喜過怒。多言多動。皆可因勞而復病也。其人
因勞而動其既虛之血氣。虛勞而生其未盡之餘熱。
熱邪退而病差。熱邪生而病復。可見傷寒傳經之邪。
流連難盡如此。傷寒後血氣之虧。因循難復如此。推
之自凡病後皆然矣。可不慎歟。仲師與勞復者以枳
實梔子豉湯。梔子香豉。非用湧邪熱也。有枳實而復
生之熱。已不能凝聚爲患矣。再兼梔子苦寒以洩之。
香豉辛香以散之。病因熱生。破之散之洩之。熱去而
病亦復愈矣。不必更爲他法以重傷其病後血氣矣。
但其人又有因宿食爲患。而生熱復病者。則飲食過
多。不能腐化。停蓄而生熱。與勞復同病也。仍用枳實
梔子豉湯。加大黄如博碁子五六枚。本下宿食也。而
熱邪亦隨之激除矣。此治
勞復食復爲病者一也。

（二）病人脈已解，而日暮微煩，以病新差，人强與穀，脾胃氣尚弱，不能消穀，故令微煩，損穀則愈。

按再或其人脈已解，病可知差矣，而日暮微煩者，非病也，以病新差，人强與穀，脾胃尚弱，不能消化，故令作煩。穀氣亦能在內停積生熱，故作煩，而有欲復病之勢也。凡熱生，俱可為病，又不必定勞心勞力矣。法當不用治以醫藥，惟宜損其穀數，每食一升者，食七合，食五合者，食三合，俟脾胃漸壯，穀漸增益，亦節飲食，防病復之道也。

（三）傷寒差已後，更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脈浮者，以汗解之；脈沉者，以下解之。

按再或傷寒差已後，更發熱者，此熱生而病復也。亦必飲食起居，失其節慎之道，而外邪乘虛得復，內邪未

虛易聚也。仲師于熱生發熱者，與以小柴胡湯主之，不出升清降濁之治。使邪自少陽透越于表，上熱散，下熱洩，而病可以愈矣。亦不出少陽之治也。其間有兼外感而復病者，大病後不宜大汗，喻註謂用枳實梔豉湯以微汗，是也。其間有兼內傷而復病者，大病後不宜大下，喻註謂枳實梔豉湯加大黃以微下，是也。然亦有不能該盡者，則于汗下之中，務存大病後之治。庶治復病而不碍于大病後也。此又治餘熱未盡，而內外更致傷感病復者一也。

（四）大病差後，從腰已下有水氣者，牡蠣澤瀉散主之。

牡蠣澤瀉散方

牡蠣 熬　澤瀉　栝蔞根　蜀漆 洗去腳

葶藶 熬　商陸根　海藻 洗去鹹　已上各等分

右七味，異擣下篩為散，更入臼中治之，白飲和服方寸匕。小便利，止後服。

按再或大病差後，從腰以下有水氣者，病久陽虛無力運[illegible]于積水，或飲水過多，或藥飲停蓄，或氣化不行，小便不利，致腰已下水氣為患，可見非止熱能生病，[illegible]亦能生病也。熱餘者，熱生而復病；濕甚者，挾熱而[illegible]濕病，法當宣洩其水，淡滲其熱，與以牡蠣澤瀉散，亦能大病差後濕熱相洇者為治法也。

（五）傷寒解後，虛羸少氣，氣逆欲吐者，竹葉石膏湯主之。

竹葉石膏湯方

竹葉 二把　石膏 一斤　半夏 洗 半斤　人參 三兩

甘草 炙 二兩　粳米 半升　麥門冬 去心 一升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內粳米，煮米熟湯成，去米，溫服一升，日三服。

按再或傷寒解後，熱少虛多，虛羸少氣，氣逆欲吐，又無實邪可以湧吐，是為吐、為汗、為下，俱不宜也，但治其熱，亦不宜也。法用竹葉石膏湯，于補虛中清熱，餘熱得去，而氣血漸增，所以治大病差後虛熱復病，無過于此法也。粳米煮湯入藥者，治在陽明，為大病後理中也。

（六）大病差後，喜唾，久不了了者，胃上有寒，當以丸藥溫之，宜理中丸。

按再或大病差後，虛而熱洩，且兼寒矣。于是其人喜唾，而神識久不清白，病勢久不了了。仲師言此胃上有寒，夫胃上，中焦也。中焦虛寒，上焦反有浮熱，熱在胸膈，痰涎壅塞，故喜唾；浮熱上衝，頭目惛懞，故久不了了。

痰飲作害，慎不可誤爲熱證而攻其熱，致生他變也。法用理中丸。丸固緩也，然惟其寒在中而熱在上，故必用丸。理中而不致有礙于上熱，非不治上浮之熱也。理中而中焦不寒，無寒格熱于上，上之浮熱自下行而散。此理中正所以治上也。乃大病差後浮熱寒中，治之又一法也。因此推之，大病差後病機雖不一，而不外虛而挾熱、虛而挾寒二者而已。學者神明于六條而一條貫乎百病，又豈仲師所能悉言乎。至于房勞復病一事，原文未言及，犯此者乃以性命爲僥倖者也，又烏足與之言治法乎。但亦不外虛更加虛寒熱挾之而已。補虛爲主，以治寒治熱者佐之，亦可謂推廣中師未言之婆心也乎。

兼寒乃結聚之痰飲，而痰飲存留於胃上者，則 於胃陽虛寒也。胃陽虛寒者，大病後胃氣損耗也。

陰陽易

（一）傷寒，陰陽易之爲病，其人身體重，少氣，少腹裏急，或引陰中拘攣，熱上衝胸，頭重不欲舉，眼中生花，膝脛拘急者，燒裩散主之。

燒裩散方

右取婦人中裩，近隱處，剪燒灰，以水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小便即利，陰頭微腫，則愈。婦人病，取男子裩當燒灰。

（按）此條乃申解傷寒病後男女淫媾互感爲病，仍用陰以濟陽，陽以濟陰，以易病者仍以易治之也。傷寒爲病百端，本身之外，又有因男感女，因女感男，則陰陽易之爲病也。其人身體重，少氣，以邪非外感，自內而傷也。少腹裏急，引陰中拘攣，邪非上逮，自下而入也。熱上衝胸，頭重不欲舉，眼中生花，傷寒傳經後本爲熱邪，熱邪既畜于本身，因淫遂傳于交者，故所見皆虛熱之証也。膝脛亦復拘急者，少陰虛而熱乘，亦同少陰傳經證之踡卧也。此欲溫之則獨本熱，欲散之而藏已虛，何以立法乎。仲師與以燒裩散，裩當近于二陰，濁氣平日所積，乃其人之眞陰眞陽也。以男之眞陽入陰分而陽可濟陰，以女之眞陰入陽分而陰可濟陽。且凡物燒灰皆帶溫散之性，溫以補虛，散以驅熱，此于交易其氣成病之中，即以交易其氣之法治之，洵無往而不神明也。

傷寒論本義卷之十八

霍亂

[illegible]辯此訛誤至千古無疑也

(一)傷寒。其脈微澀者。本是霍亂。今是傷寒。却四五日。至陰經上。轉入陰必利。本嘔下利者。不可治也。欲似大便而反失氣。仍不利者。屬陽明也。便必鞕。十三日愈。所以然者。經盡故也。此條入霍亂中易混。明乎仲景原文本是霍亂。今是傷寒二句。則得矣。

(按)此九條乃申解霍亂病。似于傷寒。應爲辯明其孰爲傷寒之吐利。孰爲霍亂之吐利。以定治法無悞也。傷寒中之吐利。有表裏陰陽。而霍亂中之吐利。有寒熱虛實。俱應一一辯明。方見吐利之證而不搖惑耳。請爲先言傷寒中之吐利。如傷寒病其人脈微澀者。在霍亂病中。脈澀其常。故仲師曰。此病本應是霍亂。在傷寒病中。脈澀其怪。仲師曰。今病乃是傷寒。見傷寒中不宜見此澀脈也。何以言之。三陰所重少陰。則澀在尺部。以少陰之陰。不日不足。故傳經熱邪入腎。耗擾而大水欲枯。故澀脈見。乃危候也。非同霍亂病中陰陽擾亂。脈見澀滯。爲上下格阻。氣塞不通之象也。所以原文言本是霍亂脈。今見于傷寒中。大可慮也。詢其病却四五日矣。四五日言非初病也。不可以日計也。其病已由三陽傳三陰經矣。又由少陰而上轉將入厥陰矣。厥陰下利。乃其本病。加以其人上有衝上之邪作嘔。下有陷入之陽下利。是真傷寒陰經之吐利也。合之脈澀。少陰之根本已虧矣。欲上轉厥陰。且不能盡入厥陰矣。陽邪必不能遽升。且必耗陰日甚矣。再兼吐利不止。少陰之陰。能不立竭乎。此仲師所以言其不可治。以見脈澀之傷寒吐利。不同于脈澀之霍亂吐利。如此之大分開也。如或其人本嘔而有欲似大便之勢。乃反失氣不下利。則又非傷寒少陰經。而爲傷寒之陽明經矣。嘔而不利。必係陽明陽邪內耗胃津。所以其後便必鞕。此並迥不同于少陰

之吐利。況霍亂之吐利乎。仲師卜其十三日經盡而愈。見胃水虛竭之澀。不當見于少陰之傷寒。而胃津消耗之澀。尚可支延于陽明之傷寒也。既爲陽明病。其言經盡而愈。似與胃家無所復傳之說相悖。陽明病至十三日之久。胃津坐耗。何能言愈。不知仲師此爲太陽病過經不解而言之也。雖有入胃之邪。却無成實之害。所以十三日愈。與過經不解病。同一期日之理也。雖失氣而不利。屬陽明。然病邪仍在太陽。未全歸陽明。何致有無復傳之患乎。或問曰。原文欲似大便。子何以言嘔而欲似大便。答曰。此嘔字非增出。乃跟定本嘔二字來。仲師言本嘔而下利。爲陰經上轉入陰也。則本嘔而欲便不便。所以爲之陽明。豈有欲便不便之陽明而無嘔證者乎。況此條列于霍亂中。原以辯吐利二字。若無嘔則不必言之于此矣。此原文之現在可據者。豈余增添爲蛇足者哉。正見此一條內嘔而下利。脈澀。屬傷寒中之少陰。不可治。嘔而欲利不利。脈澀。屬傷寒中之陽明。而爲太陽過經不解之陽明。非陽明胃實。可許以十三日經盡而愈。俱與霍亂之脈澀。大不相涉也。此仲師立此條之本義也。或又問陽明之傷寒。即非胃實。脈澀果無防乎。答曰。此問可謂詳盡矣。然正因此澀。知非胃實也。陽明之脈本大。大甚則滑。今見澀則非滑。非滑則不大。可見胃中之實邪未成。祇爲太陽過經不解之陽明而已。學者非通一部全書。參觀其言脈精妙。原難執一爲說。何能知本條之辯傷寒。別于霍亂乎。

(二)問曰。病有霍亂者何。答曰。嘔吐而利。名曰霍亂。

(三)問曰。病發熱頭痛。身疼惡寒。吐利者。此屬何病。答曰。此名霍亂。自吐下。又利止。更復發熱也。

(四)霍亂。頭痛發熱。身疼。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

理中丸方

人參三兩 白朮三兩 甘草三兩 乾薑三兩

右四味。擣篩爲末。蜜和丸。如鷄黄大。以沸湯數合。和一丸。研碎。温服之。日三四。夜二服。腹中未熱。益至三四丸。然不及湯。湯法。以四物依兩數切。用水八升。煑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加減法。

若臍上築者。腎氣動也。去朮。加桂四兩。○吐多者。去朮。加生姜三兩。○下多者。還用朮。悸者。加茯苓二兩。○渴

欲得水者。加朮足前成四兩半。○腹中痛者。加人參。足前成四兩半。○寒者。加乾薑足前成四兩半。○腹滿者。去朮。加附子一枚。服湯後。如食頃。飲熱粥一升許。微自温。勿發揭衣被。○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當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湯小和之。

⑤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四逆湯主之。

⑥既吐且利。小便復利。而大汗出。下利清穀。內寒外熱。脈微欲絶者。四逆湯主之。

⑦吐已下斷。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脈微欲絶者。通脈四逆加猪膽汁湯主之。

通脈四逆加猪膽汁湯方

於四逆湯方內。加猪膽汁半合。餘依四逆湯法。

⑧惡寒。脈微而復利。利止。亡血也。四逆加人參湯主之。

四逆加人參湯方

於四逆湯方內。加人參一兩。餘依四逆湯法。

⑨吐利發汗。脈平。小煩者。以新虛不勝穀氣故也。

按傷寒中之吐利。既明。則霍亂中之吐利。可歷舉而言之矣。仲師設爲問答。以明其理。問曰。病有霍亂者。何

答曰。嘔吐而利。名曰霍亂。此霍亂之就證以立名者也。又問曰。病發熱頭痛。身疼惡寒。吐利者。此屬何病見病發熱頭痛身疼惡寒俱爲外感之邪。與傷寒之太陽同。但傷寒太陽無吐利。所以欲人辯識其證。勿悞治如傷寒也。答曰。此名霍亂。不待醫與以湯藥而自吐。不待醫與以攻藥而自下。此又不同于傷寒太陽中。悞治之吐下也。及其利止。又復發熱。或吐下兼行之時。熱必自消。且有見乎足逆冷者矣。利止熱作外感之仍未除。此皆霍亂之不同于傷寒之就發熱之作止。又一驗法也。人知霍亂之不同于傷寒之病矣。抑知所以不同于傷寒之理乎。傷寒者外感病。霍亂者內傷病也。傷寒之發熱頭痛身疼惡寒。風寒在營衛。霍亂之頭痛身疼惡寒必兼吐下。風寒在胃府也。風寒外邪。何以遽入于胃府。則平日中氣虛歉。暴感風寒。透表入裏。爲病于內。因其爲風寒客邪。故發熱頭痛身疼惡寒與傷寒同。因其暴感胃府。故兼行吐利。與傷寒異。此二病分關之源頭也。註家雖引盃擬言外感而不明言其致病之由。奚益于後學乎。其所以吐

利時不熱利止復熱者則亦因中氣虛弱當吐利行
時邪雖在胃而氣散熱不能發利止氣收方發耳亦
異于傷寒之熱發在表無作息時也既明霍亂致病
之由為病與傷寒之異而治法方可就其人之寒熱
施之熱多者胃雖虛自熱多虛熱者吐利行必大飲
水五苓散主之導濕清熱滋乾所必用也寒多者胃
素虛且寒多虛寒者吐利行必不用水理中丸主之
溫中燥濕補虛所必用也夫胃受風邪何以不用發
汗為解乎在裏無發汗去邪之法五苓散導水則熱
邪去也理中丸溫中則寒邪散也何用在裏而發汗
治其表乎此治法又大不同于傷寒者也至于加減
之法悉隨證而施之初不外于溫中補虛導水燥土
而已逆吐利既止而霍亂之病已除身痛不休病乃
在表所以以桂枝湯小和之解表于裏病既已之後
究非治表用桂枝亦非治太陽中風也學者
識之以下諸條則病不同而治法可通用矣
其或吐利行而汗又出則中虛且陽微欲亡矣陽微
欲亡則惡寒陰盛于內則四肢拘急手足厥冷此雖

不同于傷寒厥陰下利之病但陽微陰盛將至危殆
同一理也溫中回陽無二法也四逆湯在所必用也
再或既吐且利小便復利而大汗出下利清穀一切
陰盛于內陽亡于外之病勢俱見矣此時必更見假
熱于外如少陰厥陰經中下寒上熱內寒外熱等證
診其脈已欲絕矣俱似傷寒陰經有陰無陽之證是
又不必論其病不同科而當明其
治為一法矣除四逆湯更無他法
再或其吐下雖已斷然汗出而厥四肢拘急厥不能
還手足不能復溫亦謂之不解脈更微而欲絕此亦
全類傷寒厥陰之厥不復還有陰無陽之證也通脈
四逆加猪膽汁湯主之亦猶白通湯加猪膽汁之義
也服之必審觀其脈之暴出微續以決死
生與厥陰之傷寒名不一法無二治也
再或其人霍亂後脈已微先吐止而仍利利又得止
此非吐利自止也以陰血亡而津液枯無可吐無可
利也其人陽氣下素尚饒故血亡而陽未至隨吐利
遽絕急于溫中之中佐以補虛生津之品生津即生

血也四逆加人參湯主之凡病後亡血津枯者
皆可用也不止霍亂也不止傷寒吐下後也
再或其人吐利發汗後脈遂就平病遂差可此尤為
素日胃氣有餘而病邪輕微之效也但餘小煩乃胃
氣暴為吐下所虛非素虛乃新虛也胃既新虛仍與
以舊日之穀數則穀氣多于胃氣所以不勝穀氣而
作小煩也仲師不言治法蓋損其穀則愈之治已見
于大病差後之條矣故不復贅此亦凡病可云然也
右九條除首條乃傷寒中病因其近于霍亂故列于
此次三條乃霍亂正證正治與傷寒適不同者也次
五條乃霍亂後變病變治雖與傷寒治法同而其初
病之因則究不可謂之同也此仲師所以以霍亂附
傷寒之後也所以示後學辯別之意至切且盡矣而
病異法同貴通不貴執其望人神明已在言外矣

（按）可不可諸篇，謂爲醫聖原文，有數可疑。原文言簡而意該，斯則辭多而意仍未盡，一也。故作趣詣何其有似五言詩者，六經論中無此體裁，二也。可不可之故，有引六經中原文者，有云已見傷寒論某篇中者，不相貫一，三也。多用反字，却無反意，如云脉濡而濇，反在關，濡反在巔之類，豈濡宜在關而濇宜在巔耶？在巔二字，亦醫聖言脉所未見，四也。諸可下內槩用大承氣，醫聖言下之多，有不出方者，蓋自大柴胡、調胃、大小三承氣、陷胸、瀉心、抵當等法，皆言下也，今可下不可下，但言下大便，已覺其義不備，況下大便亦非一大承氣可該，並不詳斷，何須論，五也。至於諸注，大約傳會成文，其說可稍通順，若加攻駁，則不勝齟齬，焉能起九原之人而問之乎，六也。方注摘冗長者六段，以爲倫類不清，不爲立注，以愚觀之，此倫類不清四字，可該四篇全義，七也。可吐可汗可下大法定時，令猶是作例，故智更爲膠柱鼓瑟，八也。有此

八疑，而循例注之者，謂其不同凡例，可以不注也。此四篇家絃戶誦，以爲大法，不使明晚易見，恐反遺憾。故諸家傳會作注，愚亦不得不注之，惟期原文周密妥協，用之可得萬全耳。然又必明此八疑，寸心是非，不敢自欺也。至於果否出於叔和氏之假托，則亦未有可考，有此文有此義，當於理合於法，則順於理法以明之。有此文有此義，而稍乖異，不甚當理合法，則雖加辯別，仍順於理法以明之。無論其人其文，論其理法而已矣。

辯不可發汗篇

夫以爲疾病至急，倉卒尋按，若難得，故重集諸可與不可方治，比之三陰三陽篇中，此易見也。又時有不止是三陰三陽，出在諸可與不可中也。

（按）此段總叙重集諸可與不可方治之意，令人疾病倉卒，便于尋省，多爲六經論中所已明，或稍增添條，無非至詳至慎而已。

脉濡而弱，弱反在關，濡反在巔，微反在上，濇反在下。微則陽氣不足，濇則無血。陽氣反微，中風汗出，而反躁煩；濇則無血，厥而且寒。陽微發汗，躁不得眠。

（按）此段言氣弱血虛之人，俱不可發汗也。脉濡氣虛，脉弱血虛，此在關上得之。然關上脉應大而有力，今弱又在關之重取，濡反在關之輕取，是弱脉見于關之根本，而濡脉見于關之巔頂，本不俱虛，故候于關而知中氣之素微矣。再診之，關之上寸口見微，關之下尺脉見濇。在寸口主氣，微則衛外陽氣亦不足也；尺脉主陰，濇則榮裡陰血亦無也。中氣虛，衛氣微，悉歸于陽氣微，風易中而汗易出，且正虛爲風邪所擾，必

煩躁也，皆陽氣不足之微也。即濇脉之主無血，雖陰血不足，其實亦陽氣不足，不能化血，故多厥而惡寒，亦是陽微。如此之脉而誤發汗，不惟煩躁，且至于不得眠矣。總見中氣虛，陽氣微，固不可發汗。亡血之家，雖屬血虛，亦爲氣短，故與陽微同禁發汗也。

動氣在右，不可發汗，發汗則衄而渴，心苦煩，飲即吐水。

動氣在左，不可發汗，發汗則頭眩，汗不止，筋惕肉瞤。

動氣在上，不可發汗，發汗則氣上衝，正在心端。

動氣在下，不可發汗，發汗則無汗，心中大煩，骨節苦痛，目運惡寒，食則反吐，穀不得前。

（按）此段明有動氣在臍左右上下者，不可發汗也。成氏註云：左肺右肝，上心下腎，四藏分屬動氣，引難經皆

歸之氣虛固然然氣虛曷有動氣又必在臍之左右
上下何也臍者先天之氣所存也氣實則充而固氣
虛則搖而動如水在瓶中滿則搖之亦不動虛則可
以搖動而有聲推之腸鳴亦可知其象義矣氣本一
又何屬四藏乎可見臍之氣通乎藏府爲先天之元
此氣有不足則按其部位知所通之藏氣必不治也
不治即不至不至即不足無非氣不能及之義成迂
引難經六按之定此非正氣虛也有邪居之也何邪
亡寒邪也氣不足而陽虛陰邪入而叅之叅雜于其
中也愈見四藏氣不至而不能開散即如木部苽疏
不特知其官吏之治衛無方也虛而發汗槃在所忌
況有積邪發汗則正氣益虛陰邪伏者必起矣居臍
右屬肺者則上冲衂不止衂爲肺之開竅在上部但
肺主之也渴又爲肺之當症心苦煩近于肺也飲即
吐水邪氣上衝故津液不上渴而飲水皆上衝之邪
爲逆也居臍左屬肝者則肝虛風動爲頭運即眩暈
也肝藏血之藏風動擾陰則汗出不止也筋惕肉瞤
肝主筋血主肉但因氣虛而振振惕瞤也居臍上屬

心者則其伏氣逆上衝心正在心端臍上之氣通于
心者陰邪挾之犯本也居臍下屬腎者雖發汗汗無
可出以腎中虛寒水不足也心中大煩將爲奔豚坠
邪侮所不勝矣骨節苦疼更兼目運少陰連及厥陰
俱受邪衝也惡寒陰邪盛而陽氣虛即厥逆之朕兆
食則反吐少陰陽虛釜底無火胃中亦冷朝食暮吐
暮食朝吐也因而不止谷何能得前此動氣之有有
于氣虛氣虛則陽微陽微原不可發汗就動氣之可
按可驗者可以明
其禁尤爲眞切也

咽中閉塞不可發汗發汗則吐血欲絶手足厥冷欲得
踡臥不能自溫諸脉數動微弱者不可發汗發汗則大
便難腹中乾胃燥而煩其形相象根本異源

(按)此段就胃府氣虛陽微中禁而以諸脉之不可發汗
結之上段就動氣言四藏偏于此言胃府以其表裡

脾藏且爲五藏六府之總司也胃中虛冷上焦必存
淤血誤發汗則血隨辛熱之藥上逆而出氣隨吐汗
而散欲絶者將絶也不亦危哉因而手足厥冷欲得
踡臥不能自溫蓋太陰脾氣無陽失溫少陰之陽亦
微見踡臥症厥陰冷不能還皆隨發汗吐血而見重
候矣可不慎之乎推之至于諸脉凡有數而動微而
弱皆在發汗禁例中也數脉似宜發汗然取之數
而動動者滑而短也內邪實而數也已不可發汗矣
更得微弱本氣虛也如此脉見誤發其汗氣散津亡
大便必難腹中必乾胃津亦枯因胃燥而心煩邪雖
宜驅中必先固不論其本而治其末未有不貽害者
也此諸脉者誤發汗致數形象似同其實一有邪在
表一並無邪在表病之根本乃異源也見數動雖似
壯盛因有邪以助之非正氣非盛也微弱則已見衰
鴆更無邪以叅之正氣眞不足矣此忌發汗同而所
以忌發汗則異也然以愚推論之但中虛有邪無邪
但不可發汗縱發汗亦不可盡
力雖異源而未嘗不同源也

脉濡而弱弱反在關濡反在巔弦反在上微反在下弦
爲陽運微爲陰寒上實下虛意欲得溫微弦爲虛不可
發汗發汗則寒慄不能自還

(按)此段言少陰陽虛不可發汗也脉濡而弱弱反在關
濡反在巔兩關之候氣衰陽弱同于上段更兼弦反
在寸微反在尺弦爲寒微爲虛弦則上陽虛故常運
微則下焦寒故常冷此名爲上實下虛究非實也正
爲虛陽上浮虛乃眞虛且成積寒即亞表邪非溫裡
助陽不可見濡弱弦微皆不責實豈可誤發汗耶發
汗則陽愈外越必心惡寒慄身厥逆而冷且爲有厥
無熱不能自還之厥亦見陽微氣弱無可發汗之義

欬者則劇數吐涎沫咽中必乾小便不利心中饑煩晬
時而發其形似瘧有寒無熱虛而寒慄欬而發汗蜷而

乃滿腹中復堅。

(按)此段申明氣虛陽微，素積水濕之邪，不可發汗之禁也。不言脉者，承上段來，其脉亦必濡弱在關寸，弦而只微也。有此脉而欬，水飲之邪上衝也。水飲濕邪在上，甚則爲熱，經言之矣。故上衝爲欬，劇則數數吐涎沫也。濕邪隔碍正津，故咽中常乾。與上文所言飲水則吐，互見而可參觀，皆水飲之正證也。正氣衰而不化正津，正津不能充周上下，上咽乾而下即小便不利。獨心中覺饑，而時作煩，正見濕邪所生之熱居中擾亂也。此煩每晬時而發，晬時周一日之時也。如今日午時至次日午時，周十二時，故曰晬時。有似瘧狀，但有寒無熱，心煩則同。其寒至于手足厥冷，心如有恐怖而慄，欬證仍在，純是寒濕之邪在裡，若爲發汗治表，悞矣。必引動少陰太陰素存之陰邪，見臥則踡而裡苦滿，腹中更堅之證。是少陰之寒邪上衝，連及太陰，故腿踡而腹苦滿堅。蓋水飲濕邪，所以素蓄于裡，本因陽微，陽微由于氣虛，無水邪亦在不可發汗

禁例中，見挾陰寒水濕而顧妄發致悞也耶。

厥脉緊，不可發汗，發汗則聲亂咽嘶，舌萎聲不得前。諸逆發汗，微者難差，劇者言亂目眩者死，命將難全。

(按)此段就厥證論脉，知陽虛禁汗，因明諸逆發汗之貽悞也。厥者，凡厥有冷厥、熱厥、蛔厥、寒熱相尋之厥，但見緊脉，無論何厥，皆中陽微弱，即不可發汗。發汗則汗出陽亡，氣散血竭，言出于心，聲出于肺，聲亂咽嘶，心氣肺氣欲絕也。舌萎，即痿不爲用也。聲不得前，心肺欲絕也。此言語聲音之病，皆由于發汗散亡其心肺二藏真氣也。蓋厥證爲陽虛，固不可汗矣，即陰陽不順接之厥，亦惟宜升陽降陰，不聞可發汗也。故切忌之。再者諸逆發汗，成氏以爲不可發汗，發汗則爲諸逆。愚以爲諸逆即厥逆也。凡厥逆發汗之害，不止于聲不得前。病微者必變爲難差，病劇者其言必亂也。目眩者，神光已脫，故主大命已難全矣。觀劇者其言必亂，與厥脉緊，悞發汗，聲不得前義同，可知逆爲厥逆無疑也。此處未說完不可發汗，何以總結之，以禁發汗之禁乎。方氏曰：逆亦厥也，宜從之。

欬而小便利，若失小便者，不可發汗，發汗則四肢厥逆冷。

(按)此段承上段來，彼言厥逆不可發汗，此言發汗則致厥逆，言欬證，即前段欬者則劇，數吐涎沫之欬，亦兼水濕之邪而得欬。故忌發汗，與前證同，皆爲陰盛而陽微，陽微忌發汗，發汗陽亡陰獨，四肢逆冷。冷且不能還，則命亦難全矣。

傷寒頭痛，翕翕發熱，形象中風，常微汗出，自嘔者，下之益煩，心中懊憹如饑，發汗則致痓，身強難於屈伸，熏之則發黃，不得小便，久則發欬唾。

(按)此段申明雖有外感表證宜汗，猶必詳察知禁也。如證在傷寒中，似中風，頭痛翕翕發熱，常微汗自出，純是桂枝湯證，兼以自嘔，則仍是內畜水飲之邪矣。悞下之，則心益煩，知未下時已心煩也。更煩之甚，而爲懊憹，易于發怒恚也。且如饑而不能食，皆悞下之虛其裡，以生邪熱也。若再悞發汗，雖發汗之悞不甚明，若或桂枝證而悞麻黃湯發汗乎，或兼濕邪小青龍證而以大青龍麻黃湯發汗乎，然既言悞，必不對證之發汗也。發汗汗出，袪其風邪，濕邪仍在，畢竟成痓病，身體頸項皆強硬，難于轉側屈伸矣。若悞以火熏之，過令汗出，火邪入裡，裡熱與濕相搏，小便不利者，不成黃病，若成黃病，則小便爲濕邪所阻，熱邪所耗，焉得不至于無乎。久必上衝，仍爲欬而數吐涎沫之症，濕熱上衝，唾血唾膿，皆由此悞，而爲輕變重之機也。可不慎哉。于篇末屢明挾濕邪以示禁者，見無裡證方可攻表發汗，裡虛寒、裡寒濕，俱不可不顧裡而畜言

攻表也。亦非諸表病裡虛。全不得發汗。或先治裡。後
攻表。或兼治裡以攻表。或以解肌爲治表。但爲善于
發汗。而非惧發汗也。俱于六經中詳言之。不必再臚
列焉。觀原文此段。致痙致黃致欬噎。俱水飲濕邪在
裡之說。可見發汗之惧。在用麻黃或大青龍。不用小
青龍之故。倘用小青龍兼治濕邪。則雖爲發汗。而不
在不可發汗
之禁例中矣。

辯可發汗篇

大法春夏宜發汗

按此句似叔和增入之文。是其例中以四時定病情之
義。故仍以四時定治。殊覺拘而有得。大法二字如云
大槩耳。究不可以作習語以貽惧後人。藉爲口實也。
嗣後言吐。言下。宜俱准此例之。然其贋無考。存之作
例之觀
可也。

凡發汗。欲令手足俱周。時出以漐漐然。一時間許。益佳。
不可令如水流漓。若病不解。當重發汗。汗多必亡陽。陽
虛不得重發汗也。

按此段明發汗之法。汗出必徹。邪盡祛也。又不可太過。
正氣則歸于寧少勿多矣。汗少或可再發汗。設汗出
而邪因正衰。不能驅逐。陽先亡。氣徒衰。邪如流風遺
韻。猶有存者。何以處之。彼時不重發汗。則邪終不去。
欲重發汗。陽已虛矣。烏可重發汗乎。故汗貴出
徹。尤禁大汗流漓。是以發汗。與其侈也寧簡耳。

凡服湯發汗。中病便止。不可盡劑。凡云可發汗。無湯者。
圓散亦可用。要以汗出爲解。然不如湯隨證良驗。

按此段明服藥之法。服湯發汗。汗出病解。便可止湯勿
進。不必定然盡劑。致汗多陽亡。亦寧少勿多之中。尤

貴于適當。其可也。無湯者無藥也。則圓散亦可。然圓
散皆已成之劑。不如湯之加減損益。隨證而進。其驗
甚准。故曰良驗也。可見良法原至虛至活。
蓋古今人必無印板病。豈有印板治法乎。

夫病脉浮大。問病者言便鞕爾。設利者爲大逆。鞕爲實。
汗出而解。何以故。脉當以汗解。

按此段申明可汗則必發汗。不可以病家言語而亂其
治法也。大病診之。脉得浮表症也。兼大。氣足也。此可
發汗。問之病人。乃曰大便鞕。如隨其言。逆利之之藥
則病在表。而攻裡。豈非大逆。此亦非病者詐言以相
欺。此便。乃邪在表。而正氣內鬱。火盛津耗。故便鞕耳。
名之曰實。非胃實也。因脉大而知其氣內充實也。一
發汗。則表解而熱散也。正津自生。大便自軟。不必治
裡。但治表而裡自和也。何也。以其脉浮知有表邪。
應發汗。當可。非胃實而遽攻裡。以犯大逆耶。此見凡
可發汗。俱應察證脉爲知從。不可淆惑于人言。逆見昧

其王
見也。

下利後。身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宜桂枝湯發汗。

按此太陽中篇之已見者。重叙之。見即惧下。惧吐後。凡
有表證。應治表。不可因惧而疑惑也。然必于發汗之
中。存不可大發汗之意。桂枝湯發汗。因下後身體疼
痛。邪仍在表。而清便自調。下之貽害已止矣。則此邪
乃陽衰內生陰寒之邪。不同感外之寒。用桂枝解肌
助陽。名爲發汗。其實非發汗。又于可發汗中。見不發
汗者之法也。故以此結可發汗
即示不可太發汗之切禁也。

辯發汗後篇

發汗多。亡陽讝語者。不可下。與柴胡桂枝湯。和其榮衛
以通津液。自愈也

按此段明發汗多亡陽後亦不可下之禁藥一以于
也發汗不宜過多則表邪雖袪而正津亦傷陽亡于燥
則燥燥屎留滯于胃爲害是不可不下而陽亡胃
正氣正津已損豈可大下乎惟用調和之法與柴胡
桂枝湯即小柴胡湯加桂枝方藥之義亦注明于太
陽中篇矣當與之參看和榮衛以通津液有宜陽養
陰之意治表用柴胡桂枝邪自少陽太陽而去和衛
也治裡用人參甘草大棗以補虛用生姜半夏以破
陰助陽用芍藥以收津則邪去陽生而津液自通
此爲汗多亡陽出驗諸一證示臣救之法總見慄汗
之病皆貴治裡總有表邪亦惟兼治而已末
言自愈猶重善爲調養不當歸功于醫藥矣

此一卷第十七篇凡三十一證前有詳說

辯不可吐篇

合四證已具太陽篇

方注云已上二條乃叔和氏類其篇目指經中條冊
之不可能分出者而言勉人當精詳經旨務爲通貫
其義以明盡道之意讀者
自會則書之全求可言矣

辯可吐篇

大法春宜吐凡用吐湯中病即止不必盡劑也

按首句前已明其拘矣至用湯吐中病即止不必盡劑
猶之發汗不可過多之義治病如爲政去其太甚耳
蓋自有其人正氣漸能消邪而愈凡治病者
必知此然後爲善于治病更善于養病也

病胸上諸實胸中鬱鬱而痛不能食欲使人按之而反
有涎唾下利日十餘行其脈盡遲寸口脈微滑此可吐
之吐之利則止

按此段明病邪在上當從上越之法胸上諸實使人鬱
鬱不能食乃有形之邪滯碍于胃脘之上也欲使人
按以開鬱減痛則非無形之虛邪也再如按之而有
涎時唾出者則胸有痰飲可知此痰飲在胸下至于
胃腸所以下利日十餘行也診之脈反遲遲則爲寒
此就三部統言診其寸脈又帶微滑無緊無濇雖有
痰飲而正氣尚足之狀也此微字非脈微乃滑微也
可從吐法以上傾痰飲也吐之痰去大半陽氣自流
動于胸膈而注下之陽氣必升則下利自
止不必治其下利而上下之病俱除矣

宿食在上脘者當吐之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結以客氣
在胸中心下滿而煩欲食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當吐之

按此段根上段來言宿食亦可照吐痰飲之法爲治必
察在胃上脘方從上越爲順如不在上脘又須另法
矣何以辯之仍以脈之在寸微滑辯之再以胸中鬱
痛雖欲食不能食人按之反有涎唾或有噫氣辯之

此不必其下利而亦可吐也何也宿食亦有形之邪
但阻滯不通于上都不能消利注下故不必定下利
也或亦有下利者此爲食瀉不可吐而可下矣此言
當吐者以在上脘三字主治明其當吐耳再有病人
手足厥冷似爲寒邪在裡診之不見沉緊遲濇但見
乍結結者脈病而乍結則忽然見結非脈之本然有
有形之邪阻碍其胸中宗氣故衛榮之氣不能暢行
非同于氣血虛微不能流布之結也此非他邪爲患
乃客氣客于胸中也故其證又見心下滿而煩雖欲
食不能食也客氣不止于外邪即宿食之氣亦客氣若
客氣能除宗氣能行手足厥冷可愈矣如吐痰飲之
後可止下利同一義也審知客氣在胸中則從上越
之亦順也○以上可吐俱未出方成氏注云此與第
六卷厥陰門瓜蒂散證同彼之脈乍緊此云脈乍結
惟此有異緊爲內實乍緊則實未深邪在胸中結久
爲實乍結則結未深亦是邪在胸中所以證治俱同
也其說似切當宜從之瓜蒂散方在痰病內用[illegible]
之苦以開之赤小豆之酸以收聚爲一佐以香豉上

乃稍稍助氣，一湧使邪盡傾也。治邪而不傷胸中正氣，斯為善治。

辯不可下篇

脈濡而弱，弱反在關，濡反在巔，微反在上，濇反在下。微則陽氣不足，濇則無血。陽氣反微，中風汗出而反躁煩，濇則無血，厥而且寒。陽微不可下，下之則心下痞鞕。

按此段即不可汗之首條，以陽微為主證。陽微不可汗與不可下，其義同，而誤治之，貽害差異，以其陽未外洩，祇隨苦寒之藥陷入心下成痞耳。痞乃證名，而鞕其形狀，按之可得也。中風誤下，亦能成痞，太陽上篇已明之，惟其脈濡，所以不結胸于陽分，而成痞于心下陰分也。

動氣在右，不可下，下之則津液內竭，咽燥鼻乾，頭眩心悸也。動氣在左，不可下，下之則腹內拘急，食不下，動氣更劇，雖有身熱，臥則欲踡。動氣在上，不可下，下之則掌握熱煩，身上浮冷，熱汗自泄，欲得水自灌。動氣在下，不可下，下之則腹脹滿，卒起頭眩，食則下清穀，心下痞也。

按動氣分屬四藏，有此近臍，所不可汗下，元氣虛也。右屬肺，下之則津液竭，咽燥鼻乾，皆致氣益虛，不生正津之故。頭眩者，肺金弱則肝木無所畏，其氣衝虛上升，故眩暈。心悸者，心包絡與肺近，同處上焦，肝氣橫衝，動其包絡之氣，則作悸也。在左屬肝，肝不治，下之故內拘急，食不下，肝氣動而傷所制脾，太陰氣傷則腹內拘急，連及表裏之胃，不能食也。動氣更劇，肝木風象，主動，故動則其氣更劇。雖有身熱，木動生火，祇為邪熱，臥則欲踡，上熱下寒，熱非真熱，少陰之氣寒水動，水寒邪亦盛于下體，故嗜踡臥也。在上屬心，不治，

下之則握熱而心煩，五心煩熱之證，皆手心主之氣所通也。身上浮冷，心為君火，諸陽之主，陽微則背冷，衛陽亦衰也。熱汗自泄，心虛氣散，血液隨榮氣外發矣。身冷而欲得水自灌，汗出必黏，所以欲灌，或陰虛于裏而熱發于外，欲冷水自灌，以取快耳。在下屬腎，不治，下之則腹脹滿，少陰氣逆，連及太陰也。卒起頭眩，少陰氣逆，連及厥陰也。食則下清穀，少陰火衰，胃陽亦微，不化穀而出便出也。心下痞，亦苦寒之藥陷陽于心下，與首段陽微誤下同一證也。此皆由元氣虛而藏氣弱，所以臍之四方有動氣，已示端倪，不審明而誤下，其變證與誤汗亦大同而小異，然亦不過略言其槩，至于病情變化，豈此可盡。動氣同，誤汗誤下同，而變證未必盡同，或全見，或另見，亦在臨時救誤者斟酌于吾道而出之，豈有拘定之病變乎。不可汗下中示此，要在使人知貽誤由于粗工之不詳不慎而已。

咽中閉塞，不可下，下之則上輕下重，水漿不下，臥則欲踡，身急痛，下利日數十行。

按此段亦與誤汗篇相照，咽塞者，胃氣不治也。上焦之陽分，原賴胃陽升布，且咽司食入，惟胃為主，不同喉之主氣屬肺，故以之驗胃氣無疑焉。下之則上輕下重，成注謂咽塞為上輕，胃傷為下重，似不明確。愚謂上輕者上氣虛，上虛必眩常矣。下重者，陽下陷入陰而為身重，臥踡之陰經證也。更身急痛，急痛者，痛而兼拘攣之義。下重之證明然，下利日十數行，非下重之猶甚者乎。其中水漿不入一證，似關乎上，然作上輕觀，則亦上虛之謂耳。歷舉水漿不入，踡臥，身急痛，下利四證，一居上，三居下，俱該于上輕下重一句中矣。

諸外實者，不可下，下之則發微熱，亡脈，厥者當臍握熱。

諸虛者，不可下，下之則大渴，求水者易愈，惡水者劇。

（按）此段明外實內虛，俱禁下，與禁汗篇中諸脈數動微弱一條相映也。諸外實者，邪乃在表，自不可下，誤下表仍發熱，因下而內正虛，外邪鬱，脈必極其沉細，按之不得，故云亡脈也。或因內虛而厥，手足必冷，獨熱在臍間，如一握之大，則陽氣陷入至深之分，邪熱寧易散表，而厥豈能遽回乎。諸內虛者，更不可下，下之津液下洩，胃枯氣絕，必作大渴，引水自救者，內熱盛而陽氣尚存，故易愈，雖渴而與水不能飲，或入口即吐，則陽氣已竭，浮游之熱上升，正氣下洩者，且上越，此證甚劇不易治矣。此外實固不可下，而內虛誤下之證尤關性命也，其示禁切矣。

脈濡而弱，弱反在關，濡反在巔，弦反在上，微反在下。弦為陽運，微為陰寒，上實下虛，意欲得溫。微弦為虛，虛者不可下也。微則為欬，欬則吐涎，下之則欬止而利因不休，利不休，則胸中如蟲齧，粥入則出，小便不利，兩脇拘急，喘息為難，頸背相引，臂則不仁，極寒反汗出，身冷若冰，眼睛不慧，語言不休，而谷氣多入，此為除中，口雖言，舌不得前。

（按）此段與禁汗篇中脈濡而弱，上實下虛一段相映，皆言意欲得溫，則治法在焉。誤汗誤下，自皆犯禁，總見虛家不可汗，即不可下。下之其害有甚于誤汗者。微反在下之脈，陽衰于下，浮熱在上，故多欬，如今所謂虛勞中之欬也。欬則吐涎，胃陽亦虛，痰涎上聚，隨欬而出。其氣方虛而上浮，溫之引之，未必遽回，乃下之，則欬止而利作矣。氣虛易于撥動，使之下，即下趨，因而下利不休，急證蠭起，胃益虛而蚘動，上脘粥入為蚘擾亂，故隨吐出，津液大虧，小便何有，兩脇拘急，胃陽虛，脾氣寒，肝木因之肆侮，故腹內左右見證也。喘急為難，衝有息高之危矣。頸背相引，亦即拘攣之意，因榮衛不行之故。榮衛不行，則臂或雙或單，不遂不仁，可坐致焉。內外皆極虛寒之證，反汗自出，身冷如冰，陽氣欲絕，而仍外洩，岌岌乎殆哉。于是眼睛不慧，即直視而目不識人也。語言不休，鄭聲也。久不能食，忽而能食，谷且多入，此非胃氣復而能食，乃胃將絕而孤陽暴燥，名曰除中。中氣絕竭，虛極思食，如大渴之欲引水自救也。故傷寒論中言除中，食入發熱者死。今證目不慧，已鄭聲，其危如此，而忽思食，則可決其為死徵矣。漸至已雖仍欲言，如前之不休，而舌本已強，不能言矣，死可旦夕期也。皆內虛下之促其生命也，哀哉。

脈濡而弱，弱反在關，濡反在巔，浮反在上，數反在下。浮為陽虛，數為亡血，浮為虛，數為熱，浮為虛，自汗出而惡寒，數為痛，振寒而慄，微弱在關，胸下為急，喘汗而不得呼吸，呼吸之中，痛在於脇，振寒相搏，形如瘧狀，醫反下之，故令脈數發熱，狂走見鬼，心下為痞，小便淋瀝，小腹甚鞕，小便則尿血也。

（按）此段亦與禁汗篇脈濡而弱一段相映，但彼弦反在上，此浮反在上，彼微反在下，此數反在下。因前論浮與數，浮見寸脈，必浮而芤，數見尺脈，必數而微，故云虛云熱，皆忌下，而虛熱與虛寒所言有變也。氣虛則衛不固而汗出惡寒，血熱則榮不行而身作痛振寒而慄，將為厥逆矣。其微弱者，仍在關未變，有熱凝胸中，滑淑之氣滯塞，迷漆胸中，氣急一證，氣急者氣奔赴呼吸不及供也，則喘可知矣。汗因喘而不休，于是不得呼吸，更虛而呼吸不能自續，且呼吸之間，痛在于脇，脇者少陽升降之路，氣將絕而升降不利，故痛耳。振寒相搏，指身體言，形如瘧狀，即前言似瘧而有寒無熱，與厥相似，但時作時止，不如厥逆之常厥而

已其人本屬陽虛血亡而醫反下之故證亦危篤如此所以微反在下者變爲數陽隨下藥陷入陰分必在血海其人下熱上虛已見寒慄又變爲發熱狂走見鬼亦如太陽篇所言熱在血室之證也心下閉純亦寒藥不盡下留在心下陰分者其人上痞下厥痞是正衰邪横之象小便不利而爲淋瀝小腹甚鞕而成淤血熱極在下亦走空竅小便尿血悞下之險怪蓋如是之極也可不深明氣虛血亡之汗下同爲切禁乎

○前虛寒之忌下易知此虛而兼熱之忌下難知故兩段相映互言以示禁焉

脉濡而緊濡則衛氣微緊則榮中寒陽微衛中風發熱而惡寒榮緊胃氣冷微嘔心內煩醫爲有大熱解肌而發汗亡陽虛煩躁心下苦痞堅表裏俱虛竭卒起而頭眩客熱在皮膚悵怏不得眠不知胃氣冷緊寒在關元

技巧無所施汲水灌其身客熱應時罷慄慄而振寒重被而覆之汗出而冒巔體惕而又振小便爲微難寒氣因水發清谷不容間嘔變反腸出顛倒不得安手足爲微逆身冷而內煩遲欲從後救安可復追還

按此段嚴發汗過多兼冷水灌身之禁附入于不可下篇中作五言韻語詳叙之也以脉濡而緊爲首句此是主脉因明濡爲衛氣虛緊爲榮血寒衛虛易中風中風必發熱而惡寒矣榮緊由于胃氣素多虛冷則榮血亦冷脉必見緊有似中風之證醫見此悞爲大熱不爲解肌而大發汗而字乃轉語不解肌而悞發大汗明矣且意爲大熱未必用麻黄大約悞用大青龍耳于是發汗過多而亡陽虛而煩躁必更甚矣至心下痞堅非悞下何以成此可知是大青龍內有寒凉因胃冷而結于心下此亦中風病可以成痞之一也不必悞下即悞汗亦有成宕之證足見病情變幻洵莫測哉于是但裡虛者今成表裡虛竭卒起則頭運目眩上虛之極也向之風邪原不盡去皆于皮膚乃作客熱漸以煩躁何能得眠證雖似熱皆爲虛邪其實胃虛益冷而寒起下焦之關元關元在臍下外虛熱內眞寒醫之技窮遲疑而悞汲水灌其身客熱雖罷又變爲心悸怖而體振寒乃以重被覆之追取其汗汗又出而頭項如有物冒之目眩頭運不待言矣汗出而表更虛故體惕而振不休且小便更因津枯而不利矣裡中虛寒之邪逆因水灌身而發所謂寒在關元者上衝而令胃冷爲一胃陽將絶下利清谷食入即出胃不能容化氣無望矣熱邪上逆爲嘔者亦變爲下利不休腸將脱出其人煩躁不得眠今且起倒不得安矣如陰躁之危證也手足厥逆身雖如水內煩不滅此時溫裡回陽救之已難再遲則陽因下利下脱成厥不復回之證豈能追陽魂而返寒谷乎此明發汗過多冷水灌身之禁附于不可下又作五言韻語語多繁碎大似叔和乎筆如平脉忽作

四言韻語叔和增出之一段也

脉浮而大浮爲氣實大爲血虛血虛爲無陰孤陽獨下陰部者小便當赤而難胞中當虛今反小便利而大汗出法應衛家當微今反實津液四射榮竭血枯乾煩不得眠血薄肉消而成暴液醫復以毒藥攻其胃此爲重虛客陽去有期必下如汚泥死

按此段明血虛亦不可悞下而終歸于氣榮血無非氣化亡血亦氣虛也脉浮而大浮爲氣實大爲血虛虛則誠虛而實則假實陰不足而見陽實如真陽實自能化血爲有血虛者乎是乃陰虛而陽孤內生邪熱從下竅出當小便赤色且似淋而溺難氣不足化□因不能化水其胞中虛可知矣此胞中言膀胱當司

氣化而爲溺者。非男子出精。女子受胎。任督衝三脈並起之胞中也。乃反小便利。而大汗出。則以氣實法求之。反成災怪之脈矣。于是以氣虛法求之。小便之利大汗出。當衛家虛。却反更實。誠爲災。遂不可測度之脈矣。雖然。仍可測也。即徵之于汗大出而脈浮可也。此有風邪在衛家。助之成實。前之氣實亦此之故。然則解肌。因衛汗止。陽斂。自內生陰滋血矣。若聽其汗自大出不止。則裡之正氣化爲津液者。四射而泄。榮血枯竭。胃腸皆乾。因發煩躁。不能得眠。皆風邪引汗出。而詐爲衛氣假實之由。如果真實。而何以日薄。肉何以日消。肌瘦皮皺。汗仍不止。則正津俱因汗下成暴液。有發無斂。榮血盡而孤陽亦必四射而脫矣。于此復誤下之。下之以毒藥。未必爲苦寒或辛熱之品乎。然無論寒熱。非攻胃則不爲下。既意在下之。必攻其胃。胃本虛而脈見浮大。又經大汗泄之。更攻其虛。則虛虛之禁屢犯矣。所謂客邪在表者。陽氣內盡。彼亦去而不留。爲下藥所攻之胃氣。成下利滑脫之證。即有熱邪。挾熱之利。終歸于無熱而下利仍不止。上

厥下竭。方知裡虛是真。衛實是假。其人已大便。如污泥。不可治矣。非醫既擔延于前。而又誤下于後乎。此爲誤下戒。又爲遲治警也。

脈數者。久數不止。止則邪結。正氣不能復。正氣却結於藏。故邪氣浮之與皮毛相得。脈數者不可下。下之則必煩利不止。

按 此段爲氣虛血熱者。示不可下之禁。氣虛血熱猶之前段。而此氣虛血熱。皆真象。故誤下諸猶輕于前段也。脈得數。且久數不止。此亦有風邪在衛也。法當解肌。散邪。免其變熱。若日久失治。數脈忽止。豈病愈乎。非也。邪熱在衛者。結于榮血中矣。正氣內虛。不能復歸于衛。驅邪外散。因裡虛而無外攻之力。故却結于藏也。正氣無人。不在藏中。乃言却結者。何也。此正氣爲榮衛外邪所鬱。不能流轉順利之義耳。惟裡虛不

能外攻。故而內結。內結即正氣。亦能作熱。又何須更言外邪乎。是以邪熱浮而在表。與皮毛相得。相得者。邪熱與榮衛之氣血涸而成一。似盜寇良民。久而相熱不復可分也。然邪終在表。必治表而不容誤下。凡見數脈。知風邪在表。則不可下。即變熱涸于榮血之中。亦不可下。邪自外來。又猶在外。非就表袪之無法矣。如誤下則內熱下陷。裡益虛則心煩。且挾熱之利下不能止。風邪仍未必表解。而裡虛更無下利。其治不漸難乎。雖輕于上段而可進而漸至也。可不謹乎。

脈浮大。應發汗。醫反下之。此爲大逆。病欲吐者。不可下。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太陽病。外證未解。不可下。下之爲逆。夫病陽多者熱。下之則鞕。無陽陰強。大便鞕者。下之則便清谷腹滿。

按 此段上三節。第一節乃辨脈篇中之文。則其證則無血以下。重見于此也。第二節陽明篇中之文也。第三節太陽上篇之文也。皆不須注。已有喻注在各篇中矣。此重叙者。引之爲下二節病陽多者熱及無陽陰獨一證。示下禁也。

凡病人。陽多。即氣實血虛。上文之證。孤陽無偶。豈應誤下。下之則大便鞕。內陰虛津液原少。不耐再傷也。如無陽陰強。更不可下。即大便鞕一證。似陽明胃實。亦不可大下。此和解之大柴胡。調胃之承氣證也。如大下之。則大便鞕者。改變爲下利不止。直[illegible]利清穀而腹滿。陽明太陰之陽氣俱泄。方知誤下之大逆也。陽多一證。下之則鞕。方氏注謂亡津液。即是指屎鞕。後于陰強中。明指大便鞕。則此鞕必係大便矣。喻見于此者。正謂雖有陽明證。不可遽攻。猶必審慎其表裡虛實。方可言下耳。至浮大宜從表袪邪。嘔多爲上逆邪。爲凡不可下者。指與出路。故更列于不可下篇中。似後非複此上二條兼禁汗下

傷寒脉陰陽俱緊惡寒發熱則脉欲厥厥者脉初來大漸漸小久來漸漸大是侯也如此者惡寒甚者翕翕汗出喉中痛熱多者目赤脉多睛不慧醫復發之咽中則傷若復下之則兩目閉寒多者便清谷熱多者便膿血若熏之則發黄若熨之則燥若小便難者爲危殆

按此段據成注太陽與少陰同感則爲兩感傷寒杈和于例中言不治矣何又有可救之文且以淸濁二邪爲風寒不知是言霧露水土之濕邪又不見有不可下之言豈不大混明言下之則兩眼閉寒多者便清谷熱多者便膿血何云不見有不可下之言令後人惑亂也程注亦甚不明切愚亥注之傷寒脉陰陽俱緊則兩手之脉取之而俱見緊爲三陰經感寒之脉也于是言惡寒而不言惡風其發熱者少陰不發熱

及厥陰則有發熱之證然何以知爲欲厥亦于診脉得之脉來大漸漸小又漸漸大大則寒邪中少陰經少中厥陰經多故發熱而與少陰合病陰寒與內熱相搏脉見忽大忽小寒熱相尋之厥不必傳經之證即直中之病亦可有也總之不論何邪但干肝藏即可成寒熱相尋之厥于此段更爲明示矣甚者翕翕汗出乃爲陰寒之邪內逼陽氣外散也又有喉中痛一證的示以少陰傷寒若于此審之便知將爲厥之寒熱孰多孰少可于外證驗之熱多者必目多赤脉目睛不慧又非不識人之謂乃目睛內似有朦翳之象于目辨之者目爲厥陰開竅也厥證肝主之能不于此審之乎此三陰經之中寒非比三陽經可發汗也必以溫經爲散寒不可以發汗爲散寒如誤發少陰之汗咽中爲辛熱之藥所焚必成瘡而傷矣不見發少陰汗如亡陽諸危證者以寒在厥陰多耳且其人之濕熱在內未必盡有亡陽等危證故只言咽傷一證其或寒多之人亦變證大危亦可不言而喻再復下之則更爲逆治其人無論寒熱多少必皆閉目不開下之大傷其陰陰虛者目盲也若其人爲寒多也則下利清谷矣如其人熱多也則下利膿血矣若更熏之則其人寒邪得火邪變爲溫熱將成發黄之症矣若以火熨之傷其正津則咽燥而胃乾可知矣如此漸成危篤之候再審之于小便利者津液未大傷故尚可救如小便難者正枯則津將絶必爲危殆而難治矣此段作三陰經少陰厥陰同中寒厥陰多而少陰少似合蓋寒邪必由少陰而及厥陰也然何以少陰反邪少亦有說焉三陰以少陰爲樞以厥陰爲闔如少陰陽足則不中寒如厥陰陽足則不能連及如少陰厥陰之陽俱衰則寒邪必自少陰樞運而至厥陰矣以厥陽爲闔如三陽經之陽明邪入則必歸之三陽以陽明爲闔也故寒邪走厥陰多而存少陰少如水之趨下猷之走曠兵之擣虛也此段以證按之如是敢以商之海內學者

傷寒發熱口中勃勃氣出頭痛目黄衄不可制貪水者必嘔惡水者厥若下之咽中生瘡假令手足溫必下重便膿血頭痛目黄者若下之則兩目閉貪水者脉必厥其聲嚶咽喉塞若發汗則戰慄陰陽俱虛惡水者若下之則裏冷不嗜食大便完谷出若發汗則口傷舌上白胎煩躁脉數實不大便六七日後必便血若發汗則小便自利也

按此段爲傷寒兼內有水濕之邪示不可下之禁也傷寒原言發熱易直者中風邪也口中勃勃氣出頭痛氣上衝也目黄而衄不可制則必兼水濕之邪素畜于胃風邪變熱入裡則濕甚爲熱之熱邪與之合力上攻血因逆行其狀昭然濕氣隔阻正津故作渴咽乾口燥必欲飲水水入能飲者熱勝于濕也然水入

又爲逆氣濕邪所不容故嘔欲飲水而水不能入且
惡入則濕勝于熱矣濕邪素存必因胃中虛冷將有
手足厥冷之證矣此與濕邪與熱邪相較如上段寒
熱多少相較也但在胃不在肝手足逆冷非寒熱往
來之厥也此證如熱勝則小青龍濕勝則五苓散濟
熱除濕之治也若下之邪熱爲寒苦之藥所激則咽
中生瘡同上段又各有義下之後手足仍溫則熱勝
也必下重而便膿血爲挾熱利也頭痛目黃下後必
變爲目閉者陰虛怯見天日之光極則目盲矣如貪
水者下之厥必厥貪水者亦熱盛而已飲水其水必
冷加以寒藥寒冷水藥陷陽入于陰分則成手足厥
逆之證亦非寒熱往來之厥證邪未及于厥陰也其
發變而咽喉塞皆冷水寒藥抑鬱陽氣于肺故有此
二證也下之已悮矣再更悮爲發汗此時風邪已變
熱入裡即前言二方亦未必可用况再用麻黃等湯
發汗于既下之餘陽乃隨汗而亡身必戰慄將成厥
陰中有寒無熱之厥矣以致陰原虛邪熱盛者下之
陰愈虛陽原虛而濕邪方積者汗之陽愈虛陰陽俱

虛其本也而下之汗之使更虛則醫之罪也惡水者
與貪水者下之分言貪水熱勝者猶將爲厥惡水濕
勝者下之能不胃裡更冷食不能嗜即食穀亦全穀
利出不能消化此必至之機也若悮發汗亦惡水者
與貪水者分言貪水熱勝者發汗猶戰慄惡水濕勝
者發汗自必口中傷爲濕甚之熱所熏口乃生瘡耳
舌上白胎寒濕見象其胎必滑也內虛生煩津亡不
大便脉見數爲裡實乃胃津枯躁燥屎成實也至于
不大便六七日日久熱邪下入血室則必便血此亦
陰陽俱虛之見證而貪水惡水又見濕勝熱勝判然
一病而分途也所謂其形相象根本異源也大凡帶
濕成病者無論虛寒虛熱皆血濕辯孰多孰少此一
定之理在傷寒論及金匱要畧中俱屢言之矣末又
論及發汗之悮詳言之以見無論虛寒虛熱濕多濕
少一發汗則正陽衰弱氣不收攝小便自利大便必
燥胃必乾矣此雖列在不可下篇中其實汗下皆禁
之切
也

下利脉大者虛也以其強下之故也設脉浮革因爾腸
鳴者屬當歸四逆湯主之

按此段總結悮下而示一救法亦在人審證辯脉神明
而用之非可以一方拘也下利後不至于亡陽腸脫
仍見大脉雖虛而陽根自未絕也以其強之悮下也
此虛因下而致非本虛亦非同上段所言陰陽俱見
虛曾悮爲虛虛之治所以下後脉仍大也可以因其
誤而施救不可定法如脉見浮革則大爲病脉其大
乃中空如皷以皮蒙之之象故曰革脉見此再證兼
腸鳴中虛氣動更可知矣寘以當歸四逆回陽斂陰
所以治陰陽俱虛也此段乃總結不可下見下後之
人本不虛而且見變證如此况素虛者其變證必危
殆無疑矣故于末段言素不虛之人以切對素虛者
無論表裡榮衛陰陽氣血但虛則槩不可下明矣

辯可下篇

大法秋宜下凡服下藥用湯勝圓中病即止不必盡劑
也

按此段首句同可汗可吐篇首句拘而不可訓也下藥
應用湯勝圓便于加減且分服中病即止不必盡劑
得病去太甚之旨矣立法必活猶恐
用之過執立法若拘何以示後乎

下利三部脉皆平按之心下鞕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下利脉遲而滑者內實也利未欲止當下之宜大承氣
湯

按此一段首以脉示可下下利而三部脉皆平和則無
他證而將愈獨見心下鞕此下利之由也心下鞕似
是痞然痞不下利且痞脉必見弦緊今脉皆平和非
陰寒無形之邪結痞乃有形之邪格阻心下作鞕也

故宜當下之。然不用大陷胸而用大承氣，此義成注未言。方注謂實也，亦不明實是何邪。程注謂乎乃脉之大，而實亦屬傳會。愚謂爲有形之邪，必是內積痰飲合邪，久而變熱者。其下利乃挾熱利，即此物爲患。故用大承氣。不知是否，詳在篇末。至于下利脉遲而滑，此遲似非三至之遲，乃澁脉也。即下文云有宿食脉浮大，按之反澁也。滑即大也，知爲內實，已明言在胃有實邪矣。故利未欲止，實物在胃，停滯亦必有邪熱團聚，故作挾熱利。非去此實物，利不可止也。法當下之，宜大承氣湯，無可疑也。前言急下之，其邪近心，恐濕熱上衝耳。後云當下，則陽明胃實正義也。

按濇滑兼言，大而濇也。不可謂滑爲數，遲爲緩。

問曰：人病有宿食，何以別之？師曰：寸口脉浮而大，按之反澁，尺中亦微而澁，故知有宿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下利不欲食者，以有宿食故也。當宜下之，與大承氣湯。

按此一段爲有宿食，明宜下之法。何以知有宿食？診之寸口脉浮而大，氣無不足之象。按之則濇，有物停滯正氣，故濇也。再候尺中，亦微而濇，大便必鞕，而下焦正氣停滯，故亦得濇。此二濇似血虛，而寸口脉浮大，必是大而有力，非大而空，類于芤革也。正氣既足，則非血枯之濇明矣。故主以宿食在胃滯氣，以爲當下也，宜大承氣湯。至于下利不欲食，似乎胃虛矣，然脉亦必寸口浮大有力而濇，可以知其下利亦宿食之故。故曰以有宿食故也，當宜下之，與大承氣湯。此亦同前證，在用法者參酌施之可也。

下利差後，至其年月復發者，以病不盡故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按此段成注亦就時令言法，正是叔和氏作例之本旨。病已週年，至期復發，仍用前藥，愚不信爲醫聖原文。姑置之不論可耳。雖內經中亦有此說，然不若是之拘者也。

下利脉反滑者，當有所去，下之乃愈，宜大承氣湯。病腹中痛滿者，此爲實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按此段即上文之義。下利脉滑即濇而大，知爲內實，應有所去。去實邪也，故當下之。則利反愈，蓋去其塞以爲通，則利反止。氣行水穀清濁得分矣。至于病腹中滿且痛，邪實更可知，亦宿食之義也。既爲實邪，則當下之，俱宜大承氣湯，亦在人臨證斟酌，不可執一焉。

傷寒後脉沉，沉者內實也。下解之，大柴胡湯。脉雙弦而遲者，必心下鞕。脉大而緊者，陽中有陰也，可以下之，宜大承氣湯。

按此段明傷寒病後，亦有宜下之證。診脉得沉，知爲內實。沉必先爲浮取，浮大有力，有陽明少陽證仍在也。

再沉取沉中兼滑，方可執此脉用此治，從下解也。病後尤宜斟酌萬全，下之之法，即大柴胡亦不可輕用矣。如病有脉雙弦者，左右俱弦也。弦必帶緊，而兼遲，遲亦氣滯脉濇之謂。如既緊且遲，濇中不暇，豈可下之乎。此蓋輕取之也。所以見心下鞕一證，復重按之，脉大而緊，尺亦必係充盈有力之大，弦緊並見于寸關兩部，陽中有陰也。陽以部位言，陰以邪氣言。心下鞕，陽之部位中，有陰氣爲鞕，可以下之。但此明是痞證，用瀉心湯爲下，正法也。亦云宜大承氣，成注謂大承氣分陰陽，囫圇不解。方注以爲大爲陽，虛緊爲陰勝。陽以府言，陰以寒言。謂陰寒之邪，內實于胃府也。注至此止。至于用藥之法，却無一語。病證如是，乃宜大承氣乎。程注云陽中有陰，陰指實邪言，可以下之，乃從陽分破其陰實之法。然未聞胃實是陰，陰邪用大承氣也。可見諸注隨文傅會，全不求心明其理，何以示後學？愚惑于此，不敢妄注，亦姑置之，或疑可以下之者，原文也。後人贅以方，此論頗通。蓋六經篇中言可下證，不出方者甚多，意在臨時施治者善體會

耳。豈一病一方，如萬病回春，壽世保元等書之詳悉反過醫聖乎。如此篇末段三部脉平。心下鞕一證，下利脉遲而滑一證。所謂急下之，當下之。是也。而槩宜大承氣，或亦後人之續增乎。愚謂脉數弦而遲一證下陽中之陰，明是病，與三部脉平心下鞕一證，皆瀉心諸湯之證。槩宜大承氣，恐不能淆我神明，從彼亂命焉

〔清〕周南撰

脈要纂註二卷

清稿本

序

程子曰一个之〻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况醫之為道其理至微其事至重决榮于方寸之間而轉死生於呼吸之際其利物之遠且大豈尋常方技之流所可同日語哉古人有言士君子不為宰相即為良醫良以利濟之心所以去危就安保元壽世者切識不在宰相下也而世之人頗賤之至与農圃並稱此豈醫之果賤〻業是術者〻以致其然也世之業醫者每私其術不以公諸人且朋〻然揭於市曰秘授曰秘傳意以為非我莫能為也夫道在天壤昭如日星固無秘而不傳之理何獨至於醫而秘之且使醫可秘則自黄帝以來至于今其傳者宜尠而世之懸壺和劑者不知其幾千萬人也其人豈悉傳其秘者歟惟以尚其業而私其利乘人之危幸人之疾無濟世愛物之心是其操術固已鄙矣則人之賤之也固宜崇川周生素業儒因母病而學醫旁搜博覽辨五苦六辛以水火之齊術日益精母疾以痊由是以其術施于人所至多

效或疑其有秘傳之術周生曰吾安所得秘吾所習者[illegible]湖士材之書耳曰處是書無注疏暇日參考諸家附以己意詳為之說命曰脉要纂註請序於余於棒而公諸世余嘉生之孝思既自愈其母復於天下之為人子者得其書而讀之皆有以調攝其親以長其天年也夫以母之故而學醫又不私其術以擅其利而誇其能其用意良厚而其功亦大且遠視古之自以為秘授而惟恐人知者賢不肖何如耶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周生有焉夫樂

三

道人之善而成其美者司牧者之責也故不辭而為之序

乾隆元年歲次丙辰孟秋月

誥授奉直大夫知直隸通州事加二級龍眠張桐撰

四終

目録

巻之一

脉法総論

浮 沉

遅 數

滑 濇

虚 實

長 短

一

脉法総論

任村

五山周南召南編

脉状頗多未可以二十八字盡之也然于表裏陰陽氣血虚實之義已能括其綱要矣如内經之所曰皷者且滑且大也曰搏者且大且強也曰堅者實之別名也曰横者洪之別名也曰急者緊之別名也曰喘者且滑且數也曰躁者且滑且疾也曰陳者且遲且軟也曰格者人迎倍大也曰関者氣口倍大也此二脉者（闕格）後世不能深維内經之旨而誤作病名不知病因脉而得名也曰溢者即加而上越魚際氣有餘也曰覆者即尺部下連關間血有餘也如仲景論脉曰縱者水乘火金乘木也曰横者火乘水木乘金也曰逆者水乘金火乘木也曰順者金乘水木乘火也此就五行生尅之理辨脉

乘者為正氣也五臟之

所勝者為微旋也微甚御

之衰胆乘者為病邪而所

邪即乘犯五臟之正以乘

之也以乘所不勝者為横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頭為表即浮取為表沉取為裏也故如為表病
也此必寒邪外鬱心火不能發也故名曰覆曰
去大病在裏也曰覆者頭小本大病在表也
所謂言蔺而意訣守約而施博也努曰反都來微
緊正與邪之且細可知治法之難四來可盡以几
生者為順邪細轉爲也病證百瑞盛紀本也乘我
充積凌細之也來生我者為遊邪
大頭小和大脈如事指心脈而言餘皆可做此來
而樞如也來不見洪大而見微ミ有予洪大微去
不甚洪大也心脈本洪大何來微而去洪大其理
之曰死見此反脈必心臓之氣有不是故病中見
此心虛血短之候也頭小而本大亦洪之故名
也大亦洪大之本脈也火之突上者為頭而在微
下梗者為和如浮小而沉大此名之曰覆ミ稍裏
臓本無病故仍沉大頭有疾故微見小本為伏也

總論　三

高都衛氣盛也陽脈強也曰章都榮氣盛也陰脈
強也曰綱都高章相搏也曰慄都衛氣弱也陽脈
衰也曰卑都榮氣弱也陰脈衰也曰損都慄卑相
搏也
者陰慄音疊都此和脈那其過不及而察病機也
那陽名曰高陰陽不乎也陽脈盛衛氣太過也章
査助不秘也陰脈盛榮氣太過也陰陽之脈俱盛
氣以之部與象之章相搏是名曰細如細之細粗
破之義故也此氣ミ大過逐成陽那附于陽
傷陰分脈見細之慄者於惧之貌陽不振

也陽脈弱衛氣不及也早者陰不立也地之卑也
陰脈弱榮氣不及也陰陽之脈俱弱則陽之慄與
陰之卑相搏名曰搏ミ
益書亦不及之義而也對內經十二仲景十二凡
得二十四脈未嘗非辨証之旨訣而世皆置若罔
聞則有慚於司命之職矣雖二十八字亦已含藏
諸義然不詳於二十四字之義又安能入二十八
字之真識而猶不止此也陰陽不可分而部位
脈不可不合而稽尺膚不可不診而參主病不可

總論　四

分剖陰陽

不識而識四者得而持脈之道思過半矣脈要精
微論云微妙在脈不可不察ミ之有紀從陰陽始
始之有經從五行生ミ之有度四時為宜
此言脈
四時之微妙不可不細察則紀細也察脈應陰陽
當從陰陽始既冬至陽氣微上夏至陰氣之細循
陽上下合有經常之理然又從五行而生微上陰
生夏火ミ生長夏土ミ生秋金ミ生冬水如春木
木生之有慶而四時ミ生春
為五行相生之道彼春之暖為夏之暑彼秋之
忿為冬之怒四變之動脈與之上下寒暑相推而
歲成一陰一

陽之謂迎言四時之氣挺屬寒暑之往來脉應四時之變亦與陰陽之上下平其變動之應彼春之暖為夏之暑謂陽氣從生升而至于盛長也彼秋之忿為冬之怒謂陰氣即清肅而至于凜冽也此四時陰陽之變動而脉亦與之上下浮沉是以聖人持脉之道先後陰陽而持之若陽動陰靜陽剛陰柔陽升陰降陽前陰後陽上陰下陽左陰右數者為陽遲者為陰表者為陽裏者為陰至者為陽去者為陰進者為陽退者為陰此恒經也或陰盛之極反得陽象或陽亢之極反得陰徵或陽窮而陰乘之或陰窮而陽乘之隨症更還與時變易此陰陽之不可不分而辨也

總論

五

岐伯曰察脉動靜而視精明察五色觀五臟有餘不足六腑強弱形之盛衰以此參伍決死生之分動靜者陰陽動靜也精明五臟之精神見于聲色也切脉觀色以審藏府之強弱虛實兼視形體之盛衰以此參伍錯綜而料酌之以決其死生之分也此論切脉察色聽音聲觀藏府審形體四診咸備斷成脉要之精微

又曰形氣相得謂之可治色澤以浮謂之易已脉從四時謂之可治脉弱以滑是有胃氣形氣相得病之新也色澤以浮乘逆淺也脉從四時者五藏各以其時即為而至于手太陰也脉弱以滑者胃氣能與之俱至于手太陰也察此四易當急治之而無後其時

靈樞曰色脉與尺如鼓桴相應青者脉弦赤者脉鉤黃者脉代白者脉毛黑者脉石見其色而不得其脉反得相勝之脉則死矣得其相生之脉則病已矣此論色脉與尺之相應如桴鼓影響不得相失者也夫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乃五藏五行之神氣而見于色也脉者營血之所循行也尺者謂脉外之氣血備手陽明之絡而變見于尺膚脉內之血氣從手太陰之經而變見于尺寸此皆胃府五藏所生之氣血本末根業之出候也砣內為尺膚也知色脉與尺之三者則神且明矣青黃赤白黑五藏五行之氣色也弦鈎代毛石五藏五行之脉象也如影響之相應者也故色青者其脉弦色赤者其脉鈎見其色而得脉之相應循坤道之順承天也如色青而反見毛脉色赤而反見石脉此陰陽五行之相勝故死如色青而得石脉色赤而得代脉此色生于脉陽生于陰深陽生陰長之逆欲其病已矣

總論

六

又曰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鵞䎃不欲

詳考尺膚

如蟹青欲如蒼璧之澤不欲如藍黃欲如羅裹雄
黃不欲如黃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蒼
知氣○生予熟知其氣羽于色而不欲藏象見生
外也赤如白果物白如鶯羽青如蒼碧黃如羅于
雄黃黑如重漆乃五藏之氣章華於色也赤如裹
白如塩青如藍黃如土黑如地蒼此五藏之精諸
見于外也夫藏者藏也如五藏之此色藏之不象
真色見而不藏則其壽不久矣此色脈之不可
不合而稽也靈樞曰審尺之緩急大小滑濇肉之
堅脆而病形定矣晚知從音外翠知夬內也論此疾章者以謂諦論其疾疾診
總論

而知其證診視也診尺者謂視其尺膚而知其內
不待視而主之色持手大陰之脈獨調其尺以知
其病也夫胃者水穀血氣之海也故行于脈中者
至于太陰之而脈四持其脈以知藏府之病血氣
之行于脈外者從手陽明之大絡循經脈之五里
而散行于尺膚故當其尺之緩急大小滑濇肉之
堅脆而病形定知益知陰主陰陽明主陽藏府唯
相相合氣血色脈之相應也　間士先曰小兒視
虎口紋乃手陽明之色與
手太陰之脈相應者也目稟微腫頸脈動時欬
按之手足窅而不起風水膚脹也窅音香窈同深
痰而知其府也乙太陽　脈起于而日而下出于
遠也　此論其
頸項太陽之上寒水主之太陽之氣運行于膚表

此水臚氣而溢于皮膚之間故目窠微腫頸脈動
而膚脹效者水留于皮○而動其肺氣也
風水者因外受于風之行而水溢也
尺膚滑
而淖澤者風也尺肉弱者解㑊安臥脫肉者寒熱
不治尺膚濇者風痺也尺膚粗如枯魚之鱗者水洪
飲也尺膚熱甚脈盛躁者病溫也其脈盛而滑者病
且出也尺膚寒脈小者泄而少氣尺膚炬然寒熱
也淖音閒和也洪音逸濇故也炬渠上聲此諦
膚診而而知外如之病也夫津液淖澤于皮膚故
尺膚滑而淖澤者如風在于虎膚而鼓動其津液
總論

也夫在外者皮膚為陽筋骨為陰病在陽者名曰
也病在陰者名曰痺如尺膚濇者此風之于筋骨
風也此以尺膚之淖澤滑濇而知風邪之淺深也
間肉者五藏元與所通會呼土之所主也故尺
肌弱者主脾土虛而解㑊安則解㑊者懈情也脫
肉者形損也寒熱者陰陽血氣虛也陽虛則發寒
肉虛則發熱陰陽俱已脫故為不治如枯
陰之鱗故寒膚起寒粟也寒者水之氣也水邪洪
魚于內為寒色見于小也溫病者寒毒藏于肌膚
飲春發其溫病欬尺膚熱甚而脈盛燥也知其為
至病也者脈盛而滑者病且出于外從尺膚寒
溫脈小者少氣益氣者所以溫膚熱此陰而且
其內而外故如其泄以所虛于外也寒診其尺
即知內因之病也尺膚之先熱後寒先後熱而

皆為寒熱者尺膚主三陰三陽之氣也

肘所獨熱者腰以上熱手所獨熱者腰以下熱肘後粗以下三四寸熱者腸中有蟲掌中熱者腹熱掌中寒者腹寒魚上有青脈者胃中寒

肘所自寸而下尺也手所自尺而上寸也肘所獨熱者腰以上熱手所獨熱者腰以下熱此診尺膚以候形身之上下故與從候之上下反其診也肘前乃手厥陰之曲澤處〃後乃手少陽之天井處蓋以而手下垂上以候上下以候下前以候前後以候後也夫所謂肘所手所者論手臂之背面臂中掌中魚上乃手臂之正面背面對陽故候形身之外正部主陰故候腰腹腸胃之內此以手臂內皮膚之前後外內候形身之上下前後外內蓋脈之血氣應地氣之上騰于天脈外之氣血應天氣之下流于地人與天地參也

總論

九

尺炬然熱人迎大者當奪血尺堅大脈小甚少氣悗有加立死

悗悶同尺炬然熱人迎大者三陽之氣偏盛也故當主奪血夫皮膚為陽血脈為陰尺堅大脈小甚者陽盛而陰絕于外也少氣悗有加者陽盛而陰絕于內也

又曰脈急者尺膚亦急脈緩者尺膚亦緩脈小者尺膚亦減而少氣脈大者尺膚亦賁而起脈滑者尺膚亦滑脈澀者尺膚亦澀

夫尺

諳識主病

胃之氣血出于脈府水穀之悖治于藏脈之經脈而外而于皮膚寸也尺之血氣出于陰府水穀之精榮行于藏府經脈之也變見于手太陰之而脈只留五藏之血氣而之故脈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脈緩者尺之皮膚亦緩如數浮之相應也故善調尺者不待于寸小之脈善調脈者不待于五者之色能參合而行之斷可為上工知此尺膚之不可不謂而者也

脈要精微論曰長則氣治短則氣病數則煩心大則病進

也詔脈府以候陰陽氣血也血行脈也故為血之府榮氣宗氣行于脈也衛氣行〃脈外脈隨氣行是以脈長則氣平脈短則氣病氣心主血脈數乃熱也所生則煩心大則病進于脈內上二句辨脈氣下二句當如脈

總論

上盛則氣高下盛則氣脹代則氣衰細則氣少澀則心痛

上盛謂寸口脈盛主氣上升而氣高下盛謂尺中脈數主氣下逆而為脹代脈者動而中止不能自逆主氣之衰則也脈辨篇曰榮〃如蜘蛛絲者陽氣衰也言脈中之榮氣宗氣不延是以脈細如細濇主少血則心虛而為痛死莫子晉曰代則氣衰陽氣衰也細則氣少陰氣少也

渾〃革至如涌泉病進而色弊綿〃其去如弦絕者死

也變形容病進之脈象邪甚血如而為死證也渾〃濁亂疾流上貌革至如衰易于平常也心血脈受邪而內亂如浮泉也夫色生于血病進于脈

[illegible]

平人氣象論

曰脈短者頭疾脈長者足脛痛脈促上擊者肩背痛脈沉而堅者病在中脈浮而盛者病在外脈沉而弱者寒熱及疝瘕少腹痛脈沉而橫脇下有積

總論　　六

腹中有橫積痛脈沉而喘曰寒熱

[illegible]

[illegible]

小實而堅者病在內小弱以濇謂之久病浮滑而疾謂之新病脈急者疝瘕少腹痛脈滑曰風脈濇曰痹緩而滑曰熱中盛而緊曰脹

總論　　七

[illegible]

也痺者閉也風寒濕邪皆能為痺或在于皮肉筋
骨之間或內舍于五藏亦故痺病于外內之間
者其脈皆主濇也緩為脈脈滑則熱盛于中緊則
為寒故主腹脹也此小以之和入于腹中而有寒
熱之
加也
臂多青脈曰脫血
此謂內間之病自內而外
從尺而寸收血而經而
氣也臂多青脈者臂內浮見之絡
脈多青蓋因血脫而不華于色也
尺脈緩濇謂之
解㑊安臥脈盛謂之脫血尺濇脈滑謂之多汗尺
寒脈細謂之後泄尺脈粗常熱者謂之熱中
此以
尺部
而便五藏之邪也緩為脾脈濇主藏氣不起解佚
懈惰也此脾藏之病也尺屬陰而主血脈宜沉靜

總論　十三

盛者肝藏之火盛而血不藏也靈樞論尺篇曰尺
膚濇者風痺也夫邪迫于經其脈則滑以風之陽
邪閉于皮膚之間而迫于經脈故主多汗所謂陽
加于陰謂之汗ゝ乃陰之液也此以胗尺而知郁
合之表汗也胗尺膚曰尺膚寒其脈小者泄少氣
夫陽氣生于陰中尺膚寒生陽之氣少知陽氣衰
于下故主虛也ゝ則亡陽故脈細也此以胗尺而
知腎藏之生陽下焦之虛泄也尺膚粗常熱者火
熱下行故主熱中此胗尺亦如心火之下行也夫
陰陽氣血也陰而陽從下而上是以胗尺而知病
之外小
上下也此主病之不可不諦而識也如上所述不
過大略耳若欲達變探微非精研靈素博綜百家

不可也許胤宗以脈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
莫能宣也且莫能宣而筆又烏能寫乎博極而
心靈自啟思深而神鬼將通則三指有隔垣之照
二豎無膏肓之遁矣

總論　十四

浮 陽

浮在皮毛，如水上漂木。崔曰

上漂木，重上漂二字。浮也，乃以形其漂浮也。木乃肝象，若竟曰長，豈非肝病乎哉。此不過喻浮脈如木在水中，水面之象，非喻浮脈為木體。如木，則具肝體，而又為浮弦。

舉之有餘，按之不足。脈經

浮 五

舉乃起指于浮分也。有餘，脈隨指起也，謂脈輕浮于上，其力較中沉而有餘也。乃形浮之意，不作泛常有餘論。按乃指入膚內，按指于中沉也。不足，形去而氣留也，謂脈虛于下，其力較浮分而不足也。乃變浮之象，亦不作泛常不足論。

如微風吹鳥背上毛，厭厭聶聶，如循榆莢。素問

素問曰：厭厭聶聶，如落榆莢，是言肺之平脈。如物之浮，如風吹毛，是言肺之死脈。厭厭聶聶，安靜而輕小，落乃狀降之象。如榆莢者，輕薄而中不虛也。肺脈雖主收降輕虛之象，而資生于脾也，是以有如榆莢之輕，而中不虛。此如物之浮，是虛無根也；如風吹毛，是散亂動也。而心曰鳥背上毛，乃毛之有根也，如微風吹，乃氣之木度也，妙在厭厭聶聶，如循榆莢之神。知觀其如於風吹毛，不過摹寫厭厭聶聶之神，非直云浮脈竟如鳥毛之象也。觀其如循榆莢之言，可見知脈之三候，可如鳥毛之三覺。脈之性知可如信風之吹，忽浮以候上，即欲知下有中候沉候，猶如按鳥背上毛，而欲知其下有二毛三毛。若但有浮候，而無中沉，則猶如一毛吹起，下無二毛三毛，而空無根。知蓋吹毛者風也，動脈者氣也。毛脈有形，而風氣無形也。惟其脈中有氣有形，故有形不浮，而外有欲浮之氣，有形勢沉，而外亦有欲出之。此氣形浮于上，存于中，是以浮按之中沉而不空。此氣測形，主而必不可無也。得脈之神者，全在此中推敲。

主脈 一

如捻葱葉。黎氏

浮 六

葱葉乃中空物也，故芤脈狀如葱葉。此以喻浮，以其性輕浮而不沉也，亦如水上漂木。其神情妙在于捻字之間耳。

浮脈為陽，其病在表。有力表實，無力表虛。

寸浮傷風，頭疼鼻塞。左關浮者，風在中焦；右關浮者，風痰在膈。尺部得之，下焦風客，小便不利，大便秘澀。

浮脈主風，故部部不離風字。

兼脈

浮緊風寒　浮遲中風　浮數風熱　浮緩風濕　浮芤失血

浮短氣病　浮洪虛熱　浮虛傷暑　浮澀血傷　浮濡氣敗

浮散勞極

浮脈主表有力表實無力表虛　重見

浮而盛大為洪　浮而軟大為虛　浮而柔細為濡　浮而無根為散　浮而弦芤為革　浮而中空為芤　又虛甚為散

體狀

浮脈惟從肉上行　如循榆莢似毛輕　三秋得令知無恙　久病逢之卻可驚　瀕湖

相類

浮如木在水中浮　浮大中空乃是芤　拍拍而浮是洪脈　來時雖盛去悠悠　浮脈輕平似捻蔥　虛來遲大豁然空　浮而柔細方為濡　散似楊花無定蹤

浮為肺之本象心之從象肺浮膚而心浮血故曰浮從肉上行也如落榆莢是素問所言肺之平脈如風吹毛是素問所言肺之死脈浮莫過于肺故引此以形其浮然浮如榆莢則可而浮似毛輕則不可也三秋乃肺脈當令浮為肺象故知得令無恙但秋脈不必不浮不必定浮浮雖三秋得令而兩尺之本沉都必不可浮也久病則氣血必虛一見浮脈即恐精血燥薄止山不入而倫于散矣故曰逢之可驚然亦有三部微沙有似乎脆此非真

浮　七

脈乃邪浮于外正既于內也邪于脈知其雪機誠在人知

主病

浮脈為陽表病居　遲風數熱緊寒拘　浮而有力多風熱　無力而浮是血虛　浮而軟大為虛

浮脈法天是以為陽也陽主乎外是以為表病居也浮遲中風浮數風熱浮緊風寒是以為風為熱為寒也第風傷衛熱傷燥寒傷營三分為要耶浮而有力是陽邪盛也故多風熱浮而無力是陰氣虛也故見血虛但必有力無數而始風熱可治無力無虛而始血虛無疑

浮　六

寸浮頭痛眩生風　或有風痰聚在胸　關上土衰兼木旺　尺中溲便不流通

諸風掉眩皆屬于肝肝乃風木也關前為陽主身半以上至頭之有病浮主風是以寸浮見頭疼目眩之病右寸前半候肺後半候胸中故曰或有風痰聚在胃也此或字之也猶有未確之意蓋風痰必見之浮滑矣右關之土宜敦厚今浮曰土衰必浮無力矣左關之木木易動今浮曰木旺必浮有力矣在尺主小腸膀胱而陰之病而尺主大腸後陰之病浮主風風之主燥故之二便不通之病

士材

按浮之為義，如木之浮水面也。浮脈法天，輕清在上之象，在卦為乾，在時為秋，在人為肺。素問（又謂之毛）曰：其氣來毛而中央堅（如循雞羽），兩旁虛，此為太過，病在外；其氣來毛而微，此為不及，病在中。又曰：太過則氣逆而背痛，不及則喘，少氣而欬，上氣見血。又曰：肺脈厭厭聶聶，如落榆莢，曰肺平。肺脈不上不下，如循雞羽，曰肺病。肺脈來如物之浮，如風吹毛，曰肺死。王叔和云：舉之有餘，按之不足，最合浮脈之義。黎氏以為如捻蔥葉，則混於芤脈矣。崔氏云：有表無裏，有上無下，則脫然無根，又混于散脈矣。偽訣云：尋之如太過（乃浮兼洪緊之象，非浮脈也），是中候盛滿，與浮之名義有何干涉？須知浮而盛大為洪，浮而軟大為虛，浮而柔細為濡，浮而無根為散，浮而弦芤為革，浮而中空為芤。毫釐疑似之間，相去便已千里，可不細心體認哉？

浮 九

寸關尺俱浮，直上直下，或顛或癇，腰背強痛，不可俛仰，此督脈為病也。夫肺藏職秋，金天地之氣，至秋而降，且金性重而下沉，何以與浮脈相應耶？不知肺金雖沉，然所主者實陽氣也，況處于至高，為五藏六府之華蓋，輕清之用，與乾天合德，故與浮脈相應耳。

南按：夫浮以候表，沉以候裏，而其要不出乎虛實之二辨也。虛實之二端，而其要又不外乎有力無力之分別。浮以候表，候其陽氣也；沉以候裏，候其陰氣也。浮而有力，是表氣實而陽氣足也；沉而有力，是裏氣實而陰氣足也。若浮而無力，則非陽弱而實陰虛矣；沉而無力，則非陰虛而實陽弱矣。浮實而太過，表有邪也，陽有實邪，則必不可以陰虛為治；沉實而太過，裏有邪也，陰有實邪，則切不可以陽弱為治。浮無力則表無邪矣，表無邪而胡為乎浮？乃人身之真陰有鬱，不浮沉實于裏，反浮見于表而無力，其陰虛之斷無見于沉者矣。沉無力則裏無邪，知裏無邪而何為乎沉？乃人身之真陽內弱，不能故發乎表，反沉見于裏而無力，其陽

浮

浮

弱之胸必無見于浮者知陽弱都其脈必沉陰虛
都其脈必浮其中之無寒無熱亦未有不從有力
無力之別也有力則動無力則虛辨之以陰陽之
虛動又須別之以寒熱之虛實而始無虛〻實〻
之訣知大允寸之本浮都即冬亦不可沉〻則即
病尺之本沉都即春亦不可浮〻則即病雖曰春
脈浮而冬脈沉春時不通陽氣外務而脈當有上
弁之氣冬時不通陽氣內觀而脈當有下降之象
若惟曰春浮冬沉而無尺寸之分豈不謬哉外此
允浮沉兼見之辨須于熱請深思而理斯得矣

沉 陰

沉行筋間按之有餘舉之不足
沉是無浮中也是以按有餘而舉不足也舉按之義前已明之
重手按至筋骨方得 脈經
沉行筋間伏行骨也二句最妙曰重按至骨方得豈非伏乎但沉有象伏有氣此二辨亦爲細也大凡暴病沉將愈則起久病沉雖愈不起暴病沉象外有氣欲出久病沉象外亦有氣不欲出本氣主

沉

即無氣主也
如石投水必極其底
以石喻之取必至底之意未有石投水而可浮可中也若以沉脈竟如石之硬則非也
如綿裹砂內剛外柔 楊氏
砂乃石之體也若如砂滑之流利則有痰知又如砂體之堅強則有火知此以砂喻之是因其性沉所不浮也曰如綿裹都是以形其沉而柔軟之象故下曰內剛外柔也其內如砂之剛乃形之象外

如綿裹之柔。乃形之氣也。其象乃脈之象。氣乃胃之氣。其脈之氣。即脈之神矣。

沉脈為陰。其病在裏。有力裏實。無力裏虛。沉則為氣。又主水蓄。

寸沉短氣。胸痛引脇。或為痰飲。或水與血。關主中寒。因而痛結。或為滿悶。吞酸筋急。尺主背痛。亦主腰膝。陰下濕痒。淋濁痢泄。

沉 三

沉遲痼冷。沉數裏熱。沉滑痰食。沉濇氣鬱血結。沉弱虛衰。

沉牢堅積。沉緊冷痛。沉緩寒濕。

沉而細軟無力為弱。沉而弦勁有力為牢。沉而着骨為伏。

水形潤下脈來沉。筋骨之間軟滑勻。女子寸兮男子尺。四時如此號為平。

沉為腎之本象。肝之從象。腎沉骨而肝沉血。蓋腎藏精。肝藏血。水之屬也。沉。水之性本下。水之質本潤。其水形潤下。與筋骨間軟滑勻之二句。大切腎之平脈。自可號為平也。但男女二尺皆屬子陽。女子寸弱有之。而沉則未也。令曰女子寸分。則寸陰而尺陽矣。將天地倒置。恐不得無病。

相類

沉帮筋骨自調勻。伏則推筋著骨尋。沉細如綿真弱脈。弦長實大是牢形。沉行筋間。伏行骨上。牢大有力。弱細無力。

主病

沉潛水蓄陰經病。數熱遲寒滑有痰。無力而沉虛與氣。沉而有力積并寒。

潛即沉之義也。沉裏也。水蓄々于裏也。自為陰經之病也。無力而沉。弱脈象也。故虛于氣。沉而有力。牢脈體也。故積與寒。但其積有氣血寒熱痰飲之分。條之以遲數滑澀。則之始可盡其精寒之變。究其積之所以成者。皆由于氣之不通。其主病曰沉則為氣。良有以也。

沉 苗

寸沉痰鬱水停胸。關主中寒痛不通。尺部濁遺并泄痢。腎虛腰及下元痌。

大抵沉脈為寒為積居多。故寸曰痰飲之停。關曰中寒之痛。尺曰濁遺泄痢之病。其濁遺泄秘皆腎虛寒之所致。故自腰以下之有痛也。

有營守乎中之象

按沉之為義如石之沉於水底也沉脈法地重濁在下之象在卦為坎在時為冬在人為腎黃帝曰冬脈如營何如而營岐伯曰冬脈腎也北方之水也萬物所以合藏其氣來沉而奕故曰營其氣如彈石者此為太過病在外令人解㑊脊脈痛而少氣不欲言其處如數者此為不及病在中令人心懸如飢胠中清脊中痛小腹痛小便黃赤又曰脈來喘喘累累如鉤按之而堅曰腎平冬以胃氣為本脈如引葛按之益堅曰腎病脈來發如奪索辟辟如彈石曰腎死楊氏曰如綿裹砂內剛外柔審度名義頗不相戾脈訣妄云緩度三關狀如爛綿則是弱脈而非沉脈矣若緩度三關尤不可晚沉而細爽為弱沉而弦勁為牢沉而着骨為伏剛柔淺深之間宜熟玩而深思也

沉

茧

夫腎之為藏配坎應冬萬物蟄藏陽氣下陷烈為雪霜故其脈主沉陰而居裏若誤與之汗則如蟄蟲出而見霜誤與之下則如飛蛾入而見湯此叔和入理之微誠後世之司南也

沉

茧

遲為陽不勝陰故脈來不及

遲（陰）

遲為不及。一息三至，往來遲慢。（脈經）

氣一呼一吸為一息，脈一往一來為一至，以氣呼吸之息數定脈往來之至數也。一息之中三至為遲。四至為緩。五至為平。六至為數。此一定之理也。遲為陽不勝陰曰遲。為不及。是謂至數不及非遲。即為不及病也。黎氏曰：遲小而緩。緩大而慢。遲為陰盛陽衰。緩為衛盛營弱。宜別之。

遲脈主臟，其病為寒。有力積冷，無力虛寒。

遲 乇

浮遲表寒。沉遲裏寒。遲澀血少。遲緩濕寒。遲滑脹滿。遲微難安。

寸遲上寒，心痛停凝。關遲中寒，癥結攣筋。尺遲火衰，溲便不禁，或病腰足，疝痛牽陰。

遲而不流利為澀。遲而歇止為結。遲而浮大且軟為虛。遲甚為敗。

體狀

（相類）脈來三至號為遲，小駛於遲作緩持，遲細而難知是澀，浮而遲大以虛推。有力為緩，無力為澀。

遲來一息至惟三，陽不勝陰氣血寒。但把浮沉分表裏，消陰須益火之原。

遲屬陰寒。須別虛實表裏為治。原為陰盛陽衰，自當助火以消陰也。

主病

遲司臟病或多痰，沉痼癥瘕仔細看。有力而遲為積冷，無力而遲定虛寒。

遲寒也。臟陰也。遲司臟氣之所屬也。或遲而兼滑則多痰也。若遲而澀則為痼冷，乃火固之冷痰癥瘕之屬也。是以其中須仔細看焉。

遲 六

寸遲必是上焦寒，關主中寒痛不堪，尺是腎虛腰腳重，溲便不禁疝牽丸。

肝藏血而主筋。寒則筋急而腸癖。胃為水穀之海，寒則傷冷而腹痛。故統言之曰關主中寒痛不通也。腎主二陰。左尺見遲則腎虛。臥而遺溺，前陰之症。右尺見遲則臟寒。自而泄濁，後陰之病。此曰腰腳動。腎之虛也。溲便不禁，腎之事，陽不固也。疝痛牽陰。腎臟之寒也。

按遲之為義遲滯而不能中和也脈以一息四至為和平若一息三至則遲而不及矣陰性多滯故陰寒之症脈必見遲也譬如太陽隸于南陸則火度而行數隸于北陸則水度而行澁即此可以徵陰陽遲速之故矣偽訣云重手乃得是沉脈而非遲矣又云狀且難是澁脈而非遲矣一息三至甚為分明而訣云隱隱是微脈而非遲矣遲而不流利則為澁脈遲而有歇止則為結脈遲而浮大且軟則為虛脈至于緩脈絕不相類夫緩以脈形之寬緩得名遲以至數之不及為義故緩脈四至寬緩和平遲脈三至遲滯不前然則二脈迥別又安足混哉以李瀕湖之通邃亦云小快于遲作緩持以至數論緩脈是千慮不一失也

王叔和曰一呼一至曰離經二呼一至曰奪精三呼一至曰死四呼一至曰命絕此損之脈也一損損于皮毛二損損于血脈三損損于肌肉四損損于筋五損損于骨是知脈之至數愈遲則症之陰寒益甚矣

數而陰不勝陽故脉來太過

數 陽

數為太過，一息六至，往來越度。脈經

脉以一息四至五至為和，六至則越其常度而為太過也。

脉流薄疾。素問

薄乃力不足也，疾乃往來之速也。此數而無力之動，為虛火不足之證也。

數脈主腑，其病為熱，有力實火，無力虛火。

數　廿

寸數喘欬口瘡肺癰，關數胃熱邪火上攻，尺為相火遺濁淋癃。

浮數表熱，沉數裏熱，陽數君火，陰數相火，右數火亢，左數陰戕，氣口數實肺癰，數虛肺痿。

數而弦急則為緊，數而流利則為滑，數而時止則為促，數而過極則為疾（數甚為極），數如豆粒則為動（數見關中為動）。

體狀

數脈息間常六至，陰微陽盛必狂煩。浮沉表裏分虛實，惟有兒童作吉看。

息間，一息之間也。數為陰不勝陽，陽盛者自狂煩也。浮表沉裏，有力實而無力虛。若嬰童純陽之氣，則七至八至又其常也，故可作吉看也。

相類

數比平人多一至，緊來如數似彈繩，數而時止名為促，數見關中動脈形。

主病

數脈為陽熱可知，只將君相火來醫。實宜涼瀉虛溫補，肺病秋深卻畏之。

數　廿

數脈屬陽，故其病為熱也。若脈形愈數，則受病愈熱矣。陽數則為君火，陰數則為相火，故只將此二火為醫。實宜涼而虛宜溫，實宜瀉而虛宜補，此醫中之妙義也。若數見于肺，則火為金賊，秋月遇之，為尅金之凶徵也。

寸數咽喉口舌瘡，吐紅欬嗽肺生瘍。當關胃火并肝火，尺屬滋陰降火湯。

口瘡欬紅，上焦之火客也。其尺屬滋陰降火，以尺數主陰損矣。夫數脈之中有熱有火有燥之分，兼實為熱，兼虛為火，兼燥為陰分不足，陽分有病也。數脈亦表位，若大則往來之疾易見，在裏位

若加則往來之疾難免有表熱證外不見恐裏熱證外反假實裡表熱證誤治患在發往裏熱證其精血已涸若再加以燥熱之劑豈非醫害之尤大抵治火之中陰陽虛實為要耶君為陽火相為陰火陰陽以浮沉尺寸加虛實以有力無力別而用藥之補瀉溫涼即于此中定矣

按數之為義躁急而不能中和也一呼脈再動氣行三寸一吸脈再動氣行三寸呼吸定息氣行六寸一晝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當五十周于身脈行八百一十丈此經脈周流恒常之揆度也若一息六至豈非越其常度也耶火性急速故陽盛之症脈來必數也偽訣云七表八裏而獨遺數脈止歌于心臟此其過非淺鮮也數而弦急則為緊脈數而流利則為滑脈數而有止則為促脈數而過極則為疾脈數如豆粒則為動脈古人云脈書不厭千迴讀熟讀深思理自知然如相類之脈非深思不能辨別非熟讀不能諳識也

數

竝

歌其為極數見臟
中為動

王叔和云一呼再至曰平三至曰離經四至曰奪精五至曰死六至曰命盡此至之脈也乃知脈形愈數則受症愈熱矣肺部見之為金家賊脈秋月逢之為克全亡徵也

浮沉遲數脈之綱領素問脈細皆為正脈

數

苗

滑 陽中之陰

滑脉往來前却流利展轉替替然如珠之應指（脈經）

士材云滑脉替替往來流利無此前却二字可見
前却即往來之義而別無他道也有曰前却不上
也上即為迤蓋滑脉非但沉而不浮非但尺而不
于于理却甚難觧其滑之不來心由裏而出表滑之
却亦必由表而至氣若滑不由氣則為無根之滑
知展轉既去復還之狀替替然如一珠去而一珠
又和士材云如盤珠之形荷露之義甚曲肖也

滑〻如欲脫

滑〻如物在水中往來也以滑之形如水是以如
其滑〻也以滑之形無數是以如其欲脫也但如
真來去滑數之氣非言其來去無根之脫也

翕奄沉名曰滑 張仲景

翕奄浮也奄有忽也謂忽焉而沉摩瀉往來流利
之拋極為由至也

滑脉為陽多主痰飲

寸滑欬嗽胸滿吐逆 關滑胃熱壅氣傷食 尺滑病淋

或為痢積男子溺血婦人經鬱

浮滑風痰 沉滑食痰 滑數痰火 滑短氣塞 滑而浮大

尿則陰痛 滑而浮散 中風癱緩 滑而沖和 娠孕可決

體狀相類

滑脉如珠替替然往來流利却還前 莫將滑數為同類 數脉惟看至數間

却去也前來也去如是而來亦如是此替〻然却
還前之義也滑則如珠數則六至此上二句言滑
脉之形下二句言滑數之別

主病

滑脉為陽元氣衰痰生百病食生灾上為吐逆下蓄血 女脉調時定有胎

血盛則脉滑〻本陰氣有餘以脉形象數故為陽
也氣逆則津化成痰氣傷則食停成積故為元氣
衰也痰隨氣行升降或結于胃腸或凝于經絡故
可支生百病脾胃為生化之源食停則失其轉輸
之職藏府吐受其因豈非從此生灾乎上為吐逆
氣壅不通也斯脉必見于下為畜血經鬱不行也

中國醫學院圖書館藏

斯脈必見若滑而得其中和是為本血盛矣女脈得之必定六胎也

寸滑膈痰生嘔吐吞酸舌強或咳嗽當關宿食肝脾熱渴痢癩淋看尺部

痰壅則氣逆故嘔吐之疾作觀其當關為肝脾熱鬱乃滑因蒸數之由來也其吞酸舌強咳嗽與夫渴痢癩淋之痴皆其熱為之也

按滑之為訓往來流利而不濇滯也陰氣有餘故脈來流利如水夫脈者血之府也血盛則脈滑故腎脈宜之（氣盛則脈濇故肺脈宜之）張仲景以翕奄沉為滑而人莫能解蓋翕者浮也奄者忽也謂忽焉而沉摩寫往來流利之狀極為曲至也偽訣云按之即伏三關如珠不進不退（是不分浮滑沉滑尺寸之滑也）與滑之名義殊屬支離曰伏曰不進不退尤為怪誕王叔和以關滑為胃家有熱偽訣以關滑為胃家有寒叔和以尺滑為下焦蓄血偽訣以尺滑為臍下如冰何相反悖謬一至此乎（與吐言[illegible]）又考叔和云與數相似則滑必兼數而李時珍以滑為陰氣有餘是何其不相合耶或當以浮沉尺寸為辨耶滑脈為陽中之陰以其形兼數也故為陽以其形如水也故為陽中之陰大抵兼浮者毗於陽兼沉者毗於陰是以或寒或熱古無定稱也衡之以浮沉辨之以尺寸庶無誤耶

南反復按之竟未嘗一言及處上為吐逆氣壅也下為畜血〻實也為痰為食為熱皆其實也夫滑而浮大滑本宜腎浮則虛于下大則為火此陰虛火熾故曰尿則陰痛滑而浮散滑本屬陰浮為風而散為虛此血中風虛相襲故曰中風癰變此滑蒸虛便非以滑即虛也寸關尺所言之證皆屬于熱乃言滑為陰氣有餘陰氣是血氣也而並非陰數蓋以脈為血之府血盛則脈滑也但滑必兼數多于熱而鮮于寒滑主痰飲逆于壅而少于通大抵見之寸部為氣逆火壅見之尺部為血結火壅見之關部為食積火壅其左右則以部位推之又浮滑為風而沉滑為食痰滑數為痰火滑短為氣塞宿食也入屬表裏風痰食氣火之別滑而收斂

脈形清都血有餘滑而三五不調脈濁者曰痰
又婦人主和實氣頸月事不遍若和滑爲聚此又
別滑中之調與不調也其一手獨滑曰竿身不遂
都皆痰爲之也在右則微于右在左則微于左矣
其兩寸滑曰痰火都益以滑主痰寸主陽也士材
云兼浮若此于陽以其在表也兼沉者此于陰以
其在象也由此雖之見之寸則病在氣見之尺則
病在血見之右和則又爲在氣見之左和則又爲
在血兔此其大暑也研究者自得之和

滑

兄

濇爲陽氣有餘
氣歛以血少抗脈
來蹇濇而脈寬愈

濇　陰

濇脈細而遲往來難短且散或一止復來　脈經

榮行脈中精血損則脈中澀矣濇之所以細陰氣
衰也精血損則脈不澀兔濇之所以遲往來難也
精血損則氣無消兔濇之所以短氣兼虛來難且
散都由于陰氣衰也或爲浮分多而沉分少或爲
至數不齊多少不一此散亂不整之中即或有十
止之象兔其或一止者由于往來難也則或一止
之中即有散亂不整之神兔其細遲短象散可合而
爲濇脈之雨而不可分爲濇脈之象也士材云
濇脈蹇滯如刀括竹遲細而短三象俱遲良有以

濇

罣

如蓋濇脈屬虛病氣則氣必燥促病血則血必燥
堅病痰則痰必不易出病氣則脈必兼短而居右
病血則脈必兼細而居血痰則脈當熟滑有曰其
病痰則兼散此或有來由亦未可知也其往來難
三字乃濇之五面不論何病見濇俱可從之會意
內細短散三字乃濇之不分病即氣血痰各證之別
至遲字不過言其難之可作遲寒論或一止復來
是氣血不遲或一止復來非必有一止復來方爲
濇也

參伍不調　素問

至數不齊多少不一此參伍不調爲散亂不整之

象乃澀中之散而或止之神皆由于氣血不足以至獨來不於也

如輕刀括竹 脈訣

刀之鋒必細輕括之細慢而無力也此病血不足為弦澀之脈也

如雨沾沙 通真子

雨點之形短沾沙則來去滯矣此病氣不足為短澀之脈也

如病蠶食葉 李時珍

蠶之性本柔緩也病則食葉之中即有欲食不食之象假此以形其遲慢理可想也有口此病疾不易出為散澀之脈則不可知也

澀脈屬陰病主血少精傷杜光庭云澀脈獨見尺中形同代者為死脈

寸澀心痛或為怔忡關澀陰虛因而中熱右關土虛左關脇脹尺澀遺淋血利可決孕為胎病無孕血竭

澀而堅大為有實熱澀而虛軟虛火炎灼

細遲短散或時一止為澀極細而耎（重按若絕）似有若無為微浮而且細且耎為濡沉而且細且耎為弱

體狀

細遲短澀往來艱散止依稀應指間如雨沾沙容易散病蠶食葉慢而艱

相類

參伍不調名曰澀輕刀刮竹短而艱微似杪芒微耎甚浮沉不別有無間

散非真散止非真止不過指間之依稀耳

主病

澀緣血少或傷精反胃亡陽汗雨淋寒濕入營為血痺女人非孕即無經

陰竭而陽亦不即汗乃陰汁亡陽實亡陰也大抵汗淋應于右寸澀反胃應于右關澀也澀屬營虛澀又兼遲故知寒濕入營若女人有孕則主胎漏無孕則主月事虛敗其脈皆應于左尺澀知故曰非孕即無經也

寸澀心虛痛對胸胃虛脇脹察關中尺為精血俱傷候腸結溲淋或下紅

心虛則神耗血少則胃痛左寸澀也關澀胃虛而腸脹亦肝虛矣右尺澀則腸結津液不足也左尺澀則溲淋精氣不固也蓋陰虛則陽亢其結腸溲淋下血皆火之為也

按澀者不流利不爽快之義也。內經曰參伍不調，謂之凝滯而至數不和勻也。脈訣以輕刀刮竹為喻者，刀刮竹則阻滯而不滑也。通真子以如雨沾沙為喻者，謂雨沾金石則滑而流利，雨沾沙土則

澀

四三

澀而不流也。李時珍以病蠶食葉為喻者，謂其遲慢而艱難也。偽訣云指下尋之似有（與脈經所云絕不相和），舉之全無，則是微脈而非澀脈矣。王叔和謂其一止復來，亦有疵病。蓋澀脈往來遲難，有類乎止，而實非止也。又曰細而遲，往來難且散者，乃浮分多而沉分少，有類乎散，而寔非散也。須知極軟似有若無為微脈，浮而且細且軟為濡脈，沉而且細且軟為弱脈，三

者之脈皆滑下模糊而不清爽，有似乎澀，而確有分別也。肺之為藏，氣多血少，故右寸見之為合度之診；腎之為藏，專司精血，故左尺見之為虛殘之候。不問男婦，凡尺中沉澀者，必艱於嗣，正血少精傷之症也。如懷子而得澀脈，則血不足以養胎；如無孕而得澀脈，將有陰衰髓竭之憂。

大抵一切世間之物，濡潤則滑，枯槁則澀，故滑為痰飲，澀主陰衰，理有固然，無足疑者。

澀

四四

前按澀脈之氣不外士材云蹇滯之義叔和曰往來難之象也遲以至數別之澀以形象格之言澀而及遲者遲亦形其滯之象也短屬氣虛澀同精傷但精氣相倚精去而氣亦走故澀脈之形短可于理而得之知是以細主陰衰諸虛勞揣而澀脈中自有兼見之理矣士材曰遲細而短三象俱遲良有以也至于止之一說亦往來難之意而實必見乎止也散之體氣亦表無衰主乎本傷危殆之倘而澀脈為血少精衰之微曰澀而散者理可推知但不遲形其浮分多而沉分少非必其有表無

卽見如散脉之甚也。士材之見。誠確然矣。大抵脉為氣血之短濇潤則必滑枯槁則見濇滑為痰飲濇主陰虧理有因虧但必遲細而短濇中之三象偶見始得為血少精傷之症若或偶因血氣塞滯而脉見濇ゝ中兼見他脉則不可概以虛為例矣

士材曰濇ゝ而堅大為有實熱濇而虛數虛火炎灼子斯見矣

濇 四五

虛 陰

虛脉遲大而爽按之無力隱指豁ゝ然空 脈經

士材云虛合四形浮大遲爽及乎尋按幾不可見此言最為合義也血虛則脉濇此遲者遲滯之象也血虛則陽盛此大者豁大之形也惟其虛是以爽而無力惟其血虛是以按之無力而豁ゝ然空若果遲為則為虛寒數為則為虛熱其無力二字是虛之正面大凡氣虛多寒何也陽衰則陰自盛也血虛多熱何也陰微而陽自亢也氣虛遲短見子右寸關血虛數大見子左寸關豁ゝ然空不盡空也

形大力薄 崔氏

非以形大即為血虛其必為血虛者以其力薄可決耳但形大之中務有虛熱此多若為血虛有熱之脉也

虛脉屬陰病主血虛又主傷暑經曰血虛脉虛曰氣來虛微為不及病在內曰久病脉虛者死

左寸心虧驚悸怔忡右寸肺虧自汗氣怯左關肝傷血不營筋右關脾寒食不消化左尺水衰腰膝痿痺

虛 四六

右尺火衰寒症蜂起

虛脈浮大而遲，按之無力；芤脈浮大，按之中空。虛則愈按而愈軟，芤則重按而仍見。虛則遲大而無力，濡則細小而無力。虛則按之雖爽而猶可見，散則按之絕無而不可見。

體狀相類

舉之遲大按之鬆，脈狀無涯類谷空。莫把芤虛為一例，芤來浮大似慈葱。

虛

舉之遲大，浮而遲大也；按之鬆，沉而虛鬆也。無涯虛大之狀，類谷空，似谷之空也。芤虛二脈同浮大也，而虛則中候更，芤則中候空也。

四七

主病

脈虛身熱為傷暑，自汗怔忡驚悸多。發熱陰虛須早治，養營益氣莫蹉跎。

暑乃陽氣也，熱傷氣分，因以身熱自汗；熱耗津液，因以怔忡驚悸。陰虛則血已虧，發熱則血愈耗，故須早治。傷暑者宜益氣，熱傷津液，則又須養營矣。陰虛者宜養營，陰生于陽，則又須益氣矣。但宜養營者莫專以益氣，宜益氣者莫專以養營，故曰莫蹉跎也。

血不榮心寸口虛，關中腹脹食難舒。骨蒸痿痺傷精血，卻在神門兩部居。

神門，命門也。兩部居，是兩尺居虛也。兩寸虛雖左屬血虛右屬氣虛，兩關虛雖左屬肝虛右屬脾虛，而尺虛雖左屬水衰右屬火衰，而總之皆為精血不榮也。虛知血虛，而欲知虛寒虛熱為難耳。

虛

四八

按虛之為義，中空不足之象也，專以爽而無力得名也。叔和云：虛脈遲大而爽，按之豁豁然空。此言最為合義，雖不言浮字，而曰按之豁然空，則浮字之義已包含具足矣。崔紫虛以為形大力薄，其虛可知，但欠遲字之義耳。偽訣云：尋之不足，舉之有餘，是浮脈而非虛脈矣。浮以有力得名，虛以無力取象，有餘二字，安可施之虛脈乎？楊仁齋曰：狀似

柳絮散漫而遲滑氏曰散大而耎二家之言俱是散脈而非虛脈矣夫虛脈按之雖耎猶可見也散脈按之絕無不可見也虛之異于濡者虛則遲大而無力濡則細小而無力也虛之異于芤者虛則愈按而愈軟芤則重按而仍見也王叔和曰血虛脈虛而獨不言氣虛者何也氣為陽主浮分血為陰主沉分今浮分大而沉分空故獨主血虛耳

虛　四九

夫虛脈兼遲〻為寒象大凡症之虛極者必挾寒理勢然也故虛脈行指下則益火之原以消陰翳可劃然決矣更有浮取之而且大且軟重按之而豁然如無此名內真寒外假熱古人以附子理中湯冰冷與服治以內真寒外假熱之劑也

而按之虛乃不實也是以虛而浮虛而大虛而遲要皆歸于虛而耎而無力矣若一有力焉則浮大遲皆不得為之虛矣夫虛之所以浮者陰虛于下也虛之所以大者陽亢于上也虛兼于遲則虛寒可必矣若虛而兼數則虛熱又可必矣虛于不虛惟在有力無力之別虛中之寒與熱惟在于遲數之辨若果浮大無力而且遲且軟（湯）重按之而又銘然如空此無力浮大之候乃虛外越之症也況遲而無力虛寒可徵沉分又如空象則虛寒益可徵矣亢宜附子理中之症慎勿以脈虛浮大而概以行其寒凉浮大中之有力無力浮大中之遲與數以及沉分之消息不可一苟者焉

虛

廿

實 陽

實脈浮沉皆得脈大而長微弦應指愊愊然 脈經

浮中沉皆得皆得者皆有力也以見上中下皆實而不虛也形大而有力則血足形長而有力則氣足微弦而應指愊ゝ愊ゝ者堅實之貌是為過手有力之象也蓋氣血充則為足過足則為實士材云實脈有力長大而堅應指愊ゝ三候皆然可見長大乃實之體愊ゝ然堅乃實之力三候皆然乃實之候要須皆主之以堅有力也其長弦二字是應指來盛形過本位有似長弦耳大抵實非不可而堅不可也夫實而靜三部相得曰氣血有餘實而躁三部不相得曰裏有邪也當下之若一部獨實則必辨藏府以責之知其脈貴和厚而有力而不可堅硬而有力故婦人尺中實曰有孕此之謂也

實脈為陽病主火熱壅結經曰血實脈實曰脈實者水穀為病曰氣來實強是為太過病在外也

左寸心勞舌強氣湧右寸肺病嘔逆咽疼左關見實肝火脇痛右關見實中滿氣疼左尺見之便閉腹疼右尺見之相火亢逆

實而且緊寒積稽留實而且滑痰凝為祟

體狀

浮沉三候有力大而長弦為實弦急如切繩左右彈人手為緊沉而實大微弦而長為牢

浮沉皆得大而長應指無虛愊ゝ強熱蘊三焦成壯火通腸發汗始安康

長大二象皆為陽故但主熱而不主寒又長大而過于有力故但主實熱而不主虛寒其實熱之症表則汗而裏則下故必汗下而始可安也

相類

實脈浮沉有力強緊如彈索轉無常須知牢脈幫筋骨實大微弦更帶長

主病

實脈為陽火鬱成發狂譫語吐頻頻或為陽毒或傷食大便不通或氣疼

實見于外者火鬱于中而成之也實為大熱大積大便不通則熱積無路而去故發狂而譫吐不止也大便不通則氣不行故曰或氣疼也

寸實應知面熱風咽疼舌強氣填胷當關脾熱中宮

滿尺實腰腸痛不通

寸主身半以上故総言寸實為面熱風痛左寸實則舌強氣湧右寸實則嘔逆咽疼其氣湧嘔逆皆氣填胸為也左関實則肝火腸痛右関實則中滿氣疼此單言脾熱肝在其中矣左尺實則便閉腹疼右尺寔則相火亢逆此皆實火為病或左尺實而腰痛小便閉或右尺實而腰痛大便閉尺主身半以下故統言之曰腰腸痛不通也

按實之為義邪氣盛滿堅勁有餘之象也既大矣而且兼長既長大矣而且有力既長大有力矣而且浮中沉三候皆然則諸陽之象莫不畢備焉見此脈者必有大邪大熱大積大聚故王叔和脈經云實脈浮沉皆得脈大而長微弦應指愊愊然又曰血實脈實又曰脈實者水穀為病又曰氣來實強是謂大過由是測之則但主實熱不主虛寒較若列眉矣故叔和有尺實則小便難之說乃偽訣謬以尺實為小便不禁奈何與叔和適相反耶又妄謂如絕應指來則是緊脈之形而非實脈之象矣夫緊脈之與實脈雖相類而實相懸但緊脈弦急如切繩而左右彈人手實脈則且大且長三候皆有力也緊脈者熱為寒束故其象繃急而不寬舒實脈者邪為火迫故其象堅滿而不和柔以症合之以理察之便昭然于心目之間而不可混殽矣

又按張潔古感于偽訣實主虛寒之說而遂以姜附施治此甚不可為訓也或實脈而兼緊者庶乎相當苟非緊象而大溫之劑施於大熱之人其不立斃者幾希矣以潔古之智當必是兼緊之治法無疑耳

長陽

長脈不大不小迢迢自若 朱氏

長脈本非病脈故曰長則氣治也不大不小為中和之象迢音調迢迢直貌乃氣血充足自若之貌此為不病之長脈也

如循長竿末稍為平如引繩如循長竿為病 素問

長可如竿之長而不可如竿之硬蓋人以胃氣為本長為脈之象而和為胃之氣故如末稍之長與為平如繩如竿之堅硬為病此以和緩為健旺之徵硬滿為火亢之兆也

長

長脈為陽病主有餘氣逆火盛 經曰長則氣治 李氏曰心脈長神强氣壮腎脈長蒂固根深皆言平脈也

左寸見長君火為病右寸見長滿逆為定左關見長木實之殃右關見長土鬱脹悶左尺見之奔豚冲兢右尺見之相火專令

長而軟滑曰氣治長而堅搏曰氣病長而洪曰顛狂

病長而搏曰陽明病

實牢弦緊皆兼長脈

體狀相類

過于本位脈名長弦則非然但滿張弦脈與長爭較遠良工尺度自能量

長自有滿位之理但非過也狀如長竿首尾俱端

長

直上直下是為長也長為春為肝弦亦為春為肝但弦為初春之象寒始去而陽始來故其象稍帶緊急而如弦也長為暮春之象純陽而無寒故其象惟見舒直而名長也此以弦但滿張即緊急之謂也長過本位即舒長之形也其脈非尺可量甚言良工自能量也

主病

長脈迢迢大小匀反常為病似牽繩若非陽毒顛癇病即是陽明熱勢深

大小匀即如末稍之長謂此常脈也似牽繩即如繩如竿堅硬之謂此病脈也長而洪曰顛狂病

長而搏曰陽明病與此非陽毒顛癇即為陽明熱深言甚符也要之長而洪長而搏皆不外似牽繩之狀而狀似牽繩者皆不外火亢之為病也

按長之為義首尾相稱往來端直也在時為春在卦為震在人為肝〻主春生之令天地之氣至此而發舒脉象應之故得長也內經曰長則氣治李月池曰心脉長者神強氣壯腎脉長者蒂固根深皆言平脉也如上文主病云〻皆言病脉也內經

長　紅

曰肝脉來耎弱招〻如揭長竿末梢曰肝平肝脉來盈實而滑如循長竿曰肝病故如長而和緩即合春生之氣而為健旺之徵長而硬滿即屬火亢之形而為疾病之應也舊說過于本位名為長脉久〻審度而知其必不然也寸而上過則為溢脉寸而下過則為關脉關而上過即為寸脉關而下過即為尺脉尺而上過即屬關脉尺而下過即屬覆脉由是察之然則過于本位理之所必無而義之所不合也惟其狀如長竿則直上直下首尾相應非若他脉之上下參差首尾不勻者也凡實牢弦緊皆兼長脉故古人稱長主有餘之疾非無本之說也

長　紅

短 陰

短脈不及本位 脈訣

士材云短脈濇小首尾俱俯中間突起不能滿部黎居士云長短未有定體諸脈舉按之附過于本位者為長不及本位者為短夫短為氣虛故其象濇小其脈雖分三部而其氣皆以一貫故同父之關不診短之說而士材有兩頭俯沉中間突浮之論也但短而非斷總歸于不及本位之一言盡矣關居尺寸之中可短而不可斷觀士材別左右關短言末及死可見矣然而短與斷相依稀一見關短必須驚心其中畢竟是短是斷而不可不細心

短

戴同父云短脈只見尺寸若關中見短上不通寸下不通尺是陰陽絶脈必死矣故關不診短

以害之也同父云關不診短良有旨哉又云短脈只見尺寸是言尺寸可短也然而尺寸之上下兩頭可短而近中關之兩頭不可短何也短恐斷也而亦不可不慮心以察之也

短脈為陰病主不及經曰短則氣病為氣虛症

短居左寸心神不定短見右寸肺虛頭痛短在左關肝氣有傷短在右關腸間為殃左尺短時少腹必疼右尺短時眞火不隆

濇微動結皆兼短脈

體狀相類

兩頭縮縮名為短濇短遲遲細且難短濇而浮秋喜見三春為賊有邪干

首句言短次句言濇短濇為肺象故秋喜見之然必兼浮始可三春乃木令若得金脈是為賊矣

主病

短脈惟于尺寸尋短而滑數酒傷神浮為血濇沉為痞寸主頭疼尺腹疼

短

同父云短只見于尺寸此瀕湖之歌內亦宗之可見關部不易見短也滑數為痰火之脈酒為生痰動火之物短而滑數自為酒傷氣矣若不必于酒傷亦必去酒不達也浮短為血濇則沉短自為氣滯矣士材云右寸短肺虛頭疼則左尺短之少腹疼亦腎虛為也短則氣病短主不及之病洵為提綱言也

按短之為象兩頭沉下而中間獨浮也在時為秋在人為肺肺應秋金天地之氣至是而收斂人身一小天地故當縮之象相應而短脈見也內經曰

短則氣病蓋以氣屬陽主乎充沛若短脈獨見氣衰之確兆也然肺為主氣之藏偏與短脈相應則又何以說也素問曰肺之平脈厭厭聶聶如落榆莢則短中自有和緩之象氣仍治也若短而沉且濇而謂氣不病可乎高陽生以短脈為中間有兩頭無為不及本位嘗表之以至理而知其說不能無弊也蓋脈以貫通為義一息不運則機緘窮一毫不續則穹壤判豈有斷絕不通之理哉假使上不貫通則為陽絕下不貫通則為陰絕俱為必死之脈矣戴同父亦悟及此而云短脈只宜見于尺寸若關中見短是上不通寸下不通尺為陰陽絕脈而必死據同父之說極為有見然尺與寸可短依然落于陰絕陽絕矣非兩頭斷絕也特兩頭俯而沉下中間突而浮起仍自貫通者也叔和云應指而迴不能滿部亦非短脈之合、診也

李時珍曰長脈屬肝宜于春短脈屬肺宜于秋但診肺肝則長短自見故知非其時非其部即為病脈也

短

斗

短

斗終

目録

卷之二

洪 細 弱 緩 動 結 革 散 伏

微 濡 緊 弦 促 代 牢 芤 疾

洪 陽

五山周南呂南編註

洪脈指下極大 脈經

士材云洪脈極大狀如洪水來盛去衰滔ヽ滿指洪之為義盡矣夫洪字從水水陽中有陰也但陰少而陽多陰為陽動如火煑水ヽ熱上沸水漸少而火漸甚也又洪必兼數多易與虛脈相雜但虛脈數而軟洪脈數而硬又大脈不數不軟不硬此洪之虛ヽ之大之須別也

來盛去衰 素問

來為陽去為陰來盛者是陽分有餘去衰者為陰分不足也

來大去長 通真子

大亦盛也去長者亦陽勝陰也

洪脈為陽象為盛滿病主氣壅火亢又為陽盛陰虛泄利失血久嗽者忌之經曰形瘦脈大多氣者死又曰脈大則病進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左寸洪大心煩舌破右寸洪大胸滿氣逆左關見洪
肝木太過右關見洪脾土脹熱左尺洪兮水枯便難
右尺洪兮龍火燔灼

洪而有力曰實火洪而無力曰虛火洪而急曰脹滿
洪而滑曰熱痰洪而數其人暴吐曰中毒洪而實曰
顛洪而紧為癰疽喘急亦為脹滿不食

洪　三

洪而有力為實〻而無力為洪

脈來洪盛去還衰滿指滔〻應夏時若在春秋冬月
分升陽散火莫狐疑

來盛去衰象其力也滿指滔〻象其形也洪在時
為夏為夏時應今之脈然只可兼見而不可單見
若在春秋冬陽氣內伏之時外感風熱而見之則
升陽散火自無疑矣但其病有表裏兼浮若始汗
兼沉若始下其浮沉確為汗下之目

相類

洪脈來時拍〻然去衰來盛似波瀾欲知實脈差參
處舉按弦長愊〻堅

拍〻然大而不堅之貌波瀾之似也愊〻然堅而
不大之象弦長之若也洪實之別昭然明〻矣

主病

洪脈陽盛血應虛相火炎〻熱病居脹滿胃翻須早
治陰虛洩利可愁如

洪為陽盛陰虛洪而有力為陽盛洪而無
虛有力為陽太過宜瀉而不補無力為陰

洪　四

補而不瀉一實一虛一瀉一補鳌毫之須別也洪
為相火司令非以洪專相火為病脹滿胃翻皆火
之為也火日熾則水日齡故須早治陰虛洩利之
脈宜細小洪則陽亢無制故可愁也

寸洪心火上焦炎肺脈洪時金不堪肝火胃虛關內
察腎虛陰火尺中看

洪為火固矣必須分虛實為治始可肺洪為火尅
金故曰不堪左關洪固為肝火右關洪當亦為火
乃曰胃虛皆由肝火盛脾土而言非以洪為虛也
若洪而無力可曰虛火而亦不可專謂虛矣在瀕

湖之意以實脈為實火以洪脈為虛火其理亦可
通也
按洪脈即大脈也如充時洪水之洪喻其盛滿之
象在卦為離在時為夏在人為心時當朱夏天地
之氣酣滿暢遂脈者氣之先聲故應之以洪〻若
大也以水喻也又曰鉤者以木喻也夏木繁滋枝
葉數布重而下垂故如鉤也鉤即是洪名異實同

素問以洪脈為來盛去衰頗有微旨大抵洪脈只
是根脚闊大卻非堅硬若使大而堅硬則為實脈
而非洪脈矣內經謂大則病進亦以其氣方張也
黃帝問曰夏脈如鉤何如而鉤岐伯曰夏脈心也
南方火也萬物所以盛長也其氣來盛去衰故曰
鉤反此者病黃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盛
去亦盛此為太過病在外其氣來不盛去反盛此
謂不及病在中太過則令人身熱而膚痛為浸淫
不及則令人煩心上見欬唾下為氣泄王叔和云
夏脈洪大而散名曰平脈反得沉濡而滑者是腎
之乘心水之尅火為賊邪死不治反得大而緩者
是脾之乘心子之扶母為實邪雖病自愈反得弦
細而長者是肝之乘心母之歸子為虛邪雖病易
治反得浮濇而短者是肺之乘心金之凌火為微

邪雖病即瘥凢失血下利久嗽久病之人俱忌洪
脈脈經曰形瘦脈大而多氣者死可見形症不與
脈相合者均非吉兆

微 陰

細而稍長 戴氏○素問謂之小氣血微則脈微

微脈極細而耎按之如欲絕若有若無 脈經

極細而又極耎觀此極字可見更微于細脈矣士材云似有若無欲絕非絕惟斯八字可為微脈傳神當此按字非亦重按之如欲絕即輕按之亦若無也微為陽氣微也若右寸微而而關尺平為可治何也生々之源未絕也若關尺微而寸又不浮獨平則不治何也陰陽之氣俱敗也

微脈為陰其象模糊為氣血大衰時珍主久虛血弱

之病陽微惡寒陰微發熱長病得之死卒病得之生

陽微者如浮而微陽不足也主惡寒陰微者如沉而微陰不足也主發熱又在關前為陽微關之後為陰微陰陽蓋以理格之也

左寸驚怯右寸氣促左關寒攣右關胃冷左尺得微髓絕精枯右尺得微陽衰命絕

輕診即見重按如欲絕者微也往來如線而常有者細也

體狀相類

微脈輕微瞥瞥乎按之欲絕有如無微為陽弱細陰弱細比于微畧較粗

仲景曰瞥々如羹上肥者陽氣微縈々如蠶絲細者陰氣衰蓋微為陰中之氣微細為陰中之血弱輕按之而有如無重按之而如欲絕此微脈隱而難見之象也雖細與微相似特細脈顯明覺與微脈畧大耳

主病

氣血微兮脈亦微惡寒發熱汗淋漓男為勞極諸虛候女作崩中帶下醫

素問謂之小又曰氣血微則脈微惡寒者其陽乏弱發熱者其陰乏虛汗淋漓陽虛而不能固也男勞極女崩帶皆精枯血敗之症惟是微脈之可徵驗耳

寸微氣促或心驚關脈微時脹滿形尺部見之精血弱惡寒消癉痛呻吟

氣促源于氣虛心驚由于血少關微之脹滿本于陽氣虛寒尺中見之左屬精枯右屬陽衰其惡寒以及痛皆真陽衰敗之為也

按微之為言若有若無也其象極細極軟古人以塵與微並稱使可想見其細軟之極矣張仲景曰瞥々如羹上肥狀其軟而無力也縈々如珠絲狀其細而難見也所以古人有言曰似有若無欲絕非絕惟斯八字可為微脈傳神若診者心神浮越未能虛靜而卒然持之竟不得而見也世俗未察微脈之義每見脈之細者輒以微細並稱是何其言之不審耶輕按之而如無故曰陽氣衰重按之而欲絕故曰陰氣竭長病得之多不可救者謂正氣將次滅絕也卒病得之猶或可生者謂邪氣不至深重也李時珍曰微主久虛血弱之病陽微則惡寒陰微則發熱自非峻補難可回春高陽生曰虛中日久為崩帶漏下時多骨水枯尚未足以該微之主病也按算數者以十微為一忽十忽為一

絲十毫為一釐由是推之則一釐之少分而為萬方始名微則微之渺小難見蓋可知已

細 陰 素問謂之小

細脈小于微而常有細直而耎若絲線之應指 脈經

時珍云細比于微畧較粗是微小于細非細小于微也士材云軟顕于微亦非微小于細乃細顕于微也縈縈紫紫狀如絲線如絲則細直而軟如線則細直而常有也

細脈為陰士材主氣衰諸虛勞損脈經為血少氣衰有此證則順否則逆故吐衄得沉細者生憂勞過度 主病 者脈亦細

細居左寸怔忡不寐細在右寸嘔吐氣怯細入左關肝陰枯竭細入右關胃虛脹滿左尺若細泄痢遺精右尺若細下元冷憊

體狀 細來纍纍細如絲應指沉沉無絕期春夏少年俱不利秋冬老弱却相宜

相類見微濡

陰虛者脈必浮陽弱者脈必沉何者陰虛而陽自浮陽弱而陰自沉也然而又有義焉浮主氣分而沉主血分時珍曰微為陽弱則微脈自見于浮細為陰弱則細脈自見于沉矣此曰應指沉沉無絕期者應指沉細而常有也時珍曰微為陽弱謂陰中之氣弱細為陰弱謂陰中之血弱故微細二脈皆為屬于陰也但氣以生血血弱者由于無氣以生故士材以微細二脈皆為陽氣衰殘非行溫補不能復其散失之元春夏少年氣旺之時也此衰脈為不利者以非其時也可見脈不可執必于時于形而共相叅之可矣

細脈縈縈血氣衰諸虛勞損七情乖若非濕氣侵腰腎即是傷精汗洩來

細為血衰血衰由于血之氣衰是以為血氣衰也此精氣衰絕之脈自白于勞損七情所致然而傷濕者脈亦細而不可不驚心叅之以形症也夫陽為無形之氣陰為有質之血蓋氣以血為形也焉有有形之血傷而無形之氣得固乎故汗洩矣

寸細應知嘔吐頻入關腹脹胃虛形尺逢定是丹田冷洩痢遺精號脫陰

左寸細則嘔吐氣怯右關細則胃虛脹滿左尺細

則淺痢遺精右尺細則下元冷憊此皆為真陽散敗之症也其痢屬後陰當應右尺然此真陽衰敗之泄瀉非痢可比故應于左尺細矣

按細之為義小也細也狀如絲也微脈則模糊而難見細脈則顯明而易見故細比于微稍稍較大也偽訣乃云極細則是微脈而非細脈矣（脈訣言往來極微是微反大于細矣與經相背）王啓玄曰狀如莠蓬善摩其柔細之態也王叔和脈經云細為血少氣衰有此症則順無此症則逆故吐利失血得沉細者生憂勞過度之人脈亦多細為自戕其氣血也春夏之令少壯之人俱忌細脈謂其不與時合不與形合也秋冬之際老弱之人不在禁忌之例

大抵細脈微脈俱為陽氣衰殘之候內經曰氣主煦之非行溫補何以復其散失之元乎嘗見虛損之人脈已細而身嘗熱醫者不究其元而以涼劑

投之何異於惡醉而強酒遂使真陽散敗飲食不進上嘔下泄是速之使斃耳素問曰壯火食氣少火生氣人非少火無以運行三焦熟腐水穀未徵乎此者安足以操司命之權哉然虛勞之脈細數不可並見並見者必死細則氣衰數則血敗氣血交窮短期將至雖和緩投治亦無回生之日矣

濡 時珍陰 士材陰中之陽 即耎字

濡脈極耎而浮細如帛浮水面輕手乃得按之無有

脈經

細為陰虛卒其在沉分矣其濡形極細極軟見于浮分本之乃得按之即空所以濡之陰虛更甚于細矣其本之乃見輕手而乍來也按之即空重手而卻去也狀如帛浮水面極軟而全無力但浮而全無根來去不得自沉至浮有形之陰血已殘無形之陽氣孤存焉有不輕手乃見按之而不空手時珍云無力而浮是血虛此殆其甚焉耳

如水上浮漚 時珍

濡 一

十五

漚乃水面之泡也泡但有放而無收未有泡在上而可復下也其義與帛浮水面相同

濡脈為陰病主陰血虛髓絕精傷又為傷濕

左寸見濡健忘驚悸右寸見濡腠虛自汗左關逢之血不營筋右關逢之脾虛濕侵左尺得濡精血枯損右尺得之火敗命乖

浮細如綿曰濡沉細如綿曰弱浮而極細如絕曰微沉而極細不斷曰細

體狀

濡形浮細按須輕水面浮綿力不禁病後產中猶有藥平人若見是無根

相類

浮而柔細知為濡沉細而柔作弱持微則浮微如欲絕細來沉細近于微

按須輕者以重則無有故也力不禁者隨按而隨沒也濡本無根之脈故病後產中虛極之人得之庶乎猶可若或少壯及急病之人見之則無可挽也

主病

濡為亡血陰虛病髓海丹田暗已虧汗雨夜來蒸入骨血山崩倒濕侵脾

濡

十六

非必衄吐崩便始為亡血即內耗亦為亡也血為陰血亡而陰自虛矣其暗虧即髓絕精枯之謂蓋濡為陰竭夜則陰氣可全陽氣退藏陰虛則無以固陽因以寐汗陽伏而無陰以制因以骨蒸崩則血脫濡猶合宜不則脾虛傷濕或亦有之士材云見于右關是矣

寸濡陽微自汗多關中其奈氣虛何尺傷精血虛寒甚溫補真陰可起痾

濡為陰戕在陽部則又為陽微矣但右為氣左為血而不可不辨也尺部見濡男為傷精女為脫血然左為精傷右為火敗而又不可為不害也經曰無陽則陰無以生若純用寒凉則陽傷而陰愈虧矣故真陰虛者必溫補而始可起也

按濡之為名即軟之義也必在浮候見其細軟若中候沉候不可得而見也王叔和比之帛浮水面李時珍比之水上浮漚皆曲狀其隨手而沒之象也脈經言輕手相乃得按之無有僞訣反言按之似有舉還無悖戾一至此耶且按之則似有舉之則還無是弱微脈而非濡脈矣濡脈之浮更與虛脈相類但虛脈形大而濡脈形小也濡脈之細小與弱脈相類但弱在沉分而濡在浮分也濡脈之無根與散脈相類但散脈從浮大而漸至于沉絕濡脈從浮小而漸至于不見也從大而至無者為全凶之象從小而至之無者為吉凶相半也

濡　文

浮主氣分浮舉之而可得氣猶未敗沉主血分沉按之而全無血已傷殘在久病老年之人見之尚未至于必絕為其脈與症合也若平人及少壯及暴病見之名為無根之脈去死不遠矣

濡　六

弱 陰

弱乃濡之沉者

弱脈極耎而沉細按之乃得舉手無有 脈經

濡極耎而浮細弱極耎而沉細濡主血虛弱主氣虛弱乃濡之軟者由于陽氣不足故脈萎弱而不振也但舉之則無按之乃得是見于沉分也要必沉而極細極軟而始為弱也

弱脈為陰病主陽陷真氣衰弱

左寸心虛驚悸健忘右寸肺虛自汗短氣左關木枯必苦攣急右關土寒水穀之痾左尺弱形涸流可徵右尺若見陽陷可驗

素問曰脈弱以滑是有胃氣脈弱以濇是為久病々後先弱見之順平人少年見之逆仲景曰陽陷入陰故惡寒發熱又云弱主筋沉主骨陽浮陰弱血虛筋急

柳氏曰氣虛則脈弱寸弱陽虛尺弱陰虛關弱胃虛

體狀

相類見濡脈

弱來無力按之柔々細而沉不見浮陽陷入陰精血弱白頭猶可少年愁

柔則無力按之柔沉而軟也弱必柔細二象俱足不見浮舉之無有也浮乃陽也浮不見而見沉是陽陷陰矣精血弱即陽氣弱也老則順而少則逆也

主病

弱脈陰虛陽氣衰惡寒發熱骨筋萎多驚多汗精神減益氣調營急早醫

陽為生陰之源弱主陽虛陽虛則陰亦虛矣陽外而陰內陽陷入陰則陰陽相搏陰勝則惡寒陽勝則發熱矣氣虛則多汗血虛則多驚氣血虛則神自衰而骨自萎矣惟其弱主陽虛故以益氣為先調營為其後也蓋弱惟陰氣未絕若不急以扶陽則氣血交瘁矣此所以宜早醫也

寸弱陽虛病可知關為胃弱與脾衰欲求陽陷陰虛病須把神門兩部推

寸為陽部故為陽虛關為胃之虛特言其右若在左則為肝陰竭矣神門兩部尺之兩部也左為涸流

右為陽陷士材言之鑿矣大凡陽虛多寒陰虛多熱何也陽虛陰乘陰虛陽湊也從來陰虛之脈多數陽虛之脈多遲此其故耳如此之沉而軟沉而細陽虛之脈則利于溫而不利于寒遲則言而數則止何故數則陰又衰矣

按弱之為義沉而細小之候也叔和脈經云弱脈極爽而沉細按之乃得舉手無有何其彰明詳盡也偽訣乃借叔和之名以欺世者而反以弱脈為輕手乃得是明與叔和相戾且是濡脈之形而非

弱　廿

弱脈之象矣因知高陽生誤以濡脈為弱〻脈為濡不意欲立言之人而不加考據乃爾耶即黎氏浮漚之喻亦誤以濡脈為弱脈矣夫浮以候陽〻主氣分浮取之而如無則陽氣衰微確然可據夫陽氣者所以衛外而為固者也亦所以運行三焦熟腐五穀者也弱脈呈形而陰霾已極自非見睍而陽何以復耶素問曰脈弱以滑是有胃氣脈弱

以濇是為久病愚謂弱堪重按陰猶未絕若兼濇象則氣血交敗生理滅絕矣仲景曰陽陷入陰當惡寒發熱久病及衰年見之猶可維援新病及少壯得之不死安待柳氏曰氣虛則脈弱寸弱陽虛尺弱陰虛關弱胃虛

弱　廿一

緊 時珍 陽 士材 陰中之陽

緊脉來往有力左右彈人手 素問

緊乃熱為寒束之象故急數如此要有神氣素問謂之急

緊脉有力來從部傍來去從部傍去左右彈人是兩傍來去繃急有力蓋緊乃熱為寒束之脉故急數如此要有神氣素問謂之急

如轉索無常 仲景

如索者如索體象之堅勁也如轉索者如索轉往來之緊急也無常是往來急數若無常久之狀而實非無常久也索之紋轉其來亦從傍而來去亦從傍而去而彈人手此仲景之言不外素問之說矣

緊 芸

數如切繩 脉經

繩與索相似之堅脉之應指如指之切繩此脉指之體也而又如數者亦如轉索之急數此脉來去之象也此叔和之說又不出仲景之言矣

如紉箄線 丹溪

紉切匿平聲箄音悲取魚竹器為箄以線貫針為紉大畧紉竹器之線未有不堅而牢者以此喻之亦不外如切繩之狀矣

體狀

相類見弦實

緊脉為陽病主寒邪亦主諸痛人迎緊盛傷于寒氣口緊盛傷于食尺緊痛居其腹沉乃疾在其腰中惡浮緊欬嗽沉緊皆主死

左寸逢緊心滿急痛右寸逢緊傷寒喘嗽左關人迎浮緊傷寒右關氣口沉緊傷食左尺見之臍下痛極右尺見之奔豚疝疾

緊 苗

浮緊傷寒沉緊傷食急而緊者是為遁尸數而緊者當主鬼擊

緊而洪曰癰疽緊而數曰中毒曰寒熱緊而細曰疝瘕緊而濇曰寒痺

舉如轉索切如繩脉象因之得緊名總是寒邪來作寇內為腹痛外身疼

主病

緊為諸痛主于寒喘欬風癇吐冷痰浮緊表寒須發越沉緊溫散自然安

攣是脈之攣發切是指之切脈如轉索是來去之形如切繩是本體之象熱為寒束于內故腹痛身疼但表寒之身疼脈必浮緊裏寒之腹痛脈必沉緊

喘欬風痰肺必浮緊寒邪必主溫散但溫散之中須分表裏而表裏之別不外浮沉

寸緊人迎氣口分當關心腹痛沉沉尺中有緊為陰冷定是奔豚與疝疼

人迎緊盛傷于寒而傷寒之脈必浮緊氣口緊盛傷于食而傷食之脈必沉緊然沉緊之傷食必兼有寒此浮緊沉緊則是而人迎氣口則似是而非也氣口在于右寸人迎則在于喉結之傍豈在于左寸手哉余以傷寒傷食俱取決于右寸浮緊為傷寒沉緊為傷食而確然無疑若何也左寸心主犯邪必死何況于寒即包絡代事亦專主本部之病非人迎而可取決于六氣也風寒必自皮毛而入若心主血脈而可取決則肺司皮毛者而反不可以取決乎肝主筋血寒則筋急血凝脾司飲食寒則食停飲畜此當關腹痛之語乃統言之也肝受寒腸痛有之而心痛則未也抑以心包與胃脘耳其奔豚疝疾士材言見于右尺矣

崔氏言緣非緊狀哉以浮緊為經沉緊為脾亦近似耳

按緊者繃急而兼絞轉之形也古稱熱則筋縱寒則筋急此惟熱鬱于內而寒束于外故緊急絞轉之象徵見于脈耳素問曰往來有力左右彈人手則剛勁之概可鞠夫寒者北方剛勁肅殺之氣故緊急中復兼左右彈手之象耳仲景曰如轉索無常叔和曰數如切繩丹溪曰如紉箄線譬如以二股三股糾合為繩必旋轉而絞乃緊而成繩耳可見緊之為義不獨縱有挺急抑且橫有轉側也苟非橫有轉側則內經之左右彈人仲景之轉索丹溪之紉線叔和之切繩將何所取義乎高陽生偽訣未察諸家之說而妄云寥寥入尺來不知于緊之義何居乎蓋緊之挺急而勁與弦相類但比之于

弦更有加于挺勁之異及轉如繩線之狀也

中惡祟來之脈而得浮緊謂邪方熾而脈無根也

欬嗽虛損之脈而浮沉緊謂正已虛而邪已痼也

咸在不治之例

緊

七

緩 陰

緩脈去來小（少）駛（駃）于遲 脈經 一息四至 戴氏

遲為陰盛陽衰故脈僅一息三至緩為衛盛營弱故脈來一息四至較遲脈多一至故曰少駛於遲也但遲屬陰寒緩為胃氣必兼見為病遲三至也緩四至以至數論遲緩指下便了了然駛音駼疾

如絲在經不卷其軸應指和緩往來甚勻 張太素

不卷其軸則在經之絲不急矣正緩之謂也往來甚勻則不浮不沉不大不小不疾不徐不微不弱而應指和緩矣此言緩之平脈也

緩

六

如初春楊柳舞風之象 楊玄操

初春之柳始芽舞風有輕而軟之象若此之冬柳之末芽者則硬而急夏柳之已葉者則重而濁矣此誠善為緩脈形容者也

如微風輕颭柳梢 滑伯仁

惟微風颭柳始緩惟柳梢來去始輕颭詹上聲風吹浪動也

緩為胃氣不主于病取其兼見方可斷症

左寸濇緩少陰血虛右寸浮緩風邪所居左關浮緩而肝風內鼓右關沉緩土弱濕侵左尺緩濇精宮不及右尺緩細真陽衰極

浮緩風傷沉緩寒濕緩大風虛緩細濕痺緩濇脾虛

緩弱氣虛

體狀

緩脈阿〻四指通柳梢裊〻颭輕風欲從脈裡求神氣只在從容和緩中

一息四至緩之至也柳梢颭輕風緩之形也從容和緩之中無偏無勝而難以形容者即緩之神氣矣裊音鳥輭戾也

相類見遲脈

主病

緩脈營衰衛有餘或風或濕或脾虛上為項強下痿痺分別浮沉大小區

腎為先天胃為後天先天為血後天為氣也平人之常氣稟于胃〻者平人之常氣也胃受氣于穀藏府受氣于胃〻為資生之本也緩為胃氣〻為衛自為衛有餘也衛有餘則營自不及矣浮緩〻大皆風也見之關上則為項強而兼背痛沉緩〻細皆濕也見之關下則為脚弱而成痿痺緩濡脾薄沉緩亦為土弱濕侵皆脾虛也但必以左右寸關尺各部位審之此惟在于末句工夫

寸緩風邪項背拘關為風眩胃家虛神門濡泄或風秘或是蹣跚足力迂

項背拘上部之風邪也上部之風邪其脈必浮緩而居寸諸風掉眩皆屬于肝若浮緩或緩大見之左關則肝風內鼓而風眩之疾作木盛則土衰若見之右關則為胃家虛矣神門兩尺部也右尺浮緩或為腸風泄瀉或為風氣秘滯其蹣跚足力迂即下為痿痺之說脈或左尺沉緩而緩細皆其濕為之也士材曰左尺緩濇精宮不及其中即有足痿之疾又曰右尺緩細真陽衰極其中即有濡泄之病蓋緩之由來本為衛盛營弱之脈中必須詳其兼見辨其部位以為當病之權衡毋誤耳蹣滿平聲跚音先蹣跚跛行貌

按緩脈以寬舒和緩為義與緊脈正相反也在卦

杜光庭云欲知死期何以取古賢推定五般土陽土須知不遇陰陰土遇陰當細數詳玉函經

為坤在五行為土在時令為四季之末在人身為足太陰脾若陽寸陰尺上下同等浮大而耎無有偏勝者和平之脉也故（非其時即為有病）曰緩而和匀不浮不沉不大不小不疾不徐意氣（不微不弱）欣欣悠悠揚揚難以名狀者此真胃氣脉也又云土為萬物之母中氣調和則百病不生又一切脉中皆須挾緩謂之胃氣但得本藏之脉無胃氣以和之則真藏脉見與之短期又曰有胃氣則生無胃氣則死緩之於脉大矣哉是故緩脉不主疾病惟考其兼見之脉乃可斷其為病耳岐伯曰脾者土也孤藏以灌四旁者也善者不可見惡者可見其來如水之流者此為太過病在外如烏之喙此為不及病在中太過則令人四肢沉重不及則令人九竅壅塞不通王叔和脉經云脾旺之時其脉大阿阿而緩名曰平脉反

得弦細而長者是肝之乘脾木之克土為賊邪死不治反得浮濇而短是肺之乘脾子之扶母為實邪雖病自愈反得洪大而散者是心之乘脾母之歸子為虛邪雖病易治反得沉濡而滑者腎之乘脾水之凌土為微邪雖病即瘥高陽生偽訣以緩脉主脾熱口臭反胃齒痛夢鬼諸症出自杜撰與緩脉無涉也

弦 陽中之陰

弦脉端直以長 素問

如張弓弦 脉經

按之不移綽〻如按琴瑟弦 巢氏

狀若箏弦 脉訣

從中直過挺然指下 戴同父

引弦琴弦箏弦皆端直以長者也三家之比喻皆

弦

苎

不出素問之一言也惟其寒氣始去故如弦之紧
急惟其陽氣方來故如弦之端直紧脉之來去從
傍故曰左右彈手弦脉之往來從中故曰從中直
過巢氏曰按之不移是來從中去亦從中非若其
來左而去右也綽〻如按琴瑟絃之滿張則指下
自有挺然之象矣此詞雖異而理實同也但輕虛
而滑端直以長而始為平脉其琴弦箏絃雖急而
猶有柔象如張弓弦則氣來過急必其病脉矣弦
而微勁不及則病在內弦而實强太過則病在外
若急而過勁無胃氣以和之必其死脉矣

弦為肝風為木盛之病主痛主瘧主痰主飲

體狀

弦在左寸心中必痛弦在右寸胸及頭疼左關弦兮
痰瘧癥瘕右關弦兮胃寒膈痛左尺逢弦飲在下焦
右尺逢弦足攣疝痛

浮絃支飲外溢沉絃懸飲內痛瘧脉自絃〻數多熱
絃遲多寒絃大主虛絃細拘急陽絃頭痛陰絃腹痛
單絃飲癖雙絃寒痼若不食者木來克土必難治

弦

苎

輕虛以滑者平實滑如循長竿者病勁急如新張弓
絃者死池氏曰絃紧而數勁為太過絃紧而細為不
及戴同父曰絃而耎其病輕絃而硬其病重

絃脉過〻端直長肝經木旺土應傷怒氣滿胸常欲
叫翳蒙童子淚淋浪

絃本肝脉肝軟蒂絃為微絃是肝之順候若肝而脉
絃盛木太過則土必受虧怒為肝志怒氣上衝

常欲叫喊者是肝火無從發泄也又翳膜蒙蔽童子而眼淚不止是亦肝火無從而洩仍從本竅出也

相類

絃來端直似絲絃緊則如繩左右彈緊言其力絃言象牢脈絃長沉伏間長脈又見

似絲絃之象軟如切繩之象硬緊之力則繃急而彈絃之象惟端直而長此緊以力言之絃以象言之說也況絃來從中緊來從傍不惟其象不同而其來往亦其至牢象亦絃實而長大但在沉分浮中二候了不可得也

主病

絃應東方肝胆經飲痰寒熱瘧纏身浮沉遲數須分別大小單雙有重輕

浮絃沉絃飲也絃數熱而絃遲寒也絃大而無力主手虛絃小而有力主實單絃飲癖雙絃寒痼其單者輕而雙者重也

寸絃頭痛膈多痰寒熱癥瘕察左關〻右胃寒心腹痛尺中陰疝脚拘攣

絃主初春少陽之脈其形如長若陽也其象如緊者絃也絃長相合是以為半表半裏也所以然若初春陰在始去而陽在始來乃寒熱交界之候故以為陽中之陰也初春雖形長而具陽體循帶絃急而寓寒象在七情論之肝之祟也在六氣辨之其中不無寒也又以情氣別之其犯情之脈必虛而于氣之脈必實〻者有力而虛者無力也寸絃陽絃也絃主痰故頭痛而膈多痰也少陽之氣陰陽間半故其病為寒熱癥瘕肝之積也肝氣溫則和通寒則凝滯絃雖肝之本脈和則治而絃則肝病其為癥為瘕皆由于肝氣寒凝之所致也惟其絃中有寒故胃寒腹痛惟其絃中有寒故陰疝脚攣有曰肝絃帶緊則有些小筋脈拘急則腎絃帶緊必陰疝脚攣考之士材脈見于右尺矣其絃

主痛主瘧主痰主飲固其然也然絃不無寒而不可不有心以察叅之以兼見別之也

按弦之為義如琴弦之挺直而略帶長也在八卦為震在五行為木在四時為春在五藏為肝經曰少陽之氣溫和軟弱故脈為弦岐伯曰春脈肝也東方木也萬物之所以始生也故其氣來濡脈輕虛而滑端直以長故曰弦反此者病其氣來而實

弦此為太過病在外其氣來不實而微此為不及
病在中太過則令人善怒〻〻眩冐而巓疾不及
則令人胸脇痛引背兩脇胠滿又曰肝脉來濡弱
迢〻如揭長竿末稍曰肝平又曰肝脉來盈實而
滑如循長竿曰肝病肝脉來急而益勁如張弓弦
曰肝死弦脉與長脉皆主春令但弦為初春之象
陽中之陰天氣猶寒故如琴弦之端直而挺然稍
帶一分之緊急也長為暮春之象純屬于陽而絶
無寒意故如木幹之迢直以長純是發生之氣象
也戴同父云弦而耎其病輕弦而硬其病重深契
内經之旨兩關俱弦謂之雙弦若不能食為木來
克土〻已負也必不可治素問云端直以長叔和
云如張弓弦巢氏云按之不移綽〻如按琴瑟弦
戴同父云從中直過挺然指下諸家之論弦脉可

謂深切著明矣高陽生乃言時〻帶數又言脉緊
狀繩牽則是緊脉之象安在其弦脉之義哉

動陽

動乃數脈見于關上下無頭尾如豆大厥厥動搖 經脈

動無頭尾其動如豆厥厥動搖必兼滑數

動脈為陽主痛主驚（仲景）素問曰陰虛陽搏謂之動又曰

婦人手少陰脈動甚者妊子也仲景曰陰陽相搏名

曰動陽動則汗出陰動則發熱形冷惡寒此三焦傷

也成無己曰陰陽相搏則虛者動故陽虛則陽動陰

虛則陰動

左寸得動驚悸可斷右寸得動自汗無疑左關若動

驚及拘攣右關若動心脾疼痛左尺見之亡精為病

右尺見之龍火奮迅

體狀

動脈搖搖數在關無頭無尾豆形團其原本是陰陽

搏虛者搖兮勝者安

主病

言動搖而不離于數可見動必兼數矣但士材以動不只見于關也脈之所以動由于陰陽相搏如婦人有孕必其陰陽相搏而成也此其陽勝而安者矣若無孕亦見其陰陽相搏而見也陽虛則動見于陽部陰虛亦則動見于陰部動隨虛見此其虛而搖者矣男子亦同其無孕為論

動脈專司痛與驚汗因陽動熱因陰或為洩痢拘攣

病男子亡精女子崩

仲景曰動則為痛為驚陽動則汗出因陽氣虛也陰動則發熱因陰氣虛也洩痢拘攣皆其陰虛血

少也素問曰陰虛陽搏謂之崩故女為血崩而男為亡精然必見之于左尺矣

按動之為義以厥厥動搖急數有力得名也兩頭

俯下中間突起極與短脈相類但短脈為陰不數

不硬不滑也關前為陽關後為陰故仲景云陽動

則汗出分明指左寸之心汗為心之液右寸之肺

主皮毛而司腠理故汗出也又曰陰動則發熱分

明指左尺見動為腎水之不足右尺見動謂相火虛炎故發熱也因是而知舊說言動脈只見于關上者非也且素問曰婦人手少陰心脈動甚者為妊子也然則手少陰明隸于左寸矣而謂獨見于關可乎成無己曰陰陽相搏則虛者動故陽虛則陽動陰虛則陰動以關前為陽主汗出關後為陰主發熱豈不精妥而龐安常強為之說云關前三分為陽關後三分為陰正當關位半陰半陽故動隨虛見是亦泥動脈只見于關之說也高陽生偽訣云尋之似有舉之還無是弱脈而非動脈矣又曰不離其處不往不來三關沉沉含糊謬妄無一字與動脈合義矣誉氏曰如鉤如毛則混于浮大之脈尤堪捧腹

促 陽

促脈來去數時一止復來 脈經

如蹶之趨徐疾不常 黎氏

蹶者跌也即其止也趍者速也即其數也徐疾不常即其止數之循環黎氏之喻豈出叔和之言乎士材云促為急促數時一止如趍而蹶進則必死外此則更無餘蘊矣蓄促為陽極之脈故其急數如此促之止有二因一則藏氣非還稽留凝泣而見一則真元衰憊陽弛陰涸而見止其稽留凝泣之止可必其有力陽弛陰涸之止可必其無力稽留之有力者無足慮衰憊之無力者為堪憂何為進則必死進者止數增也止數增則至數促至數促則為真氣敗絕之微故必死若止數減則至數稀是又為退可生矣

促主陽盛之病士材云促因火亢亦因物停

促結之因皆有氣血痰飲食五者之別一有留滯則脈必見止也

左寸見促心火炎炎右寸見促肺鳴咯咯促見左關

血滯為䟦促居右關脾宮食滯左尺逢之遺滑堪憂
右尺逢之灼熱為它

體狀 相類見代脉

促脉數而時一止此為陽極欲亡陰三焦鬱火炎炎
盛進必無生退可生

主病

促脉惟將火病醫其因有五細推之時時喘嗽皆痰
積或發狂班與毒疽

促 仨

脉之來去存乎氣促則先以氣熱而脉數其止之為虛為寒則又存乎來去之有力無力矣數而有力則為陽亢其見止也必停凝數而無力則為陰衰其見止也亟虛敗套以急促之象雖陽必有力始為陽亢無力則為無陰以配陽留滯之因雖五又有力始為停凝無力則為氣敗之止歇若止數頻多則真元愈促故為不治之症士材云促因火亢亦因物停是以停凝之促者多虛敗之促者少也此前歇之主病大都為促之無力故有陽極陰亡之説三焦真陽之火也陽極陰亡即火炎而水竭也後歇之主病大抵為促之有力故有五因留滯之症其為喘為狂為班為疽數為陽亢之微也為瘀為積為班為疽止為留滯之應也五因之細

推何士材左右寸尺之主病明矣又有云怒逆亦脉促為氣結為氣涌即士材云六氣七情皆能阻遏其運行之機也

按促之為義於急促之中時見一歇止為陽盛之象也黎氏曰如蹶之趨徐疾不常深得其義王叔和云促脉來去數時一止復來亦頗明快夫人身之氣血貫注於經脉之間者刻刻流行綿綿不息凡一晝夜當五十營不應數者名曰狂生其應於

促 从

脉之至數者如鼓應桴罔或有忒也藏氣乖違則稽留凝泣阻其運行之機因而歇止者其止為輕若真元衰憊則陽弛陰涸失其揆度之常因而歇止者其止為重然促脉之故得於藏氣乖違者十之六七得於真元衰憊者十之二三或因氣滯或因血凝或因痰停或因食壅或外因六氣或內因七情皆能阻遏其運行之機故雖當往來急數之

時忽見一止耳如止数漸稀則為病遲止数漸增則為病劇偽訣但言并居寸口（数止為促緩止為結何獨寸口）已非促脈之義且不言時止尤為憒憒矣

燕都王湛六以脾泄求治神疲色瘁診得促脈或十四五至得一止或十七八至得一止余謂其原醫者曰法在不治而醫者争之曰此非代脈不過促耳何先生之輕命耶余曰是真元敗壞陰陽交窮而促脈呈形與稽留凝泣而見促者不相侔也醫者唯唯居一月果殁

促

結陰

結脈往來緩時一止復來　脈經

士材云結為凝結緩時一止徐行而怠頗得其旨

結主陰盛之病士材云結屬陰寒亦因凝積越人曰結甚則積甚結微則氣微浮結外有痛積伏結內有積聚

左寸心寒疼痛可決右寸肺虛氣寒凝結左關結見疝瘕必現右關結形痰滞食停左尺結兮痿躄之痾右尺結兮陰寒為楚

結

體狀（相類見代脈）

結脈緩而時一止獨陰偏盛欲亡陽浮為氣滞沉為積汗下分明在主張

主病

結脈皆因氣血凝老痰結滞苦沉吟內為積聚外癰腫疝瘕為殃病屬陰

中國醫學院圖書館藏

陰盛則結：為結滯故結則先以氣寒脈緩往來
遲滯而為陰極之脈也其止也為何陰寒而抉凝
結也然必以有力無力別之有力則為真寒無力
則為虛寒結而有力方為積聚結而無力則為氣
衰寒滯于經則氣非氣沂則為瘕肘之癖積要必
浮結有力始外有痛積沉結有力始內有積聚浮
則汗沉則下其主張必在乎有力無力之分明結
為氣血寒凝促結之因皆有氣血痰飲食五者之
別故有先痰之結瘕症之殃也結為陰獨盛而陽
欲匕士材云止數頻多參伍不調為不治斯結中
之虛寔不可不深為辨也

按結之為義結而不散遲滯中時見一止也古人

結

炷

譬之徐行而怠偶羈一步可為結脈傳神大凡熱
則流行寒則停滯理勢然也夫陰寒之中且挾凝
結喻如隆冬天氣嚴肅流水冰堅也少火衰弱中
氣虛寒失其乾健之運則氣血痰食互相糾纏運
行之機緘不利故脈應之而成結也越人云結甚
則積甚結微則氣微浮結者外有痛積伏結者內
有積聚故知結而有力者方為積聚結而無力者

真氣衰弱違其運化之常惟一味溫補為正治也
仲景云纍纍如循長竿曰陰結藹藹如車蓋曰陽
結王叔和云如麻子動搖旋引旋收聚散不常曰
結主死夫是三者雖同名為結而義寔有別浮分
得之為陽結沉分得之為陰結止數頻多參伍不
調為不治之症由斯測之則結之主症未可以一
端盡也偽訣云或來或去聚而却還律以緩時一

結

炷

止之義幾同寐語矣

代 陰

代脉動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 仲景

脉至還入尺良久方來 吳氏

士材云代為禪代止有常數不能自還良久復動夫促結曰一止者一止而即來也代曰中止者良久而方來也促結之止為留滯代之止為藏衰此藏之氣衰不能自還他藏之氣代因而復動然脉至還入尺者何也呼出于肺吸歸于腎々為氣之涼也一藏之氣不至則前至之氣必還入尺中而復出故必良久方來也

體狀

代主藏衰危惡之候脾土敗壞吐利為咎中寒不食腹疼難救經曰代則氣衰又曰代散者死 主病 洩及便膿血生

動而中止不能還復動因而作代看病者得之猶可療平人却與壽相関

暴病得之為氣血乍損若久病得之則不可療平

相類

人若不因病而羸瘦脉代者真危亡之兆也

數而時止名為促緩止須將結脉呼止不能回方是代結生代死自殊塗

促結之止無常數或二三動一止或三五動一止即來代脉之止有常數必依數而止還入尺中良久方來也○天都張潞初曰促結代三脉人多難辨今到明于後歲使學者臨期有本不致混然矣夫遲緩之脉而時一止者為結數滑之脉而時一止者為促二脉之止無規則或數至一止或數十至一止或十幾至一止或二十幾至一止或三五至一止或三十五

主病

至而一止參前落後原無一定之止是也結者陰也陰盛則結主氣血凝滯老痰積聚胸滿等證促者陽也陽盛則促主痰嗽喘滿癰疽鬱熱等證二脉雖時一止大抵為病脉非死脉也惟代者真死脉也刻期而定致至而止如四十動一止者後必至四十動而再一止決不與至也是為一藏無氣刺期而死矣

代脉原因藏氣衰腹痛洩痢下元虧或為吐瀉中宮病女子懷胎三月兮

代為一藏之氣衰而他藏之氣代至也腹痛洩痢

必代散交見之症何也代主土衰散主水絕此云下元虧非代散交見而何若吐瀉則專為土壞中宮病矣滑伯仁曰妊娠脈代者其胎百日故此有三月云也

兩動一止三四日三四動止應六七五六一止七八朝次第推之自無失

士材云兩動一止三四日死四動一止六七日死次第推求不失經旨○柳東陽曰古人以動數候脈是喫緊語須候五十動乃知五藏缺失今人指到腕臂即云見了夫五十動豈彈指間事耶故學者當診脈問證聽聲觀色斯備四診而無失

按代者禪代之義也如四時之禪代不愆其期也結促之止止無常數代脈之止止有常數結促之止一止即來代脈之止良久方來内經以代脈一見為藏氣衰微脾氣脫絕之診也惟傷寒心悸懷胎三月或七情太過或跌打重傷及風家痛家俱不忌代脈未可斷其必死耳滑伯仁曰無病而羸

主病

五十不止身無病　數內有止皆知定　四十一止一藏絕　四年之後多亡命　三十一止即三年　二十一止二年應　十動一止一年殂　更觀氣色兼形證

瘦脈代者危候也有病而氣血乍損只為病脈此伯仁為暴病者言也若久病得代脈而冀其回春者萬不得一也内經曰代則氣衰又曰代散者死夫代脈見而脾土衰散脈見而腎水絕二脈交見雖在神聖亦且望而却走矣大抵脈來一息五至則肺心脾肝腎五藏之氣皆足也故五十動而不一止者合大衍之數謂之平脈反此則止乃見焉腎氣不能至則四十動一止肝氣不能至則三十動一止脾氣不能至則二十動而一止心氣不能至則十動一止肺氣不能至則四五動一止

父云三部九候每候必滿五十動出自難經而偽訣五藏歌中皆以四十五動為準乖于經旨偽訣又云四十一止一藏絕却後四年多殞命荒疵越理莫此為甚夫人豈有一藏既絕尚活四年之理

哉

歷考內經而如代脈之義別自有説如宣明五氣篇曰脾脈代却氣藏府病形篇云黄者其脈代皆言藏氣之常候非謂代為止也平人氣象論曰長夏胃微耎弱曰平但代無胃曰死者蓋言無胃氣而死亦非以代為止也如云五十動而不一代者是乃至數之代也若脈平勻而忽强忽弱者乃形體之代即平人氣象論所言者是也若脾旺四季而隨時更代者乃氣候之代即宣明五氣篇所云者是也脈無定候更變不常則均謂之代各因其變而察其情庶足以窮其妙耳

善化仝黄桂岩心疼奪食脈三動一止良久不能自還施笠澤云五藏之氣不至法當旦夕死余曰古人謂痛甚者脈多代周梅屋云少得代脈者死老得代脈者生今桂岩春秋高矣而胸腹負痛雖有代脈不足慮也果越兩旬而桂岩起矣故醫非博覽未易窮脈之變耳

革（時珍　陰中之陰　士材　陽中之陰）

革脈弦而芤（仲景）

如按鼓皮（丹溪）

弦乃浮舉之而弦大芤乃沉按之而豁然表有寒邪故浮舉而弦急中虧氣血故沉按而空虛士材云革大弦急浮取即得按之乃空渾如鼓革蓋外繃急而內空虛也

革主表寒亦屬中虛

革

左寸之革心血虛痛右寸之革金衰氣壅左關遇之疝瘕為祟右關遇之土虛為疼左尺診革精空可必右尺診革殞命為憂女人得之半產漏下

體狀主病

革脈形如按鼓皮芤弦相合脈寒虛女人半產并崩漏男子營虛或夢遺

相類見芤牢

弦寒芤虛芤弦相合自為虛寒矣時珍云芤弦二脈相合均主失血之候故其產崩漏遺皆虛之主病也

按革者皮革之象也表邪有餘而內則不足也恰如鼓皮外則繃急內則空虛也浮舉之而弦大非繃急之象乎沉按之而豁然非中空之象乎惟表有寒邪故弦急之象見焉惟中虧氣血故空虛之象顯焉仲景曰革脈弦而芤弦則為寒芤則為虛虛寒相搏此名為革男子亡血失精女人半產漏下

革

王叔和云三部脈革長病得之死卒病得之生李時珍云此即芤弦二脈相合故均主失血之候諸家脈書皆以為即牢脈也故或有革無牢或有牢無革溷淆莫辨不知革浮牢沉革虛牢實形與症皆異也甲乙經云渾渾革至如湧泉病進而危弊綿綿其去如弦絕者死謂脈來渾濁革變急如泉湧出而不返也觀其曰涌泉則浮取之不止于弦

大而且數且搏且滑矣曰弦絶則重按之不止于豁然而且絶無根蒂矣故曰死也王氏以為溢脉者自寸口而上貫於魚際直衝而上如水之沸而盈溢也與革脈奚涉乎丹溪曰如按鼓皮其于中空外急之義最為親切之喻

牢 陰中之陽

牢脈似沉似伏實大而長微弦 脈經

似沉似伏牢之位寔大弦長牢之體惟其牢主寒固故但牢居于沉位惟其牢主堅積故象長大而弦實長大乃寔脈之象沉弦乃陰寒之微言長大而弦實足以見其有力而主乎寒實之病必矣夫實之所以三候皆得而牢之所以但見沉分何也蓋實為火進牢為寒固同一寔也一火性上炎故自下至上皆得一寒主收藏故但下而不上也然則牢在沉而胡曰似沉似伏蓋不過形其動而不移堅牢固守之象而實則沉而非伏也士材云牢

在沉分大而弦實浮中二候了不可得斯言誠確而無疑然此微弦二字又不可不加意焉使但沉絃而不實大則絃而非牢但沉實而不微絃則沉而非牢必其本體實大而長而微帶絃始為牢也

牢主寒實之病木實則為痛扁鵲云牢而長者肝也

爽為虛牢為實失血者脈宜沉細反浮大而牢者死虛病見實脈也

左寸之牢伏梁為病右寸之牢息賁可定左關見牢

肝家血積右關見牢陰寒痞癖左尺牢形奔豚為患

右尺牢形疝瘕痛甚

體狀相類

弦長實大脈牢堅牢位常居沉伏間革脈芤弦自浮

起革虛牢寔要詳看

沉而弦長實大乃牢脈之診浮而弦芤乃革脈之診革浮芤牢沉革虛牢寔詳見于革脈篇矣（脈訣言骨間疼痛氣居于表池氏以為腎傳于脾皆謬妄經）

主病

寒則牢堅裏有餘腹心寒痛木乘脾疝癩癥瘕何愁也失血陰虛却忌之

牢　紋

仲景曰寒則牢固士材曰牢主堅積病在乎內非其裏有餘乎牢脈絃實絃屬木主寒故心腹痛屬寒而主乎木乘脾疝癩瘕之積皆屬于肝有斯病見斯脈自無憂也若失血陰虛者見斯實脈自為忌而不利之兆矣

按牢有二義堅牢固實之義又深居在內之義故樹木以根深為牢蓋深入於下者也監牢以囚禁為牢深藏於內者也仲景曰寒則牢固又有堅固之義也沈氏曰似沉似伏牢之位也實大絃長牢之體也牢脈所主之症以其在沉分也故悉屬陰寒以其形絃實也故咸為堅積若夫失血亡精之人則內虛而當得革脈乃為正象若反得牢脈是脈與症相反可以卜死期矣偽訣云尋之則無按之則有但依稀彷彿却不言實大絃長之形象是沉脈而非牢脈矣又曰脈入皮膚辨息難更以牢為死亡之脈矣其謬可勝言哉叔和脈經云牢脈似沉似伏寔大而長微絃可謂明盡其狀至伏脈雖重按之亦不可見必推筋至骨乃見其形而牢脈既實大絃長纔重按之便滿指有力矣又何以謂之似伏乎脈之義幽而難明非字字推敲展轉審辨能無遺後學之疑惑哉

牢　廿

散陰

散脈大而散有表無裏脈經

渙漫不收崔氏

無統紀無拘束至數不齊或來多去少或去多來少

渙散不收如楊花散漫之象柳氏

按三家所言之體象詞雖異而理則一也叔和曰

大而散比大非泛泛洪大之大乃散大而無聚之大也不知虛脈乎此即虛甚之脈也有表無裏則浮而無根血亡而氣欲去也陰血亡則陽氣離散而無統紀焉能至數如常而不至多少乎陰血亡則陽氣渙散而無收束焉能不絕無根蒂而如楊花之散漫乎散脈雖有自有漸無散亂不整之二義然不整之象即在于自有漸無之中要惟以漸重漸無漸輕漸有之一診夫道一而已矣

散脈屬陰病為本傷見則危殆難經曰散脈獨見則危

左寸之散怔忡不寐右寸之散自汗淋漓左關之散當有溢飲右關之散脹滿蠱疾居于左尺北方水竭右尺得之陽消命絕

體狀

散似楊花散漫飛去來無定至難齊產為生兆胎為墮久病逢之不必醫

似楊花之輕虛浮散于上則毫無斂束歸根之象第存一綫之陽氣出入而往來資始之源已絕其何以去來有定而至數得齊哉柳氏曰散為氣血俱虛根本脫離之脈產婦得之生孕婦得之墮殆以症與脈相符也若久病逢之則本已傷矣其何以救

相類

散脈無拘散漫然濡來浮細水中綿浮而遲大為虛脈芤脈中空有兩邊

士材云散脈浮亂有表無裏中候漸空按則絕矣蓋散脈之無根與濡脈相類濡從浮小而漸至于不見散從浮大而漸至于沉絕散脈之浮大與虛脈相類虛按之雖更而猶可見散按之絕無而不可見散脈之中空與芤脈相類芤雖按之中空重按而仍見散則按之漸無愈按而愈絕其濡與虛

虛與芤已詳見于各部矣

主病

左寸怔忡右寸汗溢飲左關應更散右關更散胕胕腫散居兩尺魂應斷

心脈浮大而散肺脈短濇而散此散而有力之脈非為散而無根故為平也心脈更散而怔忡肺脈更散為汗出肝脈更散為溢飲脾脈更散為胕腫此散而無力之脈未至散而無根故為病也若腎脈更散則為死矣何也腎本沉按之而不見本已絕矣

按散有二義自有漸無之象亦散亂不整之象也當浮候之儼然大而成其為脈也及中候之頓覺無力而減其十之七八矣至沉候之杳然不可得而見矣漸重漸無漸輕漸有明乎此八字而散字之義得散脈之形確著矣故叔和云散脈大而散有表無裏字字斟酌毫不苟且者也崔氏云渙漫不收蓋散漫即浮大之義而不收即無根之義雖浮其大意而未能言之鑿鑿也柳氏云無統紀無拘束至數不齊或來多去少或去多來少渙散不收如楊花散漫之象夫楊花散漫即輕飄而無根之說也其言至數不齊多少不一則散亂而不整齊嚴肅之象也此又補叔和未備之旨深得散脈之神者也戴同父云心脈浮大而散肺脈短濇而散皆平脈也心脈更散而怔忡肺脈更散為汗出肝脈更散為溢飲脾脈更散為胕腫皆病脈也腎脈更散諸病脈代散皆死脈也古人以代散為必死者蓋散為腎敗之徵代為脾絕之候也腎脈本沉而散脈按之不可得見是先天資始之根本絕也脾脈主信而代脈歇至不愆其期是後天資生之根本絕也故二脈獨見均為危殆之候而二脈交見尤為必死之符

芤 陽中之陰

芤脈浮大而耎按之中央空兩邊實 脈經

陰虛則脈浮陽盛則脈大浮大而耎虛而無力之象也蓋陽外陰內按之中空外實陰去而陽存也素問無芤名劉三點云芤脈何似絕類蔥蔥指下成窩有邊無中此以狀如蔥蔥非以狀如蔥點士材云絕類恐蔥浮沉俱有中候獨空又仲景言車脈弦而芤是浮舉之弦大沉按之空虛其子言芤之義而相符也若以芤如蔥點之中空外實則革脈既弦胡為而又芤也況蔥點之形如珠如豆雖有中空之別豈不又類于短哉芤主失血虛家之空脈絕非畜血積聚之實脈士材之言理誠然矣

中空外實狀如慈蔥

芤脈中空病主失血

左寸呈芤心主喪血右寸呈芤相傳陰傷芤入左關

肝血不藏芤現右關脾血不攝左尺如芤便紅為咎

右尺如芤火炎精漏

體狀

芤形浮大耎如蔥按之旁有中央空火犯陽經血上溢熱侵陰絡下流紅

陽絡傷則血出上竅陰絡傷則血出下竅皆由于火熱所致故治血必先清火以治其源也

相類

中空旁實乃為芤浮大而遲虛脈呼芤更帶弦名曰革血亡芤革血虛：

空則真空實則假實血既脫而氣為復運但中空而旁有耳芤虛革三者皆虛脈也芤虛二象皆浮大而耎而革則浮大而弦虛主血虛故浮大而按之無力芤主失血故浮大而按之中空革主表寒亦主中虛故浮而弦按之乃空同于浮大而芤虛之別在于空不空芤革之別在于弦不弦也

主病

寸芤積血在于胸關內逢芤腸胃癰尺部見之多下血赤淋紅痢漏崩中

尺芤多下血乃統言之也大都如赤淋關于前陰諸病皆見于左尺紅痢關于後陰等證皆見于右尺然不若士材之主病為當矣

按芤之為義兩邊俱有中央獨空之象也芤乃草名其狀與葱無以異也假令以指候葱浮候之着上面之葱皮中候之正當葱之空處沉候之又著下面之葱皮以是審察則芤脈之名象昭然于心目之間確乎無可疑矣劉三點云芤脈何似絶類葱葱指下成窟有邊無中叔和云芤脈浮大而臾按之中央空兩邊寔二家之言其於芤脈已無遺

芤 上

蘊矣戴同父云營行脈中脈以血為形芤脈中空脱血之象也偽訣云兩頭有中間無以頭字易脈經之邊字未明中候獨空之旨則是上下之脈劃然中斷而成陰絶陽絶之診矣又云寸芤積血在胸中關裏逆芤腸胃癰是以芤為畜血積聚之實脈非失血虚家之空脈矣以李時珍之博洽明通亦祖述其言為主病之歌豈非千慮之一失乎偽訣又云芤主淋瀝氣入小腸與失血之候有何干涉種種邪說誤人不小不得不詳為之辨也即叔和脈經云三部脈芤長病得之生卒病得之死然暴失血者脈多芤而卒病得之死可乎其言亦不能無疵也至劉肖齋所引諸家論芤脈者多出附會不可盡信

伏 上

伏陰

伏行骨上重按着骨指下纔動 脈經

脈行筋下 刊誤

士材云伏為隱伏更下於沉推筋着骨始得其形

伏脈為陰受病入深

伏 伏犯左寸血鬱之症伏居右寸氣鬱之疴左關值伏 坆

肝血在腹右關值伏寒凝水穀左尺伏見疝瘕可驗

右尺伏藏少火消亡

關前得之為陽伏關後得之為陰伏伏而數曰熱厥

亢極而兼水化也伏而遲曰寒厥陰極而氣將絕也

體狀

伏脈推筋着骨尋指間纔動隱然深傷寒欲汗陽將

解厥逆臍疼證屬陰

相類見沉脈

主病

伏為霍亂吐頻頻腹痛多緣宿食停蓄飲老痰成積

聚散寒溫裏莫因循

傷寒脈伏陽極似陰也伏非表脈不可發汗必自有汗出以解其陽也若內有伏陰外又感寒四肢厥冷六脈沉伏是為夾陰傷寒必投姜附回其陽而脈始出也此曰傷寒欲汗汗欲自出非發汗也厥逆臍疼傷寒之陰症故內投姜附而外灸關元也

伏 氣血舒暢則脈自充和營衛閉塞則脈見沉伏熱極似陰氣因熱伏也寒則藏伏寒以凝氣也伏為 斗

氣鬱而症有陰陽如霍亂之吐停積之痛憂思之結痛甚之厥其脈伏者皆氣鬱為也其中有可必之于寒有不可必之于寒者如寒吐寒痛寒積則散寒溫裡其應如响若火吐火結火痛則禍在久手是惟在乎伏遲伏數之為辨耳

食鬱胸中雙寸伏欲吐不吐常兀兀當關腹痛困沉

沉關後疝疼還破腹

伏屬陰主積主寒又氣鬱則脈伏沉憂抑鬱之人亦有之蓋寸伏主積氣在心肺之中而此曰食鬱兩寸伏者食鬱其氣也關伏主肝脾受其陰積而鬱

氾曰腹痛沉沉者氣鬱于積也伏見于尺則主精寒冷積故左為症瘕右為泄瀉也但左寸關主血鬱之為病右寸關主氣鬱兼食之為病左右氣血各有所主也

按伏之為義隱伏而不見之謂也浮中二候絕無影響雖至沉候亦不可見必推筋至骨方始得見耳故其主病多在沉陰之分隱深之處非輕淺之劑所能破其藩垣也在傷寒論中以一手脈伏為單伏兩手脈伏曰雙伏不可以陽症見陰脈為例也火邪內鬱不得發越乃陽極似陰故脈伏者必有大汗而解正如久旱將雨必先六合陰晦一回雨後庶物咸蘇也又有陰症傷寒先有伏陰在內而外復感寒邪陰氣壯盛陽氣衰微四肢厥逆六脈沉伏須投薑附及灸關元陽乃復回脈乃復出也若太谿衝陽皆無脈者則必死無疑劉玄賓云

伏脈不可發汗為其非表脈也亦為其將自有汗也乃偽訣云徐徐發汗而潔古欲以附子細辛麻黃湯發之皆非伏脈所宜也偽訣論形象則妄曰尋之似有定息全無是於中候見形矣在伏之名義何居乎

疾陽

疾為急疾數之至極七至八至脉流薄疾
疾為陽極陰氣欲竭脉號離經虛魂將絕漸進漸疾
旦夕殞滅

左寸居疾弗戢自焚右寸居疾金被火乘左関疾也
肝陰已絕右関疾也脾陰消竭左尺疾兮涸轍難濡
疾 三
尺右疾兮赫曦過極

按六至以上脉有兩稱或名曰疾或名曰極揔是
急速之形數之甚者也是惟傷寒熱極方見此脉
非他疾所恒有也若勞瘵虛憊之人亦或見之則
陰髓下竭陽光上亢有日無月可與之决短期矣
陰陽易病者脉常七八至號為離經是已登鬼録
者也至夫孕婦將產亦得離經之脉此又非以七
八至得名如昨浮今沉昨大今小昨遲今數昨滑
今濇但離于平素經常之脉即名為離經矣大都
一息四至則一晝一夜約一萬三千五百息通計
之當五十周于身而脉行八百一十丈此人身經
脉流行之常度也若一呼四至則一日一夜周于
身者當一百營而脉遂行一千六百餘丈矣必至
疾 以終
喘促聲嘶僅呼吸于胸中數寸之間而不能達于
根蒂真陰極于下孤陽亢于上而氣之短已極矣
夫人之生死由于氣氣之聚散由乎血凡殘喘之
尚延者祇憑此一綫之氣未絕耳一息八至之候
則氣已欲脫而猶冀以草木生之何怪乎不相及
也